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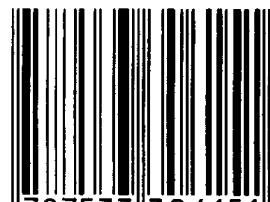
集部

第二五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8/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五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東山草堂文集二十卷詩集八卷續編一卷邇言六卷

〔清〕邱嘉穗撰

四川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一

在陸草堂文集六卷

〔清〕儲欣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雍正元年儲掌文刻本

..... 三七二

陳恪勤集三十九卷

〔清〕陳鵬年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五一二

道榮堂文集六卷首一卷（一）

〔清〕陳鵬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 七二七

東山草堂文集二十卷詩集
八卷續編一卷通言六卷

〔清〕邱嘉穗撰

四川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
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山草堂
文集二十卷詩集八卷續集一
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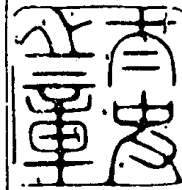
挾波牋以遊苑苑八顧扶輪特是策屢奏
於金門遇偏違於玉署何來鸞鷟不翥丹
霄那有麒麟旋行赤縣我懷龐統難安百
里之悽僉曰王融將發八騶之慨而君則
翩然紆綬奕若佩將南解揚帆當鯁壑鵬
溟之介東江挂笏宰龍鄉蟹戶之區城種
蠻花色映棠階而似染座聞粵鳥聲流鶴
屐以如歌若其白錦時裁朱絲靜拂講學
而集香泉之嘉樹華轂迎鸞行春而撫魯
令之柔桑篠簞狎雉馮伉政惠民維誦諭
蒙之儵燕肅庭清吏祇呈紀姓之牘於是
垂簾永晝臥閣蕭晨譜傑構而雲蒸小胥

腕脫彙芳函而綺錯毛穎頭童一篋蟻珠
原秘中郎之枕千章鴻寶都探昌谷之囊
故其體製高華丰標秀碩董江都著述要
根抵於天人杜子美詩歌祇纏綿於君父
倘入蕭郎之選自將躑馬而凌班如登記
室之評應許馳顏而駕謝讀彼東山一集
軼其北里千羣且夫越鏹燕函器原各使
陸車川楫任匪同途故使錢劉操案牘之
煩則謂余不信假令卓魯理簡編之曠則
謝爾未能自非不器之才難致合揆之用
今君於政事也若彼於文章也若斯立說
觥觥豈居七子四家之後臨民卓卓當詣

十奇三善之前蓋機樞自運於一心固用
無不協而仕學已研夫百慮故才有兼優
誠可以騁治道之康衢峙文峰之峻表者
也僕自趨庭穗石君未交臂花田鸚鵡杯
行拂赭羅而曳地玫瑰匣啟發丹藥以哦
風入秦系之長城心驚積甲探陸家之元
圃目眩夜光何意賸庸乃承誣謗譬之餘
南威之貌曾何益彼纖妍逞東郡之粧亦
自形其勃屑且望非皇甫奚能長價於太
冲而意比彥升聊復摘詞於文憲俾懸秦
市誰能取呂覽之金倘獻晉廷人自賞郊
詵之玉

康熙庚寅端陽前二日年家眷世弟澤州

陳隨負題于粵東海山樓



陳字

木

黎槐會先生原序

古無所謂文也。道非言可盡，然後筆之於書，傳諸其人而道著焉。五經四子，非文也。孔孟之文，在是。孔孟之道，在是。推而至老莊荀墨，以及管仲申韓，其文垂至今，卽源流大小不一，而皆各有其道。後之文士，不惟其道，而惟其文，精微者既不易知，而淺者又不足述，乃務爲離奇詭變，杳渺恣放，以求伸其說，文愈工而道愈遠。晉隋以降，吾無幾焉。唐之爲文，不止一昌黎韓氏；宋之爲文，不止一廬陵歐陽氏。歷數千百年間，其人其文有傳有不傳，卽傳亦或不能久遠。惟韓歐之書家習而戶有之，當韓之時，有柳河東宋之盛也，莫如眉山父子，且不能與韓歐爭勝，況其他乎？韓之言曰：吾非好其辭也，好其道也。歐陽之言曰：學者未嘗不忘於道，而至者鮮焉。然則韓歐之文傳者，其道傳也。今有人焉，曰：我非文之謂，惟道之謂。將賢者疑愚者怪，其下者亦爭且嚙笑，迂闊於其間，不以爲妄，則以爲庸矣。是非強幹立志不移者，必不能自堅。其學丘子秀瑞年甚少，勇於爲文，又持身甚謙，其爲文必根據於仁義道德，其爲說卽數變而必歸於君臣父子人倫刑政之大，蓋斤斤乎欲其至而又惟恐其不至也。丘子他日或至焉，或不至焉，而丘子志則大矣。丘子以經明行修，應有司特拔之選，行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

入京師遊太學京師天下之歸太學人文之所自出也其
為文而近道者幾何丘子得師之不惟其文而終可與適
道者幾何丘子得交之友之丘子成立其未可量予亦學
於文而斤斤乎欲其至而又惟恐其不至者丘子有以自
勗得間亦并將有以勗我予甚愛丘子之文也特序其卷
首而并以送丘子之行

康熙丁卯春正月長汀年家同學弟黎士弘拜撰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 黎序

二

東山草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上杭縣志序

家傳序

東山草堂古文彙選序

紹興廣義自序

箋註陶詩自序

東山草堂制義自序

惜喻錄自序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 目錄

史記手抄序

修辭體要自序

汪侯杭川課士錄序

盧駿臣學庸會叅序

倡刻感應篇序

楊佩芷先生箭說序

盧松士先生羅浮山藥序

王姚錫沙河紀年詩序

黃氏印譜序

溫天咫平舫齋詩序

均田會序

分閭序

倡建丘氏大宗祠序

卷之二

序

送盧鯤浪先生之任繁昌序

治生會序

培生伯翁贈燕册序

送張恕菴還吳中序

贈童子師許君序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目錄

送陳痴士召見北上序

送杜藻觀之武陵水序

贈同里允菴開序

陪屏石伯翁遊譙意山絕頂序

陪群兒遊譙東山序

西湖譙集序

募裝世尊佛金身序

募建佛塢院序

募建西園山室院序

募修義合寺序

長汀黎大參先生壽序

補祝靜海先生壽序

壽吳柱國邑侯序

壽羅燦士七十序

賀梁母霍太君六十序

卷之三

碑記

重修永壽縣學碑記

蔣公塢碑記

總制趙公功德書院碑記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目錄

亦卓兄重修先墓立祭田碑記

夢遊紫金山記寄黎魏曾大參先生

北關題蜂記

延緣齋記

東山樓記

遊玉笏峰記

遊鼓山記

讀書齋記

賜書樓書記

攀懷圖記

丘園記

鷺山洞記

金山紀遊

卷之四

傳

補陶靖節先生傳 并序

家傳 并序

高祖文學殷宇公傳

曾祖處士涵春公傳

祖郡鄉賓逸六公傳

祖母劉孺人傳

庶祖母賴孺人傳

丘梅堦傳

前進士湖廣巡按御史熊公傳

靜海周烈婦傳

高貞母傳

來蘇二烈婦傳

鍾祿傳

卷之五

銘表

翰林院庶吉士何公墓誌銘

廣東提標前營千總張公暨曾恭人合葬墓誌銘

廖母巫太孺人墓誌銘

車孝子墓誌銘

高雪熊墓表 代

閨基銘

端谿硯銘

青蓮硯銘 并序

卷之六

書

與毛會侯先生書

與溫陵何禮宗年兄書

與林立三學博書

與翁明府將參戎論洞寇書

答溫上安吳舟師二年兄書

答兩當令伍相如年兄書

與何禮宗年兄書

謝太史陳介石年伯書

與河州王時齋學博書

謝黎大參魏曾先生書

又謝黎魏曾大參書

上侍讀學雷田先生書

與捷三兄論陶詩書

謝林立三學博書

荅家偉元伯書

重荅家偉元伯書

規友人書

示諸弟書

卷之七

論

周穆王論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目錄

魯僖公論

孟子論

燕太子丹論

雷侯論

王導論

唐仲文論

明太祖論

天主教論

二南論

權論

跋王右軍道德經帖

跋李卓吾評僧若母書後

卷之十二

文

闕里告先聖文

過秦嶺告韓夫子文

過易水弔燕太子丹文

占筮告四聖文

關夫子祝文

祈雨文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目錄

謝雨文

祭熊侍御文

公祭藍中翰文

祭先府君文

祭饒徽遠三舅文

祭仁菴公六十加一文

祭廖太孺人文

下車告城隍文

海豐縣告城隍文

卷之十三

漱齒說

觀卦象說

忠恕說上

忠恕說中

忠恕說下

良醫說贈饒恒萃

嚴先生不薦私人說

鬼說

駁鹽說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 目錄

聖人可學而至說

杭夫說

金笋說

卷之十四

疏呈狀

代擬應詔求言疏

代擬豫選四省守令疏

公舉范忠貞公祀汀郡名宦呈

上當事培植閩士狀

先府君仁菴公行狀

卷之十五

贊引

鄭耿孟年伯小影贊 · 并序

蘓武牧羊圖贊

梁太姻翁疑峯先生像贊

廬翼而小影贊并序

采生伯小影贊

重修奉化縣告成寺引

募修福王壇小引

上國山募建佛殿引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目錄

卷之十六

雜著

盜對 并序論

知生解

夏蛙篇

物鑑
并序
黃之馬
淮之雁
楚之劍
關之雀

逸羊菜花判

卷之十七

詞賦

亡友陳常丹哀詞

朱爲章先生輓詞 并序

紫金山賦

憎蚊賦

月浸寒枝香冉冉賦

卷之十八

頌箴

耕織圖頌 并序

平二寇頌 并序

省身箴

四箴 并序

東山草堂文集首卷目錄

卷之十九

圖紀

管窺統宗圖紀自序

先天本然之圖

先天雜揉之圖

後天本然之圖

後天雜揉之圖

聖人達天之圖

學人事天之圖

中人任天之圖

原缺

東山草堂文集自序

言之精者曰文文豈有他哉亦猶是言焉而已矣人愛上天之聰明以生自兒童學語而後苟不病狂而喪心未不能言者而其爲言也亦必有先後次第而不至雜亂而無章如弟子之應對男女之咏歌師友之諷議諫諍俳優之敘述敷衍匹夫匹婦之詬誶而訟於公庭縱人橫人之游談而伸於鄰國莫不津津乎發諸胸臆而不窮流於唇齒而不竭卽其一時嬉笑怒罵之辭亦皆可書而誦之而識者從旁諦聽以爲雖古文起伏呼應斷續去來之妙何以加茲惟其天資之甚拙者然後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其口而其憤悱之意亦可以徐導而得之非竟如病狂喪心者之譫語而不倫也何獨至於爲文而乃有大謬不然者一篇之中而足與目不相應一段之中而指與臂不相使不爲拙訥者之吃吃期期卽爲病狂喪心者之譫語以至於雜亂而無章是患也非獨初學之文小童之筆所不能免雖既掇巍科登上第儼然自命爲著作大手者亦往往之乎其途而誤焉何者彼同爲時風衆趨之所牽率而不能設身處地曲體聲吻以出之雖欲求其文從字順而不失乎嬉笑怒罵之常胡可得也噫嘻古之人以言爲文文與言出於一今之人以文代言言與文分爲二文與言出

於一而意之所欲言者文常足以達之言與文分爲二而
意所欲言者雖有餘而文終不能盡或言之猶不足而文
且有餘而贅卽以秦漢而上秦漢而下之文彙而觀之論
者已不能不因是而分優絀於其間而況今世去古愈遠
習尚多岐其卒至於大相逕庭而不可復較也夫亦何怪
之與有康熙丙子秋七月十日丘嘉穗秀瑞書

且以高才絕學爲之裁成其間惡能剝千秋之大業垂不
朽之盛事哉公之爲是舉也慨然以闢微顯幽爲已任先
懸金求前明所修邑乘爲之根抵復令諸生耆老叅諸里
巷見聞之實以補其所不逮然後統會群言而折衷之斟
酌去取寧嚴毋濫旣不以因陋就簡而棄其新亦不以踵
事增華而掩其舊是豈特志乘云乎哉直可爲千古之信
史矣夫長吏之於人也錢穀簿書日不暇給而何志乘之
能爲卽有起而爲之者亦復不過因仍焉而止緣飾焉而
止其能若公之搜羅廣而聞見真足以信今而傳後哉余
邑人也樂觀百年廢鑿煥然一新遂不禁擊節而爲之序

家傳序

丘嘉穗

家之有傳何爲乎其義則取乎傳而已矣古者賢祖父之沒也爲子孫者必具行狀謨書詞請之通人以著其事於墓田墟里之間而後祖父之名得有所託以傳不朽然而祖父之行事未必無可稱述而當世道德文章之士足以傳其事于不朽者常不數數觀卽幸而有其人而其子若孫又有不遇之嘆或阻於名位而不得施或限於時地而不及見遂使賢祖父功行至於泯滅而無傳噫亦可痛也已我河南世系自宋已前皆邈不可考入元明來以至於景泰之後親溪蘭齋諸君子始修族譜一書以存其大畧

夏口直堂文集卷一

三

而其行事年壽之真已莫得而問之是豈數十世之舉無足傳哉蓋亦不得託其人以傳之故至此若自我高祖而下遠者不過百餘年近者僅在數十年之內幸其流風餘澤猶未至於不可知之際而稽之冊書詢之父老亦往往信而有徵於是焉而不爲之述幾何其不以近世之祖而與唐宋以前元明以後者同湮沒於無傳也夫吾家自殷字公以來世以孝弟忠信勤儉相承嘉言懿行多可傳者不幸生於僻壤既不得托諸其人以傳之而爲之子孫者又或自以爲嫌而莫之傳則是後日雖遇其人亦終無所據以爲傳之地也豈不惜哉家大人蓋有憂之是以命

穗作爲家傳穗因以平日所聞庭訓與先世家書冊序互相考訂更參之父老見聞之實以補其所不逮而遠祖之見於族譜者則亦取其畧而冠諸篇首使後世有以考焉是傳也大抵傳其所有不敢傳其所無傳其所知不敢傳其所不知非惟祖宗之行實不可誣亦將使後之子孫覽是書而續是編者愾然必有問乎其聲優然必有見乎其容而繼志述事之念於是始益篤焉耳嗟乎穗生也晚高祖曾祖既不及事而事祖父母亦無幾何時紀錄之餘掛漏知所不免而要其一言一行足以爲子孫法而不至於盡湮者誠懼其一旦泯滅無傳以貽後人羞也故敬承家君之命而述之異日者倘得道德文章之士次其遺行藏之家廟勒之貞珉以爲前人光寵則遠代雖無所考而近世猶有所存何至使賢祖父功行卓然可傳者遂不一傳也哉

夏口直堂文集卷一

四

一傳字反覆成文深得八家宗旨

李漁村先生

誦述有體唱嘆有情中間傳其所有不敢傳其所無數

語乃立言之法也國史家乘皆當爾爾

陳介石先生

低徊惻怛爲家世譜傳之言自當如是

黎鏡曾先生

余輯古文成爲之序曰古之所謂立言者其精意之所寄類必有卓卓不可磨者以行其法于文字之間而後足以垂世而傳遠非徒飾體貌炫聲華苟且遷就一家之言後然自命爲文士而已後之學者才識汙下不足窺其精意於是乎左馬以爲體魏晉六朝以爲詞唐宋五六子以爲氣勢分門別戶膠固不通高者既信屈而不可句而其卑者益以趨于浮薄而莫之止古文幾何其不亡也竊觀近代好名之士以文集行世者不勝數其衰集周秦以來之文而漫加評騭者亦甚而錯峙而于古人之精意所爲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五

卓卓不可磨者皆茫乎其未之有得也獨潛溪緱城荆川鹿門虞山數本家稍能得古人之精意于千載之下而其不善學者又或專乎此而遺乎彼得其粗而失其精其所論定名篇亦復爲俗選所亂至使秦漢以上秦漢以下分門別戶之爭紛紛紜而未有以決其亦可爲恠嘆也已太史公作史記罔羅百家之文無所不取而歐陽子論文亦曰勿爲一體則善故文自周秦以迄唐宋皆可效而爲也務得其精意之所寄而已矣獨不觀之天地乎雨露與霜雪不同形而其相爲功則一也岩穴與江河不同景而其可以游則一也今夫尚書左國之古腴也荀莊戰國策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六

奇而肆也馬遷之疎宕而班固之嚴整也韓柳歐蘇王曾之宏暢而精醇也其爲文蓋已極千古之變而不可同而好學深思之士顧不欲分門別戶若視爲異世而一轍者豈非以其精意所寄才雖分而其法未嘗不合故耶然則其所謂法者何也曰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故文之有法以理爲經以氣爲緯氣無理不立理無氣不行蓋理本太極常不離乎境與情之間而氣之所以變化則不外乎陰陽相生相制之義也夫文猶詩也而賦比興具焉其所陳述者非天地人物有色有聲之境卽其所爲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情也而所謂太極之理必于此焉寓之故曰理本太極不離乎境與情之間若其積字而成句積句而成節積節而成章則必有題前題中題後之布其勢焉必有虛實反正賓主抑揚分合長短之別其類焉又必有整散平側起伏呼應淺深詳畧先敘後議之異其宜焉蓋莫非一陰一陽相生相制之義也故曰氣之所以變化不外乎此此所謂古文之法在理與氣也此所謂古人之精意卓卓不可磨者也雖然學者誠能洗心滌慮以深體乎太極陰陽之義而不令其偏且闕焉則自脩身以至於接人處事之間固無所施而不得其當也寧獨立言一道爲然哉意則十分恰好篇則一氣呵成其間條分縷析處皆秀瑞自道其讀書得力之分寸也黎範曾先生

紹聞廣義自序

丘嘉穗

世道之衰也必自人心始人心壞而世道隨之矣夫人心果安在哉愛親之謂孝敬以事長之謂弟盡乎已必以其實之謂忠信不怠以止侈以自肆之謂勤與儉六事之在人心最爲真切行於家推於國達之天下而無所不通者也先王有見於此而立之教也夫自宗廟朝廷而下至於閭閻里巷之間其爲法至纖且悉而無不與六事相始終由末俗視之疑爲迂濶而無益而當日之世道卒不能外是而臻至治者豈有異術哉誠有以維持天下之人心而已降而及乎後世上以功利相高而下以浮華相競舉天下之人方且爭趨於苟且便佞之風而莫之止而於孝弟之良能忠信之實心勤儉之美節反忽爲庸行之末而不以相守則夫人心之不古而世道之日入於敝也其又曷怪焉惟我曾王父涵春公暨先祖逸太公皆隱德弗耀而其立心制行獨以孝弟忠信勤儉爲準繩其於六事者如口腹之於飲食身體之於裘葛日用動靜常相須而不可離雖偶爾吐辭立論必與之俱今讀其遺文以及余小子所輯之家傳蓋可得而知已顧竊自念稊生也晚既不及見曾王父之爲人記畧年猶獲侍逸六公左右以賦性浮慧時時督以修身正家大旨并述曾王父遺事以訓而年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

七

故耶諸如此類不可悉數無非聖賢朝聞夕死存順殁寧之旨而與東林諸人懼輪迴之及已欲以坐立脫妄意超生三界習氣象殊大不侔真孟子所謂行法俟命之君子而天壽不足以貳之也其臨終自謂樂天委分識運知命豈虛語哉抑觀公會祖長沙公勵志勤吏職以大禹惜寸陰爲法斥老莊之浮華懲將佐之宴佚朱子嘗誦稱之其家學淵源固有所自而慧遠又嘗襍取孔老之言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其與公忠義之心更相刺謬公特閉靜少言不屑與之辨耳復何言褻褻崇滿足於其間竟爲淨土惑乎而昭明太子見其閒情一賦嘆爲白璧微瑕謝無逸則又作詩誣之曰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嗚呼公之心跡如日月而千載以下卒莫之知其亦弗深考也已若夫平生忠孝大節自以先代晉世宰輔耻臣於宋爲後世所共知以及詩詞風格之高波瀾意度之雋妙或已經前人闡發并見余箋註中者槩置不復論論其不爲晉人習俗所移而生以清談爲樂歟以淨土爲歸以見公之卓識超然獨出於數千載之上者如此云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

七

持議侃侃而行文圓勁不滯不靡卓然大家軌範○謝康樂求入社遠公謂其心雜不諳使讀此文當愧歟矣
毛會侯先生。

今之論時文者有二曰串插曰挨截。主串插者詘挨截爲拘方主挨截者詘串插爲凌亂。二者交議迄無定論。余嘗就其說而折衷之以謂好詘串插者邪說也好詘挨截者邪說也好詘串插挨截之爲邪說者又邪說也。然則如之何曰亦主乎題之神以求當於理而已矣。如其題當串插耶非獨古文有起伏照應之巧雖以程朱之傳誦亦未嘗不數用其串插也。如其題當挨截耶非獨時文有移步換形之妙雖以陸士衡之才亦且有仰逼先條俯侵後章之戒也。如其題當兼用串插挨截耶非獨今之選家各有合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主

轍而不能獨異雖以守溪震川正希大士諸大家亦不得不旁見側出於一篇之中也要之題理以挨截而始透而題神以串插而始靈題神以挨截而始醒而題理以串插而始通挨截之說主乎分而上下之位置不混串插之說主乎合而通身之血脉乃可以周流而無滯譬諸天地陰陽之運有對峙有流行東西南北位有一定春夏秋冬氣有推遷而其以一故神兩故化者又常相須而不可離何時不見爲串插何處不見爲挨截而况區區文字之間乎吾觀古今善作文者雖自二字三字以至五六字之單題猶必有挨截串插二者以互行於其間而其爲全章全節

之文又無論已特於其間有非題神之所急題理之所安而妄爲挨截以致冗散而不舉妄爲串插以致纖小混淆之議者則不可以不格擊而悉去之也。若其真有見於題神題理之所從出則純用挨截純用串插或明用挨截而暗用串插或上用挨截而下用串插或於挨截之中前用暗串暗插而後用明串明插或於串插之中悉循乎題之部位以爲先後而不失其挨截之法縱橫出入何所施而不可不然執挨截而廢串插是知經而不知權也執串插而廢挨截是知權而不知經也。皆孟子所謂舉一廢百之學也何所取哉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主

挨截串插四字耳幻出無限波濤此所謂自然靈氣悄然而來也

劉太乙先生

借喻錄自序

丘嘉穗

佛氏之法絕天理棄人倫舍聖人中正之道而逃諸山林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宜爲吾儒者深惡痛絕而欲火其書也然其爲教有精有粗而求之吾儒亦有同有異其粗焉者如因果緣業之論神通變幻之術祇足以欺愚夫愚婦匪獨吾儒不以爲然雖其徒之高識者亦自覺其誣且陋而莫之信也獨其言之精者往往出入於莊老虛無之間而又竊自附於吾儒之說以故智者悅其見之高妙賢者樂其業之清虛天下莫不靡然從之矣要其極而論之則其粗者固全與聖人異精者亦或與聖人同精者雖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南

或與聖人同而所以用其精者則又與聖人異以佛氏之教固似是而非之教而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奈何不亟屏之哉雖然無傷也儒佛之異異於似儒佛之同亦同於似惟其異於似也則晰之不可以不精亦惟其同於似也則推之亦無不可以相通今且有假仁義者於此其所行者似是也其所以行者實非也吾既知其似是而實非矣則必取其實非者而亟去之以全吾真即可取其似是者而力行之以爲吾法非假仁義者之真可法也視吾善取之而已矣夫讀佛書亦然其與吾儒異者異之而已大異其與吾儒同者同之而究不同是相反而實相

成也夫誰曰不可天下之理無彼無此一原而已不賢至下也而可反之以內省好色至陋也而可比之於好德是故易善於取象詩出於比興孟子長於譬喻莊子騷人之徒皆巧於寓言非以理無定在小者大之淺者深之固可觸類而通耶戊辰冬日偶得佛氏書數十卷粗加刪錄爲斥其悖謬而節其稍有義理者附以辨論以爲儒家別傳願世之好竺典者常作此想因以去其粗而惟精之求而於精之中又必晰其異而推其同使儒不雜佛而佛反歸命於儒焉嗚呼其亦可以讀異書也夫其亦可以不背於聖人之道也夫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五

釋氏之書言之至精者原不能易茅鹿門謂韓氏祇從福田利益上立說何能遽折其角此云斥其悖謬存其有義理者不闕之乃所以甚于闕之也

黎槐曾先生

史記手抄序

丘嘉穗

古今奇事託奇文以見而奇文亦託奇事以傳之二者蓋相須以成焉者也然而國家勸懲之迹往往萃天下人材之衆豐功偉烈靡不畢備而修史者無三長之可恃雖負卓異之行不幸遂至於無傳者有之則奇文難山林著述之士文章高出一世足以備當代之良史而無難而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雖傑然以古作者自命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博辨則奇事難奇事與奇文常相違而不相值於是仁人志士盛跡隱鬱而不彰而其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亦皆出于一時鄙野之談無足以輕重于世嗚呼豈不惜哉余蓋讀史遷之書而竊爲之慶其遇也遷有良史之才其文章奇偉卓絕實亦非後人所及然亦以世爲太史適當五帝三代以來放失舊聞有可稱述而自秦楚之際以迄孝武時事赫赫在人耳目間者又皆得于聞見之實而不可誣遂以成史記一書是雖其文之可傳哉亦遭時則然也同時若賈傳董相司馬長卿之徒其人豈非當世材而文章之傳于世者不過數篇而止卽間有述作亦不得與史記並耀千古非智有所不若而才有所不逮所居之位固如此也向使太史之職不屬于遷而屬之賈董諸子則遷雖多才能復專擅其美而賈董之徒其

所讓著豈遂出史記下哉嗟夫自漢而降克史館者多匪其人而一二良史之才又不得秉筆而當著作之任若賈董之徒困其才于無所用者蓋往往而有顧安得如史遷之遇有史才復有史職使其文與事得以並傳耶愚是以感慨而序于其端使後之君相知史職之重宜慎擇其人以當之而一得史才慎毋置之散秩哉

往往于論事中推出一步深入一層極于歐公有合黎會先生

史遷雖不爲太史其才亦足著書然文章之開闢變化議論之縱橫雄偉可以不刊陳介石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十七

修辭體要序

丘嘉穗

讀書而事章句君子所恥而吾以爲操觚家時有所不可廢者非徒賞其積蘖而已蓋將欲出其沉潜之思而措諸詞積其名通之詞而著爲篇使聖賢微言大義燦然靡不畢備云爾自士習苟簡務爲虛浮之學於是高者侈然以氣勢自雄按之了無實義而二三卑論儕俗者流則又悅采色誇聲音苟爲炳炳琅琅以炫人觀聽而已求其一篇之中精理名言繹絡奔赴者百不得一二焉可勝嘆哉余也竊深病焉因取經史百子下及八股見理之談分門別類纂錄成帙命之曰修辭體要以爲臨文先資是猶作巨室者之必選其材織美錦者之必練其繭也烏得以章句而忽諸語有之火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言幾微之不可忽也今之操觚者類不知先民之實學積于細以成其鉅而反鄙之曰章句也章句何病焉雖然文章一道必先之以題神精之以題理運之以文法文氣而後可及于是焉不此之察而乃汲汲乎欲以片言矜勝是舍其大而務其小也其又烏能免于章句之譏乎哉是所望于善作文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大

汪侯杭川課士錄序

丘嘉穗

文教何以興乎曰育人材而已人材何以育乎曰作士氣而已蓋今天下所推爲操文衡持風會者非鄉會兩闈之總裁卽在內之司成先生在外之督學使者也然鄉會總裁卽命將事忙無刻暇入闈不一月閱文僅浹旬輒倉皇揭曉其間分絕薦卷之權又半出同考官所得士或非才望卽不免馬首之噪而其文亦終不足傳至於司成先生督學使者於文字有專掌矣然士習頹靡率以苟且饒倖爲務剽竊肄業未及期而遽返進學受考者求保等而卽安雖復進退陟黜關人榮辱而其養之也無素教之也不勤擇之取之也或非其道卽文在高等何貴焉惟一二師儒長令真能以振興文教爲已任者其行已足爲人士表率而又素得與人士相見從容涵濡以待其自化於是朝取一藝焉拔其尤暮取一藝焉拔其尤因之型仁講讓日漸月摩使庠序之彥相與鼓舞於其中而不自知夫然後士氣爲之大伸而人材乃輩出求之今日舍我汪侯其誰屬哉侯初以西冷名下士司鐸桐廬時進群弟子談經講藝日有幾月有課引翼教誨如恐不及比遷鄞令亦然所刻會業諸書風行海內操觚家宗之至與翁司成太學課士文比並及來吾杭復一意噢咻正已率物謂民俗丕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九

變自士行始其輩率之法培植之方視桐鄣二邑爲尤密
人士想望丰采者皆樂得師於侯卽有爲侯所不屑教誨
者亦皆心服靡間言退而爭自濯磨以求得一當於侯而
後已今歲大比同里得雋者遂至三四人皆侯平日賞鑑
臨之撫摩及之者此其有人材作士氣之功誠有助於司
成先生督學使者之所不及而鄉會總裁之所不能分其
權者也吾杭之文教不自侯而振興矣乎侯蒞杭僅二載
所得課士之文策若干編將復授之梓人而屬穗也序之
穗竊惟子游宰武城教以文學夫子首問得人而子游卽
以滅明對其後文翁之於蜀昌黎之於潮常觀察之於吾
閩皆無負聖門得人之意此吏治之所以彬彬也今之爲
吏者別名錢穀之冗簿書期會之勞日救過不暇其視人
文盛衰何關緩急興言及此寧不爲之長嘔獨侯以才行
久爲人士表率能用其化桐士者化鄣士更用其化鄣士
者化杭士至其課士之文又能爲風會開先侯之文學真
可上繼子游而其得人之盛亦將與文翁諸賢媲美矣吾
願天下之爲士者當讀是集而知侯之所以興文教之績
天下之爲吏者亦當覽是集而師侯之所以興文教之心
也

結構謹嚴是一篇會南豐文字

趙雷文夫子

盧駿臣學庸會參序

丘嘉穗

學庸會參者永定駿臣盧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自幼敏慧
日誦數千言爲文章操紙筆立就當事器重試輒冠諸生
聲名籍籍郡國間從遊者率常百十人其歷年講課於四
子俱有成書門人亟欲爲之行世顧工費繁浩未能卒就
先以學庸五卷授訓廩氏丙寅夏五月先生之子瑤孫來
杭攜一編以示穗穗受書欣然開卷亟讀乃不覺驚嘆曰
世乃有是書也耶士生於聖賢旣沒千數百年之後而欲
考聖賢之心傳於千數百年之前玩其文推其旨約其辭
義於傳註紛紜之中以成一家言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之
不謬蓋亦憂憂乎其難矣哉今讀先生之書何其說之詳
而言之切也蓋自漢人箋疏而後以講說翼經者無慮數
千家而先生出其苦心左右采獲可者擇之必精否者辯
之必明其雜出於同異疑信之間者則存之以備參考非
徒爲舉子業正宗而於闢邪說扶名教之功實不爲少視
彼操觚之子墨守一先生之說而茫然不察其是非者真
不啻霄壤之懸隔已昔邵武吳裕軒著大學講義平陽史
伯璿著中庸管窺今其書具載大全中或譏其文之行或
病其說之離雖其書可單行與先生略同而至於源流悉
備經緯畢彰足爲後學津梁則識者當謂先生此書獨能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序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序

兼綜而靡遺焉。總不敏舉業之餘，竊不自揣，亦嘗著有四書擬言，而臆見紛紜，迄無所定。尚未敢出，而就正方懼。以此長見笑於大方，而何足步先生之後塵乎哉！愧矣！愧矣！

倡刻感應篇序

丘嘉穗

感應之爲書，彰彰也。作於唐徵述於宋，而推行增益於故明之士。至我朝，世祖章皇帝重命儒臣稽經葺傳，刊布天下，而義始大備。云余觀自有文字以來，爲書者無慮數萬家，而其大旨一以勸懲爲主。若易之吉凶詩之美刺春秋之褒貶，予奪書以紀政事之得失，禮以別人道之邪正，推而至於四子之書，濂洛關閩之說，下逮諸史百家其源流大小不一，而皆明著其是非之實，以爲法戒。未嘗不與感應一書相表裡。然竊謂聖賢之言精微，廣太學士並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而又溺於科舉之陋習，至以立法

垂訓之文，藉爲希世取榮之資，自非真積力久，慨然以倡明理學爲己任，未有能窺其涯涘，造其閭域者也。至於諸史百家，其爲類也博，其爲術也繁，而其爲用也常，得失相半，自遠覽而強記者，已不免於支離之病，而况孤陋寡聞之士，終身不一讀其書，惡在其能博觀約取而措諸行事間哉！惟感應篇一書，言約而該，指切而明，而後之闡其義者，又能萃經史百氏而羽翼之，使愚夫愚婦皆省於其言，如道人之鐸，一振而一警，如越人之方，一病而一藥，其所補於人心，世道者，良不爲細宜。世祖章皇帝之亟爲表章也，嗟夫！感應之書，本出道家者流，而其天仙地仙之說

亦爲儒者所不道然儒者終身讀孔孟書迄不能踐一語而一聞感應之說雖至無忌憚者亦有所畏而自止是大道有時而難行而太上遺教實有助於王化之所不及者也。可弗廣爲流布以仰體世祖皇帝化民成俗之意耶。李君上珍工剞劂亟欲刊此書行世而困於無資益舉善而好古者也因爲述其源流以告世之君子俾出橐中金以襄其事庶幾是書一出勸懲備著人心世道賴以不墜而世祖皇帝所爲化民成俗之意亦將藉此而有薪傳也夫。

此篇命意從坡公校正陸贄奏議劄子脫來有深識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一

當不河漢我言

鄭牧世

楊佩芷先生箭說序

丘嘉穗

古者男子之始生也卽懸弧而射四方暨乎成童而後既豫其教於小學六藝之中而又有大射賓射燕射鄉射祭祀田獵諸射以觀文德而飭武功雖以天子臨軒亦必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而使之盡志於此以習禮樂故其時文與武合而暴亂不作自近代岐文武爲兩途人士不復知兵動以文章詩賦從容諷議相高而至問以持弓之審固則皆推而屬之於卒伍而曰射非儒者事也夫亦思儒者爲何人射之事爲何事而顧可徒諉諸卒伍乎哉維揚楊佩芷先生弱冠以射策起家學徒雲集既課其子藹吉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一

圭

君成丙戌進士而其姪孫允豫侍衛更哀然爲是科殿首其於鄉會闈射法悉經先生口授指畫而後得聯翩以去海內韜鈴之士莫不想慕先生之爲人而願從之遊比年先生來守惠屯辱與余爲同官竊見其父子出入戎馬間雖糧芻倥偬而敦詩說禮雍容閒雅甚都因叩其家學得其平日所著箭說一書讀之大率皆以其得心應手之言立爲八法纂爲諸歌以發前賢所未發而其要尤在絕慾以凝神而一原於陰陽變化之理蓋技也而進乎道焉昔劉元海嘗嘆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讀先生茲編而後知其有兼才文與武未嘗不合耳方今聖天子在上每於稽

古右文之暇引見中外諸將士率以弓馬課殿最近復設營伍通策論者皆得與卿會試庶幾復見古先哲王選士澤宮比禮比樂之盛吾知是書一出火接薪傳將人人爭自奮於功名之路以作國家干城而非徒爲楊氏一家之私學而已惜乎余方困於簿書不得時從諸英俊決拾瞿相之圖而與之進退揖讓手其間也時康熙四十有九年歲在庚寅仲春既望題於羊城公署

盧松士先生羅浮山囊序

丘嘉穗

名山在天壤間爲最勝自古聖王表之以作鎮俾邦君旅祀而一時士大夫以及隱君子亦莫不游息其中或至樂之終其身不厭故其人與其地俱傳竊獨怪夫後之托迹其地者之非其人也浮屠老子之宮遍天下而於名山佔踞充斥爲尤甚至敢倡爲異說以仙佛誕日號召四方之男婦而爲之奔波聚會於其間雖有上之人明知其奸者亦莫得過而問之其爲名山之辱也莫大焉羅浮粵名山也丁亥冬余承乏歸邑距四百餘峰不數十里而近亟欲索其圖經一往觀之而學博盧先生因出其所刪正羅浮山業一書授余余卒讀三復不忍釋大較厭神仙怪誕之說而深絕近志之附會成書老爲不經遂力斥其非而辨其訛其有功於名教甚大非獨擇言雅馴不支不漏不掠美而已然後嘆名山之不幸而辱於近世者猶幸而得取正於先生之手以洗其辱也蓋人與地自此俱傳矣先生爲人孝友篤誠著述滿家身教言教士皆悅服儻當路聞其名援蘇湖故事授之以柄其於黜邪崇正之功裕如也豈但託諸空言已哉抑余嘗擬爲奏狀欲倣紫陽南軒表建白鹿嶽麓書院遺意悉以所在名山田宅歸諸學官以供祀典而率生徒講學其地庶足以殺異端之勢竊謂一

日得志當以上陳亦先生是書之志也不識名山有靈其亦以余言爲然乎否

王姚錫沙河紀年詩序

代

丘嘉穗

昔左太冲練都一紀張平子研京十年蓋其用功者深故其校名也遠余性不耐沉思每一縱筆輒如驚蛇逸馬一往不可復而又心薄拈花鬪草取青婉白之辭爲無用率然有作旋復置之竟不知轉落誰何年已娶陽王子姚錫自爲童子時已以詩名其後繼作不絕與年俱進積數千百首自編爲一集余披閱之大率皆清新雅健自止自行非復拾人牙後慧者雖曰詩有別才抑其沉湛之功不可誣也夫詩以言志古之野人女子稍知六義者類皆能率意而爲之而隋唐以降體法繁密非出於士大夫之專門名家者而終有所弗逮毋亦天巧全則實自勝人工盡而華始茂乎勉旃王子其尚益思汲古積其實養其華以力追大雅之遺音而爲國家備清廟明堂之什雖以疎放如余者而亦得以觀其成焉豈不快哉王子爲予酉闢所得士其著述甚富尚有四書晚商珠淵筆語漢演詩話刪定襄陽文獻等書數十卷皆能自成一家言以無力剗刪藏於家而余之所覩者特全豹之一斑也何足以盡吾子丁丑春正月晦日題于燕邸之旅萃堂

文章不必索隱行怪何則識者了不異人意也然其舉

止白爾淵雅殊常

張茂士先生

黃氏印譜序

丘嘉穗

古道之不復行也久矣而求其存什一於千百之中使後世猶得見古人遺法者其惟印章一道乎然自蒼頡造書籀斯變篆而後隸楷行草諸作盛行於世世之學者厭古篆之繁難既不復習而傳之而一二刻工又或逞一人之臆見爭妍取巧於刀筆之間遂使一定之字盡竟可以意爲盈縮而其用之者亦僅視爲題識玩好之物而莫之辨竟印章之文本古法也而古法猶蕩然若此則夫世道之變漸遠而漸失其制者豈足怪哉仲奕黃子余舅氏鄧公六箴之友人也近與舅氏過其齋頭因出其生平所爲印譜一帙以示余余獨愛其筋骨體勢渾樸不雕有六書大篆遺意而黃子又自言其爲印章四十年每有所刻必沉潛竟日期合古篆而後已未嘗矜心妄意故作姿媚以悅世目余聞之乃不禁感而嘆曰古法之不亡賴有此耳惜也黃子僅以一藝鳴世不得推其用意而見諸施設間也假令世之君子皆能深心好古如黃子之所爲其於天下之事無難辦者何至使古道陸沉耶抑余舅氏又爲余言黃子之爲人也周慎而敦厚與余交近二十年愈久而敬不衰其古心古貌有不可於市井中求之者嗚呼以是而見諸心畫雖欲其不遇古庸可得乎

溫天咫半舫齋詩集序

丘嘉穗

余初隸郡學而天咫亦爲邑諸生落落不相識然皆以文辭有名於時未嘗不聞聲而相思也已而以試事同校郡中並列高等名次相後先各自快其向慕之意過寓舍索文一見慙如平生又五六年余再罷公車浮沉連蹇荏苒無成而天咫才日高學日富詩名大噪邑中吾益以倚之今年冬天咫始手一編屬余爲序余受而讀之累日夜不厭盡其卷皆清新有思致朗朗如玉山瑤林秀出人表不可梯接信哉天咫之雄於詩也天咫乃祖六菴先生負忠孝大節博雅沉潛過自成誦時人比之張茂先天咫淵源家學胚胎前光故其爲詩富有日新如此然六菴先生遭逢鼎革深自韜晦卒不得少展其蘊蓄而天咫夙擅異才旦暮取青紫如拾芥吾知六菴先生之學之未竟者必將於天咫焉發之蓋天咫嘗夢賦蚤朝詩云西山殘月落東壁曉星高其以斯言爲左券也可

一部大易首篇卽是潛龍勿用此中意義遠矣談詩而及深自韜晦有以也

陳正演

均田會序

丘嘉穗

蓋嘗觀于先王之世家給人足教化大行民不見利而惟德是務雖閭巷小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何風俗之醇一至于此而秦漢以來豪強兼并之徒迭出而未有已貧乏者無所取資非竭力爲富人役卽不免糊其口于四方雖其家人父子間仰而事俯而畜猶復缺然有不足之嘆而何禮義之能興賢君相蒿目時艱未嘗不三太息也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而後世之治終不能與古昔媲美者豈有他哉古者田以井授則菽粟有餘而無不仁後世失其恒產而饑寒迫之則亦日趨于敝而已矣余嘗註大學平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三

天下傳至所謂絜矩生財云者輒反覆嘆不能已以爲天下在所薄而欲與其子弟不倍之心猶必先爲之所而後化况欲齊家者可反薄其所厚耶於是亟集五世內昆弟子姓各以其丁贖金爲均田會其法歲出金貸諸人稍稍取其息以置田田既置矣則又取田之息倍置之使其豐亨豫大足以爲用然後計口而授以糧而取息置田之法終不可有時而已其有添丁者亦必入以金焉是舉也誠得賢子孫引而伸之其亦一家絜矩生財之道而可以維井田之窮者也昔橫渠張子議復井田至欲與學者買田一方以明其可復而我先太父逸六公亦曾捐金爲族人

免役構祠距今幾二十許年享其利千金此皆言之而可行爲之而已效者願自茲以往吾房之襲是舉者其克一乃心力休養而生息之使利日益蕃產日益增而敦睦之風亦日益篤然後門祚浸以光大而不爲豪強兼并者所侵遠可追先王同井之俗近復繼橫渠之芳規而于先大夫爲有光也豈不快然稱盛事哉故于倡議之初遂奮筆而書之簡端以俟其成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序

三

分閭序

丘嘉穗

士大夫之治家莫要乎其寡欲而知足也夫寡欲而知足則奉於身者常薄而一切聲色貨利之私舉無所動於其心其居鄉也不失為端人而其居官也亦必共推為天下之清白吏是以古人重之今世之吏所以背上行私而莫之顧者非盡不聞聖賢之訓也非其無有慷慨忠義之節也又非不知考課之嚴而以職業之當修者為可忽也患在有室家之累見可欲而不知足即平時自命卓然而臨事忽喪其所守者有之况其積之無素者耶向使入官之君子蚤自決擇於義命之末而不以生產之厚薄累其心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

序

雖捐一身以為朝廷可也而於家何有哉余自少讀書以迄于今歲月荏苒幾已六十而猶有不忍忘者蓋亦欲効尺寸於當時以快其生平之志而已今又奉部截琬將詣選人方欲一心營職上報朝廷一日之知而長男某次男某俱各成立頗能自給至三男四男五男雖年少不更事亦有當家之妾可以付託皆無足關吾慮者於是取先人遺業均分長次二男外盡撥與黃氏母子綜理苟能力耕而節用亦可免於饑寒之患余固不必為若等謀而亦不能為謀不暇為謀也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制下以致宋王文正公居家不置田宅

倡建丘氏大宗祠序

丘嘉穗

溯初生民錫姓開宗本皆出於一人之身暨乎源遠而流長枝繁而葉茂而其親盡無服之衆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者遂至千萬其家億兆其人而莫之能一不有仁人孝子者出溯其一本之所合而聯其九族之所分亦孰能萃天下之渙而歸於同哉是以先王之制既自立為九廟惇叙本支而又推其孝思以治天下使諸侯太采之始立家者皆得以其嫡子為大宗而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而稱小宗小宗宗其繼高曾祖禰者也大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也小宗統於大宗而通變五世一遷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

序

也大宗統其小宗而法定於一百世不遷者也故大宗所傳之宗子既歿雖百代而下而小宗之族人猶必群焉往為之服非徒曰唯其文而已蓋所以糾率其不相親屬之心而使之導其祖以睦其族仁之至義之盡也然自秦漢以降世變靡常分離蕩析天下無世卿宗族鮮更數十代大宗之法既先公而不可以復立其壻存而可立者猶有群小宗之嫡而人亦以其無大宗之可繫屬也而卒莫之行由是世遠則易忘族繁則易亂往往知有身而不知其身之所自出知有家而不知其家之所從來而其甚者或遂儼寒窮困無以自存顛沛流離莫為收恤雖以同宗一

體之人而至於爭奪不可禁者比比而是其弊皆起於宗法不立而人不相親故也嗚呼古之宗法旣不可得而復矣今有能爲近乎宗法之意者而行之其亦可以萃天下之渙而使之尊祖睦族矣乎我河南世系散居於杭永之間者無慮數十族而此數十族中大者千餘家次亦不下百數十家推本本而溯水源大抵皆來自寧化之石壁村信所謂其初一人之身者也謂宜倣古宗法遺意擇地邑中合建一大宗祠俾各書其始遷之祖以伸孝享追祠成之後又當置祭田立義廩上以供春秋之祀下以賑貧乏之計且擇賢人君子頒示族規興禮讓而息紛爭敦詩書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

三

而誦絃誦庶幾收吾族之散而不屈者而皆得致其親愛之心以復於先王之舊也已昔三代之時畫地授民其爲鄉田同井者猶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義而近世藍田呂氏設爲鄉約以勸俗魏元履潘叔度亦力佐社倉之政朱子並亟稱之是皆不過爲其鄰里鄉鄰謀而非必出於同姓者也然且行之各有其效如此况吾族是舉尤屬天親之合而爲先王之所深許者耶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陶靖節亦言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繼自今凡我宗人誰獨無仁人孝子之念其各輸乃誠宜乃力不特捐金錢以襄其事焉可也愚

故於倡議之初敢奮筆而書之首簡以觀厥成

大宗小宗之辨詳見戴記而孫氏族譜又云其初則一人之身也一語尤爲痛切令人潸然淚下篇中合而出之洋洋纒纒允堪不朽。秀瑞文往往一唱三嘆有餘音以繹其間更進而上之則司馬子長之逸其庶幾乎予於唐宋八家最喜永叔亦以此也。漁村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

三

送盧鯤浪先生之任繁昌序

丘嘉穗

穗自垂髫時卽知吾郡有鯤浪盧先生以文章氣誼爲時
領袖每欲往候焉而未暇也今年夏先生計還授繁昌令
而穗適以薦役來雍中一見歡如平生因得共晨夕者三
閱月以何先生之任矣竊念穗與先生生同時居同里
聞聲而相思者十餘年而乃于長安萬里之遙始獲一相
遇焉其可無言以別耶古稱江湖之間民俗敦茂易以爲
治而繁邑適當其處儼然爲一都會其山水之奇物之
秀風物之美有齊梁唐宋名賢之賦咏存焉爲令者專有
是土榮已然吾聞之方今江南諸邑田多而賦重歲輸錢

東山草堂文集

穀以萬數沿江蘆課復參其半其民力不勝億之繁而
名豪宿猾又且根株其間率以避科徭爲長吏患又其俗
多踰靡溺于聲色歲時遊讌親友餽遺皆竭力飾饌美觀
坐此愈大困獨其人重身名恥爲首杖所及善馭者懸蒲
示辱足爲理而治之無術則遂至于紛然不可禁者亦時
有之故凡江南之令非得才德出羣有丰采可畏愛者爲
之斷不足以調劑而適其宜今先生爲人孝友篤誠凝然
有器度而叩其所學又皆精敏而專達以此爲令其變今
日之江南而復歸于敦茂蓋必自繁昌始矣頃見先生之
始選也有求爲幕者爲言訟詞可取利先生正色斥之曰

朝廷設官爲民吾寧驕貨耶其人慚而退嗚呼今之仕者
自其入學時已莫不志在溫飽而先生獨能以嚴氣正性
慎持於服官之初推是心也以往卽異時躋崇班典樞務
亦可以坐理而有餘區區得一邑如斗大何足爲先生道
哉先生行矣南陔春穀之間父老子弟相率而迎于江沔
先生必將有以慰其望治之思而同鄉後進羈旅長安者
以事留處會不得朝夕從遊以永茲日也其能無望南轅
而夢想也乎

聞蜀頓挫純乎大家一結復饒風味

黃俞邵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

治生會序

丘嘉穗

許魯齋先生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夫學者既志於聖賢之學卽當窮天理篤人倫汲汲乎以正誼明道爲已任而顧有一計叨謀利之見憂貧患失自同賈豎以僥倖於不可求之富魯齋之言其母乃不安於義命也夫吁是固右說古之爲士者莫不入學而其三年九年之間卒以造於小成大成之域者由其家各受田得以自食其食而無所營於外也自三代之衰田不井授而人無恒產爲士者厄於貧而乏爲善之資雖有長材美質欲與聞乎聖賢之道者亦多爲饑寒所迫喪其志氣而其甚者又或以日用之需無以給之而遂至於廢學亦可嘆已況今之時自權豪貴顯百家衆技之流莫不逞其斗筭之智肆爲兼井之術而其治浮屠老子之說者率又不耕不織蠶食四方蔭廣厦占良田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獨吾徒誦法仁義志在齊家報國乃皆教字埋文束手浩嘆上無以事其父兄下無以庇其子婦卒使養之無素恒心寢失一旦倖竊科第不免侵漁鄉里剝削人民蔑不由此之故豈不迂愚而左計矣乎由是論之魯齋治生爲急之言良不爲過已已秋八月吾邨諸子慨然嘆井地之不可復而深有感於魯齋之言因共鳩金爲治生會期以十年之內藏貨於家賤納

貴出取息置田計分授粲俾子孫其世享之然後吾徒之讀書者恒產可存恒心可保而一切兼井蠶食之徒不得而攘奪焉在易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而橫渠張子亦志復井田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敦本抑末以推先王之道法明當今之可行竟以有志未就而卒今之爲是舉者正所以體易家人之義而引伸張子之遺意也聖賢豈禁之哉若其不識生財之道而欲設隱機伏械奪民利腹民膏以自封殖者是則小人之所以治其生也而吾徒之安義命者固不其然

東山草堂

卷一

培生伯翁贈烝冊序

丘嘉穗

美哉祖烝之重賴夫義裔也由來尚已憶順治中先王父逸六公以才行爲宗人所推擇充戶正辦賦稅者十年嘗深悉夫徭役之苦而思吾族之官丁日加而未有已也於是捐金寄子母錢家期以置田出息爲闔族免役計曾不二十載而出入收放月益歲增既用其利千金建宗祠供歲祭而所爲納官丁之數亦率稱是蓋與宋八義役之規暗符而倡義之功殆復過之自是以來祠宇既成而烝銀漸復告竭歲費動以十計無復贏餘雖小有羨數載在冊底徒爲空文而春秋祭祀之資或以不給闔族至爲歛金以助而亦莫之繼愚竊慨先王父尊祖敬宗能捐金倡義爲闔族立久遠之基而後之聞其風而興起者尚未有其人焉何吾宗丁櫛衣冠甲於杭邑而獨爲此寥寥也於戲不有慷慨仗義者出而繼之孰從而善其後歟會康熙丙子歲培生伯翁六十初度諸子將製錦前爲壽伯翁獨慨然出六十金語之曰無涇乃公爲也今祠烝有限而辦祭納丁之費歲且不貲以有限而供不貲誰復爲族人計久遠者我與其捐無益之用以博旦暮歡也曷若舉而歸之祠乎由是命諸子置文簿分諸兩房亦將以其金權子母而置田出息然後祠烝始復充裕而辦祭納丁皆有所措

矣彼世有囊金贖帛務爲浮華無實之費以驕佚其子孫而宗鄰周親迄欲邀升斗不可得卒乃身與名滅至於蕩覆無餘而後止者聞伯翁之風其亦盡知少警哉厥後二年前翁同懷兄旌生公亦捐嚴坑田三百餘畝歸諸祠其利尤溥可謂難兄難弟而於先王父之義舉爲有光也并率連書之以告夫後之慕義無窮者

送張恕菴還吳序

丘嘉穗

吳與閩並在東南數千里外而閩爲最遠隸閩產者他郡多彬彬稱盛而汀俗獨僻陋不足數蓋閩地介江廣間據山而負海有林泉魚鳥之樂前世皆莫之聞至唐觀察使常袞來治茲土始以其學問文章之盛宣於教化而閩風翕然爲之一變其後長材秀民出而仕者稍稍與上國齒矣獨汀之爲郡僻在閩西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其人士猶復固陋守舊鮮能奮其才智爲朝達官卽有之亦未見功業卓卓如古人可紀者是以四方文學之彥無所爲而至年來長洲璞山蔣使君始以三吳名下士出宰吾杭而張君恕菴實爲之賓友張君襟韻清高濟以博學所歷山川風土旣能訪其圖籍得諸俗之所宜以爲政助而又以閒暇作爲詩歌與二三賢豪唱和成帙蓋優游琴尊不復知此邦之爲僻遠也昔人謂文章得江山之助以張君之才游於荒寒之野而其志趣悠然常若有所自得者得非有出於江山之外者耶穗嘗袖詩見張君於蔣公署中張君振衣而起執筆四顧吟聲颯颯從口吻間出頃刻塗竄煥然頓改舊觀竊自嘆詩才短淺拘拘聲律中日蹈尋常蹊徑不能創闢作一驚人語又以所居僻陋汨沒流俗傭經授徒日靡刻暇無奇聞壯觀以新其耳目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丘

無高人碩士以拓其心胸其視張君爲可媿已今蔣公已擢守昆陽以去而張君亦遽治裝還吳一時師友離合之情文章得失之感未嘗不錯置於懷惟願異時學問稍有成立庶幾訪故人於虎丘之下相與浮平江泛五湖覽七十二峰之勝吸風吐雲一浣塵胃然後求張君之詩而學焉或者不無可觀其毋以汀俗之僻陋而屏爲江黃國也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八

贈童子師許君序

丘嘉穗

余嘗讀元史至許衡傳而三復之方衡爲國子祭酒時每爲諸生說書不務多懇款周折必使通曉而後已夫說書而能使人通曉者豈有異術哉亦在以俗語通之以時事曉之而已矣今夫學者之初學也雖章句文義之末猶茫乎未有所知而爲之師者輒以微言奧旨驟而加之不惟使頑鈍之輩卒然不知其所謂而一二稍有聰明者亦且悅其高駭其奇相率而爲自欺之蔽矣其曠等凌節之害可勝道哉善教者則不然一言之未通也必求其言之近者而釋之一句之未解也必求其句之俚者而同之而又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九

爲之揣人情推近事因書理而寓箴規使皆曉然于身世之故與其心術隱微之大病然後教人之法無不盡而其讀書應事之開始兩相契而無疑若許君者其可法矣乎許君爲塾祭酒數十年視人之子如己子引翼勸誨惟恐不及其所指授一以質詞爲主而不敢以文法亂之從遊者數十百人皆蔚然爲郡邑文秀嘗周行四方不齋糧遠近爭迎致相與執弟子禮甚恭而君亦自言其教人人可通以故多樂從者是固諸生今日之許衡也豈惟童子賴之然吾聞衡學程朱之所學非徒以言教也抑以身先焉許子于家學固知之悉矣其又何待于愚言耶

送陳痴士召見北上序

丘嘉穗

古先聖王教人以德行道藝而賓興薦辟之典公行於天下故其時立賢無方而文經武緯彬彬出一塗焉自後世以資格用人而學校貢舉之法雜而多端士大夫不復爲經世有用之學而其徵天幸以成名者非文弱之書生卽草莽之粗材也則夫人才之奮庸其何能不讓於往古耶恭惟我皇上御極四紀於茲文德武功超軼千古而於山林遺逸之士草澤雄鷲之姿猶加搜羅咸得令中外大臣奏名闕下臨軒親試量才擢用雖一材一藝無不蒙聖鑒及之而求其能以文武全材卓卓如古名將相自効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十

者要亦未易以一二數乃者粵之提憲黃公以其智勇奮自閩海所至有功蓋身繫國家之重者幾三十年而同里陳先生實爲之賓友前後方畧章奏多出其手黃公遺表亟推薦之得特旨召見將以六月望祖道赴都門念自督撫監司而下文武吏士皆有以贈其行而吾黨辱與先生爲同志縱不能以資裝壯行色而顧無一言以彰其盛也可乎於是歸善吏丘嘉穗手一卮詒於衆曰我國家爲官擇人三塗並用此真古聖王立賢無方之巨典也君自英年貢駿聲奔走名場數奇不偶輒入貨遊太學加邑令從戎於黃公幕下聚米畫沙參贊有年所謂文武全材

者舍君誰屬今又荷聖天子特達之知召對便殿吾知君熟悉東南大計必且出其素所蓄積者愷切敷陳娓娓動聽使左右侍臣皆相傾嘆美謂吾閫故多將相才而提督公真不失爲知人能得士也豈不偉哉君行矣遭逢堯舜千載一時其尚潛心存誠書思對命以揚於王庭無徒毛舉細故負聖天子立賢無方之盛心也若夫富貴命也功名時也皆君所自有不復贅僉舉手加額曰然遂相與晉爵更慶并書其言以爲賀

送杜藻觀之武陵丞序

丘嘉穗

古人居官以清慎勤爲要無小大無內外一也孔子柳下惠暨程朱數君子皆大聖賢人無論其次自伶官封人關尹漆園吏推而至於唐宋詩人如孟郊崔斯立蘇舜卿梅聖俞之徒類能以不辭下位而賢聲益著官不負人人寶負官天下事顧不在於自立耶後世傳舍其官願望過奢加以前明偏重科甲之習每薄州縣吏不屑就幸而登顯仕率又循循然過之豈真時事不可爲哉亦由爲國愛民無實心故所至藉口遷延終於無成耳雲間杜君藻觀少爲名諸生讀書繼言棲遲山水間樂甚既而由明經高等纂修內閣者有年屢踏京闈不一第乃以親老家貧就選武陵丞人皆爲君抱屈而君獨怡然就道慷慨言懷未嘗少有感憤不平之氣見於顏面讀其所著出都畱別四詩而知其能自豎立不以位卑祿薄負厥官其賢於人也遠矣我國家立賢無方遠邁前古今年春南巡吳越觀風察吏不次起擢二十餘人風茲有位而自丞起家者爲尤衆往哉杜君方將用文章吏治出而佐邑聖天子明見萬里外無幽不達况衡湘近在翠華臨幸間必且有不次之擢如近時故事在也將舍君其誰屬哉余辱與君同選而獨愛其人喜其詩故爲文以贈亦因以自勗云

贈同里允庵開士序

丘嘉穗

僧之不得以配偶也自僧法始也而佛法不與焉佛之教倡自釋迦而其妻耶輸陀生子摩侯羅見於楞嚴諸經可攷而知聞今陝右河西諸僧猶承其教有妻若子而與俗家不甚異意其地近西方而所傳獨得其真者乎何其不大遠於人情也若近世僧法會不敢畜其妻子而必定爲清規屏絕夫婦一倫自身而口而意莫不有禁嗚呼其殆非人情也哉夫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莫如男女之大欲天地能生之而不能爲之節也聖賢能節之而不能爲之絕也非故縱之也以爲是固生生之本而人類之所恃以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十三

絕於天下者也假令天下之人皆從僧法棄其生生之本而獨全物類以還諸宇宙不過數十年人類且復消滅殆盡而所謂草木暢茂禽獸偪人之勢必且再見於後世之天下而莫可爲理也誰實禍世而忍令其至於如此況夫人心之有欲而不能不至於流也亦猶江河之有水患也善治水者惟能審其大勢之所趨引而歸之於海而復畱其餘以爲舟楫灌溉之用是以盡水之利而亦不能爲之害不此之察而必築以隄防限以陵谷使其一綫之不通其不至橫流於中原而莫能禁止者幾希今之僧法雖曰禁絕男女之配而實不能禁絕其欲之所流意惟年暮而

氣衰者爲能禁絕其流可不復動吾猶以爲木偶人如枯涸旱溪無所用之若以血氣未定胥力方剛之徒而槩爲之禁絕縱令不甚蕩溢於外亦且鬱鬱然欲發而不敢發欲持而不自持而其中之洶湧已甚又况其壅遏之久而卒不得肆必反至於爲僧尼之交媾爲師徒之相通爲男女齋會之淫放甚則如佛書所言以手出精而爲非法淫者其爲橫流之患尚復堪言歟且夫萬物莫不生而有牝牡之欲而惟禽獸之行哉然吾嘗讀中庸費隱之章而深有感於焉飛魚躍造端夫婦之說以爲夫婦居室實良知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古

良能所不容已亦猶焉之不能不飛於天魚之不能不躍於淵皆所謂率性之道而君子之所不可離也今雖不敢同人道於禽獸而顧別立一僧法於佛法之外以禁其爲夫爲婦是於焉之飛者而欲抑之使不飛魚之躍者而欲制之使不躍也豈惟不近人情而已抑且大拂其天性之經而其離道也益以遠而世儒之法又以僧之作姦也則痛繩之見僧之還俗也則痛非之嗟夫先王之待中人必制爲恒產而後可以責其恒心之不存必制爲夫婦之倫而後可以責其瀆亂而無禮此義不明而輒舉其有罪者痛繩之而痛非之君子直謂之罔民焉耳矣何則原其所

以至於此者類非僧之過也亦非佛教之本如是也大抵出於後世之從佛教者私創爲僧法以自相陷溺而已故曰僧之不得以配偶也自僧法始也而佛法不與焉余嘗私擬爲奏議欲爲國家增戶口廣屯田皆募僧徒各令畜妻而從事其中以復西來本教竊謂一日得志當以上陳而未前路也會同里董氏子僧允菴者出家洪都以還寺附余舟東下與之談頗通文墨自言家有七十老母每一二歲必歸省余以爲此尤良心之不可泯者因引昌黎脫賈島於詩僧故事爲之反覆推究其說以相諷勸而允菴樸直不諱亦若深有契於余言者故於其將別悉書而贈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十五

之異日者允菴果能深思余言而翻然改圖以繼賈島之後余雖不逮韓公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津津言之庸詎但若西來本教僅能不爲今之僧法所束縛而已耶曷哉允菴其毋自誤一生大計爲也

陪屏石伯翁遊謙憲山絕頂序

丘嘉穗

中都東陞有山曰高憲嶺迢迢復延以林麓其巔甚軒豁亂石峭立巖巖相望又有石棹可坐七八人一往長松蒼翠不數十步即臨江岍吾鄉諸山皆在几席下雖無幽巖邃谷亦可謂遊觀之高曠者已康熙癸亥之秋重陽前五日天高氣清秋色佳哉屏石伯翁暨余數人攜筇載酒相與譙會於茲山之巔把盞臨風神怡心曠西顧村落中萬山稠疊生雲走霧東則連岡迢迢而下北望玉笏金山諸名勝紫翠巉絕隱隱如圖畫南俯河水奔湍巨浪與山石爲曲折風帆上下悉一一可指數至若美渠村左右映帶屋舍儼然雞犬之聲相聞渺茫出沒若遠若近不一而足眷焉顧之有足樂者因各分韻賦詩篇成舉觴無算不知殺核之盡迨罷歸時日已在西山外天際霞飛金碧萬狀一帶烟光倒射暮山爲之凝紫余數人目玩心移猶徘徊岐路間不忍遽去蓋已盡乎高曠之觀矣公問予讀書不求仕進今年六十有八蒼顏華髮殆將老矣而精力會不少衰時復幅巾杖履與二三高人勝士相從山水之間超逸澗谷上下如飛意其胸中浩浩落落超然獨立塵表若騎飛馭氣以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非特時之人莫得而知之雖以穗之疎狂不與世接而又朝夕奉陪習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十六

見其爲人者亦豈能窺公之涯涘也哉余既喜獲從公遊
又嘆山川風物之美如此其不可常也故爲文以志之同
席者五人公字閑長號屏石族叔麟趾余弟國瑞僧生明
而余則東山居士丘嘉穗也

興酣筆快 李伯璣

陪羣兒遊譙東山序

丘嘉穗

夫人之樂也必本乎情而情之生也必本乎性不本乎情
與性而徒慕登臨之跡以爲高雖有各山水往往蔽於流
俗人之耳目而莫識其趣夫何樂之有維歲之春勾芒司
節萬類向榮諸童子治饌載膠相與升東山之巔先後微
逐累縈如買魚砲發不絕遊嬉歌舞之聲相聞遠近山谷
爲之響應余喜其和樂之致因躡屐而觀之且戲謂曰吾
與茲遊可乎諸童子皆欣然應諾爭牽衣置坐奉觴而
前以爲吾歡長幼相顧樂甚是日也微雨甫晴土潤草肥
風清日煖天地之氣冲融和粹四望岡巒迴合隱然如大
環雲烟出沒樹木蕃麗左右村落屋舍參錯男女雞犬往
來其間者皆歷歷可指數余偕諸童子把酒長吟執手熟
視或粲然而笑或婆然而舞或瞪目而倨或附耳而語狀
人人殊而卒歸於無競頃之杯盤狼籍果核滿地童子不
能從各起立誼譁舍余而去而余亦徑醉忘歸矣因念諸
童子以區區鄙亂之年亦復何知而能及此芳辰設爲高
會又樂與余同其酣適之趣意其行止無心必有動乎情
性而不自覺者此會點暮春之遊所爲取也且吾聞之方
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莫不熙熙然有以自若其性而人
號爲萬物靈者或反習於機械之危而忘其游泳之樂不

惟觀童子之天真而有婉卽野花啼鳥有知豈不起而笑人哉余用是竊悔佔畢徒勞無補天性方且求爲童子時而不可得而又恐爲童子者之喪其所有也故爲文以授童子亦因以自警焉童子五六人皆始就外傳從弟嘉權嘉樞胞弟球姪文瀾男紫瀾隸而從者曰加福

西湖讌集序

丘嘉穗

余自髫年雅愛名山水獨聞西湖奇秀甲天下登臨者相屬不絕輒爲欣然神往嘆息已復得自林歐蘇諸公所爲詩文讀之慕其風流益欲縱心獨往會圖有藩海之變不果行比年加長試郡中得見此湖圖于友人家指次愈詳君開處獨窗戶蕭然時復思錢塘湖山之樂恍乎若接夢寐中既覺而仍臥于虛榻未嘗不自笑其悵也嗟夫余自少及壯頗懷尚平徧遊五岳之志而西湖在東南千里內去吾圖爲不遠忽忽十餘年間人事雜還會不得一攬其奇何造物之勞人乃尔康熙丁卯之春余偕清流陳文宿

晉江何禮宗以應貢赴都自閩徼而出經仙霞陟江郎歷子陵臺所過名山水輒躡屐窮其勝而禮宗善詩酒尤有興趣每樂與余爭先岩壑間因共約抵錢塘當日載酒流連湖上一飽其山川風土然後去既至而郡司馬黃君定可遂爲湖山主人數具舟佐遊讌其間澗谷幽深林巒怪偉多所創見前人名蹟往往遇之然後向之十餘年間所慨慕而不能至者一朝盡爲吾有斯亦快矣雖然自有西湖以來遨遊者寧堪復數皆不旋踵而堙滅無聞獨錢王之功林和靖之清節李鄴侯范文正岳少保于忠肅之忠誠白樂天蔡君謨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治行至今猶

卓卓在人耳目長與湖光山色相御于無窮若高宗建都
吳山王欽若作放生池賈似道題名飛來洞魏璠之生祠
遍六橋其爲名山水之序雖百世不能浣也余與子臨風
把酒登高賦詩俯仰千百年伯王興廢賢奸得失之遺跡
皆昭然可爲法戒其能不爲之三嘆矣乎旣而三人者皆
渡江去以勝會不可常追而序之寄語黃君亦復以余言
爲然乎否

指點湖山興懷往蹟何必赤壁蘭亭單行千古黎槐會先生

募裝世尊佛金身序

丘嘉穗

昔有高僧誦金剛經至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二語一僧詰
之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何爲雲峰山高而寶雞山低乎
僧仍誦經語答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自吾儒而言道之
原於太極者初無高下之殊而其中之精粗本末緩急輕
重未嘗不隨其高下以爲之等蓋大德統同而小德辨異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今不察此而徒爲儼伺無涯之說直
欲等雲峰寶雞而爲一蓋近於吾儒理一之微旨而特未
知其所爲分殊者之果安在也記吾師鍾靜海先生嘗有
詩訂之曰一水遙分萬派溪澄清到底盡玻瓈固知此理
無高下直教雲峰等寶雞又曰鎖院千人共一題文章佳
惡應難齊分明此理有高下莫把雲峰作寶雞余嘗誦其
言而志之久矣吾杭有普蓮上人者自少出家於故鄉之
上蓮山頗有戒行爲耆宿所信禮會菴中未有世尊像設
特持一冊乞言於余將以募十方之善信余因述世尊之
言并疇昔所考証於靜海者以與世之君子共質焉若其
輪粟輸金點滴不漏自有世尊之言具在而上人所謂法
緣者又實足以作合其間固非吾言之所能與也已

尋常募疏有此精理名言方不辜負筆墨○杜工部詩
世尊亦塵埃然則佛力果可恃耶徐立齋先生

募建佛捨院序

丘嘉穗

粵稽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竊歎先王孝治天下以事人之道而事鬼使其父子兄弟族屬之間骨肉得以相依魂魄得以相守而不至分離乖隔判然如秦越人之相視藐乎其終不可以復合也豈不仁至而義盡哉夫周人之族葬者其遺跡久湮蓋不可得而復見矣余嘗之京師驅車而過聖人之鄉親謁乎所謂孔林者而見夫子之墓立於上泗水侯述聖公以次而南昭穆分列其後世子孫皆於左右前後群焉排比而葬之歷今二千餘載族日益衆墳日益多每歲輒入數百喪至其地不足以容則又於其北隅拓地數十里以益焉而卒不廢乎周公族葬之禮抑何盛也自是以來河北之世家江南之巨姓亦往往有能遵行斯禮者雖不及夫子之族之盛而高塚累累林木鬱然行道之人猶或低徊留之不忍去而余亦瞻望咨嗟以爲儒者之正軌而周公孔子之流風庶幾其賴以不墜也云爾顧說者謂山海諸侯之國其俗又與中原異中原土地平衍彌望千里其風水之所聚者常包涵而博大縱橫上下無所葬而不可而至於山海諸侯之國大率皆重山疊障之所限廻溪曲澗之所潑而於其間又有城池道路村落田園爲之間隔縱能稍得夷曠之地而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墓

遂規畫乎其中猶恐穿墮泄氣貽害他墳甚至夫婦不能

以同穴或且爲水葬爲火葬而於族葬乎何有此民間所以每有墳地之訟而當路之君子反不得已而激爲禁絕風水之說也嗟夫族葬之禮先王所以重民之喪自周公孔子皆相與吁咻而不敢廢而何獨至於後世中原有可爲之地而不爲山海諸侯之國又或欲爲而不得爲也不亦甚可惜歟今夫浮屠氏之爲塔廟也蓋猶有族葬之遺意焉吾宗有儀堅上人者既得卜吉於城西之紫雲山而欲假余言以募於十方諸善信余以爲上人之樸誠與十方之敬禮自有所謂法緣者作合其間復何藉余言以爲輕重而獨其所爲塔廟之制實與先王族葬之義相爲表裏而世顧未之知也故爲述其源流之廢興彼此之得失以見葬禮所係之重且以爲士大夫之誦法周孔者勸區區序一捨院却從周禮孔林河北世家江南巨姓中原山海起而水葬火葬禁絕風水亦并捎帶是謂黃河之水天上來也讀者當於此得其文勢不凡

李商隱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墓

募建西園山室院序

丘嘉穗

西園山於杭爲最南峰巒蒼秀洞壑幽奇掇水環其下雖其地據閩汀下遊而東粵西江舟車往來者咸通焉洵佛場之奧曠者已吾鄉開士慧月者以戒律爲衆所推往開其地業有端緒而工力頗繁迄未能就乃持一冊乞言於余將挾之而遊於通都大邑以告厥成事且曰是佳山也非藉公一言以募之不足爲諸善信勸嗟乎山則誠佳也募之則誠是也竊思開士挾一瓢一笠徒手仰給人而余又以僱強不事佛無能現廣長舌而爲說法使見者發歡喜心不知其何從而募之乎抑別有術焉以募其所募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序

乎今夫募人者必首推富貴家千金之子走利如鶩護財如命有骨肉周親邀錙銖不可得者卽讀書登顯仕稍出贏餘已足沾寒素而其宗黨交遊卒皆饑寒如故胡能捐囊中金以遺其所不知之誰何氏也其次則曰募農商者流自井田廢貧者無立錙耕也悉自富人至不得已而糊其口於四方又有頻年奔走老死江湖而莫之恤者蓋余嘗四上長安所過數千里流民載道彌望蕭然一二開津率胥吏爲辜推民窮財匱至此已極復何布施之與有最不可募者莫如吾黨士自垂髫讀孔孟書非程朱之學弗講也非韓歐之文弗習也視一切外道不啻其敵讎雖使

世尊緣門阿難持鉢猶不憚閉戶而拒之况乃以游光揚聲之餘而望其有明宗護教之功也其誰從無已則有一說於此夫佛氏之教固所謂慈悲廣大而能爲善人造福爲衆生消災者也其要在施捨而已矣今之善人其誰不求福今之衆生其誰不懼災而造福消災之權佛實操之其誰不畏募而思所以施捨設也明向若人而告之曰有能出金錢以成佛室者福可造也災可消也操是說以往將見至誠皈依傾心懺悔一唱而百和群呼而立應豈惟富貴農商中必有其人抑吾黨高談孔孟之士當亦多就之者矣夫乃知西園一山之爲造福山也爲消災山也非慧月之爲佛募也乃佛之使慧月爲善人與衆生募也是誠可募也夫是誠可募也夫開士合十而作曰善請用是言書之冊以告善信之成吾西園山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序

往觀史遷貨殖傳智盡能索終不遺力讓財等語爲之失笑篇中說難募處曲盡世情與馬頗同

陳澹洲先生
借此警世俗耳非真作募緣疏也 李伯敬先生

募修義合寺序

丘嘉穗

吾鄉有義合寺者創自晚唐光化間歷宋元以迄前明迭廢迭興香火迄不絕無非爲僧徒檀護計也至國朝康熙中先君子偕鞠臣伯諸公始倡同里親友釐金爲義會議建漢壽亭侯廟而先爲像設祀於寺中廳事前都人士之具瞻者亦皆於是乎觀禮焉又非但若向之金湯佛法而已顧獨念茲寺之不修於今且百餘年棟宇傾斜丹雘剝落者過半雖有僧寮數椽而逶迤錯互幾不足以蔽風雨余每過而覽之未嘗不爲之長嘔以謂非惟三寶之金碧無色而於漢壽亭侯棲神之所亦未有以終其議也如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毛

何忽諸會僧心印師弟適持一冊詣余乞募言余因述其廢興之由以告於吾鄉之人曰嗚呼茲寺之建也將徒以金湯佛法而已耶抑爲漢壽亭侯之靈實式憑焉者耶夫庇僧徒以存佛法吾鄉之人且將以檀護爲功而有所不能已況以漢壽亭侯棲神之地而不思撤而新之以終前人造廟之議則吾鄉之爲士君子者其可但已也歟哉僧曰善遂書之

昌黎每作浮圖文字最占地步此篇於漢壽亭侯四字脣出叠見亦韓遺法也

陳集斯

長汀黎大參先生壽序

丘嘉穗

歲十有二月爲長汀黎大參先生弧辰四方諸君子用古文辭爲先生壽者炳炳然以十數穗雖不文辱先生教誨甚至其敢無詞以進竊惟古昔盛時大司徒選士於鄉鄉有孝友博聞行誼卓卓可稱道者書而升之天子其致政之大夫仕而歸於其里則又尊爲耆老養之上庠俾國之俊秀下逮鄉人子弟不帥教者皆得仰其道德風流矜式而化誨之以是俗尚醇厚百姓親睦君子長者之行不絕於世蓋鄉行所繫之重如此後世制度大異於古士旣不復階行誼以進而其里黨中復無大人先生爲之表率於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毛

是仕者競於利學者趨於時而人心世道之遷流遂如江河之勢日下而不可止識者憂之予觀三代而下惟兩漢風俗猶爲近古若二疏以年老辭位而去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李元禮爲一代龍門人士歸之數君子者皆能以鄉行取重於世載之史冊侈爲美談求諸今日先生固其人哉先生自少負奇才爲當代巨公所推人皆服其有文章也歷官爲郡國大夫所至士民愛戴如父母人皆誦其有治理也而穗所向往於先生者竊獨多其居鄉時飭身正家儀刑後學爲不可及云蓋闔自寅卯之際山海交訌干戈不靖孽臣姦諂蠹居基處閭巷紛紛靡寧畧人士無

識者爭棄筆硯從之。閩風爲之一變。於時先生仕泰中方進爲大叅。聞王師定閩。卽解組歸里。門偕其弟事母太夫人朝夕承歡。靡間孝友之風。老而彌篤。暇則入學舍。課諸子孫。以詩禮皆循循雅飭。爲國器性尤謙光。喜接引。後進自片善一長。激厲成就。如恐不及。每與人言。未嘗不誦說。洵內賢士夫。賢士大夫東西行過汀者。亦輒造其廬。攷德問業。無虛日焉。故嘗論先生之爲人。恬退似二疏。孝謹似萬石。君弘獎人材。似李元禮。卽此三者。其爲未流之隄障名教之干城。固已多矣。夫君子之綏福履也。寧獨以厚其一身已哉。亦將願巨人長德。歸然獨存。藉老成之典型。維先民之古道。使來者咸有所取法云爾。今閩中寥落文獻凋殘。而先生年七十餘。視聽杖履。猶不少衰。庶幾今後生學士望其聲光。近者相與漸磨。遠者爲之私淑。其道德風流所關係於世道人心者。甚大。而其福履之綏。亦豈有艾乎。穗辱居先生之鄉。爲先生之鄉人。弟子竊不自揆。慨然欲師其道德風流。以自樹於流俗之外。而又慶其福履之未有艾也。故獨述其鄉行以祝之。若文章治理。衣被天下。涵濡一方。固屬先生餘事。而世之學士大夫亦多能知之者。何待穗言而後悉也。

文特大方絕去頌揚惡道但披錦繡於枯株惡苗之者不易受耳黎槐曾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元

補祝靜海先生六十序

丘嘉穗

靜邑據燕山東南隅。爲神京左臂。其地瀕海濱。最窪而瘠。水潦頻年。望若巨浸。少遇旱輒涸。斥不可田。而實則鹽課所出。漕運所通。八旗庄田所鱗集。一切軍馬芻糗道路相望。日不暇給。而朝廷警蹕之出入。恒必由之。故凡爲是令者。盤根錯節。任重而身勞。必得才德出群。有丰采可畏。愛者力爲調劑。上與下乃協應。非其人也。則往往不能期月。而罷獨吾師姑翁鍾公。以名聲廉來蒞茲。邑初束裝赴選。卽爲文告諸神。誓不以一錢自累。及得是邑。人或爲扼腕。公獨奮曰。非此無以別利器也。由是爲之四年。剗奸剔弊。百務釐然。民懷其惠。族人懾其威士。大夫誦其廉明。上憲稱其才。而同官服其暇。以整信所謂才德出群。有丰采可畏愛者也。客歲冬十有一月。爲公六秩嶽辰。其百姓躋堂而祝曰。公超擢在卽。恐不能久。專其澤。猶願公入朝。出爲畿輔監司也。實吾儕小人之慶。其人士引古而祝曰。昔龔遂治吾渤海濱。池赤子慶更生。竟以循良奏最。公今日者將無同其所親知者。又援時事而祝曰。公生平交最善。今掌科彭公其人。其地其清政亦復大相類。彭公旣用是膺特眷。而公猶勞勞茲土也。必不其然於時穗未獲進。酒至公車南來。始誦其言。而歎因稱觴以復於公。曰諸君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三

爲公壽皆不過誦公壽民云爾也壽國云爾也而於公之
所以壽其身者槩之乎其未之窺也曩者聞諸先君子有
言曰老子虛其心實其腹二語足蔽萬卷丹經寡思慮以
息心火之謂虛節嗜慾以養腎水之謂實稊嘗識而繹之
以爲卽與太公敬勝怠義勝欲之旨何以異今公勤勞王
事出入戴星已復就臥所酣寢如常或拈韻爲詩又手便
成此非敬勝而心之虛者能然乎公嚴氣正性莅任四載
不攜眷屬不置媵妾一切聲色悉屏絕嘗禁僂佻入境上
官聞而駭曰何靜海之清苦一至於此非義勝而腹之實
者能然乎益公與先君子爲五十年石交其道無顯晦如
一轍而去邑西四十里許猶有以子牙名里者實我太公
隱居東海之遺蹟在焉故以先君子之空言証以公之行
事而無一不合其必享太公之年又可從而知已語有之
道之精以爲一身出其餘緒以爲天下諸君但期公以壽
民壽國而豈知其皆自心腎敬義中來哉公爲點額加爵
曰二三子稊之言是也於是悉次其語以附於諸君之後
一起絕似畫意至虛實敬義等語精言堪作子書讀可
謂老莊之外別有天地

李漁村先生

壽吳柱國邑侯序

代

丘嘉穗

自古循良之吏能移風易俗而使人遠罪遷善以臻於至
治者豈平尚已然揆厥所由大率皆久任之法行或所歷
必三考不且賜金贈秩長子孫於其中甚則賢與賢相繼
爲理如杜母之代召父俾其民始而習之繼而使之遵之
久而漸安之至於涵濡數十年之渙然後教化洽禮讓興
而躋堂稱兄之誦聲由此而作未有若後世之傳舍其官
攝符蒞事會不數月而能入人之深移人之速者也迺至
許昌柱國吳侯而獨有異焉侯之令永定也方下車而輿
人之口碑已載道矣曰是真能以伊洛之學自勵其身者
耶余嘗聞諸薦紳間輒心焉異之以爲侯何所施設而能
入人之深至於如此旣而政聲流播吾閩督撫司長所推
爲治行第一者無不屈指先侯而特有攝上杭之轍也未
下車而輿人之口碑又已載道矣曰是嘗爲永定以賢能
聞土官而吾邑之人獨何修而幸見惠耶余尤聞而心異
之以謂侯復安所動其信於前慰其望於後而能移人之
速一至於此會十有二月之六日爲侯撤降佳辰杭人士
將謀晉一觴而介余同門友羅但畱書來以純嘏之文爲
請且述其通邑公詞曰我侯爲人惻惻無華以誠遇物清
而不激和而不流其心仁以恕其操廉以貞其政簡以肅

自其宰永定時士民已親而戴焉北來吾杭十萬戶聞風
歡迎境上山川草木皆有喜色甫治事卽念邑故多文學
士篤意作興選其文躬自課督獎賞有加士爭濯磨以應
時時躬清靜以爲理務釋一切煩苛與民休息或引三老
和顏問疾苦並質諸大夫士謀所以佐百姓之急而登之
祗席者無虛日訟牒一陳朝至夕令不事勾攝率令親族
爲調至坐堂皇與之訊反覆訓誡唯恐或傷間有抵辜必
相對咨嗟靡不瞿然頓化賦輸於帑手未嘗啟封凡餽廩
所餘金矢所入悉捐之爲地方建永利身不私官下一錢
署不取民間一物雖屠沽菜傭皆德之蓋侯修潔通敏精
經術而溫淳有蘊藉聆其訓者如飲甘露覩其容者如親
慶雲登其門者如對春風之披拂遊其宇者如曝冬日之
和煦故視篆未幾而士習民風翕然爲之丕變其他善政
日新而月異者又難更僕數也敢藉公一言以爲侯壽余
然後作而歎曰有是哉侯之所以治邑與邑人士之愛戴
於侯者皆自古循吏歲計之而不足而侯顧以三數月間
坐致其效乎宜其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至於斯極也觀
於杭而永可知已矣昔子與氏嘗推論仁言之入人不如
仁聲而伊川亦言嘗見明道先生所在臨政上下響應及
至人衆則成風成風則有所感動天地間一風以動之而

已夫民之情固未有感之而不應唱之而不和者况侯躬
行正學又以仁心仁聞而被之實政卽異時入秉鈞輔出
建牙幢俾德教風行海內以奠蒼生而延國祚無不可於
此焉卜之而豈但謂其一身云爾哉攬揆之日寄語維年
兄暨杭之諸君子試理余言以侑侯加爵知侯於九百里
外當爲我陶然一醉也

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屠沽菜傭悉致德言樂矣樂矣可
謂善頌善禱者也

李文木

壽羅燦士七十序

丘嘉穗

先君子讀書鑽言鉅礪名行嘗以易學教授生徒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口傳指畫厥有淵源從遊之士得其解者往往占一經以名於時若同里燦士羅先生尤稱翹楚云其年十六七受先君子負劍之教曰猶子如有聞也其必以羅君爲師於是執經數載習其餘風緒言如聞庭訓壯而儼於庠舉於鄉皆得諸先生所提命者爲多二十年來先君子墓草已陳流風浸微而先生猶能以巨人長德爲鄉里所矜式巋然如魯靈光之獨存也今歲流火之月先生七十初度同門諸友相與酌旨酒治脩脯以上壽於先生而推某爲侑爵之辭某竊觀先生生平經術通明文章爾雅少年試郡縣兩冠童子軍竟不得一補青衿退而開門講授學徒雲集洗心讀易輯著彙纂一書日俯仰於天時人事消長存亡之理抱膝長吟迢然不知老之將至則某今日之爲先生壽也誠無有出於易者矣在易需之初九曰需于郊利用恒無咎先生當國朝定鼎之初負乾健之才可以上進而終不能進者坎在前也然卒未嘗用是怨尤而力學汲古之志益堅身雖隱退文名籍籍郡邑間又非特無咎而已請以是爲先生壽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先生晚年絕意進取手不釋卷自經籍以外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五

諸子百家靡不涉獵時與高人勝士徜徉山水一寄其意於詩筒酒盞之間雖簞瓢屢空亦曠然不以爲意非履道之幽人不能也請以是爲先生壽夫先生之於易廣矣大矣而其獨舉此二爻以壽先生者亦以處先生之時當先生之位有先生之才與德觀其象玩其占知先生之必有以自信也吾鄙之君子相與瞻拜先生之庭而溯其生平之遇於旅酬卒爵之餘而深思夫需郊履道貞吉無咎之旨其能無當費而嘆慨然於吾言矣乎或者曰先生固今日人文之碩果也其將有得與之象歟某則以爲學易之道將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也命之居大位與命之享大年其道一而已矣苟其得是道者潛而勿用非所屈利見而見於田非所伸其於先生之得與不得與也復何較焉故於其生辰爲壽也姑誦其所聞於先生者還以質之先生先生其當有以教我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序

五

談易鑿鑿大有輔嗣風味而逸氣則十倍曹丕矣

李麗生

祝壽文字用易意便深永

李伯猷先生

賀梁母霍太君六十序 代高憲副作 丘嘉穗

人士膺一命綰半綸至不得已違親官數千里外每不能無望雲陟岵之思然使其官於斯土也實能爲民捍災弭患施有功德以漸漬於人心則人必相與感而戴之感戴之不已又群從而歌誦之至歌誦不足以盡其意於是祝其人而并祝其人之所自生以爲非是母不生是子此又尊尊親親之恒情不能以自己而賢勞之吏所藉以伸其萬里之孝養者也詩有之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蓋其明徵云吾邑河倅梁侯之母夫人霍太君以今歲七夕後五日稱六十懸悅之觴都人士先期徵言於余謀所以爲太君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壽者而侯又自以太君遠在南海數千里外而方効一職於東海之濱旣不可御母而北卽一庖上壽亦無由與諸昆承歡膝下徘徊河署若有不能釋然於懷者余因誦韓昌黎語謂侯在側雖無離憂太君心不樂也侯在官雖有離憂太君心甚樂也蓋吾邑西南四十八鄉窪而濱河群流交會近復開新河於廣福樓堤畔愈繁富夏秋水漲卽畢力修築而田禾廬舍終不能盡免於衝決者豈真督率之弗力實以新舊兩河隄長而工多倍於大城西畔而所謂三角洶一帶我堵而塞之彼且掘而通之浸浸乎有以鄰國爲壑之勢自侯之來二載於茲日率淺夫隨時巡警

圯者修缺者補太君雖家居每馳書誡侯必清必勤必儉飭身臨事毋玷聲名而侯奉母訓唯謹先勞不倦爲之愈力人皆趨事恐後河使者許公時菴嗟嘆以爲賢揆厥所由翳惟太君之教是賴况余聞太君歸封翁時姑垂白在堂太君事之得其權心雖有丈夫子四人每以就太君膳爲樂又亟助封翁塋其三世未塋之喪里稱賢孝性復不嫉妬嘗爲封翁納側室鄧孺人先後七男二女均愛無私有鳴鳩平一之德封翁捐館太君兄弟事庶母愈加愛敬不衰其持家常以勤儉自將侯以謁選往來南北不以纖毫關其慮蓋內行醇備又如此昔明道程子嘗主簿上元均田賦興水利至今祠學宮天下無不知其母侯夫人之賢繼自今願侯勤勞王事捍災弭患益以大賢爲師法固知太君之壽如川之方至而所以顯揚其親如程母者正未有艾也侯又何歉焉余故述詩人壽母之義製錦勒詞俾侯遣使而致之太君想太君於七千里外當爲我陶然盡康爵也而侯望雲陟岵之思亦或藉此而少伸矣夫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閩上杭

丘

嘉禾

實亭

記

男

紫芝

紫岳校

孫

繼

記

重修永壽縣學碑記

代

廣壽故有學起宋元迄明迭廢迭興經數徙不可攷逮

國朝康熙已酉南州張令焜改築新邑遷入城東北隅者
又幾四十年所中間三韓祝令鍾傑稍因其舊而一葺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一

曾不旋踵而門廡傾頽環垣盡圯蔓草荒烟瞻拜無地過
而覽者未嘗不徘徊三歎歲壬午晚園盧公涖茲土甫下
車謁廟輒慨然以修復為已任會陰雨連月未遑興作其
明年乃捐俸鳩工斬材陶甃墮者修缺者補自享殿而下
兩廡兩祠戟門繚牆嚴嚴翼翼煥焉改觀役不妨農財不
科里無廢前賢無惰後學工既訖功諸生大會明倫堂食
拜手請公曰願有記公乃顧其屬以記因復朝其諸生而
申儆之曰於戲多士我國家學宮之建豈徒惟利祿是
誘云爾哉固將以倡邑之為士者先百姓而明人倫也遠
不具述今且錯舉幽風七月之什為多士繹之婦子入室

春酒介眉父子之恩何深也果酒以供老疾瓜瓞以食農

夫長幼之序何隆也備裘袞獻羔豢而田畯至喜何其篤

於君臣之義也及公子同歸男舉趾於外女執筐於內何

其謹於夫婦之別也以至饁南畝執宮功饗朋酒稱兕觥

獻羔祭非皆有同井親睦之風則其於朋友之交豈復慮

其不足於信也者嗟夫古之幽民猶未知學且薄西戎而

考其風教已能於男耕婦織場圃狩獵中卓卓明於人倫

之道如此此周公所為亟陳王業之本以警其君而我夫

子刪詩必舉而附諸變風之末者亦其疇昔夢見之深心

也歟世衰道喪人倫不明氣習深鋼學問無權所見吾黨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二

讀書士進進博極典墳高談性命而一核其人於君臣父
子夫婦友昆之間乃反不逮幽民遠甚而與日用不知之
百姓無少異者其寧可以無媿惟我永壽於古為西幽正
詩所謂度其夕陽幽居允荒之域濟濟多士幸而生於周
之舊京為周京之譽髦楨幹儻誦七月之章慨然念及於
昔何以倫叙而幽盛今何以倫數而幽衰昔之幽民何以
不學而自入於明倫之域今之幽士何以既學而猶出於
明倫之外庸得不慨然悔惕然悟以共勉為明倫之君子
而為百姓倡乎哉不此之媿而姑為記誦詞章之學以媒
利祿否則過高不實妄認識神以逃於釋氏本心之教而

至問之以人倫則皆惻乎其不能辯悍乎其不復顧也是古幽民之所不齒也是不深繹乎七月之詩者也是何怪今之百姓終得紛紛而議其後也豈惟大員朝廷建學明倫之意而余亦將有不復夢見之歎焉矣不識多士其亦以余言爲然乎否諸生咸悚然復起再拜曰謹受教而某亦避席加額退而承命叙次歲月並述公之教言以爲記云公名化字鯤浪近拜御賜詩字取號嶺園康熙壬子舉於鄉初授江南繁昌知縣再補茲邑閩之永定人詞義嚴重引幽風尤爲親切李伯猷先生

蔣公塔碑記

丘嘉穗

出杭南門舟行六七里兩岸林木參錯相望有山橫當其垠爲摧水隄障者曰龍翔循龍翔而上巋然數仞盤迴峭絕亘接霄漢形拓勢積靈秀出沒者蔣公塔也蔣公始至以杭人士僻處萬山間名勝所在都有而登甲乙科者曾無幾人心甚憂之一日省方出郊得所謂龍翔者輒顧而嘆曰此杭地之勝槩也其可使湮沒荒墟中而與培塿爲伍耶越明年政通人和邑以無事乃卽其地建塔七層以爲學宮文筆材用人半出捐俸而杭之士亦率其私錢若干以助蓋上無修費民不告勞云公嘗于政事之暇登塔而望東臨馬鞍山疊巘連岡迢遞而下西接掛袍石壁巍然與天浮南俯玉笏數峰林如穹而石如秀北則紫金七峰諸山晴峇含青黛色擁翠朝暮萬變爭露奇狀他若溪水之縈折澄碧涵虛有以清人之目樵歌出林前唱後和掉聲上下晝夜不絕有以悅人之耳雲霞縹緲烟火蒼茫城闕風華參差隱見如將見之有以動人之遐思皆不待指呼而四面之奇已無不廻巧獻技以效其靈于茲塔之下矣而予竊有感焉方塔之未建也草莽荆榛荒蕪不治牛羊得以爲圍固狐虺得以爲窠白叒叒數百年間誰復有過而問焉者一自我公爲之經理千載之秘一旦軒

露驛人墨客往往低徊留之不能去而山水之蒼秀而潔
洞者亦遂若頓爲改觀而增其靈異豈非天作地生以俟
父母羣民之君子而開千百世之偉觀者歟故是塔無武
彝九曲之溪而杭川三招蟠繞其下非桃源仙境而雞犬
桑麻桃花流水左右映帶髣髴似之其奇峭不及赤城鴈
宕什一而層巒疊嶂四顧迴合隱然如大環公不以塔而
重而塔實以公而傳信乎昔人之言地雖勝得人焉以效
之則山若增而高壑若濬而深者也雖然公豈徒爲遊觀
計哉公之淮杭也雅愛民尤稱好士旣嘗修學校嚴課試
而復及于是役其所以爲杭人計者遠且周杭之士有引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五

領而望斯塔者當益思砥礪題名其上以仰副我公作人
之至意毋徒戀山水登臨之美而使公懷始至之憂也其
亦庶矣夫

嶽崎亮爽定可單行 黎婉曾先生

曲折澹蕩綽有蘇長公筆意 陳介石先生

總制趙公功德書院碑記

丘嘉穗

我朝受命七十餘載文德誕敷武功遐暢薄海內外悉臣
悉庭郡邑之建玉帛職貢之輸參錯繹絡靡遠弗召蓋自
古版圖之式廓未有若是其盛者會以卯辰之交逆藩變
起粵界嶺南聲教阻絕東接甌閩西連滇楚孽臣奸隸呼
號響應而八排黎人亦時嘯聚其間雖經王師克復三數
封疆大臣勦而撫之而未有以定也乃者 聖天子慨然
深念旣特擢勇畧將軍趙忠襄公平定西南復以公子今
總制天翁先生提督浙江父子宣力並建大勳以視李西
平之有勲曹武惠之有璋殆有過之無不及焉歲癸未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六

天子復念嶺表餘孽乍經革面非宿望世臣德威並著有
丰采可畏愛者不足爲彈壓於是特敕調先生提督粵軍
至則清保甲增塘汛稽察奸宄偵探不遺又檄水師造哨
船沿江海上下晝夜巡緝旌旗壁壘爲之一新時有礮寇
牛牯都等聚衆惠潮山谷間出沒爲患經數年弗格先生
立召諸將授以方略出奇制勝不日成擒因宥其脇從而
誅其尤無良者十數人至今山行海宿雞犬不驚先是粵
東兵餉四季文放盈絀不時軍士張口待哺至揭債罄產
以償弗能足先生爲定軍制飭各營按月給之士飽馬騰
部伍歡呼遂著爲令其他軍政恤兵愛民多此類蓋先生

兄弟一稟忠襄公家學湛深經術而溫恭有蘊藉故視粵軍僅四年而能化馳若神不怒而威已如此當是時先生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自提督擢爲兩廣總制啓行之日闔郡軍民揚赤幟而導前驅者數百里不絕今惠陽雖猶在部內日沾新化而人士終懷其舊德作爲書院奉祿位以祝千秋者亦猶前日感誦之思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惟先生當之矣若夫先生鎖鑰兩粵以訐謖碩畫奠東南半壁如金湯及其父子兄弟文武忠孝爲 國家勘大亂定太平貴名耀乎日月盛業光乎天壤後自有史官書之以與唐之西平宋之武惠匹休千古余固可畧而弗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七

論云先生名弘燦字天英陝之寧夏人

亦卓兄重修先墓立祭田碑記

丘嘉穗

族兄亦卓翁以六十老人不遠數千里歸而葺其先塋並置祭田一區以遺其守塚之人而告於嘉穗曰昔我先人十三世祖諱瑯者自下都之慈草坪遷居於中都寨子下數世爲後嗣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喪亂多故叔祖敬字公東徙福清而先考朝史公亦挈家出居西江於是先人之田廬丘隴漸就荒蕪而子姓之匪類者又竊取墳地而售之他姓矣嗟乎數十年來家門不造東西播遷山川遼廓故土靡依卽墓門一片石且岌岌不能自保而於祭掃乎何有誰實爲之而使數世血食竟同若敖之鬼耶丙子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八

某歸自豫章徘徊隧道宿草荆榛抔土傾圯墓碣剝落者過半用是日夜推心引領雪涕自高曾而下改而卜塋鳩工完葺者幾一年而始告成又爲置祭田二畝授之外甥姪饒暢遠昆季以爲奉祀香火資噫嘻其可悲也今某且行矣念諸孫中止有某一人尚能往來經理而某又年踰六旬危若朝露不以此時勒石表識俾守塚者有所循而勿替恐異時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里子若孫雖欲訪先世且荒忽無所考歲時伏臘疇復傷其零落而爲奠一盂麥飯者幸假子一言爲我書而記焉余喟然曰諾哉昔柳子厚左遷柳州去河東遠嘗貽書許京兆痛先墓在城南無

異子弟爲主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
戾每遇寒食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
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輒以首頓地
北向長號余嘗讀其言而悲之今吾伯兄瞻懷舊都追念
先緒重趼三千里捐衣削食經歲踰時而爲此久遠之計
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如是其無窮也過柳子所云遠矣予
故次其言而爲之記使後之人體其仁孝之思世守而弗
失而凡爲琚公之子孫者幸歸而訪其先墓其尚以匪類
之驚墳者爲戒而以伯兄之存祀者爲法焉則亦庶乎不
失柳子之義哉亦卓名某子男一人某孫二人某某今家
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之某鄉余娶於饒丈母丘氏實亦卓
同胞姊也以故紀其事尤悉云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九

寫出一段眷眷不忍睽違情狀線而曲如往如復噫何
筆端一時淒風苦雨俱集使人難爲懷也

陸義山夫子

夢遊紫金山記寄黎槐曾大叅先生 丘嘉穗

山水在天地間寂然而靜冷然而清無一切聲色臭味足
爲娛而泳游其中者恒樂之終其身不厭豈其出於所性
而然耶抑自有宿昔之緣不可知耶吾邑三十里之北有
山巍然如屏嶂者曰紫金山舊產黃金白石爲神仙奧區
少時讀家克九屏石兩先生記亟欲往遊焉而未能也比
年漸長試於郡每取道其下輒徘徊不能去而天時人事
又往往禁而阻之曾不得乘輿而登眺焉因竊自念穗嘗
自問如燕道塗所經數千里名山大川靡所不遊歷而窮
其勝槩而紫金山近在衣帶間獨以未得造觀爲憾寧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十

爲之怪歎已已春入郡長汀黎槐曾先生始約登茲山是
夜遂夢先生載酒從之遊其間巉壑奇峭水石清幽類平
時所熟識者而先生亦緩步絮語爲余誦寧化李元仲先
生之詩甚詳嗟夫以余二十年所願遊而不得一至此處
者而乃遇之於夢中又幸得從先生之後以爲出於所性
而其艱已若此以爲非有宿昔之緣何爲其遂見夢也亦
足異矣晉羊叔子遊峴山語其屬鄒湛曰賢達登此多矣
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
若湛輩乃如公言耳其後峴山與鄒湛之名卒皆以公而
著今先生令聞令望不減羊公而紫金山之勝亦足與峴

山爲比卽穗浮沉間巷所學無成猶願追隨其間吐片言
半辭以托名於千萬世如鄒湛者可也先生其爲我成之
乎故敢紀夢中之遊以爲先生勸駕

文情頓挫抑揚步步存留顧惜不必登山而路轉峰迴
已在几席之上矣

黎曉曾先生

北闕遇蜂記

丘嘉穗

余以丁卯入北雍秋闈畱試都下初詣號舍將釘簾偃息
旋視屋脊有纍然懸梁間者蜂房也群蜂見人輒蠢動往
來雜遝噴有煩聲已稍定同舍生有基余撲滅者余笑曰
母恐凡物不能傷入我以無心遇之彼亦以無心置之獨
患自取耳苟無以取之雖毒如蝱螋猛如虎狼皆可狎而
馴也何患焉於是闕布帷一角恣出入不問一切起居飲
食捉膝挑燈皆安之若故如是兩晝夜卒無事中場遇山
陰友人爲余言昨有同里金生者鎖院遇蜂房才入舍卽
命監軍撲滅之翼日方展卷凝思猝有蜂入帷蘊其鼻甚
急皇遽間努力追逐不意竟自裂其卷矣余聞而太息因
舉余前場事以告且語之故山陰友人瞿然曰善哉君之
處斯蜂也其在郭有道陳太丘明道先生之間乎余遜避
不敢當退而思其言真有足以助余者乃爲之記康熙二
十有六年八月十三日燈下書此

此事在儒者爲物各付物之一道在道家則入感應篇
矣李伯樸先生

延綠齋記

丘嘉穗

雲中裴亮公年兄得屋後隙地築別業臨池上碧水淩洞
澄徹如鏡槐柳蕭疎蒼寒互映吾師鍾靜海先生因名之
曰延綠蓋取裴晉公晚開綠野之義裴君忻然善之而屬
余以記余竊觀君爲人慷慨負志畧每與余抵掌談天下
事雄姿英發溢於眉宇聲琅琅如出谷鐘正詩人所謂簪
力方剛經營四方之日而遽慕晉公之晚節以爲高逸毋
乃計之太蚤卽其尊人溫州公方以循良出爲二千石惠
政廉聲譽滿甌越旦晚將以龔黃最績膺不次之擢而顧
欲效午橋故事引年高臥亦且非其時矣然而君樂以是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名其齋且亟索余文爲之記若諄諄惟恐不得一當者此
果何說耶昔李西平之子愿當晉公討淮蔡時爲寧武節
度使破李師道兵與其弟愬等並有功及其歸盤谷也
韓昌黎送之以序乃述其薄富貴樂貧賤之言而壯之隱
然如贈一寒士者豈故爲是矯激不近情之論以相矜尚
實以士大夫必先有不汲汲於功名之念而後可以出而
建功名而亦所以善全其功名也其與晉公晚開綠野之
意何以異今君以從龍子弟諳練國體時務而又淵源家
學有世傳治譜需次卽當得別駕以展其偉抱而猶玩心
高明奇意游息悠然退託於綠野之後至且時時以此形

之歌詩吾知其志識之所存者遠矣况君復有丈夫子三
皆巍然露頭角日延名師課詩禮於其中計異時侍溫州
公宦成歸里而三子亦當發聞於時然後君得以優游池
館飲酒賦詩闌干橋之故莊序天倫之勝會則其父子祖
孫間所以延晉公之世澤於弗替者正復有遠勝盤谷者
在也余雖不逮昌黎遠甚尚能爲君援筆而歌焉旣以其
言質靜海退而述之以爲記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東山樓記

丘嘉穗

余弱冠爲諸生築一室東山上窮年攻苦乾乾不少休一切人事絕弗復爲通以是時家務輕閒偃仰嘯歌致足樂也乙丑冬由薦拔入三雍南北往還應酬雜遘弟國瑞輩相繼讀書其中每歲時循省一再過山堂已邈如傳舍不可以久留矣又六年庚午應公車之役再入長安春榜被放羈愁萬里風塵寥落雲樹荒涼迴念曩時螢窗雪案青燈黃卷之樂杳然不能以一至輒爲自惜者久之今年秋南歸無事三徑就荒菊松如故因命工取所謂東山草堂者改建樓三楹小齋幽廠大率如舊而高廣倍之將復以是爲藏修息游之地焉弟輩以余向皆有記今當落成之初烏可無一言於是呼而告之曰若亦知生人讀書之歲月爲不可多得者乎方余之築室于斯也朝吟夕咏日有所得視古今書不數年可了已而奔走名場浮沉連蹇東西南北強半道塗雖欲避煩勞逃空寂以自放於文宇之場而事輒牽而制之然後嘆盛年之易邁力學之難期而後生之有書而不讀者爲可惜也今若等年雖富力雖強自十五而上三十而下其間從容吟嘯之日亦復幾何不以此時早自策勵至令壯盛智慧倏忽消磨而又若余之爲浮名所繫也雖發憤其何及之有繼自今坐斯樓者其

尚刻自振拔篤乃志勦乃力去乃驕心厲乃惰氣而余亦方思纂述續成舊著以終往時讀書草堂之願庶幾哉斯樓之作爲不徒也夫既以語諸弟遂述其言以爲記

遊玉笏峰記

丘嘉穗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八日金風氣爽玉露秋深余偕諸同人携筇載酒相與指玉笏峰而遊焉峰在三元嶺側從半山亭踰嶺而右蒼岩碧洞環繞佛寺門之左有泉屈折伏見導爲蛇行勢到石池中冷冷作琴筑聲比入門周行廊廡下覺寺后岩石欲墜樹影泉香大與秋光相映已復繞寺後由石門入忽得一洞豁然開朗仰視巒巒之迴複俯覽林壑之清幽已令人浩然絕去塵世間想矣復由故道循嶺而下山漸深壁漸異草木泉石漸幽以爲必有佳境行不百餘步果轉出數峰嶽奇磊落望之如四岳羣后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七

相與執笏而立于虞廷之上其得名玉笏以此中間一二石筍尤高出羣峰表上無土壤而嘉花美卉叢生如畫于時卽欲陟其巔一覽之時僧爲余言是峰可望而不可攀四時落英繽紛惟猿鳥得而窺之蓋未嘗不嘆爲奇絕也寺卽在石筍下泉聲汨汨循除琅琅可聽登其臺倚欄遙矚則山之高溪之流雲之浮風帆之上下城郭之參差舉歷歷如指諸掌焉更由堂北而上倚長松臥惟石徘徊縱觀忽入桃花林中仰視陰壑兩傍石壁對峙有蹊介然如神工闢痕天光入隙廣不盈尺又其上碧樹垂芳蓋之幾不可以展望攀援而登祇覺陰風靈氣襲人衣襟間余爲

冷然者久之及至洞窮徑出別有天日乃得一岩岩不甚高石覆如廊大可逕丈下臨千仞稍失足輒墜已而心懼欲還過前陰壑好事者投以石作砲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又相率緣崖而下山壁夾立石氣皆青樹若錯繡鳥語遙從隙中來其路徑陰翳大率如前而曠遠過之一境之間蓋得一線天者二焉信奇觀哉回寺中復散步山麓過小橋俯視百丈際其深殆不可測聞春夏間雨漲飛泉瀉峽白光如練不減匡廬瀑布自縣南掉舟而來者宜以此爲遊事之始當是時日暮矣舒望江村北岸林木參錯一帶綠烟紅霧瀾漫數十里所至返平臺會飲又值峰頭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六

月出幽光射人山下漁燈市火乍明乍滅遂相與把酒長吟欣然爲物外笑樂酒半酣予爲言于衆曰柳州有言美不自美待人而彰豈不信哉蘭亭赤壁想佳境亦自無多卒賴蘇王二公之作以傳而此山幽奇萬狀寥寥數百年間曾未有過而問焉者君子以是歎山川顯晦之有時而賢豪之不世出爲可恥也僉曰然請書所作以告來者柳州云遊之適有二奧如也曠如也然二者兼之爲難與而有曠致斯記已擅其勝末段議論亦大似柳州

石先生

遊鼓山記

丘嘉穗

余聞鼓山之勝久矣年來作客三山數欲一至其處輒爲
同人所阻竟不果今年春與諸年友同事會城風訂名山
之約復遭春雨連月不開願莫之遂居無幾何天清日朗
啼鳥報晴余乃出告諸年友曰今可以出而遊矣諸年友
亦皆欣然欲往遂相率出郭東行一路桃李芳華間以籬
落可以娛遊人之目漁歌樵唱時與山村雞犬相響答可
以悅遊人之耳旭日初昇春風披拂天地之氣冲融和粹
可以適遊人之體而快其心行二十里許卽抵山麓兩旁
有古刹名園可供遊玩中構亭橋左右古榕數株垂芳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九

之溪水皆生淺碧色由溪側取道而上夾道長松以萬數
石磴歷歷可六七里每里許輒建一亭因各爲畱憩者久
之乃至山門門以左溪水鏘鏘作琴筑聲回視下方風帆
浪舶出沒隱見皆渺渺可指數旋入寺中見殿閣壯麗無
比有古松百疊繞之每當天風忽至四山皆響如聽大海
波濤木魚鐘鼓爲之失聲踰嶺而左下石磴三十餘級爲
靈源洞洞中架石爲橋橋下絕壁對峙蹊澗介然而水已
盡涸至巖下始聞水聲潺潺世傳以爲晏公說法於此惡
水聲喧雜喝令西流其事荒唐無稽余未信之從洞口折
而東一往壁皆峭立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曰湧泉亭泉

山石際莫窮其源下注石池中琅琅可聽勺而飲之香味
甘冽倍常出亭畔二十餘步夾石爲門可依而入層崖曲
徑大都如前而高曠過之又二十餘步得臨滄亭疑卽朱
子所謂水雲亭者亭廢已久而故趾猶存憑高遠眺群山
赴海萬派朝東烟雲起伏朝暮百變殆不可狀自靈源洞
至此石壁上多宋元以來遊人題識歲久爲苔蘚所蝕強
半凋零磨滅不可復讀其間名賢盛跡最著者惟孫莘老
蔡君謨蘇才翁李伯紀趙子直朱文公真西山數人而已
已復繞亭後奮力登劣崩峰絕頂頂上亂石離立磊落相
望朱子曾爲趙侍郎刻天風海濤之四字於大石間以識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十

之徘徊四顧空曠無前東有大海烟波浩渺茫無際崖疏
球日本臺灣諸國依稀見之西有無諸城烟火萬家錯處
雲水間望之若兒戲瓦屋然其南與北則疊嶂層巒逶迤
懸峙髮髯百千螺髻疊疊出自天外者洵天下之奇觀也
遂自峰南下復還寺中僧又導之踰嶺探達磨洞洞中石
覆爲巖隱隱有水珠滴下有九曲石玲瓏欹空出入其
間者如觀武侯八陣焉惜巖徑荒僻探奇者鮮及之耳越
明日循故道下山而歸同遊者五人陳常丹熊申伯丕巍
殷族弟亦平皆同年而余則東山居士丘秀瑞也時康熙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二十三日記

讀書齋記

丘嘉穗

東山之隈有草廬焉坐僅容膝架僅貯書戶牖僅蔽風雨蓋余向所棲遲焉而嘯歌其中者也康熙丙寅歲會余將有京師之行而余弟國瑞取而居之乃更名其齋曰讀書以請記余因勗之曰天下之至樂孰有如讀書者哉當其展卷而相對也聚百代之人材於一堂而師之友之以道德爲膏腴以文章爲錦繡焚香默坐足以備禮抱膝長吟足以當樂無山水也而境自奇無聲色也而情自娛無君相之權也而予奪自我雖復偃仰一室矻矻窮年而其流覽之情已不啻遊八荒而閱千古矣又况體之身而爲言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行推之世而爲事功其所取資於簡編者豈淺鮮哉然天下讀書之人不可勝數而求其好學深思克負大業者卒不少概見何耶一曰志之不堅也學莫先於立志志既立矣而後能專其心以求之勤其力以赴之未有因循不振苟延歲月而可以探古人之精義者二曰才之不敏也經典之旨微而難知子史之文博而寡要自非具聰明卓絕之才烏能究其精深之故而窮其廣大之原乎三曰境遇之爲累也人生數十年中日月幾何不辛復處窮迫之境而衣食累之憂病累之人事應酬又累之雖欲優游諷咏以圖卒業其道幾由矣陸夫世之讀書者常患不克奮其

志有其志矣或其才不足用有其志有其才矣則又困於境遇之窮而卒無所用其力也不亦深可惜歟今吾弟當年富力強之日志既不甘同於衆才非遠不逮於人而又藉祖父之餘蔭不以境遇累其心是舉他人之所不可必得者而吾弟兼而有之其於讀書之樂也何有昔人有言壯盛智慧殊不再來繼自今以往吾弟其坐臥齋中及時加勉以自樹立俟余他日歸來酌酒東山之下聽其言而知其有用攷其行而知其有爲使爾大人親見其事功之成焉則書之所以爲益於人者其可量乎哉國瑞再拜曰謹受教遂書而記諸屋壁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身親閱歷所言皆親切有味凡爲學者各宜書紳不當僅書丘氏之屋壁也

黎槐曾先生

杜詩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秀瑞殆將晨鐘學者歟何其言之警而切也

陳介石先生

賜書樓畫記

丘嘉穗

康熙二十有一年歲在壬戌暮春之初家大人從三山會城歸會於福市陳書中購圖書數十帙復得名畫一卷卷共十四幅每幅係以詩廣不盈尺悉用金箋絹素爲體有題記印識知爲搢紳家賜書樓藏畫而出於區亦軫之手摸觀其所狀日月風雲山川人物之屬率皆蕭疎簡遠妙在筆墨之外信非工於畫者不能其一畫牛山中慶雲繚繞而紅日現於其間山前石溪歷亂溪樹參錯相望一老人携琴童立溪上仰視雲日之勝悠然若遐思曰雲臺捧日其二畫日落西山殘紅倒映天際遠岫數層若隱若見山前橫一溪溪雲亂起村樹人家半在翠微杳靄中曰鷓鴣返照其三畫一境甚異石山隆起山下烟樹蒼茫樓臺城郭參差隱見非復人間世也曰風門仙蹟其四畫江潭中波濤洶湧風雲雷雨交作石壁上草木爲之飄搖疑有神龍出沒其間而人莫之見者曰龍潭靈應其五畫一溪水甚清長橋橫亘如虹行旅從橋上過者四人中二人皆擔簦負篋一人肩傘尾其後前一杖者且行且卻迴顧後三人四望山光淡遠曰鼓樓濟渡其六畫大江東岸上下村落相望茅屋數椽皆在林木間依稀見之門前有洲渚各曬魚網時日已沉西壩上一漁父負網而歸隔江山色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近者含青遠者擁紫烟光返照絕可玩曰漁村夕照其七畫高山聳翠隱然如屏風環山麓市肆分別雲樹蒼涼溪水縈折崖石間東西各有橋曰暮山染嵐光行人累累渡橋畔曰山雨晴嵐其八畫五峰如指相連烟雲在下環繞往來僅露峰尖望之茫然若大海翻疑五峰爲海外神山曰五指凌雲其九畫一山寺長松點翠彌望朝露空濛遠近山光倍增奇秀院院若有鐘聲曰梵刹晨鐘其十畫兩岸石壁峭立上有碧樹蒙翳瀑布水從中瀉下匯爲清溪溪前雙松下人跌坐仰觀覺清冷襲衣潺湲盈耳令生平烟火氣都盡曰百丈飛泉其十一畫湖水空濶若啣遠山月落波心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遇秋風行水上其紋縈縈然蕩漾金波遂成兩片曰洞庭秋月其十二畫川原野渚蘆葦叢生秋雲閒淡暮色蒼然飛鴈數陣從空下宿瀟亦爲之驚鳴曰平沙落鴈其十三畫古寺藏松林中山下暮雲繚亂半繞松枝一老僧入山戴笠曳杖踽踽行青松下似聞鐘聲暗度雲外曰烟寺晚鐘其末幅畫冬景天色晦冥江水凍盡黑獨沙磧有孤舟一漁翁披笠垂釣兩岸山光朗朗照人舒望皆瓊林瑤樹曰江天暮雪夫畫雖工不過一枝藝之末猶能令人愛而傳傳而述也如此而況士君子寄志高深創經國之大業垂不朽之盛事其流風

餘韻足以感動千百世者可勝道哉而吾獨重有慨者方其藏於賜書樓中想搢紳先生解組歸來優游林下集子弟而授以圖書賓賓客而陳諸几案其一時牙籤錦軸金石古玩與此畫稱者皆足以供游息之樂可不謂盛焉會不數傳而轉徙人間大者淪於小者散逸無一爲其後嗣利者而於此畫乎何有豈果富貴無常一盛一衰而不可必耶抑亦祖父勤勞締造而其子若孫反以驕逸而失之耶余每覽是卷未嘗不感嘆隨之因援筆而爲之詞使知書畫小道猶有可觀而後之人觸乎目感乎心更當兢兢業業思所以守成之道無使祖父遺澤流落不振而爲他人之所惜是則家大人之志也夫詩若干首并錄如左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畫

昌黎畫記以刻畫長此記以議論長 黎魏會先生

天地萬物化工也凡摹寫人物者皆畫工也古今文章盡屬畫工而中有優劣之分者畫得似卽佳畫不似則拙也就畫中曲折傳神蓋文之絕到者 陳介石先生

攀轅圖記

丘嘉穗

此庚午之冬湖上汪掖蒼使君去吾杭時父老子弟數千人奔走攀轅而近時之王畫者又從而追摹其狀家傳而戶祝之者也公爲政廉明有威大要以得民心爲本於士則引翼教誨惟恐不及於民則休養生息如恐有傷於強弗友者則哀矜憐惻俾其改心易行以歸於正而後已踰年而聲教大行四境內外方且喁喁然爭自濯磨以不負公治而教之之至意而舊治懇荒之議忽下遽以左遷去杭之人傍徨太息如脫赤子於慈母之懷有不能以一日釋然者於是爲之壁碑爲之刻石爲之設櫃投錢去之日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美

又相率而餞於郊自朝抵暮越數百里不絕至於今事過跡留而猶相與繪爲圖以傳其美盛矣哉近世爲令者所僅見也夫自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隔而不通凡方岳大官以逮郡邑吏之行來則迎之而去則否以超擢去者則空城而送之而左遷者則例無有昔殷洪喬作豫章都餞者甚衆及廢泊江亭積日乃無復相覓者何德彥以吏部卽歸省傾朝相送其父叔度問曰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卽耳非爲何德彥也此晚近以來時事之常蓋不足怪公爾時以一邑令解組半載行李蕭然其清冷景况當與殷洪喬廢泊江亭時同其寥落非有吏部卽

噓枯吹生之勢可以傾動朝野者而吾杭人之戴之也乃至如此之切雖去今三載而猶傳其饒遜之圖交口讚嘆以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盛事則公之德澤移人之速而入人之深固可因此圖以想見而三代遺直之未泯有非晚近時事所得而拘者亦可觀於杭人而知之矣其樸遯微材辱公知愛最深竊自念將來亦有方州之寄文章吏治當以公爲師同與同志共覽是圖不勝祈慕輒私記其說如此云公諱曾垣號掖蒼浙之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任今補授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大尹

三載後猶傳其圖此真去思而非面諛矣後又謂文章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毛

吏治當以公爲師則寫出私淑意乃見記非無爲而作

陳集斯

丘園記

丘嘉穗

出邑西門循城南去復折而西烟樹迷離樓臺高迥望之超然而靈秀者丘園也先是家儀生兄遊郊外得隙地半臨溪上度可營別業卜吉鳩工以爲斯園園成而環視其中門有曲徑堂有深室前有臺榭後有苑囿旁植名卉數十本類足供游息之觀每當月夕花晨溪光明媚把酒臨風凝眸遠矚南對玉笏西接石潭東臨琴崗普陀諸名勝所謂造物自然之秘常不待指呼而自呈于几席之前洵足樂也爰命諸子嘯歌其間而徵余文以爲記余竊惟古今來山水園林之樂士大夫家類能好之而不知溺乎其間與游乎其外者蓋亦有得失之辨焉彼溺乎山水園林之樂者侈樓觀積花石畜歌童舞女而宴酣其中非不極一時之快曾幾何時而破瓦頽垣已無復爲其後人有者俯仰之間感慨係之如臨春結綺之屬是也若乃高人達士往往游心於山水園林之外凡花鳥魚蟲之變風雲月露之形日交接乎吾前而吾自出其胸懷與之流連而往復雖千載而下過其地者猶且嘆想其風流以爲不可及如元亮之三徑子美之草堂是也嗚呼以得若此以失若彼山水園林之樂豈易爲一二流俗人道哉今吾兄生長紛華之中而能不爲所溺舉杭人聲色裘馬諸嗜好皆一

切屏去而獨構斯園以供諸子講學之所俾得朝夕從善
師友游雖山水園林窮極偉麗適足爲文章進修之助吾
知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審矣獨愧余無似年來奔
走名場方役役而未有已卽欲假君之園一棲遲焉而不
可得遊覽之下其能無臨淵之羨也耶

關對山水別有神情故其言自超

陳介石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元

鷺山洞記

丘嘉穗

閩故多名山而仙人之所居者爲最勝其在興之仙遊曰
九鯉湖在漳之南靖曰鷺山洞二山幽奇萬狀皆九鯉真
人居之山以仙而名而仙尤以夢而神也顧余家江杭距
鯉湖千里而遙雖欲一至其處不可得獨所謂鷺山洞者
與吾郡接壤癸亥夏六月爰及同人數輩以求夢至焉是
山也雙峰聳峙偉然出於群嶽之表行者遠在數日卽可
遙瞻比至山麓臨茅屋過谿橋溯山而上可四五里許仰
視真人洞猶在天半山迴路轉抵巨門峰石溪歷亂水中
皆小石平布復有大石側立道旁如雄獅猛虎森然欲搏
人前有谷數丈其深殆不可測於是緣崖而上曲折層梯
皆松陰夾道不數武忽聞雞犬鈴鐸之聲始達真人所焉
傳者曰真人之來也蓋二百年於茲矣先是茲山有鄭公
者遊鯉湖神告以夢曰明年重九日吾遊鷺山與子再晤
公歸及期山下果有九人飄然而來公亟趨迎忽不見已
而有九鶴翔雲表止山巔公禮拜訖乃刻像爲立殿云繞
殿皆古木弗計歲月大者數圍高不知幾千尺環挹蒼翠
森然蔚然山雖西向斜陽不得入時余輩在盛夏中風拂
蟬鳴忽忽如八九月間真仙窟也余旣抵此仰而觀山俯
而聽泉坐臥竹樹雲石之下前臨金谿諸山水以及舟車

往來閩粵者瞰之渺然又皆可數髣髴畫圖中人物殿以左流水通茶竈下鏗鏗有聲又有巨谷數十丈僧治爲圓圃中有石池半畝環以梧竹植以菱荷池產蛙鳴聲震林谷間其上有瀑布水從懸崖傾瀉落池中夜靜雅蛙聲聽之若彈琴擊筑相唱和焉者越明日僧復導之上見雙峰高頂尚有雲氣起伏其下余乃躡屐而登披荆棘攀藤蘿壁愈奇而步愈艱偕行者裹足坐石上獨余數人奮力重登得至絕頂東臨滄海南望漳城數百里山川風景歷歷如指諸掌俯瞰向所坐石上者乃若一猿猴然其前一峰舊傳爲仙人採藥所斷崖千尺絕不可攀時余長嘯數聲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三

惟見猿鶴驚起而已噫凡人登一山歷一境而遊覽其間猶相與低徊爾之不忍去而况茲山境地勝絕又實爲仙人之舊館也歟若夫鯉湖佳勝余將從省試之日一假道償所願焉尚未晚也

金山紀遊

丘嘉穗

余少嗜佳山水聞東南名勝所在都有而金山最著登臨者相屬不絕已復得蘇杭人所刻金山圖縱觀益自喜蓋幾爲想像者久之歲甲子鄉人有還自京口者爲余抵掌談彼中勝槩今上南巡以是秋駐蹕茲山之巔書江天一覽四字畱寺中一時旌旗赫奕輝映江心輒復欣然神往恨不得爲扈從臣飛身游跳其上也繼乙丑丙寅間余以選拔起都渡江而北始獲覩所謂金山者亟欲呼童載酒向妙高峰頭一吐其胸中奇氣而行色匆匆風濤間作又無因而造觀焉嗟夫昔之人有畢婚嫁去而遊五岳者而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三

余結想茲山有年往來南北又近在眉睫而乃不得一其處以償夙願山靈有知豈不笑我忒甚哉今年夏五計偕南旋僑寓西津有日矣因與同人數輩駕扁舟而往其間高閣長廊壯麗無比石壁皆拔地數十丈江水四面迴流空曠如秋一切城市村墟帆檣上下悉逶迤在襟帶間而唐宋以來名人題咏甚多敕賜四字亦碑於絕頂之上然後向之十餘年間所區區願遊而不可必得者而皆得以盡攬其勝於瞬息之頃其亦與此山有勝緣也已雖然余亦可以觀止矣賞山水於山水之中者其爲山水也猶小賞山水於山水之外者其爲山水也斯大蓋宇內名山

大川不可勝窮惟胸中自具丘壑雖閉戶兀坐亦安往而非佳山水也宋宗少文愛遠遊慮名山難徧覩因訪其形圖之室謂當臥以遊之其亦不得已而然耳今余之於斯山也始而耳聞焉繼而目覩焉終而身親焉歷恍乎其有悟焉觸類而通引伸而長其胸中浩浩落落自別具一天地在即有他山水且無所用之何必假焉圖為臥遊哉時康熙三十年五月十三日閩人丘嘉穗記

文情絕類昌黎滕王閣記而點次金山勝狀尤覺摩詰詩中有畫 王師錫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山草堂文集卷四

閩上杭

丘嘉穗

實亭

門人

饒華元

弟

傳

傳

補門靖節先生傳

并序

余竊陶詩訖覽昭明太子所作先生傳多不得其

綱領而詞亦散漫無足觀因據先生詩并擬又

書僭為訂補非敢蔑視前人亦庶 父自 於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補文中子傳之意云爾若其評先 子詩 壯

子之序盡之矣

晉處士陶公諱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自號五柳先生潯陽之柴桑人其先自陶唐之後入殷封宋韋為陶氏漢初陶舍從高祖破代封愍侯陶青相景帝晉成帝時曾祖侃以忠勞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謚桓祖茂武昌太守有惠政父某案城太守史逸其名公少有高才博學善屬文脫穎不群任真自得好讀書不求甚解時開卷有會意輒欣然忘食或見林木陰翳禽聲上下亦復顧而樂之嘗以五六月高枕北窗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雖短

褐穿結算瓢屢空晏如也以家貧稍起爲州祭酒尋自免
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給遂抱痼疾江州刺史檀道濟
往候公勸之仕謝以志不及因饋梁肉亦麾去居久之貧
益甚親故皆怨惡爲長吏而公亦自以母老子幼欲藉絃
歌一席地爲三徑資始山爲鎮軍建威參軍銜命使建業
再至江陵既乃辟爲彭澤令彭澤頗江許距家僅百餘里
不以妻子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頗勤吏職不堪其擾而性
復剛直恐與世多忤因有悵然慷慨深婉平生之語時時
欲自免去職會聞武昌程氏妹許公欲奔喪而郡遣督郵
至吏白應以束帶見公乃慨然歎曰我豈 五十米折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還家賦歸

辭當事者

猶以著作即徵迄稱疾不赴自是宋王劉裕拓土開疆威
名日盛簒晉勢成恭帝拱手莫能制而公亦鬱鬱老病有
志不獲勢自以會祖晉世宰輔耻臣於宋終其身不復肯
仕矣公性閒靜少言不慕榮利而獨嗜酒親舊時置酒相
招飲輒醉醉輒退或貴賤造其室亦爲置酒醉即語客我
欲眠卿且去江州刺史王弘欲識公不得聞公之廬山將
還私屬公故人龐通之齋酒具邀公公與弘後先至即共
歡飲如常嘗以九日出宅邊坐叢菊中万把菊玩賞而弘
忽遣白衣使送酒來徑就酌醉而歸顏延之舊與公相得

及爲始安郡經潯陽日造公酣飲臨去贈錢二萬悉付酒
家稍就取酒有郡將侯公值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已復
著如初平生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過輒抱置
膝上撫弄以寄意其飲酒真率多此類然當是時世路崎
嶇風波未靜公家又窮乏屢闕清醑日率妻子灌畦力作
間於耕種稍暇時與二三田父稚子斗酒自勞啣觴賦詩
以樂其志特詭託於酒人名士之間真以遁世忘憂全身
遠害而已非如晉人佚遊荒宴自命爲放達風流者比也
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徵誕好大言嘗著沙門不敬王
者論又號召縉素百二十有三人結白蓮 淨土歲以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春秋二節朝宗靈像而命劉遺民撰同經

嚴其事其

間譽望尤著如周續之等號社中十八賢士大夫靡然從
之至有規求入社不可得者公雖往來廬山與慧遠爲方
外交而心實鄙薄其說不願齒社列慧遠遂作詩博酒鄭
重招致卒不可屈一日偶來社中甫及寺門外聞鐘聲不
覺墮容遽命還駕公或畱止必索酒破其戒慧遠獨許之
而社中諸人不與焉時續之遺民既遁跡廬山事慧遠公
又不應徵命人稱潯陽三隱而續之遠應刺史檀韶之請
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共講禮於城北之馬隊旁公疾
稍間亦作詩規之其高致遠識又如此宋元嘉四年將復

徵命會卒年六十三故人顏延之私謚為靖節徵士易贊

前有自挽歌及祭文視生歿如晝夜信不惑志於東林者妻共氏蚤卒繼娶翟氏有賢德能安勤苦與公同志生五子儼俟份佚皆不辭薪水之勞公有責于命子與子儼等詩文教誨備至先是官彭澤日送一僕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入子也其善遇之彭澤有公田之利足以為酒公議明年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議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其後公遽免歸竟置不復問公歿後百餘年梁太子蕭統愛其文為之序曰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其文章不辭辭彩精拔跌宕彰彰獨起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為病自非犬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此亦有助於風教也君子以為知言

家傳

丘嘉穗

謹按唐宋以前諸遠祖遐哉邈乎弗可知已及三五郎公由寧遷杭而後賴有族譜一書進相傳述稍得以考其世次塋塚而其行實終莫之詳也獨自我高祖而下近者未逾一紀而遠者亦復不過百餘年前人遺蹟往往存焉而穗也聞見所及又自有不可誣者乃敢次其言行以待世之君子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續是傳亦可以諒穗心矣

高祖文學殷宇公傳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五

懋丘氏之先為西江永豐曆山人繼遷汀之寧化石壁村宋末江南大亂寧亦弗靖始祖三五郎公兄弟負母韓孺人避難復遷之上杭凡十數傳而生我高祖高祖諱陵宇殷字龍岡公季子也上世風俗淳古諸祖皆隱居不仕以質行聞於鄉里至公兄弟始學問為文章家食不能置典籍聞人有書假而抄之日夜伏誦不少輟間治田牧績亦挾一冊自隨弱冠卽補弟子員有聲稱念所居僻陋乃由下都黃竹徑返居中都修復林塘之舊廬奉祖先神主其中晚以屢下第告老偕諸子去而之龍南築室山間手一編杜門高臥者數年尋病終諸子扶視歸葬本鄉之天保

寨白沙塆下配張孺人性貞靜雅不喜邪教一切巫覡及
募化僧不敢登其門獨龍船客唱孝順歌時率諸婦垂簾
聽之卒年八十餘亦葬天保寨下與公丘壠上下相望云
公生於嘉靖十年辛卯二月三十日戌時卒於萬曆三十
七年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九子男四人
長裔林次順湖俱無子次鎮林次即我祖涵春公女三人
一適佛坑張某一適古坊張某一適天贊口
少游鄉校母夢不虛林塘舊蹟卒復吾廬閨門靜莊異端
是除孝歌堪聽焉知其餘

曾祖處士涵春公傳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六

曾祖諱大儒字涵春殷字公季子也公爲人襟懷抗爽長
身鶴立美丰儀好學通知古今又善鼓琴所寫竹石蘭菊
皆精妙可喜鄉人以瀟灑美少年目之尤有擔當綱常之
志壯歲往耕龍南山中迎父就養父歿竭力扶襯歸葬事
母張孺人溫清定省依依不忍離子舍每夕必篝燈至榻
前奉起居唯謹母子相與語良久乃去雖有他故亦如之
家貧備醯色養所有美飲食必先之母而已常不敢克腹
每從豪家飲酒還袖巾常出果品遺張孺人醉後歌呼啼
笑如嬰兒狀張孺人顧而樂之嘗於食案間指蔬瓜訓諸
子曰人子事親貴養志無貧富皆可自盡卽如食此瓜自

擇其蠶者而以肥甘者奉父母是亦孝也其善承歡類如
此兄鎮林公遭怨家以毆殺事誣告屬邑令某公驗其屍
故事驗屍者甲乙二家皆當先受杖名曰下馬板公念兄
老矣不堪撻卽流涕請於令願以身代令奇而許之及事
白令顧而歎曰吾固知若孝弟家決非殺人者時高第諸
伯叔以爭利故頗與吾房昆弟子姓不協公在湘邸聞之
乃以手書報鎮林公曰上房伯兄今雖異居自祖宗視之
皆一體也我兄弟當以量待之張公藝范希文處家庭之
法其在奈何不以爲法況此事非諸姪本意祇緣在家久
劇無生產故計及銖錙耳今但教諸姪各治生業則有恒
產自有恒心矣書至始更爲敦睦如初公家居恆嘖笑正
襟歛色若對神明竟日不少頽情閨門之地內外斬斬若
無人然婦人孺子窺公坐中庭每過屏風後輒戰步履不
令蹀躞有聲子弟侍側常肅冠帶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
之退不敢退苟有過雖冠且婚猶長跪受杖人用憚之其
在湘中所貽家書亦戒飭諸子婦謹出入別男婦廢容
止貧者宜安命母抱怨公姑及夫臨財母相盜竊讀書者
毋怠以中止卑幼善事兄嫂母忌分母鬪狠於鄰里皆凜
凜有明訓焉晚年遊於吳楚之間仗義疎財大與行賈者
不類與人交片語不肯欺意氣軒軒洞見肺腑間憂時論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七

事慷慨動人雖終身不得位而未嘗無志於當世先是萬曆天啟間無爲白蓮教盛行鄉有浮屠人陳明受者尤神其術遣徒四出衆爲起庵於勝運自士大夫皆禮下之其聲傾一時又誘民男婦歸其門下取法名載冊拜爲佛弟子以歲時建齋醮號召至山中宿兩樓男婦雜選聚會者率常數千人而施捨財物亦不下數千金公逆知其必爲亂禁不令入鄉又欲告諸當事以遏絕之致天啟三年公在湘邸有寄還家報纒纒數千言而於此一事論之獨詳其書略曰自離家四載鄉戶風化未知何如近聞有儒無爲曰逆邪教者煽誘愚民將來必至作亂宜會同能幹明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八

人達士徐陳院道府縣併餘黨解庶人民得安風化大順有能爲國家除大患者真當世之豪傑也自今以往凡有齋徒師導入鄉中者定能煽惑邪姪卽當鳴鑼會衆捕其人詰其姦送官懲治有志者不得姑縱成害此輩亂國擾民誠爲大戒及至明季以邪教燒香聚衆作亂者所在見告竟釀成閭閻之禍公之言於是乎驗矣其明年天啟甲子以疾作卒於湘潭旅舍距始生萬曆元年癸酉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因葬其地又二十有九年順治壬辰乃返葬於本鄉之雙髻山下又三十有二年今康熙癸亥七月二日復以曾祖妣白沙嶺墳墓久爲逆賊竊

發於是鑄銀牌一并請公骸骨合葬焉妣姓曾氏生萬曆六年戊寅十月二日丑時先公二年卒時天啟二年壬戌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巳時也子男二人長曰蘭字元芳次曰竹盛卽我祖也我祖閱序曰母曾孺人德性溫良孝翁姑和妯娌敬丈夫中饋蘋蘩克謹無愆人稱賢婦至今老嫗嘗述之以訓媳蓋實錄云公又在湘邸娶一妾不知何氏生一子名桂字庭芳崇禎十五年與兄元芳公同及於難無後其母亦蚤卒贊曰

清標絕俗古之天民琴書倚興孝友持身憂心歎世感慨動人惜哉不遇終老湘濱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九

祖郡鄉賓逸六公傳

祖諱竹盛字逸六涵春公休子也生有美質穎拔異常兒髫年就外傳方誦魯論會同舍生有諷孟子者公每默識其語及授讀孟子皆成誦如故書塾師驚異問故公乃云云衆大奇之以家貧不能竟學年十五隨父涵春公之楚中卽自擇一山苦身栽書始早甚秋乃大雨其明年旋價騰獲利十倍公携金歸父涵春公所時家世貧且久諸父兄行賈者頻年困乏頭童齒豁無所就而公以未冠童子一出驟得百餘金涵春公殊驚喜過望亟命自藏之公笑曰大丈夫視百萬金錢如糞土此區區者何足道哉卒以

公諸兄弟涵春公大悅且以爲志畧類已鍾愛特甚十九歲喪母曾孺人廿一歲涵春公歿湘邸時雖貧皆竭力送終因私自念親公家中落旅館伶竹常恐不克負荷爲先人羞益勤苦治生業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菲薄其存心行事之方一出於信義不肯少隨俗以利害爲趨舍是時湘中居停主群相習務刻深圖市利四方行商以爲患聞公爲人忠厚有父風皆以謂長者可託一市爭歸之恨相得晚由是不數年酬息數倍爲父兄償舊債數百歸里徐構宅置田有中人產矣順治八年宗人推公爲戶長出入官中辦賦役十年事竣故事後班承替者例有金十八兩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納之前戶長爲傳冊費公遂書名告於墓歸之七世祖萬七公爲丞期以數十年寄子母錢家用其利爲合族免役構祠以報祖德至康熙乙丑獲息千有餘金乃遵公之志建家廟於本鄉社背山之陰約費八百餘中間供歲祭納官丁數亦稱是宗人德之因以祭日頒金二帑四俾其子孫世享焉曰以彰厥善且勸後人公孝友自其天性晚歲家道稍豐自傷父母皆蚤世每見族弟母年九十餘者未嘗不流涕太息也曰子欲養而親不在南遊之歎繫獨仲由氏乎兄元芳公家貧嘗在百里外舌耕度日公歸自湘往省之環視學舍中生徒寥落窮愁萬狀乃慷慨傷懷泣

數行下謂兄曰嗟乎男兒縱不得志猶當別圖生產以自振救奈何傍人門戶作活計耶於是分橐中金三百餘悉與爲行商涵春公在湘邸生一子名曰桂歿時已八齡父隨母去爲人僕而公兄弟未之知也公偶檢父書得養弟遺令一紙乃痛哭贖還使讀書飲食臥起挾以自隨愛育倍常人既長爲娶於黃黃卒又爲續娶李歲與數千金爲貿易不能立輒復分給者數矣當此之時兄嫂弟姪六七人皆就食於公同飲漿箸不析者幾三十載中更遭凶歲米珠薪桂克己爲義人皆以爲難會明季荆湘大亂兄若弟皆遇難一子亦蚤逝無子公哀悼不已亟欲爲立嗣以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詢諸子無應者竟旁支又烏有但置嘗田令子孫歲祀之歎曰伯兄有子而不嗣三弟蚤殤而不壽我情雖盡我心曷忘哉晚年子孫盈前嘗自念已既不得竟學成吾事者顧不在子若孫耶乃捐金購書延經生一意教督嘉穀美酒朝夕餽不絕過其庭聞伊唔聲琅琅四壁輒爲輟然喜穗時方總角晨出暮歸常侍左右燈前月下每令占所受書一時人師經師靡不畢備四方之士爭就家塾者踵相接也又設儒資田三百畝以勸子孫好學者并草間書五冊皆自作序授四子特取孝弟忠信四字爲號曰是蓋舉我父之所傳於我者我復傳於後人也吾子孫其世守之

康熙庚戌九月母曾孺人塚爲逆賊竊發自是食頃減顏色憔悴枕蓆間時時泣下竟得重病不起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時終於家詎始生之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八月二十八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二月葬於上都之張坊公所自擇墳也易簀前三日屈指預定化期不移晷刻又呼家人環侍榻前諄諄戒勉各中其病云公居鄉謠達重信義樂善好施與人交有終始久益篤寧人負我母我負人不以信直誤事爲戒戊子歲大歉貯穀待親知告糴者常不發封二三從兄弟子姓推食食之有同服兄失偶餽以金令續絃族弟某負其債九十餘兩詐稱盜劫去故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人劉某亦貸金百餘畝皆毀其券置不問族叔敬田賒穀數百石遇價湧願加金以償卒弗受所遺文券盈箱溢篋聽其自償或至斷爛不復取他若津梁道路所以利行人者尤多治家不遺細務晨興躬自掃庭宇簿書器用一整理晚或灌花木見遺字必拾而焚之衣服飲食無所擇事物不妄費雖竹頭木屑常蓄以爲用遇祭祀賓客必腆必潔於書愛小學家禮及葉少師六字經每歲時合鄉曲老幼坐堂上輒縷述古今風俗貞淫奢儉所由興廢者以爲勸戒與人書札應答如流所爲諸冊序皆古質可誦至於堪輿卜筮曆數壬遁家言亦各有師承尤好古琴

傾貲以購時以水墨作石竹圖四方求者無虛日終身以勤儉殖貨作業而器宇濶達重義疎財常若出乎其外者平生仁慈樂易不立畦畛無良賤皆愛之及其取人也必以膽識器量爲先未嘗輕許人天資淳樸望而知爲忠厚長者然閱歷多而觀變熟接人處事無後患間開口論國家事亦皆動中機宜識者服之邑子弟皆上其事於郡守郡守給以冠帶賓筵之日長汀令金公良熟視公氣貌稱爲福德人也過其寓歎美者數四元配劉孺人副配賴孺人別有傳子四長卽穗之大人名士任次士俊次士偉俱庠生次士修庚午副榜貢生贊曰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憶公爲人敦厚周慎繼志荆湘先業丕振昆季榮懷忝嘗被潤慷慨交遊揮金如糞授几上庠蒼顏白鬢貽我後人孝弟忠信

祖母劉孺人傳

祖妣劉孺人同里田背立吾公女也性勤敏相逸六公創家備嘗甘苦逸六公少時戲與同儕賭得果食盈盒攜以歸孺人不勝忿盡舉而委諸壑逸六公雖怒甚而心實悔之自是終身不復賭晚歲逸六公擁高貨食客常滿座又使諸子日從善師友遊孺人主中饋滌灑肴核惟稱時時給油素餽酒漿不絕下至妾人婦暨僕妾乞婢往來窻下

者亦皆飲以酒肉不少靳以此賓客無貴賤日益稱譽之
每黎明即披衣起召諸子婦及臧獲輩授約束以豐儉治
庖厨以子母稽錙緡以芻牧灌溉理園池家人咸趨事罔
敢後一切家政井如也已復治樓第於林塘之下園下園
故平地無土可築牆孺人歲浚池輒命覆百十簣其中積
土成堆樓墻竟藉以成逸六公瞿然稱善孺人終身不孕
無諸子恩倍篤諸子少時皆依依膝下並不知爲非出已
者然未嘗少事姑息時督就外傳語先生嚴教之諸子既
長攻舉業書聲徹丙夜孺人聽之喜爲治酒食以資勤苦
由是家大人暨諸叔父咸折節強學有聲庠序間孺人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一四

庶祖母賴孺人傳

賴孺人粵產也性恬澹寡言不多言不苟笑不苟費人凡
事安卑處賁衣取周身食取克腹一切美服物皆置不問
而孺人亦無所用之終日坐庭幃中水一盂葶一縷偕子
婦紡績跬步不踰戶限外年六十餘猶日治麻枲不肯輟
或語孺人有子有孫稱太母何自勞苦爲孺人笑曰吾子
若孫每勸我釋女工吾卽終日晏坐高眠何患不給顧吾

相望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附跋

主

附跋

余輯家傳成容有悲余者曰爲子孫者可以譽其祖宗耶
余應之曰否否述則有之譽則未也記不云乎銘者論諡
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
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者也昔司馬遷作史記述太
史談班孟堅作漢書述班叔皮程伊川述父母家傳歐陽
永叔述瀛岡許表蘇子瞻述蘇廷評行狀曾子固序其先
大夫集朱子亦爲其先人誌墓子以是爲皆譽其祖宗者
乎夫士君子讀書懷古苟思奮其筆舌雖千秋軼事四海

遺聞猶必取而闡揚之而祖宗遺蹟卓卓可參今古者顧使之泯焉而無述甚至有茫乎不辯其世次者是豈可不爲深歎也哉况窮鄉下邑一家之中而讀書者已不數人讀書而能學古文辭以自見者宜加少讀書學古文辭而志不在浮華思欲自名其銘以稱揚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又不可以一二見其卒使前人功行至於墮沒不傳也蓋不足怪也幸服先疇之訓以粗解數字頗知痛前人功行之不可沒而訪之累年其可傳者僅如此而其不可傳者已不能一一追復雖欲避執筆之嫌其孰忍之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而述爲家傳非徒辯其世次而必贊以實蹟者爲此也若必謂爲人子孫而不可以稱其祖宗則是前人之功行皆將聽其淪亡散佚而後已也其於禮之所謂論譔以祀其先者奚當焉

述揚先世之行不嫌其千言娓娓語尤大方

蔡槐曾先生

丘梅塘傳

丘嘉穗

丘贊廷者字梅塘上杭之林塘里人也父彥歿其兄林塘商於楚中而梅塘年少不更事獨留養母居有頃會林塘在楚中與連城富賈張三峰眷一妓時時過青樓共飲酒高歌甚歡已而張納妓爲婦林塘頗悵悵不自得每嘲張他出竊往來其家私焉久之踪跡稍露張大怒伺其入卽臥所并妓殺之立持林塘及妓頭詣縣以爲義夫給賞銀牌縱遣去不問楚人咸快其所爲而張亦扼腕張眉目復日坐都市招行旅如故梅塘自家聞其變卽痛憤不欲生求爲兄報讐已復自念訟之官則不直卽往而刺殺已與兄又皆未有嗣以故私購鐵椎藏諸篋而未有以發也凶何生二子梅塘慨然曰此贊廷報兄之年乎遂以一子爲兄後與家人訣携鐵椎出門重趼三千里至楚中訪其讐所在伴爲客投刺謁張張弗省蕭衣冠出見方俯首鞠躬行拜揖禮梅塘出袖中椎奮擊張張頭腦裂暈仆階上卽出門大呼曰而今報吾兄矣一市大驚觀者填門梅塘不復顧徑趨縣自首願繫獄張之族亦求令按驗以抵罪而張自一擊後殊氣尚屬家人扶之床良久輟轉得復甦令至視張被創不卽殞命所親傳以藥且憐梅塘義欲生之乃判梅塘立供狀曰限百日內殞卽抵罪後不復

問由是梅塘繫獄三月餘期滿百張猶生令立出梅塘薄
咎數十縱之去後八日梅塘持兄喪歸未出境而張竟用
是一夕卒君子以爲有天道云

論曰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
文則或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益先王之法一成不可變
如此然或至性激發不計其殺之義不義而惟讐已報既
報矣又能束身歸罪以聽吏之所爲下不發私恩上不害
公法雖先王復起亦惡得而禁之況其所謂殺而義者又
有不盡奉法類皆由已而不由吏者耶又况官賞其讐壓
於法而不得報終無以雪其戴天共國之耻者耶梅塘萬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太

曆間人沒已百餘年而余少時每聞故老談梅塘事娓娓
動聽使人有生不同時之感蓋非獨取其敦篤風義卒不
悖於先王之法而處心積慮介然自克以擊仇人之首者
必有待於生子立嗣之後此其精詣之智從容之勇抑又
可爲世法而非尋常硜硜之信果所能及也已當是時有
浙江武義諸生王世名者其父爲族人王俊所殺將訟理
恐苦屍居三年生子乃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縣令憐其孝
欲生之世名以爲殺人者抵罪不敢亂國法竟自囚餓而
灰其心事與梅塘畧同而卒不免於法余又以是歎世名
之不幸而竊爲吾梅塘幸也然世名以一諸生旣得列於

明史而梅塘生荒陬中終身爲庶人非余知之孰爲傳其
事者因復歎草莽豪傑之士不幸而不得託於國書遂以
抑沒不復傳者可勝道哉可勝惜哉

叙次大有史漢遺意視皇甫玄晏龐娥親復仇傳同一
高古而逸韻過之

趙雷文夫子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尤

前進士湖廣巡按御史熊公傳

丘嘉穗

公諱興麟字維郊號石兒閩之永定人熊氏自江陵遷閩世有潛德母鄭太安人夢龍繞松間行水勺而飲之因娠公公生而秀穎異凡兒就外傳已通經史大青弱冠補諸生即以制義擢缺墮玷間制義沿至徵頑朝麗維已甚其矯枉者尤詭誕不可訓公獨秉經酌雅力摹唐宋諸大家漳浦黃石齋先生稱其雄渾勁健一洗浮靡足覩立朝節槩遂以崇禎壬午舉於鄉聯雋癸未進士越明年二月除知宜興縣當是時閩獻交訐中原鼎沸不旋踵而北京覆沒南都二三大臣擁立福藩建元弘光馬阮亂政用宿黨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相攻擊而大江以南蝗蝻遍野荏苒蜂起民灰亡者十四五公慨然之任曰今日正人臣効命之秋也吾其效苟且為耶於是杜苞苴平訟獄戢奸禁暴加意噢咻一切無名賦役蠲除殆盡吏胥拱手行文書而已間復巡行四方察其形勢要害所在俾民立柵結壘控禦綢繆以相保聚他處山寇多自晝肆劫掠而荆溪一路猶熙熙有承平遺風四境德公如慈父母江院某方奏公治行第一朝命未下而左師難作王師已定金陵而公亦知其不可為亟拂袖而歸然南都雖陷而唐藩復立閩中建元隆武桂藩亦稱號永曆駐粵肇慶時王師尚未逾嶺自閩粵而西豫

章楚蜀滇黔一時遣播遣臣相與出灰力為勝國守者猶

大有人而公尤以宜興最績屬人望隆武詔徵者舊大學士蘇觀生何吾驥等交章起公為禮部主客司主事尋轉河南道御史隨閣辦事未幾閩事敗何吾驥奔粵復携公謁永曆於行在奏對稱古昇原職視事踰年出為湖廣監察御史公時山闕如粵過家僅一宿間關事主不避艱危雖立小朝廷而垂紳正笏風采端凝義所不可和悅而諍時諸大老咸加器重爭欲疏薦公以為當偏隅板蕩之日而弘濟時艱不動聲色屹然有治世大臣風度云丁亥冬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王師四出楚中望風驚潰公方巡辰州為總兵官馬某所執逼令雞髮納敕印且以溫語勸之仕公布袍葛巾從容詣轅門求放歸終養馬某心弗善也即與巡道李某比而齟齬公初以敕印馳繳恭王將逮公抵長沙同敕印送京會有金何之變不果逮已而李某復送公至督廨咨押入京部以敕印不至仍押還楚解恭王核實而恭王方開西南軍機倥偬亦竟不果解由是李不聽公去公遂羈樓辰陽者先後幾七年坐臥一小樓辰人供帳弗絕日對老蒼頭形影相弔屢瀕於危屹不為動雖慷慨傷懷時時念兩尊人不置迄無幾微震懼見顏面蓋忠孝其天性也居無

何李某罷去而新接道篆者爲劉昇祚憫公忠節一見輒握手語曰向者朝廷猶下詔求遺逸其不願赴者聽之先生卽不應聘豈宜以黃冠歸故里而顧令淹留至今是有司之過也立檄辰守取公呈投院判允回籍公至是始得以其完名金節稱前進士終老於家矣家居四十餘載齒德彌尊絕口不言天下事惟杜門掃軌日以讀書養志課子孫自娛時與二三知友流連於陶基文酒間舒情嘯咏片月吟風以寄其浩浩落落不可一世之槩而亦未嘗憤時嫉俗傲然以名節凌人衣冠眉宇一如素履無少渝其高風亮節人士翕然宗之相國真定梁公及宛平王公父子並以同譜世誼欽其名德每當事出都門必屬以相訪公亦不肯輕請謁或有大興革造廬相商然後批卻導窾一啟其端桑梓陰食福焉閒居每覽前明遺事歎嗷嗷咽不終卷過通衢見崇禎劇亦相對掩泣而罷在辰陽時左右病甚夢城隍神請見儀門授以藥翼日居民果昇神像抵其處病竟得痊北山下別業石井外洞爲文以祭一夕而泉湧人以爲皆公忠誠所感所著素園詩歌數百章悉清新雅健歸於和平無前朝遺老習氣時以其詩作行草醉墨高古如虬枝雪幹偃寒寒崖得之者輒藏弄以爲雙絕既老而神明不衰眼不懸髮黹手不拄杖藜藹集游譚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五

軒軒如少年豪舉壬申伯子昭應宰奉川迎養署中猶能秉燭閱官書出其所以治吳楚者相指授浙東士女爭引領識公自爲神僊中人享年八十有九而終論曰士君子抗懷忠孝百折不同意其中必有所自得而不求人知而人亦莫之知也方順治初我世祖章皇帝詔求前明遺臣故匿者有罪令爾時公稍遷就富貴立至卽不然慷慨赴死在烈丈夫亦自易易而何至以八年通橋臣爲奴隸人所辱乎然吾竊嘗揆公忠孝本懷實有耿耿不自安者以爲隨則背君激則忘親不得已而出於梁震之策棲隱荊臺稱前進士以歸而向之齟齬公者亦適所以成其志而予之名也已矣公歸自辰抵汀聞封翁計輒拊心泣血曰天乎吾所以甘羈辰陽者徒以親在故也今父歿矣吾何用生爲嗚呼深哉忠耶孝耶其孰能知之耶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五

靜海周烈婦傳代

丘嘉穗

烈婦周氏拔貢生光鵠女也。生而貞順夙嫻。年十八適靜海諸生邊楷。日以讀書成名。相勸勉。惟燈織火丙夜交映。未幾楷補弟子員。有僑聲。會康熙乙亥五月二十日。以病夭。歿時年方二十七。未有子。慟絕數四。誓以歿殉。尊章以立嗣撫孤。論且陰爲之防。婦恐不得歿。忽收淚。佯自寬。飲食起居如平時。守者稍懈。不復疑已。而卽柩前建兄子爲後。朝夕撫育不啻已出時。時歿以勤讀繼父志。問密託姆嬖代侍。翁姑吾終。當從夫子於地下。家人見其言笑自如。亦猶未之信也。越六月朔五日。瞽侍側無人。遂乘間拒戶。套白絹自經。歿所親奔救已不及。遠近聚觀。顏色猶生。莫不彈指泣下。距楷卒僅半月耳。婦自歸邊門十載。事尊章極孝。謹無疾言。無愠色。日隨伯嫂後。躬親操作。以供甘旨。先意承志。曲盡婦道。時諸幼叔三人未諧偶。護視尤篤。雖一衣一食必先爲措置。至有尊章所不及慮者。比諸叔各授室。猶讓逸任勞。如故妯娌。問胥化其德。議者謂邊固孝友家。而其同居共爨。歷數十年。雍睦無違。言者亦賢孝之助爲多。其所鑒立良不偶然云。

論曰。易有之。婦人貞吉。蓋委身事人。從一而終。妻道與臣道等。舍貞其曷以焉。雖然。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卽在鬚眉。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書

男子嘗學問明禮義者。猶憂憂乎其難之。而奈何以此責諸巾幗之不識字者哉。今觀周烈婦捐生從歿。而能族諸立嗣之後。又何其慷慨而從容也。聞其風者。亦足媿已。往余宰靜時。卽與邑子弟上其事於當道。冀得國家旌門之典。區明貞烈以爲末俗勸。而自院司以下。僅皆循例給福而止。豈真烏頭棹楔。亦必有力者而後得耶。抑以已寡婦。夏令女之流。爲不足多耶。余故爲論次其傳。以告夫後之表幽貞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書

高貞母傳代

丘嘉穗

武清貞母王太君既歿之二十有七年其孫倬始以乃父文學雪樵君所排繼貞母事狀踵門而請曰此吾太母半生砥節之實蹟而先君子所爲深痛其墮鬱而弗彰者也願有述余既感雪樵君之孝先爲文以表其墓而又念向宰靜邑時曾不得越境而爲太君請旌門之典以慰雪樵君於地下乃撫其大節而爲之傳按狀太君姓王氏武清掾史誠寰公之女錦衣衛顯吾趙翁之甥女者貞畏吾高翁之子婦而文學印聖公諱士彥之妻也太君生而淑慎寡言笑八歲卽從師氏習女範進止有儀其歸於印聖公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五

也奉父母訓誠事尊章極孝謹蚤夜伺寒暄食飲罔敢違處妯娌間任勞讓逸相夫子讀書有聲庠序以孝弟聞會母某孺人卒太君以翁姑俱慶衣鮮純素戚不形顏面已姑歿而畏吾公病在牀以伯子年逾壯尚無嗣欲嗣以仲之次子仲不聽乃命太君子鼎銓爲伯後太君冀翁病痊立許諾無難色畏吾公亟稱曰孝哉季婦其後畏吾公逝而印聖公尚與伯仲兩兄合爨而食太君從二嫂輪主中饋衆至十數口愈襄事恐後晨星夕月常先僕婢承上字下內外無間雖其伯仲娣姒之相與賢太君也亦莫不如畏吾公然是時勝國將危亂盜賊疫癘水旱凶荒之狀所

在見告而印聖公拊著不一載又不幸遘疾與仲伯夫婦並相繼下世所遺孤卽雪樵長纔等案女子僅八齡仲伯遺孤子女各一皆贊贊依太君膝下太君強活而拊之復以家政歸伯司訓公而合爨焉及出華後家益窘愈勤約自矢撫諸孤慈而能教嚴師傅數孑杖不之較聞與長者遊則喜與流輩狎則怒挾已女與仲伯孤女同臥起時時分較刺繡均愛如一年七十餘猶日夜手汝紅不少輟嘗雪夜爲諸女理嫁奩孤燈慘澹十指如冰每除夕辦饌目不交睫至達旦方蓬首未及更衣而諸戚屬賀春王者已累累環闕外惟下帷遺髮告媿避而已仲有婢悍而潑習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七

以惡語如不聞曰未以人與孤立耳又何難乎諸孤以數奇下第自傷不得致鼎養曰吾五十無輕煖七十鮮甘脆薄命固如是也於若乎何尤蓋其堅忍刻苦賢淑識大體多此類歿之日神明不亂遺命子若孫立身處變能謹飭如我庶無咎族鄰娣姒聚而弔者皆流涕退而咨嗟歎悼無異詞孫一人倬邑廩生高才能文有父風與余善論曰臣不幸而以忠見婦不幸而以節名均非國家之慶然論者遂至區忠與良賢與節而二之則又不然余次高貞母事自其夫子存日已卓卓以賢孝稱然後歎非有節婦之操者不能爲貞婦非有忠臣之心者亦不足稱良臣

也至於旌門之典國家所重何近代以來門祚衰薄苦節
自守者類不得使聞於禮部而其烏頭棹快得邀光寵而
列諸郡邑乘者大抵出於強有力之家與其子孫之富賄
是爲嗚呼同爲節烈顯晦各殊其亦有幸有不幸也夫

來蘇二烈婦傳

丘嘉穗

余里中蓋有二烈婦云其一爲余舅母劉生而婉孌有志
操旣笄歸舅氏挺生鄧公終日勤紡績恥踰戶限外事尊
章舉曲執婦道甚恭姊姒妯娌間交愛敬不衰康熙壬寅
歲賊劫中都寨破之所獲婦女皆露刃逼就道張甚劉獨
據地籲天大痛數遭鞭撻弗屈有老嫗哭而勸曰事至此
奈何幸留身作還家計毋自苦爲也終不聽賊利其賸不
得已縛而昇之行數武縛盡解復據地如故呼聲益厲
且延頸曰吾止求一死耳賊度不可強又恐追兵至遂遇
害其後十有餘年閩有逆臣之變乙卯流寇復起攻破下
都之鄭坑有烈婦何氏被執驅而出寨門卽以兩手抱柵
欄賊曳之不爲動乃斷其指引去痛哭呼號罵不絕口比
臨溪岸乘不意復推賊墜水中男女就擒者稍觀望不前
羣賊大怒交刃裂其身日不從者齒此在道之人咸股慄
而去翼日收其屍顏色如生四方聞而義之并追述余舅
母事嗟嘆以爲雙烈余嘗考詩列共姜春秋書紀伯姬並
合今日之事而觀竊怪東周之天下歷二百四十餘年以
完節著於經者僅見共姜紀伯姬兩人而吾鄉二烈婦捐
生并命後先相望乃以十數里十數載之近而得之豈一
方山川靈秀之氣獨鍾於名媛淑女歟抑當時文獻不足

而聖人雖善善欲長亦無從而紀述之歟何其古之所難而今之所易也況邇來諸藩僭亂士大夫讀聖賢書猶高官膺厚秩者類不難以其身為叛人役而深閨粉黛之子素不解學問名義為何等顧獨能慷慨誓死以報所天於地下噫丈夫失道守在婦人可羞也夫余故爲之傳以補詩與春秋之闕且爲士大夫之失身者媿俯仰感歎事傳文亦足傳

黎煥曾先生

鍾祿傳

丘嘉穗

鍾祿者吾鄉鍾氏之僕也因其主以鍾爲姓爲人淳樸無他材能嘗從主人翁射利江湖間主人翁性不羈囊可百餘金欲行賭祿聞之數諷諫不聽一日嘲主人翁外出卽發篋攜百餘金走千里上之主母且告之故主人翁不知其已歸也拊膺大痛追之不能得及家書至報祿奔還百金如故且喜且愕云丘子曰祿可謂忠而能權者已聞祿是時無父母妻子又爲奴隸下人令其挾了金飄然遠引亦焉往而不自得而乃汲汲告歸挈不可必之金而還之主母非忠而能若是乎且祿以一僕而當其主之失德抗之弗能視之弗忍至反覆諫之而又不見聽始不得已以身任其咎竊金而歸使其主竟欲行賄而不可得此其忠謀至計尤出於尋常意料之所不及非若世之徒事小忠而不知權變者比也推是心也雖古人臣矯詔之事可爲也嗟夫士大夫平居談節義意氣非不甚盛一旦立朝事君君有過曾不敢驟諫幸以一諫塞責卽棄不復顧卒至無可如何而後已而祿以村鄙小民素不聞詩禮之訓乃能竭誠致主委曲周詳至於如此聞祿之風其亦可爲少愧也已余嘗接其人於臧獲之間其志趣卑陋蓋有不足稱者而不謂一節一行之善竟可以衷諸大道而不愧信

乎孟子之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也故特表而出之以爲若位者法

忠而能權四字定鍾祿之案在今日而欲得斯人難矣
陳介石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閩上杭 丘嘉穗 實亭撰

門人 鍾奇瑞

弟 吳文偉 校

銘

翰林院庶吉士何公墓誌銘

公諱龍文字信周號夙菴高祖諱某由廷試擢第一教諭靖江世以積德名溫陵生喬遷偕弟喬遠同舉於鄉喬遷官至大理廷評喬遠成進士官至工部侍郎稱理學名臣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並祠學宮而何之族始大喬遷生封太僕卿九旬九旬生進士官至太僕卿運亮即公父也母夫人傅氏夢仙姬抱子冉冉下雲中而生公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十七領康熙已酉省解中更闕變隱居授徒已乃就長泰教諭遷汀州府教授前後凡六上禮部始中戊辰會魁丁內艱服闋補殿試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疾卒京邸士大夫咸痛惜之公少穎悟讀書能默識爲諸生即以文章節行自勵屢試冠其曹每一藝甫脫稿輒爲他邑傳誦以熟名籍籍郡國間同里鄉先達自相國黃景昉而下夙負人倫鑑一見公皆深歎爲公輔器折行輩與之交旣而雋閩中第一人所

刻稿海內風行歷科禮闈卷旒得而失者數四長安公卿無不倒屣論文物望愈高而公方恂恂善下雅不欲以名解元自足也益退而篤志力學修古君子操嘗慨然慕李文節公之爲人置其書座右規言矩行雖閤室不自欺而尤孝友至性事父母備色養偶不懌見公卽解當事時有愧遺暨學官俸餘所入悉以上父母爲諸庶弟辦婚嫁終喪未嘗入內祭盡誠敬以母頗事佛必腥素並陳歲具束脩延師教群從視如同胞黃氏姑及外父無嗣並拮据爲立後姻友蔡彥和及邑子某歿於汀具衾棺以殯所得士吳一蜚太史歿以前心許紗燈大士像置靈几慟而去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二

有株連坐城旦者遇於塗立捐金贖之其天性篤厚不以生歟患難易其心多此類平居無聲色博奕之好口不擇食一服澣濯經十寒暑不易晚益嗜澣泊行思坐誦捲尺冊不釋手及其發之於文雄渾博大下筆輒數千言而悉歸於經史大家卽論詩餘一道亦卑嫵媚而尚豪宕因舉東坡大江東去詞以爲法其爲教官也月有課歲有程每與諸弟子孜孜講評竟日怠倦雖他庠及儒童袖文投謁者必相與握手欵曲不惜獎借至爲資其窮乏俾得成材由是漳汀學者悉簞糧筭書往從公遊歲無慮數百人而其一經指授後先以科第顯名者亦不啻數十人其所刊

課業四規曰敦本行立真品務實學勵勤功至今人士猶傳其語云初公工歐柳書準以正韻一點畫不肯苟人得片紙咸寶愛之延對時以過慎越幅抑置三印閣部諸公愛其文章楷法竟持敬奏上爲首肯得授庶常蓋異數也公生於明崇禎壬午九月某日卒於康熙辛未七月二十日得年五十夫人陳氏事翁姑以孝聞生男維嶽拔貢生再中副榜薦行能文有父風女三人並工詩長適廣昌知府黃奕振次適某次適某側室章氏生男維崙孫二人江生行生維嶽出卜某年月日塋公泉州府晉江縣某鄉之原先是嘉穗以諸生執弟子贊拜公郡庠公亟稱其文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三

教育備至又與維嶽同薦拔游好日密移書使傳其事將欲辭不敢乃援常衮誌王御史皇甫湜誌韓昌黎例以竊自附於門生表墓之禮而爲之銘曰

鸞鳳冲霄而棲於棘駉駉絕塵而伏於櫪旣入瑤林亦銜金勒未展鳳毛麟悲駿骨天獨何心竟負神物有志無時命也奚戚東海茫茫南山鬱鬱名德不磨視此銘刻

風愁與子同讀中秘書不數月歿於京邸同人傷悼今讀東山所撰誌銘能無愴然動山陽之感耶

李伯猷先

廣東提標前營千總張公暨會恭人合葬墓誌銘

丘嘉穗

故廣提標前營千總張公以康熙四十有六年丙戌卒於東莞營之官舍距生前明崇禎庚午得年七十七先是元配會恭人已先公若干年卒且礪石幽堂而未有以銘也至是其子守府君謀合墳以葬並書其實略請銘而誌諸石余惟近世文多諛墓中人雖以卓卓如蔡中郎韓退之猶不免有愧詞非獨執筆者好爲佞其弊起於爲子孫者耻其親無可述不得已而哆閤閤誇勳名甚者至以喪亂不經見時輒敢附會國家大故淪亂青史而欺人以所無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四

有君子唾之今張公以名將後生長戎行遭鼎革走萬里入粵豈無一二動聞足以誇耀於人者而守府君狀其行事絕不復飾一詞第慨舉其生平實行而共人之鬚眉咳唾已自如見庶幾所謂不誣其親者而余亦得以免於諛且佞之誚是可述而誌已按狀公諱九鼎字繼勳別號振峰世爲四川叙州府隆昌縣放鷺里人大父悟象公四川永寧協鎮副總兵官明季獻賊破蜀公年方垂髫從父惟攀公走滇旋自滇入粵寓惠州會康熙初元新設提軍知公有技勇委以隨征千總隸前營數十年久之以千士成復授東莞營千總乃辭職就養愛其山川風物因構宅置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五

田占籍爲惠州人笑公爲人狀貌魁梧性樸而莊與人交洞見肝膽然諾不肯欺尤樂善好施與遇窮親友及顛連無告者卽解衣推食不之惜居常嗜飲酒肴核書悉雜陳几席間每召書生一人與對坐令誦書徐徐讀且飲輒怡然有得微醺卽坐寐紆綯客去不復知以爲常其教子也嚴甚守府君自少壯時或嬉戲越禮法卽提耳切責令長跪已而自誓後不敢乃救之起至易簪時猶不及他語惟諄諄囑其子曰勉報皇恩遠大是圖母墜我承寧公家聲可也以故守府君功名浸著秩滿得引見歷陞今官深爲當事所器重云公娶恭人曾氏廣東慶之陽江人稟勝生曾公嘉志女勤恪有懿行生一子卽守府君士成一女適江西贛州吳國璽孫男三人長宗謙聘東莞庠生方矩女次宗履宗恒幼未聘孫女二人長適歸善庠生吳文顯男其寬次字現任寧波營守備張貴男雲鳳俱士成出以是年某月日合葬公夫婦於歸善縣某山之原銘曰惟公名將之冢孫萬里成家以大其門披書萬卷飲酒千尊督課令似仰峇皇恩其子同官謹書其實事以誌於墓之原曰嗚呼此公與恭人之墳後之覽者或不媿乎斯文

廖母巫太孺人墓誌銘

丘嘉勳

太孺人姓巫氏贈公文學南入府君之繼室而孝廉君于衡之母也歲辛巳六月十五日考終內寢距始生前明巳巳某月日得年七十有三以明年二月某日葬本鄉沈田之阡孝廉君微德文誌墳穗與孝廉君生同里長同食像壯而舉於鄉又以同年聯姻好知太孺人內行名莫德爲詳其忍不銘按狀太孺人年十七歸南入府君尊章並高年太孺人事之謹以孝敬稱撫前子如已出天性勤儉而慈好周恤人外而親族內自妯娌子婦而下咸得其惟心而尤明大義教子以讀書繼父志顯名於時康熙乙卯歲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六

府君既捐館而閩中方有藩海之變賦役繁興百務叢集甚有窺其門借爨而侵漁者太孺人躬綜家政從容鎮定弗爲較一切米鹽數算皆出其手不以纖毫開諸子心惟時時朝其諸子而申儆之曰無忘吾先君先君遺田若園自足供衣食若曹弟勤學奮志立功名以不墜乃父遺緒吾願畢矣他非所望也於是昆季奉母訓唯謹日夜發父書讀之孝廉君既由名諸生登鄉薦而長公奮生亦以宿學馳聲庠序間餘彬彬質有其文論者謂太孺人教育之力湛與陶柳母媲美云穗嘗與修邑乘詮次婦行竊見烏頭棹快旌門有闕者什之六魚軒象服彤管有聞者什

之四而求其幼躬善後可以列於古之女宗母師而不媿如我太孺人者則近日閭閻中所希有也豈不偉然稱盛事哉府君有子男六人長陞也庠生娶某氏前母某孺人出次均庚午科舉人候選知縣娶劉氏次某某娶某氏女一適某俱太孺人出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婚嫁悉名族銘曰

在昔府君以易授徒辭占象數探驪得珠不幸蚤世未究所圖沾溉後學空抱遺書懿哉孺人女中丈夫孰慰厥心膝下諸孤和熊課讀長幼群趨聯鑣贊序裴聲仕塗維天之報信不可誣既歸吉壤卜叶青烏乃昌乃熾百世允符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七

刻銘幽石閨閣楷模

列女有傳自劉向始後范蔚宗以入漢書嗣是多見國史然有溢美者亦復不少此文絕不多着一筆可稱泰之太史以著其潔

劉大乙先生

高雪樵墓表

代

丘嘉穗

靜海據京師東南隅負海而帶河與順天之武清爲界天下稱瘠邑然自勝國以來名公相迭起士大夫讀書好古者項背相望輝映後先以迄於今不絕故凡屈指畿南人文之盛者必以靜海武清爲稱首邑之西北有以楊柳青名里者介順河三郡間而余門人高子倬實居其地余向年靜五年季有試凡有課得悉其文學翹然出於士林之表私心傾慕者久之已復以謝事後甯靜者八九年高子時時暇就余相與握手譚心杯酒慰勞益得以習知其爲人蓋不獨以文字有名於時而其氣誼之纏綿品行之高雅又實皆淵源庭訓而綽有父風者也今年夏余將告歸高子遂屬余表其尊人雪樵君之墓余以交高子久稔其家世甚悉乃按事狀而爲之書曰君諱鼎銘字雪樵別號撰先世爲武清之楊柳青人自少穎敏有志略就外傳讀已迥異群兒父文學印聖公篤愛之年甫十二而孤偕仲弟鼎銓依寡母王孺人以居能持門戶如成人已而仲弟遵祖命出爲伯父後而君以獨力養母家雖貧下帷講授弟子日進甘旨滌穢不缺於供弱冠補諸生卽以博雅能文章爲諸先達所推許凡贈言表貞母者纍纍皆名筆母歿哀毀瘠立終喪不私室待服屬諸昆弟友恭倍篤同居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表

十

相讓自首無違言有塋地一畝聽族人塋其中故人張君雖鳴歿無子爲治喪塋且立後蓋君推其孝德以及於宗部者多此類所著有詩經解意及詩賦等集若干卷藏於家間縱筆作書大可徑丈人驚其奇逸子一人卽倬方操身力學爲高等生顯揚有日君亦可以相埒於九京矣若其生卒娶塋之詳皆具浙西陸君所爲誌銘中此不復述姑述其大者以表於墓之原曰嗚呼此畿南高孝子之墓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表

十一

圍碁銘

丘嘉穗

地廣者敵易入步狹者勢難聯靜則退而處衆着之後動則進而爭一子之先母貪於苟得而曰我將圖其大乎母安於小成而曰我將保其全乎不知出此而趣捨茫然其攻之也或以輕爲而取敗其守之也反以重發而自捐雖有奕秋終不能爲之傳也

端溪硯銘爲番禺姚齊州寅兄題

溫兮理闇兮光重兮靜廉兮剛墨子灸之如膠膝兮至摩頂踵以相將而亦何怪乎毛生之處囊脫穎楷生之摘藻揚芳君子曰維端人之取友必合志而同方定石交於千古信莫大之文章

青蓮視銘

并序

丘嘉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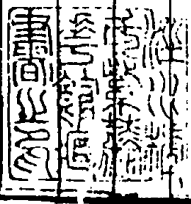
丁亥冬余以赴官歸善踰嶺下三水抵佛山鎮偶得端溪
圖視一塊中如荷葉大開環池豬水處玲瓏窅空各有小
螺石十數枚而星眼鼎峙其間余愛之甚而不知其為何
名客有過而玩者或曰為慶雲之捧日或目為台星之拱
垣或曰為羣嶸之遊于淵曲或目為眾嶼之列於海涯余
諦視良久竊謂皆得其似而未識其真也乃從而名之曰
青蓮視蓋以斯視也中有大荷葉為面而其旁皆着小葉
環之甚與濂溪周子所愛者相似余因憶暢春園引見時
芙蕖出水亭亭秀翠蓋如鉤迄今猶恍然想見西山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詩

御苑中勝景云遂為之銘曰

歷落端谿產此奇特翠葉田田森羅如刻彼混沌初質已
堅實碧洞蒼崖沙嘴水蝕結成荷蓋正堪發墨我憶羣芬
暢春園偶香遠益清亭亭孤直置爾几案為居官式筆戒
支蔓判分白黑百世流芳君子之德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閩上杭

丘嘉穗

實亭

鍾倫

子塔

盧銓校

男

紫淵

與毛會侯先生書

憶穗童子時即知東南有毛先生名噪文壇自所傳誦
開墨房牘外又獨以古文辭彪炳海內士大夫欲藉其文
以傳者奔走延請如不及蓋私心向往者久之壯而事諸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城李漁村先生讀其文十年先生之名雖見簡牘中又感
其貞女墜樓吞金之遺烈益忻慕先生之為人願一執鞭
不可得今年春南宮被放刻日告歸偶過宗人新燦兄齋
頭從廢簾中搜得大集三數卷謂先生亦在此私心躍躍
亟奉歸挑燈讀之終宵三復不能寐怪其外秘先生踪跡
弗一言凌晨遂肅衣冠詣行臺上謁並以先君子墓表為
請幸先生竟不辱而許之因竊念古之欲見大人君子者
或抵潮而從昌黎或渡海而訪東坡甚甚至負囊車前質
脊廬下以求親近蓋其遇之難也如此其執禮之恭且勤
也又如此今穗想望先生之人文於二十年之前而會先

生之來此也上之不能千里命駕委曲求通次又不能贊一物宿一齋以待先客者之達其誠而乃敢望門投刺越次歷階率然執其先人之銘狀拱手而上之先生先生即廣大不我拒其獨無媿且懼於中乎雖三尺童子有不笑其狂僭而無禮者乎中夜以思汗淫淫竟趾矣然穗終有所不能自己而急欲圖先生之一晤者其亦有說杜工部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穗幸與先生生同時居同方而又有筆墨以相往來即造物未假以良緣猶不能禁吾精神意氣終不一接於先生况以萬里遊子落魄天涯束裝有期萍踪易散而寓舍之相距曾不踰數武而近不以此時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二

蚤自結於左若以遂其二十年構門之夙願而尚何待耶嗟乎以人文宗匠如先生而後生小子方當請罪通辭之始謂室如何惶慚如何鄭重而又忽敢布其疎狂無忌憚之言至於累牘而不知自止者亦自以先德易湮大賢難遇所恃先生之廣大或者憐其無成終不靳而賜之一言則真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其又焉用此區區無益之小數爲哉抑觀片羽者未嘗不想吉光窺一斑者未嘗不思全豹先生大刻僅從家兄所流覽其半又以歸期已迫匆匆付還恨不得全集而暢讀之想先生衣被後學之盛心其亦何惜傾笥惠教以慰二十年饑渴之懷乎至

於先君子墓表一聽先生與會所屬遲速都不敢必願終有以賜之付舍親靜海署中寄到幸甚公郎先生未獲通名不敢專候幸惟鑒原拙文冗不可致謹以舊刻二冊附呈大率皆少年無知之作和疑鏤版之請荆川無耻之譏知所不免亦望先生以一字爲指南從此勉學未晚也惠風和暢去掉日遙臨函悚切不勝皈依

說得私心向往處津津然其不放倒自家尤覺奇崛可喜
陳集斯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三

疎逃芝眉忽復一紀雲山縹緲音驛荒涼未審何時始得聚首談心一傾十餘年鬱積也祇念老年世兄宿學通才定以今秋飛騰北上想握晤之期當亦匪遙耳弟十年來南北往還兼迫家務浮沉流俗中碌碌無一善狀可爲知己道者竊以隱約日久自審富貴有命功名亦必待時會而後成類非人謀之所能及而惟古人之實學不講不傳則有不能一日而釋諸其懷者也夫古人之所謂實學者以性命行其經濟而已矣性命之說微而難窺自孔孟程朱而下極力闡明已無餘蘊雖使學者日取遺經反覆體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四

驗猶恐其察之不精而守之不固復何敢輕置一辭於其間而獨至時務之要措施之方往往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便於此而反不甚便於彼者非藉畱心經濟之士相與兼綜條貫隨其時勢之所宜斟酌而變通之斷不足以適當世之用而所爲性命之真亦終不得盡見故閉戶讀書必以此自矢而後有傳文出門而取友亦必以此相規誨而後得其可傳之人且夫讀書而志在性命經濟不獨出而仕者有實用也雖以日用常行之間接一人處一事猶必有深思遠慮足以寡過而全身而況其施於家鄉者不更有如周官所謂孝友睦婣敬敏任恤之可書乎取友

而志在性命經濟亦不必道明德備之儒而後爲可師也世固有一才一藝椎魯而無文貪詐勇悍而不可近者而苟能結其歡心制其死命大之可恃爲緩急小之亦可以寄耳目而代馳驅以視酒食遊戲之徒侈言聲氣而落阱下石者其得力迥不侔矣伏惟老年世兄淵源家學胚胎前光自少以古人之實學爲期而慨然有志於當世想別來十數載所讀之書益富所取之友益多必自有窮性命兼經濟之絕識奇才足以創經國之大業而垂不朽之盛事者恨不得千里命駕造廬請益一一誦其文接其人以爲快弟邇年妄有論著又思擬爲奏狀告條各數十道其篇目頗倣蘇氏父子而別出論議以相補救他文亦多準是所恨聰明不逮少時識力短且淺而又苦爲俗冗所阻雖欲涉獵經史且輾轉不得竟而旋復遺忘加以窮鄉下邑偶見寡陋曾不得一二同志如吾年世兄者爲之提撕以砭其偏而教其所不足其於古人性命經濟傳文傳人之實學蓋亦粗有志焉而真莫能逮也惟願老年世兄旦晚高鶩讀中秘書而弟亦將以冬間逐步後塵攜十餘年積稿一就正於有道之前爲我痛刪而明示之然後退而讀書取友以益求其所未至雖使畢世窮賤不得一與於富貴功名之列亦可以償其生平之素志而無所復憾於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五

古之人矣不識高明且復以爲何如哉小詩奉懷并祈鄧
削舍弟行迫匆匆道意諒知已或不訝其迂疎而終有以
教之不宜

皆深心閱歷語知素所蓄積不讓古人久矣雖茅廛甫
以序記書爲韓公崛起門戶草堂此等我亦愛之不忍
釋手○讀書取友二者皆不可少不讀書何以取友不
取友何以爲真讀書箇中人自與淺丈夫莖楹大別

亭先生

與林立三學博書

丘嘉穗

涼秋薦爽窓戶蕭然輒想臥龍山下牙籤插架瓊席悠悠
人如秋水筆湛露華者先生真與黎大叅旗鼓相當也方
今海內以古文辭自命者無慮數百家高之則遁於秦漢
次亦託於唐宋八大家而其下者乃或飾以六朝綺靡之
習創爲晚宋險僻之體甚至里語方言禪經坊曲無不竄
入文字未有陶冶古今斟酌盡善不屑分門別戶而自成
一家言者也惟黎大叅之文性靈豁暢學問淹通開闔照
應神法逼古有李寒支先生之奇峭而出之雍容有彭躬
巷先生之高古而出之流宕想其結撰故是一代宗工不
獨爲吾郡風氣開先而已竊嘗服膺者久之今先生又以
奇峭高古之文爲吾郡主盟使經生學士雖生於荒寒之
境溺於俗陋之學猶知有古文辭之不亾者實賴二公提
倡力也蓋先生與大叅之文皆所謂不立門戶而成一家
言者穗知擬之爲秦漢爲唐宋而先生與大叅總皆不屑
也要自成其爲林子叅子之文而已矣春間入郡承惠尊
刻粘壁流覽令人塵胃頓洗恨不得全集而快讀之所諾
家君壽章倘已草就希卽頒賜他日更得附大集中以傳
不朽家君固已八千歲爲春秋矣一簣奉懷伏惟叱而教
之幸甚因舍弟風便附候興居臨楮神飛不勝遙企

與翁明府蔣參戎論洞寇書

丘嘉穗

邇來地方小警仰荷老翁^{鎮文}臺平定安輯綽有成謀穗叨託
宇下將與父老子弟共沐絃誦而享金湯幸甚幸甚但以
敝鄉任事乏人奉公無術曾不能推廣兩臺之德而力行
之以致境上洶洶猶未知稅駕之何所是敢陳其顛末力
贊兩臺之令諭而反覆推究其所以然者俾得蚤賜嚴飭
着實奉行上以昭朝廷之聲靈下以解民生之困阨不
勝大願伏惟垂仁採納焉竊惟來蘇三鄉孤懸天末不幸
復界閩粵間西接武平之象洞南鄰程鄉之松源洞無深
溝高壘以爲之限有幽崖叢箐以爲之巢其二洞群不逞
之徒倚爲窟穴游奕往來耽耽視來蘇如奇貨者蓋匪朝
伊夕矣會日者秋收頗歉穀價上騰加以顛米弗來潮米
莫上貧民半菽不飽并日而炊於是二洞之亡命爲雄者
正敢陰行招納之私大肆攻掠之慘一呼百應四方騷
沿鄉之民枕戈待旦藪之 本朝定鼎之初耿逆寅卯^{變之}
乘機竊發者其猖獗爲尤甚如前日劫上地之某家及新
坊鄭氏之殺戕三人亦可畏已亦可哀已顧嘗爲地方計
之二洞之寇雖曰實繁有徒不過么瞀小醜嘯聚作逆非
若明季大盜之桀驁難制也卽前月明火持仗害命劫財
亦第出於窮鄉細民之所不意而掩其無備又非有乘勝

長驅之勢不可遏絕也而吾鄉之爲練長者方且惴惴如
臨大敵今日議糧餉明日議硝磺夜則伏塘架路晝則偵
謀瞭候曾不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洞寇又已赫然臨
界上問率一二鄉兵荷戈而逐之而衣不敵飭食不果腹
鉛刀莫割釜甲焉有一旦驅之格鬪則骨驚肉飛而無人
色猝有灰傷誰可告訴往往聞銃砲而戰慄臨矢石而奔
潰而其三界村氓畏賊勢熾又多與之接濟來若爲迎去
若爲護前後皆彼奸細聲息動相應援在爲練長者方設
一計自謂鬼神莫測而不知稍一動色彼已不脛而傳望
風先遁遂使此寇縱橫出沒儼然以夜郎扶餘自大卒未
有以此聞諸當道而爲之扼其負隅制其走險者吁以方
今太平全盛之世而狐鼠登壇一至於此而其所以爲備
禦之計者又如彼其疎也何其無策之甚而反爲盜賊所
竊笑哉獨不思前日老父臺嘗有申飭保甲之令乎獨不
思昨日老鎮臺又嘗有遣兵屯戍之諭乎此二議者皆至
當不可易而敝鄉練長諸人迄未聞有所奉行是兩臺實
有保境安民之深心實有除奸剷暴之遠略而敝鄉諸人
不能恪守規畫奉揚威武以痛斷其根株滅此而後朝食
也雖復勞勞焉日以稱干比戈邊疆捍衛爲已任其亦何
補之與有竊謂爲今之計莫若力行二議移會武平程鄉

地方官先嚴保甲之法著令約地家長旬月供結一人從賊一家連坐一家窩容一鄉連坐有作勾引告密倡亂者誅無赦明知爲賊踪跡有據而鄉鄰不卽首捕者與賊同律而因會三縣文武吏相視閭閻界上有瀨田茅坪羅地等處實爲我之門戶賊之咽喉宜倣蠟前河頭二城遺意築一土堡增宿精兵數十人遣把總官一員領之以戍其地其工費糧草亦應酌議勻辦四鄉使之平居聯柵寨修烽燧謹問諜懸賞格萬一有警則檄鄉兵之自爲守者互相聲援犄角而進庶幾哉奸宄無所容緩急有所恃而不至以兩臺飭甲遣戍之美意徒爲練長奉行之空文而已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也是以奮袂攘臂不得已而出於此所仗兩臺爲全杭保障既已移會飭甲遣戍以制其死命而卽以招商放米之議復中上憲少寬禁網或併請以陳易新將見貯倉穀減價發糶而轉糶江右以還之倉俾良民之未爲盜者得以自謀卒歲而盜知食足亦不至出其劫掠之餘盡呼其類而誘之去則二洞之寇豈惟平之抑且將絕之矣否則計自今冬以逮來年五六月其爲荒之日尚長而晚稻所收無幾又多不堪寓目長此不已復將何底興言及此實可寒心嗟夫天下事莫不有其幾焉凡幾之所伏其始也常如在厝火未燃之時而每以徙薪不早漸且燎原遂馴至於焦頭爛額之勢而不可撲滅是固愚者之所恃以無憂惰者之所偷以爲安而一二見微知著剛明果斷之士未嘗不爲之發憤而三嘆也今敵鄉雖僻處閩粵邊徼而其動靜治亂之幾實乃兩省之安危繫焉者遠不具述卽如近年程鄉之張科鍾兩破永定武平之古端周楨剽掠三省以及武之朱學晦杭之鄭德敬糾粵人而作難皆以草竊小寇而敢逆命吏之頗行動王師之征討幸而當事者沉謀迅發協師武臣力驅而遠之促而殛之向使日久變生兵連禍結畱一蠹之穴以潰千丈之堤其患尚忍言哉伏惟老父臺膺民社之重而兼經緯之才司金湯之寄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而荷勦撫之任沉幾觀變不動聲色而奠三邑兩省於磐石之安其必有以處此者固無俟書生之越俎而謀耳嘉穗耑目桑梓空抱杞憂瞻拜下風祇增慙悚臨函無任望光待命之至

慘淡經營而出以風發泉流之勢覺與歐蘇諸書疏相去不遠其碩畫則經濟之才而仁心卽性命之學也士必有此乃稱作家

徐章仲夫子

荅溫上岷吳舟師二年兄書

丘嘉穗

長至前二日拜讀手教並接珂里課文二百餘卷睽目注視驚喜不定已而焚香朗誦觸目琳琅竊以嘆貴鄉人文之盛而老年兄二三君子主持風會之功爲不可沒也惟是弟於舉業一道本無所知加以下第南旋舟車磅礴應酬率筆硯益荒落秋間偶爲故人所強得閱漳浦龍巖兩邑童子卷齒莽滅裂實媿厥心自是不復抵齒文字外矣不謂老年兄誤採虛聲乃復寄課文見示阻命慚駭繼以感激心識顛倒不知所爲強顏點讀以塞尊論甚非所以奉令而承教也又竊自念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弟於老年兄與貴鄉諸友曾未一謀面而遽辱高誼問道於孤竹之驚馬辭之則不敢受之則不能過直則得罪諸友不直則又失信於老年兄以是且悔且恐錯愕不自得者久之雖然老年兄與諸友之知我也則至矣老年兄高才絕學不耻下交雖以言微人輕如弟者猶辱收之其接人也甚周弟自度最爲淺陋而貴鄉人士皆彬彬質有其文顧不鄙而睚就弟其取人也甚恕弟幸生同時居同地仰慕貴鄉文風有日雖有筆硯可通率惴惴不敢自致而老年兄與諸友獨爲先施其待人也甚摯而有禮是三者皆古聲氣中大賢之所爲子瞻不能得之於伊川東鄉不能得之

於臥子而弟幸而遭逢其盛也何敢不竭其愚忠以自效
於大君子之前乎若夫評騭之辭安儀文之愆疎俟異日
親造貴鄉負荆請罪而老年兄與諸友亦當以其無知而
矜宥之幸甚拙集二冊附呈博粲臨言不莊曷勝遙企
接人取人待人三柱却說得風雨變幻莫測

陸義山夫子

荅兩當令伍相如年兄書

丘嘉穗

夏杪榮行弟以遠出畿南竟不及唱渭城三疊爲別每憶
京華載酒數相過從時已不能無聚散離合之感間復從
尊岳令舅老先生所訪舊言懷尤深耿耿小春既望貴紀
綱抵都忽接手教並傳新政大示不惟臺沼禽魚自適其
適抑且除陋規興文教使西土士民莫不爭自濯磨喁喁
向化弟不勝手額相慶旦晚趨擢豈待爲年長兄遙祝惟
是導引之術弟舊遊秦中得讀盤屋李先生口授運氣訣
一書雖稍涉老氏實爲吾輩守身守官之要近又聞崑山
徐夫子亦復力行此道曾於去冬見其鬚髮容貌倍勝昔
年用是頗自私淑久懷一得之見欲爲知己者一道衷曲
復以年長兄方將勤勞王事出入戴星而疎拙如弟亦
且心知之而不能行其又焉用此迂濶不入耳之言爲今
讀來翰知榮蒞以來非直不鄙此邦之爲僻遠而優游琴
釣志趣悠然若深有所自得者乃敢追理前說削贖補陳
以當野芹之獻幸高明少垂鑒焉蓋弟嘗閱道家內外言
十數編反覆沉潛丹黃成誦而撮其大旨內則以存養精
神爲靜功外則以流通血脉爲動功而已何言之夫精神
之所以耗者由於心腎之不交水火之不濟也嘗聞先君
子仁菴公之言曰老子虛其心實其腹二語足蔽萬卷丹

經寡思慮以息心火則虛屏嗜慾以養腎水則實修鍊家
坎離龍虎鉛汞諸說胥出於此今夫人之一心茫無所知
而外物遷之非追憶既往之恩讐而徒思其智之所不及
卽期必未來之富貴而欲強其力之所難成暨乎事至當
前可以順理而應而反以三思起惑猶豫不决甚者遂至
開情妄想交熾於中語言夢寐爲之失常此則心火之所
以熾炎而不能下濟乎腎水也人之一身腎實爲生生之
本卽在壯盛時猶宜深知撙節乃無後患况吾輩皆迫五
十始衰之年光陰有限頭顱可知而猶爲聲色所惑溺也
豈不可哀近見二三友人讀書談道見地甚明而義理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二

心終不勝其嗜慾之累或荒女色於內而眷戀不忘或好
男寵於外而溺愛難割卒皆以此而殞厥身其或攻苦時
文怠惰廢寢經營家計竭力勞形中宵欹枕注想治客邪
緣一奏時復中之雖號素健者亦且佗條無聊頓成羸疾
此則腎水之所以下泄而不能上濟乎心火也今我輩治
心修身縱未能如聖賢之存誠謹獨亦當痛戒前二者之
弊每日以一炷香久默坐宴息空諸所有用佛老語視鼻
端白數息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庶幾無咎無悔而長
年可必也所謂內以存養精神爲靜功者如此若夫流通
血脉之動功則又有數十百說大率擇其可信者而行之

亦不過片時可了其下手之訣每日清晨披衣在床閉目
盤坐暗轉雙睛叩齒十數均調呼吸吸吐故納新嚙漱玉泉
汨然吞下隨以兩手摩熱先熨兩眼次擦面鼻仍坐左右
耳根數遍因鳴天鼓叉手托天將通身乾浴復轉頸紐肩
左右手作開弓狀更摩丹田向背後擦內腎交拳反握臂
膊腰背及摩夾脊骨更擦足心湧泉穴或按膝候身低頭
扳足鉤在膝上然後徐起下床握固兩拳足前踏手後擺
并立定一足灑腿各七次紐足行二次至食後仰面三呵
徐行百餘步摩脇胸腹肚再依前功行一回午後飯後亦然
要之不拘于午卽日中稍閒夜間未寢皆可按法推廣而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七

行凡暴怒傷氣損力等事無不戒凡搔首漱齒濯足避風
寒暑濕等事無不爲常存此意雖復居官繁冗亦足遣除
俗累而近於志仁無惡之義凡此皆動功之在外者亦卽
與靜功相表裏耳他如服食之說不免多岐第取方書對
症之藥物而用其確有成效者亦足以却病而延齡矣如
其妄信方士鍊丹採戰而曰神僊可得是又儒者所不道
也豈不誤歟昔歐陽公深闢異端獨刪正黃庭一經而朱
子亦嘗註參同契陰符經以示後人豈以千古大賢而崇
信雜學實以天地之間人爲貴而吾生此身乃父母之所
遺也妻若子之所賴也宗族親友之所託也上自朝廷下

及民物之所繫而屬也其敢不以守身爲守官之本乎哉
弟竊自念掣選當前才能不逮又恐處繁劇之邑或不得
專力爲此惟年長兄以福人而居福地救政優優既可坐
而待遷而又有臺沼禽魚之樂足以爲資正當爲國自玉
從事導引近訪盤屋先生之口訣遠接崑山夫子之心傳
以慰相知者之望諒不以弟言爲迂濶而吐棄之也雲山
萬里會令何年臨風遐企千萬珍重

與何禮宗年兄書

丘嘉穗

伏審年來道駕數出不遠數千里東西遊走皆以先世未
葬故雖免喪既久而猶減夕殮不續絃者數年此年世兄
至性過人處也又性抗爽不可羈雖酷貧於朋友往來不
廢酒炙餽遺諸禮記向日共舟車亦時見有掩骼放生一
二事遇沿道乞者未嘗不捐金錢應之此年世兄厚德過
人處也二者皆古人之道今世薄俗所不講賢人君子終
身勉焉而不能逮者而吾年世兄行之無倦色亦無名心
非大至誠惻怛出於中情之所不容已者其何能以及此
而穗獨於此倍有感者竊以爲至性所以親親也本也厚
德所以仁民而愛物也末也既有本末之別自有先後之
宜不察乎此而雜然並應非必至於倒行逆施而毫釐之
差此急而後彼緩而急已有潛移其本末先後之序而不
自知者墨子以兼愛釋氏以慈悲而卒流爲二本無父之
教率由是也敢獻其愚慮一相質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
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子非至不孝未有生而
不顧父母之養者而父母之生也亦多能自致其養而無
所藉於子之力其必有待於子而他人不得以旁貸焉者
獨死而葬耳而葬又不容以姑待爲也先王制禮天子七
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雖喪服小記中亦有

三年而後葬之文而又必曰久而不葬至喪者不除服云云以速之葬夫豈故爲是偏促而不近情之論實以死者之魄必歸土而後卽安而其事專責之子子於生前不能葬其親而或遺之孫以奠克葬其祖既恐先人之神靈久而不妥而人生危若朝露未可長恃水火盜賊動多不虞萬一不幸膝下貧弱遷延日久將遂至於暴露而莫能理事皆有不可知者此葬禮之所以必定其期也然葬又不可以苟且爲也古人之葬也以卜程子亦止避五患而近世則惟青烏家言是用夫青烏家言亦多拘而難信而其中或自有不可易之至理蓋東南卑下地氣實薄如水泉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葬

騷天忝地風之類何處無之雖屬後起之說其實視程子所謂五患者爲尤切縱不爲子孫求福計亦所當慎而擇者所以朱子於家禮常聽後人之爲之而不復拘之以卜其改葬章齋壙誌及議山陵狀皆可考見至其遵命自葬也又不憚移柩數百里外尤足見其學之達權而非拘儒所能知也故葬雖定其期而善地實不易得則古禮亦有遲之久而不葬者矣豈得已哉遙想年世兄當此大事未襄之日奔走頻年心力交瘁既踰葬期而善地又不可以猝得知其至性之鬱勃當復日甚一日弟每與敝汀人士言而痛之然嘗聞之舍弟曰蓋亦有可葬之地矣而葬

具又不敢少殺也夫喪祭稱家之有無自一棺戢身而外毫末與死者不相干苟有以葬之雖不腆不備無損於孝而年世兄顧方承累世閭閻之後即使省之又省而一切灰石工築所以爲堅厚久遠之計者亦復不嘗將復何從而取給焉竊謂欲舉大事當自節其小者始小者謂何卽前所謂酒炙餽遺掩骼放生惠行乞之類是也年世兄既有兩世休葬之喪除仰事俯畜萬不得已外卽一切暫從節省人當不以爲怪而其怪我之人亦斷非知我之人皆可以度外置之必俟葬親畢有餘力然後如前推解而於平日之厚德究亦何傷況孔孟所謂仁民愛物者常自惠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葬

而不費務乎其大而凡子貢之博施子產之濟人高柴之蔽於愚齊宣之不知輕重長短又概以爲不足與也乎顧年世兄於此非故急於小而緩於大也以爲酒炙餽遺之類皆瑣屑不足數而一旦遽從而絕之不惟無裨大事而又徒失厚德耳穗又以爲不然蓋聞太山不擇尺土以成其高河海不捐細流以就其深天下事惟其以爲小而不足恤也而後其大者終有所廢而不舉昔夫子稱禹無可問而曰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莫非儉於小者而專力以豐乎其大而或問胡氏以爲禹痛絲功不就而殛殛故損其服食居

處而不忍享天子之奉至豐享祀華截冕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其後賢者如會稽何子平以母喪去官屬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敗屋或請爲修葺子平以情事未中終不肯改會稽守蔡興宗甚加矜賞爲營塚壙亦猶行禹之志也蓋古之孝子仁人其堅苦刻勵不惜忍小以就大者類如此今吾年世兄之戚夕殯不續絃以東西遊走也固亦與君家子平不甚遠而猶願其所以節小費者必比於禹之飲食衣服宮室所以襄大事者又不必盡比於禹之致孝鬼神等事則豈惟日積月累寬容易成而今日之郡守亦將有如蔡興宗者感其仁孝而爲之營塚壙焉其於兩世未葬之喪何有如年世兄猶復遲疑而不之信則請置尺籍於此記其每月酒食之費幾何餽遺之費幾何掩骼放生惠行乞之費又幾何俟至歲終覆而核之其果不足以充營葬之用矣乎抑亦厚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一歲計之而不足歲歲計之而有餘也夫先世之大事必不可以不襄而一切小費則猶在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間其亦不待再計而決之矣穗作此書時方屬棄未定舍弟見而笑曰是奚足哉何世兄非長貧賤者不思葬無資也穗應之曰當今之世即使旦晚聯翩以

去其可取之盡銖銖而用之若泥沙乎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吾姑盡言於此以俟其可受而已若謂何世兄驟貴而遂不可推此意以行之也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舍弟唯唯而退并聞一笑客歲辱書使穗爲先師傳德實不能贊一辭因讀常觀察誌正鉞墓謂衮追叙遺烈亦門生表慕之禮其他以弟子誌其師者亦多蓋唐人有此例也乃敢援此作誌銘一篇另寫呈政雖掛漏之罪自知不免聊欲藉以報命終願吾師得速葬耳外有與梁君鼎文書露封一覽希交令兄尚老年兄緘寄爲妥所惠王司農書誤蒙獎借亦無緣便可投實切銘感餘情縷縷不盡所言

謝太史陳介石年伯書

丘嘉穗

憶前歲穗以選薦游都下得謁先生于木天伏荷教育如
親子姪方媿碌碌無以報拜別匆遽愈增馳仰去秋家兄
自京師還蒙賜書并所誤家父母壽言歡溢庭惟先生巖
壑賤父子何人乃于數千里外爲長者所垂注如此感悚
感悚家君生于僻壤浮沉學校中數十年落落無所遇雖
居鄉好行其德里人頗加敬愛而生平高識遠度坦然可
質天日者人固有所不盡知而家君亦深自貶損無務爲
崖岸表襮之行以求知于人也客歲春秋五十有一嘗痛
念父母不在忍復置斗酒自勞遂光期迫之名山鄉閭親
友暨四方士大夫隣金來爲壽者咸卻弗受僅令穗輩納
諸公詩文數十通而已時貴郡何信洲年伯在吾杭聞其
事嗟嘆以爲賢蓋家君恬退不求名如此乃今旣幸邀先
生巨筆爲之表章使生平隱德弗耀者皆得附託以傳不
朽卽家君淡然無求亦不禁有知我之嘆莊生所謂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舍先生之文其誰屬哉近世古文
一道濫不可言而于壽章爲尤甚其弊起于爲子孫者務
以虛文奉其親而誦揚率不以實雖以里巷間庸人皆得
假彩管製錦屏侈大其事以爲一時榮寵而當世所號能
文章之家亦且徇其子孫所欲得而漫爲夸毗之詞以應

之以爲祝嘏之文類然相欺以誣已而相飾以誣人蓋不
待諛墓之文而後爲可姍也自其生前而已習爲故事矣
伏惟先生平日持論不苟深嘆壽章之濫以謂雖工不足
傳而屈抑爲家君作者乃皆有實蹟卓卓可信于鄉里異
乎世之相欺而相飾者是可傳也已昔黃叔度終身闇然
無所爲徒以郭有道一言而古今猶且賢之况家君事蹟
粗有可紀述而又得今之有道爲引重其足信今而傳後
也何惑焉家君未及奉書謹以謝啓一幅上呈而命小子
達其區區如此惟先生其鑒之不宣

鋒稜高亮極似長公

黎婉仙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與河州王時齋學博書

丘嘉穗

僕前造貴署敬叩先生講學宗旨卽蒙大海總以此心爲權度一語爾時倉卒奉對謂聖學權度似當以心中所具之天理爲主然後可以較輕重定長短而區區知覺運用之心猶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不足以當之先生雖不深斥其言而亦未嘗稍加區別以致慙慙奉教之意尚有鬱結於中而不能以驟白者退而手大集讀之所以警覺諸生者不一而足而皆不出心爲權度之旨私竊自念以爲聖學關係至重而先生學有淵源確具卓見必欲窮源竟委深加剖析恐不免於近名好勝之私若竟默置不復論不惟棄教言於無用而且使僕抱不決之疑未知先生其竟容而外之乎抑猶踵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失而自以爲權度之至當也是以忘其鄙固一竟前說幸少加垂察焉夫講學以此心爲權度此固陸王之學之精髓而近日貴鄉王李二公所以著書立說而樹幟於壇坫者也然而僕獨不附和其說而樂與先生相質難者非敢故爲立異以犯當世之不韙實以按之往古驗之當今皆有非耳目之所習而不能不駭於其言且深懼今之學士讀心解學隨諸書悅其說之簡易類不難武斷聖言俯視一切拙者變而爲清狂巧者陷而之權譎處則爲告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子之強制出則爲王半山之執拘不曉事其害將有不可勝言也者蓋嘗思權度之論本出孟子所以告齊王者其言曰物皆然心爲甚是明以此心爲猶同於衆物而必待心中所具之天理爲之權度而後知其長短輕重也何能遽以必待權度之物而卽可爲物權度耶竊以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明命無時不流行於人間大而綱常小而食息內而一身一家外而萬民萬物莫不各有當然不可易之理以待人之博習而周通深造而自得而至於經史令甲明師益友之屬則尤此理之散見於人心而不可誣者要皆天命之懿而實於吾心乎備之者也是之謂真權度今不先使此心受權度於天理之中而徒率其不學無術之心以爲權度且援子靜六經註我陽明人心仲尼之說驚然號召於天下曰人惟本此心以立之主而事事物物之來皆可以惟吾意之所處而無所不得是猶舍懸衡之平而欲以手揣其輕重舍絜矩之審而欲以目較其短長也雖或幸而中焉亦不可爲訓已卽如一取與也取之而不傷於廉與之而不傷於惠誠天理中之權度也而或以吾之貪心而盡取以吾之吝心而不與其可謂之權度乎一賞罰也以天下之所同好而賞之以天下之所同惡而罰之誠天理中之權度也而或憑吾心之私喜以爲賞

憑吾心之私怒以爲罰其可謂之權度乎夫天理之在人
心誠不可昧而道不憑器則易差質不加學則易鈍非以
有心而悖之卽以無心而失之斷未有不格物而能致知
不集義而能養氣者舊聞吾汀總戎官新粉一室命畫史
李森圖百蟬遊江於其上李初不敢下筆精思累日至忘
寢食忽躍然曰吾得之矣亟命童子市茄一擔不擇大小
皆煮熟卽取茄雜投粉壁上隨復除去因視茄影點染作
蟬形綴以水草疎密橫斜錯綜盡致總戎瞿然稱善向使
率其胸臆草草命筆縱匠心經營豈能如是之工乃知人
性雖極靈巧亦必因其自然之迹而後能成其美卽區區
一繪事且然矣彼陸王之學乃欲屏去一切聞見粉本而
專恃此心以爲權度多見其陷於義外之非而不自知也
其不爲畫史所笑也者幾希客有難僕者曰天之賦人以
心也既自有仁義禮智之性具足乎其中而其氣之至虛
至靈至剛至大又實稟陰陽五行之秀以生而超然獨異
於禽獸者安在此心之不可爲權度而必待安排擬議爲
也况聖賢教人主敬以存養此心行恕以擴充此心孰非
本此心爲權度者而顧欲求之於外乎僕應之曰唯唯否
否人之一心五常具足虛靈剛大者皆可爲循其性情之
正自足以爲權度固也然性情之善雖同而氣質之稟各

異惟其有大聖人之資者人心卽爲道心乃能無少物欲
之蔽而不假學問由仁義行其自大賢以下人心常危道
心常微克念則聖罔念則狂皆已不能無所安排擬議於
其間加以道之無窮時地懸隔雖令大聖人坐而遙度亦
有不得而盡知盡能者不以其心觸之學問而何以爲功
故稱堯者曰稽於衆舍己從人稱舜者曰好問好察執兩
用中稱禹者曰聞善言則拜稱湯者曰從諫弗咈先民時
若稱文王者曰望道未見不諫亦入稱孔子者曰祖述憲
章上律下襲稱顏子者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下
至蹇叔之休休有容樂正子之好善武侯之集衆思廣忠
益不可枚舉彼皆大聖大賢而猶不敢直以此心爲權度
如是誠慎於危微之介聖狂之分故也今吾輩以下學冥
頭之質而欲廢安排擬議之功未有一蹴而入於詖淫
邪遁之教者尚何仁義禮智虛靈剛大之可言哉且聖賢
之教人非不知仁義禮智之性同於天虛靈剛大之氣異
於物而必以至敬行恕之方爲此心嚴立權度者正欲使
學者於身世之間時時安排處處擬議以求爲至當不易
之則其靜也存而養之而至於中者常有以涵動之所本
其動也擴而充之而行於外者常有以見靜之所存蓋一
動一靜皆必稟命於道心之正以爲權度而人心初無與

焉況道心云者謂心之虛靈剛大藏於中而其體之渾全實已統備乎仁義禮智之道仁義禮智之道雖散著於外而究其精微之妙用總不越乎虛靈剛大之一心而通之是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豈曰求之於外乎若不審其權度之合於道心與否而惟人心之是徇雖曰主敬不過如道家之存神養精自私自利雖曰行恕亦且如光武所謂恕已量主者不免相率而爲不肖之歸是則真告子義外之學而非復聖賢之所謂主敬行恕也矣伏惟先生文章之富風節之高久著時譽而又能以老成典型倡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宜舍親盧先生所推爲空谷足音者惜親炙未幾匆匆告別追念晤言未蒙印可恐成西遊一不了公案以故不敢自外復論其所以然者而進之如有不合願賜教荅不宣

謝黎大叅媿曾先生書

丘嘉穗

嘉穗頓首黎老先生閣下所呈拙集既蒙指教復得大序爲之弁冕媿非三都乃勞玄晏感謝感謝憶曩者藩海交訂穗失學遂已數載逮今未聞文運驟更學者爭趨於古始日取周秦以來之文手抄口誦若爲時文計若不專爲時文計而所爲之文竟大與時戾卽小試亦輒不利親友長者見與如此皆相戒勿復讀而穗亦未嘗不顧而自疑也自是而後屈首制義屏古文而不敢觀者三年稍稍見售於時而其平時結習未忘終若有所慚憤而不自安者則仰而思曰古今文體製雖殊而其理與氣未嘗不一必以前日不善學者自懲是所謂困噎而廢食也於是復私取古文服習不輟間以與會所屬輒著數篇自娛卒惴惴未敢出示人雖同學諸子亦無從而知之蓋其畏人非笑之心亦復如向日之自疑焉及隸諸生籍以試事入鄧江始得過學宮讀先生碑記並從人索大集覽之猛欲攜一冊就正左右又竊自念叅政之尊人文之望意當不可一世而窮鄉晚出之士所學無成乃欲汲汲而求通其間其能必先生之見取耶每忝僣檢閱輒懷疑慮而止已復自奮曰當今斯文宗匠莫如黎公假令見吾文而亦若鄉人之非笑焉是則真可非笑者也吾顧抱不決之疑何爲者

至客冬人郡乃敢聚其瑣言呈之記室以取進止亦未敢
必先生之終不吾棄耳何圖先生遽爾貶損手筆反覆開
示以勉其所不逮甚且不鄙而賜之序言穗方以此求當
於先生而不可得而先生竟從而嘉與之然後知大人君
子接引後學之誠心如此其至而穗平日之所以自疑而
不決者亦或可假以稍寬已昔南豐爲王子直作文集序
東坡爲勳上人作詩集序至今子直之文上人之詩已不
知消歸何處而其姓字猶可使入傳述者賴有兩公之序
爲之表彰也拙集故不足傳猶幸得先生一序異日續刻
大集必不以其所賞心者而自加刪逸則穗之名長託此
以不朽可也雖不傳何憾乎抑汀南寥落文獻凋殘先生
嘗三嘆矣今以穗之淺陋而先生猶獎進之後之欲自樹
立者其誰不聞風而起焉此又非獨造就穗一人而已惠
風正暢去棹日遙伏楮神飛可勝翹仰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序

謝黎魏曾太叅書

丘嘉穗

二月七日得拜手教並賜先君墓誌銘焚香盥讀感與泣
俱先君言行無所表見於世而先生獨忻然推之爲君子
曰積德於不知爲善無所期有味哉其言之也竊以人之
所以爲君子者不視其迹之顯晦而視乎其心之善不善
君子之所以傳不傳者亦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在乎得
託其傳之之人何者世固有終其身無功之可紀而可以
名爲君子無過之可摘而可以名爲小人者非必待其善
不善之已形而後從而名之也彼其隱微之中實有爲善
之心而不得以自伸實有爲不善之心而不得以自肆則
其善不善之迹雖未著於天下而中之所積者既誠一旦
時與事會得以惟所欲爲莫不欣然各從其志願之所便
而爲之世人或以其不及見而莫之察而天地鬼神必有
能辯其邪正厚薄之所以然者此孟子所以躋顏子於禹
稷之列而春秋所以有誅意之文也故曰人之所以爲君
子者不視其迹之顯晦而視乎其心之善不善若其人之
心既有善而無不善可以不媿於君子之林矣而作者之
言語文章或不足以發其潛德之光則世終不傳卽言語
工矣文章麗矣亦可以傳其人矣而其當時之道德事功
猶不足以取重於天下後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以王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侯將相豐功偉烈而付之淺陋無聞之人雖有雄奇之略
彪炳之績猶恐其終於無傳而得一有道能文之士爲之
表章卽以身在貧賤而符誼過人者亦足以傳其事於不
朽豈其人顧能自傳哉蓋待人而後傳也故曰君子之所
以傳不傳者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在乎得託其傳之之
人由是論之人之爲君子也難爲君子而得遇其人以傳
之也尤難自非天資忠信而近道而又幸而見述於大賢
之口其能相得而益彰者蓋未之前聞若先君之爲人正
大寬平表裏洞然固一鄉之所共信爲君子者也先生學
老文雄爲世儒宗而先君子之言行卒幸遇而銘之誠所
謂得托其傳之之人也其所以闡揚先君之爲君子也蓋
微而彰彰而信而不肖孤所以追慕先德之有傳而不敢
忘其所自者不知又當何如以爲報耶不肖孤自遠遊不
返慘罹荼毒氣怨結而不揚恨罪戾之難逭每憶臨行拜
別時惻惻如在夢中曾未及一載而先君之音容言笑欲
求復一見而不可得人生至此不如無生因竊念人之沒
也魂升魄降氣散形消不知其尚有知歟抑竟泯然與物
同盡歟如尚有知也後死者可復相見於數十年之後而
明冥長慕猶以爲甚遠而不可期若其泯然與物同盡也
以有涯之生而抱無涯之戚雖骨肉至親亦如逆旅之人

相遇一笑終於委而去之此皆人世之大可痛而莫之能
解者也今先君子往矣事已無可奈何所賴者幸得先生
高文大冊爲之表其行迹以傳於來世俾子孫有所述以
爲世守鄉里有所勸而爲善人雖山可夷谷可湮而先君
之名績終得附大集以垂之無窮尚何問乎死者之有知
無知而後可少抒其不得復見之悲也哉拙狀幸辱批點
極爲得體北望龍山不禁神溯臨筆悽愴哀感無已
仁孝之思洋溢行墨與東坡上張公方平南豐上歐公
文忠各有勝處不得以古今分優劣

嚴志周先生

上侍讀李雷田先生書

丘嘉穗

穗自前歲入長安獲親教誨卽翻然悔所學之非年來坐臥空山益思刻苦爲詞章而窮鄉晚學無碩師指導又頗有場屋時文之累每患俚俚無所入獨日夜手先生集爲之師耳因思今之爲文者何限卽居史館者亦不勝數然於錢思公所謂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之一言而求其足以當之而無媿者惟先生一人而已蓋嘗上下千古而竊嘆作史之難也唐虞夏商之際所爲史官姓氏不可考自周室以來位與才稱者史佚左丘明司馬班范歐陽公裁數人而止耳後之作史者自陳壽以降無慮數十家稱於世而按其大旨不惟褒貶失實靡所考信雖其紀事之詞亦皆因仍固陋無足爲史家輕重太史公云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豈謂此等耶獨唐韓子以高古之文爲八代起衰雅宜作史紀事其平居議論亦欲譏唐之一經以垂無窮比奉命入史館又自惑於人禍天刑之說畏懼而不敢爲竟使二百年文武士舛舛失所望宜柳州貽書責之也柳州之文深雄雅健不在昌黎下蓋亦所稱一代史才者奈立朝僅作雜官後又一斥不復振徒以其文放浪山水間而已何怪昌黎有巧匠旁觀縮手袖閒之嘆乎他若漢之卿雲唐之李杜宋之王曾三蘇之徒非不傑然成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奏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奏

一家言而其紀事之詞終未見有卓卓可稱道者以此爲詩賦雜文則得矣毋乃非史才歟近世空同弇州諸子高自位置不屑讀秦漢以下書至其所作古文詞乃皆步武左國逡巡不敢失尺寸一經明眼人解駁卽車棟可焚也於史才又何當焉今先生負命世才所爲文章直追古作者又當聖主右文之日而適居其官雖淹留一紀位不配望而其無媿錢思公所言蓋自左馬歐陽諸公而後所僅見也以視古之位違其才與夫才位兩失者相去不亦遠乎然穗竊因之自悼也穗家世多隱德以僻處嶺海間弗爲時所知先祖先曾祖之墓並未有刻文往時居京師纔數月自以學問無成才能不足比數雖日登龍門無能具行狀上之左右以誌前人之遺事於不朽居閒處獨悵恨自失者久之嗟夫先生之文固南豐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而先祖先曾祖之遺行亦記所謂當論譏以揚其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世德易湮大賢難遇自前歲拜別懷不能已至今再遊長安幸際先生奏最還朝乃敢譏書詞述家傳以傳誌爲請不識先生亦許之否嘗聞貴鄉李于鱗先生居盛名時性簡賁不甚延客有山右賈人子寓歷下一年無從就謁知于鱗有外家兒常得出入宅中因餽以多金且曰神仙易名士難千里來止欲一面巨公顏

色耳外家兒許之約某日公往某園可一望也及期于鱗果出賈人子先匿左右忽突出長跪道問于鱗驚問若何爲者外家兒乃以情告賈人子聲淚俱下曰小民望公如天人父某經商不幸死道路倘得公一言誌石上雖碎首階下不敢辭卽出懷中金爲脂筆費于鱗笑領之曰是亦足以誌矣遂爲之銘今先生之文過于鱗遠甚而穗欲爲先代乞誌銘乃不能如賈人子之專且勤也甚可愧嘆所恃先生錫類之仁教孝之義或不靳一言爲表章則亦碎首不敢辭耳一絲一毫聊表寸忱幸先生少留意焉

與捷三兄論陶詩書

丘嘉穗

向讀陶詩頗得大意前枉過時幸與吾兄商略及之乃復不揣固陋奮筆爲箋註又作序一篇因歎陶公忠節人所共知而其託意於詩者則人未必盡知也卽其忠節見於詩者亦猶人所共知而至其識見超然不染稽阮之清談不入東林之淨土則人又未必盡知也大抵晉人陋習生而不清談則束於禮法而無以爲樂死不飯依於淨土則皇皇然懼輪迴之及已而不能不妄意於超生唐宋以來號爲賢者莫不浸淫其說至今二者之病猶深中於學士大夫之膏肓而不可破除而陶公當彼風俗波靡之日乃獨能砥柱狂瀾卓然自拔於流俗之外真名教之于城也豈但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而已哉弟自下第歸來家無一錢之入三復陶公詩自覺寢食有味不惟使人不敢言貧亦且於義命之際差知自守若將有得力者豈真窮愁著書自足度日耶抑吟咏性情之言果有感而易入者耶箋註及序近雖草就所恨其說甚冗不得繕寫就正以佩陶公賞竒晰疑之訓又恨不得見公年譜考知其詳而家藏復無善本其中有數條不可解者正恐不免於魯魚焉馬之誤耳鄴架陶集幸爲檢出付小价少佐叅訂冀得異日呈教何如聞學臺將按汀命駕當復匆匆而弟猶以此

等不切要事絮絮相商自笑迂濶亦足發吾兄一笑也
說破晉人病根與序相爲表裏

林碧山先生

謝林立三學博書

丘嘉穗

荷錫壽章焚香朗誦不忍釋手拜獻庭幃光生蓬戶真不
啻毛生捧檄時也謝家君爲人孝友慈祥浮沉諸生中
數十載頗厭王介甫籠終年四十餘受知大山楊公卽以
手戰告老優游林下居鄉好施藥不通干謁不涉訟庭於
一切勢利澹如也惟日夜挑燈促膝課不肯兄弟讀書行
已冀其稍能成立庶幾爲前人光亦非如世俗之見欲大
其門以誇耀於里閭者不謂先生文蚤見及此而家君亦
讀之而嘆曰知我者林先生也有以夫近世應酬之作諂
諛蓋不可言而於祝嘏之詞爲尤甚其爲子若孫者誦之
既失其真而一時文士亦皆泛濫於神僊富貴之說曲爲
誇毗以徇之識者比之巫祝足爲粲齒獨先生文洋洋纒
纒絕去塵坌卽其間見愛過甚初不料穗之不能爲遷固
繼李黎而諄諄以文章道義相期許固不媿仁者贈言之
誼也敢不勗諸穗媿不文亦曾著有拙集數冊向已經黎
大叅諸先生筆削以繁蕪不能更寫僅錄近詩一卷呈政
擬於明春先拔數首附梓乞先生巨筆更加刪訂庶不使
荆川子笑人無耻也昔高常侍五十始學詩卒配盛唐今
穗雖無似去古人學詩之年尚將二紀倘荷指摘所及得
二三楓落吳江之句於願足矣否則盡爲汰去使知無益

從此更加推敲亦當有以自見必不負先生裁抑盛心耳
近復續著拙文三冊又已獻之犬叅先生想先生與之往
還或得代面呈并賜鑒定幸甚佳筵媿領出入懷袖增光
不少臨函瞻注鳴謝何既

答家偉元伯書

丘嘉穗

嘉穗僂強人也七八歲時讀潘氏綱鑑總論卽戲取肉食
塗大士唇吻期望不茹素入寺門未嘗一拜遇募化僧來
則斷斷然與之辨必以還俗事折抑之乃已比長稍知讀
書亦頗悔所爲無狀又自愧身爲俗儒薰心名利不惟重
得罪於聖賢之門而考其所存乃及不逮僧徒遠甚至今
馬齒已三十猶復爲舉業古文所累竟不解爲己之學爲
何物所呈前書已供罪案宜爲伯翁所不屑教者乃蒙貶
損道德惠荅手翰纒纒數千言窮源竟委且勉且戒若復
以爲有可語之具非夫學道之深誨人之切慨然以明宗
護教爲己任者其何能以及此然其中尚有所疑不敢自
外聊復論其所以然者而進之天下之理原於太極合之
則是離之則非循之則治失之則亂其道本一而已誠得
其道之一而推之以至於極可以修身可以涉世卽可以
超生死而出三界而凡佛氏之說固不出吾儒範圍中矣
又何儒釋分教門戶迥別之可言哉今詳味來教大旨似
欲判儒釋之理爲兩是以謂吾儒明善復初之學僅可入
世而佛氏明心見性之教乃可出世則是天不有二理而
吾聖人盡性之能事反與釋氏各據其一偏而皆不能有
以貫通乎全體也夫儒者之學以正誼明道爲務本不期

於出世然幽明終始初無二理生爲忠臣孝子死亦當作正直之神生爲奸黨庸人死亦當作衰颯之鬼則儒者雖不言出世而出世之道故在也且夫天堂淨土地獄輪迴之說果何昉哉其信有之耶其傳之非其真耶如信有之也則淨土之中義農以降諸聖賢應皆在焉而無父無君之徒安得而竊居之若傳之非其真也則其視倫教爲幻妄而欲屏而絕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毋乃徒勞而無所益歟以是知儒者順生安死之爲正而佛氏坐立化去來自在之說其私已而誣人也甚矣然世衰道喪求媚要福之徒崇信其說猶不足佐而吾儒之高明者亦往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往溺於其中而不能出此其故何也夫人之情厭庸行而喜新奇畏煩難而趨簡便反自以爲儒釋之妙同出一原而不知彼之所謂性者執氣以爲性而非天賦之實理彼之所謂道者離器以爲道而不本於良知良能之固然此之不辨而乘其弊以入之是以智者悅其高妙賢者樂其空寂甘自託於彼而不返也若濂洛諸子則不然方其始也學焉而未得其要亦嘗出入於佛老之間及其返求而得之六經也則將據天理以明其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乎吾道之正卽間有節取其說者亦不過借彼觸此而已豈若張侍郎呂舍人之徒立說著書陽儒陰釋其離舍出

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釋氏之門哉况宋儒之道類以誠爲主其一言一行皆必由是而出而不敢有一毫之僞者也今乃謂諸公理學得自高僧其作文註書皆陰竊佛祖詞意而又以分門別戶之見反從而公排之以掩其迹是其本心之曖昧且與後世盜其詩而殺其人者何以異而猶欲以此主盟道統上繼孔孟千載不傳之學也庸可得乎且稊所以既疑佛教之非而猶望伯翁之傳之者非敢陽儒陰釋足躡兩船也蓋聞佛教西來止有四十二章卑卑綠業之論而於心性之妙未之及也其後梯連航接高僧迭出於是竊老莊之餘緒收魏晉之清言推衍增益以爲經而吾徒之護法者又羣焉爲之附會使其說日新月盛成一家言雖其間似是而非者不少而其爲千慮之一得者亦往往造於深微而後止未可忽爲異端而不之察也而特是吾儒之所以察乎其間者必先有自然之天理當然之聖學以爲之主然後從而考其得失其有似是而非者或視爲仇敵而攻之必極其嚴或假爲物象而觸之以通於道至其千慮一得之見非出於人心之同然卽其竊吾道而爲之說者復何妨引而歸之吾儒以明天理聖學之大乎世之儒者智不足以及此而謂非聖之書必不可讀否則援儒入墨而有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同體異用之說焉均拘於一隅之見非通論也不識伯翁以爲何如若夫以文章爲幻影以名利爲戲場以閱大藏爲徒廢光陰以潛心聖學致君澤民爲一段大事因緣種種格言開示明切爲俗儒痛下針砭真不啻徇路之鐸警夢之鐘也謹當書之座右以志不忘狂鼓安發伏惟矜而教之

議論嚴正能剖抉聖學精微原道本論後不可無此羽翼也 仇渝杜先生

重答家偉元伯書

丘嘉穗

辱復書教督甚嚴悚切悚切穗於道學本無所知豈能以道學爲已任然既讀聖賢之書雖未到聖賢地位亦何敢自暴自棄而舍聖賢之言以從於他道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夫楊墨未嘗廢人道猶所當距況有甚於楊墨者親見其詭經誣聖肆爲異說以食人類而不肯一言以正之是豈其本心哉若以爲恐犯爭鬪則不惟長者之盛德決不至此卽以穗之疎狂無識亦不敢向長者操戈而蹈牛李恩怨浴蜀水火之殘局已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傷和氣君子以爲忠臣有不和之節司馬溫公與范景仁交如骨肉兄弟至於論錙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以相一君子以是知二公非苟同者蓋公議之與私情各不相悖如此故今日儒釋之辨正公議所在穗亦何敢自以爲是惟願與長者平心和氣伸其辭說以爲終身之思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我毋遽視孺子爲不可教而以恐犯爭鬪之嫌遂置之默默也太極之說出於大易而佛經具在何嘗一言有所及縱使太極一圖非周子所自作而兩高僧者亦復不過竊吾聖人之緒餘以爲一己之心傳適足以明周子虛公廣大好問好察之心而已又况周子之學

乃朱子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耶朱子之言曰潘清
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之纂
首不疑也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農修
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神農之學此
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其非神農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
先生之學又何加以於此圖哉此以爲常疑之及得誌文
致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二公
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由此觀之長者之言朱子早已
駁過矣豈待愚彼諸子雖號吾儒而心已爲釋役其所紀
言之代爲講哉
述皆問謀以託重之詞耳烏得而盡信之惟永覺和尚云
太極圖原是儒家要旨釋氏得而藏之轉授濂溪則濂溪
正獲其家之故物豈爲竊我釋氏之學哉卽謂其著述間
用內典不知文同而理實迥別若執此以爲儒出於釋則
釋典用儒語爲尤多亦將謂釋出於儒乎此言雖有畏人
求和陽是陰非之意亦足見其本心之明矣儒釋是一是
二之辨愚竊以爲亘古亘今止此太極之理得其理之全
者則其效之所收亦必無偏而不舉之處儒果是則釋非
釋果是則儒非固不容其分道揚鑣並行於天地之間也
而乃謂儒主入世釋主出世忠孝正直僅登天堂清淨寂
滅乃獲淨土是不獨岐太極之理而二之而且謬釋氏之
神通廣大反加於聖人盡性之能事一等矣但儒之爲是
則皆耳目所共習人物所共安者其實心實理可得而見
也若釋氏之超生死出三界其孰從而知之得非昔人所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吳

談繫風捕影終不可得者乎况佛道之艱難卽如其所言
其始學之勇者類皆入山林踐荆棘披雪霜燔肌膚餓鳥
獸蚊蚋茹苦含辛無所不至猶必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
其不能此者亦且棄家以苦疇其身盡則力作不敢言勞
夜則焚香燃燈禮拜祖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時時念佛
無少間斷如是者僅可以稱沙門比丘初未嘗遽許以成
佛登極樂國也故雖以世尊之正覺且必累劫而後成而
心淨土淨之說安得而易言之此愚所以嘆其徒勞而無
所益也嗟夫吾儒順生安死之說甚易而實是也釋氏去
來自在之說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抑從其
難而非者乎至以出世爲忠孝之大則亦佛門之遁詞也
朱子曰佛本無父母卻說父母經故於大學或問中直斥
爲裔戎無父之教孔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故於沮溺丈人之徒猶斥爲潔身而亂大倫况
佛氏乎彼所引諸佛之孝言僧之忠特其乘彝之性有不
可得而絕滅者耳非佛教使然也若易所謂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者其於孝已不言可知而亦非有一日敢忘其君
之心蓋會其時之不可爲如伊尹之耕莘太公之釣渭顏
子之在陋巷不得已也豈若釋氏之甘心隱淪終於不用
哉且儒亦非盡不忠不孝也釋亦非盡大忠大孝也如必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吳

欲旁搜一二人之長短以較其門戶之優劣因一二人之
偶得偶失而遂上議儒教之不足以勝佛則非惟大類於
以焚書而罪燧人之見亦已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
之累矣愚請酌其平而言之夫使佛氏而誠知孝也則當
以生生爲念而不忍自絕其父子夫婦之倫然後可以承
宗祀而繼先業使佛氏而誠知忠也則當留心經濟待時
而用而不使計功謀利之徒得以專之至於甚不得已終
無所遇始退隱於山林泉石之間立說著書以開示來者
然後君臣之大義可以相維於不廢今也泥於緣業之論
惑於淨土之說徒知所以爲一身計而於君臣父子夫婦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辛

之倫爲吾性所固有者遂皆以爲塵勞妄想而務絕之所
謂大忠大孝固如是耶抑又有一說焉彼其於異類之物
扶持生植惟恐或傷至有投崖而飼虎剝眼而養鷹者亦
可謂仁之之過矣而於其骨肉之親生民之故所關於忠
孝者則反目爲贅疣無用之物而忍絕之豈不顛倒錯謬
自失其本心也哉然猶幸人生秉彝之善終古不可泯滅
雖有信從其說者亦莫能舉一世而納之異教中也假令
天下之人皆效佛氏之所爲盡去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
夫婦而獨全物類以還之天地不過數十年人類皆已消
滅無餘而禽獸草木之勢且復縱橫於天下而不可禁此

日之事已有不忍言者而何大忠大孝之能爲然自佛氏
入中國以來二千餘年間人之陷溺其中而卒至於斬焉
無後者亦已衆矣蓋其說之行世無治亂人無智愚莫不
靡然從之信之愈篤悅之愈深而其禍益烈而未有已卒
使國家戶口虛耗不及三代之富庶平人宗祧中絕不得
以長育其子孫蔑不由此不忠不孝者釀之固所謂舌有
龍泉殺人而不見血者卽寇賊兵戈之變會若是之甚乎
故愚嘗謂佛氏之罪浮於大盜以大盜顯戮人於一時而
人猶知畏而懲之佛氏陰食人於百世而人反樂迷而就
之者良不誣也且夫佛法之盛中於唐衆之徒者其爲害
也猶淺而中於高明之士者其爲害也最深何者彼佛氏
不知何所見而設爲生死輪迴之說以懼天下而天下庸
衆之徒畏輪於地獄者亦且匍匐而歸之雖其不知民義
爲可罪要不過依佛逃生求媚要福以祈免於不可見之
罪苦而已豈復能聳動一世而使之歸往哉若夫高明之
士入其中而深信之方且窮幽極渺盡心竭力以求其說
之必行而其顛倒錯亂之見真若以如來爲聖人而非孔
孟程朱而下所可及卒使彼其禍者至於叛君親棄妻子
蠶食四方絕滅人類而猶莫知其罪惡之重令彼緣業輪
迴之說果爲不虛吾不知此輩宜如何報應矣愚嘗觀魏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辛

晉以來佛法之所以肆行而難禁者皆以若人爲之羽翼也在晉則有孟顗何克何準若而人在唐則有蕭瑀柳宗元白居易王縉裴休梁肅若而人在宋則有楊大年王安石二蘇兄弟黃庭堅張子韶呂本中若而人以至前明竊禪解經而國運隨之其人自龍谿海門而降蓋不可勝紀故上而王公貴人下而後生學士習聞其說而化焉者至於今而未已其敗人材壞風俗亂國家爲不小矣其既視髮山家者尤難悉數遠不具論所見當世山門野寺中佛事盛行戒子千百爲羣使通國男女童叟賢愚貴賤奔趨若狂糜費不貲穢德彰聞者類非有善知識導之不至此

東山車堂文集卷六

書

此二者之害皆出於高明之士較之庸衆之倭佛者其禍爲尤烈正不得以若人之深信而遂推佛法爲不可思議也孔子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本專以蒼卦而言及推其理而通之則人心動靜之妙亦復如是然其所謂無而寂者一性之中天理渾然具足雖靜也而實爲動之體所謂感而通者萬事之內天理燦然有條雖動也而皆爲靜之用蓋其一動一靜原不相離既立其體必適於用而其動靜中所涵之天理則又皆以五倫爲最大之目也今釋氏卒其淺狹之心以爲本性之中空而無物因欲舍倫教之犬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至使此心一

靜而不可復動雖自謂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而於天下國家之務乃皆不能知而處之是體用判而爲二也非枯木死灰而何至其虛僞周章之情欲立一切萬法所謂萬法者吾誠不能知其何說然毀君臣絕父子以忠孝之大倫爲首禁是亦遺天理之大而在其心以爲萬法也非絕滅天理而何然則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蓋與吾夫子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旨正相南北而長者遽欲比而同之母乃以魚目爲夜光歟若穗前書所論佛氏之言性執氣以爲性而非天賦之實理佛氏之言道離器以爲道而不本於良知良能之固然者其亦有說性爲天賦之實理卽子思

東山車堂文集卷六

書

子天命謂性之說也故朱子曰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本於良知良能之固然卽子思子率性謂道之說也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而先儒亦謂道者性之動也是其言蓋有所據矣佛氏之學漫不省此而其爲性之說也則曰作用是性又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曰性無善無惡又曰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是皆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質而語仁義禮智至精之理也非執氣以爲性乎彼其於道也又疑性中原無一物而欲丟去一切聲色臭味香法了當自家本來面目蓋其學既以空爲真則不得不以義理爲障既以義理爲障則不得不舍人倫日用之正

而入山修行然後足以道其所道是又非離器以爲道乎
長者不察乃引其說之近似者以爲解又及嘗吾儒有以
氣言性之失而獨舉離器之罪諉之老子而不受豈不回
護過甚矣哉請復得而詳辨之夫道流行化生萬彙人物
各得太極之妙以爲性其實理自然皆不假人爲而自足
謂之非因緣於外可也而謂之非自然得乎況其所謂一
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者亦猶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云
而拾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蓋上帝所賦太極之理人
與物皆一也特以聖人稟氣得其清且純者而其理亦全
凡人稟氣雖得其清而不能無濁雖得其純而不能無雜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而其理亦因之而蔽若物之受形則又得其氣之偏且塞
者而其理之所同率多禁錮之深而不能推而通之矣要
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之自然亦不可謂其無與於太極
之理也以此觀之性者萬物之一原何一而非天之所賦
又不獨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而已而其所以或有增減之
故由氣之清濁純雜偏正通塞而分則亦不可以莫之察
也來書云佛之言性也曰非自然非因緣謂一切有情皆
有本覺真心無始已來常住清淨故在聖不增在凡不
減所謂佛性者也長者既識性之原於太極而又謂性能生天地
萬物而非天之所賦是徒溺于釋氏未有天地先有此性
之言而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以爲胸中別有一物可

以出沒乎生死之間而特爲超三界之本也不知在天地
則爲極在人物則爲性論形體之天則兩儀亦太極所生
論主宰之天則不已之命卽太極也其理固同條共貫而
有不可混者存焉若誠知人物之所以爲性而欲語之於
天地生物之前則如儒者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
而人物之性皆由是而出其說可分可合而卒不可亂亦
本無以氣言性之失矣顧乃有所不察而徒爲是支離顛
倒之見以自眩瞶猶復舍其矛盾而謂人矛盾不亦異乎
又論佛氏言道謂萬法由乎此心夫心兼理氣而有人心
道心之辨其動於理者爲道心固統聖凡而無一不善而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至於人心之動乎氣者則隨其所稟之厚薄而不能必其
皆善而無惡苟不復加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之功而欲任
此心之所之以爲萬法其不爲私意小智所鑿而拂其天
理之經者幾希此程子所以有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之辨
也大抵禪學之謬類皆知有心而不知心中所具之天理
常必合乎民彝物則之正故欲以縱橫作用爲奇特如前
所陳麗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說亦正蹈萬法由心
之弊昔有問於胡文定公者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爲妙用
如何公曰以此爲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
是妙用處以是而思之則萬法果可由此心而妄作乎又

引佛之言曰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物此與吾儒萬物皆備於我之言似相表裏矣然朱子萬物皆備之說云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其深切著明也如是今也不明人倫而舍其君臣父子不察庶類而畧於事物細微乃獨舉山河大地之茫然者以爲妙明真心中物而其中之要領反從而遺之何其言之泛而不切耶長者第知識老子離器以爲道而不察佛氏之離器乃有更甚於老子者蓋不但同浴而譏裸裎是又將以百步之走而反笑五十步者也程子目佛氏爲異端非以孔子口中所指之異端卽佛氏也謂後世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妄

若佛氏之說乃異端之尤而甚於楊墨者耳不然佛入中國去孔子何時程子寧不知之史記老子猶龍之贊疑非孔子之言蓋以其比擬之間誇張無實大類文士口角非復聖言平日親切簡當之意熟昧於聖人之氣象者當自見之如必以雜書爲可盡信則自周易論語孝經而外諸子百家所託孔子之言爲不少矣而乃欲一一奉之爲經也可乎長者之抑宋儒正信雜書之過耳佛經自達磨以後日新月盛安知達磨輩才智遂遠不逮於老莊何況復聚數十百年數十百人之才智而參究之以故唐人所譯之經較之四十二章其精粗固已判然而其義理文句亦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妄

或有出入於莊老之間者至其所謂偶者又皆盡易胡語間用唐人律詩之體則是五七言之作蓋不始於漢魏以後也其爲後人之僞撰何惑焉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及朱子釋氏論皆明言之矣豈齊東野人之語乎所引四十二章尊之言曰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佛佛默然不對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對曰歸矣佛言今子罵我我今不納子自持歸子身矣慎勿爲惡斯言也長者若以爲佛門止誨之妙法者然自愚觀之適足以見佛之未能盡道矣試觀今世害人至絕嗣者莫不目爲大惡而佛氏之教陷人無後者不少反自以爲行大仁慈嘗言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今又知大惡似仁矣第不知其人之罵之者果能執此說否也且橫逆之犯自吾儒處之上之爲顏子之不校次亦如孟子之自反可也今佛當默然不對時意中已藏機變待其罵止卽以納禮歸子之說推而陷之此真滑稽機警之陋習其於聖賢仁恕之義安在而蘇氏所譏禪門多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者亦可羞也夫人之責已者亦視其言之當否何如耳如罵之而非耶則已得矣吾方矜彼之不暇或且從容以教可也何必復以是說勝之若罵之而是耶則已失矣吾方當愧悔以謝之豈得以頑然不省爲不受罵之良法

而反可與納禮歸人者比類而齊觀之乎。噫率天下之人而文過遂非者其必世尊之言也。夫若教穗既疑佛法之非卽宜置之不容搜人得失評長議短此則穗所不能也。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穗亦負解性心有所疑如掛荆棘如含芒刺必求解脫之而後快正長者所謂心性所繫不敢置之默默者也卽以長者前書論之謂儒可入世佛可出世是誣天地有二理也。謂程朱之說皆陰竊佛祖辭意而陽排之以蓋其跡是誣大賢爲憎主之盜也。此皆鄙陋之心所甚疑而不能一刻置者不知以聖賢憂天下慮後世之遠者處此又當何以爲辨論耳。矧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使佛氏果有得而無失有長而無短也則如青天白日誰能搜之而於人之評議復何畏焉。昔蘇子瞻爲陳公弼傳謂公於軾爲丈人行曩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乃大服王龍溪妙年任俠日在酒肆賭場中陽明子密令門人至酒肆索與共賭稱吾師門下日如此卒誘龍溪爲弟子如穗之迂愚固非子瞻龍溪之比然自揣生平亦頗欲究極此理不肯媿阿隨人後蓋畧已負子瞻之盛氣而猶賢於龍溪之好賭者倘長者察其本心不惜以廣長舌爲棒喝使其思而悔悔而服或更誘爲弟子無復如今日之立異同焉是亦禪門之一

助也已如其不然天下公理天下之人自當公言之何能抱胸中不決之疑而置之度外哉。雖然穗所未能信者長者之言也而穗所深相敬者亦長者之行也。蓋長者歸心於釋而卒不害其爲儒者有四自少以高材博學爲名諸生數十年有行義之志可敬者一居家孝弟至性動人脫介甫之樊籠畢尚平之婚嫁有高士之風可敬者二晚乃一變故習深入法會千里訪道卒受鑪錘有進學之勇可敬者三卽居鄉以叅禪不離俗而入道如屋裏侍郎自然穩實有素位之樂可敬者四具此四德仰不愧俯不作足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視少年干進而不知止老翁貪得而不知戒羽士緇流遺世絕俗而不軌於正者真不啻度越尋常矣。此長者之所以爲盛德而穗願與伸其詞說者也。夫何爭鬪之有穗近著有治平論二十篇其十特爲國家論所以去佛氏之方令長者見之必以爲笑統俟反覆講究各無異說之日然後呈政今未敢也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力開釋氏之謬直能洞見根柢具見衛道苦心仇滄柱先生兩書反覆辨難理備言該以昌黎衛道之深心出以龍川雄偉之妙筆虎豹龍蛇出沒變現當世固未有特是論者亦未有解作是文者以區區一文人位置秀瑞吾知秀瑞夷然不屑也 辨難之文全在平心晰理使人

樂爲聽受若一味攻擊所短便已負才任性必至往復紛紛遂有斷絕來章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之事如此不激不隨大有儒者氣象

黎曉曾先生

規友人書

丘嘉穗

聞足下所至動輒相傷弟真不解竊謂天下無不可處之人也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耳凡事當以有餘者處人不足者處己不尚意見不占便宜不較短長不爭得失安分循理澹然無求如此則彼雖橫逆而其天理人心亦自有不可泯者能不歸吾度內耶即彼橫逆如故吾亦不當復與之較也且天下亦必無我處其是而人皆非之理已有大惡則自是而不知人有小過則刻責而不爲少貸此常人曖昧之情往往而是尤不可不明察而痛懲之也夫天下之人衆矣豈能必其所接言之皆善哉要恃吾無以致其怨怒之心而已如必處己以求備難事之小人而欲責一世皆爲三自反之君子則雖骨肉之親跬步之近亦且齟齬而合而又何人之可與處乎七情之中惟怒最傷和氣又易發而難消雖兵連禍結亦由於此願足下慎之因屬契厚不敢不盡所言幸察

示諸弟書

丘嘉穗

讀已書不可存一愛護之念若存一愛護之念則視物大而視已小其人必浮慕而不解書者也故孔子讀易韋編至於三絕其精神聚於書中所見甚大而不知有小物之足惜可想見矣若借人之書又不可不存一愛護之念若不存一愛護之念則視已之物重而視人之物輕其人必殘忍凌刻而不謙恕字者也故顏之推謂借人典籍皆須愛護亦十六夫百行之一由前言之可以克已而無見小利之私由後言之可以處人而有不從勿施之意此事雖小正足觀大弟試思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

黎烈會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閩上杭

丘嘉穗

寶亭

子壻

鍾佳

男

紫淵

論

周穆王論

呂氏一書所著五刑之疑者有因赦而罰贖之條蔡傳謂舜典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撻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贖免是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蓋其末年無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以爲計以此歛民財耳而馬端臨非之曰所謂贖者意自不在如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赦之而姑取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財者人之所甚欲故奪其欲以病之使不爲惡耳豈利其貨乎此說非傳去取之向儒者駭之愚竊謂古先聖王立法禁民爲非大則有刑小則有罰類以刑罰並言而五刑之有疑者入於罰而爲贖亦猶舜典流宥五刑之意故其罪之小而可疑者如舜典鞭撻有金以贖是矣若其罪之大而可疑者如皋陶所謂罪疑惟輕之法則大辟降爲宮辟宮辟降爲

魯僖公論

丘嘉穗

孔子刪詩所存者止三百餘篇有取其能道當時之實事者亦有不必要其言之實而其言可傳而法者道其實者則真可以爲勸懲則真可以爲戒十五國如二南幽風及鄭衛之類大小雅如文武幽厲諸詩是也事不必實而其言可傳者意則不容少溢其詞而善善欲長雖有溢美亦以其臣子之善勝善頌也而取之如僖公泮水之類是也吾嘗讀泮水八章其前三章猶言當日君臣樂泮宮之修而慶其成已耳至其後五章所陳爲學之功効內自敬德明德廣其心固其謀而外而威儀之修於身孝弟之行於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四

家師旅旅訟車馬器械之飭於國以至烈祖鑒其誠多士化其德而天下之遠夷亦莫不懷服皆以泮宮之修而精粗未靡不畢舉其與古者大學之教何異卽以文王之靈莖辟雖壽考作人武王之鎬京辟雖講學行禮亦復無以過之竊疑僖公雖賢果何修而可以當此而先儒之讀是詩者亦以泮宮之作不書於春秋爲疑說者遂謂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而學校之修乃有闕者之常事故也嗟夫以學校之修而能使本末兼該精粗咸備以復於三代大學之隆是固大道之行孔子之所終身有志而未逮者而千古國事之大莫有過焉者也其誰敢以常事視之竊嘗

攷究集傳而得其說以謂此詩之作美矣盛矣茂以加矣而春秋不之書者朱子以爲飲泮宮而頌禱之詞是也蓋臣子原有善則歸君之義而所以致其善頌善禱之詞者亦豈必事之盡有其實或者詞人學士託諷勸之微文而陳古今之通義使吾君吾相樂其名之美盛而相與討論先王先公之典章文物以旣其實焉則吾言亦不爲無補而作者之體自皆然也何足以是而書於春秋哉然則奚爲而必錄其詩也曰錄詩以備勸懲姑取其言而不必惟其事之拘雖自野人女子以及無名氏之作皆得舉而列之三百篇中俾學者泛而觀焉以當寓言足矣若春秋一書筆則筆削則削各傳其善惡之跡而不敢沒其實蓋有不得以空言而假借之者此聖人所爲誰毀誰舉之書而真可傳於萬世者也如必援錄詩之例舉泮水之類而悉書於冊則是以前時臣子歸美其君之詞而遂信以爲先君之真有是美也其毋乃聖人果有所譽而昭公亦可以爲知禮乎且將書之不勝書矣故錄其詩者取其頌禱之善而不書於春秋者不欲以空文當實事也不然春秋於一城一門一宮一祠皆筆而存之而獨削其修學之大典以爲常事而不足書也何其進退無所據而不樂成君之美一至是耶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五

孟子論

丘嘉穗

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爲政教主固將以天下安危之寄委而屬之於一人而此一人者幸而猶足以任天下安危之寄則君臣之大分其誰敢不嚴不幸而安危之寄無所屬至於廢天下之政而虐天下之民則雖愚夫愚婦皆將望望然去之而况賢人君子畏天命而悲人窮者其尚忍徇君臣之空號以聽天下之亂且亾而莫之救耶昔者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孟皆推爲順天應人而天下後世亦卒莫得以篡弑之罪罪之夫豈不知有君臣之大分哉誠以桀紂之殘賊已甚而無足以任天下安危之寄也彼其初暴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六

惡未稔塗炭未極天下之人猶將望之以爲君而冀其一且之或自悔悟也則以湯之克忠雖葛伯且不忍遽征而武王亦遵文王之志服而事之者十三年曷嘗一日敢萌放伐之心哉惟其後之所爲者日甚一日而終不可復望以天下安危之寄民心既離而天亦重絕之故湯武卒不得而辭其責也然當衰周之特列國強僭先王之賞罰號令不復行而爲天子者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孔子以棲棲旅人猶日以尊周爲事而至於孟子者出遂一以王天下之道說齊梁無復一言及於尊周者此其故何也夫孟子固願學孔子者也春秋尊主庇民之書未嘗不講而習

也君臣之大義雖三尺童子皆知之豈以聖賢而獨不顧也然而孟子乃敢一反孔子之所爲汲汲乎欲輔齊梁以爲湯武而漠然不復知周之天子爲何人者非孔孟之道有不同也孔子之於春秋以天子雖弱而先王之澤未盡斬於天下吾志在救亂猶得尊其名以當天下安危之寄也孟子之於戰國以王澤既竭而天子之權且一廢而不可復振吾雖欲徇其區區之名而終不足以當天下安危之寄也故夫孔子之尊周者湯武之初心而孟子之不尊周者卽湯武放伐之志而已矣嘗試譬之天下之事其猶一家乎天地則祖宗也天子則家督也庶民則刻子耳孫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七

也諸侯大夫聖賢豪傑則宗人之富貴而才能者也今使爲家督者必欲逆祖宗之命而滅其子若孫又或廢祖制不行而聽其子孫之自相攘奪則其宗人之富貴而才能者安得不仰體祖宗之心而誅之而廢之此湯武之所以不能已於放伐而孟子之不得復尊周者正可與孔子易地而參觀也蓋朱子集註所載程子之說誠爲千古不易之定論而漢之黃生宋之蘇氏皆不足與論此矣近有姑熟曹滄波氏者其立說著書務與程朱相牴牾又謂孟子實有尊周之意而不敢明言於齊梁之君將俟齊梁王天下之日然後反覆諷勸奉周天子而立之是非獨聖賢之

心不宜如此之委曲而於當日之情勢與天命人心之所
以去留者其亦有所不審也已嗚呼聖賢之心非知道者
其孰能識之

燕太子丹論

丘嘉穗

綱自秦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盜荆軻劫秦王不克秦
遂發兵伐燕大破之進圍薊燕王喜走遼東斬丹獻秦秦
復進兵攻燕不五年而滅其國丘子讀史至此未嘗不爲
之發憤而三歎也曰嗚呼燕太子其真有志於宗社者歟
惜哉不知所以成其志也然綱曰遂書其所使之荆軻以
爲盜則已過矣何以言之周初以五等封同異姓諸侯千
八百國在春秋時稍稍蠶食而有桓文者出猶能挾天子
之令以令之變遲至乎戰國強凌弱衆暴寡更相吞并而
爲七雄豈復知周室爲何如人哉然燕之立國則猶是周
文武之同姓而召公奭之後也彼秦人者方肆其強且衆
之勢以移周祚而虐六國天下莫之敢抗而燕太子丹獨
能以年少儲君修怨報仇遣荆軻入秦庭而致之死事雖
不諧而其義憤凜然直可以質之先王先公而不媿是燕
王喜固甘心爲安樂公而丹則猶有北地王背城一戰之
餘烈也可謂有志於宗社者已然吾獨惜夫所以成其志
者特遲於匹夫之小勇而未之能大也戰國時七雄角立
泗上諸侯皆微弱不足數獨燕爲周室懿親傳國未艾其
餘六國者非強虎狼之秦卽僭王猾夏之楚也非篡晉之
韓趙魏卽奪姜氏之田齊也爲燕太子計莫若日夜痛哭

明告燕王喜宜繼赧王東周君之亾而自奮爲縱約長上
述文武召公之德下援魯仲連義不帝秦之說以號召天
下如漢高縞素爲赧王東周君發喪名秦人爲亂臣賊子
以與天下共起而誅之其時長城未築因約北胡入其河
西韓趙雖先亾而燕與代合齊楚魏猶在亦皆使之三面
響應并力而西吾恐秦人雖暴食之不得下咽也豈不偉
然與桓文爭烈哉不知出此而徒授一劍於刺客之雄以
金其國之一亂卽幸而事成而秦人猶有扶蘇之賢足以
立而延世况天助秦雋而王者終不死乎或疑周至戰國
天命久絕而何燕之能爲是不然按顯王時周衰諸侯莫
朝而齊威王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赧王中年楚欲
圖周謀入寇王使東周武公諭以西周爲天下共主而攻
之者名爲弑君於是楚計不復行此以見君臣之大義實
隱繫於人心而未絕初不隨天命爲去留也所恨齊威僅
一朝而止而東周武公亦且以苟免爲幸而無能自強耳
假令燕能踵其事而爲之以我之大義而絀彼之不義其
視前此孟嘗信陵之率師敗秦後此卽墨大夫連謀入關
之計氣當百倍安在其無成功矧後世若劉先主僅以中
山靖王之胄不階尺土而席業得諸葛公聲操懿爲漢
賊而亟事征討幾復炎鼎下至東晉之易馬爲牛後唐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十一

賜姓爲李而謝安張承業之流猶能假王室之名以驅逐
二溫而少延其國綱目皆以大一統予之豈以燕之舉義
勤王而獨不得比於三君耶何秦人有操懿二溫之惡而
燕無諸葛數公爲之聲其罪於天下也雖然丹之志可悲
也而不可罪也方是時秦日益強六國之亾皆先後數年
間丹切秦而燕亾卽不切秦而燕亦亾等一亾耳與其如
韓之獻地而亾齊之降且餓而亾又曷若丹之圖而亾也
不謂燕王喜反斬丹獻秦而秦益進兵也於燕乎何救於
丹乎何尤其後沙中鐵椎與殿上匕首無以異也副車之
中與環柱之走亦無以異也顧綱目於韓張良則人之於
燕荆軻則盜之何也將毋以成敗爲臧否耶抑進退無所
據而朱子偶未之思耶荆軻之俠雖與聶政朱亥爲伍然
其爲太子死猶以公義也以視聶政之德嚴仲子朱亥之
護信陵君背公室而黨私門者蓋亦迥乎其不侔矣故吾
謂太子有志宗社而不知天下之大計則可書太子所使
之荆軻爲盜而咎其挑怨速禍以取滅亾也則不可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十一

留侯論

丘嘉穗

所貴乎信義者非硜硜小人執一不通之謂其謂處變而知其權行權而協於經若湯武之順天而應人者乃可以爲信之至義之盡也云爾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亦言大人者言不必信又謂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是則其所以爲信義者疑若務爲機變之巧以自陷於小人之不信不義而不知同一劍也盜賊以之戕人者帝王亦以之除奸同一火也始皇以此焚詩書者昌黎亦欲以此火佛書而燒佛骨誠以仁人之心而暫用不仁之器也其誰得以不仁目之故太公閔散以寶貨美女而脫文王羑里之囚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主

卽孔子亦置蒲人之要盟而不聽自後世道學之成見而言亦可謂不信不義之尤者而卒不害其爲信義者何也彼蓋勢出於不得已而因有權焉以通其信義之窮雖以君子而偶爲小人之事天下後世必有能諒其心者天理之與人欲固不妨同行而異情也向使太公閔散孔子不知順無道之天以圖存而顧規規焉惟尋常之信義是執則君父之難何以救而倉卒之變何以弭哉昔者楚漢之交項羽獲太公呂后質軍中將烹以懼高帝帝弗顧而攻之至使楚日窮威乃歸太公呂后約中分天下帝將解而西歸張良陳平勸帝急擊勿失卒追敗羽於固陵天下以

一綱目分註載程子之說以爲良有儒者氣象而亦勸帝爲此則其不義甚矣而尹起莘之發明又深譏其違信約而背惠食言愚竊謂羽之於帝則何惠之有彼其弑義帝於江中固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焉者也帝於前此亦嘗聽董公之謀爲之縞素出師以聲其罪於天下矣及其一戰而勝又將烹人之父以刼其子至於勢窮力蹙而後結約而歸之則烹者其情而約者非其本心可知也夫以羽之陵暴無狀而旣弑其君復欲烹其父皆我所不共戴之仇而猶信其一時不得已之約至欲解而西歸帝誠忌情於君父者設是時也非張良陳平勸帝急擊而縱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主

使復張豈惟養虎自貽患而已吾不知其前有發喪之舉果何名也後有分羹之對又何心也其毋乃以勢分之榮爲重以性分之樂爲輕而獨懷此大蕩之私惠守此區區無益之信義以成其不忠不孝之大惡而不復顧也乎何幸其臣有智如良平者出而匡救其失而帝亦遂翻然改圖一舉而威滅之然後君父之大仇以報而帝卒得以告無罪於天下其爲信義孰大於是而宋儒不察乃欲執道學尋常之見專以不信不義爲良罪吾恐天下後世且拘於硜硜之小諒而不知大人之所謂信義者之果惡乎在也豈千古之定論哉宋之高宗屈志和議稱臣於金人

乃歸徽宗鄭太后邢后之喪并送其生母章太后南還秦
檜囚以爲己功使高閣請帝視學講易泰卦以飾太平胡
宏移書責之曰大學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初制於強
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
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
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爲大恩可乎愚嘗讀其詞而
悲之以爲南渡初載高宗曲從檜議猶曰爲親屈也乃至
紹興十二年梓宮既返生母既歸之後而猶甘爲仇役以
終其身竟不敢效高帝背約而一擊也所謂信義者顧當
爾耶夫事當行權之際勢難兩全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
重苟能權其輕重雖如劉先主之取蜀取荊猶不害其爲
信義不能權其輕重而惟小惠之懷雖如關侯之報曹釋
曹猶不得以大信大義予之況高帝之於項羽仇不共戴
而反欲效其煦煦婦人之仁就小信執小義以亂大謀是
必將下蹈高宗之覆轍而以大讎大辱爲大恩也然後可
歟雖然以高帝之不學陳平之無行謂其明於利害之算
則可謂能深知其爲忠孝之實而與良同心則不可獨良
也報仇義篤始終爲韓乃能深知其忠孝之實果在此而
不在彼而卒未嘗有所明言於帝與平之前者正以不學
之主無行之人可由而不可知與之言利害則明而切之

言忠孝則反見爲迂濶而遠於事情苟利與義合而事已
得其正焉斯亦足矣其尚安以驚蕘多言爲此又大臣謀
國之深心而留侯之智所以善藏其用也抑高帝分羹之
語世以不孝譏之者過也其言正與宋人之對楚公孫申
之誑晉于謙郭登之難也先同一機惟使彼倂倂焉抱其
空質而徒負不義之名於天下又恐所質一失吾之憤恨
將益深而有必致其死之心雖不汲汲於迎其父者乃所
以致其父之速歸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若宋高宗者
又并此義而不之知也惜夫

王導論

丘嘉穗

自古患鄉愿之爲人非之無可非刺之無可刺而一旦欲從而非刺之非舍其小廉曲謹厚貌深情而獨觀其大節之所在則其人終不易知吾觀三代而下以鄉愿名者前莫著於胡廣後莫盛於馮道史皆明著其大節之不可掩者而重絕之獨有一晉之王導猶得稱爲中興名臣而不知其心迹之奸巧實乃鄉愿之尤而胡廣馮道之所不能及也嘗試取其大節而論之方惠懷愍時晉室阽危四海板蕩導豈不知瑯琊非司馬之後而獨以爲奇貨可居傾心翼戴既勤之國復謀就鎮而卒偷安於江東之一隅其視西京之覆沒中原之陸沉慨漠然如秦越苟律以春秋莒人滅鄆盾不討賊之義則是首絕晉祀而忘君父之大讎者非導之爲謀主而誰爲及乎瑯琊既帝號爲仲父目爲蕭何且加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君行政無與爲比而其時北方藩鎮刺史遠如張寶戾匹碑邵續諸人近如祖逖劉琨周訪溫嶠陶侃之徒又皆有慷慨忠義之才可與共圖匡復者曾未聞出一言以獎其功發一兵以援其困而徒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反汲汲焉以已內專機政而使敦外總征討群從子弟莫不布列顯要以爲羽翼其與王衍之自營三窟者復何以異而猶敢大言以欺

人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也誰其信之尤可恨者王敦之反也導陰黨之而挾以要重至令殺周顗戴淵刁協甘卓諸人元帝竟以此憂憤成疾而崩不得已而使之受遺輔政明帝亦不得已而授以討敦之任綱目書帝親征破之又書敦以導爲司徒乃導於事後與人言猶稱大將軍昔爲桓文之舉云云至於成帝之時蘇峻犯關以導有包容之言引爲同列居已之右復喪其故節至來陶侃蘇武節之譏而有慙色茲二事者尤其逆節之大彰明較著者也幸而敦與峻皆不久自敗耳假令如劉裕朱溫篡位勢成其不爲奉表勸進之亂臣者幾希他如送郝鑒而從私也棄祖約而速叛也宥下敦而虧法也用郭默而養賊也縱庾亮而遙執朝權任諸將而多不奉法也皆在導秉國成之日而碌碌無所建白虛曠廢職舍忍取容竟付之無可如何而遂已此陳顗所以譏其有老莊之俗卞壺所以歎其非社稷之臣也由是言之導之爲人始則如馮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繼則如胡廣爲天下中庸而無忠直之風而其高談道德籠絡群雄有過之者卒使一時君臣上下莫不墮其術中而不悟雖至後世猶以江左夷吾稱之奸哉巧乎非夫鄉愿亂德之尤者其孰能爲此導同時人有劉殷者初仕晉爲齊王冏軍諮祭酒其後入漢委

蛇亂朝二女四孫皆納劉聰後宮太弟又固諫猶以同姓爲嫌殷乃自云劉康公之後以別於聰議遂決而晉史不察反悉取其小廉曲謹厚貌深情而極褒之藉非綱目川書莽大夫例而特筆之曰漢太保劉殷卒夫亦孰知其大節之虧竟與胡廣馮道同取譏於千古哉後之論導者盡亦責其大節果視胡廣馮道劉殷諸人爲何如則凡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者皆不足復道矣雖然今鄉愿之衣鉢遍天下卽欲求其爲忠信廉潔之似者而亦不少概見也於導乎何尤

唐仲友論

丘嘉穗

三代而下儒術之所以日流於僞而不可信者非懼天下之有真小人而懼天下之有僞君子亦不懼天下之有僞君子而懼天下有若真若僞之君子真於此者或僞於彼真於前者忽僞於後而亦終不免爲小人之歸也故夫險莫險於人心而江河爲下難莫難於克己而戰鬪爲輕其在不學無術與狡獪不可方物者無庸論卽以春秋時勇若季路藝若冉求禮樂若公西赤克伐怨欲不行若原憲忠清若令尹子文陳文子孔子槃未嘗以仁許之彼數子者氣節功能皆卓卓在人耳目而猶不得與於仁人之列

況夫三代而下區區以文學政事自見而遂欲亟推爲真君子也其孰從而信之近世士大夫苟於自恕每病宋儒之持論過刻幾於彈射無完人而豈知其守孔子家法實有不容少爲假借者耶宋有僞君子曰唐仲友朱子提舉浙中常平日嘗上五疏劾其知台州促稅擾民又與妓者嚴葉爲踰濫父子宜淫貪黷無狀會其姻黨王淮爲相從中沮抑得不大敗反激爲道學之禁是其驕戾自用傾陷正人之心實名教之所必誅雖有文學政事不足數也故脫脫作宋史薄其人不爲立傳者以此自宋景濂私仲友爲邑人始從二百年後撫其遺事而爲之補傳然猶未敢

顯詆朱子五疏爲誣罔也至天台朱右遂歸其獄於陳同甫謂同甫與仲友不相能乘間爲飛語譏構通判高文虎復以舊怨傾之朱子遂爲所惑後之豎儒曹氏又并爲其妓者嚴藻補傳前明馮猶龍近日朱鶴齡皆附會其說而不以爲非此則實大干於名教蓋不可以無辨景濂之傳仲友也紀其文學不過曰所著有六經解皇極經世圖譜等書紀其政事不過曰守台日發粟賑饑抑奸拊弱創中津浮梁以利涉而已然吾謂論人者苟遵孔子家法雖其人時有千百言之善與一二事之功足以垂之不朽而終不可以此槩信其人之生平何者言與行二功與德殊而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主

吾之節取與兼收又各有分限也彼仲友之文學政事縱有出於人者而理義之心終不勝其嗜慾之累至以貪淫不法掛大賢彈章正千古經生學士記誦涉獵喪其本心之常態無足怪者而乃欲聽其言而信其行因其功而推其德也豈不舛甚且同甫實南宋人豪其與朱子爲友書疏往復不少屈以爲賦質之偏負氣任性則有之而顧疑其陰賊險狠如淮與仲友之黨同伐異傾陷正人則古今所不信也今欲爲一小人之尤者護其奸而遂坐賢者以有心陷人之惡並誣大賢以無心失察之過不亦甚乎嗚呼三代而下世衰道喪聖學不傳爲君子儒者少爲小人

儒者多人士讀書干祿不過各因其氣習之所近以爲學而其中實茫無所得與庶民無異卽間有學問最高者亦未嘗一日用心於爲己之功往往理愈明而心愈放業彌勤而德彌荒其幸而不敗也則猶得出爲名臣處爲名士而君子欲成人美者亦不忍逆探其未形之惡以加譏貶不幸而至於大敗也則其言不妨傳其功亦不可沒而獨不敢信其人之爲真君子保其人之終不爲小人如自申商韓李以逮後之著書立說因時取濟者比比而是而於仲友乎何誅此亦孔子爲子張辨聞達而始大桓文管仲之功不以言勇信其德仁亦不以德仁廢其言勇之意也然則後之論人者其亦嚴以絕其奸宄之弊寬以收其器使之能而可哉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主

孔子觀人必極之所由所安而後不可度若但以著書賑饑一二事便可推爲正人則楊雄馬融呂溫柳宗元之徒皆當俎豆學宮而王莽當大旱蝗時上書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亦當稱爲千古救荒第一矣此文見地極高真講學精微之論末復開器使一途更見論人與用人有別

劉太乙先生

明太祖論

丘嘉穗

成周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卽大禹所宅百揆伊尹所謂左右蓋天子之相也自秦更置丞相歷漢晉隋唐宋元皆因之而不能革明初雖革丞相而旋復內閣大學士之職皆以立於六部尚書之上是又以成周公孤爲天子之相而吏部一官名爲冢宰亦猶統於相而不足以擬之固亦時變使然無足怪者然成周立三公三孤於六卿之上而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以公孤乃論道之官非有職事而又初無特爲公孤之人如周召畢公之徒皆以六卿上兼師保之任卿之中有其人則加以公孤無其人則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三

止爲卿以聽公孤之闕而卒未嘗期其數之必備是豈先王之有所吝哉誠慮夫公孤之德不世出而其權綦重幸而得其人焉固足以成君德而致大治不幸而不得其人則必有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之弊而上與下皆莫得而制之故不敢輕以天下威福之柄而盡付之一人也今夫士大夫之居官者苟有一親一故一幕客一僕役而輕委之以事權以及漢唐之世所謂外戚宦官宮妾者猶足以害於國家而況於公孤師保之尊乎秦漢唐宋以來不知慮此而設爲一定之制以求其人而充之非無一二蕭曹房杜韓范之相幸而出乎其間而自李斯而降奸人庸人竊

取充位以擅權而誤國者尤不可勝數且相旣不得其人不能無以制外戚宦官宮妾之亂而外戚宦官宮妾反得以內外勾通而倚以爲奸此非公孤師保之果不可設也大率皆官必求備不惟其人之過而已矣至於明太祖者自誅胡惟庸之後卽銳意革去前代丞相之制而其作爲祖訓有曰我朝罷丞相設六部等衙門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以後有言復丞相者處以極刑吁是亦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夫天下之大權初無懸而不用散而不歸之理不有所寄而使賢相爲之統馭於上則自外戚宦官宮妾以至苟且投合之人必有起而竊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三

攬焉者而深宮之內一日二日萬幾所以決大謀而斷大事者又不可以頃刻而無左右輔弼之臣安所得日召六卿而共商之故文武九經必以尊賢繫於修身之後列於親親敬大臣之前而後世英雄舉事率立軍師以爲謀主者以此也彼不知勞於求賢逸於任人之道而謂相之盡足以誤國也亦已過矣譬之居官而不置幕客於其旁必其有兼人之才者也否則僕僕焉日請問於府史下役也非然則用吾子弟用吾娼黨交游謂其親且故而不我欺也又不然則委之幹僕而聽其所爲也其可以爲經乎且夫明世之革丞相亦不過洪武間數年當建文時方黃諸

公已皆以侍從而專預大政而成祖卽位之始亦輒召文學之臣六七人俾居內閣而典制詔一切章奏悉付裁奪而後下所司通行向之設爲極刑以除丞相者會不旋踵而陰復之凌遲至乎中葉以後遂顯加以師保傅之名而其權益尊楊李王葉僅保無事而萬嚴周溫之徒卒以紛紛亂政而迄於公則又與秦漢唐宋之世無以異者由此觀之天子而不置相勢不能也置相而不慎擇其人尤義之所不可也然後歎成周惟其人而不必備之訓爲盡善而無弊也哉然則所謂其人者若之何而後可以得之曰惟天子有格致誠正之學而又如孟子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斯其人出焉矣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論

蘇頌瀕君術臣事民政諸策我嘗以爲遠勝玉局而臣事中重臣一議文章尤爲奇崛今得此篇有嗣音矣

王應麟

夫主教論

丘嘉穗

三代而上異端皆出於真三代而下異端皆出於僞出於真者每執其實見之差而誤人出於僞者又反陰竊前人之緒餘而陽排之以欺罔天下雖其爲教亦各以意見相抗而究其蔽陷離窮之心以定其罪之差等則真異端之稱霸於前猶溺於氣質之偏而不自知而僞異端之篡統於後乃不勝其矯誣之私而所謂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嘗觀衰周以來自楊朱墨翟爲孟子所距外復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紛紛以其說爭鳴於世皆所謂執其實見之差而誤人非其本心之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世而盜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論

名者獨釋氏之書崇飾虛僞東漢時始入中國至謬相推溯以爲佛與孔子同時且敢自號牟尼而號其衆曰比丘比丘尼以侮我先聖名字而其徒之譯經者又往往踵晉宋清談餘習竊取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微言推行而增益之以爲盡出於佛之口是以其說日新月盛延蔓以至於今而不絕自是以來道家者流尤而效之一切煉養服食經懺符籙之說皆假而託之老子雖鄙俚粗淺不逮釋氏遠甚而其亂人國家者猶有如張角孫恩柳泌趙歸真林靈素之徒出焉况近日泰西天主一教又踵釋氏之故智撰造其書誑罔中國而忍不一言以杜之乎今亦無論其

他而姑舉其一二立教之大旨皆與釋氏同竊於老莊者而言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釋氏既顯竊其言而爲之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其所恃爲修淨土以超三界者實本諸此而天主教亦且陰祖其言而爲之說曰天主者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萬物一大靈明之主也但天主之所重者人而已故爲之生天以覆之生地以載之生神以護之生萬物以養之因詭託天主以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降生其國蓋雖分門別戶而其大意互相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三

倣效已如此老子曰谷神不死莊子曰不亡者存釋氏因從而爲之說曰人歿而精靈不可滅上界爲天堂以處善神下界爲地獄以處惡鬼中界人物皆以其因果緣業而輪迴升降之惟修佛法而得其真者則可免於輪迴之苦而超三界得淨土焉是固誕而無稽矣而天主教則謂物歿而精靈已滅本無輪迴人歿而精靈不滅乃有輪迴天主常視其生前善惡而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蓋以其私意小智稍刪釋氏之半而仍襲其因果緣業天堂地獄之謬以號召天下者又如此而彼方且居之不疑反嘵嘵焉力闢釋氏諸誕妄若將以是而自附於吾儒之所謂太

極上帝鬼神云者而究其受誤之由類皆知有氣之靈幻而不知有理之虛實知理之無爲而不畏而不知氣之有覺者終無久聚而不復散之理既不可與儒者同年而語矣及考其歸乃又與釋氏無以異亦但以識神不滅生歿事大聽命於土木偶人使人逐逐於大齋小齋日事禱祠以求身後之福利而漠然不復知有民義之可務雖陽排釋氏而其篡竊之跡反有欲蓋而彌彰者是不但同浴而譏裸裎而又真有盜憎主人之情狀也且非獨如此而已釋氏疑本漢時人也而必強而溯諸數百年之前以與周末之孔子同時天主教亦必自前明而始設也而必強而溯諸一千六百餘載之上以與釋氏同起於漢明之世意以事既後起而欲駕而出乎其上不非託之生同時出同世不可而不知中國外裔隔絕不通又無文字記別佐驗茫茫年代其孰能稽而合之是其妄思篡竊以欺罔天下之奸心蓋亦不待究其理之是非而已知其書之爲僞矣宋人有僞作子書以自售其私說者而近世媒利之夫假爲古器古字以眩俗者尤衆皆三代而下異端之心跡也而其矯誣殆有甚焉然則楊墨老聃莊列者孔孟之罪人而其情猶有可矜者也釋道天主教者又老聃莊列之罪人而其篡弑之心固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抑又有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三

大可慮者今京師中既許立天主堂而直省郡邑亦皆所在創造聞其國主於登州海上歲費金銀以百萬數津遣其徒散布州府號爲神父三歲一交代每以數金煽誘人士爲弟子登名於冊四季命題勸課而一衣一食皆自給辦不以累人竊恐數十年後黨與日衆乘隙而動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明季徐如珂爲南祠曹卽時有泰西王豐肅者倡其教於金陵如珂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宜亟屏之豐肅又自誇其風土物力遠出中華上如珂卽以紙筆畀其徒兩人隔別雜書竟舛誤不相符一時士大夫從其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黜之議始定此其識慮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天

鑒觀而取法云

深遠實與晉之江統郭欽齊驅亦今日畱心世道者所宜

二南論

丘嘉穗

詩首二南而二南之詩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其風化雖有內外不同然觀其詩上感而下應此倡而彼和內與外若合符節夫子論詩實有深意存焉朱子集註蓋嘗深窺其意而但舉召南之首三篇以爲例謂鵲巢稱周南之有開雝采芣猶周南之有葛覃草蟲猶周南之有卷耳以見其感應倡和之合其後十有一篇篇次稍與周南錯出遂都不復比次愚得推其意而悉數之夫小星之不如忌也江汜之能悔過也何莫非樛木螽斯之遺乎標梅之思及時也稊李之敬且和也何莫非桃夭之義乎羔羊之節儉而正直也何莫非兔置干城腹心之意乎他若采芣之誠敬與芣苢之和樂相成行露野鵲之守禮與淇廣之不可求相似殷雷之思君子與汝墳之見君子相應而其終篇則以麟趾及人之明效與騶虞及物之大驗各收全什之意皆可見其感應倡和內外無間如此惟甘棠一篇若無所似亦以周南無周公之詩故也蘇氏謂周公在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著明則詩作於下是雖無所附麗而思召公之德與忌乎周公而順則不知者實可暗對亦不妨錯出於其間矣然周南治內而其化之被於國中者雖狹而實深召南

治外而其宣化於南方之諸侯者雖廣而稍淺今試味其辭氣如周南自關雎至蟋斯五詩皆言后妃之德而著文王所以刑於寡妻身修而家齊之效自非召南之諸侯大夫之夫人所能及蓋有不待較論而知者卽以標梅之過時也已不及桃夭之及時股肱之但知思歸也又已不及汝墳之念父母而勉以大義行露野薺之惴惴於強暴也又已不及游女之不可求而自可敬免置一武夫也而可比於羔羊之大夫芣苢一庶人之婦也而可比於采蘋大夫之妻至於麟趾則人人深而及物可知騶虞及物甚廣而人人則不必深也周南之民皞皞而忘乎文王周公故汝墳僅有孔邇之一言而無周公之詩召南之民則戀戀甘棠而不能忘也獨穰李之肅雖不亞於桃夭之宜家又以其爲王妃故也是豈獨周召之才之不同哉抑亦治國平天下詳略疎密自然之理勢雖以文王之過化存神終有不可得而強同焉者矣若書叙堯之放勳而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公稱成湯亦曰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其又不以此也歟

此文中縮地補天手使考亭得見必有實獲我心之嘆

方位齋先生

權論

丘嘉穗

聖人之道有經焉君子守之以爲正小人乃絕之以爲迂君子安之以爲誠小人乃詆之以爲僞如伊川之見嫉於東坡朱子之見排於胡沈其是非猶顯而易見也聖人之道有權焉小人竊之而得其通君子反棄之而疑其謫小人主之而伴其成君子反執之而受其敗如嘉靖間議禮諸臣數百人同聲附和而卒不能不屈於張璁桂萼之下其得失蓋微而難知也故近世道學末流之弊不患其不能守聖人之經而患其不能達聖人之權至使陸王頓悟蘇陳權譎之教得以藉性命經濟之說而亂其真者未必皆小人之過也或者道學之君子實亦有以自取焉而况君子之所守以爲經者又多識力未至而果不能免於迂且僞之失猶自吮吸焉附程朱之門牆日取陸王蘇陳之學而力排之豈不適所以堅小人之趨而助之攻哉向使宗程朱之君子果能稍自振拔而不爲道學門戶之意見所束縛則彼異端曲學之說之有時而中者亦皆吾聖人之道所不得而棄也而何不可兼收之有夫唐虞三代之時氣運休隆風俗淳厚世道之變猶未極也而其時聖賢之行權以濟變者已彙彙相望於史策之間其大者若征誅捍讓放桐負屨摯之廢管之辟妻之不告以至微子之

歸周勾踐之事吳石碣之殺子散宜生之進美女甯武子之賂賢衍類皆嶄然伸大義於天下不惜委曲遷就以犯當時之不韙而創千古所未有之奇如此今之時去唐虞三代之時又加遠矣名爲長厚者旣不可信而小人狡獪不可方物者方日相尋於戰爭之場而未知其所止而顧曰天下之變不待權而可濟則吾誠不能識其爲何說也且獨不見夫古來忠孝節義之有權而成無權而敗者乎商太史執簡而爭微子之立卒以亾商而霍光之存漢也以其能廢昌邑而立宣帝舜事瞽瞍小杖受大杖走索而殺之不可得而申生假壽乃徒殞其身而陷父以不慈之名沒長孺能矯詔發粟武帝亦不之罪而岳武穆以拱手班師而不免死於權奸之手凡若此類皆其成敗之彰明較著者也彼徒守聖人之經而不知變者烏足以知之孔子之贊易專爲君子謀也言經者十之三言權者十之七其所爲吉凶消長進退存亾之變如環之無端不可測識而又於春秋論語大桓文管仲之功至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孟子亦言大人不必信不必果不爲非禮義之禮義蓋聖賢之教所以防後世道學之迂腐而救其弊者亦至深且切矣奈何哉其不悟也抑吾觀古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三

善守經者雖循前人已試之良法猶必有權焉以通其變而後可以善俗而宜民矧夫決大疑定大難而天下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徒守聖人之經而不思出於權也耶雖然所謂權者有二患未能守義而遽欲適天下之變是越俎而治庖代斷而傷手者也不知夫命之不可易而欲行險以僥倖是又昧於禍福倚伏之機而謀事之在人者終不足以勝其成事之在天者也嗟乎戒之戒之非天下之明理義而識時勢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老泉著作曰權書曰衡論亦取諸葛忠武我心如秤不能爲人輕重之意耳然其議論無此精微亦無此深切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三

誰謂古今人不相及

年雙峯先生

除奸論

丘嘉穗

自古權奸之在君側志得氣滿羽翼既成忠臣義士發憤而攻之莫不受其喪敗而其甚者遂至貽害於家國之大而不可救而獨有明哲靜密之臣嘗深觀乎天時人事之變度其身復度其君而必不敢逆其鋒以與之相激非預見禍亂之所伏而絕其根株於乍萌之頃即俟其禍亂之既極而將衰然後一舉而殲滅之否則寧時事之不與聞有歛其身而退焉已矣今夫虎豹之在山也方將奮牙張爪嚙木而呼號而逐之者不量力而遽與之搏未有不反爲所噬者也善逐虎豹者必預審其防遏之絕之使不得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論

入吾境不幸而至於入境又必視其有不可復逃之勢而後集衆持械以逐焉故虎豹可得而人不傷若其有志於清君之側既不能蚤圖之於先又不能緩計之於後而乃不勝忿忿之心以櫻其方張之怒而觸之死天下莫不傷君子以忠義而受小人之禍而不知其非特小人之罪也或亦由君子之不智所自取焉以至於此蓋嘗觀太公封齊立誅華士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皆不待其罪惡之既著而後圖之以爲圖之於既成也則難圖之於未長也則易如使此二子者得售其奸肆然而談道德於齊魯之間其害將有不可勝言也者惟能蚤辯於心術之

微而預杜其奸僞之萌是以齊魯之人陰食其福而不知

然此非有聖人之智者不能然也則請實以賢人之事昔者陸賈嘗交驪平勃以定諸呂之變矣勾踐嘗僞事夫差以雪耻溫嶠嘗僞事王敦以迄有成功矣秋梁公嘗委曲周旋於女主之朝而授之賢豪以反周而爲唐矣此數君子者豈不知撥亂反正之爲急敵國外患之不可以緩圖而必隱忍遲迴至俟之數年數十年而後敢動者誠度其勢之難以驟勝不得已而出於從容觀變之一策也不此之待而輕於一鬪謀之而未必成擊之而未必中將其身之不保而於家國乎何有是雖中智以上皆知其事之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論

可爲而不爲而何爲忠臣義士之冒焉一往哉程子曰天下事多由吾輩激成邵子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吾竊悲夫漢唐宋明之世忠臣義士迎權奸之禍亂而欲以一人之力折其鋒至今身與國俱敗者比比而是也故備論之以遺後之謀國者使有所鑒焉

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漢季被其禍者烈矣况唐宋以下

哉熟於經史而出以老成練達之見方稱有用文章

木夫子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閩上杭 丘嘉穗 寶亭謨著

子增 鍾 佺

男 盧 鈺校 紫潤

策

重學校

國家廣厲學宮內有司成外有學使各率其屬以教貢監生員每三歲一賓興之蓋卽三代鄉國學之遺制也然古之學校用以成天下之材而有餘而後世之所謂學校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一

不惟不足以成天下之材而又從而引誘之屈抑之者則何也古者聖王教人之法由塾而庠而序而國學以次而升於司徒司馬而皆必重其師儒之選導之以禮樂威之以夏楚寬之以中年考校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期然後簡其不率教者而歸之田畝甚則屏諸遠方而終身不齒而其所以爲教者又無非使之全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其道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友之間而已故其時風俗淳美而賢才出焉後世學校之名雖存而無復此意爲士者苟能工於科舉之文辭雖有敗常亂俗之隱行上之人亦無由察其僞而反不得不亟爲取之而其所定爲高下之等

勸懲之方又皆惟纖巧靡密空疎腐爛之是尚曾不數年

而又一變使人眩瞀迷惑終其身而不知所適從卽其間非無一二通經學古出類超群之才而上不以是舉下不以是傳又且相與笑爲迂濶矯激而不適於用由是坊刻之選本塞天下而一切經史諸子明體適用之書幾於放黜而不敢讀其目不識丁濫廁學宮者又不論也何怪乎風俗之日漓而無賢才之可用也哉然則科舉校試之法其遂可概廢而復於鄉舉里選之舊矣乎曰不可廢科舉而復鄉里之選是使高才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而好名納賄之徒反無日而不售也且天下之有言而無其德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二

吾聞之矣未有真有其德而忠其言之不文者也縱有忠厚雄鷙之民言不足以成文而文不能以達意亦但可施於鄉老行伍之間而欲任之以蒞政臨民其將能乎故爲今之計莫若仍其舊制而稍加損益請先循康熙十七年薦舉博學鴻儒召試闕下之例令中外官各舉所知不拘品秩敦造萃於京師拔其尤者一二人爲國學司成以其次分掌六堂俾自擇名儒校正士子必讀之書如四子五經綱目及今科場所遺之儀禮周禮務令備收傳註刪其冗謬折衷至當書成頒刻天下省府分給生徒以此課讀而所擇修書名儒亦應需次加級叙用又拔其尤者十數

人爲直省學使以其次分掌府教授縣教諭亦如國學之制自擇名儒分修諸史諸子之類仍令送國學叅訂而後頒刻課讀由此人師經師以次漸備則又限以三年取天下貢監生員就近各加考試而行沙汰之法其有不願就試及試之而文理荒謬者皆勒令衣頂告退使彼日不識下濫廟學宮者不得以妨吾教惟專取其文理優長者補廩而陞之府學其中等平通及年少不甚荒謬者亦姑畱縣學中以備教育至於府學之教授必使其爵秩得比於知府縣學之教諭必使其爵秩得比於知縣而後師道尊嚴可寄以教育人材之職當并令推廣前明社學之制分建四鄉每十里爲社學一二所而教授教諭擇庠士之有學行者散布其地以使民間子弟便於就學教授則於歲首頒示所當讀之書若干卷俾生員熟讀精思而教諭以四季月巡行四鄉隨抽名籤背誦質難并考其字畫遺誤一句一點以上例有罰其不足爲人師者則易置之或其學徒有居鄉不法大故悖逆者許其師教而不改自首原罪否則并與學徒同罰及其異等而升爲廩生教授必如宋胡瑗教法親課以經義治事之學府學每三歲舉其成材者一二人聞於學使而貢之國學俾得與舉人會試待選而學使按臨閱卷黜陟之外亦必以是數事定教官生

員之賢否其在司成六堂官做此庶學行無不兼修若科舉之法則又當行朱子限年分經史諸子之議循環以試之而其兼通者則別爲一科而懸進士之異格以待焉若此不過十餘年天下皆耻爲淺陋而人人有服古之氣其於行誼不無少補而至其閱士子之文者亦但取其能辯理能建策無所勦襲人可共曉而止不當窮以詞裂牽搭之小題而視其筆法筆勢之纖瑣爲去取且置後場而不省也是亦知言知人之一法耳夫如是以修學政雖不必盡復古制亦可以變今之俗而猶曰人材不成治功不奏者吾未之信也

湛深經術以通於時事彷彿曾王學記諸篇○史稱南豐文章本六經我於東山集再見之

毛會侯先生

均郡邑

丘嘉穗

古者九州之內封建萬國分土惟三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定爲大國次國小國上中下三等其間戶口之多寡田賦之重輕不甚懸絕非徒使之力弱而易制而其一時之政教號令上得以徂習而知其事下無不馴服而懾其威是以天下之疆域常均而官易爲理自秦變封建爲郡縣建置沿革歷代不一而齊隋唐宋定郡縣廣狹皆有上中下之差或爲九等或爲七等猶頗有條理至前明郡縣之設多循元人之舊而其廣狹之相懸乃至有一大都統數十州縣一大縣隸七八百里其郡縣之小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五

者不過二三縣數十里而止夫地之所轄既有廣狹則政之所出必有繁簡而其爵秩之尊卑厚薄亦遂視此以爲差等如古者公侯伯子男之制猶之可也今則不然郡縣大小徒有上中下之空名雖其戶口之衆寡田賦之重輕絕不相侔而其官之爲知府爲知縣者爵秩如一初未嘗少分大小於其間以致天下銓選陞遷之人得郡縣之小者無異降謫快快多不樂就而得郡縣之大者則又慮其人民錢穀委曲繁重往往督責有所不及曾未葺歲輒以命盜逋欠等事降革而又何暇及乎其他且小郡縣丁糧甚寡遇有貪墨不堪其擾大郡縣土地既遙山谷奸民易

以負固急之則挑釁而變速緩之則釀亂而變遲雖有賢長吏無如之何是豈惟非古者封建萬國之意而視齊隋唐宋之舊亦反有不及焉者也蓋天下之不平戔不由此之故舜典曰肇十有二州說者謂中古之地但爲九州禹治水時猶然及舜卽位乃以冀青地廣政教難周始分冀東恒山地爲并州東北臂無間地爲幽州又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以新分三州合舊九州爲十二州此分大而爲小之法也隋時楊尚希表言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除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隋主從之此合小而歸大之法也竊謂宜倣此意通計天下戶口田賦之數而稍酌其丁糧盛衰以均其地之廣狹郡縣之大者則分而小之郡縣之小者則併而大之庶使爲郡守縣令者得以承流宣化從容坐理而爲民之師帥也蓋聞近年會有新設州縣而貴州之新貴亦與鄰縣合而爲一建言者正當仰體皇仁而推廣之難者將曰允若茲則郡縣之分必多於舊而江南財賦半天下之區將有不勝其分者且築城鑿池之費安所取之其毋乃擾民而無益於事乎曰新設郡縣但採民廬一區爲公署或取僧道院寺爲之可也何遽以築城鑿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六

池爲況今 聖天子在上往年詔書嘗有科甲人材壅滯已甚之嘆方當散遣其人而分理之而又何患乎郡縣之多於舊耶

細思此法拆置郡縣亦恐紛更多事不如因其原設郡縣增減守令而分地以牧之使郡縣之大者以守令之增而自小惟其甚小者乃併二爲一而減其一官其中等郡縣又不煩增減大較縣地以百里內外爲率糧以萬石上下爲準而郡之所統亦稱乎是在謀國者隨時而斟酌云 自識

難其於時事說得委曲詳盡而行文又如行雲流水反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七

更見姿佳絕

仇如

通泉幣

丘嘉穗

錢法之所以壅滯而不行者非患其太簡而失之重卽患其過繁而失之輕也要在權爲母子之制而簡以統繁繁以分簡俾其輕重之兼行以相爲流通而已矣善乎單穆公之言曰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子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偏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此制錢之本意而行錢之善經也今天下之錢大率準於漢之五銖唐之開元而無前代甚輕甚重之患矣然猶慮其勢日趨於輕而不足以爲重者以其一文僅當一釐之用繁而不簡分而無統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竊見自漢武令諸侯王製白鹿皮爲幣而後人因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所謂交子會子寶鈔之法皆自一貫至百千貫以代現錢之用究其爲製不過取方尺之紙印文其上而卽可以易數十百錢之物其費省於錢十倍而利用無疆又不啻過之豈非執簡御繁以輕權重之一便法哉顧楮之爲幣也用勞而易毀紙之爲物也質薄而難全而其上刊有定式專視區區之印文以爲照驗卽使製造者極其工緻而傳染未幾已歸於斷爛而不可以復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屢取而更造之而新陳出入之間動多詐僞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寶鈔法每一貫准錢一

千銀一兩會米及中葉而已漸輕漸減其後一貫之鈔不足以抵一二文一二釐之用竟以字跡漫滅濫惡不堪而罷蓋以累朝數百年之永利而終莫能守者蔑不由此之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竊謂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為永久之計固不必襲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為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鏤以文字尚曰康熙寶鈔背曰准五准十之類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局自鑄定為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偽造之弊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九

用是雖行於散錢之中有鈔為母以統錢之繁有錢為子以分鈔之簡使其虛實相生奇耦相制而輕重錯綜可分可合而卒不可亂既不至若前明寶鈔之製易以斷爛而又可收宋元交子會子之用其亦庶幾古人作輕作重之意而足以救錢法之靡也歟或疑三國時孫權鑄當千錢徒有空名吳人以爲患是不然夫錢而當千則價值太貴而易多其不行也固宜今立鈔法但自當五當十以至當百而止而與散錢不甚懸絕夫何難行之有昔周景王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至劉備定蜀鑄直百錢猶能以此濟一時之急而湖南馬殷行之有術雖境內鐵錢

亦可使也要在得其人以爲之耳而於法何與焉抑嘗攷鈔法之起原以爲錢計也自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給券以輕裝趨四方合券而取之號曰飛錢宋太祖置便錢務亦許商人投牒輸錢在藏庫以諸州錢給之已皆有此意至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乃設質劑之法一交一解以三年爲界而一換焉後遂置益州交子務又改爲錢引務而有開會諸名蓋其始也執券以取錢其終也卽以券而爲錢而沈該又有稱提之說遇交子賦價時官中自出百萬緡買之以重其權此皆前人行之而已效者假令鈔法既立兼以次而追復舊制其於錢法之行也何有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十

青蚨之蟲子母不離古人因以之名錢今之制錢但有子而無母亦非復青蚨之義矣

自記

古人號其上曰民之父母夫父母之於子所以恤其饑寒致其安富者無所不至而至於天下之廣一國之衆亦必有大利害伏於窮簷隱微之中雖愚夫愚婦皆能歷道其所以然而爲民父母者反漠然有所不及知其故何也以父母地近而親察之必周而爲民父母者則尊卑潤絕而上下之情隔而不通也居今之世而欲致斯民之大治非有父母至誠惻怛之心而能躬爲採訪使士庶以上皆得自言其情斷不足以大有爲於斯世故爲人君者必如大舜之問察隱揚執兩用中以治其天下爲人臣者必如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士

孔明之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治其一國其法當頒發木櫃布之通衢俾一切有官無官之人各疏其地方之大利大害投封以進然後命一二直諒多聞之士擇其言之咸同或異分類標錄日夕與之講究或面召其立說之人而親加質問以求爲至當不易之歸而又統會衆說兼總而條貫之務使絲分縷析之中綱與目相應本與末相扶內外輕重之相維文質寬嚴之相濟尊卑疎戚恩義隆殺之相制相生其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則不必其強同有一法雖善而或不能無妨於他法一時雖利而或不能無弊於他特者則亦使諫諍之士得以隨事而變通焉而總

期其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以不失乎一朝制作之大意而後止此則真大舜孔明之用心而不媿爲父母斯民之君子者也彼夫偃然居於民上而不以父母之義待其身者固不足與論此矣若其有意於父母斯民而寬裕高言清淨不擾以掩飾其無能爲之意而剛直之主又或好執已見行一切之法而自以爲風厲是皆不免於婦子嘻嘻家人嗃嗃之譏者也曾謂爲民父母之道而顧但如斯而已乎

古者大開言路諫無專官雖庶人之微賤亦得進說於朝廷有司長上又無論矣此其所以久安長治無人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主

自得也吾於斯篇能無浩嘆

陸義山夫子

辨聲色

丘嘉穗

上天之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而其精微之至理要未嘗不寄於色色聲聲之中卽欲於色色聲聲之外求所爲精微之至理而亦惡在其可得也先王審其如此是故卽其有色者而節之文之以爲禮卽其有聲者而揚之抑之以爲樂禮以定之於先而亂色不得以掩其明樂以和之於後而奸聲不得以塞其聰使天下之耳目皆得其見其所常見共聞其所當聞以終身服習乎其中而不知厭非徒說人之觀聽而化之以聲色之末也其亦曰色聲者天載之寓根於人心達於人紀播而爲風俗合而爲陰陽我將欲返其民於天載之原而不以是二者爲號召之具必無以一天下之耳目而成吾治是以三代聖人皆謹持之而不敢失傳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古者王天下之君所以有三重而使愚不得自用賤不得自專者恃此具而已矣自三代之亡隱禮淫樂天下大作而先王之正色正聲既已蕩廢而無餘二三儒生號習禮樂徒相與考其儀章之末探其聲器之元而迄困於無所就雖朝廷之上猶有車旗服物鼓鐘簫箏之設而自釋道二家以及富民之假借而混用者又從而僭亂其間則並未聞有禁其非而歸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十一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十一

吾儒者也可勝惜哉然此非釋道與富民之過也上之人直委以與人而不復顧耳簪之有寶玉於此至者不自收而置諸衢路之側則盜賊兒童皆得竊而玩弄以誇於市井又何怪焉吾嘗讀賈誼疏至所謂靡人星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輒反覆嘆不能已以謂此風於今爲甚所見釋道皆得衣五采而民間一切食貨又無論已又嘗讀詩禮論語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曰簞簋曰笙磬曰絃歌皆儒者家風而今皆歸之釋道儒者蕩然無所有矣夫禮以適文質之中而其辨在色樂以理性情之和而其在聲先王所爲號召天下之具而返其民於天載之原者何圖後之人反得借其色竊其聲以爲不義而上之作禮樂者亦卒莫之能禁也豈以聲色之末爲不足數將聽其自用自專以號召天下而不惜歟竊謂古禮古樂雖難卒復有能禁其僭禮之色竊樂之聲者而定爲一代之禮樂其亦可爲化民成俗之一助矣乎使爲釋道者禁其服五采之服而使皆衣緇縻禁其鐘鼓之類而使之寂然無聲至於富民亦限以章布而不得侈麗授以絃歌而不得考鐘伐鼓然後以色聲之盛美者盡舉而歸於士大夫俾得辨其等威隆殺之節享其旂常錡鼎之榮則向之自用自專者既無所持以爲變動愚民之術而人亦安於所共見

其間而罔不知勸然而天下之俗猶不變其奢而歸於儉
變其淫以歸於正者未之有也如必曰是亦聲色之於以
化民末也吾不知天下之耳目將安所流極而先王制作
精微之意復何時而可再見也耶

苟鄉漢儒諸禮樂論後無人及此真留心世道非一切
爲詩作賦沽名釣譽者可比

方朔書

秩鬼神

丘嘉穗

天地之間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不可誣也然而
黷祭者謂之弗欽淫祀者斷以無福自三代聖賢以至近
世諸儒所以申明其義者益精以密其誰敢不嚴而釋道
二氏實始鼓其荒誕之說從而亂之遂使土木偶人之設
遍天下而於古帝王三禮之典所謂天神地祇人鬼者反
若以爲無權而漠不加敬卽有新禳及之者亦皆惑於僧
道齋醮之儀循其科範諷經誦咒以流於褻且誣而莫之
能正是則皆非禮之禮非樂之樂而不可以質諸正大之
鬼神也矣今且以祈禳一端言之按周禮大宗伯國有大
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國遭水火大眚及年穀不熟
則禱祠於上下神祇而又設司巫掌群巫之政令天有旱
暵則舞雩人有疫癘則招弭蓋古人遇災而修省必遍索
百神而祀之固所以正其本也而至於巫祝之徒若近於
誕亦必率之以舞雩者是乃人窮呼天之意如嬰兒之不
得於父母則叫號跳頓以求達其情亦莫非致其親愛之
誠而非以爲黠且戲也竊謂今日郡邑爲民祈晴雨而禱
疫癘者不宜惑於僧道齋醮之說而祀淫鬼當倣周禮舊
法而參以金縢爲壇祝冊之意可於郊外高廣之地先設
一壇遍請境內當祀之神而立之位夙期齋戒然後率僚

屬紳士耆庶率牲焚幣讀祝冊以達吾誠上以告於日月星辰雨師風伯下以禱於名山大川之能興雲雨示妖祥者而至於巫覡之屬亦或可藉以通鬼神之情則又當代爲小民籲天痛苦迫切之詞數章使之考鐘伐鼓而相與歌呼其詞終日拜舞而不絕焉庶幾古人率巫舞雩之意而可以變其齋醮之褻誣也歟抑又有一說焉韓退之嘗欲撰唐之一經其言曰誅姦決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蓋春秋褒貶之志也然竊謂托之空言何如見之行事之爲深切著明乎方今建言諸臣謂宜討論前史中賢奸之迹已彰者榜列天下命郡邑有司取古來忠孝節烈表其宅里墳墓並刪民間祠宇之冗謬者遷入其主載諸祀典而其奸惡最甚如許敬宗秦檜之徒又當并其墳墓而夷之且勒石以示之戒俾天下後世知爲善者愈久而愈不泯而亂臣賊子雖或倖免於一時而終無所復容於天地之間此非但有補於勸懲而凡所謂淫祀之鬼亦可以次第而盡黜矣

子瞻無事強人說鬼善戲謔耳如此煌煌正論故是有闢名教絕大文章

何禮宗

去僧尼

丘嘉穗

佛氏自入中國以來駕其清虛緣業之論鼓其神通變幻之術甚者遂至於合老莊混儒釋爲一家其說日新月盛洋溢四出而不可遏舉古今男女童叟莫不迷惑沒溺於其中而吾儒之詭僻者亦且心悅誠服爲之奔走而不辭卽有韓歐之文章程朱之理學出而聲其罪以討之而舉世滔滔終牽於禍福之私而莫之能信嗟夫邪說橫流陷人既深彼佛氏者將遂蟠結於天地之間而不可復去耶蓋昔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去之之方而其責固在吾君吾相有天下國家之任者而非程朱韓歐之徒區區論議之所能禁也請得究其弊之所極而終論之夫佛法之弊有所宜去者十皆爲天下國家者所甚急也誘男女爲僧尼廢夫婦之倫而使皆無後是絕戶口也弊一不事君不事親舍人道之大而入山林是背忠孝也弊二指心說性彌近理而大亂真雖賢智者亦墮其術中而不悟是害正學也弊三修行兼乎楊慈悲兼乎墨渾同是非兼乎鄉愿空無寂滅兼乎老莊結壇誦咒兼乎師巫是聚異端也弊四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假福報之說以募化於十方而一切公勾之令不及是逃賦役也弊五絕男女之配而不能絕其慾於是師徒相通僧尼交媾以爲常而煽惑

良家男婦往來雜還藉齋會以行其淫放者又且無所不至是敗風俗也弊六樓觀殿閣動擬王侯煇廟金身糜費千萬以人間有用之財相率而置諸無用是耗錢穀也弊七自立浮屠之教以號召天下而凡叛臣逆子忍夫妬婦游惰無賴之民一事不當意輒攘臂而歸於其門而上與下卒莫得而禁之是主遁逃也弊八天花之幻術符咒之邪說燒香聚眾之詭道久爲奸民倡亂者之所借資前世如紅巾白蓮之教因此而竊發者不可勝數是釀盜賊也弊九唐傳奕疏曰偽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民妄求功德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入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啓生人僥幸之心竊一王賞罰之柄是妨政事也弊十佛氏之教有此十弊皆孟子所謂禽獸食人之禍而於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之道無一而不悖焉者爲人君若相而有天下國家之責復何所利於彼而不之去哉然則如之何而去之曰由歐陽子之本論則必復井田興學校行先王之政教以導之然後可以大正其源而佛氏之弊亦將不禁而自止夫居今之世而欲變今之俗以還三代之舊其將能之乎抑未能也如曰未能而姑爲今日易行之計則莫若嚴保甲之法禁天下自今以往男女不得復出家僧尼不得復授徒而其願還嫁娶者官爲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尤

之獎賞聽其取本寺田園宮室計口均分其不願者亦姑置弗問俟其老且死然後收其田宅而入之官以給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而又推秦人之遺法反而用之下焚書之令制挾書之律而盡廢其經卷且令民間養生送死無敢妄自施捨造作佛事以與僧尼交如此不擾民不動衆不越數年僧尼必大衰息而佛教可盡去也夫何難之有不然必待王道明理義充而後佛無所施雖曰君子反經之常而本難猝立又且無道以去之幾何而不畏其難攻聽其自爲以至坐視斯人之迷溺而卒莫之救也若夫崔浩勸太武誅沙門傳奕勸高祖配僧尼是不惟有召亂之憂而且使人主失仁厚之心天下虧節義之化也奚可哉是一篇絕妙明王道闢異端疏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其文非不高古然無此措置之良法終屬紙上空言秀瑞斯作我決其與天地同不朽矣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辛

陳滄洲先生

訂音律

丘嘉穗

今之演劇卽古樂之遺也。今之詞曲卽古詩之遺也。然古之詩樂粹然一出於正。而今之劇場詞曲皆流於淫僻。而不可訓。蓋不獨中聲之亡。以至於此。抑亦劇場詞曲中所譜之事。愈屬增悲。愁長逸欲之具。而人無所視。以爲法戒。故也。自漢以來。儒者類欲復古詩樂。而徒較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至使議論紛紜。而未有以次。而古器古聲卒不可復。卽幸而復之。而不以其事見之。舞蹈則亦使人無所觀感。興起如爰居之聽鐘鼓。而却走耳竊謂。居今之世。而欲追求古樂之聲。以復於先王之舊勢。必不能何如。倣古樂詩遺意。召集名儒。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一一較而訂之。其淫艷而傷風教。與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樂從禁絕。而其所編撰成曲。頒行天下者。必皆古今忠孝節義可歌可泣。可法可傳之事。至其器與聲。亦不妨從今之優伶稍取其明白正大。抑揚有節者可也。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耶。如曰演劇不足以當古樂。詞曲不足以當古詩。而欲離而二之。以聽其自止。自行於天下。則古之詩樂既不可以卒復。而劇場詞曲之流行於今者。將日入於鄭衛之淫靡。而未知其所止。雅與俗兩失之矣。草莽私憂願與司風教者商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主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主

記曰禮從宜。使從俗。雅於從宜從俗之中。仍不失古人遺意。真救時良法也。○漢人記禮增樂記。此亦大有心人。予謂樂記後又當存此訂音律一篇。以持世。徐健菴太夫子

通溝洫

丘嘉穗

大江以北沃野數千里皆古井田遺地然至於今平原荒莽彌望蕭然間藝菽麥亦視之不甚惜其在豐歲猶頗艱食一遭旱潦動輒連年至使流莩載道而後已雖朝廷屢下賑貸之詔而亦不能救其災此無他以古之溝洫既湮而民不得規南方水田之利故也昔神禹治水盡五溝洫瘠鹵而距之川決九川而放之海源流大小各以次而進歸至周人倣其遺法而於井疆之制爲尤詳大率鄉遂都鄙之田所經營於遂人匠人者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而通一畝廣尺深尺又合數畝爲一夫百畝而通一遂以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圭

受畝水深廣倍之由是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其深廣各以次倍加至十澮而後達於大川以入於海而又於是命稻人之官掌稼下地教以水田之法旱則蓄而止之儲水利也潦則舍而瀉之洩水害也不旱不潦則蕩而均之通水道也雖天時之乾澁不常而地無壅塞人無曲防田常藉以灌溉而其種者初不徒恃乎一菽麥之熟而已此三代之世北方之農民所以長享水田之利而不至如今日之荒蕪也歟竊謂方今井田既不可以卒復矣所可復者其惟古之溝洫而已如患其經費之無所出也則莫若姑爲權宜之術或罪人赦其小過

而使之贖金或富人爵以封號而使之輸粟或移郡縣開市之稅以充之或復唐宋錢楮之幣以給之俾海南北地方官相其地勢之高下而爲之疏濬一以今日之大川爲主而其上流之小水皆得以逕通而注其中其有河身高於平地而灌溉之所不及者則又當鑿渠引水山作斗門於隄防之下以爲蓄洩之宜焉夫然後督北方之惰農而使皆習爲水田以復於先王之舊雖其田制不必悉如三代之均齊方正而溝洫之小大相受可以無憂乎旱潦之變庶生民不致坐困而天時不能爲之災矣然而爲此者猶有所慮何則今士大夫之議論莫不以苟安爲老成以明作爲紛更以深思遠慮興復古制爲迂執而不通時變雖有美意良法可以備國家久安長治之計而陋者忌者或以生事邀功之一言而阻之則遂皆疑爲誤國而不敢用况復能收其成效乎且愚嘗觀宋熙寧初用王安石言詔諸路監司訪州縣古蹟陂塘湮廢者以興復水利蘇軾駁之曰今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其言甚辯亦誠不可不慮者然今天江以北溝洫久湮實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圭

不能無待於興復永利之人而其所以興復之者亦豈必古陂廢堰之爲拘如用民田尺丈以上皆官爲給價補償并捐其稅仍勅州縣可興則興不可興則已一酌乎水勢之所宜而其生事而起訟者有司得以法治之夫何不可行之有特其時不專委之地方官而必遣使巡行州縣以察農田水利則又多迎送之擾而不可行耳昔爲掩之規堰猪史起之引漳水鄭國之鑿涇爲渠而朱子又特因青苗一法而改爲社倉之制史皆稱其便於民吾願後之有志利民者其毋執因噎廢食之見而以蘇王成敗之論爲是非也哉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策 重

其經畫詳明如指上螺紋絕似蘇家田制文字史漢河渠書溝洫志而後又得此一奇快絕快絕

黎寧先世兄

廣鹽屯

丘嘉穗

窮民之所以販鹽而目疾不顧者非欲以供滋味之需而已彼實以家無宿儲專恃營運荷擔而往易米而歸而一家之婦子所資以爲命者也蓋以三代而後則不可以復井民之有田者什之一而無田者什之九彼有田者猶往往困於誅求其無田者不取給於百貨勢且無以爲生而百貨之所出又實操其權於富商巨賈之手而非敗失敗婦所得而與者獨鹽之爲產乃天地自然之利窮民能荷背負者猶可藉之以少延殘喘而卒不免於犯上之厲禁由是無所得食之民非轉死於溝壑亦終去而爲盜焉已矣顧今天下國用浩繁九重宵旰雖四方日開捐例猶且不給而必欲如西漢文學北魏甄琛之論盡弛海內之鹽禁而歸之百姓以言乎仁民則得矣其如經費之無措何且鹽禁一弛而國餉告乏非苛派於田糧之中卽橫取於權稅之外而鹽利之悉歸於富人者又終與官司禁障之害無以異故其持論雖若近正而當時朝議已皆以此爲慮卽後之君子亦終不敢信其言爲確然此所謂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者也然則居今之世而欲其恤民之仁經國之義並行而不悖其將何道之從而後可耶曰是莫若先舉現在之鹽田選近地強壯之兵與民間之齊

原缺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閩上杭丘

新修

實亭

紫霞

紫霞

姪

紫霞校

孫

崑

議

學宮祀典議

國家學宮之祀其盛矣乎上自君公而下至於博士弟子之眾內自成均而外及於黨庠術序之司莫不以其歲時行奠菜禮相與登堂講藝憲老乞言而一時環橋觀聽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一

議

議

亦皆喁喁然望風聽命爭自濯磨以幾於德化之成蓋衣冠文物之隆未有過於斯時者也詎不偉然稱盛事哉然竊觀自古崇儒之典常因世運為升降而其因革損益之變亦不能不俟諸其人而後定其有為當今之所已行而不至大失者則不可以不原其始也其有為當今之所未行而不能無待者則不可以不究其終也請得而攷陳之自魯哀公誅孔子而子貢非之至於秦而斯道遂大壞漢高帝十三年過魯始以大牢祀孔子謂是帝王祀孔子光武破董憲還亦遣大司空祀孔子始并祀七十子於其廟門人從祀魏芳正始七年始令太常釋奠於辟雍而配以

顏淵漢世祀孔子皆在闕里逮晉世而皇太子亦多行釋奠禮且從裴松之議始舞佾設樂矣北齊天保間始制春

秋二仲釋奠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生以

上皆下拜隋文開皇中又命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

奠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後世州縣學以春秋二丁

致祭而配以左丘明等二十四人編祀於天下郡縣學并

以先儒配焉其後又親幸國學釋奠行三獻禮復定釋奠

儀以祭酒司業博士備三獻代天子行禮此後世國學遣

之所由始也宋神宗元豐間始以孟子配享次於顏子及

荀楊韓從祀政和五年復以樂正子克配享於鄒公廟在

程張朱及張呂於從祀度宗咸淳中又益以孔鯉邵雍司

馬光焉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文廟成易孔子以木主不設

二

像座南向稍前為四配顏思位西向曾孟位東向十哲稍

後亦左右侍列從祀諸賢列東西廡東則自潛臺漢明至

許衡凡五十三人西則自宓不齊至呂祖謙凡五十二人

已而勅郡縣通祀之學宮又從行人楊砥議罷楊雄祀而

進董仲舒英宗正統間復進祀胡安國蔡沉真德秀三人

此初有以楊時從祀請者以格於李賢劉定之等議止

集 259—145

命有司祀於其鄉而孝宗時祭酒謝鐸亦言乞升楊時上附諸賢之位斥吳澄下從葬大夫之列又格於傳瀚議不報弘治八年閣臣徐溥拾澄不言而特請進時從祀乃制曰可迨世宗卽位之九年始從輔臣張璁議大正文廟祀典先是明太祖建學多循前代之舊其正殿尊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四配十哲爵皆公兩廡從祀諸賢爵皆侯伯時太學雖易木主而郡縣尚多仍其故者會永樂八年又從楊士奇之請以元吳澄從祀而其間殘闕而不備紊亂而無章者亦自不少歷代相沿莫之正也至是璁以正孔子祀典爲請其疏畧曰一孔子不宜封王諸封爵亦可罷請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自十哲而下及諸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二不宜設像請如高皇帝制易木主三不宜十二籩豆樂八佾春秋二丁祭國學但用籩豆十舞佾六六以別郊廟其在諸郡邑學籩豆殺其二舞止六示別於國學四不宜庭祀顏路曾點化鯉請如宋陳禾議別立祠祀叔梁紇爲啓聖公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享稱先賢以程珦朱松及蔡元定從配稱先儒五則兩廡諸賢宜更正複謬而增入之請改申黨申振爲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三

預吳澄皆罷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各祀其鄉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儒疏奏天子大悅悉從之因著孔子祀典錄二以示羣臣按此議吳沆正諸程敏政謝鐸諸名臣之說其明代儒臣從祀者而推廣之首也其詳見諸家集中隆慶五年則入薛瑄萬曆十二年則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皆從羣臣之議也至二十二年湖廣巡撫郭惟賢又請如程珦朱松例祀周敦頤父輔成於啓聖祠三十年祭酒沈淮請祀李侗四十年閩督學熊尚文請祀羅從彥李侗詔並許之今我朝定鼎亦因故明之舊無少異者故曰有爲當今之所已行而不至大失者此也若其爲當今所未行而不能無待者則有四焉一曰孔子以前之聖賢不得而槩絕也昔者周人立四代之學虞庠則舜爲先聖夏學則禹爲先聖殷學則湯爲先聖東膠則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此述長樂陳氏之說今也不然以五帝三王繼天生於漢唐以後之儒雖有一節一行可取者亦必推而置諸從祀之列是趨流而忘源貴近而遺遠也豈孔子之意哉夫三代而上之人材與三代而下之人材其精粗懸絕蓋有不待考論而知者又何獨取此而舍彼耶竊謂當倣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四

周人立四代學法而變通其意別建一學如唐初國學並置周孔廟各一所之例或共為一學而上殿祀五帝以來下殿祀孔子以降各有配享從祀之典然後尊聖重道之意為大備而無憾也一日十哲配享之說甚無謂也程子不云乎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以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今也不論其道德而惟十哲之從固已膠固而不通矣况以顏淵列之四配既不足十人之數而顧取堂堂未仁之張也以補之又何以處夫有若南容漆雕開諸賢之更高於顓孫者乎且十哲之中冉有雖在政事之科而其仕季氏也伐顓與不能諫旅泰山不能救卒以其才為之聚斂則其政事不足觀也宰我雖在言語之科而短喪一議至貽不仁之譏晝寢一端至有觀行之戒則其言語不足法也故十哲當從程子之言降而列諸兩廡庶秩序得其平而十哲亦心安矣一日先賢名號位置猶有當增訂者也明萬曆間國子學錄張養蒙疏畧曰孟軻之父不得樂曰孟孫氏蓋訛傳懿子何忌非軻父也宜改書先賢孟激公而懿子亦應從祀兩廡又周輔成既得比例於珣松則張載之父自應比例於輔成天啓初御史董翼疏畧曰加恩孔子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而防叔俱泯泯無聞臣實傷之竊謂防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五

叔伯夏宜就啓聖祠做同堂異室之例增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居左叔梁紇居右或並稱啓聖公而以世次別之以見孔氏配享與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等有差且聖恩推及臣下猶及三世况先師乎此二說者皆確可遵行而當時廷議曾莫之從何也又按宋真宗祥符二年封七十二賢令羣臣撰贊因問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今曲阜廟惟七十二人何故不同王旦言國學七十二弟子經太祖定議曲阜准國學諸像事遂寢至高宗幸太學又御製七十二弟子贊刻於石去史記公良孺公夏首公石定顏祖鄭單句井疆罕父燕申黨原亢籍顏何公西與如公西箴十一人而增中板遠伯玉陳亢林放琴牢申棠綬蓋取文翁學堂圖內六人以完七十二人之數意與王旦所言者畧相等皆不足據惟明嘉靖間定祀典多依史記所載而又去顏何秦冉二人補以家語所載琴牢陳亢二人庶幾似之然家語尚有縣豐一人不宜見遺而顏何秦冉既見於史記亦當兩存其名而不必拘以七十二人之數若公伯寮者則去之可也按顏高公良孺秦商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跡而史記不載公伯寮秦冉雖單三人家語所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豐三人二說未知孰是竊謂除公伯寮外始兩存之可也又嘗推而言之由歐陽修至陳獻章之徒既得從祀則自韓范諸公程朱高弟數人以迄於陳皓金履祥陳真晟諸子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六

又寧可獨遺乎鄭衆盧植等既以學不精微而罷則王弼
又可歸祀其鄉乎吳澄既以失節而罷則許衡又可獨
存乎凡此皆當議定者也一日禁州縣學不得祀梓潼魁
星及生祠祿位也道家者流曰上帝命梓潼神掌人間祿
籍號爲輔元開化司祿宏仁帝君常有朱衣老人執筆從
其後以定科第其說荒誕無稽非吾儒所宜信明矣若魁
星者乃在北斗間爲天之六府於學宮無所與而世俗不
之察輾轉相迷禮法之場豈宜有此今郡縣祀二神者類
皆剝魏樓建傑閣舉而加諸啟聖祠之上意謂乞靈於神
可以倖冀乎青紫之我及也其謂建學明倫之旨何又其
甚者至奉繫籍聖賢而祖豆之學宮不曰崇德則曰報功
無怪乎魏璫之生祠延蔓於天下而不知其數也學聖人
之道者雖以干祿如子張猶爲孔子所不許何況求媚要
福而誦非其鬼者哉爲今之計苟欲端士習而正人心則
此等皆可去也茲四者之禮舉而學宮祀典之設庶幾哉
其全矣乎方今

聖天子在上好古右文頃年幸國學詣闕里優禮先聖之裔
有加無已其祀典所已行者固已遠邁乎百王而其所未
行者亦將斷自宸衷與儒臣斟酌損益以補前代之所
弗逮也故謹爲之議以俟定祀典者採焉

援據淹博源委井然而其斷制處更具絕大識力四
條所議其正尤可恨者今日鄉賢祠濫厠封翁至屠販
之夫皆入文廟中不幾破及宮牆乎尤當斥絕也
後四議立論正大可補先儒諸說所未及
證據古今窮源竟委祀奉星于聖廟刻庚桑于泮宮非
典非法此真有功名教之文

黎魏曾先生

黃自軒先生

杜先

食鹽議

丘嘉穗

近代行鹽必分地界其越境與販者與私鹽同罪然是法也在地遠不相及者猶可相安無事而其兩界相接之處第以郡邑故疆畫而屬之必有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而又重以官商之抑配巡關之盤詰勢不至啓其爭且亂不止且夫鹽之貴賤無常惟其不限以地聽其民之所便蕩然四布所在流通而後無甚貴甚賤之患今也近地既自產鹽而官司復自遠搬賣遠搬者價常貴近產者價常賤民雖至愚亦孰官舍賤而食貴者及其民越境私販而官鹽益以不售然後官司商賈嗾郡邑擒治而定其價非計貧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九

民之口而抑買則必強富戶而使之承認以至於破家而不止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上杭永定地接潮漳今制雖食潮鹽而邑之東南與漳密邇村落窮民私販易米者必以漳鹽爲便頃年廣東鹽院每以潮課不足由私販漳鹽者多遂付官商以鹽兵四路巡捕民不聊生至聚衆數千殺傷軍馬力與抗拒上之人始不得已罷官販而還民販其越境而販漳鹽者雖有禁而亦置不問也於是杭永之人以安按宋孝宗淳熙中臣僚言汀州科鹽之害詔令漕臣趙彥操等措置奏聞因言汀州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福鹽上杭連城武平則食漳鹽亦各從其便耳又宋理宗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十

紹定二年御史雷元英奏福建上四州惟鹽是利守令刻剝於常稅外籍戶口以敷鹽民被其擾近者汀寇亦基於此乞戒福建漕司嚴察州縣痛革前弊仍許人陳訴從之此皆往事有足鑒者亦可見吾杭舊額原食漳鹽而官搬官賣之弊足以致寇皆自宋世而已然矣爲今之計莫若兼採宋制行以今法令上杭永定近潮者食潮鹽近漳者食漳鹽聽從民便自爲融通而官商不得與其福廣鹽課則運司鹽院移會兩地酌令彼此稍爲增減而貼納之庶幾無強抑府縣變賣之弊而有挑小販亦可藉以少甦也已抑臣子之奉法者蓋自有法外之意存焉鹽之爲利販夫販婦依以爲命易米而炊計日而食苟奪其十錢之本已扼其八口之喉剝之竊簪不啻浚膏血歛之內庫不足當毫毛雖朝廷有私鹽之律有越境與販之禁其意不過推抑富商巨賈之盜權利者而已爾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而已爾而於逐什一以養口體營斗升以育妻子之人固未嘗屑屑然詔心計之臣浚其膏血以充毫毛無益之用也况頃年萬壽詔書深戒守令之用法而苛暴者復若是其諄諄乎今之人臣奉法而不知有法外之意雖號賢者猶將隱情惜已屈於法而不致伸而其不肖官吏庇黨營私則遂假越販私鹽之法肆行其貪戾而

爲國家歟怨以釀成禍亂嗚呼其真可謂大不忠也哉獨
吾聞施公世綸之知泰州吾師鍾公尚志之令靜海並以
儒備獄獄不受鹽場請托每釋其肩挑小販而治權豪交
通賄鬻挽壞鹽法者不少貸雖施公卒用是磨特眷遷
大官而鍾公不幸爲忌者所中而罷要其奉法而得法外
之意皆所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百姓者也凡百有位
尚其監茲

丁役議

丘嘉穗

周官之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
司徒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而其民無常
業者罰之使出一夫力役之征故其時戶無脫漏入無游
惰比閭族黨相友相助而不病其役之不均後世田不井
授戶口流離徭役不平小民重困將籍其數而悉役之則
逐末者多而轉徙無常聽其轉徙而不爲之究則僑戶甚
逸而無以寬土著之民皆有不可得而盡行者惟國家
定爲五年一編審之令稍得以視其稅糧之高下而酌其
戶口之登耗庶幾丁役可以而有司復不能究其實徒與
二三書役按冊唱名參以口語截日限期務在速定或以
意見爲去留或視貨賄爲增減而其登耗之大數卒不敢
越乎前人所已上之籍則豪強倖免而貧弱受累者終亦
莫能祛其弊也然議者不察徒見貧富之不均遂欲以糧
配丁併丁於糧而創爲一定不易之額則又大不可愚管
攷論古今三代粟米布縷力役三征至唐名之爲租庸調
各不相併所輸猶輕自揚炎始取大曆十四年賦歛最多
之數併租庸調而爲兩稅是丁口之庸錢已歸入兩稅中
矣而自宋以來復算丁口以定役法而所謂兩稅者猶如
楊炎之舊不少減至前明定賦又或舉一切無名雜征而

併之正供是力役一征既先混入於常稅之中而復使其重出於常稅之外其視楊炎之舊法抑又重矣然猶幸

國家編審之令丁自爲丁糧自爲糧糧固隨業推收無可易者而至於丁之多寡不一未嘗如秦人虐政頭會箕歛亦未嘗如南宋金元推排之法復於田稅外校其浮財物力以爲輕重第於編審之年有司稍以糧之損益而均其丁其間有不能無輕重者猶冀五載一編通檢貧富斟酌行之要使客戶上著隨時融通貧者得以少紓富者不至苛避而止雖有糧之丁不如無糧之丁爲可憫而糧之富者實兼丁丁之貧者不兼糧貧富無常更迭爲之終不至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十三

以無定之糧而累有定之丁且使一時游手末作之民猶有所藉廩而不得肆此誠髣髴周官之意臣民所當共遵之令典而不容輕有變焉者也奈何復創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之議至使游惰無罰脫漏不禁而又貽後世以糧去而丁獨存之累乎余頃遊秦中鄠縣士大夫每言其邑併丁於糧之弊起自明季某令至今卒不可變遂使富戶坐困於輸丁而一切游手末作者皆相率而爲化外之民雖或逃丁以鬻販邀厚利而官曾莫得歛而役焉彼併丁於糧之害猶如此則以糧配丁者可知也夫人無貧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乃

欲專責富戶之糧包賠貧戶之丁將令游惰復何所懲而

通計戶口之脫漏又已不啻過半幸而安常無事而多欲橫歛之官猶將排門點竈別科貧戶不幸而有水旱盜賊之變富戶之糧盡去而額丁不免獨存將仍責之富戶而富戶已不能輪將復攤之貧戶而貧戶去籍已久莫可究詰是又踵兩稅舊弊之外而復生無窮之弊也豈國家編審之本意哉竊見宋南渡後士大夫於鄉里間頗倣朱子社倉遺意有自爲義役之規大約曾集宗黨以力厚薄割租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收其歲入以充役費而官無所與宋寧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時皆嘗以其法頒行天下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十四

民稱其便卽至正中劉輝尹上海亦勸豪右達官出粟爲義役常平本於是賦役以均此皆往事有可行者近順治中先王父逸六公爲閩族戶長嘗深悉賦役之苦而患吾族之官丁有加而無已也乃捐金寄子母錢家爲免役計會不二十年既用其利千金建祠供祭而所爲納丁之費亦率稱是族之一二好義者皆聞其風而踵捐之至今以爲永利是則遠追周人相友相助之俗而近符宋元義役之遺風舉世所可推而行之以救丁糧之窮者乎吾願有官君子依宋元舊法勸民沿鄉多歛財穀各立義役而擇富而賢者主其出納其有尚義如先王父者則別加旌獎

以風勸之庶足以佐編審之所不及如徒患徭役之不均而欲以糧配丁與併丁於糧者愚未見其可也他若近日吾邑之變法者始附蔣令之十畝錦而寄米之弊變速而禍小終附楊令之一條鞭而加賦之弊變遲而禍大是皆人士之無識者爲之抑又出郭令下矣

禁溺女議

丘嘉穗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而人物生於其間因各得天地好生之德以爲性亦皆有好生之心而不忍自絕其有生之類此在血氣之倫類然而於父子骨肉之相關也爲尤切今夫盜賊而日殺不辜官紳而多取不義類皆喪其本心之德而不自知者然其殺之也未必其族屬之至戚者也其取之也亦未必盡至於殺人而不顧者也嗚呼孰謂忍心害理之甚乃復有如近世溺女者之紛紛而不可禁耶昔易牙烹其子以媚君千古以爲忍人而里巷之殺子者所在而是顧反習以成風恬不知怪可不爲之大哀乎竊嘗遠覽古今比類定罪而知天下之忍未有忍於此者也莊生以虎狼之相親爲仁而諺亦有惡虎不食子之語是猛虎猶有骨肉之恩也先王之政載於月令其重者在存孤養老而亦下及於勾萌胎卵之微致嚴於伐材殺獸之戒是昆蟲草木猶推吾愛以及之也韓子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不惟其父子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救之而不辭是救生之一念即在憎怨之家猶有所不能已也古者刑人於市天子至爲減膳撤樂而本朝令典亦給罪囚以衣糧禁主守者不得凌虐是有罪之人猶哀矜而不忍殺也今以父母

而忍自殺其子仁不及猛獸愛不得比於昆蟲草木救生之念反讓於憎怨之家而無罪之赤子至與有罪之人同戮而不爲少恤是則其心爲何心哉吾每慘念及此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斯人也按律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今之居官者若依此爲例使人舉而首之以正其法懲一警百不過數年而所活女子無慮千萬至女子所生之人又不可勝數則世鮮鰥夫而國家之戶口亦日益增矣抑嘗聞溺女之時男子不得與聞爲之母者莫不睨目反面淹以溺器掩以襖被其聲之呶呶良久乃絕徬徨顧殊難爲情或遇親鄰救而甦之旋復恩愛倍於常人足亦何嘗無不忍之心而其所以殘暴至於如此之甚者無他焉貧者畏其累而顧目前養育之費富者厭其勞而惜日後遣嫁之貲未得子者苦其淹留而急於終身嗣續之計雖若出乎其所得已而實皆愚民不知義命之大徒自陷於罪戾而莫之追也苟爲人上者曉之以義命而不聽而能嚴立科條以禁之於初生之一日使不至於溺殺其後母子天性必且相維而不可解雖懸其格以賞之而亦不忍爲也豈必人人而論之且旦而守之乎雖然人之子女固有難產而不育始生而輒殤者倘斯禁旣立而其仇家怨人與夫奸豪無賴之徒或反藉以爲事端則亦不可以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七

莫之防也

以大義責之於前以至情動之於後是其竊法勝處至若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雖墮淚碑斷腸集亦不是過矣
丁亥蘭天子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七

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雖有智愚強弱尊卑疎戚之等其與我同類而皆有欲立欲達之心則一也奚必智者強者尊且戚者乃得爲人而愚者弱者卑者疎者之樂無足比數乎昔新莽嘗考古制禁天下不得畜奴婢雖其空文無實與王田等而要以先王之時大夫以上既有庶人在官者爲之役士庶人亦各隸其子弟而止而其時之小民又皆授田於上而無一不得其所則奴婢固可以不用而亦誰與爲奴婢者此盛世所以無怨曠之人也後世之人窮賤無所歸者既衆自中人十金之產皆得收良人男女而屬役之斯已大異於先王之世矣而況刻薄者流又從而禁錮焉催殘焉俾不得終有其夫妻子母之樂豈不亦輕蔑天民而傷兩間之和氣哉夫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卽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子者亦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窮於天也如以奴若婢而制之終身使不得配則是始而孤繼而鰥且寡而終於爲獨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爲使也悲夫悲夫生人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且人亦何爲而不推其心也已之男若女幼則攜持保抱稍長入小學不率教嚴師傳予之杖意猶以爲

惡或不幸遭禍患身或賣爲人奴婢蓬頭跣足甚者至流落娼籍以辱門戶不知爲父母者將復何以爲情噫奴婢之走使於我前者獨非人子乎哉彼其始亦與己之男若女無以異一旦不得已而歸於我典耕典粢奔走者幾何事事大事小承順者幾何人食糲食衣敝衣祈寒暑雨戴星霜而出入者幾何年其情已大可憫而我復利其服役至以幽囚終其世而不得少嘗人道之萬一縱彼不自明我獨無動於心乎縱或垂首喪氣服勤至死其能不飲恨於九原乎清夜以思亦足悲矣竊謂今日居民上者宜設爲厲禁令奴婢年二十以上皆爲之配然後得役不則奴聽其自去毋得責以贖身婢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以財禮如是而不之聽許奴婢自陳於官而約長爲之舉首則有常刑其有隱蔽者亦各坐之以法然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咸得以自遂其生於天地之間而爲本主者亦不至肆爲刻薄賊人之子以殘害天地所生之人而干神怒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已雖然世有復先王之仁政者乎卽奴婢之名亦可以不設而尚安以禁爲

陶靖節與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每讀其文爲之心惻今復得此議嗟夫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我江左風俗奴僕子孫世爲奴僕其孰從而革之悲夫

四十六年折收小錢銅器議

丘嘉穗

近以折收錢銅一案奉 旨直隸四十六年地丁亦如東省必俟折收銅錢完日而後征銀又奉撫憲檄示暫停收銀除一錢重之好錢與並無攙雜倭鉛之器皿應遵部文用十六兩法馬釘秤每觔作銀八分外其有倭鉛者每觔竟以七分六分折除徵解此誠今日杜絕私鑄之盛心流通國貨之良法也然而有司自奉行以來開徵已逾兩月而納者猶寥寥無幾民方困於錢價之日高而無從採買官亦苦於部限之日迫而無能催科而一切陵工兵作驛站存留諸項所需銀兩百數十萬例皆奉檄催取按日支給刻不容緩者又不可復散以折收應銷之錢若待題請頒給更恐日久變生況此京錢止行於直隸山東兩省而他省無有今兩省各州縣必限以銀準錢其價焉得不騰及其既騰而抑之不許減數則錢舖錢棹茂不閉戶而逃者雖用部頒法馬釘秤平收而民糧一兩正項計以目下日貴之錢勢不至納上一兩三四錢及八九錢不止是部文八分外酌量折除之說實逼官吏強爲厲民之階較之橫派又有甚焉至於銅觔之既成器皿者亦惟富人爲多而單丁下戶所絕無其間有日用之需如銅鎖銅盆等類不過十數兩或祖遺古玩多不忍廢即毀之亦復無幾上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錢

人復何能入其室而搜取之凡此皆徵收之難其患已不可勝言者若至起解大部送入寶源寶泉二局以部文每糧銀一兩准納錢十二觔半計之則每車一輛不過僅載百金之錢而州縣近者脚費三四兩遠者八九兩不等錢糧大者需車數百輛小者亦不下數十輛此中繁費百倍於舊時派之於民則不可賠之於官則不能而其解到之後夫役守候之苦胥吏收受之奸抑又可知已以徵收之難如彼以起解之弊又若此此所謂公私交困而急宜變通者也爲州縣計莫若詳請撫憲轉詳各部稍得展限今日今州縣銀錢兼收分給雜支恭候 聖駕南還之日面題請旨先頒如式大錢分佈州縣俾官府軍士得以預支俸糧然後限以一二月內令中外將小錢作銅價估送兩局或復發帑金或糶倉穀以收之使皆銷燬無餘仍令以新鑄大錢收買錢銅之未盡者而如式改鑄此議既定卽當先張告示使民知小錢將燬不足復留如有私藏高擡時價者照比私鑄律治罪則雖綸音未下亦且爭出小錢以納糧而錢舖錢棹日增月長之價亦將不禁而自止矣余竊見頃歲京城內外盜鑄雜錢每白金一兩至可易二千餘廷議每勒限三年銷燬及期而濫惡者習用已久迄不可禁盜鑄之奸亦不爲少息去年春曾詔所在納小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錢

錢官爲收之將以一金易錢千七八百欵送寶源寶泉局
又以市井驟然買賣不便而罷仍復展限如故此無他以
京中率用小錢而新鑄之大制錢既布之而未廣舊制錢
之大者又盡散於各省而不還故也今東省折收錢銅與
直屬州縣皆觀望而不能行者正無以異於京城往歲之
事若欲收小錢而不先布大錢以變通其法勢必至公私
交困無有已時雖盡舉東省直隸之官而參黜之究亦何
益於國計何補於民生哉

通達國體之言真屬救時良策往余承乏東鹿正因征
輸後果有以此議上聞者竟得銀錢兼收上下便之此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夏海山

手

周公辟管叔辨

丘嘉穗

書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春秋
時衛子魚鄭太叔皆謂周公已殺管叔而漢孔氏因爲之
解曰辟謂誅殺之也直于曰周公未嘗殺管叔也以爲殺
者誣之也按辟除也如周禮閹人爲辟及孟子行辟人之
辟是也致辟管叔于商者豈誅殺之謂哉亦曰驅而除之
于其地使不得復肆而亦不恐加害若所謂成湯放桀于
南巢之文也云爾桀奔于南巢成湯因以放之管叔據商
以叛周公亦因以辟之蓋以桀嘗爲之君而管叔已爲之
兄若既獲其人又用檻車而移之他所如舜之遺四凶然
則于吾心有所不忍且非所以令百姓見也故因其地而
放之辟之者皆古人忠厚之至意也然羣叔之罪有首從
不同而其罰之所加亦未嘗無輕重之別管叔爲武庚倡
亂者故致辟于商而蔡叔以終其身焉蔡叔之罪次之故
雖囚于郭鄰而已有七乘之車以從其便矣霍叔之罪又
次之故但降爲庶人者三年而三年之後仍復錄而用之
也由此論之既可見致辟云者與下文囚之降之之典爲
一例又可見其與七乘之稍寬三年之復赦者有差既可
見其不以一家之私情廢大法而爲義之盡又可見其不

以天下之大法掩私情而爲仁之至豈不真得聖人之本心也哉自子魚太叔孔氏輩不明大義乃以辟爲大辟之辟而取誅殺之義以釋之而後世諸儒亦遂浸淫其說而不悟若以周公殺兄爲事理之當然屈從傳流誤二千餘載曾無一人起而議其非者此甚可怪也蓋當卽大義斷之而知其說之謬有門管叔以殷畔周其罪固不容于死矣然以其弟爲冢宰而又當流言不信之後吾意爲周公者必且戚然告孺子王曰文考之遺體不可殘也寧王之同氣不可傷也其錮之便如是而成王亦必終聽周公誠何心哉而必欲使其君殺之乎後世若建文君之庸而其伐燕王也猶曰無使朕有殺叔父名况謂以周公之聖輔成王之賢顧忍坐視管叔之死而不之救也其誰信之謬一周禮秋官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其一曰議親之辟其六曰議貴之辟此二者有其一焉已足以屈其法而貸之死而况管叔之兼親與貴者乎今乃謂周公之立法如彼而周公之用法又如此則是周禮一書乃萬世無用之空言也謬二羣叔之罪雖有大小之殊要皆共布流言以叛其君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特以同胞之兄弟故周公得以議親議貴而全其生耳今以法皆可誅情皆可赦之人而顧有所致生致死于其間亦見其進退兩無所

據而彼此之不得其平也謬三棠棣之詩周公憫管蔡之失道而作也其言自死喪急難以至于室家和樂之際莫不惻然有哀傷手足之情真如孟子所謂垂涕而道之者向使周公既推卹於其兄而猶托爲愁苦不自得之辭則是詩之作非其有悔心之萌卽終流于僞而已矣惟其未嘗殺之而或辟或因皆禁錮而不可出猶無以遂其友愛之心故悲哀於他而不能已于言也今欲以彼說推之其於情理豈可通乎謬四嗚呼以一字之義不明而使周公蒙數千年殺兄之大惡諸儒之流毒亦甚矣哉或曰然則世儒所謂周公誅管蔡者其不然乎曰誅者責罰之謂不必殺其人而後謂之誅也舜誅四凶皆未嘗殺之不過流竄放殛而已如必以殺爲誅則書固已明言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矣何嘗殺之耶抑以三苗負固不服而舜猶僅竄之而止矧周公之于管叔乎哉或又謂周公之處羣叔如此其亦仁之至義之盡矣而孟子猶以爲不免于有過者何也曰凡欲全親親之道者亦富貴之而已不可任之以政也苟恃其至戚不逆料而任之以政幸而能勝任也則可不幸而不勝任誅之則無以全其恩不誅則廢先王之法而人不服此周公使三叔監殷之舉所以爲過也昔漢文帝殺太后之弟薄昭而曹丕論之曰舅氏之家但

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蓋議文帝之不能防昭于始也愚于周公亦云

此論從來未經人發發之自秀瑞始千古疑案一旦剖開真可爲名教干城

陳介石先生

於辟字置辨論是絕有理會絕有關係之文不許唐太宗以六月四日之事稱爲口實秀瑞每爲文皆從綱常名義着筆知秀瑞之自負不小

黎曉會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

四

伯牛有疾辯

丘嘉穗

伯牛有疾先儒以爲癩也余竊謂不然按伯牛卽人今屬山東兗州府東平州祠墓子孫皆在余嘗歷覽大河南北縱橫萬里其地風高而土燥自平人以至行乞未聞有所謂癩疾者縱使其間萬有一焉亦自南方卑濕鬱熱之地傳染而得之而非其土著之民之自生此疾也豈以伯牛終其身爲北方隱君子而獨不能免於是耶且胡不據白牖執手之文而一察其故也蓋癩之爲疾也甚毒而不可解而一傳染於人卽有不可復治之憂及其疾甚而將死則手足皆潰爛不可收拾而其傳染於人也爲尤易卽至戚者猶將望而遠之況以眞疾如夫子雖篤師弟之情乃不厚自愛而輕執其手而伯牛之賢又豈不知自重以重夫子而反輕以其手爲夫子執乎哉亦有以知其疾之決非癩矣其以爲癩者乃淮南子之言耳夫淮南子招致賓客方士作爲一家之書雖未必有意於謗先賢而其得自世俗傳聞以流於譏謾而無實者蓋不爲少又焉得據而信之故朱子或問明著其言之信否爲不可知而猶筆之於集註者亦不敢廢其傳疑之義而已然則夫子曷爲而有斯人斯疾之嘆也曰伯牛之疾自非尋常之症而方書所不經見者故夫子嘆之而獨其必以爲癩云者則吾未

敢遽信焉爾抑執手而決其亾者非徒與之永訣也蓋亦
診其脉之將絕而無可爲計也自牖而執其手者亦未必
易簣之際猶能震動以遷而夫子遂至避其尊之之禮也
意自古北方土炕皆如今日有牖可通而夫子之執手亦
從其便也是雖異於集註而何莫非朱子傳疑之意也歟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一

閩上杭 丘嘉穗 實亭撰著

門人 莫魁士

僑華元校

弟 倬

書後 題跋

書周子拙賦後

丘嘉穗

孔子稱大舜無爲而治竊嘗以是言而考諸經傳之所載
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命九官十
二牧類非一無所事而能安坐以享其成者而顧稱之曰
無爲是果何說哉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其大公至正之道
恭已于上而照臨之因事理之自然而不失其當順吾性
之本然而不違其初使天地萬物悠然各得其所而不亂
雖其大經大法無所不周而卒未嘗一用其智巧之私以
鑿之如化工之因物付物而已不勞是之謂無爲非如老
氏之清淨而簡畧也今讀周子拙賦竊深有感于是嘗觀
周子之學慨然以復古禮變今樂爲已任使其得志行道
豈能一無所爲以見于世而其賦拙也乃若以循理守分
刑政皆拙爲上安下順之要蓋其所謂仁義中正主靜以
立人極者實與舜之無爲同軌而不若世之小人妄有所

作爲以驚于天下之爲巧也推而言之凡其胸中洒落如
先風霽月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
非于奉身而燕及嬖廢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是亦周子
之所謂拙而已矣抑當是時王荆公執政作聰明亂舊章
天下怨之巧之流禍一至于此斯賦也其殆有所指而言
之歟而論者不之察至譚周子有頌新政數十言者何其
妄也何其妄也

書宋豫菴姚廣孝四論後

丘嘉穗

異端盛而道學亾非異端之足以亾道學也其明心見性
之論既足以附於聖賢之理而亂其真而一切綠業因果
茫無根蒂之說又深中於愚夫愚婦之膏肓而不可破除
日漸月摩與之俱化上而王公至之中而學士大夫崇之
下而農工商賈黷盜賊亦蔑不從而奔趨之其勢不至
胥天下之人盡化而爲西方之護法弟子也豈遂止哉武
林宋豫菴先生獨毅然不惑乎佛氏之說而思有以闢之
嘗著爲姚廣孝四論以距異端明道學其言皆程朱之所
欲言而其論之精微痛切又有爲韓之原道歐之本論所
不及者信哉其爲名教之干城也矣余少好讀宋儒書而
於佛氏之言未嘗不深惡而痛絕之時出其文大聲疾呼
以與時人相詰難而卒莫有能信之者蓋甚自惜其綿力
之無補也讀先生之論其能無慨然以嘆而默然以媿也
乎

此亦大聲疾呼之一端觀者莫認作真讓他人

弟殊巖

書王太孺人殉節傳後

丘嘉穗

吾友陸子武之母王太孺人殉節後二十年太史陳相宜先生爲之立傳京師大夫士以詩古文名者又從而播揚之子武將哀爲一集付剞劂氏以傳雖還方僻也莫不知太孺人之爲烈也其又奚貴焉而余獨重有感於太孺人者太孺人產武林名族靜默寡言笑十八歸夢蘭先生卽相莊如賓暨鼎革後先生棄儒冠遠遊太孺人思勤鞠育盡膳其嫁時衣襦簪珥延名師課諸子曰詩諄以立身行已思孝大節爲提撕異乎世之絲章綉句以拾青紫者曰士固先德行而後文藝也自聖賢之道不明而富貴利達之習深入於人士之膏肓而不可救藥一二子弟稍能操觚染翰博取世資雖使悖德悖禮日習爲不義而其父若兄反若詡焉自矜其能而無所復憾又况婦人女子耳目淺狹素不識學問名義爲何物者耶太孺人賦性端重獨能以聖賢之學代夫教子而使之成立其識見之高遠蓋有加於丈夫一等等者豈但若里閭節婦徒以雉經株守爲能事而已哉且夢蘭先生之客處鬱林也子武方在襁褓其兄又社端明不遠五千里滴血徧訪爭先迎櫬而又社以哀毀一慟而絕端明并負二喪以歸雖孝悌固其天性大抵皆太孺人教育之力爲多而夢蘭先生所爲平日刑

于之化抑又可知已矣今吾子武又讀書知好尚不汲汲於一切浮名而獨博徵詩古文以爲其親千萬年不朽之計竊謂以潔身力學如子武必將有鳳諸龍章以顯太孺人節行之報於無窮而非但若吾輩之長長云爾也不識陳太史見之其亦以余言爲然乎否

亦微顯闡幽意至又社一慟而絕我當採入至性錄以代金鑄絲繡之向往 王德功

書丞沂紀畧後

丘嘉穗

昔韓子記藍田丞廳壁稱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俗之薄也蓋自唐而已然顧吾謂今之吏由丞而上得念所爲以貪墨不自立受人訾訾者何限不則進君公退爾汝而是昔非慢亦弗能免而丞也貳令一邑漫不可否事猶無從而議焉若吾邑邑度先生少讀書負經世才以鄉貢高等丞沂水轉署益都壽光兩邑所至廉仁慎法政聲藹然歲丁卯余入京師取道山左去先生謝事時已十有餘年間晤二斛士大夫及其父老子弟猶述當年一二事相與贊嘆之不衰又何慢且訾之有夫官無崇卑事無巨細其盡心於民則一也賢如先生惜不得居高位少展所學其設施且彰彰若此假令異時補官加大邑駁駁通顯得以惟所欲爲吾不知其勲名所就更當卓越何如然使世之居高位而通顯者或反曠其官竊其祿以負朝廷之寵任至使人慢而訾之又豈如丞之條然自得也乎愚讀沂丞紀畧因感韓子之言援筆而書於其後以見先生之深人愛敬者於此足窺一斑而唐諺之所爲可慢可訾者固當在彼而不在此云

書館墜子事

丘嘉穗

丘先生曰忠君報國之心與生俱生雖愚夫愚婦皆有之而卒莫能克其所爲以至於頑鈍不可問者豈其天性之不善哉由喪於利欲而已矣明懷宗之亾也本朝方下薙髮令一時故老遺民自通都大邑以至深山窮谷莫不感慨泣下焚香告天而後從事克是心以往雖張許文陸諸君子人人可學而至也奚以之蒙媿耻而求活爲以余所聞館墜子事抑又有可感者館墜子李氏者忌其名杭之鄰樸人也家貧爲諸生備館中會學使按汀諸生赴試携入郡郡有演崇禎劇於通衢者館墜子夜竊往觀之涕淫淫下恐僑輩以爲笑時時面壁掩袂且拭且觀還寓舍旣解衣就寢猶蒙被秋歎不自禁諸生聞拊床屢呼不敢對已乃放聲大哭曰吁嗟乎皇帝歿矣諸生成爲啞然詰旦有笑之者館墜子正色對曰吾聞君親師一也歿矣忍弗哭耶於是又皆憐而義之由斯以觀忠君報國之心雖以率土之無知者且如此其易感也彼明季有讀書知名士旣已擢巍科登顯仕而猶顛顛賊庭頌美勸進覲然不以爲耻者亦獨何哉

叙議曲盡文勢則極勁悍妙甚○此墜子我所願拜下風者而不得一見其人惜哉

王懋功

題半閒居扁額

丘嘉穗

往其受學於靜海先生先生每舉朱子讀書靜坐二語相提撕其集中亦固有半日讀書半日閒之句其嘗奉爲日課至今誦之不敢怠而會吾孝老年姻兄新齋落成諸賢卽請額遂卽以半閒額之昔諸葛武侯之誠其子也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其卽半日閒之旨乎今吾孝老夙承靜海先生淡泊寧靜之教而諸賢卽亦皆溫恭有蘊藉彬彬然蔚爲國華吾知將於是焉明志於是焉致遠以衍其家學之傳於弗替雖謂西軒一片地卽南陽諸葛廬也可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題

九

半閒地額良佳然宋賊臣亦有半閒堂何益之有乃知在人能以武侯爲法耳

方伯齊先生

題亭扁序

代

丘嘉穗

余少讀白香山池上篇而三復之未嘗不慨然思繼其風流而自壯年以往卽以仕宦奔走於四方繼而踰跟歸來三徑就荒家緣雨集曾不得高明遊息之所一償其志俯仰今昔能不浩歎歲丙寅余弟某方築室於邑西之水濱命諸子講學其中余旣得周覽而遍題之已復構亭於其上以備登眺每當賓朋宴集把酒臨風凡山之峙溪之流雲之出岫鳥之翔空城郭之參差風帆之上下皆不待招呼而自呈於几席之前以視白香山所云者庶幾近之余因其請扁遂書池上之語而告之曰嘻是亦盡在吾前矣余疇昔之所爲慨歎而不可得者而吾弟忽有之且與諸子長有之吾弟之所得不已多乎雖然吾語諸子山川風露日在乎吾前而吾自率其曠懷與之酬對無之而非文者慎勿以其當前也而忽之則是亭也又豈特可爲游觀之適已哉旣以顏其額復識其說於此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題

十

先祖逸六公竹石圖跋

丘嘉穗

穗生也晚側聞長老遺言曾王父涵春公爲人自少無適俗韻胸懷落落雅擅高趣鄉人常有滿酒美少年之日比長負父喪急兄難入處宗黨出遊湖湘凡事魁奇忠信動準古人大節其間居以琴書自娛三教九流靡不淹貫尤善寫水墨蘭竹嘗取以名先祖兄弟且命各習一體以承厥志其言曰蘭有馨香德竹有君子操吾是以望諸後人已而伯祖果善畫蘭先祖果善畫竹並有父風蓋雖一枝一葉之微而世德相承之美實於是乎在焉意何深且遠也今曾王父去世將近百年其遺墨既不可復見而伯祖之所畫者亦與之湮沒而無傳獨先祖竹石一圖幸藏於家至今猶得以考其父子兄弟間舊蹟者賴有此耳後之子孫披而覽者念世德相承之所自如此其重且艱當與周室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同其珍惜其可視爲故物而等諸玩好之觀耶顧或不知推求其本而徒賞其筆墨點綴之工以爲前人手澤盡是則是技藝之有無在祖宗曾何足爲輕重而其生平懿行反因之以不彰也豈不淺之乎視此圖哉康熙乙丑冬孟七之日孫嘉穗謹跋

一竹石圖耳如此言之便覺可珍可寶

陳介石先生

仁者之言藹如

黎煥曾先生

讀家屏石先生文後題

丘嘉穗

不竊不自揆嘗嘆學者溺於所聞而不知變欲撰經史闕疑一編力辨古今傳聞之不可信者以解其惑而學術淺陋無所考信自度不堪成書終當聚而焚之也間有一二辨難之作雖見拙集中如所謂周公辟管叔辨者亦其一也然平居頗不自是謹藏諸篋竊未敢出以示人亦俟海內有道而能文者就而正其得失云爾其或賓朋雜坐酒後耳熱輒不自量嘗試以所辨者語人而忘者不察果皆卓然譁笑以余言爲怪妄余亦深自愧悔不敢復出一語相當以謂今之人既未有能信斯說者當束其文置之高閣以俟後之論定者焉年來始持所業見黎魏曾李雷田陳介石三先生三先生皆不以其無稽而許可之固已自幸其說之有徵矣今又得吾屏石伯翁之文以相印証其論周公不誅管蔡蓋與余所見畧符而古健過之然後益信合轍之言不待求之天下之大後世之遠而已有不誅而同者也然吾伯翁又非徒以文而已伯翁慷慨有大志浮沉諸生間數十年既請老歸山猶力學好古不少輟蓋嘗慕陶靖節之爲人和其詩殆徧其曠懷逸韻亦髣髴似之穗甚於伯翁乎有愧也乃不自知其驚下猶復沾沾焉自以其一言之合而遽附於伯翁是何異於里婦之效顰

者徒知嘖之爲美而不知嘖之所以美乎

跋椒山先生詩題畫

丘嘉穗

往余過武林曾於裱工家得見椒山楊公手蹟數紙忽忽十餘年恨都無記憶獨其中有影報喜近於諛鴉報凶近於忠韻語四句常往來於心不能去以謂公蓋以鴉之忠自况而深鄙嚴氏之徒爲諛鴉也卓哉言乎及寓靜海署中閱公全集復載荅劉平山喜鴉詩二首頗與前所見相發明而所謂韻語四句則集所無有於是又嘆公之忠節植於平日者良不偶然而其詩文之流落人間者爲可惜也已卯中夏捷三兄偶得古木寒鴉一幅屬余題其上余媿不敏因誦舊所見聞之一二漫書以識之庶幾吾兩人者當日感心相與師公之流風於百有餘年之後處則勉爲諍文出則勉爲直臣或者其可免於人不如鳥之諂也夫

予家有三異人集椒山先生其一也鴉諛鴉忠固有爲而發然而所最喜者尤在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二語以質東山云如之何 王懋功

跋會祖涵春公湘中寄還家書

丘嘉穗

此穗曾祖僑寓荆湘時與其兄鎮林公及諸子姪家書也公天資高曠終身不仕以琴書自娛又善畫水墨蘭竹尤有擔當綱常之志嘗遊湖湘間久不還寄回此書以告其伯兄子姪凡立身行己處事待人之要無不盡言之而其所最詳者深以當時邪教惑人為憂反覆累百餘言聲色俱厲志義偉然至欲會同能幹明人達士條陳院道府縣懲治黨惡為國家除禍患為民人正風化卒至明末以邪教聚徒作亂者所在見告遂釀成闖賊之禍時公既沒而其言始驗云嗟乎世道之壞人心為之也以公之所有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

五

光明正大卓卓不磨如此惜乎其僅私議於家不得一伸其志與當世賢人君子少挽世道人心之萬一而徒以布衣韋帶終老江湖間也向使得一名致一位而惟所欲為而當時有官君子亦皆易其全軀保妻子之心而為公所憂之心則有明之天下何遽至於亂且亡哉抑嘗觀發策決科之士慷慨陳詞未嘗乏憂國憂民之論而至其父子兄弟私相告語之際反汲汲乎以求田間舍為務無復一言及當世者豈非矯飾於大庭廣眾之前以盜取美名而於一家之中真情發露終有不能以自掩者耶故聖賢之觀人不於其外而於其內不於其勉而於其忽良有以也

今覽公此書率筆寫成不過室家丁寧之語而其所憂者乃在世道人心其他亦皆修身正家之切務足以為後世法後之子孫庶幾有以想見公之為人矣乎公諱大儒字涵春者其書蓋天啟三年所作越明年卒於旅舍後六十有二年康熙乙丑正月九日公之曾孫嘉穗乃拜而書之低徊反覆多少慨歎秀瑞蓋留心世道者也

陳介石先生
黎槐曾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

六

跋王右軍道德經帖

丘嘉穗

余少時作字無法度筆斜而理縱勢皆趨右見者莫不哂之先君子乃授以右軍蘭亭帖時時把玩竊見其勢又若將盡趨於左者而中正平滿綽有餘妍顧使人不復見其趨左之迹而反不能不目爲雄秀及今復得其所書道德經墨刻雖用筆之天然雄秀不如蘭亭而於吾所謂勢盡趨左中正平滿有餘妍者正復毫髮不爽然後歎右軍書法真規矩方員之至而李唐以後人皆莫之能及也昔人評其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而昌黎石鼓詩又言其遒姿媚蓋卽余雄秀二字之意竊怪自唐宋元明來學其書者何可復數而以法勝者氣韻無復高妙稍一縱其筆之所之又如顛劣之馬一往不可耐其去雄秀二字之意遠矣嗟夫萬事莫不具天然自有之中而以偏倚之故失於過不及者皆是也庸獨書法而已耶

不是題右軍帖是借書說法欲人無過與不及之弊

家李

貞先生

占筮告四聖文

丘嘉穗

小子穗自少讀書粗知四大聖人之道蓋嘗竊有志焉而未之能踐也今當明歲丁丑會試之期將以冬底計偕之京伏念用舍行藏自有定命不知此行也其果能一舉而成名乎抑猶不免終於落第乎如其一舉而成名不復藉鄉舉一選爲階梯從此顯親行義少展所學是春闈可赴也若猶不免於落第則家居待選優游卒業仰事俯畜自有正途何必遺親去鄉以拂其本願哉小子愚昧無知進止未決伏惟四大聖人顯示靈筮以定休咎小子敢不一心敬信勉而行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二

四

文以質勝 方位齋先生

關夫子祝文

丘嘉穗

於戲公之廟祀徧天下其氣足以塞乾坤其名足以壯河嶽而其精忠大節直與日星雲漢爲昭垂雖遐陬僻壤婦人孺子皆知公之爲烈也而何論乎吾鄉之士哉顧竊念吾鄉風土淳龐家詩書而戶絃誦亦頗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之義自社稷壇壝以及仙釋之宮莫不秩然明備而獨於公之廟貌猶未有舉而鼎建之者都人士大懼無以稱瞻仰崇報之意蓋久有志焉而力不逮也穗等幸邀公赫濯之靈自丁巳以來每以羣月十三日爲公嶽降之辰釀金慶誕曾幾何年而子母相權積累遂至八百有奇思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五

其既足以奉公之俎豆也於是先爲像設以致其如在之誠又將建廟而垂之百世或者公其少鑒之乎蓋嘗論公之爲人有剛大之氣節有精詣之學問其掛印封金單刀赴會諸事曹氏不得臣吳人不得誘是氣節之剛大也人之所共知也至於生平好讀左氏春秋一書用以事君克敵焯然有明效既非章句豎儒華行數墨之比而其所謂讀好書行好事做好人說好話之訓雖以繭絲牛毛如考亭夫子者亦且爲之贊頌而佩服之此其學問之精詣爲何等而豈後之人所能窺其際耶今是舉也人和而禮洽志正而義弘固知公在天之神必將敬而思翼而行俾克

奮於千載之下而穗等雖屬駑鈍亦當克自樹立相與師公氣節學問之萬一而後無負乎今日崇祀之初意也恭備牲醴用敢告虔瞻拜英風千秋凜凜伏惟尚饗

文亦有洋洋大風之氣 伍相如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六

祈雨文代

丘嘉穗

爲額祈雨澤事竊惟靜海一邑既瘠而霖暹年以來民之困於水潦者幾於十室而九家賴天子之仁聖蠲租以賑其窮既減糶以恤其幽遐而某亦拮据以圖副此一方之民庶幾其稍有喜色而無復此離之嘆曾不料自冬而歷春竟雨澤之參差以致二麥之生者不長而苗者不華雖昨宵瀟瀟僅如涓滴而前日之沛於東南鄉者亦止及於海涯嗟嗟靜民何不幸於水潦頻仍之後復罹此亢旱耶其承乏茲土幸與大神同膺百里生民之寄凡可以惠窮黎者蓋無所不用其剔爬今也復日擊其顛連無告之狀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七

而不能存誠致敬爲民請命於大神是誠某之貽誥於官邪若大神之靈爽呼吸可通帝座而不以此時飛章上聞俾其甘霖之立沛是亦明鏡之垢而白璧之瑕伏念小民終歲勤動悵望喧嘩倘過此麥秋之期雖有五風十雨之應而亦復何加如蒙痼鰥挽天河而灌漿麻豈惟救億萬生靈之命而聖天子之所以軫恤黎元之至意某亦得與斯民而拜嘉望雲以待立觀隨車謹告

誠篤是雅人深致 鄭魚門先生

謝雨文代

丘嘉穗

丁丑孟夏天久不雨二麥欲枯某齋戒沐浴將以初四日結壇步禱夙期爲文以告於本邑城隍之神是夜三更甘露立沛四野懽呼荷神惠甚厚伏念今日已屆前期將復祈之乎抑竟謝之乎祈之則神惠良已渥也謝之則所望於神者正未有已也乃從而爲之歌曰時當亢陽分望雨澤訂期拜禱今在今日仰藉神休今陰二麥密雲冉冉今靈風集甘澍滂沱今遍阡陌平田蕩漾今盈溝洫衛流浩浩今清波咽海甸蒞蒞今芳草碧顧余微誠今何能格維神之庇分終無數肅陳牲醴今載簡策仍願霑被今如疇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八

昔從此告成今境土闡永奠斯民今登衽席

歌詞古雅從屈騷來 鄭魚門先生

祭熊侍御文

丘嘉穗

嗚呼自古賢愚之生於世也莫不有一歎而獨以其歎爲可悲者謂其學而不及仕也仕而不得通也或仕且通矣而不能善退以陷於危機身無所可傳家無所可述也是以君子悲之若我太嫗祖侍御熊公自少以博學高才聯翩科第卽膺顯擢可謂學而仕矣未幾以宜興令奏最第一受人主情之知出爲全楚代巡使者可謂仕而通矣已而身際興廢之運既忠且智從容解綬以優游乎林下者五十餘年可謂能善退矣抑且以踰八望九之年而始獲考終行誼風節追配古人文章字畫妙絕一世親見其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二

九

子若孫上者登賢書官大邑次亦貢於大學儼於膠庠彬彬爲當代聞人可謂身有所傳而家有所述矣是其於衆人之所深患者而卒無一有於衆人之所深願者而卒無弗全萃忠孝於一門備箕疇之五福聞公之歿宜亦可以無憾也者而穗獨憶公之爲人至於歆歔泣下而不能自己者何歟夫巨人長德之存於世也非徒善其家而已將爲鄉國所仰賴焉及其歿也而人莫不咨嗟而太息者亦非徒哀其身而已將以痛斯人之不幸焉矧當汀南寥落文獻凋殘之日乎自公之公而鄉人子弟哭之縉紳士大夫哭之遠而千百里外聞其名而佩其德者亦皆寓書辭

而哭之雖以公之遠親固將視生歎爲夢幻而獨使四方之後生學士德業無所觀摩風教誰與漸被吟詩失李杜之豪飲酒鮮陶謝之樂其何能不黯然魂銷耶况如穗者仰止有年向獲與先次公同薦拔又叨附於文孫姻戚之末屢荷教育如親子姊姪西春公有事於浙行泊舟大沽灘頭與先君子握手絮語意氣偉然笑言如昨曾幾何時而兩家聚散之懷存亡之感已杳然如隔世每一念及塵沙竟日豈特巨源抱酒壚之痛子卿賦河梁之悲而已故今天姻翁暉老先生治行既爲東南最誥贈焚黃定自有日更令孫曾一班玉符翩翩競爽所以展公未竟之緒者正未有艾在公之身誠可以無憾而穗猶嗷嗷然悲痛而不正者蓋外以爲人士痛而內以哭其私恩云生芻絮酒薄薦几筵公靈如在聞乎不聞尚饗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二

十

東坡祭歐文上以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此篇彷彿相似
景冬賜先生

公祭藍中翰文

丘嘉穗

攬今古之豪俊如山石之嶙峋或積學而不耀或既遇而復涇緬流風於先生見雄節之邁倫少英奇而敏悟信超軼以絕塵維祖父之卓識已相與寶爲家珍爰慇懃以課督用日嚴而日親始芸意之勵志會不辭辛苦辛旋遊泮而食餼猶自守其清貧才以練而彌達德以養而愈純想晚近同難其芳範要當求之於先民竭菽水以孝養奉喪畢於北闕類海虞之至性哀感動於路人事伯兄以誠敬訓子姪其諄諄類萬石之家風詢質行之謹醇迨鶚薦而筆仕化可格乎強志類明道之風勵咸服教而畏神因捕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一

十一

蝗而賊儼帶倒屣而傾困類青州之部置孰不誦其深仁復儼而驅虎感惡物以循馴類昌黎之於潮海與叔庠之在江濱清積逋以萬計免捏報之荒杳類恭懿之異績聲遠報於四鄰拔兩關之文武恒精心以選掄類宣公之水鑑慶得士之彬彬晚行取而內擢世共沐乎恩綸隨需次以旋里名益重乎薦紳位既列乎中翰年亦躋于七旬紛蘭玉其繞膝訓宜八千歲以爲春何圖長往而不返徒瞻遺像之具陳念龍蛇之在歲越一紀而浹辰讀令嗣之行述猶悵恨而長呻凡誼屬于通家率瞻拜而赴窆矧託好於葭玉忝朱陳之世姻追笑言於疇昔情繾綣以如新

痛老成之凋謝嘆大雅之沉淪寫蕪詞以抒臆庶一奠其少伸靈網炯其不昧吾固知英風之不隨物而俱泯尚饗此篇可謂質有其文自應使人百讀不厭

陸義山夫子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一

十一

祭先府君文

丘嘉穗

悲哉吾父之棄不孝穉等而遽逝也慟哉不孝穉等之竟失所怙於吾父也人之年有至中壽上壽而未已者而吾父僅至五十有七而止人之子有至六十七十而二人猶儼然垂白在堂者而不孝穉等皆未及四十而吾父已見背焉民莫不歎我獨不卒何造物之偏厄一至於此况歷數吾父之爲人自少而壯壯而老正大寬平未嘗少有失言失色代督家政立彞建祠於親也爲孝子推財急難扶病恤孤於弟也爲賢兄傳方施藥排難解紛於鄉也爲善士與人交樂易質直洞見肺腑於朋友也爲忠信人子弟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一

三

雖並膺鄉薦而謙厚誠懇不改常度於桑梓也爲恭敬人至於存心積慮望古遙集慨然有慕於平仲瞻國希文收族之舉而不得一試又可以質諸古之天民而不媿也凡此數者揆之常理亦皆應享大年而卒以止於此者誠不能不號泣而問旻天矣憶吾父存日入有侍也出有隨也言有以爲教也學有以爲傳也時雖享天倫之樂而不知其爲樂也至于今手澤猶新遺書依然而吾父之音容已杳乎不可以復作廻環循省徒如轆轤轉腸腹中也寧不痛哉嗟夫浮生有限日月如流雖自古聖賢豪傑皆處於必不可免之數而獨其生前之厚德可以衍祖宗千百載

相承之元氣於無窮身後之吉墳可以藏遺骨於不朽而陰子孫以千百世無疆之福是則昔人所謂不隨死而亡而天道之所以報施善人者也今觀吾父之言行既彰信於鄉邦而誌以大人先生之筆吾父之宅兆又以頗足入堪輿者之目而妥吾父在天之靈也者豈其薄於命而厚於德哉於天年而豐於地道乎雖然身已歿矣何物堪償一棺長埋萬事都已落落大造此恨誰知興言及此又不禁肝腸催裂耳茲當發軔哀奠一觴以月甲子言歸幽室尚有老母願祈壽康維子若孫亦俾允臧嗚呼哀哉尚饗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一

十四

祭饒徽遠三舅文

丘嘉穗

維年月日外兄丘嘉穗謹以香楮牲酒之奠告於內弟三舅之靈曰嗚呼天道其果可信耶其果不可信耶以爲不可信也善惡禍福之應歷有明徵雖聖人常深言之而誰敢不信以爲真可信也則世有聰明忠信之士曾不獲享壽考而所謂靡耆皓首老疾而無憾者反多出於頑戾不率教之人其又孰從而信焉此吾所以悲君之亡而不能不附寄其說以問我丈人先虞公內弟馨遠君也君家世勤學積德至君父若兄而益大而君爲人模範無他腸自少事寡母得其懽心敬其兄長待二姊誠以篤撫兄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五

主

弱子幼女如已出自春耕秋穫至一切家政皆非井有條理吾嘗謂內行醇脩如君者竟可列於古者孝弟力田之科讀書人當媿君君固無所媿於讀書人此豈常遽遭短折者哉何天奪君之速也君亡兄馨遠種學績文有聲庠序間而君又能以勤儉刻自樹立母氏守半生苦節方倚望君兄弟成家提挈諸子姪以不墜乃祖乃父之志而四年之中兄既夭歿君復繼之昆弟併命年皆止於三十又何天之降割於君家者若是其慘以酷也憶片之初吉君爲亡兄償舊債訖過吾家語姊氏曰此債及今不早了以俟吾姪長稽子母當不啻十倍卽此一念鬼神有知亦應

佑之而奈何別去尚未浹旬竟成永訣也悲夫悲夫天道至此其殆不可知矣聞君瀕留時每顧家人嬉而笑謂再返下泉得見父弟兄相迎致若將以歿爲可喜者噫幽冥之事有無不可知而君遽歿然從之其如寡母何如少妻幼子何如季叔兄姊以及亡兄之遺孤何吾真恨君之爲大愚而深怪丈人先虞公內弟馨遠君素學問明大義胡不祈之陰司少延君命而反相迫促如是君試舉吾言問之其果有悔乎抑竟聚首無所復憾乎昔陶靖節有言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蓋古今天道類多在可信不可信之間而人世方隅之見亦卒以明冥異路而莫能深悉其理之所以然無足怪者今君既得從賢父兄於地下爲鬼爲神其尚佑爾寡母俾壽而康眷爾子若姪俾克終有成立庶幾天道之不可信者或轉而爲可信也嗚呼傷哉文特沈痛唐人詩所謂悲風千里來也 徐果亭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五

主

祭仁菴公六十加一文

丘嘉穗

嗚呼追維吾仁考之爲人讀書樂道積德行仁孝友平於爾室直溫備於厥身居鄉而有謙光之美交友而有信義之真四方之士無間乎賢愚與疎戚而沐其餘風莫不以爲樂易而可親雖去世五年而遺澤之在人者迄今猶濯濯其如新今以陽月之九日適屆六十加一之辰男穉等既不獲捧檄生前稱觴上壽又未能立身揚名使主爵撰制者有以顯吾仁考之遺行於弗泯瞻望松楸未嘗不默然以媿惶然以懼愴然以長呻也雖然吾仁考之生平胸期廣大可屈可伸加之以威福而不爲之動加之以憂悴而不爲之聲雖使萬變交乎其前猶莫能以易之而何區區世榮之足云竊怪世之祝冥誕者每以延僧禮佛而懺悔前因歿而有罪僧且不免其無罪懺悔何人是徒陷其親於非辜而不知其不足以供儒者之一嘯如吾仁考素懷坦坦可質鬼神其學之大者固欲潤澤天下而其小者猶將以勤施於宗黨之倫真所謂抱立人達人之隱願而不媿爲古之天民者乎雖有僧佛之懺悔其又將焉陳茲祭以禮事亾如存畧述梗概不敢以文毛公墓表并寫以焚庶幾歆鑒佑我後昆上祈老母純嘏聿臻尚饗

總是不敢以文一句道盡 徐章仲夫子

原缺第十八、十九葉

下車詣城隍文

丘嘉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肅柔毛清酌庶饒之儀昭告於本邑顯佑伯城隍尊神之前曰嘉穗自少年讀書並受父師之教卽慨然以學道愛人爲己任今幸膺 聖天子簡命得與大神同荷此方百里生民之寄不以是時蚤自矢其有爲之素志以與諸從事共証於入官蒞事之初而尚何所待竊思事理之隱微而難明也人情之曖昧而難詰也權豪之獨行其恣肆而莫敢撓也習俗之共徂於故常而不可破也皆非書生之見所能盡料亦非書生之力所能獨支也誠不能無望於大神之陰相之也若夫聰斷之間秉公執法平情度理返之此中實有炯炯不自昧者在而猶不能堅持一心虛受公言以至納賂徇私負其讀書之始願而不顧是無父師之教也大神其恕之乎夫識之不明願大神有以啓其思力之不逮願大神有以翼其行而至於此心之不可問則亦惟大神之鑒而臨焉耳矣惟山川與父老實共聞乎斯言謹告

海豐縣告城隍神文

丘嘉穗

嘉穗自下車歸邑卽自誓一切詞訟不以一錢自累矧今奉撫采憲檄委檢戴汝封身死非命一案仍令赴省會審確擬招解細繹憲諭嚴切周詳雖康誥丕蔽要囚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之意何以加茲夫人命至重也檢死偵生至慘且毒也天地鬼神臨之在上手目指視質之在旁至不可欺而掩也嘉穗雖愚戇其敢不精白一心以慎厥事若其不公不法徇情納賄者神其鑒極有如此尸謹誓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三

閩上校

嘉穗

寶亭

表弟

郭祖武

弟

嘉權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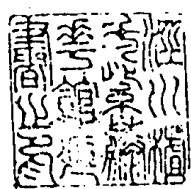
姪

紫雲

說

漱齒說

天之予我以齒也本潔而白而卒掩其本然之質以至於汚者何耶曰飲食之餘積而成垢也天之賦我以心也本虛且靈而卒喪其固有之良以至於昏者何耶曰氣習之偏流而爲惡也然而天下之物一涅而不可復洗一去而不可復來者蓋往往而然而齒也與是心也雖有飲食之垢氣習之惡以爲之累亦安能盡舉其本體之潔白虛靈者而殄滅之故齒卽甚汚矣而加以潔滌之功則潔白之質如故心卽甚昏矣而加以克治之功則虛靈之性復存是固不待強而求之於外而其自我失之者究無不可以自我得之也天之愛人豈不甚哉雖然天不可終恃也人亦不可再失其時也齒之潔白以潔滌而見其本然而所爲潔滌之功不繼未幾而飲食之垢復因而集焉心之虛靈以克治而全其固有而所爲克治之功不繼未幾而



氣習之惡復從而中焉而謂天其可終恃耶其不可終恃耶況人生歲月不過閱數十寒暑而已畢而昏耄衰老之外又有他端以間之不以壯盛習慧蚤自決策至令涖涖克治之功作而復輟則齒之積而成垢者未能保其不終于薄蝕心之流而爲惡者必且終受其敗而遺臭於萬年而謂人於此時其可再失耶其不可再失耶顧或謂齒之垢以飲食而積心之惡以氣習而流將欲屏棄一切以自全焉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免於飲食之汙絕類離倫然後可以免於氣習之染也雖僻如二氏猶有不能克其說者而奈何以此處吾儒乎論者不知操淪於飲食之後克治於氣習之中以期其功之無間而徒惡夫飲食氣習之爲累乃欲屏而棄之其亦蔽於理矣余於三十已前每以不事修飾仰面對人至今攬鏡自照殊以齒不若人爲愧而此心之負疚尤甚因感湯銘日新又新之旨推廣而爲此說非徒爲齒計也亦願漱齒之餘不怠洗心庶幾是心得與是齒而常新云

洗心二字見於大易與漱齒恰是天然佳對文之啓策亦與大戴禮諸銘責躬之義相上下

徐健菴太夫子

觀卦象說

丘嘉穗

易觀之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先王苟欲設教於天下則雖坐而遠度無所不可而必不憚周覽之煩如風之行地而遍及萬物者何也夫天下雖有淺易之事而不身親閱歷乎其中則不知其中之精微曲折况五方之風氣不齊一時之習俗遞變而吾將設教以救其弊設非躬巡其地以深觀乎人情物理之所以然而欲舉一切之禁令槩而施之其能得時措之宜否乎即使我有盛德而所禁所令皆無不當矣而聽其下之奉行亦第視爲虛文故事而上意不得下宣下情不得上達在我既無肫誠懇切之意在彼亦無觀感興起之良有所賞而未必悉當乎其功有所罰而未必悉當乎其罪君與民常漠然而不相親而安能激勵於教之中變通於教之外此爲政者所以貴於先勞而不倦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定爲時巡之制而又有春省耕秋省斂之文以率四方之諸侯其教之未設也必先省方而觀民而後可以施吾固革損益之宜卽教之既設也亦猶省方以觀民而後可以善吾正直剛柔之用輕重抑揚隨時變化則其所謂教者皆非強設之也亦因其所觀者設之而已矣後世則不然天子旣不能以數出而代巡之職亦不甚舉其在藩方郡邑之官

卽賢者亦第坐鎮雅俗苟求無事以爲幸而於民風土俗所以鼓舞而盡神者渺乎其未有聞焉何者以其不知有省方觀民之義故也惟明道之令晉城暇日親臨四鄉而盡知其家產之厚薄人民之秀頑周忱之撫江南扁舟所至召農民而臥之床下曲加咨訪雖閭巷銖兩之姦皆知之其深得先王省方觀民之義者乎卽漢世遣使巡行郡國問民疾苦舉遺逸而糾失職亦庶幾近之 本朝之初尚循前明舊法直省皆有代巡使者而後遂一切革去至使吏貪民玩而莫爲整理豈非失省方觀民之舉故耶雖然此但可爲蓄心民瘼者道耳若乃無狀官司假觀民之名而出不以時盛僕從而肆誅求卒令山村雞犬爲之不寧則又不如優游坐鎮者之爲無過也是所謂終風且暴拔木發屋而非復行地之風已矣

虞書之四巡大易之省方其道一也至於代巡無人出肆誅求惟賦阿房敢怒而不敢言之句耳奈之何哉毛會侯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四

忠恕說上

丘嘉穗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著於四書而闡明於濂洛關閩之傳註其名目雖不可以數計而綜其大旨之所歸無非貫天下之學者各盡其仁義禮智之性以達其情於君臣父子夫婦友昆之間而使之不悖乎天理而已此卽孔子所謂一以貫之之道而惟曾氏忠恕之二言爲能括其蘊也何者自天之生斯人也而莫不賦之以五常之性則謂之中而道之全體所以立也順其性之所之而爲七情以行於五品之人倫則謂之和而導之大用所以行也初豈有悖於天理者哉惟其血肉之軀每不能不雜揉於二氣五行之偏而人世紛華靡麗之習又從而蔽錮之則五常之性既失其中而七情之施於五品者亦因之不復中節而害於和焉如是而望其道之體立而用行也其何日之有若夫發已自盡之忠卽所以致中而全其仁義禮智之性也推已及人之恕卽所以致其喜怒哀樂中節之和也忠以立恕之體雖未發也而天理已渾然其統具道之萬殊而歸於一本者此也恕以行忠之用雖已發也而天理常燦然其有條道之一本而散爲萬殊者此也蓋平昔既已盡已之性而無一不中則其見於應接之際自能以一人之情通萬物之情而不失其和如水之源清而流潔木之根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五

深而葉茂斷乎其無可疑者此忠之所以爲一而恕之所
以爲貫也歟且吾未見天下有恕而不本之於忠者亦未
見有不忠而能自至於恕者矣今夫小人之情所以至於
伎刻而不恕者非必其好惡之絕與人遠也彼其所得於
天者益亦同此真實無妄之理而或爲氣稟物欲之所據
又無閑邪存誠之功以克而復之吾見本性之皓白日深
而其情之所發無一而非自私自利之術責人則重以周
責已則輕以約雖其父子兄弟夫婦之親已往往計較物
我負氣而不肯相下而何有於姻戚而何有於師友而何
有於疎遠交遊而何有於鄉里愚賤不足比數之人又况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說

六

一旦爲人臣爲人君肆然而得志於天下勢必如王肅之
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勢必如季氏之上剝其君而下虐
其民甚則至於爲杞檜之媚嫉爲莽操之篡弑爲桀紂之
殘賊皆可以獨行其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其弊蓋由於
蔑盡已之忠而人僞常爲本性之害故也不則仁義禮智
之四端誰獨無之而乃失其平恕一至於此是亦小人之
所以成其爲一貫而已矣學者反而觀焉可也

忠恕說中

丘嘉穗

或疑之曰子之以忠恕爲體用而分性情之未發已發以
屬之然則忠其專於靜而不能動恕其專於動而不能靜
者乎曰是未易以一說明也請曉以世儒之恒談而原於
天地陰陽之化以究極其所以然可乎世之儒者常有言
曰無心失理之謂過有心悖理之謂惡夫無心者不智有
心者不仁皆不忠也過則不知而失理惡則知之而故悖
於理皆不恕也卽如過言而不知所思也過行而不省所
爲也豈本性固如是其迷謬耶母亦自昧焉而不盡其心
故也惡言發於其所思也惡行出於其所爲也豈本性固
如是其濁亂耶母亦自欺焉而不盡其心故也苟知有盡
己之忠返而求之於未發之先則無心者不以怠惰而至
於怠有心者不以放肆而至於愆而言行之過惡可戾矣
豈復有不恕者哉是故忠靜也恕動也忠非有心靜之靜
也忠非無心靜之動也恕則無無心失理之過動之動也
恕則無有心悖理之惡動之靜也曷不觀之天地乎天地
之化自其大分而言則曰陽動陰靜而已而就其中細而
分之錯綜而論之則乾之靜翕動闢坤之靜專動直與夫
乾坤之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所以互爲其根者又各自有
動靜焉以對待流行於其間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七

知道者孰能識之夫人心動靜之妙原出於造化而不可離其亦若是焉已矣近世學究之說中庸者類皆因程子有纔思慮便是已發之一言遂疑性之未發有靜無動若將以存養之功爲杳冥昏默之境者而不知孟子之言存養實欲人先立其大而兼思慮之萌卓然有主者而言正與洪範所謂思曰睿者相符斷未有使人眩瞶迷惑如醉如夢莽然措其心於不可思議之地而曰吾能存養者也如使性之未發果一於靜而無靜中之動之可言則夫舉不賂不聞以該所賂所聞之論亦爲矛盾而所謂戒慎恐懼者獨非涉於思慮者耶其又何所持而能立天下之大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八

本也若其動中之靜則更屬行所無事之常而不待深論也已矣抑所以爲忠恕者亦各有二義焉萬理皆備於我反求諸心而即可得是主敬以涵養此忠也先虛其心以審乎衆論之同而後精其識以斷於一已之獨是窮理以維持此忠也欲其感之而無所不通則如其責人之心以責己所爲恕以修身者也欲其推之而無所不準則如其愛己之心以愛人所爲恕以治人者也蓋忠恕分性情動靜而言而性情之中又各分動靜而言其亦猶大陰陽之統小陰陽也哉學者實能體此而默識於意言之表則靜之有動動之有靜斷可識已

忠恕說下

丘嘉穗

人之具此心也仁義禮智之性既皆爲我所固有而其虛靈知覺之運又實稟五行之秀以生而超然獨異於萬物者我苟能存此心以爲之主而事事物物之來皆可以惟吾意之所處而無所不安是人人實有足以自盡之忠而亦不思其不恕也其於一貫乎何有然竊怪自古聖賢之教人何爲不使之收視歛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如近世象山陽明之說之簡且便而必爲之異其數多其途終其身汲汲於下學之功而後可以期其上達卽孔子之於曾子說者亦以爲必待其精察力行之久而始呼而語之以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九

一也豈天之賦於人者猶有所不備而不能無待於外耶抑造道之捷徑毋亦有前聖所未發而近世心學之傳獨得其宗者耶愚應之曰嗚呼貫之必原於一恕之必由於忠也審矣然忠之爲體存於心思耳目之精而恕之爲用著於應接見聞之感心思緣應接而生者也而廢其應接則心思亦窒而不可通耳目由見聞而廣者也而屏其見聞則耳目亦虛而無所寄苟非於所謂貫者晰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何由於所謂一者合之得以盡其大而無餘吾嘗究朱陸異同之辯而知異端之所以流於虛妄而不返與聖學之所以歸於醇備而不偏者其途皆分於此蓋

不可以莫之察也。今夫天之賦人以心也，類皆有五常之性，足以制萬事而統萬物，而卒莫之能貫以全其所謂一者，何也？彼其氣質既有剛柔之雜，而不能皆善，又無學問之功以充其所爲，縱一時偶竭其忠而亦無能自達於恕之理，惟其大聖大神之資，乃能無少物欲之蔽而不假學問，卽忠卽恕自有以得，其所謂一者而貫之，而如斯人者，亘古以來猶不能以十數，又烏得以是而樂望之大賢以下哉！且天下之義理隨地而遷，逐時而異，其心思耳目之所能及者，猶或可以揣而得之，而至於名物變數山川風土古今沿革之不同者，雖有大聖大神之資，亦豈能越千

東山草堂文集卷之十

十

載之上，隔萬里之遙，坐而懸空其所宜也。耶故夫孔子之於曾子，必待其真積力久，實有所得於貫之理而後從而告之，以一一而其平日自叙以教人者，亦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之爲務，而深斥夫不知而作者之妄凡，以此也。自陸象山錯認孟子先立乎大之旨，而教人專養此心以應事，而近世王陽明者亦遂惑於其說而不悟復標一致良知之說，以號召天下，反敢病朱子之學爲支離而自謂不外尋於枝葉，此皆暗符告子義外之傳，徒知持志以直內而不知所以方乎其外者，自有集義養氣之功存焉。其卒流於異端而不得聖學之正統也，蓋不足怪。故朱子謂象山

執拗好爲呵佛罵祖之說，致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而陽明爲人尤獨以機智勇辯自喜，而文之以道學其所著傳習錄晚年定論諸書，亦皆黨同伐異，重誣先賢，至以蘇陳權譎之教變亂前明之士風，而喪其國者，何莫非舍貫而遽求一舍恕而遽求忠之爲害乎？程子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夫人之一心萬理咸備，率其本性自能貫萬固也。然自中人而下，所性雖同而所稟或異，加以道之無窮，雖聖人亦有不得而盡知盡能者，如不由下學之序，強恕而行，以漸而徹其障，則氣質不變，氣質不變則物欲必流，物欲必流則所性之本體終掩抑而不得見，雖欲盡

東山草堂文集卷之十

十

其忠以制萬事，統萬物亦且或明或闇或過或不及，茫然無所據以爲準，甚則徇其氣質之偏，徇其物欲之累，如晉人之放達，酒徒之兇悖，無一而非任性負氣之所爲，而猶敢自附於天之所以與我也，豈不誤哉！彼象山陽明之學，妄思以聖人自處而欲驟幾於一謂但盡其忠而自能行恕，是猶舍規矩而欲以手製方，具舍權衡而欲以目量輕重也。其亦所謂本心而不本天者矣。雖然以忠恕之大分而言，則非積其恕無以見忠，自忠恕之晰於日用者而論之，則雖一事一物之細而無忠亦不能以行恕也。此又小德之統於大德而大德之分爲小德者然也。亦學者所當

知也

朱子挾摘異學之弊甚悉陳清潤辨朱陸慈湖姚江之得失亦明快得東山是說益復了然學者合而觀之必無有復惑於彼者矣

李伯猷先生

良醫說贈饒恒翠

丘嘉穗

宋范文正公有言大丈夫不爲良相當爲良醫說者疑之以爲醫小道也相大臣也醫雖良烏得與天子之相等量而齊觀乎哉是大不然夫天下之理精粗不遺人物之生莫非同體士君子既得是理其心廓然大公方且視乾坤爲一大家幸而遇也固必有愛利之施以及乎天下不幸而終無所遇也則亦隨其力之所至以爲功業而凡可以濟人利物之事靡不旣厥心而爲之雖其名位有尊卑恩澤有廣狹而其仁壽世之心所以流行於天下間者曾無二道焉夫如是則良醫之在天下卽與良相而並稱也

其誰曰不可然醫之不良其爲禍也猶小而相之不良其爲禍也最大世之庸醫挾方書游都市日夜思售其術及其偶一不效不必至於殺人而人已却其藥而不敢服況其甚焉者乎若爲相者其位高其權重其黨類日衆雖寡廉鮮耻賄賂公行而人終莫之敢逆幸而有不畏強禦者出效力而排之非惟不能以正其罪而反有不可測之憂其弊至於民生日敝國勢日危賢士大夫相繼扶之而卒無如何也由是言之相之責重於醫求相之良較求醫之良而倍急而吾猶未見其人也庶幾哉其於良醫中遇之乎同邑饒君恒翠少讀書不事章句困場屋者有年乃遵

其祖父遺訓以世醫隱於市病者緣手立愈近遠爭相迎致不以貧富爲去就所全活者甚衆余嘗延至家子若孫習家其庇間視其氣貌清和純雅坦坦如無事道人而一種濟世熱腸每從冷眼中現出信乎其有合於范公之言也噫房杜之不作也久矣安得如君輩者以其活人方出而爲醫國手耶

汪意總在醫國中間描寫相之不良使人太息痛恨而不能已

嚴志周先生

爲相爲醫兩對竝峙而重講爲相似賓強於主不知古大家文有所謂輕題格者正不妨以參錯見長也

黎姚曾先

東山草堂文集卷之五

十四

生

嚴先生不薦私人說

丘嘉穗

或問翰林嚴先生之爲人於其同年生曰吾聞嚴先生官長安近十載冷署如冰而未嘗薦一人於長吏之前以少資其薪水何操守之清苦一至於此夫長吏之需幕客幹僕者亦孔亟矣先生之交遊滿天下不爲不相知矣朝廷達官貴人類好行其請托而僅薦一二人於同年故舊以相助爲理又非必盡傷於廉者矣而先生願獨澹焉漠焉足已而無求焉豈其怠情於世者耶抑別有長顧却慮而不屑爲出位之謀者耶丘子乃盱衡太息而應之曰先生何爲其然也竊嘗聞先生之高論矣今夫人之以物與人也有出於中心之所樂受者有雖非中心之樂受而出於其人之來求乎我不能不受之者又有非出於其人之以情相求而出於他人之以勢相挾不得不爲之受者蓋中心樂受者其將受之也惟恐人之不吾與也其既受之也若此物爲我之所甚適也中心初不樂受而卒不能不受者其受之而果有益也則亦愛之而不舍也其受之而終無所益也猶可遣之而使去也若乃他人以勢相挾而強我以不得不受者其將迫而受之也必且百計而辭之也其受之而無可如何也必且懷疑忌而不相得未嘗一日忘其却之之心也雖有美好之物亦終齟齬而不可合

矣此在恒情類然無足怪者况方今謁選諸人奔波萬里
索米經年自其出門而來已先預擬一二幕客曰某某可
用也又必自携二三幹僕曰吾得某某焉足矣卽有來求
於我者亦將疑爲誤事而不敢任畏其多累而不屑收而
長安達官貴人方且強其中心之所不樂而欲售其私人
以克囊橐之私也誰則甘之且彼薦人於人者胡爲而不
自反也人之難知自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貌取言取
之失今也不考其素行而泛焉相遭輒以授人鮮不敗乃
事者則非忠也不時畧接其文墨議論小忠小信遂推以
爲謹厚老成而至於臨大利害終未能保其久而不變則
非智也仕者自不乏人而吾復以已之所不欲者強而聒
之則非恕也人方百倍揭債以就一職上未及爲國下未
及爲民中未及爲身與家而我利此一二囑託之金至耗
之官者以什伯不貲之費則非仁且義也凡此數者皆鄉
黨自好之士所不屑爲而謂達官貴人亦復爲之乎語有
之賢不薦賢親不薦婚彼薦私人者亦猶是耳蓋余所聞
於先生之高論如此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子又何疑
焉客唯唯而退於是悉次其語命官城子書之以爲世之
薦私人者戒先生名宗溥字志周號如園庚辰進士今官
翰林編修閩之福清人

鬼說

丘嘉穗

客有夜坐而談鬼者其一人善而儒聞之懼甚變色歛衽
而謝曰鬼吾所甚畏也吾聞其狀而肝膽爲之掉栗魂魄
爲之後復飲食臥起常惴惴焉若或臨之顧子無多言亂
吾方寸言未已鬼有笑於旁者曰吾卽鬼也奚畏焉將畏
吾冥漠耶而感格者尚求親也將畏吾刑禍耶而善良者
弗妄及也士君子立身行已心無愧怍舉動光明寧惟是
魑魅魍魎莫之敢逢卽上帝且爲福佑之不已百神且爲
呵護之不遑而何畏之有且天下之人甚於鬼者多矣骨
肉周親胥戕胥虐是爲厲於家也強者凌弱衆者暴寡是
爲厲於鄉也上蠹其君下剝其民是爲厲於國也而鬼豈
有是哉今子不此之畏而顧畏余毋乃過矣乎言訖忽不
見聞者咸聳然異之

借題立論誦之聳然如此之文儘堪傳世 陳介石先生
言近而諷已逼古人矣 黎魏曾先生

馭驢說

丘嘉穗

余以康熙丁卯之長安日跨瘦骨驢走淮徐道上偕行者皆振策不少休而余獨設鞭不用則一用之驢輒絕塵而奔客怪而問曰子之驢憊于人而獨能奮而爭先惡乎操術而至于此耶余應之曰余非能助驢之力也能若其性焉爾夫驢之爲物也許者其情而走者亦其性其性既善走矣而吾又自有所以馭之方爲之豐飼以養之爲之堅坐以制之爲之步走以逸之手而勒也爲之一左一右以導其行足而蹻也爲之一逸一勞以防其蹇如是而不之聽然後加以重鞭使其心目怵惕驟然如雷電之震物而不知其所從發是以終日蹢躅而不止他人之馭驢者異于是食不盡其材鳴不通其意五步而喝之十步而鞭之使彼玩于吾法而不知畏則亦敝敝然交困于道途而已矣客乃瞿然而起曰由子之言非獨以馭驢而已吾聞先王之德無不施施而天下服其化先王之刑有不用刑而天下服其公其亦此物此志也夫

雅篇 黎勉會先生

聖人可學而至說

丘嘉穗

客有問於余者曰吾聞聖人可學而至蓋嘗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而思爲舉業所累也爲之奈何余應之曰聖賢之學忠人不用力耳曾何舉業之足爲累哉夫唐人以詩取士工於詩者莫若李杜卒皆不得登榜而當時後生小子往往甫識之無稍竊他人唾餘輒取青紫如拾芥者有之近代科名得失之數尤多類此此可見習舉業者固有定命存焉何必窮工極巧而後售耶至於聖賢之學又自有不可誣者蓋人之一心虛靈知覺萬理足乎其中一不自棄而毅然以道德爲己任雖其昏愚之至放失之餘無不可以自治而入於聖賢之域命烏足以限之故舉業之得失存乎天者也聖學之成廢存乎人者也不盡其在人而徒爭勝於已定之天竟何益哉况夫今之所謂舉業書者類皆聖賢之微言而造道入德者之所不能外也吾惟不以舉業視舉業而必反而求之心身之際以期實得而後已而其富貴之去來功名之得喪又一聽諸時命之適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則可以此成其德業者即可以此應舉而有餘豈不文行兩全矣乎今不察此而徒惡夫舉業之爲累乃欲廢其身爲石隱之流而後可以入道亦見其信道之不篤徒自外於名教而莫之悟也曰舉業之不

足以累人固也。謂聖人必可學而至，蓋亦有命存焉。爾天之界於人也，稟氣既不能清而無濁賦質，既不能有美而無惡。而當世功利之習，又輒從而中之，雖復篤志潛修，其誰能必至於聖耶？且胡不以後世觀之乎？自三代之衰，以迄於宋，千有餘歲，讀書談道者，縈縈不絕，而求其如顏閔之徒，曾不能以一二數。幸而濂洛諸君子始一接乎道統之傳，而近代數百年間，又復寥寥如故。毋亦職是之故歟？曰：吁！子過矣。道之在天下，也不以今古而有存亡；性之在人心，也不以賢愚而有加損。才力之在吾身，也不以用之攻苦而有所不足。人之所以可變氣質，可挽習俗，而卒能至於聖人之域者，恃此而已。古之學者，知其然也，於是立其志為作聖之基，存其心為入道之門，則其大端固已立矣。而又為之講求以明其理，安靜以養其動，省察以謹其幾，參之改過以補其闕，質之有道以正其歸。七者之功相輔而行，內外交修，終始弗輟，使於心身倫紀之內，天地民物之間，各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而適乎所行之宜。將上之可以優入聖域，而次亦不失為賢人君子之流矣。故曰：聖人可學而至也。夫苟不能勇於為學，而徒諉諸不可齊之命，則吾見終其身為氣質用為習俗蔽，而濂洛羣哲之統遂一絕而不可復續。此其為患又豈但若舉業之累人

而已哉。客聞余言欣然而起，曰：吾今而知聖人之果可學而至也。請書子言為之說，以告天下之有志而未逮者。言甚近道，有志之士覽之而不聞雞起舞者，蓋亦少矣。陳介甫先少。

杭夫說

丘嘉穗

令選實後卽有三山之役因與亦平弟各覓有興者二人
出郭而去其二人氣甚豪上步履如飛二人故遲遲行率
常居後余顧謂後者曰彼與若昔年少也何勇怯若此殊
耶對曰彼之勇非勇也乃所以爲怯也予之怯非怯也乃
所以爲勇也余益訝其說拒而不信曰小人病矣不服多
言君姑待之越數日勇者果告疲而怯者猶蹶蹶而不止
余乃思其言若有契於心者作而嘆曰嗟乎進銳退速者
天下之通患也獨杭夫也歟哉作杭夫說

金笋說

丘嘉穗

吾郡心峰溪之濱有野竹雜生茅葦間其下產金笋色黃
而味甘從古未有以此物名者有之自近日始又不產於
他方獨沿溪畔上下數里有之先是有樵夫牧豕戲掘地
中偶食而美稍稍傳播土人遂以爲利甚至獻之上官有
重價相購者昨訂邑誌余欲載之物產中衆以物微產少
懼上誅求而止夫以區區土物生於荒烟蔓草之墟蕭然
自遠一有其美遠近上下猶相與貴而傳之而况蠹穴之
士行成而名自立學至而君自求又安以炫至求售爲哉
作金笋說

亦趣

陳介石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四

閩上杭 丘嘉穗 實亭謨著

門人

莫英賢
吳文偉校

男 紫瀾

疏

代擬應

詔求言疏

丙戌三月

爲遵

旨陳言事邇來冬春亢旱雨雪愆期地震京畿風雲舛

異蓋天心仁愛我

朝而示之以小警也我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四

皇上恐懼修省之深至灑

宸翰

詔大小臣工直言無隱可謂應天以實不以文矣昔宋

景有仁言而焚惑猶爲退舍况

皇上之祇畏天戒哀憫元元直與商宗周宣媲美千古乎

自古言天文者類皆以天日爲君象而地與風雲則

皆人臣之應也今者天清日朗陽氣和煦猶不失春

溫之常而獨以鎮靜如地有所震動而不能承天變

化如風雲又反有呼號曖昧之氣而不能上應乎日

是

皇上實有乾健之德照臨之明而諸臣之奉職者不免泄

泄以從事也其可不使之盡言以謹天戒哉然臣竊

謂求直言於在位之臣不若求直言於新進之臣以

今之在位者類皆持祿養交不肯自言其闕失卽偶

一言之亦且坐而遙度辭常失半而草茅新進之士

方自四方而來既有聞見之真而又不識忌諱之文

故也顧今

殿試伊邇而欲使之直言無隱非大破成例而嚴

詔諸臣之讀卷者右以戒飭而勸進之則又不可臣觀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四

有明中葉以來

殿試進卷率以字畫之工拙爲去取而於其對策之文

則又惡直而好諛採華而遺實此殆非

朝廷從來求言之本意而實逢君者之過也夫字畫一

道雖曰小技亦必藉資學而後成歷數古今來以書

法稱名家者代不數人惟我

皇上天縱多能無美不備而人士皇皇咄嗟固有終身勉

焉而不能逮者亦有平日畱心於經世之大而不暇

及乎其細者復何能樂而貴之以此况對策亦視其

言爲何等耳使其言而誠可用也雖書不甚工不失

爲賢良方正赤聞董仲舒劉蕡而專以書法稱最者
如其言不可用雖工書如李斯曹操蔡邕趙孟頫之
徒何補於治而顧以求言之科降而求其書也母乃
舛甚至於人士進身之始拜手機言猶不能潛思存
誠天心靖猷而輒敢以阿諛軟熟浮華無實之詞上
竇君父而肆爲欺罔卽異日安得復有奉公憂國之
節聞卷者不能辨其不忠不敬之幾而稍加戒督斯
已真於知言知人之哲矣奈何哉其又以爲賢良方
正也而獎進之且今之時何時乎以我

皇上四十餘年之深仁厚澤而和氣尚凝陰陽否隔伏讀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三

異日必有大變之

論舉朝莫不悚息而猶令新進小臣展卷而陳欺天罔
上之語以飾太平不惟顯與

詔書爲悖亦真所謂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

國家將何賴焉夫以大廷策士闢門達聰之盛典歷代
既相沿爲具文而其所以進退取舍之意又不免輾
轉相迷以自陷於買櫝還珠之誚雖幸而登進士一
科猶不能必其無遺才也豈不惜歟伏乞

聖明敕諸進士對策一以古名臣奏疏爲準毋泛冒虛

頌毋勦說雷同務使上自

朝廷下至四方之大利大害莫不剴切而敷陳之而於
其筆跡之精粗美惡格式之高下短長弊所不論然
後

命二三大臣悉心評點彙三百人之全卷以進

皇上於萬幾之暇

賜以省覽其言可行者則召見而議行之次則錄其瑜
而棄其瑕卽有猖狂無忌者亦姑置焉而不之罪夫
如是則政之得失人之賢奸民生之休戚國體之安
危在位諸臣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必有能爲

皇上熟思審處而可以弭此日之天變者出焉尚何待臣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四

言之喋喋爲也緣係遵

旨條陳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如果臣言可採仰祈
睿鑒施行

代擬豫選四省守令疏

丙戌四月

丘嘉穗

為奉

旨豫選雲貴等省守令敬陳末議仰贊

高深事天下郡縣惟雲貴川廣為最僻道里阻長瘴癘交作在遠方之仕者多不欲就而亦有願就之者大抵皆選期久淹之人耳昨奉

綸音將候缺官員併歸單月每年一次預選撥往又准食俸優陞仰見我

皇上不忘遠方之至計也然近日請部投呈願往者多至五六百人莫非後來未得與選之輩而現在過堂應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五

選者竟落落無幾人甚且告病不肯出亦甚負我

皇上澄清仕路疏通選法之盛心矣夫東西南北惟君所命臣子曷敢自言其私而國家為官擇人亦豈必均其年勞而後可然臣終恐於四省無所補而反以貽債事失職之愆者一則驅之以其所不甘而苟且以從事一則迫之以其所甚慕而躁率以赴功皆以勉強不得已之人而使之効力邊方未有能盡心於民事者也臣愚以為四省守令莫非民之師帥樂許投呈則占據非次盡撥現在則苦樂不均莫若俟宋人近任之議即於四省鄰境中取其截選到部有願効

力邊方者許令供結換次就選交錯互用如任雲南者選於貴州任四川者選於廣西仍照新例限以五百里外方唯赴任否則將名籤掣換是雖四省以內之人亦足以備四省以內之官而况四省北與陝西為界東與湖廣廣東為界即中州之地亦復相去不甚遠其間又不乏効力人員願供驅策庶乎服食居處無不相安土俗民風無不相習人地兩宜必能盡職較諸遠方人士勉強不得已者相去不啻倍蓰既使奔競之徒不得攬越而資次既及者亦可以勉於規避之咎也臣緣吏治官方起見一無私意倘有封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六

非可采伏乞

旨
府鑒敕部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公舉范忠貞公祀汀郡名宦呈

丘嘉穗

爲公請名宦升祔學宮以表忠節以維風教事竊惟大名
垂宇宙與日月以爭光浩氣貫古今共山河而永奠運帷
幄而風清海晏曩時之功德夙著七閩樹節烈而贈諡褒
忠今日之表揚常留萬禩仰邀靈典俯慰輿情伏念本省
前任總督部院范忠貞公經緯全才斗山重望翩翩風采
人稱名卿之子名卿之孫凜凜霜威羣道軍中有韓軍中
有范深仁厚澤恩及於草木昆蟲察吏安民化被於山陬
海澨會以寅卯突變兼之藩海交訐三載幽囚不減落旄
殄雪一門節義何殊透爪穿齧自擊而吞聲飲泣者逾千
人耳聞則咨嗟歎美者遍四海所以王蠋之傳類附田單
萬牛由來西平之功端藉太尉一笏向非櫻虎怒以立八
郡之長城何由靖鯨波而返多方於正朔允矣鍾乾坤之
清氣卓哉爲社稷之元臣稔等幸托旃幃久叨撫字江淮
屏障尚思巡遠勳名徽厥悲歌永感夷齊風義緬當年之
豐功偉烈曾未泯乎人心仰此日之大節孤忠真可維夫
世道在榕城既有尸祝豈汀郡可乏名祠伏願褒榮華哀
續紀旂常秩祀宮牆永登千秋之俎豆流芳鄴水長垂百
代之楷模豈徒揚休於既往已哉亦將式勸乎方來云爾
爲此運僉具呈曷勝望光待命之至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七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人

駢體之文亦復瀟灑流動中間援引王蠋段秀實及張
許諸公數聯尤見讀史有識始嘆二十年前蕩平落海
實賴忠貞公先爲砥柱也李厚菴年伯先生
自古節義重於功名蓋必先有節義以激人心而後功
名因之易建也歷數周漢唐宋諸君子以及前明宸濠
之變無不盡然忠貞公一代偉人千秋大節其爲功於
吾閩不小各郡崇祀呈未有推勘到此者真可作一則
史論讀詎得以四六駢麗之詞而忽諸廖蓮山年伯先生

上當事培植閣士狀

丘嘉穗

爲登逢曠典倍切觀光額請廣恩培植閣士事竊以爲國而舉賢與多士慶風雲之會作人而推壽考九開瞻奎璧之光恭惟大師相太公祖經緯全材斗山重望憲邦申甫弘濟民物於春臺翊運韓歐樂育英才於夏屋歡騰與頌澤沛儒林茲屈兩科廣額之期尤屬諸生感遇之日敬布芻蕘末議仰祈採擇施行一曰錄遺之額宜寬也閩省舊額中式止五十四人自上科加十七名今科又加七名并副榜通計不下九十餘人以是數年來通經學古之士爭自濯磨者愈衆而挾策褻糧不遠千里以踏省闈惟恐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四

九

得一當者亦倍於往昔竊謂士之來者既多則上之取士自當寬其途以收之朝廷加恩之實數既優則學憲錄科之虛名亦不宜守其舊而不變雖錄科之外有遺才遺才之外有大收人經數試仍復斥落似有不可以濫取者然文章一道自有興會風簷寸晷豈無參差固不得以今日之短而掩平日之長又安知其絀於小試而不伸於大試耶如謂科試常額之外竟無一人可與中式也豈惟非朝廷加恩之意即揆諸學憲造士之盛心當必不然一曰木龕之陋宜易也錄遺既破舊例必將增設木龕以足其坐號之數而後可然闈闈故湫隘不足以容其土龕不滿五

千號每科必糜錢穀增設木龕不久輒壞來科又更殆無休息之日計其所費當不減於土龕而士子不幸而遇之則又有防眉柱足之苦如坐圜圉如乘驛驕炎蒸逼人震動驚顛小則汚卷可惜大則失火堪虞復何暇思入風雲以圖遇合乎竊謂以興賢育才之地而乃因陋就簡循舊制以至於此者必非常路君子所以待士之本意而實以修造之工費無所出焉故也莫若取貢院門至登瀛橋隙地擴作土龕數千卽以今歲文武兩闈中式名下所應得之坊價銀兩取具甘結預扣其數以充修造工費至諸生入場者亦令各於買燭卷內增派一錢則人未有不樂從者況今北關蘆搭既易以瓦其百費所須例有郡縣爲之捐助而故大司寇健菴徐公捐俸尤多迄今人士猶樂道之以此興作不日告成尚何患工費之無所出哉一曰分點之規宜定也閩省自增置臺灣一府觀場士子已多於前今以連科廣額又將寬錄遺易木龕而士子之應舉者更不可勝數必欲於三場前一日挨次總點恐七八千人之衆決非旦晝之勞所能悉數也勢不至燈火通宵心目交瘁不止夫以一點名之細故而至於夜以繼日則上之執筆者既困於簿書而不得尊優之體下之搜卷者又疲於奔命而不暇以詳察其中福興泉漳四府之先入者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四

十

既病其太蚤而嗽嗽以待而延建邵汀臺灣五府之後入者又苦其守候之久而終宵不能以一瞬其母乃徒勞而無功欲益而反害歟所以前任大中丞十公懲於首場總點之冗滯而繁勞也至二三場始倣會場之法而易以東西分點然後清通簡易不終日而已畢而上下先後之間亦皆各安其法而不怨請以是爲定例可也凡此三議皆非一二人之私見而閩士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伏乞推恩格外敕議施行以襄曠典以培士氣則花木向陽共載乾坤之大魚蝦得水群沾江海之深矣

起結以整餘皆參差歷落出之體法甚安而議論更自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四狀

十一

通達方胡齊

先府君仁菴公行狀

丘嘉穗

嗚呼先君之歿也不孝孤以計偕南旋滯道中痛弗獲侍湯藥奉飲含方號泣誦罪不自勝而何狀之能爲既而歸守苦次繞棺而啼撫書而泣屢思擲管以狀其行而心痛神傷以日以月又幾幾乎欲爲而未克爲之今也既得吉卜於上都軍營前直運口圓塋之原將以七月四日奉先君之柩以塋深懼遺言遺行堙鬱不章微託諸有道而能文者莫能顯而傳傳而信而不孝孤之罪滋以大乃敢啣哀追述其事以爲請先君諱士任字昌文號仁菴姓丘氏其先爲江西永豐之層山人後遷閩之寧化宋末寧化亂再遷於上杭曾大父諱陵邑庠生有學行大父諱大儒父諱竹盛皆讀書敦孝友李漁村侍講立傳先君爲人醇謹有大度十餘歲讀書陂屋下出道周拾遺金一囊訪其人還之事父逸六公暨嫡母劉孺人生母賴孺人並孝謹未嘗有過弱冠補郡弟子員益好學工文又自念已爲長子諸弟方肄業逸六公家政乏人一切錢穀率先君主出入先後幾二十年時販稻潮陽及索負之西江皆手致百餘金一以歸逸六公不敢私一錢丁先大父大母憂喪祭悉盡禮尤嗜青烏家學爲擇墳地跋涉山川雖遠且勞弗憚以故先世皆得吉壤嘗語不孝曰父母歿以墳墓爲第一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四行狀

十二

次則棺槨衣衾止此三者宜盡心他皆儀文耳乙丑八月

借仲弟名士俊字顯文號斐岡郡庠生取逸六公佐蒸銀爲宗人建祠於

社背嶺之陰初順治八年宗人推逸六公爲戶長出入縣

中辦徭役十年事竣故事後班承替者創出十八金納諸

前戶長爲傳冊費逸六公乃書名告墓歸之七世祖萬七

公以佐蒸嘗至是權子母千餘金先君慨然曰父志不可

不成也因借仲弟倡族長十餘輩擇地社背嶺建家廟督

理幾二載朝出暮歸始終不懈落成之日宗人咸德之

先是逸六公病革時嘗誦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之語以

責諸子先君感憤日取方書繙閱不少輟其後爲人視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行狀 三

久輒驗四方踵請者不絕雖中夜叩門卽披衣往視歲施

藥無算絕不計糸毫利所著有脉訣彙纂本草彙編經驗

醫方諸書藏於家曰此吾所以承先志也年五十溫陵陳

介石太史絨書寄詩文遙祝諸子將製錦前爲壽先君止

之曰吾方痛父母皆下世忍復置酒自勞耶卽先期去之

他所遇諸弟推財急難終身友愛無間言寅卯之變仲弟

居城中爲僞令所中先君憂思至憔悴經營瞻護不遺餘

力竟脫其厄待服屬至戚皆有恩病者予之藥喪者助之

羸弱者扶植之強者勸戒之每歲時慶賀必延致伯叔子

姪坐堂中飲食教誨有加無已日非此無以致親愛也或

小抵悟旋爲好語相慰藉而其人亦自感悟嘗語諸子曰

五服之內雖有嫌怨既過卽當消釋苟有藏怒者非人也

戊辰夏五月患諸人無田不足贍家復捐金倡爲均田會

其法計丁鳩金寄子母錢家期以數十年取其息置田仍

計丁給穀其贏則以濟病者喪者及應試守節者先君自

爲序書於冊與人交樂易質直意氣豁然洞見肝膽鄉人

鬪訟有約正所不能解者皆相詣先君取平先君卽其曲

直利害往復勸諭或解彙調之無不感且悔者諸子姓或

與人忿爭輒慰諭其人而面斥諸子姓人或犯之亦弗與

爲校同里山谷間產斷腸草自殺者時中其毒不可解乃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行狀 四

糾同志各捐穀募人芟其根株立盡有窮民誤售假銀號

泣於路不欲生先君詢其數立出囊中金贈之其人拜謝

而去庚午秋季弟名士修字獻臣號蓋軒中副車貢太學而不孝叨

與鄉薦先君布衣寒素不改其常凡接人無貴賤皆和顏

下氣相與揖讓談笑甚歡其貧苦者貸以穀不能償竟置

不問求藥物直與之遇乞丐及所僦夫役常格外施惠子

孫或笞僕婢一見輒呵止其仁心爲質蓋天性也然平生

遇大事決大謀至誠激發識力卓然往往出人意表康熙

十三年閩中逆藩變起闔門趨避城中繼見僞令漸以非

刑拷民先君喟然太息曰小亂居城大亂居鄉吾其返於

鄉乎卽挈家出城築土堡於甯前寨居之未幾城中果大
擾出邑者皆被執人咸服其有先幾之哲尋又以流寇竊
發所在橫擾土豪送剽索餉者紛如都人士鍾鼎成先生
輩亟推先君及伯兄閑長會友何玉生三人糾六保鄉勇
爲義社立禁約日團練以禦之賊迄不敢入境他鄉民多
自畫披甲盾從賊肆劫掠獨所居十數里無一人附亂者
君子以爲皆衆正之力云先君爲學自少年操觚從里中
名宿遊久而自得於心自經史諸子以及天官地理兵機
律令之書靡不讀筆研丹黃無間寒暑中遭喪亂連丁內
外艱積棄帖括業業醫故所著醫書爲多至王師下閩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五

始踴躍理故業兩踏省闈不第學使楊大山先生曾拔錄
第一卽以手疾乞閒退既退猶閉戶手一編日夜點讀以
課子孫子孫以所讀多寡次第受賞錢尤愛道家書手錄
盈帙已而撮其要語不孝曰老子虛其心實其腹二語卽
內丹也守此足矣虛其心謂寡思慮以息心火也實其腹
謂節嗜慾以養腎水也養生家所謂坎
離龍虎鉛汞之說皆不癸酉歲爲諸子拆箸欲作家訓以
示子孫不果其明年乃採古今嘉言懿行著閱世格言一
書自爲之序纂輯未成而卒時康熙甲戌六月十三日未
時也距始生前明崇禎戊寅十月九日戌時得年僅五十
有七嗚呼勸哉配吾母鄧孺人同里邑鄉賓淑泰公長女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六

子男七人長嘉稷娶鄧氏邑庠生慈林公女次嘉穗乙丑
拔貢庚午舉人考授知縣娶饒氏邑庠生承譽公女妾楊
氏三嘉種娶鍾氏歲貢生二其公女四瑞邑庠生娶何氏
邑庠生其章公女五倬邑庠生娶鍾氏太學生文煜公孫
女邑庠生銘勳公女六嘉稷邑庠生娶劉氏太學生升鳳
公女七球國學生娶鄧氏拔貢生在我公孫女邑庠生綸
公女八二人長適郡庠生溫公之琦次男體禮次適鍾銘
續孫男十三人恂娶彭氏閩侃俱未聘嘉稷出紫淵郡庠
生娶鄧氏紫芝娶廖氏庚午舉人考授知縣均希女紫岳
未聘嘉穗出恭聘梁氏邑庠生映霞君女肅聘鄧氏嘉種
出位高旂高俱未聘珠出琛國學生夢麒俱未聘倬出孫
女十二人稷出者三長字何應壽次字鍾鵬鳴三朱字穗
衡者五長字庚申舉人現任靜海知縣尚志鍾公孫歲貢
生沂君男郡庠生倅次字封句容知縣成義周公曾孫昂
符三字癸酉舉人戶部主事日就廬公會孫壬子舉人現
任繁昌知縣化公孫庠生彥或君男邑庠生銓四字太學
生黃君在中男璉五字前癸未進士湖廣監察御史與麟
熊公會孫辛酉舉人現任奉化知縣昭應公孫邑庠生光
佑君男元種出者一未字璿出者一未字倬出者一未字
稷出者一未字曾孫二人甲元未聘恂出巽國學生紫淵

出嗚呼先君氣量寬洪志大而識高雖伏諸生間而恒思
 三黨百姓之衆待已以濟辛未秋不孝自都門考職還嘗
 爲極論所以裨躬居官養民收族諸大法甚悉不孝皆伏
 而私識之願以諸生終老無所見於當世其平昔無涯之
 隱願時語於家人父子而人既不能盡知卽汲汲乎冀得
 一見之於不孝者又以享年之不永而遽止於此焉豈不
 悲哉伏惟大人先生教孝錫類念其大者之不得試而憫
 其小者之僅有存一爲載諸簡牘以傳先人之遺行於不
 朽豈惟諸孤不敢忘抑先君亦當用是結抗尤屏也謹狀
 賜進士出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前河南道御史禮部主
 客司主事南京常州府宜興縣知縣年家姻眷弟熊興
 麟頓首填諱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七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五

閩上杭丘嘉穗 寶亭謨著

門人 莫魁士

饒華元校

弟 仲

贊

鄭耿孟年伯小影贊 有序

此我耿翁鄭年伯先生行樂小影也記庚午秋榜下穗
 獲與長公文玉年兄舉於鄉已復叙譜籍詢家世知齊
 年中稱其慶者僅文玉與穗章數人而先生尤爲洛社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五

耆英以謂倘自下南還誼當歷階上壽會公車期迫卒
 卒便去歲辛未從長安下第歸適龍巖趙使君方攝漳
 浦篆移書趣穗閱童子卷私喜幸自語是行也當得過
 先生通德鄉一展古人登堂之拜卒以便道取疾又復
 不果今年秋穗始過巖邑得拜先生於後山之里第先
 生蒼顏白髮道氣襲人館穗松濤齋中畜以猶子穗亦
 事之如父見其父子兄弟間起居唯謹宛然有萬石君
 家風文玉年兄因奉先生道容屬穗爲之贊穗旣以通
 家子幸得侍杖履於想望數年之後而又習知先生之
 爲人竊慶其福履之未有艾也故不辭而贊之曰

維我年伯蔚爾儒宗少遊文苑吐氣成虹袪修坊表弗計窮通高材淹抑僅貢廷中距今晚節白髮碧瞳優游林下如千丈松爲漢陰丈爲河上公不知其雌焉測其雄我來倚寓笑挹春風追隨杖履肅肅雍雍接筆作贊不揣鄙庸願言介祉榮受褒封

向聞坡仙集銘贊多奇奇怪怪此只平還亦自風雅襲人不知二句翻却老子知雄守雌一案尤快

陸義山夫子

蘇武牧羊圖贊

丘嘉穗

蘇子卿有持節落旄之忠而不忍絕交於李當蹈背出血之難而不免娶婦於胡何情之反也豈故者無失其爲故耶抑李少卿真有國士之風耶將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尤物移人賢者不免如漢高之於戚項王之於虞胡濬巷之於黎渦耶吁是殆不然夫人之情與木石異當其勞苦倦極之餘未嘗不少思弛置以自快其生平之所欲而至其綱常名義之所繫雖加之以刀鋸臨之以鼎鑊而終不爲之少屈非矯於此而惑於彼其天性實有出於不得不然者故口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子卿以翩翩年少驅入祈連十九年伶丁孤苦形影相依悄然已無生人之樂設非故人爲之道舊新婦爲之合歡則其日夕獨處淒涼蕭瑟必有非人情所能堪者故子卿之爲此非徇私也非好色也亦素患難行乎患難之一道也共於精忠天節奚損焉不然幽囚絕域悲憤成疾不爲眉大夫之自沉卽爲賈長沙之天絕尚安能於十九年後白首歸漢庭哉子家藏有蘇公牧羊圖一幅畫筆頗近疎率而其摹寫雪窖中苦況有足生人感嘆者抑不知其困阨無聊時正復賴此消遣法也因撫其傳而

爲之贊非徒以補畫史之所不及亦欲使覽此圖者得見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下云贊曰

間關使節誤入祈連恩君絕域度日如年不有故人誰與言歡不有新婦誰與團圓南望漢庭徒增悵結君恩未酬焉敢自絕聊托以逃保此餘生牧豕殫雪亦復適情上林鴈足冥冥高飛維茲之故白首來歸腐儒拘牽天地閉塞我思古人徬徨太息

梁太姻翁凝峯先生像贊

并序

丘嘉穗

蓬髮甫燥卽知吾邑有凝峯先生以博辨能屬辭聞於同郡顧城鄉相距四十里許無緣與先生爲款曲悠然神往者久之及長隸諸生叨薦拔而先生亦貢於廷需次里居乃得通名刺過其潛齋出所著文集讀之未嘗不拚卷長嘆蓋先生嘗以其書郵寄三山林公西仲西仲驚服以爲得未曾有懇懇付剞劂無何而先生已不亦復作矣因慨科舉取士之法行往往有以時文數百字之學掇取青紫如拾芥者而一二通經服古淹雅不群之士反不能不俛首而屈於其下彼遇合之際固亦有幸不幸哉而會先生冢君任旆姻伯奉道客徵穗言爲之贊夫親有美而不揚固人子之責也若其潛德隱行卓然可傳旣幸得親炙其休光而又適當汀南寥落文獻凋殘之後會不能亟爲表彰以誌先民之典型于弗諼焉則亦豈非後進執筆者之過也歟於是不敢復以弁鄙爲辭敬披圖而贊之曰

維先生之高蹈儼栢翠而松蒼靛色之參天仰直節以凌霜負英聲於少壯蚤食儼乎那庠時閉戶而著述嘆歲月其已長知經明而行修僅蜚聲於六堂惜高才與博學何數奇而莫當顧衣被於後進流餘慶其未央瞻遺像之

足式覺神采以揚揚宛典型之如在追言笑以難忘爰陳詞而拜手徒太息而徬徨

此文大有感慨既言服古之士屈時輩下又歸過執筆者無能表彰其殆以文獻自任乎於此乃知作者振衣千仞之雅志矣

弟珠璣

虛翼而小影贊

有序

丘嘉穗

春風報罷落拓賦歸便道過繁陽盧大姻翁署中其姪孫翼而出小影一幅示余且屬爲贊余視其影席倚石而坐有長松千尺亭亭空翠覆石上傍列竹籬秋菊叢生滿徑左右藏獲且採且種而君徜徉其間雍容閒雅翛然若無意於當世者將無慕陶靖節之高風而欲爲三徑松菊主人耶然竊念君年甚富力甚強爲人慷慨有心計承廼祖莊浪公及諸先從祖世傳治譜深諳於當世刑名錢穀之典故今又從事繁陽遵其從叔祖之教晝夜勾稽簿書不少倦其志日益壯其才日益拓其家學淵源日益深以遠洵所謂彬彬質有其文者非若王謝子弟不與人事徒以風疏相賞而已也然則一松一菊之間其不足以位置君也亦已明矣詩有之奮力方剛經營四方今天下需材孔亟君不以此時蚤自奮飛而顧惟松菊之是寄若欲高臥羲皇者然余誠不能識其爲何說也因其請贊辭不獲命遂書以問之其辭曰

緬維莊浪世種甘棠東才治譜奕葉傳芳倚數文孫尤諳典章淵源家學胚胎前光豐頤偉幹志氣昂藏宜經祖武從事蠟廊胡爲倚石笑傲山庄一松一菊自托榮桑君年方壯君才孔良且撻斯軸宣力四方

采生伯小影贊

并序

丘嘉穗

戊辰之春采生伯翁五十有一會命畫史繪明松菊圖而貌小影於其中越十年丁丑始爲余爲之贊余習伯翁之爲人久矣其襟懷高雅介然有守恬然而無求者既非畫史之所能傳也其容貌之落落穆穆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者又非畫史之所能盡也乃年垂頽白寄跡陶公迨乎耳順不失故吾雖其怡情於松菊之下追跡於詩酒之間差足以想其高致而亦非相習如余者猶恐知其然而不能識其所以然然則述其所不傳而補其所不盡以庶幾乎伯翁之爲人者其不在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八

斯文也歟爲之贊曰

少遊文苑吐氣成虹法書名畫雅擅芳踪距今垂白樂道固窮爲鄉祭酒爲塾儒宗晚香如菊勁節似松尚友千古不愧高風

述所不傳補所不盡方見文不可少不然何以買菜求益爲家條菴先生

奉化縣重修告成寺引

代

丘嘉穗

直邑東廂二百步許有寺自告成宋開寶時僧廣始創爲光教院大中祥符間更今名前明因之爲祝聖道場迭興迭廢凌遲以至於今破瓦頽垣鞠爲茂草僧徒逃散歲賦莫支邑中父老子弟乃僉舉性德上人募緣重葺而謁余文爲之引余惟下車以來竊見公廨傾頽民居焚燬苑煙蔓草觸目傷心雖經營有志而修舉廢墜之令卒逡巡而未敢遽下者誠不忍以荒旱之餘繁興工役重困我父老子弟也今幸時和年豐衆議僉同慨然有意於茲寺之廢而又得實心任事如性德者相與主持其間是余之所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九

欲區區修舉而未遑者皆自茲寺之復爲權輿可也良足嘉已宋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嘗以一園之興廢而卜洛陽之盛衰而蘇文忠公亦言陂湖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蓋其重且大也如此若是役也誠得諸君子同心匡贊復還舊觀鳩集僧徒以至其中爲朝廷行慶祝爲國家集賦稅一舉而數善咸脩誠所謂事關興運而足以卜一邑之盛者也豈徒以金湯佛法而已乎余故樂觀其成薄捐清俸以爲之倡而先書其言於簡端

意不在僧寺故以不徒金湯佛法作大收拾知距異端乃素志也

弟殊巖

募修福主神壇小引

丘嘉穗

昔先王建爲社稷壇壝之制春有所祈秋有報其所以祀神而治人者意良深且遠也今郡縣雖設此禮而僻在城隅荒蕪不治歲時致祭有司既視爲具文而田間之操豚蹄以祝者亦弗及焉終不若里井之民備物盡志猶能存幽風大田之俗而莫之或替吾鄉有福主之神舊設壇宇蒼松鬱然四境之人出必祈過必揖耕種畜牧必禱歲時伏臘奉香蕭燎燈燭於神前者無虛日可不謂虔矣哉獨是近年來山巔童豁樵牧不禁加以澆水衝決日益崩頽行澆咨嗟閭鄉之父老子弟僉謂及今不修後且何視益憫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十

嗚乎大懼無以稱斯人瞻仰崇報之心焉某等幸邀赫濯之靈敢告同鄉數百家各鳩金斲石用垂久遠仍復勸爲嚴禁以飭樵夫牧豎之無知者庶幾先王祀神治人之典盛世幽風大田之俗猶可以相維於弗替而吾輩平日瞻仰崇報之忱亦將由此而益伸也歟

其氣古茂 弟珠巖

上圓山募建佛殿引

丘嘉穗

距杭邑東北三十里許巖壁川原奇偉秀絕之境不可具數而紫金山爲最大由紫金山折而南層巒疊嶂迢遞而蜿蜒者不可具數而上圓山爲最勝初是山爲林氏棄地草莽荆榛蒙雜擁蔽孤懸所穴豺虎所家碧洞蒼崖荒蕪不治未有過而覽者至明萬曆中有浮屠氏香林爲楚道州劉氏子自二十出家滇之雞足山繼住江南花山寺先後凡六年執行堅苦諸方耆宿皆心畏之亡何復游閩始爲紫金山固長拮据經營若庇其家每墾荒至楊梅前見所謂上圓山者常有雲氣繞其上因詣林氏募其地歸之以事佛蛇虎悉爲屏跡至今林氏剛美僧徒雲集稱云林云康熙己巳之春寺僧普揚踵門來告曰是山之開也七十年於茲矣今歲久荒落殿堂蕭然敗甃朽木凜凜欲壓人及今不修且壞况吾先師祖披荆棘冒霜露以有茲山而後來繼今者顧傳舍視之不爲治殆非吾人明宗護教之義願假子一言爲我募而新之嗚呼卽普揚之言而觀其用心其真不媿爲香林之徒者乎今夫吾儒之學自孔孟之歿以迄於宋千有餘載讀書談道者不絕於世而求如顏閔之賢曾不能以一二數至於濂洛諸子始一接乎絕學之傳而近代數百年間求其爲程朱者而又不可得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十一

蓋儒術之不振如此獨佛氏之徒由如來以降祖祖相承
距今南北兩宗真心修行者代不乏人如香林開山與普
揚今日之舉斯可為媿嘆矣余是以徇普揚之請為書其
事以告諸善信其亦以識吾儒之媿而嘆釋氏之徒為不
可及也夫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六

馬士杭

丘嘉祥

實亭

紫霽

男

紫薇校

紫巖

雜著

盜對

丙戌冬京師選官有給文憑將之任者揭數百金僑
居孤館盜忽踰垣闖其室劫掠一空并文憑失去亟報
巡城坊司官求達部皆遠巡無以應居無何盜憫其窘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六

雜著

乘夜投刺大書年家眷弟頓首拜登謝壁還文憑部選
官喜甚巡城坊司官亦幸得告無罪事遂寢

或有責盜者曰夫輦轂之下法嚴令具誰敢以身試者
子獨忘不畏死而奪人所有吾恐將匿影藏形之不暇而
反詡詡焉通報謝之文效返璧之禮以自附於同年咸眷
之末何其不知有人間羞耻事而漫以法令為戲也盜
儼然正色欲衽而對曰吾非敢用是為戲也吾誠見夫世
之居官者類皆綠林中入而其劫取之術為更工且大也
朝廷之倉庫徧天下尺土皆皇庄一民皆佃戶而令大小
有司分隸焉而掌其出納莫不緣為奸究盜取其中而於



國計之盈虛民生之休咎集漠然如秦越人之相視而不復以其肥瘠爲喜憂彼皆荷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而猶且甚於吾黨之所爲是真吾綠林中之同年戚眷也又何待穿垣墻發扁鎬以與我烏合而分賊然後相率而拜其下風也哉且夫人之耻爲吾黨者徒以其勾引之密窩藏之固明火持仗之爲害者深而一遇發覺吏尚得以沉命法治之獨此不勾引而關通不窩藏而苞苴不明火持仗而徑用其桁楊鉅者常以白晝褻市井之金錢而莫之敢逆雖有埋輪之張綱破柱之元禮出而聲其罪以糾之而孔方通神失馬易復猶得睢睢盱盱於冠裳佩玉之林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雜著 二

而恬不知耻至今其徒堯言蹠行而自稱周孔弟子者滔滔皆是也豈其稱年脊於若人之前而獨異諸然則吾黨之盜盜於鄉是爲鼠之小竊也若人之盜盜於國是鹿馬之大奸也子不耻其盜之大者而獨鰓鰓然引吾黨之小盜以爲耻抑何其不知類之甚耶夫人有緩急而不惜一援者俠士之行也吾還其文憑既使之不失一官而又免諸有司以失察之罪以視若人之竭民膏血而不恤者相去何等吾將以此爲諷也云爾而何戲之有或乃退而語人曰語有之盜亦有道聽其言也猶信

丘先生曰吾年友夏海山爲余言往年盜有挖學子之室

而盡竊其詩文者一切禽縛釋血如故今之坐堂皇而治盜者率當日竊時文之盜魁也而欲其不反唇而稽得乎哉雖然極祭魚射祭跌世猶以爲知報本之禮若此盜之壁謝文憑非其類歟彼治盜之盜魁又反并此禮而不知也惜夫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雜著 三

知生解 并序

丘嘉穗

康熙甲申之春東山丘子遊秦川入關谷留止永
署者一月得與晚園盧公日講性命之學公出常
熟張鼎東林商語及塾屋李顥口授運氣訣相示
竊以務解脫者釋氏去來自在之見事導引者老
子谷神不死之餘皆非孔子知生之義而吾儒之
講性命者所不道也故作知生解以辨之其辭曰
客有爲無生之學者悄然而嘆曰念造物之生人以精靈
爲起滅因與報其相尋常輪廻而不絕惟一念之澄清如
銀碗之盛雪斯超出於三界與衆生而迥別又有稱尊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四

之術者迢然而笑曰彼世尊之正覺猶累劫以成佛修西
方之淨土胡超生其可必問太古之真人寶精氣於密室
閉耳目與心神自延齡而却疾苟金鼎之成丹旋飛昇於
白日東山丘子聞之有辟其客乃盱衡太息而語客曰楚
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無生者曾不知氣之空幻不足
憑言尊生者終不知數之壽夭不可執要皆不務乎民義
之常顧惟惜死偷生之汲汲是以舍其天命之至精而徒
徇其精神魂魄之粗質二客獨不聞孔子知生之說乎請
得爲左右引伸而及之維兩間之造化衆庶芸芸而馮生
皇降衷於下土獨賦厥心以盛靈其未發也有仁義禮智

以爲之性其既發也有容執敬別以爲之情曰動靜其無
端亦隱見之迭更悟全體以一曲總通復於一誠誠在持
已百體維貞首端脊立耳聰目明正顏色以溫莊越聲氣
之肅清一飲食而無違豈語言之可輕責乎客之必恭若
兢兢其奉盈飭步武以不忒如周旋於大庭誠在接物五
倫有經父慈子孝臣忠君令長克敦乎友愛幼更尚其稚
承端化原於夫婦何雜慾之敢萌視友朋爲性命毋貽玷
夫身名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其豫大而豐亨也論其
安宅廣居富于祖父之詩書禮樂擬其尊爵正位榮於朝
廷之王侯公卿有生之初我既已全而受之有生以後我
亦當全而成之庸豈可徒徇其精神魂魄之蕩蕩而達忘
乎天命之至情哉今使爲人子者承祖父之風教而不能
繼述爲人臣者奉朝廷之勅諭而不能遵行至欲棄詩書
禮樂之富而甘爲商賈薄王侯公卿之榮而樂遊林垌其
視遊蕩之敗子奸諛之賊臣則誠錚錚矣而顧以是自命
于天下曰我孝子也我忠臣也保無有捥腕而爲之不平
者耶况乎陰陽之運晝夜推移物極而反勢盛且衰有盈
必昃無成不虧形聚而神自合質散而識終離固有生而
皆死雖聖智其何辭惟天賦之正理亘今古以如斯我隨
事而順應亦止屆乎期頤適則著爲功烈退則垂諸文詞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五

對樹千秋已登極樂之國。無嘗百代奚羨瑤島之池。是則天地鬼神之可共信者也。而吾與子之所得為若夫以此身之有盡。驚私智之無涯。惑細流之豎拂。效羽士之茹芝。既不揆諸天道。又自外於民彝。吾恐其如繫風捕影。終不可期。且不免與世之隨生夢死。者相率而為章大襲天之歸也。噫嘻。

東山之定見不惑如此。所謂腳踏實地人也。李伯猷先生

夏蛙篇

丘嘉穗

庚午夏夜。東山丘子有事邑中。舍於舊宅之北園。環池四。聒蛙鳴。以自散。同舍者或病其嘈雜。已甚。而丘子端坐吟。嘯。自如。比就枕。輒復酣寢。達旦。若為弗聞也。者而忘之。或問之曰。子豈能矯情鎮物歟。何其心之不可亂也。丘子因指水確而語之曰。試置虛器於清池之中。則水汙汙然為之注。而及其滿焉。則已是何也。實於中者。外物固不能入也。今吾與子讀且臥。本靜也。雖有蛙鳴。亦動而未嘗動也。彼動者。自動。吾不知其為動也。吾靜者。自靜。彼亦不得以撓吾之靜也。吾何容心哉。時有闢室而怯鬼者。亦聞而悟曰。嘻。治懼亦以此哉。丘子曰。由斯道也。痛獨治懼而已耶。已。到妙悟境界。解此者可與參禪。家季貞先生

物鑑 井序

丘嘉穗

天地之生物衆矣而人爲獨貴者何也以其靈于萬物而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然世衰道喪人之不義者有甚于物而物之所爲反有爲人所不及者豈人固不如物歟抑其自棄之甚至顛倒悖謬而不可救歟乃世之嫉惡者輒從而斥曰此禽獸之行也禽獸其果盡然乎哉因述所聞作物鑑六篇

與之貓

粵人畜一貓終年不噬一鼠閩鄉鼠爲屏跡客有過而見者頷謂主人曰此良貓也狀貌不異他貓而氣特雄一鄉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雜著 八

無鼠者以此而他貓不與焉其鄰人聞而笑曰異哉所聞里中所以無鼠者人各有貓家自爲守也豈彼一貓力哉踰年而貓死四方羣鼠稍稍踵至雖有他貓日噬之弗能絕也于是鄉人始信客言云君子曰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諒哉貓故以辟鼠爲上品彼爪牙之輩區區以搏噬爲能猶不足數也况于見鼠不食而反爲之乳者乎

杭之犬

吾邑王氏家畜一犬甚馴里巷中有二犬爲羣最號猛鷲人皆畏之王氏犬時過其門則二犬相齧信信不逐之半

里不止王氏犬亦謹避之一日遇于道復相與驅入窮巷中王氏犬方皇遽不知所出突反身奮力與之墜二犬皆斃復籍道上脫歸竟無恙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彼二犬之謂也語有之上策莫如自強王氏犬有焉

楚之鶴

楚人出洲渚間獲雄鶴一歸而籠之懸諸簷前與之糧不食竟日引吭長鳴雌鶴聞之亦迴翔空中不去哀音相發有類清角楚人見其如此意謂可掩取也急設機置籠于屋雌鶴卽翩然而下就籠中嘹唳數聲遂交頸相紐而死見者莫不悲之丘子聞之曰義哉鶴也其關雎之儔乎吾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雜著 九

閩沿海之濱有魚焉曰鰲獲其雌則雄必就之獲其雄則雌徑去不顧而更求他偶閩人因目女子再醮者爲鰲婦至舉以相詈無不慚且憤者吾不知其視此鶴又當何如也

閩之雀

吾鄉山野間有雀尤小者十百爲羣冬春之交常集籬落或穿亂竹叢中飛鳴自得一飲一啄必共之火時見兒童掩取者得其一置籠中爲囚則什百皆就死不顧或剪尾縱之去少焉輒復就籠如故聽其聲啾唧亂人耳觀其上下樹杪惘惘然有急難意余時不能禁心竊憐而義之嗟

乎今之爲市道交者利相趨勢相結卒有患害莫爲收反陰擠之否則偶出不意蹈一死旣脫輒相戒縮不肯復出其視斯雀之義能無少媿耶

冀之馬

余嘗往來南北二十年所乘騾馬不勝數大率其最上乘者性疾而馴循道而趨不屑逐隊亦不待用鞭而進退遲速無不一如人意次則疾而善走注坡闖澗亦藉其力而非有玉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顛逸則不能無什蹶之虞又其次則按轡徐行終日逐隊僅百里許雖無什蹶之患而已不免于驅駕之勞是皆可乘者也下此則跡跡之泛駕駑駘之戀棧非蹄隨而不可近卽鞭策而不得前矣故夫人以才德兼全者爲上德不甚足而才存餘者次之才雖不逮而德猶可勉者又次之外此皆才非其才德非其德箕子所謂作汝用咎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耳

淮之雁

江淮間洲渚每入秋塞雁萬羣棲宿其上分隊而居交頸而睡必擇孤雁環而守焉或見弋人響動孤雁輒引吭長鳴衆雁爲之驚飛已而翅翔四顧查無人聲則又復集其地如故弋人知其然遂先潛身窟穴候雁宿定詐舉炬一驚旋藏其炬孤雁果呼鳴睡雁亦皆驚起如此者數四衆

雁皆尤孤雁之不倍也羣從而啄之後孤雁復見火炬竟不敢呼鳴乃聽弋人張網悉取至滅其族而不悟余觀徽欽之公金人爲弋李綱宗澤諸人實類孤雁而卒以呼鳴迫切爲羣奸啄去至有舉族北轅之禍其事何以異此故書之以爲懷土拒諫者戒

雜說一一皆可觀誦見秀瑞胸中無一事肯尋常放過真讀書人真好學人

黎魏曾先生

逸羊芟花判 初夏寓東鹿署中戲作 丘嘉穗

庭畔栽花階前護砌淡黃嫩綠欣滴露以嫣然豔紫嬌紅
恨臨春其老矣繞樹雅宜鶯百轉雖無人而自芳穿籬時
見蝶雙飛或有客而對舞救水夫長滋灌溉誠應門尤謹
護持詎意爾羊來思乃視若得未曾有遂令群花落去竟
付諸無可奈何玉簪金蓮風光失美人之色春蘭秋菊煙
景銷帝子之魂誰教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藉非與其
進也何爲如此涼涼豈嚙雪臥冰竟忘持節於海上抑屢
臨插竹故欲引車於宮中爾愛其羊俾出童叟我愛其體
將以毀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雜著

七

亡友陳常丹哀詞 有序

丘嘉穗

余爲諸生時聞常丹名籍甚厥後始相識於黎槐曾先生
客次接其容聆其聲音皆溫恭有蘊藉私心竊向往之歲
乙丑今天子下詔書開曠典選拔天下士克太學而常
丹哀然爲舉首余兄弟幸得尾其後一時文章意氣秀出
等夷同籍中咸心服靡間言丙寅之春奉秀水趙夫子命
以領客赴部齊集會城約遊三山鼓山上下泉石間覽江
月海濤之勝時時得從常丹賦詩飲酒以爲樂已而各返
里門束裝就道而常丹以丁父憂不得去余聞之愴然有
顧影無倚之嘆而同人居長安者亦相聚太息謂常丹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詞

來一座減色比歸而常丹墓草宿矣嗟乎俯仰數年中人
事推移山川寥廓而余與常丹聚散其間曾未及兩載竟
一別不可復見悠悠人世足爲興悲其能不追往念舊滋
然流涕哉常丹諱昨姓陳氏汀之歸化人也性孝友負經
世才讀書能強記與其尊人邑丞公羽倚叔父明經君采
倩一室相師友甫弱冠卽以博辨能屬文聞於郡邑辛亥
督學王公校士汀州錄冠一軍比諸生試又輒用首選餽
十五人中遠近皆引領爭欲識常丹然數奇三走棘闈不
第乙丑冬僅以薦拔第一人貢成均瀕行羽倩公歿哭泣
盡哀含斂祭葬悉中禮未幾其子又慧而夭居廬踰年而

常丹亦卒年三十有四常丹狀貌魁梧若三河年少目光如電顧盼偉然文章沉博絕麗稱其志氣與人交久而彌篤在會城五郡士闕資斧謁督撫司長事皆倚辦常丹常丹亦爲之盡衆方望其有爲庶幾爲同譜增重自居憂不一載哀毀骨立面目黧黑遂以病終其身可哀也已初常丹與余偕行鼓山道上握手絮語偶及古今人修短之數常丹抗聲曰大丈夫當建三不朽大業上之卽爲立德之類于次亦得如終童賈傳立功立言傳播天壤視皮湖羨門猶爲夭也奚以年爲余時心壯其言嗚呼豈意其不朽大業未及少施萬一而區區之年竟與類子終賈千古同悲也耶余兄弟以道遠不及弔因述其行事而爲之詞以寫餘哀焉其詞曰惟君先子今樹幟文壇讀書續言今儼首一官家世清白今遺之以安篤生英俊今繼美象賢少爲舉子今提筆如椽操觚疾書今倏忽竟篇瑰奇磊落分凌厲無前試輒冠軍今萬選青錢名滿郡邑今輝映後先遭逢坎壈今尚未聯翩云何無祿今痛罹外艱遽墳攀栢兮悽愴嗚咽旣摧喬木兮復斷瑤環素健無疾今哀毀難全哲人其萎今會不少延玉碎蘭鋤今不禁潸然使君經世兮功埒范韓使君作史兮業紹馬班旣賦以才兮胡限以年豐於人事兮乃齎於天憶昔同譜兮與君周旋和光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三

息機今氣誼纏綿豐願偉幹今聲出丹田輕衣緩帶今山水流連借余譚燕兮燈地酒闌听然而笑今謂余知言會幾何時兮已隔重泉父子祖孫兮零落丘山霜妻月黑兮松楸鬱芊時耶命耶今誰爲之愆嗟余遠道兮莫赴新阡聊復摘詞兮尚使有傳

敘次常丹固自鬚眉如見而哀詞凄清纏綿使人發人琴俱亡之感

黎曉會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三

朱爲章先生晚詞

并序

丘嘉穗

樵郡吳武邑陳新化兩君余之同年友也嘗爲余道其鄉前輩朱先生之賢自少年遭鼎革卽棄帖括不求仕間獨操奇贏游都市足跡幾遍天下所遇名勝古蹟皆流連憑弔慷慨悲歌其或歔歔泣下人莫能測其所爲歸而隱居教授手捲尺冊抄誦怠疲日以養親課子孫自娛視諸猶子如所生性復好施濟急病讓夷焚券指困不勝數畏蟲之民多謀尸祝蓋其爲人忠節似謝皇羽義俠似田子春質行似萬石君居鄉里似王彥方陳太丘余聞而向往者久之既而先生下世始得識其文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四

孫雨蒼孝廉於都下一見如平生歡余因訪先生遺行孝廉君出其世友李君所撰徵晚詩啓爲示且索余言紀其事曰願有述夫祖父有善而弗揚孫子之責也若夙聞先生之爲人恨不及一接其言論風采而猶幸得從其後人徵文考獻以誌私淑之懷於萬一焉則固余疇昔之素志而亦兩君樂道人善之意也於是不敢以不文辭敬效楚人之歌而輓之其詞曰

攬乾坤之灑覆兮人心且與之而俱濟世途熾險其不可行兮嘆吾道之陵夷維忠孝與天地而並立兮大義其誰復顧之緬流風於先生兮何此志之不少移予立乎青天

之下兮獨磊落而見鬚髯炳丹心如日月兮歌麥秀與黍離過西臺而慟哭兮樹冬青之一枝遍游歷於河山兮悲滄桑以靡依終遁跡於丘園兮日養志以自怡內重而見外之輕兮樂夫天命復奚疑善和神以當春兮寄清節於秋思伊昔聞聲而慕義兮悵一見其無期想哲人之云遠兮徒抱恨於遺書傷闕樵之寥落兮徵文獻以何時幸文孫猶可晤言兮知君子之澤其未衰爰摘詞以仰止兮庶幾自託於蒹葭秋水之詩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五

紫金山賦

丘嘉穗

維紫金之嵯峨寶碧嶂之巨麗氣崩崩以摩天勢崢嶸而拔地當造化之未分想鴻濛其獨秘迨鑪冶之既開忽金鐵之錯峙作雄鎮於杭廬踞北城之坎位遠而望之若天際之挿芙蓉近而瞻之如霄間之森翡翠躡丹梯於萬仞間飛仙以有無產黃金及白石豈接迹於蓬壺事荒唐而莫考靈恍惚其可呼雖丹竈之蕪沒亦神人之奧區若形勝之幽峭故山水之大觀繞長松以十里鬱曲磴以千盤俯群峰之拱揖皆列笏而執桓泉心既盈乎妙智石骨更耐乎清寒倘達人之來遊迷孤筇於山入攬雲物之縱橫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七

六

氣氤氳而相逼忽茫洋乎滿山旋縹緲乎幽室驚耳目與心神若既喪而後得悟變化於無方信物理之難格亦有貴遊之士聊爲汗漫之期屏冠蓋而獨往駕鳬影以參差沈紫牘之塵金覺清明而坦夷何志煩而慮亂抑理達而事宜嗟夫柳州有言美不自美待人而彰念造物之靈異常鍾秀於遐荒雖勝槩之可貴亦知遇之難償惟蘭亭與石壁幸品題於蘇王苟公之不作縱有芳而弗揚况吾閩之佳境胡不可以徜徉乃以名山之奇興竟與雲樹而荒涼知探幽而選勝必一代之文章彼觀觀其誰數寧奇偉而莫當爰作賦而抒懷而亦何獨寄慨乎此山之蒼蒼

憎蚊賦

丘嘉穗

方夏之日幽居一室維彼蚊蟲實爲可嫉生於溝壑長於牆壁賦性陰柔秉心詭譎受瘴癘而成身變汗濁以爲質見炎熱而爭趨值歲寒而欲迹徒乞哀於昏夜至旦晝而散逸忽鼓噪而成羣旋爽然其若失窮口腹之所欲喪軀命而不恤朝習習而飛飛暮遂遂而營營與斑蝥而同惡與蟣蝨而爲朋身不入乎帷帳長戚戚於深更逞如寶之利口專望乎其裸程不汗流而揮扇匪雷鳴而震驚時因倏而莫捉或浮躁而厲聲遇無衣之小人竭膏血而不憐觀讀書之君子皴皮膚以爭先夢周公而忽絕到遼西以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七

七

何年坐與臥而弗得行且止而見纏誰弗畏其煩擾亦共忌其便儼欲屏逐而使去必須假乎香烟嗚呼噫嘻爾獨何心而至於斯生也甚陋死也胡爲出而視時之將闕處而擇地之最卑鑽物而物不自覺毒人而人不及知爾獨何心而至於斯天際冥鴻雲中海鶴吾不敢復爲爾期爾曷不化而爲螢使人愛其閭上之光暉爾曷不化而爲蜂使人賞其花間之遊戲爾曷不化而爲蜉蝣使人惜其采采楚楚之裳衣而乃陰賊險狠食肉侵肌爲予所深惡而痛絕之也豈不悲夫

小人憐狀刻鵠觀圖極得詩人比興之致可謂躊躇滿志矣黎魏曾先生

月侵寒枝香冉冉賦并序

丘嘉穗

戊辰之冬湖上汪叔蒼父母來宰吾杭清政風行濁俗
雪淨尋復按季試多士以是命題邑之士既鮮言詩者
而穗亦以薦拔離諸生不得與膠庠一日之試竊思侯
之好士固有所取爾也夫侯之高照也似皓月而士之
幽處也似寒枝月之明也下里窮簷靡所不照何獨至
寒枝而遺之然或寒香銷滅黯淡無華縱有綠葉青條
亦虛負此良夜清光矣若夫霜姿冷豔玉骨幽芳放干
蒼涼之野藏於邃密之林乃不得長空皓月一表其奇
如蘇子所謂自憐水臉不時宜者則又可嘆也歟因不
揣妍鄙爲之賦以應教非徒欲補杭士之闕抑亦託物
見志不敢自遁於照臨之下云爾其詞曰

林塘之畔松竹之傍爰有寒枝獨抱孤芳冰肌映玉鋼幹
凌霜抗清標於寒谷恥飛英于艷枝挽人間之寒歲回天
上之青陽當夫山川蕭瑟雲樹荒涼羣卉搖落百草殘黃
挺幽芳而獨秀守高潔以自藏衣五銖如袞繡粲六花爲
膏梁燦瓊林之玉樹飄丹桂之天香旣而斜陽晚曉新月
輝煌素魂移壁瘦影連床恍玉山之照耀同雪窖以寒茫
伴孤山之鶴夢吸清夜之蟾光入紙帳而同覆含羞笛以
俱颺寒撲美人之面清襲處士之裳若乃空山流水竹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賦

東山草堂文集卷七

九

紙窗野老抒懷幽入孤望或啣杯而欣賞或拂石而徜徉
挹清芬於煙靄弄皎色於池塘亦有尋春學士調鼎才郎
胸襟抗爽風韻悠揚動吟思於官閣抽麗賦於石湯占魁
寄興於上苑和羹佇想乎巖廊愛景物之雅淡愜野性之
疎狂類高人之秉義志光大而含章似君子之乘時體文
明以無方詎若溪邊蒲柳架上海棠徒負雨露之華飾難
經霜雪之摧殘已哉亂曰
春回黍谷維玉柯兮色映冰壺濯天河兮素心人侵姮
娥兮結我知已望金波兮踈英清絕轉陽和兮臭味相同
今聊對月以長歌兮

清芬俊逸嫵媚乃爾亦宋廣平之賦梅花矣

黎魏曾先

耕織圖頌清序

丘嘉穗

今上御極之三十有五年齋居淵鑑洞悉民艱慨然以農桑爲天下本計特繪耕織全圖冠以

御製詩篇刊布臣民咸使勸課如式天末鯁臣丘嘉穗嘗得捧閱焚香望闕九拜稽首而颺言曰大矣哉耕織之爲養民要務也其卽王道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乎夫人情之所最不能堪者莫如饑與寒人生之所必不可已者莫如衣與食今使人一日之間終歲之內而食足於中衣充於外卽自一心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事無不可驅而爲之若其一日不再食終歲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一

製衣而饑寒窮苦曾無以爲飽煖之圖則愚者坐而待斃黠者陷而之刑戮縱有明禮義膏學問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且終其身爲仰事俯育之所累而不得以有所成就其何他道之能爲信乎衣食者生人之大命也蓋自五帝三代以來莫不躬耕親蠶脰脰乎以此二者爲仁政之最先而至於周公七月之詩西伯養老之政以及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尤各具有明法而相與叮嚀反覆之不厭舉凡後世一切居人上者循其法而修之則治而王悖其法而奪之則亂而亡假其法而以權術督責之則猶足以致

富強而成霸業雖曰閭閻日用之小故而其爲天心向背世道安危之機率由於此伏惟我

皇上御極之初卽頒十六條之諭有曰重農桑以足衣食而至於今日久道化成復深有見於治天下之本計之不外乎是也特於萬幾之暇繪爲耕織全圖并各系以五七言詩四十六首耕自浸種織自浴蠶以至祭告訖事靡不曲爲形容至詳且盡斯誠軫念飢寒之民而欲使之足於衣食以爲大小臣工勸也雖周人孟氏所陳之法何有加焉臣竊獨怪今之爲有司者猶或未能盡體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二

朝廷之德意而實行諸郡邑之間大率徒憑牆壁視爲文具一聽其民之自生自育而已至使郊野不能無曠土鄉井不能無游民工商末作所以逞奢淫而靡衣食者反多於農夫紅女而

聖主愛養黎元之澤卒不得以大布於天下有君無臣可勝太息臣竊謂方今有民社之責者宜度鄉村遠近爲保伍計其家之丁男婦女各設鄉約保正通曉農桑事宜者一人專掌教督每家除老稚貴富生童工賈邑市居人衙門兵役及有雜藝殘疾外必令種田若干畝種桑若干本其貧而無地者卽賃富人場圃

爲耕織并勸富人貸以工本官爲書券償息或於山澤中築垣鑿池隨其土產所宜樹藝棉苧菜菓畜牧牛羊雞魚之類以助衣食亦足當耕織家凡此皆立牌備書懸於里門仍造冊呈官印結鄉約保正以時點視而爲勸戒其有不率教而無常業者報其姓名於官行罰官則命吏大書所犯於門牆間候改過除之不改則罰其修理本鄉橋梁道路及充夫役以代鄉人施茶湯以利行者又不收則逐出境外不令入保伍而又爲之延請耆碩講究水利相視山澤徧加搜括倣周禮溝遂瀦防之法築爲陂渠堰埭壘石作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三

門時其旱潦而啓閉之甚而絕無水路可通者亦且教之掘井而灌或就高山展窩之處浚土捍塘以受天水皆可用水車竹筧引而溉焉其工築之費之所出則當如蔡襄疏導福州渠浦田主以四分佃戶以六分開濬借盤田水者亦四分助之又或如皮元建溫州斗門致書報恩寺講師緣募物料而後從事又或用罰贖錢米及點排門丁壯以助一二日上亦皆無不可者總之爲有司者貴以實心任民事既不敢視爲牆壁具文而亦不至以非時勞費苛擾於百姓雖不必盡率以農桑而凡樹藝畜牧有助衣食可以

克耕織之利者無不委曲而爲之謀務期國無游民野無曠土使其樂樂利利以共至於王道之成而後止庶幾足以仰承重農桑之

聖諭而耕織一圖不爲虛繪也哉於是敬爲之頌曰

國依乎人人依乎土四民之利農桑最溥古先聖王授田分宅各恭乃事各任厥役天子躬耕后妃親織勸相有官爲天下式後世生民命聽於天田園荒蕪董率弗先非不知耕無地可擾非不知織無圃可收男舍錢鏹女釋懿僅饑啼號寒枵腹履霜生之有時用之無節凍餒切身乃爲盜竊及天降災人盡饑饉田無農夫宅無蠶姬一家之長惠養子孫饑爲之餐寒爲之溫爲民父母何獨不爾赤子無聊誰令至此恭惟

東山草堂文集卷八

四

皇上聖謨洋洋頒諭臣工特重農桑謂農而饑傷在珍貝謂女而寒害在藻繪傷農事者受飢之源害女紅者植寒之根深宮淵默洞念民依萬幾之暇振筆而揮繪圖成冊系以詩歌警心怵目病瘼如何揭之宮掖布之朝廷頒之家國傳之林垌俾自頒御以逮戚里雖權飽煖罔敢汰侈復誠官司勤行勸課毋奪農功毋傷織作一孟之飯方寸之帛悉出艱難粒累縷積

春耕夏耘塗體常足育蠶治繭晨興夙寤穀米離場
絲未下機公私通負交償無餘勤苦之狀富貴鮮知
而况九重玉食衮衣何幸

聖主旁燭幽遐宵衣旰食垂意桑麻不吝農人以肥廩馬
不棄織婦而取妖冶勤民乃逸儉用斯豐百爾有位
各體

宸衷衣食既足禮讓自生安樂壽考萬世昇平

省身箴

丘嘉穗

天降生民厥心虛靈未發爲性既發是情操之有則曰敬
曰誠斯乃體要身賴以成身之所具百體維貞首端脊立
耳聰目明顏色矜莊聲氣肅清飲食務節語言勿輕手容
必恭字畫亦精足容必重行止以正身之所接五常有經
父慈子孝臣恭君令長克友愛幼尚祗承夫婦有別雜慾
不生朋友信之毋玷身名惟茲物則總歸性情無怠無欺
道不虛行恨予昏懦故作箴銘而今而後尙視爲程
精確似宋儒 李雷田先生

四箴有序

丘嘉穗

丁卯之春余將有燕山之遊所親或規之曰習俗
移人賢者所不免也子行矣長安風塵中無所不
有其於酒色財氣四者將復何以自克耶余爲悚
然起立再拜謝之退而作四箴以自警焉

酒箴

醉鄉自隱古達士風聊託以逃匪以肆酣何物狂生弗整
厥躬日夕高會杯行不空歲月幾何坐廢事功迷情惑志
變色失容下交則海上交則凶淫亂之原亦在其中

色箴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九
仁人愛親遺體是珍志士砥節壯懷是伸閑邪以幾正已
以倫憂勤惕厲志氣如神何知有慾惟理之循彼哉無恥
甘爲下民好色於室猶敗乃身矧其在外踐行辱人

財箴

維富與貧自有定命枉道而求徒墮厥行小招尤怨大入
陷奔卓彼君子見利弗競豈曰矯廉順受其正分所可安
鼎鑊載詠命之衰矣雖窮何病胡以克之維義維敬

氣箴

犯而不校成德昭著自反惟三君子者歟乃如之人殊無
遠慮長傲肆狂莫與爲處忘身及親始悔弗豫訟獄兵刑

終不可去太上有容其次忍如何道之從曰仁曰恕叶讀
四箴深切著明可歌可誦世以立行輕薄文人秀瑞年
少好學皎然不欺如此吾不知其何所限量也黎煥會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九

閩上杭 丘嘉穗 實亭撰著

門人 吳文偉

鍾奇瑞校

男 紫瀾

圖紀

管窺統宗圖紀自序

憶穗年十八九乍讀濂洛諸先哲書輒不勝慨慕蓋嘗廢
舉業屏雜書窮日夜之力以求之而氣習之蔽錮既深終
自恨其煩復頻失而不能進也既而隸諸生奔走名場日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九圖紀

屈首從事制舉義而心復厭時趨則大肆其力於史漢八
家以求一當由是名利薰心南還北往已弛然與斯道日
遠每抱遺經誦傳註未嘗不掩卷長嘆深用爲媿云去歲
有事秦川因入幽谷度歲永壽署中幸太嫺翁晚園盧公
深契理學晨夕以性命之言相參證又出示近代自新建
東林以下講道諸書數帙命穗評其得失穗自以少竊宋
賢精柏高談孔孟忽忽至今二十餘年而猶未知所以返
身力踐之實方且求免爲名教之罪人不可得復何敢輕
置一辭於其間雖然公之提撕警覺乎我也則已至矣張
子不云乎心有所開即便劄記今穗歷覽新建東林以下

諸書雖各有心得微言皆不免乞靈於釋氏本心之教而
與吾聖人之本乎天者相去爲甚遠因復尋繹宋賢宗旨
衍爲管窺統宗圖紀十幅以訂之誠不知其果有當於孔
孟傳授心法與否然亦莫非我公提撕警覺之力而此心
一際之明之所爲開也故卒用劄記呈覽以俟鑒定焉公
他日政成歸里穗倘得朝夕相從優游卒業傳之子孫以
垂無窮則今日之叅證而劄記之者又焉知其不足以贖
半生之罪過乎哉穗舊有管窺錄一書頗採古今格言分
類標錄以明天理聖學之大而此復以名統宗圖紀者亦
以撮其要也云爾康熙四十有三年春五正月上元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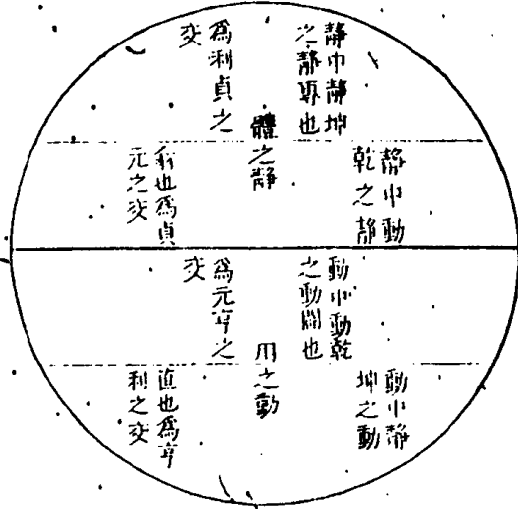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九圖紀

日杭川丘嘉穗秀瑞氏自序於廣壽公署之霽窗

推衍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之說有獨得處豁人心

目 李伯謙先生

先天本然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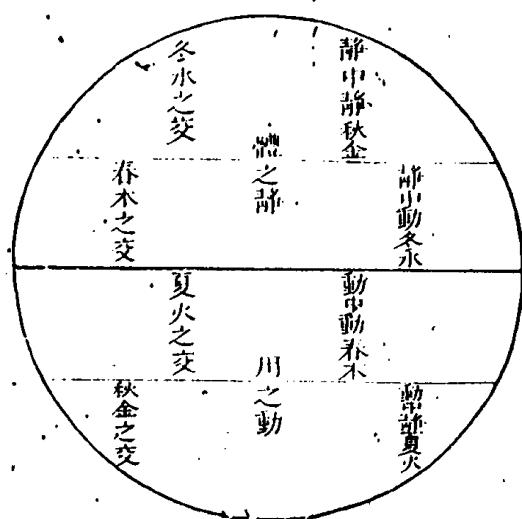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九圖紀

紀曰此圖以太極之不雜乎二氣五行者而言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皆一太極之理而已故其靜也太極涵於無聲無臭之表而萬化之根源皆從此而立天地之體也其動也太極散於有名有象之中而萬彙之經緯皆由此而彰天地之用也子思所謂大德敦化為物不貳者正言其體之靜而道之所以大而無外也所謂小德川流生物不測者正言其用之動而道之所以小而無內也若就其體用動靜細而分之則坤之靜專為利貞之交靜中之靜也乾之靜翁為貞元之交靜中之動也乾之動闢為元亨之交

動中之動也坤之動直為亨利之交動中之靜也要之動靜無端循環不已天地之大莫可名言覽者當自得之○動靜無端循環不已人心體用之妙亦復如是後圖皆當以此意觀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九圖紀

先天之圖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圖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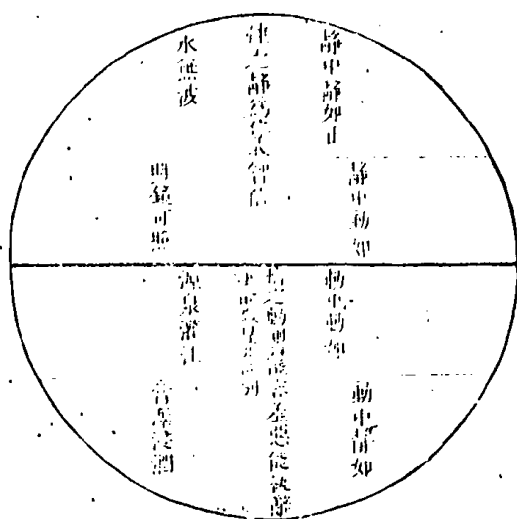
紀曰此圖以太極之雜乎二氣五行者而言也天道之陰陽變為春夏秋冬而時有屯蒙則其氣不能皆通而無寒皆清而無濁地道之剛柔參以金木水火而勢有否剝則其質不能皆正而無偏皆純而無雜故太極之理之賦於兩間者雖不以天氣地質之美惡而遂有所加損於其間而要以陰陽剛柔之運常以其氣之通質之正者生人更以其清且純者生聖與賢則太極之理亦因氣質之美而可見亦常以其氣之寒質之偏者生物又以其濁且雜者生愚不肖則太極之理且因氣質之惡而不可見其間人物所稟之分數各有多寡以及氣

數之治亂禍福尤參差而不能一也亦可以是類推而得之矣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圖紀

四

後天本然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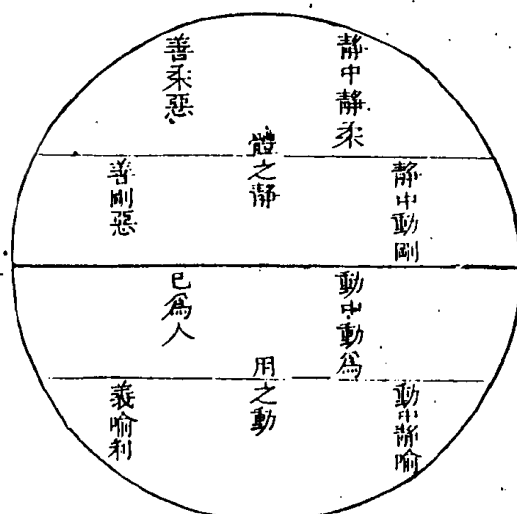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圖紀

五

紀曰此圖明人之所得於天者體具衆理用應萬事本如是其至善也上半截為體之靜所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受天地之大德以生而道之大而無外者莫不具足於仁義禮智之中也下半截為用之動所謂中節之和率性之道蓋受天地之小德以生而道之小而無內者莫不流行於喜怒哀樂之際也白堯舜至於塗人其性情體用一而已矣推之曰星河嶽飛潛動植以及雜事怪物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之性所當然之情以為之體用然此圖專為人而設而一切萬物又皆備於我者可弗論也

後天雜揉之圖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九圖紀

六

紀曰此圖言人之所得於天者雖曰性情皆善而不能不隨其氣質習俗之異以為變遷也蓋五性之顯晦常視乎氣質之清濁純雜而分如水底明珠之光不變而水之清渾則至變也四端之行止又視乎習俗之迷悟美惡而分如手中白玉之色有定而手之污潔則無定也要之氣質定於內則習俗自染於外其或不然者中人之性可學而上下也 又按天地氣質既如先天雜揉一圖所云故物之稟氣多塞而不通賦質多偏而不正不得與人為比而亦有遜於人者如騶虞關雎之類人皆得其氣之通質之正而亦有同於物者如桀紂

周子通書剛柔
善惡皆以二人
對言此則專就
一人說特借剛
柔二字以見其
性之動靜耳大
抵人之一身自
備剛柔之氣而
善惡亦或間錯
而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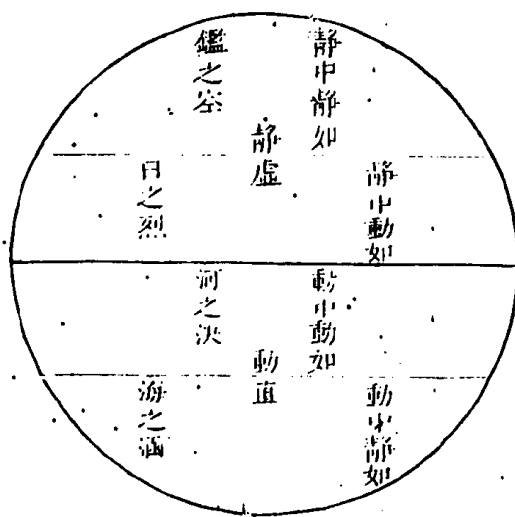
羊食我之類然物雖有正且通如人者亦僅守其一偏而終不能如人之貫通乎全體人雖有偏且塞如物者猶未嘗不可禁而教之以入於道此人所以爲物之靈而獨異於禽獸者也然人雖異於物而聖賢又自異於人蓋聖人超然於人類之上其稟氣也清明其賦質也純粹而自大賢以下則其清濁純雜之分雖不能無多寡輕重之差而究其反之成功亦自與性之聖爲一此聖所以立人之極而直同於天地者也彼佛氏者徒認此心之作用以爲性因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既不知氣質之靈與物異又不辯天理之真與聖同安得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九圖紀 七

徇其心之作川而爲告子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之學也至荀子又謂人性本惡卽以語氣質之性氣質且不盡受也而况欲以誣天性之本然者乎

後天雜揉圖靜體中善惡並舉竊謂氣質偏駁者雖未必無惡終是善分數多惡分數少但其分數多少難定耳 李伯謙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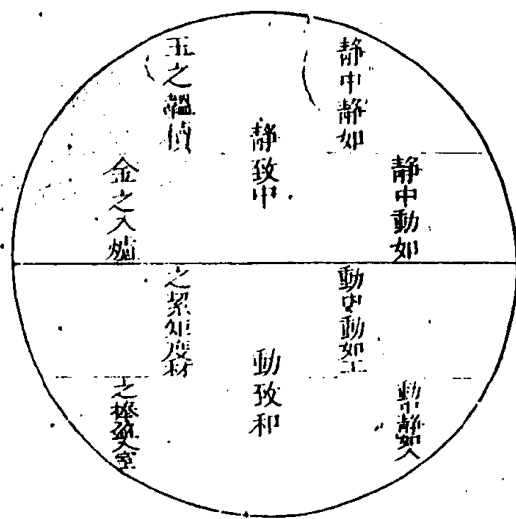
聖人達天之圖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九圖紀 八

紀曰以上先天後天四圖既明人心本體之淳漓而自是而下則舉同有此心者之離合乎斯道以爲法戒蓋始終以聖人爲宗而統歸於天命之本然也故此一圖特以聖人達天之事先之聖人之心靜則無氣質之拘而一理渾然其統具卽天地之大德萬物共一太極也動則無習俗之累而萬事燦然其偕臧卽天地之小德一物各一太極也若就其動靜細而分之無思無爲至虛而一物不存者聖心靜中之靜也先知先覺至實而萬事有主者聖心靜中之動也存神過化一誠之通聖心動中之動也博厚高明一誠之復聖心動中之靜也

學人事天之圖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圖紀

九

紀曰此圖言學者之心未能與天地之大德小德渾合無間而盡存養省克之功以求全於天者也上半截皆君子致中之功所以尊德性而極乎道之大也下半截皆君子致和之功所以道問學而盡乎道之小也蓋靜中之靜未能如聖人之無思無爲且默坐以寧神則心亦可虛故如玉韞積勿令褻越靜中之動未能如聖人之先知先覺且潛思以窮理則心亦自實故如金入爐須令精湛動中之動未能如聖人之生安則自其不學不慮之良勉強而擴克之故如工之絜矩度材上下四旁皆正動中之靜未能如聖人之悠然則就其所知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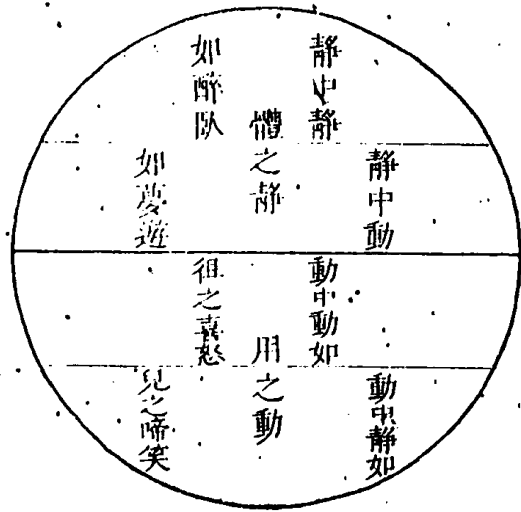
之事戰兢而保守之故如人之捧盈入室臨深履薄是懼 按程子曰纔思慮便是已發此言以論動靜大界限則可其實靜中有靜之靜亦自有靜之動猶天道大陰陽中又各自分小陰陽也洪範曰思曰睿言性之靜也又曰睿作聖言情之動也孟子亦言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不思則不得蓋亦以思貫動靜而言故曰先立其大大抵未事之思如主敬窮理正是存養致中之實功若臨事之思則屬慎獨致和境內事耳聖賢之學必得此樞紐而後有下手工夫而後有着實效驗斷未有如釋氏坐禪入定使人莽然措其心於無何有之鄉而曰吾將以是立天下之大本者也如必謂性之靜止有靜中之靜而無靜中之動之可言則所謂戒慎恐懼四字已涉於思而所謂未發之中者亦惟兀坐熟寐之時爲然又何足存養而立天下之大本哉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圖紀

十

未發非徒寂然而已耳目心惺然在此意中却不曾專屬那一處冲然曠然人心恒有此氣象其寂然無一物者靜之靜也其惺然涵萬物者靜之動也主敬自兼未發已發窮理則是已發事博學審問明辨以窮理者動之動也慎思以窮理者動之靜也戒慎恐懼非着力把捉不過常常照管不至放逸不用思慮也李伯猷先生

中人任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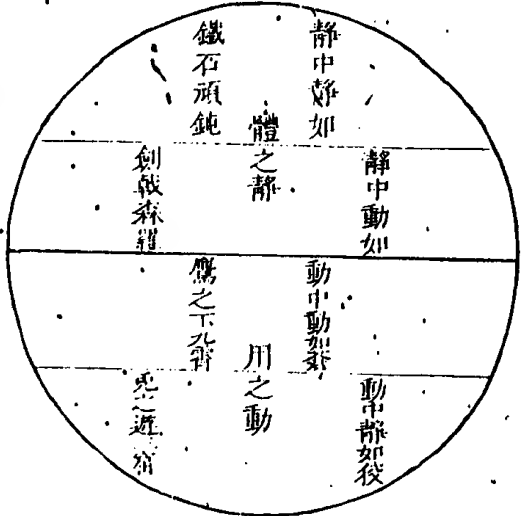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圖紀

十一

紀曰此圖言中人不學任質而遊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今之儒生類讀書而不知道終身不著不察亦究與百姓無異蓋其靜中之靜如人醉臥茫無所覺靜中之動如人夢遊隨境幻成動中之動如狙之喜怒喜則羣怒則爭動中之靜如兒之笑啼順之則笑逆之則啼大較靜為氣質所拘故常昏昧而不忠而猶有不盡拘者則降衷之未泯秉彝之不滅也動為習俗所汨故常放逸而不恕而猶有不盡汨者則平旦之好惡日用之知能也正如浮雲蔽日時漏晴光而已

小人逆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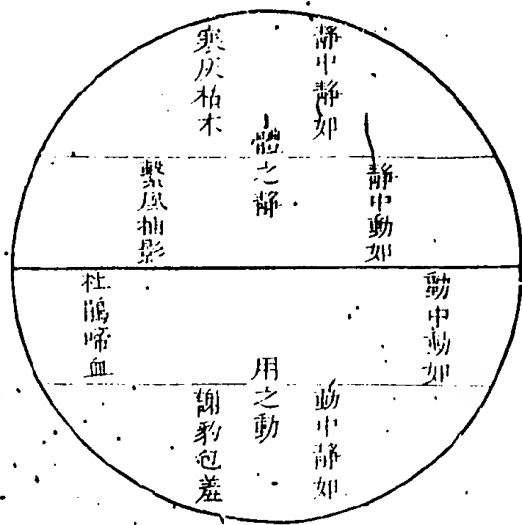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圖紀

十二

紀曰此圖言小人之逆天其才智高於百姓十倍而其品行亦下於百姓十倍者也蓋其靜中之靜昏塞傲惰了不自知如鐵石之頑鈍不可破也靜中之動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如劍戟之森羅不可犯也動中之動機械一發人莫能當如蒼鷹之下九霄無不遭其搏噬也動中之靜號令一收人莫能測如狡兔之遊三窟無不疑其踪跡也蓋至是而所謂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一舉而盡滅之矣近世有所謂假道學者冠儒冠服儒服言儒言行儒行而其性情心術之詭秘尤不可測或謂當別立一圖以紀之愚竊以為此即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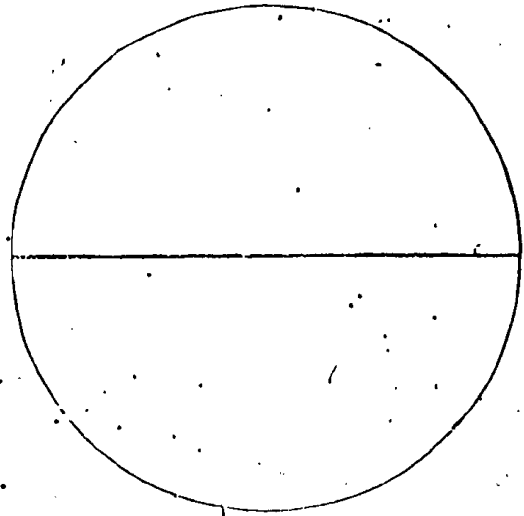
之尤者雖其庸惡陋劣之迹若有以異於鄙夫而其滅
五性絕四端則一而已潘岳西征賦論新秦秦政云誦
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墻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
同亡此之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自古逆天之
小人未有不假名義之正而能濟其私者蓋亦觀於此
圖而知之

圖之天誣人喻



紀曰此圖明異端之學矯誣上帝既不知五性皆無極之
真又不知七情皆二五之精而乃執其知覺運動之蠢
然與物同者隨心啟閉以爲修行之本也蓋其靜中之
靜以虛無寂滅爲宗如枯木寒灰既死而復死之靜中
之動以妙明靈覺爲趣但求頓悟而不復體察其所以
然如繫風捕影卒不可得動中之動以慈悲因心爲度
如杜鵑之啼血漫無節序動中之靜以夢幻任運爲歸
如謝豹之包羞怖復見人是皆畏仁義禮智之著於實
相惻隱羞惡之遂於塵緣而徒認取其精神魂魄之恍
惚不可爲象者以相玩弄而已矣

聖神功化之圖



東山草堂文集卷九

紀曰此圖但立象不設喻蓋渾然一太極之體用而已
靜則造於無聲無臭之妙而與天同體動則達於博厚
高明悠久之域而與天同用大學所謂止於至善孟子
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蓋上達之能事而下學之
極功也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十

閩上杭 丘嘉穗 實亭謨著

子壻 黃璉

周昂符校

姪 紫霄

別集

演連珠四十首

蒙開鑊鉞鋒曾不如鉛刀一割騏驥繫足或反為驚馬
所先是故英雄抱有用之才寧甘棄於幽壑君相待非常
之士必將委以重權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十

蓋聞讀書抵惡日月則心志仍可背馳種樹既生萌芽則
根柢還須滋息是故思不着善雖有如無悟不加修雖得
必失

蓋聞方寸之萌竟成連抱一星之火堪燬長林是故善端
雖小而可克大人所以積德惡幾無微而不著哲士所以
防心

蓋聞淵之渟也冷浸一天空碧江之注也浪湧萬山崔巍
是故靜而有神富從容以觀化動而利用貴果決以赴機
蓋聞金玉與沙石同藏無傷厥美雨露與風雷交發不害
為春是故濁乃見清豈掩昭昭之智威以行惠何事煦煦

之仁

蓋聞鬼絲燕麥空負穀帛之虛名畫師剪衣難收飽煖之實效是故刻鵠雕虫之學盡屬臭腐時文金待玉冊之章終歸斷爛朝報

蓋聞偷兒之入虛室意此中必有厚藏庸醫之誤病夫謂如許都屬良藥是故懷疑而矜私智者不自知其傷於明篤信而昧火權者不自知其陷於惡

蓋聞亂龍駕風雲而上而動於欲即無以自全雖飛鸞丈之間而識乎時即可以自保是故人雖其智見利則昏人雖至愚率性則巧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蓋聞防川而涓滴不流則隄岬必潰蔣花而培壅太甚則根本必傷是故除惡者勿爲窮寇之追恐反致其滅命養善者勿爲美炙之愛恐反陷於膏殃

蓋聞烈焰方張雖有堆金勿取勝形未固縱有虛局勿侵是以善治生者先避害而後就利善應敵者先審已而後攻人

蓋聞壁懸萬仞非雲梯不可以攀水漲千溪非巨海不足以寄是故樹高世之績者端藉高材收大人之功者必有

大器
蓋聞芝無種醴無源用之則貴玉有瑕珠有懸棄之則傷

是故大德而出單寒之族適以彰其特盛高才而負遺俗之累豈足掩其所長

蓋聞見虎而越溝渠怯者可以使之勇叩門而求水火忍者可以使之予是故氣本至剛莫不奮於其所不足情本至厚莫不讓乎其所有餘

蓋聞驚驥同轅驥且爲驚所困薰蕕同器薰反爲蕕所移是故邪與正相排必有清流白馬之禍霸與王雜用終屬別名法術之私

蓋聞情在中者也好色者必欲推而置乎其外酒在外者也肆醜者乃反引而納諸其中是故性命之全重於精所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常奉爲至寶利名之誘甘於酒何妨付諸太空
蓋聞膏粱可以養生而施之治病則緩藥石可以治病而施之養生則虧是故寬以恤善良雖重賞不爲縱嚴以馭強暴雖峻罰其何辭

蓋聞漁設筌以求魚魚得而筌已忘
成而花何存是故假粗迹而窮其神則名象可畧盡人事而達於化則天德自全

蓋聞蟄蟲知寒每作巢而深伏飛鳥辨色輒奮翼以連翩是故時不可爲君子寧退而處天下之後勢有可乘英雄進而爭天下之先

蓋聞夏具裘冬具葛厥笥乃裕夏衣葛冬衣裘厥服乃宜是故處則積學以待時當先事而預爲之備出則持權以應變常隨事而善爲之施

蓋聞離朱雖察毫毛曾不見其眉睫和扁雖明胞絡豈不考夫圖經是故鑒得失於人乃可以觀己稽是非於古乃可以知今

蓋聞手較重輕不若懸衡之審目論多寡何如布算之明是以聞而相思者必見其人乃核其實坐而遙度者非履其地不親其情

蓋聞無極太極之真宰乎氣而無餘欠一陰一陽之運根

東山草堂文集卷下 連珠 四

乎理而自多差是故萬事之善敗由於人原非禍福之所能限萬物之成毀繫於數亦非智力之所能加

蓋聞論從政於春秋皆以斗筭而居鼎鼐稱丈夫於儀衍實以妾婦而目衣冠是故才智深者其器量彌淺仕宦愈熟者其品骨愈寒

蓋聞璞玉雖良不琢何以成器惡泉雖冽無米何以爲醪是故人事盡而後天質全實資變化師友多而後君子立端藉觀摩

蓋聞申生致孝甚精必愚姬氏工讒太詐似信是故君子之守經雖固或昧大權而喪身小人之得寵詆深反假大

義以排正

蓋聞處粹岐以寶藏觸手皆碍局離婁於開室開眼即非是故務博物而內實無知雖多聞必窒守空知而外竟無物將一貫何依

蓋聞曲突將焚母忽徙薪於其始沉疴既久猶畏膏艾於厥終是以思患而豫防貴炳幾先之哲因時而救敗將收善後之功

蓋聞庸醫以活人者殺人和扁聞而嘆息拙手視後着爲先着矣秋兒而誣語是以新法之行執拘半山宰輔熙寧之變激成半出同儕

東山草堂文集卷下 連珠 五

蓋聞酒徒沉湎於醉鄉由明入闇故鑒遷流於夢境執妄爲真是故宦海之風波靡常多食利以就害士林之標榜何益率名而喪身

蓋聞強弩射的一發而鋒銳莫當純金入爐百鍊而寶光彌燦是以志士勵精之日如朽斯摧忠臣抗節之秋恒頭可斷

蓋聞清涼池上八面皆可開通大火聚傍四圍莫敢嚮邇是故吾心本虛而易入不妨寬以收海內之器能吾心亦實而難干自當嚴以絕天下之奸究

蓋聞喻日指月之明已盡誥誡膠柱刻舟之見終難提挈

是故古人因事垂文固將遺述而入悟後學罷辭宮意又且執悟以成述

蓋世紙繪芻銀難克貨幣之用金舟玉馬何堪飛馳以行是故學舍之帖括時文十有九廢科場之四六擬表百無一真

蓋聞良工築百丈之隄必彌罅隙大賈趨千金之利不較錙銖是故細行弗矜將貽累於大德近功是計終難詒於遠圖

蓋聞兩宋論議之餘援而入詩則太露六朝金粉之習遊而爲文則不清是故詩似名姓必有超越不可叩之遠神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而後其風每進而彌上文猶健士必有矯矯不可群之奇氣而後其勢相因而自生一隅陽而麗天其博辨雄詞不妨如屋雷之激發一屬陰而附地其幽香妙韻正喜如芳草之輕盈

蓋聞巨象以齒焚身是賄也豐狐以皮殞命其文乎是故廉士隱託於詩書漏能逃忌幽人退藏於丘壑終不厭孤蓋聞木屑竹頭志士皆預儲以爲用風濤石浪長年必審觀而後前是故廢弛多積於安妥之餘正在緩中加急錯謬每起於倉卒之頃何妨忙處著閒

蓋聞善厥新而厭厥常人情不免曉易缺而酸易汗物理

莫安九故庸流志衰於半途每有始勤終倦之語高士節敗於末路恒貽先廉後貪之譏

蓋聞王濬之下南服乘樓船以長驅李牧之制北邊環壁壘而固守是故見可則進勇士每乘時以爭一日之先知難則退智人常審幾而處萬物之後

蓋聞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必將宅心於事外知分殊而不究其理之一又且櫻情於事中是故晉人放曠之談率然悠而任運戰國縱橫之策每役役以圖功

東山草堂詩集自序

世以喜作詩爲名心所使以余驗之殊不爾記七八歲時初入鄉校先王父逸大公課以千家詩輒日夜歌吟無已時每對良辰美景意亦欣然樂之惜三家村中塾師不以屬對教也比稍長讀古人臥遊諸記及離騷等書雖不盡解亦時諷咏不去口而當年師友問文未有爲聲律一道者卒無因而興起焉至寅卯之交閩中干戈擾攘人士多廢學而余亦置舉子業不講時見家大阮二三輩始談詩因得識平仄聯聲韻其後雖以時平日挾制義走名場每乘閒卽作爲五七言諸體自娛或觸景興懷一字未安心

東山草堂詩集自序

一

目交瘁若有鬼神督責迫感曾不得須臾佚樂雖父兄禁詬之不爲止亦不自知其何爲而至此嗟乎詩固性情中物也當其兀酣困苦之餘寢食交廢思入風雲溪者溪之淺者淺之迂者自成其迂僻者自成其僻如曾哲嗜羊棗稽康好煅煉皆其性情所繫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豈管計及其人之稱說如何後日之流傳如何而後從而攢眉聳肩矻矻不自休也哉余年友晉江何子禮宗頗負鑒裁歲丁卯同上長安見余道中雜咏笑曰兄才大而心麤必加勉之余歛容謝曰才大所不敢當以爲心麤則誠如音子言由今思之有由然矣竊觀古人之嗜學者若左太冲

練都一紀張平子研京十年蓋其川功也深故其收名也遠余少嗜古文辭自周秦以降皆知涉獵而於詩則自先王父口授外更不復讀古人一字至今胸中所記漢魏唐宋諸作尚不滿百餘首乃欲率其性情所至縱筆頽唐雖復觸景興懷攢眉聳肩徒自苦耳何怪禮宗有心麤之規乎余故因刪集而竝識之以見余之喜作詩者固非名心所使而其所以卒不能工者亦未必非棄名不學之過也康熙己巳冬十有一月朔日邱嘉穗秀瑞氏自序

東山草堂詩集自序

二

東山草堂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卷之五

五言絕句

卷之六

七言絕句

卷之七

五言排律

卷之八

七言排律

卷之九

六言詩

卷之十

東山草堂詩集目錄

一

詩餘

刪刻

東山草堂詩集目錄

二

東山草堂詩集卷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齊瑞

子婿

鍾

仝

校

男

紫淵

五言古詩

咏遲菊二首

乙丑秋盡菊未吐芳余雖怪其遲意終賞之且嘲且解以志感云

三秋天氣清花實率自榮池畔芙蓉秀橙橘亦初登云何
籬下菊尚未綻金英空抱凌霜幹綠葉露盈盈

其二

載酒東籬下最愛此孤芳木槿不足數蘭桂輕飄香何如

持晚節獨耐寒歲光清奏映冰雪勁氣挾風霜

野興

秋光不可狀披襟對晚颺二三素心人沿溪搖畫舫繫纜
柳陰中訪我憇山上呼童釣池魚園蔬頗相餉燈前促膝
談相對傾家釀痛飲復狂歌新月出孤嶂溶溶照影清停
杯時一望雖在窮愁中饒復有佳况

嚴灘夜飲

明月出高山移舟絕壁間忽逢知己友載酒相往還半酣
歌數闕一坐醉酡顏旋聞風水湧巨魚躍清灣坐念叢子
陵靜夜獨垂綸高風猶如昨悵望不可攀

飛來峯

不知何處峯飛來靈隱東盤迴數百丈一往皆玲瓏冷泉
繞其下聲寒古寺鐘上有浮屠蓋草樹更蒙茸三竺藏天
半平湖望裏空惜哉巖之曲雕鏤傷化工嶙峋真面目欲
覓竟何從

燕市感懷

涼颺雜畫角霜露曉凝輝燕山寒氣早秋初已授衣策蹇
長安道紅塵不可揮金臺駿價賤伏櫪歎知希世運江河
下人情風雨飛泛交難答拜何如且息機易水環城綠西
山帶夕暉遊子他鄉夢懷哉何日歸

岱下答逆旅主人

巖巖泰岱陰斜日挂疎林人家煙樹裏茅堂一徑淺野老
能畱客慙慙見素心爲我具雞黍相對滌煩襟歸途寥落
甚愛爾獨知音陶然共一醉庭梅月已侵

王家營迷道野宿戒心翼日始合紅花草

長淮東去遠曠野北來平晚渡黃河曲搖鞭指帝京坦坦
車馬道直走項王城忽投荒野去怪爾蹊徑縈迷途其未
遠回頭尚可更徘徊芳草路馳驅聽彼僮薄暮抵村落茅
扉三兩楹篝燈初上食相視各瞪瞪卑枝棲不定鐵羽鳥
心驚側耳聽雞鳴東方久乃明加額才相慶結伴復晨征

痛定復思痛此際難爲情願言寄遊子莫向荆榛行大道
既以舍安宅何處營吁嗟千里謬祇從岐路生君子慎所
趨跬步不可輕

秋蚊晝見以詩代檄討之

西風飄落葉東日照寒廬偃息幽窓下舉帷覽素書抗懷
千載上如對古人居何物晝營營蟬蛸撼太虛欹枕良難
遣拋卷將焉如念此天氣清萬物盡蕭疎胡爲昏夜客白
日竟恣睢會須篝火蕩滅返溝渠誰云一室小而我且
掃除

德州大雪書感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三

四野寒雲起天幕盡低垂玉尺橫青嶂瓊花拂柳枝策蹇
長安道風景正凄其瞻念眼中人苦况有誰知柴門竈火
冷稚子泣晨炊三軍嗟絀瘡荷戟守邊陲落落窮廬中孤
燈下董帷騎驢出野外覓句費敲推獨有貴公子笑對黨
家姬龍圖烹石鼎羊酒醉金卮溪夜梁園靜猶歌玉樹詞
而我南來客一聽曉風吹公車方待詔苦寒安足辭願借
鄒衍律遙從天際嘯陽春回黍谷萬物盡熙熙

魯仲連射書臺

在東昌府

先生天下士礪硎夙擅奇義憤秦人帝蹈海安足辭功成
不受賞千金棄如遺丈夫重意氣名高非所知如何欲圖

燕射書逞巧詞將士墮忠節涕泣竟何之吁嗟乎先生賢
者固如斯平時區區事排解毋乃習氣亦傾危

邯鄲懷古

秦人方叱咤一壁連城價相如竟完歸虎狼失其霸豈曰
寶珠玉宗器不容假再造社稷功誰能與方駕矯矯廉將
軍位望頓參差當其盛怒時負氣不肯下一旦蘭臭同負
荆還覬謝古來大英雄胸中無罟獲譬彼盧生夢炊熟旋
自化緬想烈士風乃與聖賢亞我來邯鄲遊得識迴車舍
擬拜將軍墓匆匆慙未暇太息伊人遠風波起彈射疇爲
刎頸交肝膽相傾瀉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四

贈靜海張楷之楊州張立先醫士

丈夫不爲相當以醫稱神昔曾聞此語今遇邁其人玉樹
臨風皎高才更絕倫公卿爭倒屣聲名震四鄰如吹鄒衍
律寒谷頓回春活人不勝數功與良相均而我南歸客僕
僕老風塵奇氣尚盤鬱誰使一朝伸藉君醫國手爛熳發
天真相視笑莫逆忘懷似飲醇安得如君輩一出壽斯民

感遇

昔我抱書卷風雪不知寒翛然絕塵累長嘯天地寬邇來
十數載勞心及褻養食指日以夥經營良獨難每侍高堂
饌還分稚子盤我自能止酒杯空非所歎肥甘苦不繼老

幼竟何歡。因念窮廬士。空持瓢與簞。一朝擁富貴。隸役壓大官。造化豈我私。盈縮太無端。遭逢雖有時。感此亦心酸。

偶見追感

相鼠逸通衢。人皆曰可誅。豈無憫物心。而勢一何孤。官倉饜紅腐。盜肉及庖廚。庖廚奚所有。婦子仰沾濡。守舍偶弗謹。乃亦奮長鬚。以此窮窟穴。掠治傳爰書。

題東山右室

先人有敝廬。亦足障風日。而我擴丈地。非敢卜云吉。直以藏書多。結構審容膝。良夜獨開卷。閒房時點筆。耿耿小窓明。伴我事著述。丈夫志四方。安能掃一室。正恐無事時。歲月坐荒失。掘井不及泉。臨渴歎倉卒。

讀六朝文

千秋磊落人。讀書了大意。立言斬不朽。猶曰事辭費。如何章句儒。纖麗矜奇字。務華絕其根。徒令心目瘁。木槿豈無花。朝開夕已墜。我愛千丈松。礪礪標晚翠。

歲暮感舊

射策歸來晚。忽復餞殘年。流光如逝水。停杯一悵然。少壯負才氣。臨文思湧泉。俯視青雲士。于我無所先。詎知時不偶。四十尚遷延。長安五上書。空負腹便便。寥闊寒梅賦。淒涼美女篇。報國知何日。華髮已盈顛。睽彼東山竹。含霜翠。

娟娟青陽二三月。修柯大如椽。龍孫抽夜雨。鳳尾拂晴煙。春風自有時。高節欲摩天。

自書諸遊記後

少年好遊山。狂心不可歇。豈必多勝情。勝具輒自伐。時向劍脊行。澗谷每超越。劣則窮石鼓。嵯峨上玉笏。鷲鳥撥荆榛。江郎探律峯。金焦大小孤。破浪舍桴筏。最險是桃源。石橋天半斲。壁立萬仞溪。俯矚白鷗沒。失足墜其間。泗人難再汨。而我徐步過。不懼蒼苔滑。微幸得生還。性命懸一髮。何知垂堂戒。翻自記歲月。至今覽少作。面汗赤欲發。怛然念前非。中宵驚刺骨。孝子不登高。此語誰敢忽。作詩識吾過。還爲來者揭。

幻願

我願天地間。四時常似春。草木變禾黍。沙磧化金銀。雷霆所震擊。往往中惡人。善良無天札。王公必聖仁。文章作花鳥。到處樂天真。對酒且高歌。長爲懷葛民。

廬山下覽古

昔禹過元辰。茲山已識真。及平洪水後。洛書叙藝倫。天地誰與立。所重在君親。食毛與踐土。何莫非王仁。彼哉釋慧遠。遁跡九江濱。沙門好做誕。著論大不臣。慧遠有沙門所不敬王者論以陶元亮聞鐘輒已。繫到門不肯入。超然社外人有時倚。

醉石索酒破前因虎谿一以笑和光同其塵平生忠且孝
大節焜靈均豈似雷劉輩逃禪竟失身

花馬行

南浦抵北燕計程踰三千我初乘一馬馴謹頗爭先中道
稍已倦才于恨不前獨有五花者長頰鬣翩翩時逐騾騾
飛蹊嚙羣轡喧人皆病馳騁誰復與作緣豈知雙耳駿無
勞狠着鞭駕馭如得策蹀躞上九天不似驚駘輩長路輒
遷延

白髭二十六韻

我齒未三十華髮已紛綸對鏡將髭鬚郁然尚可親抵今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七

四十許暫見刺如銀剃去固不可鐸之尤自珍或廼甚我
染塗飾卽泯泯嘗見塗飾者鉛膏妙絕倫張燈命僕妾不
殊脂粉勻仰腮憑點黠染罷裏綦中旁觀都竊笑夜臥良
苦辛詰朝事湯沐斑斕猶在唇滿莖雖轉黑沿根終未純
無何忽復變曾不及浹辰如彼老東施終日思效顰膏粉
不離手螭蜚倍生噴拚若竟何益徒令見者嘖中誠必形
外天定自勝人勞心空抱拙令色終鮮仁何如畱故我面
日本來真笑謝少年子無爲我愴神造物佚我老安得長
如春遇合關時命誰能逢以身胡爲今之世容悅巧相因
入以媚側室出以事薦紳宋朝莫嬌美顏駟不辭貧丈夫

存傲骨龍性故難馴俯仰渾無規何事獨逡巡

南音四十韻

海內多方言地氣實推遷天子雖神聖難齊俗所偏古來
惟經史皎如星日懸六書調律呂同文世共傳無問今與
昔諧聲何問焉閩粵介嶺海廣谷間長川讀書用俚語百
城各嗚咽始自童蒙歲口授免園篇承訛不堪聽洗耳欲
投淵泊至宦遊日冠帶一婢娟顧問猶弗解聽斷何由宣
爾時求齊傳莊獄定幾年挂冠神武去嚙嚙歎無緣矯矯
三寸舌乃爲末俗牽堂堂七尺軀翻教哲婦憐既往不可
悔更張望後賢總角親師友點讀好相沿莫以鄭衛聲而
亂雅樂絃更願良司牧時復呼來前秀民通嘉話賞以札
一編豫教苟如此既長成自然上者出而仕應對白能專
次則爲人傳抗談亦便便在昔常與楊倡道于建延韓蘇
來潮惠風教漸海邊歐陽舉進士朱蔡繼講筵九齡暨公
輔大拜更聯翩彼皆豪傑士北學莫之先至今貢上國文
物映南天云何一字音竟未脫言筌四譯露王化朝享洗
腥羶傾以文獻區甘自錮風煙中原有遺響胡弗收其全
頭風着身白身虱處頭玄縉素尚可易聲吻豈難旋卽今
優伶中謳歌辨仄平何況羣聖籍維誦敢不虔嗟余產茲
土鳩舌懼纏綿作詩貽同志慎勿蹈前愆

舟過市汊之上有人獨立洲渚又手閒玩悠然

心于嘯咏者意其為隱君子也為之悵然懷歸

數家煙樹外一水繞清灣何人開別業窓扉晝不關偶然
乘興出嬌首對青山江干叉手立移時未肯還想就詩人
癖嘯咏有餘閒予獨胡為者搖搖舟楫間頻年南復北風
塵失舊顏亦有名山在藏書待手刪瞻念高人趣芳躅幾
時攀

赤壁書感

吾杭有巨石紫氣浮天赤巉絕倚空江真如仙掌闢少時
讀蘇賦名以小赤壁非故欲小之且避黃州席今來溯武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九

昌始過齊安驛臨城俛斷崖僅如指半壁回視故鄉峯相
去不啻百蘇公何太諛翻誇岸千尺螳螂若孫曹俛仰終
陳迹世有禰正平祇堪為之役吾當續賦詞小大更相易
奮筆且高歌已吞雲夢澤

襄陽沙灘

漢江澄如鏡沙淵喚作灘楚人多孱弱牽挽膽常寒詎識
閩中水犖确起驚濤雷石亂相觸指使如跨鞍乃知夷險
境實無危與安習慣復兢心濟川總不難閩船固便利楚
舟自盤桓易地更相閱情態變無端拙守垂堂戒巧或弄
僚凡各自成其是何必互譏彈

浮生

浮生一盞燈小炷長照室然紙重焚膏烈燄旋已熄少壯
血氣盈粉黛時相睚眼前縱暢懷日後抱沉疾驚歎百年
身性命胡不恤從今對綠窓珍重畫省筆

富

吾讀古幽詩王道在衣食婦女守蠶桑丁男勤稼穡老幼
粟帛均賓祭皆如式人無外慕心所寶惟一齋孔子夢周
公以此殷列國卓卓鄒孟氏齊梁陳尤力降及兩漢間勸
課猶盡職云何百世下饑寒日相逼田園率荒蕪道路多
飢餓木業既以凶太平起盜賊聖主恤民依繪圖紀耕織
但願良有司奉行貴以實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十

教

養士于澤宮所以開賢路經國藉長才華實必相顧末流
尚虛浮文辭互相驚諸史未開卷何況六籍註問以當世
事茫然墮雲霧不則趨異教每自矜妙悟縱有博雅材氣
習猶如故所學竟何為母乃反蔽錮近聞場屋中五經許
兼作祇恐記誦儒仍然事章句春華雖有餘秋實終不足
焉得俊傑儒讀書識時務

離瑞金縣十五里日茶壺灘亂石縱橫舟行上下甚
以為病而世又多惑于俗說迄未有能平其險者率

識數韻不勝慨然

貢水平如掌清波何混漾却怪鄰鄰石激作驚濤響誰爲
遣五丁鑿去江心障駕此一葉舟直破滄溟浪

阻風赤壁之上步江岸田家慨然有歎

我行到大別復礙下江船江豚初拜浪雲濤忽際天繫纜
塘堠側赤壁在目前恨無雙羽翻飛過匡廬巔回頭入田
舍籬落柳霏煙隴麥穫盈室畦蔬擷滿肩妻孥皆皤皤雞
犬亦仙仙嗟我獨何事頻年涉大川但羨農家樂臨風一
悵然

岱下感懷二首用壁間韻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十二

五嶽雄天下岱宗爲之長形勝非獨絕乃爾露精爽融結
知何年定在盤古上想彼鴻濛初東土應先見四海皆暝
冥扶桑日已朗觸石起寸雲霖雨遍穹壤網緼妙衆有虛
靈涵萬象空濛四望青生氣何蒼莽美哉發育功百物待
長養所以表魯邦羣嶽盡瞻仰

其二

先王建明堂青陽開景象秩祀媿三公東巡斯大饗季氏
不得旅封禪總誣罔如何千載下風教日陵蕩一切諸神
祇釋道互標榜愚民既易惑况復設以像更配碧霞君廟
貌遍天壤結隊稱進香男女紛來往稅課抑不止終日萬

人上在昔西門豹娶婦沉巫黨胡頴暨梁公毀祠更予杖
近聞湯撫軍亦屏淫鬼享卓卓數君子百代誰嗣響

無題

文章有大倫派別視筆仗孔孟固祖宗史漢卽君長師友
奉韓歐歸茅亦吾黨大則皆弟昆佳耦相負襁縱彼怪隱
流才氣猶震蕩教外見別傳豺虎走蒼莽其餘率妄庸隨
俗爲俛仰碌碌定無奇不堪作廝養何圖百世下雜學互
標榜謬種知何來文妖鼓天壤螟蛉奚所承俎豆誰爲饗
夜郎與扶餘從教用壯罔軋茁姍劉幾金銀笑韓景作者
自冥冥主司極口獎詎料天下目難遮以一掌制義到前
朝大家遙相倣豈乏鳳麟姿自是疎結網孤桐付爨餘聒
耳羣蛙響掩卷獨吞嗟風會何時上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十三

晚步保定北郭望郎山

大火欲西流正苦炎威赫停午散輕陰客舍猶踟躕駕言
出郭遊煩襟稍已適寺覆柳條青橋通澗水碧矯首見郎
山嵯峨伸指壁翠靄出幽崖紫雲飛絕壁居然爐冶開想
到鴻濛闢世路何悠悠日暮勞行役息機歎無時俛仰都
陳迹獨有會心餘頓與塵網隔佳處共誰論笑問山頭石
王不石陳正求二年兄過訪寫懷

清風夙戒寒凝塵長滿席孤館枕書眠誰與數晨夕有客

聯翩來披幃笑莫逆相對無飾言欣然忘主客據案見遺
編隨手恣探索下及蹇拙詞吟諷等金石抗談僅移時千
秋仰心迹貴賤各有求靜躁殊所適長安盛公卿夸毗奔
絡繹擾擾將焉如營營竟何益古人重德聲雅志寄方策
雖入軒冕中亦思垂竹帛幽蘭雜蓬蒿終當別芳澤紛爭
雞鶩羣獨翔鶴鶴遇合會有時遲暮何足惜願守歲寒
心春光迴紫陌

雜感二十五首

深山樹松栢遲經數十秋霜幹旣以厚雨雪任漂流桃萼
臨風笑桐枝帶露抽早發還易摧誰作棟梁收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五

其二

偶來入國門車馬擁周道所跨乃蹇驢焉敢共喧噪據鞍
一回頭幾人猶潦倒遲速各有時會須同一到

其三

陋彼蚊與蠅趨炎爲口腹惟知慙取盈寧顧禍來速貪汁
墜槃凸嚼膚遭手戮秋風起檐端天亦殄其族

其四

偶然得璠璣徑寸猶可寶硃硃連城等尺何足道胡不
則卞和翻賞燕石好不遇識真人待賈寧懷抱

其五

名園時百花蓓蕾初含馥附萼旣發榮爛熳墜金谷好在
花未開開遍蹙零速及時滋灌溉深根猶可復

其六

雌雞將數雛喔喔心常惻行則哺以蟲止則覆以翼有時
值蒼鷹嘴距闔彌力雛長不認母啄傷爲爭食

其七

每患鼠穿牖藏書被齧蝕東鄰乞狸奴羣鼠稍屏息未幾
走中廚通宵仍唧唧謹然調其由飽臥捕不力

其八

偉哉禮法士周折中規矩膽氣非絕人熟極則如意野老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五

兄大賓俛首長至地於禮豈不恭堪笑反多事

其九

頑石與良玉貴賤豈待角方玉未剖時渾然韞在璞旣剖
需磨礪他山効攻琢石實爲玉資玉光纔卓卓

其十

持斧以析薪其勢固必伸斧鋒豈不利薪理亦當循若不
循其理而曰鋒有神非但薪難克翻令斧缺礪

十一

老將出幽燕介馬衝中堅所向皆辟易凌厲更無前智士
不關力觀變識其天寧退三舍避不敢爲禍先

十二

淫雨忽連旬檐漚滴難了庭堦漲澗泉戶牖迷天曉無事
且停橈有事莫迴掉直待霽日明誤人應不小

十三

倦彼抱病人無計度芳辰豈知體不佳由來性未馴憂憤
竟何益徒令病遠巡何如閉戶臥清靜以寧神

十四

瑩石稟火行冷然同衆礫伊欲發其光端待鋼銑擊擊出
一星星旋傳以葦荻作炊調鼎鑪制器鎔金錫

十五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五

律呂寂無聲考擊中音節感入入心脾迥與細響別啞鐘
扣不揚簾簾爲虛設妖鼓妄自鳴豈曰非怪孽

十六

驚駘空懸棧奔蹏難按轡獨有騏驎姿進退如人意次則
奔絕塵善馭復何忌日趨三舍餘馴謹亦其次

十七

亦知一局棋移時歸掃蕩當其互相持片着爭雄長退後
復占先多筭毫不爽妙處譜難傳局外何惘惘

十八

千里帝王都公侯席萬戶疊嶂鬱嵯峨幽人有環堵去住

各隨時高廣惟所取卜居亦何常到處堪爲主

十九

豺狼窟叢林蛟螭穴淵海居人接江山祇應高環壘必欲
窮窟穴噬臍不及悔驅虎放蛇龍未聞作脯醢

二十

出游五都市觸目盡珍奇歸來復何有歎賞亦徒爲翩翩
佳公子羅致列鼎彝摩挲了不厭座客竟誰知

二十一

範土視陶甄鎔金隨冶鑄方圓定有型洪纖亦有度如何
扭捏成反自矜妙悟苦窳雜淫巧競趨時所慕

二十二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六

良玉山崑岡明珠產合浦道里一何長貢獻幸天府却歎
宮中人見慣等塵土未若散人間聲價重商賈

二十三

幽蘭生空谷無人祇自芳清風颯然至四遠皆聞香氣體
少芬烈吹之亦不揚花枝春寂寂孤潔良可傷

二十四

飛鳥止高岑游鱗歸巨壑萬物貴知時悠然得所託城狐
肆噬吞倉鼠恣齧齧熏穴縱無憂倚勢能不忤

二十五

蹇蹇竟日行不越三舍地騰踏千里駒何遠不可致遲速
固有時亦復關鈍利伯樂號空羣一見識其異

隆古

隆古苞元氣仁風召百祥麒麟遊上苑鳳凰集高岡何况
巖廊客厥行敢披猖道惑人心異鳳麟無復望魚休肆都
市皆若餓豺狼豺狼雖已餓族類不自戕有時出林谷羅
落尚可張於人獨不爾搏噬及同堂雖復眈眈視仍自列
冠裳不知柱下叟虎兕胡不傷天運誠乃爾吾道亦和光

讀史十二章

天道浩無涯何由知出沒大撓造干支偶拈紀歲月一元

東山草堂詩集卷十五古

算古今

鄒子皇極經世謂天
地一元十二會云云

八字推生卒

李虛中
星命

茫渺誰

為稽望空書咄咄

其二

古史出焚餘得失難考鏡年代既差池帝王同一姓荒淫

蟻祖甲篡弑歸啓聖千載徒紛紛是非誰與正

並見
史記

其三

鋒鏑銷咸陽延燒及簡策寧知灰未冷宮火延塚豁黃石
書一編赤帝劍三尺何以脫焚餘不遭銅狄厄

其四

祖龍築長城延袤界中外漢武好窮兵南服盡冠帶慷慨

創非常千秋猶永賴天下無全利亦豈有全害

其五

博陸廢立時太后年十五珠襦坐帳中羞澁聽外祖

昭帝
后上

官安女霍光外孫六歲立為皇后昭帝即位十年崩纔十
五歲昌邑王賀立尊為皇太后時光白太后廢昌邑立宣
帝太后幸未央宮故劍由渠摧放桐安問古
被珠襦坐帳中
否伊霍可並稱文周等操莽

其六

文人漫相非敘述議遷史豈知傳貨殖還從平準起王燭
附田單韓非同老子誰云後六經羞貧退處士

其七

東山草堂詩集卷十五古

大

虞常沒匈奴姜維降鄧艾所志雖不成千秋仰節槩幸哉
泚水捷徒以朱序在豎子竟成名長為英雄慨

其八

新室託周公玄亭擬孔子是君有是臣真堪展喜起設沒

哀平年清名播漢史後世多聞人不敗皆如此

其九

文士附權奸鮮不為身累班固歟燕銘蔡邕下獄吏西第
李長頌南園放翁記區區筆舌間千秋關品地

其十

馮道相五朝慷慨事容悅江左管夷吾何慙蘇武節二子

人也殊保身同一訣始知鄉愿心大巧養成拙

十一

周室再遷岐唐家三避賊慷慨以圖存焉川火社稷北宋
辱青城愚慙實誤國李綱不入來朝議終惶惑今人將人
罷去何果力主綱前議固守京師且引蘇軾所論平王東
遷爲失計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舉族北轅身歿沙漠
明季情事亦同

十二

西南有土官患更甚封建武侯綏蠻荒聊以弭其怨誰知
竟不臣千載傳鐵券不見安與岑前明以法論楊升菴曰
孔明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
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近遭大臣審湖廣
田年事亦有以
此論上聞者乎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无

讀黃庭經書以自警

造物善藏身一元長默運停午漸陰凝入夏催寒近又恐
生痺麻風雷時振奮無爲化自成亘古春網緼如何賦諸
人動靜多踰分心兵語弄溪燕安煬毒蘊方寸起殺機萬
牛燒束爇廣居閑無人鼠雀揚塵糞修短雖有常咄哉違
帝訓搔首問蒼天蒼天亦慍慍

小集呈劉太乙先生

明堂鎮玉璜溫瑩爲國寶硃硃冒璠璣識破堪絕倒文章
品價高真氣自渾灝務華絕其根剪絲難爲好先生曠代

才英雅開天造石室獨抽書玉堂初視草文雄駕相如律
細工杜老曾謂鍾呂聲下應秋砧搗末學復何知窮年事
撰討漁獵目俱疲編摩頭已皓勺水祇自嗤盈涸等行潦
何因望海洋徒有仰蓬島敢袖一編書負轡車前道鏤版
諄和凝筆鋒不足掃但願借春風一一吹枯槁江漢濯塵
襟冰雪凝素抱長懷御李情登龍恨不早

黃漢弘口授西洋算法却贈二十韻

數爲六藝一布算毫不失古人及成童小學事已畢伊我
獨何爲行年幾五秩會計猶茫然臨盤苦繁密筮仕近當
前將復事刀筆却念簿書間浩渺何由悉黃生負通才妙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古 无

解西洋術長安夜相過爲我陳始卒片紙足乘除九籌迭
梳櫛無勞把算子掌圖訣更疾乃知造化機常以虛稽實
今古日益新聰明日益出間世有異人後起不勝述九州
五經外別自見奇崛陋彼拘墟者蠹魚灰卷帙一得輒自
矜那知多放逸孔師亦何常下襲還上律萬物皆吾徒天
地卽吾室願共擴心胸無爲俗士汨

題雲間張先生羅浮洗心石觀瀑圖

粵惟古至人遁跡寄羅浮奇石盤松臥飛泉破峽流泉心
盈妙悟石骨耐貞修豈曰泉石癖泉石自吾儔况君學道
者到處有丹丘足跡遍天下著述肆優游山水通至性相

對澹於秋仙源良不遠焉用採芝求嗟余獨何事紅塵逐
未休幾時從抱樸丹砂覓勾嶼

送湘鄉簡去勝年兄二首 名自彰

君家湘水潛才名傾燕市遙傳白雪歌共識青雲器偶爾
見余文遂有癖痴嗜良覲豈偶然訂交從此始方和春讌
詩遽覽西征轡去去欲何之令人發深唱

其二

握手曾幾時抗談猶娓娓如何觸熱行匆匆馳歸騎明月
一樽空雄風孤劍倚柳陌澹霏煙槐陰濃匝地去住各縈
懷千里夢相思我亦過庾嶺折梅憑誰寄

東山草堂詩集卷十五 古 三
病中述懷十四韻

捧檄出長安忽困在中道臥病動經秋瘦骨成枯槁吾母
至慈祥忍令見之悞閉戶不呻吟戚戚還浩浩但願從茲
始少事導引好頤養復一元性命猶可保一官沾寸秩侍
養荷天造行當奉母訓廉惠爲至寶吾母好施予薄俸忝
所討平昔視窮乞欲加以襁褓今來御潘輿看花臨海島
善心隨所發承歡敢不早願守百年身養民還養老他時
宦儻成地封頭應皓

舟行偶興

棲遲孤宦客扁舟何太窄篷窓一啓之雲山入几席有時

避天風長對隙光白赫曦忽橫斜掩映半翕闢舒卷總隨
時一部義文易以此伴高人悠悠共晨夕

韶石山 在曲江東北相傳舜南巡登山奏樂故郡以韶石名

野史紀有虞巡狩抵蒼梧更傳越嶺攜樂奏山嶠此語
似無稽未敢質拘儒爾時聲教達文德早誕敷南交義叔
宅荒服如通衢焉知聖天子不一造其間因之奏簫韶愛
此石嶂孤後王德旣薄蠻夷據江湖何怪視百粵險遠爲
畏途我生當盛世不冒過海隅車書通外國開洋駕舳艫
攜琴鳴下邑將共贊訐謏茲來過韶石慨然懷彼都浩蕩
萬里春信哉史不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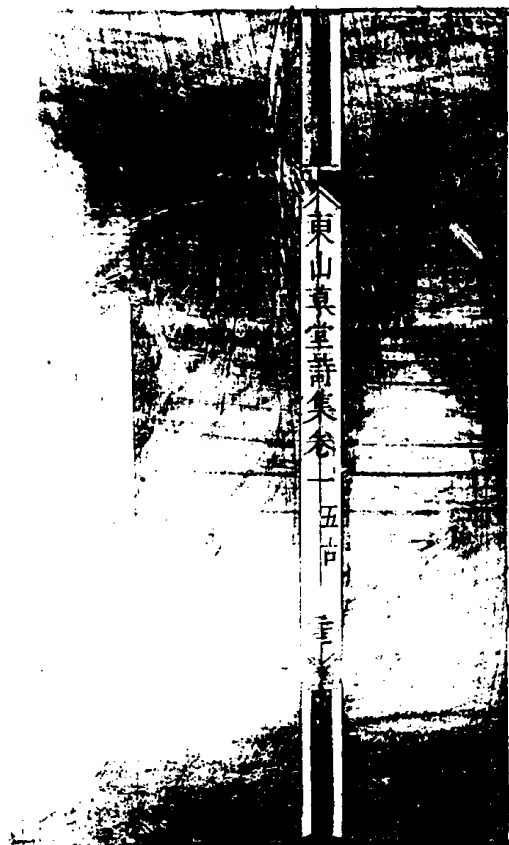
東山草堂詩集卷十五 古 三
蛋舟行

停棹檣榔潭慨然念蛋戶遣吏呼來前將問所疾苦未測
長官心嘖嘖不敢吐徐徐導之言長跼呈肺腑小人生理
薄煙艇寄寒浦桑柘旣無田又不解工賈妻孥蔽一篷餬
口惟網罟曩奉上憲文印絡聯保伍四海悉貢輸儂亦附
王土薄征儘易供敢缺會計簿其如屬里胥咆哮似乳虎
例外倍重科腹削何有數每一踏我船奔忙營酒脯男婦
驚避席焉敢逢彼怒誅求少不如縲紲送官府飲泣且吞
聲年年恣所取幸荷父母慈赤子得恃怙再拜復陳情庶
幾不吾侮余聞蛋戶言愴惻更喚咻迴舟坐公堂誓將剪

其蠱

自龍川還同七弟球讀書舟中

簿領頗勞人行役時微逐雖有枕中書經年未寓目今朝
去復還公事勾當速放舟下槎江歲晏少案牘吾弟最聰
警問字陳卷軸聊爲誦所聞高吟且熟復不知有歸程那
復懷微祿始歎書生樂宦途空碌碌開帆望水雲寄想同
濠濮



東山草堂詩集卷一

五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又字秀瑞

姪

旻

男

紫瀾校

孫

卿雲

七言古詩

遊石磧

石崖盤錯鎮山麓飛泉一往喧相逐半天傾沫成珠簾若
散空中雪萬斛瀑布由來不可狀白光閃閃照人目風迴
曲澗水淙洄蕩漾綠波生綺縠旋入潭底輒復流出沒錯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七

如擊筑笑語咫尺不相聞驚聽雷雨震山谷况復巖曲
無人處上有長松聲謾謾每當天風振四山怒濤勢欲撼
林木自是乾坤第一聲不遇高人棄如覆我來置身于其
間壯心浩浩凌四瀆堪笑一勺潢汙水焉知江海有迴湫
丙寅上元後二日晚泊沙陽讌集仝爲巫媿殷年兄
壽卽席賦此并質同志

昨宵風雨暗孤村客裏寒燈度上元銀花開遍春前雪晴
日剛逢舉壽樽人生幾度樂青春羨君丰采獨絕倫風前
玉樹人堪倚露下金莖味更醇况有同心氣如蘭良夜清
歌不勝歡攜手欲上金臺去且將春酒餞餘寒少焉明月

出江干朗朗照入胸懷間舉座爲誦月恒句對此芳辰更
開顏君不聞洛陽年少抱壯猷治安書向闕下投又不聞
鄧禹蚤從光武遊二十四歲輒封侯丈夫事業貴及時安
能鬱鬱久見羈慙慙莫遣韶光暮人間歲月迅于馳

過餘姚三壩

山峽移船過碧洲我曾親見在磯頭誰知三壩高低水更
有轆轤可輓舟初疑鱸鮓夜緣涯又似蜀山走巨蛇憶得
九龍春雨後長年破浪下安沙嗟哉世道甚江河平陂往
復日相摩安得游行皆鏡裏蕩然四顧無風波君不見古
來神禹關鴻濛浩浩懷襄掌握中始知天地張奇險開我

平成贊化功

寄懷鍾勗成先生

羈客羈從京洛還誰知風木苦縈環讀禮腸迴青簡字倚
廬夢繞白雲山先生遠宦畿之南健翮初騰霄漢間五色
鳳毛誰不識終看高飛入鵷班別來歲月惜無幾就中情
緒各闌珊謂太姻母夫人仙逝遙想天涯應惆悵勉進丹砂駐舊顏
獨媿廿年門下士既隔雲泥復間幽居抑鬱共誰語臨
風北望涕潛潛不材何以酬知已空抱遺文手自刪猶憶
先生曾有句半日讀書半日閒

送饒昭遠馨遠兄弟同赴秋闈

沽溪烟雨曉濛濛送君並赴越臺東借問擔頭何所有雙
攜寶劍氣如虹陰雨沉冥時共吼電光閃閃欲凌空飛作
二龍人未識想像精靈出匣中君不見劍潭百頃澄波裏
干將鏤邪淬秋水固知神物自天生作合一夜風雷起

輓劉清侯

君不見長江估客走如鶩舳舻抵岸輸關賦白鹽青靛散
名邦百萬呼盧十千酤又不見幕客才華天下慕裘馬翩
翩光照路朝隨大府治文書暮逐將軍宣露布嗟君何事
誤儒冠豐年尚自愁難度時窮不肯食嗟來鬻書仰藥復
誰顧曩手一編睽就余應憐空飽箇中蠹同里葉生稱有

恒桑翳把臂淚如雨

三十年前葉君之幹作推士爲能文有士之父母不能士之妻子不能等語受知學使郭公後竟哀哉窮薄到斯人空教識字通章以歲饑餓歿與君畧同

句等閒八股染肝腸蕭然四壁無生趣胡爲六貴七侯家
奴饜大官馬飽哺一丁莫辦肆頑癡終身不櫻鬼神怒氣
數從來屬渺茫蒼天夢夢應難訴

宜溝鎮謁端木夫子廟

壤接南河界北鄙垂鞭又過黎水潯斜陽下馬讀殘碣瞻
拜先賢端木祠遙想當年依闕里聰明特達瑚璉姿同門
高第顏曾外如公庶幾涅不緇自從諸子微言絕眼中那
復見通儒性道無聞恥不立何堪專對且連騎縱有才華

驚世俗蘇王權謫徒爾爲况乃株守兔園冊經術淺陋語
言迂臭腐時文爛朝報藉口貨殖日孜孜此外盡付羲軒
前夢囈之中不復知誤國由來都此輩安得起公一正之
閨微末學抱杞憂墜緒茫茫何處窺且向文章尋道脉登
堂或許我相師

黃梁仙蹟

卽盧生邯鄲夢處

碌碌紅塵一夢間。勞人故是愛偷閒。祇緣當局難揮手。肯
把枰中子盡刪。功名富貴如流水。盈虛代謝尋常事。定須
勘破五十年。夢中說夢何時已。人皆廊廟誰明農。人皆巖
壑誰抒忠。千秋仕止隨時去。願學孔子夢周公。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

下第出都門用黎寧先年兄韻二首

南宮報罷出長安。驚聽春風幾陣寒。此時寥落應爾未
許當杯空浩歎三千奏牘誰甘。後數百字成了不難。先輩
文爲數百字之學命不如人何所媿。莫教學步失邯鄲。况有白雲
親舍在詩筒。酒殘足承歡而今破浪北溟者。浮名繫著一
身單。瀛洲非復舊聲價。窮愁爭笑腐儒酸。區區一第尋常
事。得失乘除且自寬。遄歸嘯傲東山下。好把遺經次第看。
其二

長笑悠悠天下士。無端挾策逐塵埃。沿道歌吟唇欲裂。一
跌不振良可哀。渺渺予懷殊不爾。慣見浮雲天際迴。年來

祇有關情處一點丹心尚未灰。河淮水潦亘千里西北烽
煙何日開關門。正下求賢詔。梅花三百占先魁。九重宵旰
已如此而我胡爲戀。草萊文章千古亦虛語。報國還期經
濟才環顧。禮闈森列棘私心豈盡逐。名來龍門依舊春風
掃不知桃李爲誰栽。含杯一笑謝伯樂。得失于我何有哉。

廣信傅烈婦祠

傷羅溪許夕陽紅照見殘碑。秋草中斷文漫滅不可識。摩
挲細讀辨雕蟲。有明中葉祝氏女十六事。夫夫弗終青梅
廿。傍松筠老羞隨。桃李嫁春風。時窮捲石投江去。芳年令
節許誰同。生前旣抱凌霜志。歿後更施霖雨功。從此俎豆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

五

梓桑間每于吟蠶著。靈通堪歎鬚眉好。男子足高喙長顧
吟雄平時羞向巾幗伍。千秋自命氣如虹。詎知利欲偶不
戒。立身一敗萬事空。草木同腐猶爲幸。何論廟食配侯封
去石城九十里。許有龍潭礫壬午冬北上便道過之
見礫口梅花初放清芬襲人漫賦

萬木蕭蕭墜葉黃。誰知此物破天荒。寒香不假鉛華染。清
豔偏從素質揚。長披五銖如錦繡。時饗六花作膏粱。天然
自有風流趣。肯學人間鬪靚妝。我來適際窮冬候。冰崖雪
谷盡荒涼。獨愛疎英方秀發。野徑無人亦自芳。移種上林
猶錯雜。占魁羣蕊總尋常。相逢應憶瑤臺月。春風吹送歸

王堂直教鼎鼐和羹就共羅八珍薦尚方坐見千軍皆止
渴瀾天甘露布青陽

尼姑山歌有序

由吉水舟行二十里許過白沙塘有山頗峻絕臨
江岸世傳爲尼姑山明季李氏女未嫁而寡會里
中農家子求娶所親欲強醮之不得遂發憤截髮
入道築一室于茲山之腰居無何木商中有美少
年以阻風登其堂一見目成奔至木簾隨遁吳下
竟生子成進士今山上破屋頽垣猶存遺址舟中
人指以相語淡加譏切余獨悲其志而壯其識以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古 木

謂蓋自李絡秀而後所僅見而終始不失節則又
軼文君紅拂而上之因爲賦此以祛俗儒拘文牽
義之蔽要未許元崔一流藉爲口實也

自昔紅顏嗟命薄溪鎖綠窓甘寂寞人間禮法動拘牽何
異珍禽遭籠絡李家有女正芳年花貌羞落紅芍藥可憐
青春偶未諧佳期翻報姻緣惡無心更覓雙飛燕有恨難
同並蒂夢誰知月下少良媒強引田丁誇中雀一時悲憤
頓填膺雲鬢剪盡歸蘭若蒼崖幾化望夫山肯把隋玲輕
抵鵲不圖風伯却多情怒浪恬天舟盡泊親見丁年美丈
夫秋波一轉伊相謔攜手同尋笠澤雲浮家擬比鴟夷樂

從此明珠掌上生寧馨早已崢頭魚卿家絡秀應爲倚紅
拂文君終遜却我來憑弔舊芳踪猶見顏垣花灼灼想像
當年膽自豪一生大計真不錯綱常名義決心胸英雄經
濟出閨閣快哉一洗腐儒酸區區小數何足縛笑持杯酒
醉江干風雲意氣誰堪託

謁孟夫子廟

古柏森森覆楮牆遙連嶂嶂鬱蒼蒼銀榜朱扉臨大道共
仰邾城亞聖坊想見巖巖真氣象入門瞻拜肅趨跼天生
名世何爲者風雲意氣困齊梁獨畱雄辨開聾聵千古人
心賴不亡一白七篇徵言絕漢治雜用霸與王降及魏晉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古 木

老佛作楊墨寒路倍堪傷祇今士習漸靡甚告許新學枉
擅場妾婦衍儀制仲子仁義誰陳黼座旁私淑有懷久未
遂溪慙夜氣轉成狂人禽一關何日度斯文墜緒竟茫茫
願學知言閑聖道夫子或許我升堂

下第山東道上作

君不見三春桃李爛開花旋遭風雨委泥沙獨有森森松
百尺磊砢盤錯耐歲華笑我白髮已盈顛文章報國知何
年命不如人斯已矣才雖絕世亦徒然自計東山歸臥好
遺經次第悉幽討書成儘得藏名山堂羨中書廿四考郎
今紆紫曳青人幾曾擺脫輓紅塵肯將無限千秋業空博

浮名絆此身

張灘壩小飲

暑雨初停曉日昇火雲乍湧煖風蒸燒空祇見炎威熾行
坐不安臥不能今日偷閒出郭遊兩渡清溪一壑收雞鳴
小屋疎籬遶果結繁枝曲徑幽槐夏濃陰亂翠微麥秋爽
氣帶餘暉出水鳧鷖遙泛泛離巢燕子近飛飛野人喜我
入林來柴門纔掃甕新開自鋤蔬筍供高饌一醉忘懷舊
蒿萊日斜飛棹轉前灘歸路徘徊興未闌爲問城中十萬
戶誰開別館共追歡

客有請余計程者戲筆答之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人

人道行舟莫計程計程定惹石尤驚豈知赫赫上帝命曾
以戲言爲重輕無數南船與北船防民之口甚于川其間
儻有交算者天風應作海螺旋須知造物渾無競却歎生
人真有命行止久速各隨時吾道由來宗孔孟

豐城縣阻風雨繫舟短港作

秋溪漁艇泊江干雁聲帶雨曉迎寒零亂風枝遮竹屋參
差煙樹雜牆竿萬竅怒號天不開千層浪捲雪初來篙工
枕師都袖手人人沽酒出城隈正襟危坐一思量暴雨疾
風要不長明朝日照長江淨直下吳城泛鄱陽君不見豐
城寶劍久埋藏終當出匣吐光鋦

菊花

陶公賞菊數佳色正取黃白不妝飾黃配后土白秋金落
英猶供騷人食邇來誰敢染胭脂醉粧漫學蜀王妃本來
面目竟何在嬌豔徒勞逞媚姿更笑魏紫與姚黃春風得
意擅紅芳區區富貴何足道花叢輒敢僭稱王

十月二十六夜泊蘄州西門夢先君棺開起坐復

甦闔家扶將驚喜過望稔謹裏以被奉手撫背時覺

乍生氣微猶相戒未敢細問先君亦張目欠伸畧

啓口一二語而止既覺而身乃在舟中也汗浹淚流

愴然有述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九

嗟吾仁考歿十霜享年僅閱曆三章當日遠遊不及返殮
含那得親扶將至今常抱終天恨夢中乃復覩容光欣然
奉手更摩背倉皇重整舊衣裳泉下更生氣力弱怡色柔
聲問未詳心冀從茲返人世八十九十殊未央行當日夕
供甘旨一生誓不走名場誰知此願須臾爾醒來驚痛結
中腸汗流滿席淚掩面依舊天涯憶故鄉悲哉生離復死
別猶爲衣食奔河湟

過鹿門山

龐公偕隱鹿門山寄情長似愛蕭閒採藥無人知去住上
塚有時獨往還寧知此老心胸闊浩浩欲吞雲夢澤伏龍

鳳雛曠代才少年收作衡門客通家常受小友拜猶子敢
違從父誠平時造就兩高賢退臥林泉真一快英雄不恨
建功遲但願傳人作帝師秋門桃李有張相勳業何勞身
自爲世儒不復見及此矣疑公非天下士含情笑對楚江
風祇恐江風還笑爾明薛文清公有過鹿門詩云含情一
笑江風清雙櫓急搖下灘去蓋譏公
但以棲隱爲高而不屑附之
也豈知公之溪者哉故辨之

姑絨行

往聞秦川姑婦織經月燃絲纔尺幅剪落機頭動踰年寶
光耀煙雲霞色女伴來過羨復嘲此物端須貢上國何似
吾曹工價廉旬餘一匹堪供食姑婦低頭不敢言捲置筐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

七古

筇勤拂拭武宗遊豫厭龍衮豹房正覓戎衣飾傳呼中貴
走通衢遍索毳褐皆違式獨有姑婦篋中藏進呈立賜千
金值從此聲價重寰區姑絨之號人爭識今來關輔問遺
製闌闌出觀何啣啣佳名雖冒舊家風純盜虛聲無一實
吁嗟世情都復爾使我撫几長太息

過武關

路遶商於萬木叢層峰峭壁聳龍嵒關門北接峭函固地
軸西連蜀漢雄念昔秦人鹿未失千兵守險橫刀鎖六國
連謀誰敢入楚懷一人無田出誰知赤帝起芒碭手提三
尺獨先往延及曹魏復不通拜表空勞屯五丈從此南北

如胡越河朔聲教長阻絕西夏屢警宋南遷徒見中原金
繒竭我生幸作太平人乾坤浩蕩別有春環海一家尊軌
朔長城萬里靖煙塵更逢鸞輅幸秦川來王八國效藩宣
四山蹕路平如掌無復曩時聲鼓闕遙望悠悠塞上雲柳
營何足勞吾君但祈威德宣神策不妨偃武更修文

除日行永壽道中抵署述懷

吁嗟歲序復更新黃沙古道已無人盈盈宿雪寒堆阜漠
漠陰霾畫捲塵慨然念昔攤書乘長對晴窓手自訂管列
金銀紀德功座森斧鉞誅讒佞雖云矻矻以窮年斗室別
有萬古天竟日矣懷桃戶外一任儺鼓自喧闌西來牽引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

七古

入幽谷刮面朔風何太慙途窮日暮尚跨驢臨城驚看層
巒聳迥首此時據几案骨肉團圓燈燦爛誰教遊子越關
山長遣佳人渺河漢太翁幸開公堂宴春酒羔羊恣飲燕
縱無斐敬種金坪猶有陸生鼓瑟院並見永壽誌貂帽羊裘炭
爐爐最羨傳呼賸女奴幽歌敢續青蓮句何惜餘波潤涸

湖

漢江柳堤行

漢水西從嶓冢來山崖夾束自潏澗一到沙洋入郢中蕩
然四顧無崔嵬神禹決之南入江不用隄防勢自降爾時
上曠人煙少縱教汎濫不成澤至今所在皆村落戶口魚

鱗田繡錯自非壘土作偃虹澤國茫茫安着脚曾聞嘉靖
順治時皆嘗泛溢爲民苗賴有建議儲錢穀歲加修葺無
後期沿堤更植萬株柳環蔭家家茅屋後從此荆湖十數
州樂業安居如固有始識隄防未可廢今古異時難一槩
雖使聖王忽復生應變疏鑿爲堰埭

潮州謁韓文公祠

夫子才名北斗高風流端不讓人豪八代文章推嫡派千
秋道學障狂濤昨過南陽尋舊碣驅騾旋踏秦嶺雪今來
更拜鳳城祠想見到處留忠節却念當年道未通謫來猶
得守嶺東誰知百世馨香薦卽在匆匆八月中嗟余自少
誦公文久識高詞婉皇墳願從摧陷廓清後大披肝膽獻
吾君蹉跎四十空遑遑五上春官不一償每詫藏胸書萬
卷至今尚未展毫芒大畧如公鄉貢日遲暮功名心倍亟
私淑有懷頗自堅敢向齊門矜鼓瑟

題潮州長美鄉家譜

西山鳳城栽十里橋頭花港通潮水綠疇青嶂兩迴環參
差煙火榕陰起行人瞻望輒咨訊誰聚國族吾丘氏有宋
南渡自閩來奕奕名門與鼎峙枝葉繁衍隨東南風氣苞
鬱成都市別駕清心映玉壺侍御雄才破繡手由來比戶
皆可封文物衣冠長濟美至今繩武復綿綿祠畔橋名猶

以此我來訪舊韓江濱爲歌行葦陳八簋漪歟亢宗喜有
人何減韋家會花蘂醉後狂吟花蘂前花蘂樹樹生連理
極知盛事冠南天聊賦長篇書在紙

謁莊先生祠二首

先生本姓莊避漢明帝諱始改爲
嚴此漢朝事易代而後不宜踵行

否則歷朝古人名
姓不勝其改矣

廿年頻過富春山今日纔臨絕壁間想像風流千古在低
徊煙水一竿閒故人已作新天子倏然加足何所持自甘
偃蹇一狂奴欲去聊將此意示後來若友多凶終交淺言
溪道數窮何如早退全高節還開東漢義士風

其二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圭

雙臺壁立一江深千載高風尚可尋臥榻渾忘明主貴移
書誰識古狂心知公本不做王侯清時遁迹將焉求祇應
熱腸化冷眼梅市嚴灘冰玉儔公卽梅福子婿也嗟余需次幾經
春此行猶逐輓紅塵却笑仕止隨時去與公同調更何人

避蟻行

天氣氤氳將降雨南柯萬衆緣階階初似屯軍細柳營忽
作長蛇排隊伍徙穴應識時所趨橫臨大道又何愚一遭
蹴踏無生理未見水災先見暑我欲行吟時自記呼童覆
板都迴避區區愛護亦何心憐渠最有君臣義

庚嶺謁張文獻公祠

歷盡西江過南越中有夷嶺正碑碣向經梅陸路小通南
蠻恃險猶竊發由漢迄唐名字多數下天兵勞捷伐中原
聲教遏不行衣冠文物埋東粵可憐開郡近千年依然昏
蔽無日月揆厥僭亂所從來總以此嶺爲齟齬于時張公
起曲江直遣五丁奮斧鉞鑿山通道等岳功海南玉帛貢
天闕頓令桑梓披雲霧並教魍魎失巢窟我來承乏瘴海
邊瞻拜遺踪摩石碣除姦剗弊亦如斯眼明手辣戒輕忽
至今誦公春燕詩長願奉之爲津筏高山仰止景行行登
堂應許我來謁

過觀音巖書感 英德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南

中原名勝有何奇卷石寸山皆賦詩粵南多少佳山水可
恨無人贊一辭蕩漾澄江清徹底參差絕壁峭凌曦品地
高溪良自貴不須汲汲求人知

答潘子登

我昔於文無所知寄人籬下徒爾爲殘羹炙復何味枉
作播問一乞兒弱齡挾策上京華思向瑤林擷天葩鷁舟
夜渡黃河月驢背曉衝青岱霞每對齊人學齊語中原之
聲無齟齬嘻笑罵皆成章繁絃入耳何楚楚文人秘妙
忽現前史記南華得我先始悔十年書讀舌底饒有萬
斛泉吾子游踪輕嶺海胸襟迥出風塵外金粉從教陋六

朝經綸直用還三代人間岐路差毫芒北轍南轅空望洋
至理由來不在遠會心處處破天荒

立秋日作

嶺南有海無天地誰爲此語誠哉是天低時見海雲連地
薄長浮海氣至况復炎方屬火房停午鬱蒸如饒裏縱教
日從河朔飲浹背汗流終未已今朝并梧一葉飄忽報大
暑去酷吏越王臺上動秋風銀河倒瀉清如許瘴雨蠻煙
不敢驕高臥藤牀涼似水長空萬里無纖翳欲向羅浮駕
鶴馭却歎至人火不熱漫勞搖扇自安止心如皎月浸空
潭冰炭更從何處起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圭

重過端江懷何禮宗同年

去年觸熱度嶺來扁舟載酒上崧臺星巖咫尺憑舒眺袖
手慙無作賦才今宵仍泊端溪月思君射策玉堂開故人
膽喜攀燕桂薄宦還憐滯嶺梅依依山色天南盡浩浩江
聲郭外催難忘廿載分攜劍總爲經秋一別杯

黃灣望海讀韓碑有賦

東南巨浸淼無邊浴日沐月勢接天浩蕩波濤雲際湧蒼
茫島嶼海中懸黃木灣頭春漲急扶胥岸口莽潮連盲風
怪雨時發作樵夫駭視不敢前韓公謫宦數千里往還目
擊碑其巔自唐迄明幾歲月泥沙滾滾日相填外洋畔岸

雖難測內港津崖已易沿祇今禾黍綠千頃頓教滄海變
桑田年來詔祀祝融君無復狂瀾觸使船虎門一望平如
掌古今水道有推遷我生幸際昇平世嬉遊歌鼓任喧闐
安得起公復見之礪石重紀筆如椽

朱明洞圖歌爲李聖知年寅長兄賦竝送內召北上
朱明盡仰日中天誰識先勝瘴海邊金輪夜落雙龍駕火
帝晨揮七寶鞭初上扶桑陽谷曉旋飛紫翠石樓煙羅浮
礪礪五百里曜真福地此爲先就中獨有岫嶠令煉成九
轉自登仙曝得晨暄朝絳闕吸來霞氣入丹田從此攜將
雲五色捧日常看霄漢懸照徹窮簷千萬室爲夏爲冬何
間然思君翔步天衢上長調玉燭四時平莫笑魯陽返三
舍莫姍夸父逐虞淵我亦洞天丹竈客高歌抱樸學稚川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十七

去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又字秀瑞

紫薇

男 紫霞校

紫垣

五言律詩

泊清流城下

清溪繞郭流容與一孤舟夜雨關河路煙沙鴻雁秋琴書
畱勝事山水破閒愁竝坐有狂客高譚興轉幽

夜泊京口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五

一

鐵甕城頭月維揚渡口橋雲閒雙塔寺風急兩江潮旅雁
催寒近家山入夢遙故人東去遠惆悵暮煙消

北閨中秋同方翊霄連瞻漪飲號舍

鎖院高吟罷開簾共把杯臨風懷玉樹對月憶冰媒碣石
昭王館黃金郭隗臺聖朝羅國士別有濟時才

松聲

偶上白雲岑遙聞爽籟音空中金珮響望裏海濤深一枕
鈞天夢三秋鼙鼓心歸來餘韻結漫復譜瑤琴

讀旌表詹節婦傳二首

二十鏡鸞分呱聲不可聞高堂皆白髮遺篋祇青裙繡績

供饌醢餗燈課典墳驚魂淒欲絕和淚滴寒雲

二

伏枕鵲啼血傷心鳳去臺祇綠黃口在忍令白頭哀奕葉
蘭蓀茁旌門棹楔開往余曾載筆今日重徘徊

重登望湖亭

曾識西江路重來上此亭昔年驚返棹今日快揚舲水落
沙痕白山寒石氣青憑高舒眺遠天地一浮萍

石門 子路宿處

高賢曾稅駕殘碣尚題名不解問津急焉知浮海輕伊人
何太薄吾道豈無成信宿曾經過千秋共此情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 五律 二

桑園阻風

自辭京國去飄泊已難言不解石尤妒還從渤海喧飛塵
侵野岸落日黯江村獨坐無聊甚拋書餽綠尊

宿焦山寺二首

斜日秋江暮松寥紫翠樓遲孤客夢中澹古人情燈亂
金山寺煙迷鐵甕城披襟獨晚對自覺俗塵清

其二

潮平海氣衝岸遠夕陽重黛色分窓竹濤聲起澗松禁愁
雙斟酒破夢五更鐘誰似焦高士孤情澹復濃

三餘讀書咏

夜

萬籟寂無聲擁書勝百城窓寒燈吐燄山靜鳥鳴更捲幔
雲連座開尊月到楹聞雞時起舞恥作魯諸生

雨

涼雨溪滋竹瀟瀟窓戶秋聲隨琴韻遠影動劍光浮花徑
寒潮長茅簷飛瀑流紛紛俗下士豈解此中幽

冬

衆皆謀卒歲獨坐對書叢梅影連牀瘦雪花落硯融窓紗
寒照碧爐火煖生紅何必羊羔酒沉酣金帳中

已卯度歲漢南同廖子衡熊喬千信千鍾孝先行先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 五律 三

諸年兄

忽復歲行改椒觴且共斟懷鄉遊子夢獻賦遠臣心寒薄
南天盡春迴北闕溪寒嫌風雨驟一洗舊塵襟

遂平縣過管鮑分金處

鮑管功名士交遊道義心不須防白首那復論黃金世道
江河險人情瘴癘侵誰爲知己者相結在高溪

山居

莫笑閑居寂古人伴我遊琴心堪共嘯劍氣欲橫秋閉戶
紅塵遠開窓綠草幽名山知己在青眼爲誰留

庚辰除夕

今夕爲何夕幾年送酒杯寒風吹欲盡春雪凍還開舊事
渾如夢雄心總未灰高堂猶健在蘭桂及時栽

吳城晚秋

雲寒江路迥旅夢轉悠悠細雨滋園菊清霜老石榴蛩吟
孤枕夜雁嘯半天秋荆楚遺風近招魂尚未休

蒲竹嶺南樓對雪

晦雨溟濛夜松濤戰碧杉鈞簾山映座繞徑竹浮嵐砂磧
魂應斷羅浮夢轉酣未妨高士臥窮巷獨何堪

讀書

讀書三十載萬卷浩無期始信遺經約翻憐獨學遲開尊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 五律 四

成酒伴欹枕當名姬持此堪酬世從教笑我癡

北寺感興

蕭寺傷城陰高秋澹客心山空憐菊老殿古惹苔侵繞郭
雙溪曲橫窓列嶂森畱題紅葉遍何事蜀牋吟

壩橋

十里長堤柳重來倒綠尊蕭條依碧澗惆悵憶青門雁落
蘆花渚鷗盟水驛村祇憐南去客橋上黯銷魂

避暑山東道上同何禮宗陳文宿

長途各倦遊藉草枕林丘古木森清晝迴溪漾淺流朱曦
猶未謝青眼已先秋擾擾紅塵客誰憐此徑幽

鼓山讀朱趙二先生石刻 有序

吾閩三山之東有鼓山靈源洞由湧泉池而上過
石門遂得朱晦翁趙子思二先生石刻字畫遒勁
可愛蓋淳熙間朱子來訪鼓山嗣公遊靈源洞登
水雲亭題名石上有有懷四川子直侍郎之語而
趙公亦有登臨詩云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
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故人
契闊情何厚禪客飄零事已灰堪歎人生祇如此
危欄獨倚更裴徊朱子因取其詩中天風海濤四
字刻于巖崩峯巔之大石間傍署名云晦翁爲子
直書是時二公皆因韓相侂冑擅國而來蓋不能
無思君憂國之念而其友朋相愛之情惓惓不忘
者亦復以此不獨以山水文墨風流相賞而已也
遊覽之下爲之慨然因書一律于左云

把臂笑入林風濤寄想溪摩崖書自聖落月夢相尋北望
懷雙闕南來淚滿襟青山幾片石猶見古人心

月夜泛舟復自梁溪入姑蘇

皎皎寒宵月清光滿客船橫空凝白晝倒影見青天激盪
平江水蒼茫茂苑煙無端頻往復孤枕不成眠

秋夜

池沼初涵月星河迥對樓砌蛩吟霽雨塞雁嘯高颺暑退
花陰寂涼生竹逕幽清樽拚共醉漫憶故園秋

寒夜獨酌

高齋夜氣清凜雪對孤檠淡月寒無影流雲凍有聲嚴城
鐘未動欹枕夢難成吟罷拈杯笑愁城破酒兵

述懷

需次行將近經冬寄一龕心懸天尺五夢繞海東南乍罷
文場戰還肩仕路擔君恩如可報何必怪泉食

卽事

迎送閒居少焚香自下簾寒窓燈乍上煖閣炭初添淨業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五律

六

誰傭筆抽書獨檢籤率真隨世假道在復何嫌

書感

燕山寒帶雪鳳閣煖浮煙輦下三叉路城南尺五天文章
期報國鬚鬢暗催年好待花風信春光次第傳

春夜

壁燈青極目碁罷復攤書把酒人眠後開簾月上初篆微
畱火細硯凍見冰餘一枕三竿日宦情自覺疎

送廖靜巖世兄南歸

秋風拂去旌祖道遍都城重以還鄉夢難爲遊子情八旂
推祭酒六館式諸生暫息圖南旋看萬里程時教習八旂諸生暫

假歸

香櫟

秋高萬木霜低幹獨垂芳玉剖璞中白金分兌上黃停杯
清沁肺欹枕暗聞香冒雨誰尋菊落英滿腹藏

閏三月平山道中

嶺表韶光媚春還尚未還扶犁梅雨後布種麥秋間訟獄
欣將息巡行覺自閒但祈枹鼓靜長此對青山

初夏飲管將軍園林二首

火雲燒百粵此地獨清涼曲徑紆寒翠層巖吐晚芳鱗遊
空鏡裏蝶戲落花傷移席連陰樹蟬吟白晝長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五律

七

其二

嶺南推樂土况復倚將軍較射懸皮鵠行觴掩戟門鳥聲
來樹杪石色隱苔文揖客慙題咏清歌醉裏聞

淇思亭呈石司馬

羊城多勝槩曠覽一亭收海氣侵霞曉潮聲捲樹秋月明
珠石浦煙鎖粵王洲祇念諸蠻長臨碑淚暗流亭爲石大司馬祠建

偶題

扁舟下五羊風物異他鄉紅濺檳榔齒白堆牡蠣牆荔枝
香繞屋椰子酒盈觴九夏偷閒過無憂簿領忙

劉園漫興

蹉跎三閱月小住卽爲家樹蔭涼生翠池光曉染霞高低
數片石濃淡幾叢花相對情堪語偷閒且放衙

端江雨過

層巖雲乍合高閣雨斜飛吹急金笳碎聽來玉漏稀三江
翻曉浪雙塔失晴暉煙歛畱殘日依然照翠微

寓署古榕

何年蟠古木秀色鬱蔥菁鵲趨高枝噪蟬棲密葉鳴涼風
思樾蔭驟雨夢秋聲時漏東窓月孤吟興倍清

歸舟書所見

便道催徵畢揚舲逸興飛天寒山漸瘦地煖菜初肥紅樹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 五律 人

江村迥蒼煙海嶠微歲豐枹鼓息願共醉春暉

三月十八日祝 聖

浩蕩長春節趨蹌集拜班三呼瞻北極萬壽慶南山海日
蒸霞起嶺雲結絲環鯢臣曾召對那復近天顏

楊桃嶺

跋涉來荒嶠巖崖互吐吞鑿山通漢代種樹擬花源盤曲
臨層磴低徊睇遠村似經蜀棧道却少數聲猿

五子山

奇崖高萬仞障盡碧雲天固壘依巖石溪巢接座蓮誰開
金錫礦自墮稻梁田理人知有術端在以身先

巖石座蓮皆山名

題商山四皓圖

干戈猶未定宵次別涵二大人老避秦日功成輔漢年衣冠
何偉甚鬚髮已皓然世路無夷險潛龍卽見田

渡海門港

漏箭催行客臨溪復泛舟海氣蒸霞起山光積翠浮涼颼
徐拂面遠水澹縈眸頓覺塵心淨天涵一鏡秋

宿鷺埠和梁幾汀太守題壁韻

玉露清秋夜銀河瀉影初雨銷山潦盡瘴淨海雲虛幽恨
誰爲訴孤情自覺疎長空懸皓月應共照棠廬

時以勘事往海豐

舟次漁珠

東山草堂詩集卷三 五律 九

九

七月火西流炎荒未覺秋瘴煙蒸暑酷海氣積腥愁潮長
風先起雲過雨已收勞生何用歎天恩

虛舟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閣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秀瑞

嘉穗

弟 琳校

嘉樞

七言律詩

遊靈源洞遂登水雲亭

路遶松林石作梯，尋芳更出小橋西。
行經曲澗閒花落，坐對懸崖野鳥啼。
海浪曉翻紅日起，溪雲晝抱碧峯棲。
江山不盡登臨興，天際霞飛望眼迷。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一

三秋歸雁 有序

曹子非稷從弟爾瞻少離鄉居洪都數十年不相
聞問丙寅九秋始歸省乃兄畱杭數月友愛倍篤
爲作歸雁詩贈之

滕王高閣雁孤飛，千里飄零霜翰稀。
明月蘆花江上老，長天秋水漢南歸。
愁聞風雨聲相和，夢繞池塘影共依。
從此不須驚失伴，音書猶喜趁芳菲。

晚九伯翁久失偶不娶過其齋頭有破鏡在案因賦
贈之

掩却嫦娥月半輪，空畱殘照自相親。
那堪對案棲孤影，猶

憶開窓伴舊人，老去頻年驚白髮。
妝成幾度惜青春，從今莫問燈宵約。
玉鏡臺前看太真。

岳王墳

紫雲高塚峙湖濱，長恨黃龍志未伸。
矯詔已排三字獄，班師可惜十年身。
北征父子空填海，南渡君臣自帝秦。
千古傷心墳上柏，枝枝猶發舊時春。

濟南道中立冬日作

落落征途紅葉積，遙遙親舍白雲封。
風塵如許南還北，日月幾何秋復冬。
萬里鄉心悲去國，半年旅夢憶歸踪。
斜陽暮結寒煙紫，愁見孤城倚碧峯。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二

送高萃侯歸吳

麥風澹蕩送行旌，千里尊鱸興轉清。
一榻琴書畱韻事，十年嶺海薄浮名。
船依斷岸江頭路，雨落殘花夢裏聲。
歸去寒山秋色好，梧桐晚月應關情。

和蔣容齋過泉謁三忠祠之作

宋鼎遷移隊碣存，晚潮猶自黯銷魂。
流離嶺海孤臣遠，飄泊東南大節尊。
柴市風塵千古恨，崖山風浪一天昏。
披將佳句中宵讀，如見當年血淚痕。

桐城除夕作

雲連吳楚春將曉，雪滿關河歲又移。
如此江山畱我住，奈

何心事幾人知一尊綠酒離愁暮半榻青燈旅夢遲遙憶
高堂今夜宴圍爐還共話阿誰

徐淮感事

徐淮何事滅炊煙千里平原化石田驛舍荒涼春樹碧村
莊縹緲暮雲連夏王畎澮埋芳草漢代河渠徙遠天滿目
窮黎堪太息向人長跪乞金錢

燕山道上

燕山北望鬱嵯峨落日搖鞭易水過四國英才誇秦牘三
關壯士動悲歌辛未公車值出兵西征郊原碧樹人煙少驛路黃塵
轍跡多此去金臺應咫尺今來郭隗竟如何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江上生辰

冉冉韶光逝水流那堪作客獨登樓黃金暫見牀頭盡華
髮新看鏡裏抽錦繡文章空往復風雲意氣半沉浮年年
弧矢成虛擲悔向長安賦壯遊

奉化署中夜雨感懷

官閣霏霏萬瓦流風雷一夜漲龍湫聲傳殘漏驚欹枕影
動寒燈溪滿樓百尺崖飛天半瀑千林葉落夢中秋經年
作客無窮感滴破鄉心一片愁

旅次中秋

嶺頭新月漾溪流村畔垂楊繫客舟開甕莫辭今夜醉驚

心又度一年秋且吟好句酬佳節忍遣勞生感舊愁屈指
歸期應已近故園叢桂着香不

寄懷何禮宗年兄

西冷官閣話連牀不道愁榮別緒長回首雲山猶歷歷驚
心風木各茫茫屋梁落月難成夢夜雨孤燈易斷腸俛仰
十年心事在遲君獻賦擅名場

孝陵

淮甸真人起布衣手提三尺掃狐威百年禮樂開華夏萬
里風雲護舊畿王氣翻隨龍虎盡遊魂空傍鳳凰歸詎知
拜頌河清日長白山頭已建旂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登劉棠陳補二先生釣魚臺

閒過滄洲訪釣磯空林醉臥幾忘歸層層石磴紫蒼蘚處
處漁歌傷翠微千古清風詩卷在一潭明月竹竿非何年
得遂觀魚樂招隱濠梁共息機

宿弔鐘巖不寐作

峭壁懸崖百丈高倒垂草樹碧參差飛泉瀉峽驚山雨怒
浪排灘作海濤愁絕清秋霜月冷病餘中夜夢魂勞臨風
頗憶重陽近擬上孤峯醉濁醪

登光岳樓和施愚山先生韻

層樓高可俯東溟歷盡丹梯轉翠屏聊揖城邊春漠漠射

書臺畔月冷冷汝河水繞齊滕白泰岱雲來天地青
婉我浪遊成汗漫不堪搔首問蒼冥

天門山

兩山對峙一江流望入天門萬壑幽曲磴斜通雲際寺
巖高傍樹中樓濛濛煙雨迴青嶂點點帆檣泛碧洲遙指
謫仙吟眺處飛觴竟日倚峯頭

和黃髯仙自歎詩

誰似儵然退院僧閒愁絕不挂簷稜山間拄杖看雲去花
下釣簾待月升傲骨定知遺俗累奇才空復受人憎古今
何物名長在大業千秋應讓能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五

挽蜀中丞詹鄰五先生暨玉樹年伯二首

等閒帖括裂神州矯矯孤忠孰與儔碧血九原歸後主丹
心千古接鄉侯杜鵑叫落劍門月陣馬嘶殘玉壘秋
公殉節時
李元仲
先生曾
部下有馬不
食悲鳴歎
桑海遺文空抱恨挑燈讀罷涕交流

其二

臣忠子孝兩堪圖大節何人許竝驅師出五原星忽殞
櫬歸千里月同孤山禽到處聞啼集墳樹攀來着淚枯
畱待清芬標奕葉高岡重看鳳棲梧
謂凱三
年兄
過靜海子牙里謁太公廟
即應居
東海處

大老當年一故閭至今地肺尚懸居
廟地水不得淹蓋地肺也
西谿未人熊罷夢東海已藏龍虎書閒把釣竿銷歲月拚將姓氏
付孤蘆白頭始博封侯賞只等浮雲過太虛

小園書幌諸弟蠹石爲山綴以盆池時一玩之蒼寒
互映如入湖山佳境也漫賦

室中妝點小湖山石自峻嶒水自環生意巖垂春草綠化
機沼躍錦鱗斑青天河漢誰能泛碧海蓬瀛那可攀豈似
眼前方寸地別開仙境非人間

壽屏石伯八十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六

一谿松菊繞秋廬獨對南窓著吳書過眼浮雲隨夢斷開
尊涼月雜花疎綸垂煙水孤篷外秭種山田十畝餘東海
龍翰知尚在可能白首待蒲車

望夏雲有感

火雲冉冉起晴川烜赫遙連赤日懸作雨不成空點岫隨
風自舞漫遮天忽開螺嶂真如許縱幻蜃樓却未然誰挽
銀河千丈水高爰一洗淨無煙

題高梧熊氏別業

清谿如練遶村流山徑斜通別墅幽近寺鐘聲天半落遠
峯翠色坐中收玉津池館埋春草金谷園亭付海漚何似
眼前行樂地長雨花萼映高樓

贈柳州胡君輔年兄并以爲壽 詩韻

北向衡陽雁一羣過關忽見鳳鸞翔聯鑣曉度千峯雪望
氣晴開五色雲驛路花明春正煖霞觴酒滿月平分丹成
應作瀛洲客莫話當年鄭廣文 時已任新安教職

登黃鶴樓覽古

危樓百尺俯漁磯黃鶴何年去不歸芳渚已隨江水逝
洲已沒晴川空送楚雲飛仙人幻迹閒來往野史遺聞半
江中是非 橘皮黃鶴事或傳呂純陽獨有夏王經過處千秋大
別對城扉

臨穎縣上元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連朝雨雪暗荒城曉度關河風日晴天爲良宵留霽色人
當佳節唱新聲芳尊酒煖離愁遠野店燈寒旅夢清遙想
禁垣今夜月笙歌萬隊樂昇平

榮澤渡河宿亢村驛書壁

長河南下湧金濤王屋山前喚渡勞擊楫十年迷柳岸浮
槎一曲快蘭篙鞭垂紫陌春風輕劍倚青天曉日高從此
并程須及蚤好投清店醉香醪 驛夫例以渡河後日走百二大程

衛輝曉行

醉臥西窓夢未醒茅簷燈火又熒熒荒郊犬吠孤城月野
寺雞鳴遠樹星北去衛河連海碧南來恒麓入雲青望京

樓上難窮睇何似疾馳赴闕庭

新樂縣遇風

蹀躞塗泥尚未休狂飈忽捲海濤秋蕭條四野黃塵斷縹
緲孤城白日幽北榜直聲傳諫院 時北塲爲御史鹿公所彈西山霽色
接皇州莫辭咫尺風沙路笑指金臺策紫驕

將抵燕都口占

太行縹緲接神京千里相隨最有情迢遞層巒擁翠重參
差疊嶂映霞明昭王碣石連滄海郭隗金臺一廢城獨喜
聖朝羅國士丹心不爲逐時名

東阿縣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齊山四望鬱崔巍落魄重經仲父臺王霸功名何處是鮑
桓知遇待誰來斗筭自許璠璣器妾婦羣推冠冕材假使
宦如阿令巧譽言日至卽三台

舟發濟寧

濟川渺渺一天長纔罷輪蹄又買航十載重來追舊侶三
春空負好韶光蕭條煙樹橫流漲縹緲雲山落日黃正是
客思愁絕處窮黎滿目倍堪傷

登金山

島嶼孤懸接太清凌雲意逐海潮生帆檣輻輳漕河路煙
火蒼茫鐵甕城三國雄圖空戰壘六朝王氣半荒塋長江

自昔稱天塹今日看來一掌平

遊寒山寺遇雨

勝遊載得美人來沿港濃陰夾翠槐煙霏遙從山徑出峻
嶂斜倚石門開溪林膏沐森青嶂曲澗流泉濺綠苔莫厭
登臨偏驟雨酒船好趁晚涼回

靈巖寺

靈巖高竝白雲浮曲磴紆迴上畫樓夾井泉通滄海汐孤
臺風捲太湖秋吳宮粉黛傳遺響越絕烽煙起暮愁千載
霸圖如夢裏長廊輪與酒人遊

淮陽感事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九

十載重來淮水東漫天春漲森無窮田廬半割黃河險城
郭遙連碧海空縹緲帆檣殘照下參差楊柳亂流中坂堤
一縷危如髮何日安瀾奏禹功

冬日村居書事

廿年遊跡半居庸萬里南歸又一冬怡我青山猶故故欺
人白髮已重重茶孃懸候尋常客酒子翻澆壘塊胸
茶孃酒子
語 曝日晴窓長把卷却教兒女笑疎慵

初夏同鍾行先年兄舟行入邑

晴陰天氣日初長溪漲清風拂岸香嫋嫋楊枝齊舞綠纍
纍
景梅子半含黃讀書自許無翳目飲酒誰憐有別腸
是日攜書

載 高枕篷窓驚夢斷又見城闕歛斜陽

初夏小園書所見

蛙聲聒聒鬧清晨此老聞之了不嗔映水榴花紅吐火橫
窓蔓草綠鋪茵蜘蛛漫負經綸腹蝴蝶何知夢幻身堪笑
世情都復爾爾難將心事話旁人

黃巖村

七月黃巖穫稻田家家釀得酒如泉綠崖怪石情堪話插
壁奇花笑更妍確響溪心疑擊筑雲蒸山腹亂炊煙不知
冠蓋紅塵客何日林垌共醉眠

癸未上元之夜夢中題詩一律僅憶人唱春城之句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十

覺而續之

客心不盡曉風吹偶摘閒花伴酒卮銀樹輝煌懷鳳闕金
波激盪照蛾眉士誇鎖院三千牘人唱春城第一詞胸次
了無毫髮事好將文字報清時

下第出都

春風報罷出皇州去住因人不自由酒興濃于嵐翠積世
情薄似水雲流文章敢道成麟鳳姓字從教喚馬牛自笑
原非和氏璧足曾幾則亦何尤

夜渡鄱湖訪劉蔚文

幾日淹留不得行夜來飄忽過星城月斜低拂孤帆影風

定遙聞細浪聲契闊每驚千里夢殷勤倍憶十年情故人
曾有青雲約把臂先期到漢京

約入
秦中

憶家釀

故園酒熟賽鶯黃開甕每澆壘塊腸甘冽自饒松葉色澄
清別作桂花香臨風竚望南村友對月時傾北海觴却歎
邇來疎把玩頻年鹿鹿走名場

觀奕

世路悠悠一局碁就中勝算更誰知漫誇爾有高人著須
識渠無讓我時西北雙關猶未固東南半劫更相持不分
邊腹皆吾子步步爭先是國師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十一

火雲燒空流金鑠石南風大作連月不開自吳城更

舟經二旬餘始抵吉安非直懷歸抑且憂早晨起走
筆悵然有賦

五月南風六月雲迴沙障日兩氤氲那堪逆水停帆晚正
憶經年別緒紛紛歲旱流亡驚易集天高呼籲恐難聞背人
飛過前灘去空羨滄江鷺一羣

癸未中秋對雨

去國長歎不可留閒庭對雨獨含愁風塵老我南還北節
物催人春復秋點岫煙雲朝黯黯覆簷梧竹晚颼颼狂歌
且喜新醅熟一醉聊誇汗漫遊

舟中九日

追數重陽酒一杯廿年強半遠遊回乍同歸燕辭巢去又
逐飛鴻作陣來客路秋風楓葉落家山夜雨菊花開題糕
不用登高眺恐見白雲覆草萊

對雨作

惹青氈穉欲登場誰識三農望更忙密葉正堪溥浩露疎
莖猶自怯新霜休同紅樹飄寒色好伴黃花吐晚香但願
九秋天氣煖何辭細雨度重陽

樟樹舟次送蔚山姪之瑞州

客中送客路悠悠作惡情懷下第秋萬里西風孤劍倚一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十二

尊綠酒幾人酬雲歸洞壑初埋雨浪拍篷窓又嘯颼壯志
莫嗟行役遠相期努力少年遊

南昌舟中寄劉蔚文二首

遙望吳城細雨中知君日斷遠飛鴻柳條拂水臨溪屋楓
葉迎霜過岸逢廬阜雲開千嶂碧京江酒釀百花紅

君時
鎮江

其二

曾向黃巖頂上行最憐碧嶂入雲平穴畱古識峯森立地
著仙靈竹倒生窵谷從來人絕迹摩崖應待我題名與君
猶作宦遊客歸去終期事耦耕

約君共開蟠湯洋
山他日投老于此

登吳城樊家山喜晴

泥潦兼旬不可行今朝出戶快新晴
兩江水漲連湖闊九疊山高撥霧清
排半青霄鴻去影呼羣紅樹鵲來聲
更聞故里如雲稼春酒家家滿兕觥

漢川舟中

四望陂湖萬頃田漢江東下盡人煙
茅亭臨水村村屋柳岸生風處處舩
歲樂魚鰕皆爛賤俗淳烏鵲亦聯翩
嗟余何事輕行役夢斷家山又一年

商山

採芝商洛許誰同四老心期一太空
祇爲避秦成皓首不圖歸漢豎青宮
終南處士名何急少室拾遺道未通
詎識神龍真變化晴雲舒卷任天風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主

秦中喜色動山川河漾清漪漱吐蓮
環海一家遵軌朔長城萬里靖烽煙
莠蕘漫擬匡時策畎畝空懷報國年
但願昇平無一事書生飄泊不須憐

朔巡恭紀

竟日長安市上行東華塵土滿懷生
梨園寂寞荒煙迥瓜圃蒼涼積雪平
夢有閒愁懸萬里酒無全力到三更
寒風蕭颯憑誰暖聽徹鄰雞喔喔聲

青門中夜作

永暑春日寄懷劉蔚文

桃花欲放柳條舒同客天涯歎索居
白雪春愁方黯黯青燈旅夢尚蘧蘧
淒迷漢時千秋栢迢遞秦關一紙書
正憶家山歸未得不堪尊酒故人疎

上元日爲陳少青花燭

蚤覺紗窓旭日遲星橋有約報佳期
紫簫吹遍梅花曲白雪吟成柳絮詞
銀燭光搖春欲曉繡幃香煖夢先知
山城夜柝常無準且問雞鳴幾許時

山城句卽用少青詩

經武則天墓

赫赫金輪事盡翻行經遺寔暮雲屯
夢迴鸚鵡憑誰諫才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古

過雉燕柱自尊國色幾傾唐社稷耄齡猶耐漢郊原
夜臺若有狐精在遙睇昭陵應喪魂

咸陽覽古

渭川渺渺暮雲閒翠鳳靈鬣一炬間
尚有斗牛橫碧落絕無宮闕接青山
銷殘銅狄知何在穿盡金鳧去不還
豐鎬西京皆茂草路人偏自恨秦關

過咸陽畢原拜文成康諸陵敬賦

西來訪古畢之原想像衣冠拜寢園
杯土已更新物色新垣豐碑猶見舊苔痕
千秋俎豆分昭穆十里松楸溯祖孫
應識王風由世德周京禮樂共誰論

宿醴泉書感

旅窓殘雪映空明，醉後長吟百感生。
書卷飄零岐路恨，關河迢遞故園情。
不堪馬首風塵色，猶聽鸚哥宛轉聲。
逆旅主人此鳥歸路敢憑霜劍倚壯心，不共酒杯傾。

暮春青門書歎

依依芳草最關情，無那春愁白髮生。
彈指歲華方荏苒，驚心節物又清明。
香泥啄盡雙飛燕，淡樹啼殘百轉鶯。
酒醒正憐鄉夢斷，不堪譙鼓報三更。

偶過楊奇生曹養正二文學齋頭竝出扇索書漫題
志感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圭

春遊何事獨沉吟，搔首蕭蕭雪刺侵。
高館殘編時入夢，名山舊業倍關心。
銷磨歲月青門路，顛倒英雄白屋金。
萬里不堪長作客，揮毫猶喜有知音。

暮春過觀音寺小飲

偶來蕭寺對書帷，逸興翩翩似欲飛。
遶屋時欣新綠暗，巡簷還數晚紅稀。
金尊酒自留人醉，花徑春先過客歸。
却笑浪遊成汗漫，清吟且喜息塵機。

鄧心潭世兄招赴朝署讀書賦此答之

客窓明月照空牀，回首闕天迥一方。
萬里行踪雲冉冉，三春歸夢海茫茫。
茫恨無醉到通宵，酒賸有愁繁幾曲腸。
頭白

倚門應懷望經年，何事未還鄉

望華山三首

華嶽莊嚴似冕旒，參差列笏插層丘。
絲雲橫鎖三峯路，翠壁中分一線流。
那得仙人重指掌，何來玉女巧梳頭。
此身未到神先往，馬跡車塵走未休。

其二

峭壁巖巖峙碧空，夏雲幾見此奇峯。
長河南下如垂帶，太乙西來作附庸。
薄靄曉籠金翡翠，斜陽晚弄玉芙蓉。
浮生飄泊何時了，誰似希夷睡趣濃。

梅潭阻雨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圭

霏霏雨似熟梅時，浪湧桃花返棹遲。
喚夢鶉鳩啼碧草，依人楊柳泣青枝。
野田香稻春猶好，土屋冷煙午未炊。
咫尺家山勞悵望，驚心不獨爲歸期。
時西江以青黃不接致饑

西江雨漲

絕徑遲迴半夜船，長林橫鎖一溪煙。
水高瓜蔓桃花日，雨甚黃梅翠麥天。
澎湃江聲流不盡，空濛山色障無邊。
秦川萬里南歸客，望斷鄉關已隔年。

肝江大水

天際濃陰閣不行，兼旬積雨漲江城。
臨谿道路橋皆斷，近水樓臺柱盡傾。
竹泛浮漚漁艇亂，沿溪以竹簾捕魚俗物樹喧濁浪

客舟驚歸心正是愁無那何處吹來怨笛聲

將抵白水鎮舟中作

少日元於世故疎歸舟凡是倦遊餘壯人肝膽聊存劍擴
我心胸尚有書自愛清吟消歲月時呼濁酒混樵漁從今
莫漫勞行役咫尺前山見故園

石城道中

萬里秦關歎遠遊歸期又近一年秋逢人暫喜聲相似問
俗還知歲有收峭壁稜稜橫岫出清泉泱泱繞溪流明朝
咫尺鄉關路好把芳尊對月酬

輓鍾行先孝廉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年來朋舊半銷亡同學如君最所傷命薄幾曾邀寸檄才
高空復擅名場孤墳三尺憑誰掃遺稿一編應自荒猶憶
長岡風雨夜燈窓對酒話連牀

乙酉元日寫懷

頻年客裏度新春薊北終南萬里人彈指壯遊成昨夢迴
頭佳節見今辰高堂不用扶藜杖余近製一茶小子猶知
禮玉宸謂稚孫捧檄又將趨魏闕天恩何日賜開身

長美橋過君永兄高齋留題二首

結室何須遠舊鄰別開門徑不因人橫窓澹靄山山翠排
闥香風樹樹新四壁書聲喧鳥雀三更燈火徹星辰元宗

定有高賢在漫道松巖迹已陳松巖爲乃祖御史公號

其二

偶攀花樹過橋頭村舍斜通曲徑幽近海潮聲林外度環
城山色霧中浮修鱗已卜翻鯢浪巧手端期造鳳樓叢桂
西風鵬鶚健丹霄萬里願同遊

九日泛湖

西子湖邊買小舟重陽風雨喜初收涵天秋水琉璃映夾
岸霜林紫翠浮綠酒強邀今日醉黃花遙想故園稠南屏
不盡登高興又見斜暉斂戍樓

登德清城卽事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湖天風景絕人寰乘興閒行遠郭還曲曲清溪通萬井離
離紅樹點千山空濛越嶂浮煙外縹緲吳門杳靄間去住
櫻心何處是懷鄉望闕兩相關時將北行暫還常山署中

曉發錢塘江隨常山熊太姻翁撤關還署

山城仙吏校書回鶴首銅鉦帶曉催霜染秋林紅岸岸露
浮村樹白堆堆迎人越嶂江頭出送我滄波海角來把醺
與公時一笑願同桃李及時開

桐江舟中紀事呈熊太姻翁

雲歸巖岫擁晴嵐澹蕩仙舟漾碧潭壁照寒花金色燦江
澄秋水鏡光涵開篷尚作蠅頭楷公手書門人墨卷楷法如經生時撤棘

時聆麈尾談鳴鹿近傳橫艇過應教夾轂萬民瞻公奉徽
入關時
舟抵揚筆舖有
鹿橫江而渡

謁常山學追和羅昭諫原韻

巍巍道範百王師茂草盈庭那復知梁木摧頽棲蝙蝠門
墻寥落竄狐狸雲開金闕朝真宰月湧珠宮禮大悲此邑
人文稱鵲起忍交數仞獨凌遲

又追和元韻代夫子答

吾道何勞比二尊天心終未喪斯文縱橫四海皆安宅上
下千秋有故墳夢後逍遙隨壞木生前富貴等浮雲祇應
作俑吾深斥破瓦頽垣一任君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无

將抵定陽喜晴有賦

江潭秋水漾清波幽鳥朝來已解歌絕壑雲歸飛積絮遙
岑雨歇湧層螺煙霏橋圃蒼黃甚霜染楓林紫翠多共識
神君饒勝事安排春酒慶陽和時值秋杪
已近小春

牛頭山

誰教牛首俯江邊汗鼻噓噓吸淵泉角厲奇崕雲際插毛
披芳草雨中鮮屠場莫遣庖丁解芻圃難令牧豎牽安得
平原開萬井借君大力破荒煙

常山旅館有懷署中蔣永清孔宣臣熊侶訖諸君

風雨會同李郭舟天涯知己邈無儔驚心歲月悲行役迴

首江山歎滯留曉霧踏殘紅葉寺秋空望斷白蘋洲頓教
咫尺成千里杯酒何當共唱酬

定署客窓與孔峻年話別

耿耿青燈夜吐芒敲殘棋子話聯牀逡巡去住人千里寥
廓飛鳴雁兩行雪滿關河驚歲晚雲連閩越憶途長今宵
徙倚中庭月揮手臨歧欲斷腸

題張公度壽竹

淇園風月晚含情灑向驚溪倍覺清久識龍孫抽夜雨直
教鳳尾弄春晴離離初見凌雲影憂憂還傳佩玉聲頗憶
故山堪共嘯何年拄杖一題名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无

羊流店曉行

倦眠野店尚餘醒又見茅簷燈火熒犬吠村前初出月雞
鳴樹杪乍明星汶流清淺連水白岱嶽峻嶒帶霧青我欲
更窮千里目直臨碣石俛滄溟時將之
濟南

重遊白雪書院奉懷崑山徐夫子

三載文章百代名重尋雪地倍關情書院為李于麟
白雲樓遺址
筆點華峯翠兩袖風飄灤水清都講功高泰博士經師道
濟魯諸生公取家刻一百二十種經
解置書院俾人士習讀東山歸臥何年起

看寸雲俗下橫

白溝河曉行

纔罷輪蹄避晚風茅簷燈火又匆匆參差岸柳寒煙外縹緲雲山曉日中遼宋盡疆溝水白燕齊戰骨捻珠紅靖難兵敗數珠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白溝河姚廣孝取其膝蓋骨爲我生幸際昇平世萬里周遊慶歲豐

良鄉道中

三輔金湯壯帝居孤城寥落竟何如郊原碧樹邨煙斷驛路黃塵轍跡餘萬里關山勞遠夢十年書劍困公車從今早了經生債報國文章應未疎

丙戌下第二首

十戰名場九不如應捐帖括治官書廿年帶草空繚繞三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三

月桃花漫卷舒仕宦途長知命在文章價短媿才疎區區一第尋常事戀闕丹心敢讓渠

其二

三月京華日乍長無邊晴色曉蒼蒼花明上苑春將老仕及中年力正強自是匡時需練達誰云報國在文章致身何必龍飛榜到處青雲可擅場

初夏卽事

最愛都城四月天滿郊春色正無邊槐陰障日涼如蓋柳絮迎風薄似綿曉弄殘紅鶯啭啞午穿叢翠蝶翩跹何時更得黃梅雨灑遍中原萬頃田

擬園訪易翁鍾夫子卽席賦呈

繞閣花枝覆翠苔清尊喜趁晚涼開幽尋時倚連陰樹高望還臨受月臺園中萬里雲山羈客夢十年霜鬢故人猜好音不待笙歌奏鵲噪閒庭百尺槐是日先生爲余罷赴觀劇有雙鵲鳴于簷前槐樹久之

保定謁楊椒山先生祠

四紀朝陽斂鳳聲郎官抗節獨知名拜章不作牛衣泣報國何辭馬仗鳴謫去丹心馳魏闕重來碧血化長弘紅顏亦復甘同盡媿殺遺奸鍊範成殿門有鑄嚴嵩何麓諸跪像

送裴劍癖年兄之溫州省覲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三

翩翩裘馬五陵豪酒酒相期意氣牢十載游踪輕嶺海一生友誼任風濤白雲舍接東甌迥綠野堂廻北闕高遙想趨庭傳政譜經綸終看屬吾曹

雨後發上谷過坂橋菴題壁

七月西流大火斜天教涼雨洗塵沙高梁簇簇初垂實蕎麥離離漸吐華遠郭雲山開齒岸隔村煙樹鬱樵枰行人不厭塗泥滑望入秋原綠滿畬

秋懷

燕山節候異江干纔入中元已薄寒夢繞龍城清角曉行遲羣路爛泥乾白蘋風起聚愁市丹桂秋高寇賊餐故國

音書猶未達雁羣排字過雲端

送吳方炳進士之靖州都閫

風流儒將似君稀
新拜恩綸出帝畿
猿臂病逢靈藥傅
馬蹄醉傍禁城飛
五峯霜月明
戈甲百粵烽煙靖
韞韞鐘鼎銘勳他
日事先聲端在仗天威

見時上顧問再
三慰勞有加云

冬夜讀書

需次長安歲月徂
凄清旅館雪平鋪
更闌燕市傳鈴鐸
室煖胡牀熾地爐
課似窮經總得失
文因讀史擅褒誅
書生結習誰能了
長對青燈不厭孤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三

偶書

需次經今且二年
放懷高寄倍悠然
攤蒲偶中呼盧後
對局端居勝着先
禮法疎緣無熟客
宦情澹爲有殘編
醉來把筆神偏旺
剪燭狂歌未肯眠

晨起書寄二廖年兄

擁爐抱膝獨眠遲
笑對書帷太似癡
月落西山人去夜
風淒東館雪來時
客窓燈火心千里
宦海春光酒一卮
得句五更食起早
頻呵凍硯續新詩

丁亥元日口占三首

東風昨夜拂簷端
掃盡嚴城萬里寒
春到金階開莢曉

來銀燭獻椒盤
憂時不惜二毛白
許國猶存一寸丹
却爲高堂初上壽
早須捧檄出長安

其二

天顏喜逐歲華新
朝罷傳聞侍從臣
馬立不嘶仙仗曉
鵲飛頻報帝城春
鬱蔥佳氣浮黃屋
燦爛卿雲映紫宸
今日鵷行齊獻壽
歡呼萬國望時巡

其三

旅食京華又一年
選人何日得朝天
風光曉拂金堤柳
春色晴浮紫禁煙
讀史例須傾五斗
課詩近復過千篇
從教戶外笙歌鬧
兀坐安知歲序遷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四

二月二十五日天安門籤選得惠州之歸善二首

糊名揆策選官場
果獲東南海上鄉
丁亥元日余有聯句云心懸天尺五夢繞南海東
白髮倚閭差慰望
丹心許國倍難忘
麥秋爽氣朝天近
槐夏濃陰夾路長
時上南巡擬于夏中引見之任
過里還攜書萬卷
好將吏治託文章

其二

長廊高案唱天卿
信手拈將斗大城
嶺海連雲清宦夢
關山接壤故園情
御輿長愛潘花好
得句遙憐謝草生
破浪乘風知不易
從教水到見渠成

夜過王可菴年兄齋頭見燈燭花有賦

一樹瓊枝爛熳花根移漢殿五侯家萼舒豔紫凝朝旭
護輕紅剪暮霞照入茗甌光琥珀搖來細帙影龍蛇海棠
香亞春猶好何況金蓮夜吐華

偶出上谷恒山間訪友途次口占

青陽三月出京華天氣清和景物嘉煖入露桃紅淺淡寒
輕煙柳碧參差扶犁疏土驚春晚布穀催耕悵日斜同籍
故人方共事時同年林碧山守保定夏海山辛未鹿吳蘭谷辛武邑應教霖雨遍桑

身心歌二首

一身其奈一身何除却饑寒亦易過宦路茫茫驚站馬名
場夢夢惜燈蛾三餐未肯甘藜藿四體還教着綺羅耳目
更多難禁處一身其奈一身何

其二

一心其奈一心何方寸虛靈萬象羅可惜良田荒草棘誰
令止水起風波十年白髮詩愁短半壁青燈放夢多剩有
閒情偏欲賦一心其奈一心何

丁亥五月二十五日 上御暢春園引見大選官歸

善知縣 丘嘉穗隨班啓奏幸得稱 旨恭紀四首

翠華南幸乍回鑾 詔引郎官赴上闈別殿金鐘催曙動
離宮玉漏報更殘臣心早向螭頭肅 御座遙從雉尾看

咫尺 天威容拜舞始知身近五雲端

其二

一介隨班覲 至尊暢春園裏盡春溫綠牌啓事 天顏
霽黃摺書名 御手翻自分趨蹌原外吏誰知奏對亦前
軒欣欣花柳千官列上苑同沾雨露恩

其三

初綰銅符瘴嶺邊何因長侍 聖人前望雲夢繞東南海
就口心懸尺五天媿乏文章邀喜宴敢憑清白飲貪泉他
時柱笏朝嵐裏想見西山接 御煙

其四

文石無塵輦路長朝回萬騎出東牆露滋紅粉池荷放風
動青針野稻香煙樹空濛新殿閣雲山縹緲舊村莊為武清伯故莊中敢推 天子勤民意報稱常懷夜未央

江行之官歸善有感

江天浩浩水茫茫無限煙波欲斷腸半榻風聲遙送響一
窓螢影暗流光山中幾處潛魑魅海上何人號夜郎長吏
只知三尺法別畱青眼照文章

泊南浦懷仰李忠定公

宋室中興第一人却教安撫大江濱南平閩粵千山冠北
蕩湖湘百戰身才氣真堪吞勁敵精忠竟自徹高旻惜哉

文仲空當國柳下遺賢四十春

謂張魏公

過清遠峽飛來寺

一名二禺山相傳黃帝二少子隱居于此中有歸猿洞并飛來寺皆

誕也

曉泛扁舟過二禺空濛山色望中孤煙霏洞壑畱猿狖樹
隱亭臺入畫圖帝子流離何太遠神人輪運更難誣西湖
亦有飛來石千古誰知事有無

丁亥十一月過平山驛題壁

決句案牘已成堆按事還從下里來瀕海園場多斥鹵環
山原隰半蒿萊網緼天氣冬猶煖縹緲煙畫未開却念
東南民力匱媿煩郵吏逐塵埃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主

平海城書壁

海南一望水天迷春盡無邊草色萋縹緲帆檣雲際沒蒼
茫島嶼日中低星分大小旌旗繞臺列東西壁壘齊共樂
昇平無一事巡行索筆且畱題

題稔山公館

昔年海上半屯軍今幸時平蛋戶紛白浪曉翻蒼嶼日青
峯畫插碧霄雲判花筆走龍蛇影倚樹苔生蝌蚪文百里
巡遊龍不吠往來長憶聖明君

過甯公方丈

幾逐紅塵日又晡因公時復過西湖叢林鶯囀新歡管

嶂煙開舊畫圖案牘紛投憐赤子文移切責媿青蚨清高
安得如行脚到處雲山與不孤

登肇慶鎮南樓

地衝嶺海路茫茫百尺層樓起大荒上下三江推鎖鑰東
西兩粵倚金湯環城翠嶽迎眸遠繞檻薰風拂面涼瞻拜
端谿幾片石更驚雲漢燦天章

石刻宸翰今改爲御書樓

頒大清會典到粵拜詔

曉馳丹詔到羊城虎拜江干答聖明禮樂一朝新制作
典謨列祖舊章程吏人讀法瞻光近黎老扶筇見化成下
邑鯁臣同舞蹈祇慙無術報昇平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天

送何禮宗同年

江雲渭樹雨茫茫迢迢首闕天迥一方千里關河驚稅駕廿
年風雨憶連牀到來春水桃花泛歸去秋山桂子香獨有
勞人飄宦海浮沉無計望東洋

鎮海樓

屏騶獨步粵王臺百尺層樓天半開日射嵐光虹洞隱潮
乘海氣虎門來乾坤放眼無多大今古回頭總可哀吾土
遙連唇齒國綢繆端借濟時才

石碓舟中望羅浮

羅浮作合定何年障盡炎荒半壁天五夜赤騰滄海日雙

橋青鎖石樓煙黃灣會紀昌黎筆丹竈空傳抱朴編若使
夏王經此地應教南嶽讓君先

歸舟

影動金風拂桂枝桃花春水憶來時山川到處稽行役歲
月於人久別離江闊不知程幾許更闌數問夜何其歸舟
還共羅浮約破浪重來赴檣期

余駐省四月還署不
牛月又調入秋闈

同李聖知王又謙二寅兄遊長壽院弔石濂方丈

偷得公餘半日閒聊同乘興步禪關飛來英石凌空秀引
到江湖入澗潯紅粉描成花外賞黃金劫盡夢中還始知
平地風波惡詩識於今尚未刪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无

八月初七日兩大總裁雙峯年公新菴劉公率諸同
考官拜誓畢拈闌分經

燈火辛勤憶廿年登堂何幸侍高賢巖廊聲價南金重臺
閣文章北斗懸共綱珊瑚歸絳闕敢私桃李負青天一經
濫廁羣公後願賦善哉樂百篇

中秋粵間印事和同官李冀一韻並呈兩大總裁

丹桂香飄滿院芬一天秋色許平分水壺明映金莖露珥
筆光騰玉殿雲共撥海南珠十斛還空冀北馬千羣挑燈
午夜搜羅遍薦士終懸公叔文

十五夜兩大總裁招飲聚奎堂賦謝

樺燭燒殘萬卷收快逢佳節讌揭丘

相傳今貢
院即揭山人

人間共賞

孤輪月天上平分半片秋願得參苓歸藥籠直看桃李出
花洲書升更喜同文字

用首
題事

下吏何妨醉唱酬

是夜李冀
兄首唱即

聚奎堂公閱

槐蕊催人日夜忙誰知舉主更徬徨每從鄰婦分燈火長
爲嬌娥理嫁裳蹀躞龍媒驚一顧參差雁翅喜同行吏人
散去垂頭睡起步中庭月轉廊

和陳大儲憲閣中印事元韻五首

坐銷殘暑對新涼溪院蟾流滿座光誰獻千秋金鑑錄何
來一樹木樨香度針暗想鴛鴦譜把酒快酬鸚鵡觴八代
起衰推巨手直教瘴海盡迴狂

其二

小吏擎來酒一罍鉤簾獨酌照孤清寸心祇爲榆才熟雙
眼猶能對卷明爨下絲桐堪共賞行間軋茁不須驚先生
自有知人鑑百粵絃歌起誦聲

其三

長空秋月皎當中南海文明啓祝融黎火分來天祿閣桂
花飄落廣寒宮裁成刀尺雲霞錦看盡蘭茗翡翠叢共道
廬陵水鑑在曾蘇才調許誰同

其四

重簾洞啓見奎光競誦諸生古戰場駿價千金邀共顧鳳
毛五彩喜初翔士逢嘉祐秋閣肅文挽元和景運長簇簇
吏人傳姓字還馳飛騎報嚴廊

其五

登堂何幸挹清芬秉燭連宵共校文學擅名家憑暗索經
慙專席許平分採風自屬皇華筆得木還供大匠斤撒棘
應知心盡折免教馬首噪紛紛

重陽前五日陪年雙峯學士劉新菴中翰燕集長壽
院之離六堂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圭

疇昔衡文聚一堂還同蕭寺占秋光依人楊柳簾前舞映
水芙蓉鏡裏妝茂苑笙歌喧入座輞川樹石侍傳觴憑闌
更憶登高會西望遙岑半夕陽

河源書感寄示

晚投公館對寒檠無限關心弟與兄好向勝中畱退着漫
從陣上逞佳兵懽聯里井非爲德隱托文章不愛名宦路
風塵如站馬何年酌酒賞田荆

銅湖

春漲湖平水接天秋空潦盡艸鋪煙村莊渺渺三叉路原
隰離離萬畝田數點漁舟斜照外幾人收笛遠山前清時

無復傳枹鼓好與斯民樂有年

修歸善縣學印池成賦示諸生

泮沼滌澗數畝寬天教砥柱障狂瀾蘭橈泛去疑瀛島桂
子飄來印廣寒水面風行紋漾碧波心日射影流丹斯文
正印誰爲主拭目期登大將壇

疊前韻酬盧廣文

宮牆數仞面湖寬孤嶼中分百丈瀾珠湧南山迴照近河
傾北斗吐芒寒鬱葱佳氣環城翠激澹清光映壁丹丘壑
居然畱勝槩好將牛耳主盟壇

秋漲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圭

茫茫粵水浸遙天躡屐憑高四望連數點岡巒成絕島幾
家煙火傍孤阡參差漁網殘霞裏歷亂雲帆落日邊拭目
雙江秋潦盡倍收穰穰綠芊芊

和盧松士廣文初秋雨漲原韻

雙溪暴漲日城垣驚起先生出董園窓外青添新草色階
前綠長舊苔痕看山遙想朝登閣讀易懸知晝掩門聞道
往年瓜蔓水連雲秋稼遍江村

再疊前韻酬盧廣文

夏雨年來破館垣秋波今又浸文閣乍看山翠雲收影還
問江流岸囓痕桃李春蹊迴鶴觀蒹葭秋水漲龍門宮牆

咫尺憑誰入欲訪花源何處村

永安彭寅兄贈官舟賦謝

多君贈我濟川舟百粵風光一座收
初日滄涼飛海浦開雲變幻出羅浮
戶窓別作奇門向觴咏還同造物遊
不信乾坤如許大倩將易象問羲周

八月朔隨班護日

臥聽曙鼓響逢逢早着朝衣禮太空
繞樹煙光寒黯澹浮天海氣曉瞳矇
黃茅瘴洗銀河水丹桂秋高玉燦風
師尹不妨勤省過葵心仍照日輪紅

贈送定安張純公寅兄內召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耳畔轟雷灌大名早知最績邁羣英
蒹葭秋水伊人慕楊柳春風故苑情
鳬遙飛雙鳳闕錫舟先過五羊城
送君翔步巖廊上我亦遲迴夢帝京

樓

珠江秋老菊初含且上譙樓挹翠嵐
陽數不妨逢九九商聲猶喜聽三三
樓有銅壺三滴漏聲鏗然三帆檣
賈舶遙連海橋柚人煙半映潭公事
那堪畱滯甚憑君斗酒縱高談

經隱士居

扁舟偶復過沙汀忽見斜陽一草亭
縹緲煙村鋪練白餘

經石澗飲虹青谷聲曉弄禽鳴樹秋色
晴開菊滿庭長吏奔忙何日了憑誰把臂入林垌

嶺月

日落西樵已闌然嶺東又見月將圓
黃灣激澗寒江水丹竈空明別洞天
乍捧金盤來碧海旋舉玉璧照藍田
冰心皎皎正如此莫遣青霄點暮煙

施大提憲分頒上賜榛子魚鹿脯恭紀

近傳馳驛賜元臣尚食何曾重八珍
南越漫勞供海錯西方猶自貢山榛
鹿鳴頗憶清秋燕魚藻還誇碧玉鱗
甘旨北堂憐澹泊何圖錫類沐皇仁

庚寅迎春日喜晴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七律
東郊朝雨滌纖塵佳氣遙連絲仗新
雲散海天澄霽景陽和花柳好芳辰
環山曉日旌旗映滿路春風鼓角勻
但願聯城歌大有不妨長寄一官貧

和盧廣文春郊喜晴元韻

青郊風駕上春臺煖翠浮嵐拂曙來
山列畫屏晴旭麗波迴綠勝霽雲開
三農耒耜迎神出萬戶笙歌夾道催
時和已兆豐年慶調鼎何煩問早梅

送鄧蓼伊中翰北上

上林浩浩散春風珥筆鄒枚賦頌工
黃閣開時聯步入紅

雲捧處幾人同文成後省絲綸外班列木天鵲鷺中遙想

君王多燕喜螭頭宣敕氣如虹

水仙

素豔真如姑射仙梅花妝額翠娟娟玉堂晝映冰姿潔銀
燭夜迴雪態妍照水魂清沙石際臨風影動珮環邊相將
夢入羅浮路同占東皇太乙先

東山草堂詩集卷四

七律

七

東山草堂詩集卷五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又字秀端

子培 熊爾毅

弟 嘉稱枝

球

五言絕句

湧泉池盥濯

盈盈一水溪可以滌塵襟身垢不忌洗何人更洗心

烏龍江晚眺

日暮山衣紫霞飛江染紅一時驚絕豔過眼已成空

東山草堂詩集卷五

五絕

輓卷中乾蠹魚

玉軸游踪遍石倉過眼空可憐勤苦意埋沒語言中

蘆溝橋

石梁跨急湍策馬渡桑乾薊野晴嵐斷燕山晚翠寒

七夕二首

素娥深鎖月青女暗飛霜未若銀河畔年年此夜良

其二

楚莊雲雨夢宋玉賦詞豪祇弄人間醜何知天上高

景州雪霽

寒薄東藩盡春隨北闕開應知雲路近一掃舊塵埃

題王叔明溪山無盡圖二首

縹緲江天路舟行興易孤一朝聊把玩咫尺可招呼

其二

茫茫天壤闊尺幅盡西東誰識丹青手居然奪化工

濟寧城下作

搖搖溝上柳泛泛水中鳬安得臨高閣鈎簾坐讀書

初秋池上小立

寒塘秋水碧散步晚霞明露浥荷香嫩風敲竹韻清

過富人新宅二首

誰家開甲第丹雘四圍新近過三藩府蓬蒿已没人

東山草堂詩集卷五 五絕

二

其二

顏巷何嫌陋董帷自覺深世無千載業焉用苦繁心

合歡曲三首爲夏海山年兄作

種花花解語製錦錦生春應識調琴意小絃最可人

其二

露浥蘭香嫩雲連桂樹高畫眉春欲曉先試判花毫

其三

叢垂煙柳綠勝着露桃紅春色知多少何人解與同

永暑寒夜讀書

擁書譙鼓曉釵筆墨池冰吹燈還就枕更賞雪明簾

七月十五夜虎門舟中

雨過雲歸海天空月滿江秋光無限好誰復獨臨窓

東山草堂詩集卷五 五絕

三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又字秀瑞

門人 鄭參

男 楊校

孫 巒

七言絕句

鼓山望月

海氣濛濛暗越城
隔林月逐晚潮生
一簾花柳窺人靜
半畝池塘照影清

旅中九日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七絕 一

客路今朝劍珮閒
同人乘興漫登山
白雲一片孤飛處
遊子驚心獨往還

春杪行舟

紛紛花事轉無聊
一葉扁舟渡野橋
回首鄉關腸欲斷
滿江風雨夜瀟瀟

謁閩子祠 宿州

閭閻氣象逼宣尼
甬道城南拜古祠
明日還從汶上過
千秋止各隨時

舟發閩門二首

最愛江南雲水鄉
扁舟到處任徜徉
昨來沽得惠泉酒
准

備前村對月嘗

其二

殘暑初隨微雨去
清秋乍送晚風來
船頭跌坐閒無事
左手持書右把杯

過奉化弔熊鷹三年兄四首

訪戴還乘剡曲舟
誰知宿草已經秋
生芻絮酒難親奠
恐惹西河痛未休

其二

同籍幾年共往還
感君意氣倍相關
傷心化鶴人歸後
一片斜陽雪竇山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七絕 二

其三

古寺蕭蕭夜月寒
更從何處弔方干
相逢只有頭陀衲
爲道曾停七尺棺

其四

曾歌薤露輓龍川
回首三山夢已單
十載知君傷久別
還將舊淚灑重泉 謂陳常升

題吳道子所爲先師行像四首

道子何年寫此圖
謬同神鬼漫糊塗
揮毫已作東家俑
塑像翻隨西域胡

其二

藟品如生應入神獨于司寇未知真衣冠優孟成何事母乃匡圖錯認人

其三

三復魯論第十篇祇從末簡見真筌文章不受丹青染嶽真難將笑貌傳

其四

尼山氣象鑄陰陽譜在中庸三十章自去元孫無好筆吳生浪自擅名塲

輓徐健菴太老師二首

文挽元和氣運回人逢嘉祐禮闈開至今桃李成蹊徑半

是先生手自栽

其二

李杜文章問世才御書曾許賦歸來洞庭萬頃煙波闊長

憶當年史館開庚午春先生以大司寇致仕御書光祿

明史諸詞臣從焉

乙亥初冬過捷三兄齋頭得讀賞菊一咏俯仰身世

百感茫然因廣其意成五絕

誰云勁節耐風霜散盡金錢葉半黃自去陶公知已少寄人籬落度秋光

其二

霜幹亭亭別有香羞同桃李競春光邇來誰把胭脂染徒趁嬌嬈作醉妝

其三

荷盡樺零百草黃待君攜酒送重陽如何獨抱凌霜幹寒色淒迷未着香

其四

偶開陶徑成幽趣還向韓園吐晚香莫羨牡丹真富貴黃公也未定行藏

其五

老圃秋容迥帶霜殘枝猶自傲羣芳漫嗟憔悴東籬下培

取溪根次第香

書舊本陳大士稿後

文如大士始稱雄滄海迴瀾起遠風記得長安春雪夜寒

窓點筆一燈紅

曉行黃梅道中

朔雪初消浩露團霜蹄踏月路漫漫須臾曉日雲中起掃盡長空萬里寒

過靖藩舊府二首

一自檻車送燕京高臺摧陷曲池平空餘廢苑幾株樹猶

見寒鴉噪晚晴

其二

銅山金穴逐人亡，書棟餘材賽栢梁。却念東南民力盡，免輸殿木遣遺殃。

時保皇本當事擬拆藩府金解合有詔罷之

潮州雜紀八首

想像伊人水一方，扁舟乘興下潮陽。木棉花發丹山煖，荔子陰繁白日長。

其二

誰道蠻荒不可留，殷繁今已勝中州。山頭金錫淘難盡，海角魚鹽販未休。

其三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七絕 五
師道先傳趙揭陽，還教倡學到韓江。莫嫌人語侏僂甚，文物由來是大邦。

其四

丈夫何事裹綦巾，蠟屐還將伴室人。過訪不須勤淪茗，檳榔數顆足留賓。

其五

烏衣耕種海雲深，朱履行歌嶺月沉。豈是庖犧奇偶判，貴男賤女到如今。

其六

海錯離離入饌寒，一筵羅列配辛酸。綠鰕銀鯉出腥猶在白。

煙開來血未乾，

其七

炎州冬月尚飛蚊，蚊雨蠻雲白晝昏。參錯檣竿阿嫂艇，蒼茫煙火癩哥村。

其八

最恨銀花爛熳開，頻年踪跡寄塵埃。今宵補看潮州市，何減金蓮送我回。

時以二月樂神張燈過街市

過東平冉子祠

隔下當年一病翁，千秋品地許誰同。行人漫話仙樓客，無數狀頭三載中。

過舞雩舊址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七絕 六
舞雩遺蹟已飄蓬，樂事何人解與同。若識天心終古在，人間到處有春風。

晚黎大參薨曾先生八首

參政當今第一流，文章風節邁千秋。我從南浦歸來日，父老猶傳舊信州。

其二

廿年異蹟達宸聰，林下猶存謨謖風。已矣蒼生無復望，空教峴淚墮碑紅。

其三

人士爭歸元禮門懸髯四座挹清言今朝晚對堂前看腸斷生芻酒一尊

其四

臥龍岡下午橋開依舊南山擁翠來怖過昔年觴咏處滿庭松竹拂莓苔

其五

十年意氣倍相關尺素魚牋數往還經歲別來消息斷何期仙馭去人間

其六

山雞毛羽幾人憐起舞常從明鏡懸昨日南豐祠下過辦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七絕

七

香零落涕潸然

其七

長安獻賦各翩翩回首閩南路七千風樹淒涼遊子淚雲山迢遞孝廉船

調兩公子會試未還

其八

名懸北斗思韓筆望重東山憶謝芝惆悵英魂招不得教人空唱楚些詞

晚文學饒馨遠內弟三首

浪迹長安又一秋歸來無復舊風流挑燈檢點笥中藁強半生前共較儺

其二

文章得失渺難尋巧繡鴛鴦暗度鍼指授旁人都未解憐君一見便知心

其三

蓬盛山頭別業開庭松風送海濤來如今總帳寒秋月誰復高歌出草萊

過鄭州二首

天際濃雲閣不行霏霏玉屑拂衣輕南來塵土渾銷盡好把幽懷訴酒觥

其二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七絕

八

凌晨策馬度咸林刮面寒風帶雪侵却憶老泉棲逆旅古今同調不同心

彰德道上

自渡南河入北都長堤一曲柳千株浹旬路繞太行麓馬首看山興不孤

甲戌禮闈十五早口占三首

西山斜月捲簾餘東壁明星照眼初數微寒更眠不穩如何擬上萬言書

其二

危樓鼓角數聲催發策遙從內閣六千言猶刺刺不

知誰是濟時才

其三

燈火辛勤憶廿年低垂青幙暮雲天登場漫譜高山調借問何人識古絃

春日戲題李綬術年兄壽梅二首

疎英清絕轉青陽無復寒生黍穀傷人道廣平貪嫵媚豈知鐵石作心腸

其二

二月長安花事忙滿城桃李笑含芳知君獨占春風苑次第和羹進尚方

梅子

最愛調羹氣味嚴三軍乍望便生饒春風未老心猶苦夏雨初肥肉轉甜

無題三首

十年辜負好青春我亦雲英未嫁身離恨長懷桃浪煖柔情偏惜柳條新

其一

誰教紅袖漫吹簫誤過天台曲曲橋夢斷邯鄲驚投枕與關刻水撥歸槎

其三

漏靜披書手不停客窓贏得一燈青間中倦臥渾無夢日上三竿尚未醒

夏日吳門食蔗

頻餐甘露酒腸舒沉李浮瓜總不如長恨歲寒同嚼雪誰知佳境入吳墟

虎丘避暑

閒攜枕簟上蘭舟拂檻清陰午夢幽睡起蕭然無一事蟬聲先噪滿林秋

歸舟見秋色有感三首

霜染楓林葉半黃鄞江西望路茫茫一年空負秋光好還

憶高堂晉菊觴

臨溪桂樹碧團圓應伴嫦娥月裏看賸有閒情堪作賦歸來重與結清歡

其二

碧柳翻殘金線縷紅蓮腿盡紫羅衣遙憐松竹清陰在長倚山窓待我歸

其三

十月十七日侍母送次女出閣入城舟中作二首
霜飛紅紫滿溪山一艇長隨鷗鷺閒遊眺何須婚嫁畢此身已入高閑門

其二

煙凝橋圖蒼黃甚日落林巒紫翠橫蓬外更餘潭水碧遙
連維柴照人清

齋居課兒孫

歲晚閨天煖氣融座中長似醉春風邇來奇字無人問獨
閉高齋學訓蒙

章貢舟中對雪三首

天際寒雲凍不開却疑造物失栽培須知萬彙含生意已
遣梅花先占魁

其二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七絕 十一

高士臥時還獨笑窮簷盡處竟誰依寄言風伯天門外莫
遣浮雲傷日飛

其三

江山一洗舊塵埃喜展清襟對酒杯想見天家新浚號春
風萬里玉堂開

望葛山積雪有懷

悠悠金水溢舟輕朗朗玉山照眼明遊子一心懸萬里翻
疑天際白雲行

擬登嶧山不果二首

咫尺嶧陽往復還揆奇有約共誰攀山靈應笑我忙甚日

逐紅塵那得閒

其二

思眠結隊事朝山樹幾金去復還我自登臨別有興何
年拄杖白雲間

江行紀事八首

金山孤湧大江東遊子年年過眼同却喜江豚吹浪煖片
帆斜挂半天風 舟發京口

其二

滿江風信似飄洋却滯秦淮竹木場自笑空囊無長物翻
勞啣卒檢縹緲 江關三不得放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 七絕 十二

其三

江城仙吏舊停車絲筆人傳判五花西望太華真萬里古
山一片隔晴霞 過蘇州城內舊令盧觀

其四

宗陽河口半漁家孤嶼迴溪障日斜因歎沿江希短港風
來何處隱仙槎 談開港江知港如宗陽河

其五

獵獵風聲轉荻洲排空濁浪又當頭停橈莫恨歸期晚正
屬南詔長養秋 貴池忽聞雨風舟不得行

其六

迎江寺後塔層層照耀人天不夜燈可惜窮簷生產薄脂

膏吸盡定中僧安慶東城有迎江寺浮屠每夜張燈以百十計

其七

峭絕孤山小更孤望中全與楚臺殊何年好事流傳謾強

擬彭郎配小姑俗傳彭浪磯爲郎小孤山爲姑至今望夫婦像立祠祀之

其八

江行萬里寂無聲乍觸石鐘浪白驚豈爲勞人辜權甚因

風時作不平鳴湖口關船稅部有定額而青吏緣爲奸弊抽必倍之

觀鄰舟垂釣

爲魚祇合在溪淵海畔江頭慎泝沿何事向人貪釣餌翻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三

教性命一竿懸

蒼蠅

竟日營營爲口忙點來白壁黯無光憑教呼憤揮霜劍漫

笑藍田是老狂

下第後追和白香山宮女絕句二首

雲雨幾迴夢欲成章臺驚斷曉鐘聲楚王別有憐香癖長

抱纖腰睡到明

其二

羊車未遍掖庭恩獨對春風畫掩門插竹灑鹽羞別院肯

教舞袖拭啼痕

餞春

三月都門木始芽誰知南土盡開花詩人莫恨春歸早結實從今應未涯

晚步邑園感事二首

莫將城市擬山林秋老炎燭尚見侵蔓草經霜終掃蕩清

風明月故園心

其二

高秋銀漢映晴空共訝炎蒸六月同正是天心渾欲雨山

川雲氣已潛通

咏紅子樹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古

秋高紅樹飽經霜朱實離離獨擅場漫道三春桃李好可

能到此復含芳

讀韓子師說有感

古人何事恥相師今日開門拜虎皮自笑文章知已外那

容桃李長春枝

秋晚行舟

樹近新雪岸岸紅扁舟一任晚溪風眼前圖畫誰描取收

人奚囊詩句中

同劉蔚文散步城南二首

閒行偶共過城南野草荒田已不堪惟有前朝雙雁塔依

然蟲蟲挂晴嵐

其二

韋杜風流千載聞可憐冷落付斜曛坡頭莫怪徘徊久貪看中條萬疊雲

客言蜀蘭秦牡丹有臭惡不堪聞者漫書志感二首

香草由來屬美人花王爛熳亦天真誰知謬種流傳後讒賊居然肺腑親

其二

道學衣冠妓妾身時時假借作家珍此生若不還天債亘古終爲負責人

嘲牡丹詩三絕

春風得意擅紅芳姚魏爭誇紫與黃富貴如君何足數花叢輒敢僭稱王

其二

霧暗却教春睡足霞明偏趁晚妝遲只愁一陣黃梅雨落盡繁華淚滿枝

其三

韋杜名園載酒歌遊人爭羨醉顏酡那知惆悵春歸後輸却開花結子多

過沉香亭弔古二絕

聞道溫泉新浴回倚闌斜見海棠開誰知歌舞繁華地今日惟餘土一堆

其二

荒亭遺址草芊芊紅葉翻堆亦黯然近居人猶種芍藥滿園應不減當時所發

過城南二首

倦遊厭復入秦城別向城南取道行爲愛中條雲百變還如海市映霞明

其二

漢唐遺蹟盡銷沉踏寺攀林夢裏尋只有終南山不改晴

嵐晦雨轉高溪

西征覽古十絕

周京禮樂播中原却用耕桑作本根王道由來應不遠幽詩一卷共誰論過邠州永詩諸邑

其二

桃林古寨接華陽歸馬放牛在此方後世祇誇天堽險重關百二抱河湟潼關

其三

名城墮罷築長城詎料山東變已生何似移城還向裏却教劉項盡銷兵秦壘華爲城處

其四

千秋破塚望驪山芳樹浮雲亦等閒唐許渾經始皇墓詩云龍盤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自崩銅狄無情歸劫外金龜有恨出人間驪山

其五

新作粉榆似故山上皇從此不思還始知孝子真天性卽在分羹數語閒新豐里分羹數語與虜中吾指同一機警世以不孝譏之過矣

其六

仙掌金莖不駐顏依然遺塚落人間若非痛下輪臺詔瀚海登臨定不還武帝茂陵

其七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三秦豪傑更誰如捫虱雄談故不疎垂灰尚知尊正朔可憐肝膽付丘墟王猛墓

其八

春花爛熳曲江頭空負長安二月遊故事還傳題雁塔新詩誰復繼瀛洲曲江看花

其九

曾笑青蓮醉後詞不殊狎客賦瓊枝君臣淫樂都如此何怪漁陽鐵騎馳沉香亭清平調三章未免長君之惡有愧責難陳善之義多矣

其十

廢驛無人草棘荒千年猶感舊經堂早知此地魂銷盡悔

不終身事壽王馬嵬驛

自臨川還閩

雨漲風摧逆水舟青山迴合路悠悠恨無雙鴈如鷗鷺隨意飛飛過遠洲

聞鄰舟絃管聲二絕

咫尺鄉關萬里遙漫天風雨夜瀟瀟何人江上彈清怨更倚長歌和洞簫

其二

誰教風笛譜弦歌幽怨聲聲喚奈何正是鄉心淒欲斷那堪蕭瑟耳邊過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南豐舟中偶書

倦遊何處覓知音萬里歸舟風雨侵笑語牀頭書墨筆天涯惟爾是同心

雨泊盱江聞夏禽變聲

枝頭好鳥唱新聲何減春林百轉鶯只有征人聽不得孤舟風雨繫離情

望夫山去南豐三十里

石壁崔嵬俯碧灣舟人傳是望夫山寄言來往江湖客莫向江湖老不還

夜泊廣昌城下

倒影金蓮浮市火橫空銀燦燦天星歸舟猶滯江城月翻
憶潭頭晚棹停

燈前聞雁聲書感

半天嘹唳度南鴻我獨何心北復東坐起徘徊人不寐孤
窓挑盡一燈紅

十月登城隍山絕頂二首

登高凝睇白雲深遊子天涯一片心遙憶故山香稻熟釀
來春酒共誰斟

其二

北望京華笑路岐同人莫訝我行遲縱教晃影浮雙鳥何

似鳥棲借一枝

爲張公度題畫竹二首

一派元從嶰谷分蕭蕭疎影欲凌雲洋州去後誰爲譜只
有春風解識君

其二

渭川千畝拂雲端移取疎枝入眼寒遙想掖垣秋月夜時
聞清節憂琅玕

過吳江感懷

湛湛吳江碧水澄菰葦採取伴鱸蒸年年無限秋風起歸
思何人似季鷹

丹陽道中見貢使進上用冬笋有感

微物纖纖出土來便充玉食貢金臺誰知養就凌雲節別
有東南竹箭材

沂州過二疏故里

父子相攜返故丘黃金不爲後人留道旁冠蓋紅塵客漏
盡鐘鳴尚未休

五月朔定興道中遇雨二首

火雲歷亂鬪奇峯旋壓層城四望濃海內蒼生皆待澤作
霖誰似攬天龍

其二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翠麥風翻不少停土田初坼苦難經行人莫厭黃梅雨望
入平疇分外青

病中不寐作四首

病骨支離瘦不勝呼童懶慢氣填膺藥爐自試溪更火粉
壁長然徹夜燈

其二

連旬抱病只孤眠寒足蹣跚又未痊起坐常須人作伴看
他竟是地行仙

其三

華髮盈頭已漸疎良宵耿耿獨愁余擁衾細數嚴城鼓

習難忘理故書

其四

漫漫長夜聽雞鳴伏枕經秋夢不成却喜高吟心尚壯摩
挲雙眼覺神清

過梅嶺二首

豫章閣盡嶺雲連猶記秦人遺將年點綴梅花偏覺好將
軍姓字更誰傳嶺故以秦將梅鋗得名非有梅
花後人種梅滿嶺亦韻事也

其二

秦軍幾費干戈力漢使猶勞往返功謂梅鋗
陸賈聖代車書通

萬里我還開海看楊逢近許沿海開洋船
半變卑聽民自便

書所見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主

嶺南經歲似春溫草樹長被雨露思惟有木棉花間發却
疑楓葉著霜痕

登鎮海樓不果

經月羊城往復頻粵臺空望石嶙峋一行作吏忙如許只
恐青山冷笑人

端陽卽事四首

偷得紅塵片刻閒閒逢漫把舊詩刪忽聽報鼓寥寥響又
着朝衣赴拜班是日賀千秋

其二

午日松臺競戲遊喧喧鉦鼓弄龍舟豈知江上招魂地正
是人間得意秋

其三

北眺星巖咫尺間幾迴有約幾曾攀山靈應笑君忙甚直
待閒時那得閒

其四

飲酒遊山憶孟陽况逢競渡鬧江鄉公家勾當何時了懸
說風流滿座香

七夕

蜀錦吳綾竝越羅遍傳花樣闌輕梭如何乞與人間巧不

道人間巧已多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主

清席呈何禮宗年兄

青蒲小簾值多錢溪睡何曾減細旃借問嘉文華且臨幾
人夜夜得安眠

惠風三十章有引

漢晉衣冠久通嶺嶠洙沂禮樂夙播江城幸縉綬
于名邦堂高默化空揮絃於下邑德媿芳鄰地控
山海之間人則難理職寄魚鹽而上事已可知一
官豈有餘閒三載竟無善狀遙溯十賢之矩護慨
然慕彼都人獨傷三季之波靡難乎免於今世美

不勝述守土者或習而安焉惡自堪懲採風者將

歎其衰矣聊抒短韻觸目以興懷敢效長歌陳情

而當哭所期共挽末俗庶幾復觀先型

其一 詩文

詩文焉用裝陳陳與會來時別有真語帶煙霞應少匹筆

驚風雨更何人

其二 曠望

憲禁森嚴絕小偷那堪漏網是吞舟山頭金錫淘難盡海

角魚鹽販未休

其三 登戶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五

泛宅浮家宿浦邊猶輸百萬水衡錢何來豺虎沿崖踞忍

見犬羊傍岸眠

其四 隱櫓

魚鱗巨冊久無憑鴉結單丁苦不勝十段錦中偏掛漏一

條鞭外更侵凌

其五 私抽

茫茫嶺海寄炎荒半屬吾民採捕場何物敢吞爲世業某

山某水盡飛糧

其六 勸率

近詔通經准武黃百夫真勝作書生平時隱若南山虎他

日屹爲萬里城

其七 奸胥

盤踞公門作穴巢纔經刮目便魚休關通狡兔營三窟搏

噬蒼鷹下九霄

其八 濫市

銅銀鉛錠大衡量米肉重教漬水漿堪歎人心都似此無

何有處是渠鄉

其九 勸耕

田丁舊事主人翁婦子嘻嘻拜下風誰料年來爭刮斗一

方割據自稱雄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五

其十 獵

雄兔拔身草莽間翻驅鷹犬出郊關直教大獵歸來日濕

血銜杯引醉顏

十一 竊盜

家家畜犬盡防奸夜夜穴墻又報官不謂承平無事日縱

橫狐鼠敢登壇

十二 訟吏

無端刀筆起風波海市蜃樓變幻多莫有神明賢長吏高

懸秦鏡照妖魔

十三 巫覡

法角數聲掉臂來謾誇號令叱風雷人間司命真如許何必賽神酒一杯

十四 賭錢

一擲常輕百萬賞華燈縱博夜遲遲東家只解抽孤注勝敗由來不自知

十五 夜遊

閒攜游手夜相過燈盡琵琶唱豔歌詰旦三竿紅日上擁衾猶似臥沉疴

十六 奉師

雞筋莫把老拳張豺日偏遭毒手亡但使風波非自作縱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五

敢袒裼有誰傷

十七 圖賴

誰教毒草斷人腸赴火燈蛾祇自戕正恐株連難抵罪縱

橫白骨倍淒涼

十八 溺女

豺虎猶知父子恩何圖腹我反成冤可憐一霎啼聲斷不

及人間養犬豚

十九 拈烟

糟糠自古合相憐何事中途遽棄捐寄語人間真伉儷莫

圖佳冶莫貪錢

二十 驕婦

誰家遊女出城隅萬鏤金釵百顆珠却歎中人生產薄經年賺得一簪無

二十一 齋會

何事齋廚日夜忙招邀翠袖禮空王來時乍望魂先斷去後相思夢更長

二十二 游冶

男女從來教別途如何結伴遠通衢珠簾半捲猶羞殺翻向人前露髮膚

二十三 私窺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五

誰家少婦不知羞日暮相攜伴客遊酒後改妝青鏡月燈前迴目碧波秋

二十四 頑童

青春小史爲誰嬌醉後翻身當細腰說與旁人應汗下何

期師友自相調

二十五 少尼

剪落雲鬟學坐龕老猶倔強少何堪須知長髮歸來好迴

想孤眠夢自諳

二十六 銅婢

白頭吟罷尚孤棲有恨無緣不敢啼老矣豪門誰復念蒼

天夢夢定難稽

二十七 揚帶

童男童女復何知誘入迷途棄若遺別有桃花隨水去兩心相許更情癡

二十八 惠葬

經嚴送灰絕歌吹虞祔祥禪各有期末俗飯僧兼宴客何如營葬刻銘詞

二十九 碎樞

人鬼由來各自分生居華屋歿歸墳青山到處堪埋骨忍把而翁作脯熏

三十 焚屍
東山草堂詩集卷六七絕

燔樞揚灰古極刑忍將骨月化青燐陰陽消蝕由天道封樹蓋藏付地靈

東山草堂詩集卷七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又字秀瑞

門人 鍾奇瑞 吳文偉校

林孟風

五言排律

同何禮宗年兄遊江郎山

奇峯高百丈曲磴路漫漫石色凌霄紫霞光染壁丹蒙茸垂翡翠峭拔削琅玕歲久苔文古山空鳥語寒揆奇遊物外乘興步雲端憑眺江山小放懷天地寬江郎歸洞府仙

東山草堂詩集卷七 五排 一

子倚闌干尋壑幾忘險經丘又廢餐夏雲多變態應少此奇觀

趵突泉

齊州多冽泉樂水獨開先石湧三珠樹池涵一鏡天淵源王屋下吞吐栢崖巔隱見同高士清溫類大賢河流衝不斷地脉透無邊疏甲經冬翠樓臺倒影懸波濤翻北海膏澤潤東田陸羽何曾品杜康差足傳永懷神禹蹟游導距前川

贈潘子登

嶺表風塵更逢君且論文南游輕海嶠北夢渡江濱重以

繁霜感淒共瘴雨紛枯綠淚滴禽集爲啼聞貽我奇編
在照人古道存畫圖畱勝蹟詩卷挹清芬鸚鵡空饒舌驂
驪自軼羣板輿猶可御翹首太行雲

喜雨

嶺南久不雨何意沛今朝雲陣漫天布風塵捲地驕江濤
翻欲立屋瓦更疑飄勢落銅壺迸聲高玉珮搖茅簷飛瀑
雪花徑湧寒潮鷗共清波泛蠅隨溽暑銷應填初坼土立
起乍枯苗知慰三農望無勞祝袞襴

憎鼠

寂寞青燈夜時聞噉有聲簿書遭點黜經史捨縱橫竊肉
先偷眼飛身獨走楹嘯梁蟲唧唧入窟免營營倉粟依秦
相桁衣庇楚僮密中煩著矢穴底戲乘駢憑社緣嘉樹穿
窟竄古塋狸奴良易假磔判豈難成畱飯坡公德拔鬚逸
少情嗟若何敢爾駕化任飛鳴

京邸選拔同年讌會賦謝景冬賜俞青岳王方若劉

大山張葭士劉太乙諸先達

萬壑歸溟渤羣山仰岱嵩人文今日萃譜籍昔年同羅拜
忘官熱題名敘齒崇晤言知哲匠揖讓識宗工傾蓋新交
定班荆舊好通聞聲千里外聚首一堂中坐次齊鸞鳳行
間舒雁鴻比肩皆庾鮑接膝是夔龍北斗名何峻東華里

東山草堂詩集卷七 五排 二

更隆塵談霏玉屑牙頰芬蘭叢白髮尊轅固青雲附史公
喬門誰挾貴寒峻不言窮曲奏壘篋合饌羅水陸豐花枝
令月醉翠幕帶煙籠玉樹風前皎瓊枝燭底紅開筵疑似
夢吐氣總成虹自念臨盤錯行當託忼懣西園欣雅集此
海慕英風頗恨登龍晚還驚市駿空風雲思際會德義勉
磨礪歸院隨蓮炬鳴榔御玉驄長懷車笠誼何日許重逢

東山草堂詩集卷七 五排 三

東山草堂詩集卷八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又字秀璠

表弟 鄧祖武

弟 嘉權校

嘉穗

七言排律

宿鷺山洞

鷺山仙洞聳龍從，層疊雲林有路通。百道飛泉懸石壁，千尋古木覆瑤宮。川原歷歷斜陽外，人物匆匆淡靄中。巖際月明臨水白，檻前燈亂點江紅。高人徙倚平林屐，清夜淹

留古寺鐘寂寂，仙源高置枕數來神夢斷松風

是洞亦為九迴神降

夢之地矣夏六月以新夢至此

最成鍾先生席上觀梅漫賦為壽

暮山搖落一林霜，獨愛寒梅晚節剛。自有冰肌凌白雪，更饒鐵幹轉青陽。風光寒撲美人面，春色晴褰處士裳。片片飛花頻點袖，離離瘦影半連牀。月明官閣藏清豔，雨過隴頭度暗香。三徑菊松長作伴，一門桃李共含芳。和羹早繫蒼生望，移植還生上苑光。座上臨風懷玉樹，庭前立雪看霞觴。祝公敢獻廣平賦，應識立朝鐵石腸。

贈陳滄洲先生二十四韻

南開衡岳面湖天，命世雄才屬大賢。詞藻源通三峽底，桐金日射五雲邊。列星曉拂滄江月，化雨春深越嶂煙。澗水清襟人比玉，柯山勝賞吏成仙。棠陰種就召公後，瓠子歌傳汲黯先。風雪身勞漕輓路，河淮功紀坂堤員。氣豪已踵元龍武，書上還齊司馬肩。節槩清流推嚆矢，英華藝苑仰芝田。題頒新柳催中使，賦擅凌雲拜御船。奏對清言霏似屑，縱橫健筆大於椽。明珠錯落銀毫字，白雪紛披玉版箋。乍見山陽方敘績，忽聞海嶼更揮絃。月明湖畔鯨波息，雨足江東麥浪鮮。自有丹心通魏闕，旋垂紫綬入金川。燕機吏隱花迎佩，牛渚笙歌月滿筵。民躋春臺樂化育，士棲

夏屋藉陶甄。從教貝錦翻青草，終見淤泥出白蓮。一代風騷宣室召，半生述作國門懸。明公獨闢三千界，末學相思二十年。敢效賁春充廡下，長懷負轡候車前。著書空自存微尚，齋軸何堪廁巨編。賦就漫希皇甫序，草成祇擬子雲玄。倘蒙一字褒華袞，鑠版和凝應未愆。

燕山春讌倡和十四韻同張雪書陳滄洲馬新溪徐燮菴宋櫟翁諸先生賦

帝京曉起瞳矓日，御沼晴通潏潏泉。金彈手輕飛騶裏，玉樓人困試鞦韆。鬱葱佳氣城南樹，爛熳艷卿雲閣下天。環海知心森列宿，他鄉聚首展長筵。燕臺雪淨嵐光暖，楚館風

和霽景妍頗效羽觴春醉月還傳翠幕暮生煙

梁簡文曲水詩有煙

生翠幕賦才欲擅三都譽詩思應參上乘禪縹緲篆香情

共遠低徊燭影句同聯淡杯潦倒吟餘興彩筆欹斜酒後

頗意氣夔龍真接席文章庾鮑足齊肩諸公盡是青林桂

如我難分白社蓮千里夙懷勞遠夢一堂高會羨良緣韶

華荏苒知堪惜野性迂疎愧未圓願及西園開讌暇續成

圖記共躋蹕

胡大巡憲頌詩

淵源家學接康侯經濟文章第一流鼓角曉催秦嶺月旌

旗畫捲海門秋魚鹽久息荏苒警務模還紆軍國憂上下

東山草堂詩集卷八

七

三河勤保障東南半壁展風猷更無魍魎潛踪影賸有珠

璣付唱酬鱣渚煙開雙戟峙鸞峯翠點五花浮波涵泮沼

芹香遠春滿圓扉草色柔江上月明澄萬頃嶺東雨足綠

千疇明公節鉞清霜肅下邑絃歌化日悠得水魚鰕欣共

躍向陽花木喜初凋鶯駘早幸供驅策輕轡時思効扶搜

願備參苓歸藥籠長同桃李植芳洲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謨著

方禧

門人

李克進 潘維全編

王弘圖

辛卯粵閩卽事

粵服揆文又屆期重來檢校復何辭風雲氣噴南溟動壑

壁光搖北斗移祗自糊名傳竹簡問誰脫穎出毛錐猶思

昔日經營地贏得秋風老鬢絲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登明遠樓

鎖院晴光曉漸開超然步屨上樓臺參差城闕清秋迴縹

緲林巒紫氣迴珠海魚龍方變化花田桃李盡栽培不知

萬卷丹黃裡誰屬天人第一才

放榜

鎖院清霄玉漏傳萬條銀燭爛熏天裁成杞梓環高座拔

起魚龍出大川蒞榜題名分甲乙聖朝造士屬才賢五

更騎士喧笳吹聲震羊城姓氏宣

赴鹿鳴宴喜晤李山立於紫薇堂步張總才閣中韻

并呈尊大人伯猷太史

校書曾預聚奎堂。分席還同燕喜觴。太史曉占雲五色。僊娥夜啓月重光。風清桂花飄來好。人在薇垣坐處香。誰道文章無定價。翩翩公子擅名場。

於羊峽

夾岬蒼山路欲窮。拏舟入峽趁秋風。山雲挾雨鳴泉急。石翠浮嵐帶樹籠。極目迴波還擊楫。驚心舊業等飄蓬。時平戰壘無餘跡。萬里牂牁一道通。

和吳雍左謁寇公祠之作

孤注偏教勝着先。北門遺恨失和邊。白溝分界天驕謫。黃蓋臨河宋主賢。南去空憐花蠟燭。北歸猶廢竹枝錢。崖州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司戶今何在。誰復相逢饋一鮮。

送陳誕江內召

帝里花飛上苑春。會同奏對出楓宸。敢嗟白首無知己。賸喜青霄有故人。月下敲門喧及第。爐頭煉藥夢還真。君家兄弟齊鳴鳳。我亦聞風步後塵。

壽溫伯鎮

孤矢晴懸玉帳高。遙傳僊仗拜官袍。開尊曉露凝丹桂。入座春光綻碧桃。武庫青霜凌海嶽。文壇赤幟命風騷。齊眉好奏鳴鑾曲。最美斑斕是鳳毛。

壽連平百歲翁顏彝初

南極星明百粵天。遙傳宅相慶華筵。金閨書奏人間瑞。玉籍名標地上僊。義曆五朝尊正朔。萊衣六代拜高年。邇來不用扶鳩杖。猶向侯門掉臂旋。

題張北山別駕西署憶蜀居

花竹蕭疎境自寬。公餘乍足寄清歡。別開丘壑何幽寂。小築亭臺轉鬱盤。峯石移來山可樂。夕泉浸處海同觀。非從物外耽虛靜。應向閒中策治安。

約遊羅浮不果

每過羅浮欲繫舟。閒雲相引萬峰頭。山靈知我長延佇。王事驅人敢逗留。擬覓丹砂迷洞府。空餘皓月照林丘。吁嗟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鹿鹿紅塵裡。何日投閒作壯遊。

粵東竹枝詞

九月嶺南草不凋。滿江烟樹綠迢迢。瘴雲夜散花田雨。採得瓊華媚阿嬌。

五僊門外水溶溶。夾岬含烟柳色濃。午後迴舟喧競渡。三千粉黛戲魚龍。

五層樓上碧天空。極目珠崖杳靄中。卽販香簾從此去。經秋何事斷歸鴻。

石蓮方丈畫春娟。描盡人間百態妍。夫婿乞來遺一幅。池塘羞煞並頭蓮。

從人有誦余山左迎鑾詩數句謂見於逆旅題壁半
剝落不可讀而余亦久失稿忽忽都無記憶因續而
存之

法駕巡東魯瞻天咫尺臨龍旂懸白日鳳輦度青林空抱
千時策難忘報國心五雲如可挹敢戀草茅深

雨中之新安書事二首

漠漠秋陰散听花驛車直抵海西涯去來烟艇漁人網出
沒蒲帆賈客艤細路迷離芳草濕空山縹緲亂雲遮近傳
下詔清炎徼野戍遙聞起暮笳
風雨離離暗海壖遙征還入白雲邊驚心曲磴臨谿壑極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四

目落洋屬水天遠岫高低千疊石近林濃淡幾家烟行人
莫怨秋霖濕正喜陰膏沛稻田

聞遣民述移海之變

曩時逃界太無聊攬攘蒼生盡室逃荒野雲堆棲雉鬼顏
垣日出照蓬蒿十年沿海人烟斷五里連埃鬼火騷父老
白頭猶抱恨話來往事意忉忉

評詩二首

風雅于今重別裁英華爛熳帶春來無情翻作多情語最
是文章妙境開

愛爾針工妙剪裁却教雲錦稱身來最憐織女織纖手織

就天衣縫不開

沱潭山勘事書感

雨霽曉秋空駕言出海東連山橫積翠絕壑蕩陰風迭石
哀泉瀉圍峰古木叢天青雲映碧波碧日翻紅蒼嶼明霞
外雲帆深靄中魚龍方百變珠貝自交通誰使黔黎足偏
虞寇盜充爲言賢守土撫字若爲功

合江樓

孤閣凌風迥雙城入望遐山青朝隱霧湖碧晚明霞撒燭
驚題月開尊憶坐花幾年慚臥理海上又乘槎

粵聞中秋後一日爲龍川令屠達菴壽和韻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五

秋色平分後逢君大衍時好將垂露筆同賦慶雲詩重賞
一輪月頻斟百歲卮夜臨南極宿酩酊復何辭

又代

會傳金鑑錄拜獻及清時應傍千秋節還歌萬壽詩黃槐
香繞院丹桂酒盈卮鳴鹿方開燕醅醕且莫辭

又代

久識屠龍手風雲際盛時遙傳三異政競誦九如詩月殿
飄金粟奎文照玉卮千秋明鑑在何用奏青辭

題東官樂只亭呈耿時可次韻

佳氣遙連海一涯放衙坐對白雲遮環亭古木常巢鶴近

郭平林日噪鴉綠長。濂溪窓外草紅歸。潘令縣中花公餘。樂事知何限。絃誦還同十萬家。

辛卯粵閩壽新與令李書田

當年綠筆早橫秋。還向閩中共校讐。拂軫獨看鴻矯稱。觴喜聽鹿呦呦風雲意氣行堪托。錦繡文章任自投。從古作人推壽考。知君別有一丹丘。

題觀蓮街公館

卜居觀蓮街棟宇聊以葺。捧檄赴會城。旅次供出入。公事每往還。道里喜中立。豈能免折腰。踵謁過都邑。有時開一尊。賓僚共遊集。此外寡俗緣。冠帶解羈縻。繫坐對北窓。涼欲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太

共義皇。揖花田。芳可移。粵秀泉堪汲。鄰架多陳編。閒房時哀緝。青燈夜熒熒。難忘舊結習。息機任沉浮。葆素調呼吸。幸無簿書牽。三升復自給。

讀古

讀古目常明。養氣足不縮。目短足雖長。趨蹶陷坑谷。足累日縱開。窮年守空屋。兩事亟相須。軒輊則翻覆。狼狽並蚤。暨互依不應。獨何事千載人聚訟。猶鹿鹿。

母太孺人生朝奉調入武闈將事

躋堂初上紫霞巵。忽值鷹揚赴宴時。捧檄疊傳丹桂履。舞衣又逐綵雲移。花城桃獻三千壽。珠海鵬搏九萬期。簾內

衡文前歲事重羅國士慰慈闈。

奉檄再調武闈二首

聖朝武事亦旁搜。誰作干城紀壯猷。炎海蛟螭將破浪。粵山鷹隼欲橫秋。珠光好向驪龍取。骨相還從駿馬求。會見英雄齊入彀。漫教肉食取封侯。

其二

嶺南樹鵠策群英。猶許書生共論兵。鹿鹿空慚文墨吏。魚魚敢負品題名。崑山伏莽仍難靖。漳海乘波尚未平。一賦薦揚師旅振。場來頗牧作長城。

答陳立亭內廉見贈之作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七

公府同趨憶壯年。英雄惟見使君賢。風雲意氣人爭附。冰雪文章世共傳。指數春秋餘五十。胸羅兵甲正三千。滿天無限滄波濶。重看魚龍起大川。

對奕和立亭韻

官閣吟詩太瘦生。還乘幽興覓微枰。算通易數空爭道。悟徹陰符漫論兵。戰勝幾人畱退着。奪先到處破堅城。奕秋有譜君知否。黑白當關分外明。

咏月同立亭賦

鎖闌初見月華流。乘興何煩秉燭遊。雲淨海天清似水。風飄閭苑爽如秋。銀蟾欲躍光仍仄。珠蚌將開影半浮。爲問

何人操玉斧。冰輪缺處一加修。

閱卷畢同耿時可陳立亭余香山會飲和立亭原韻
同堂高咏發清商。知是僊郎逸興長。武庫喜邀名士會。文壇却接令公香。風傳嚴漏催虹箭。月照疎簾促羽觴。最是放懷堪永夕。炎天瘴淨快新涼。

赴鷹揚宴日口占示諸門士

攜將國士赴薇垣。裘馬翩翩意氣軒。射策鴻生新入彀。傳經虎旅舊通門。花田桃李迎風笑。珠海魚龍破浪喧。自是聖朝方講武。好舒韜略報君恩。

感舊示諸兒孫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八
頗憶童年就傅時。讀書多暇亦多嬉。風高放去凌空遠。竹馬騎來夾道馳。開徑張侯爭較射。閉門秉燭共彈棋。戲遊不了成何事。壯歲飄零獨學遲。

東坡祠覽古

鶴峰孤峙碧江濤。遺宅長留古木陰。避瘴不辭巢斷岬。投荒偏自賞幽岑。蕭條烟樹黃塘迥。迢遞雲山碧甲深。一掬寒泉憑汲取。分來清暑滌塵襟。放公詩公益畏染瘴故居高鑿井以避之今祠西面

黃塘南望碧甲司諸山特異

冬夜讌集諸門人

寒暑枕江城。遙傳擊柝聲。判花初闌筆。對酒復談兵。檐月

疎枝動。村燈遠。岫明還。思清晏。地策力藉群英。

冬日村行

粵山一望鬱葱龍。海氣晴隨霽色空。已放寒梅凌雪白。正餘秋葉染霜紅。村園曲塢深陰裡。路遠平橋淺碧中。樂歲尙愁枹鼓動。漫勞鷄黍餉田翁。

酬立亭寄懷原韻

天寒歲晚瘴江深。入座春風報好音。尺簡不殊分片玉。寸心猶自重雙金。歌傳白雪難操翰。曲奏朱絃漫撫琴。乘興莫辭移剡棹。西窓聽雨足聯吟。立亭有全余閣中倡和一刻

迎春日卽事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九
青青草色遍平原。出郭迎春日正暄。乍聽笙歌千社起。却看花鳥四郊繁。雨來柳陌催香散。風轉蘭皋曳彩旛。自是嶺南春事蚤。芳菲別足一乾坤。

壬辰元日對雨作

寒烟漠漠隱朝霞。霽雨蕭蕭冷歲華。空向曉雲瞻帝闕。偏憐春色滯天涯。依風斜曳雙江柳。泣露低開一縣花。怪底層城佳氣動。夜來震電掣金蛇。

和盧松士廣文咏水僊花原韻二首

清艷差如出水蓮。三英粲粲映瑤天。銀旛簇髮來青女。玉盞銷魂降素僊。用唐呂欽枕綉簾卿欲妬。張燈畫閣我猶

憐。浣。溪。小。住。烟。沙。淨。却。勝。吳。宮。開。管。絃。

其二

畫堂銀燭燦金蓮。共照春光不夜天。夢遇巫峰雲外女。魂來湘浦月中仙。猶嫌傳粉汚顏色。肯施朱取笑憐秋水。凝眸山作黛相如何事弄么絃。

和葉顧吾中書白茶花原韻

蜀種何年遷桂林。團枝玉色簇花深。露濡粉澤千行淚。風颭水霜一片心。真覺寶珠光照乘。一名寶長同壁月。影流金嶺南。差有梅堪擬。猶費詩人踏雪尋。珠茶一名寶長同壁月影流金嶺南差有梅堪擬猶費詩人踏雪尋歷是花苞瓣動甚能開而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和葉顧吾中翰春雲韻
海國春雲曳影長。無心舒卷逗春光。烟村趁雨迷朝霧。花塢迎風送夕陽。拂柳不嫌低度水。籠梅自覺暗浮香。還教捧日飛霄漢。肯逐巫山媚楚王。

盧廣文惠餽賦謝二首

玉粒香炊紫桂華。何須溪上餉胡麻。凍來酥乳凝寒雪。鍊就金丹煥曉霞。性有白二色向想采蘋鍤釜潔正宜釋菜豆嘉絳帷主婦知齋久。豈但椒盤善頌花。家慈近製粗豆盧夫人獻以此餽

其二

下箸何勞費萬錢。願同一飽度華年。羹調玉糝憐蘇子。飯

餉青精愧葛僊。香滑流匙蒸餽後。甘溫澣齒奪杯先。雪腴應更需茶枕。贏得清風繼玉川。

春陰雜興

官閣支頤望蚤春。春陰低護合江濱。歲華何事多風雨。洗盡東郊紫陌塵。迎春蚤見菜花香。麥秀連畦占歲芳。千里海山雷又動。懸知靈雨足耕桑。白鶴高峰隔翠蘿。板輿奉引一經過。平臨烟樹黃塘迥。指點雲山碧甲多。初二日小晴侍劫來歲事謝紛紛。紅紵盡日長看嶺外雲。風雨對床懷舊約。池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十一

塘生草。悵離群。憶諸弟春陰羅羅帶寒花。吏事多閑蚤放衙。問字不嫌無酒伴。分題賸喜有詩家。謂盧廣文繞郭梅花幾度尋。雲寒江路怯泥深。何時直上羅浮頂。細嚼寒香臥月吟。

山枕江城萬木叢。翠含春色鬱蔥龍。桃花解索東風笑。小立窓前映檻紅。

草色沿堦映綺疏。愛他生意不放鋤。裙腰一帶青如許。正恐天孫織不如。

春宵獨坐對寒檠。把卷猶能傲百城。偶起行吟初得句。風

敲。窓。竹。發。清。聲。

架上檢得盧廣文新舊詩簡漫書其後

山。邑。蕭。然。蚤。散。衙。晚。窓。檢。點。舊。生。涯。題。箋。漫。探。囊。中。草。索。
句。頻。分。筆。上。花。珍。重。同。聲。傳。赤。經。淋。漓。醉。墨。走。秋。蛇。孟。韓。
闕。句。知。誰。敵。元。白。聯。吟。自。一。家。歷。亂。春。階。憐。苜。蓿。朔。洞。秋。
水。想。兼。葭。生。憎。手。版。催。年。邁。獨。引。心。旌。送。日。斜。不。是。陽。春。
賡。白。雪。何。從。勾。漏。覓。丹。砂。謾。勞。更。讀。金。陵。集。采。得。驪。珠。亦。
太。奢。

和葉西村春陰原韻

鈴。束。東。風。不。許。狂。肯。教。狼。藉。此。春。光。憐。花。莫。使。爭。枝。鬧。帶。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上

柳。休。輕。作。絮。松。料。峭。餘。寒。蘇。幕。淺。從。容。樂。事。酒。杯。香。明。當。
着。屐。東。山。去。去。聽。鶯。聲。已。轉。黃。

讀僧海印詩慨然有贈

在。昔。韓。夫。子。原。道。開。佛。氏。賈。島。方。推。敲。縛。歸。衣。青。紫。近。見。
屈。翁。山。作。詩。追。正。始。幸。自。脫。空。門。復。存。靈。均。祀。我。亦。倔。強。
人。文。字。聊。爾。爾。頗。有。四。海。擔。欲。樹。千。秋。軌。每。逢。入。定。僧。拔。
幟。破。其。壘。故。山。數。頭。陀。戒。服。爲。我。褫。終。然。家。室。成。呼。兒。環。
拜。跪。年。來。官。鶴。峰。有。僧。驚。倒。屣。自。言。文。獻。家。長。抱。衣。冠。恥。
貽。我。學。部。書。雄。辨。壘。俗。耳。如。何。誤。迷。途。荆。榛。終。罽。趾。覓。句。
雖。清。新。蔬。筍。雜。蘭。芷。隔。院。聽。碁。聲。于。心。猶。不。喜。昨。讀。孤。雁。

吟。夢。斷。池。塘。水。淒。淒。更。淒。神。除。夕。拜。筵。几。哀。聲。動。四。鄰。捲。
地。悲。風。起。乃。知。天。性。存。端。不。悖。倫。理。會。呼。荻。葦。群。展。翮。翔。
花。藥。采。藥。季。女。偕。歲。時。陳。八。簋。綿。綿。祖。武。繩。屈。豈。專。美。
吾。雖。不。逮。韓。他。山。石。可。砥。抗。言。送。浮。屠。青。天。長。劍。倚。揚。哉。
毋。自。誤。大。道。直。如。矢。莫。遺。老。澄。觀。空。絃。操。飛。雉。

和海印人日對酒

空。山。常。見。白。駒。催。惆。悵。逢。人。尙。撥。灰。歸。夢。好。尋。花。柳。去。春。
心。莫。待。鶯。鶯。來。浮。生。幾。度。傳。金。勝。粉。額。何。年。點。玉。梅。領。取。
一。杯。消。萬。有。何。須。坐。破。梵。王。臺。食。酒。一。盃。之。句。

壬辰上元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上

海。月。團。團。隔。幕。烟。開。尊。聊。共。醉。春。妍。乍。晴。復。雨。雷。雲。佳。似。
暖。還。寒。待。雪。滿。牕。有。閒。吟。酬。令。節。長。餘。薄。俸。饗。高。年。燒。燈。
擊。鼓。春。如。許。領。取。韶。華。不。夜。天。

蘇端明故居應教二首

草。敕。無。端。滿。海。涯。玉。堂。蓮。燭。暗。風。吹。雄。才。合。受。時。人。忌。直。
節。惟。應。聖。主。知。白。鶴。歸。來。尋。舊。館。青。峰。卜。築。寫。新。辭。空。餘。
出。谷。笙。鐘。夢。海。外。文。章。更。擅。奇。

其二

新。居。縹。緲。倚。層。城。俯。瞰。江。郊。雪。浪。生。山。疊。翠。來。知。蜀。近。水。
交。流。處。憶。湖。平。松。亭。風。過。驚。濤。響。桂。井。泉。香。撥。乳。泓。白。鶴。

不歸喬木老雲房長護佛燈明

上元後新晴讀高祭戎十花十二樓詩賦贈

雙江風雨聲蕭蕭入春花事皆無聊曉雲暗度華燈節暮
霽寒遮皎月香華燈皎月兩參差黯澹春愁不可支誰家
竹杖能扶醉何處藍輿爲賦詩將軍橫槊高樓上新歌賦
出陽春唱燈光璀璨目光清照徹錦城花盡放陽春曲曲
皆絕調下里何人敢吟嘯儻容屬和寄詩筒筆舌還教矜
兩妙

喜晴次盧廣文韻

春陰黯澹若爲情喜對晴江曙色生幽館風和開牖讀荒

村雨足課犁耕翠叢花徑鶯初囀綠坼莎汀竹乍萌拭目
瘴烟銷已盡扶桑日射海潮平

題蘇文忠公六十二歲像併序

此蘇文忠公安置惠州時像也按公詩及瓊州石
刻紹聖四年丁丑公年六十有二白鶴峰新居落
成郡人何充秀才寫贈此像公亦贈以詩所謂黃
冠野服置我山巘等語正與今像相合其年章相
惇憾公不已復自惠謫瓊昌化軍及北歸日瓊人
因畱像祀其地歷宋至今五百餘年失而復得前
太守今嵯憲賈公青南摹勒貞珉近同年友碧山

朴先生來守瓊始寄此像穗更爲刻置白鶴峰祠

伸還舊觀併增勝蹟因嘆自古文章節義之士凌
白日而厲秋霜其流風餘韻兵刑所不得侵風雨
所不能蝕類若有神物焉相與擁護於千百年之
後以昭一方盛事而當時佞夫壬人氣滿志得必
欲置君子於死地者至此皆已銷滅無餘而其蹟
愈著其道彌光蓋非獨天道之好還抑以慰後學
嚮往之誠而可爲百代龜鑑也然則茲像之流傳
豈偶然哉用敢敬書二律於上方

蒼顏白髮重流離千載英靈尙護持風勁不侵居士宅雷

轟早碎黨人碑照來蓮燭冠裳古莫後椒漿俎豆綏五百
餘年遺蹟在休驚華表鶴歸遲公新居成有詩比丁令威

其二

超超眉宇自天人仰止清標迥絕塵切火尙畱新歲月忠
魂應戀舊松筠共傳鶴岫懸燈影重見漁磯把釣身不有
風流賢太守誰知面目本來真有公嘗懸燈取影祠下北門

中秋較射

郊原氣爽碧天空一郡良家角藝雄弓挽六鈞彎夜月箭
穿七札嘯秋風運籌自昔資群策鎖鑰于今藉上公獨笑
經生文弱甚何由麟閣共書功

送茂名王師錫

高會金臺願不違。天街踏雪夜同歸。難爲懷際人初別。正快心餘事已非。劍老豐城雖飲鏢。珠還合浦自流輝。獨憐瘴海烟波濶。日斷僊舟何處飛。

都樂屯夜歸紀事

白雲嶂下舊軍山。戰壘蕭騷草木閒。漲海清波猶可望。金城遺蹟未應刪。趁墟客散荒烟外。導騎人歸落照間。繞憶坡公曾有句。長堤燈亂使君還。

修禊日盧松士廣文招訪蘇文忠公釣磯以春漲不果昨夜月明因有事江郊艤舟其下倚岬洞潭歷歷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七

如畫頗愜一時幽興惜未得與廣文先生把酒同賞也漫賦長句以訂之

昔年學士來循州。白水蒼山盡勝遊。獨有鶴峰城下地。鄰鄉淺碧浮輕舟。一自海南重謫徙。荒江索莫空流水。洞潭月浸波涵涵。崎嶇烟迷石齒齒。遊人無復尋遺踪。文采風流千古空。剩有汀花開曉日。但聞野鳥啼幽叢。今夕飛舟倚城北。灩灩風露三更逼。叩舷舒嘯破洪濛。湧出波心山月白。想像當年把釣時。脩然身世浮雲馳。礧溪雷澤應相友。沂水春風更我師。乃知千古聖賢志。皎如新月無纖翳。流行坎止隨所安。何論山林與朝市。蘆溪先生嗜古人。應

疑內翰是前身。羅網舊聞堪補缺。丹青遺像復更新。先生修祠

像有聖文與言命。駕同游豫知君別有開情處。若更臨流共賞心。低徊雷之不忍去。顧余薄宦方浮沉。憑弔孤情開素襟。捐襟何由見遠者。吹簫猶若聞餘音。凌波一醉長歌作。灑落松風滿岩壑。莫言白鶴不歸來。五百餘年無此樂。

初夏郊行卽事

晴雲縹緲散輕陰。望入郊原草色深。梅雨翠迷青嶂路。麥秋風送碧江濤。穿花頻見雙飛蝶。繞樹時聞百轉禽。自笑一官多鹿鹿。擬從按部得閒吟。

蘇學士釣磯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七

北望中原歸路賒。江郊小住卽爲家。持竿欲拂魚龍起。泛艇還隨鷗鷺斜。山連蜀青寒帶雨。城連湖碧晚飛霞。會心到處皆濠濮。好向烟波問海槎。

四月廿三日大風雨感懷

海天風雨暗羅浮。底事勞人旅愁上下。三江催鼓角。東南半壁扼咽喉。吹殘官夢誰青眼。滴碎鄉心自白頭。長夏炎歊何太酷。晚涼贏得爽如秋。

夏漲

兼旬積雨畫漫漫。炎夏連陰亦自寒。百谷奔流爭大陸。一天積氣暗群巒。江廻南北連山遠。湖合東西抵海寬。猶慮

野田傷稼穡幾同蒿日倚樓看

端午積雨

連旬風雨暗江干節屆端陽尚薄寒漫送西舫喧鼓吹空
教翠袖倚欄杆榴花艷過初垂實荔子香來乍上盤安得
祝融開景象南天朱鳥盡飛翰

夏漲行

循州一望波滔天懷裏不減堯時年四郊禾黍沉寒泉居
人遑遑競播遷陽侯作勢起海壖招呼風伯揚塵烟雲將
雨師還相牽馮夸擊鼓聲闐闐江神怒欲摧山巔直衝城
郭吞桑田谿回南北入市廛兩湖銀最洪濤流嗟哉河伯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大

何太偏忍使吾民盡顛連官吏側目愁眼暗齋心默訴祝
融前祝融聞之威令宜火輪迅駕扶桑邊于時火帝方司
權傳命羲和速整鞭金鴉朱雀飛翩躚燭龍起駕何赫然
掃除陰暄輝山川南薰徐拂光鮮妍穀我士女慶陌阡爰
卜良辰薦牲牷張燈奠酒侑管絃穰穰從此歌豐年

夏漲後宿涼井約郭氏山庄書事三首

五月炎歊欲逼人晚投村館蔭松筠雲鋪滄景天中面山
着濃妝雨後春

其二

誰云久雨不妨農幾畝窪田腐草中猶喜流來纔什一稻

花依舊放青隴

其二

蕭蕭窓竹暮禽鳴更聽群蛙響答聲月上松梢眠不得願
留膏雨賽秋成

船澳弔古

義旗自昔指炎州丞相勤王此滯留蔓草已埋行殿淚寒
烏猶喚故宮愁崖山隱隱門還啟瘴海茫茫颶未休一卷
指南遺恨在忠魂千載應來遊

季夏郊行

旌旆悠悠出水東四郊山色自菁葱海雲變幻成蒼狗林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大

雨蕭疎斷白虹禾黍萬家斜照外松篁百里暮烟中笙歌
江上歸何晚士女喧喧樂歲豐

讀書

少年涉河洛欲問洙泗津恥復求貴富願爲古天民偶然
落塵網冉冉四十春一走聲利場詞章苦紛綸陳言浩千
萬日耳空復親理明心轉放自如復頻頻廿載書十上一
官寄海濱薄領迷烟瘴手版困風塵水陸繁供億軍民費
調均勞生感忠孝何日乞閒身時復對經籍慨然一長呻
蕭蕭竹窓下著述聊自珍

七夕偕諸同寅聚飲西湖卽事

良夕湖干繫桂舟。晚風新月共悠悠。難忘情是銀河會最
賞心。當玉露。秋城傍青山。疑蜀道。檻臨碧水。憶杭州。聽來
靈鵲無聲處。何處璇宮問女牛。

湖上晚歸口占

高閣臨風醉玉舟。尋幽半日慰綢繆。照來城角三分月。響
徹林間一片秋。雲島僧歸紅葉寺。玉灘漁唱白蘋洲。自憐
咫尺西湖路。六載曾經幾度遊。

舟中作

乘興扁舟溯碧川。悠然雲水對高眠。颺拋簿領閒拈酒。獨
譜詩歌靜撫絃。魚網江潭憐活潑。鶴臨洲渚羨翩跹。竭來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壬

景物生幽感。長憶林塘月滿天。

王君克峻製帳新成屬余題其額率占四言八章書
以應之

其一

簾紋似水。帳色如烟。北窓欹枕。別一洞天。

其二

明月鑿帷。輕風入室。葆素寧神。黑甜如蜜。

其三

睡曲以側。覺正而伸。翛然高寄。爛熳天真。

其四

辨明而起。嚮晦斯息。舒卷隨時。乾坤我闕。

其五

晝炊黃梁。夜吐白鳳。大夢茫茫。差作佳夢。

其六

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以此獨寢。端不愧矣。

其七

王事劬勞。倦則高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其八

虎帳森嚴。燕寢凝香。分籌帷幄。共奠金湯。

中秋待月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壬

花間一把酒。幽意自翛然。坐待秋如水。還看夜似年。羅浮
陰雨合。江海暮雲連。天柱何由往。高歌且醉眠。

月出小飲

雲開重對月。小坐戀清暉。花徑御。玉靜蘭燈。照影微庭空。
看鶴舞。樹老見鳥飛。遙想南堂叟。閒吟上釣磯。

中秋深夜得月登東坡亭

酒闌雲散月初懸。一上孤峰興浩然。拂檻寒星晴耿耿。環
城秋水翠娟娟。青山長在人何往。白鶴歸來境已遷。坐對
漁磯懷舊蹟。風流千載許誰傳。

秋所得雨誌喜和五弟國瑞

京風疎雨破人愁。彌望郊原翠欲流。忍遣寒花焦曲徑。終教晚稻穫平疇。魚龍珠海翻新漲。草木槎江發素秋。白足嶺南霜雪少。西成早慰兆民憂。

秋早祈雨盧松士廣文以足疾杜門齋心默禱口占長句因用原韻奉酬

亂雲愁絕出山遲。秋早何如夏漲時。蒿目星河侵枕簟。驚心烽火照旌旗。時方督師討邵陽山寇蒼生有命誰堪託。白帝無權那敢知。但願羅浮風雨合。賽將牲酒燕神私。

賦得滿城風雨近重陽八首

滿城風雨近重陽。莫謾登高望故鄉。桂樹賦成秋欲老。菊

花釀就興偏長。張深江渚魚龍起。水足郊原穠稔香。還喜

鷓鴣清韻在涼颺。吹送過南堂。

其二

海氣濛濛暗越裳。滿城風雨近重陽。芙蓉露滴秋初冷。楊柳烟寒葉未霜。釣渚蒼茫餘白水。雲山迢遞入黃塘。勞人倍覺孤懷爽。翻憶閩西舊草堂。

其三

山菊花開荷欲謝。官齋吏散時多暇。滿城風雨近重陽。半榻琴書陪獨夜。好事還憐問字人。分題正喜譚詩伯。且浮大白足移情。一任江河流日下。

其四

年來作吏太清狂。退食惟餘書一床。繞砌蕙蘭開九畹。滿城風雨近重陽。東山清興遲遊屐。北海豪情漫舉觴。最是野田膏澤遍。農歌幾處奏穰穰。

其五

勞人何事驚秋思。一望天涯風景易。不惜悲歌到慨慷。無妨痛飲同醒醉。滿城風雨近重陽。故國松楸寒晚翠。歸夢將歸愁未歸。空階滴滴鄉心碎。

其六

八月邊烽照曲江。龍旗羽檄日飛揚。樛梁戰壘窮山苦。愁

絕孤村破屋荒。千里關河勞遠夢。滿城風雨近重陽。嵇山

一掃蠻烟半巖得。歌聲滿四疆。施大提憲出師部州報捷

其七

天空坐嘯霜楓下。日對晴峰繞官舍。斜飛玉露嘆窮秋。倒捲銀河愁永夜。赤壁難從二客遊。朱絃漫向雙江瀉。滿城風雨近重陽。起舞桑林纔報謝。時祈雨有應

其八

嶺南經歲不飛霜。三熟潮田怯水荒。何事雙江驚夏漲。翻教四野饑秋穰。天河乍洗黃茅瘴。露砌還舒紫菊香。已卜頻年書大有。滿城風雨近重陽。

送何廣文之任茂名二首

橘。柚。霜。浮。萬。樹。金。江。樓。醉。別。暮。雲。沉。十。年。書。劍。留。吾。道。千。
里。關。山。共。此。心。桃。李。春。風。披。拂。久。葦。葭。秋。水。溯。洄。深。知。君。
官。閣。饒。清。興。莫。惜。梅。開。一。寄。吟。
端。江。西。去。路。非。遠。畫。錦。還。鄉。與。倍。饒。饒。菊。迎。寒。遲。吐。蕊。嶺。
梅。送。暖。早。舒。條。九。重。乍。喜。龍。章。賁。二。月。還。傳。虎。榜。招。兵。氣。
盡。銷。文。字。裏。兩。齋。子。弟。看。聯。纈。

江郊秋望

雨。晴。雲。欲。海。天。空。極。目。郊。原。氣。鬱。鬱。遠。近。秋。山。涵。淺。碧。高。
低。霜。樹。露。微。紅。分。明。野。色。槎。江。外。歷。亂。砧。聲。落。渚。中。更。上。

孤亭尋鶴跡。半天喬木起西風。

母太孺人生朝志喜

紫。氣。朝。來。護。北。堂。蚤。梅。欲。放。菊。含。香。南。山。秋。色。明。如。許。下。
里。歌。聲。樂。未。央。奉。引。板。與。娛。鶴。髮。却。浮。桂。甌。上。霞。觴。涓。埃。
未。答。劬。勞。意。長。被。春。暉。歲。月。康。

冬夜書感

小。窓。匡。坐。夜。焚。膏。把。卷。長。吟。意。自。豪。清。地。霜。華。凝。影。冷。中。
天。月。色。養。秋。高。亭。依。松。鶴。名。堪。託。家。在。林。塘。夢。轉。勞。東。帶。
應。憐。腰。欲。折。偷。閒。且。復。泛。香。醪。

題門屏

天。地。有。大。德。一。元。布。為。仁。丕。靈。承。厥。事。藹。藹。萬。物。春。維。余。
連。明。聖。薄。宦。粵。海。濱。忠。厚。固。自。植。貽。誅。實。諄。諄。每。出。視。
堂。事。愴。惻。難。具。陳。退。食。時。自。省。毋。乃。傷。吾。民。仰。被。祖。父。蔭。
俯。思。子。孫。因。幽。懷。自。堪。白。敢。負。守。官。身。閒。拋。俗。情。累。日。與。
簡。編。親。坐。對。賢。士。語。勤。勤。相。諮。詢。病。瘵。長。在。抱。六。年。婉。拊。
循。茫。茫。山。海。濶。何。日。俗。還。淳。見。過。惟。思。補。叨。秩。不。嫌。貧。升。
沉。知。有。命。吾。自。樂。吾。真。

梁鎮平鼎文招林淵其同飲白鶴峰余以試事過郡
不得與漫賦

鳬。鳥。飛。來。瘴。海。濱。羅。浮。作。合。自。天。真。祇。憐。碌。碌。塵。中。吏。空。

負。悠。悠。物。外。身。為。憶。舉。觴。招。白。鶴。更。聞。看。劍。拂。蒼。鱗。月。明。
此。夜。懷。人。靜。一。水。盈。盈。夢。自。親。

臘月九日攬勝亭陪史學院譙集夜歸口占

坐。嘯。新。亭。數。舉。杯。山。公。勝。槩。足。追。陪。平。湖。凝。碧。天。光。淨。遠。
岫。浮。青。野。火。開。捲。樹。霜。風。隨。馬。度。橫。塘。星。月。傍。驂。來。却。看。
醉。後。吟。鞭。裊。猶。似。高。陽。池。上。回。

鱸魚

獨。擅。東。南。美。淞。江。舊。識。名。披。鱗。霜。縷。細。斫。膾。雪。花。輕。不。用。
歌。彈。缺。何。勞。雜。莖。羹。網。來。充。一。飽。丙。穴。已。忘。情。

秦嶺謁韓文公祠

絕學中興。接孔庭。謫來嶺表。路重經。鱣魚暴甚。猶須化。佛
骨頑然。竟不靈。雪積曉關。三尺白雲飛。衡嶽萬峰。青天教
文運。開南越。到處還將振鐸鈴。

登埠涉海門港

潮落海門秋。初陽水面浮。野花叢遠岬。村樹雜芳洲。漁艇
方開網。鹽池乍截流。昔年烽燧地。空寄白雲幽。

臘月十五夜抵海豐勘事書壁

薄暮臨東海。空天月已升。傳聲驚遠谷。候火簇高燈。支港
潮侵路。澄潭星滿督。夜深投客舍。燕寢舊香凝。

五坡嶺謁文丞相祠用壁間韻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三

牢落坡頭飯未終。檻車就道恨何窮。北庭漠漠烟塵集。東
海茫茫波浪衝。荊棘銅駝憐故闕。浮雲蒼狗幻行宮。不須
更下英雄淚。白血千秋照太空。

過樟樹凹望巘石林婆五子諸嶂皆賊巢古跡也感賦

賦

怪石矗層巒。廉利倖錯鐵。昂然萬仞高。攢天何巖嶂。花實
不附麗。金錫自融結。其下環曲溪。寒泉似清冽。冷毒善中
人。樵夫寧忍渴。傳聞產豺狼。亦復饒魍魎。烟樹曉蒙茸。鬼
火夜明滅。人皆目畏途。揭竿自相悅。東西三百里。嗟峨勢
如綴。嘯聚滿綠林。聯絡爲洞穴。當其奮臂呼。自命天下傑。

八方皆動搖。四境多鳴咽。一旦下王師。雷轟山石裂。妻子
盡。纍囚腰領復斷絕。田園付阿誰。澗谷空流血。奏凱賦歸
來。摩崖紀英烈。嗟爾一窮山。胡爲自作孽。

自海豐還署

天寒歲晚逐長征。坡嶺東來四百程。幽嶂窺人孤月冷。清
宵照眼遠星明。青龍潭曲迴崩岬。白鶴峰高隱古城。却笑
簿書方傍午。翻從按事得閒行。

壬辰除夕

節候催人淑氣迴。浮踪仍傍粵王臺。椒花送暖吟殘燭。栢
酒衝寒舉舊盃。夜雨暗飄鄉夢去。春雲曉逐嶺梅開。敢因

白髮驚遲暮。南越群公盡愛才。

癸巳元日

海氣曉空濛。樞衣禮漢官。呼嵩瞻闕迥。祝歲望秋豐。窓草
東風綠。庭花夜雨紅。浮杯椒酒滿。春色已融融。

和章夔交留別原韻

粵嶠叢古木。良禽棲還鳴。駕言欲遙適。感此求友聲。自我
蒞嶺海。匡扶藉群英。與君共晨夕。交勵策令名。勞勞塵中
吏。案牘等棘荆。奔走席不暖。情文何由生。愛君獨懷古。青
史照眼明。揮翰思滾滾。燒燈話怱怱。一朝志長道。無計挽
去旌。少文終破浪。子雲應請纓。天涯知己在。去住總關情。

余與李子峻瞻神交有年今歲開元過我寓齋抵掌

談心爲之傾倒者彌日漫賦奉贈

春華秋實互標奇。八桂林中此一枝。解帶交歡偏慷慨。街
杯舒嘯對猶夷。江河浸下憑誰挽。風雨斜飛賴共支。世態
浮雲終變幻。要期不負故人知。

晚泊蘇村

羅浮山下鐵江濱。雲樹翛然自出塵。是處春風青野草。幾
番夜雨綠谿蘋。烟銷丹竈懷僊令。月落花村夢美人。儘有
眼前行樂地。官程可奈少閒身。

調赴萬壽科將事舟中漫書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壬

江村細雨曉迷離。又向羅浮作別時。烟煖鳥聲催種早。山
寒花信報開遲。春秋幾度飄丹桂。綺用何心戀紫芝。自古
作人推壽考。小臣願上萬年卮。

粵閩卽事

翩翩銀雀傍簷飛。嶺海人文萃棘闈。蓬羽鵷鸞都鼓舞。作
薪械撲盡芳菲角。聲夜靜鳴丹閣。燈火更深簇絳帷。頗憶
廿年辛苦地。重來何幸對春暉。

賦得爲他人作嫁衣裳

娟娟春嬌拾翠時。盈盈秋水盼佳期。漫攜刀尺裁襄錦。穩
稱腰肢結繡綉。霞帔翩跹花影動。雲裙掩映佩聲遲。粧成

更爲添金粉。莫笑徐孺老尙癡。

和同寅孫南月開雁原韻二首

乍作南歸客。春來且一鳴。乘風思出塞。度月厭支更有夢。
畱鴛枕。無書寄鳳城。寸心千里隔雲裏。送清聲。

其二

愛爾凌霄翮。翩翩和鶴鳴。池塘驚遠夢。風雨送深更。北向
遲秦塞。南歸暫越城。雲寒江路迥。春半動秋聲。

二月十五夜粵闌步月

海天明月徹春闌。春色還如秋色輝。耿耿奎章晴拂檻。冷
冷玉露暗侵衣。花開香浦迎風笑。鯢徙珠江破浪飛。爲問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壬

故園採墨者也隨桃李報芳菲

春酒述荅孫南月鄭虛舟二同寅

麴生余密友。其人清且醇。家世著明水。澄懷以薦神。酒泉
故食邑。高爵垂華紳。旣長師儀狄。醞釀良苦辛。渣滓銷已
盡。盎然有餘春。每當盛朝會。命之觴大賓。穆如清風拂。湛
若甘露新。飲和知極靜。食德沐深仁。腹交遍天下。醉心者
頻頻雅集推。賢風流獨可人。所以劉白徒。贊頌奉爲珍。
余少不君識。詩禮束乃身。壯而事四方。嚴寒乃相因。與君
一交臂。同氣常相親。素心矢膠漆。竹林約結鄰。年來領薄
書。手版困風塵。故人契濶久。悵悵空佳辰。幸際春王月。大

酹遍斯民。作人慶壽考。群起粵海濱。時君亦在座。導余學。
燕。津。果。慰。相。如。渴。金。莖。露。入。唇。彈。碁。雜。雅。論。意。氣。倍。諄。諄。
愁。腸。爲。之。解。壯。志。爲。之。伸。耳。目。旣。恢。擴。肝。膽。還。輪。囷。真。屬。
肺腑。交。公。瑾。嫌。未。純。青。州。署。從。事。毋。乃。非。其。倫。願。言。歸。醉。
鄉。高。臥。返。我。真。此。樂。樂。何。極。應。教。俗。還。淳。

粵閩感舊五首

粵閩會度兩中秋。忽忽前期似夢遊。回首西風叢桂裏。斷。
雲無着月空流。
院牆烟樹接誰家。日落佗城舊塚斜。記得重簾霜月夜。吞。
聲。躑。躑。聽。金。墓。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三

奎壁遙連上將明。兩關國士並蜚聲。重來屈首春簾外。授。
簡封題漫記名。
八月場移二月期。碧桃丹桂互參差。春華爛熳皆秋實。曠。
典于今異昔時。

千條銀燭夜熏天。虎榜開時萬戶傳。跋浪魚龍還變化。乘。
風燕雀蚤蹁跹。

登明遠樓覽古四首

獨上高樓望大東。衣冠王氣古今同。虎頭門湧江濤壯。雁。
翅城連海甸雄。
黃屋誰教左肅開。憑陵南徼亦雄哉。只今霸氣都銷盡。剩。

有文光照學臺

南武臺高落日西。登樓人與白雲齊。踏青多少遊春夢。不。
耐黃鸝連樹啼。

花田舊是玉鈞斜。葬盡深宮幾內家。歲歲素馨花發處。春。
魂無力委風沙。

春閨事竣候榜

獨臥青春畫掩扉。此中亦足息吾機。曉風無力遲花信。暮。
雨多愁暗月輝。茶煮南閩堪醒酒。香分東莞漫薰衣。夜來。
還自燒官燭。辛苦當年憶故幃。

其二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三

風清庭院舊塵疎。忽忽春寒帶雨餘。乍見入簾穿燕于。懸。
知開網市。鱗魚一杆冷玉彈。暮句幾卷香芸借枕書。津吏。
驚傳桴鼓動。四郊烟樹迥愁余。

其三

杏滿花牆桂滿城。花風幾度送春聲。遙情欲寄頻題句。結。
習難忘又擬程。書卷不堪供小蠹。酒腸未許吸長鯨。榜開。
應共趨公府。蚤見鵷鸞上玉京。

對酒

春光莫負舊青尊。世態浮雲不足論。醒眼空迷雙日月。醉。
鄉獨隔一乾坤。才傾八斗成何用。醒給三升儘可吞。百榼。

吾師如許量。誰從洙泗淵源。

喜晴

花信催疎雨。晴雲放艷陽。已知春浩蕩。尤喜日舒長。樺燭明幽巷。奎星炯夜堂。作人承壽考。溥海煥離光。

喜雨

知時來雨好。正喜畢三塲。瘴洗春如許。簷鳴夜未央。燕樓寒鼓角。海甸足耕桑。應助魚龍浪。乘風破大荒。

三月三日揭曉

夜來奎壁蚤。迴光銀燭千枝照玉堂。誰得驪珠騰粵海。將隨鴻寶獻岩廊。香浮荳榜離文動。漏咽銅壺曙色蒼。列宴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圭

却欣逢。一呼萬。還共慶。春王。

春日歸舟

春潮漲虎門。歸興晚軒軒。雨足犁初駕。風清燕自翻。雲山連海嶼。烟樹淡江村。行與鷗鳬近。呼來對一尊。

石磯

石磯烟樹鬱蒼茫。歸棹仍熾小市旁。迢遞岡巒連海氣。豁舒洞壑漏天光。木棉紅入青龍廟。蕉葉綠遮白礪塘。落殘春憐轉旆。丹砂未就且啣觴。

舟行書感

江天漠漠春悠悠。遙對碧山生客愁。穀雨已催花信盡。麥

風晴捲野田。秋樓船此日間無事。只恐風濤千里起。當軸諸公蚤。厘民移粟憂。靡已惟余亦抱杞。人心長惜華筵費。百金蚤發倉儲先。急難立登衽席靖。呻吟皇皇野鹿愁。難援那使恩膏暨。禹甸翹首卿雲萬里來。監門焉用繪圖獻。

舟抵石埭

岍草青無際。扁舟鏡裡行。江城連塔影。山寺送鐘聲。松古長巢鶴。花深尚囀鶯。舊時幽興愜。春晚倍淒清。

三月十八日西湖道觀祝聖

羅浮佳氣滿芳郊。澹蕩湖光蘸柳梢。日湛露華開北闕。天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圭

迴春色到南交。五雲望處爐烟裊。萬歲呼來玉漏敲。下邑

小臣曾拜頌。空慙鈞樂奏金鐃。是歲羊城建行宮祝聖會奉藩憲作萬壽頌勒石

碑文

暮春江干雨後

鵲鳩啼罷雨霏霏。江上殘春伴我歸。抽綠寒空叢竹嫩。落紅晚徑刺桐稀。鬱蔥山氣沉雲海。澹蕩嵐光捲夕暉。小艇烟波殊不惡。臨流指點釣魚磯。縣北門有東坡釣石

送春

乍晴忽雨催花天。花事欲闌春欲旋。紅萼轉因晴色妬。青枝空惹雨聲憐。最恨春攜花共去。不堪人與春相牽。春去

明年花復發。看春人已非。今年我欲問春春。不語落花飛。處心茫然。風光如許。真無賴。不若且傾藥玉船。

謝春

春風爛熳。遣花開。夜雨淒涼。促花謝。東君自欲歸去。來花開。花謝。謝真堪訝。霎時榮落。復何爲。何似不生。亦不化。紛紛花事。轉無聊。離。疑造物亦虛借。豈知元氣。轉鴻鈞。結實從今。應未罷。况是一年佳景。繁。蓮開菊綻。梅又華。天地無心。物自成。近者如斯。終不合。寄語鸚鵡。自在啼。等閒莫放東風假。

感春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湖海勞勞事。宦遊年。年。花盡送春愁。哀鳴到處。聞鴻雁。漫應從渠喚。馬牛懷國心。旌空遠。引棲塵手。版復遲。留惟餘桃李迎人笑。笑我東風已白頭。

春抄喜五弟倬至自閩

歸去成春別。重來轉夏初。風知離梓里。各得好樓居。對策書空上。看花意不如。升沉無蚤暮。得有乘除迴。首鄉情切。關心宦况疎。哀鳴聞過雁。艱食奏鱗魚。桃李雖垂實。黍稷願滿車。郊垌嚴戍鼓。倉廩散軍儲。隨首催耕急。溝中待澤餘。撫時方珍物。蒿目迥愁余。乃得鸚鵡開。被應能慰倚。問春暉。相照處。把酒一軒于。

自南郭登舟抵洋烏潭勘事

梅子熟時雨太豪。浮天浴日波滔滔。樓船徑接南城路。潢潦全淹東郭壕。南城東郭遙相望。浴鰲出沒欲誰傍。四山雲起天溟濛。烟嵐擁翠流膏漾。風光忽轉四月天。差喜秧針刺水田。獵徑登場無百日。陰陰夏木生炊烟。勸爾各鄉貧富戶。富者且憐貧者苦。富官立限各貸贍。毋過秋穫卽還主。粵中久雨不妨農。每於水潦見秋豐。太平天子恩方覃。擊壤歌樂未窮。

癸巳三月

萬壽軍恩 詔加一級贈父封母恭紀二律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振鷺初承彩鳳飛。時與鸞服先公潛德倍光輝。廿年架上遺編在。萬壽觴前捧檄歸。舊識金龜駝印綬。先君墳墓識印之新綸。玉璽護璇璣。焚黃夢繞松楸路。五色雲連寸草暉。

青鳥御書出漢宮。斑斕舞蹈盡呼嵩。連雲慈竹森寒碧。浥露蟠桃簇曉紅。共浴乾坤春浩蕩。偏饒嶺海氣葱蘢。東坡州公江樓詩云。海揮絃好奏昇平曲。願譜南薰荅舜風。迴舟維興四首

雙江迴合虎頭流。三熟潮田賽有秋。近詔春耕需補助。重教夏稅罷征求。

茫茫嶺海盡膏腴。金錫魚鹽尚鬱紉。安得大池山澤禁。梨
元愁痛一時蘇。
羅浮山下野人家。無復寒梅萬樹花。但願江村春水足。花
時蔬果間桑麻。
烟樹江頭綠滿叢。桃柳又續木棉紅。嶺南春色長如許。好
是樓船送晚風。

么鳳行

君不見嶺海之間有羅浮。五色文禽故鳳儔。自啄丹砂當
竹實。山嶺卷翮幾經秋。乘時偶出貴人吟。飛鳴豈爲稻粱
謀。祇是同聲還相應。羽儀肅肅復何求。肯助鷹鷂爲搏噬。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手

翻憐鶩雁獨。明啾翹首赤霄空。萬里翱翔何處伴。麟遊

贈潘中子同年還閩

別來十載繼塵鞅。悵望閩天各一方。却到羊城齊捧檄。還
教鹿燕並飛觴。落花節候慙希範。飲酒風流羨孟陽。轉盼
秋高鵬鷗簇。聯翩健翮破南荒。
是歲二月萬壽特科君
以庚午解元聘入粵聞人
月復赴會試尚
有三元之望

和李峻瞻見懷十二韻

吾聞毛太史。奇才動禁闈。名標斑竹管。彩映五銖衣。更見
李徵士。詞壇共指揮。烟霞迷草樹。錦繡出璇璣。師生多瑰
異。屈宋倍光輝。匠石操利斧。伯樂駕群騂。文章爲性命。忠

信立樞機。抗懷各有以。矢願總無違。神交思識面。高臥笑
披帷。斐然來述作。幸甚得皈依。但恐青桐變。難庶綠綺微。
高山如可仰。何恨賞音希。

癸巳四月再調武閣閣得受卷所官

纔向文闈案筆回。又驚幕府羽書催。登堂敢道知兵事。對
卷猶堪驗將才。弓挽六鈞真膂力。經通五子自鴻裁。
論孟孫吳中丞夙擅人倫鑒重看元戎奏捷來
得辛卯擒元
聯馬法
眼及第

和陳立亭外簾偶書原韻四首

登檄頻年逐隊來。高歌最羨使君才。却愁詩債償難盡。閣

筆欲尋避債臺。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手

重簾醉月共豪吟。白雪何人更賞音。擬把舊來山水調。揮
絃長寫伯牙心。

千里詩筒往復中。聯翩又聚粵臺東。兼葭秋水經年別。桃

李春枝入夏空。
余與立亭虛
舟俱聞外簾

風雨無端嶺嶠過。花田春事已蹉跎。應憐海外文章在。出
谷笙鐘幾夢多。
時張舍人來自瓊
南亦與立亭同所

外簾雨中遣興三首

牢落重簾外。風號漏不聞。劇談懷舊侶。蠻語學參軍。愧夏
寒飛翠。麥秋晚宿雲。開尊開獨笑。共爾醉評文。

夏雨驅時熱。瀟瀟各掩門。濃陰深棘院。膏澤足花村。漫道
窮棲苦。偏知養望尊。夜簾頻剪燭。頭白壯心存。
野吏恥因人。蹉跎逾六春。但憑三寸管。敢負一官身。扣學
青編舊。問年白髮新。憐才應重感。尺箋幾時伸。是日荷大
列憲各加
薦賞云

和陳立亭同寅約事竣開尊原韻

驚心宦况等飛蓬。直嘆年來五技窮。膾喜高山風調異。預
留明月倡酬同。東方廣奏舒青眼。南武塵清引碧筒。正屬
鷹揚開壽域。扶桑日射海潮紅。

聞中和陳立亭對雨悵月原韻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舊把金波湧海天。迎人爽氣翠連娟。開簾佳影浮丹閣。落
筆蟾光拂綵箋。何意嶺雲蒸礎潤。翻教浦雨隱珠妍。近傳
普奏南薰曲。願諧瑤琴瀉峽泉。

外簾獨坐

雨霽風號烟瘴清。鎖闌高臥類忘情。晚紅落盡蝦蟇寒。
翠飛殘雁翅。城睡起。開簾通燕燕。醉餘繞樹聽鶯鶯。登堂
纔共分公座。樺燭熒煌鼓角鳴。

至公堂夜坐受卷

乍晴復雨晚風清。號舍旂燈分外明。堂上傳呼趨百職。階
前執卷簇諸生。空濛嶺月寒無影。浮動江雲夜有聲。滄海

曉添千頃碧。扶搖破浪看鯢鰲。

十六日晨起受卷

扶桑日射粵王軍。朝漢臺高鼓角聞。竈動貔貅開壁壘。陣
排魚鳥壯風雲。橫空劍氣真無敵。坐嘯琴心迥不群。漫笑
書生文弱甚。願從鈴閣策奇勳。

嶺海行

康熙癸巳四月武闈

萬壽科

滿大中丞典試發策。議弛粵東漁礦兩禁。蓋以散盜者
首在開其衣食之源。使得與農商爲比。而一切法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制禁令。猶非上策。實與先王散山林川澤之利。以
裕民同意。煌煌乎千古弭盜之碩畫也。卑職嘉穗
備員受卷。捧讀再三。不勝欣幸。因採述所聞。作爲
長歌一篇。非敢謬相附會。亦聊以達下情而宣

上德云爾

君不見粵地襟山帶海。茫無涖。蠻烟瘴雨迷天水。山頭金
錫掘何窮。海角魚鹽販不止。村落相望夜亂呼。島嶼孤懸
晝共指。珠翠何來蕩客心。笙歌到處聒人耳。剪機花樣逐
時新。下箸金盤恣味美。田占膏腴富戶驕。貨擁百萬官商
侈。加之狡兔作穴巢。重以蒼鷹爲指使。嗷嗷中澤賦哀鴻。

漠漠平原悲過雉。太平生聚既多愁。臨難倉皇還四起。歲
新民流卒莫支。皮乾髓竭誰堪恃。若輩衣食能幾何。那令
飢寒至於此。嗟哉盜賊本良民。豈無父母兼妻子。胡乃竟
以仰事俯畜身。甘自陷於不測之死地。渠云儂亦人性命。
同一視。死法與死飢等死。無以異。綠林嘯聚且遊魂。一爲
溝。瘠長已矣。將欲乞貸問伊誰。瓶之罄也壘實恥。遠乏車
牛可貿遷。近無阡陌供耘耔。獨有嶺海之間。閒場蕩開礦
開洋。猶足救儂死。無奈年來盡封閉。枵腹束手嗟何俟。赤
子焉敢弄潢池。走險偷生非得已。安得題達降聖旨。
金錫魚鹽盡盡弛。大啓山林川澤日成市。投誠輸將甘沒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早

齒增課常與田賦比。官司不用苦鞭撻。百室盈寧萬姓喜
乃知散盜有上理。保甲遊巡未足弭。

白鶴峰賑粥

兩粵膏腴半稻田。無端風雨泣堯年。捐來鶴觀千鐘粟。續
起鵝城萬竈烟。飄泊亂雲棲遠岫。混茫野水漲長川。憑欄
無復江山興。愁聽哀鴻遶海邊。

迴龍寺覽懷

火雲欲散欲燒空。纔入禪關便不同。炎歊盡歸塵劫外。清
涼多散妙香中。翩翩荷蓋擎盤露。隱隱松濤起壑風。迴首
家山應更好。憑誰長嘯開鴻濛。

弔朝雲墓

內翰風流千載聞。長教明月照孤墳。仍畱湖水還西子。盡
把蜀峰付細君。檀板已隨春夢斷。松林應恨暮雲分。祇今
六如叶讀亭前過。有偈空題海外文。

樓上

何處春生蚤。粧成獨倚樓。花花紅。鬪。艷。堤。柳。綠。含。愁。釧。閃。
驚。移。腕。釵。斜。恨。轉。頭。枉。嘶。金。勒。馬。迴。步。邈。難。求。

架上

何處春生蚤。鞦韆笑語聞。杏花天。欲。醉。萱。草。日。初。熏。玉。笋。
翻。紅。袖。金。蓮。舞。翠。裙。汗。顏。猶。疑。立。抱。送。樂。兒。群。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早

送張三尊還京

七年嶺海肅官箴。玉立清標軼古今。桃李春風披拂久。兼
葭秋水溯洄深。山迴近郭懷巴蜀。惠州近城山額蜀。道公
路遠中原指羽林。此去長安天尺五。重看簡在作商霖。

六月晦歸署祖堂雨中同家既溥話別

漫天風雨閉門時。一座青燈半欲熄。影動疎檣光透紙。聲
寒高屋暗流澌。爐烟縹緲懷先德。喬木蕭騷憶本支。鍊盡
丹砂何日就。金精還約共彈碁。

送家既溥還寧都二十八韻

昔聞金精室。易堂冠其巔。巖巖真斗絕。城郭自天然。洞是
花源僻。境似無終偏。尚記避秦日。深懷祀漢年。名山藏著
述。大業盛綿延。矩矱存先哲。風徽啓後賢。惜余生差晚。未
及謁九僊。九僊不可作。遺澤在青編。私心雖向往。最足嘆
無緣。伊欲踵芳躅。空復羨臨淵。况以風塵吏。宦海浩如烟
安得雙飛翮。翩翩度九連。賴有亢宗人。來遊嶺海邊。門風
稱世德。吏治訪遺篇。文章知國器。清白信家傳。每共數晨
夕。幾欲廢食眠。牢籠及造化。今古盡陶甄。不鄙我寒拙。忻
然笑知言。宇宙終寥廓。筆舌應難宣。自顧何所有。聊以慰
拳拳。祇慙邀五十。何處問三遷。未能拋手版。猶自滯蹄跚。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星

願得同心者。歸隱受一廬。倡明千載學。王道寓阡樹。藝
并畜牧風。教互周旋近。以聯族黨遠。以紹儒先知。君居勝
地。可能助一椽。翠微遺蹟在。諾哉幸無愆。

江令聞以畱別詩見贈適署中有五色雀至因步原
韻奉酬

五色飛花絢綵綸。偏隨神爵舞江濱。文章自我成。鳳顧
盼從來識貴人。敢效鷹鷂輕搏物。讎憐鴻雁蚤傷春。秋懷
九十堪尋味。羨煞高風迥出塵。江君昔有
九十秋詩

署中羅浮五色雀至
舊聞朱洞產珍禽。高隱層巘不可尋。何意晴嵐開桂嶺。還

乘明月度梅林。雲章燦爛斑衣色。風采翩跹鳳舞心。豈有
鴻文鳴律呂。時平共樂聖恩深。唐人有五色鳥。天下太平
之兆也。

歸署送在公二伯還家

憶昔童蒙授受真。虛傳聰慧適群倫。先生自覺愁眉展。王
父還開笑口頻。屈指宦遊空歲月。驚心舊學等荆榛。歸來
應訂香山約。嘯傲羲皇以上人。

寄懷鍾靜海先生

文章風節冠群英。垂老猶能過嶺行。回首從遊周海甸。驚
心薄宦滯江城。徑開松菊陶公趣。砌繞芝蘭謝傅情。白首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星

歐陽門下士。可容歸臥對柴荆。

書感

物性從來不受鉗。市兒何用苦相摻。差排青果都成紫。醞
釀辛薑盡化甜。銅入金銀鉛入錫。水和酪肉礫和鹽。好從
列子傳佳話。緣督爲經信可兼。

中秋如月

一年最好是中秋。此夜清光却惹愁。離畢寧添江水漲。行
天莫遣海雲收。驚心晚稻埋荒草。蒿目寒花付斷流。借問
嵩門誰待汝。何當風雨滿羅浮。

久旱望雨

秋深何事轉堪悲。烟。烟。星。河。照。夜。遲。毒。漲。已。驚。公。夏。水。驕。
陽。鐵。如。稻。花。時。鴻。鳴。沙。渚。頻。回。首。龜。坼。山。田。重。縐。眉。爲。報。
江城佳節近。可無風雨慰秋思。

暮發惠城
斜日滄江晚。孤城遠樹秋。開帆猶石埭。轉櫂已榕洲。嶺月
茫無際。川雲澹不流。風塵客吏隱。把酒問羅浮。

讀閑情賦漫題
同聲歌。嫋嫋大義竟。何垂重。以幽人感。難爲壯士懷。離騷
思欲絕。風雅變無涯。漫道抒忠憤。閑情亦自佳。

虎門晚泊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卷五

勾留三月月。仍出虎頭門。海潮還湧江。空浪自奔烟。光

凝紫岫。霞彩弄黃昏。應待乘風去。張燈且一尊。

甲午元旦

臘。霽。逢。春。見。碧。天。開。元。雨。後。倍。澄。鮮。情。疎。獨。索。梅。花。笑。宦。
拙。還。教。小。鳳。憐。日。日。除。驚。昨。日。年。年。換。喜。今。年。北。來。
却。饒。舊。夢。萬。里。雲。山。想。御。筵。去。秋。五。色。雀。至。賢。元。日。
珍。藥。矣。楊。守。府。饒。此。菓。近。已。登。

甲午人日書事寄五弟倬

人。日。題。詩。報。卯。君。止。戈。爲。武。亦。同。文。喧。傳。鳳。詔。龍。飛。勝。喜。
見。鷄。壇。鶴。立。群。葵。藿。有。心。迎。曉。旭。桑。榆。無。影。送。斜。暉。即。今。

噲等誰堪伍。獨向巖廊好策勳。

新春壽彭祺長明經

春色晴開滿縣桃。葱葱佳氣繞城濠。驚筵雄辨才原大。抱
膝狂歌興轉豪。廿載文章傾嶺海。一生忠信涉風濤。飛觴
夜醉湖亭月。南極星光出地高。

春日迎朝大人南臨繪圖并賀其子登第

河山一統太平年。喜接星槎到海邊。湛湛露華雙闕日。熙
熙春色萬家烟。圖成王會尊周典。著就新書續漢篇。太史
近占雲五彩。嶺南花鳥盡欣然。

泊竟仁司江許書贈河源諸生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卷五

二月槎江見木綿。還疑秋葉著霜妍。蕭條驛路無供給。寂
寞禪關有誦絃。古樹臨崖時噪鵲。叢篁繞舍近巢燕。相逢
漫笑清貧吏。文字刊來頗得錢。朱文公刊所著書。微文字
粵中書賈亦多輸錢者。時以講
藝之餘。如余苦宦。故有末二句。

甲午三月十八日玉皇閣祝

聖寫懷二律

帝曆周迴又一元。張燈高閣禮晨昏。披雲忽憶長安遠。拱
斗空瞻北極尊。華祝僊幢揮日月。嵩呼女樂闌乾坤。會從
鋪座呈金鑑。勾漏丹砂豈足論。

其二

上苑飛花入鷓鴣。也會尺人覲天顏。八年宦轍迷烟瘴。萬里羈踪隔海山。北望心懸丹闕迥。東歸夢繞白雲閒。近傳鳳詔褒榮重。長沐春暉寸草間。

同諸公祝

聖觀劇戲呈盧張兩廣文先生

長春簫鼓開雙城。共看文衣侑兕觥。縱齧妃唇無難色。任攜女手亦忘情。懽呼萬歲歌連臂。巧舞八風笑轉睛。尙想絳紗籠粉黛。忠經應許續康成。

南征行贈洪簡民總戎

君不見漢時投筆有班生。磊落胸羅百萬兵。青海孤城勤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卷六

遠。略黃沙。回塞震雄名。又不見伏波銅柱定交趾。坐令瘴海清風起。隨山判道破女戎。擊牛釃酒勞軍士。今之腐儒何足論。咿唔但效草蟲喧。鈍質生成難變化。機心習熟易驕蹇。口舌空憐鸚鵡媚。經綸終惜蜘蛛織。何人當局展前籌。獨自登壇標赤幟。將軍丰采迥絕倫。鳳樓坐嘯推元臣。海繞東南開壁壘。島連金厦靖烟塵。年來辛苦提戎馬。錦功直抵珠崖下。樓船返旆指牽高。還教小醜避三舍。書生一踐古戰場。憑高作賦自神愴。敢道元戎不好武。蚤知開府擅文章。貽我南征詩一冊。裘帶風流何奕奕。若使露布告多方。魑魅見之喪魂魄。國家清晏七十年。允明憂盛藉

群賢封侯亦屬尋常事。肯讓班馬古獨傳。同里蔡子我同譜。近奏膚功文改武。雲霄有路通儒將。閩海無烽驚幕府。知君氣誼倍慇懃。爲我問訊今何云。千里鉦鼓新歌凱。三峽詞源舊出群。

合江樓春望應 鮑大巡憲教

凌空高閣倚層城。俯檻雙江照眼明。對岼雲山連嶺影。環橋漁艇賽歌聲。風來鶴觀蠻烟淨。雨洗鵝湖海瘴清。爲報豐年端有兆。青青龍麥見秋成。

送方日斯年兄

廿年風雨慰離思。落落山城稅駕遲。慷慨抒懷書咄咄。淋漓別語期期海。天雲氣開圖畫驛。路蟬聲送鼓吹疏。越朱絃元共賞。竭來定有故人知。

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卷七



東山草堂通言目錄

卷之一

經史

卷之二

性命

卷之三

學問

卷之四

政教

卷之五

見聞

卷之六

詩文

東山草堂通言目錄

東山草堂通言卷之一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謨著

張子有言心有所開即便剗記不思還塞之矣余閒居不能靜坐每有所思輒環堵而走幸而天賦之靈自覺時時有悟入處然遲之又久又忽忽都無記憶如理昔夢杳不可尋乃歎左太冲之着筆硯李長吉之攜錦囊誠恐如張子所云而欲自備遺忘故也於是鑒乎前弊得意疾書任筆所之略分義例名之曰通言以俟大知者察焉康熙丙子中和日書

經史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學而時習之

論語開卷學而時習一語先君子仁菴公嘗謂可括盡四書五經大旨卽朱子明德註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之旨也穗因考饒氏解云明之功有二因其所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其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此已分出學而習習而時二層意足以証成先君子之說爲不誣矣及以各經書參之尤覺顯然如大禹告舜安止之學曰惟幾惟康惟幾以謹其事之發學也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時習也臯陶申舜時幾之勅曰率作興事學也屢省乃成時習也成湯以懋敬日躋之功而銘之盤曰苟日新

學也日日新又日新時習也伊尹亦曰德惟一學也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時習也詩誦衛武公曰如切如琢學也如
磋如磨時習也而其尤精密詳盡者莫如子思尊德性道
問學之八目章句所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
欲自累者學以去其粗也而又必曰涵泳乎其所以知敦
篤乎其所已能非德性中之時習乎所謂晰理則不使有
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者學以專其一也
而又必曰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
非問學中之時習乎此皆與致中和章句所謂自戒懼而
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無適不然自謹獨而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二

精之以至於至動之處無少乖戾而無時不然云者相為
脗合而無間推而其次之致曲至於誠形變化至誠之溥
博淵泉時出不窮孔子之憤樂不知將老曾子所謂士之
弘毅任重而道遠顏子之好學所謂不遷怒不貳過孟子
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始然泉始達者無往而非學而
時習之義矣編論語者以時習冠二十篇之首豈不猶易
首乾坤書首欽明詩首關雎禮首無不敬大學首聖經中
庸首天命孟子首仁義先後同意哉

有婦人焉

十亂婦人婦字定屬誤字竊按陳世家陳嬀姓帝舜之後

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關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
之以元女下嫁其子胡公滿而封諸陳使奉舜祀以與祀
宋為三恪之國所謂有婦人焉當作嬀人以草書相似而
誤耳書泰誓武王誓師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嬀
人關父為陶正能利器用正在軍中為武王所賴者也又
其九人多產西土如豐沛南陽之盛而關父世封有虞嬀
汭之地在今山東省之濟南河中去西岐為最遠而為虞
賓者又千有餘年故孔子別之為嬀人也不然婦人在軍
中兵氣恐不揚豈有以武王誓師方數紂惡牝雞司晨惟
婦言是用而乃無故繫邑姜於軍旅之間反自誇為同心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三

逸詩

同德者或其亦必非忽以喻人之理矣或謂膠鬲殷人殷
字誤婦字亦一說

陳敬仲奔齊辭卿位引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
往畏我友朋孔子與景公論釐王廟災亦引詩云皇皇上
天其命不忒天之祐善必報其德皆逸詩大有義理者今
三百篇中所無不知孔子何故刪之豈今本詩經自秦火
後漢儒失其全文而附益之耶抑以文重義複而無全篇
可錄如朱子所謂善之不足以為法者孔子亦刊而去之

耶

理氣

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是負氣不若循理之爲安也朱子曰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是任理又不若養氣之有力也惟孟子謂孟施舍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而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蓋合理與氣而一之矣

引詩

四書中凡引詩皆起下文卽自左傳以至唐宋古文亦莫不然如中庸引嘉樂君子六句卽申以故大德必受命引神之格思三句卽申以夫微之顯一節卽引鳶飛魚躍亦釋以上下察而申以察乎天地一節今傳註家皆絕不照應不惟義理不足而於文法語脉亦莫之識矣

仁體事而無不在

聖賢所論動靜知行行人倫庶物千駟一介隱居行義之類但舉兩事而對較之則有大小之殊而其實天下之事皆原於天道而統於人心之仁自天地之廣以至一塵之微無物而不有也自古今之遠以至一息之頃無時而不然也夫豈有大小之間而可以意爲輕重去取者哉要惟存吾此心之仁而隨其身之所值無大無小皆必求盡其當然之道則靜亦猶動也知亦猶行也言亦猶行也庶物亦猶人倫也一介亦猶千駟也隱居亦猶行義也程子

論畏天命而曰日用飲食纔着一私吝心便是廢天職孔子論仁而粗舉富貴貧賤以極於終食造次顛沛之密無時無處而可去而違焉者有以也夫

善易者不言易

善易者不言易非不言易也以易之爲道塞天地貫古今何物蔑有何時不然而凡經史子集一行一議無往而非易理之所存也猶之四書六籍言誠言仁言道言德亦不數見而其實聖賢著述字字句句皆不離誠仁道德之間豈必如後人專標一心字以爲講學宗旨反自矜爲獨得之見而後可哉

鄉黨篇

鄉黨一書記孔子雜事最詳而綜其大旨皆以仁爲體以易爲用仁也者此心中成性存存之謂也易也者隨其時之所值而處以義理之中之謂也惟此心既存而不放有敬以直乎其內而後能義以方外隨時以處中所謂一貫忠恕之道亦不外是試觀在鄉黨則恂恂不能言在朝廟則便便言而又無不謹言於下大夫則侃侃言於上大夫則又問問君在則又踧踖而與與推此類而言之非聖人之仁常存不息其能變易交易時出不窮如是耶朱子嘗謂一部周禮是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愚亦曰鄉黨動

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亦孔子一部小周禮也

畏天

君子以畏天命爲主天者理而已矣假而存心行事稍不循理卽是獲罪於天今人第知焚香食素爲敬天裸露唾溺爲褻天抑又未矣

明新止善

大學之道只一仁字盡之明明德者仁之體所以純其心之德也新民者仁之用所以全其愛之理也止至善者仁之至李延平所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是也章句天理人欲二句卽用其師說當分兩層看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木

匏瓜蒲蘆 食字音誤

論語匏瓜中庸蒲蘆皆是二物匏卽子書所謂五石之匏一壺千金今道人所佩葫蘆者瓜卽詩所謂疆場有瓜者幽風瓜壺並稱佛書亦有匏苦連根瓜甜徹蒂之語是也蒲卽今之蒲草可織爲蓆者蘆卽沿江蘆荻北人謂之葦子可編爲籬搭者蒲葉嫩而蘆材粗皆叢生於水畔者今北方水洶中所在有之真易生之物也傳註皆指爲一物殊混又焉能繫而不食食字疑當作適正荅欲往之問以音相近而誤文徵明跋東坡前赤壁賦言宋板蘇文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字亦作食猶享

也二字音誤正可參考而互証云

三畏絕四

萬物各有當然之天而不以已之心深求於其故則中無所主而不能入君子所以畏三也萬物各有自然之天而或以已之意少參於其間則中有所執而不能出聖人所以絕四也

晝寢非時

易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而孔子亦責宰予之晝寢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此亦聖人上律天時之一端也今人於晝秋間不免午睡以爲少息精神不知人之精神止有此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七

數晝既酣寢夜多不寐或閒思雜想紛糾無端或邪思妄想虛耗不一是旦晝之所息適所以亂其夜氣之清而已究何益哉故莫若順其陽開陰闔之常使日無廢事夜不長欲則養德養身之要務也

卑邇高遠

子思論人道之方自卑邇而達高遠而引孔子和妻子宜兄弟以順父母之說爲証愚嘗因此說而推之父母猶一家事也敬于祖宗者則必聯祖宗所遺之族屬未有不能聯其族屬而可以爲敬祖者也忠於君上者則必愛君上所臨之臣民未有不愛其臣民而可以爲忠君者也畏天

地者則必恤天地所生之人物未有不恤其人物而可以爲畏天地者也尊聖賢者則必行聖賢所傳之道德未有不行其道德而可以爲尊聖賢者也

學庸詳略

大學之知止得止與中庸之擇善固執皆言精一智仁文行博約始終條理之事而各有詳略大學略於知止之目不過曰格物而已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六事則皆詳得止之目也中庸略於固執之目不過曰篤行而已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四事則皆詳擇善之目也蓋大學之教承小學而來古人於爲弟子時已有學文一節而至其入於大學不過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中庸於篤行誠身一事前已詳言達德達道九經所以行之者一而擇善之目則猶未及故其詳略各有不同而互相發合而觀之而知行之義思過半矣

仁道

聖賢之學求仁而已蓋仁者心之德其體也愛之理其用也所以立仁之體者即大學格致誠正以明德之事而克復之勇猛而除去恭敬之積漸而消磨皆其功焉所以廣仁之用者即大學修齊治平以新民之業而如責人之心以責己推愛己之心以愛人皆其功焉然仁之爲體雖在

力行以求近而子夏乃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而亦曰仁在其中則仁亦未嘗不寓於致知之內仁之爲用雖在教化以相摩而孟子乃於易疇薄飲食時用禮四者而亦曰菽粟足而民焉有不仁則仁亦未嘗不寓於生養之中此雖非求仁之正位而亦皆入道造德之一便門也仁之體事而無不在豈不信而有徵哉

君子知命

處世而知其有命可以讓天下之所不能讓而福不爲之減也可以爭天下之所不敢爭而禍不爲之增也何則命之稟於生初者既一定而不可移雖讓之而適以增福爭之而適以減禍者往往而有即或福未必增禍未必減亦命之自爲增減而非其讓之之能減爭之之能增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乾卦爻詞

讀易乾卦初九爻曰潛龍勿用上九爻曰亢龍有悔而知聖人言外之旨又別有在蓋龍藏於潛而激發之大機已伏必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龍忌其亢而收斂之妙用可移即有爲而一如其無爲也如伊尹太公耕莘釣渭一出而佐商周伐罪弔民孔明在隆中澹泊寧靜而亦能延漢業皆得潛之力也蓋贊舜禹以謙而逆命之三苗來格留

侯知易儲之難以力爭而招四皓以轉移於冥冥之中皆不亢之妙也是則潛龍雖戒其勿用而所謂大用實在其中亢龍雖戒其有悔而悔亦未始不可公矣此聖人言外之旨不可不知

治生

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嘗做貨殖遺意作行賈自給而人不以爲非蓋自三代以後人無井授士無田祿勢不得不出於此亦恒產足而恒心實賴以存也余嘗議與學者歛金爲會擇人居奇賤入貴出少取其息漸置田業計口均分以做先王井田之遺意并增設朱子社倉呂氏鄉約二事亦人人所可行者願有官君子勸民沿鄉多建此會而禁絕其歲時浮蔓無益之費則鄉田同井之風可漸復於世矣

經書引古

聖賢引古人事第取大意已足而時有掛漏不以爲嫌非若後人之拘拘也如周公陳無逸上不及禹湯下不及武王孟子歷叙存心之統而不及堯論語列逸民有朱張其人而孔子之論斷會未之及孟子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上文有益稷契無臯陶事而亦連類及之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躬稼本指后稷教民稼穡播時五穀言而禹亦因

以連及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按書禹自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本是指禹八年於外言而稷亦因以連及如此等類皆屬偶然掛漏非有所去取於其間也而說者必欲擬議而幹旋之非其質矣

鄭子臧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左氏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朱子亦著之小學以爲敬身中衣服之戒愚謂鄭子臧以得罪於父而出奔其不孝已著而又好聚鵠冠以理卜之亦宜乎速戾於厥躬也然父子之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上

親屬於天性而鄭伯遽使盜殺之其亦忍心害理而不免惡之太甚矣然則爲之父者將奈何曰執而歸之拘而囚之置嚴師而教之使之改惡而遷善若胡文定公之制其長子可也

稷契

史記皆以稷契爲帝嚳子。堯之異母兄弟。然據孟子堯舉舜而敷治。舜乃舉后稷教民稼穡。使契爲司徒。正與尚書攝位時。分命二十有二人語相符。以此知稷契必非帝嚳之子。而爲堯之同父兄弟也。不然。稷契皆大聖大賢。堯可以天下讓其子。而獨不可以讓諸同父之兄弟。且必待

舜而後知其兄弟之賢聖也。豈真如後世所謂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之知耶。

手寫申韓

諸葛武侯手寫申韓以遺後主。誠以後主昏懦而申韓信賞必罰之言。乃其對症之藥也。若徒以平日澹泊寧靜。開誠布公之說進之。不但見爲迂濶。亦適以益其愚而已。譬之醫家用藥。其人病已沉痾。不先以姜附大黃豁其胸膈。而徒欲補之以參苓。養之以梁肉。可乎。

梁武

梁武帝五十斷房室。終日茹素。或至日晡不食。可謂無飲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十一

食男女之欲矣。而卒以亡國者。佛教誤之也。豈若衛靈公之無道。而反能用人以救亂亡哉。

鄉官教化

漢文帝勞三老力田。詔遣謁者問民所不便。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蓋謂計戶口之數而增置其員以率之。而廣教化也。此意甚善。今行十家排甲而設立甲長保正鄉約之類。以司其事。亦卽此意。惜無實力奉行之人。遂成文具耳。

計典

漢章帝詔三公。有云。今富姦行賄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

有臯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又和帝舉賢良詔曰。有

司不念寬和而競爲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

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又殤帝時。鄧太后稱制。勅部刺史

曰。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

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

宜。貪竒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於

天。不媿於人。此三詔皆痛切。今日俗吏之弊。凡有官君子

各宜書一通。置之座右。以自警省。况近日大計卓異。新例

曾奉。聖旨所列事蹟。不許開載。虛文須填註。無加派。無

濫刑。無盜案。無錢糧拖欠。無虧空倉庫銀米。境內民生得

所。地方日有起色。分爲七條。外又添入每逢朔望傳集士

民宣講。上諭十六條。又會同教官講解。御製訓飭士

子文二條。皆與漢詔之意相爲表裏。爲臣子者。奈何不旣

厥心哉。

使客

使客

漢宣帝詔二千石察官屬有飭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之語。註謂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近大計所上劣跡。亦有以親朋遊客抽豐招搖而掛彈章者。可弗慎旃。

朋黨

明季東林黨禍互相報復至於國亡而未已其爲真小人不足道而所謂主持世運之君子亦皆源於陽明良知之學倡爲釋氏本心之教黨同伐異入者主而出者奴究亦不得爲真君子也而欲持此以服小人之心能乎哉子嘗觀漢唐宋三朝君子之黨甘陵多憂時之論而傷於激贊皇有救時之才而失於褊元祐之政事慶元之道學皆無可議而前則誤於范呂調停之言後則起於侂冑節鉞之怨雖其終均以此亡國與明之東林無以異而明人之號爲君子者尤未盡道也宋理宗時牟子才上人才聚散劄子有云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以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以小人而陽附於君子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耻爲伍於小人於是立爲狡獪閃爍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爲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爲荒誕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嗚呼至哉言也後世黨禍盡出於此不有英君哲相早辨其幾而亟絕之將紛紛者何時而已乎

霸功亦足安天下

湯武順天應人以至仁伐至不仁雖以臣易君可也若桓

文漢高本非仁人非假大義以討不義則敵不可得而服故挾天子以令諸侯縞素爲義帝發喪雖曰借公營私而其功亦足以救一時之亂英雄舉事與聖賢不同固如此子產曰惟有德者爲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程伊川亦謂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亦可以法三代之治皆此意也

古文韻語

壬午年正月余夢人言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皆隔句落韻乃孔子贊也覺而異之循諷再四如武字土字已見今韻上聲之七虞他如幃字悖字化字大字音皆相近想古韻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一 南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五

可通用惟如日月之代明明字乃平聲不可假借或當叶作暮字耳朱子謂信近於義章宗字叶族字可証其他易詩外如天之曆數一節每句落韻勞來匡直八句操舍存亡四句隔句落韻進範敷言禮記將上堂等語二句換韻以及接輿孺子兩歌已開楚詞樂府風調趙岐註孟子小弁亦用韻語

必先斯四者二條

宋淳祐七年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備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此與前明設養濟院以惠貧乞均屬仁政余嘗之大江南北見蘇揚富氏有自

創爲育嬰堂者聚乳婦嬰兒日支錢米收養所全活甚夥其樂善好施亦良可嘉堯舜在上苟以博施濟衆爲病當令有司具此輩姓名行實以聞於朝立降黃勅封爲義官給以冠帶表其宅里俾郡邑加意優禮其有官者卽於任內加級叙用以此爲例風示天下有能如蘇楊義官某某等推廣此心又自創爲養濟局日給錢米收養同里鰥寡孤獨及廢疾貧乞之人至千百金者亦令有司以聞降勅次第褒封則樂善好施者愈衆而天下無告之民庶幾其少甦矣乎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十一

自漢以來朝廷格外之恩每頒詔令賜高年粟帛然以此爲賜則所及有限而難繼而有司之無狀者更多中飽之弊及遇有恩慶又頒赦書蠲免田租然蠲租之赦惟水旱及積年宿逋爲宜若當年之蠲赦有司已多中飽卽預赦於次年者稍有實惠又但及於富民而貧民毫不與焉竊見今天下自京師以逮郡縣其疲癯殘疾顛連無告日匍匐於市井之中而呼號於道路之側者無慮數百萬人此真天民之窮獨而發政施仁者所當軫念也莫若以前項恩賜之粟帛蠲赦之錢糧增置養濟院中俾郡縣有司籍其名數目給米大人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其不肖官吏不能收養而支銷侵欺者許乞人告發以違制論如此庶

幾有濟

九貢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楊龜山葉時皆以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強其不來如禹之任土作貢任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若天王求金求車則非自致也愚謂此解終屬可疑觀禹貢所定貢物及貢道又有常貢錫貢之文三代盛時皆有三不朝之誅則中國之大四方之遠聖人果聽其貢之自來而不一問如所以待外裔者乎萬一如唐之河朔阻絕聲教將何辭以責之毋乃立法之初有以啟其玩乎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若以任土作貢爲比則亦必貴以土之所出而非聽其不供至求金求車又衰世之事擬之更非其倫無足道者不然九貢何必職之太宰而又列其名數如此之纖且悉哉

關市

孟子謂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而王制亦有此文又以禦暴爲暴分古今爲關之臧否又言古之爲市者以有易無有司治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則是關市初未有稅實周之制至戰國時始一切盡征之也今按周禮太宰太府所掌九賦皆有所謂關市之賦者而司關掌國貨之節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則以節傳出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七

之此正孟子所謂將以爲暴之法而後世匿稅則例所從出者決非文武周公之遺至於市肆一事所以設官者不一而足有司市有胥師有泉府有廛人其上又有太宰太府以至他官皆得瑣瑣兼而及之一市也而設爲數官以擾之十羊九牧民何以堪以此知周禮一書果非盡出周公之手而識者至詆爲戰國陰謀竄亂不經之書良不爲過

酒政

自禹惡旨酒武王作酒誥周禮有酒禁而漢詔亦有爲酒醪以糜穀之戒然是物也後世習用已久以祭以養以待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酒

賓客以便行旅無地無時而不需之乃欲設爲厲禁以遏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而使之中止雖起三代聖王於今日亦有未必然者必不得已於凶荒之年漸禁市井釀酤如漢景帝以夏旱禁酤酒可也然恐亦不能絕其私釀私沽之實而官亦不當瑣瑣責之若以豐登無事之時而亦行酒禁則抑之太甚人必不堪而令亦終不行徒爲生事擾民而已如必以因酒失德爲慮爲人上者豈無德禮政刑之施何不探其本而惟末之齊也必以釀酒糜穀爲解是人家犬馬鷄豚之畜皆能糜穀亦必一一禁之而後可也記有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其此類之謂

乎至於漢武以後縱民飲酒因而設權酤監酒稅以取其利則又非所謂修其教而齊其政者矣

蚩尤祠辨

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朱子集傳云類將出師祭上帝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蓋據管子蚩尤作劍戟而漢高祖因祠黃帝蚩尤於沛庭言之然愚攷周書呂刑穆王稱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先奪攘矯虔云云而史記又言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之野則是蚩尤固千古叛臣之魁爲黃帝所必誅周人所痛惡而何以周人之詩乃反誦其神而與黃帝並祭卽黃帝有靈亦羞與之同食矣是亦漢高不學無術之遺誤而獨怪朱子之不察也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祀

廟祀

宋真宗祥符初嘗下詔創建周公廟於曲阜春秋致祭而元明無聞焉至本朝康熙甲子東巡謁公廟始一新而祀之而蔭其後東野沛然爲五經博士廟中楊樹久枯及是復榮由斯以觀於齊當建太公廟於汝漢當建召伯廟於東郊當建君陳畢公廟凡經史所載盛德大業之人皆當祀於其地庶足以懷柔百神而於報祀之典爲備

四書大旨

朱子嘗謂論語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類多體驗擴充之端愚謂操存涵養所以尊德性而致其未發之中吾心之全體由此立而道之大而無外者所自統也體驗擴充所以道問學而致其已發之和吾心之大用由此行而道之小而無間者所自入也一部中庸大抵發明此理而大學知止得止二事亦即貫於二者之中而已

取息不得過本

周禮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服爲息之法行之犯令者有罰而漢律亦有加責音責取息坐贓之條由是觀之借債取息而利不得過本先王之世已立爲是法矣易曰理財正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主

辭禁民爲非曰義富者假人以財若不取其息而責之償誰肯出財以貸人若利過其本則子浮於母而富人恣爲無窮之虐皆所謂財之不理辭之不正而縱民爲非者也豈義之得其正者哉故今之律例許民間借債每年一兩加三錢之息以償而子不得過母否則坐以違禁取利之罪正與周禮漢律相符而得大易之義者也

親貴之獄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即今有爵者遣僕役替審之意有爵者且然則王之同族可知蓋古者貴貴親親之禮也然此特其初鞠之時

罪詞未定而姑崇其體貌以見貴貴親親之化如此若罪詞已定則掌囚之職凡囚者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枉以待弊罪雖有議親議貴之條亦不過降等定罪決不縱官以殃民徇恩而廢法也又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今法老幼不拷訊而擅責旗人及生員者皆降調正得此意

用文折獄

伊川先生責象傳云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無敢用文以折獄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明季吾汀一司李輕判永定一生獄云女子宵行豈無桑間之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主

約書生夜遇難免柳下之嫌而其實不然遂使此生禁錮二十年後乃得白此正程子所謂恃其明而輕自用有文飾而沒其情之驗經戒山火之責僅明庶政而無敢折獄豈不信哉

什伍連坐

後世弭盜用保甲連坐之法始於周禮比閭族黨什伍相維使之慶賞則相共奇袤則相及之意蓋法之至善者也然其間亦自有旌別如今法首捕者既免其罪又必賞銀若干之類惟其同惡相濟終始執迷者然後誅之而不以赦而非樂施以連坐之法如紂之罪人以族秦漢之夷人

三族及明太祖之誅胡藍二黨成祖之九族瓜蔓抄也否則不問臧否而濫刑以逞因盜跖而并罪柳下惠因向魃而并罪司馬牛因趙括之喪師而并罪其母因石碣金日磾之有敗子而并罪其父可復謂之保甲乎故甘誓曰子則孥戮爾罔有攸救盤庚曰我則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而亂后之誓衆則又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文王治岐之政亦必曰罪人不孥二說固自並行不悖耳抑周公之保甲非但以弭盜而已如所謂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之刑及成王所謂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之屬亦皆以保甲之意行之竊謂今之居官者宜推廣此意俾父兄率其子弟師長督其學徒約地察其鄰里凡平日居鄉有大故悖逆不法者亦必援保甲之例以首告免罪否則發覺一併連坐庶足以振頹風而勵末俗云

可與言詩

孔門商賜二子皆許其可與言詩以其觸類旁通能爲三隅之反也李義山稱李長吉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怕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上燈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蓋

亦觸而通之隅而反之而非徒以嘔出心肝自蹈於思而不學之弊也推此而言卽孔子所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而學無常師者亦不過若是焉則已矣彼徒以閉目靜坐而矜言妙悟者烏足信哉

論陝西形勝

關中之地山河四塞形勝甲天下而其士馬之強又足以制勝救敗而有餘自庖犧神農軒轅帝嚳以來周得之而剪商秦人據之而并六國西漢徙都而延長下至魏晉隋唐魏秦京周遼金之屬皆以坐擅其地而控中原誠自古帝王建都之大觀也然居此地者又必度德量力而以形勝爲輔則可以久安而無憂苟無其德雖得必失此度德之說也其次德雖不足而善審攻守之勢亦可不亡此又量力之說也人但知不度德之爲害大而不知不量力之爲禍尤速也如秦二世時山東諸侯並起而攻秦秦不知閉關自守而空國之師以屬章邯出關千里以與周文搏於戲下雖能擊斬周文卒爲項羽所破而秦以亡唐明皇時安祿山反哥舒翰固守潼關賊將崔乾祐以羸兵誘戰翰上奏若往正墮計中彼方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一戰擒也楊國忠懼禍遣使趣戰翰不得已慟哭而出竟至喪師失地而明皇走蜀明季闖賊李自成窺潼關陝督孫傳庭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圭

欲堅壁爲持久計。而懷宗累趣之戰。乃不得已。率兵出關。而師大潰。明亦以亡。皆不量力而以攻人取敗也。向使章邯。哥舒翰。孫傳庭。不出關而自守。則項羽祿山自成三賊。必不得遽入關。而秦二世。唐明皇。明懷宗之天下。猶可不亡。何者。關中形勢便固。制勝雖不足。而救敗則已。有餘矣。是以智者謀國。不但明義理。而又必識時勢。秦二世之無道。其君臣不足惜。而吾獨惜哥舒翰。孫傳庭。有堅壁持久之卓識。而明皇懷宗自速其敗。以至於亡也。悲夫。

石鼓詩

昌黎石鼓詩云。孔子西行不到秦。西安楊奇生引史記孔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書

子與南宮敬叔適周云云。以駁之。坐客皆以爲然。予謂孔子所適之周。乃平王東遷後洛邑成周也。非岐豐故都明矣。昌黎詩故不誤。

巡行

史稱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陷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既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此與後世代巡之職及程子之令晉城周忱之撫江南。皆深得先王省方觀民之意。居官者所當法也。今代巡既廢。而郡縣官亦端

居城中。日以胥役擾擾於鄉。以致民瘼不聞。而百弊叢生。殊非召公巡行聽斷之義。愚嘗著觀卦象說。深聞此義。不謂召公不勞一身而勞百姓之言。固已先獲我心矣。

言貴和平

程子有言。凡爲人言者。理明則事正。氣忿則招拂。蓋謂言雖通達事理。可以正事。而心氣或不和平。則人亦不樂從。而反相牴牾。此所以忠告而又貴在善道也。子路率爾之對。固所優爲。而夫子哂之。以其言之不讓故也。孟子土芥寇讐之論。亦感應常理。乃明太祖猶怒而射之。潘氏以爲語氣不若孔子渾然。程子亦謂孟子有英氣。英氣便害事。果不誣也。韓文公狀董晉說李懷光事云。公氣仁。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于人。無不信。孫鑣評韓文諱辨云。此篇之妙。不在據理直攻。而在設疑婉折。皆有見于此者。

寬嚴

自左氏傳子產有火。烈民畏水。弱民玩之說。而爲政者率尚嚴。然孔子又有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說。而爲政者又欲尚寬。二者將何從。而不知當寬而寬。當嚴而嚴。固各有攸當也。卽如李廣郭子儀治軍。皆以寬。程不識李光弼治軍。皆以嚴。而皆稱名將。包拯治開封。以威嚴馭下。有閭閻之稱。而歐陽修代之。簡易循理而已。有以包公之政。勵公

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是寬嚴當審已也。趙德莊知建寧府。問寬嚴於朱晦菴。晦菴曰。寬以恤善良。嚴以馭強暴。可也。此卽仲山甫剛不吐。柔不茹。洪範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之意。是寬嚴當因人也。周禮有刑治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之訓。而呂刑亦以刑罰世輕世重爲言。是寬嚴當視其時也。唐崔郾初爲陝州政。尚寬惠。後爲鄂岳觀察使。乃更嚴猛。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恐擾之生變。鄂俗雜民剽。當用威嚴。乃定。政固貴於知變也。此與孔明治蜀意同。是寬嚴當視其地也。明李柰爲御史。彈欽不避權要。人稱鐵板。及爲陝西叅議。發粟賑飢。人稱佛兒。友人孫毓田戲曰。何前剛而後柔也。柰曰。御史貴彈壓。叅議尚拊循。職有不同。可一槩施耶。是寬嚴當視其官也。叅而觀之。而正直剛柔之用可識矣。

春秋元年辨

春秋書元年元者始也。卽一年也。初無深義說者遂以爲責人君以體元之意。抑何其深文而鑿也。然則繼此而書二年三年亦將謂責人君以貳地參天之意也。而可乎。况虞書紀元日商書紀元祀由來久矣。又安知元年非仍舊史之舊文而必一一以大易乾元之義曲爲之說也哉。

閒悒

人心不可無所寄。無所寄則閒閒則其氣易盈。每以有心悻德而爲惡。故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然人心又不可有所迫。有所迫則悒悒則其氣易歉。每以無心失理而生過。故曰安而後能慮。天下事誰不因悒後錯了。惟聖賢有勿怠勿助之功。然後無放肆急忽之失耳。

三年喪辨

自漢文帝遺詔短三年喪。以日易月。終漢世不能復然。古之所謂三年實三十有六月。按書太甲居憂。竹書紀年及通鑑前編皆以三十祀。丁未冬十二月爲湯崩。戊申太甲

元祀冬十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太甲祇見厥祖。徂桐宮已酉二祀。太甲在桐宮。庚戌三祀冬十二月朔伊尹奉太甲自桐宮復居於亳。是首尾四年實三十有六月也。卽以漢制証之。其以日易月亦爲三十有六日。如漢書翟方進傳。謂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亦可見其符於漢文遺詔矣。然則所謂三年之喪二十有五月而畢者。總其實數才及二年。是殆出於漢儒之附會。未可以爲信也。近余庚午座師平陽少宗伯陸公諱柔字義山以丁艱二十七朔畢。卽當補官。竟不肯赴。猶家居素服一年。然後聽諸。李漁村侍講

爲余言貴座師陸公躬行君子實守古禮蓋本於魯詩世學之說云但魯詩世學一書係宋本今坊中無之未見其說果何如也

貨殖傳

司馬遷作貨殖傳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人因謂子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故發憤言之要之皆非其本意也蓋是時武帝黷武求仙國用不給一切輸粟入羊鬻爵免死鑄鐵煮鹽算輅告緡之令旁午絡繹又於京師置平準盡籠天下貨物以摧抑豪商大賈使天下之人皆相率而趨利是傳首所謂最下者與之爭也然而不敢正言

東山草堂通志卷十 經史 夫

因卽平準書所不盡之餘意而反言之正以怒罵之意而出以詼諧之筆欲使讀者會心於言外耳故舉計然白圭陶朱諸人與子貢並稱甚至以廟廊深謀巖穴名高者皆歸於富厚直與從軍任俠趙女鄭姬姦事辱處者爲比又謂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矯語仁義者亦足羞也皆有所激而言之殆與魯褒錢神論同意其一種烟雲縹緲之想惟偕老大東二詩之後數章庶足以髣髴其筆趣而渾浩流轉有過之者雖以班固良史讀之猶弗察也惟程伊川先生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

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嗚呼後之善讀書者孰有如道學先生哉

歐公三娶

世傳歐陽公續娶事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近一名士錢澄知贈人續絃催粧詩亦引用云永叔大姨稱謂換尙書小女子孫賢蓋以劉曄再娶趙尙書第九女生九子對歐陽公事人稱爲工然攷宋慶元中公郡人胡柯據公會孫建世所編年譜公初娶胥學士偃女胥夫人卒再娶楊諫議大雅女未幾楊夫人又卒三娶薛

東山草堂通志卷十一 經史 夫

簡肅公奎女並無大小姨稱謂之說何後世訛傳者荒唐之甚一至於此蓋宋元間人好爲小說雜劇或妄捏古人以刺時事如琵琶記之誣蔡伯喈及近代雪梅觀畫之誣商輅皆齊東野人之語而世俗盛相流傳遂皆以爲實然不謂名士詩章亦且承訛襲謬而不自知其非也豈不可怪

順天者存

天下之大分有三以智覺愚以尊統卑以賢治不肖此孟子所謂有道之天也天下之大勢亦有三以詐欺信以強凌弱以虛名駕實德此孟子所謂無道之天也皆順之則

存逆之則亾而不能與之抗者也與有道之天抗則逆理而犯義與無道之天抗則不知時勢之變而徒自陷其身於不可活之地豈得謂之智哉

致知不可濕慎獨

陽明致良知之說無論其原於禪家一覺卽見本性而成佛之謬論卽使不失孟子本意亦已闕却致良知一邊而又滅盡格物之首功混侵慎獨之正位真經傳中之一大賊也且程子言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自古帝王聖賢皆所共傳如堯舜之惟精惟一禹之惟幾惟康湯之昧爽丕顯文武周公之克念作聖事不貳適成王之戒冒貢匪幾孔曾之所謂誠意顏子之不貳過子思之致曲孟子之擴四端周子所謂幾善惡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悉從良心不昧處深加體驗而謹之於初也何待陽明從禪覺偷來混蓋以致良知名目而自矜爲秘妙哉

博約知行存省

博約原分大小兩種小之自一時而言則隨事有積累之功大之統終身而計則萬事有貫通之效蓋天下萬物各具一理吾旣明其所當然卽隨博而隨約之此小處積累之功而張子所謂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朱子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者是也天下萬理同出一原吾更悟其所以

然卽能化其博以歸於約此大處貫通之效而夫子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朱子所謂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是也博約卽一貫原兼知行而知行亦有分屬博約者大學首分知行而以體用動靜貫乎其中中庸首分存省而以知仁擇執貫乎其後皆一理也觀中庸章句疏尊道八目各分知行說可見

學慮

不學不慮由於自然者固爲良學之慮之察識擴充而亦所以保全其爲良也孔子患人有忠信而不好學而良知家言必欲人皆任質而行何哉自大舜以精一二字開知行之學而伊尹亦曰弗慮胡獲弗爲胡成千古不易矣

改過

太甲改過自怨以懲其已往自艾以治其將來一則憂前此之不可追而翻然有悔心之萌一則與後此之猶可復而勃然見悟心之益且戒且勸去惡遷善此所以能改過也明儒王一菴見一友有過愧悔不樂曰莫憂前頭失處且喜今日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夫王氏之教人也不怨已往不艾將來而但幸其中之一覺爲可喜是不以悔過而改爲事而惟恐無過之可覺也其亦陰竊釋氏不怕念起惟患覺遲之餘論而又失之者耶

顏子

顏子不幸而短命耳倘至四五十亦未必以世有孔子遂終於不仕也不則不仕無義安能與夫子同行藏哉且其時正屬舍之則藏雖欲行義達道而不可得其不仕者亦時爲之也非爲那一問之本願也

心迹合一二條

古聖賢爲學自其少長行藏之大分言之則治心一時也治事又一時也非立其體於靜固無以善其動之用也然道與器不相離大與小爲一致其平日修身齊家卽事見心卽心造事斷無離事自全之學觀孔子荅顏冉樊遲子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孟子

張問仁諸語可以知禪學喜靜惡動之謬矣

孟子言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程子亦謂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道皆不易之至論也夫君子以實心行實事小人以邪心行邪事其心迹各不可掩固也卽君子有時用權而似出於不善小人無時不用其詐而亦或託於善其心與迹似相反矣而善觀人者究可以揣而知之卽於其相反者而見其心迹之合也至論禹稷顏子曾子子思箕微比干夷惠尹之類又皆溯其時地之不同以歸於同而亦無所謂心迹之判也

朱子疑誤

余少讀中庸章句至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心竊疑之以爲未能不過謙詞與前所謂孔子不得位云云不合以問蒙師蒙師卒無以荅其後又見賢賢易色似指夫婦一倫說慎終追遠似指教民重喪祭說皆與註異至今猶不能無疑於朱子也

治生中道

史遷貨殖傳本以諸語譏切當世而首尾亦間有莊語如云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此爲在上者言之也又云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此爲在下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孟子

者言之也至哉此論其居官居家之中道乎今之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皆不知此義矣惟夫子稱衛公子荆善居室爲深知此義蓋能守官守家而亦知止知足旣不爲俗吏之姦富與民爭利又不至如儒生之迂濶長貧賤而好語仁義不惟可爲世祿之家驕盈矜誇者風亦足爲今日搢紳家子弟貧弱不能自振者規也

近情

士大夫立身處世方嚴者矯爲異樂易者苟爲同均非中道然與其拘謹之過而流於迂且刻刻且僞則又不若和光同塵者之猶爲率真也歷覽古人行迹如楊子爲我陳

仲子好名釋氏絕慾茹齋酷吏傳諸人率廉公有威非絕類離倫碌碌無所補于世卽皆矯激不常害義傷教之人若衛武公善戲謔陶元亮乞食婁師德唾面自乾韓愈三上宰相書及諛墓潤筆朱子徵文字錢之類皆若苟爲同者而實則近於人情且處末世不得不爾也易曰苦節不可貞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審乎此而迂執作僞者亦可以返矣

孔孟

孔子之時周道尚有可興故大桓文之功者欲借霸以尊王業也孟子之時周事已不可爲故卑管晏之功者欲黜

霸以崇王道也其義則一而已矣

達權

事貴行權方能變通不獨聖人爲然卽今學士常人亦有不得不然者然行權不可太過但當委曲退藏以儉德避難如孔子無道遜言微服過宋之類可也若取必太過欲持杯水而救方張之焰則是小人行險僥幸之智而張子所謂代大匠斲希不傷手者也必不免於禍矣故接人處事與其爲亢龍毋寧爲屈蠃以天道人事原自惡盈而喜謙故也

謀道謀食

大舜之耕稼陶漁作什器於壽丘乘時於負夏等事皆以道而謀食者也若後世貪君汙吏奸商富賈以及假道學先生之所爲皆以食而謀道者也以道謀食則謀食卽爲謀道以食謀道則謀道皆屬謀食天下豈有道外之物哉

孔子編詩次第

詩三百餘篇由風而雅而頌次第秩然二南列國之風始自宮闈里巷而二雅則達之朝廷播之邦國天下然後告成功於天地祖宗而以三頌終焉大易所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君臣大學所謂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中庸所謂造端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皆孔子序詩之意也

易戒太過

天下有一善必有一惡隨之而生非徒患其不及而正以取必太過不知補偏救弊爲可慮也如易所謂重巽鳴謙亢龍之悔同宗之吝浚恒之凶皆是本善而之於惡然或但知其爲惡而遁相懲戒一往忌返則惡將又生故易貴時中隨境變遷而不膠於一轍斯善者常善矣

泰誓世讐辨

顧寧人日知錄以武王誓師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肆予小子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讐紂之不善亦

止其身何至并其先世而讐之因疑泰誓之文出於魏晉
間爲撰余謂紂在位五十餘年罪惡貫盈民之祖父子孫
受其虐者已多世讐二字乃對衆人指其祖父子孫世世
以紂爲讐而言非指紂父帝乙也古者固以三十年爲一
世况紂已播惡五十餘年乎

章奏

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三代章奏見於左傳國語者皆
博徵前古以爲證據漢人封事亦猶近古每引經斷獄飾
吏治以學術道世事以文言下及唐宋元明猶皆援古證
今連篇累牘一時君相率不以爲迂濶而盡絕之近日自

東山草堂通言卷十一經史

文移以至題奏皆以就事論事簡切白俗爲體式如書吏
錄供具稟之爲而古人學古議事之文不復見矣

西子蒙不潔章

唐人詩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如劉禹錫
柳宗元高才絕學亦足爲唐名臣而立身一敗萬事瓦解
卒以佞文之黨而坎軻終身晉之周處少年爲鄉里患乃
能斬蛟殺虎從學二陸以功名顯此皆孟子所謂西子掩
鼻惡人祀帝之註脚也

素位不願外

道之費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吾心全體之仁亦體事

而無不在豈能兼容并包以恣吾意之所欲爲惟隨其身
之所值不論小大衆寡窮通得喪而皆必熟思審處以盡
其所當然雖一材一藝一食一息一游皆仁也道也苟存
一揀擇名利之心卽忠孝節烈皆爲願外而非素位之學
矣

取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子路聞過則喜之心也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禹聞善言則拜之心也至於大舜之善與人同與
人爲善則真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矣

王霸

東山草堂通言卷十一經史

後世機詐日生人情習俗非復三代直道時儒生正學往
往見謂迂濶而所如不合或者遂謂今日入世之方必如
漢宣帝所謂雜用王霸者乃可以救時而適用此殆不然
夫皇帝王霸世運遞更如春夏秋冬寒暑之相尋而一元
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孔子論君子小人已立一時中
之法而卽深戒夫無忌憚者之反中庸豈有王與霸可雜
然並用者哉故溫熱寒涼不違其候則皆元氣之所貫也
喜怒哀樂各中其節則皆王道之所存也其或爲四時之
災沴五霸之驩虞雖溫熱與喜樂亦屬天道人事之愆而
况寒涼乎而况怒哀乎以此知王道如天隨時處中實操

生殺子奪之全而霸者之於生殺子奪無一而非小人無忌憚之術也

爲山西子二章

讀孔子平地爲山之喻而知成毀有因每起於一念之作輟初不論其功力之淺深也讀孟子西子惡人之喻而知聖狂無定實繫於一念之閑存并不論其資質之美惡也

思誠

孟子居下位章原屬孔子告哀公之言而子思述之以爲言誠張本者乃於其中添一思字又結以誠能動物數語遂若爲孟子所自言者何哉嗚呼此卽堯舜禹授受之微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孟子

旨乎堯之授舜也止於執中之一言而舜之授禹也復益以危微精一溯其源於執中之前申以勿聽勿庸敬修慎位窮其流於執中之後其所以發堯之言者無餘蘊矣孟子私淑於子思願學於孔子而於誠之本旨特先標出一思字以開其源又推到至誠方動不誠不動以截其流以爲誠非思不能入非思誠之至亦不能出使後之學者更得下手功效亦宛然堯舜禹授受之意而非敷衍前人成說漫無所發明者比也蓋道統之傳此真其嫡派矣唐詩人猶有改他人詩爲己詩明考官猶有改舉子文爲程文者世皆賞其點睛之妙而不以爲竊也况孟子發明孔子

精蘊仍不失其本旨乎

難進易退

孔子進以禮禮主辭讓則從容而緩進退以義義主羞惡則剛決而急退亦卽仕止久速隨時變易之意在易有之壯趾則凶遯尾則厲戒未仕者寧怯於進毋輕躁以爭天下之先既仕者宜勇於退毋貪戀而處天下之後也與論語審富貴而不輕處安貧賤而不敢去皆難進易退之理

孔子之兄孟皮

按世家孔子父鄭大夫叔梁紇初娶不知何氏生長子孟皮以疾廢再婚顏氏微在禱於尼山生孔子因字仲尼而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孟子

論語又記以其兄之子妻南容則是孟皮卽孔子同父異母之兄有女而無兒故叔梁紇再娶顏氏而生孔子孔子以其兄子妻容也然叔皮生女必在疾廢而未有繼母顏氏之前孔子之生亦猶在兄子之後其年長於孔子殆不過三五歲豈姪女猶過時而未嫁而孔子以之妻南容歟

朱王同異

朱子明明德章句提出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蓋本於子思之致曲孟子之擴充四端而於致知補傳亦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齊治傳保赤子節亦曰此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

端而充廣之似與王氏致良知之學無以異者而不知王氏之致良知師心自用卽比子路聞斯行之之見猶差一層况可謂之致曲擴充四端乎朱子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所發者亦是良知良能然下有遂明之三字遂者繼事之詞非謂一發卽可不慮不學而率意妄行也且王氏既誤認無善無惡爲心之本體其致良知也正如告子義外之學欲以其無星之秤無寸之尺權度萬物耳以視朱子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本體之明未嘗息者自有本天本心之辨又何啻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乎

經籍疑誤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卑

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曾子子思孟子又各述爲書斯道之傳已煥乎如日月之經天遭秦火後微言欲絕漢唐箋疏區區修補考據頗詳而大義猶或鬱而不明至宋濂洛關閩諸子始復溯其本原發明宗旨而可以紹洙泗千載之統其於小小錯誤究亦不能盡爲是正而歸於一也如金仁山以商書自君有終君字因篆書相似而誤爲周韓文公以浴乎沂當從家語註改浴爲沿謂沿乎沂水之濱也鄭康成註以大畜何天之衢爲荷謂艮爲手乾爲肩而肩當首手之間荷物處也毛西河亦謂在本經噬嗑有何校滅耳之文在後儒引經又有靈光殿

賦荷天衢以元亨之句倪文節思謂孟子勿正心傳寫之誤以忌字分作正心二字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忌勿忌勿助長也疊二勿忌作文法也諸如此類皆當援朱子加作假五十作卒瓜作必之例爲之改正他如三禮多漢儒之附會易之專主卜筮互位卦變春秋以日月國爵名字爲褒貶尤爲破碎繆戾而不可訓雖學者心知其非猶皆承訛踵誤而故爲穿鑿以求其說之必通何也顧安得振興文教者收遺書招名士亟爲參訂而板行之以惠後學於萬世哉否則過此以往俗學盛而古書亾如逸禮逸孟子晉宋隋唐間猶有其書而今已不可復見矣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卑

絕不爲親

婦人無專制嫁卽從夫夫死從子內夫家而外父母父母歿則不得歸寧或小得罪而出歸於父母猶將終身與廟絕而不得以私反其夫家雖有孝子慈孫亦不得迎而養之又况有與於淫亂篡弑之惡如魯之文姜哀姜漢之呂后唐之武氏者而其臣子敢不遵父志而重絕之乎文姜通齊侯與弑桓公而孫于齊左氏斷以絕不爲親禮也哀姜通慶父與弑閔公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亦義也漢光武中興定廟祀黜吕后而以薄太后配高祖胡致堂論唐武氏之惡大臣反周爲唐亦當數其罪以告於廟而誅

之此皆以大義滅親而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也否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與禽獸無別矣然哀姜殺於他人之手呂氏黜於數世之餘可以無疑而獨以文姜有子曰莊公武氏有子曰中宗似難重絕則其爲之子者當如之何竊謂古人處變事而能通之以權若成湯放桀于南巢伊尹放太甲于桐官周公囚蔡叔于郭鄰率有所養育而使得以終其天年其亦可也爲人子者亦不得不絕之而已豈敢曰殺之云乎宋襄公立其母已出與廟絕思一見襄公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范氏謂襄公不幸當此生則致其孝歿則盡其禮而已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亦有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亦皆猶成湯伊尹不得已而放囚之意歟

采芣漢廣

采芣之婦人聽其咏歌何勤儉而和樂也漢廣之女子望其容貌何靜一而端莊也蓋婦人與女子不同女子未嫁家事不關其慮每易流於嬉戲故有取乎靜一而端莊者婦人既嫁家事足攬其情每易至於怨怒故有取乎勤儉而和樂者孔子編詩並列此兩篇或有微意要之推其本而言采芣之和樂是文王在宮離離后妃樂而不淫之化也喬木之端莊是文王在廟肅肅后妃幽閒貞靜之化也

閒雅三篇

關雎一詩據子貢子夏詩序及通考三山原以說原爲后妃旁求淑女以配君子之作故夫子贊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次篇葛覃亦即樂而不淫之意三篇卷耳亦即哀而不傷之意三詩皆爲后妃所自作實二南綱領以下諸詩無非與此三章暗應細味可見詳見余二南論及論關雎書中

同律度量衡

律度量衡長短大小之數以三代古器而較之後世唐杜佑通典已謂三而當一歷宋元明至今又皆隨地意爲盈縮大抵古短而今長古小而今大益茫然無所準矣晉書陳勰掘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摯虞駁之曰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量審法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余謂摯虞是古而非今既恐廢先王制器尙象之舊而潘岳不欲生今而反古又恐紛更多事反滋意外之變皆非無所見而云然者莫若如唐制權量尺度古今大小並行纍黍起算鑄銅斛秤尺以存古制而太

史測晷影太常調律呂太醫合湯藥用之其他有司市井則姑用今制以聽其便可也然近日蕭山毛太史甞又謂尺度非樂中事中聲無定稍高卽有高宮稍低卽有低宮皆中聲也祇以今尺度之冊論官尺民尺長則均長短則均短而準在是焉試觀製琴笛者其六寸曄節排列均等材長則曄穴俱長材短則曄穴俱短然短簫長笛皆可度曲任其自然之度數初未嘗範之古尺按之宮度也則太常調律呂又不必如蔡季通之拘於鐘尺矣

一貫源流

自堯舜禹以精一其心於危微執中之介開萬世道學之傳而伊尹之告太甲亦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其後詩人稱文王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周公以周王靈承帝事告商士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皆一德之意至我夫子卽以一貫之道授曾子子貢而并告哀公以達德達道九經所以行之者一其繫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與子思爲物不貳之云又皆其源焉乃自孟子沒後亘千百年無人道及問有偶談太乙得一者又皆溺於老佛空無之旨而其去道也彌遠惟周程朱子始標以示人曰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聖學一爲要靜虛而動直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一本散爲萬殊萬殊歸於一本然後人始曉然於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名目雖殊類皆本天而不本心爲己而非爲人直上直下貫古徹今弗可易也已

簡狄姜嫄

稷契果皆帝嚳之子非無父而生者鄭司農註元鳥生民詩乃據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而有簡狄見鳥墮卵吞其妾而蘇洵譽妃一論辨之尤詳且盡不知朱子集傳何以不取而但据鄭箋也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責己責人

責己者重以周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將以自反而加勉也責人者輕以約當於有過中求無過可以有容而不校也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孔氏出妻辨

余同年友三山方日斯邁著先聖事蹟考云世皆言孔氏三世出妻此其說起於禮之檀弓而其原由於不能解家語家語曰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檀弓亦第曰伯魚之母死未嘗云出母也世人不解

期而猶哭之故以爲出母服期遂加一出字于母之上而自是孔氏之出妻相因而起矣夫出妻服期非哭期也使伯魚而爲出母則家語寧不能直加一出字于母字之上使服不當過期則家語寧不能直書曰期而猶服其曰期而猶哭者義繫于哭故以哭言之禮既卒哭則朝夕之哭皆止期而小祥則除凶服而服練服今伯魚期而猶哭者必其哭不中節又凶服未除故孔子以爲非禮其前曰猶哭而後曰遂除之除去凶服而換練服非除去竟無服也是伯魚之喪母非喪出母也明甚至子思之母死于衛則子思多居衛或偕母以往如孟子之在齊喪母未可知乃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墨

檀弓有庶氏之母死句解者遂以爲伯魚卒其妻嫁于衛之庶氏是伯魚未出妻特死而妻嫁耳然婦人再醮必有不得已之故非家貧齒弱則爲父母所迫今伯魚死時年已五十其妻當亦與之偕老子賢舅聖家無大難焉有五十以往之未亾人魯大司寇之冢婦忽焉舍其賢子而越國以適異氏者此則不經之甚者也子上之母則子思之言鑿鑿明爲出母且因子上之母而并及于先君子之出母以彼証此相得益彰而不知其悖尤有不可言者夫禮有大經自天子達於庶人雖聖賢不得增庸愚不得減也今使出母服期則伯魚服期子上亦當服期爲父後者出

母無服子上爲父後伯魚亦爲父後子上無服伯魚何以獨服道隆從隆道污從污豈所以議禮哉且已之嫁母尙哭于孔氏之廟而子之出母獨不許服一日之喪是子思卽此一事卽此數言以爲夫則不義以爲父則不慈彰其先人之失則不孝以之居心則不恕以之議禮則近于自用自專而犯爲下之悖而以此爲子思之事子思之言其誣子思也實甚本欲以一出母証二出母而不知一出母誤而二出母反因之以大白作僞之事斷流絕港首尾衡決固有掩之而不可掩者如是也夫○穗按古禮三年之喪父在則爲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爲服蓋一家之尊統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 經史 墨

乎父既嚴其父卽不得不壓降于其母以明與禽獸之知母不知父者爲有別也至唐人開元禮始取三王喪禮而率意變加父在而升其母爲三年之服卽出母亦爲之服後世遂皆因之而不敢改則是服出母以期而父在亦服母三年者固非周人之制而伯魚子思子上之時亦焉知後世有此禮哉今伯魚喪母期而猶哭因聖父責其非禮而遂除之正是遵父在服期之周制卽除齊衰而練而祥而禫共十五月畢其非喪出母也益明矣至于子思子上二代之母果皆出母歟抑非出母歟如皆出母也卽當如周制皆不爲服而後可其何得以污隆爲解若其皆非出

母也則子思之母喪父已不在當服斬衰三年子上之母
喪有父現在亦當如伯魚之服期而始除何忍比不爲服
之出母而輕絕之蓋服期卽非出母出母卽不服期孔門
無三出之辨卽此兩言可決耳況子思著中庸言非天子
不議禮今天下行同倫蓋其慎也如是今其自爲母喪也
旣哭於孔氏之廟則必行三年之喪而非出母可知也其
子子上爲父後旣欲援其祖伯魚父在服期之例則其母
更非不爲服之出母又可知也必如從隆從污之說忽進
忽退兩無所據是行不同倫而敢于輕議天子之禮矣其
爲漢儒附會之僞說復何惑焉余讀方子日斯所辨檀弓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哭

家語三世出妻之誣輒嘆以爲大有功于聖門惜其間曲
折纖悉猶但據後世所加俗禮而言而未及探先王之舊
經以塞其源也故爲申其說如此

宋朝之美

不有宋朝之美難免今世註以悅色釋之而舉子時文遂
皆濫引男色相諛誅侮聖言而于難免意更說不通夫接
一人而見其貌之不揚輒斥而棄之曰是不足當吾龍陽
之好也雖後世荒淫之鄉未聞有此不知此章大意但爲
以言貌取人者言如漢世擇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唐
人銓選首重身言皆好諛悅色之意若必取人以貌則晏

嬰短小顏駟老醜丁儀眇一目裴度身不長貌不揚司馬
光周必大皆形如涼鶴其可槩棄之否乎此則聖言垂戒
本旨

東山草堂通言卷一經史

早九

東山草堂通言卷之二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性命

太極陰陽

太極之與陰陽名象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夫太極無聲無臭而已而陰陽名象則視之而有可見聽之而有可聞疑有不可得而合者而不知非太極之無固無以造陰陽名象之有非陰陽名象之有亦無以顯太極之無譬之米漬水而成酒謂之米則米不可復見謂之水則世又未有如此甘冽之水蓋已混而爲一而非人之所能去取於其間

東山草堂通言卷二 性命 一

也今欲取太極於陰陽名象之中而陰陽名象之根於太極者已無粗之非精也何所見於太極之爲精而必欲取之欲去陰陽名象於太極之外而太極之散爲陰陽名象者已無精之非粗也又何所見於陰陽名象之爲粗而必欲去之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噫千古聖賢一貫之學盡於此矣彼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不足怪而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與夫後世道學異端之紛爭而未有已也

天然自有之中

萬物一天而已天者何中是也有所過焉而非天也有所

不及焉而亦非天也無過無不及則純乎天矣然或當時勢之變而所謂天者又不在以中爲中而正以有過有不及爲中故進取退守苟得其當卽有所過焉而亦莫非天也卽有所不及焉而亦莫非天也若無過無不及則又子莫之執中而非所以爲天矣聖賢所謂經綸寬猛文質經權之類皆當以此意推之

天理

天理本自至實無一毫之空闕無一息之間斷而後能有所立故人於行事之間亦必體之以至實而無一念之虛僞一時之謬誤以參之乃可與本無空闕本無間斷者合

東山草堂通言卷二 性命 二

而爲一而人自無不信服也譬如鋪板棚架橋梁者一石一木皆必着地平正無少偏倚崎嶇之處則堅固久遠履之如平地矣否則一有不實縱饒牽架度日而偏倚崎嶇之處必且先受其弊至使平正着地者亦與之俱壞而後已焉蓋其始也虛者恃實者而漸能有所立其終也虛者既敗而實者亦爲所累而不能以自存矣自古三代之所以廢興存亡莫不如此吁可畏哉

天道

天道最神速亦最悠緩而人事之疾遲亦如之元亨利貞循環終古而無一息之停豈不神速然其間寒暑之推移

晝夜之更迭必以其漸乃能自達亦無頃刻間卒然遽變之理又何悠以緩也故夫人事之變雖常有緩不及時之悔而論其成敗之機有未然有將然有必然各分節候無可忘亦無可助得其機則敗者可使復成失其機則成者可使復敗亦未有一旦立成立敗之理要在善應事者動以爭天下之先而靜以持天下之後而已蓋明乎天道之吉凶消長而人事之所以進退存亡者亦可得而推矣

南北

南人何以多弱小北人何以多壯大陽清而陰濁也南風何以多柔弱化風何以多剛勁春華而秋實仁柔而義剛之意也

東山草堂通言卷二性命 三

陰陽動靜

嘗觀天地之化自其大分而言則曰陽動陰靜而已而就其中細而分之則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闢又各自有動靜對待乎其間焉又就其中錯而綜之則陽之動極而靜陰之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又共有動靜流行乎其間焉即如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其大分也而其中之春為動夏為靜秋為動冬為靜上半月為動下半月為靜日為動夜為靜上半日下半夜為動下半日上半夜為靜皆可對待而細分者也而至於生而長長

而收收而藏與夫晦朔晝夜之循環而巳者則又皆其流行之妙可以錯綜而論者也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今夫人心之動靜何獨不然易與中庸孟子論其動靜之大分則曰未發之中寂然不動性也既發之和感而遂通情也此固然已然近世之說書者類皆因程子有纔思慮便是已發及朱子事物不接思慮未萌之說而固守之遂若以靜為杳冥昏默之境者則又舉千古聖賢相傳之心法而盡失之矣夫心之靜而無一毫思慮之萌者靜之靜也所謂不睹不聞者是也心之靜而必有思慮之萌者靜之動也所謂舉不睹不聞以該所睹所聞者是也洪範曰思曰睿此先就性之未發而指靜中之動而言乃繼之曰睿作聖則所謂既發之情也如使性之未發止有靜而無靜之動則戒慎恐懼獨非思慮而又何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故論語之忠即一恕即貫此動靜之分也反而言之則孟子所謂生於其心者即未發而不忠害政害事者即既發而不恕矣大學之由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此動靜之分也推而言之則程子所謂公而無私心者即致中於靜誠意正心之事正而當理者即致和於動修齊治平之業矣蓋聖賢凡言存養工夫皆主思慮之萌卓然有主者而言如孟子先立乎其大之說未有

東山草堂通言卷二性命 四

使人眩瞽迷惑莽然措其心於不可思議之地而曰吾能存養者也若夫動靜循環之說蓋所謂無始無端又有不可得而悉推者學者當體驗而自得之然則道之在天下非獨天地有大陰陽小陰陽也人心動靜之妙亦若是焉而已矣余既爲此說又檢朱子通書解有勉齋黃氏之說云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亦可見性中自有動在非塊然自守之謂也

意兼存發

據孟子言所存者神卽意之所存亦卽心之所發也但存主爲平時揣度之思不過講究大槩所謂靜之動也發動爲臨事精詳之思又加隨時斟酌所謂動中之動也大率心之全體大用本是兼該動靜而言然未發之先則事未來而無所用其力既發之後則事已過而悔之亦無所及惟意介動靜之間感而未離乎寂寂而將通於感無論存主發動之意皆可先誠乎此孔子所謂意卽曾思所謂獨孟子所謂端周子所謂幾張子所謂豫也王劉之學專主一偏究不免於多岐耳

理氣合一

理與氣原是渾淪一滾而出太極卽在陰陽之氣陰陽亦皆太極之理如米與泉釀成爲酒亦不能辨其孰先而孰

後矣

天心

人心之虛靈全是心中衆竅爲之通復而不恃乎心臟者亦不離乎心臟猶北辰爲天心之樞紐而周旋運轉四時行而百物自生也若日月又其陰陽之精如人身之命門屬火內腎屬水又有以日月爲天之兩目者關侯謂日在天中猶心在人中恐日不是天心而天心應在北辰間耳

良心

人之良心發現處有二一曰悟心一曰悔心悟心者思慮乍萌之頃而忽然有所感於外初無一毫計較名利之私如齊王見堂下之牽牛今人見孺子之入井是也若轉一念便不可保矣悔心者物欲既退之後而翻然有所懲於前初無一毫護惜過惡之念如秦穆公思蹇叔之言漢武帝下輪臺之詔是也若誘以欲又將復失矣蓋悟心悔心皆天也其前乎此後乎此者則皆雜以人而不可知矣

二氣鬼神

凡天地間一切人物莫不受氣於陰陽五行之運以相生於不窮而及其化而之於盡也則又渾然一體周流無間皆陰陽五行之氣所爲循環迭運乎其中而不可區而別焉者也然其間亦有可以區而別焉者如人常爲人外國

中華各肖其貌物常爲物飛潛動植各異其形惟其人物之混交花木之移接而後有變象焉由是言之其不可區別者大德之敦化也其有可區別者小德之川流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者大略不過如此論者不達其意徒見萬水歸於海而不還則曰是洩於尾閭而龍吸之以爲雲也徒見衆人有知愚善惡窮通禍福之不齊則曰是皆前生之所爲而有輪迴以相報應也殊不知幽陰濕爛之物皆有大風咻而散之烈日吸而收之凡屬臭腐無不化爲神奇而何待尾閭之灌注也氣化形化生生不息游魂厲鬼終有盡期卽氣類相感不無變怪之錯出而亦非天人之常理又何有於輪迴之雜亂而無章也惟有聖賢所謂山川出雲天降時雨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及福善禍淫氣質氣數之說爲可徵信不誣耳舍此而言陰陽神鬼者吾又焉能識其爲何說哉

本天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明命無時而不流行於天地之間大而綱常小而食息內而心身外而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循之則治違之則亂蓋天之所定而人不得而奪焉者也然所謂天者有二出於太極者爲天之理出於陰陽者爲天之氣本乎天之理而參

《東山草堂通言卷二性命七》

諸氣以輔之是聖賢豪傑之所爲也若徒任氣而動而不復求其理之當否則後世異端雜霸之習雖亦若得其天焉而實非天理之本然矣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正理氣之辨也



東山草堂通言卷之三

閻上杭 卽嘉穗 實亭誤著

學問

聖學

聖人之道大之則周於無外精之則入於無間學聖人之道者必先晰之極其精而不亂而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而究之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也要惟常存此心以燭盡古今之理而又審其幾而發之堅其志而成之度其時勢而變通之使天下之萬事莫不各得其當天下之萬物莫不各安其所天下之萬民莫不各若其性焉斯已矣

天理

天下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而然之天以待人之叅觀而自得而吾即因其自然而然者處之以當然之節使皆適如其天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是則所謂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者也世之學者不明乎此而欲以私智人力與乎其間於是高者入於詭僻而不知卑者流於汙下而不返而其稍能遵奉程朱家言者則又知而不行習而不察以自安於訓詁詞章之習卒無以易乎異端流俗之弊是皆自棄其天而已矣

講學

天下惟婦人孺子天性未漓者可與講道而博學多聞之士不與焉何者婦人孺子目不治書而此心之靈暗與書合而且內不知有意見之可執則無成心也外不知有門戶之可爭則無名心也有明於理者試以聖賢之旨叅而証諸妻子之間正己以率之因事以薰之未有不從且信者而古今道學異同文人相非之習又何紛然其未有已耶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謂何曰正惟由者不必知而知者未必由故也聖人亦早已慮及此矣

人已

人有責人則明而責已則暗者公私之辨也事中則明而局外則暗者生熟之辨也用人則必智而自用則必愚者廣狹之辨也獨斷則必成而聚訟則必敗者需夫之辨也皆當隨時措置明於理者自知之若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則舛矣

學貴及時

人生以中壽爲率除昏童衰老而外其間不過僅得數十年而此數十年中燕樂分之憂病分之賓客之往來分之妻孥之牽顧分之內而親戚之慶弔外而官府之接遇分之雅而爲書畫琴棋俗而爲米鹽薪菜又分之以至於僮臥飲食沐浴如廁之類又無日而不分之甚而塲屋之校

試旅邸之居停行道之往還又輒以經歲踰時 分之而試問其爲吾明目張膽從容暇豫得以讀書立言養親教子行道濟時之日會有幾何也嗟乎人奈何不乘時赴功坐令歲月蹉跎哉

理一分殊

萬物之理本一蓋共具此一天者也不得分而異也萬物之分自殊蓋各具此一天者也不可強而同也以其一者而欲分而異之則不知有太極而爲悖常拂經之人矣以其殊者而欲強而同之則不知有陰陽而爲執一廢百之學矣

朱學

東山草堂通言卷三 學問

三

陸九淵得聖人之靜而其失也流而爲禪陳同甫得聖人之動而其失也流而爲譎兼二子之長而不至於流者其惟朱子乎故於陰符經參同契皆有明註而其居敬以主靜者又未嘗偏於靜也於綱目一書深著聖人經世之大用而其窮理以善動者又未嘗役於動也嘗觀天地之化一陰靜陽動而已統而言之乾健動也坤順靜也春夏動也秋冬靜也分而言之晝則動也夜則靜也晴則動也晦則靜也非靜無以涵動之所本非動無以用靜之所存一動一靜循環無端雖以大力如天地猶不能外是以爲化

育之功而況人於仕學經權之間其可以不知動靜相因之理而能張弛盡善如此耶吾故以是而知佛老之虛無寂滅官商之權謀功利楊墨之爲我兼愛以及匹夫匹婦之一行一節一藝一材蓋皆過乎靜而不及乎動過乎動而不及於靜抑或動與靜而不當於時固朱子之所棄而亦莫非朱子之所兼收而盡取也要在學朱子者善會之而已矣吾何以知之於讀朱子之傳註章句文集語類而知之

歲月

東山草堂通言卷三 學問

四

人世統而計之則如白駒之過隙不過閱數十年而此身已屬烏有是吾生之最易邁者此歲月也分而計之則如登高山者之歷階級雖朝夕三飧寒暑兩服猶猶覺費幾許經營是吾生之最難度者亦此歲月也思其終身之易邁也則當急而圖之而稍遲焉卽一失而不可復追矣思其日月之難度也則當緩而稽之而欲速焉卽一敗而不可復振矣故曰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其此物此志也夫

機候

萬事莫不有其機焉須俟省察克治工夫勇猛精進直教一刀兩段不可以因循而貽悔萬事莫不有其候焉須俟操存涵養工夫積漸消磨直待水到渠成不可以勉強而

蠟等蓋害將萌者以急持之勢既盛者以緩得之古之君子所以進而爭天下之先而未嘗以重發喪功退而處天下之後而未嘗以輕爲取敗者亦由其存養省克之素定而已矣

安命

人生衣食不給非伎焉而失之過即求焉而有所不及然其實自有命焉非伎求之所能爲也當其得也雖不伎不求而亦未嘗不得當其不得也雖極其伎求之方而亦不可得即伎求而得之亦命所應得而非伎求之能得之也即不伎求而失之亦命所應失而非不伎求之能失之也人亦盡人事以聽命而已何必枉道而徒喪所守哉

克己二條

嘗讀唐荆川荅王南江書其論甚高蓋亦克己下手工夫然人之處事接物亦隨其所遇之豐約而酌其當否伊尹以道義爲權衡或千駟弗視或一介不取不與皆天則也君子所以入於富貴貧賤患難之中而無所不得也若但以狷潔爲高至謂七尺之軀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真有又恐有流於夢幻人世四大皆空之失憶庚午之秋余登鼓山與僧爲霖坐談半夜其說大槩欲人勿認真世事視一切生死得喪皆如夢幻因舉蘇州申金兩相國建祠一

事爲証謂認真者卒受辱不認真者終享榮名余皆領之已而抗言曰公言似只道得一半以吾儒論之天下事物皆在性中其爲吾性之所無者皆氣稟物欲之累以夢幻視之可也誠不得認以爲真其爲吾性之所有者皆天理人倫之實雖時時體驗而力行之猶恐認之未真而可以夢幻置之乎時爲霖無以難使以此言質之荆川亦未必不以爲然也

又思孔子教人不求安飽未嘗并使不求居食成湯於聲色貨利但曰不邇不殖亦未嘗絕去聲色貨利如偶人也但其辨只在心之有欲無欲耳如欲心尙存雖絕無安飽

聲色貨利之事而適以長其矯誕之習如無此欲心雖日在安飽聲色貨利之中而亦何莫非天理之當然也胡子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豈不信歟今夫人不善夾則已苟當方爭之局則雖一着之差亦必苦算其萬全而後可下夫奕局之終歸於掃蕩也誰不知之而入其中者猶必以動出萬全爲當則凡事之預於己者誠不能以無心置之也亦惟求其無所私而當於理焉斯已矣

時文朝報

淮陰李映碧荅周仲馭書曰當今讀書輩自做秀才之臭腐時文與居官之斷爛朝報外俱付諸義皇前事夢夢不

可復識穗謂此言誠俗學針砭也然自有志爲己者觀之則於臬腐時文中可以見真性命焉於斷爛朝報中可以得到真經濟焉况時文亦王制舍此則無由進身朝報皆國典舍此又何以攷政治之得失而察民生之盛衰乎

怨道

今人之自處甚高而其心之所安則又甚卑觀其外貌未嘗不居已於君子而又俯視天下之皆爲小人一何驕也探其中情未嘗不居已於小人而又欲責天下之皆爲君子又何憊也求其能以愛己之心愛人以治人之心治己者吾蓋未之見也

義命二條

東山草堂通言卷三 學問 七

奔競一道世莫不爭捷而關工自以爲天下之智人矣而不知以義言之則不可以命言之則不必以吾輩之性質言之則又不能固不如守義安命而順其性質之爲得也○聖學大綱凡事當先忠後恕以盡乎人道之當然內重外輕以聽乎天命之自然則素位不願外之君子也

晚學

古今有少失學而晚成者高常侍以五十學詩而配盛唐蘇老泉以二十七學文而成大家然二公起家士大夫皆非少而目不識丁者惟洛陽韋應物弱冠無賴又遭祿山

之亂嘗事武皇爲三衛官自云一字不識其後武皇崩年幾三十乃棄官折節讀書而成詩人遂由大學入仕歷官至蘇州刺史賢者信不可測也今攷其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頽癡武皇升僊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惲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其自叙不諱如此以視高蘇二公少嘗學問而晚乃刻勵有成其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更有甚焉者真可爲過時而學者之勸已

東山草堂通言卷三 學問 八

理欲異情

自古聖賢之生於世凡人倫日用以至貧賤患難無一事不與今人同然而聖賢能化人心而爲道心者敬也義也誠也今人反以正道而成邪道者怠也肆也僞也其辨在幾微之間而已矣故曰天埋人欲同行而異情

心學之謬

聖賢教人爲學所以變化其氣質之偏而使歸於中也今之論者徒見世儒學不加益而究與常人無異因欲宗陸王之心學以矯其失反謂一切聞見皆障道之具不知性

本相近習則相遠人自孩童學語而後何事不由聞見而入卽一材一藝亦必有師承而後能造於自得況有志於天下國家之大而欲師心自用不復取諸人以爲善其能有成功乎且陸王之心學自謂不假聞見而究其所行之中於善者亦莫非由聞見之功而充之所行之不中於善者亦莫非以其聞見之所不及而失之是蓋終其身任學問之中而不肯自反也乃復倡爲不學之說以誤人不亦異哉

本心本天

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心之弊非獨釋氏然也雖

東山草堂通言卷三 學問 九

今之庸衆人皆往往而是而士大夫之有學問負名位者爲尤甚焉夫事不經目見耳聞而欲執一己之私意懸度其利害未有不至於錯謬而不可救者也事不由勤諮博訪而徒徇一人之私言懸斷其是非亦未有不至於尤悔而不可爲者也嗟嗟此氣質習俗之蔽而庸衆士大夫之通弊也獨釋氏耶然則欲變釋氏本心之弊而希聖人之本天者其必由學而後可聖人之本天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誠非學者之所能及也然聖人之心本與我同得於天者雖庸衆人中如孩提之愛敬夫婦之知能猶必有偶合而爲聖人所不敢廢況士大夫之讀書明大義者而

可執一己之私意徇一人之私言以至棄天褻天陷於氣質習俗之蔽而不自知乎善爲學者其未得乎天也則研極以求之其既得乎天也則兢業以守之雖不能遽與天爲一亦可以希聖而達天矣釋此不爲而欲師心以自用每遇一事一物之來曾不能用人聽言熟思而審處之於是本其無心之心而天已失本其有心之心而天愈違其不至下同於釋氏而自絕於聖人也者幾希

恬退

夫人終日醉醇醴飮珍饈冠裳佩玉以趨蹌於公庭見者咨嗟嘆美以爲榮而不知其人之受之者實自覺其跼蹐

東山草堂通言卷三 學問 十

而難安恨不得退而解脫坐享薪水之爲快而况跋涉山川躬擐甲冑造請奔走日蹈危機不免與市僧卒伍爲難其艱苦更有什百於此者耶故知天下事濃不如淡奇不如平動不如靜進不如退巧速不如拙遲浮華不如堅樸矜心作意不如安行而自得縱憊勞人不如循分而守已天下事之可大而可久者其惟中庸之道而已矣

論陽明四條

格竹子七日非陽明之不通乃故爲奸詐耳許行欲謗孟子之學先爲衣褐捆屨織席之醜態以見吾君當與民並耕陽明欲謗朱子格物窮理之學亦先將格亭前竹子至

七日而生病爲辭以見朱子之說務外支離必不可用千古異端鬼怪百出而其奸計不約而同如此吁可恨哉亦可哀也已

王陽明李卓吾一輩率其信心無忌憚之學心中常欲非孔孟而口不敢道故且以程朱抵罪如逆子不敢罵父母而罵子弟也

陽明天分固高亦由其未講學前讀書歷事得來後乃以致良知欺人以盜名耳逢蒙之殺羿那咤太子之拆骨肉皆此意也

良知家但知持志以直內而不知所以方乎其外者仍有

東山草堂題言卷三 學問 十一

集義養氣之功而非外也乃舍其義外而謂人義外亦不異乎

言行

盧松士云言之非艱行之維艱語言文字究屬影響日長足短之喻已足慚愧况目本昏而強以爲明認紫作朱認黑爲白乎按言清行濁學人通病但責其能言而不能行可也然言亦思之精知之著若言猶不能安望其行自古考言詢事聽言知人而諫諍著述出使專對亦皆有用未可忽爲影響之談而槩欲以人廢言也此又先生言外未盡之旨

氣習

人情莫不護短而矜長而又欲以己之所不甚長者盡斥天下之皆短而後已人情莫不好諛而惡直而又欲以人之所不敢直者盡諷天下之皆諛而後快此近世氣習之蔽也

讀書

讀古今人書如良醫之用藥自營東邠西越南冀北遠至海外四裔一切溫涼燥濕之物產靡所不撫採而茹其精華卽蛇蝎蟻蝨亦有以毒攻毒之用要在各辨其性之對病者而已著述家自左史而降如販藥材者各從地道而來不能無寒熱之偏而吾身之病又自有偏嗜偏惡之不齊其或過信古今人之書而輕用之與過疑古今人之書而重違之者皆自取其病者也於藥乎何尤於販藥者更何尤

知行始終

論致知之事則莫不始於粗而終於精論篤行之功則莫不始於勤而終於怠以心思無窮而精力有限故也求其終始惟一者難矣哉

爲人

鍾伯敬督學吾閩時諸生問文字若何而可中鍾厲聲曰

吾但知有好不好文字焉能知有中不中文字時以爲名言余謂爲人亦然但求仰不愧俯不忤而一切窮通禍福皆可度外置之陶公詩云稱心固爲好裸葬何必惡亦已蚤見及此矣

東山草堂通言卷之四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政教

寬威

居官雖以寬爲體而其用在威夫威生於信信生於斷斷生於明未有不明而能斷不斷而能信不信而能使人畏其威者也故威行而寬則真寬矣所謂居敬行簡智以成仁之道亦不外是

剛柔

天地之化獨陽不生孤陰不成人之處事接物亦然或此剛而彼柔此柔而彼剛或欲剛而先柔欲柔而先剛或爲習俗之偏而純用剛柔以正治之或爲氣質之過而互用剛柔以反治之皆天道之陽舒陰歛所以相生相成之義也

折獄

朱子論讀書之要曰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愚謂不獨讀書之

法爲然也雖居官折獄亦當全倣此意先將兩造証犯逐一隔別而訊之使其一說自爲一說則其曲直之大槩已判於胸中然後弔齊兩造証犯互相詰難而校其曲直之實則其真僞之歸結又不難爲之定案矣蓋先虛其心以審於衆人之同而後酌乎理以斷於一己之獨古聖賢窮理處事用人聽言皆同此法又不獨折獄一事耳

知行才德

聖賢論學問必兼知行論經濟必兼才德蓋但爲帝王士大夫言也竊謂帝王士大夫之擇女子小人亦當以是道焉蓋女子小人非稍有知識則闕于事而不足用又有雖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改數

二十

明知之而氣習怠惰不肯力行者亦不可無以警策之也是知與行之粗者亦女子小人之學問也其粗有能幹者多懷二心而不忠義至性或忠義矣又皆鄙樸椎魯而爲笑於人是才與德之偏者亦女子小人之經濟也余家昔嘗畜二驢其一頗善走而蹄齧傷人乃別易一馴良者畜之又反費鞭策至終日行而不能以一舍卒爲廢驢而已先君子顧而歎曰世之用人者有如此驢矣嗟乎戒之哉

李忠定張魏公

自子思孟子有天命謂性知性知天之說而董子亦謂道之大原出於天程子亦謂聖人本天近世講學者皆知標

一天字爲準然其中有真是者亦有似是而非者如李定公自作梁谿贊云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觀其在靖康建炎紹興時所言所行果不愧知天者忠定之學不談伊洛頗雜浮屠而卒不害其爲正者非以其氣質之美而能用人聽言故耶若張魏公告君以天理之公亦純乎伊洛之旨乃三爲將而三敗績至使南宋之疆土日促以其氣質之偏而不能用人聽言雖宗儒者正復不免於釋氏本心之失故也故論人之勝天則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夫而論天之勝人則雖終身學問而亦不離其氣質之所近也修己觀人者皆當鑒此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改數

三

閑家

閑有家者莫先取婦人孺子之性而閑之婦人孺子之性持已則寧儉毋奢待人則寧厚無薄庶足以保其身家不則釀成淫靡強暴之習如蘇氏所謂求得欲從而心志廣器利用便而巧詐生其害將有不可勝言也者

案情

小民之情莫不貪生而畏死亦莫不輕生而冒死貪生畏死者民之常情本無足怪而至其迫於不得已也愚者窮而無所之則感慨而自殺智者窮則生變變則生詐詐則犯上作亂雖陷其身於誅戮而有所不顧是其所以輕生

而冒死者正貪生畏死之極而民情之變也人第見貪生畏死者之可憫而豈知輕生冒死者之出於無可奈何其情尤憤鬱而可哀也哉故自古仁人議獄雖既得其情不得不置之死而猶存一哀矜勿喜之心者以是夫

練兵

草澤雄鷲之士膂力絕人者雖一邑之大不過百人朝廷宜募爲兵稍倣古法授以近郊百畝之用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農隙則蒐苗獮狩并獵四鄉教以近世拳師而統於總督之節制使其下之將帥悉以其士卒之強弱操練之生熟爲殿最則天下無不精之兵而一可當百而閭閻之間又無好勇疾貧之奸民誠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

聰明瞽聵

嘗讀慎子而得其兩言曰不聰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聵不能爲公蓋凡爲王公貴人者一任其長厚而莫爲之察則不免於小人之欺事事而察之則將不勝其疑而下之人又且苦於無所容必也聰明瞽聵並行不悖大故不可犯而小過則可捐使之畏吾之嚴而樂吾之寬然後智仁之道盡而剛柔各得其用也嘗觀古人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而又有垂旒蔽目結纁塞耳之義者正欲以若瞽若聵者養其聰明之源而善其聰明之用而已故夫瞽聵一道

非天下之真聰明人不能而天下之真聰明人亦未有不瞽不聵而能全其聰明者也

罰贖倉穀

罰贖之法以積穀救饑爲主須於城市村鄉遍築倉場擇人出納如此一處犯法則歸其粟於此處倉中彼處犯法亦然豐年則加息收放小饑則捐息或減半還倉大饑則空倉而賑之亦不失朱子社倉遺意至於橋梁道路殘闕不整以及破塚遺棺狼籍多年者隨耳目所聞見卽呼約長傳其附近居民親戚宗支或訪其鄉之富而好義者立行修理立爲葬埋否則親爲題疏書名或僧道緣門募化以襄其事亦無不可又不足則雖費用罰贖倉穀可也

弭盜

弭盜之法上之在教養以塞其源次亦在誘致魁渠使自爲統率自爲遣散前人皆行之而效矣然所以遏絕其流者猶有方焉而不可以不知爲地方官者須令民家前後插棘編籬村落中各浚濠治道多樹柵門沿鄉邊徼有險要重地徧築土堡晨昏守望仍申保甲法親行巡視一如式百姓則枷責或量罰錢穀紳士則加等罰贖皆以給守望之役又擇民之膂力絕人者領以教頭團練爲鄉壯各令其鄉給以工食器械平時則以巡盜射虎逐獾爲事

一旦有變自無不可用者至於武學諸生尤當勸其精習騎射薄懸賞格月一試之亦所以爲國家備緩急有用之才視文士空談無實者相去倍蓰如此則盜無容身之地矣

徵收錢穀

徵收錢穀之法須統計通邑人戶所納錢穀上戶若干中戶若干下戶若干隨其數之多寡照圖籍分爲股數一月兩限聽比每股每限各完若干至秋皆可全完吾邑自錢塘汪公元亮爲令始行此法民甚便之

蚊詩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 政教

六

李忠定公蚊詩云有時緣拊汗吾指罪雖應爾心則矜露華清此自可飲戒汝慎勿貪芳腥此君子得情勿喜之心而亦不成人惡之意也

繪屏

按唐書憲宗寫前代君臣事蹟於六曲屏江陵張相國時亦進御屏繪天下疆域其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設於殿後時加省覽竊謂自督撫以至郡縣官皆宜倣此法繪屏仍設一疆域簿記其人之善惡貧富及戶口保甲地方利害隨時按發更番標錄而力行之庶足以警心觸目而勤於咨訪也

解糧

凡解錢糧及要犯必使心腹人爲之監視庶無所誤如近日專委書辦承差因而中道逃逸者吾見亦多矣

言事

處衆事者於衆人意見爭執之時吾苟有所主於中姑毋以衆人之說爲必不可行則莫若且循其立說之意和同而商酌之極其利弊而果有以大相懸也然後其人之意見易化而吾說可以徐伸程明道所以屈王荆公於政事堂李忠定所以薦張所於黃潛善而皆樂從之者由此道也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 政教

七

與友論居官書

今之爲有司者有所甚難而亦有所甚易夫其所難者莫難於上官之多欲無厭也然自天尊地卑高下陳而貴賤位則朝廷之有爵已爲天下之達尊而用下敬上之義實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不可易焉者也今且有舅姑於此爲子婦者必欲傲然自大而不聽其約束其能永建乃家乎故上官雖不可諂以求容而有求則必應也有事則必趨也有難則必恤也自非萬難從命而不得以不爭者未嘗不欲曲而全之以期其事之有濟不然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豈可得而治哉但其要亦在立身無過而積誠以

感動之而已矣近見吾鄉居官者類能不失本心而以得罪上官失職者十人而八長汀黎槐曾先生嘗爲余言大抵吾郡人士皆負氣任性之過夫曰負氣則有心之私曰任性則無心之失二者亦由平日少克己之功故也而反以不安分自命爲氣節焉誤矣論語開卷首戒犯上作亂大學言弟者所以事長孟子論有道無道之天皆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荀子亦以賤不肯事貴爲不祥今不知自窒其慾以盡其所爲積誠感動之方而反怨上官之多慾無厭然則是居下位者其必蕩然無人上之我臨而後可以有爲耶故曰知其難而勉之則不難也若其所爲易者則真大易矣今之官在吾前任者非貪酷卽衰庸非自守卽要功未有如龔黃卓魯表表可稱述者幸而有之吾循其迹以爲治亦自易易不則承貪酷衰庸諸人之後民情亂極思治真有饑易爲食渴易爲飲事半古人而功必倍之之勢苟能兢兢業業隨事而盡所以補救之術亦何時而不可用也何地而不可見也何人而不可施也所患在我無實德實才苟且塞責而已耳嗟乎人奈何不勉其所甚難而爲其所甚易哉

六卿因革

古者以冢宰爲天子之相後世既設吏部一官以當古之

冢宰而又有所謂丞相者名爲師傅保而立於其上則又吏部之權稍損於古冢宰而丞相之位直進而列之公孤師保且古之司徒掌邦教而敷五典今之戶部則專職戶口財賦而以學校貢舉移之禮部幾無一事及於教者古今因革不同如此

夾棍

宋元以前刑具未有所謂夾棍者卽明初太祖定律書其卷首橫圖所記刑具亦無此物自景泰二年御史趙縉劄製至今用之迄莫能革然施之命盜重犯猶恐中有善而懦者畏法而妥招而近日昏酷之吏至或以戶婚田地之小故而亦輒加以此刑是何心哉至於獄卒之劫人財貨者則又於暮夜官司不及察覺之時私製刑具束縛未定案之罪犯而酷加荼毒如所謂腦箍手紐狹牀木不倒吊烙鐵之屬無所不至其視夾棍尤甚豈惟大悖朝廷之令亦且上干天地之和居官者尤宜不時巡察卽以其所製刑具加之庶奸弊其少衰歟

魚符

唐宋朝臣皆佩魚袋然在唐則曰魚符飾以金銀刻官銜姓名爲二左以進內右以隨身而出入合之因盛以袋而以魚袋名焉宋人雖因其製而以金銀飾爲魚形公服則

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而已非復如唐之符契也今我朝因前明之製凡朝參官猶給牙牌懸於腰間以通禁門其所以慎出入之防者如唐之魚符而今之士大夫佩帶間亦猶雜以牙筒小袋其所以明貴賤之等者如宋之魚袋愚竊謂此雖小物而亦名器所係不如兼用唐宋之制定刻名銜合而爲一既足以慎出入之防而又可以明貴賤之等一物而兩用也且今舉人赴試各官謁選類用本省咨文報部如或頒給魚符俾其各佩於身以備稽驗亦可以省上下案牘之煩而等威又無不辨矣

獄詞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

十

獄貴初詞久斷不易此法家定例也然嘗見往年吾杭一命案甲乙初皆以小嫌相開而乙之所親者聞而不平糾衆執甲之兄於市叢拳毆殺所親者懼罪謀諸約正竟以事起於乙單報有司捏稱乙自毆殺而乙亦自不忍波累所親竟自誣服雖甲之告詞據實指定兇手而有司以約正報單及乙誣服之詞爲主莫敢平反則以初詞之說誤之耳且其時刑房書吏受囑託具文申上憲呈稿則如有司斷法而真文則否經官覺察而後易之亦可鑒也

記先長兄語

吾長兄名嘉稷字馨瑞平生不甚讀書而好譚天下事嘗

言今之墨吏所以貪黷不可禁者未必皆出自一人之意蓋亦其幕客爲之謀主而翰僕與幕役皆得內外勾通而擅其事也朝廷宜定爲法令使外官之任日卽以幕客僕役姓名具報督撫有更番替去者亦必以聞遇以墨敗卽以保甲之法一并連坐雖子弟親故亦如之如此則人人知所警懼不敢以出位謀政而僨厥事此亦議之卓然可行者也

救旱

東山草堂

土

自古興水利以溉田者必相其地勢導引源泉而後可以及遠惟程子於旱歲教民平地多掘井以豬水亦可資以灌漑余又嘗自太湖之桐城一帶見其民於高山展蒿之處因其山勢擇堤爲塘以受天水引以灌田尤爲甚便乃知善興水利者不必一一皆度其流泉而後可也抑又嘗自華潼歷河南湖廣以至於江右寧州之境其民種麥者多在高山無水之地其平地有水者皆畱以種稻則南方地利所遺者多矣至於一切樹藝畜牧苟有長民者立爲禁約督而行之則又焉往而不可哉

聽訟

人士到官第一義莫先於廣開言路使紳士耆庶皆自通其情相與講究一邑之大利大害而興革之其法當先虛

心訪問紳士各條陳通邑利弊并設木櫃頒之四鄉令投以進然後分類彙詳并召其進言者而與之質難仍會議以觀輿情乃可謹擇而行之如此則紳士耆庶之秀異者吾既心焉識之矣即當以所准訟詞批發令紳士耆庶協同干証盟誓調處限十日內覆奪有不如處者然後通行提問則聽斷亦有所依據而不昧於人情土俗之宜且使紳士等知有周禮敬敏任恤之義異日出而臨民亦不至瞶瞶而受書癡之誚也

治教

長吏字人無異術不過治教兩端教士之法惟於五經四書外日與教官課讀 御頒古文淵鑑通鑑綱目二書足矣治民之方惟詮解 上諭十六條附以律例朔望講讀又推 御製耕織圖之意勸民樹藝畜牧時巡阡陌而課督之足矣而其要尤在以實心行實政因人情土俗而制其宜則雖起三代聖賢於今日亦豈能外是道哉

樹藝

余觀西北物產如蠶桑棉花蠟樹楮皮梁菽豆麥之類俱不用平田有水者方可栽種往往於高山窮谷人所共棄之地亦皆取此數者鋤而耰之以收其華而落其實其爲利也溥矣近余嘗西自秦隴東出河洛南抵南昌以及江

西寧州之界竊見所在居民樹藝山谷間者彌望不絕其水田則專以蒔稻而不復雜以他種恐他種限地又能瘠土而防嘉植故也惜乎吾鄉之人不知出此而徒使地有遺利耳誠有大力者分種勸課以佐稻田之所不及當亦無難爲者余日望之或曰南方山谷皆瘠種之無利奈何曰然則彼有種竹種木種青子者獨不可倣而爲之耶其有不瘠者則倣西北人可也

講學之弊

有明中葉而後名爲君子者皆欲植黨以誤國故入者主而出者奴隨聲附和實繁有徒卽東林諸公互相標榜已不能無過矧其假道學以媒利者耶宜江陵當國欲滅道學而誅何心隱也

匪類當去

近余署中畜十數犬中有一牡犬暴甚日夜相嚙猜信見猪鷄鵝貓之類無不搏噬一日庖人取而宰之諸物皆晏如也大抵朝有正人鄉有善士而君相官府又能聽用其言雖有一二匪類或不能爲害而反以得罪朝野乃有所恃以相安否則衆正扶之而不足一奸敗之而有餘矣乃知非其類者果不可不鋤而去之而大學所以獨詳於去惡人之一事也

救弊

天下有一利必有一害聖人立一法必有一弊欲懲其失而盡廢之不惟無所益而其患反更有甚焉者要在識其偏重之勢而變通其中以亟反於本然而已佛氏惡男女家室穢濁之爲累而欲絕其生生之本秦政畏儒生之議已患群盜之縱橫而焚書坑儒銷鋒鏑以鑄金人以及近世人臣建議棄交趾舍河套甚則遷界封山禁海皆不能服其地治其人而爲此無可奈何之計其與因噎廢食之見奚以異

稅糧本折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 政教 十四

國家征輸之法有穀帛之二實以經其常而卽不能無銀錢之二虛以權其變非故輕穀帛而重銀錢也誠以穀帛之數多而費重又易至於汨爛銀錢則數少而費輕不難變而通之故也然地利之多寡有限天時之豐歉無常若盡征銀錢折色而無本色穀帛之可收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而北方穀帛乏絕之處必有受其弊者雖多收銀錢而何爲故今制州縣上供征穀帛者什之三征銀錢者什之七以二虛而權二實官民兩便視唐宋以來最爲得中杜子美詩云雲帆轉遼海稷稻來東吳此今日漕運之所以必征本色也王叔英疏論沒官田租云輸粟官倉道路

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此今日地丁之所以必征折色也要在善經國者或將倉糧糶銀或出折銀糶穀隨時變通使不至有飛輓之勞紅腐之患而已矣

抵兌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給券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宋太祖亦許商人投牒輸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置便錢務竊謂今之州縣府有白銀合解省會及京師者亦宜倣唐宋舊法許四方富商大賈赴告輸金給文投州縣兌換則上下均省脚費實爲兩便如内外官吏有畱難尅減之弊許本商越訴發覺坐以違制之罪然後人樂從事也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 政教 十五

政教

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蓋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矣理以成性而無不同氣以成形而無不異以其理之不可不同也故必修其教而齊其政以必治之治之也以其氣之無不異也故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以不治之治治之也治之以必治者有爲而究無爲治之以不治者無法而實有法使之返而求其理之所同而其氣之不能不異者亦可以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先王之民所以若其教安其政而無苦口逆耳之煩也歟不然任乎

其天而不爲之所既恐其勝質而至於野強而以人爲之
又將有文滅其質之患而或不我從天下之睹其政教者
不曰上人聽我則曰上人欺我而義理之同終不足以勝
其氣質之異矣程子有言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
導之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聖人復出必
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此之謂也

平市糴

周禮泉府一官立法歛市之滯貨不售者而官爲收買及
其價貴民不時而欲用者則官以原直賣之其後管仲李
惺耿壽昌之徒又祖此意以平穀價官以賤時增價而糴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政教 末

以無傷農貴時減價而糴以無傷民皆上之人爲制其輕
重之權而因其時之貴賤以爲歛散使不至有甚貴甚賤
之患然其法必掌之於官卽有賢長吏猶病其鈎校之靡
密而難爲坐理況以莫大之利而入於不肖有司之手未
有不乾沒至盡而徒爲空文以欺蔽於上下者此桑弘羊
之均輸王莽之五均王安石之青苗法所以病民而終不
可行也爲今之計莫若頒其法以勸沿鄉之民多歛財穀
各立義會而擇賢者主出納使其自爲歛散方其貨之滯
殺之熟也則會長買之糴之及其貨與穀之貴也則會長
依原價而賣之糴之或捐或賞或取息或不取息皆從其

便而官總無與焉庶幾不至與民爭利而市糴無不平者
矣

酌久任

將以久任之法爲不可行乎唐虞三代何爲皆以是而成
至治也將以久任之法爲必可行乎而後世之行之者又
反益滋其弊而遂等於世卿之患也宋人每欲復漢世久
任循吏賜金增秩之法其說曰在位者數徙賢者則其功
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然竊攷漢
書循吏傳在西漢時任之最久者惟黃霸之於潁川歷八
年所其餘亦不盡然要未嘗定爲唐虞九載黜陟成周以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政教 七

久莫食之制也夫後世人心華僞大異於古選授者旣乏
唐虞知人則哲之明又無成周論定後官之意人士出身
率由科目恩蔭捐納三途卽間有薦辟保舉亦多以賄成
而反使大吏得護其下以養奸乃欲槩以久任之法待之
其於賢者則得矣如以不肖之人而使之久於民上以肆
其毒至欲待其罪之已著而後從而黜焉則前此數年之
間民之罹其凶害者尙忍言哉愚以爲西漢吏治所以彬
彬者以時時遣使者巡行天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而其
任之久不初未嘗有一定之制甚得治體故欲賢者之
成其功誠非久任不可而其不肖者一犯贓罪則必黜之

至於中材無過者姑限以年留之以俟久任苟有異績亦與賢者同陟如仍屬平常即勒令原品致仕可也如此則非純用久任之法亦非不用久任之法於久任之中而不必久任者存庶人知所勸懲而治功可奏也已

東山草堂通言卷四 政教 六

東山草堂通言卷之五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誤著

見聞

王氣

京師父老相傳明季自萬曆末至啟禎間首尾三十許年東北長白山一帶每薄暮天氣清明紅光隱隱燭天如晚照朝霞夜分不散時有浙人葉生某以精星學得授翰林待詔官嘗隨經略之遼瀋兩陽爲人推算八字無虛日雖兒童走卒多以公侯八座相許久之人暫不信而葉生亦自訝而還其後我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 見聞 一

世祖皇帝定鼎一時從龍世胄出於滿洲三韓者不可勝計乃知

聖人受命王氣攸鍾聰明人傑應運而生殆不啻豐沛南陽之盛而宋儒所謂氣質氣數之說良不誣也

祁虎子

山陰祁公彪佳字虎子年十八成進士授御史官回籍候闕尋報南畿御史吏役數輩渡錢塘抵家迎接家人爲整衣冠令出廳事公年少屹立屏風後良久有嫂氏拊其背推而出之吏人自階下見而哂焉公升堂即呼哂者二人各重責四十已而抵任在道有告某尙書公子豪橫不法

狀者以十數公皆領之至卽勅吏密拏置獄中闔城公卿
管救者冠蓋相屬於轅門公皆峻拒弗爲通最後督撫亦
爲言之公乃曰彪佳初居官得一罪人不能治而反縱之
人其謂我何但於廷鞫時薄加笞一二然後遣去可也督
撫皆首肯公卽密勅吏役笞一卽置死蓋以他物觀其陰
囊也自是人人震攝以爲海中丞復出云

劉念臺

山陰趙子贊晨嘗爲余言劉念臺先生居鄉廉直雖至戚
不得干以私郡邑大夫極向往焉有某犯重罪莫可救或
教之求救於先生夫人夫人受賂遺卽約某日公往學宮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

與令公會議若可在學宮前哭極哀吾令肩輿者故息肩
於此使公聞之必惻然往救矣犯罪者如其言公果撤簾
問之因飾說以進呼號求救益迫切公竟諾之卽白令公
釋其罪而不知夫人之爲之也余嘗讀艾東鄉荅張臨川
書稱鄒南皋羅近溪二先生以直諫理學聞天下皆不免
寄耳目於人而受左右近習之欺蔽以其知人之明先事
之哲不如聖賢也此與念臺先生事相類可爲君子見罔
小人之鑒嗟夫彼誠知譖愬之不可行而又不以逆億爲
先覺者伊何人哉

科第有命

科第得失自有定數前輩言之詳矣以余所聞於吾郡者
二人萬曆己丑永定沈公孟化闈卷已爲房考以氣弱二
字批落比將揭曉大總裁忽夢神言是科有遺才亟命搜
錄得沈公卷擊節歎佳立改房評氣弱二字而足之曰清
剛之氣弱冠之才遂雋又清流李公于堅以崇禎辛未入
會闈有司印給題紙次題德爲聖人三句獨失印富有四
海句公但依題紙作文七篇而謄真已畢傳示諸同號皆
云失寫題句檢對他號題紙果然公以文已就雖補寫題
何益悵恨者久之乃不得已於篇末湊接數語云夫既尊
爲天子矣則其富有四海之內也豈待言哉出闈後甚不
得意於二三場欲止不進諸年友勸之而入不意是科竟
成進士又幸出倪鴻寶先生房中先生於次篇末數語評
云略人所詳通場無此膽決又謂疑有神助厥後二公一
終方伯一視浙學噫沈非神夢已落孫山李雖錯誤終迷
五色區區科第類有神物司之而人乃欲決得失於文字
之間抑何其所見之渺也

施公

康熙庚辰二月中吾閩施公世綸分巡淮徐間有故相索
公僕勢張甚猝遇施公於漕河中兩舟喧爭不肯讓公竟
勅吏拿出重責三十卽押解至索府索竟自責其僕不謹

致謝施公人兩賢之。

余周二人

庚辰春林太史碧山會子輩選拔同年十餘人於署中有余周兩年兄並五十各自稱小月讓席不肯坐者久之予以周落齒余鬚髯因戲之曰兩人俱應上座序齒則周年兄不足燕毛則余年兄有餘物有以少爲貴者周是也物有以多爲貴者余是也滿堂爲之啞然遂拉以入座不復讓

記夢

庚辰四月十五夜寓姑蘇下塘夢見一書似近思錄之類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四

中有一條云心和則氣平其下又註云氣平則智睿亦從此而生頗與大學靜后能慮程子存久自明之說相發殆不失爲格言

裘生

庚辰夏錢塘有裘生者館於吳家忽夢一道士約明日相候其所覺而誌之會東家邀遊西湖亦堅辭不往東家力挽之去是夜復夢前道士責其失信再訂明日候於某所至期果遇一道士如夢中且言君有僊骨欲攜與俱去裘生有難色道士臨別乃授藥一器令服之立啞不能言者數閱月但能自書其故使家人控于浙撫軍張公張公遣

役四出遍索杭城內外杳不見踪跡乃爲移書求救於廣信之張真人真人授符二令裘生先後服之遂能言如故八月二日裘父子俱踵轅門叩謝時余鄉劉君舜五爲浙撫中軍親見其事縷縷述此座中皆相詫以爲奇劉固誠樸不妄言人也

禎符

前明正德末王守仁劄文結句有嘉靖我皇圖之語後果以世宗繼統改元嘉靖崇禎間築城於蘆溝橋題其門北曰順治未幾明亡我世祖撥亂反正建元順治果兆受命之符因憶王莽鑄錢文曰泉貨卒啟白水真人之祥武后銘豫州鼎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實符開元天子之諱雖皆一時偶然落筆之文而事後歷驗真不啻如識書符命之不爽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豈不信哉

于清端公

康熙初于清端公成龍曾爲吾閩臬司風清弊絕聞其令羅城時有黃州大盜窟穴野廟中公變名更服入其黨盡得其奸狀還卽密召捕役擒之盜皆叩頭服罪公下堂遍酌以酒卽昇棺如其數悉生埋之

舞文

書吏舞文欲增減其字多用洗補刮磨法近則不然吾杭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五

一書吏以兩造所供視一字爲出入欲兩受其賄因取所移文先加竹膜輕貼其上然後書之以示趙甲曰吾如爾言矣勿令彼知也及標印後又示之如故已得甲賄即揭去竹膜另改一字并塗以印色以示錢乙曰吾如爾言矣勿令彼知也又得乙賄甚厚其後甲負而乙勝乃知其先僞而後真也余長男紫瀾親見其事又南海先即中名國幹爲余言嶺南書吏又別出粘粉增減官文書一令委解糧銀五百兩於藩庫吏先以粘粉塗紙書五百兩印訖潛刮去五字而易以二字上之藩司及藩司出批廻到手又用前法刮去二字而改還五字令不之覺也至對藩司總催數然後知之而其人已潛逃矣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不

江都令

江都令王某強項有風力始抵任有以肩挑私鹽告者每置不問鹽商譁然大譟啟於兩淮鹽院鹽院召而責之王令對曰某一令耳差役甚弱無鹽兵爲衛何以擒數十百不逞之徒若得奉公牌票而輔以鹽兵卽擒治私鹽者易耳鹽院信以爲然卽如其言出牌給兵王令立率兵至大商鹽窩中出牌示之大加盤詰悉餘引外私鹽盈千累萬以報鹽院氣爲之索事遂寢終任不敢言私鹽

鄭氏

直隸束鹿縣快捕王吉之妻鄭氏生而魁碩有勇力因家世精武藝善舞雙刀雄擅諸父兄之風而平日婉孌善下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中有盜十二人夜攻其家吉被擊踣地鄭氏持白刀出衛并奪盜一刀殺之卽挾夫出置草場揮雙刀趕之盜咸驚逸復擒其翁去鄭氏隨取廐中馬不及施鞭勒輒騎而追之不三里盜皆返鬪鄭氏立手刀八人僅逸其四復奉其翁以還里人共高其義勇以爲公孫大娘之渾脫劉亮盧氏之冒刀救姑不是過也丁亥四月余同年夏海山爲是邑令因偶過其地親見其夫吉面談是事吉卽正統間王少保文之九世孫也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七

錢法

頃歲京城內外盜鑄雜錢甚夥每白金一兩至可易二千餘廷議每勒限三年銷毀及期而濫惡者習用已久迄不可禁盜鑄之奸亦不爲之少息康熙四十五年春詔所在納惡錢官爲收之將以一金易惡錢千七八百欵送寶源寶泉局熔鑄而別頒如式錢後以市井騷然賣買不便而罷仍復展限如故愚竊謂欲禁惡錢必先多鑄如式大錢頒之官府軍士得以預支俸糧卽限以一二月內令中外將惡錢作銅價估送兩局或發帑金或糶倉穀以收之使皆銷燬無餘仍令以新鑄大錢收買小錢改鑄大錢隨買

隨銷隨銷隨鑄則錢法盡一而濫惡者不久自廢矣

靜海鍾公

界順天河間保定間地窪多水茫蒲葦叢生人烟寫散奸
宄出沒時肆剽掠官司稍捕治之輒遁入各境不可蹤跡
吾師最成鍾公宰靜海時嘗得其渠魁輸情服罪責以捕
盜自効因建議白於河間郡守擇丁壯數十人造多櫓快
船各持鳥鎗日逐禽水淀中無事則巡徼有事則救援并
擒其戎首誅之其工食則令沿岍集場及淀中來往販舟
爲助數十年盜患頓息迄去官八九年余過其地猶晏然
如故惜乎其僅及於靜邑之西偏而不得通行京畿內外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一品會

京師有一品會約知已六七人各攜一味不令重出造某
家爲主主人但洗爵置箸備宿醕而已或會公所并各攜
酒以來亦譙集雅事不甚過侈也

五策之陋

有舉子入三場畢同人問之曰昨君所作五策云何曰何
策之有吾當日鄉試中魁策主司若果獻於朝而用之雖

亡國敗家可也余因笑曰君何自樂之甚也吾正恐盡用
君策猶未足以亡國敗家耳用君之策而可以亡國敗家
則亦千古之奇策矣其人大笑無以對

金色

溫陵王尹升先生爲余言洪內院成疇屬官餽禮必審視
成色懸衡親較輕重或餽二十四金見其軒舉則大喜曰
此可人也及有以千金餉者銀色戩頭稍不稱則慍見於
色曰彼何人斯而敢短少至此是以我爲可欺也故凡餽
上司禮節寧多加戩頭者以此余因憶漢武帝時以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皆以金少而色不足之故卽人主猶然矣

河清

康熙辛巳春二月中州黃河清一晝夜自孟津至大梁約
四五十里許吳柱國令君家人親見其事抵杭署自言云
題目之識

康熙癸丑會試前舉子多擬所謂平天下一節題時魏栢
鄉相國以爲不然前明三百年未嘗出此題者以中有三
上字而尊無二上故也旣而闈中竟出此題栢鄉聞而歎
曰天下自此多事矣其冬吳平西反於雲南明年春靖南
平南二藩亦以閩粵叛兵連數載果如栢鄉之言余得之
吳柱國邑侯面譚云

哀梨

世皆以哀梨與并剪並稱哀字非姓非地殊不可解吳令君柱國爲余言此梨出我河南尉氏縣袁家其大如橙味香美不可名狀哀字乃袁字之變蓋昔人慮上官誅求之累而故誤其字以遁跡也今尉氏人家希有此種而亦不能絕覓之最艱號曰藏梨生平僅一嘗之果爲天下諸梨之冠

族祖

余族祖御史公諱道隆字懋之年十餘歲塾師攜入邑應童子試因指高第塔出一對云塔上葫蘆伸出拳頭指白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十

日公未有以對也隨抵邑見城詢知爲梁眼乃對曰城中梁眼倒生牙齒咬青天塾師賞之已具見御史聲吻未幾因貧廢學徒業爲衣工者十餘載流落不偶依婦家爲食雖其外父母皆輕之一日遇連襟二秀才來賀春王外父母開筵盛饌而公獨屏不得與仍使縫紉別室公乃大慙怒折尺毀刀破窓而歸讎然自矢曰而今而後不能以讀書成名者非丈夫也下帷誦讀曾不數年已補青衿且連翩掇科第以去初授順德令行取爲曹郎侍經筵講官復出巡江西轉南雄太守而終

向容周公

員外王先生名鵬字培萬爲余言吾鄉周襲山先生宰其邑向容時訪得土棍二三十人皆籍其名一日置酒悉召至縣堂數其平日舊惡各叩首請罪然後諭以改過自新親酌酒三行掛紅鼓吹導出爾後竟歛迹不敢爲非忽一日公出遇一土棍於田間方以傘障頭面先生大聲疾呼曰某來前爾好麼其人匍匐股慄而退是夜即發寒疾卒人以爲膽破云

按幕

程鄉鍾君雅韻謁選得吾閩之龍溪令卽於京邸覓得浙中一幕賓某攜以之任幕賓某者實壬人也窺見鍾君頗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十

長厚而性儉嗇每事曲爲省錢而迎合其意鍾君喜甚以爲莫逆交不知渠在京時已先密書囑一子一婿預作行商至龍溪交通衙役市棍及鍾抵任內批狀詞悉通貨賄暗相照應而一錢不入內署鍾竟信之不疑一一如擬審究其年而官聲大壞至聞於上官數屏人語鍾曰君讀書君子豈肯於詞訟中受賄聞君西賓某實關通線索以君爲傀儡耳其速更之否則吾行揭參矣鍾猶力辨烏有退仍與西賓某語其故西賓某誓而長歎曰某侍旁無一人終日坐空室中若自抵署來私得一文入手者神其殛之此言蓋非罪我也乃上官欲求金不便面斥先生特以某

爲話柄而令先生自悟耳先生如欲作此官非進三千金不可不然卽具病狀告休而已又何言哉鍾以其言爲實然自度不能辦三千金果告休而歸及出衙後始知其弊而其人已先託故辭去矣

點棍

歸化某鄉一寺僧頗富有地棍某思騙之而未有策也時秋闈揭榜計報人將以是數日抵邑馳捷書因肩輿攜數十金造僧寺謬爲富人布施作功果狀上其金於寺僧僧欣然納之方潔齋蔬欸畱二日忽一蒼頭至寺亟報大相公秋闈中式第幾名昨夜報人到家請封君早還會拜賀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上

畢某若驚喜過望者已而復慨然曰吾不料是兒果能中式也顧安所得金錢給發報人乎僧卽鞠躬稟問大封君給報當用幾何某告以非二三百金不辦僧附耳語曰貧衲囊中頗有之昨所見惠原物亦如故立如數授之復肩輿去僧從後又具賀儀送至邑訪其事無有并其人亦非邑人也

悔婚之戒

明季杭州一老宦無子在朝日曾與某部郎指腹成婚厥後部郎沒家中落某老宦見其子婿伶仃孤苦無以爲人陰養一婢嫁之而以已女另配富豪子部郎子亦竟莫之

知也居無何部郎子發憤讀書成進士選授江南御史因念丈人夫婦老而無嗣立遣人賁金迎至署中適御史公出密囑其夫人前所遣婢者求包涵勿露夫人曰卽公女也從未有漏言者御史還執子婿禮甚恭老宦夫婦亦將安之臨別復贈以千金而富豪子一敗塗地老宦夫婦同杭對金悵悵不食而卒龍岩大令趙公光榮爲余言

白令

京師有盜御馬者河間守愛其神駿購得之以獻於直撫皆不知其爲御馬也一日扈蹕出口外騎而過焉竟爲祭陵太監所持將執以啟奏非千金不可解直撫倉皇不知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上

所出有敎官白爲章爲之畫策陰遣素識太監者邀至家時值齋戒禁絕屠酤其人設葷饌誘與同饗而直撫卽遣巡役報拿亦須以此啟奏太監語塞遂兩寢其事而止後白令香山廣人爲余述

神夢定數

杭州湖上于忠肅公祠祈夢最靈人生財子功名初以微語示一夢數十年後靡不應驗有趙生某問終身功名見忠肅公於夢中呼爲白雲堂長老趙生自是絕意進取以爲終當披剃爲僧而已會慕公天顏愛其才爲援例作敎官數年陞大理寺司務見署中有白雲堂一扁始悟未數

月幸余同寅新安趙大令其姪也爲余道之又杭州一老人問詞績有無夢忠肅公授以瓜子一枚自謂卽不能瓜蹴綿綿亦當得一子歷十餘年竟未有嗣又訊夢于公公告之曰是夢非丁巳科解元不知也君請釋之丁巳故非科分欲索解人不得時向監生祝君琦言其夢祝生卽釋之曰瓜子乃孤字也君其無後乎未幾康熙丁巳果開監塲祝生中式解元而此老亦竟絕嗣吾聞九鯉湖鵝山洞祈夢於何九僊者靈驗尤多先君子嘗顧穗而歎曰以神夢觀之方知聖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爲不可易人生休咎果有定命彼枉道而求者徒自壞心術喪名節無益耳

煙草 一作蒿

古無所謂煙者有之自晚明始至於今日無地不煙無人不煙而金絲益露建溪余塘之名滿天下其氣辛溫一吸入口通身俱透頗能治風寒痺濕山嵐瘴霧醒可使醉飽可使飢與檳榔同功殆亦天故產之以濟人也然而所貴乎煙者亦取其醉而已裝煙宜少而鬆用明火一二吸輒抽筒而聞其口使煙氣氤縕拂從鼻間出而至其咽之之數又勿令過密日以十筒爲度則茂不醉者今人徒以巨斗盛烟頻頻長吸自謂性有專嗜而不知吹噓不已所

入曾不足以供所出雖日咽百筒迄不得一醉無爲貴煙矣余從事茲道有年抵今始悟其訣因憶孔子鮮能知味之戒漫書一絕以志之嗟嗟行不著而習不察者學人之通患也獨烟云乎哉其詩曰青煙縷縷化愁腸一吸還畱鼻觀香却想於陵陳仲子咽來糟李勝膏粱

種子單方

明儒袁了凡求嗣真詮一書頗爲詳實而於孕育之方猶未之備也近見名家紀聞稱王相公崇簡專食魚鰾連舉八子魏相公象樞李司寇柟晚年皆食建蓮肉亦各生子數人蘇州某生一端連產六阿雄無一女人問其故曰惟於下半夜交合則皆是子而不女矣悉雜見吳青崖說鈴王阮亭居易錄尤悔菴西堂集諸書中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見聞

主

鄭公詣學摘訓

康熙五十有三年春吾閩二瞻鄭公見爲粵東督學使者校士部郡謁聖詣學諸生執經圍橋進講君子有三樂章旣成禮鄭公召諸生而語之曰善哉諸生之發明斯旨也不愧不作樂在俯仰天下英才樂在教有諸生其知之矣至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獨在三樂之先豈世之有父母兄弟者其皆能樂人乎其皆君子人乎諸生亦知之乎

有樂而不知自全其樂此可惜也

夫天倫之聚順難言矣君子幸際其常

二人具慶得竭孺慕之忱同氣無尤獲敦手足之愛此樂

誠無極耳設不幸而風木興悲棠棣寄慨欲報罔極敦式

好徒傷心於無可如何者諸生亦知之乎賢哲雖無樂而亦必思有以補

其樂此可痛也夫倫敦之中原有樂事家庭之內自生樂趣倘不

知其樂而菽水缺於承歡戈矛起於同室雖文章自負學

問優人而忤逆乖戾之氣深爲閭里所不齒諸生其知之

乎文章之士知有樂而反自喪其樂此可恨也不寧惟是且有不愛其親而愛

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日與父母兄弟周旋而不自致

其樂反奔趨於勢利之途甚至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而究

莫我顧者諸生亦知之乎勢利之徒并不知有樂而反欲借他人之樂以爲樂此又可笑

東山草堂通言卷五
見前

可謂諸生爲人子弟須自許聖賢毋甘流俗吾有父母兄

弟吾得而承順之而友愛之吾樂之矣且高堂有垂白之

親伯仲叶埙篪之雅而見世有歌蓼莪嗟杕杜者吾愈樂

之矣諸生誠於夙興夜寐間思吾何以有此身且思吾所

與同此身者有加無已斯中樂境正非言語所能喻故有

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以孝弟爲仁義禮樂之實此

物此志也孝弟之至忠可移於事君順可移於事長一切

凌競乖張不知何以悉泯矣歸結仁義忠順上去洞見一樂之全體大用無所不包語

諸從血性流出直諸生其諦聽毋忽粵人士傳誦其語有可參透西銘全旨泣下者至此之陸子靜講義利章於白鹿洞云

東山草堂通言卷之六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撰著

詩文

詩文用古

古人詩文援引故事有明用有正用又有暗用反用旁用借用翻案用諸類人但知明用正用而不知化故爲新全在乎得其意而通之也故曰溫故而知新而陳同甫亦有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之戒

時文認題

余嘗論認題之法特標同獨功效四字爲子弟式推之四書五經全題單題無處不然即如學而時習之章時習朋

來不愠其功也悅樂君子其效也學字朋字及人不知其

所同也時習遠來不愠其所獨也善作文者認得題之重

輕即攝其同以歸於獨攝其效以歸於功則字字句句皆

有所主矣但功又有現成之功不現成之功不但聖賢凡

言當如此者是不現成之功即如時習句雖是現成之功

却言能如此去做工夫者亦是不現成之功也朋來句則

自然之應不待做工夫是現成之功而非不現成矣效又

有已然之效與未然之效如書中庶政惟和萬國咸寧是

唐虞已然之效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敬刑者未然之效

皆不可以不辨

時文串插

若精於串插者題所獨處固應重發却須從題所同處順跌逆敲而出之如君使臣以禮題必先言以君臨臣易以簡是逆跌禮字又言臣子之心亦甚望其君以禮待我是順跌禮字推此可見

論議叙次

古今文字原分叙次議論兩種叙次者欲其高古而議論者不妨游衍明嘉靖中王李諸人但見左馬班三子叙次之高古遂欲屏八家議論之文於門牆之外因有秦漢以上秦漢以下分門別戶之見不知周秦漢人如荀莊韓非賈董晁劉諸公議論之文正復與唐宋八家何異即戰國策及班孟堅諸志已多唐宋格調若以叙次之文而言則韓柳歐三集中亦有高古如左馬班者何得槩以時代之先後而混爲一途不復辨其所從來乎

理法才情

時文一道理法才情而已理貴其精而切也法貴其巧而密也才情貴其簡而逸也理不精則膚焉套焉腐焉然精而不切於題雖撫拾宋儒語錄以爲文何益法不巧者皆死法耳而或巧於此反疎於彼亦終未盡善真才情未有

不簡淨者雖縱橫排宕亦必無衍字嫩句可以刪動若乃徒以枯直爲簡其氣必不雄快其筆必少曲折其丰致必不悠揚故遠尙矣數者不具而漫言文殆亦淺之乎其爲文者耶

文有陰陽老少

王臨川祭歐公文曰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二者兼之爲難蓋清音幽韻雋而曲陰之屬也雄辭閎辨快而直陽之屬也文章備四時之氣者惟歐公能之然或不能兼是二者則寧舍清音幽韻而從雄辭閎辨可也王綏山所謂得春夏氣多者應早發得秋冬氣者多遲發而宋人亦有臺閣山林二體之辨是其驗矣然如李白之詩不過清新俊逸而已以視子美之蒼涼悲壯其力量又有虛實大小之不同者故子美欲與之細論文而因有但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之句則又未可採庶子之春華而棄家丞之秋實也

假借摹擬

朱子曰凡並緣假借最說經之大病蓋或文句偶同而旨意實異或旨意略似而向背實殊或反以彼之難而釋此之易或強以彼之有而形此之無使意已親者引之而反

疎義已明者引之而反暗甚則彼此俱昧而欲互以相明如犂邊之鹿鹿邊之犂循環無端而卒無所決其偶值文意之適同而無前數者之患亦不免為倚重於人而取信於外終不若出於吾之所親見而自言者之的確而真實也又曰古之引經亦吾說既立而資彼以為助耳非初無所主而藉彼以立也且又有一說焉嘗讀胡氏春秋獲麟之卒章幾無一語之出於己而讀者不覺其為他人之辭也若此者又安得以假借而病之耶愚謂不獨說經雖今之作文者亦然由前之說則辭必已出而不得蹈襲前人韓子所以惟陳言之務去也由後之說則詩家亦有偷勢偷意之說書畫家亦有摹倣前人而得其解者自班固賈戲下至唐宋作者皆不免有所擬似如李義山每為文必鱗次書冊正不得目為獺祭魚而少之亦顧其所以運用者何如耳後之學者其以己之議論筆力為主而稍取資於外焉可也

雅馴

太史公云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雅馴二字千古論文之要訣也雅對鄙俚而言如禪經坊曲語錄邸抄皆竄入文字中是詞不雅也高者宗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卑者襲策士縱橫押闔之論是意不雅也馴者貼服之謂對生

強而言如長言譌語冗散而無味艱深苦澁佶屈而難通是字法句法不馴也論一段則血脉不貫論一篇則首尾橫決甚或順逆倒置曲直失倫是設法章法不馴也苟欲其雅馴兼至斷非出經入史而熟習於秦漢八家之文者不能

排偶

往在都下與李漁村侍講偶論及錢牧齋初學有學二集漁村張目大言曰牧齋之文詞章富麗雖其體源出自前後漢書而氣骨未免板重加以雜用四句排偶於散文之中尤為失體古人之文無四句對偶者即間有之亦自蕭灑不群彼皆踵六朝之陋而不知唐宋大家猶不屑也

文章知已

余於己巳春作一聯懸館中云文入妙來無過生生則新則巧書從疑處更須熟熟故一一故神蓋翻先輩唐荆川舊句以自勗而余文亦從此一變其明年庚午秋闈倖售出陸公義山徐公章仲兩夫子之門評余硃卷云文字有生中熟熟中生生在文境熟在理境二者不可偏廢此卷兼而有之士友知余者皆謂窓下苦心與塲中巨眼何啻針芥之相投也亦可謂文章知已矣

宋神宗詩

秦國大長公主薨宋神宗賜五言挽詩三章語特工麗悲壯魏秦惠洪輩皆載諸詩話中以為前代帝王所不及余味其詞氣筆力甚似王荆公集中語想荆公既代王言自削其藁而不復入集魏秦惠洪輩雖或知之而終不能明言其所以惟有俛首歎而已今錄其詩于後其一曰海濶三山路香輪定不歸悵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其二曰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為招其三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

書誤

劉貢父中山詩話云史以陸機黃耳犬為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此說非也余嘗自朱僊鎮僦舟南下舟子畜一犬健甚日隨舟陸行至路不可通則泅水而渡河者數四卒不溺亦不至與舟相失何必諭人而從舟楫若止百數十里即凡犬亦能識道况陸機所得異犬如飛奴之類哉又貢父紀劉子儀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師也達而子張學干祿之事按論語師也辟賜也達乃以子貢事移之

子張而作者評者皆茫然不省宋人讀論語不熟一至於此况讀他書不加檢而但憑臆憶能保其必無悞用乎歐公為文成每使門人檢書冊校訂而李義山臨文亦必麟次書冊誠慎之也

真雅

余嘗與盧晚園先生論詩文先生因言凡事貴真而雅無不可者余謂真則文不勝質而流於史雅則質不勝文而入於野唐文宗賞柳公權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之句嘆為詞清意足意足則真之謂也詞清則雅之謂也先生首肯

黽狡

吾聞方言每正色止人戲弄事則必曰莫黽向讀陸放翁渭南詩註以為即與晉人狡獪之狡同心竊疑之及讀稽康書有黽之不置一語字書音攬始知吾聞方言所謂莫黽者乃此黽字也放翁之說殊屬傳會臆解

對照文法

文字有難於顯言恐彰人過者惟借他事對面正照反照以見其是非則言之無罪而聞者亦足以為戒如賈山至言借秦為喻呂誨致仕表以疾托諷自孟子逢蒙章及戰國策已開此法余尤愛高堂隆諫魏明帝興役疏中一段

云吳蜀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勤咨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皆借眼前事對面反照而明帝之失自見真善於立言者又如辨明冤枉之文既述正意須更推出一層說方觀得正意醒豁蔡襄論置諫官疏既辨過好

東山草堂通言卷六詩文

八

名好進彰君過三段正意已完在他人竟無可說矣却忽轉筆云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符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諫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媿恥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人主有過諫官不言何從而知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之彰君過也近日錢飲光贈飲客詩云佛前日醉兩三場莫笑山僧是酒狂醉裏觀心無一事看人妄想坐禪床又曰赤脚鶉衣雪裏行乞來殘酒卽時傾草堆一夜麝麝睡多少朱門醒到明兩末句俱能於正意外推出一層

說便覺生動前段皆於相反處對照後段則於相似處剖晰皆文家妙法

杜詩誤字

杜詩艱難舊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以舊字對新字水流心不競雲住意俱遲以住字對流字皆有苦心而句意更明今刻本皆訛舊作苦訛住作在而意全無謂矣

詩文貴刪改

古人詩文所以傳至今不朽者未必皆與會所至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也大率其平日自爲刪改與倩人刪改之功居多杜子美云獨對南窓改舊詩新詩改罷自長吟歐陽

東山草堂通言卷六詩文

九

公文成粘壁流覽痛自刪改至有不留稿初一字者此自爲刪改者也鄭之爲命本是禪讓所自作者而討論修飾潤色遞更三手遂覺可法可傳爲夫子所稱丁敬禮亦云誰相知定吾文者卽杜韓集中附見唐人之作皆不名家而工力悉與杜韓相敵殆二公亦有所點竄歟此則他人爲之刪改者也因歎古人學問改過不吝聞過則喜不難舍已而取諸人者誠百世師也獨詩文乎哉

韓文似陶詩

韓子一生倔強自謂務去陳言詞必已出不屑剽賊他人一字然亦有一二文意與陶靖節杜工部相髣髴者如陶

詩贈羊長史街使秦川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
千載外正賴古人書賢聖畱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
目開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
疴不獲俱路若經南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
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應無駟馬無貫惠貧賤有交娛
清謠結心曲人垂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此詩
前半用兩三層跌入頗似昌黎新修滕王閣記局勢後半
託長史代爲憑弔四皓又似送董召南序以隱諷作結又
如杜詩天育驪圖歌末云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
由騁如今豈無腰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趙註
謂韓退之文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意本於杜良然
又如杜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云族父領元戎名聲
國中老奪我同官良飄然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
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云
云語意抑揚全與韓文送溫處士序相類乃知詩文反有
以怨歎爲贊誦者真立言之妙也豈千古文心自相暗合
耶抑韓公亦如詩家偷勢偷意之法不妨脫胎變化於陶
杜二公而非剽賊之謂也記有之毋勦說毋雷同而又必
曰必則古昔稱先王後之作文者亦可以斟酌於其間矣
杜詩虛字間實字句法

齊人魏收午日咏嶺外風土有喧林尚黃鳥浮天已白雲
之句於實字上硬下已字尚字絕妙句眼杜工部得此法
蓋屢用之如秋窓猶曙色落日更高風我行已木末我僕
猶水濱鷄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
川飄零還相酒衰病只繫牀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巫
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江皋已
仲春花下復清晨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但得其意而通之
卽文從字順無所施而不可

文法無獨必有對

古文貴單行而忌排偶固也然其意之所之雖極縱橫曲
折變化離奇未嘗不暗自爲對夫豈故爲是拘拘謏謏者
以相束縛實以人之聲吻呼吸出入一陰一陽之迭運其
所賦于天者已一定而不可移一話一言少違其常卽覺
語氣斷續不相管攝而爲病狂喪心之態矣何獨至於爲
文而能外之乎

嬌女詩

左太冲有嬌女詩自狀其二女無所不至余嘗讀而笑之
曰文人之無耻而不識大體也如是夫昔陶公以遊戲之
筆自歎其子之不肖而杜子美猶譏之曰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至李義山有哀師我嬌兒一首令人讀之亦覺

有自警其子之嫌何況以閨女之行徑而爲之父者顧可
自爲刻畫以貽千載訕笑乎其與黃魯直之贈姪女詩而
美其容色者無以異矣二程子之母侯夫人好文而不爲
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夫
文章筆札猶不可傳而至於艷逸之容嬌婉之態有千百
於文章筆札者乃不難縷縷自述而惟恐其不傳於人也
抑獨何心哉

韓蘇上書

韓文公一生倔强自命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至其
窮而上宰相之書則又曰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

東山草堂通言卷六 詩文 三

是懼讀其文者咸指目以爲謫而不知其孤貧無依衣食
奔走積學抱道急思濟時猶能吐露其本懷而不自諱亦
非無行于進者所得藉口惟其直而真也若蘇明允上田
樞密歐陽內翰等書本與韓文公求仕同情而乃諱其譽
人悅己之私高自位置大言不慙如戰國策士脅制時君
之爲其詞彌抗而其品彌卑其貌愈驕而其志愈屈皆無
情實可諒二公學術源流真偽曲直卽觀其過亦可知仁
茅氏八家評語乃抑韓而袒蘇何耶

東山草堂文集二十卷詩集八卷續集一卷 戶部尚書
王際華家

本

國朝邱嘉穗撰嘉穗有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已著
錄其文頗條暢詩則淺弱集後舊附陶詩箋註五
卷通言六卷又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今各
分著於錄俾從其類

在陸草堂文集六卷

〔清〕儲欣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雍正元年儲掌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在陸草堂

集六卷》提要

序

余少時即熟聞荆溪在陸先生名每讀其文心向往之如先生不從時文中作生活者恨未一識其面及年二十五六時吉水阻齋李公督江南學余赴澄江科試乃得從先生遊接其容親其風旨信所謂有道而文者也時常鎮兩郡立中孚社推先生祭酒後生小子莫不仰止高山余亦數以文就正而先生自處至謙接人至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誠哉是言也先生古學淵邃於書無所不讀丹黃用乙日無停晷時文非所屑爲屈首一爲之皆約六經之旨

曹序

以成文每歲科試必冠其曹凡經其指授者率以文名世坊人請選閣墨房行學者悉奉爲指南余時方銳意八股未暇讀先生古文也後得其所刻唐宋大家文錄正襟危坐而讀之提要鉤元勝鹿門八家選遠甚因歎先生好古若此則其所爲古文可知矣先生庚午鄉墨波瀾意度純乎古文却不蹈襲古人一句一字卒未下第後絕不再上春官一以讀書稽古自娛稔知先生著述之富然猶未得其古又而讀之也先生沒後數年始于其孫越漁齋中見先生草堂文集抄本尚未付梓亟攜歸篝燈夜讀數日不

能自休乃喟然曰如先生者真古文中之雄傑能自豎立不因循者也今世學爲古文者或曰仿史漢或曰仿韓歐縱心慕手追終不免邯鄲學步耳先生古文其法則史漢韓歐之法也其文則先生之文也史公學左氏適成史公之文孟堅學史公適成孟堅之文昌黎歐陽子亦然古來作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先生足以當之矣昔柳州自序云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高視于萬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老泉亦云生平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騁歸於後世今竊欲以此兩言贈先生先生令嗣五采與余

書序

二

交善其孫越漁又與余長子同舉于鄉以余之嘗就正先生也屬余爲文集序余安能窺見先生萬一哉然三世知交義不敢辭因爲道平生景仰之私聊志其畧如此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讀先生遺文宛如見先生矣昔雍正元年歲次癸卯清明前十日良常後學曹鳴聲啗氏拜題於真州東園

古文有盛有衰其自衰而復於盛也有難有易豈不以其時乎哉自晚周迄西漢作者麻列其至者配古六藝餘亦爭奇競秀卓然成一家言嗚呼盛矣嗣後歷六朝而衰至唐貞元元和而復歷五代而衰至宋寶元明道而又復中間絕續遠至五六百年近猶百數十年蓋其難也如此唐文之盛昌黎首庸而李氏皇甫氏張氏相與屬而和之宋文之盛六一首庸而京兆眉山兩蘇氏曾氏王氏相與屬而和之祛積習者難爲功揚宗風者易爲力以首庸之難則知屬和之易亦其理然也雖然自數子而外操紙握管者不下百十計何嘗不欲奮健翮以凌清風垂休聲以並日月乎其卒殫精敝神踴躍不克進乃已而數子獨此唱彼和俾其文炳炳天壤間由此言之殆亦未爲易也 國家太平日久文教振興士非博雅通經者不得備顧問山陬海澨執卷誦誦皆斐然有意於古文而又無聲偶摘裂之學從而破壞其體當此時而言古文勢若棄易蓋前此如叔子魏氏朝宗侯氏西溪姜氏鈍翁汪氏阮亭王氏皆能拔出宋元明町畦之外力追古作者而從之故 本朝之文粹然一出於正然其他鉅釘繫續偷字換句貌似神

離者亦往往而有豈非時若易而仍有甚難者與荆溪在
陸先生頗晚出其文獨能騁馳上下出入史漢韓歐格律
意調絕非有所摹倣比附而率意直書暗與之合與前數
子若相應和然者然則予即不敢謂 本朝文盛悉由先
生首庸而其視中唐北宋屬和諸家殆無愧色亦篤論也
予生也晚不及見先生顧嘗與其孫曰虞交得盡讀先生
文集抄本不揣弁陋輒偕邢兄韓潮重加編校付諸剞劂
豈直爲先生計哉蓋以見 我朝文治之盛跨越數百年
以來有諸君子爲之前不可無先生爲之後而予不才亦

吳序

二

得附青雲識姓名於文字之末茲非其厚幸也與嘗
雍正元年歲次癸卯六月朔真州後學吳之彥謹題

凡例

一草堂文集原編十卷計文二百餘首茲并十爲六先梓
百篇務取精也外有詩二卷沉雄新闢兼有杜韓俟續
刻以公同好

一是集已未刻各半與舊刻多有異同係先生晚年刪訂
一字一句斟酌盡善識者辨之

一先生經術湛深議論一軌于正有讀曲臺疑一書挾摘
訛謬白黑昭然最有功經學讀集中與齡槩禽等辨亦
可略見一斑矣

凡例

一

一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先生傳志文字往往突入左氏司
馬氏之室假令登明廷奉詔撰述當代名公卿傳績宜
在昌黎廬陵下哉才豐過書有文無題曷勝惋惜

一文用評點取便來學挾精剔華使讀者入口了然然如
近人文集濃圈密贊彌失真矣是集悉由先生一二老
友暨門下諸君子前後論定評騭俱極精嚴故一仍其
舊彥等偶有管窺亦附入焉

一先生有言文品與人高下予聞先生年六十始膺鄉薦
諸公貴人間其名爭欲令出我門下先生固謝不往下

第後即杜門却掃著書自娛此其高風介節有節然不
可尚者予讀先生文而并及之蓋不勝高山景行之慕
云

後學 吳之彥 全述
那維信

九例

二

評論校閱姓氏

慈谿姜震英 漢西

長洲汪 份武

蘇州何

江陰楊名時 寶

武進秦宮璧 龍

武進陳鼎恒 起

金壇曹 鳴聲

同邑徐 寬時

同邑徐煥龍 雲

同邑蔣景祁 少京

受業 楊大鶴 田芝

吳曹直 吳以

潘宗洛 原書

吳蔚起 文豹

蔣錫震 潛起

潘 旂 觀魯

郁士超 升峻

吳 昌 葵又

黃一麟 吉隆

吳 昌 寧

汪 誠 庭牧

受業 右文 素

高文 崇風

在文 子中

可權 肅來

郁文 允

雄文 雲

後學 吳之彥 夫碩

邢維信 潮

汪師蘭 廉友

吳 煒 陽觀

華弘澤 露

吳文堂 山至

史鳳輝 如南

吳 枚 枝又

王光昂 鋤

吳振乾 年文

汪士佩 宜雅

洪肇楫 懋

陳 撰 山楞

洪肇模 鑄

徐永勳 公

劉 環 五象

吳苞孫 卑又

劉 瑞 五

高爾位 直與

洪士楷 李方

王嗣曾 融介

吳華孫冠

吳廷琳若

吳元升錫

蔣張珩

吳發萬

先大父交游遍寓內茲首列老友僅數人蓋非手授評語舊載集中者縣不敢列懼以扳援依附失先人遺意故也是集係晚年手訂彙已未刻二百餘篇詳加持擇都計十卷斟酌出入獨與門下士共之其旁批總評定自蔣丈豈潛暨家二兄三兄者什居五六丙戌冬先大父即世是集珍藏篋衍自恨家貧力薄不克鳩工鐫板傳諸通邑大都十餘年來知交零落亦無有從而光顯

姓氏

二

之者今年掌客真州偶晤吳兄碩夫一見嗟賞且慮其久而散佚也立謀付梓於是僭邢君韓潮重加詮次約選百篇合為六卷卷帙稍損於前評點悉仍其舊間有遺缺兩君特補成之至於校勘檢閱則同學諸君子之功並不可沒也例得備書爰條記姓氏如右癸卯六月初後三日孫男掌文謹記

在陸先生傳

受業再從孫大文

自孟荀董揚為斯文道法之宗至唐開元天寶後蕭李獨孤梁氏作而識復正至貞元而體彌闊逮終唐世多克武之宋繇穆柳逮晁陳其體胥演於貞元至乾淳間而君舉伯恭正則同甫行之氏號古文中決科體元逮初明亦多作者又百餘年至嘉靖而遵岩浚谷荆川鹿門震川氏胥用古文詞鳴唐茅歸三公又號經義大家後復獲百年千子大樽二者差具體而微他如朝宗勺庭工古文詞而科舉文妙所傳述青峒子駿文止大士蘊生暨代興諸諸彥

集一

經義多與衍造極而妙湛深於古藝之至者不兩能其信然乎其信然乎若從祖在陸先生所謂兩能其藝之至而法胥與道合以克暨海寓碩望者與先生諱欣字同人嘗聞在陸草堂學者號在陸先生參藩公孫上舍醇菴公叔子也少有巨人相性篤學其嗜經籍也若食之宜菽粟衣之宜布帛需臍之提挈之而曾不知其少倦也今按先生傳茂材君宜公曰順治丙戌至己丑怙恃降割予與弟相依為命晝夜支撐內外侮夜理鐙雖誦寒甚則擁衾甘坐互覆所讀書未逮半而鄰雞胥鳴不解衣寢矣夢寐中輒放

聲長號又序礎片周先生稿曰余年未二十偕舍弟君宜群從井陘清源萃友八人里中稱曰八俊既而廣之為十二人約曰非聖賢之書勿視非其行勿錄不幸有過必面責改然後止又約曰文之課月有三合而課者一為書之藝七離而課者二書之藝五論表判策暨詩賦古文詞諸體胥一後如約行之寒暑不少輟者凡七八年蓋先生稟虞庠翼子公求豐觀我公暨先文林公訓指嘗約礎片天綏二周先生培生葉先生仲文吳先生暨茂才公井陘公清源公為八士課又益以子廷許先生亞卿亮生二周先生叔遠徐先生切劘經義由是予邑文獨闢沉雄闊遠體視明季尤盛其後遂衣被天下唐書所謂殘膏剩馥沾丐後人者迄今窮海絕徼猶胥爾而紀其源則實由先生之勤學慎交始也先生嘗札山陽明揚楊氏曰某少好古書年二十凡先秦兩漢司馬氏班氏暨唐宋諸大家之書雖不盡精曉然亦多所成誦為文深入敢戰雖不盡軌於正然有時言人所不能言此先生自道之言而其實則雖循古作者並轡而馳奚以越此是故先生經義由深入敢戰之幹力以馴至與衍造極之詣其美未易悉而尤符古語

傳二

者曰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曰含英咀華曰窮渺寥栗而彙而揚摧之曰若人之為言固當如是至其芟蕪斥俚盡放黜莊列首楞嚴體諸子剽駁體萬曆乙未後體雲間儷藻體金沙肥腴體并挾西江流變澁整體茂苑象偶體雖南宋決科參停今古嘉靖倣宋大家而無以解免驚緩之訾者猶將挾其突與而摧論之而先生自運則鑄唐宋以探秦漢之精採天崇以化正嘉之貌才高而繩削彌謹齒宿而詞意彌新實克於荆川震川孟旋子駿大士後斷然自為經義大家而楷樞後學功尤鉅也先生少治古文詞後交達州李念齋先生愛其文不蹈襲雪苑金精派而詞指持錢荆因時偕上下議論故所造尤深後清源公遊嘉善交慈谿姜西溟先生摧論古文書在陸草堂記後曰自宋南渡此道寢絕今君家得兩人焉先生亦雅喜海內之有同解也陽曲傅公他富平李天生西江曾庭聞三先生嘗時而清源公嘆先生文了無衰藹氣而吳江葉星期先生亦權訪草堂咨嘆曰君文道渾乃爾耶先生自喜古文詞摧論甚悉嘗曰由秦漢入則句不冗又曰古文極盛為西漢為晚唐晚唐實與

傳三

西漢埒經緯集其巨擘也又曰宗大家老泉第一曰李泰伯力殊勝而權有明一代則曰導岩較勝至比目則獨高朝宗侯氏又曰筆必能飛始可語古文能走業不逮若盤跚勃窣斯下矣此所謂鑒入幹理之識也先生年二十有一學政李公大收常鎮士半日而七藝成補博士弟子望寢起而內外侮亦寢息尋食餼試輒升其曹康熙庚午先生年六十安邑學士王公主試獲卷嘆曰真古文真古文書名第四揭榜環觀者如牆胥嘆得人幸未禮部試不入貴要門有來招者訖不往惟一謁西溟先生榜未揭輒歸

傳四

由是輟計偕役者終其身先生望焯著而推科舉文利弊尤慙且悉札明楊氏曰未得手而厭生已改塗而復憶又曰三年之文若出數手一年之作亦分數體三折肱知為良醫精文律者以為名言而指授生徒筆硃圈整其祇承有司之尺度尤密先生嘗傳翼子公曰說經書未嘗布席遶室周行或持杯酒且飲且說說一章豁全部而先生指授亦多由杯酒間發之間稽遺跡錯引新說侍坐者條天機呈豁洒然易容殆雅類蘇端明詩所謂無數心花發桃李者而他師窮年兀兀席或斲生徒一義之開明而不可

得此殆由神解未易以壽陵餘子而彊學之也蓋自康熙丁巳寧德兄雋戊午諭德楊公戶部吳公雋而已未楊公復聯雋辛酉臨川兄雋壬戌復聯雋甲子偏撫潘公雋江南第一戊辰復雋庚午先生中雋由是時館於揚癸酉南安公雋丙子侍御偕先生甥兩吳君雋已卯慶雲蔣君南宮潘君曹司郁君偕雋壬午曹司蔣君雋於北子廷先生嗣杏聯君編脩汪君雋於南癸未侍御君復偕汪君蔣君聯雋乙酉孝廉蔣君雋於北丙戌郁君雋而是年先生遂夢兩楹矣戊子編脩弟雋於北滁州兄偕固始汪君雋於

傳五

南己丑編脩弟復偕汪君聯雋辛卯汜雲弟偕郡教蔣君雋於北雲南弟偕侍御朱君雋於南癸巳戶部弟又陸姪雋甲午大文章雋於北孝廉叔偕徽州弟雋於南丁酉先生孫曰虞弟雋辛丑大文偕徽州汜雲二弟雋泊雍正癸卯戶部弟偕朱君蔣君復雋焉而他如上舍陳君名播京洛礎芹先生嗣茂材省齋周君司諭吳君虞屏霖蒼應予二吳君少白公孟為公胥號江左宿儒以暨籍於校版於南曹若私淑艾而書名於榜者至不可殫紀也然則先生經義雖原本古作者而未嘗不兼綜南宋決科之體也先

生有史才嘗謨廬大司馬金翰林陳檢討傳暨臧林豐
諸家傳得司馬班氏法他文於韓柳氏尤深嘗做非國語
著曲臺疑八十篇有奇後為人持去裁存與齡捷伯禽二
辨序記銘說極佳者並多放失今茂才叔暨曰虞弟先刊
草堂集六卷唐宋十家選類選亦附刊焉嗚呼此所謂兩
能其藝之至經義業雅武震川而古文詞又克越宋以武
唐之開元貞元者也先生雅不事標榜而躬行殊慙君宜
公蚤卒慟寢絕誨二孤胥成立長即孟爲公也俞孺人兄
文若先生號高才生以窶卒先生法然門於我殯復分田

傳六

宅瞻窮簷再殖厥嗣焉先生性甚和而不可非義千癸酉
館於揚或屬以黃綠毅然曰吾雅不識黃綠事拂衣歸先
生里居力靳發潛德邑前輩安隱鄧氏順行王氏韋人蔣
氏王谷任氏燕侯楊氏胥文以表之交友尤澹而篤叢會
業十有二人晚強半凋落惟許葉二先生時時過從談笑
有味嘗語茂才叔曰吾交滿天下歲寒松柏而公耳小子
識之先生交海寓士久列壇坫右雖援寡多抵牾而克沉
潛卷帙者恒翼佐之即侈張者婉導之或諷以闢精舍講
輒愀然曰某得為真讀書人韋矣其硯執不少浮湛若此

然則誦先生之文可以推道矣故曰法與道胥合也先生
卒康熙丙戌距生前辛未年七十有六壬辰學政銅仁張
公檄邑崇祀鄉賢祠子茂才公偕孫曾孫胥克世其學大
文謹贊曰當在陸草堂之始成也徙居夕先生夢桃李葩
滿園鉅者采彌綸文英俞先生釋之曰此公門桃李徵也
今後學多傳之雖然心花與指義發端明厥祥孔昭詎俟
占夢夫由安亭泊在陸且百三十年有奇而古今文之道
法始再合蓋天有以相之矣嗚呼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傳七

在陸草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辨論

周公太公辨

與齡辨

撻伯禽辨

周文公

仍叔之子

陳佗

目錄

衛文公

挾天子辨

國命論

正統論一

正統論二

正統論三

正統論四

正統論五

正統論六

第二卷

書碑記

答楊明揚書

與潘書原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蔣起潛書

答汪尊士書

答蔣生書

答邵文孫書

目錄

答邵文孫第二書

擬周孝侯廟碑記

新修蜀山東坡書院記

豐義文昌閣記

休寧重修儒學記

宜邑文公碑記

世德祠堂記

勺水庵茶亭記

記勝

記游

遊放生池記

存園記

第三卷

傳

明盧忠烈公傳

盧大司馬行實十四條

明金翰林傳

朱孝子傳

目錄

周孝廉傳

潘懋嘉父子傳

二俞合傳

胡是菴傳

明吳尚書傳

陳檢討傳

第四卷

家傳譜

先大夫傳略

先君子傳略

從伯祖忝鞠公傳

伯父傳

叔翼子傳

從兄九游傳

觀大兄傳

二式傳

七弟君宜傳

奉政大夫觀我公傳

目錄

堯日傳

朝議大夫退菴君傳

小宗譜引

小宗譜後

二女誼議

第五卷

序

擬冬日演武場校騎射借所屬登君山游瀝序

全史類編序

四

四書鏡序

贈于千英序

浯溪張氏族譜序

葉兄壽序

送吳晉淵赴三水丞序

萬姓文序

遜菴文集序

默鏡居文集序

任王谷詩序

蔣韋人詩序

別杜鵬詩序

深柳堂詩序

蔣京少東合集序

汜雲詩序

壽母詩序

浮屠寄堂詩序

浮屠眉伯詩序

詩偶存自序

五

周澹芹遺集序

應繩錄選序

禮執時文序

羣傑文集序

第六卷

誌銘 行狀 雜著 像贊 祭文

俞處士墓誌銘

西山先生墓誌銘

太學徐君墓誌銘

周處士墓誌銘

吳士事墓表

新安鄭君墓誌銘

孝廉澹芹周兄行狀

任夔州傳後序

追遠圖跋

二僧紀事

駁說

鐵備說

六

遺契說

明監八章

箴言

四叔父像贊

叔翼子像贊

祭將慎齋文

先君子以時文名海內垂四十年顧不自愛惜自借刻
房行囊外無隻字之遺獨所爲古文謂頗窺見古作者
立言宗旨蓋先君子沉潛嗜書至老彌篤於左氏司馬

目錄

七

氏昌黎氏之書反覆含咀不下數十百過命筆時波瀾
意度往往暗合而又非如時下模擬竄竊以爲之者固
宜其自喜特甚如此也庚午北上曾刻草堂文數十篇
爾後隨時增刻序目不全蓋藁之未定者耳晚年自訂
前後所作已刻未刻如千篇細加芟潤都爲一集購善
書者繕寫藏諸家疾革手以授芝曰予生平心血萃於
是矣爾謹藏之以俟後世庸知不有相知定吾文者耶
即世後家益貧芝父子舌耕餬口且不給又不能奔走
四方號呼有氣力者表微闡幽以光黎藁遺言在耳每

一念及輒然不自知涕之流落也兒子掌文頻年館其
州得交吳君碩夫吳君佳士嗜古學尤酷愛先君子之
文立倡議偕二三同學重爲編次付諸梓曹丈聲階序
而行之然後草堂文集克有成書得以質諸當世有道
而文之君子人咸謂先人之文藉吳君而傳吳君表微
闡幽之心因是集而益顯信乎其爲交相贊者與書既
成謹記顛末自愧先人有集子若孫無能不顯特俟夫
異世相知者代爲傳之顧猶幸及其子孫之見之也不
禁喜極揮涕而爲之記男芝百拜跋

目錄

八

在陸草堂文集目錄終

補編

史邨南傳

徐仁寰傳

楊石舫傳

節婦徐母邵孺人傳

雙孝傳 以上附三卷末

吳玉溪詩序

徐天碧文集序

咏雪亭唱和詩序 以上附五卷末

目錄 補編

九

在陸草堂文集卷之一

宜興儲 欣同人著

後學

吳之彥碩夫編

邢維信韓潮全編

男 芝五采校字

周公太公辯

相傳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
周公治魯親親而尊賢太公曰後寢弱矣嗟乎此非周公
太公之言儒之陋者之言也竊齊魯之末流而爲之說雖
然又非盡通齊魯事者也魯豈無篡弑之臣而齊自桓公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一

以後敗於晉敗於吳亦既弱矣親親尚功堯舜治天下
之大法非周公太公創之二公者乃敢取堯舜大法互相
詆訾爲纖緯不經二公非聖人則可二公必不然且緣事
考效親親宜得強不親親宜得弱詩曰木支百世強也春
秋卿大夫族姓繁衍即稱強宗况天子諸侯哉西漢之季
諸侯王食租衣稅枝葉不足相扶持故王莽乘其衰取之
惟不親親也蒙恬蒙毅誅而望夷弑絳灌陳平用而呂氏
滅由此言之先王尚功之典所以杜絕篡弑而安國家也
如曰是必召篡則太公先不宜封管丘畢散保與亦不得

布滿胡宇。周公知爲齊應。反不爲周慮。乎吾謂國家衰亡。皆子孫不賢致之。非祖宗之過。魯之弱。齊之篡。亦齊魯之季世有以取之。非太公周公之過。今日皆二公之流弊。則親親之弊。庸知不爲篡耶。尚功之弊。庸知不爲弱耶。漢七國。晉八王。篡弑之臣。舉出同姓。韓彭大封藩鎮。自擅朝廷。號令不出千里。漢唐之弱。亦尚功使然。置本摘末。奚說而不可。噫。親親必弱。是使天下不親親也。尚功必篡。是使天下不尚功也。不親親則殘賊興。不尚功則恩禮薄。而僥倖者衆。審如是。堯舜之道。息生民之禍烈矣。周衰邪說竝作。君子不信也。所信者堯舜之道而已。堯舜之道。見於孔子之書。書不云乎。惇睦九族。親親也。書不云乎。明試以功。又曰。惟帝念功。尚功也。

曲銳摹柳高博晞韓

在陸堂文集卷一

二

與齡辨

越哉世儒之好怪也。聖人亦人耳。可知者知之。不可知雖聖人不知焉。能爲者爲之。不能爲聖人固不得而爲也。余讀戴記至文王世子篇。所載與齡事甚異。其真耶。其非真耶。人生而有貧富賤貴。苦樂夭壽。混混茫茫。適然相遭。然而一彼一此。銖權刳度。不相假貸。我百爾九十。文王何以逆知之。吾與爾三。又何以損此益彼。操之若券。文王而鬼神也。則可。文王亦人耳。然如是。豈不亦怪矣哉。難者曰。知其所不可。文王知命也。爲其所不能。文王立命也。易孟子之云。欺乎應之曰。易孟子之云。豈此之謂乎。信如子言。文王無不可知矣。無不能爲矣。吾即以茲篇折之。文王爲世子。王季不安。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是何不前知其復初而憂之深耶。然則文王亦有不知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旬有二日。乃間。夫能減已之算。以益子。何不減旬有二日之疾。以紓其子乎。然則文王亦有不。能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屢享國五十年。王季之享國及齡。疑皆不及。文王之長。文王爲人子。止於孝。幸而命得自。已有齡。推以與人。無所不可。顧不與父而與子。是尚得爲。

在陸堂文集卷一

三

孝耶。武王方侍疾。聞與齡之言。其為驚惶駭怖。退卻之狀。不知何如。蓋中人猶有願奪算以已親疾者。未聞以親年為已利也。文王慨然與之。而武王恬然受之。少有至性者。不若是於戲言不可不慎也。造一訛而使兩聖人皆不得為孝。越哉世儒之好怪也。解者曰。文王生而神靈學亦晚進焉。姜里拘周易演旁燭無疆。乃與天通。前此猶未也。武王受之庸知不涕泣固讓而紀事者闕書耶。應之曰。子云闕文。或然矣。若夫聖人之潛心索。至於易者。獨文王哉。周公其人也。書曰。武王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公告三王。請以身代。王翼日乃瘳。公而前知王疾之必瘳。歟。必不危苦號呼。請以身代。公而請以身代。其未能前知可知也。疾之瘳。公不能知于翼日以前。而嗣子之壽。文王前知于數年數十年以上。上文王周公相去不啻天與淵。參演易者。文王也。傳文王易者。周公也。而天淵若是何也。孔子之於易至矣。夢奠兩楹。始知泰山其類李路凶終。知之以行。行他如顏淵。天冉伯牛。疾伯魚。短壽。蓋皆不知之。而亦未有以益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甚乎漢儒之言之好為怪也。吾於戴記十取五六而已矣。

辨珠骨真得六百年來不傳之妙
漢儒好異異不勝正也此二論尤為姜丈西溟所擊
嵩山流水惟鍾子期相知心爾

捷伯禽辨

成王賢耶有過而公諫諫而改公又何求不賢則瞠伯禽之捷心知決不及已而安之公日以怒禽日以瘦而王之過日以積矣周公不若是愚也抗世子法于伯禽伯禽有過而捷焉亦足開悟成王使知過之不可有矣迂其身以善其君周公優爲之而代王受捷何罪乎父以無罪捷子匪賊思乎周公不若是忍也君子之教子道之以方策之以行養之以寬需之以漸摩之以久優而遊之使自得之就令伯禽有過公所以處之者必有道矣正訓焉潛移默焉

在陸堂文集卷一

六

而專任捷者亦非也況無罪乎或曰伯禽惡得無罪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者注說也曰事君者獨伯禽乎公爲相王有過是不能盡事君之道者公其首也曰公爲相踐阼而治故不得偕王朝夕遊處而屬之禽而王以過聞禽烏得無罪嗟乎人臣成就君德而至於無過其亦難矣古之王者視朝則有三公三孤坐而論道退朝則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有方正博聞之士大夫議制而勸誦其燕私出入則侍御僕從固非正人然猶不敢自謂無過也於是有左右史之記有公卿大夫士傳言比諫之法有官之箴有工

之諷有誓之詩有商賈庶人之謗猶未也爲之設納言以

司之懸鞀鐸諸物以徠之賞諫墨不匡以邀之然終不敢自謂無過也昔在仲虺稱湯之德亦不過曰改過不吝而已嗚呼過爲成湯所不能無而公以望孺子王人臣成就君德而至於無過合舉朝士大夫暨國人之力懼弗克而公一以委其子一不效則咎朴隨之豈惟不愛子哉其非所以愛王灼灼明矣千夫與鼎許許而曳之舉鉅而屬諸五尺之童臨之以鞭箠幾何不棄鼎於路也故捷禽之事理之必無者也猶文王與齡理之必無者也二說皆俗儒

在陸堂文集卷一

七

爲之也客曰子保禽之不誘王於過而捷乎曰誘王於過罪大矣捷之宜矣伯禽公賢子也不宜有是萬一有是以誘王故子林是仍伯禽有罪則捷伯禽非代王受過之謂矣且誘王於過之人尚可瞬息與王遊處哉斷以義斥而達之是則周公事耳徒捷何爲

擒縱處何等手段

經術之氣盎然須知某堂全集絕不賣弄經術而所積自不可掩

周文公

馬公輔成王莫難於君臣相疑之日金縢所載武王既喪
以下是也今讀其書志約而條辭質以明註說紛龐大亂
其寒日月光天而浮雲蔽之小節勿論論其大者有五焉
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尚書辟有二訓一訓君一訓刑法
止此矣其義取退避者則曰讓曰遜孔傳訓辟曰法而馬
融易之易法為避鄭氏揚其汝學者到於今從之弗敢變
大蔽一也居東非東征也東征必選徒誓衆諸卿多在一
間獨一冢宰哉居東不過率其僚屬聽政於外而已孔傳

在陸堂文集卷一

八

曰東征而孔穎達疏即引東山之詩寔之大蔽二也罪人
斯得即蔡仲之命所謂殺管叔囚蔡叔云耳孔傳甚明而
蔡註謂流言初起成王未知為誰至是斯得主名曰斯得
者遍之也嗟乎通國皆知而人主不知非高居稱朕不至
此是則秦二世而已矣大蔽三也鳴鵲詩卜序曰成王未
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貽王毛傳以毀室喻王家取子
喻管蔡與書之孔傳孔疏悉合鄭氏獨謂公既避居成王
多殺公之族黨故作詩以救其屬臣嗟乎詩言志鳴鵲之
詩假物以明之痛哭以將之大其聲如疾雷震電以呼之

顧區區志於救其屬而發說詩若是固哉高與殆有甚焉

大蔽四也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商奄皆叛東征二年罪

人皆得蔡氏大誥註云成王悟周公歸三叔遂與武庚叛

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之二說者一則管蔡商奄同

叛同誅於風雷之變之前一則三叔武庚同叛同誅於風

雷之變之後歲月乖異將安適從大蔽五也奈則以為書

有明文人第弗考耳蓋自流言播而周公出周公出而管

蔡誅管蔡誅而君心疑君心疑而風雷作風雷作而成王

悟此金縢之文之明白可考者也自成王悟而周公歸周

公歸而武庚叛武庚叛而東山征東山征而殷命黜此大

誥之文之明白可考者也然則武庚管蔡雖交相依倚表

裏為好而其發有先後則其誅亦有次第不必盡同也必

曰同出一時則金縢一篇罪管蔡而弗及武庚大誥一篇

罪武庚而弗及管蔡何為也哉惟管蔡先發故先辟武庚

後動故後及而如王氏之說是為誅其所弗罪如蔡氏之

說是又罪其所已誅無一可者也然而蔡氏之失皆馬鄭

有以誤之何者馬鄭訓辟為避嗚呼公何避乎哉微獨公

也士君子遇知己之主受顧托之重將必國爾忘身有進

無退被衆謗勿恤犯大嫌勿疑霍光猶曰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責况公乎公而欲避墜上天之寶命隕文武之成
功棄海隅蒼生於一時廢禮樂文章於萬世是真無以告
我先王也馬鄭以小儒坐井之見妄窺大聖人仁至義盡
之用心鄙倍寔甚而蔡氏從之展轉以曲徇其說不亦惑
乎噫浮雲散則日月復耀矣衆說釐則詩書仍炳矣予非
樂爲辨也或曰孟子書謂管叔以殷叛者何也曰管叔武
庚既表裏爲奸矣故可謂武庚敗管叔亦可謂管叔挾武
庚首惡之名隨乎人之意而加焉矧孟子此時方欲折陳

在陸章堂文集卷一

十

賈之舌何暇雍容與是正首從乎曰公出在外何以能誅
管蔡曰公位冢宰正百官身雖在外四方監牧召則必來
又卿行旅從古制也羣叔或以召至或不至而遣徒旅襲
執之今皆無可考然大要不出此執而致辟有司事耳所
以遲之二年者先需後決親親之道也

羣言淆亂待此折中諸辨第一

看書天然佈局天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此之謂乎

仍叔之子

魯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說春秋者曰父老子代
譏世官也經例凡事不可勝譏者將一譏而已餘從同世
官非古經於尹氏卒致譏矣復於是焉譏不已贅乎余按
周宣王中興復古之烈載於大雅者凡六篇雲漢一詩爲
之冠而作之者仍叔也其詩畏天憂民寔能闡揚主上之
德傳諸四方四方之人驚喜相告以爲文武成康復作而
想望太平南征北伐風行草偃未必非此詩爲之先聲也
仍叔賢矣哉今其子之來吾知魯人必賢其父以及其子

在陸章堂文集卷一

十一

重其子之來而特挈其父之字綴諸首以爲榮蓋春秋書
某侯之兄某公某侯某伯之弟尚貴也書仍叔之子又以
尚賢也否則春秋卿大夫自王朝建列國誰非世官經于
尹氏卒外咸無譏焉而獨苛求仍叔之子豈聖人修經善
善及子孫意哉其不然決矣抑又考西周舊人見於春秋
者三仍叔賦雲漢者也凡伯賦上帝板板者也家父賦節
南山者也隱公七年凡伯聘魯戎伐執之傳曰初戎朝於
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然則戎之所以甘心凡伯者報
弗賓也當是時王室既卑彼以禮來而吾偃蹇倨傲以激

其怒為猶不遠孰大於是如伯者倘亦責人則明者歟桓
八年家父來聘十四年來求車噫甚矣以彼少壯時觸權
貴。王。誦。可。不。謂。毅。然。秉。大。夫。之。節。哉。末。路。波。靡。至。於。如
此。君。子。於。是。乎。益。賢。仍。叔。

仍叔賢者也善善及子孫其為褒辭可知得此掃盡舊
說

陳佗

起法

陳佗即五父陳諸公子也桓公卒殺太子免而自立厲公
名躍左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他日
鄭子產對晉曰陳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
立五父蔡人殺之我又與蔡奉戴厲公是則佗之見殺與
蔡人所以殺佗情狀著明而佗為亂人蔡殺佗為討亂可
推而知也公羊則曰陳佗淫乎蔡蔡殺之穀梁曰陳侯好
田淫獵乎蔡與蔡人爭禽蔡不知其陳君也而見殺茲二
說皆不足信何也方厲公未立蔡日夜思剽及於佗佗乃

入其國淫其女雖狂夫弗為而佗既為君縱好田淫獵要
必揚旌旗盛師徒顧使匹夫野人得與爭禽而碎其首又
無是理也予意公羊之說出於風聞臆測之私誤以佗為
蔡出而云然耳其後魯莊公如齊觀社淫齊女公羊傳曰
公一陳佗也陳佗來矣其目佗為蔡出無疑穀梁氏頗與
抵牾然目未覩史記舊文折衷核寔易淫女為淫獵適以
增加測臆亂人耳目而可取信哉按公羊名高字不傳穀
梁名淑字元始一名赤注家並謂子夏門人然公羊註稱
親經子夏口授而其書有子沈子者注又以為是公羊本

帥然則公羊亦子夏之支流餘裔非親炙者穀梁愈可知
 也司馬遷曰聖人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
 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史記
 其著其語成左氏春秋由此觀之左丘明雖不載仲尼弟
 子籍要必魯人中負命世之才熟習太史氏書數數登闕
 里之堂恭承緒論所以聖人既沒尊經作傳事有源委人
 有本末以傳信於將來雖間有所摯悅其辭傳益其說總
 之與鑿空者殊不害為信也然則一經一傳雖無二氏聖
 人之微言大義猶明若漢世二氏立左氏微學者猶冥行
 索途俛俛乎莫之相矣即陳佗可類推焉餘不勝述也或
 曰左傳末篇載智伯滅亡去獲麟已久孔子存丘明藐然
 少年耳烏能窺聖人意哉余應之曰賢者固不可量曾子
 少孔子四十九歲而孔子之道之傳獨得其宗豈計年哉
 且三家滅智距孔子卒僅二十六年寔為左傳絕筆假如
 丘明之壽有如申公伏生則其奉教孔子也在孔子不過
 十年以長安見其藐然少年耶啖助說春秋謂左丘明古
 之聞人非傳春秋者說甚怪唐史臣深非之載其語以為
 笑而世猶有祖述之者亦異矣哉

就一事作案作引

衛文公

定之方中之序曰美文公也衛爲狄滅文公徙居楚丘建城邑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二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於桑鄭註謂文公將徙登望楚丘及其旁邑審眎高下乃建國焉慎之至也由詩言則楚丘之遷衛自遷也其城衛自城也炳如矣春秋僖二年書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之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註曰魯不及期經爲魯諱是說子當疑之夫建國存亡諸侯之誼莫高於此矣愆期後至宗邦之失無末於此矣諱

在陸軍堂文集卷一

十六

宗邦之未失滅沒諸侯之高誼經必不然且書會不書公如九國盟幽側亦寧不足爲魯諱而必沒其寔耶且盟幽何以弗沒其寔此予所以疑也然則奚而不書所會母乃○直○刺○在會之諸侯皆後歟今夫勤人之事者舒自勤其事者棘當是時桓公方徵役諸侯諸侯道里弗均以次赴質而衛文早已率其遺民手足拮据百堵皆作矣桓公之勤衛猶不若衛人之自勤於諸侯之後彌見文公之賢而詩人頌顯然頌美其君無一辭及大邦之助亦寔錄也不與專封其說自公羊始穀梁氏胡氏宗之胡氏之說加厲焉皆過

論也昔武王克商下車封古帝王後彼皆宗社廢絕鬼神

孤祥多歷年所武王求其苗裔按其譜牒又擇其人之能堪而拜爵五等錫之土而授之民是則所謂封也衛雖焚澤覆軍渡河野處敵人得造其國都然旋飽鹵獲以去桓公使公子無虧戍焉蓋防其復來不聞夾河對壘相持也諸家說經滅不言入書其重者吾見春秋於魯閔二年書狄入衛而無加重焉是衛未嘗滅也衛未滅奚待封衛無待於封而桓又孰從封衛哉左傳曰封衛于楚丘喜之之辭也衛國忘亡功同再造故言封以褒大之喜之甚者其

在陸軍堂文集卷二

十七

辭溢而如胡氏之說則桓且更其疆索矣頒之策命矣儼然設黼展臨之其爲誕設不恭至此極矣吾觀卯黎來附庸也桓公嘉其有勞薦諸天子天子試可而封爵之然後得爲小邾子以齒於諸侯桓之恭如是矧衛王室懿親而毅然不奉王命而自封是桓能恭於封小邾獨大不恭於封衛有是理乎余年十七嘗著論曰不書桓公非貶也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不書桓公寔與文亦與矣烏乎貶然此猶未得其寔頃讀左稍進然後知不書所會後也傳義本顯而註說晦之因取傳之義參諸定之方中之詩合

若符節故詳說焉。明乎桓非專封而賢如衛文能自勤其事。振起艱厄之會尤不可以桓揜也。如此說經越淺越精。

挾天子辨

相傳晉文公挾天子令諸侯晉是以伯吾謂是不義也。又不利晉豈以是伯哉晉所以伯一戰之力也。宋襄公圖伯及楚人戰於泓晉文公圖伯及楚人戰於城濮宋一戰不利國幾亡晉一戰勝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或曰城濮之戰晉有諸侯之助故捷求諸侯莫如勤王。子犯教也是又不然方晉與楚治兵中原晉嘗假天子一軍助聲勢乎。特角楚者齊秦是賴然當是時晉嘗挾天子命召齊秦乎。齊秦肯畏天子命悉敝賦起應晉乎。齊秦倔強素不媚天子肯執鞭弭媚晉以媚天子乎。數者無一焉而謂晉以挾天子伯過矣。是故喜賂怒頑之策不用則齊秦決不爲晉戰。晉戰不勝區區挾天子號令天下則莫大諸侯必環視而怒。連兵誅晉晉不支必立亡。故曰是不義也。又不利晉文公必不爲也。或曰溫之役晉侯召王以諸侯見非挾天子而何。子按是時晉已勝楚諸侯已從晉作宮召王不過張大其事煇耀天下之望如是而已。故是役也謂晉挾諸侯令天子晉其何說之辭。謂晉挾天子令諸侯晉有辭矣。夫衰周之天子不足爲晉輕重晉無所利於天子雖中智猶

知之而况文公君臣哉董昭說魏武遷獻帝許是教據挾天子也挾天子者魏武事非晉文事吾不可以不辨友人史璜曰魏武遷獻帝許魏武之失計此董昭誤魏武子深善其言因備按秦漢以來人臣挾天子者而為之說其說曰凡人臣挾天子賊於義而博於利者有之矣王莽楊堅其尤也人臣挾天子既不義又不利者有之矣魏武其尤也天子之勢有強弱所挾之勢強不義而利所挾之勢弱既不義又不利固然也余按魏武之伯與晉文同晉文一戰魏武百戰魏有天下百戰之力也試問獻帝遷許以

來自外而窺許者曾有一人戰戰然曰天子在彼吾不可以震驚乘輿否自許而往伐者曾有一人戰戰然曰彼漢家兵吾不可以逆顏行否此時獻帝之勢與西漢北周之勢相懸萬萬而何分毫主振之利焉若其大不利則斷可見矣遷天子必立宗廟朝廷天子宗戚禁近之臣必與魏用事之臣參錯而處如是數年其勢必相疑相軋夫既相疑相軋而能以臣節終是亦必無而已矣董昭教操挾天子始終博一漢賊名為萬世慘笑而他焉取之天下神器是不一姓漢末大亂孟德挾命世才驅策智勇取亂侮公

何患不足以自立獻帝幸存吾亟遣一使以通之或不幸狼狽以死即投袂而起問罪發喪收骨原野葬以帝王之禮錄其子孫庸建上公柴望改物豈不光明正大與湯武比烈而計不出此惜也吾讀史自秦漢以來有大可惜者三人焉魏武劉裕唐高祖是也三人者皆以百戰取天下然皆挾天子故取天下皆不入於正誤魏武者董昭也誤劉裕唐高祖者魏武也嗟乎嗟乎方董昭獻計時亦有以晉文公不挾天子之說為魏武告者歟

波濤百變總歸澹渾唐宗大家三昧金針畢渡矣

國命論

國之廢興天也。一姓廢或復興一姓廢或不復興有說乎。曰有其說在月之晦蝕也。蝕復晦不復蝕之復光未絕也。晦不復者光絕也。蝕之象為掩國之中廢或以權臣或貴戚或將帥或婦寺或諸侯敵國然若此者皆謂之掩掩必復其不復者廢於民而已矣。廢於民則不復民絕也。國之有民猶月之有光何以明之。今夫秦隋之事炳炳如矣。其他四分五裂數年數十年之運不足道取其大者明之。漢有天下一掩於呂而文帝興一掩於王而光武興幾掩於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三

吳楚幾掩於上官霍幾掩於梁竇又幾掩於十常侍然卒以無恙黃巾一呼漢祚隨之唐有天下掩於武又掩於韋掩於安史又掩於朱泚姚令言其他若吐蕃若回紇若李希烈輩幾掩者數數焉然卒以無恙黃巢一呼唐祚隨之呂武以下權貴也將帥也婦寺也諸侯敵國也而黃巾黃巢民也天子曰兆民自罷侯置守復加億萬傳矣今夫漢唐之季黃巾黃巢之變是與此億萬計者仇也天下之太區區此億萬計者充實其中環而仇之何以能國故曰民絕者不復斷斷如也東晉南宋辟諸月虧過半矣猶有光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三

焉非民未絕之效與桀紂幽厲亦然幽厲廢於諸侯桀紂廢於民夏殷之不復人所知也婦寺而外諸侯將帥權貴敵國之代興者不可勝道矣民絕於此而有於彼越二日哉生明又其理也或曰殷亡遺民弗靖示不忘殷也獨何與應之曰國之廢興天也天者民之主也民方水火塗炭主者既為之珍滅厥仇無遺育矣未幾見廟已墟鼎已遷城郭已非而相視流涕惻然念舊雖民之仁抑何其愚哉天無二命且民實愚而為之主者獨奈何聽之家有愿僕盜日夜謀殺之為其主者執而僇焉彼愿僕者反歎流涕惜其死無論死者不可復生而僕之愚主豈聽之哉執此以斷雖百世可知也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不知人不安民民斯絕之矣孔明亦曰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嗟乎執此以斷雖百世可知也

指歸在末段而屬辭奇崛作作有光競爽晚唐諸子

正統論一

初而言正統者誰歟歐陽子也正統者六經孔孟所不道
史漢無明文惟王猛符融以爲正統在晉夫王猛縱橫智
謀之臣耳惡知道彼見其君有虎吞江左之心遺大患于
肘腋故假此以禁切之此固不足爲據依歐陽子著論七
篇且釐其譜以號於衆然後天下學士大夫聞然而各爲
說故言正統自歐陽子興其論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
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歐陽子之言三代以
下人之有此實以被此名者何其難歟昔秦并諸侯隋兼
南北晉武平吳而海甸悉臣庶幾合於一矣然秦以暴隋
以竊晉以篡魏可謂能正天下之不正乎晉轉而東趙宋
竄而南保守先祀不失爲正然以天下輿圖按之可謂能
合天下之不一乎此無異故正與統兼焉故難也吾論統
勿務以正參之如秦如隋如晉武吾與之可矣吾論正勿
務以統參之如晉之東宋之南吾與之可矣惟謙而言之
則得之者希得之者希未得已有所寬假於其間不欲與
之而姑與之又從而爲之辭先天下學士大夫而關其口
則天下之心必不服雖其父子師弟間猶有起而爭者而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五

况他人乎况後人乎嗟乎天下閭閻秦偽梁詆訶魏晉之
久矣歐陽子悲其紛紛也標正統以息天下之爭名立而
天下之爭益劇譬若射者焉手弓腰矢呼其侶適野而即
禽汗漫未知所射也有隼焉軒然企于高墉之上則射者
注目而視不呼而集百發而求中之吾悲夫正統之名之
爲射夫隼也此歐陽子之過也

六論後世之紛紛攘攘而追惜去始爲之者之開其
端也理直辭強此篇彙括大要

古文若觀彘器指事類情直抒所見而縱橫恣睢若龍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五

飛鳳舞捉執不得此真古文也其或依倣前人之間架
剽竊前人之韵調與字句而其實無生氣以貫之噉噉
姜蒲奄奄不振斯厲鼎矣讀六論者當以此辨之

正統論二

統可言也。正不可言也。何謂統可言。蘇子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予謂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而能一云爾。有天下而一，與有天下而不能一，布在史書昭乎其不可掩也。故曰：統可言也，且不待言而自明。若夫正之爲言，從乎人之意而加焉，苟從乎人之意而加焉，人之意百變，則其說亦百變。此曰正，彼亦曰正乎？一以爲正，一以爲不正，吾安適從乎？世無孔孟學士，橫議怪迂，刻薄之談盈耳。議秦曰暴，議隋曰竊，議晉曰弑，此猶有以取之也。然未也。索瘢求疵，議漢者曰：雜伯議唐者曰：殺弟弑兄。議宋者曰：欺人孤寡。由其言將漢唐宋之有天下，皆不得爲正。豈正之爲言，至三代而絕歟？然人情是古，非今。當戰國時，嘗有議德衰者矣，議以臣弑君者矣，將無夏后殷周亦以不正受命歟？舉一廢百，雖堯舜亦岌岌乎無以自完。故曰：正不可言也。蘇子曰：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正既不可言而統又不待言，然則正統之名，如勿立焉而已矣。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三代受命之正，待孟子而決。使歐陽子如孟子，自有以折天下之紛紛者，而曰：正曰統。

豈不亦贅矣夫

快極似倩麻姑瑤池搔

正統論三

敘述自為章法

或曰歐陽子與奪之義嚴矣哉其說曰由堯舜統唐承數千百年之間正統三絕有絕而有續絕者奪之續者與之其嚴如此余謂歐陽子之嚴亦得半耳嚴於絕而不慎於續能奪其所當奪而於所不當與者有時與也是歐陽子猶未充乎義之盡也蓋歐陽子奪曹魏氏矣又奪東晉奪北魏其於前之四代後之五代也悉奪之彼皆未能合天下而出於一如之何其與之統邪故曰奪所當奪也奪所當奪由其嚴於正統之絕也至其與秦與晉與隋也彼皆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五

恃其富強狙詐以一天下然能合天下於一吾不得不與以一矣如之何其并正以與之邪故曰與所不當與也與所不當與以其不慎於正統之續也按歐陽子與晉隋之說曰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即天下之君矣余以為正與不正若縑素然始既不得其正中間又無翻然改圖去不正而返正擊擊可據之實蹟是晉隋以不正始以不正終也能一天下之晉隋無改於未一天下之晉隋而猝然以居正稱之亦何異於縑之實素乎且既曰不正又曰居正此自亂其說也吾前言不欲

與之而姑與之又從而為之辭者非是之謂乎其與秦之說為尤詳上溯大業伯翳中述非子秦襄下列穆孝以來之雄盛然余以為此皆秦為諸侯有家國之本末耳其實秦至莊襄未嘗一日得天下其一天下在始皇之二十四年歐陽子雖繁稱博引與正統何涉哉自周文王不得稱受命之君則始皇以上秦之為秦可知矣而歐陽子曰始皇無道不過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嗟乎曩令禹不禪湯不革命其子孫仍世為諸侯至桀紂始有天下而其無道如此又不旋踵而亡則今之談正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五

統者將復屈指夏商乎抑亦等之有窮后羿而已耶且前乎始皇之二十四年秦本無統也即與秦以統必斷自始皇今并正而與之此又以縑而冒素也天下固有盜賊小人而窮富極貴者矣有人焉語於眾曰某也富某也貴聞者弗信也既而曰彼非盜賊小人而正人也有不強者乎弱者慍乎歐陽子之與秦晉隋何以異於是吾故曰歐陽子猶未充乎義之盡也蘇子曰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於是乎與曹魏與後梁後唐晉漢周此則蘇子之過也今夫人主之有天下也孰與哉亦曰天與之而已矣天下

者天天下全而與之則天下合而事一君矣與之不全則天下離而各事其君矣全與之而得其正雖不正而猶全與之或不失為正而與之者不全凡此者皆天也天下之權有大小與人一城一社者諸侯之權也與人百里七十五里者天子之權也與人天下者天之權也權在諸侯上卿莫得而侵焉權在天子方伯連率莫得而侵焉權在天雖天子莫得而侵焉故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彼若曹魏若後五代者其人皆未嘗一天下蘇子曰此正統也是蘇子之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蘇子獨

能以正統與魏五代乎朱子起而矯其說其作綱目也奪魏以與蜀又以與晉之東曰此正統也是朱子之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朱子獨能以正統與蜀晉乎間嘗綜而論焉重與人以一輕與人以正者歐陽子也輕與人以一又輕與人以正者蘇子也重與人以正輕與人以一者朱子也輕與人以一是謂亂統輕與人以正謂亂正所亂不同要由孟子之言觀之其為侵天之權則均耳不曰天與之而曰吾之與之歐陽子失矣蘇子朱子恐亦未為得也然而人尤集矢於歐陽子者以正統之號之自歐陽子

興而吾前言不如勿立而已者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曰子何言之妄歟朱子綱目非史也經也朱子之綱目猶孔子之春秋綱目之法皆春秋之法一筆一削朱子以天自處矣惡乎侵余應之曰子謂朱子以天自處我不敢知若乃春秋則吾童而習之長而講聞其法矣綱目之於春秋合乎不合乎吾不可以不辨

據其說而破之固前賢之所畏

筆力馳騁章法密變晚唐北宋真境界至此始全收矣

正統論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之言春秋之法也先原春秋所從來而繼言其所以作之者其事其文其義而已孟子之言春秋之法也太史遷亦云因魯史記作春秋作必有因因則不繫因一國之史則其統紀條理井井而不亂也是故春秋書元年者元魯元年魯年也書公即位書公薨葬我君某公者公魯公君魯君也書某侵我某鄙某伐我某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王

鄙者鄙魯鄙也春秋紀載達天下然略天下而詳魯外天下而內魯疎天下而親魯不歸統天下而歸統魯若是者何也因魯史也今夫綱目其亦有因乎曰因資治今夫資治其亦有因乎曰因歷代史雖然朱子之因歷代史也吾惑焉何也陳壽之志三國各自爲史善矣朱子因三國志而帝蜀而擯魏而擯吳東晉與北各自有史矣朱子因東晉史因北史而帝晉而擯北帝晉姑勿論吾竊惑乎朱子之帝蜀也何也朱子所因者三國志也而若吳若魏皆其所刊落而不因雖然使朱子信能不因彼二國者之史則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王

必沒其改元紀年不載節其君臣上下不錄及其典章品物善敗廢興不志不詳蓋春秋於王朝列國之事赴則書不赴則否當其不赴雖天王王后之喪天崩地坼闕如也春秋不因王朝列國之史故也是故必刊落之至盡而後朱子之綱目爲能不因彼二國者之史能不因二國之史然後可毅然以帝與蜀而無嫌今觀於綱目然乎哉不然乎哉春秋之法有三曰實其事曰信其文曰精其義聖人之所重者義也然其事不實其文不信烏乎精其義是故欲精其義必實其事必信其文今朱子之綱目果能不因彼二國者之史乎未也亦既因之矣因魏史而帝蜀因吳史而帝蜀彼二史固未嘗帝蜀也可謂信其文乎且三史者亦不沒其實耳魏不能統蜀吳不能統蜀魏蜀又安能統魏吳哉三史者亦不沒其實耳而綱目所書如是可謂實其事乎其事不實其文不信綱目之於春秋合乎不合乎且聖人因魯史豈擇而取哉否也聖人退老於魯故因魯史設老於齊未必不因齊史藉令因齊史而元魯元年魯年略天下而詳魯外天下而內魯疎天下而親魯不歸統天下而歸統魯豈非其事不實其文不信而何經之

能為朱子之帝蜀與因齊史而云云者何以異雖然朱子處此亦窮矣春秋所因者一國史也朱子則取數國之史而皆因之此其參伍出入統紀條理之際較春秋所因難易懸矣又沾沾正統之說奪彼予此以求勝前人則其勢必窮所以其事不實而其文不信皆其窮而無所處以致此也夫處於不窮者春秋也

折衷孟子故其言也醇乎醇

筆勢最縱宕讀者須細玩之

正統論五

事與文抑末也聖人所重者義耳請言其義今天帝蜀何義乎不曰正名乎不曰定分乎正名定分莫善於春秋春秋之正名如之何曰循實以正名而已定分如之何曰循名以定分而已有其實然後加之以名釐其名則其分截然而不可犯是故辨分以名制名以實其實如其名不可不如是然有失其名者焉吾正之惟不失其實以正之故曰循實以正名其名如其分不可不如是然有失其分者焉吾定之惟不失其名以定之故曰循名以定分所謂循實以正名如僖三十年書天王狩於河陽是也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謹按尚書五載一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由孟子之言則知凡天子適諸侯皆當以巡狩名不論方岳與不方岳也舊史無識不能深考虞夏商周之典固陋鄙野苟以召王為文而仲尼正之然其實天子也故正名曰天子其實天子適諸侯也故正名曰狩蓋春秋循實以正名類如此所謂循名以定分如哀二年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是也當是時蒯聵衛輒父子君

臣之際可謂甚矣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
迂也及觀春秋大書衛世子蒯瞶夫未有父方爲世子而
其子儼然君者亦未有爲衛世子其父已卒而世子不得
爲衛君者然後君臣父子之分較若畫一於一二字名稱
之間而迂乎哉蓋春秋之循名以定分類如此且夫蒯瞶
其實世子也故書世子其實衛世子蒯瞶也故書衛世子
蒯瞶故曰辨分以名制名以實者春秋也夫春秋之必以
實必以名何也苟非其實而強予之名名不順而強授之
分是猶執塗之人而僕妾之且曰我爾主也有是理哉綱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手

目之帝蜀不惟執塗之人而已猶士大夫執士大夫而主
僕之未也猶士大夫之微弱者執士大夫之強有力者而
主僕之名非其名也分非其分也而強之名而強之分視
春秋何如也或曰然則春秋何以尊東周曰周與蜀漢類
乎不類也平王親幽王子宣王元孫而文武成康之適主
也。不得以蜀漢比徒洛之後海內奉朔自如左氏曰王
周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尤不得以蜀漢比且
春秋所書天王天子云者豈聖人特筆哉舊史固曰天王
天子云爾自周而外無復有天王夫子云者又豈聖人特

筆哉當時莫大諸侯實未有天王天子自爲者舊史固未
嘗曰天王天子云爾而援之以爲帝蜀創可謂不倫也曰

然則吳楚僭王何以抑而書子曰吳楚果僭王耶如閬越
東甌夜郎康居之在漢此吳楚之僭王也自娛而已不出
境內若其通山東列會盟行人往來赴告之詞必曰寡君
寡大夫如此者非一據然則舊史固未嘗以王書也聖人
焉得王之而又孰從削之而援之以爲不帝魏不帝吳之
例亦可謂不倫也或曰吳楚之君卒而不葬非聖人削之
歟曰然然固不待聖人也昔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五

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使吳楚儼然稱王以葬何
云周禮然則舊史早已削之而何待於聖人或又曰學聖
人者神而明之可矣例非所拘也曰循實以正名循名以
定分如是而不拘其例可也執塗之人而僕妾之而曰我
能神而明之不可也嗟乎綱目之作文成百萬其間大
書特書有裨世教者不勝舉矣特其沾沾正統之說奪彼
與此以求勝前人其於義有未安焉而或者比諸春秋因
爲本孟子之言陳春秋之法以觀綱目之合否如此嗟乎
予敢肆然議朱子哉亦以見硜硜鄙人雖賢如朱子終不

敢以春秋倣云爾

謹嚴切至流俗必以爲孟浪之言而深於春秋者讀之
幾幾乎喜不自持也久當有定論耳
精神貫透實有一段不可磨滅處

正統論六

天下有相激之患。有相沿之弊。弊莫甚於相沿。而患恒起於相激也。邈余於友人所披一史鑑。甚。惟前五代無陳後
五代無周初疑爲脫卷也。徐而視之。則以後梁蕭譽繼梁
之後。後梁滅而入隋。時文帝開皇九年矣。以北漢劉昱繼
漢之後。宋太宗滅北漢而入宋。爲太平興國四年。余是時
不覺駭異。呼詫友人。亟檢序文示余。其序曰。此書據李燾
長編而作。又曰。綱目挈正統屬蜀漢。此書合若符節焉。讀
未畢。余憤而擲諸地。其書之名作者序者之姓氏不暇致
詳也。嗟乎。陳霸先之得天下。與蕭衍伯仲耳。吾不解其所
厚薄。儻曰。苟以存亡國而已。不知其他。獨不曰天之所壞
誰能興之乎。將無齊必夷。鳩魯必大。廢御世必天。皇氏之
子孫。然後快於心乎。至如周世宗之賢。四百年間。甚受命
之主。如宋太祖一切靡諸正統之外。僅得附書。可謂恠於
史者也。不得使余之不憤也。余家貧。無力購書。所云李燾
長編者。迄今未覩。序言果否。未敢臆定。其云與綱目合。此
語不爲無因。然亦不善學綱目矣。無知妄作。未必非綱目
之罪人。顧其所學者。綱目也。豈非慕倣之過。務爲新奇穿

鑿不通。以至此極歟。莫甚於相沿。此其效也。雖然。綱目
正統。屬蜀漢。似亦非無因者。漢末三分。曹氏雖有其二
然漢賊之名。籍籍焉。眉山氏閤然以正統與之。涑水資治
亦然。朱子之心。必有所不服者。又懼無以相勝也。勝與魏
者。莫如與蜀。於是乎奪曹氏而授之。劉曰。彼故物也。無乃
眉山涑水相激。使然而豈知末流之弊至此極哉。吾故曰
標一名以息天下之爭。名立而天下之爭益劇。善治水者
隱其流。不若滌其源。後之君子。能取正統之名。盪滌務盡
而信史出。惟史絕矣。或曰。然則信史宜如何。曰。余之愚。何

足以知之。雖然。余嘗言之矣。與人天下者。天之權也。天與
人天下。有一有不。一為編年書者。蓋一以天為斷。遇天下
合於一。則稱某紀。以冠之。循其改元而紀年。紀事焉。不幸
天下為二。為參。為十數。則以甲子書繫某國某元某年於
甲子之下。而勿稱某紀。以冠之。俟天下復合於一。則書法
如初。惟王莽武舉以夏昇。泥例書之。稱漢紀。唐紀冠其首。
宋興有遼有夏。所割至微。猶周有淮徐。漢有南越。不害其
為一也。徽欽而後。然後以甲子書一切順乎天而行。所無
事如是。亦可也。或曰。若有正有不正。何曰。余前言之矣。統

可言也。正不可言也。故曰。如是亦可也。苟不如是。吾未知
相沿之弊之於何而止。而惟於史者相接。迹不重可慮也
哉。

篤論

存陸草堂文集卷之二

宜興儲 欣同人著

後學 吳之彥碩夫編次

邢維信驛潮全編

孫男掌文曰虞校字

答楊明揚書

歲正月某於耀兄家報中接畫扇一執啓視之令姊丈丘先生作也筆墨高古錫我百朋越一月家兄歸復蒙賜書竊自喜喜某之果不見棄於足下也讀書詞一切獎借之過稱謂之謙出自意外已而得所示尊刻則踴躍急欲讀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讀數行輒悚異整容而對之靜氣而迎之抑揚高下其聲以誦之至於終卷喟然太息若足下者可謂不世出之才豪傑之士矣昌黎論文以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爲上足下春秋鼎盛爲文已沉深雅健與俗下爲仇非豪傑之士卓然不惑者而能然乎某當重趼造門問道於足下而足下顧辱先之在足下幾不自貴重而某則幸矣古人知已不待謀面或膝日接而不相知足下知我者敢以平昔所歷爲足下一二言之某十歲屬文頗爲父兄所器謂此子可早拉青紫今犬馬之齒四十餘歲矣童頂顰面困頓諸生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二

中迴思父兄當年語輒潸然淚下賓興之試十進十黜於有司所以然者似有定命實以不知有定命而致此極也某少好古書年二十凡先秦兩漢司馬氏班氏及唐宋八大家之書雖不盡精曉然亦多有成誦者爲文深入敢戰雖不盡軌於正然有時言人所不能言一試不利或曰子過矣子南其轅也而北行可乎哉聞若言稍稍自疑無何又有告者如或言無何抑又有告者言從同同若一口則大惑視舊所學棄之恐不逮矣進告者而商所學皆曰墨卷墨卷云爾問何等墨卷文皆曰圓熟無疵累讀之順口而句調可通用者得百篇足矣多則不精又皆曰房臺文之未粹者也大家名家惑世誣民誤人不淺也經史古文風馬牛不相及也某恍然大悟曰唯習之期年而試試復不利未幾得闈中棄卷觀之有司評曰平熟所直數語皆所讀墨卷中句調號爲圓熟無疵累者也因大悔恨急取舊業理之初格格不相入後稍相習及執筆爲文而曩時深入敢戰之氣銷鑠已十之五矣然見者猶大怪親知相遇必隱規微諷其最善立言者則曰文各有時子文非不佳惜非時耳某感其言且前且却意欲參雅俗以希倖一遇而

試又見點矣自是之後茫無適從志亂氣靡百累交集讀先輩則受累在先輩讀時文即受累在時文未得手而厭生已改塗而復憶清平奇正往往三年之文若出數手一年之作亦分數體此最可笑也日月易邁坐致蹉跎總緣不知人生有定命紛紜顛倒於定命無絲毫增益而學術謬戾仰愧古人至今思之可笑亦可涕耳數年以來自分永棄絕意于時屢月不拈一題視為常事偶有所作蠢拙不倫求如少年未惑亂時一句何可得也家兄以之攜視足下因而見知誠感誠愧觸及生平所為刺刺累紙所以自發露於知己之前益見足下之卓然不惑為古豪傑之士也倘足下鑒此而益堅所學則某之多言或不無裨於萬一乎秋香之約敢不盟心白下酒壚一尊細話計日以俟

在陸蓮堂文集卷二

三

三折肱知為良醫此書政有益於來者

沉深雅健體格最正

與潘書原書

使者南歸具悉即况衣裘薪米僕賃之費無所出交游慶唁宴會之禮無所將僕不勝悵惻私心竊為吾弟患之僕雖駭宜屑屑為吾弟患貧哉亦患吾弟之患貧也仕而患貧真足患耳今士大夫所望望然漸有得者非名與實乎名實之來品望先焉患貧則品日卑望日壞品卑望壞而不至名實交喪者倖耳品日高望日重而名實不兼得千百中庸有一二焉而希矣請勿稽古即以近事徵之有不然乎詞林重器也筮仕始基也陳千金之贐執器者必敬焉累九層之臺築基者必固焉固其基故其器吾弟事也至於費之無所出禮之無所將吾弟為嫻於易者易卦六十四不有損有節乎知節知損可以處貧矣尚何患夫學不自立人云亦云學之陋也仕不自立人然亦然仕之鄙也吾弟已卓然有立於學矣不可推而施之仕乎得吾處貧之道無稱重債無關利事無乞大援稱債則多累關事則多虞乞援則多辱絕此數者單精館職博極羣書樹品蓄望以俟聖主非常之知完名實而為吾道光足則僕所日夜屬望者也其以吾言為然乎為不然乎今師友道

在陸蓮堂文集卷二

四

喪長瘖幼聾瘖者發聲置而爲瑱夙知吾弟天資去此輩遠甚故因使人之來而布其愚惟吾弟擇焉

格言

與友人論文書

與足下別二十餘年昨得見於敝邑之僧舍幸甚又蒙示大集讀數日未能終尤甚也人生上壽不過百年實亦一昔之期惟文字之傳爲可久今所示大集足下以爲必傳乎傳且久乎僕去歲客揚州遇一叟以氣健談堅十指論文章之傳以是爲幸游間公子六士大夫三山林草澤之士一處一而已某思有材無類山林草澤食牛屠狗可佐興王何獨於文章之傳而吝之因嘿塞不答一語且自古著書立言之君子能爲可傳不能保其必傳也左傳之云後其公穀孟氏之書雁序三騶韓子之集幾蝕於楊劉盛行之世非但已也荀子揚子所著業已盛傳大醇小疵足稱定論而槌提駁放深文巨創於宋人之手至今庸陋之徒束其書弗視然則昌黎所云質而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誠作者之極致而其餘悉聽之耳足下以吾言爲誠然乎倘有相長幸賜逕答

灑逸

與蔣起潛書

僕論文章傳不傳書一通視何如抑又思文之傳徒以其
文乎抑重其人因以及其文惟恐其無傳而傳之也易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嗟乎出難言矣處何容易古之君子
商山高蹈爰賦采芝梁鴻出關五噫悼時王符逢掖論著
潛夫飼鶴咏梅宋有林逋若此之類可勝數乎此其人皆
負材不羈抗志絕俗朋游鹿豕蟬脫穢濁延及百世間風
興起而其語言文字亦遂光輝炳耀於無窮至若嚴陵狂
札出自口授叔度千頃旁人品題然猶載之史籍誦及成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七

童豈非愛之重之惟恐其無傳以及此歟而况著書立言
班班梨棗者歟噫今之處士我知之矣挾尺寸之技輕舟
車之險衝京洛之塵候王公之門莫不婢僕其膝蛇蚓其
躬炙輶其舌婉孌其容幸得廁食客充幕賓即又脅詔逢
迎搖頭頓脚詆嘲縱誕俳優則劇信所謂有識旁觀代其
入地而其人意氣洋洋甚自得也出語人曰某貴人知我
客我親愛我嘻以若所爲士君子有遜荒谷凍餓死耳曷
忍爲此態哉僕維揚所遇老人謂山林之士不過處一者
毋乃激於此輩而發哉僕行年四十勉構數椽坐臥其中

一八一榻外家無長物泊如也溫煇經史弋獵羣書意有
所到作爲文章前後積累共得如千篇吾子其次第編校
定爲幾卷出百十字跋於右尤所願也餘不及

食客著書風斯下矣讀此知草堂名山之業決傳無疑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八

答汪尊士書

頃展來書具得吾弟入都消息吾弟性好學今去家三千里無絲毫俗務聖心文字必加進月異而歲不同矣來書云學古未得手此無足怪也由晚周而來能根六經之旨又得古人立言之法以自成一家者可二三十人此二三十人者甚非可以泛覽而速取效也必先擇一人之文而專致力焉其讀之也勤其思之也深久之稍稍得矣又從而讀之又從而思之然後知吾向之讀之思之者猶未也如是則果有得矣然後姑緩其所得者而更擇一人之文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九

而專致力焉需以歲月樂此不倦則所謂二三十家者可徧也夫學古而有齟齬扞格勞苦之態亦在其初之一二家耳自後漸減愈後則愈減焉吾弟惟無以未得手為悔而置之則幸甚且夫時文之美魚也肉也宿昔之食耳古文如穀種其生不窮食之豈有量哉但今日未能去離時文即所先置力者必擇其與時文不甚懸隔而以己之材質參焉或取與己近者不則與己反者取與己近所以充吾長也與己反所以攻吾短也言不盡意吾弟其觸而長之有疑則復之僕屢告不憚也

深造自得凡先生所以學所以教者當於此求之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十

答蔣生書

欣載拜復起潛足下昨得足下書震恐忸怩僕知所過矣僕性懶年來精力尤衰疲今春足下枉顧隨於風從處相訪云已還山此後足下入城竟不及尋求旅寓傾倒足下之所有如來書所見責此僕之罪也李賀退之云云乃足下用以相戲耳足下非鬼才而僕於退之無能爲門下廝養其戲可知然足下書辭極高覆讀不厭允可共著作之業僕垂老得一良友又不越鄉幸甚而今而後願勿以老棄我脫略形迹有暇輒來酸酒粗蔬脫粟之飯商量古今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十一

彼此交益惟無曰李賀退之云者可也韋人先生詩僕中心篤好非陽浮慕與然所以不遽作序以塞足下之請者又自有說僕童穉識先生先生與家兄九游交最深國初九游隱居遺踪離貴村十里而近先生每作詩必以示家兄時舍姪長能侍其父讀書遺踪輒竊取楷錄旬一告歸必過僕書齋出袖中詩共賞之往往靜夜挑燈擊節吟誦兼之解寢其妙膏盡復添不知東方之已白也計已丑庚寅數年所讀先生詩不下五六百首矣最後內兄俞又申受業先生之門手鈔先生詩亦數百僕亦皆見之今足

下所示僅僅采山集耳餘皆安在固未可以此草草畢事也先生自謂詩涉杜律而僕以爲先生之詩兼有陶杜即足下稱徐渭文長僕謂其詩雕刻不及先生渾樸自然有嗣續風雅之道采山集雖至少承足下見惠即什襲珍之出門必自隨有可與語者未嘗不相示冀或有所遇以光諸黎棗而傳諸通邑大都也私心則然但機會未至耳然使便有機緣可以光諸黎棗傳諸通都大邑則以此一集者草草畢事又斷乎不可何以言之詩道性情采山集先生暮年之性情也其自方壯及未老憂悲愉懌感物而動各自有其性情先生之詩亦各隨時隨事而吟咏其性情今竝闕如無論其詩湮汨可惜而并先生六十以前之性情俱弗克因詩以傳使後世誦焉而尚友古人者考論終始俛俛乎靡所依據此大不可也聞吾邑周氏藏先生詩最多又申手鈔尚存其子以先澤故頗秘匿餘人亦多有先生詩願足下不愛數年之力網羅佚遺僕亦遍求有力鋟版之人倘各獲所圖仍欲命僕爲之序此一日事耳甚易易足下其諒之

似不着意而詩文三昧俱備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十三

答邵文孫書

初二日自外歸急讀所賜書及論拙選鄉會墨卷得失疑
辨十數條甚善通邑大都有肆焉操斤削者人人自謂工
之良器之精也雜妻公輪班過而微睇之然後徧規矩背
繩墨之狀的然以明僕今者何以異於是足下名家子也
孤童瑣尾竄下執爨之隙獨學無師遽作文百數十篇既
而私從友人得陳大士二十藝吟誦未周文思風發提筆
就試自以為且得第一當事者果特拔冠其曹稱歎於稠
人廣衆之前號為國士此僕在文師署中與足下聯牀一

月具得其詳歸即集子弟輩縷縷告之既而每以告於人
豈謂鄙言足重輕足下哉亦實見足下為當今豪傑之士
而子弟享父兄之庇無憂於衣食而不學者為可惜也今
文師去宜且數年矣觀足下持論則其學益精其識益明
而其進豈易量哉此某所以傾服於足下也某治時文最
久然非性所好少壯時漁獵書籍有志古作者之林今白
髮滿頭蓄志未就然緣此於時文之業雖久而不專坊人
弗察也妄意老馬識途屬以選政某又重違其意而許之
其為紕繆理固宜然如足下所摘曰寬曰隨以及傳會圖

融之失甚善甚善有人於此疾痛在身不能自言也醫之
良者布指察脈發其寒熱癥結與凡內外之患抵掌而談
其人即未服藥而心胸釋然疾之去可十五六矣使迴率
爾布謝餘俟面談

真得韓柳與境章法含吐尤極着意

再答邵文孫書

足下垂云云成敗利害儒者所不道由僕觀之非通論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書曰害于而國詩譏築室道謀之無成
春秋書敗績四經者聖人之定制其不諱言成敗利害如
此孔明所謂非臣之愚所能及者亦謂先事逆料發無不
中之難耳其治蜀也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方已定然後
北伐亦豈全不計較利害成敗而冒冒昧昧以討賊爲事
乎自宋以來學者習爲高濶怪迂之論提提三代以下明
主賢臣鄙智勇涉事功此與晉人崇尚虛無何異深恐足
下材高氣盛或相慕效竟成無補於世之學故慨切陳之
幸諒幸察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五

先引經以折之然後摧抑其盛氣可謂忠告而善道矣
崇尚虛無之弊觀明末可見舉天下所號爲賢人君子
而無一可用之材何得不思其故耶

擬周孝侯廟碑記

太史公有言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又曰人固有一死
死或重於泰山誠哉是言也周侯子隱以忤權貴死齊萬
年之難孤軍陷堅血戰報國子隱得死所矣卒以此焜耀
史策綿亘廟祀彼三日不汙所得孰多而世徒稱其斬蛟
射虎此一力士任耳不有捐軀糜頂之大節亦與草木同
腐何言人傑哉方侯之戰六陌也提卒五千殺賊過當後
援不至左右勸之退侯毅然曰是吾仗節致命之秋也夫
使侯爲御史中丞時自顧惜必不失意形驥即與二豎背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十六

而時之大臣無擠之欲其死者亦且遣二豎不遣侯遣侯
不遣二豎至袖已成援已絕微侯按劍一叱即必退退而
以侯之威士心之固區區以求脫即必脫而免於死夫惟
不可忤而忤不當擠而擠可以退而不退力能脫而不求
脫而侯之大節於是乎烈矣嗟乎天道何常死生有命一
時譬人徒知陷侯死爲快心耳詎念賊后司晨駭君守府
無何而銅駝荆棘骨肉噬吞積骸如亂麻流血漂日持人
誰無死不亦悲乎且張華之智焉而死裴頠之勤勞焉而
死機雲之文章焉而死崇岳之富貴焉而死其死也非分

惡宮闢即失身逆亂當時既肝腦塗地引頸就誅而後世復以爲不韙所謂輕於鴻毛若殺孤雛腐鼠耳周侯之死相去幾時而一命既捐九呂增重然則形駿之於周侯得毋所陷者小而所全者大與雖然侯非數子匹也設侯不死必能挺風霜之節攝妖狐之膽辨子適之冤消外兵之萌不幸亂作而托以兵符任之閫外亦將董率三軍諭以忠義誅始禍破連衡扶危定傾易猶反手顧乃成都東海殘殺相尋侯土未乾晉社隨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哉不其然哉侯行事顛末備載書傳故不道侯義興人

廟去縣治不百步後枕墓道右帶雄堞墓營三岡高與城際古木鬱蔥蔥然蓋勝遊也今蕪穢不治墓墮一角林木斬伐幾盡廟破壞且宿兵焉邑人過之往往垂涕又明年有盧公九台者去侯千餘年其仗節致命大與侯同而未獲廟祀某既感夫有廟而不治者又感夫必當得祀者而今尚莫之祀也某年月日某公大修侯廟兼祀盧於廡於是命爲侯碑而并系以詞其詞曰

海岳鼎分人才鱗起侯於其間奮躍最尾挾矢關獸一發洞胸仗劍入水碧溪流紅喋血天地逍遙掛弓此何足奇

賁育所任殺身成仁乃見本分猗與孝侯母疾露禱土送飛泉天和藥草猗與孝侯如鸛如鷹搏擊無禮忠臣愛君猗與孝侯文天下才武萬人敵灑酒生風揮戈却日終以一死成大名節瑣廟鬱蔥亘城之東肘挾兩沱面羅千峰樵蘇不禁牧馬成羣廟而不祀猶有鬼神亦越盧公以侯爲師豈侯降生同德異時有胸皆感無廟可碑今有力者舉而行之我思古人實爲文詞

敘事議論有典有則非苟作者昔士衡之碑平西人稱三絕而簡次訛脫使人遺恨得此當於唐宋諸家高置一座政不以晉代衣冠爲工也此先生少作氣槩已極雄毅

新修蜀山東坡書院記

先生蜀人也弱冠筮仕嗣後出入中外不常厥居有以除授至者徙者請外者羣小構禍安置者量移者地或善或惡或極遠以惡寵辱自上趨避無由若乃擇地而處不以宜與罪至而意氣慨然將徜徉終老於其山水之間獨吾陽羨而已蜀山處邑東南蓋陽羨諸山之卑且獨者相傳舊號獨山先生以山形似蜀爲去偏名蜀而居之然歟否歟吾意先生舟入荆溪浮於東沈三十里得是山登巔極目太湖如鏡東南萬峰如笏如屏是山實山水門戶先生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十九

善選勝即其趾稅駕焉而非係乎蜀之似與不似也從此泛覽畫品玉潭芒鞋筇杖無不到田夫方外無不交於是天遠夕陽之詞亂山白雲之句紅友黃封之歎與金沙寺僧剖竹調水之符佳言韻事日日以新而惜乎居之不久也間考先生之來大約在允常州居住前後爲元豐七年八年此兩年中離黃赴登又嘗待命于泗留題于揚時月可考是則先生居此雖閱兩年其實不過數月耳嗟乎先生一謫齊安居之者四年一竄南海居之者六年及心所喜樂買田築室曾不數月以去亦足見行止非人而先生

生平動與願違若此類甚衆也然先生在天之靈亘百世不磨滅者其所依回眷戀將在鬱鬱不樂處者與抑在所樂與則夫陽羨人士相與作爲宮室以俎豆先生者先生之靈實式憑之可壞陋弗飭耶蜀山故有東坡書院廢不知何時明弘治朝邑沈侍郎暉贖舊址而鼎建焉以偉麗稱具載李文正記矣國初漸圯漸不支有道士曰蔣晉引以爲任積三十年力腐折頽敗葺治煥然又於似蜀堂後造樓而書院益偉麗狹前制矣普端良有才能節衣縮食給工料費不以一錢勾於人惟吾徒潘旂世居蜀山偕同志調護以能訖功考於康熙之戊寅磨石而屬予以記予喜先生書院整新又嘉道士良且才卒就厥志也因記其完舊創始之大畧如是抑予又有感焉昔劉子駿有言漢廷之儒賈生而已醇如董相弗之許而世亦莫以子駿爲非何也夫通達治體之謂儒試諸事而效言而驗然後謂之通達故治天下必右儒以其益於世川也先生政蹟焜耀史書及讀其文則北轅南渡洞若目覩先事救敗碩壺與賈生等嗚呼使漢用賈生必無吳楚七國之變宋用先生亦無靖康之禍賈生之謀施行於武帝先生文集載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二十

誦於高宗皆言驗而見思思而有及爲有不可爲者矣悲
太由斯以談雖謂宋朝之儒先生而已豈不可耶竊見世
人誦先生者文章節義而外神之曰仙佞之曰佛子獨以
儒歸先生且以爲必如先生而儒始有益於天下天下不
至以儒爲詬病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此也因記書
院而并論之爲可與語者道焉

高山景行之情見乎辭

質重不佻似宋景濂而英毅過景濂遠甚

豐義文昌閣記

歲甲辰作文昌閣於豐義創始也豐義古義興之西北鄉
其處者爲儲氏族墳墓聯兄弟三百年於茲維儲氏以士
名農世其家操耜而耕人爲良農挾冊而讀人爲良士郁
郁彬彬可謂質有其文焉閣之作也父兄命其指子弟董
其役陰陽之家相其宅百工走其事陶人之工累萬匠人
之工累千塗丹護之工累百梓人雕人之工如之以某月
日考成愚竊惟文昌之神關於經傳紀之天官天官書曰
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宮此其究據也大凡糞壤之物取

精也弘類能蘊隆其氣以與人世激發響應況若文昌之
宿衛太乙蕃輔斗建網紀衆星文昌之爲神靈決矣是惟
文昌光芒運於上而其聰明照臨降鑒於下亦惟儲氏世
守厥業長教幼率高明有融於下而爲之宮室酒食享薦
昭格於上閣雖野處神所依也詩不云乎倬彼雲漢爲章
於天言作人也又曰豈弟君子千祿豈弟言求福也斯閣
之建以邀作人之睨以明求福之道以篤後生小子舊德
先疇之思以爲國家三歲登賢能之書者地然則儲氏父
兄所爲創始斯閣者凡以云教而已閣成爰授其指於子

第曰欣者而記之欣謹記

雅肅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三

休寧重修儒學記代

昔魯僖公脩復頽宮周天子命史臣克作爲歌詩以寵嘉之今魯頌所載思樂泮水是也方今郡縣皆有學而華弊整廢所至異觀豈不存乎其人與守令賢必以興起教化爲先而鼎新學校否則聽其燬且廢爾故學校之崇替懸於守令之賢否而觀守令者亦即于學校觀之休寧有學自宋始厥後卜遷增置歲時勞蹟具載邑志及前人碑記高明完美實爲江南學校稱首及入國朝而曠不葺者數十年於茲矣廖侯始至觀學既成禮循行而周視焉則○伏○應○形○木之腐者折者脫而落者及有破者缺者牆有危者圯者圯其半與全者石有損者泐者室有鞠爲茂草者慨然歎曰余莅茲土而學校之弗葺將何以爲政於是首捐俸若干金爲同官及士大夫倡又爲文以告邑之人邑之人胥勸焉然後召工計直厥費不貲侯始聞而驚既而思曰是特浮費多實費少耳吾擇人以司之去浮而歸諸實其必有濟且是役也入與出皆得因緣爲私以耗吾財非出入皆得其人不可於是諸生中擇賢且能者數人司其入擇吏之廉謹善綜理者一人司其出而彼此互相考稽凡邑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三

人之輪助者東鄉所輸諸生某某主之其西某某主之某

某主北某某主南絲粟之入必登諸籍轉以授吏吏度村

省工晝夜不怠材無委棄工無情游所費未及計直之半

而木之腐折瓦之破墻之危石之損者易之其脫落者缺

者圯且泐者補之室之鞠爲茂草者復之既而丹青黝翠

宮牆煥然蓋至余以假歸而吾邑之學巍巍義義視昔有

加矣今日守令能留意學校者固難而如侯之知人善任

費半而功倍者不尤僅見哉侯閩將樂名家也三試禮部

連不得志於有司發憤投檄來宰是邦絕苞苴禁圖抵清

在陸堂文集卷二

五

編審可書之善不一而足而鼎新學校尤所殫精致神者

予嘗載筆玉堂義得導揚盛美附於曩者史克之作故不

辭而記之侯諱騰煌號蓮山同官學博倪田玉方曾祐貳

尹單之倫是皆助侯而有功於學者例當牽連得書故余

亦不得而畧也

章法最老

宜邑文公碑記

公諱超靈字挺叔號誠齋姓文氏廣東東莞人也由康熙

丙辰進士授宜興知縣宜興自本朝下江南逮今四十

八年更令亦數十而衆口翕然稱賢侯者曰高曰姚兩公

而已嘻其難也今得公而三始蒞任吏狎公之和也曰易

與耳商有訟一吏伺公燕居挾重賄進公亟卻之詰朝坐

堂上呼吏至痛撻焉革其役諸吏股慄以戰後即寬假辭

色訖公任卒莫敢作奸犯科者公吏治精明一歸於仁厚

聽訟先論曲直徐以情理開導之兩造悅服往往請息以

在陸堂文集卷二

五

歸催科有方民罔見隸富人陸夔臣陸鴻生爲姦民所持

幾不脫文網公嚴異互用卒保厥家由是環宜邑百里內

貧民樂生富人滋殖其接紳士藹如也辭氣溫下惟恐人

不盡言及干以非義則張目不答大度無不容然賢不肖

若燭照而鑑別也匪人以不正合無久即疏終亦莫能遷

焉蓋公學道君子也喜愠不形剛柔無偏學道之效也論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公之謂與錢穀出入之數月造一

冊用縣印印之期於朝罷夕行上官稔知其賢故久而不

去庚午兩江總督傳侍郎監江南秋試聘公入闈侍郎謂

其屬曰文令真清品無外簾理遂不撤籤而入得士六人
俱高才連雋一人吳昌也對策稱 天子意拔一甲第二
治宜五年壬申夏以遠年漕項負課降級調用邑人聞之
若赤子之失乳也數千人裹糧徒步控總督侍郎侍郎曰
爾民何感焉亟歸償爾通予不惜特疏額 天子還爾令
數千人兼程歸約以七日集事不三日而署篆者至事用
弗集公不果留因相與採石磨礪屬予為記而系之以詩

詩曰

銅峯藹藹汎水瀾瀾公坐堂皇民胥樂止銅山濛濛汎水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壬

一掬公將去女赤子何鞠公始入境十室九冷安富育貧
暄妍萬井公始下車十戶九嗟寬商惠工嬉遊萬家一
公終任百工無役惟淫雨屋傾名入算之
役四日得八日之直惠工如此亦佳話也多士訴訴得公

有聞童子前茅强半采芹棘闢所擢威風神鷲騰傳一鳴

已見卓犖氣備四時溫肅具宜士夫每見退曰我師學道
君子資學為理武城弦歌秦漢無此今我何求人謀鬼謀

龜兆告吉而公不留鴻飛翩翩集於前川公豈無所我民
自憐惟天有漢監從民願十年持摩我公其來

附錄未獲

高公諱標字玉立順治壬辰進士康熙戊申令宜公性公

廉執法所禁必得尤嚴於博戲為政數月百里內無博場
諸博戲之具不鬻於市拳勇游食無狀之人不閑於途城
中無跨街演劇者鄉鎮亦然僧道士寺觀婦女無一跡
女巫淫祀絕踪皆公所禁也公勤於官夜乘一小照率數
役四巡見戶不閉者察之非婚喪輟詰責僻巷街道蕪穢
責所司常巡及郊外以故人人憚畏莫為非良民頌聲載
路莠民亦漸安之所積怨者縉紳耳已酉三月新制臺入
境公被特參或曰勢要者實嗾之或曰知府王某所構也

其後以列缺皆虛且任未及暮卒洗雪別補令姚景崇字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壬

某三韓人也康熙庚申令宜年甚少聰明絕人值戊午小
早已未大旱之後烟火斷絕餓殍塞途公請於上官停征
賦專以捕賊為務四鄉來告者訊鞠得實即荷重校發本
鄉不斃不止盜賊無留種民能自食者得存因大感悅三
年去任至今思之論曰高公之治嚴而不殘諸所欲興除
甚衆藉令歲月稍舒去西漢循良不遠矣姚公之來傳聞
春秋十七或云十九要其當時度務天材特高擊斷不逞
之徒俾平民得帖席而臥嗚呼仁哉此二公一奮於有為
一靜若無事要皆有功於百姓者也予恐其日久愈忘而

并及之附勒文
公碑陰

文公碑記有二勒石者其一也先祖與友人書自謂其辭淺近其法排門又曰以為簡古字不及六百即此篇也向時稿中兩載及晚年自訂乃汰彼存此今仍之
孫男掌文謹識

世德堂祠記

康熙辛巳春三月雲霽周氏考鳳儀公之室名曰世德堂祠其祭推鳳儀以前作主上祀者兩世曰公大父竹所公父守竹公其室為進者三每進為間者五又東西廂廊為齋庖更衣之所祭器之貯高明輪奐望之翼然其工合木石瓦墁丹雘及雜作者計一萬有幾其耗金六百餘兩而尸其勞與費者實公曾孫亦魯一人亦魯字型曾我友澧芹先生次子而恒于公孫也鳳儀六子恒于最少亦最賢恒于公曰吾先周孝侯之苗裔也由蒲墅徙處此土肇自

國陽公故公為雲霽始祖然始祖祠宇入傳至吾父始克有成而桃柑未定今九世合食八筵雜沓無章大不稱吾父建祠必祀意人情習貫更張實難惟為吾父建祠則新宮建而舊宇亦得少寬是吾志也祭田二十畝澧芹先生司其租入戊午先生膺鄉薦將與計偕一日恒于公坐中庭子孫畢侍手持租籍摩娑久之熟視型曾曰魯也可即以其籍付型曾型曾跪受公告以所欲為者則謹對曰魯不敢忘自是祇慎出紬每歲輸官供祀之外盡生贏餘擇人假貸積二十年增置田百畝貯存米百石銀百兩歲庚辰

留原授之田給蒸嘗餘盡斥以鳩工庀材於是世德堂祠成而其規模迥出大宗祠之上型曾不自以為功粗序梗槩而屬予爲之記予謂型曾有道而貧終年授經財足衣食此豈屑屑米鹽錢穀識子母變化之利善治生哉亦篤於仁孝誠一之所致而已因不辭而記之以風天下之爲人子孫者

法紀森嚴中饒姿態經多少洮汰然後到此境地

勺水菴茶亭記

入義興東南山行者由間道則走高嶺自高嶺以達低嶺不能一里焉然其間蒼涼荒寂爲山家烟火之氣所不到且高嶺斗折而上去平地可百步踞屬負擔之徒往往相望語喘足躍而肩不得息行者苦之俞處士廸時隱居采山往來其間喟然太息相之度之見有泉自草間出則大喜鼓掌曰吾事濟矣濬其泉爲方池披其草萊荆棘而營茅屋焉擇老僧某使居之夏日煮茶冬設姜飲以供行者之困費悉出自處士而題其名曰勺水菴菴之山固處士業也居兩峰之間藉非勺水則僧不可居而行者無以濟其困處士之命名不忘本也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處士弗爲也處士沒有僧某廡而充之爲精舍五間又有僧某廡而充之爲亭數楹有基勿壞吾見勺水之德之施於無涯也僧磨石求記而爲之記曰茅菴之築歲在辛丑也精舍之築歲在戊申也亭之築歲在庚戌也二嶺之有茅菴自俞處士始其有精舍自僧某始有亭自僧某始

簡老使人增一字不得

記勝

山休寧南城不二里得小山陟山不百步得亭焉亭之勝曠以麗遠山蒼翠三面廻合而舒其中凡四時景物朝暮烟雲之變畢效於斯亭焉自亭而岩不五十步而岩之勝窮自岩而下磴道數折歷百有餘級以及於臺休人所謂落石臺也崖壁立八九尋橫紋鏡畫虛其腹若窪焉相傳岩石落而成臺或曰非也石平廣可坐內外夾澗外澗通行津乘筏者悠然而過境清冷不可狀即坐亦不得久也臺之勝幽以奇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手

結構鏡巧

記遊

相招爲落石臺之遊者爲閩中陳越山先生同遊伍相如廖惟庚惟高閩之將樂人何介春方受斯姚東膠江南之桐城人而予宜興人也於時爲秋於月爲季於日爲辛未朝舖咸會於亭觀於岩循磴道而下坐於臺頗設水嬉驚遊魚以相拊掌復循磴道上則倦而思憩者半焉未幾而譔於亭於是越山先生飲以名茶食以旨酒穀嘉核芬侑之以絲竹而高談雅詭不廢焉以相樂於斯亭之內丹黃之楓鮮綠之圃高上下下之樓臺宮室山之容澗之流天雲之卷舒自涉心賞以相樂於斯亭之外是日也主賓極歡雖不能飲者醉焉日之夕矣余與方姚猶各嚼十觥而散僉曰樂哉斯遊嗟乎夫有樂於今而弗思於後者與是故不可以無記也越翼日壬申儲欣記

澹永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手

遊放生池記

惟乙巳六月朏越七日乙丑遊於毘陵之放生池一池鑿於寺之門外十畝不足畢蒔荷香色可愛翫其華俗所稱大紅十八瓣也爰於茶舍沿於堤入門觀魚於廣深之池憇於竹林食於寺僧之堂升於城循城以歸望若野火之起也又若雲蜺紫微也是惟周氏之園不數武竹木窮遠一不知所紀極東阜也東阜者吾儕日坐臥處自外望之以爲幽人居不帝雖然日坐臥弗覺也何哉降於城歸於東阜是日也日不烈雨不施風不寂亦不怒凡可助吾遊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五

者輻輳焉遊者東阜主人楊陶雲暨九阜暨月三毛子宜輔莊子錫汝曹子暨余六人耳西溪儲欣記

高古倣穆天子傳

存園記

廣陵距江山僅數十里貴富家飾臺榭爲觀游鱗次櫛比於所謂虹橋者地局促悶然無登眺之樂舉步面牆至者失望獨東郊二里橋存園吳君尚木別業也橫從百餘畝門以外江帆邨舍縱目無際入門土山川梁稍進堂軒亭臺樓閣茅齋斗室長廊曲欄藤架竹籬位置楚楚大段素樸少丹刻者佳花卉夾路古樹大竹森列鳥善啼者滿林躍魚滿池樹之古率百年玉蘭連理相傳數百歲拱把有元于今益榮其地某氏廢園也售于君相方結宇量趣移

在陸草堂文集卷二

五

植灑掃墜甃頓成鉅觀子蔚起從余學邀余讀書園中四時明晦景物千狀屬文檄辭如有開助庚辰拓園之東構半閣尤雅以曠與坐大閣露臺望江南諸山皆一圍最勝處居眈語余此地曩爲廢圃守者滋懈杏桂合抱塗人得斷以爲薪今之蔚然秀者莫非斧斤之餘也余歎曰物得主而存園以存名豈虛哉主人曰否否不然吾以存吾心康熙辛巳宜興儲欣記

直從存心著筆非無佳構然論而非記矣惟先生諸作一一不失體裁

在陸草堂文集卷之三

宜興儲 欣同人著

後學

吳之彥碩夫編次

邢維信韓潮全編

男

芝五承校字

明盧忠烈公傳

公諱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姓盧氏唐王川先生之後宜興茗嶺人也祖立志萬曆乙酉舉人仕儀封令又令南康父國霸字崑石後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有至性太夫人李患心疾公晷刻不離彌縫上下時年僅七歲家人驚歎以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一

字

為奇數有異徵公亦心動毅然以匡時自任讀書觀古將相之畧喜其智深而勇沉者暇則習騎射藝絕精天啓辛酉登賢書壬戌成進士隨奉南康公喪甲子謁選授戶部主事晉員外郎中監臨清倉是時穀貴公請減價改折十年宿逋爭輸恐後羨餘悉籍以佐縣官之急典銓者稍稍稱公廉謹有吏材矣莫知其他例陞大名太守大名煩郡號難治公至恤冤寬獄剪淫尼燬其窟室治聲日起而盜魁馬翩翻誅初崇禎二年 大清師薄燕都公以太守募民兵應勤王詔及還遵所募兵署府役日訓練之皆精銳可

用而馬翩翻者任俠大奸人也黨數千白晝探九叔掠諸

公貴人相護庇衆庶無誰何公廉其實一日率府役直入

翩翻家擒之其黨布路莫敢動既至立斬以徇諸貴不及

援黨鳥獸散由是公風采彌著而亦漸以知兵稱庚午陞

大名兵備道真順廣咸屬焉先是秦盜猖獗朝廷命洪承

疇撫延綏尋晉總督斬賊三萬餘賊逃死流入山西陷名

城屠鄉聚氛甚惡公念山西密邇畿輔躬巡屬境命山居

百姓依險立寨賞糧械器砲石櫓木諸禦賊之具畢備而

耕牧其中其平原無險則用井村法合小附大鑿溝築土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二

垣餘一如山寨令既布公自為相度處所以去而時時往

來申警之經營大定六年癸酉盜果闖入西山矣畿輔百

姓人自為守賊攻多死傷退又無所得食賊大困并力掠

臨洛關公帥師赴之賊敗逃追逐六十里斬獲無算一日

逐賊至廣平民男女荷擔聚城下太守不納公命盡納之

賊聞公至竟遁去不敢寇廣當是時賊遇公必敗所至清

野饑疲不支因相戒勿犯盧公境由是公如兵之名震天

下薦卓異舉將材廟堂論議僉欲倚公辦賊而公積苦兵

間自此始矣始賊議分兩道一南行躡中州一北行擾畿

輔及公扼北衝于是山西數十萬賊盡南行畿輔帖然而中州楚勢若決河矣七年甲戌邸西陷擢公撫治鄖陽八年乙亥賊張獻忠窺楚秋七月移公撫楚鳳陽破皇陵焚東南糜爛冬十月命公總理五省十有二月益以山陝爲七省自副都御史遷兵部侍郎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公之撫鄖也聞命疾至賊去人民稀公招募稍集念房竹諸山綿亘有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并村鄖民懲前毖後踴躍奉行人有固志始至缺餉軍情動搖公自銷盔帶得百金椎牛市酒造餅餌大享軍入謝公諭曰餉雖稽行且至耳勿逸去去即作賊矣軍士呼天誓心曰自今願有死無二無何賊犯鄖公禦之戰屢捷斬千七百人餘賊遁山中公引師追捕遇巉崖峻阪輒懸縋而下公奮一呼士氣百倍賊中刀鏃及墮斃者不勝數湖南羣賊一空鄖屹然復成巨鎮焉撫楚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即走遣其黨乞降公笑領之是夜潛師抵賊巢破三寨賊大奔湖北亦無恙及任總理佩尚方關遼動兵火攻三營兵悉隸屬大將祖寬祖大樂並受節制聽驅使歲且除公歲士卒而南明年丙子春正月總理之師至于鳳陽諸道

兵畢會是月閩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張獻忠七大賊合圍滁州賊兵數十萬連營百餘里雲梯衝輞城旦暮碎越三日而公救至先馳騎檄應天巡撫屯揚州淮撫屯潁州各塞要害拒賊奔遂命祖寬將關遼兵爲前軍火攻三營及諸道兵爲後軍公自以麾下親卒將中軍既陣祖寬躍馬直前賊迎之大戰城東五里橋官軍義憤激發一夫當千呼聲動地上震屋瓦賊大潰若傾百堵亦洶洶有聲公麾將士逐之追斬五十里滁水赤環滁之境骸骨委積與滁山齊所獲器械三軍舉之不能盡而城中人未知也既勝遣裨將請糧太守不信竿其頭于城公親至城下覓胃示之行太僕李覺斯識公謂太守曰噫盧公也太守股慄迎公入公曰爾有守土功無恐遂罷太守而祭所斬將親哭之是役也公以大賊畢聚先期禡祭數賊之罪告于神祇音容慷慨將士並怒髮指冠公復布置周密期一舉殄殲之無遺種而淮撫疎于設防潰賊從池陽別道渡河逸去海內聞者惋惜焉當是時洪總督五省公總理七省詔洪勦西北公勦東南各分地責成三月賊陷穀城又陷房竹公帥師追及之殺賊萬人祖寬等搜山祖大樂擊江北賊

所殺各數千計而科臣上言流賊強者無過闖王宜詔督
理兩臣專圖此賊不即日報斬獲無益也六月公入秦與
督議事還次潼關遇賊野掠命祖寬勦之俄策馬提一頭
顱返血淋漓即闖王高迎祥級也公慰勞有加徐握其手
曰今天下能滅賊者獨我與洪公耳相須若左右手然今
洪公三奉嚴旨鑄五級勢杭杭且得罪去是斷吾右臂也
關門又洪所分地蓋以此級讓洪俾贖前負祖帥大服曰
公義貫金石寬敢不從洪以故鑄級盡復是時兩公戮力
同心而公尤爲國愛材如此未幾大清師圍北京命洪禦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五

之背城戰戰大敗士卒殲主將陷莫曉其死生公師次洛
陽賊畏威竄伏無以攻城圍邑告者東南幾靖而總理勤
王之命至矣再賜尚方劍督天下援師時公患濕毒裏瘡
倍道馳既至大清兵業返蒞公出塞登木葉山而還至
灤陽命移公宣雲總督而東南名盜酌酒相賀矣繼公者
尤非其人盜玩弄若嬰兒傀儡飼虎拳狼咆哮突連衛
并部卒以凶明悲哉公取將賞信罰必尤撫以恩馭兵與
最下卒同甘苦軍嘗乏糧公三日不食士雖饑弗怨將戰
召諸宿將合謀擇其可者謀定然後發及戰遇危急公麾

戈而前親禦矢石將士殊死關不可敗故所向有功晉邊
三載承洪督陷敗之後人人自危及公蒞任封境無事倉
猝有警公自備禦不以憂朝廷嘗以宣雲斗米千錢請興
屯政明年丁丑括三邊裁貯銀十萬散司道官俾周視原
隰高下土地所宜募民給種所在佐貳循行勸相及秋大
熟得穀二十萬邊以不饑又嘗乘冰合帥數萬騎渡河邊
風朔雪巡歷千里入河套過李陵墓望拂雲堆揚威大獵
從容振旅而還十一年戊寅春二月卜揅二部寇宣大邊
公嘗密諭雲晉使枕戈臥而不發其兵獨以麾下兵入宣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六

大城與宣兵共守之二部見公整暇遂解去偵者或云城
外三大營其一 大清師也然亦偕去宣大獲安夏六月
崑石公自署歸中道卒公一號頑地良久乃甦雲撫代題
請奔喪守制疏五上許之秋八月代者將至公離署束裝
行有日矣會 大清師自薊關入擢公兵部尚書三賜尚
方總督天下援師公力辭不許以冬十月三日至京師明
日平臺召對即以是日及樞輔楊嗣昌大璫高起潛等會
議安定門樞督意見抵牾不合樞方寵諸大璫一氣多方
誤公進止牽掣援兵稍至無聽命者內旨分公邊兵二萬

專隸監軍高起潛起潛擁重兵擇便地自弛置翰林編修
楊廷麟素未與公相識發憤拜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
乞斬楊嗣昌罷高起潛等專任盧某上怒出廷麟兵部主
事參贊督軍而輔臣劉宇亮袒嗣昌即以逗遛揭公上即
鐫公尚書策後效是時公見卒不滿五千所過郡縣不給
本色餉兵單食盡以十二月十二日戰死鉅鹿之賈莊越
二日獲屍腰以下中三矢面三刀縗麻襯甲徧用總督印
印之牧官楊陸凱覆其背駢獲焉陸凱背負二十四矢公
屍獲全陸凱力也公生萬曆庚子及是甫三十九歲自甲

子去家望仕及是已一十五年賢勞鞅掌竟以喪歸邑人
哀之談樞督異同者或曰樞璫主和公主戰或曰樞輔奪
情清流指斥督言稱忠孝動觸忌諱以此不和談次樞嘗
頭項發赤曰公尚方加我頸矣公死後或言降或言竄有
司禮監旗官俞振龍者訪緝歸獨稱公死甚烈當事大怒
極刑掠治振龍詞益堅終填牢戶于是公家喘喘公死五
十七日不敢殮人以此尤切齒嗣昌云公前戰數日命楊
參軍撥餉真定陰脫之不令蹈金華是日公出有大將叩
馬諫公公手劍斷其指遂行嗚呼求死得死公獲死所矣

獨是公生乏材之末運拔身簿書錢穀常員之中脫穎耀
銑與洪分戰危疆追奔逐北中原羣盜幾致廓清天下倚
公不啻長城萬里公又春秋鼎盛督力方剛所以聞公之
死天下識與不識下至婦人孺子皆流涕嘆息而畿南數
郡尤家祭巷哭哀聲雷動焉明年己卯楊嗣昌督師討賊

辛巳賊破襄陽襄藩被害嗣昌自經明年壬午始復公兵
部尚書加贈太子太師賜祭葬謚忠烈公奏疏若干卷所
著詩文散佚僅存一帙并家書二篇刻于家夫人王氏封
一品公沒後支撐門戶五十年年八十乃終公弟象觀字

幼哲壬午解元癸未進士官行人鼎革初不屈死長興
之梅里村公子三人諸生孫龍夔亦諸生公軼事在人口
者甚衆今戶部尚書李公前督學江南常郡諸生舉公入
先賢祠李公從之余時爲公行實十四條彼此各見不復
書湄隱園記十驥咏見公家刻亦不載

論曰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如盧公於傳何有然唐
虞三代股肱之功艱貞之節所以震曜耳目者亦賴之乎
詩書余讀楊機部先生所作公傳先生能文章此傳尤詳
審然先生本以乞斬楊嗣昌斥出在外傳寫嗣昌陷公情

狀最切深無識者疑其有激而楊之親暱因曉曉訟說思以誑惑天下之瞽儒小生余甚痛之他如盧公遺事兵車日記等書誌猥辭陋固不足以發公之光明而于討賊更疎略甚哉傳信之難也余讀明末紀載凡官書野乘有及盧公事者未嘗不鈎考然自督邊以後大抵疎而斬逐流寇歲月多不同乖異最後得公家行畧讀之然後歲時月日燦然別白殊可據依然與屯在丁丑而云丙子丁丑兩年大熟及爲太守擒馬翩翩而云備兵時以巡邊爲名獲諸順德者皆非也余參伍折衷信以傳信疑則傳疑所以

代公家年譜之作而後人讀之庶得其真也按機部先生撫公屍視小飲大飲又數至吾邑經理其家所以存恤盧氏者甚厚此固賢人君子讀書識義理者所優爲至如陸凱圍吏振龍遷卒亦復孤行胸臆視死如歸又何說也豈天地正氣不擇類而鍾歟抑忠孝大節感人如此其至歟太史公曰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公之死天下哭之未久嗣昌死而民不憐人生蓋棺是非乃見嗟乎嗟乎即此可以論而定之矣或者又議公暗啞叱咤輕以致軼噫公白哲書生耳輟哭泣衷縗麻赴公家之急豈得已哉不

幸觸權奸羣小協謀禍患叵測金吾之械秋官之牢西市之斧鑕發不旋踵而公蹈道致身死于其職署據陷阱其能驅而納之厥本末可按也臣死忠子死孝議者猶捷詆訾多見其不知量耳公奚傷哉

盧公大人也大人者文武具宜將相惟命周之方叔召虎漢之趙營平諸葛武侯唐之郭令公裴晉公指不多屈假設盧公得遇中主何讓焉諸記述者不善爲斷寫成一嘆嗒將軍其甚者長槍大劍爲偏裨之所不屑無怪乎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至與烏江項羽同類而

訊之也此傳作衆舌昨矣
重規疊矩要是文成而法立非懸法以構文者

盧大司馬行實十四條上督學李公

公諱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茗嶺人年二十三中天啓壬戌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由戶部出守大名用邊才擢大名道撫鄖撫楚陞總理移總督三賜尚方晉官兵部尚書以戰死職年三十有九贈太子太師謚忠烈

公天性純孝幼時封公諱國霸與太夫人李有違言太夫人恚臥公跪牀前竟日飲食不入口李憾釋乃起以爲常少長讀書城中僧舍距家七十里一日日過酉家報至知封公疾獨身遽歸雞鳴抵舍所歷巉岩深谷篁竹之間出入虎穴無一毫顧畏

在陸堂文集卷三

十一

公自知書即好將相大略便捷弓馬數有異徵登舟阻風公一動念輒迴風送棹爲計部分餉清源有黃衫而麗眉者直趨馬前曰公有劍骨三十外當奇貴然劍室露鋒能從吾養骨乎公笑而謝之徐視麗眉者踏道上雪無履跡因招之已去不知所之矣備兵大名扼賊於邢公率三騎覘賊營賊黑蝎子百十騎驟至蝎子善射矢汰公眉眉有血痕賊望之以爲三目也駭曰盧公神人遂遁去公吏治仁廉司臨清倉羨米顆粒不入署守大名有饋豆

敗者啓嬰皆瓜子金也笑却之雪冤獄十六宗全活甚衆公守大名殲盜魁馬翩翩封內帖然陳備兵賊漸縱橫三輔掠臨洛關又掠廣平公再赴援賊再遁相戒無入盧公境

公撫鄖鄖新殘六城遺民無固志公命房竹諸邑依形設險人自爲守兵饑則銷銀甲市牛酒勞之期年兵民競奮深入覆賊巢鄖復完

賊首張獻忠大掠湖北移公撫楚賊見盧兵旗幟即遁且僞乞降公潛師搗之一夕焚三寨獻忠東走楚復完

在陸堂文集卷三

十二

賊數十萬圍滁公任總理七省遂救滁兩晝夜及之殺士擊賊士皆一當十呼聲震屋瓦賊大敗殲焉滁水赤環滁之山積骨如封京觀

公始受總理任念賊勢披猖因刑牲祭告偕諸大帥瀝酒爲誓音容慷慨軍情感激所向有功賊頓足而號斥公爲盧拚命當是時賊竄伏無所行且盡自公移總督去始河決隄隄不可復禦矣

公白哲書生善談笑能鼓琴喜讀書恂恂如也然在兵間十年義不返顧撫楚時寄上夫人書云成敗利鈍付之天

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毅然有諸葛武侯之風。

公自恨服官太早。不能多讀古人書。熟其濟變勘亂之道。然行已立朝設施。措注要為不讓古人也。且學有本原。數千里移書訓飭子弟。大略云。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勿妄。庭以內。幅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皆先哲之格言。

公任督三年。外艱訃至。疏請守制。七上許之。未及代復受命。督援師公墨。纔即事。語本兵楊嗣昌曰。父死不赴。非孝也。惟致吾身以報吾父而已。是時本兵奪情。謂公諷已遂。

在陸軍堂文集卷三

十三

大怒。多方誤公軍中。絕食踰旬。眾無變志。賈莊之戰。卒以身殉。忠孝兩全。

公詩文散佚。所存有湄隱園記。篇終歷敘憂患。輒軻又率意吟五章。假事寓情。咏騷十章。小引云。余頻年征討。以馬為足者也。頃兩足苦濕毒。裹瘡而馳。解鞍即臥。更以馬為性命也。讀之無不流涕。

公善遠觀。嘗以邯鄲盧生自況。備兵大名。勦賊邯鄲道中。有過黃梁祠。一絕句。脩然物外人。莫測其涯涘云。

分條可作全傳讀

明金翰林傳

金公諱聲字子駿。號正希。明崇祿元年戊辰。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當是時。天改元子。皇清受命。維新而明。自懷宗踐祚。旱蝗沴盜。起關中。蔓延猖狂。所至崩解。公既仕。毅然以忠義自許。讀書益銳。慷慨喜論兵。兵無師傳。所言未必中。方畧然。終始不移。視身家若敝屣。至今談忠義者。必稱之。已已。大清師入關。懷宗召廷臣問籌策。眾愕然。公獨對上器之。問將薦申甫。上即將甫改公監察御史。

參贊甫軍甫妄人也。寵而髡將兵扼蘆溝。一日。大清師

在陸軍堂文集卷三

十四

繞出甫背。假漢幟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公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上不聽。庚午。召入。尋巡視西城。未幾。以病告。章五上。乃許。公徽州休寧人也。父賈子楚。公少時占嘉魚籍。嘗為嘉魚諸生。然其家故在休寧。族墳墓田園廬舍。在休之甌山。公歸而侍其父母。於甌山晨昏色養。愉愉如也。癸酉。補臣徐光啓薦。公修曆乙亥。吏部擢公山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疏曰。侯臣績學。有成年踰強。仕奮身報國。惟陛下所驅使。蓋猶薦薦申甫。而欲老其才。以補過如此。癸未。風揚總督以倡亂。許公公被逮。未行。上疏自理。上見公名。

感動御書起公爲翰林院編修且召入見鳳督之難遂解
蓋是年三月某日千餘人聲稱黔兵奉督徵抵徽之祁門
語雜五方縱淫掠祁門人禦之死過半鳳督利徽祁之富
因具題亂民而以金御史指揮行間爲亂首入告其實公
居陔山是日未嘗往祁門而祁門亦殺賊非殺兵也公疏
折之甚辦具文集中初公歸天下日以大亂江東粗安公
懼奸人猝起設友助法聯絡鄉里條例簡明行之有效郡
守請其法下他屬縣僅一二年良民皆習弓矢聽金鼓識
進退環徽之境無竊賊公嘆曰徽一郡耳水通江右兩浙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十五

陸走寧國太平他郡地勢坦迤獨徽重巘疊險踞江東極
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中人人自捍護雖闖獻十萬賊至
可安坐而敵之吾保徽州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竟
以此爲鳳督所陷幾不測鳳督者黔人馬士英弘光時用
事濁亂東南者也甲申有司促公入覲公時丁父艱擬面
對乞終喪中道聞燕京破君后死社稷號慟歸不食者累
日乙酉皇清下江南徽後服公單騎出見帥曰拒守者
某也戮某一身一家請無及百姓元帥義之從其言至金
陵洪內院遣騎迎公見而出內院太息曰此老火氣未脫

公遂死同死五人門下生江天乙最烈其一人門卒也公
死時年四十八公有宿慧四歲就塾問其師孔子何人今
安在師以告公泣不食師大賞歎以爲不凡葛公寅亮號
爲知人知文督楚學稱公特甚公于一時名賢無不交其
尤深者爲熊公開元次則張公溥也子游休寧遇公姪敦
澄字去疑者示予以某人所作公傳子弗以爲善也因詢
公軼事反覆讀公文集授其忠義自許始終不渝之大節
著於篇庶後來者可觀焉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十六

言古澹深博學者翕然宗之至于今如文之始出嗚呼咸
哉然子又以爲制藝有時廢而公之不朽自若也文集八
卷多苟簡應酬惟奏疏及書數篇公之本末於此有考其
他似可不存然公自有所以不朽者而區區古文又不足
道也公謂熊公開元曰明主可與盡言吾不愛官但愛上
耳余每按當時人主知公之深與公所日夜淬厲以冀答
主知者未嘗不流涕自非違訖命之上屯河決不可復返
則公所自謂學成而奮身報國者虛謬乎哉公嘗遷內臺
推外憲然前後遭際不出翰林故原傳稱正希先生余獨

舉其官嗟乎世有識者其猶以余爲實錄也未

所見者大

在陸堂文集卷三

七

朱孝子傳

朱譽蜚名有筠歛環溪人也世大家父諱璧字恕菴母許氏譽蜚儀狀魁然至性仁孝身在千里外父母疾必形諸夢人以爲誠感云年二十二補邑博士弟子員未幾父母遭疾譽蜚衣不解帶奉侍十旬父母起而譽蜚羸瘠幾殆恕菴太息濡筆大書敬勞字獎之庚辰許孺人疾譽蜚侍疾如前然不治譽蜚擗踊無節晝夜哀號自春徂冬竟以毀卒年三十有九於是朱宗人曰我孝子也歛人僉曰孝子也凡來弔者必哭泣哀肅焉娶某氏一子曰日厚宜

在陸堂文集卷三

六

興儲同人聞其事喟然曰賢哉朱生禮云毀不滅性然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書子野卒傳曰毀也假設聖人以毀爲嫌何以直書於公薨之下不委曲其文乎且如毀者不得不爲孝將在威而有嘉容者轉得爲孝乎必不然矣吾聞孝道欲推其類而廣之不聞隘之也是故朱生之毀朱生之孝也余又聞前此有朱希生者鄉黨稱孝組豆學宮明永樂間人也今得譽蜚而後先濟美環溪朱氏可謂以孝世其家者歟然越三百年復得一人猶若比肩而立隨踵而至者孝之難如此余故作朱孝子傳以風於世以垂於無

窮且以廣孝焉

情過則毀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有過情無不及情也廬墓割肝尚有表其里閭諸史策者况毀耶旋之以文朱生允可伸于地下矣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十九

周孝廉傳

周鼎昌字序伯崇禎癸酉孝廉也孝廉少有文譽癸酉計偕京師自是試於禮部者再再試再不過孝廉竟不出孝廉純孝人也母老矣孝廉遠膝奉養如孩提之童出門百里心搖搖若涉千里然孝廉所以僅再試不過而竟不出者爲母故也歲大饑鄉人或鬻妻子以償所急孝廉之母惻然悲之孝廉破產濟之俾復完母乃大悅孝廉之能養志多類此孝廉有經濟才其任家督也族之猾桀有感泣易行者其爲士者奮於文學爲農者墾田益勤族俗大化

甲申燕京陷孝廉邑人有與孝廉同舉於鄉者自燕京歸陷於留都之獄孝廉以計脫之所以營救其家者甚力未幾皇清定鼎同舉於鄉者任樞要力薦孝廉於天子天子慨然許之旦夕欲大用孝廉徵書屢至而孝廉竟不出故終其身以孝廉老云後任樞要者竟得罪用其薦起家者半坐黨廢惟孝廉優遊泉石以壽終焉孝廉溧陽人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三

論曰子與孝廉之姪麟振交麟振每撫天椎心爲子言曰麟振以三歲孤童不自廢墜者內有母氏之鞠育而外有

伯父孝廉公撫如已子也。予以是重孝廉之爲人間。當微其一二大節。至脫同籍于極危。微書之數。至枯則噬之。苑則謝之。孝廉非人情。歟。綜覽始末。然後知孝廉之不出。非獨志節有過人者。抑亦見微知著。既明且哲。儼然也。以子論次孝廉孝友睦嫺。不言躬行孔子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嗟乎。孝廉其知之矣。

綠淨不可唾。營救同籍事。有隱有著。史法所謂微而彰也。

潘懋嘉父子傳

余之伯姊適同邑潘僉事茂達字君奇。君奇父懋嘉公諱紹謀。邑高才生也。公父諱守一。明萬曆己丑進士。官戶部郎中。生四子。公與叔弟以文章名天下。逮戶部之存。天啓丁卯中。應天副車。尋以恩貢生謁選吏部。得四川廣安州同知。署州事。忤直指意。被劾。失官。黜不以罪。州人憐之。公曠達喜讀書。米鹽零雜不入耳。配黃夫人。賢得其助。業日起。生三女。一子。嫡長女適余從兄福疇。婦德著聞。生善慶。方慶捷慶一子。即君奇。君奇性豪邁。爲邑增廣生。見天下

大亂。因厭薄舉子業。思奮身疆場。樹奇勲。垂名竹帛。因好與畸人俠士交。父宦游君奇。笥家財。得自恣。因從諸人馳逐。樗蒲博塞。諸駁雜之戲。稍損其貲。公聞之大恐。爲援例入北雍。曰。毋使與諸狎邪近。君奇到京師。即偏交京師士大夫。遇士大夫憂時者。即與慷慨論議。徵兵措餉。勦撫堵禦之法。娓娓中方。略聞者聳然。太僕寺卿宋公劼尤器之。無何。宋公召對平臺。特薦君奇。可大用於是由國子生授關寧諸處水師參謀。通判君奇益奮厲。積二三年。出入津門。登萊海島之間。著勞績焉。敘功擢監司。未掣關。有甲申

三月之變是冬實受浙江按察司僉事於金陵酬前績也
明年乙酉 皇清下江南君奇棄其職間來家家自懋
嘉公出仕後父子耗費於外戶役困於內業益落上腴萬
畝存者不及二頃焉然懋嘉公處之泰然讀書奕棋沒齒
無怨言感色公年八十君奇奉觴上壽父子深衣博帶素
髮秀眉親朋滿座無不嘖嘖稱羨者久之父子相繼考終
君奇一子曰佳吾甥也貧窶甚佳一子曰某生而至孝少
學賈勞動兼數人日供甘脆伺寒煖承順辭色惟恐失親
意佳亦樂之忘其貧焉書曰惠迪吉迪莫大於孝天其或
知也余深慨潘氏前後盛衰之際而喜佳之有此子也為
公父子作傳示佳及其子云

在陸尊堂文集卷三

三

論曰古人有言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求之當世
實難其人至若先後變遷昔榮今悴尤有難處者焉以余
親見懋嘉公晚節食貧愉愉自得有足多者叔向曰優哉
游哉聊以卒歲智也公其選歟君奇雖豪漢亦奮身於功
名吾甥佳也貧而有守三世鬱積是生吉人繩樞蓬戶實
惟孝子之門嗚呼賢哉吾謂天心悔禍其有不然耶姑誌

之以俟後日之有徵焉

為僉事寫生處不讓太史公

在陸尊堂文集卷三

十四

二俞合傳

義興之賢有窮而無告以死者曰俞紉字佩兮其弟曰綰
字又申佩兮之為人也仁而明強而正早孤事母孝敬待
又申甚有恩又申外若疏簡內井井有條理事佩子不為
貌冰中心恭謹甚佩兮能知人人賢不賢與之交不可
一見決事始萌芽曰後當何如成敗利害無不驗者又申
於人少可世俗事不屑意然善清言詠嘲微中此其所長
也兄弟並喜讀書治舉子業並有名佩兮弱冠補博士弟
子員愈自奮念厥先高曾祖故明時相繼為達官今門戶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五

中落不一齊無以答前人晝夜刻厲不問家有無日用不
足促家人鬻產以給曰無恩我又申稍試不利年未及壯
盡束去制舉文字自城邑徙居洞山師蔣偉常人學為詩
三年盡得其法帶經抱史行吟高歌督家僮治田園甚勤
盛夏日卓午戴一笠巡行畦間呼叱指揮汗注如雨神色
弗倦山居十餘年壬子歲遘疾幾斃秋稼被蝻螟食其心
公租私用無所出鬻產以給當是時佩兮終已不得志鬻
產數盡二人自此困於饑寒去又申病中受氣訣病起益
喜養生家言終日捷戶默坐廣東對客忽閉目無語求如

曩時詠諧嘯歌邀不可得佩兮既窮即縱飲自放遇事憤
懣飲輒倍經類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
呼酒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蹋山谷始
畏怖步履如飛神以火導之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
地六十里矣佩兮病且死呼又申謂曰吾墓勿題茂材稱
醉鄉老人足矣又申如其言不數年又申亦死年五十並
不盈佩兮無子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主

論曰余與二俞子交最深知其人之為賢也佩兮嚴于臨
財非其應得一介不取晚節極貧守之彌堅不賢而能之
乎又申既熟神仙方士之說冠箬冠着道士服日以出家
為念緣佩兮病不果行及卒周身附棺以及墓埋均貸自
盡不從苟簡事兄若此不可謂不賢也觀人於其大且難
大且難者然斯無不然矣太史公傳伯夷叔齊傷其餓死
而歸其咎於天余謂天與人以賢及與人以富貴壽考孰
重輕耶既得其重者又責其輕是無厭也然則人如二子
即不富貴與壽考奚怨焉雖然假令二子遇太史公親見其
賢與貧賤不壽以死其怨天當何如耶

悲苦之音撰次有奇氣未改蒼涼尤擅一篇之勝

胡是菴傳

胡潛字某號是菴太平繁昌人年五十客宜與娶妻生子
買居西城之隈溪山勝槩晨夕登望托醫自隱亦自業也
終老宜興壽七十有七始祖姓李唐宗室子遭甘露變自
竄婺源易氏以脫於禍子孫為婺源世家明初徙繁昌是
菴少慷慨有大志輕財嗜讀書性朴誠與人交終始不背
負崇禎初為南國子生頗與賢士大夫相結折節交巖穴
隱者然諾聞天下甲申考授縣令未掣缺而燕京陷有以
其材薦江南者授兵備道是菴曉時勢喟然曰是幸而一

在陸堂文集卷三

三

稔固不受職明年皇清下江南是菴遂隱不仕云家居
益嗜書聲譽日廣曹永昌石霞黃周星九煙數公號士大
夫賢者與是菴相得甚歡當是時天下兵火未寧畸人豪
士名流素族流離失次者甚衆是菴家素封傾其囊開門
延之椎牛享客座嘗數百人遠近爭慕以為大俠然卒用
此敗歲戊戌星名大索脫身出走踰年事解然後歸歸而
累世產業破蕩盡矣粵西謝獻菴良琦倅常州署宜興篆
素善是菴折柬招之是菴至樂其山水土風久留不忍去
因家焉宜僻邑無良醫疾有疑諸醫聚訟其能決難投寒

熱藥以速其歸是菴憫之出其伎教一二人通邑傳誦求
者填門是菴笑曰是業可托且足資吾醉鄉遊矣於是鑿
削崖岸無良賤有請必赴歲所全活不下數百十人家宜
興廿餘年宜之人無不交顧獨厚其賢而貧者而與蔣韋
人交最深相視莫逆雖古伯牙子期不是過也韋人名偉
宜興澗橋人故明時為諸生古今書無不窺經史莊騷若
饗殮栗肉不離口取以滋其詩詩絕高與陶謝相上下韋
人長九尺膂力兼人乙酉後棄諸生屏居山野垢衣蓬首
耕樵雜作猝然遇之莫知其為士人也是菴至宜一見韋

在陸堂文集卷三

三

人如舊識既定交往來促數未嘗一月離離輒相思念不
置云二人並能飲數斗不亂俱善談論然韋人喜大醇是
菴舉杯徐引容貌溫克韋人雄辯論古人文自司馬班揚
而下鮮當意者藐視韓蘇見時人詩文輒抵之是菴從
容詞令論古今人物文章必表襮所長而蓋其短以故韋
人在邑中號為使氣難近而樂親是菴然二人卒相親愛
為石交有未易測其所以然者是菴生子韋人名之曰弘
後為歌詩以貽之次曰弘行韋人一子曰某嗟乎高人賢
士之生於世少矣偶有其人又能為詩歌古文及一藝之

絕以可傳於後。豈不幸哉。然或家貧子弱。無力自伸。已而詩文放失。舊遊彫喪。其姓名事蹟。豈惟不得達於朝之史官。至并一邑之志乘。而缺焉弗列者。恒有也。宜百里邑。碌碌地著流寓之人。何算。顧得高人賢士如二子者。又幸皆有托以可傳。即世未十年。而聲光寂滅。姓名事蹟。將與草木同腐。仁人君子之用心。能忍而聽其如此與。余故私爲之傳。以冀其有傳焉。嗟乎。其果有傳也耶。

前只傳一人。美在意中。後忽傳兩人。奇出意外。太史公傳李將軍。忽入程不識。政於異同處。寫李將軍之真得。

此法者神而明之。不可勝用矣。

明吳尚書傳

吳公諱中明。字知常。號左海。歙篁南里人也。母戴夢麟。曝日驚而寤。生公中萬曆丙戌。進士授司理。內陞南京主事。由刑部改禮部。又改吏部。文選署郎中。是時天下太平。內庭逸豫。蠹耗萬方。殫農商賦稅之入。不足給庚子礦稅太監四出。民不堪命矣。楚奄陳奉激變武昌。漢陽巡撫支大可囁嚅遮飾。不以寔告。公發憤抗疏曰。臣聞磐石之勢。壞於土崩。土崩之危。由於壅蔽。今觀楚奄楚撫所爲。此壅蔽之象。土崩之階也。因具列奉受命出都之狀。與聲言搜礦。

縱黨入內。逼辱婦女之形。大可告一漏十。而曰陛下不可不究察。又曰陛下以爲礦稅所入。有裨國用乎。無論飽私橐。入剩餘所入。有幾。而即所入之數。會以十分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用者既如泥沙。積者復同朽楮。而天下百姓怨氣滿腹矣。奈何乎陛下。又言民猶水也。水能覆舟。陛下席祖宗全盛之業。百姓感二百年深仁厚澤。沐浴休養之恩。凡有誅求。竭蹶效命。然已有費由宅鬻男女以應者。率此以往。財匱民窮。家無可賣之田。宅身無未鬻之男女。饑寒切膚。而誅求未厭。當此之時。所謂慈母不能保其子。

君安得有民哉。末又曰：方今阻撓之例至嚴，大臣諫臣相繼棄斥，臣謂陛下棄其身，用其言，諸臣雖退伏，畎畝猶得優游，盛明沒齒無憾。若盡反其言，亂政亟行，禍變將作，奸雄得借以爲資，諸臣且橫罹鋒鏑，首領不保，而我祖宗之神靈、大明郊壇社稷之血食，尚忍言哉！疏入，留中，寢不發。鈔然其子孫世世繕錄以傳於後，余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公屢忤人，直聲震天下，少讀書，慕張益州、乖崖之爲人也。居官執法，所至有威風。由吏部轉河南提學，再轉至薊州備兵陞陝西布政使，廣西巡撫，政績皆可書獨備。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三

兵、薊門爲尤著。薊門故雄鎮也，歲費兵糧五十餘萬，諸將股削購珍玩饋遺文吏，極豐酒食，邀嬉聲色之奉，甲天下。由是戶多虛籍，其寔者貧苦不能自存，貢賞之歲，州縣派民田以給，民多逃亡。田廢不耕，兵民交困。公深以爲憂，始至却饋遺，禁宴會，革私派，將校有司稍自斂戢。公上書政府治大將臨敵畏縮者一人，削游擊貪婪者一人，籍其產。然後所屬文武人人震懼。惟公令是從，其邊牆築障保萊蕪之田及邊土廣漠可藝植者，募民力耕，鋤犁相望，勤聞。遣操寬恤驛遞，兵民大譴戴公如父。庚戌，神宗不豫，京師

喧傳鄭氏招集醜類，欲爲變。大臣使人告公，俾整飭薊兵。朝發夕至，公密語其人曰：「呼吸之間，嫌疑之際，爭在毫髮，焉用外兵？」就令朝發夕至，亦復休，非定變矣。上疾尋愈，所傳皆浮言。公處大事有定識，如此。萬曆四十四年起，公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明年薨於位，公痛疾，門戶嘗謂今士大夫分曹血戰，岐途之內復有岐途，伊於胡底耶？獨居深念咄咄不休，家人竊笑之。然明之天下卒亡於門戶，如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歷官十二，而家無半畝之宮，囊無十金之蓄，薨於位，須同官所致賻襚，斂而歸。此人情所極難，而在公猶非其至者，豈不賢哉！天子愍公之薨，贈戶部尚書，賜全祭葬，不爲例。公子四人，賜玉公家孫也。諸孫中賢而能文章者曰文玉。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三

論曰：余讀公擊璫疏，嘉其直聞，公捐館後，家無餘財，服其清然。當是時，東林浙黨之論方起，天子經歲不視朝，公獨憂之，每念不置，是則曰：「清曰：直恐未足，繫公之爲人也。明亡天下，若潰離決裂於懷宗，而養毒在神宗之世，誠得良醫一二，拔本塞源，詎曰小補？惜當時無以大任屬公者，而公亦享年不永，弗究於大位，疾彌留，氣息如線，忽呼曰：『臣已』」

矣奈天下事何蓋其事君如此悲夫

賜玉字輯五少失父惟公是依公疾奉湯藥疾不起視舍
殮扶喪歸苦塊期年走京師上疏請卹兼具呈禮部辭極
哀天子業傷尚書公之亡閱疏感動贈卹有加賜玉力也
以祖蔭官工部虞衡司主事忤權貴謫知事尋陞通判任
江西南康天啓某年賊數百人駕江舟掠南康城外輯五
約守備引兵出城擊賊守備不至輯五策馬獨身出連殺
數十賊賊披靡棄舟逃輯五復獨身窮追賊且走且回顧
見後無繼者即反攻輯五斃於賊事聞贈按察司僉事蔭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三

一子入太學賊亦大創自此不敢犯南康輯玉富膂力用
一鐵鞭重五十斤旋舞若風雨賊觸輒碎南康人懷其德
立廟江上塑輯五像并塑鞭祭祀至今弗絕

文玉字光岳性孝友八歲屬文驚其師益嗜學年十五慕
者延爲師父太學生諱尚選生子十三人適出者四光岳
其季也同母伯兄五玉順治戊子拔貢授節推早卒仲兄
琬玉甲午孝廉任學正海州太學君年高光岳三兄或卒
或宦遊於是以龙家政色養太學君爲已任閨門愉愉太
學君扶杖支頤甚自得也太學君以天年終撫異母弟尤

有恩丘嫂孀居事之如母誨子姪文行悉就家法姪某登
賢書以滿假爲戒口諭手教各再三歛人籍籍稱之每秋
榜將放爲光岳奔走囑望者不下千百人及報罷千百人
舐舐若有失而光岳處之泊如也康熙甲寅耿逆以閩叛
流氛及徽州朝廷命將某討之卒弗戢假牧馬出郊策
騎馳入鄉鎮恣意掠財物置虛騎載歸守令丞尉莫敢訶
問者光岳憂憤偕同庠生奔控上官將某聞之大怒誣諸
生黨賊阻官軍朝廷遣大人鞠其獄人情恟懼光岳怡
然曰吾理直何患焉慷慨赴質辭色不撓指證鑿鑿諸丁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三

周能飾一辭大人曰生言直按軍法治諸丁且畫牧馬地
界無得踰尺寸徽遂安先是大人且至訛傳欲盡殺諸生
同事者並竄伏獨光岳與江宗一挺身出事既定竄伏者
大慚而光岳素謹畏登高臨深惴惴然曰奈何以遺體行
殆及一奮其氣視刀鋸斧鉞弗爲挫如此甲子試復不遇
自是絕意進取晚膺歲薦疾作不及北征受一命以卒人
咸惜之予獨謂光岳所不足特不足于科名而其孝友之
德暨生平所樹立可謂君子庶幾足已無待於外者矣子
曰佐康曰昌讀書砥行皆子門人光岳享年六十有四江

君名周標宗一其字亦望南里人今尚存

一傳一疏可卜明室之存亡嗟乎無有能亡明者明白
亡耳

陳檢討傳 代蔣慎微

陳維崧字其年宜興人也年十七爲諸生齟齬至五十四
大司馬今冢宰宋公薦諸朝召試博學宏詞稱天子意由
諸生擢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勤其官年五十八疾作卒
於京師乘驛反葬爲檢討凡四年檢討雖晚達然三十年
來海內推其詩古文詞隆然首稱無與頡頏者大父少保
公于廷立朝有大節爲名卿父貞慧字定生折節讀書所
交盡一時名士其年髫髻受經過目成誦稍長定生引之
徧見諸名士咸器之稍稍與其年定交不敢以父行故自

尊入吾邑中訂秋水杜羅諸文士擇其尤吳其需清聞虛
象觀幼哲黃義時密公與焉是時獨其年齒最少余始與
爲同社交甚歡其年少清臞冠而于思鬚浸淫及觀準天
下學士大夫號爲陳髯與字並行由是陳髯之名滿天下
辛卯壬辰間吳門雲間常潤大興文會四郡名士畢集觴
酌未引髯索筆賦詩數十韵立就或時作記序用六朝俳
體頃刻十言鉅麗無與比諸名士驚嘆以爲神三十不遇
門戶中落困束裝汗漫游所至戶外屢滿車馬填巷諸公
貴人爭客髯合肥大宗伯龔公愛重髯尤甚唱酬日夜相

繼與爲忘形交。髯落拓視錢帛如土。每出游饋遺。隨手盡空囊。而歸歸無資。亟命質衣物供日用。及無可質。輒復游率以爲常。日手一卷書。所歷南舟北轅。橋危馬駭。髯吟吟自如。未嘗釋卷。其於書若嗜慾。無不漁獵。酒不任一合引。杯油然煩解。音律嘗嬖歌童。雲郎雲公。覩物輒悲。若不自勝者。然髯爲人內行修視。諸弟甚友愛。篤親戚朋友。遇人溫溫若訥生。平無疾辭。遽色其游。諸公間謹慎不泄。持已以正。時有所匡。諸公以故樂近之。而莫敢狎也。戊午予督楚學政。邀與俱崑山。徐太史健菴寓書於予。謂使其年應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手

秋試。一旦成名。則所以成就之者。尤太余深感其言。髯遂不果楚游。未幾有宋公之薦。髯亦不復試也。髯貧無子。先是商丘買妾。妾父母聞其世家。游裝都雅。意其富。許之。舉一子。名獅兒。歲三週。載與俱歸。妾父母暨妾始知髯貧。且老諸生耳。未幾獅兒竟夭。髯尋遣妾去。去二年。髯拔起薦辟官。檢討云然。髯自得官後。貧益奇。儲孺人卒於家。生死不相見。益悼痛。不自聊賴。壬戌患頭癰。遂不起。諸大老飲財殮髯。反葬毫村先人墓側。髯疾時景祁適在京師。問疾拜牀下。髯悉出所著詩古文詞。手授祁。癸亥祁歸。與曹子

南耕編次校讐。而錄諸版髯文。有散有俳。其體自喜。特甚。新詩馳驟異前。所爲詞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富至千八百首。前此作者未之有也。髯以詩古文詞爲海內推重。遲暮得官。不數年子然即舍死。天下哀之。始髯未疾時。屢以湖山魚鳥爲念。欲告歸會史局。未竣不敢請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其可悲也。髯反葬多出宋公力。曰。生吾薦諸朝。沒吾歸諸原。髯無子。以弟維媚之子履端爲子在。髯亡後

名士風流而不失其正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手

史邨南傳

史君邨南諱泓字善長中散公諱堯典之子太常公諱孟麟之嫡長孫天性仁孝弱冠失怙奉養母夫人鞠育弟妹敬惠篤至人無間言太常公字際明學者所稱玉池先生也先生中萬曆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改省垣遇事忤直棘不隨神宗二十一年當國者建三王並封議先生抗疏千餘言其中有曰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言中體要而並封之議不行其後有張差挺擊之變復疏請立皇長孫爲皇太孫以絕窺伺天子震怒錫五級降運判

在陸軍堂文集卷三

書

官然儲位益固先生力也天啓三年起先生太僕寺卿是年冬以寢疾薨于第長子中散公服喪畢不遠三千里走京師疏請贈官詔不許歸即疾終時邨南君甫弱冠耳躄號之隙痛乃父之費志入地也尤懼乃祖賞不酬勞而兩疏大功不裸于世崇禎四年復走三千里具疏具揭而贈卹之典始行疏大略云生父有未遂之孝致聖朝有未竟之恩查得原任僕卿李如檜到任月餘病故聖恩贈工部右侍郎伏乞敕部照例施行則生祖兩疏致身可以教忠生父數年重跼可以教孝疏入即贈先生禮部右侍郎當

是時君門萬里君以一介士呼籲立聞所求卒得何其與與亦感於君之仁孝然與君幼孤屢嬰家難一以禮義相格盛德長者稱于鄉里生平美不勝書此其卓卓大者鼎革後謹守先業課子讀書長子虞震次陸輿並好學能文康熙壬子陸輿以第一人舉于鄉已未成進士選入庶吉士過 覃恩封君貴如其官君彌念祖德退然若不勝宗黨睚眦毫無芥蒂以是人尤服其器量年七十九怡然無疾以終鄉士大夫胥相弔曰吾邑失一真長者惜哉惜哉蓋其感人之深若此今君孫曾數十美秀善文盛德長者之食報其亦未可涯量也太同邑儲某撰

在陸軍堂文集卷三

四子

文境清遠如史公作萬石君傳不加粉飾真意盎然

徐仁寰傳

徐安世字明倩號仁寰故明相國仲弟復齋公後考諱廷錫號穀我以長子韶階貴封中憲大夫母龔氏贈恭人繼毛氏君毛出也穀我公生四子韶階長而君齒居季天性至孝輕財好施弱冠補弟子員文名動鄉里以故穀我公奇愛之明天啓朝魏璫用事令其黨崔文昇來江南名爲督漕實則乘間抵隙借以排陷縉紳家而穀我公性嚴毅素不悅於里胥遂以官戶悞漕羅織穀我公名以上於是文昇疏入緹騎猝至急命縣令逮人赴淮就質穀我公不

在陸軍堂文集卷三

四

得已拂袖欲往君牽衣泣曰大人老矣奈何遠行且邇者魏璫柄權擅作威福舉朝士大夫俱橫被刑慘官署一空而伯兄居官久爲羣小所側目大人往知必不免兒願乞哀緹騎請以身代死生聽之穀我強留之不可乃行抵淮文昇兀坐堂上詰責君堂下君反覆抗辨不少屈文昇怒杖君君隨杖下斃當是時家人輿尸出悲動行路猝遇黃冠道者從東方來熟視之曰死者尚可生也爰取袖中末藥置創處君立醒黃冠倏不見或者歎爲神助云顧文昇信君死事得解君扶創歸父子相抱大泣繼復引觴大笑

由是邑中無知與不知咸稱君孝子名籍甚厥後懷宗即位魏璫伏誅然國脈已大傷明祚駸駸不振君遂棄舉子業鍵關逝世時時以詩酒自娛入國朝與鄉黨二三君子唱酬往還嘯傲山水論者謂有陶阮風致焉先是君家素饒丐貸者至其門不拒即數至不辭有貧不能償者歲終輒焚其券內弟吳某少失怙恃君收撫之無間親子弟後吳成進士通籍于朝君終身未嘗有德色至君丈夫子二長承宗任臨清州別駕次謀郡庠生謨與子交尤善孝友任俠有父風

在陸軍堂文集卷三

四

論曰人孰不貪生怖死君爲至性所激出萬死不顧一生以免親於難難矣卒之惟孝格天黃冠授藥死者復生抑又奇矣語曰孝爲百行之源親親而仁民作者順施者恕也由此言之君能賑貧乏撫遺孤厚施而不責報斯豈非孝子不遺永錫爾類之義耶予爲之傳附諸徐氏家譜俾後世有以考焉

徐君有奇氣文中點綴一二史筆如生

楊石舫傳

壬申余遊新安交遠公楊子稔知其羣從子姪之賢而石舫名似祖者其一也楊氏世居休寧之板橋上祖諱偉宋進士與朱晦翁同年晦翁集四書註及或問悉移書參酌載朱子全集及楊族譜中其後季成先生諱琢生當元明之際隱居講學善賦詩明太祖定鼎同邑朱學士升薦諸朝召對稱旨授本邑教諭由是板橋楊氏號東南理學家代有名人石舫大父祀年公壽九十以齒德舉賓飲父太學生楷正出繼叔祚年公以孝聞生子六人石舫尤孝謹

在陸堂文集卷三

聖

聰穎嗜讀書羈貫遊庠文名振起旋貢太學倍刻苦通諸經深探濂洛旨趣發為文章醇如也石舫曰學者讀古人書將設誠致行耳第剽略以擊輒其詞豈吾志哉以故生平所言所事一得力於書然少以勤學致病病而學行愈勤羸肌如削吟誦之聲與記過之籍不一日輟離壬午夏病且革擯去侍藥婦人曰吾聞君子不死此輩之手遂以卒年僅三十六配早亡無子以兄子愈為嗣休人聞石舫死咸太息有泣下者是秋遠公至義興垂涕語余曰傷哉吾似祖姪之賢而天也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余曰君何疑

乎天道君觀夫累千累百疇人之聚而處旅而行有若君

姪之聰穎好學能文章者乎君知其少也又觀累千累百文人之操觚牘弋科名有若君姪通先聖之經探大儒之指趣尊聞行知者乎君知其尤少也以累千累百疇人文人之所難一旦在己是則所謂死而不亡者矣今夫天地日月之循環運行而無窮期也五嶽崇高四海廣大閱古訖今而未少遷變也人生其間或修或短為彭為殤均之不能以一瞬惟文行卓立死而不亡者不與物同腐焉唐賢之論以為莫壽于顏子不其然乎君何疑乎天道于是

在陸堂文集卷三

聖

遠公喟然而歎釋然而解曰斯言曠若發矇矣雖然必得當世君子旌其賢而錄其實美不溢而詞有章於以揚詡潛光感動來世即其傳且久也庶乎有望是不能無待于先生余惶愧固謝退復念吾友之情不可以不應石舫之賢亦不可以無述也故為之傳以張之石舫原字期名別號石舫

架空立論之文澹宕近居士集

節婦徐母邵孺人傳

引錄五

嘗讀易之節卦曰苦節不可貞象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夫天地之氣數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九五曰甘節吉言乎窮極而能通苦盡而得甘也予觀節婦邵孺人殆有合於易者歟孺人年二十歸文學徐公先枝公原配路氏生一子曰之綱邵其繼室也于歸三載而寡當是時孺人搶地呼天欲以身殉顧前妻子纔九齡手牽母衣號泣不止孺人爲感動轉一念曰吾以一死報夫小節耳吾死而此子何以生是斬夫嗣者我也罪莫大焉吾寧隱忍苟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星

活以俟藐孤之成立乎於是嚙指自誓辛勤撫孤衣之食之延師以教誨之之綱一舉動一話言軌於正則喜其偶不幸也輒怒卧牀不食而之綱性奇孝見母怒即終日長跪必伺母色復甯乃就摯率以爲常孺人自夫亡後即茹長齋室中懸夫像朝暮供膳者三已持蔬食菜羹於前相對而食儼若生平舉案齊眉者然孺人自奉儉約而延師課子供具必腆修脯必豐曰是將教吾子爲正人吾待之敢弗忠且敬耶聞十年之綱已成立孺人爲選名門娶蔣氏女蔣性亦奇孝凡佐厥夫以事奉孺人者曲盡其誠人

九難得

咸歎孺人撫孤教子之報蓋如此孺人年四十七忽遭疾

竟不起臨終囑其子媳曰吾生平一無足錄惟早完國課不使吏胥得至寡婦之門不入尼庵恪守孀教不出戶庭之戒此二事差全婦道耳汝夫婦謹誌之母忘吾言也言已溘然長逝之綱夫婦哀毀骨立殯殮之禮盡慎竭誠七終擇日舉殯與原配並祔葬夫墓墓近芙蓉寺乃萬山深處也葬畢薄暮歸猝遇狂風大作陵谷震撼須臾有猛虎躍出衆惶遽偃仆自問無復生理而虎顧盼良久仍躍去不傷一人此豈非孝德所感矣哉猶知愛護歟孺人既歿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星

邑人高其節相與請於縣尹史公郡倅林公並給匾獎厲行將達於監司部刺史以上聞於朝而孺人一生苦節庶獲伸地下云嗚呼孺人當夫歿時以孺人一身撫藐孤三尺其生其死俱未可知所謂危如一髮引千鈞者也而毅然任之百折不迴內而教養遺孤外而持持門戶以女子當丈夫以慈母兼嚴父真有如易所云苦節不可貞者然大寒之後必有陽春松筠之操至晚彌茂厥後子媳雙孝諸孫滿前生盡其養死竭其哀族黨競稱郡縣交獎旌門建坊事在旦晚孺人至此亦榮矣然則易所云窮極而

誦苦盡而甘者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天旌節舉孝在上者之職也聞微表幽在下者之任也予故私爲之傳以附諸其家乘俾後世有所考焉同邑儲欣拜撰

先君子爲此傳在康熙年間時穆公先生竭屢爲其母請旌迄以孺人年未滿五十格於例不允故先生臨沒時深以爲恨曰吾負吾母目不瞑矣及

今天子嗣位闡揚幽隱風勵天下特廣旌門之典然後先生嗣君嶽又兄匍匐上聞孺人得邀恩建坊復奉其主入節孝祠享春秋二戊之際於是先君子引易甘節之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四七

說較然不爽蓋公穆先生未竟之志又得其嗣君賡續終之徐氏之以孝世其家其可風也夫

男芝謹志

雙孝傳

徐君公穆名之綱邑庠生係故明相國文靖公族曾孫考諱先枝爲諸生祭酒生母路氏繼母邵氏君生三歲失恃九歲失怙子立一身號號在疚賴繼母撫養之以迄成人繼母待前子如己子君事繼母如生母婉容愉色先意承志終其身如一日既冠繼母爲擇配納采於蔣而蔣孺人遂來嬪焉

傳法

史記合

在陸草堂文集卷三

四七

族不以自矜恂恂無異貧家女雞初鳴即櫛盥問寢曰夜來安樂否姑應之則喜而退然姑心極仁慈而性頗嚴毅偶有拂意即屢呼不應孺人遑遑不知所出於是侍立姑所撫摩抑搔無所不至俟姑意解乃已其平居遠姑膝前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起不敢起不命之出不敢出如是者以爲常未幾母寢疾夫婦食不知味衣不解帶並席地卧榻前嘗藥餌進饌粥累數月無倦容迨母沒並哀毀肯立如不欲生凡一切附身附棺俱盡禮既葬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以故外而親黨內而宗族咸稱之曰某某真孝

子也。某氏真孝媳也。由是雙孝之名籍籍傳通邑云。君痛念二親早喪不及就養每逢春秋祭享行如在之禮始則奉酒以進。曰父母飲斯既而奉饌亦如之。既而奉盛亦如之。呼之不答則號泣悲哀以頭搶地。是時君慟哭孺人亦哭。凡左右觀者俱為之觸目傷心不自知涕泗之橫集也。子乃知至性至情其感人者深矣。君有丈夫子五人長超弱冠遊郡庠早卒。君沒後次子增貢生維申持其尊人行畧來乞子為之傳語次哭失聲子以是知維申亦孝子也。嗚呼若徐氏者可謂以孝其家者矣。同邑儲欣揆

在陸堂文集卷三

四

孝庸行也。傳雙孝於庭闈瑣節描畫入神圖是寫生手

在陸堂文集卷之四

重興儲 欣同人著

後學

吳之彥碩夫編次

邢維信韓潮全編

孫男掌文曰虞校字

先大夫傳畧

公諱昌祚字立寵號肩宇唐御史光義公苗裔也。徙豐縣七世而生公。中萬曆壬午舉人己丑進士授江西都陽知縣三年行取擢御史有王推官者朝覲在京素街公擊空投揭失御史篆宰徐察其枉虛禮曹待公公開封公疾不

在陸堂文集卷四

一

受命兼程歸丁艱服闋補福建浦城知縣考滿陞大理寺由右評轉寺正遷南京兵部由職方主事轉正郎擢四川重慶兵備僉事春秋五十即上章致仕官晉副使階晉通議大夫享年七十有二而終。殯於塔下葬於北郊遷葬西鄉之東毫陽祖母馮孺人祔焉。孺人享年七十有七卒後公七年嗚呼公之葬毫陽也同輩墓木拱而抱矣又時值鼎革兵火塞塗無由奉書幣求四方有道能言之君子微實屬辭勒諸堅石伯叔先君往往拊心痛之欣幼孫也筑筑孤哀於公之德行治蹟何所承受惟是稍長知學業

伯父四叔父愛憐如子諄誨以祖德然後漸有所聞而諸兄年長猶及奉公杖屨者尤樂爲誦述今伯叔諸兄相繼謝世而欣亦老且衰矣大懼公德行治蹟日就湮沒自傷貧賤弗敢上書當塗之士秉鴻筆著作石渠天祿之林菲弗遺詳載明史庶幾藉手無華之辭撰次大畧藏諸名山以俟百世伯父叔父曰公二十四登賢書謁同邑萬尚書文恭公文恭曰足下青年榮薦前途未可涯也居官勿納人一錢賄亦勿以一錢納賄於人公退筆其語於牋及令鄱陽鄰府王推官以查盤至索賄弗與王性墨遂啗公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二

卒敗公行取事然公弗少悔守文恭公教終其身鄱陽土瘠民貧湖盜水陸行劫更數令莫能靖民愈困公廉知其窳弊率捕役襲渠魁斬之盜遂平課農桑興水利貧瘠漸振治聲噪京師三年行取出京朝官公論居多云浦城風淳民富公始至縣署內外陳設豐華日供珍錯及百需朔望復陳設如始至公怪之以問吏吏曰此舊規也歲杪簽里正二十四人人直十五日費各千餘金其來已久公嘆曰吾食官俸束薪並米當用價償奈何歲破民二十四家耶吏曰彼戶歛其鄉以供夫何害公曰是則富貧均弗免

也滋不可立召里正諭令歸農歲杪罷簽百姓大悅爲政朞月浦城民益富風益淳訟少狴空公五日一升堂視事餘讀書燕坐而已士民愛公若愛父母公往府往省輒捧茶菓送公行童叟滿路歸復如之去任士民送公踰仙霞嶺哭失聲欽財立生祠時節享獻公卒禱賽益虔滄桑未變往來閩中者皆言儲公祠之神靈奔走窮僻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鄱陽亦入名宦春秋祀上丁諸長兄福時福智曰公善斷疑獄補令浦城未至浦盜林順招其黨夜聚王孝廉園旁孝廉密報梅同知同知捕得順順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三

大言曰我將起事爭天下黨數千伏某某所同知利其言冀軍功速化申憲請兵巡撫曰俟浦城新令至會鞠之鞠實發兵未晚也及鞠順供如初公大怒拍案曰爾一盜魁耳數十人皆爾從他何與焉爾欲指陷良善及爾平日相讐怨者余若觀火毋余誑會鞠者歟曰然順語塞卒以盜論斬戍如律而止又前令時鄉民有賈於外而妻妹居者日挑一少年少年弗視鄰人窺其後是夕踰垣入竊少年姓名自通從之夕必來來必匿深黑處曰吾目疾害明月餘鄉民歸昧且叩門少頃被殺里正執二女人控令令拘

少年少年忿忿氣盛語勃令大怒酷刑拷掠少年不勝痛
目目誣擬大辟以凶械之未獲也因諸牢公下車理舊獄
女因證殺甚力男因委頓一辭莫吐然察其色甚冤公
命獄吏引男囚入女牢伺其情狀吏具以聞公即覆鞠之
女因啼呼曰天乎姦殺者脅下瘡痕可手掌太若無有冤
若矣公訊女囚某日誰踵少年過汝門者追憶良久得鄰
屠拘至梳上服瘡痕宛然索其家得凶械具白上憲少年
得釋歸少年徐姓名某始爲諸生前令黜之公既脫徐於
死力請復學伙助膏火徐出獄數載舉於鄉公晚歲家居
孝廉每會試必迂道省公留數日從叔懋時曰公少嗜左
氏書下筆輒肖中年悅蒙莊晚愛邵氏擊壤集自爲序鈺
板於家又喜觀內典家藏佛書甚富然湛深經濟明治亂
興亡之道見事於未然以故生平難進易退務實不務名
東林初起史太常張儀部實執牛耳皆公同也同年且姻
家也勸公講學公婉謝之退而嘆曰明其衰乎此朋黨光
也無何益熾公深以爲憂謂其密友曰士大夫立身行已
治官理家何者非學而聚徒標榜伐異黨同自謂君子而
斥人爲小人惡莫痛於傷心吾懼清流之禍之復作耳已

而崔魏得志一如公料而朝士背公殉黨之習牢不可破
竟與有明廟社相終天啓元年公弟廉使公終生母制將
補官京師公謂曰爾不見紅丸移宮鬪爭若水火乎若之
何蹈而弗避廉使感其言而止公之卓卓可傳此其大者
他如建祖祠睦宗族厚故舊林下二十餘年不以片紙走
當事人亦籍籍稱之伯父又曰爾知爾祖愛人以德乎建
寧戈生乃父嘗督學下江公官闈生執贄門下一日饋海
物數十罌啓之皆金也公召生謂曰生以子歷俸深今秋
必入闈校士乎予非鬻關節者生以關節進辱身辱先奚
以自樹立匪直此也生持此謁貪人貪人必諾然而我之
者主考薦之者造物是得失仍未可知而金不返矣誰折
閱數千金而家不消如以謁刻薄躁進之人發爾之私以
沽己之譽爾身家亦曰殆哉即還生饋生大悔悟卒以謹
恪聞同邑錢貢生伍鼎著書數百條中一條曰崇禎六年
宜興民變焚宦庄發宦墓無虛日將經儲庄渠先期令于
衆曰儲氏世德愈憲公尤賢且仁無魚肉窮賤事過其庄
勿騷擾已而果然時公亡數年矣沒猶思之況及身乎而
福建通志曰浦城當閩衛公世高亢不屑逢迎爲事又曰

天材敏達坐堂上一吏抱牘剖決如流嗚呼公本末粗具可考矣顧道弗行朝廷之上澤弗潤百里之外積者多施者不遐公之謂與公五丈夫子諸孫十有八人第十四孫欣鹽沐端拜以志

此爲實錄矣間公官大理官職方多可紀之蹟而一切不書防費也且如傳所載自足以傳公而雜之以質其不亂真者幾何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愚觀公之治二邑二邑之民之戴公與今日後嗣之食公之澤而嘆公之爲君子也豈弟哉

先君子傳畧

先君字羽程號醇菴諱懋遠僉憲公次子年十七爲諸生試輒高等前朝入國雍爲南京太學生少學文於談元坡先生王又元先生兩先生並同邑名宿先君從游盡得其傳弱冠雲間董文敏來宜興文敏與僉憲公同年其來也寓吾家大澗園宜人士就正者續於路獨奇賞先君論文之隲并授以書法諸孤嘗檢得一札云吾子之文浸淫於秦漢矣文敏筆也又得先友王見行先生一書亦曰伏讀近作秦漢之氣彌溢先君於聲色華靡諸貴游所好尚一

不入獨湛深嗜書雖三號而起盥櫛畢即抑首縱觀夜二更乃罷以爲常藏書浩富羅兵火存十之一猶數百卷有奇先君捐館後諸孤服闋啓帙如新徐徐讀之凡衍文脫字一點畫之訛無不手正者先君之道篤敬而安禮冠衣必正步趨有儀視聽惟謹行無徑立無倚非時無言閤室屋漏容無惰家人不怒而畏閤門肅然風骨稜峻雅自貴重所交必賢人長者邑中士大夫惟吳庶子葵菴諱國華路吏部廣心諱邁周禮科給事梓菴諱正儒數公歲時杯酒譔笑甚歡其他浮薄貪殘之徒遇諸途不爲禮雖所居

比屋絕不通。而是時世家子弟。無不數於有力之門。以勤
問候。巧趨踰。豐於饋。詒爲務。冀已一旦有累。無逢其害也。
獨先君守正不阿。務行其志。以故終日杜門。而銜怨者衆。
崇禎壬午。庄僕死。其婦淫奔。捕得之。婦畏法。自縊。由是諸
窮奇。矯枉。素不快先君者。比而攻破吾家。過半先君嘆曰。
禍福之來。天也。彼焉能害我哉。處之坦然。終日手不停披。
從所好而已。順治己丑正月。先君以疾終。年六十有六。欣
於時纔十九歲。呼天叫號。求死不死。覩顏苟活。以至於今。
惟念以先君之道。濟之以明哲。宜若爲時而生。而枉於有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八

司終以不試弗克。推其修身正家者。措之天下。天下無一
民一物。得被其澤。此尤易以湮沒無傳。而予小子欣所感。
然悲慄慄乎危懼。而不敢晏也。姑撰次其畧。俟後世君子。
樂發潛德者。採焉。元配丹陽荆氏。繼配無錫吳氏。欣吳出
也。竊見吾母主內政。豐儉適宜。婦婢少長。各舉其職。閨門
整靜。先君之道。益行於家。欣伏奉先君手諭云。汝母荆氏。
繼室以吳氏。荆以德吳。兼以才。皆事予不終。故傳先君而
吾二母氏并及之。遵先命也。庶長兄福謙。庶兄福新。欣同
母弟曰廷機。曰奇伯。姊適潘。僉事茂達者。嫡母荆出。妹適

吳清源者欣同生

所不及。瀧岡者榮遇耳。由君子觀之。仁孝之志。將母同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九

從伯祖泰鞠公傳

台儲氏徙居滅林稱義興文章望族代有名人及再徙豐義以能文發聞鄉國聲譽徧天下者實自我伯祖泰鞠公始公諱國祚信軒公嫡長孫父諱某邑庠生也公自補弟子員科歲試列第一者凡七督學御史柯公饒公善藻繼尤賞重公萬曆乙卯御史集六府三州需次士試於院拔公第一貢京師明年丙辰禮部集天下貢士試於廷公復第一時號兩元云先是壬午秋本房得公卷以解首薦主司不從本房力爭不能得因袖其卷下曰此賢可作第二

在陸堂文集卷四

十

耶今科不元須時耳三年屈不愈終身屈乎撒棘後公聞本房言益自信然公之齟齬輒輒自此始矣公試牘走四方四方人士恨不識其面及貢京師士奔走來謁者如市元輔葉公大司成張公皆遣子弟折節過從願列門下葉公名向高號臺山神宗朝賢宰相也擬以京學教授處公公固謝願留都門應京兆鄉試相國即移公衣被書籍至已寓舍中日與其子弟游處講習戊午公場前遽疾相國即命肩輿舁公貢院前且令幹吏送入號舍忽昏瞢自度不能終場而返既返疾益劇客死都門相國卒致其喪南

歸享年六十有一伯祖與吾祖皆質齊公會孫伯祖長吾

祖一歲壬午吾祖登賢書己丑成進士遠乙卯歷數任仕路頗不遂歸老有年而伯祖甫膺歲薦踰京塵白髮蒼顏願棄職就試其為不同如此伯祖少時資魯鈍讀書百遍纔上口覆背五之因發憤自誓讀不及千遍不止晝昏弗款張樂以繼書案截一足用磚石支欲睡案翻油污卷冊驚起自責頭顱觸墻後乃微曉不寐學通名立傾倒藝林卒得賢宰相為知己此足為困學者之勸而吾家百年來學問文章異敏之士悉公開先由此言之雖不得甲乙

在陸堂文集卷四

十一

接伯祖亦可無恨曾孫元吉好學能文今為諸生公既客死豐義復遭兵火厄以故遺文不傳然其本末不可無述也爰不揣卑陋而為之傳

感慨悲咽末序困學真史筆

伯父傳

欣少孤事伯父四叔父頗久垂五十與伯父同居垂十年愛欣如子侍側輒道祖德述先訓所以最欣汰浮而返樸者諄諄切到而欣因得仰窺伯父之為人伯父寬仁和厚恭謹非茲世之人古人也遇人勿問輩年齊顏下氣沒齒不談人過差寵不驚辱不愠雖耄耋祭祀必親饋奠如生徹必泣下適庶子四年八十無一存家業驟衰暴橫至有人情極不堪者伯父處之自如八十五歲康熙丙午孫善慶方慶同擬元魁明年同取進士第聞報又自如徐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十三

曰乃父苦學若輩食報耳泫然者久之謂文林君福疇兄也四叔父好靜終年不入市伯父非風雨必出一僕自隨代執筇杖遇劇必觀入僧道士室清談必竟日道路僉曰儲太翁真行地仙也伯父七旬後康強無疾丁巳夏患痺寢疾七日而終享年九十有六孫曾內外男女百餘人伯父耳目聰明五官四體效職又是年秋曾孫右文年十九中京兆試相去僅兩月人皆以不滿百歲不及聞報致惜

孟性好書尤喜三唐詩自製詞曲工聲音律分刊得絕傳當江左承平家門榮盛頗以園亭聲伎自娛女樂兩部賓

友入門隱隱聞後堂絲竹聲及遭滄桑之變園亭傾聲伎散伯父即略無係戀視同浮雲若曩者固未嘗有此其於達觀齊物之學必有獨得而豈小子所能窺見乎伯父字孔規號象巖諱懋端僉憲公元子附例太學生嘗舉國朝鄉飲賓矣邑人如牆觀禮成咸歡呼稱德舉而散俯仰盛衰得扶風孟堅神髓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十三

叔翼子傳

一字貴奇氣

翼子叔諱懋時晚號遜翁能以其文壓輩流動督學廩上庠推郡邑諸生祭酒騰聲名吳越間貢甲申隱乙酉著書課子廿餘年老壽令終叔性簡易不爲容議論駿發上下古今雜以諧謔若風雨之馳驟爲學者說經書未嘗布席遶室周行或持杯酒且飲且說骨節開解義趣旁達說一章豁全部學者人人意得自以爲有耳未聞所著二體一起尚書接葺太史公史記至元史止一起春秋經傳接葺司馬氏通鑑至宋元鑑止二體相爲表裏並手鈔日二三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十四

十業晉纖雜六朝俳穢宋元冗而俚皆隨手艾艾換字潤句即彬然可誦論斷辭慙義富其論致治釀亂之道尤精欣嘗謂叔有經濟材而惜其不早見用於世以書爲徵也始周相國曰吾邑繼起會元儲翼子吳行若兩人耳叔與吳交最深崇楨丁丑吳試禮部果第一然叔素弟畜之不爲下而獨心折行儉王公王亦丁丑進士其後守重慶賊張獻忠入蜀圍其城太守登陴捍禦城陷不屈賊鋸公死叔聞變爲位哭極哀既而酌巨觥以奠大呼曰質行無恨質行不列矣質行王字也叔既不用於世才節不裸無所

短長然其於朋友取舍尚如此叔已卯鄉試卷本房薦主司首肯忽怪首篇綱亦少密句斥爲生語擯不錄壬午主考物色淹滯將處叔南畿解元首場忽汚卷墨淋漓主司大索不獲得失之際豈非其命也夫二子福蟾好學福宗能詩詞並補邑弟子員享年不永蟾子藥大學生能繼先志什襲紀傳編年二書藏諸家

奇聞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十五

從兄九游傳

從兄九游諱福疇大伯父子也伯父長子早夭羣從中兄最長怡怡鴈序出入追隨好學善文爲郡庠弟子年十九歲試拔第一時督學下江者爲倪御史元珙以文自豪目空一世者也既得兄輒繩以語人徧論諸生俾奉爲式由是兄名重江東郡舉國儀社與吳門復社相應推兄祭酒崇禎壬午售正榜有日矣揭曉前一日易置副車甲申例得副貢乙酉王師下江南兄遂隱處不仕云家居讀書教子率羣弟課文每月五六歲時伏臘宴笑極歡嘗曰吾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十七

家自先大夫亡受傷不少矣禦外侮者莫如親親吾兄弟協和尤可無吠所以訖兄之世羣從長幼若一身而人亦莫有侮子者兄爲人持重威儀脩整談笑風雅四方賢士扁舟相訪輒作數日留觴酒豆肉必齋如也伯父女樂二部未嘗識其面或張筵演劇奉命主客抑首就席禮成而散終不寓目觀平生孜孜矻矻無日不以先大夫緒業爲念惟恐失墜身雖不仕獨能以一文士亢宗少爲賢子孫長爲賢父兄可謂難得兄有別業在遺踪嫂潘氏卒兄居遺踪順治戊戌斃於盜諸弟驚愕哀號服喪滿菴不忘其

痛至今每一念及痛如新兄三子曰善慶方慶捷慶

善慶字長能離提抱輒默默呆坐召之食則食食已呆坐如初兄心甚憂之及就塾塾師曰他生多馴獨此子躍冶不易馭兄聞大喜憂疑釋然曰吾知其不爲木偶矣已而資性高每日讀書十倍他生所習年十一以援筆十藝補郡諸生二十五督學石公申賞歎之拔冠其曹食餼三十士以初試五策魁本房明年成進士居家待選以甲寅掣關得井陘令乙卯赴任年四十六歲耳以鬼崇無故投環以死人咸惜之始長能少時忱慨有大志以古王佐自許也爲文水湍火燎疏之撲之乃漸平坦成童作八賦既而焚之曰雕蟲小技揚子雲且不爲况不爲子雲者乎著書立言一以司馬子長爲的而參取韓退之氏所著盈衍簞笥今盡失於井陘之署雖求一毫芒之遺不可得已天生長能竟何爲哉賦材何厚餘者何薄憊精罷神以逐逐科舉及得一第授一令匪惟無所展布而適以殺其身天生長能竟何爲哉嗟乎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寧遊戲汙瀆而不悔也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十七

方慶字廣期康熙丙午解元丁未會試第三人成進士甲

寅授清源知縣已未以詞臣薦召試博學宏詞不遇復爲
令中途以病告遂歸廣期雖宦游不遂猶以其官贈先從
兄嫂潘氏贈大孺人歸家益讀書著文有遜菴文集十卷
鏤板行世五子或工詩古文或工時文稱於時
捷慶字捷飛通曉世務爲邑武庠生志氣頗壯踴躍於功
名而不幸不壽以死亦有足悲者

真摯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太

二式傳

二式兄孝友人也。生富膂力。明末大亂。兄稍長。學劍擊弓
矢。拔其羣。矜氣重諾。有古俠士風。烈順治乙酉秋八月。郡
兵屠豐義。骨相撐執。二式縛而鞭之。佯斃。中夜一奮縛索。
寸斷。超屋數重。躍而下。諸丁撤屋材。焚燎達旦。朋結火砦。
自固。復連躍踰之。乃免。聞者壯焉。年三十大。悔痛自刮磨。
移其材力。督農桑。權子母。不數年而業就。貲產并饒。嘗選
地河濱。累石爲牆。構亭鑿池。築書舍。課子姪。奉伯兄。二允
處其中。二允高士。移植竹柏梅李。諸名樹位置有法。又博
求嘉卉。手自芟灌。望之鬱然。一花草之榮。四時雲物之變。
二式則網鱗於池。摘蔬於畦。邀宗族親友。舉酒相賞。二允
二式及弟公三。迭起奉觴。不極歡不罷。吾村自巨創後。門
巷蕭條。是日復見承平世。宗故態。座中老人有泣下者。或
曰。二式少時。非直勇勝。亦智士也。鼎革初。載宜興。無賴嘯
聚湖山。以故明爲名者。相望。招二式却之一日。以事出。爲
所獲。賊渠趨風跪拜。誘說甚端。弗爲動。伺其懈。脫歸。語人
曰。此鼠狗輩。刀在頭而弗慄。痛哉。未幾。裨尉捕戮如其言。
嗟乎。人生當風雲變化之世。兼資智勇而槁項丘園。此其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三

所。遭。有。足。惜。者。然。徒。手。立。家。敦。人。倫。之。樂。優。游。俯。仰。以。天。
年。終。兄。子。雲。慶。資。其。誨。育。人。饒。鄉。校。蒸。蒸。太。和。至。今。未。散。

若兄者可謂賢也已諱福其子二式其字云

孝友人也一句立綱傳中節節見他孝友所謂言不離宗也

七弟君宜傳

七弟名廷機字君宜原名福宿先君五子適出者三欣長而宿其次也太夫人無錫吳氏以明崇禎甲戌閏秋舉宿當是時先君讀書南雍夢天降宿大如斗攬袂承之僕潘某力助先君宿入於抱數日家人至則生兒與獲夢時刻不少差而乳兒者即潘某妻也先君大悅彌月命名名曰福宿少端重屹然若成人稍長不遊嬉讀書兩遍即背閱兩三年可不忘侍先君側能觀色承意時然後言先君以故滋愛之順治丙戌至己丑昊天降割喪我二親則子與

弟尤相依爲命云內外之侮二人受之稅糧之逋前朝解戶之累隸園之辱二人當之晝則百計支撐夜則挑燈雜誦天寒宵永往往擁衾背坐互背所讀書未及半而鄰雞盡鳴和衣寢矣夢寐中輒放聲而號其患難相依如此然自此弟文益進君宜之文深湛剛健數試不利乃更易深以顯摧剛爲柔而人愈慕之其刺六經作小品信絕技也仁心爲質雖昆蟲草木不忍傷然其大者尤在孝父母篤兄弟厚朋友朋友中即有反覆多變之人及與君宜交輒終如其始君宜既於童試至二十九歲始補爲諸生歲戊

申君宜入山讀書發憤揣摩務得當於來秋之文戰而不幸得疾死矣年三十有五歲二子長者十有五名周慶今改名奎斗次子尤幼僅四齡曰召慶嗟乎以君宜之文而不聲施君宜之人而短命以死豈不痛哉抑春秋書隕石於宋傳曰星墜於地爲石疇昔之祥意者其隕耶亦既入於抱矣非隕也或曰其謫也天有謫宿猶君有所謫士大夫士大夫賜環斯復其所矣宿滿謫則歸其垣矣宿乎宿乎其諸生爲謫死爲歸乎然則自戊申以來宿之芒寒色正以照臨下土者亦已久矣吾復何痛乎君宜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五

語語斷腸聲

奉政大夫觀我公傳

公諱曾字觀我號留日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字遇伯皆諸生三世種德遇伯公尤長厚及公既仕封如其宦公中順治丙戌舉人己丑進士冬十月授吉安府永豐知縣豐大邑夙有名然明末首亂江西入本朝餘風未殄公至愛民如子發奸摘伏如神誅大豪而有其黨邑以大治流民復歸嘗葺恩江橋豐人勒詩歌其德初下車見兵人攫物於路執之少頃黨五人排闥入噪於堂瞋目戟手自稱提督標官往袁州採辦軍需者出文符一紙公閱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五

訖大怒曰豐去表六百里而幕府牒在手載前官亦逃官矣并執付獄訊之果商人買偽牒爲姦利者也具申提督提督檄諸州縣嚴加廉察通省受其賜諸商卒斃獄中楊成一者大猾也納交官府與愿民甘旋睚眦不平前令時陷以罪爰書銀鍊罪至絞公閱舊牘疑之覆鞠得寔情釋甘旋即以其罪罪成一民大快豐邑置豪累千百其尤豪暴者曰徐遇七曰聶某皆擇良田自占奪人妻女科民賦稅家設公案及諸刑具前令置弗問民亦莫有告者焉聞公勵精圖治赴愬滿堂公悉召諸豪至面質之還民侵掠

一孝成○德○至○用

立斃徐壽杖下。餘人股慄公悉置輕典。反覆告誡。俾自新。人人感泣叩頭。誓改行以出。永豐自是無豪戾。山賊再發。一公自單騎撫之。一誅賊首溫天顏。散其衆。豐愈靖。然後論四境招流亡。動以祖宗丘墳之愛。民襁負至者日千百。公悉召見。復其業。貸牛種。未數月。民咸歸鄉里。戶口日增。烟火相望。封內無不墾之土。治聲冠江西。癸巳。以貢課去。官士民攀留。訖不遂。過恩江橋。未嘗不泣數行下也。甲午。復職。未補官。丙申。緣事至豐。父老子弟泣拜於路。爭先輸納逋累。一清其得民去後思如此。初。公筮仕。遇伯公命之。曰。行矣。勉旃。寧得罪上官。無得罪百姓。公鏤刻肺腑治登循。良既忠且孝。可謂大德公。自西江歸。讀書課子。康熙癸卯。疾終。享年五十。前授文林郎。及子振官春坊庶子。贈公奉政大夫。子掄進士官臨川知縣。亦以仁愛聞。

在陸堂文集卷四

主

贊曰。公吏治載通志。採入國史書章。章明矣。公孫某猶屬子。爲公傳。屢請益勤。蓋欲詳列家譜。爲吾宗族光也。余不得讓抑公之。再至永豐也。距郭六十里有毗趙二攜幼子拜於途。且泣曰。昨日夜尸祝公。不意得復見公於此。又拜。又泣。邀公入其舍。尸祝之位。具存。蓋趙二聘一妻富。

人欲奪之。賄某紳爲關說。公驗婚書判女歸趙。幼子其出也。生四年矣。此與召伯甘棠之愛何異。又欣年十一。從公學。逮今六十年。所見好學之士多矣。未有如公者。自始赴塾。至於去。不一日。出游。書插架如山。循環溫習。法度波瀾。意趣有得。執筆之行楷。互施丹黃五色。交錯寒暑。稍減月。作文百篇。其循循常常勤而不已。至於如此。自公而外。吾未之見也。今公後人材質絕高。亦有如公之勤而不已者。耶。余并書以爲勗。

召父耶杜母耶殆于兼之

在陸堂文集卷四

主

堯日傳

曉慶字堯日較其行鉅細無失差聽其言訥訥然不出口
驟接者疑之曰是其深中以飭於人耶或曰嘻其蒙也及
久與之處坦然平炳然覺有以知所疑之皆妄也堯日良
士也敦行而謹言爲文縝密如其人不趨險詭以忤俗然
卒因童子試因自弛置不就試者十餘年親友強之垂老
復試補博士弟子員未一年而堯日卒嗟乎士窮固不一
類戴高位食厚祿猶不得行其道仰屋而竊歎者其次位
卑祿薄摧謫無以自存最下并祿位弗得焉然至堯日極
矣誨人稱嚴師以規矩方員相開導導而不聒嚴而不怒
弟子踴躍樂從故受益者衆子爲掌孫擇師得堯日間業
屢年惜乎吾孫之業未成而堯日死矣書其言行遺其子
俾後之人有考焉

悲切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壬

朝議大夫退菴君傳

觀我公適長子曰振字玉依號退菴生而嶷秀志氣異凡
兒十一擬開提筆七執許衣菴先生奇賞之歸以其女采
芹最早十九中庚子副車癸卯公捐館遺產瘠薄橫逆交
加玉依殊不屑意務刻苦讀書丙午臨場刻苦滋甚嘗是
時功令初更首場用五策取士士子茫無適從及江南榜
放廣期第一長能第六玉依第八一時稱曰三儲明年並
聯捷名益震然長能廣期卒授外吏獨玉依選入翰林爲
庶吉士學習國畫已酉授檢討庚戌簡會試同考官得士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壬

二十有三人極一時之選是冬給假省親甲寅春聞吳逆
反玉依念封疆多事身爲臣子義不敢燕燕居息忘君父
而徇其私因長跪白蔣太恭人以行丙辰擢洗馬庚申擢
右春坊庶子纂修實錄勤其宮至辛酉逆臣殄滅寓內太
平矣然後請假歸里省繼大母與其母云甲子入都簡日
講官起居注時 聖天子慎侍從之選凡三引見然後定
屢承顧問天子以爲老成而賜獎勵焉乙丑蔣太恭人卒
丁艱歸服闋繼祖母尹太孺人卒承重服闋庚午赴京師
行有日矣感微疾以終享年四十九玉依至性孝友愛

諸弟罔嫡庶而於弟掄瀛傑尤有恩瀛傑失父教誨養育
恃兄玉依居官評瀛傑所郵寄文字至精細或一題增
紙數葉疊疊出千言給假歸尤日夜口講指畫及成名乃
已瀛傑亦孝友丙午臨場玉依中夜渴飢許恭人親炊糲
飯瀛傑拾庭中枯枝烹茶繼之玉依飢渴俱解朗朗誦達
旦其家如此而不與無是理也予詳著之以明天人之際
且以諷世之有兄弟而不令者

贊曰玉依大節在甲寅北上辛酉南歸天下有事不忘君
無事不忘親爲臣爲子兩得之矣業膺 上眷而降年弗

在陸堂文集卷四

三

永以不及大用惜哉惜哉然玉依發憤孤苦之中置身霄
漢之上遭 神聖簡任侍從之臣出入小心未嘗有過斯
亦古賢士大夫之選矣其於觀我公抑可謂世濟其美者
也繼公作傳勒諸家譜并爲吾宗族光焉叔祖欣撰
簡而無漏

小宗譜引

儲氏系出有虞有虞之裔爲田齊田齊宗人有相齊而傳
世子者錫姓以官號曰儲子見孟子書儲氏山東人也唐
進士監察御史諱光義公乾元間徙江南潤州江南始有
儲氏唐末千一千二公由潤州徙常之義興卜居臧林臧
林儲氏自此始閱三百餘年千一公苗裔茂才成軒公元
江西總管昂霄公次子由臧林徙豐義長子孫焉始徙在
明洪永間至萬曆我僉憲公建祠堂祀成軒公於初室禮
所稱別子爲祖也繼別四世大宗次子爲我高高祖質齋
公生子四人我高祖仁里公爲長親兄弟宗之生一子我
曾祖封君景仁公也從兄弟宗之生三子我祖僉憲肩宇
公爲長再從兄弟宗之生五子伯父孔規爲長三從兄弟
宗之逮吾兄弟之身而高高祖之親盡親盡則易宗然吾
高祖之子孫目前亦且數百子懼夫居離齒繁渙而莫之
屬也累歲時不相往來聞名若字莫知爲誰猝然塗遇各
掉臂以去是服未絕而先爲秦越也予悲焉於是思有以
聯之仿古作小宗譜自我高祖仁里公始子孫人授一卷
以時省觀勸敦睦焉

在陸堂文集卷四

三

明晰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手

小宗譜後

或問儲氏譜肇自子乎余曰惡是何言與御史以前無可考及來江南吾潤州族人有譜矣臧林有譜矣豐義大宗抑有譜矣所未綴輯詳整者邇來數世耳至若臧林舊譜原本子嘗聞諸長老云先世嘉言懿行舊譜畢載焉官蹟之盛文章之美忠孝節烈之奇郡縣志所不能悉者觀譜燦然又有歷宋元明褒封寵錫之章與夫賢士大夫若元趙松雪虞伯生明初宋景濂方正學諸先生序引墓銘詩歌贈答之作炳炳烺烺輝耀人目成弘間有進士曰材者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手

官中書與同里徐相國溥友善因求序於溥溥曰是必得原本觀之乃可出手以續前貂材如言授之未幾材死徐亦以目眚歸居無何亦死舊譜遂沉沒不出今所存特副本甚疏略不得已而用之嗚呼惜哉夫譜爲世系作抑非特此而已前人有可稱之善必從而書之俾子孫如接乎其先惕然不敢自陷於不肖以貽前人辱此尤譜之所爲作也欣早孤弗獲從容承先君子話言以備知高曾之休德暨侍伯叔頗有所聞凡得高高祖可稱之善一焉曾祖可稱之善三焉其他傳聞異辭寧闕勿書懼失真也高高

祖質齋公至性孝友晚年與兄各營葬地高高祖營邨之東兄營其西有術者告兄曰而所營不利東吉壤也易之子孫不久累鉅萬兄惑之以告高高祖曰吉凶詎可知兄東弟西序不亦順乎高高祖曰善或以兄之情告公公曰吾兄必無是且第令如術者言吾何求兄後人大利勝利吾後人多矣吾何求卒易之既而兄後人驟長萬金然寢微獨西最吉今術家画以爲圖所稱辰墓墩墳也嗟乎此豈地力也哉孝友之德天相之矣吾家世仁厚而我曾祖景仁公爲尤曾祖母馮太宜人生七女而無子伯祖某祚始生抱以爲子尋舉吾祖思愛如一後復舉兩叔祖伯祖乃歸他日曾祖析產爲四授姪與三子均不以非已出且歸有差也族人稱之到于今曾祖工制舉業不遇赦吾祖甚嚴延師致名士之有高行者不憚千里飲食必親視八席親拭之寒煖增損被褥必親手易一日午食吾祖稍後先生至先生色不怡曾祖問之立負杖長跼先生前叩首以請俟先生解乃起隨立吾祖庭下數之撻流血焉族婦黃體乾浮薄險佞人也寒苦入贅依吾家以活一旦弋科第張其蟻視吾族人以吾曾祖素封爲人夙長者尤刀几

而魚肉之邑中東關橋圯體乾言於令命曾祖獨修曾祖歡然曰利涉吾志也採石選工撤舊料圖堅久費以千計者數而橋成邑人賴焉復以他事傾陷吾曾祖者甚衆曾祖處之泰然暨我祖登仕籍而體乾墓有宿草矣曾祖謂我祖曰黃義菴亡其子即吾族甥耳吾且不怨義菴況吾甥乎汝固非執薄道好修邨者然異日吾甥有緩急慎勿以外人目之我祖敬諾不敢忘義菴體乾號也後體乾子果有破家之厄賴我祖以全焉承先志也且夫子姪之均也師傅之敬也怨讐之化也類非凡人所能而我曾祖行之然吾族人及見我曾祖者必曰景仁公吉人也爲善惟日不足然則生乎善行三者外當不一書而吾所未聞則亦莫得而書也還金一事吾族人所艷稱者嗟乎還金善矣假設鄉里凡人衣食纔足粗識取舍之分其有不能耶此固不爲曾祖重也曾祖豐下容色愉愉族人尊於已者事之若親父兄卑幼耶愛若親子弟吉凶困乏必賙之賙及鄉里之無告者子貴愈好德施性和以謙雖受封不肯乘輿張蓋伯叔族人爲余言之如是故備書焉吾祖吾父本末別載大宗譜後伯叔兄弟可稱之善附之茲不列

列與吾同曾祖者二叔祖既白少吾祖十餘歲生而聰穎讀書過目不忘遇頗晚所撰時文歲歲束以貯之及成進士滿數大箱居官尚嚴材足以辦天啓時不赴補不苟隨僚婿頌魏璫有足稱者三叔祖九翻聰穎更過二叔祖頗能爲詩古文貢成均例應得仕以奉養生母故不出縣宰秦去非重之題所居堂曰亦政堂母亡終制筮仕柳州州佐遇蠱毒卒吾祖痛惜焉從叔穆生賢而能文章三叔祖少子也痛父不第發憤揣摩再試場屋不利鬱鬱成疾以沒叔吾先君子所敬也嘗延之誨吾長兄再從兄觀太穆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三

生叔長子亦好學訖老不衰鉤貫諸家時文篤於持論再從弟福晟字念典二叔祖諸孫也好學能文章

族譜公也小宗譜私也或曰吾子曷不整齊其公而沾沾於私子曰譜之作以序世系追求其善而傳之藉非我所自出弗以爲不急者與有幾而五世以後雖急於心未如之何何以言之古者以三十年爲一世五世則已百有五十年又有加焉系之關者不可復稽善之晦者不可復聞即有聞往往訛傳不得其實如之何如之何吾之爲此凡不使吾高祖子孫有時而致恨于無如何也吾不諱私也

且吾高高祖質齋公生子四人自吾高祖以下吾既序其世系傳其善而三人者吾固未之及也使三人之後亦各自其高祖以下序其世系傳其善而我高高祖之子孫舉無恨矣然則推此法於豐義之大宗與二世三世之自大宗分者又推此法於臧林之族人與族人之自臧林徙者其可以無恨焉一也由此言之吾之私不適以成其公也與嗟乎天下事分而營之則精合其所分則成吾願族人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三

之各沾沾於私以分營之俟有能者而整齊焉合其所分而我諸氏族譜煥然新矣速營之吾之望也

所闕勿書者既多則所書者信而有微可知已作家傳者當奉爲律令

二女謚議

予讀家乘里志有二女曰雙鳩在有元之季年也儲山東人徙潤由潤徙常之臧林自唐始唐迄元末族人元善有二女待年於家紅巾造亂掠常潤間道經臧林縱劫二女執焉皆殊色將污之女好謂曰此吾桑梓地義不爾辱過馬塘渡惟爾命是聽賊喜乃免馬塘渡去家不半里河水深濶二女素聞知故以此給賊既登舟出不意連袂躍於河以死先是元善卒二女僅母存賊退尸浮出如生母收葬焉塋於渡之高阜每往哭必慟絕每哭即有雙鳩繞母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天

旁鳴鳴相應和聲甚悲終母之世族人異之封樹其墓近墓立廟皆顏曰雙鳩常之人載其事於志為州里吐氣雙名所自來也嗚呼孝不辱先貞不辱身烈不怵死若二女者盡之矣獨惟賊既平明有天下太祖獎節崇義汲汲恐不得聞當是時吾族人官於朝笏滿床乃不以二女事齋沐拜疏告天子何也天子既注意節義二女事又世所希有天子聞之必賜謚賜封賜廟食且顧命太史氏書諸策太史氏承命提管削牘而書之往復贊歎激勵後人光采奕奕今天子無所寵史氏無所載二女事具在僅僅

為家乘之榮州里之華將請而未得與抑莫之請與噫亦弗可考參且其墓封廟號皆稱雙鳩以雜出於神奇詭恠不數百年墓平廟壞非吾族人之怠意者二女有靈而不享於斯名耶抑別有以耶予末小子既讀家乘郡志慨然曰凡忠孝節義之氣結而不散或為雲為霞為星為斗照耀於上或為鸞為鳳道遙羽化於下二女之念母而托於鳩以應和母也此至尋常不足用為神奇詭恠以震動流俗是故雙鳩之名吾得議削之古有謚典朝野共之謚於朝為公謚於野為私私謚不為罪又女子而賢者自古通得謚瀨江貞義女之類是也是故二女之謚吾得議筆之謚既定然後吾族人一呼而應輯其廟脩其墓二女必享吾族人乃不缺於義故議謚最急議曰二女不辱先孝也不辱身貞也不怵死烈也可謚曰臧林二孝貞烈女儲氏蓋二女沒後三百餘年族子欣為之私謚且具議如左

在陸草堂文集卷四

天

生氣勃勃如飛如翰

在陸草堂文集卷之五

宜興儲 欣同人著

後學

吳之彥碩夫編次
邢維信韓潮全編

男

芝五采校字

擬冬日演武場校騎射偕所屬登君山遊宴序

李吉水院

試

督學之職合所屬文武士而都肄之其武士首校騎射觀其關弓發矢御馬之能果能矣然後試之論與策以盡其才著在功令典是職者謹守之乙丑冬余自蘇蒞常課士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一

江上以某日校射演武場從功令也場在君山之麓臂江而負山校射之日風清日和獻技者奮疊幾貫革之士往往有馮事畢余偕郡守以下自演武場以升君山未幾陟乎其巔然後長江海門濶狹險易千里一碧之勢金焦驤沙峯尖煙火左右映帶之勝與夫漁人船客輕舫巨舫蒹蒲洲渚往來出沒之狀無不寓目而得之子與從游諸君子不禁心曠而神怡也獻酬有儀江聲四起子亦忘其日之夕也予聞山以君名念春申也春申去今三千餘年江之人猶稱之俾與茲山並壽豈好義不忘舊江之人大

性固然與然茲邑雖僻實通海潮為吳中險要地當海氛未靖樓櫓游鷺國家嘗宿大師以禦之自我皇上御極以來德威並用海不揚波居人嬉嬉開戶而臥然則子與諸君子所得以登眺宴遊覽江山而娛雲物者皆聖天子賜也易不云乎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傳曰居安思危詩曰無競維人至治之世文武並建右文而不左武是以海內久安予今日校射於場必詳必慎豈區區奉職循令行故事已哉蓋本朝於萬斯年治安之道在焉子曷敢不敬是為序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二

兼歐曾之勝以為之文

全史類編序

史之作其難哉。非以夫起例之難、善敘事之難、與夫屬辭文質之難也。又非以夫博聞廣見之難、凡史之難在類其人之賢不肖而論定之、無僭賞無濫刑、自佚克左公丘明而後作者莫良於司馬子長。法言稱爲實錄。然後史後儒倚據闕失子長弗能禁也。史之作其難哉。以夫作之之難。則又以知景而論之之爲尤難。何者。史氏所作一代耳。若乃上下數千年出入數十史。其賢不肖之變備矣。有能發一。心之獨斷裁衆論之是非。疑獄折於片言。成案翻於一。

在陸章堂文集卷五

三

。或原情以獎善。或誅意以絕惡。則賢者汨沒雖久而必伸。不肖者掩蓋雖巧而必敗。以勸以誠。豈曰小補。然而不得其人。其疵曰徇。曰迂。又其甚者曰諛。若唐人之史。通輕信汲冢狗也。宋人之鑑。斷若東濕薪迂也。明人之藏書。專任胸臆。誤也是僞書。而疑六籍。執一眚而棄瑾瑜。作聰明而亂名教。極其弊。使夫聖賢而蒙不韙者相望。而大奸元惡。忽然脫不赦之辜。受不虞之譽。乃亦所時有焉。其流毒世道。可勝言哉。故曰作史難。而彙而論之爲尤難。吾邑萬懷琴先生道德文章粹然君子人也。宦成歸里。家在溪山。

之間。閉戶讀書。終歲或不至城郭。年六十一。覃精史事。日

營手鈔。焚膏繼日。寒暑弗輟者十年。而書成名曰全史類

編。又爲序例。史論數萬字。欣聞而請觀焉。先生悉出以相

示。伏誦累旬。作而嘆曰。是夫不徇不迂不諛者。與恕以原

情。嚴以誅意。與恕與嚴。合則前賢之汨沒者。無不待以賞

不肖而掩蓋者。無不待以刑決矣。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

嚴而宅心恕。先生是書。即謂之善學春秋。豈不可耶。先生

壯年爲名進士。時文衣被天下。假令出入承明典司著作

纂。本朝之記注。緝故明之興廢。其材當不下司馬子長

在陸章堂文集卷五

四

而不僭不濫。必又過之。然先生雖不獲史職。宦成歸里。卒就是書以昭勸誡。而先生平日學問文章之蘊。畢見於此。不可謂非先生之幸。與天下後世之幸也。先生既以書示欣。因命爲之序。敬謝不敢承也。申命至然後粗陳其所管窺。而并題之如此。

議論精嚴而氣特疎宕

四書鏡序

有葺四書鏡者求子序言而子告之曰凡四書之有講章說數取足爲制舉業資而已其於聖賢之道有無裨益我不敢知而吾見世之工爲制舉業者類不屑屑於講章說數其殫精疲神以朝夕從事於講章說數者及按其制舉業又未必盡工然則講章說數之學道與文兩無當也而學者既已抑首受書縱不敢斲如古人之閱覽博極至若先聖之遺經諸子之創著良史氏之紀傳以暨先秦兩漢晚唐北宋魁偉奇傑之文章雖卷策累床要當馳騁上下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五

及少壯而治之日知所亡漸之以歲月文與道必將有得焉而徒殫精疲神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講說則其他無乃不暇及與子以吾言思之是書雖不葺可也是爲序

訓詁盛而經學微况高頭講說乎先生此等文大有益

于學者

贈于千英序

金沙有二才焉曰次辰曹子曰千英于子二子者其才同至其所爲文抑何不相似之甚也今夫選石於山頑然者一而已矣及若靈巧幻異之觀千狀萬態要其鍾造物之間氣而爲好事者所欣賞則一也然則二子之不相似斯二子之所以爲才與千英爲止水先生令嗣生長膏粱綺中春秋方富然其所造已能如此此亦有說矣有人於此牆而南曰吾以求名馬也騎而北曰吾以求珍禽也未見有獲焉一旦互易所如馬吾求諸幽冀之野禽吾求諸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六

交廣之區往往不勞而得所欲今夫金沙固才士之幽冀交廣也金沙之有于氏尤才之藪於此焉而得千英一日而千里片羽而五色吾見其翩然來儀流光輝於帝之廷而與曹子次辰如驂之靳也益於所示數十篇而決之

設喻本國策其文骨則與柳州爲近

起法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七

亦莫得而詳焉。所得詳者，浯溪以來十有二世而已。予嘗慨古者尊祖敬宗睦族之道，十僅一二存而譜之，益於人最著。故今世士大夫家及素族之尚禮義者，莫不有譜。獨浯溪之張相傳與金紫圩同本水鄉，曰圩張氏嘗爲大官。華顯前代以故名，其圩曰金紫，而進期曾大父作譜時獨毅然以爲此遼邈難稽，且自吾徙淮後絕不通金紫，往還者蓋久。今而求令是好扳援依附捐廉耻者所爲如郭崇韜拜汾陽墓，適足取笑耳。吾不忍蹈此也。因書以貽子孫。今進期一遵祖訓，罔敢墜其恪慎傳信如此，嗟乎！人情勢

利相要結、牽西秦、東越爲一家者、比比矣、況同邑哉、進期嗜古、尚氣節、與子善觀其譜、可以知其爲人之大凡矣、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八

葉兄壽序

余每惟古人集中未有壽人以文者及讀近代學士大夫所作壽序虛誕濫祝辭類優俳且與其人非有交遊傾愛之素轉相請託覲顏而訛筆者皆是也然後知古人之絕意不作蓋有以焉執友葉兄乘招角貫切劘白首如昔子交遊傾愛海內一人而已庚辰仲春兄壽七十子固不能無言然子之言大有異夫近代人之言者蓋近代人以壽爲榮而子獨以爲榮不在壽此其所以異也今夫壽之多少數之適然耳賢人君子自有斷然不可不盡者幼學壯

在陸菴堂文集卷五

九

行而老傳非與兄奉吏部檄爲當塗邑庠弟子師當塗大縣弟子率五六百人聰明才傑者麻列兄出其幼時經史性理之學磨礪浸灌得傳者必衆焉相觀而善五六百人彬彬有士君子之風俾遐邇僉誦曰當塗無罷士由葉先生爲之師也豈不甚榮而可樂哉子之爲兄期者如此且兄幼而學壯而僊蹇踴躍不得行教傳則道行矣他如安期羨門燕齊迂恠言耳世即有是吾一不爲兄望焉嗟乎余與兄同庚生偃蹇踴躍有倍於兄今又無五六百人者環而待傳然人各有其不可不盡者敢佩古人勞我以生

之訓惟日孳孳然則子之壽兄即其所以自壽也夫
命意高結構尤雅健壽序之可傳者

在陸菴堂文集卷五

十

送吳晉濤赴三水丞序

（起。勢。聲。响。目。擊。衆。）
方今用人最近古仕始進不逆定其所至起簿尉爲公卿
相望也況丞一邑副主贊厥令利安百姓者哉吳子晉濤
乃祖前朝鼎甲庶子公予大人行也晉濤爲諸生善屬文
詩賦箴銘長短調皆能之所刻燕友樓集工麗有法度壬
申游秦中得官職丙子選吏部得東粵三水丞戚友在都
門者餞詩盈篋晉濤裝爲一編歸而示予皆可觀也大指
皆曰是爲親屈子以爲士出處各有時假令仕進如前朝
士君子不得志於科目有巖穴老耳啜菽飲水盡其歡親
志樂也屈體小就弗樂也資格嚴而有才者無所展其足
今一切不然故晉濤之爲親而仕非屈也善夫乃舅氏楊
芝田之詩曰珠玉翡翠且其愛荔枝飽啖充詩腸由其言
以鎮撫粵東西數十州可矣何有於丞晉濤行矣適千里
者始足下以晉濤之才服乃舅氏之慈前日丈人所三副
枚卜未遂者焉知不取償晉濤吾於其初駕而易之

偏韓

在陸軍堂文集卷五

士

萬姓文星序

子顏惟今天下無異書同邑仇子我雲博聞而強記用周
興嗣千字四言體彙萃羣人姓譜創勒一編命曰萬姓文
星言如繁星之麗天而成乎文也予觀其造端分章恢詭
奧頤出入經史百氏仙釋外傳山圖海志載籍所有一恣
取以資助其說浩浩無津涯噫所謂異書者非耶太史公
稱真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仇子家產次中人閉門嘯歌不
幸往年罹雉鴻之殃身幽囹圄發憤思立言以自表見脫
獄之日是書以成而使仇子食其中產之入幸身無事嘯
歌衡茅田野之間亦未必肯敝精疲神發憤著書立言如
此也太史公之云不虛矣雖然方其開三木對獄吏常情
處之罔弗失措將捨地呼天之不暇而暇著書哉竊以此
異乎仇子之爲人也有異人然後有異書予故樂爲之道
焉

短篇宏甚

在陸軍堂文集卷五

士

遜菴文集序

癸亥廣期疾大漸與予談其音琅琅取所著詩古文一囊命長子右文坐以進曰四叔爲我擇而論之寧嚴無恕乎涕泣受其請廣期卒予即爲持擇得可選者如千篇篇加評論又越二十年始克錄諸板仍其原名顏曰遜菴集而予爲之序言序曰人言古文謂其句讀不類於今此繆說也古文以品骨不以句讀而文品與人品大較不謀而同文高而品下書契以來一二人而已廣期爲諸生即特立不詭隨通籍後士大夫相投契者獨山西魏公環溪一人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十三

士人則傳青主姜西溟餘皆如鑿枘之不相入此其耿介絕俗之性適足以大害仕途使跋前疐後而古文則引而日上卓然成一家之書茲集諸體畢登尤長於議論高處偏麗家令餘亦紆餘穿透有穎濱遺老之風序事文次之然當其得意恣睢爰然入司馬氏之室者亦往往而有詩工力不深然較之明允子固又若差勝夫詩古文匪一日之傳將與百世共見焉稱人不符其實將有見而笑且怒而抵之地者予論定遜菴集核實如是子俟百世之見之也抑寧嚴毋恕其於廣期末命庶不負矣乎

論斷謹嚴一字不苟下。文品高下係乎人品即此可定先生之文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十四

默鏡居文集序

如皋范令則先生善治詩著書曰傳疑曰彙詁自爲序哉
文集中他所載者亦可觀嗟乎古文蓋難言之才雖高學
雖富使其中驕矜好勝則必有悻悻之色囂囂譏誚之音
見於其語言文字間此適足以傷雅道而爲有識者所竊
笑今先生文發明聖賢之道恢闡嚴正然而心和氣懌即
之藹如禮曰溫柔敦厚而不愚深於詩者也其先生文之
謂與集有艾文一跋予讀之而重有感焉當日豫章吳下
所爭者何事哉區區科舉之文三年小變十年大變之物
在陸蓮堂文集卷五 十五

觀之當日名士如醉如狂若或憑焉爲明室亂亡之妖兆
今時移世易勿談可也凡其往來話詩之書見輒投之一
炬此愚所常行期先生亦行之先生文集名默鏡居其常
所自號曰葆光子
名士水火始于驕矜好勝而終于咆哮叫號前後截似
不相蒙而意實相貫有蛛絲馬跡之妙

任王谷詩序

吾邑王谷任先生讀書高尚嘗遊梁楚渡湘江著古文詩
各若干卷以卒卒之日黃夫人慟絕復甦歛其所著納諸
奩已而蠶績鍼繡積十餘年傾其貲爲夫子刻詩十卷既
成余因得盡讀王谷之詩論者謂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
余以爲雖詩亦然夫詩源於三百篇奇而爲騷靡而爲賦
肆而爲樂府雅而爲漢魏古詩淫於梁陳盛於唐此其大
較也升降疊遷作者代有學者深造而得之心隨其材質
而自取之則皆可以有立而宋人區區宗派間李杜昌黎

在陸蓮堂文集卷五

十六

迭相勝負一唱衆和黨伐謹吸此何爲也其風至明而益
熾一夫曰唐以後無詩衆屬而和之者數十年一夫曰唐
以後非無詩衆屬而和之者數十年又一夫曰晚唐以前
無詩衆亦屬而和之其爲詩害吾不知所底息矣夫害生
於議論將必有精明不易之議論以救之猶止戈必以武
也余論王谷文集至與友人論詩數書輒反覆讀不釋手
於同邑陳其年則規其有才無情以倉卒取辨爲才好何
李雲間而不知師杜甫氏於中州侯朝宗則譏其師杜甫
氏而并師其五言古詩乃不知有漢魏人古詩有尊王維

以壓杜甫者則曰杜甫自大。王維自精。維之精在律。不在古。有尊杜甫以繼詩亡者。則曰。漢有蘇李。魏有曹王。風流韻彩。俱得三百篇遺意。而下此亦未爲乏人也。吳獨南選王谷之論詩如此。可謂精明不易者歟。故余讀王谷詩。不層層於某體某篇某字句之何如。而大要以其所論者其所爲有不合者何寡也。豈非深造自得。而能有立歟。學者讀其詩。諷味其所論。其於詩害庶乎少救也。已嗟乎吾邑雖小山深。而水舒禽魚草木秀麗。生斯地者。類意爲流連。吟咏。願以余所見。獨得詩先輩韋人惜意中。而往往直入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十七

陶杜宰而王谷足與比肩。然韋人讀書萬卷。止以詩自憂。王谷通理學。尤工古文。又似不可以詩人概論者。韋人世家貧子。弱放失其詩。余羅之數年。未盡獲。王谷賴夫人之賢。綴拾以藏。今而資一手烈布之通都傳之千秋。雖兩人之詩。不以此分優絀。而遇之幸。不幸。抑有間矣。悲夫。王谷幼婿徐生少。而甚文奉。黃夫人命以序屬余。至于再三。讀而不勸者。徐生也。

先生不喜爲詩。而朱嘗不深于詩讀。此可見末段客主相形。秀石特錄。

蔣韋人詩序

韋人先生吾邑澗橋人。姓蔣氏。工詩古文。詩尤深厚。追趨風雅。拔宋元明町疇之外。樹立一家。嘗爲明諸生矣。酉戌後。藏身巖野。躬耕與樵。秉鋤腰鎌。食力自給。而其憂悲愉懽。一發諸詩。子嘗品其詩。高偈陶謝。平處不失杜子美。嗚呼。此可爲知者道也。先生既沒有詩。萬首散佚。人間族孫錫震。字豈潛。子門下士也。嗣先生爲詩古文。有能名一日。以先生采山集來。僅二百章。索子序。子却之。且曰。子盍網羅掇拾。及五六百章。可勒一編矣。吾序何難之有。今來告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大

曰。八百餘章。已具子亟取而讀焉。決然知非他人之爲。而惟先生之爲之也。爲狂喜者。累日。蓋予讀先生自序曰。某弱冠從安隱師學。五七言所謂安隱師者和橋鄧子坦也。天性奇悟。時文詩古文。並得史書不傳之秘。爲學者宗。今和橋千家鄧無留種。而于坦撰著亦無復隻字之遺。邑志刊行。曾不獲樂道人善者。揚幽光。附姓名於文苑之末。豈非其命也夫。亦足見生才實難。而才人之不磨滅於後者。爲尤難也。惟先生得宗安隱。博極群書。發爲文章。多可喜之致。然往往標新取異。於字句間。利病叢生。未若詩之有

利無病必傳無疑今得族孫力網羅掇拾勒爲一編俟有知者而不顯之文采風流照耀無極抑亦可謂幸也與因不揣固陋而爲之序以志吾喜踐前諾焉

序蔣詩并表章安隱亦足見先生樂道人善不忍才士之無傳其素志然也吾宜邑志草草詳畧失倫不得如先生者把筆詎非恨事

別杜鵑詩敘

杜鵑花蜀種最上蜀之去江南也遠江南之花亦有以杜鵑名然不佳佳莫如蜀然江南不恒有采山俞處士一本蜀種也偉幹而繁葩大赤而重英載以碧淡之藁封以五色之泥處士卒歸其壻楊氏無久售焉俞子又申過予而嘆息惟余與又申飲酒於斯花之下或歌或哭問一年耳噫人世今昔去留之故大矣余與又申親所閱歷何如也一花之細豈勝感哉噫其又不能無感於此耶悲夫于是余爲之敘而以別杜鵑詩屬之又申氏

與折

深柳堂詩序

吾邑懷麓萬先生出其學問文章勒名山不朽之業有全史類編一書余嘗奉先生命爲之序矣先生捐館後得其深柳堂詩稿讀之詞稿附焉古文多干詩散他人笥篋中未輯也夫詩至杜子美論者號爲周公制作冠蓋諸家或又謂子美激烈不若王摩詰詩風流蘊藉猶畫家逸品出神品上尊杜者弗服也然其說自可竝存不廢何以言之詩三百篇其作之者之姓氏可考者半焉周召二公外士大夫作者必以尹吉甫爲尤而吉甫之自評其詩曰穆如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五

清風又曰其風肆好倘所謂風流蘊藉者非歟嵩高韓奕蒸民是亦三百篇之逸品也先輩任王谷有言曰杜甫自太王維自精余亦曰周公召公自神尹吉甫自逸逸未必勝神也各不相壓可耳以余論次深柳堂詩非有排山倒海之氣驚人破鬼之辭若無可喜者而一唱三歎餘音不絕其於風流蘊藉實有所長而詞亦如之然則詩自周而來惟摩詰氏得尹吉甫之遺而先生又髣髴摩詰之遺皆逸品也是詩也傳先生爲不亡矣然欲窺先生學問文章之全其尤在類編一書其尤在類編一書哉

論必持平談詩家解此可無聚訟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五

悲矣乎吾友京少之亡而以其詩傳也京少客京師久

南還疾作自刪前後數集滙爲一編名曰東舍京少卒令
子開泰鳩工雕板藏諸家詩自元和長慶後莫盛於今今
之詩人萃聚莫盛于日下京少一詩出名公鉅卿把誦珍
賞其餘風流縱誕與窮愁憔悴猿吟虫咽之士靡不折服
古稱文人相輕今尚如此決傳何疑然而京少非詩人也
憶丁酉戊戌大叅公官都諫挈京少讀書燕臺歲時錄文
寓伯氏天序子見而奇之而大叅公家法學子本經誦畢

五、

即徧讀他經及史記前漢書荀卿楊雄之書然後惟其所
好辛丑京少歸年十六子盡發其文并叩其所有洋洋姦
博因亟捧其子曰子真異才往還漸熟竄覘意趣務在有
幸弗與秋艸同腐子高其志遂與定交當是時未嘗講聲
病律切之學也子間有吟咏然薄爲餘事京少亦不索觀
惟是一藝脫稿佯馳示子偶有指摘迅速改竄虛懷精進
雖寒素猶難之猶憶子館郡城每值節假行李未弛京少
隨至粗蔬滿酒必飽必酣明日造高齋縱論古今子夜不
寐大者講求經濟次則希風著作之林而京少尤銳于決

利以爲無得于此則所願不立此其于詩固所不暇矣賓

興之試京少再進再黜然後賦長短句發憤自娛已而大

叅公視學全楚之疆京少省侍往來匡廬九疑江漢洞庭

雲夢之間覽其山川則弔古慨懷之詩盈積篋篋自後一

困于丁巳之京闈再困于己未之薦舉三困于吏部之謁

選○皆○既○得○歟○失○無○聊○不○平○晝○夜○治○詩○而○京○少○之○詩○遂○盛○稱○

○千○天○下○然○而○京○少○非○詩○人○也○非○詩○人○而○以○詩○傳○又○僅○僅○以○

其詩傳豈非命哉嗟我京少其如命何予又憶京少年四

士葺懷園握予手曰古人四十曰強兄亦精力未邁吾葺

五

此將與兄讀書十年嗟乎斯言已矣今歲予復消夏園中徐步而緬思某石京少所欲立者某樹所欲刪某林所欲培以添蔭者天藜傑閣欲處于東偏而自處西偏言猶在耳生沒遽分昨夢不可追九京不可作子案間枕畔惟有東舍一編坐臥自攜啓卷如晤而已不禁揮淚而爲之序

詩可傳而惜其僅以詩傳感咽唏噓此交遊情至之作

沅雲詩序

從姪孫沅雲清源最少子也清源古文抗古大家而詩稍不逮沅雲聰明少操筆時文甚英異及長耽爲詩讓席下輩流賞奇于老宿子亦樂得而瀏覽之一有所投手持口諷弗勌也沅雲上有四兄冬春之交或赴公車或遊沅湘或餬其口於鄉郡沅雲子身孤處觸緒悲感故詩尤哀怨一如古窮人者之辭或曰是得無以能詩窮耶嗟乎沅雲以能詩窮方今蓋代宗匠篇章出入雅頌者其道光顯又不窮如予不意爲詩亦窮此又何說耶吾願沅雲益砥其學抽其思刃迎縷解以希暢道其性情而已他何足云蘊藉有餘味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手

壽母詩序

海內魁傑雅遊君子來觀於吳者舟上下相摩也敝邑距驛百二十里溪山明秀以僻故莫肯至偶有至者邑人士必能辨之果君子耶與之遊樂其來忘其久而將去也已史子西廬來自粵東之揭陽能文章意氣慷慨固吾邑人所謂樂其來者未十旬告歸咸錯愕西廬曰今年冬吾母壽七十我將歸而拜吾親焉與遊者乃不敢留太君姓李氏前朝晉江相國其親伯父云在家以孝稱歸于史事延周先生稱順焉丈夫子六伯子舉於鄉令爲令西廬其叔子也讀書太學餘皆郡縣高才生聲動嶺南諸孫二十有四于今又以善教育子孫稱太君矣先是明末天下大亂海寇毒閩日益劇史氏閩世家也延周先生之尊人謂先生曰閩不可一朝居吾舊遊粵潮樂其土風比遭殫虐也先生遂往卜居韓城之東偏吉既得吉卜則經營未定遽而尊人不豫然先生卒扶寡母攜兩幼弟去閩遷朝以就先志而襄之者太君也先生初至潮困甚太君節營勞勛相夫子屢致千金於是構屋百間處閩人之避兵而來者廩給如歸已而析貲爲三先生與兩弟各有其一皆太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手

君力贊成之。易稱女正乎內。余讀詩三百篇。其咏歌婦女之賢。至於無非儀議酒食止矣。獨述古公胥宇。則爰及太姜王季德行。則歸美摯仲。蓋創業艱難。其所需內德之助。斷非尋常任中饋者所能勝。而士大夫起家。何以異於此。由是敝邑人士。本大雅之義。作為詩歌。其詩諸體不同。然以為天將興史氏於潮。以有太君而太君必且享有大年。極富貴之樂。為盛德之報。凡所以美其前而祝其後者。大指一也。彙為一卷。題曰壽母詩。又以為余與西廬交尤善也。俾序而升之。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五

逸調說詩風雅肅穆當跨南豐而上之

浮屠寄堂詩序

嗟乎子悲夫士之懣然不得志以羈處天地間者何其多也。雖然於其中又有甚者焉。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是豈卑小官而發為無聊之辭哉。其有所思也可謂甚者與。雖然有所思而敢於昌言之若夫不敢於昌言之而惻惻焉實有一之不能去於心其耳目之所聞見動於心而莫不憤以悲雖憤以悲其末如之何又不能塞耳閉目而使之不聞見就使不聞不見而惻惻焉實有一之不能去於心然而又終不敢昌言之士君子至此可謂窮之甚也。百丈沙門寄堂予未及見其人也。見其詩及見其詩則吾所謂窮之甚者無一不有焉。予聞寄堂士也僧與詩俱寓耳寓於僧不足又寓於詩其有一之不能去於心如此與寄堂之所不能去於心彼去於心者何廣與彼又非只貧賤士也可不謂君子哉。一詩之聲律工拙何足道哉。取有所寓之足矣。予得寄堂之詩於青道人。俾牢藏之。青道人讀三日為贅數言而歸其詩於青道人。俾牢藏之。永勿失。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二

一意往復天矯如龍老泉木假山記後此為嗣响矣

浮屠眉伯詩序

佛者眉伯寄堂之親弟子而眉伯之親弟子青道人也佛者以教著代故青道人祖寄堂而父眉伯子既從青道人得讀其祖之詩則又授予以眉伯之詩子惟唐宋多詩僧能出其辭章以與學士大夫家犄角甚衆然其於佛也淺矣深於佛又能出其詞章以與學士大夫家犄角吾未有見焉眉伯其深於佛者與宜其詩之止此也然以眉伯之詩較凡深於佛者之詩則獨有勝焉江南畫溪儲欣序抑揚不失實可謂惜墨如金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二

詩偶存自序

子於詩未嘗學問蓄心出口韻其句讀嚶嚶然號之曰詩信宿自疑棄擲弗顧其有存諸篋笥誇觀於人而欲人之知其爲之者蓋未嘗也詩人俞又申每惟子不力爲詩又惟子不自存其詩曰子詩五七古天才健朗五律雅澹誠力爲之可追唐風又曰子所自棄擲僕往往收拾綴緝於後約二百餘章繼今誠肆力焉當反錦於子以視前後所造何如也子笑而謝之私心竊念又申非欺子者又私自忖度少壯盛強不以此時窮極閭閻今老矣因忽忽不自奮無何又申死越明年其子捧一帙授予又申之手澤在焉泫然泣觀其書則曩時所收拾綴緝余詩也爲嘆嗟者久之徐讀之惘恍回惑若隔世矣嗟乎人情鮮不愛其有者曲几敝蓋猶致惜焉况心所發之言乎予有詩予不自存而又申代爲子存足見又申愛子勝予自愛也獨是又申所收拾綴緝余詩二百餘章今此僅十數首頗稱余五言律今十數首中五律尤寥寥然則又申死而子詩又十失八九矣僅有存者如舊棄擲非故人意也爰亟錄而存焉嗟乎詩之源出於古六藝之一爲之有成若黼黻焉衣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三

編者惡夜行白晝藍縷遇人於路弗樂也張美而匿惡人情與余之不愛其詩庸知非自愛之尤與茲編特以不忍故人之拳拳也而存之

且述頗末情文關生結尤道宕

在陸軍堂文集卷五

手

周澹芹遺稿序

嗟乎此吾亡友澹芹周兄之遺稿也兄始學即覃思精微爲文博奧牴觸世眼降格作之乃遇知己又積二十年然後得舉於鄉得之之文人人以博奧相驚賞而不知其降格滋甚也兄前後所作萬有餘篇並放失次子亦魯長而好學知愛其大人之文稍掇拾焉題大小各數十首近作耳乙丑兄卒京師子與蔣子京少求其文論次之付諸梓懼其久而復佚也夫以兄所作之富今之存者此而已則其餘之耗竭心血旁通發揮以與古六藝相佐佑者俱磨滅而不顯於世惜哉雖然子與兄交舊矣凡兄所爲文字皆見之而誦之矣乃今茫然無復記憶而所記憶者惟是交游之素切磋之情與夫盛衰聚散之感爲不能一日忘也曩于年未二十偕舍弟君宜從侄長能廣期慨然思麗澤之益萃友八人而兄爲之長予視兄年長幾倍也顧爲忘年交里中稱曰八俊既而廣之爲十二人十二人者約曰非聖賢之書勿視非其行勿由不幸有過必面責改然後止則又約曰文之課月有三合而課者一離而課者二合而課爲書之藝七離而課書之藝五後場詩賦諸體古

在陸軍堂文集卷五

手

文各一既約而退循而行之寒暑弗輟者凡七八年方月之合而課也味爽咸集達於五更燈光爛明延照戶外時憂於文者爲周兄天綏將鬚叉手揮翰風飛狂者爲長能睥目高吟聲出如虎靜者爲葉兄培生從容就席以至於畢喜慍無迹其他或敏或舒或默或語高明沉潛未易殫狀而其間攢眉搥掌終日危苦不肯苟下一字者獨我澹兄及舍弟君宜而已夫其貌危故神凝其思苦故意慍此子所以折服澹兄之文而亦嘆舍弟君宜爲吾家巨指者凡以此也丁酉許兄紫庭雋兄爲諸生自如丙午丁未舍侄長能廣期聯雋兄尚盤桓諸生中至戊午然後得舉於鄉而兄年固已老矣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吾黨十二人君宜最少最先夭周兄亮生繼之長能甫得官以非命死徐兄叔遠貧死亞卿周兄叔于盜怛而死廣期棄縣令歸歸不數年亦死天綏兄初以稅事被斥牢落不得志死於前年秋及今春澹兄又客死焉其僅存者吳兄仲文老且病許兄七十尚善飯葉兄與子差稱無恙耳悲夫悲夫十二人者方其握手定交鐫削文行相期待豈小哉而身世所閱盛衰聚散寂寂如此此太史公所謂無如命

何而子於澹兄不禁撫其遺文而出涕如雨也嗟乎已矣人如澹兄死者不復生矣文如澹兄失者不復得也嗟乎已矣失者不復得然猶有存焉存者如復失并其文亦無有矣予與京少亟求而梓之有以也夫有以也太然予所以追念疇昔悲不自勝者固在彼不在此俯仰盛衰前一段鬚眉畢現後一段淚雨如傾此真龍門絕技以爲做六一居士者猶皮相也

應繩錄選序

蓋開扁鵲之治病也。遊諸侯。歷國人所貴尚。而更術治之。故其道易行。而所施者博。予見邇日選家。喜撰錄。試牘。至二三集。弗厭。儻亦昧學者貴尚。攸屬。而志存乎博濟。與然。吾以爲著文。難。司衡文。尤難。屈宋騷詞。不沿三百。而太史公亦欲成一家之言。蘇明允論孟韓歐陽。皆斷然自爲一家。蓋必如是。然後足以有立也。嗚呼。難矣。若衡文者。方圓奇正。雖然。交投高。而爲山。平。而爲川。大。而爲河海。小。而爲沼沚。明。而如旦。與。而如夜。密。而如簾疎。而如林華。如衣裳。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藻火素如。清廟茅屋。常如粟米。果蔬布帛。異如黃金珠玉。珊瑚玳瑁之珍。丹翠羽毛之觀。水犀香象牙角之用。三代秦漢以來。圖書法物之玩。武庫之藏。牛蛇神鬼之形。癯若仙靜。若禪。充其容。若文動。而殺若武。澁若吃。順若瀉。短若劍長。若牙逸。若雲重。若鼎凡此之類。兼收並拔。而無有漏吾網者焉。然後內不愧於心。外不作於人。吁。何其難哉。大抵著文者。欲自成一。家之言。而衡文者。務周知百家之言。故其難較甚。然則今日選家。雖以秦越人之心。爲心。吾恐藥籠參苓。不告匱者少也。乙亥欽汪思白先生命次子誠

就學於予。丁丑先生受簡命。視學福建。初試一二。附試錄生童前列。文寄予。予心奇之。厥後所寄益多。奇賞彌激。今春於歲試。選拔已刻外。又得科試文四百篇。既卒業。并所已刻者。拔其尤。通得二百餘首。詳加評論。私置家塾。課予長孫誠聞。而索觀焉。堅請梓行。予弗能止也。嗟乎。八閩號東南材藪。予侍將樂廖夫子。粗知其槩。而竊惟年來。試牘無奇。藝足觀及先生。至則魁偉俊傑。不恆有之。材角出麻列者。英髻秀並。受殊遇。試卷一布。赫然驚人。而其間類多孤寒幽陋之士。家乏一簣。屢試屢跌。自分此生終已困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鹽車之軛。及經拂拭。至於捧卷狂拜。伏地悲哀。哽咽不能吐一語。官吏觀之。蔑弗泣下。如是者不絕。此足見先生知言之至。感人之深。非公而不明明。而有漏者。所可望也。原刻名曰應繩先生。豈以一家繩百家哉。言成一家。斯應繩矣。是懸百家之繩。以繩之也。義甚善。予不欲易焉。嗟乎。是選篇帙無多。衆美畢具。良藥利病。或庶幾焉。如遂取吉水李夫子彙征錄。暨顏學使浙江試牘。合爲一書。得文五六百篇。付諸剞劂。列諸通邑大都。亦可云試牘之大觀。而予亦得自附于秦越人之心矣。

辭不足不可謂成文此昌黎晚年絕境而先生得之以
雄峙一代者也

禮執時文序

從姪孫在文禮執年十四學於予聰明嗜讀書言動不隨
省括而釋予大異之謂清源曰是子必亢吾宗清源笑曰
姪所見政畧同耳其爲父師所賞如此無何清源即世禮
執亦重病束書數年及稍愈而文思歛若百川之涌沛然
其不可禦也提筆歲試司文衡者握卷咨嗟曰國士國士
拔冠其曹繼此典學屢更僉曰國士國士而禮執之文稱
乎四郡駭駭遍大江南北矣然禮執不自多有見推者輒
曰某何知此家叔祖某翁教也故予得禮執而門人益進

貪天之力予惡焉顧禮執自十四歲後其與予離且久者
惟得疾及閑遊時爲然其他行止必偕比十數年相依尤
篤然則當羣言淆雜而其文獨馳騁康莊卓然非岐途榛
徑所得煥或者其亦有所宗歟禮執之文才華閃爍固而
存之磨礪渾涵一發堅銳有不可犯之色禮執之學深探
六經採漢宋註參鈔卷端附以已見熟復史漢吟繹韓歐
蘇氏之書他若諸子百家無不覽也無不撮也窺其心將
博極而止而所得往往發之於時文辛巳從予讀書維揚
予拔其尤八十篇壬午從懷園所作充篋今春又爲拔二

十餘篇俾禮執窮居展玩足以自怡而一旦雋春秋榜所
出素業以質天下者亦於是乎在甲申始和老人欣序
且讓且任立言有體

瀛傑文稿序

余總角則學於觀我夫子夫子成進士令吉之永豐以廉
直忤上官罷歸杜門課子命瀛傑學於予當是時瀛傑亦
總角也一本之親相傳受爲師弟子三世矣瀛傑學既成
猶從子請業不倦予以所聞於夫子者時爲瀛傑言之予
之言曰學士家言文章輒喜創而惡因予謂不然文莫善
於因惟因能創且予所謂因非夫人所謂因也彼所謂因
因人耳因時耳由是則苟且雷同剽竊似是而非之弊不
可勝道也予所謂因因乎其人之天今夫耳目口鼻之麗

於面也妍媸者半焉就其妍者千百而無一合今有人曰
子面如吾面有不笑其謾者罕也所謂其人之天也文之
生而妍者不多有就其妍者錯出不齊質文奇正莫可比
而同焉此亦其人之天也因其天而順成之充所長輔所
短則皆可以有立故曰文莫善於因惟因能創此非余言
余聞諸夫子夫子蓋嘗云爾瀛傑敬而聽之弗敢忘瀛傑
之文其始寥然清飄然逸落落乎疎也冷冷乎雋也天也
充其所至月異而歲不同清者厚而逸者道矣疎者古而
雋者深矣卓爾樹立出其文於筆墨之伍筆墨之伍翁服

焉小大之試所向如志、非因其天而順成之者、與惟其能、
因是以能創與瀛傑雋於今年秋坊人以其稿請瀛傑屬、
子論定既定屬子序言予就文論文一不書其他書子家、
師弟子淵源與瀛傑文之大槩并諸首、

時文三昧

吳玉溪詩集序

二十年來吾邑詩人秀出而吳子玉溪妙才跌宕其間為、
行輩折服數以所業示余蓬屋之內古調鏗然蓋中聲也、
凡煩手淫聲惱惛心耳每在五降之後惟中聲優游夷愉、
可以被金石而和神人而玉溪得之可謂難矣玉溪名家、
子工舉業嗜歌詩少時所作勿論十年以來詩凡屢變乃、
每變愈工不極諸自然不止嗟乎自然者道也自然之中、
而千變萬化出焉子又烏乎測其所至哉抑玉溪與其兄、
晉濤伯仲相師倡子和女子欲聯二子之詩顏曰棣萼集、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婉美古人詎不盛與而其羣從復有工楷書嫺吟咏者亦、
棣萼集所必及與然則先丈人祭酒公文章道德之澤長、
矣于是乎序、
道雅有絃外之音

徐天碧文集序

詩賦古文作者綿涓相續而通材實難文如孫可之詩無一篇傳詩如孟浩然古文不顯于世且即古文而論或排或散各自端家易體爲之鮮弗失據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諒哉然惟才大者無所不可耳徐子天碧少以能制舉業稱稍長以能賦能詩能短長調能古文儼體稱及讀茲彙至驛參軍酒家傭數傳序事有體神氣凌厲生動古良史之遺歟何能之富也昔柳子厚爲禮部以前對偶雄麗至永柳而變秋濤瑞錦上軋昌黎近世中州侯朝宗所著壯悔堂文集高處可遠紹歐蘇而自謂前此年少時亦喜爲駢四儷六之學迨後著此集時絕筆不爲四六子厚居永柳猶時時作對偶文字視少作益雄深才大者信無不可而天碧茲彙直可步柳侯而嘖點孫孟也抑尊公竹逸先生敝屣一官著書于蔭綠軒蒼松白石之下二十餘年天碧雖才夫亦有所受之矣

結構稍逸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聖

詠雪亭倡和集序

吾友謝羲占之長君應雲次皆入雪中倡和得絕句如千首持以示余和平淡永騷人之秀歟惟謝氏世居嘯莊嘯莊者晉義興太守謝公泉以地宜長嘯而名之去官而居之俗云嘯莊非也此地極目浩蕩有千里雪月之觀而謝子之詩之所爲作余更有取焉先是謝子大父兼山公高隱西溪柱門不宦敦善不怠鄉黨太息以爲賢同時邑中有一聖二賢之稱而謝其尤也五畝之宮修竹萬竿直焉而以望一日大雪招同志二三子登亭曠眺銜杯賦詩于時公和陳定生先生詩有黃冠相對之句到今誦之謝子踐其宮觸其景言念爾祖慨然廢吟仁孝之思浮動楮墨今而後余亦不敢以騷人目二難矣因援筆而爲之序兼眎羲兄以爲何如也

所見者大

在陸草堂文集卷五

聖

在陸草堂文集卷之六

宜興儲 欣同人著

後學 吳之彥碩夫編次
邢維信韓潮同編

孫男 掌文曰虞校字

俞處士墓誌銘

明亡之二十年甲辰月日采山俞處士卒。壽六十有九。處士縝密健勤。有用世材。啓禎間數舉有司。不利。當是時。明政不綱。進士甲科。把握天下。羅據內外。要顯。徜徉恣睢。職私垢汚。朋黨傾軋。明旦夕淪喪。不可救。處士年四十有二。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子各任冠成立。文譽籍里中。由是處士退然。卷懷自弛。無用世意。付二子家。隱采山。不十年。明亡。又二十年。處士卒。卒之地采山也。故號曰采山。俞處士諱南吉。字迪時。好讀書。所居采山。貯書一樓。工詩古文。然虛已善自閤。匿雖久。與遊莫知其能。疾革。出一冊示弟之子。猶曰。此不足觀也。其虛已善自閤。匿如此。處士居采山三五散人。時時從之。物變節換。處士與三五人。非必出遊。遊或入窮谷。探幽遐。則數日不返。處士身短小。容貌極蒼。筋骨步履。人每上下巖壑。扳援蘿葛。少壯無不失色異顏。而處士驕

鬚皓雪。婆娑其間。愈益奮自喜。人以此奇處士。明亡處士

二子相繼死。處士更連舉三子。家累復及。處士處士即好遊。不廢事。即治事。不廢遊。人益奇之。然處士家世仕宦。處士賢且材。宜有用於世。不幸而隱。隱矣。不幸又速奪其壯子。使有家累而家。又日貧。繼舉子皆童稚。處士又不幸。不及待其成立。以死。此無知與不知。所以悲處士。處士曾祖某。祖某。皆進士。父子官大夫。父某子三人。處士其長。娶蔣氏。父祖皆進士。生三子。兩男子曰某曰某。壯子也。女子一適金壇于某。幼子三。曰某曰某曰某。同母女弟一。又女子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一適同邑楊某。處士男女子凡八人。處士事親孝。友于兩弟。兩弟前死。撫其孤子如己子。然孤女如己女。然交友朋以信。與人期不爽刻。藏曾祖祖父之遺書。經幾十年。彌留發之。轉以授其子姪。如新。自少至老。無一事挂於過。差臨命不亂言。親友之來弔哭者。必極哀。行路之人。聞其喪。皆太息。處士以卒之年某月日葬龍潭祖塋之左側。蔣氏柩焉。弟之子綰問銘於欣欣之婦。即處士所撫其弟孤女子也。然則欣之知處士也。宜實且詳。敢辭銘銘曰。義興有士。邦之彥。抱德與才。處不見。譬彼蛟龍。非其時。涵

兩蓄雲遏弗施萬物槁枯身下卑天閤祚明物崇之嗚呼
處士已於斯幽幽龍潭考卜宜相爾諸孤式宅茲
中段層折而下勢如累基每讀一過覺悲風四起

西山先生墓誌銘

先生宜興人姓楊氏湛露其名也字燕侯父萬春孝友君子也生二子季即先生少慧書目涉成誦問業良師心通神解不倚講說饌於庠冠軍於歲科之試東南名流咸願交執經之士歲百數通顯者若而人然先生卒連寒場踰二十年以迄乙酉是年適先生歲薦之期而王師下江南先生遽棄儒衣弗服也居北郊杜門食貧縣宰請師事弗應更四十餘年而壽考令終於所謂唐家莊者時行年九十矣未病其門人相與議曰吾師高節無朋以方古賢之采薇而食者其可因號其師曰西山先生先生弗受聞者宜之故其卒且葬也明旌行狀弗稱燕侯稱西山門人志也先生秀眉目美鬚鬢豐下容止有則望之儼然國初仍明制而變通之歲薦起家不十年晉監司入陟卿貳者相望先生毅然若棄涕唾久約靡悔人以此高先生然吾聞先生明季時同邑周相國家居邑中名士悉請業門下先生獨不往相國屬其友鉤致之先生固謝不從江右楊機部之來吾宜也奇先生文請見不可壬午秋試機部在留都使人速先生行先生竟不赴機部益重先生音

邑人宦江右者機部一見必首詢燕侯嗟乎士氣於詭遇
之利甚獨恨未有路耳有則昏夜逐逐蕩靡廢恥而趨之
風之胥漸匪一日觀先生所自守豈偶然也哉履常如此
至於際革除之運甘丘園之蹈殆非先生所難而亦以見
先生之爲與夫苟自奮以干鄉黨無識之譽者異也先生
卒康熙壬申某月日其生以明萬曆癸卯某月日配張氏
繼陳氏皆先生卒陳生子天錫女一人適湯某先生八
十三歲始得孫有赤芝之祥故小字芝生名源遠天錫以
某年月日葬先生某鄉某原先生羣書博極期於致行堪

與服氣兩家書並行之有效重然諾撫友人孤子若已生
恭伯兄老幼無間耄期拜父母墓必長號失聲著文及詩
甚富捐館後不一存篋中惟家傳一篇而已嗚呼先生固
粹然完人而楊氏之於孝友亦可謂世其家者也兄孫懷
遠紹緒善文以狀請銘於欣欣生晚惜不覩先生盛壯時
而比數十年間同邑中所高山仰止者先生耳因不揣固
陋而爲之銘辭曰

流水交沔涇濁渭清誰與清者西山先生先生之文讀者
起舞匪我仰千貴人自俯孰孰乃心不迎而拒中身得仕

如唾斯棄優哉游哉曰各有志南橋北騎晝夜并營充彼
大願不過公卿百年失足伊辱豈榮闔戶授經闔戶懷古
春草秋林桑田藥圃道日以高壽亦以耄埋骨家山歸真
渾浩銅官之麓首陽之趾壤芬泉香奚有彼此首陽之趾
銅官之麓歷年滋多罔敢樵牧庭梅蒸瑞赤琥朱霞僉曰
休哉有孫哇哇先生食報在芝生邪

高節抗古采薇獨原其履常能自守與曾文定記顏魯
公祠堂意見畧同志文秀潔銘辭尤彬雅可誦

大學徐君墓誌銘

君諱開泰字成孺姓徐氏其先鍾離人南唐時始徙爲宜興人宜興之徐至太師文靖公始太文靖有弟諱濟濟孫諱文煒于君爲曾祖著學行學者號冲菴先生冲菴生君之祖諱翥翥子諱明羽君考也比三世守道不仕君少有力爲善孝友睦姻頗治生然務儉勤不侮鰥寡孤獨家卒饒豐於財愈好德施翕然有長者聲閭里間中人咸化服之兄某遘重役君日夜爲心計手畫忘寢食事有緒財

在陸軍堂文集卷六

七

物無所出則悉捐已貲濟之傾篋箱不留一錢事已兄指已所居宅以償君愀然曰買宅以居子也使子有居姪無居弟奚忍兄固進君固讓辭堅確至涕泣兄亦泣遂絕口不言償宅事人以爲難崇禎癸酉宜興有民變宜小邑有明季年宰相九卿巍科巨宗填塞城市子弟輿臺廝養虎啖鄉郭少不稱意出片紙示縣令令唯唯奉惟謹斃獄杖下者相續株連牽攀空雞犬一村家怨人怒執鋤爲兵負薪爲矢求怨家父祖墓戕戮焚場無虛日當此之時民氣漲張形勢高明之家鮮有脫然得保全先人丘墓者一日

衆集於徐氏之壟將發之鋤且雨下有數百人直前大呼曰止我曹幾誤凡我曹所讐某某謂此墓中鬼子孫然徐君成孺亦子孫徐君仁人衆共譴大聲曰然徐君仁人曰止即止反相與羅拜其墓道而去得不發君以崇禎癸未月日終享年六十有二娶萬氏尚書文恭公諱士和女孫子七人樞榮次棟隆次肩崧次鼎梅次廷楫次智次先枝俱博士弟子君之先比三世不仕君少有才不得進諸子競爽謂必食報又不達然自君之亡諸子守君教家益起有孫數十振振繩繩氣象蘊隆而曩時所見發掘號爲高明形勢之家或稍稍陵遲衰微矣或陷刑辟隕其家聲人僉曰天道且用是決君後人必大昌寬君孫也最賢能文章與同邑儲欣以文相親一日以君之狀來而屬以銘銘曰
有。悔。其。鬼。豈。不。公。卿。匪。公。匪。卿。羅。拜。于。墳。嶽。重。不。塞。坤。厚。
施。生。既。保。其。墓。克。開。子。孫。子。孫。承。承。嗶。嗶。厥。聲。
描。畫。生。動。紙。上。有。聲。史。才。到。司。馬。子。長。之。地。千。古。只。一。
揚。子。雲。殆。非。定。論。

在陸軍堂文集卷六

八

周處士墓銘

處士諱永宇恒于考諱中立字鳳儀義興雲霄里人姓周氏鳳儀爲人長者六子處士其季出自庶而善事嫡母屠太君太君愛之過於已生析產均壹處士感激彌厲内外嘖嘖稱孝友無間言故明時兄某陷大禍親戚罔敢顧問處士獨隨晝夜計畫盡廢所授產救兄敵怒將并陷之周族長幼咸奮曰而敢害吾孝子悌弟我曹有不共讐之者非人敵聞乃止是役也處士得脫僅如髮國初姪某累荒糧處士匿之奸胥誘致處士子而使人好謂曰公無慮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九

公姪朝以出子夕以歸矣處士曰兄惟一子奈何出之蹈不測因重費求直其事三年後定竟不出姪與胥處士子亦無恙處士善以勤且儉理家屢破屢起恒勝其初娶黃氏父曰湛明湛明一子某遭疾垂斃甚貧有男七齡指示處士曰將焉置此處士曰於我育我存儲爾存也經紀其喪抱孤以歸養教婚娶視子卒以成立處士有餘財輒調族戚之困乏者鄉鄰緩急勾貸一不辭或以產業質錢已而自占或別售處士曰彼豈得已而爲此置之如是者非一嗟乎惟昔周漢興賢取士之制可考矣周六德六

行漢孝弟力田假設處士生其間其姓氏揚於王廷功烈

光於冊書何如哉自漢而來上下以發策決科相震耀而

嚴整積行之君子乃至老死蓬蘽而名不稱可慨也易大

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非此其身在其後處士長子連學

行爲學者宗稱湛芹先生不獨舉其字先生年五十九以

歲進士貢京師授教職是秋舉於鄉次子灃亦善士孫

亦愚亦魯亦簡連出亦文灃出並邑庠生曾孫材者若干

人處士始擇師而教其子也必得人待以忠敬處士父道

嚴小過必誡訶以故湛芹先生學行早成諸子姪從先生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十

學動中規矩有家法文傑然各自樹立稱於時由是吾邑

人無智愚咸知處士之後必太而助順之天之果有徵也

處士年八十無疾而終在康熙辛酉某月日生故明萬曆

壬寅某月日黃夫人享年七十有四先處士卒合葬某鄉

某原既數歲孫亦魯懇懇至孝以黃夫人弟錫朋之狀來

而請爲之志與銘余兄事湛芹先生三十年處士余父行

也亦魯之來請也宜銘辭曰

爲子孝弟克恭兄在難單身從敵切萬坦不憚勇孟貴難

爲傭姪易子髮怒衝卒兩全同禍凶撫呱呱延黃宗敦親

鄰耗素封古有是。巫升庸。今不然。長爲農人所棄。天所惠。
易賁爾。以賢子。行暨文山。嶽峙凡學者。競仰止。振振孫。並
材士。身康強。目覩此。後必太常理耳。鬱佳原。氣純紫。余爲
銘億年視。

逸調近居士集

吳主事墓表

吳君名晟。字麗正。號梅原。江南滁州全椒人。曾祖謙祖沛。
邑廩生。諸子貴。三錫贈父國龍。崇禎癸未進士。國初徵
用官兵科掌印給事中。疏議侃侃六丈夫子。君其長。君生
而端重。稍長好學。能文。通曉物情。應機敏。斷給事公愛重
之。期以早達。然君卒連困場屋。至康熙乙卯舉京兆明年
捷南宮。是時君之齒踰四十。而給事公捐館舍。亦且數年
矣。丙寅除福建汀州寧化令。寧化處萬山中。地險易爲奸
居。則結黨椎埋。出則分曹角訟。且負即禽飛獸竄去名。

雖郡縣官長。號令格不行。君至一繩以法。潛深匿奧。必鈞
取得之。論如律。又作十勸。徇於路。俗稍稍變。邑有伍家坊。
界江西福建間。巖谷尤阻。江西廣昌居人失盜。既發覺。牽
連寧化數人。文移閩上官。上官檄縣指名捕君。閱訖恐漏。
言即頓足陽驚曰。賦稅至急。可若何。我當往鄉勸輸耳。於
是率內丁數人。一夜疾行至伍家坊。平明突索悉就縛。親
付江西役人。無一逸。而伍碧生者。盜魁也。糾黨拒險復竄。
歸江西巡撫。以聞。議兩省出師會剿。時秋熟未穫。禾稼滿
塍。君聞大驚曰。愚民妄作。設策擒之。可一日畢耳。急而走。

險非閱歲時鮮能定甚者二三年波及良善汗萊田穀無
辜赤子不轉瞬有鋒鏑飢寒之憂可若何可若何計無所
出會汀州游擊先至君飲以酒屏左右密語曰君盍選健
卒數十吾與君先往偵之游擊許諾即疾馳掩其不備盜
魁及黨悉就擒檻車獻囚而會勦之師罷賞邑大安百姓
扶老攜稚歡呼塞途僉曰微我公五輩身家何如矣君深
自挹損百姓卒勒碑筆山頌君德君性淡泊居官尤廉真
李氏子競家財譬其姪兩姪有囊請于君求殺之君拒絕
即納重賄上官上官遣人授君指君曰折獄者知有律而
已此二犯於律無死法按律定罪戎杖有差上官不能奪
閩去京七千里連山際海地僻遠有司恣漁奪時節豐包
苴媚大吏者過半君既弗為及授以指又弗聽以此大拂
上官意君圖勇退親友襄之援例捐陞主事歸初君之來
也不以風俗獷悍鄙棄其人新費宮興義學捐俸延師教
人子弟染要津造舟九龍灘拯覆溺者設醫局凡利民之
政無不為蒞任三載民敬愛若親父母及聞君去聚族留
行度終無可奈何萬人攀轅號泣相送君亦出涕為太息
者屢日焉君兄弟並孝友而率先者君也給事公予告歸

至揚州疾作君侍疾目睫不交公力阻之弗為變乙卯聞
捷而號痛先公之不及見也事張安人仁孝備至與諸弟
論文稱道先德述所閱人世情偽疊疊多感動庚午卒未
第易聯捷廷對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君喜甚若
有諸已君讀書十行並下善詩古文詞所著書六集編修
君方整齊校勘次第開雕行世云君生前朝乙亥卒康熙
甲戌享年六十有一授階文林郎配金氏有賢行早卒贈
孺人適長子曰霞舉貢監生次雷煥邑廩生次零澍庠生
俱金孺人出次霽清次霽濟庠生次存次凝禧君適庶子
凡七人女子五人編修君與霞舉兄弟以某年月日葬君
某鄉某原編修君以善狀來求表其阡余辱與編修同譜
尤以文相知義不得讓也余聞君七歲能背左傳變四聲
順治甲午試秋闈本房薦元主司不允年纔二十是年楚
熊次侯先生至全椒君錄文以質先生曰子大器也當晚
成問其故曰子文至腹始發光此其達不早幸自愛積學
待時勿以速化為慕已而一如其言人皆服熊先生之知
文而予謂君能守先生教屢北不挫可謂豪傑有志者已
系之以銘銘曰

離。離。嘉。寔。熟。各。有。宜。香。橘。冬。包。豈。曰。後。時。錫。貢。廟。堂。榮。帶。
厭。遲。分。符。山。縣。人。頑。俗。否。曾。是。父。母。而。棄。厥。子。囊。甲。韜。弓。
以。不。兵。死。三。年。最。績。配。古。循。良。雞。恬。飲。啄。犬。息。倉。皇。筆。山。
片。石。永。世。不。忘。松。檜。森。森。是。卜。君。墓。匪。卜。人。能。天。道。昭。布。
靡。德。不。酬。代。受。爾。祚。

敘次詳略首尾及銘辭著意晚成特爲學者下一針砭

新安鄭君墓誌銘

有業于賈而士君子其行者曰鄭明允字志上徽州歙人。
也。事親孝。恭。厥。兄。仁。于。友。朋。然。未。及。中。壽。以。卒。其。卒。也。父。
母。具。在。父。八。旬。君。顧。言。至。痛。以。弗。獲。終。事。父。母。謂。罪。通。于。
天。嗚。呼。可。哀。也。已。康。熙。甲。寅。耿。逆。犯。新。安。君。避。居。山。中。諸。
人。競。載。服。物。君。獨。抱。譜。牒。及。先。世。遺。筆。以。行。或。笑。之。君。指。
所。抱。者。曰。服。物。失。更。製。會。有。時。是。一。失。可。復。得。哉。笑。者。乃。
服。無。何。賊。大。索。山。中。君。夜。負。其。母。匿。僻。塢。還。挈。二。子。僅。中。
道。白。霧。漲。山。虎。聲。震。林。木。君。舉。燎。四。顧。得。石。穴。納。其。子。穴。
中。疾。趨。侍。母。賊。退。二。子。亦。無。恙。兄。病。手。湯。藥。不。離。側。及。亡。
每。慟。輒。絕。君。由。是。籍。籍。以。孝。弟。稱。邑。中。然。其。待。親。戚。朋。友。
亦。有。足。錄。者。嘗。與。某。同。買。吳。下。其。戚。也。大。失。利。某。號。哭。不。
欲。生。君。曰。爾。困。矣。予。空。手。歸。尚。能。纊。給。衣。食。發。囊。中。金。悉。
贈。之。族。子。雉。經。客。舍。同。舍。人。懼。累。悉。避。去。君。適。夜。至。駭。曰。
舍。空。鼠。暴。可。若。何。秉。燭。坐。屍。傍。達。曙。曰。于。官。出。私。財。殮。焉。
淮。北。友。人。某。以。豪。俠。蕩。其。貲。困。甚。君。至。淮。北。惻。然。憐。之。傾。
囊。以。助。此。皆。傳。儒。衣。冠。者。所。難。而。君。致。行。之。世。以。市。井。相。
訾。贊。且。曰。此。輩。無。賢。人。君。子。可。不。可。也。曾。祖。應。斐。明。萬。曆。

間名醫授五品冠帶祖某太學生父某亦名醫君少習儒
父命徒治醫經一覽通曉技精而不試曰十得九猶有一
誤也退而業賈者終其身君娶程氏子二人長曰曾慶次
曰某曾慶字惕餘少慧能文章未弱冠補郡庠生第一隨
食饌逮君之存惕餘讀書奮銳尤喜古文大父沒哀禮交
盡家愈貧衣食于奔走以養大母育孤幼鄭氏可謂世有
其人壬申某月日惕餘葬君某鄉某原而乞余銘納諸壙
辭曰其德也可以儒其技也可以醫胡兩不出此而輕
資是齋學儒無成號寒啼饑醫十失一誰實殺之不如服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十七

賈子以母禁甘脆日陳色笑熙熙身勞心逸豈愛刀錐急
朋友難傾囊贈遺享年何促君有佳兒伯仲鳳麟家計伯
持送死養生如君在時績學大就樹德亦滋君可無恨食
報匪遲佳原芊綿永世倚畀我高君行賚君好辭鐫之幽
石以慰孝思

起句最鍊最擔得筋兩一篇結構議論俱定於此句中

孝廉澁芹周兄行狀

周君諱連字澁芹義興雲謫里人義興多望族周最著白
君曾祖訖父恒于公比三世不仕恒于公諱永鳳儀公少
子也鳳儀諱中立太學生於君為祖曾祖諱勲世樹德稱
隱君子君少負異秉篤學善屬文好為湛深之思嘗曰臨
文不剝落數層猶無與耳然困於童子試年三十有二督
學李公大收常潤二郡試七執君顧盼立成李公奇賞之
拔補博士弟子員冠其曹明年翰林石公督學下江拔食
餼自此遇大比輒復困九進九黜君不自挫學益篤思益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十八

深文益奧博無涯涘戊午歲貢京師廷試授教職以歸
是秋始雋初本房得君卷擬置副車若有神促之使進呈
者主考熊公李公擊節稱善遂以雋墨卷出稱者翕然時
年五十有九矣君仁人也孝友睦婣寡交而泛愛色溫氣
和人無賢愚僅一接君無不誦君為仁人也色養恒于公
一日公稍恙君即長跪執夏楚以請諸子孫從君跪幼孫
蹶興直視恒于公曰若欺吾翁耶公大笑君乃起母黃太
孺人寢疾君手湯藥不解衣帶者累旬構於天願以身代
卒不瘳則哀毀骨立見者感泣焉君與弟某白首親愛無

間言族有產荒而跳者產及逋賦無所歸奸人竄君弟戶籍中君矍然曰弟素愿寧能控官府求自直此奇禍也我當之自縣府達撫軍號呼跋涉者三年君自爲諸生足趾不踰公庭以弟故奮不較利害卒得脫乃已君族繁厚遇之無親疎苟尊長也必恭卑幼必慈與之語必導以正族某貧不自聊議毀祖業君傾囊存之不受券完貧女之不能于歸者族人皆曰於我有恩君矍然弗敢當隱其事惟恐聞於人也二十爲人師自後爭相延致所至人情踴躍雖不及門問業者如麻君出心腑告之則大悅倡興文會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十九

數十里內爭赴詩書吟誦之聲溢於衢巷故君所就人才尤多已未不第同邑蔣副使慎齋督學楚中延君往君以親老不欲赴恒于公迫之乃行辛酉恒下公壽八十無疾而逝訃至君搏膺而呼幾殞者數旬歸居廬哀毀甚於黃太孺人時甲子冬赴公車中道得疾卒都門蕭寺中卒之日乙丑首春二日也君世樹德恒于公尤喜濟人緩急公卒負簿在笥或謂君盍索諸君感曰非吾父意也置之請以產業質者量其力稍取償焉力不足悉還券所捐凡數百金當是時君方迫於喪葬稱貸以給弗顧也君初之

葬黃太孺人也發土得故塚焉君亟命掩之或曰是無主可發也相宅者亦爭之曰掩則移下移下則土薄君曰不可彼棲魄於是久矣是安宅也今而攘之薄莫甚焉薄以葬親罪莫大焉吾不惟大罪之是懼而懼土薄乎必不可遂掩之而移其穴於下君之仁恕有大識如此君始喜讀左氏春秋愛其淡折曰人謂左氏豔而富見其表不見裏也晚嗜昌黎文以故著作出入兩家然不自收拾脫棄即軼去所僅存者制義數百而已子姪多雋才君訓姪如子壬癸兩試補博士弟子員者連五六人俱前茅邑人羨之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二十

君享年六十有六以前庚申八月十六生配許氏先君卒子三人長亦愚邑庠生娶徐氏次亦魯邑庠生娶徐氏次亦魯邑庠生娶史氏孫二人長馥亦愚出娶陳氏次夢蘭亦魯出未聘孫女一亦魯出未字君欣友也兄事之三十六年規過獎美以道相期聞君之訃且誠且悲今數月矣悲不自止取其生平行事有合於古君子之道者猥以不文之詞撰次大方伏冀當世大人先生俯垂採擇賜傳賜銘發潛德之幽光則亡友死且不朽矣謹狀如見其文如即其人孝廉可以不朽矣

任夔州傳後序

余少時嘗遇任夔州于塗布衣扉屨樸樸邀類田塾老人同行有趨謁者余訊之曰此還生任公今日登山採薇者也余就公三揖公答焉立談不數語而別此遇逮今康熙丁丑忽忽四十八年矣八月二日燈下讀任王谷所作公傳至三保危城事讀再三抵几歎曰明甲申之變有以哉崇禎流寇始自戊辰延綏饑民斬木行劫不足當癘疥疾也支蔓及乎甲戌大者癰小者疽肩背腹股咸被其毒矣咎豈特將師庸士卒怠哉郡守縣令聞風先遁賊自數百里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王

外從容連轡入掠倉庫金錢粟米車載驟負飽欲颺去不控一弦凡城池失事為將帥士卒所耶及馳救者以守令先遁故也公任望江學博署縣篆甲戌賊大集皖日暮踪望江公以署篆吏登陴死守義不寄桀誓率全家與城俱碎傳所載誓詞慷慨及守禦方畧偉然有烈丈夫之風賊悵悵逸脫去望江獲全如是者三士民上其伐大吏以聞吾意當時君相必驚喜嘉歎立膺不次之擢俾任嚴疆之寄而濡滯數年僅陞國子學錄功高而賞薄棄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以此類推賞罰可知甲戌後賊兵所至守

令先遁為民望者滋眾矣甚或上印綬奉圖籍迎降馬前崩角稽首馴至甲申癰潰疽裂廟社為墟似有以焉非盡不幸也余嘗論禦敵莫如守守莫善于守令之賢城郭溝池皆王公設之以待暴客者藉令得賢守令平日拊循百姓獲其歡心一旦有事與俱守之堅壁清堦效死勿去俾敵進無所拔退無所掠雖十萬雄兵可以坐困况烏合草竊之徒乎明自寇起廟堂之上行伍之間紛紛議勦議撫至郡守能死守一郡縣令能死守一縣者指不多屈而廟堂議論亦絕不以此為先悲夫公官晉樞部出為夔州太守地陷于賊無可赴歸休其家余遇公時公之歸已數載而皇清下江南亦六七年矣傳又稱公犯俗忌以盡孝族人震焉然公自是登科出仕子女諸孫眾多可警世之惑于邪說者今公孫曾益繁曾孫曾外孫多賢而善屬文者此又王谷先生所不及見也王谷古文得大家法今尚晦其有待以顯歟王谷古文即未顯然夔州公之偉烈焯焯千古矣公諱允淳還生其字天啓丁卯舉於鄉第一段論明季賞罰不當以至于亡二段推而論之似粘似脫實名言也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王

追遠圖跋

余披追遠圖而異之崇者城赫炎者火森植如櫛者城之干戈旗幟有屋一區堂而殯者有燈熒熒婦人攜孺子泣者屋外洪濤又有婦人覆水面行且沒者孺子自岸投者余錯愕不可解翻閱得扇梳記然後知是屋廣陵史氏之居也殯者似蘭公泣者未亡人張而所攜者其孤子也覆且沒者即張投者即孤然孤浮沉波間卒無恙而張死矣嗚呼賢哉孤名典字摺臣投水時僅十歲今六十有餘歲矣白首思親往事如昨而追爲之圖以故名曰追遠云按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主

崇禎甲申賊李自成陷燕京 皇清入關滅賊以有天下明年下江南虎賁熊羆所至莫常揚州要衝被兵最甚園所載干戈旗幟至今凜凜可怖也太夫人死既而兵火偃息摺臣復歸其家家蕩然一空先人手口之澤無有遺者摺臣觸地呼天晝夜號慟無何得似蘭公一扇于外祖家又得張太夫人一梳于家之乳媪摺臣悲喜交集若見先人裝飾措摩箚藏而錦襲之而其親友者爲之記蓋其孝如此嗟乎人生不幸值搶攘之厄會有殺身以成仁無貪生而遺臭人多知之顧斷與不斷耳太夫人以青年發婦

鞠三尺孤兵火在前而稍牽于母子之愛旁皇瞻顧即其捐軀必不如是之決惟其內度諸心輕重取舍之間斷以大義割截恩愛以就其志至于葬身魚腹而不悔雖烈丈夫何以加茲故人謂夫人之賢賢在一死而余以爲夫人之死惟斷乃成也至於棄其子而子存存而壽者祉福而且母節子孝載籍中非常之美聚于一門此固上天報善之常理而尤足使天下後世凡爲志士仁人者勸也一扇一梳實莫大焉母子節孝實式憑之隋珠楚璧復何寶之與有康熙辛巳孟夏宜興儲欣跋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主

惟斷乃成殆有感於明末縉紳而發

二僧紀事

儀真某氏之婦美商人子見而悅之使嫗導焉婦許諾期以某夜報之金曰爲我具酒食及期夫避焉婦啓扉明燭而俟不至憩於牀贏金置燭旁裏破金遂顯有僧夜擊鐸於路者而過之怪扉之啓也入望見金心動窺其廚無人焉蔬果穀酒腴具餽之巡廚獲刀殺婦人於牀撲燭攫金提其元以出商人子繼至登牀而撫之衣淋淋然及肩乃大駭趨歸門則闔矣再三叩始入驚悸不知所措先是商人以勾會督其子夜分不獲罷以故遲婦人約翌晨其夫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五

歸愕曰悅之而得夫又何誅蓋訊旃遂往門未闢見血掌焉號曰殺吾婦者商人子也鳴諸官官拘而繫諸獄商人愛憐其子密問之子以實告商人曰是獨不獲婦人元耳獲則汝釋矣徧拜捕役賄之厚懸賞格募得賊者居久之漁人獻元元鮮其妹也漁人殺妹以應募官廉得其情立杖殺之有間或告商曰賊得矣某寺僧殺人投其元胥井中余知其處即擒僧至於胥井絙健者下索之得男婦首凡五六名某氏視曰不類官聞之抵僧法死商人子繫自若也鄉有僧新徙莫知所自來與鄉一人相狎也其人自

城歸爲言某僧事僧失色既而唏曰若多殺人天不若宥余平生所殺一人耳其人詰之曰婦人也吾利其金殺之而投其元於胥井鄉人告商商擒僧至於胥井去某氏居僅尋丈焉一索獲元刀在側并獲之某氏熟視而唏曰是矣牽僧過市鳴諸官市人猶識之皆曰此曩時苦行募緣僧也每夜擊鐸徧徧於路寒暑不以輟官具論如律斬僧釋商人子

論曰釋氏之教自蟲蟻細物以及一草一木之生惟恐傷之天下之不殺未有如釋氏者然而殺禍之烈釋氏滋甚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五

何哉太史公論商鞅韓非慘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夫釋亦猶是也彼視殺蟲蟻草木如殺人然而設爲重律以恐之則固玩其律不信而其視殺人亦如蟲蟻草木然矣聖人不爲己甚所以慮禍也如二僧者曷怪焉世多以募緣爲苦行尤尚之余觀其苦形滅體奇詭百出狼戾不仁之性施由身始身且不愛於人乎何有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兼斯二者婦斃商人子陷縲絏中幾不脫禍所從來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序倣左論則神明於太史公矣尤素所擅場也

弩說

小人善毀而君子多謗。儲子曰：是亦君子有罪焉。或曰：可得聞歟？曰：物之毒無有毒於伏弩者。歟曰：然。不觸而自發。歟曰：否。觸之則發。歟曰：然。不觸則不發者，知自檢故也。觸之而發，不知自檢而輕於步趨之爲害也。今天小人深其機利其械，日夜思致毒君子。君子又不自檢，一失足而毒已中之。我故曰：是亦君子有罪焉，不亦宜乎？

身世名言

鐵傭說

西蜀古梁州也，物產多鐵。夏書曰：厥貢鐵。蜀有富人，以鼓鐵起家，家數傭健者也。黧面焦髮，徒手握火，奮杵迸屑，寒裸暑暴，富人卒其子甚任之。後欲作室，不求他工，金錢百萬，捐以與傭傭，亦踴躍引爲己任，無退讓焉。質岷峨之材，市巫黔之木，手提肩舁，悉致以歸，攘臂撩衣，以其治治之。熾火灼之，大杵擊之，無不焚碎立盡者，噫，其健也！似乎勇，其任也！似乎義。其手提肩舁，攘臂撩衣，也似乎忠而能力。然卒靡乃貲，敗乃事者，規矩繩墨不可廢，傭不可幹家而治鐵之道不可移之治室也。蜀工師過而笑之曰：若將爲鐵室乎？如不爲鐵室，爾傭請休，無改乃公事。

正論以奇趣出之，乃無一點大頭巾氣。

遺契說

愚者之愚。智者之智。客曰。然則楚人之收棄地者。與予曰。請開其說。客曰。宋人有拾遺契者。密數其齒。喜曰。吾今且得千萬。遠近聞之。傳以為笑。楚人聞之。釋然悟。喟然歎曰。嗟乎。利有遠期。而博得者。此類是也。於是收棄地於雲夢之間。千百頃。盡賣所有。買杞梓。梗楠。杙幹。枯柏。數十萬株。樹之。莠之間。植篠簜。方其始也。樹如嬰孩。竹如瘦蘆。楚人甚困貧。乏不自悔。培益勤。煩者芟之。仆者起之。傾者易之。駢枝者削之。荆棘藤蔓。斬之。既而包既而條。又久而喬。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元

十年工度之採。未及一所。獲逾萬。楚人不自喜。培益勤。五歲一採。三歲一採。或間歲已而歲。歲採之利。無算。樹壯生稚。稚復壯。壯又生。稚以世其子。孫是故。楚人之富。甲於天下。遺契之智也。予曰。奚獨楚人。搜契勞生。而子孫享天下最久。長孔子孟子老於行。而師事萬世。遠期而博得者。非與。皆遺契類也。周幽王以烽火之戲。亡其身。為其屢欺而人莫之肯信也。隋伐陳。數勒兵而不攻。陳人習之。渡江之日。無一卒禦焉。張公守雍丘。懸葉取矢。復繼人以出。賊望見且笑。卒然薄之。殲其軍。夫陳與賊。豈忘備哉。為其屢欺。

而莫之肯信也。愚者之愚。智者之智。是故烽火之愚。可以滅國。可以破軍。遺契之愚。可以有天下。可以師萬世。一事引伸。跌宕跳脫。極似東坡志林文字。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手

明監八章 并序

揚子雲之箴曰高作秦崇余讀之悚然嗟乎國之有崇獨秦耶禹作漢崇充作晉崇素作隋崇林甫作唐崇趙宋在北京崇之其南檜崇之若此類未易更僕數吁前之崇後之監也因作明監八章為御世宰物者解崇云

高皇

高皇偁偁惟助上帝劉陳鋤張底定四方莫不來享配古武湯高皇之德不邇不殖勤政康民靡遑暇食曾是旭旦公行鬼蜮冠蓋昂昂惟庸繼洋債轅之憤是驂是服天奪

在陸軍堂文集卷六

三

厥魄洪圖赤族微噓廢餐銷鼎折軸若夫斯鰥若陽斯獨家用不興物用不育自茲閭臣大較碌碌匪無高爵舉步桔縮靜思其端貽謀豈淑嗚呼帝王應期作君作師必得名世贊贊孜孜虞得益禹帝有肱股阿衡尚父兩朝肺腑在漢蕭曹在唐房杜欽若大賓恩猶子父是時劉基來自青田委任勿貳可使勝殘立綱陳紀百度秩然臣基戮力皇帝揮弦有典有則無俾後愆直以賈怨忠乃見捐事不師古大封諸王弗念典午家關速亡鬼門髡奔匪天降殃胥戕骨肉大素綱常禍在後嗣蒙啓高皇伊古武湯載祀

六百胡功德與齊而修短殊格天命無貳自用則小譬厥初生吉凶以兆罔曰子智售奸人欺罔曰子聖俾賢哲雖儀監於高肇丕丕基

嗣皇

嗣皇之崇曰齊與黃鑒勇嵩禍為猷否臧豈惟謀夫帝先不祥凡此諸叔高皇所鞠無有嫡庶一體顧復既冠成人命備藩服枝幹相維屏翰孔淑生本同根勢亦連轂胡畏胡忌咨及二臣邪說亂本疏地間親檻周幽齊代蔡湘焚岷也帝子降在庶人即位幾時而刻毒日新鬼神怨怒用

在陸軍堂文集卷六

三

不恢於厥身北兵一奮鋤奸是名南旅雖眾利斧劈薪推轂景隆開門納軍此盡人事匪上帝不仁朝紳濟濟莫謂無賢高巍弭變康郁扶顛兩皆勝算高尤善焉上念太祖風櫛雨沐有此富貴分逮似續次念孝康愛均手足臣願陛下加意敦睦歲時存問天使促數萬國獻琛頒厥寶玉好惡與同疴瘵得告恩柔於苗矧茲骨肉皇心既平和氣致亨然後立制考古攸行罔學並令惟祖賈生分立子弟咸使光榮其實大邦止轄一城京師翼翼居重馭輕仁以建輔義以消萌此厥不用彼人是聽不亦傷乎故曰計者

事之輻聽者計之軸心。虛則聽聰智深則計熟。苟反其道。輻罔有不敗。軸罔有不覆。前車克鑒。永保天祿。野史作箴。用諗嗣服。

文皇

桓桓成祖。龍顏虎步。懿文無祿。帝心簡注。為天下擇君。胡不早樹儒臣。拘墟高皇。受其謬北師之起。亦非得已。挺急走險。曰逃死耳。萬難解釋。惟是淫刑夫子。一怒如雷。如霆。洊怒不節。百里震驚。矧或崇之。聞惟血腥。厥崇何物。逆賊陳瑛。羅織風影。千萬以羸牽斬。東市無遺尺。嬰鬼神飲泣。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重

白日輜廡。明皇始興。甲以清君側。無過齊黃。其後浸廣。列榜朝堂。二十九人或存或亡。尚有數輩。復其綬章。自瑛柄用。殺戮猖狂。吁嗟乎忠臣義士。正氣所屬。上儼星辰。下婉嶽瀆。一夫殞命。百身莫贖。抄胡然而瓜蔓夷。何倣而十族虐。紂暴秦末。覩斯酷。寡妻弱女。尤受奇辱。投畀何所。教坊浣局。給配象奴。四維咸斲。皇天后土。無乃怨。後子孫歷十數傳。惟仁宣孝。勿忘勿愆。其餘踐祚。強半如顛賢者。弗壽。壽者弗賢。馴致末造。國無人焉。諸臣誤朕。泣血連連。自初受命。以至訖命。曾不及漢宋歷年。由此觀之。創業垂

統之皇。實有涼德。而克保世滋大。未之有也。是故盛氣不可憑。主威不可極。國脈不可不培。讒說不可不聖。雄才大畧。監此慄慄。

英宗

英宗之世。凡兩改元。初元正統。寵振覆城。後元天順。跋扈惟亨。計茲二魅。振也為最。斬彪囚亨。轉眼除害。振雖赤族。厥毒方太。念昔高后。披陳前志。秦漢暨唐。禍敗一致。嬖任刑餘。授之利器。變故千端。罔可思議。誨我後人。勿以天位戲。內臣無得妄干政事。范鐵作碑。勒八大字。其高三尺。樹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重

之皇宮傳及孫曹。靡弗率從。閭閻惕息。掃除克恭。英為天子。甫九齡耳。振侍青宮。夙窺所喜。冒貢非幾。悉中上指。遂稱先生。遂開東華。遂蓋威福。遂肆龍蛇。土木一出。傾陷官家。眾怒如水。火發不可遮。姪衛東市。身碎金瓜。怒猶未怠。籍札斯加。珊瑚玉盤。珠寶千車。三族駢斬。人咸寂無譁。謂後來知儆。而效尤如麻。振死未久。吉祥繼之。曹伏厥辜。汪直企之。瑾也。三之進忠。駟之劉已。橫絕魏尤。出奇乃開內操。乃冒邊功。乃封子弟。乃位上公。乃頌功德。乃建祠宮。逆案如山。旋蔽重瞳。乃委要害。杜之秩。乃總農工。張彞憲提督。戶工二部。

宦寺之禍與明祚終春秋謹始罪在英宗敢背太祖必違
王母蒙塵於前流毒於後時乘六龍仍億腐狗引爲大駭
元吉无咎

武宗 熹宗

孝宗抑抑乃產正德先不永年天啓乘乾一生而傲慢遊
是好一生而愚菽麥弗殊傲弗從繩愚弗益智劉江客魏
亟乘其寐竊奪神明導引嬉戲亂政恣行人無聊生幸免
於亡卒亦不壽匪惟不壽並斬爾後伯益戒舜無若丹朱
二主是監厥修孔都

在陸華堂文集卷六

世宗

世宗之立兄終弟及藩服發祥爲天下王初履帝位厥崇
張桂載求長生元節仲文鸞巢在邊嵩崇在廷一君之身
妖孽從橫君德之太曰仁曰明明並二曜仁覆羣生不違
不若永有令名帝也嗜殺四聰弗達言遜汝志富貴立致
或逆汝心身首異處喜固易迎怒亦易逢逢彼之怒禍弗
知所終若火燎原延焚大麓若河決防汎濫山谷始亂大
宗班行一空始殺諍臣領戾干達始庇妖賊法吏貞凶始
誅宰輔不以至公始封爵方士錫圭以躬始廢視朝曠爾

三

在陸華堂文集卷六

五

天工始離大內修醮益恭始厭法冠香葉紗籠始矯誣上
帝符瑞疊重桃芝鶴鹿頻告於宮如飲狂藥如戲童蒙如
哮猛虎如號颶風自我致寇外患允酷倭訐於南俺答起
於北鐵騎長驅幾覆爾族哀我蒸民尸屍喊哭閱四十五
年播惡斯熟稽昔漢唐宋元未有以天下爲恣睢若此其
甚也故老傳述號曰中興湛湛濁河郁郁卿雲必有積祥
異乎前聞少康武丁宣王世祖憲及武宣厥蹟在紙敬天
勤民尊賢下士必求良弼必杜萑菲必受盡言必欽殊死
至仁至明慎終如始然後兆姓樂耕桑百工勵廉恥惟懋
乃德以不失舊物光映太祖恩被窮髮廷臣作頌史氏紀
伐煌煌詩書萬古誦法是曰中興亦孔之蔚惟暴惟昏一
人衡行弗亡爲幸負河之清嗚呼已而後王其監於茲

神宗

神宗之質其實中君有崇惟內庶政糾紛改元十載材相
克匡金餘於庫米溢於倉將雄於閭烽灌於疆夫耕百斛
婦織七襄官司勸相俯仰樂康昊天不惠柱國云亡彼庸
庸者攻擊過當皇罔念功籍戍相戕政府誠茲畏尾畏首
元輔俯躬百僚尚口帝復色荒傾朝若狂鄭氏貴妃色升

匪義豈不舉雄雁行居次請建元子自弼臣始言雖動聽
由貴妃置一鳴輒斥由貴妃棄章疏塵封由貴妃廢遂罷
視朝貴妃畫侍尤耽麴蘖日富爾醉累代宿藏以貴妃置
礦璫四出充貴妃費訛言妖書自妃煽之蛙爭蟻鬪自妃
名之於赫有明妃鄭威之信乎理亂不在廟堂在房闈吉
凶不於沙場於衽席皇惡輕率胡弗除爾愚皇怒激聒胡
弗祇台德覲見雨雪消霧捲罔兩熱二黨三案於何作孽
衾裯弗割廟杜孔棘監旃監旃以靖家國

懷宗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圭

吁嗟懷宗際乾上九為社稷死正命是守早朝晏罷力矯
怠荒百爾有位罔肅官方黷貨尋躋空我廟堂一人孤立
莫挽層數諸臣誤帝帝亦自誤論相胡苟命將胡輕允克
知人禍亂自寧帝金胡惜練餉胡增民力竭矣驅使輟耕
我聞興王能哲而惠不哲不惠用覆爾載帝手擊璫後復
任闈酖毒嘗試靡人弗顛獻關開門孰界大權惟聖監亡
監此數端

章章篇論可作有明一代全史讀

其辭之來若決而放諸陸而氣味一歸淵雅傑然自位

於韓碑柳雅之間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圭

箴言

人非生之謂生。生之謂生。欣乎而不講於生。生之日久矣。農任穀士任學。所以生也。欣士而齒。莽乎學。問其年二十。自一。奚學何如。自詩書之文。僅能舉章句。吁。可愧哉。可愧哉。每懷靡及。神若告子。憤啓排發。惟古聖賢其相之人。已。何憂乎資質。記問之下。愚先民耄老九十。尚好學。矧曰如旭之明。能自得師。三人啓予。尚戒哉。無若巫祝。崇虛辭也。無若史畫。龍不見其尾也。無若瞽道人擊漁鼓。誦聲豈可聽。熟其說。茫乎其解也。無若宋人拾遺契。據其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五

解迷乎。其是也。無若臨於海。畏而弗濟。無若觀於市。過而弗留。無若鄉里之盜。剽而弗精。無若貧家之傭。相隨從而弗長。勉乎哉。勉乎哉。其若農之畔。日出作。日入息。哉。其若工居肆。哉。其若賈列市。哉。其若大賈貪多。務得籠山海利。若行賈。驚風巨浪。弗顧命。若勤賈。鎔銖尺寸。積累哉。其若良工。勞心思。規矩繩墨。是諸練。構大厦。哉。若百工。陶土。削木。斲金。各事。事博成。而勿壞。資利用。哉。其若勞農。赤日。嚴霜。露弗畏。靡廢時。哉。三歲。食永服。疇厥土肥美。哉。乃亦有秋築場。圍謳歌。相聞。哉。勿休。水旱。墮業。哉。彼爲是。彼所以

生也。我爲是我所以生也。我實生我。愛我莫若我。其不絕。我命也。自今生念。決矣。約之以箴。箴曰。

愛我惟我。可追自今。我誦我思。章身飫心。弗誦弗思。舌腐口瘡。耳聾目瞶。百殃攸侵。戒哉。勉哉。民生在勤。我實生我。是用作箴。

雄博與衍此先生集中最少作已能抗手晚唐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四

四叔父像贊 并序

四叔父年登八十解其天啟諸兄弟命畫容貌者圖焉
軸而藏諸家元日展拜懌如生之慕弗似也龍集己卯
家有融風之祥圖燬于火家孫鵬慶慘愴恒悼求良工
追爲之既成較初圖差似矣然彌失真欣以爲叔父自
有真圖在焉而非繫乎畫容貌者之工與不工也伏念
欣逮事叔父四十餘年又嘗召處家塾誨兩弟晨夕侍
左右盛德長者之言行充溢心腹聊出一二綴爲贊辭
以傳吾叔父之真以示念祖聿修之子孫見美觀牆永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聖

永無極其辭曰

叔父之生。榮戟衛宮。刮磨豪習。敦尚素風。異錦珍饌。腊毒
實同樂此。羶淡以康。我躬壁污。弗墮器舊。僅充匪。舊翳儉
德共是。崇人言理。家罔廢鞭。扑童指百。十熙熙。饒粥少壯
勤事。衰老鼓腹。堂無疾呼。奚有笞暴。推斯惠和。及于佃僕
輪租。勞酒家量。平斛鞠養。涵濡在歲。稔熟突遇饑饉。各保
家族。惜哉叔父。弗涉宦津。無民無社。曷究慈仁。平生寡交
落落數人。囊金相托。守藏十春。水濱之田。或乞掩親。慨然
許與。門來上。賔云是吉。穴價超等。倫羅列几案。黃金白銀。

瞠目弗顧。糞土輕塵。謂客且休。來遲半旬。不以一啗易汝
萬緡。嗟嗟世風。江河屢徙。古人所難。輒近有此。輒近惡薄
惟利是視。好合晉秦。胸含井市。季弟嘉禮。親迎伊始。旁觀
瞋言。聘豐奩。鄙以諗叔父。推席而起。物力方艱。如是足矣
告者報顏。辭舌閉齒。嗚呼叔父之德。連續彌羸。中淵然而
靜。外癯然而清。坐卧斗室。閒無人聲。寤對久許。鄙吝自更
意者。叔度堯夫之流。亞而善晦。乎名雖晦。必顯。嘉言懿行
後人思孝。此爲真矣。念之念之。自擊存矣。夫豈畫史丹青
足以寫吾叔父之生乎。季冬朔旦。姪欣盥沐百拜。撰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聖

詳雅結段別具瀟灑猶夷之致

先叔翼子像贊 并序

從叔父翼子擇工之良者肖其貌命某贊之惶恐未敢
為也叔亡弟宗復以請爰拜手而為之贊叔父能文章
為諸生讀其文者遍天下卒不過貢於太學 鼎革後
遂不出叔讀書甚富經史尤貫穿隱居以來手錄尚書
春秋至元史止以己意論斷不蹈襲前人復刪司馬通
鑑參綱目及各史別為編年書藏諸家某伏讀二書服
叔之高識使及少壯得一第而用於世必有補也又歎
當時所用十有六七皆庸闇之徒事勢日去尚不覺寤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星

竊爵位赫然富貴而已終於河決魚爛莫可救止曩之
富貴等於浮雲叔雖不過執高節有書可傳未為不幸
也故具為贊辭如左叔諱懋時異子其字蓋別號遜翁
云

衍衍先叔左圖右編載纂載論烈士暮年有愷者雪亦白
其顛所嗟匪老所希匪賢衍衍先叔知命樂天日出滄波
雲開物妍昔在少壯鏃激鋒銛納矢於房沉劒及淵疲
跛跛大車是牽既覆爾載俾余淚漣孔樂我里有園
在湖之濱有鮪有鱣種秫得酒垂綸得鮮書成二

升仙哲人養矣披圖宛然搖膝持賢目睥輔偏詆
瞻之在前壁曠湖平朝霞夕煙叔也不死神兮往還
舉一諷百筆有餘妍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星

祭蔣慎齋文

維某年月日年通家眷姪周漣葉翹儲欣徐煥龍謹以清酌庶饌致祭於大參蔣公慎齋之靈曰嗟公之生挺挺有爲昔在唐虞伯夷龍夔龍典納言讒人起趙伯夔禮樂爲文章師二聖端拱垂衣以治吁嗟我公數偶而奇十起一仆施者有涯斂所弗施遽垂尾箕就公已施古人與幾蔣望於宜山亭始基侯封卿族千載德滋來遷西餘五世載嘉父子甲科里門丕丕駟馬駕車駟駟駟於皇高曾鳳誥陸離公不有是貧食饘糜霜天袒裼弗戚笑嬉吟聲鏗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聖

裏抱書侯時再進再揚適際昌期試之錯節以尹荒疲爾宅爾田麻藝禾籽爾牛爾羊犬雞息孽岳牧報最六卿同辭治行第一召來丹墀帝曰試哉侃侃書思維帝曰俞乃言勿欺作朕耳目諫議是司公拜稽首退朝自維臣少讀書忠孝刻肌天子命臣補闕拾遺知而弗言法禦魁魑直言極諫臣職若茲勲貴輒專作威作棋大吏奸回小吏抵巇外吏包苴剝民膏脂九重壅閼臣罪滔彌聞觸罪畀臣甘如飴獵獵武夫提兵東華赤眼雌聲隸視偏裨遂輕王官欲使以頤不便制詔駁爭無儀詞入公手疑

衡星琪薰浴上章折其恣睢天子召公貴公驚癡公免

冠謝天高聽卑臣言應經履安思危虺蜴弗摧化爲蛟螭

慷慨論列天顏霽怡曰真諫官眷注孔臆四垣百疏朝

奏夕議命計興除大政是昆世祖新陟公官外移既謫

復遷鬼方奔趨山祖水激僕病馬疲佩太守章署無晨炊

貿產故鄉傾家撐枝施及苗蠻鉅石豐碑令名載路拔擢

不遲鄒魯文學簡賢使尸丁繼母艱血泣漣洏終喪入覲

俾釐楚詞是時東南白日鳴鳴狗彘豕狂羝角觸籬見微

知著公言如蒼帝赫斯怒命將往筭宿師於荆豹虎熊羆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聖

賊阻岳險抗違旌旗大戰小戰開闢鼓聲鄖陽襄陽出沒狐狸公至鄖襄文教始搽士來謁公形焦肉羸藍縷蕭條衣不蔽胫屨不納趾冠無敝綏公心怛怛俯首問之未言先泣問關百罹竄伏草間苦渴與饑出就飲食所患不營義不賊從首身分屍寧忍渴饑絕壁斷崖聞公戾止譬昧見曦重跼帶經旅行伎伎公涕交曉樹撫礪砥天子聖神滅賊易而若拉朽枯若吹糠粃蠢爾元惡九族烹醢烽燧灌消恤軫瘡痍戢弓還馬文治維順理汝素業仰首伸眉士也踴躍氣吞賊戲殿最兩郡罔差毫釐三楚聞風如

得乳兒天誅訖功江漢坦夷浮于沱潛洞庭九嶷疊卷累
萬日營手披香橘菁茅沅芷湘籬爭芬競爽楚才信奇最
皆安在知言固稀首尾四年報命帝畿痼疾十日歸以
靈輶公於古書晝夜觀窺發爲文辭典與驟馳赫赫封章
太史職之諸所撰著言立不差公治家門孝友春熙公子
伯仲文爲世推行無纖瑕以公矩規太談方姓夢虎入幃
曰余懷日舉止委蛇疾暨易簣無亂命遺孔子至矣歛起
追隨公之死生磊落嶽崎嶇嶇七旬算又匪虧公則何憾
我心孔悲典型徂謝高山其隨安倣安仰出涕淋漓莫爵
陳辭如公在斯嗚呼哀哉尚饗

含咀沉浸追配昌黎歐陽蘇所不能到

在陸草堂文集卷六

望

在陸草堂集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儲欣撰欣有春秋指掌已著錄欣以制藝名於
時而古文亦謹潔明暢有唐宋家法大致於蘇軾
爲近所作蜀山東坡書院記宗旨可概見也其中
如周公太公論撻伯禽辨挾天子辨皆少近迂與
齡辨則先儒久言之亦不免爲屋下之屋其正統
辨不取帝蜀之說亦不免失之好辨也

陳恪勤集三十九卷

〔清〕陳鵬年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恪勤集

三十九卷》提要

序

武陵瞿龍

予丙午過中湘爲郭幼隗年丈下榻宜園聽侍者香
令唱浣紗曲子予有詩曰拍板龍香鼓細撾招來鶴
舞看仙術霜天對月三更半醉倒陽春第一家丙辰
過中湘爲幼隗長公無忝下榻南廬時倉卒兵中挑
鎗檢其藏書予有詩曰馬蹄幾箇不隨人唧臂偏多
千萬身着想一軍皆變化穆王何日復南征今己已
過中湘訊南廬之郭子無忝與乃父幼隗共賦玉樓
矣其子北溟已成甲子貴人易郭姓而陳予深爲慶
幸憶幼隗無忝父子稱游內名家俱爲郭氏振起家
聲然不有北溟出易祖父之姓則幼隗無忝寧不抑
鬱泉下哉且北溟與予見人固偉矣而才亦大以少
年便著書于名山大川間亦如予之讀古遍天下予
愛之不已而畏之出息齋近稿屬予序開卷讀之浩
浩落落如逢劍舞如遇槊衝破徧豪傑之膽縮盡英
雄之舌則息齋更于祖幼隗宜園父無忝南廬對立
奇竿幼隗無忝能長存天地也予三過中湘歷其事
蹟如此卽以作序西楚惜陰遊史拜題于懺心禪院

滄洲非詩人也其以詩著者何祖若父皆詩家者流也其哀然成集者何生平所歷一發之于咏歌所謂詩以紀年者是也曰水東先人之壠墓所在也曰武夷紀遊也蒿廬者結茅爲廬在舍西草土中所與視息者地也曰耦耕舍之北有耦耕堂焉沮溺之所與居游也于山香山甲乙間往來游息于兩山爲多以是名集者儉之乎武夷也浮石宦遊地也乙亥以前累數十百首浮石以後遂寥寥者一行作吏此事久廢也士人生長隆時不獲置身禁近作爲歌詩頌慶休明復不能効晉州男子馬前上三十字一吐其胸中之氣便當退處田野間躬把鋤犁爲田出氓飯牛

擊壤歌呼嗚嗚亦足以宣導鬱結歌詠太平胡乃蹙蹙執手板革帶走席中流汗濡衣供馬牛呼喚時復于夢中醉中哦出欠伸嚙語耶有從遊者二三人強出之襖囊中謬授劖劖不敢乞薦紳一言尤不敢辱海內名人半字示不敢以詩鳴也亦聊以譜十數年來友朋山水之況云歲在戊寅八月上澣楚長沙陳鵬年滄洲白識

序

豐南吳綺

豐溪迂叟將牽黃子之舟黃子別名去名伯湘水才人忽在孟公之駕掀髯驚座慕高義以投珠握手分床美飛談而屑玉憶當年之姓字曾因洗馬傳來梁簡文帝接此日之丰儀何幸元龍獲觀于是結金蘭之密契敢謂忘年對瓊樹之清標相將永日悠然意遠如見南山渺爾清深將由北道乃由賞心秀句索加弁首蕪辭其詞之盛衰固由于風氣而才之大小實本于天資故徒恃其聰明則必有空疎之謂若獨資于學力復恐無靈妙之機所以氣擅縱橫耽懷欲兼于澄靜性多沉鬱命命冲平是非學學不不以排世聰明之不易得也乃讀滄洲之集悉本澗水之遺才既高華學尤醇備情無近寄殆欲振建安以上之音言必入真不肯作貞觀以下之調托閒思于丘壑寄盡幽深寫哀緒于蓼莪心傷孺慕探奇攬勝謝康樂工山水之吟揆藻敷華張道濟得江山之助早望龍樓而染翰挹爽氣于西山將登雁塔以題名蜚英聲于北海名賢霧合衆已讓其探驪碩彥星羅人共驚其吐鳳莫不清如鸞鶴聞者盡使情移壯若鯨鯢聽之輒爲心折譬千尋之皎雪輝映鬢眉對九夏之嚴

木蓮花于落下能教竟體皆香美楊柳

于風前絕愛全身是態然而華能不艷豈同溫李之
纖穠澹益多思不似島郊之寒瘦紙上有英雄之氣
直教酒湧花飛篋中藏秀異之珍真令筆歌墨舞益
其神化出于十九首而其寢食究乎三百篇是以法
律精嚴格調自臻純美原夫性情爽朗詞句始得清
新者也嗟乎人盡操觚誰當擊節談詩之輩每自命
爲拾遺作序之家動亦稱爲皇甫虎皮羊質謬比義
山牛鬼蛇神侈言昌谷甚至愛忘其醜向云游夏以
難名所以賡失其真遂令風騷之永替用起雅人之
嘆寧無識者之譏哉而余序滄洲之詩則大有異于
是者自慚審律獨推斯作迥出風塵世有知音豈以
鄙言祝同河漢請看驚天破石行響平一之花應謫
鏤月雕雲定奪延清之錦方早朝而和賈至君將得
意而游當夜坐而賞李嶠吾其拭目以俟矣歲次庚
午橋陽題于鳳觀書屋時年七十有二

耦耕集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三首

還山三首

秋雨散原隰羣松作寒濤柴門在山脚日氣鄰林皋
主人出門去歲月何滔滔行行走萬里川原母乃勞
我母見我歸命我解征袍溫言慰臆骨闔室聲嗷嘈
夜闌更燒燭環坐陳濁醪淒然我心戚忍淚看童曹
遠歸戒涕泣不敢發悲號所憾堂上翁化爲黎與蒿
又

十年輕家鄉隨風棲異縣饑來強驅人行藏迫更變

扶病歷險艱丘樊始生戀捨舟入樵徑溪環路宛轉
柴扉護松陰山靜雲片片入門驚我衰貌瘦心手顫
藥餌半行裝欠伸耐疲倦振衣理紛埃京廳送餘善
在冢裏馬清出門儒冠賤莫繪風雪圖難使妻孥見
又

憶昨延英殿給札揮長楊萬言露胸臆昂首中書堂
廿年事鉛槧席帽生輝光寧嫌外臣賤委吏甘爲郎
五斗不足戀致君願則償驅車出都門息羽投柴桑
尚有附郭田將母供壺觴提攜孤幼牽衣淚成行
不得具雞豚野哭南山岡南山鬱秋色慘怛摧中腸

山庵石上作

危峰巔前俯雲間踏盡空林路可攀便向山翁借高
枕塵中猶得片時閒

又

呼僮新爲剪蒿萊選得奇峯盡古苔苦茗廢餘無一
事老農山下荷鋤來

又

羣峯斷處隱柴門雲水重重別作村一抹晚烟青未
了夕陽紅樹又黃昏

冬日登開利寺閣

時縣官以文獻高
寺極格者甚衆

千年金碧護花宮倦仰真看帝座通應爲低眉憐愛
海肯將呼吸問蒼穹六朝僧老茶烟歇三笑溪寒木

藕耕集卷第一

葉紅礙向松壇賒片席夜來車馬亂霜鐘

又

古殿荒岑半夕陽歸然舊識魯靈光雲中棲桷蟠龍
象石上丹青紀漢唐解帶人來花似雨攢眉客去月
如霜重遊儻記彌明路共掃松針作講堂

寺不知創始何
代有碑曰貞觀

二年
重修

桃塢

不到荒原路經過已二年亂山愁乳虎深谷儼啼鵑
黃葉村村雨青溪處處烟秦人如識面重上釣魚船

又

追事空蕉鹿驚心憶渺茫松門虛白月藥臼冷玄霜

長記看花日相逢鬪酒場蓬萊今水淺無計覓瓊漿

過隱善山庵

三年遊屐冷雲隈又上生公說法臺鐘定不須乘月
去半香恰有叩門來一峰晴露青霞蕊萬壑寒凝白
玉堆吩咐伊蒲留宿供雨花重爲踏春苔

擬訪張雲客阻雪且聞其以故出山

曾許尋源路未逃凍雲如護萬峰齊何人索笑梅爲
屋有客乘舟雪滿溪石上應留幾句在花邊猶剩亂
鶯啼憑君訂取青鞋約爛熳春風醉似泥

洪塘精舍

渡水逢幽徑尋僧到化城望開千嶂碧坐定一溪鳴

藕耕集卷第一

嶽茗香初冽晨鐘夢覺清十年遊未倦遽莫解塵纓

小憩菩提庵

一龕新現小菩提茗椀方空日漸西欲訪六朝舊踪
跡亂峰多恐白雲逃

又

分得餘閒半日來石林多處掃蒼苔憐他倦眼紅塵
客一上僧房臥一回

潭市答易公錫

老樹澄潭積翠間訪君重爲問江干烟中小市臨前
浦雪後輕舟上急灘著述嬾非陶謝北詩篇好作應
劉看浣花溪裏如相待欲向青山學挂冠

二日同余公瑕年兄舟中對酒作

剛聞獻歲理孤篷各棹湘流雨雪中
夢似浮鷗初聚
親身如旅雁盡隨風片帆夜渡江雲黑
襖被寒敲幾
火紅沽酒共君須
揀醉年來踪跡侶漁翁

玉泉寺示文若禪人

十年郵舍半僧寮
細雨空壇又此宵
竹榻近聞天籟
寂紙牕寒共佛香
飄關山夢裏紫孤棹
歲月燈前對
燈瓢正憶欄庄花鳥隊
春雲今夜鎖平橋

文若見和以詩仍用來韻示之

半龕重借水雲寮
几榻清香度幾宵
細雨夜聞寒漏
徹高城時聽朔風飄
未須支遁峰生屋
留得泉明酒

在瓢遲汝春晴渡江去
麓雲深處虎溪橋

次金道舟除夕詩

初聞除夕有新詩
客裏相逢識退之
自哂寒暄同塞
雁可堪聚散類枰棋
吟成官閣多酬唱
論減潛夫任
笑嗤最是送窮惟
爛醉昨年踪跡問篙師

又

幾年蓮幕誦新詩
丘壑慚予似過之
剡曲春風遲鼓
棹東山歸興促圍棋
探梅近報滬南信
買駿空憐冀
北強顏憶龍門
烟柳媚爲憑軟語寄吾師

投贈董醇庵司馬

京華才子舊雲霄
五馬專城晚轉饒
千里清風闕海

嶽三年嘉誦遍漁樵
霜毫夜拂春初嬌
雲見朝迎雪
漸消肯爲江潭倦
遊客憐才時一解金貂

又

累朝蟬葉重家聲
通德門牆甲帝京
萬里鳴騶新獻
策高堂舞袖更調笙
磚花晝映三千履
夜月春明十
二城不惜金鞍來
小隊石村茅屋好聞鶯

彭秋水先生燈夕見招有作次韻奉酬

恰逢投轄又張燈
殘醉人扶罷未能
自是春風從謔
浪何妨禮數減
峻嶒烹泉近拂牕
前書曬藥新移竹
外棚與報歲寒須
百斗梅花香裏祝升恒

過劉中敬草堂

續續集卷第一

步履隨春到草堂
城南一路菜花香
高峯撲翠搖虛
幌野竹流烟出短牆
插架書封天祿閣
問津人識輞
川莊耽幽我亦漁樵侶
家在岫巖徑未荒

早春

漠漠大江去早春
風正狂孤帆投別浦
獨雁下斜陽
沙草迎人綠洲花隔岸黃
平生伴鷗鷺一枕水雲鄉

和蔡中介來韻

天涯春又半得句喜君同
夢隔鶯花裏詩來烟雨
中買山多歲月玩世少窮
通應放剡溪棹苔堦正落紅

又

寒食家家雨春光幾處同
懷君燒茗夜索句閉門中

雲護千峰立江晴一葉通相期開麓霧來着杜鵑紅

舟中卽事

春烟雨郡城東越得扁舟犯曉風圖史半牀猶促
藤江山無恙只飄蓬新添濕布垂垂白欲落林花細
細紅三徑早悲歸夢到隔年池柳漸成叢

雜興八首

老却春陰客未知落紅飛絮盡成泥花土似解東君
意留待幽人四五枝

又

鮮茸細草綠於烟不剪欄邊定砌邊屐齒最嫌新作
印棣棠花下數苔錢

又

團團老屋樹千層綠淨空軒百慮澄看罷殘棋渾欲
倦又攜湘竹補花棚

又

虎溪精舍亂山隈剛爲新晴踏屐來待得烹茶事
了肩明月送人回

又

百丈虹堤一水通柳椿如臂葉初封明年早辦啼鶯
舌一部新聲碧浪中

又

屋盡明如昨

夢身新摘鮑魚肥泥飲何妨醉不歸見說今年春事
好種秧時雨聲稀

又

新得奇書號五車綠牕燈火夜無譁笑他春色真無
賴忙殺溪聲與亂蛙

又

山岡

平明策羸馬慘淡踰山岡念我昔過此倏忽三星霜
悽悽長塗客撫景淚霑裳谷風不暫息椿枝不更芳
白雲杳長逝山川鬱蒼茫子規叫黃霧日瘦山無光

又

哀哀寡婦泣兒女羅道傍紙錢挂陌上辛苦持盞漿
今古一蒿里誰爲辨彭殤達觀理固曠母乃歲月忙
徒倚復何依內熱魂慄傷

偶題

隔市人烟散爲園竹樹深繁紆通細路婉轉得鳴禽
葉晚蔬連屋茅簷刺作陰過門驚吠犬兒女出前林

初夏飲聽花軒有作

淺暑剛逢立夏初城邊種柳卽幽居朱陵快說登山
展綠筍方懸易字書老盡鶯花遲歲月笑撲塵夢狎
樵漁憑公爛醉林塘裏繫馬蒼苔看剪蔬

又

橘刺藤梢近接庭綠陰低護子雲亭幾年潔舍窺丹
篆有客敲門索醪醕池水細添春草色女牆遙見數
峰青君家友愛真無敵醉裏相從說聚星

同張質夫石與山諸子飲梁壩試齋中

尋君何惜破蒼苔又共花間醉一回廡下舊看高士
傳牆東時有故人來凭欄碧藻調魚釜撲架紅香入
酒杯投轄未須違虐政夜闌街鼓暗相催

曾仍黃招飲齋頭同張質夫殷銘三劉石壘

家子虞叔有作十六韻兼述近懷

旁舍連高棟層軒接廣園相逢皆好友來爲倒芳樽
細草繁牆角幽花綴石根篆烟金鴨靜爐火玉泉沸

不有紅塵隔那知白眼尊園基消永日種樹足清言

梅戰看龍鬬酣眠伴蝶魂忘形呼我輩驥首賴諸昆
韋杜通家在雷陳古道存於予真拓落與世少寒暄
船繫三湘曲書藏五柳門宦情惟老母微祿藉饔飧
腸血春難住田歌暖正喧驪駒催旦晚菽水戀朝昏
偶聚琴心苦將離鶴怨繁片雲歸騎速愁絕雨翻盆
讀劉五原宣筆恭人諸公岳遊詩刻成奉答

一首

舊說登山屐相期挈伴行讀君南岳記添我白雲情
瑤草春應長芝田晚未成何當騎鶴背旦夕羽衣輕

舟雨

野岸舟難繫孤篷雨不開夜聞驚濤急新漲出山來

又

小艇纔容臥炊烟不肯消耐眠過日午間說到東橋

又

布被霑篷雨春衣上水寒出門隨旦晚聊作臥遊看

次韻吳一士見過山莊五首

共泛星沙酒春殘客始回人疎歡會面詩老見多才

小艇衝烟入荒山踏屐來到門松菊好三徑爲君開

又

路僻雲連塢溪深樹接村苔青與未掃人境喜無喧
綠酒春寒薄青燈夜色渾黍離聞往事舊不堪論

聯談及勝

又

又

又

老向湘潭客萍踪玩物華投閒耽細律避世解無遽
嶽頂青鞋滑江天皂帽斜幽人饒歲月相對失長蹊

又

衲子門前近晴郊景漸和白雲常不夜明月任相過
泉眼開寒玉巖根護綠莎坐闌欹石上空翠撲衣多

又

梅雨添新濕山寒變曉晴寂寥塵不到懶情畫何營
預擬投簪日還深伐木情倦遊丘壑在垂釣老浮生

月下對酒作

三年不見山中月清光今夜何離奇山深人靜夜岑
寂明月爲我臨軒輝廣庭皓白同積雪清冰萬壑堆
琉璃主人露坐袒雙臂舉頭問月徹金鉞憶昨臥病
客幽藹空房細隙曾相覩南走靈山向窮谷馬首看
月星晨馳此時對月發長嘆月光笑我勞奚爲今年
九脊卽風雨故山得見來何遲洞壑無塵色皎皎
簷瓦地光垂垂羽蟲飛動亦零亂葉露黯黯微紛披
蓬根苦遭風蕩折上墓不得相追隨廿年骨肉半凋
喪故園門巷成凄其可憐圓滿不如月月光圓缺能
幾時且勿對月生吁戲素娥勸我金屈卮人生富貴
不滿百有酒不醉空復悲願將金波當沈酌天鷄欲

叫銀河低一酣三萬六千夜逍遙廣漠隨風吹

買舟由涓水入岳

我住南山下日見南山色南山切天青相望失咫尺
忽忽三十年始爲獨往客買舟涓江水榜人戒明發
渴日正曛曛入舟抵煩熱幕見千丈雲心神乃飛越
幾烟變噴喜靈態互出沒遐想幽壑松下有太始雪
運我踏層水趺坐雙腳赤

夜宿白果市

晨發花石橋夕艤白果市移步觀南山曲折屢面勢
峰迴遠村隔浦斷孤烟細溪樹趁人船山寒襲衣袂
神靈爲前驅風雨昨夜至飛流猛進艇篙師困兩臂

檣灘寒雨清開蓬爛熳睡飄然息遊具濟勝在努力
漸喜姓名潛蓬蹀恆幽意

拾舟三十里至西園精舍

百泉會涓水奔流乃成川窮源到石地豁爽開陌阡
祝融漸逼人歷落分層巔山雲起膚寸須臾沒諸天
始信變現力造化真有權我來三十里跣足無拘牽
溪行澣衣濕亂石梯高田道旁兩三橋瓦屋生青烟
云是西園舍結構高林邊修竹圓野綠閒花淨增妍
背視祝融頂龍象猶晏眠登高豈在銳冥探必幽玄
力疾非不速逐步有流連夜闌借寶地鐘磬心悠然
聞見兩無住了悟名山緣

西園示僧時與故人相遇

茶畦竹徑老山厓屋裏雲生水到厨便向巖邊看石
火廿年塵夢已全孤

又

頭上飛泉脚下雲看山何礙雨紛紛六年流葉橋邊
夢不道西園又遇君

九龍盆

十里青溪向九龍古橋留客水淙淙不知山外晴還
雨衣上蒼寒已萬重

又

亂峰寒玉走條條朱夏初殘雪未消不信九龍蟠水

府石林那送海門潮

由廻龍庵上九龍盆

選勝各有會耳目無遮畱降僧引路慣細木沈巖幽
猶有附山田老叟騎青牛亂泉響聒聒獨鳥鳴啾啾
過此失平眺峻極森遠眸石橙在絕壁花宮居上頭
登頓遂喘發坐命僮僕休縈紆走曲徑石屋開朱榴
洞牕俯衆壑老竹皆修修鬱鬱絕澗旁噴瀑觀洪流
真看八百龍怒髯蟠深湫雲氣護草木日光隱林丘
亭午寒栗烈過客思重裘蒼茫恐雷雨白晝神靈愁
穩坐百尺架俯看萬丈溝凜凜戒動息森然會冥搜

三合巖巖為梁老人挂錫處先大父曾與友人信宿山中

又

主

亭亭三合巖深蘿送飛雨遙想講經人如聞聚徒語
偶來會三笑方外投水乳白月滿空山天花落如許
寂滅二十年往事開聽觀舊屋荒蒼苔枯藤吳相挂
朱遂拂衣志慙為布金主空香散林麓白日蔽亭午
雲出山忽青雲來日就晡白雲亦何心浩蕩成太古

又

千盤鳥道出香林三合巖邊見道心却憶當年三笑
客溪聲猶作短長吟

耦耕集卷第二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六首

步自中山取雷開路上釣臺

行盡中山路轉幽御風身到萬山頭曾聞霹靂開巖
徑嬾為金鰲下釣釣瑤草漸深逢絳闕白雲無主戀
滄洲最憐家在岫嶠角細水微茫辨一丘

爛柯巖

顏唐峭壁鎖藤蘿洞裏何年此爛柯仙子自餐青石
髓秦人多在白雲窩平途七聖岷山鬼睥睨諸天山
大羅心膽漸平看尺五向來奇險飽經過

耦耕集卷第二

南嶽絕頂

袖盡烟霞上祝融單衫力疾倚天風竟將九節青龍
杖踏到千層赤帝宮南極全吞星野壯東流不斷海
門空却憐巖徑遊人絕獨對滄波理釣筒

又

司南炎帝正騎龍我恰朱明拜祝融四大倏翻滄海
白五雲時現夕陽紅西來壽母真形在北去為霖尺
座通自顧黃梁猶濁世嘯歌容易達蒼穹

宿上封寺

平生塵海浩茫歷遍東南到上方戶滿白雲真作
狷身都空界靜聞香千年龍象指豐草萬國河山照

夕陽酌罷醴泉容借榻佛燈無語夜何長

又

九霄冰雪冷重裘徹夜罡風震未休南服有山片絳
節大荒無地並丹丘堦陰龍睡合雲雨殿角天低宿
斗牛又共蒲團聽曉漏夢魂驚覺電光浮

日觀

祝融去天不盈尺夜探銀河觀曉日燭龍欲視陽谷
開天雞叫徹羲和出茫茫一氣破鴻濛中有帝子乘
火龍扶桑海水變成血蓬萊瀕洞崑崙紅羣陰伏盡
耀靈發七寶扶上陽烏宮自從鑿死混沌里不周山
崩女煉石羿弓縮却天爲愁照徹幽明見神泣紅芝

《補耕集卷第一》

二

碧玉岫樓東上佐火德王祝融却向朱陵望朱鳥不
比四岳光瞳眈我來絕頂寒慄慄再拜天門洩靈秘
五雲染盡毛髮丹一瞬千山萬山碧

盤陀石

險絕盤陀石撐空出半霄蛟螭喧衆壑烏鵲上平橋
銅柱朝承露金鼇夜送潮坐來雙足軟愁共海風飄

夜光巖

無色亦無光夜光不如月何似山中空空巖黑如漆

會仙橋

手扳白石巖脚跨青松樹安得松如龍跨龍橋上去

祝融峰頂望先龍

山人畫凜凜兩日三登祝融頂萬里無雲渾天

碧指點微茫露纖影瞥見先聖辨丘墓水白山青步
難逞涓水東流素耿耿添燈夜熄秋墳冷華表無聲
歸不得見夢隨風托枯梗欲作高山十日哭恐驚湫
下老龍醒逝將去作南山農墓道犁鋤雜蘆叢

觀音巖

泉氣濕如雲青苔自應長何處住山人曬藥青巖上

毘盧洞題壁間

飛泉老樹萬山陰獨到毘盧頂上尋欲向橋邊拾流
葉洞門今已白雲深

又

《補耕集卷第一》

三

不爲攢君拄杖來石林深處見香臺相聞綠玉消煩
渴空向黃梅望一回問寺僧製
甚佳

禹王城

荆木思神禹重巖跡可攀龍蛇歸絕壑蚪蚪刺空山
赤帝居方奠蒼梧駕未還南荒餘片地四載念江關

又

路過毘佛洞人道禹王宮雉堞流雲氣霓旌捲谷風
岷峨山盡北陽朔水朝東萬古包茅地湘帆望祝融

謁嶽十四韻

朱鳥通羣望炎方領百神山河崇地脉雲物會天真
畫棟巍廊峻瑤堦列殿陳千峰扶閣道二水合城關

秩禮虞廷舊隨山夏后親代更民俗換世易劫灰屯
壞壁巢蒼鼠空壇燿碧燐市童驅豕蹢廟戶積狐塵
祠前守祀者名廟是聖代輿圖壯興王祀典新皇華尊勅使奠璧重
明禋府主資冥贊馨香格紫宸南荒開壽域北極轉
洪鈞玉醴仙盤露紅芝洞脚春小臣持獻祝矯首望
南巡

九仙觀

纔下諸峯路漸開九仙鸞鶴出蓬萊不知巖翠衣都
濕更向水簾洞裏來在水簾洞之左

又

世事茫茫一局碁石枰猶許後人知可憐龍戰空陳

迹海水揚塵復幾時有仙人碁盤石

又

鼓舵蒼溪九曲長洞宮爭討李衡陽卽今化鶴遊人
散剩有題詩墨瀟香向有李衡陽白山名角此先大父舊遊也

喜家錦臣自泚水數百里赴石村之約感賦

二首

纔攜岳色下蒿萊恰有車聲破蘼苔空谷競傳烏鵲
喜故園還對菊松開人憐棣萼輝難並天爲驩囀老
益才不信元方真古道兩番舟自剡溪來

又

夢我廢後久伶仃十畝蓬蒿接草亭肯爲吾宗先下

樹更憐雛弟細傳經山深借景看元豹路遠從羣見
鵲鴿相對一尊燈火共最堪風雨夜來聽

錦臣有詩四首次韻奉答

廿年卜築此山阿莎雨松風擁卻窗自喜寒暄方對
榻敢云井里舊鳴珂義門昆季文章在白社交游歲
月多三徑祇憐車馬隔夜闌尊酒看金波

又

龍樓咫尺聽宣麻歸作投林日暮鴉陸橘尚憐萱草
茂萊衣空望帖雲邇來書過眼驚春盡鼓棹關情感
歲華頗愛鷄棲成小隱顏唐花雨帽簷斜

又

十年帖括戀同袍回首南樓意氣豪司馬山川遊更
薄元龍淮海臥還高堦除研溢清晨露花底蘭煎午
夜膏賴有移情同若弟朱絃風雨尚能操

又

晝長真覺夏雲驕珠玉看君暑自消爲我褰裳尋草
徑避人結舍比僧寮舊巢燕燕通簾戶新譜鶯鶯暗
板橋慣識長卿工賦物興來題句滿芭蕉

燕巢忽破悲鳴累日復葺新泥爲詩慰之和

錦臣兄元韻

費盡春風拂敝廬一年陰雨重躊躇何知高棟傾危
卵更砌新泥戀舊墟再乳不妨三夏永卒瘡還共故

人居深林懶說烏衣主歲歲雙樓伴讀書

再為詩賀燕限韻得家字

不必卑飛重歎嗟艱虞歷盡穩為家再來脩尾逢長夏兩度營巢感歲華有子未妨遲伏卵蓄租何礙晚穿花綢繆手口予同惜欲共書帷護絳紗

好月

好月江難夜空濛烟霧生漁燈依別渚人語帶孤城影落金波動涼露玉露輕扣舷長不寐酌酒數能傾

吳一士到山中錦臣有詩次韻

共君林下酒盈瓢有客來過第五橋土室不知山外暑草花新得雨中澆掃除三徑幽期在悵望千門去

六 楊耕集卷第二

六

路遙懶為升沈勞獨卜肯將簪紱易漁樵時早將有遠役錦臣兄為設齋

錦臣用前韻謝遺新茗奉答一首茗卽一士

手製

性癖由來戀一瓢筠籠供客上山橋新看綠玉人同賞旋注甘泉手自澆瓦鼎漸聞輕浪沸竹風先逗細香遙芋翁尚有清秋約更向朱陵晚問樵

柳堤月夜步錦臣元韻同吳一士賦

面面寒流護曲阿野涼明月萬山多斷烟幾縷初凝岫疎柳成行半蘸波極浦霏衣窺露井誰家按蘭譜雲和蛙吹蛩笛俱無賴夜靜如聞喚客過

又

濛濛冷翠上衣多樹底潛知魍魎過夜定忽看雲起處山空無奈月明何微茫碧漢翻池鏡深淺珠光滴露禾便擬浮槎知近遠美人秋水在層阿

荷吳一士錦臣枉顧王父荒坐各賦詩一律

次韻志謝

廿年宿草白雲多墓道蒼黃字半磨繩武敢期阡作表負薪空有淚成河衣冠舊恨存前代風雨藏書守一窩太息酸寒餘緒在感君憑弔起長歌

又

空將滴淚灑幽風兩世啣哀罔極中箕尾虛聞形化鶴河山應有氣如虹依慈孝笋斑花蝕王父至孝故卽依僧大母久夢望

七 楊耕集卷第二

七

幸銅盤碧血封猶賸萬峰供客弔晚烟零亂夕陽紅時墓有松竹忽活生於數畝

焦雨限韻

綠天細細雨如毛有客題詩興轉豪聲共晚簷驚鐵鐸碧連深院長蓬蒿紗厨亂颭新涼早湘簾初聞午夢勞最是竹風偏斷續夜來絃誦不能高

苦雨

冥冥雨不絕夜氣上重裘暑似逃三伏寒疑逼九秋伏陰山瘴重苦澇水田浮滴瀝茅簷破牽蘿補未休

又

十日晨光內深山小漏區違時思續挾折屐阻泥淤

霧濕啼鳩婦花寒落燕雛養病常穩臥賴得綠天俱

同錦臣吳一士看月

露華清切上闌干贏得金波此夜看遠道漸驚秋欲
報空山又見月初圓明翻樹底棲鳥亂影動花陰蟋
蟀寒後夜關河知馬首幾人兒女憶長安

洞庭舟中

一葦長風過洞庭篷牕難繫萬山青可憐歲歲凌牛
斗誰道銀河有客星

又

浹旬酷暑汗常揮暫得開篷一振衣今日計程三百
里停船又上白螺磯

又

去年歸棹洞庭邊載得菱花月滿船付與飄蓬剛屈
指秋來春去爲誰憐

又

風江日落露初零無那孤眠酒易醒遮莫隣舟歌吹
近繁絃急管不須聽

返棹

洞庭南去又深秋旋賦歸歎得自由萬里軟塵愁馬
首連宵鄉夢遶林丘雁鴻風疾寒初報蘆荻江平水
不流祇悔勞生愧形影向來人事等虛舟

又

逃名真覺市朝非無那浮踪與願違多病一春憐桃

華倚閭三歲念萱闈布帆夜帶關山月林屋秋牽棹
荔衣不信重湖波浪濶曉風吹夢到柴扉

洪山埕

平明驢背鄂城東出郭秋空望不窮一路荷香南夢
澤幾行雲樹梵王宮烟中萬戶層臺碧湖外千山落
照紅欲上浮屠橫鐵笛夜來騎鶴借天風

晚登黃鶴樓卽事四首

憑高我亦好樓居萬丈丹梯切火餘不信大江流未
盡祇今湧月似黃初

又

秋風吹客又登樓樓上頻來十二秋却喜杖頭輕十
萬不須乘鶴到揚州

又

步履重岡一振衣萬家烟樹漸霏微可憐點點丹如
葉盡向洶濤趁落暉

又

望盡朱陵杳靄間出山雲嬾又還山無端林
怨欲向仙人借騎還

野岸

野岸添秋水維舟帶夕陽大江流不盡歸路去何長
魚兒見宅名

村醪濛濛烟雨昭陽路昏黑諸天望正高

答家鸞棲獄中見寄元韻

與子不相見聞子在幽囚拏舟走百里慘怛我心憂
一見但哽咽有淚不得流遂使理茫茫辨咎與休
大造竟冥漠萬化同蜉蝣行往鎖重門牆角陰風愁
我來爲昆季誰復避交遊南冠遠隔絕音耗皆沈浮
愧無可脫驂重爲故人羞夜深呼蒼天爲子禱祠求
保無下車泣庶遂針芥投埋劍在豐城憐才古罕儔
遙夜把詩句燭光黯彌留望望永今夕從之路何由

答蔡中介來韻

七月長亭話別難一帆烟雨又江干論詩我自推高

耦耕集卷第一

十一

李擊劍人猶說范韓北里金貂新漾碧西牕銀燭夜
流丹最憐聚散天涯共簾外霜華已報寒

中介復疊前韻仍和一首

繫纜江邊好會難燈前風雨夜闌干分金自昔寧忘
鮑一飯何心爲識韓旅舍橘檠千顆綠故園楓醉萬
林丹綠君愛我添詩瘦安得攜壺坐晚寒

道鄉懷古爲鄒真卿作

半嶺綠殘照遺踪賸切灰路從靈麓下人指道鄉臺
冷祀門新塋荒碑字浸苔夜深遙列炬猶有寺僧來
獄門別鸞栖平客諸子還山仍用前韻

長沙痛哭地普天哀楚囚玄冬召迅雷無乃天心憂

自古履患難命達憎清流矯矯衆所嫉盛名歛卽休

春秋一螭蛄歲月竟蜉蝣獄門暫相見終抱離別愁
陰風畫慄烈魑魅亦羣遊吉凶幸相保外此皆雲浮
急難每袖手爲子負垢羞恭蒙解網人顧盼無苛求
遂使枯魚泣庶免鼎鑊投冥冥有飛鴻哀哀求其儔
天寒戢羽翮江湖難久留樊籠俯隔絕叫關路何由

曉裝

鶴氅頻年風雪身曉裝歸路却傷神薤根歲暮仍爲
客菽水天寒不改貧殘葉隔溪紅似火亂峰連霧白
千銀村橋是處呼尊酒恐有山中紙帳人

一江

耦耕集卷第一

十一

一江橫素練小市傍斜暉烟際雁雙去沙邊人獨歸
風霜逢歲莫菽水夢柴扉明日求羊侶長歌入翠微
喜周儕呂自安成至

一別經千里相逢已十霜故人驚會面今夕對卿觴
寒雨江天暮梅花驛路香且園清夢在重與話義皇

耦耕集卷第一

耦耕集卷第三

和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四首

癸酉元旦同吳一士周儕呂山中候晚作

共促鳴鷄曙火傳小村蠻鼓亦轟然鵝行舊憶千門裏鳳曆仍頒尺五天偶聚椒觴渾似夢長貧菽水不知年最憐爾足紅塵客猶傍梅花紙帳眠

五窮驅罷夜闌珊遮莫春風破曉寒雲物祗迎新歲月川嚴猶隱舊衣冠謂吳周諸君子也坐銷蠟炬匏尊接暗促

蓮鐙玉漏殘起傍勁松知晚節憑君百尺好從看與時

長松下

耦耕集卷第三

三日舟中次吳一士口占韻并紀所遇

江梅幾點漏春光春水初生漸森茫隔斷青霞天尺咫憑誰攜酒上昭陽昭陽觀在姑山絕頂

無數山光接木光探春消息兩茫茫凌波便擬乘青翰愁殺蘭橈對夕陽

人日同李琬斯蔡中介集家世掌齋頭即席

聯句

香雪梅花逗蚤春闌題刻燭故情真琬千門火樹逢

元夕萬里金貂集舊人北浮白一尊花弄影彈紅五夜月留神中豪吟不減南皮興扶醉還看柳色新世

同吳一士過汪柳公先生齋頭晚歸郊行作

幽尋不覺晚歸醉夕陽前老樹留殘雪孤村生野烟晴催農務急春到客心懸步履關情處溪頭月正圓

又

細路通橋外寒流遶舍前浚池初積雨種柳已含烟文酒因時集漁樵與夢懸向來高枕在春睡夜長圓

還山將母詩為石半翁內父作

無心出岫水雲邊鶴髮門閭歲已遷自是白頭翻孺慕更憐綵袖傍餘年橘林酒熟春難老桃洞船回夢再圓我亦分甘思半菽為公扶杖看陶然

二十三夜風雨寒甚走柬張子質夫

料峭春寒到晚濃避人消息閉門中樓頭浪說天穿

耦耕集卷第三

日簾外初傳花信風爛醉漢書還熨茗不眠姜被夜聞鐘遙憐秘閣傳經處檢點青藜火正紅

春夜飲傅維肖先生齋中同張展成夏升華

有作

十年桃李聲恩私共坐春風金屈卮才盡不須貂換酒漏深剛是雨催詩官庭草色隨人綠錦席益花向夕移賴有杖頭司業在馬蹄揀得醉如泥先生司鐸相中十載子會出與

郊行即事

一月春風上柳條恰乘晴日好相邀祇憐求友尋蕭寺更爲探山過板橋作意驚啼偏戀客迎人犬吠乍

逢樵猶將半日閒公案吩咐僧厨舊酒瓢

又

蓮屋林塘路幾重潭潭門徑望難通菜花香透黃金
鴨野竹陰團綠玉叢岸幘正逢觀蝶會春衣初試落
梅風多愁騎省知無賴早趁東臯問老農

家初庵寄詩走筆柬之

開年問得君消息知在朱亭綠野堂好把青藜傳帖
拈故將奇字入奚囊江城二月梅風熱步屐三春村
酒香爲報驪歌催別緒可無蠶漿到山房

舟下星沙作

東風吹波細如織老岸晴連半江赤隔江香靄翠欲

新耕集卷第三

三

飛一派空烟麓山立掠波不動雙槳鳴扣舷夜宿北
津城寄語春雲最深處明日回船渡江去

京國

京國浮名在扁舟往事多花時頻悵望春興最蹉跎
孤對水明夜不眠風動波旅魂知記省咫尺入烟蘿

楚遊早渡湘江作和李琬斯元韻

迎朝風雨釀輕寒賴得新晴春未闌好趁鶯花臨絕
壑且攜琴酒上層巒人如洛社耆英集節比蘭亭禊
事看共掉扁舟入烟霧隔江山色早盤桓

同李琬斯蔡中介文潤孫子振家世掌仲玉

周子尚遊岳麓分韻

憶我靈麓遊忽忽已八春往來遂陳迹歲月無停輪
昨日買蘭漿泛泛渡北津爲言羣賢集共此惜芳辰
春雲乃解駁江色逾鮮新海門爛晨旭朝霞鬱嶙峋
觀山不貴速遠望彌有神徐步入芳甸羣動含欣欣
嫩草如布席漸與遊者親駕言石橋路行歌招隱淪

其二

覓路喬木間尋源亂溪頭講堂自啟閉鎖院莓苔幽
念我此信宿轉瞬成昔遊婉轉上崑寺崎嶇經林丘
大叫衆山響蒼筤鬱綢繆清風爲我洒繁花爲我留
松關無人徑踞石窮冥搜虛谷雲漠漠洞牕竹修修
云何遠公跡慣向朱門求

新耕集卷第三

四

蚪驚惶恐雷雨坐使神靈愁曲曲擬蘭亭聚坐筋力
休奚奴早挈榼飲我春觴流謹呼角拇戰慄淡開歌
喉焉知人間世百歲同浮漚爲君一擊缶不醉誰之
沈

訪阿諾開士不值次日以詩來和韻

深固題詩處蒼茫舊雨痕猶憐昨歲約重到古松門
出岫雲何事留人鳥解言下峰愁日暮回首隔靈源

奉慰友人和蔡中介韻

不必柔腸感歲華共君風雨落燈花逢人嬾說青萍
吼避地空憐皂帽斜宦海泥沙原似夢天涯萍水便
爲家近來痛哭天難問一任花前鼓細撾

又

雪後寒梅徹骨香枝枝索笑傍紅牆尚憐鳩杖雙扶
健誰分關山入夢長下榻不妨鷄黍儉解龜空訝研
田荒明年匹馬春風道次第看花入帝鄉

雨夜聯句同汪柳公先生石天半內父梁暉

試彭天擎若愚作

柳樓風雨坐春寒半十日平原興未闌且向同人尋
好句柳不妨今夕盤交歡檀槽暗滴燈花發北寶鵬
慵添玉漏殘世事那堪頻着眼柳江邊莫笑穩持竿
共憐夜半孤鴻泣柳漫作秋高一鶚看杳杳鐘聲聞
野寺柳離離花影濕闌干情深狎客陽阿舞愚癡煞

柳樓集卷第三

五

狂奴小婦團柳殷齒尚虛粉社約人烟初破柳榆鎖
北風流散事人咸集潦倒油花酒不乾半瓦語亂來
驚午夢蕉聲無賴染柔翰柳等閒詩酒成陳迹取次
湖山入大觀振乘興蘭橈無近遠憑君攜酒上晴巒

雨夜卽事用同人聯句韻

曲堂深護紙牕寒醉裏傳牌語未聞坐有芝蘭憐舊
好門無車馬結新歡談深暗促薰籠爐漏久頻催燭
淚殘輞口無人攜蠟屐桐江遲我問漁竿閒心慣說
歌眼穩浮世從教爛醉看二月鶯花春冷落十分風
雨夜闌干可憐笑口頻年少不惜深盃此夜闌處處

棟花寒乍起家家榆柳火新鑽風移金獸香逾嫋雨
共蓮籌滴未乾小史可能吹細律姬人不擬弄柔翰
江邊襪被歌行役夢底烟波想壯觀愁殺渭城須百
斗故山無計訪林巒

疎鐘

霽鐘

疎鐘傳不定高枕白分明帶雨聲猶濕隨風響更清
花寒支獨夜燈暗數殘更莫厭衝泥滑江郊已報晴
破濕初離雨衝寒已近雲九霄關不住孤枕最先聞
僧定懸林杪詩魂攪夜分郊原驚未了花落暗紛紛
卽事三首

柳樓集卷第三

六

菖蒲如劍秋生芽處處春塘產子蛙啼到杜鵑春漸
老港風吹落紫藤花
昨日雨晴今日妍茫茫新綠浩無邊低頭便擬投林
去結箇繩牀樹裏眠
面面黃金染客衣菜花堆裏扣禪扉飯香慣解行人
餓芋栗山邊藏正肥

展墓三首

晨朝羣衆弟剪紙踰山岡雲黯晝易晡來我父母傍
歲月變寒暑百卉乃春陽雨露各自媚芳草亦莽蒼
胡爲我二人置在野中央痛別已七年諸弟畧成行
小弟纔數月今年八星霜牽兄習拜跪始到松楸塲

怪父胡不見黃土爲高堂感此摧肺肝路人皆悽惶

又

有弟甫弱冠肺病經冬春參苓稍就緒消瘦疲神形
所愧爲長兄不保疾病侵同林有五鳥黃口哀矜行
長大且微嗣兄乃孤幼齡念我慟椿枝中道棄捐心
吉凶不相顧遠在荒山岑悲來拊心泣叫閤欲何因

又

慘慘孤兒淚年年走萬里五斗聊致身未爲捧檄喜
哀哀泉下人此恨竟沒齒春深風雨多泥淖難荆杞
牛羊塚上來荒草日披靡孤蓬自茲去坵墓誰復理
兒來魂所依兒去夢相倚相失萬重山但望天與水

桐耕集卷第三

七

所應幼呱呱牽裾行且止努力祈神明骨月保終始

奉答秦秉公用其懷家世掌元韻

懷君風雨未曾聞迨夜詩來夢小安可意繩牀聽漏
永不妨屐齒踏春殘鯉庭獨我生前憾龍劍憑君醉
後看與報東園吾伯子鶯花昨已渡江寒

道次梅城作

十日籃輿不可捫恰逢春盡雨翻盆千盤絕壁臨山
市百人懸橋到縣門麥飯敢噉郵舍冷綈袍猶賴使
君溫生憎被襪輕如葉歲歲鶯花村外村

答黃奉璋見寄用來韻

十年牛馬混勞人苦憶君如清路塵曾共講堂開曉

霧偶來谷口看殘春焚魚畫靜紛黃卷薦鶉秋高逼
紫宸與報回船須盡醉未應折簡便邀賓

又

浪說高陽舊酒人浮踪無賴半紅塵江邊夢隔如千
里燈下書來記七春司馬山川空蠟屐子雲詞賦近
楓宸期君早晚看花去留取金貂作主賓

大梅山訪與峯上人卽用來韻

虎溪空訝入林遲枳棘何堪借一枝塵外卽看無淨
法杖頭應有去來詞千峰祇樹方深處四月黃梅正
熟時與共巖邊消永晝看他頑石點頭奇

再和與峰見贈之作

桐耕集卷第三

八

纔到靈巖路已仙萬緣空盡付鳴泉千行花雨臨跌
座百蟄山龍護講筵半芋尚勞君破定蒲團應笑我
貪眠肯將四大容狂客來結金山未了緣

疊前韻再答與峰

老去題詩渾欲仙優曇香裏舌如泉留人石室開靈
秘作供山花上客筵茶葉定隨流水出笱冠應借白
雲眠十年領取非吾事消息憑君一指禪

又

不必桃源境已仙萬峰深處挂飛泉空聞盧老菩提
樹來上生公說法筵關徑定勞山鬼繫山有巖曰鈴杜門真
笑嬾龍眠巖下有洞深宵中有水一泓小橋跨焉一旦石門閉遂絕通木樨香裏須相示話到

無生別有禮

留別張兆聖明府

知君意氣果凌雲兩袖清風與客分珍重相逢皆醉尉不須愁殺李將軍

資江返棹

荷輿纔歇又回船十日資江潯暑天節序乍驚重午後歸心先赴倚閭前奔流似馬灘聲壯峭壁如城峽勢圓自笑劍裝羞陸買一行翠榜載蠻烟

江夜和南臣元韻

蕭蕭襖被買扁舟小泊沙村夜更幽萬丈卽看江湧月一樽獨對水明樓綠蓑湖上期空在布轆山中客尚留輸與海鷗真浩蕩逝波應爲洗閒愁

其二

年來踪跡問漁舟京夜偏宜枕簟幽已分尊鱸遲返棹憑誰僚佐共登樓潛蚪暗討疑深淺宿鷺驚呼白去留翻笑故園同浪泊北征重爲起離愁

江上卽事

碧盡湘江水接天金波萬頃更茫然無端戍角涼風急又共蘆汀繫釣船

又

江烟歛盡露華濃一曲滄浪寄寓中今夜鮫宮知不寐新涼須趁芰荷風

又

頻年江上掠菰蒲明月猶憐客夢孤後夜故山須載酒可能低照板橋無

汪邨公先生爲小姬催妝和來韻

歌管何須沸後堂酒闌聊爲畫新妝花王莫逞蛾眉妬多半春風在海棠

衾裯小怯猶欹欵拄杖提攜意自如未必馬卿真薄倖白頭原是絕交書

孫子振攜某和唐人送宮人入道詩偶次其韻

霓裳曲罷羽衣成內降新教踏月行玉燄乍傳阿母使瑤臺舊識太真名輕拋寶珞慵揮塵半掠霞冠暗抱筆曾記承恩往時製夜涼添作步虛聲

又

迴波小步曲初成記向君王掌上行太乙壇邊猶望幸紫微宮裏學潛名秋風露井吹羅帶夜月昭陽冷玉箏禮罷瑤堦還下拜他生齊效鳳鸞聲

又

汝去已經月予存能幾時眼枯今日淚心死十年悲笑獨孩提共頻連歲序移壯心凋喪盡三十鬢毛衰

又

惡夢南樓夜回舟病少痊僅將終歲聚已割此生緣

婚嫁思遺命科名冀後賢翻令抱長恨送汝入黃泉

又

失恃年俱幼依依汝並予提携愁脆弱成立更崎嶇
大被情猶昔同牢義或疎病來相顧少遺憾淚沾裾

又

孤幼啼懷抱成人汝最長五年稱弟子邇歲慕詞場
弱德隨椿折雛禽失雁行修文真有命天道已蒼黃

又

汝婦于歸日汝棺將蓋時可憐同抱病遂使見無期
嗣息予方乏親迎汝未遲虛令泉下老穿眼望孫枝

又

外氏皆孤獨傷心此最酸兩宗依血祀一縷看灰寒
存恤予猶在栽培汝竟殘夜來風月苦華表怯形單

又

苦憶長安道經年意少紆全家資幹理萬里得來書
瑣屑妻孥累支吾歲月儲此番多內顧惆悵繫驪駒

又

瘦骨名爲累沈疴藥少靈三春移襖被孤影滯江亭
地溼叢荆萎天寒獨雁零登高思汝處淚血染山青

又

祇說當秋健肩輿送汝歸忍將雙血淚翻累老萱闈
灼艾今朝盡傳經往事非淒涼含飯罷辛苦涇牛衣

又

慘絕人間世相看已澹然爲予多缺陷累汝失長年
山雨淋書幌秋雲冷墓田無心更揮涕搔首問高天

橫江

橫江空對露華新葦岸停船一問津豈有浮槎稱奉
使初聞孤雁夜來賓天寒澤畔吟漁父秋老江干緊
釣緝最恐年光易搖落西風愁殺斷腸人

又

蓼莪幾載罷晨昏花萼樓邊事忍聞久別萊衣家尙
在乍寒姜被夢初分窮猿歲月思林木斷雁江湖叫
夜雲露白蓼紅添客恨到門楓落已紛紛

耦耕集卷第三

三

嶽遊同汪柳公先生舟次花市喜石天半內
父至和汪柳公先生韻

遊及秋晴好江邊物候新幽期真不爽良友自相親
壑壑酬知己烟霞似故人祝融猶百里先爲送嶙峋

次龍口望岳和石天半內父韻

幾日蘭橈面面秋恰逢晴日正當頭天憐好友仲前
約人到名山習靜遊絕壁半懸隨鳥度蒼溪無語逐
雲流重來應識匡廬慣布韞青鞋記舊丘

耦耕集卷第三終

耦耕集卷第四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五十七首

喜晴用汪柳公先生西遊精舍韵

恰有登臨約重陰散曉晴去應携白柄秋爲劖黃精
木末雙興喜雲端兩眼明上方猶隔世結想靜中情

石垞茶亭用半老內父韵

隔年展齒又逢秋直指朱陵最上頭嫁娶不須先五
嶽宦情容易覓滄洲橋邊怪石雲堪把竹裏紅泉路
更幽真笑浮生無駐足肯從麋鹿問同遊

宿西園贈頂庵上人

耦耕集卷第四

舊識虎溪路重來謁遠公雲深藏古寺山老潛秋容
半竿分猶在三衣法未通欲知無隱意滿院落花紅

又

萬籟秋方寂千峰月正圓山空長不夜鐘定自無眠
浩劫思前痛多生冀後緣向來清夢足花雨亂諸天

九龍盆和汪柳公先生韵

半山晴在杖高處雨翻盆變現諸天異空濛上界尊
桑麻封洞口雲霧長苔痕不辨寺鐘午恍疑林磬昏

又

丈室羅清供齋厨發異香千峰攢寶閣絕壑俯迴廊
雲雨天多晦羲農晝自長過溪猶谷戀萬籟盡悠揚

雨中尋上封寺

九龍作聲不肯住早趁肩輿入烟霧山高雨重雲不
開昨夜神靈洗山路咫尺蒼茫不可度汨汨天風海
濤怒雲去雲來雨如注驅奴直向雲中去

夜宿上封寺

昨日驅雲與雲逐直上層雲辨天竺雲裏老僧頗相
熟招我雲中作信宿夜闌閉戶驅出雲雲倚依人滿
衫幅巾袖生烟夜寒重偃臥禪牀足踣踣罡風怒起
鐵瓦翻號令飛廉走滕六髣髴山龍榻旁伏蓄積風
雷氣森肅夜恐吟詩莽相觸山龍不眠鬼神哭爲我
一掃海東旭踞坐天門縱雙目

耦耕集卷第四

雨中登天尺庵祝融絕頂

萬丈濃寒潑海綿又乘蹇背踏諸天九霄却付洪爐
瀉下界空如混沌前別有壺中貯日月誰從劫後辨
山川人間尙記支機石便向銀河問釣船

又

憑誰一柱繫洪濤霧裏仙人露掌高吐納乾坤同芥
子吹噓日月小鴻毛凌虛准擬招黃鶴踏石偏能掣
巨鼉此去車箱歸路杳故山空惹夢魂勞

信宿上封寺

昔我始遊岳晴雲照西山今年再來遊雲雨相盤桓
肩輿上絕磴峻極不可攀踉蹌下輿走信步蘿葛間

樹上聽鳴雨樹底聞哀湍天風非吹衣凜冽生暮寒
翻盆勝洗浴一滌開塵顏我笑汪夫子解步形蹣跚
且園大拍掌茲行豈云艱聚坐釣魚臺傲若承露盤
所恃雲氣塞不知下界寬放膽跨絕壑飛足凌吭噴
僕夫尙巖際我行已層巒行行盡絕頂宿投精藍
幽泉遶堦砌下有真龍蟠雷雨或隱現咫尺紛瀾漫
遊山不獨晴風雨亦奇觀夜寒佛火細始覺衣裳單
未惜登頓勞敢求覓安瑤草近可拾從公生羽翰

雲海

沆瀣滌羣蒙烟霏偶然豁露出祝融尖羣峰尙冥漠
千層萬層雲頽流無厚薄沈淪滅動定聲色了無着

詞耕集卷第四

三

灝氣連四維鴻洞望溟渤幻若銀濤飄微聞颶風作
昨夜炎帝怒百戰走海若諸峰七十一飄蕩隨滅沒
當時漫洪流止剩祝融角留待釣鼈人垂竿恣寥廓
日月挾雙丸太虛爲羅幕曉宿飛來船晨朝跨黃鶴
一笑磐石上跌坐雙赤足豈無雞犬聲隱隱列城郭
深隔水晶宮陰陽固局鑰禹功既荒唐金簡復誰託
安得清狂瀾平成紀衡霍

堯率庵陳五岳先生韻書處次壁間韻

纔下深溪復絕頂上天下天與雲等路旁別有堯率
天泉聲樹色蒼巖邊我與白雲兩無碍雲去山青我
自在

福巖寺用張質夫丹霞寺韻

盡日奇峰拄杖過南大門下問烟蘿影移萬木蒼寒
重響踏千林落葉多三笑人分新茗火六朝僧去白
雲阿鄴侯遺跡堪招隱十載名根奈爾何

集賢書院謁朱張二夫子祠和壁間韻

當年遊屐恰相同手障狂瀾賴兩公爲惜薪傳南渡
後敢辭匏繫萬山中岳雲不改臨安日俎豆猶存河
洛風我欲宮牆歌仰止廿年息影愧冥鴻

又

湘水出來洙泗同斯文千載論原公尋源客到名山
裏立雪人歸暮雨中關洛似猶綿避地濂閩終古競

詞耕集卷第四

四

南風培塿自惜難觀海愁對天涯送斷鴻

九仙觀和劉恭人壁間韻

我昔靜遊此匆匆已隔年別後苦記憶茲來豈徒然
林巒澹秋色日氣荒巖烟諸峰自迴合別現壺中天
琳宮俯積翠絳節中林懸不惜薜衣破敢辭芒屨穿
泠泠松石間欲作千日眠燒鉛理豈秘坐使塵慮蠲
我聞九仙人歲入收芝田白雲尙嚙青買山不須錢
安得大藥貲使我顏色妍俛仰視霄漢悵望思前賢
醉倚葛陂龍笑拍洪崖肩青銅鎖未閉養拙南山巔
水簾洞

行盡朱陵有洞天半空飛雪萬山前黃庭寫後無人

識洞裏垂簾復幾年

又

一條寒玉走霏微
百尺高寒上客衣
昨夜蓬山仙子
睡銀龍猶傍洞門飛

水簾洞和天半公韵時汪石二公怯不敢上

頗笑兩公怯躋攀我獨前簾掀千丈雪門閉九層天
日月藏深壑雷霆走巨川夢魂如戀此遺世老山顛

西明寺道中讀柳公先生登祝融逶迤去地
九千丈鹵莽穿雲七十重之句愛其高絕因

憶質夫往年霧中登峰亦有帝教洪水開文
字身到層霄問曜靈之句頗爲心折自此擱

八
藕耕集卷第四

五

筆不敢復作祝融詩矣先生仍以續貂爲言

追步二首

名山何必侈登封
阻絕秦皇漢武蹤
天作樓臺剛數
尺雲爲步障已千重
懸巖竹實棲朱鳳
絕頂泉根噴
火龍禹跡茫茫留混沌
破空誰打一聲鐘

又

攀躋徑絕古苔封
峭壁如親上帝蹤
前仰詩華齊四
點兒孫濡霍拱千重
浪傳阿母呼青雀
欲使玄猿駕
赤龍恫恍此身超物外
廿年塵壚省晨鐘

方廣寺

寺旁有洗心池補納臺

平生雅號山水癖
招我來遊汪與石
兩公力疾興尙

豪陳子脚跟如踏鐵
朱陵洞官不可求携我復作方

廣遊險怪直摩諸天頂
斗暗下逼羣龍湫羣龍窟宅

莽回互瑤草琪花雨如注
老樹呼風鳴向人僧房鎖

在雲深處雲深不辨山西東
高閣下瞰蓮花峰路幽

應爲鬼神護境絕直與仙靈通
清泉作池石齒齒荔

衣蓉裳不堪洗再來洗衲還洗耳
盡向山中洗塵滓

題方廣浴道閣
寺向爲龍湫沙湧成寺其詳見岳志

何年窟宅徙羣龍
十里風潭萬壑中
自向鉢間遊法

界遂從波底現
花宮陰靈氣共山靈肅
步屨聲疑水

府空不信諸峰皆拱佛
道須香裏一燈紅
寺中人行空是夜寒甚同人繼炬更少

夜宿天台峰
是夜寒甚同人繼炬更少

們盡諸峰天復天
香臺高倚萬峰巔
剛從竹院逢僧

話又向雲中借榻眠
古殿尙疑龍聽法
壞廊猶有虎

安禪寒深枿枿煨
應遍記取名山一夜緣
山下黑沙潭龍所居也僧云去年臘臘有虎其巾累日不去

又

泝泝花雨問禪扉
十載幽期與願違
世外逢人初學

定塵中選石竟忘歸
山空松葉隨雲落
夜久泉聲帶雨飛
賴有嬾殘留半芋
不妨和雪卧牛衣
急歸言在石牛庵後寺有路探松竹者禪師曰天台山移種者

天台寺和汪柳公先生韵

絕頂寒逾重禪扉靜不關
聽殘一夜雨高枕萬重山

古殿昔全蝕荒臺宇已斑欲投巖下宿雲氣滿前灣

又

隔斷故園夢定知雲幾重茶香清五夜佛火照千峰

又

寂寞先賢宇荒頽古寺前最憐祠屋壞翻借佛燈緣

又

勝侶談經處名山靜可求眼空觀海日身踞萬峰頭

寓岳廟道院口占示青石羽人

七

清溪道士殊不俗早出看山暮投宿譴呼十斗飲不足
每日墻頭過醺醺禱祀紛紛莽微逐晝夜笙歌礮
絲竹道士不聞閉兩目日上三竿睡方熟名山徑路
多滌紆仙靈秘怪潛崎嶇漁郎嚮導迷前途咫尺靈
境成趙趙道士胸中如列圖七十二峰辨模糊言之
鑿鑿微茫俱玄粹木客不敢秘指點幽奇山人意禹
脾舜洞遭蒙蔽玉砂之泉杳難即道士髮指唾壺碎
冲退石邊買沈醉爲言住此三十年衣裳几樹含雲
烟但有牀頭買酒錢不妨不相與不仙安得寶劍光
星壓割斷盧生枕上緣青鞋布襪行且眠與汝逍遙

朱陵太虛之洞天

次衡山縣水月林和王呂蒨壁間韵

高閣聊酌酒燒燈對夜分茗香依佛榻衣履帶衡雲
浪迹交遊簡荒城野哭聞莫令安邑累籃輿趁秋暝

清涼寺題壁

江郊雨後足秋光昨夜微霜葉半黃陂角聲中愁肅

殺漁樵影裏待清涼虬松丈室留高座傑閣千燈拱

梵王欲剪曉霞霞一片晚隨回雁渡瀟湘

花市別半翁內父還石村

半月追攀鸞鶴羣渡頭烟樹袂還分知公家在烏山

下珍重携歸兩袖雲

岳遊還抵水東墓

寒其霜露暗傷魂宿草寒花慘墓門遂使半生虛負

荷獨將往事戀晨昏鴛原坐看連枝折鳩戶空憐血

祀存欲上高山伸一哭蒼蒼自古隔重關

又

頻年携手剪荆榛哭奠今番少一人未有保持存弱

弟難將遺命報嚴親凋傷盡付多生劫痛楚空留未

死身擬共栖烏愁露宿夜寒荒草四無鄰

汪柳公先生枉顧先塋有詩和韵

草風莎雨泣秋墳尙憶談經舊及門一自亡琴成隔

代更無留劍弔諸昆往時馬鄭看三世近日朱陳共

一村不信文章真骨月感公林鳥亦銷魂

憶汝

憶汝江邊住從春逮夏時早知靈藥少不使故園離
冷榻猶依夢閒房更卧誰料應燈火夜孤影到寒帷

又

汝亡婦應去婦去我方悲愁殺歸寧日從無再至時
燕樓年向少伯道死猶遲不盡千行淚秋風哭路岐

過石尹書槐庄同乃兄紫函夜話

十年不共高齋宿一杖新從別業看可憶聯床聽夜
雨又逢燒燭坐秋寒雞豚我自悲雙陸枕被君猶聚
二難檢點凌雲三賦在春風華省爲彈冠

永夜

永夜獨無寐寒衾祇自憐別離時屢換生死夢難圓
巷哭誰家鼓雞鳴過客鞭半生哀樂盡到耳一凄然

又

勞極神難穩愁多夢數驚不眠中夜起輾轉一燈明
寒瓦知風力空房任鼠聲隔年長枕在孤影淚縱橫

聿章有詩傷悼亡弟奉答一首

西風斷送一枝花誰爲招魂更賦詩二豎料能同造
物九泉應自護雛兒空餘瓜葛生前恨無復求羊去
後期幾夜賴君猶共被不堪囑唱漸分離

索居

入冬連夕雨匡坐一床書幸對典型在不悲清夜徂

江邊愁獨雁輦下寄雙魚賴有故人贈爐香伴索居

呼嗟行和桐廬內父同曼園先生賦

君不見江上霜葉紅如二月花君不見黃精無苗山
雪盛歲云暮矣休嗟呀百鎰已空舌猶在四壁欲破
雲爲遮讀公新詩發浩歎呼我和韵愁聲牙曼園作
歌蒿廬起舞寄語何處無生涯且痛飲真吾師誰識
英雄本瓊奇得錢且復買濁酒人生行樂何自苦如
斯康樂屐屨若若少陵詩平生癖好信有之青眼高
歌吾與而爲問醴雞知不知吁嗟乎我去折腰公否

否紫詔卿來公覆說

月夜舟泊星沙和曼園先生韵

霜華拂木木連空萬丈清光宛在中斷續鐘聲衝曉
出微茫漁火渡江紅澄潭月浸魚龍夜野岸舟寒蘆
荻叢便卧滄波最深處此心差與白鷗同

同夏集團家世掌飲蔡中介齋中用來韵

愛客頻携酒不空圖書深擁寓廬中即看東郭芒鞋
破共剪西窗燭淚紅訪戴船來秋浦上遊秦人醉菊
花叢相憐後會知何處濁水清塵路豈同

喜晤蕭坤含同年

春明門外別三年暫繫湘江書畫船菽水共君猶奉

母綈袍何日更朝天青門夜醉長沙酒翠榜秋携岳
麓烟不惜聯床雞黍約陶官好在舊林泉

中介見貽并悼亡弟和韵誌謝

自憐悲激草蟲鳴白水青山空復情別後秋風雙淚
盡到來寒雨一簾清朝炊石髓餐松子夜續蘭膏煮
菊英愁絕賴君猶遣興不堪薤露更縱橫

中夜不寐再次前韵

讀君詩罷復悲鳴輾轉殘更無限情可信蔡侯交篤
摯也憐姜枕夜淒淒高城月苦零孤雁一夕霜寒數
落英最是旅魂愁歲暮故園風雪淚縱橫

奉答蕭坤含年兄見和衡山水月林之作即

耦耕集卷第四

十二

用贈別

已是萍方聚何堪袂再分君歸江上月予去嶺頭雲
旅次爲郎賤詩名薄宦閒青錢好沽酒還與醉斜照
雨中中介世掌見過寓樓留飲中介以詩來

仍和前韵

焚香深坐寓樓空有客來過烟雨中甕底尙餘秋露
白籬邊猶對傲霜紅思牽萍畔葦千里夢入淮南桂
幾叢料得開懷時節少疎狂差與故入同

又

幾年求友慕嚶鳴脫略形骸別有情笑我談諧同曼
倩把君詩句比延清留春尙記蘭亭會踏雨偏尋洛

社英傾倒求羊來往便不妨花下酒縱橫

同曼園先生過訪廖大隱先生息機閣不值

次日以詩來和韵却寄

一秋重到剡溪隈園樹城陰次第開三徑尙餘籬畔
菊孤山禁老雪中梅因誰載酒看山去有客褰裳踏
雨來不信青門其大隱爲公小立正徘徊

又

論交三世尙如如七載遂根歎索居別去吳蒙慚故
步叨陪北海有來青江邊踪跡開漁舫客裏疎狂羨
麴車聞說掃除能好客到門剛遇白衣胥

夏集園來別留飲小樓卽席賦別兼送還都

耦耕集卷第四

十三

門

連晨烟雨卧江皋恰有軒車破寂寥名下風流誇海
岳開中踪跡半漁樵班荆尙阻陳蕃榻握手虛蒙賀
監貂盡日客窻分軟語不妨沽酒坐相邀

又

暮雲微雨盡離披惆悵江頭解纜時擁被寒侵三徑
雪彈冠春滿上林枝旗亭空羨歸帆返京國翻憐後
會遲君到中朝如問訊莫言元草近來奇

耦耕集卷第四終

耦耕集卷第五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四十三首

偶言和汪曼園先生韵

飽鍊冰霜江上身帶圍寬盡鬢毛新潛夫計拙猶存
論鄧禹年深恐笑人葦岸疎燈寒鷺艇沙邊殘月夜
收綸祇憐扶醉歸來客日向糟丘問酒民

又

湖山空着等閒身避債臺邊歲序新射虎剛來逢醉
尉折梅何處寄幽人三年箕豆歌田父十載羊裘隱
釣綸嚼蠟名根猶戀取拂衣慚附樂郊民

耦耕集卷第五
答家錦臣垂悼亡弟

記得深山擁百城共君風雨酒同傾可憐一夜逢搖
落花夢樓邊萬感生

又

久秋憔悴感蒼華迺夜書來重嘆嗟我送天亡君急
難相將兩淚溼黃花

熟記

熟記寒江路傷心事五年鐘聲餘苦調漁火對孤眠
姻姬猶前日悲歡異昔緣旅魂歸未得伴我一潸然

送亡弟就婚時舟泊山門時
以夜半獨登到各船分賦

又

外舅逢旬日梅花照壽盃及門無汝在放艇獨予來
婆泣天難曉騷歌客自哀江邊誰濯足剪紙尙徘徊
謂是石在朱亭下流
曾與同人載酒竟日

舟中口占

擁被鱸香火細紅一篷霜月槳聲中方過淥口猶聞
角未到山門已動鐘得得關河羞髮勞勞行李伴
詩筒誰憐獨夜寒天路隻影江邊泣斷鴻

吸江亭坐眺

五年三上吸江亭檻外風帆望杳冥窟宅地深千頃
碧蔚藍天老一痕青何人尙解招漁父此地偏宜聚
客星暫倚危欄賒晚對不堪回雁夜來聽

朱亭爲晦翁別墅此處原
放于江源即此地也

耦耕集卷第五
朱亭寓軒同謝司熒夜話

十門平原燕會餘一牀燈火慰離居憐君病憶椿闈
隔念我魂銷雁影疎白社幾年聯玉筍碧山何日解
銀魚頻携謝眺驚人句長嶺風前問太虛

題胡其序吹香亭

胡子談經處山房接翠微招人同雪案呼我坐苔衣
簾捲江聲入窻涵夕照飛莫愁天路遠春雨杏花肥

卽事

雨後寒山有乍無滄波縹緲一帆孤數家茅屋空
听白葦蕭蕭響鷗鷗

家學石太守枉顧敝廬率賦三首

一畝方塘舊草亭何知五馬到郊坰兒童爭訝高軒
客間巷應占太史星小阮家風仍寂寞中郎踪跡半
飄零誰令寒谷春先返幾樹梅花雪滿庭

又

平津開閣事非常吐握如公道蓋光抱膝有人猶北
郭造廬今日竟南陽慚無脫粟供除掃徒共康衢誌
頌揚兒益不嫌聽伐木春風林下馬蹄香

又

冥鴻終復想驚飛數載雲霄心事進給札曾叨三賦
艷折腰還咲一官微驪歌夜唱關山月牛薦寒生薜

八編耕集卷第五

荔衣惆悵老親猶遠去賴公存問到柴扉

感懷二首

一自秋風送斷腸蹉跎百感入冬忙更無伏臘人同
聚徒有家園淚幾行暗壁殘燈愁永夜暮烟寒雨溼
高岡料應兩地魂夢裏追尋事渺茫

又

去年除夕共踟躕今日冬殘哭草萊虛度成人翻斷
折憑誰弱祀更栽培廿年燈火猶猶淚幾夜門闌白
髮衰泉壤想應依膝下月明華表尚能來

雨中走桃塢送外姑之葬感成二首

總麻十載哭慈恩馬鬣初完拜墓門可信石軍猶出

腹不堪潘岳久銷魂人如隔世悲歡異事記從前笑
語存幾欲大招雙剪紙夜來風雪滿山村

又

紫葢蒙塵已十年重來執紼爲潸然諸兒自合崇三
鼎一女猶能伴九泉原上剪髮筵空車騎散乳姑人去
綵衣懸額唐外舅差強健苦抱遺簪咽暮蟬

滾泉山中與最懶上人遇因次其見懷元韵

百丈丹梯徑路斜三年夢隔老僧家瘦筇忽帶千峰
雨短褐同探一澗花良介有緣逢菜葉鄴侯無計買
烟霞別來慚愧紅塵裏黃獨輸君度歲華

又

八編耕集卷第五

四

吳越扁舟念友朋一瓢踪跡記來曾天台峰下觀懸
瀑賀監湖邊聽採菱浪迹不妨輕似葉名根真覺冷
于冰相期應展松壇約靜掃烏皮好對憑

人日馬上口占

去春猶數日春已十分濃池柳家家綠櫻桃樹樹紅
嫩晴烘馬背半醉揖田翁遠近烟如畫天邊四五峰
和彭秋水先生除夕用除字並行并次元韵

四首

不信愁中歲易除蕭條紙帳伴殘書隔年分病腸空
斷八載承歡願竟虛零落經洲餘白樸寒酸甘旨但
黃菹最憐遊子天涯路捧檄情偏戀故居

又

歲除安得五窮除
篝火梅香半榻虛
索債隣翁剛謝却
依人弱弟解歡娛
椒觴苦憶長生酒
蓬戶無勞春貼書
但使林泉飽粥給
故山吾亦老樵漁

又

百年消得幾回除
嚼蠟名根是唾餘
轅下料難逢世眼
承明端不易吾廬
兒童索笑羣撾鼓
弟妹呼觴競剪蔬
盼咐明年明日到
酒邊花下且蘧蘧

又

迎儺那復學驅除
枵拙深焚掩敝廬
預擬花時尋伴侶
檢殘詩譜算居諸
感時幾遇三冬暖
望歲私祈大

耦耕集卷第五

五

有書太息萍踪漂泊久
明年此夕定焉如

奉和彭荊齋先生元夕喜雪元韵四首

甲戌

千門火樹夜喧闐
瑞雪驚看又隔年
別去灞橋憐舊約
寄來東閣有新篇
一燈清供梅花帳
半榻寒生枳櫨烟
最喜鄰家招飲便
醉歸無用杖頭錢

又

閣夜依微仔細聽
爐烟裊共一燈青
懸知破凍花多少
虛憶禁寒雁杳冥
僵卧不妨朝晏起
陸沈何用眼偏醒
輸他漁父滄波上
靜對湘江鼓瑟靈

又

徹夜虛明影動搖
撒鹽飛絮故風飄
隔山燈綵光偏

媚阿筆騷人酒易消
嶽路千峰迷洞壑
瀟湘一片凍漁樵
最憐家在長松下
書屋荒寒夢正遙

又

煮共梅花伴晚餐
客牀蕭寂夢魂安
聽餘街鼓支殘漏
愁殺天桃耐苦寒
寡和幾人酬白雪
探春何日踏青巒
興來擬放山陰棹
鶴筆從公取次觀

春眠

春眠何太熟無乃困人深
昨夜聞風雨花寒恐不禁

春來

歲歲春來客未還
連宵春夢遶春山
嫩晴催得桃花放
紅到橋邊第幾灣

耦耕集卷第五

六

又

一部笙歌罩柳堤
萬條春浪綠應齊
最憐幽絕無人處
妬殺嬌鶯自在啼

廖大隱評選拙集有作見寄次韵奉酬一首

伐木幽居歲幾經
鴻飛猶自愧冥冥
避人詩句渾忘癖
過眼山川少乞靈
虛擬乘船來剡曲
未妨旋馬到前廳
因君往往凌陶謝
故把新篇問典刑

和蔡中介對雪見懷原韵

爭看六出吐奇葩
一夜凝添兩鬢華
重借冬威方殺草
暗收春色已摧花
寒深東郭先生履
夢隔孤山處士家
爲報擁爐同蜩蛄
待尋雪水也還奢

孤舟

夜雨增寒漲孤舟泊暗津愁添新歲病悲憶隔年人
曳屨嗟何事歸山恰仲春浪遊慚出入無計學安貧
歸舟

三日扁舟歸去遲蓬窗幽事恰相宜春深沙草村村
綠雨後山泉岸岸垂抱膝幾尊桑苧茗懷人一卷杜
陵詩小園珍重桃花片莫遣東風作意吹

自君之出矣偶賦

自君之出矣轉盼又春來畏見玉堦草園扉不敢開

又

自君之出矣夢裏見君還妾夢隨君夢今宵過萬山

耦耕集卷第五

七

又

自君之出矣花落又花開人貌不如花紅顏難再來

斬江夜泊和中介韵

野港船無數荒村屋幾灣春心對流水歸夢隔青山
月隱波間霧江鳴雨後灘猶憐故人共沽酒一開顏

春暮訪牛村主人不值題壁間

問訊東園路來尋北郭堂黃全開菜圃綠雪暗春塘
村徑青山舊田家白日長主人乘興出知爲看花忙

又

舊說岡千仞新來屋半村落花開未掃幽鳥故相喧
挂壁琴心冷空齋道味敦到門慚二仲步履破苔痕

一雨

一雨平連九十春鶯花老盡始逢晴空餘堦草依人
綠惱殺池蛙徹夜鳴粒食千家愁歲儉奚囊半載計
江程絕林藥裹從朝暮不盡高樓離別情

耦耕集卷第五終

耦耕集卷第五

武夷集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五十四首

將赴閩中檢校家事獨坐有懷得二首

驕陽逢入夏暮雨得微涼不觀寒溫色焉知歲月忙
夜燈沉石几短劍倚繩床閩海無聊客先期計束裝

又

一室尙如斗幽棲夢亦安花邊紅友潤雨過綠天寒
衆弟勤宵讀慈闈辦晚餐饑驅吾豈樂長欽莫空彈

同單懋子雨中聽黃鵬

濕盡金衫帶雨藏萬松深處得微茫從知寸舌逢人

願付與名山說廣長

又

雙柑携盡數幽期來往山禽慣得知儻識林中真面目
綠雲如蓋雨如絲

贈單懋子讀書山齋爲教授二弟鵬年也

谷口茫然滯羽翰勞君杖履到江干南州榻自逢徐
卿別墅人誰比謝安晚露種花三徑綠夜燈聽雨一
簷寒相期兩載青雲夢白飯新蔬也勸餐

贈陳聿章表兄時課諸幼弟

愛汝言詩性總閒夏風長晝亦從刪空庭坐卧花爭
植小第伊唔句漸嫻世上浮名同起舞林中佳話便

開顏應憐海國家園夢知我憑誰念最關

將騎迎半翁內父來山中走東一首

芳草綠已叢庭陰得初夏灼灼石榴華炎風煽慮瓦
驪歌朝在門別酒淚難把與翁訂幽期將去欸段馬
千愁復萬愁心事如湍瀉爲翁貯一石瞠目視原野
男兒不得志安能老牖下

張次任讀書城南不相見且半歲聞其聚同

人爲文章唱酬甚酣僕近有閩嶠之遊不獲
執鞭弭帥偏師與羣公從事用寄近懷兼質

羣公

聞道騷壇振楚軍湘江蘭茝念同羣深山我自齊康

樂問字人皆向子雲白社離幃看暑雨青燈舊事惜

寒溫遙應細火空齋夢檢點詩筒伴夜分

又

翹首名場懶未知盡將豪舉付男兒風雷自壯陰符
篋雨露終分獻納司夜對鳴雞羞起舞夢憑雙鯉寄
相思奚囊近傍驪歌發春色河梁問後期

胡影桑先生宋武夷先生裔也重修家乘爲

誌一首

萬古陽秋凜霜日左盲公毅爭椽筆煌煌宋室武夷
翁雙眸隻手開羣蒙投老湘山愛湘水碧泉茅屋清
洗耳春秋塘中墨瀟香七十二峯盡天起祇今紹武

將千年蘭芽玉樹歌綿綿自是崇功光祖豆貽謀况
復昌其後紹衣絕業繼者誰望亭先生作兼述由來
世裔非等閒雲仍奕禩殷且繁因之修乘叙昭穆大
宗小宗具條目歐蘇諸牒世所傳文章巨筆豈偶然
以茲小試國史手大啓後緒光前賢衡山之高一何
蒼蒼碧水之流一何湯湯至人樂道居其旁十年上
世會有光俾熾而昌壽而臧宜其竝山高而水長

赴閩中留別家山感懷二首

壯心容易拂征鞭積夏林深五月天自爲饑腸聊賣
賦敢因開閣寵招賢杖頭酒熟三湘雨渡口舟移九
曲烟誰分男兒矜意氣出門時復一凄然

又

浪遊真覺一身輕夢繞高堂愴客情將母半觴聊具
粥爲農百畝不成耕津亭稻色沾歌響別院松風帶
雨聲從此天涯倚長劍嗟予誰爲念行程

出門

江海頻年客琴尊萬里舟出門聊拂劍入夏尙披裘
書卷隨帆穩漁竿信浪浮微名前路在漂泊任吾投

湘東

沂盡寒流幾萬迴亂山深處轉崔嵬舟逢怪石疑人
立峽下奔泉聽雨來野港漁烟還聚族荒臯茅屋半
封苔極知客興同魚鳥繫纜聊停濁酒盃

夜宿袁州

古郡蟠江曲虹橋跨夕陽山川吳俗近烟水客途長
市遠分營堡臺高出女墻夜餘餘月色容易醉他鄉

豐城道中

萬頃江濤勢拍天石尤無賴暫停船篷窗半繫青藤
濕襪被聊隨白晝眠野浦攜屐疎雨外人家種樹夕
陽邊洪都咫尺登樓近應爲清風早著鞭

銅湖

平湖曲曲夕陽斜渡口相逢問酒家樹上榜船江上
宿又隨流水到天涯

舟中和內父石半翁贈別三首

離筵無意譜新聲笑我浮踪慣此生兩世椿萱遊子
念一行弟妹故園情蘆花楓葉將歸信江雨山烟助
遠征揮手未須悲壯士天涯不復有愁城

又

三載行吟百折身里中誰是贈刀人從知厚祿羞彈
鈇却爲名山好問津去國歌噫滄海岸歸田買醉楚
江濱還家肯念風塵色釀就紅兒十斛春

又

回首丘園事萬端出門皮骨總辛酸惟公最念關河
苦有母終愁道路單綠艾尊傳歌調澁黃梅雨罷樹
聲乾秋來珍重南山桂守道如今比謝安

南城道中感興三首

遠道逢淹雨，蓬窗夢始醒。
舫移沙上樹，雲斷鏡中山。
逆浪驚人苦，奚囊客况閒。
登堂應記省，屈指念江關。

又

木有逢人骨，因風作浪波。
山川能不負，詞賦肯輕投。
重雨滄江白，新潮買舶微。
名吾豈欲垂，釣任扁舟。

又

辛苦征人意，非徒戀路。
思易弟，對樹憶高堂。
路入三關險，船經九曲。
能好客，先得浣花莊。

潮音洞

千尋翠壁俯江流，渡口每源路便。
四老樹沉苔封鳥道，寒巖雷雨濕龍。

武夷集卷第一

藤蘿盡暗低眉色，柳栗平逢跣足遊。
試問當年開鑿手，聽經頑石尚回頭。

石峽山中

羣山簇擁一江通，宛轉江流折不窮。
猿嶺人烟先近海，肝溪水勢尚朝東。
輕舟暮雨投荒浦，獨夜疎燈對短蓬。
自分浪迹踪跡遍，幾年離思桂花叢。

光澤訪張沁西先生奉呈一首

文章不苟合斯道，豈偶然所重。
在知音感激薄雲天。鹽車有騏驎，孫陽勸其轡。
品品滄海珍，碧眼來周旋。
千古具奇識，衆人不先憶。
昔初成童，弄舌懷槩鉛。典酣頗放膽，下筆無牽公。
門紛桃李雨，露同濡沾。

師也天人眼識我，垂名年便經師品。
題佳士非虛傳，振翮當關逢羽翬。
聊躋矯首大羅際，望望猶迤邐。

萬卷不足破豪衆，能心懸恐爲知己。
羞努力不停編，詞賦頗凌雲。
恥令狗彘宜祇今，困隱豹霧雨南山巔。

壯士值泥塗，肅下安得潛駕言。
萬里遊張目觀山川，我聞古達人。
文思如涌泉，足跡半天下。
胸次方浩焉，因之掛片帆。

南浮大海邊，負杖入武夷。
講學求遺賢，懸懸官牆念再拜。
面丈前枳棘，匪久棲琴堂。
兆三龍門三歲期，顧盼殊惓惓。

保無佩刀贈風塵，推呂虔珍重平生心。
針芥投幽玄，經治本一術。
名實慎兩全，遊子富奚襲。
名山皆往緣，俯視青萍光。

還沾杖頭錢，師門非彈鋏。
廉吏累泉消，肯備陸家莊。
取醉巖江船，晚坐九龍僧。

旅食依蕭寺，空堦透晚小。
竹深巢鳥亂，籬短萱棚長。
息影消諸妄，翻經接妙香。
從來媚幽獨，客久漸相忘。

又 屢從登山屐，炎雲勢轉。
嶺鳥若臨萬仞杭，水接雙橋。
僻地從投轄，依人強折腰。
故園天正遠，隨意問詩瓢。

贈張一衡 譚經閣上久蜚聲，聞海山懸玉骨清。
老就一壺聊寄傲，詩題三輔舊知名。
閒書壁水留幽轍，暮色河梁促。

傲詩題三輔舊知名，閒書壁水留幽轍。
暮色河梁促，集 259—544

遠征便與先生論傾益中原風雨各關情

客中稟典六首

十日凭欄飽看山機心誰似客中閒由來展齒因僧
住一枕清涼學閉關

又

巍廊杳靄晝生風盡日虛無萬竹中讀罷新詩思假
寐侍兒方進客雲龍

又

盈牀月色掃難開枕畔敲鐘念欲灰聽盡殘更渾未
了數聲又自隔江來

又

曾聞九曲溪邊路玉女諸峯發棹歌珍重晦翁精舍
在秋風兩袖白雲多

又

烏君落日謫斜暉山翠紛紛上客衣
暝微茫一道辨泉飛

又

聞道七閩山水好在最高峯為誰翻厭巖居
寂欲縮南山到市中

題城東亭子

勝有山僧古山居詩
又入城路遙往來皆之
為邑否見子讀

不識城東路緣流到小溪種魚池水冷架閣草花迷
偶坐清煩暑耽幽憶舊溪莫愁相見晚山色可分携

又

有客同看竹來窺聚講堂兩旬違濟勝片地得清涼
曲徑通書幌新筠映粉廊近聞凋敝邑見此復回翔

老僧

平生僕僕交游少半是山翁半老僧自汝紅塵能脫
屣何人白社數傳燈滿頭似雪詩千首破屋如拳樹
幾層我自來尋方外客夕陽藜杖每同登

林曉升招同張鳳臺陳元鑄有作兼用留別
平生惜泛交所至類窮僻一月杭水西車聲冷禪室
咄哉兩廣文風流並無匹張君名下士三輔舊籍籍
林君信淮游張手豎赤幟昨日招我來云有酒一石

非敢重綢繆忘年在時昔種樹生夕陰朱景潛澄碧
疎涼豁煩暑暮雨若為適寂寞子長遊蒼涼鄭皮席
富貴無餘清文章有全力去去各自持風雨慎朝夕
與盡步出城斜曛上山赤

訪可山上人賦贈

西竺先生高且賢偏從火宅現青蓮
梵山面馬君南來佛立聽法猊龍供異泉
遊罷名山非學定老來詩句不關禪重逢下榻公能
許多在白雲紅樹邊

晚眺

漸與秋光逼疎涼傍晚生買船衝暮色水碓亂江聲

客久奚囊瘦途長襪被輕故園烽火近幾處隔嚴城

又

僻縣傳聞少逢人訊羽書地偏三楚隔劫自屢焚餘
寇盜猶蒼赤天朝會翦除關山惟念母咫尺望前閭
別張鳳臺世兄

兩世金蘭慷慨中河梁回首各西東終軍詞賦方驚
座司馬山川信轉蓬尊酒論文消酷暑布帆長嘯起
秋風懷人應有加餐飯好共霜前白雁通

登西塔寺凌虛樓和壁間韵

時有武昌
我兵之變

宦情何處竟滄洲萬里登臨壯此樓舊國天邊聞堦
火故人海上買扁舟三山蜃氣連雲暗五嶺蠻烟接

地愁亂裏歸期難自問秋風虛待種瓜侯

又

層廊半壁倚頽檻坐受天風暑氣清烟火如鱗環萬
井河流似帶繞孤城南方片地重逢却赤子何知更
弄兵聞道王師新出銳關山指點故園情

七月望夜想川旅中感懷

兩載枯腸盡驚看歲月移夢隨千里遠泪滴九原遲
衰草封坐道秋燈伴影惟夜臺何處泊天外有孤兒

題陳禹錫園亭

幾歲爲園隱市廛橋亭曲曲盡悠然珍禽愛客啼紅
雨細水浮香散綠天靜裏風塵如隔世閒中雞犬類

通仙題詩我自非裴迪燕遍松雲到桐川

遊壽山訪蘆雪開士

山城不厭遠客子爲幽尋郭外一峰靜山中萬木深
烹泉敲石火選酌坐松陰肯動知音操臨風懷玉琴
洋口晚泊

野市連江暮靄中夕陽明滅亂霞紅扁舟一似同漁
父在處蘆花宿晚風

又

秋滿澄江客未還故鄉音信有無間幾番望眼縈歸
夢堦火蠻烟隔萬山

有感而作

武義集卷第一

十

三載芳心客路懸孤舟萬里復情牽寒衣先觸征人
泪書信誰聞織錦篇夢去陽臺空暮雨秋來羅袂泣
哀蟬淒淒兒女高堂念爲汝消魂更黯然

劍潭懷古

雨過澄潭徹底秋夕陽搖水上譙樓腥風日暮猶龍
氣夜作奇光冒斗牛

來心水夫子不相見八年矣予入閩擬自三
山返掉方迂道訪師于芝城不期路經延平

而師以總制檄自建寧至相見之頃喜不自
勝有詩三十韵情見乎詞

自古歡逢處維舟劍水傍八年違杖屨萬里拜宮牆

雨露師恩大菁莪世誼長別來策夢寐相見豈尋常
元禮門猶舊歐公德敢忘門生遲跡小予實荒莊
憶昔操冰鑑衡文校楚湘奇童非李泌相馬竟孫陽
長價黃金貴揮塵白壁光士爲知己服恩豈衆人償
毛羽期豐滿扶搖或怒揚所悲羈日月積歲飽風霜
失怙三年泪離絃九曲腸青雲徒抑鬱烏几半頽唐
忍自空豪舉終愁負屬望擔簦來海嶠策杖到蠻鄉
詞賦羞長鉞山川入錦囊執經滄海岸立雪武夷堂
桃李猶私愛門庭更激昂借棲仍枳棘小試尚巖疆
太守猶帷重仙郎粉署香蒼生思保障聖主賴循良
詔近題封紫塗新卧閣黃秋風吹客子關月照征裳

武夷集卷第一

十一

埃火疑消息
嶺隔渺茫旅愁花下解壯志酒邊狂
溪曲慢亭遠峯高玉女窠探奇尋洞穴問字覓縹緲
政簡從休暇情深任徜徉移人真海上早晚繫輕航

平遠臺
格城

城上高臺山半空
新秋雲物畫圖中山河欲盡全閭
色襟袖平凌大海風夾道暮州溪樹綠渡江疎雨夕
陽紅故鄉何處瀟湘路萬里鴻書指顧通

武夷集卷第一終

武夷集卷第二

湘潭 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四十八首

登烏石山

山有隣翁墓驢枕焉
金嶺洞絕巖崖諸勝

暮登烏石山直上隣霄臺莽奔氣何雄城中鬱崔嵬
七閩古都會山水森潏洄海風吹不斷蒼然從東來
芸芸萬井色浩浩江流開夕陽黯城郭無諸安在哉
近聞不庭颺銅駝成劫灰謂閩自古英雄心良馬皆虺
虺俛仰昔賢達錫題遍蒔萊頂有朱勝庵蔡君謨程
師孟諸人鑄題其象蟠桃既
不實洞口空蒼苔今我萬里遊秋風生徘徊炎方瘴
癘地望眼紛塵霾關河羽書急日暮擊鼓哀安得名

武夷集卷第二

飛廉一洗清黃埃

久旅

久旅尋僧舍勞生等泛舟海天多近瘴閩客不知秋
竹影團空院鐘聲響梵樓夜來歸夢速湘上有林丘

登石塔寺浮屠絕頂

石勢嶙峋迥插天俯凌滄海辨桑田雙江吐犢潮頭
浪萬井枕榔雨後烟南近紋身多瘡痂西來羽檄莫
顛連無端楚客秋風裏一度登臨一愴然

由東門望鼓山至白雲廨院

結侶出城郭涼風吹我衣望見東山陰雲樹尙霏微
行行盡阡陌草木含秋暉石梁架斷壑垂蘿滑苔磯

林深聚籟寂路遠來者稀道逢樵蘇人負擔歌采薇
白雲在前途靜息遊人機

上湧泉寺

惜景奇浮踪冥心愜孤進石磴起人面力疾不可上
聞昔給孤園拈花發奇賞招提在重谷隱隱木魚響
濤來松樹青雨過澗水長山深雲復深澹然結幽想

芳則峰最高處

健步振林樾茲來正清秋浮雲爲我散旭日照我頭
奇觀令人畏定心勢雙眸始知滄海色迥異江河流
濛濛見黑子云此是琉球天地且不辨焉能別汀洲
吹噓狎層霄吐納凌丹丘颶風滿四極凜然不敢留

俛仰發長嘯萬古空吁嘯

步白喝水巖經石門登臨滄亭晚眺

石門鎖寒猿危亭怯飛鳥俯視凌滄溟波流日浩浩
微雲起西北落日射黃道轉尋鳴水巖怪此坐禪老
耳根固寂滅跌坐亦枯槁安得溪聲回冷冷散懷抱

雨宿白雲堂

禪堂儼禮樂尙有太古風悠悠起梵唄森然肅花宮
山雨夜來急不知雲幾重疎林落熟菓細響鳴寒松
燒燈理岑寂世外殊從容勞生愧形影歲月徒匆匆
夜定不遑寐竦身聽晨鐘

蔡思齋招同高雲客陳越山高鯤扶許不棄

高以陟卽事有作

平生慕勝遊仗策走萬里秋吟滯幽獨竅處蔽瞻視
恭蒙大將作不忍棄葑菲自覺塵氛滿敢側珠玉美
七閩舊與區山川滙奇士倉卒開瓊筵相逢道名氏
聞聲在疇昔一見傾彼此曰我名未成餘論紛臂指
十年事詞賦讐校同亥豕所慚古學疎俳儷安足侈
遊目觀武夷盪胸測海水保無瓊瑤贈三絕滋狂喜
秋風歸遂初佳話備遊史

題許不棄山亭是日同集者爲陳靜機黃處

安謝青門高雲客鄭雲子高鯤扶陳越山陳

紫巖諸先生李章甫林吉人何郢生諸同社

也

問水尋山到薜蘿南中佳麗我初過尊前論齒扶靈
壽座上清言計叵羅好鳥啼花知近客迴橋隱樹暗
通波登樓詞賦尋常減笑擊銅餅爲放歌

又

滿院梧桐漏夕陽紅塵別處辨滄浪修篁滴翠侵書
幌怪石流雲覆苑牆客到玄亭思問字秋來剡曲動
懷鄉衡山亦有烏皮几咫尺傳烽隔楚湘

夜宿水口

畏險依人宿山高秋漸深離鄉歸雁少爲客早寒侵
野戍留殘照空江急暮砧天涯隨旦晚徒有故園心

又

川路緣山入停船貰酒樓蠻鄉常戒夜楚客易悲秋
石瀑空灘雨漁燈隔岸舟黃花吾好友歸夢繞籬頭

次茶陽驛口占

十日寒江折萬迴愁聞水石浪如雷村人刈稻上山
去舟子牽船出嶺來絕岸雨深秋葉墜重岡風急夜
後哀無端作客羊腸道辜負登高濁酒盃

芝城九日感懷呈來心水先生六首

秋光容易逐車塵寒近重陽萬里身未有白衣勞送
酒更因黃菊倍思親故鄉烽火連三月異地音書阻
八閩最憶茱萸兄弟少不堪風雨又催人

又

旅館淒迷送客寒異鄉僮僕強爲歡無心踏屐還尋
菊不去登高只倚欄閣平津多禮數歌成五噫自
辛酸幾年勁翮思秋便漠漠長風滯羽翰

又

閩山峻絕險千重岐路深秋趣轉蓬南越多金羞陸
賈承明有賦愧楊雄單衫近厭重陽雨皂帽驚聞落
葉風自是海濱多瘴癘尊前聊點辟邪翁

又

萬里歸心去路遲隱屏峰下叩門時人來洛水偏逢
雪客爲平原始買絲赤驥徒留知己眼青雲尙有佩

刀期獨憐短布南山研未了深秋壯士悲

又

元龍湖海舊雄豪北望京華紫氣高問字屢投青玉
案曳裾誰唱轡輪袍九秋關塞疲行李千里逢迎費
彩毫徒使富沙遊賞地郵亭風雨對松醪

又

北堂睽隔動經年烽火驚心更惘然烏帽從教孫盛
笑天風誰送子安船山多夜雨聞猿泣地阻家書少
雁傳不可久留秋已老白雲黃葉滿前川

懷石半翁內父

別後尙蕭瑟天涯將若何知公念客子惟我慎風波

又

海上秋雲暗山中落木多松醪能幾斛料得醉顏酡

閩中多險阻客路總驚心水食腥風滿炎方暑氣深
畏人摧傲骨取友仗孤吟寄語桃源叟幽棲慎出林

謁梅仙祠

漢南曰射梅福棄官學仙寄隱此山在芝江前岸臨壑多奇應云

採藥仙人去不還丹爐空鎖白雲間逃吳門卒因何
事又覓烟霞到此山

又

挂冠遁跡想高風萬古繁華一夢中人世黃梁君自
識偏教枕上懷英雄

來心水先生署中盆桂盛開命題賦詩同唐

公遠先生宋予商王開遠來素臣分韵

一尊涼月厥秋華此地風流勝永嘉才子座間聞廣
樂仙郎署裏酌流霞寒金碎剪重重色瑞腦新分細
細花誰問淮南招隱賦教人醉倒七香車

水南埵同唐公遠宋予商來素臣望武夷山
有作

雲裏峻層千尺增增影射江勢如插盤盡平林始到
峰秋高萬象皆蕭颯諸公好遊兼好奇携我力疾登
危梯聳身蒼穹摩白日天空野曠風淒淒十年夢想
武夷路隱隱青霞連素霧我將策杖入探之依稀北
望知其處

武夷集卷第二

六

次宋予商賦別元韵

斜日城西路徘徊欲去難天風留賦客秋色冷騷壇
水落漁梁隘霜飛驛店寒瀟湘二三月江上望征鞍
予商約來春
見訪湘江

和來素臣先生贈別元韵 有小序

騷歌變以清僕夫待鳳駕云當萬里別盃酒長亭下
長亭前致詞相逢定何期君歸會稽穴我去南山陲
丹巖爲君勒白雲不我留還當聯轡走馬御街頭
珍重梅花枝寄向春風帷春風各努力相逢始得知

遊武夷山和晦翁夫子棹歌九首

萬丈芙蓉待曉妝問津亭畔有漁郎虹橋斷去曾孫

老猶自峰前叫大王 一

何年玉女下瑤臺露鬢風鬟鏡裏開莫是花關迷舊
路阮郎來此不須猜 二

輕舸旅歲繫紫綬萬壑生雲湧似波我欲因風問牛
女肯將乘去渡銀河 三

兩岸丹山映碧溪洞門長與白雲齊卧龍飛去仙人
醒斷送金雞不肯啼 四

亂峰深處一峰晴映出澄潭徹底清自別紫陽無客
至碧灘猶作棹歌聲 五

千載蒼屏當孔林宸章新煥後王心最憐荆棘平沙
岸寂寂空山麋鹿音 六

武夷集卷第二

七

漁歌唱罷晚風來又上丹梯掃碧苔昨夜金盤仙掌
露月明人醉萬峰臺 七

秦皇空自學仙人誰道仙人更避秦不信試看雞犬
路碧桃流水尚如春 八

桑田舊識武夷孫一水滄浪護草門莫道桃源行已
盡萬山窮處又成村 九

口占贈羽士顧蟾陽二首

伐木相期願始售紫雲洞口見真修壺天何必誇三
島泡影惟堪卧一丘案上黃庭消日月爐中丹火煉
春秋憐予尚在盧生枕間有天台姓字不

又

航水梯巖向武夷十年遊夢慰前期清溪道士能乘
鶴雲谷先生尚有祠羽翼舊存遺世想烟霞肯負買
山癡相逢應笑蓬萊淺記取懸橋執手時

建陽道中作時山寇竊發日夜戒嚴

霜林老盡萬山秋渡口平明趁亂流重露全消桑落
酒曉風先透鷓鴣裘關河滿地征人夢寇盜頻年過
客愁寒到更驚歸路遠異鄉豺虎敢淹留

重別張沁西先生還楚

當代憐才士宮牆舊闕門懷瑜慚待買仗劍敢忘恩
醉酒催行役黃花憶故園前途那此地欲繡趙平原
別張一衡林曉升

武夷集卷第二

八

繫纜溪邊日又曛故園遲暮促離羣再來問字逢黃
菊別後加餐對白雲萬里關河秋盡老一尊風雨袂
重分應憐臭味親耆舊何日青氍毹更論文

石峽看月

薄暮村難辨依稀古渡傍空江懸網罟寒日下牛羊
水落灘聲急山高樹影涼開蓬看月色夜久漸爲霜

黃源晚泊

竹樹平連岸沙村獨繫船霜深寒月皎風急暮砧懸
旅夢隨秋盡歸心在客前計程爭旦晚此夜更如年

望麻姑山

峻嶒落日影全孤鏡裏芙蓉度畫圖渡口艤船看山

色舟人指點說麻姑

臨川舟望

雨外孤城出烟中落葉乾遙憐片帆影此去北風寒
夜泊李渡

平林犬吠夕陽斜賣酒沙頭四五家欲駕扁舟渡江
去月明烟水更無涯

袁州返棹

楚水吳山共渺然宜春臺下又廻船人依鼓角孤城
夜路遠風霜十月天幾陣雁聲寒襖被細敲漁火伴
茶烟還家自笑輕裝好賸有江干買酒錢

武夷集卷第二

九

武夷集卷第二終

于山集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五十七首

淶口訪曹中玉話舊

結廬幾歲淶江隈訪戴船乘晚漲來爲愛陰何傳秀
句自知孔李愧羣材典型屈指耆英在風木驚心客
思衰強欲維舟無那別廟門烟樹暫徘徊

塘山口夜泊

三年繭足卧林丘一葦真成浪出遊苦憶雁行中落
羽誰言萱草善忘憂松筠空鎖溪邊路身世虛隨海
土鷗慣熟風塵曉老大到今慚負種瓜侯

又

臨行弱弟苦牽衣其奈牢愁與願違葵藿何知傾魏
闕雞豚無計奉庭闈兼旬暑雨連江漲五月炎風過
客稀賴有晚涼乘皓月渡頭烟裏坐漁磯

淶江夜月

今夜淶江月七年仍再看影隨流水亂涼微露華溥
銀漢經秋隔關山萬里寒深闥休記省到處似長安

袁江

曲曲袁江路清流似若耶雲根蟠翠壁樹杪見人家
再到尋遊處頻經感歲華卜居應不遠多恐失桃花

小泊

逆旅投何處維舟復此亭灘鳴一水白江擁萬山青
問俗防豺虎辭家見鵲鴦生涯同把釣前路付滄溟

暫寓金溪江寺用若愚限韵

暫捨蘭橈借竹房維摩丈室畫偏長碧窗几淨炎蒸
退紺殿花深過雨涼世外定知空色假靜中真覺往
來忙滄江返照孤帆遠接檻洪流報望洋

又

一回傳舍一僧房不斷茶香午夢長蕉鹿浮生應寂
寞剝塵片地卽清涼蒼苔老竹來人少瘴雨蠻烟客
路忙明日監輿又何處鵝湖秋水正汪洋

安仁溪口望龍虎山有作

暮色山容接混茫蓬萊遙隔水雲鄉洞天形勢誇中
土帶礪傳家自百王上藥天書辭誕妄醺壇靈雨答
繁嘗聖朝祀典原從古不遣銅盤立未央

又

龍盤虎踞地輿雄卜世居然闕里同自辨神姦扶下
土遂膺爵號報豐功千峰紫氣紛郊甸萬丈青霞鎖
洞宮咫尺仙源近遠扁舟容易轉秋蓬

絕峽

絕峽流逾峻危峰勢盡頽灘聲驚枕過山色撲船來
蠟屐吾何惜輕帆去未回風窓展遊目坦卧亦悠哉

又

杳靄貫溪縣千峰帶夕陽象山餘仰止鬼谷近荒唐
雞犬迷秦洞風潭接朝莊塵襟聊自豁回首一茫茫

仙人橋

鏡削何年嘆鬼工丹巖百尺儼垂虹仙人自識蓬萊
淺不假秦鞭渡海東

次弋陽縣望龜峰

盤盤汭清湍落落投異縣火雲鑠肌骨煩促卧偃蹇
笑兀得層巒清眺始一展龜峰舊耳名及此纔隱見
深洞向復背橫側狀屢變崢嶸森赤城翠嶺負丹巘
或豎如笏笏或厥若堂殿間有紺碧宮琪樹獨蔥蒨
羅列三十峰望窮得半面鉄綆繫危梯中腰路如線

次弋陽縣望龜峰

一夫或當關萬騎目徒眩叢菁盤荒陬巖竇設天險
常恐纏蛟龍盤據滋爭戰我來值溽暑心頭沸殘喘
畏觸登頓熱渴想清涼散呼僮啟船艙仰卧恣縱絕
颯然洒我衣微風送餘善

次鉛山訪王子諫之

閩粵山河袂再分一尊燕市念離羣塵中驥櫪應憐
我掉入鵝湖爲訪君畫省秋風雙鳥去花城絃管四
郊聞生憎別後音書少夜雨西窗好論文

又

舊時期許寸心同萬壑清冰兩袖風近口茂弘推作
卅多年仲舉尙飄蓬詩筒坐接千峰近江縣晴看一

葉通好爲君停延謝屐紫溪深處訪蘭蓂

印目

牽江百尺紫山城永夕無眠月苦明自笑吳牛畏
熱夜涼贏得聽灘聲

又

新聞講院關鵝湖熱翻愁杖履俱爲報故人爲政
好象山可似別來無

又

江心捲績整雲鬟碧水丹梯路可攀最是叫巖雲際
寺一帆烟雨萬重山

臨川送汪柳公先生因病還湘潭

長途嘆肺病野渡送君旋客裏更爲別魂銷真黯然
劇苓秋應健餐栢老逾堅矍鑠前期在春風會着鞭

又

閒說臨川縣君家廬墓存青泥逢父老白首問丘園
青泥臨川村名先生故里也歸路風帆疾還家笑語溫封書聊寄取爲

慰北堂萱

再至潮音洞

艤舟迫重巖披莽得微路石室開硿硿歲扉厩回互
泓水澹清冷空濛積烟霧鏤刻黃金容苦錢雜花雨
曩遊亦已昨陳迹焉可數茲行盛暑中褰裳踏朝露
凌風挾茗柯散坐領幽素清涼砭肌膚欲去時返顧

杉關

七載新遊展千山舊酒墟間關愁逆旅爲客耐長途
聚落人烟少津亭鳥道紆平生飄泊意歲月愧潛大

又

迢遞過關越重來歲幾更未成浮海客徒笑棄繻生
落日牛羊下秋風禾黍聲遠遊皮骨倦蕭械壯心驚

早發牛嶺

木末挂殘月山腰橫白雲侵星愁霧露雞鳴不堪聞

又

飯客天未明山槽喚行色故趁曉風涼翻愁零露濕

又

宿烏栖猶穩草根蟲細吟我行昧生理早夜故園心

杭西

杭水西頭野寺幽七年三借寺西樓重灘半夜聲疑
雨絕微千峰路向秋有毋關河愁踰越浮名歲月等
離憂蕭然被襖投閒處不寐虛窻看斗牛

壽某明府代

蟬葉尊華畱薇垣表望郎專城資保障列宿有輝光
驥展期猶待鸞栖譽早揚移風先郡邑觀化領巖疆
鄧禹年方壯劉平業未央分曹限帶水聯步忝鳴行
自接陳遵席時懷荀令香投綸慚學步製錦或殊方
琴閣秋偏潔冰壺夏更涼高臺獻頌天貺恰稱觴

樵水絃歌滿熙臺化日長九重岸報最三異起循良

武夷答家于寶兄寄

河梁回首歲華新奔走空憐紫陌塵海上重逢秋七
月花前何惜酒千巡貪趨五斗青衫客賦罷三都白
髮人莫向天涯嘆淪落近聞幽仄有咨詢

樵川訪安傳崑世兄

聖代推良吏郎官寵大賢家聲新榮戟甲第舊凌烟
仕學材原貫天人策自兼卑栖暫枳棘高寄擬花磚
慈父三年誦神君一邑傳埋輪清海徼飛鳥下樵川
南國棠方茂河陽花正妍萬峰標峻節一水湛廉泉
德裕心偏潔堯臣骨更堅放衙書萬卷削牘韋三編

于山集卷第一

六

脫略酒仙傳淋漓草聖篇金閨望丰采粉署待騰翬
賤子漁樵侶湘江書畫船桐鄉留祀典絳帳想淵源
孔李通家在雷陳古道全解貂慚碌碌投轄意倦倦
牢落紅塵裏蒼茫大海邊買舟還載鶴倚杖或携錢
雨意添秋望灘聲攪夜眠輕帆出吳越疋馬向幽燕
五斗情何戀高堂眼欲穿虛蒙鄧禹笑嬾著祖生鞭
二妙遲他日聯鑣各壯年期君任樞軸高義薄雲天

示別龔孔祥

昔別七寒暑相逢稱故人因君懷抱盡知我性情真
綠酒空今古青燈數夕晨徐卿多驥子蹊蹠羽毛新

七夕和若愚口占韵

榜船逢七夕衣露近烟霄瓜果人長別閨幃路正遙
秋聲初轉柝海信夜通潮斟酌還鄉夢無媒度鵲橋

黃溪夜泊用七夕原韵

野渡涼風急浮槎通漢霄月隨秋竝澹天與夢俱遙
獨鶴全禁露潛蚪暗舞潮女牛已昨日別思在河橋
宿趙念昔于山寓樓用壁間韵
七閩烟月止全收盡日青山拱寓樓昔別故鄉渾似
夢奇逢萬里恰相投通家尙側張嵬座問字還同郭
泰舟極目海天秋正遠滄洲何處待漁鈎

又

幾年江海因波臣舊雨驚心往事頻漸久殊方風俗

于山集卷第一

七

慣翻憐故國往來親聯床皓月秋深夜搔首千峰醉
後人清絕湖南天一角相期同老菊鄉民

三山署中和裴紹美見貽來韵

柯橋積歲捫奇峰賀監亭邊訪卧龍盡道五湖遲鸚
薦相聞百粵擬花封風塵恰赴神交會萍水翻憐客
路逢十日掃除從對楊傍人錯比郭林宗

又

拂衣長羨葛天民北海堂中聚酒人明月危樓常不
夜芙蓉別館總如春詩携謝眺仍搔首卜向嚴平那
問津最是河梁容易隔共君懷抱一回新

與趙念昔別已九年甲戌秋遇于閩中李錫

山明府署中恍若夢寐念昔以詩見贈次韵

江上峰青江樹綠故國魚書斷雙目憶昨買棹維揚
城平山堂上烟花窟咫尺平原路盡迷落日黃嶽征
騎促百歲相逢能幾回九載年光一何速安能爲龍
復爲雲上下四旁莽相逐覩面翻疑似夢中相看絕
倒捧其腹近來踪跡尙浮沉別後生涯半歌哭太息
年年岐路人輕裝慣向天涯求我惟痛飲君莫辭君
但吟詩我能讀十丈軟塵知不知朝名市利各恍惚
七閩山高海濤壯我擬登臨君亦欲招携賴得賢王
人三山使君字子錫同時下榻唐與裴卓犖文章玉
中璞石鼓峰頭近訂期監輿快指秋山麓君去漳南
我浙東後會蒼黃那能卜讀君長歌當慨慷醉裏和
歌聲斷續遙望瀟湘雲樹間相期記取西窓燭

秋日家越山招陪徐虹亭太史林陟廬趙念

昔家爾芝宴集和念昔韵

步屨林塘混主賓交歡何惜酒橫陳最憐傾倒耆英
會半是半騷客路人名士珍厨殊不儉舊游魚鳥自
相親多慚二仲來游慣盡解金貂不厭貧

又

秋風池閣屢邀賓古鼎名香雜沓陳紫陌羞逢懷刺
字青門猶有濯園人新詩放眼光鉞在舊雨驚心杖

多歲月扁舟湖海不知貧

寄晉江令張實君同年

春明別後幾沉浮海上驚心汗漫遊文紀宦情清似
水元龍客况冷如秋夢牽尙阻南州楊典盡仍回刻
曲舟爲報循良飛鳥早月梁携手在蘆溝

越山招過林亭看月兼報覓得蓮鬚酒黃魚
二物卽往赴約適林陟廬亦至

越王山下野人居每日招尋又報書爲道藥欄留皓
月新兼蓮釀煮黃魚南隣岸幘來深巷童子烹茶映
綺疏犯夜怕歸仍借宿池塘好夢定何如

壽王仲子郡丞

京兆家聲舊接連江東門第更騰騁驛驛得路輕千

千山集卷第一

九

里鵬鶚乘雲薄九天嶽麓雄飛稱保障閩中半刺賴
旬宣羣推鐵石心彌篤士論冰壺節更堅卧閣種花
會泣網朱轡夾鹿又鳴絃防秋浪靜波斯譯柔遠風
清黑齒船函丈春風情自摯菁莪遺化夢常牽千峰
路隔龍門上萬里人依馬帳前除掃未須知郭泰移
情今復遇成連風流相業今王儉笑罵先生老鄭康
雞肋一官猶五斗蓬根四海已頻年瓊蕭夜沸華燈
艷玉宇霜凝桂魄圓共把霞觴迎木帝已聞瑤草種
芝田空慙援筆輸皇甫醉舞南山祝壽篇

代壽王郡丞二十韵

當代論冰鑑何人在玉壺雄飛權上佐半刺首分符

九邑資霖雨全閩伏櫟模威名真漢相風度舊夷吾

鎖鑰咨荒服邊防重海隅安瀾神馬見絕島駭鯨驅
却饋心原潔輕徭澤更濡閣深花漸滿俸少鶴全癯
題座賓僚寵褒書禮數殊尊榮瞻左轄容易近中樞
海國憐微祿江鄉咲腐儒庾樓存故吏馬帳識生徒
深夜橫經入清晨執板趨汪洋同覆載淪浹過肌膚
幾下携焦尾塵中拭湛盧程門長浩蕩陸氏恐荒蕪
壽域開南極椿齡待壯圖相公頭尙黑太守軾看朱
朋酒兒童樂歡歌父老扶公堂躋萬壽明月滿康衢

題陶叔緒武夷山水圖

萬朵青霞紫素練巖洞白雲生片片三十六峰九曲

千山集卷第一

十

溪有舟如葉路如線是誰招我重作游待我賞識開
生面桃洞依微避秦人虹橋雜沓曾孫宴毛竹洞邊
昨夜雨幾道飛泉敞匹絹曳雲霞溼衣裳曉寒愁
絕嚴霜霰須臾捲復何有倘恍真疑夢中見我昔
來游戊辰歲芒鞋柳栗躋攀遍接筇天游幾危險至
今摹思手足戰中有羽流碩嶠陽携我屢日窮繼繼
祇今七載已濶絕青銅鎖閉長生殿作圖者誰隱其
名蒼茫子細盡奇變陶生愛壽命我題撫琴動操聲
婉轉青鞋布襪始何年惆悵飛光迅流電

寄懷長樂令張子朗秋

曲江風度早翩翩製錦剛聞楫大川舊號二難人竝

玉卽今三異吏稱仙星沙雲樹頻年夢月閣兼葭一
水懸報道征鞍將北去隴頭梅信可無傳

秋唱十首和趙念昔春唱十首元韵

雨

正喜驅殘暑涼軒靜不關暗蛩愁溼砌黃葉冷空山
稻熟鄉風古畦新客况閒歸心容易碎徹夜每潺潺

風

蕭條夜無睡聲如墮綠苔乍從蕉葉起疑送海濤來
銀箭催何急金刀夢始回征人在關塞寒信不須開

月

益覺嫦娥寡難禁此夕明關山人異地蟾兔汝何情

千山集卷第一

駕瓦金波冷羅衣錦浪輕城頭栖不定啞啞夜烏聲

雲

霑溼上寒氣悠然出岫心白隨紅樹擁蒼入翠微深
膚寸將疎雨輕羅結遠林暝投山寺宿歸路恐迷尋

烟

漠漠渾如織空濛罩晚扉一林迷落葉萬戶擣寒衣
樹杪籠仍碧杪樹鎖更微于山望燈火月下有僧歸

鳥

戢羽定何處歸飛帶落霞孤鳴因失侶倦翮亦知家
龍塞勞書帛刀環隔浣紗君看稻梁熟增繳滿天涯

花

漸有歲寒色情如戀遠人露零偏解笑葉落故成茵
深淺分三醉妖嬈逼九春倚欄殘月影爛熳醉芳塵

水

滄溟不可極八月又奇遊海勢天同沒潮聲山倒流
迎濤思奮勁入漢擬槎浮夜靜虛無色還疑結蜃樓

山

層巒分近遠巖壑露鬚眉醉眼紛鴉舅寒香落桂枝
狙公朝拾橡木客夜題詩幕市塵容者幽期恐不宜

草

發生京雨後留客醉眠醒幾被金風倅還露玉露青
隔籬支落葉依菊襲微馨寒到王孫怨勞勞傍短亭

千山集卷第一

三

于山集卷第二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三十三首

上通侯張又南提臺四十韵代

麟閣功誰最龍圖望莫京克家新榮戟奕世舊台衡
華胄尊公子元侯冠上卿彤弓膺異數和邑沐殊榮
茅土金甌奠山河玉冊盟開天崇學術翊運首文明
韜略原淹貫經綸本夙成蒼生知國士小割試廷評
定國無冤獄珍之有誦聲維南咨制閫曰汝錫專征
將種仍兼將英朝必馭英花明驃騎府柳婦亞夫營
授鉞蠻烟淨橫戈海甸清退荒馴虎豹絕島掃鯢鯨

于山集卷第二

日麗旌旗耀秋高鼓角鳴中原瞻出處異域憚威名
重譯粉航至來琛次第呈聞基消永晝緩帶坐嚴城
骨月通臣契家人荷聖情溫綸天語近睿藻日華晶
開閣延賓從承筐寵瑟笙連騎齊辨士長揖魯諸生
御李心何切歸韓念屢縈自慚樗櫟朽長羨鳳鸞慶
席帽曾題賦紅綾會賜櫻凄涼望金馬蕭械轉茆蒿
吏隱思梅福疎狂擬步兵折腰遲祿米遁籍少逢迎
閩徼千峰接秋江一葉輕簷登山吼岬蠡測水停泓
珠履羞游俠輪袍笑楚僮賴雖憐拂拭焦尾益崢嶸
草檄留皇甫韜鈴識子荆庾樓秋皎潔馬帳夜琤琤
拾履師資近登龍夢想傾笑人羞鄧禹幸肉尙陳平

浮海騷歌熱悲秋壯志驚北堂空捧檄南畝念歸耕
敢藉吹噓力終愁躑躅行崆峒長劍在星象夜縱橫

上八閩卞開府四十韵代

北闕承恩日南山獻壽時入朝分紫禁歸省傍彤墀
繼相其義大同官雨露滋鳳麟呈世瑞星嶽應瓊奇
浙水留棠蔭江鄉溢口碑冰臺心皎潔霜節望嶢嶠
南服封疆重益廷岳牧推節旄雄游微鎖鑰靜邊陲
分陝諸侯伯橐弓上將釐羣蠻誓藹八郡震牙旗
狼豕羣羣輯鯨鯢島域綏祥刑清貫索蠲賦起瘡痍
夜月絃歌滿春風瘴癘披烏臺森憲府白簡肅朝儀
峻望高三院清操勵百揆懸魚幣幣謁酌水爭廉疵

于山集卷第二

填典功彌篤天人道莫窺韋編閒研露芸閣坐題詩
博物探黃宓高文辨鼎彝銀鈎蟠錦字玉軸選鴻辭
勲業經綸壯文章綺麗爲龍光瞻日近驛騎帶星馳
赤鳥天威通丹心聖主知宴從三殿下賜出五雲隨
收與過庭寵恩分問寢私蒲輪頒里第仙醴降瑤池
膝下貂蟬舞堦前綵袖垂八荒歌壽國五福誦期頤
錫類榮何極尊親盛若斯羣生同覆載大造獨鍾錘
護線村原拙秋蟲響自卑穢形勞玉鑑曠首待金羈
馬帳歸逾切龍門到未遲塵中憐斗氣廡下惜晨炊
樗散天涯久蓬飄海外宜帡幪真厦屋淪浹已肝脾
涓滴心何補雲霄路敢期和羹斲樊理補袞洽雍熙

江禹功招集維摩室次壁間韵

捲簾高出水雲間幾歲幽棲同碧山浮白有人尋草
逕軟紅無路到禪關秋空遶廓思搏翼日暮滄洲想
駐顏便借蒲團藏複壁客中容得馬蹄閒

又

七載浮踪烟水間周羅丈室供青山南來兩度成陳
迹秋老孤舟又問關吹壁座中滄海色種松門外老
龍顏祇憐雲物傷心麗不聽晨鍾夢已閒

重九後一日和三山署中讌集限韵三首時
予以他約不得赴

共美題糕競美談三山官舍隔城南何人爛醉籬邊

于山集卷第二

三

菊有客邀尋雨後嵐烏帽獻嘲同索笑白衣無酒可
重探相期再展登高約落日千峰看蔚藍

又

幕府歡逢日夕談過江人物聚天南枕椰寒報千郊
雨瘴海秋生百尺嵐滕閣賓朋詩盡好龍山烟樹客
同探最憐望遠鴻書少舊國微茫一水藍

又

十年寸舌恥空談兩度黃花滯劍南炎海霜前無白
雁蠻鄉秋淨見晴嵐平原客去絲應繡買傳書成策
尚探遮莫離情寒漸逼夜鐘涼月滿精藍

重九後二日署中限韵

又

夜雨送寒潮燒燈又此宵忘形同把菊隨意坐題蕉
幕府留王粲軍中笑郊超劇憐分手近別緒滿河橋
金尊泛雪潮銀箭下寒宵客夢燈前雨秋聲檻外蕉
倒衣情爛熳投轄興高超近報彈冠喜看題司馬橋

長歌行送李鵠山之任臺灣

吾聞騏驎伏櫪老始壯毛骨蕭騷露骭髀秋高蹀躞
錦鞍羈掣電追風益神王蛟龍蟄伏魚蝦侶升斗泥
沙隔決滂春分雲雨起池中鱗爪紛拏九霄上神物
遭遇會有期變化飛騰本殊狀鵠山李侯英雄姿昔
破萬卷神內曠少年學劍奮從戎錯磨青萍挾虎韞

于山集卷第二

四

醉草露布倚馬前談笑王侯夾城仗十年足迹遍寰
宇燕市吹臺氣酣暢廣文先生卧龍城坐客無瑣誇
絳帳三山作令腰欲折兩載簿書耐鞅掌恭聞海邦
新內附文德誕敷暨遐壤承 帝曰咨爾往哉海外
瘡痍賴保障九重丹詔下蛟門萬里樓船壓鯨浪若
木東來近日邊銀河奇絕乘秋漲越裳竹馬歡出迎
黑齒壺漿遠相餉勿謂泉客有明珠勿謂蠻鄉有薊
醬覩然人面鳥獸心絕島殊方在休養一朝薄海洽
恩威 詔錫彤弓釐秬鬯君不見投筆書生班定遠
浮槎使者張博望充國屯田策本奇文翁化蜀功亦
創陽春朝解颶風寒冰雪夜清炎海瘴由來奇事待

奇人離鯢小儒心膽喪擊楫澄清君自知酒酣都護
吾能唱知已加餐願努力天涯別緒多惆悵送君極
南我極北南北隨風各浩蕩

牽舟

雨溼寒方急湖回山漸深重灘高似馬怪石亂如林
進寸牽舟力垂堂過客心十年經險阻行李到於今

房村夜泊

伊昔停舟處荒江落日邊屠沽喧野市燈火聚鄰船
略噉一身小霜寒萬里懸畏途滿天地逆旅自年年

月夜不寐

霜露逼寒天山城宿舸船灘聲喧靜夜江月對孤眠

子山集卷第一

五

直北京華遠圖南節序遷萱堂如問訊蚤晚寄書傳

芝城奉懷來心木先生

夢想宮庭路傳聞近拂衣似因萱淚盡爲乞鑑湖歸
天遠烟波澗年深音信稀舊遊梅嶺在落日尙餘暉

題金牛庵聞修閑

一徑入崢嶸中峰氣始平雲來千嶂白雨過萬松鳴
蝸角懸精舍蓮華擁化城祇應敲石火從汝話無生

又

纖舟恰停午捫葛已層巔不有登臨興虛知幾率天
市燈浮檻外帆影落龕前咫尺逃名意紅塵路渺然

浦城客夜

一水蒹葭接千峰烟霧收今宵好明月爲伴宿層樓
故國無邊夢征衣幾度秋捲簾寒更甚霜色照吳鉤

楓嶺

僕夫登頓杳難攀盡日崎嶇烏道間地出七閩千里
瘴天分百越萬重山羣趨聚落如家宿薄暮青帘得
酒還堪笑風塵老庾信年年詞賦動江關

雨度仙霞嶺

步步峻峭欲到天東雲如墨萬山連溟濛路入巖邊
寺勢髣髴聲聞壑底泉閩越雄圖銷壁壘江郎遺灶冷
芝田驚心九折從來處沾溼籃輿好息肩

峽口蚤發和林松北壁間韻

子山集卷第二

六

野店猶殘月籃輿趁曉霜問津知不遠咫尺隔江郎

心航山題壁

信宿度重岡絕壁踏寒雨仙霞及江郎連日墮雲霧
噴投清湖店牛衣進草具時艱少舟楫欲濟困跬步
唵眺出津亭蒼茫望烟樹虛谷鳴泉泉層巖覓細路
不意岑寂中冥搜得奇遇琳宮跨絕壑虬松半偃僕
木杪見江帆人烟莽可數地幽往來闕境絕幽靈聚
頗聞布金者掛冠託情慄丹梯漸荆榛翠恩半朽蟲
將毋數年後檣題委霜露物理固難堅飛光安可駐
我本蕭放人縈塵若籠笈天寒日氣瘦道遠歲云暮
對此生遐心徘徊屢却顧悠然松栢間歸尋遂初賦

有感而作

悽黯仍相戀連宵入夢思他鄉萬里路死別兩秋期
狼狽無家食蒼黃冀後時舍西孤塚在南北恐長離

又

故園思聚首汝骨在荒丘伏臘如星散年華付水流
半生悲莫記爲客恨難休飄泊風波際音書未可求

富春山

青山夾岸鎖巖扉人上嚴陵舊釣磯俎豆未隨炎漢
燼羊裘長共客星輝兼天逝水頻搔首絕頂罡風暫
振衣繁榜欲尋方謝侶不堪惆悵故山薇

次山陰訪聽雨堂不值有作

五年音問有無間買權空憐雪夜還盡道鴟夷方變
姓未應安石久還山柯亭尙記琴尊夢鑑水虛隨鷗
鷺閒寂寞前村與沽酒暝依漁火斷橋灣

靈隱寺

兩日渡錢塘拾舟迫短景筍輿侯明發縈紆到靈隱
落落湖上山整鬟入鏡影護祠北印道遙翠帶諸嶺
入谷路漸深水石互清冷虛無靈鷲根寂歷招堤境
松壇假片席始覺塵慮屏層閣俯修篁活火烹茗若
山幽百靈奔鐘定千僧靜耳目兩無著聲光絕溟滓
夜寒足美睡禪燈素耿耿

韜光菴

迴廊覓細路宛轉循幽篁通泉竹裊裊傳聲若琳瑯
危徑俯峭嶠周楮抱層岡豁衍土囊口百里露微茫
江潮與海日羅列來上方重湖亦繁帶吹白隨山光
洞門對懸霤坐久聞妙香落葉滿巖徑山深路何長
衰彼遠遊人歲晏疲津梁大藥既不得雞犬豈可將
永懷謝塵纓歎詠聊徜徉

夜宿蒙堂次壁間韵

步入雲林別有天蒙堂高擁萬峰前丹楓盡落山如
洗綠雪成團徑始玄深秋關上紅雲甚盛坐久漸知浮世隔寒深
應借佛燈眠頻年羈絆嗟何事一度登臨一惘然

三天竺

迢迢三竺路數里白雲間漸到幽深處方知清淨顏
湖光落層翠日氣冷潺湲更欲尋無始多生石已頑

三生石在
下天竺

泛湖

夜宿湖上山曉泛湖上木湖光不受東暉靈鏡中起
憶昔來虎林買棹風雪裏茲來復十月風日且清美
六橋疎柳色淺黃若春始天光滑吳綾輕風散碧漪
繫舟孤山亭處士墓已圯風流蘓白間代闕山川是
愛茲湖山秀盤漿聊爾爾紛披荇藻色滄池虛無底
山靜雲不流風定波不已欸乃者何人招邀買雙鯉
濁醪若爲設爛醉有妙理雷峰遮我留嫣然衆山喜

虎丘精舍偕友人夜話

夜渡重湖雨趁船問津剛泊寺門前暫分僧榻供高
卧莫遣笙歌擾靜便石上最宜人定後松間恰有月
新圓再來猿鶴知相怪與客頻燒陸羽泉

又

週遭絕壑俯巖嵒響踏空廊落葉中幾點佛光紅樹
外千家犬吠白雲叢歸心歲暮憐孤雁搔首天邊嘆
短蓬便欲五湖逃姓字十年慚對鹿皮翁

二姜祠祠在鶴
關之左

二難千載竝蒸嘗吳市人爭說首陽去國有身猶執
戟攀髯無路可還鄉西風夜月銅仙淚剩木殘山鶴

于山集卷第一

九

淵旁擬共楚魂招不得洞庭烟樹獨蒼蒼江表二句爲
子先人也

于山集卷第二終

香山集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三十五首

羊流道中遇雪用昌黎辛卯年雪韵以下次昌黎
十一首和

同周策第
原唱也

日暮困長途野店如暫歸苦寒荒山內東雲合重圍
朔風動地至瑞葉隨人飛蒼黃走滕六髣髴紛靈旂
道旁者誰子哀號卧牛衣黃竹豈復作遠謁瑤池妃
饑雀利口腹終焉懼危機望見羊流村烟火疑復非
險艱戒踰越君子慎知幾解鞍入廬舍千村皓霏微
夜次蒙陰

香山集卷第一

一

盡日塵沙望杳冥東蒙纔見數峯青高林幾處粘殘
燒棘樹成行接短亭萬里關河家似客五年風雪路
重經蒼茫岱嶽參天色應向名山早乞靈

又

上書三度路迢遙碌碌翻成戀折腰善病漸應華髮
變長途多半壯心銷怒號風力知掀屋窸窣木聲暗
渡橋遮莫離愁故園夢與君構火坐寒宵

泰安馬首與黃聲遠遇用昌黎雪後寄崔二

十六丞公韵

憶昨立馬望青關鳴鞭噴指徂徠山千巖積素徹霄
漢輪蹄漸列層冰間馬首相逢詎相識劍津參軍一

開顏君昔少年負才氣龍媒蹀躞馳天閑胡爲皓首
困僚佐天寒漠漠隨霜管我亦蓬根墮泥滓帝鄉尺
五難追攀青錢沽酒戰塊壘故人重對愁爲剛勁風
中夜折萬木聲如受擊鳴瑯環戒心嚴警轉瑟縮長
弓在壁不敢彎明日風颺在何許人生聚會良獨怪
安得入林擬六逸杜門偃卧甘冥頑

望岱

隆冬渡河淮驅馬入東魯從從指岱岳山色在馬首
念我曠昔遊天寒宿巖戶侵晨到日觀灝氣凌四宇
匆匆墮塵網幽怪焉盡取茲來復嚴寒累月困險阻
夜半車足折輕騎到亭午百里展清眺上馬意飛舞

香山集卷第一

二

千巖積殘雪日氣澹林莽望窮十八盤坡地極梁父
秦碑與越觀想像意可數遠行附徒旅投宿難自主
翻思曩遊壯後會安足補廻頭謝山靈日入卧環堵
颺來塵汚人明發更何許

魯北

魯北燕南日已西凌高石滑衝寒溪牛衣買酒當壚
喚雪窖乞錢卧路啼獨樹枝橫鷄啞啞荒村烟冷風
淒淒誰家貂褥少年子寶馬金鞭故故嘶

鄭河道中

三日疾風撼坤軸野日無光暗轆轤積塵累黍厚作
泥人面相逢訝鬼蜮賤子車中且危坐襪被蒙頭兩

足縮馬力不敢與風爭勢欲隨風墮平陸二三僮奴
面盡裂冰結鬚鬚滄相續自是主人累汝曹使汝不
得保肌肉借問主人爲誰累十載東西走碌碌南山
有田亦已荒歲暮牽蘿綴茅屋墨綬豈足榮宗親升
斗何曾補微祿頭垢滿爪毛髮焦羊裘久敝膚起粟
雞鳴起程日就晚凍餒相兼忍枵腹聞說今宵到鄭
河馬蹙天寒去不速黃塵眯眼不見人模糊瞋向前
村宿

甲戌除夜憶去年山中和彭秋水先生以除
字爲起句四首仍用原韵呵凍成詩

香山集卷第一

三

暫解征衣恰歲除紙燈火一牀書獻酬自識貧交
減寂寞翻憐旅舍虛影帳奉親澆苦茗寓寓沽酒佐
寒菹千門夜色清如水帝里依然處士居

又

每逢除夕哭難除伏臘驚心歲序虛萬里萱闈遲問
訊兩年雁羽失歡娛漂搖無計承先緒負荷終慚讀
父書南望洞庭堦堦墓遠連宵歸夢故山漁

又

等閒節序又逢除今歲今宵瞬息餘隔巷笙歌喧列
炬一庭霜氣滿穹廬編殘日曆思焚硯欲祭詩魂但
剪蔬出處理齊從拓落近來心計頗遽遽

又

十載郎官目未除，羈棲隨處認吾廬。
禁城春色應無賴，陸海風波敢忽諸。
枰枰爐邊同聚首，梅花燈下遠封書。
相聞喧笑迎如願，吩咐明年願果如。

次韵奉和石門勞太夫子咏蘭二首

從來幽谷媚崇蘭，漏洩春光此地難。
自是東皇留異種，故將花事占長安。
潘頭有蘭一本，隔歲留根入春發，花甚盛，都人唱和者以百計。
紛披翠帶因風倚，深淺黃磁浥露看。
聞道國香天尺五，一庭烟雨共盤桓。

又

深培綺石舊曾諳，澹日和風笑故含。
燕尾春來宵入夢，幃簷醉後客斜簷。
王香自異幽人操，綴佩偏宜處

士擔慚愧都梁餘，小草幾年臭味滯天南。

呈萃亭張夫子用昌黎喜雪獻裴尚書韵

遠客春剛報新年，雪似簷浮空團圓。
蝶粉比屋映瑤池，脫灑中宵徹光芒。
隔牖窺僦居猶偏側，下馬脫艱危。
座接春風近寒霑，暖律吹九重紛玉蕊。
萬朵發瓊枝，履素能通潤乘高更接早。
洪鈞真獨轉造化已潛移，故使玄英積因之需澤施。
澄輝天不夜，清影鶴相隨。
瑞木興朝見冰心，四海知窮年走薊北。
匹馬凌澌五載程，門立兼旬馬帳披。
圓橋塵淨淨灤壁水紋奇，轅滑哀良驥淵凝起。
卧螭袁安遊自少，東郭彭常贏蹴踏輕肥客。
酣歌項領兒自憐，腰帶減休染鬢毛衰。

客窓夜坐用昌黎春雪韵

集霰淅淅落迴風，脉脉斜侵塔渾渾。
去垢幻樹已生花，莫覓黃精飯空聞勾漏砂。
寒聲聽更寂，清影照無涯。
僵卧憑爐火，澆愁羨麴車。
梅邊昨夜夢依約，野人家。

都城元夜喜雪用昌黎詠雪贈張籍韵

寂寂寒方結，盈盈勢乍來。
翩翺渾不任，緩急互相催。
積寸僅知報，鋪庭意已猜。
墻低先沒角，院小易成堆。
被壁盤旋入，驚風宛轉迴。
漸封門徑外，朗映紙窗隈。
柳重添逾折，棚欹壓欲摧。
液融疑玉馬，乳滴幻銀臺。
冰蘭天孫織，綵綃貝闕裁。
護除嫌展印，掩砌失莓苔。

香山集卷第一

五

沁齒英堪嚼，簪簷質可瑤。
瑤宮墮瑤珥，月戶落琳瑯。
朝市清無染，關山爭少埃。
流沙遠漠漠，長白益皚皚。
載粟頻調急，披裘屢散財。
蓬萊金照耀，鵲羽崔嵬。
火樹人如蟻，星橋鼓似雷。
卿雲三祝誦，椒酒萬年盃。
糺縷光華徹，瞳矐曙色開。
洪爐司默運，庶物仰滋培。
先兆蝗深入，屢豐春及纔。
曠谷羣作雨，災理慎調梅。
舞蹈千門集，歡騰百獸該。
六花絲盪漾，瑞木影徘徊。
灝氣通雙闕，澄波慶九垓。
有儒隨東雀，安命撥寒灰。
郢調傳詩瘦，燕歌索酒魁。
蟲號沉窻冷，蛸縮半牀頽。
懶挾王侯策，喧聞井巷厓。
尋梅憐傲骨，放鶴愛仙胎。
旅食羞炎熱，貧交愧解推。
溫綿終歲恨，零雁兩年哀。

風木何相迫霜梅獨罹災北堂渺雲樹甘旨罄瓶甌
難和陽春曲空誇梁苑才帽簷朝嶽嶽背暮颺颺
刻曲徒虛耳藍關豈謬哉勾芒前灑道滕六早爲媒
洛邑神靈衛齊宮氣象恢踏歌弛禁夜歸路笑泥孩

用昌黎春雪韵

春見神京雪詩慚下里謠晚寒蘭焰燼坐久篆烟銷
懸想採桃曆遙知折柳腰院空旋滿徑樹密敢封條
裏足棲燕市無媒訪灞橋梁山歸路遠黍谷客心搖
紙帳歛眠夜山房晏起朝也應萬里夢還共六花飄
大室成冰窟千門隔葦綃呼僮煎綠玉清興且全饒
同祝雲六簡坤若年丈家人傑熙載兄夜話

香山集卷第一

六

用昌黎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韵

三度長安道茲來復改年仍看萬里雪白盡薊門天
漂泊蓬萍聚行藏嘆繭繩牀支壞壁短屋壓危椽
熠燿同螢燭荒寒坐馬羈共君還款語有酒不須眠
鶴去孤山迥梅開東閣妍明吟招隱句莫使禁城傳
蝶翅柔成粉楊花軟勝氈露真披豁處知白且安元

次昌黎春雪間早梅韵

花時占早春梅雪互相因共耐歲寒久俱迎物候新
籠煙疑入夢和月淨無塵皎潔溪邊徑清微林下人
照枝添色艷墮地染香頻素質本同調知心會有真
空中落疎影枝上亞精神原不因人熱偏宜與鶴親

開窗殘醉夜攔筆曉寒辰與子成三友冰壺各自珍

次昌黎早春雪中聞鶯韵

曉曉數聲新禁寒似怨春疑將開關意訴與望鄉人
百轉乘陽出雙樓向日頻南枝凍黍谷朔氣暗芳辰
帶雪音猶冷巢冰影自親羽衣霜濕未禁樹好藏身

曉起次昌黎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韵

莫漫呼童爲掃開曉窗驚起白皚皚慙慙爇火留餘
粒恐有簷間東雀來

次昌黎春雪韵

新年兩度見瑤華又掬天泉煮綠芽最憶漪園溪上
屋一庭閒殺老梅花

香山集卷第一

七

恭遇

御賜吳門孫夫子

御書法帖并筆墨等物復蒙

東宮宣賜手書法帖恭紀二十四韵呈孫夫子

猗禁堦原峻鑾坡寵最饒從來稽古力獨盛右文朝
玉軸來三殿金泥下九霄榮輝瞻鳳翥睿藻見龍跳
天漢光璀璨星辰象布昭臨摹功獨步草聖著全超
寶印窺丹篆銀箋捲霧綃內分麋角筆錫與墨松膏
赤管隋珠綴烏金漢珮雕捧歸千仗肅拜賜五雲飄
輔翼青宮舊儒宗幼海寶重輪披鶴駕揮翰建霞標
稠疊絲綸煥續紛卷帙縹卿雲真再視湛露豈常邀

特達千秋覲遭逢萬古遙百靈奔里第四表燦寒宵
學士門清晏瀛洲路次瀟瀟袍晨視草蓮炬晚鳴鑣
內相應先卜和羹藉蚤調華軒塵不到瑞鴨火頻燒
芝檢香芬郁琅雨影動搖門生慚脚跡委吏歎萍漂
不識開天術虛知學海潮躋堂隨几杖拜手慶咸韶

菱花鏡

以下六首和常燕
徐芝仙六鏡詩

魏宮美人拂秋水製作菱花瓣輪起蟠龍齧留苔蘚
紋碧血千年土花紫井華枯盡毒龍去重到人間賣
都市荳蔻花時好顏色髮髻嬌羞綠窻裏水心對舞
不自知山雞委頓鸞鳥死依稀記得銅雀時幾上妝
臺照畫着人面何如鏡面在淒涼粉黛含酸悲莫學

香山集卷第一

八

菱花並菱葉菱花不圓菱葉缺安得團團比明月照
人萬古無離別

火鏡

司烜取火開鴻濛四時鑽木徒匆匆晶瑩激射當瞻
矚一線上與陽精通曜靈之宮不敢秘羲和頓却六
螭轡若木連珠萬里東直取扶光佐陽燧須臾煤弁
生細烟光鋸已具燎原勢我聞木火遁相生金石搏
擊星熒熒豈若當軒照纖影方寸蓄積騰精英君不
見鉞山十日天雨雪荒雞無聲野烟絕鏡乎鏡乎奈
爾何賦形抵會因炎熱

眼鏡

朝暮營營百憂集銀海冥眈眈霜涇殫精竭神不自
惜昏眊相煎何太急西人巧製玻璃精雙丸影射彌
有神始知積厚光更蓄雙瞳內視全其真我聞身鏡
矚萬變五色炫耀媚妍陳未聞明鏡疲屢照胡乃假
借相依因少年負志萬卷破燈火青熒少眠卧骨月
頻年重凋喪冷淚如鉛血交墮祇今展卷漸生花善
病翻疑鬢亦華珍重文奩妝七寶蠅頭作字細堪誇

千里鏡

山河大地何茫茫千里萬里蟠穹蒼人生目力苦不
遍百步之外如堵墻古里國人蓄異鏡截箭舒卷形
模長我昔同携最高處定息凝神獨目注惘恍疑挾

香山集卷第一

九

飛仙遊飄飄似共馮虛御手摩月闕斬蟾宮踵蹴扶
桑鬱盤樹居庸北去西函關縈青絲白披烟髮情狀
微茫露毫髮車馬歷落紛塵寰洞庭瀟湘天一角七
十二峰恣遶廓安得仙人縮地方天風准擬騎黃鶴

多目鏡

一片青瑤光的爍隆起稜分狀磊落精盤乍壁石榴
房飛上銅闌湛冰魄咄咄光怪來我前炫耀紛拏轉
驚愕一物幻作恒河沙千百億身何鑿鑿此如月映
萬川同容光到處窺瞳矚根荇得地見形質造化變
現無終窮衆目隨方露諸相變態悉羅屹相向胡爲
我目太分馳五色亂明本然衆多謝却眸子清圓

通明徹無纖塵一真百偽苦障翳滯奇之製何足論

顯微鏡

我聞蚊睫之上巢焦螟蝓肉蠻氏苦鬪爭有蜂如壺
蟻若象桃蟲爲鳥蚊爲人么麼變態歎奇絕巧匠製
作難明論鵬背垂雲九萬里鯢魚跋浪滄溟起炎災
豈必皆寓言至人齊物有妙理朝來捫蝨比車輪撼
毛動股如聞聲此豈我身等四大須彌芥子潛真形
吁嗟玄札之門本奇幻厥大無外細無間焉能物物
如是觀瞑坐蕭然寄元晏

苦節行爲梅太君作兼呈梅喚熊

古今大節誰最奇梅氏苦志森嶸崎朱顏皓首四十

香山集卷第二

十

載歲寒鍊盡冰霜姿玄黃血戰四野暗艱難蜀道孤
城危自經百戰臣力竭一死社稷身騎箕夫人遠自
黔中至道逢凶問哀流離毀容斷管幾垂絕欲死不
死爲孤兒青袍白馬窺荆棘道路梗塞歸何遲夜行
晝伏阻山微饑頓重繭愁兒啼故林無枝舊巢覆空
房永夕青鸞悲細火焚燄伴夜績鳴機軋軋供晨炊
晝荻牛衣泣穹室篝燈雪案通寒帷自是有見夫不
死兒得成名夫應知有司已上栢舟操薄海爭傳黃
鵠詞豈知泉下笑歸日恰是板輿迎養時憶昔金蘭
比同氣梅生告我血淚垂自言祿米不逮養風木之
憾無窮期冀得地封願粗畢結廬守塚雙鬢繁我聞

此言益敬聽一門大節扶綱維有臣死君妻死節耿
光千載無磷緇緇況復梅生足至性孺慕久作人倫師
卽今釐下動天聽褒綸指顧飛彤墀吁嗟罔極終天
歲不與我獨何人涕泣洟

簡坤若屬向南宗畫帳作北憲高枕圖命題

長安滾滾十丈塵雞鳴昧旦羅要津是誰領取北憲
趣居然自謂義皇人龍城簡子負奇氣便便著作書
等身醉或騎驢出門去玉泉山麓桑乾濱兩載公卿
頗識面杜門僵卧全其真自言此中有至樂黑甜之
味如飲醇新傍梅花作紙帳絹素剪裁山水障情誰
寫作元人圖前身畫師人姓向黃梁未熟夢初回富

香山集卷第二

十一

貴何如高枕上我亦江南打睡人遠望衡雲獨惆悵

讌集新城王夫子宛墨齋以趙州五月賣松

風人間本無價爲韵得五字

炎風扇征塵久客過重五追隨折簡招西席列廣廡
儼立程門雪清寒在庭戶晤對豁禮數餘論通水乳
爲拈趙州句斯義各領取冷冷松下風散作天花雨
微言本無隱要眇開聽暗歷落衡岳雲積雪皓太古
問我數能言逸興凌玉宇悄然屑冰間赤腳生毛羽
和石天平內父見寄韻是冬爲半翁六表

別緒看榴火歸心赴野航一官仍旅次久客笑空囊
立馬真如夢開絨喜欲狂

時拱齋先生諸公來都
三過過諸公

故園須檢

校爲語百花莊

又

甲子逢冬數從頭歲序新遙知黃髮老懼作綵衣人
烟水遲遊屐江花浪小春桃源多勝事健在五湖身

答聿章見寄韵

故園音信路蒼茫似汝寒仍抱雪霜幾度尺書憐季
子二年家政託元方關心祿送來何暮浪迹京華半
欲狂兩地料應燈火夜燕雲楚水夢偏長

香山集卷第一終

香山集卷第一

三

香山集卷第二

湘潭 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二首

送黎三玉還里

故鄉杳何極客裏送君還暫對一杯酒重逢何處顏
征衫勞暑雨歸路傍秋山薄宦如相訊空知十畝閒
送夏蜀來還里

遠道分溝水離筵唱渭城今君匹馬去添我故園情
江驛逢秋色山槽聽雨聲滿囊題句好因便寄承明
海甸遇雨裸咏和劉損齋先生元韵四首

御街烟雨綠楊斜側帽新隨油壁車輦路傳呼聲乍
肅玉鞭屏息酒能賒千林繡戶環流水萬頃蒼波點
暮鴉最是百泉山瀑亂夜來溪上似浮槎

西直門內道邊警署
西直門內道邊警署
西直門內道邊警署

又

冠山樓殿漢宮秋天許遊踪爲散愁金馬門閒人欲
避白雲鄉奇路難求招商別館操蓮葉寓直新妝艷
石榴幾度踏歌涼雨後碧簷傾盡擁寒凋

時過遊殿
里隨字

又

羣峰帶水鏡中遙碧檻紅亭出畫船樹繞離宮青更
鬱湖潸西子澹能嬌藍田結舍山誰買杜曲看花酒
易銷慚愧曲江無賴客欲將魚鳥託清朝

又

水田風細稻華新已隔長安十里塵自許芻蕘隨牧
豎難將捷徑混幽人雲林路渺懸遊屐荇藻花深想
釣綸遮莫涼颺吹五兩翠微叢裏戴烏巾

送簡坤若同年需次暫還湘鄉用損翁韵四首

需次今三載承歡汝暫歸好將北堂夢還傍故園飛
綠酒期空待青燈首重違御溝愁送遠折柳向秋肥

又

指顧漣湘色臨岐莫斷腸萊衣當席舞陸櫛滿懷香
省覲千山近歸心一水長祇憐河朔路匹馬去微茫

又

香山集卷第二

十載同微祿年光復幾新徘徊美歸馬容易感羈人
旅食衣冠賤還山魚鳥親稻香知釀熟遙夜念清貧

又

我出君方入前期竟若何遲將一夜話揅得醉顏酡
驛路開冰雪春風解薜蘿往還終歲事不必戀盤阿

耶許歌七夕後一日作和損齋先生韵

天末莎雞鳴涼風動鼙鼓倦關思投林甲棲戢毛羽
愁霖墻屋壞露宿失環堵鳩工遂興作轉石兼負土
殘暑鑠肌骨揮汗形僵僂集厚輕千牛累黍勞萬杵
淒涼版築歌歌中一何語豈復辨音節高下亦楚楚
易水聞悲吟燕市當起舞安知北鄙調噍殺如風雨

羈人助長歎壯士心獨苦耶許歌復耶許長安十日
雨不歇蛟螭螺蚌上堂廡葺屋車垣盡傾塌妻孥痛
哭哀襁褓江潭倦客栖無枝蛙生土銚魚在釜生不
逢人萬間屋大庇寒士依廣宇聊復和歌當慨慷徙
倚前除看牛女

七夕龍人如洪昌齡宋一懷諸子讌集有詩
予以新移寓不得赴次韵一首

隔年怨緒鵲橋通一水盈盈望不窮盡道人間歡會
少誰憐天上別離同針樓喧笑隣家近玉匣詩篇汝
輩雄獨有步兵流落甚價禪新捲帝城東

題張紹衣小像

香山集卷第二

紅塵何地覓清涼盡日驅馳紫陌長尙有百城塵不
到輸君咫尺坐羲皇

又

幾年投筆笑書淫十丈橫磨萬里心肯信毛錐拋不
得蒞闌堆裏作沈吟

獨樹草堂同應徐安士索

詩為黃山人作

空庭老樹誰家得繡鐵青銅幾千尺屈蟠偃蓋虬龍
形峭岬參天雪霜色飽承雨露何崢嶸獨上烟霄挺
孤直中有幽人結草亭不樂繁華樂岑寂春秋不改
清陰垂旦暮還饒紫烟集豈無長林大麓潛高踪杳
門此卽深山中洞窻夜啟月皎皎山雨晨過雲濛濛

樹根踰坐者誰子虛堂靜憩烏皮几蕭然自作羲皇遊沈酣樂聖有妙理前者子久今山人淵源意匠如有神畫出婆娑狀車蓋團圞精舍亦寫真我欲從之共箕踞歛然躍入前村路低回賦罷桃源行杳靄雲林不知處

和胡欽石見貽來韵

楚國家聲原豎幟竟陵人物更登臺張軍文力真強健晚節詩篇細剪裁幾共松風携客醉未妨蕭寺踏秋來驚聞御柳催歸騎虛掩相如授簡才

和恩齋旅夜感懷韵二首

搖落燕山道朔雲天正哀如何都市酒不共北堂杯

香山集卷第二

四

汗馬邊風疾賓鴻夜雨來時聞念秋勞楚客對徘徊

又

寒事晚仍急秋蛩響白哀羈愁聊對榻久客仗深杯
宦况年華易鄉書日暮來虛憐紅葉路山色好徘徊

中秋夜坐和許念中來韵

今夜他鄉月長安仍再行家懸萬里外秋覺十分寒
風露光逾潔關山影自單遙知森帳殿笳鼓動更闌
念中東惠元龍有詩復以見示次來韵

愁霖真覺往來虛幾日東西阻鴈魚肯共持盞過比
舍未妨騎馬到前除一官尙想監河貸厚祿曾無乞
米書相憶寂憐明月好連宵鄉夢可全祛

和惠元龍卽事柬念中元韵因寄惠許二子

連朝美睡秋窓曉日上三竿照林杪騎驢却出版東門隘巷尋君一傾倒自從屋壞各奔散羽翼空慚酒家媼蓬根蕩沒洪濤翻伏雨潮風細嫋嫋長安十室久傾塌男兒軀命各自保君今暫僦主人門我亦卑棲故巢鳥提携襍被昨日悲狼籍琴書暫時好開軒示我床頭甕肥螯香飯恣一飽閒說沙塲征戰人橐駝萬騎繁塞塵啣枚夜向陰山道霜濃月苦號青燐旅食崢嶸且高卧寒酸豈足言困屯爲語吟詩許元度都市何妨作酒民

秋夜感懷和銀臺江補齋先生原韵四首

香山集卷第二

五

鼓角城南百尺樓邊風蕭瑟薊門秋繁華過眼功名薄旅食驚心歲序流永夜一燈依客夢寒蛩四壁亂鄉愁繩牀敢謂羈棲穩正憶高堂有白頭

又

鷓鴣沽酒細能傾誰道騷歌更不平未必金門堪避世幾從吳市學潛名霜濃破壁風全勁夜久虛窓月苦明寒事催人添百感旅魂無寐數殘更

又

秋風三度滯皇畿雞肋頻年萬事非取憶田間禾黍熟已應籬畔菊花肥折腰宦况真無賴嚼蠟名心漸息機早辦烟江理歸櫂夜寒爐火杜柴扉

又

貧居遷次二毛侵瘦減腰圍費苦吟風月故多懷舊賦雪霜先感歲寒心邊城戰伐聞吹角楚客清商聽鼓琴半載音書遲舍弟白雲紅葉夢前林

遙和新城王夫子五月望日蔣京少宋山言

殷彥來蔣靜山邀過崇效寺訪雪塢法師看
棗花同賦二首

盛夏投雙林披襟共蕭散空庭棗已花繁陰坐中滿紛英何靡靡秋實應纂纂結契幽人心夕陽下山緩

又

遠公結蓮社丈室如深林復有陶淵明昇輿遠相尋

六

六

攢眉豈必酒清齋契禪心茶瓜且狼籍高譚豁塵襟饑驅小人態裸卧墻角陰杖履失追從悵望空山岑

襍興十章和損齋原韵

萬戶曠隴曙色開曉風吹面蹴黃埃選人歲集藤花暑賦客秋瞻露掌杯六燕衡平推轂易三銓題就積薪催頻憐草帶田間子日日騎驢紫陌來

集餘曹也予以需次在再一載

又

禾黍離離滿故宮西華路繞廢垣通鉦鉦荆棘寒蕪裏鐵馬河山返照中磴道千層飄碧瓦飛樓百堞鎖丹楓白頭內使談天寶指點流觴墜粉紅

登兗兒山也上有昭光殿銅池

激水爲水晶簾引作流觴舊雅齋極目

又

螺髻週遭路幾盤萋迷烟草上闌干爭傳照夜曉騰極髣髴層空蹴踏殘苜蓿漸深天廐盡龍媒已去朔風寒銷魂獻壽叩觴日多恐驂騑不忍看

望試馬臺也覺石成驪周以石

又

萬疊居庸接翠微平沙列幕亂秋暉混同江外行人少立馬峰前候雁稀神武天兵原不殺遊魂穴蟻早懷歸艱難聖主披荆棘朔雪千重滿御衣

念行在也八月口外雪深三尺

又

賀蘭山下雨經秋又報東南木數州七月霜華千里

七

七

東百城灰劫萬家愁傳聞發粟褒開府無復輪邊賴素侯帑藏煩頒勞聖慮宵衣數起殿東頭

又

飛龍沙苑草萋萋傳說千金市駿驄自是空羣騎敵萬已聞買骨價堪題百官進奉焚珠勒十道軍儲足玉蹄漠漠風塵知却掃高秋塞外聽征聲

又

紺殿金繩通濯龍香車齊指梵王宮莊嚴盡幻天人相秘密猶回桑濮風粉窟伽璘傳妙寶妓圍羅什證真空青娥莫佩宜男草草華渚當年紀瑞虹

遊塔廟寺也聖聖靈寶神像爲故

北朝遺蹟

又

悲風落葉滿平原
蘋連天鳥雀誼馬革
幾人歸故宅
玉魚何處但空村
青燐熠燿蒼生劫
鳴鶴蒼涼殺魄魂
白骨黃墟迷近遠
大招無地哭王孫

過北

又

焚燒北闕動悲號
萬古湘纍一羽毛
九廟烟塵秋漠漠
千門狐兔夜嗷嗷
美新競作興朝彥
蹈海孤懸漢節高
氣作山河依舊國
白楊風細捲寒濤

拜陳恭節先生墓也闕賦時先生以學臣自易水入赴難國朝賜諡恭節

又

永日棲遲太瘦生
九衢深處靜無營
貪眠襖被知人

春山集卷一

八

意買醉黃花不世情
諗母一函惡客寄
吟秋七字燃

鬚成年年辜負重陽酒
早向東臯看耦耕

送李遜禹同年還瀘溪

那堪客鬢兩秋霜
共把離尊對菊黃
十載上林同獻賦
隔年尊菜又思鄉
雲通大酉千峰白
月渡瀘溪一水長
到日椒觴知臘近
爲君歡喜慰高堂

又

名場潦倒莫酸辛
醉眼相看各露真
笑我抱關遲歲月
念君擇木走風塵
零霜匹馬千鄉路
短劍歸裝萬里身
近識青蓮豪更甚
吹臺意氣幾回新

始遊西山

名山嘲逋客十載成老醜
日盼西山岑蒼翠來戶牖

朋從二三輩約結常在口
經年苦因循幽期遂相負
昨夜秋氣清明河爛珠
斗盲風乃消歇勇猛出門首
豈意塵中人青山落吾手
平生丘壑意縈絀如良友
遺文報山靈塵容愧顏厚
人烟渺城闕風日澹隴畝
迢迢赴前村杖策隨野叟

上莊道中

宛轉沂御溝出城漸空濶
滾滾塵中來雙眸偶然豁
平田帶遙村阡陌何洞達
屠沽星散居青帘出木末
慙慙謝老姬勺漿解枯渴
松楸鬱蒼華表高檝薛
知是衛霍門繚垣鎖潛闕
曲徑苦愈滋寒林葉盡脫

春山集卷一

九

行行度回溪流水聲活活

茶亭

山行不知疲日入阻行邁
坡陀紛亂眼登頓遂勞憊
道旁給孤園雙林聞梵唄
厨泉淪苦茗飽啜意始快
佳聯字堪嚼了語得奇解
自顧塵網中猛省生愧悔
敢結名山緣且酬名山債
指示紺碧宮青霞萬丈內
一笑虎溪前夕陽在山背

世上難空閑高僧字中且結吾歡歡亭中聯也

宿皇村

日晏不遑息遙遙辨皇村
人烟復聚落雞犬相爭喧
歸禽戢倦翼投宿車垣門
盤餐主人惠脫粟陳瓦盆
聚坐煤焦牧淳閩古所敦
空濛山氣來暝色變黃昏

林暗夜寒重，秋高霜露繁。
局扉各偃卧，梵放清心魂。
因悲遠遊子，馳逐如崩奔。
買山路豈誤，歲暮思丘樊。
定息契冥漠，美睡蒼烟根。

皇姑寺

紺寺珠宮隔市塵，洞門深鎖碧嶙峋。
白雲晝護時凝岫，紅樹秋濃別有春。
空色全除依象教，劫灰銷盡掃蛾顰。
年年遍溯桃花水，幾向天台錯問津。

望寶珠洞

北轉皇姑村，南望寶珠路。
絕壁嵌懸螺，層空辨琪樹。
天外一聲鐘，霏微不知處。

皇村早發

香山集卷第二

十

宿雲盪簷際，晨鵲呼庭柯。
侵星踰驢去，北阻香山阿。
九秋大澤凍，霜露被柔莎。
朝暾上絕壁，山光一何多。
陰晴變巖壑，向背紛坡陀。
飛梁架雪瀑，野屋牽雲蘿。
縈抱十千頃，玉田產嘉禾。
緬想耦耕人，牛背橫烟蓑。
高甍見陵寢，禁藥悲嵯峨。
近傳叔父尊，異數本殊科。
麒麟守延隧，貌虎森金戈。
貴賤此蒿里，悠悠悲逝波。
隔嶺披蕉風，斷續聞浩歌。

山下有廟
龍王墓

碧雲寺

經亘緣厓岡，縈紆度諸嶺。
危廊跨絕壑，入門水石冷。
虹橋落半天，俯蹴雙松頂。
巖扉鑿鬼工，花洞延午景。
帝泉老龍宅，隱現石底井。
導作琉璃盤，空亭契溟滓。

蕭蕭萬竿竹，翠華罷遊幸。
木天墨痕新，剝落招提境。
岿峩表雙闕，石馬諸陵並。
蠹國者何人，墓與山俱永。
風微落松子，谷暗宿雲影。
弔古兼冥搜，席地多所領。

亭中有故明宣宗御
書水天一色匾額

香山

翠屏負秀削，飛樓出林端。
南澗不可越，對此思羽翰。
嵌崟步絕磴，力疾乘危欄。
羣峰各回互，有若蓮華攢。
石梁亘巨壑，噴玉聞驚湍。
茂林隱千牛，白晝生微寒。
到門龍象泣，莓苔變松壇。
殘僧進野茗，秋花媚闌干。
翻念九夏時，襍被行蹒跚。
長安冠蓋場，提徑污梅檀。
前期訂社主，信宿來層巒。
永懷雪中遊，庶結塵外歡。

予登夏穀遊香山中途雨阻

香山集卷第二

十一

來青軒和損齋韵

商飈盪空秋，氣高霜林葉。
下紛如毛來，青軒前幾千。
丈手摩北闕，凌東臯碣石。
居庸走磅礴，華爨不斷如。
怒濤平湖一，抹輕烟掠金山。
甕山兩秀削，萬雉都城。
杳靄間白堦，晴鐘聽奇愕。
初疑驟雨鳴澗泉，乍恐飄風墮飛閣。
杖藜倚嘯吾兩人，咳唾真從九天落。

十八盤

又

手扳栢樹根，忽出栢梢上。
栢林不可窮，足音四山響。
縹緲乘天風，不辨來時路。
雲表見雙扉，方知有僧住。

洪光寺

碧落尋真隱中峰晝悄然花宮飄異域雲路踏諸天
業白知遊妄逃名愛靜便衆香分供養塔菊向人妍

中有圓殿
高麗國製

離宮

碧瓦紅牆倚山麓歲久無人烟樹綠前朝舊是館娃
宮故老傳聞猶痛哭北朝殿闕更荒唐半作僧寮半
北邙還有當年剩胭脂粉殘紅流出冷湖傍

故明景帝陵

功德寺前湖水流荒陵日暮啼鵲鵲渚荷烟柳起寒
色玉鴈金鳧非故丘拾豆歌聲嘶石馬奪門遺憾泣

香山集卷第二

七

松楸莫嫌杯土輸天壽冷落諸陵一樣秋

玉泉山

窈窕金山麗逶迤玉水清九天燦星宿萬頃瀉瑤瑛
元氣滋坤軸靈膏抱帝城雲根更澄碧石髮兩精瑩
直訝銀河落兼疑冰魄傾君王咏魚藻別院採香薜
露殿裁蒿柱疎簾映水精被渠紅浪縐繞砌綠雲平
畫檻中流接朱橋隔浦橫山光湖外出霞影鏡中明
鳬雁飛還集菱荷落又生樓船晨絡繹蕭鼓夜琮琤
冬狩時觀獵春田載省耕呼嵩千仗肅同樂萬方榮
不得陪遊從空勞想瑟笙高秋望烟水信步到蓬瀛
拂石堪垂釣臨流且濯纓斜陽微雨後衰柳故鄉情

去去期浮海飄飄合泛萍洞庭歸路邈秋色正盈盈

甕山

金山之東甕山青平湖千丈如列屏連山斷盡始突
兀毋乃命名真肖形天風蕭槭孤鴻唳片片湖波落
衣袂殘碑拂拭耶律墳荒草斜陽莽無際

西湖堤上作和損齋先生韵

重湖曲曲柳陰長水殿時聞百和香寂憶年年逢六
月荷花堆裏睡鴛鴦

又

萬頃秋清掃淡妝蓼風荷雨近君王誰將十幅光如
鵬點破嬌紅上野棠

香山集卷第二

七

又

萬山倒影逐人來一葉漁舟去復回曾在西泠橋上
見曉風吹夢落燕臺

又

垂楊垂柳盡青葱短檻茅茨映水紅聞道至尊親稼
穡萬泉莊上請聞風

夜宿南院和損齋韵

院在海側
侍從聞之

纔過柳陌又山橋別院幽深遠市墟逆旅投鞭雙屐
歇夕陽回首萬峰遙尊前訪勝聞西內月下聽歌憶
北朝欲共將軍陪射獵十年心事侶漁樵

歸興談西內泉
石峭勝甚悉

西山歸奉答損翁見贈因懷家內父桐廬并

呈石峰兄

名山與好友固結各有因往往當勝會睽懷同心人
我來西山道邂逅劉伯倫携我上絕壑賈勇窮嶙峋
筇杖得追隨領畧全天真當年五嶽期久要非一春
曼園既長逝桐廬亦遠巡山川兩潤絕烟水何紛綸
石峰吾伯子健步凌秋旻茲遊復不與雜沓長安塵
因念名勝地松桂如有神夢想追前遊領盼稟蕭辰

香山集卷第二終

香山集卷第二

十四

胸山集卷第一

湘潭 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六首

承恩僧舍卽事三章

奉檄集會府嚴局借僧房暫遲鎖院入姑綬讐校忙
同僚四五人宿昔抱離傷謀面咫尺隔千里爲參商
繚垣過數仞飛鳥不敢翔水火且莫繼焉能乞壺漿
奚僮煎粥糜粲白間盡黃居然靜者風此物吾故常
禪榻在高樓寂坐聞妙香不覺冬陽溫但見白日長
賤子役淮海馳逐閱星霜寄謝門外客複壁有羲皇
甘作十日眠積勞差可償

又

胸山集卷第一

朝廷登俊髦慎重爲國寶亦有鷹揚士先後據懷抱
營私小人智昧賄恣顛倒斧鑕不遑避名譽焉得保
因之峻嫌疑防閑踰飛鳥未聞囚禮待拘繫及同考
倉卒捨扁舟扁鑰何草草衾裯未暇理囊囊淨如掃
嗟哉儒林客瑾瑜韞美好卑賤適自取苟且烏足道
所以明哲人幽獨常皎皎南州我同心孤清國中老
持此重告語相見慰枯槁

又

金陵佳麗地六代餘綺羅勝國盛開創規制亦嵯峨
蕭蕭孝陵樹望帝時來過脂粉竟黃土絲邈空山河

我來數行役良會常輒軻吾宗有二子性癖耽歲阿
計日窮名勝高懷一何多賦詩凌鮑謝苦學追陰何
鍾山發長嘯秦淮聞權歌爲我問長江慷慨弔坡陀
陵谷浩不變日月無停校重以金焦期還弄揚子波
歸艇載煙雪黯淡橫漁簑

永晝

禪關人不到永晝靜無營偶結跏趺坐時爲不
行侵樓霜日少篆榻午香清擊柝重門穩深嚴使者情

不寐

夜長渾不寐晝睡已駢然萬籟那消却千思自暗牽
樓高霜正徹窗冷月孤懸家國無窮事崎嶇到枕邊

烹泉

烹泉非解渴活火亦驅寒果得清香否如將念慮寬
青瑤生蠚眼綠雪擬龍團寂莫松寮晚煙嵐濕未乾

深巷

裊裊深深巷迢迢隔戶庭樓高聞過鴈天窄看疎星
華髮江湖短歸舟歲月經不眠聽刻漏身世總浮萍

遣興四章

丈室蒲團坐臥中紅塵香隔梵王宮樓頭漸上三竿
日江外時聞萬里風服食幾人生羽翰乾坤何地少
樊籠蹉跎家國平生事試聽冥飛有遠鴻

又

壯心時一拂吳鉤落霜前兩鬢秋笳鼓中丞嚴校
射韜韜年少說封侯饑鷹尚欲凌颺起老驥焉能識
道周通夜斗間還望氣豐城埋劍已難求

又

招提自昔說承恩六代遺踪強半存鐵鎖長江銷法
雨金陵王氣剩空門霜乾落木鐘初定風起啼烏日
又昏閑道白頭宮監在飯僧往事試堪論

又

襖被蕭然似野僧逃禪蘇晉亦吾曾一江明月懸瓜
步萬壘青山弔秣陵王謝清談真廢務蕭劉霸業尚
爭能空憐運甕消閒晝獨對墨華供佛燈

向夕

佛火依龕冷繩牀向夕懸寒星橫殿吻悲角起江天
鬢髮霜威肅衣裳燭影偏枕書兼坐臥始覺夜如年

危樓

危樓凌碧落夜火照江城風勁星河動霜空鳥雀驚
宦情如捲簾鄉夢有懸旌短榻憐形影關山萬里情

坐僧房且半月賴谷訥菴兩兄在外無一字

相勞苦豈忘我耶抑亦建業山水勾留日

不暇給耶詩以訊之

自鍵禪關已十日跼蹐惟餘方丈室霜濃日色常慘
悽夜永風聲苦寒慄皴瘃全無龜手方奮飛那得凌

雲翼苦搜一字吟不成枯坐三殮飽無益同遊慰藉
賴兩公片羽不來雪窖中問水尋山有底急鐘山之
北秦淮東豈識幽憂比園土遠聞長嘯凌芙蓉嗚呼
鵲鴿急難有若此弟兄秦越將母同

韜谷初卷以詩見訊仍用前韻戲答

夜眠幾盼東窗日朝起仍擁維摩室主人捫腹如顛
狂銀鹿垂頭怨凜慄前飛靈鵲後寒鴉安得隨汝奮
羽翼建康山水錦繡鄉展齒不來想何益忽思幻術
有壺公山河盡縮方寸中日月雙九小天地崐崙踵
蹴扶桑東螳行蜂逐者二子汗流湍急青芙蓉嗚呼
人生曠觀本若此偏側偏側誰能同

胸山集卷第一

冶亭和韜谷韻

吳宮沼後盡蒿萊此地空餘鑄劍臺十萬水犀無用
處怒濤江上使人哀即夫差使歐冶子鑄劍處

又

魚腸飛去水汚萊千載重呼萬歲臺莫向姑蘇更西
望六朝煙月幾回哀冶亭山上今爲前明萬歲殿基

謁明陵和韜谷韻

山河獨剩塚壘華表西風石馬悲安奉殿中遺像
在白頭宮監淚雙垂

又

殘城舊國影疊疊城上哀笳故老悲不信承平三百

戴亂山猶見五雲垂

又

創業唐貞觀除殘漢沛公雍容朝萬國鞭撻走羣雄
涕泗遺民在悲歌隔世同淹留還百拜碑碣想神功

又和姜學在壁間韻

牧馬寒鴉落照昏守陵人盡更無村紫金山畔從龍
客朝燭猶疑拜墓門

又

畫戟銅瓶白晝昏牛羊樵牧出荒村秣陵煙樹年年
在玉殿苔深獨掩門

雨花臺和韜谷韻

胸山集卷第一

五

雨花臺前徑路斜雨花臺下萬人家獨有飄風送紅
葉空中髣髴落天花

卞忠貞墓

侍中表忠貞白日照幽獨尚有古墓存蕭蕭映寒竹

又

當時清談流大節誰能數磊落成三仁高風遂千古
寂莫冶城山蕭條六朝樹何似卞將軍廟貌獨如故

長千里

不見長千人但見長千里髣髴聞笙歌香塵吹不起
秦淮古意

君家桃葉渡妾住橫塘口借問春風來桃花盡開否

高沙月夜和初菴韻

好月寒逾潔蒼煙亂欲迷沙明連曲岸霜重失前溪
村火嗶還歇林鳥落又啼扁舟無近遠擁被聽天雞

遙和宋大中丞冬日小滄浪同朱竹垞送張

超然馮文子汪武曹右衡韓祖語張日容

顧俠君馮孟容吳衛猗蔣揚孫慕蒼王公

車北上兒至筠同行用方子寄吳礪韻

鳳穴雛聯奮桃蹊樹早成俱承金馬詔不負硯田耕
別浦催飄影寶筵受珮聲驕皇路騁鵬鸞赤霄行
霽月當庭白春風繞帳生中丞偏好客舊史向知名

駒山集卷第一

六

梅堯詩連發滄浪酒共清遙令淮海吏艷使寸心驚
門鵲傳春書宮花出禁城五雲齊唱曉歡喜洽羣情

述懷奉呈宋大中丞仍用前韻

洪鈞司造化庶物仰陶成培塿虛慙學荒莊早廢耕
廿年瞻斗象千里樹風聲豈意防河役方爲立雪行
簾書漢長吏問業魯諸生顧盼憐前轍周防護小名
講堂雲爰繞兩丈玉壺清諗母歸逾切移官寵更驚
郊疆原海微絃誦滿山城淮擬追遊杖春風沂水情

再至彭城

磊落英雄地紛紜戰伐間亂塋多白骨故壘但青山
風勢高難下河流去不還征蓬愁落日霜色慘離顏

小泊

客程兼曉夜宦況任西東野戍無寒火歸舟有逆風
簡書飛羽急國憲履冰同小泊羈形影疎燈儼在公

又

瀟漫圮橋路蒼茫下相城往來乘急傳去住數嚴程
朝日濛寒霧長河落暗聲關山逢歲暮于役故鄉情

河北鎮阻風

凍雲陣起波怒號捲蓬如雪風如刀黃河之凌尋丈
高迴風蔽日掀銀濤么魔舴艋不敢操平灘結纜維
繫牢顛翻歟蕩同毫毛夜長被冷加緼袍強起索錢
沽濁醪臨風一飲誇雄豪忽憶白骨臥蓬蒿往者何

駒山集卷第一

七

疾來滔滔有酒不醉空塵勞故園梅屋湘江阜天寒
耳熱歌離騷山靈獻笑胡遁避天涯九折慎勿遭白
晝魍魎兼猿猱

卽事三首

雪風刮地膚欲裂霜日經天衣未溫那得飜飛借羽
翻久遲哺食求饗殮黃河水凌駕巨浪白屋井竈寒
空村杖劍十年不歸去楫櫓生煙人候門

又

三日疾風動地至中宵駭作春雷鳴頑簷破壁夜屢
壓短榻孤燈寒自生一水遙懸楚州市凍雲遠結胸
山城詰朝白雪深一丈我馬蹴踏休橫行

又

自笑風霜老此身偏從雨雪間
迷津茫茫玉海投何處
黃髮家鄉遠趁人樹杪井煙寒不起
河干村落望難真
關山膜色帶行客歲暮離愁何太頻

安東道中同羅兼三初菴賦六絕句時初度

前一日

百折河淮水盡頭
冥鴻飛沒莽悠悠
東來馬首知何處
一點青山是海州

又

初日如盤海射波
晚霜似雪鬢先皤
關山歲事長如此
十里堅冰入渡河

胸山集卷第二

八

又

虛覺光陰一百年
蹉跎四十轉蕭然
慈親稚子年年隔
不是愁邊卽客邊

又

雲臺山色海中央
渡海何疑一葦杭
計日看山還擊伴
期君須裏十旬糧

又

村醪滴瀝暫開顏
曙火熹微強耐寒
記得十年遊海岱
蹇驢仍踏雪中看

又

燕墟湖水沐溪東
大小伊山紫翠中
好趁夕陽投梵

寺白雲猶存六朝鐘

遊石棚山尋萬花巖和羅兼三原韻

萬花如錦石爲棚
石上披榛拜曼卿
傲吏獨留高枕在
亂山長抱一溪清
衣吹碧海浮雲色
屐踏空巖落葉聲
好對春風師往昔
鹿麋心地久無營

立春後二日郊行和初菴原韻

春風並馬踏郊原
殘雪初消見草痕
路冷雙溪環石室
林香千嶂鎖雲門
摩崖苔蘚峰峰翠
向日鷄豚處處村
吏隱卽今堪把臂
陌塵何地問南轅

遊白碧山和羅兼三韻

登頓上危巒
層霄眼界寬
斗城高處盡煙島
望中難

胸山集卷第二

九

落幅追陳迹
摩崖拂舊痕
洞天應不遠
此地可招鸞

送廣文張虞俞公車北上

西園公子舊知名
弱冠濡毫賦兩京
偶就一瓊樓海國
仍看匹馬謁承明
條風東起千門柳
春色晴催上苑鶯
閑道賢良方側席
龍頭深慰故人情

圓林寺和兼三韻

谷鳥無聲徑樹荒
諸峰繞佛自蒼蒼
梅檀相好傳西竺
棟柱年深記李唐
路近瑤天畱紺雪
門臨海日照扶桑
重來聽法逢花雨
心地猶能徹骨涼

癸未元旦口占和羅兼三韻

十載萍踪萬里身
天涯容易歲華新
懷鄉共阻萱花

笑視國齊開栢葉春海上陽回知律暖座中詩就愛
醪醇胸山雲氣千峰曉漸看風雷起蟄鱗末句爲兼三也

紫竹菴題壁和兼三韻

青冥鎮日對山容纔覓丹梯已萬重春冷雲巖時見
雪午晴風整自開鐘攢眉客會三生石面壁僧依六
代松更向洞天尋果老人傳笙鶴在前峰張果老洞在山之左

登孔望山和羅兼三韻

千秋聖蹟自稱雄泰岱齊名表海東萬里蛟門方砥
柱十洲屢氣遠浮空乘桴擬作滄溟客紀鳥猶存舊
國風仰止顏垣思俎豆廿年荆棘冷芹宮

遊紫竹菴遂登胸山絕頂觀海和訥菴韻

胸山集卷第一

十

山行不辭勞緩步意有適屢沿幽澗遠漸轉崩崖仄
招提雲雪盛回互太古色金蟾始何名桃花爛石隙
盡日嵐霧中蒼翠已欲滴

又

力疾步層巒蒼旻不盈尺茫茫凌渤解浩浩涵虛白
神山及田島纖悉彈丸黑遙青辨齊魯拱衛如肘腋
由來誇壯觀山海難並覓晝然盪心胸曠若生羽翼
臨深有痛哭扶顛脫危厄壯士愼垂堂塵容戒遊癖
山靈苟齟齬奇賞原秘惜歸途成一笑後會安可極

問津

風光空照髮華新匹馬河淮曉問津四十年來于役

客三千里外未歸人吳霜朔雪仍含凍岸草江梅欲
放春正憶上林花近眼忽思風木淚沾巾時先人忌辰前五日

廟灣海口訪徐平川司馬留宿兼葭亭卽席

賦贈

萬水宗滄海千郊待翠華入春仍雨雪薄暮訪兼葭
半刺輝光重分庭禮數加衙官悲倚馬刻燭咏梅花
元夕前二夜建義村途次看月

萬里淮南月今春始見圓客懷聽漏下歸夢寄天邊
霜重茅簷雪風微樹杪烟素娥知令節整髻入新年

又

野店渾無味中庭故耐寒亦知催客恨仍復舉頭看

胸山集卷第一

七

短髮窺金鏡酣歌洗玉盤四時同此夕長得倚闌干
絕句

官柳亭邊葉嫩黃行人渡口日新長不知何處梅花
發一陣微風一路香

又

朦朧河上閱桑麻鳳谷村前待翠華偶趁餘閒探春
色亂山青處客還家

又

六橋東畔雨峰西浮石城邊舊詩幾度上元花似
雪軟紅香裏醉如泥

又

去住無心但轉蓬宦情歸興水雲中
帽簷到處春無主一任幾番花信風

月夜懷羅介菴家詠時暫寓東海官舍

此夜胸城月遙憐二妙同山光青翠裏海氣有無中
卧閣惟聞鶴精藍早送鐘春懷與詩興莫遣酒尊空

戴月

戴月凌霄曉夜情顛毛歲歲有孤征關山客自輕行
役務露天如困老成人影鏡中看地白馬蹄浪裏踏
沙明不知河鼓將催曙已報荒雞四五聲

彩雲觀和兼三韻

濃雲抱春岑峰勢何回互徐行偕道侶悠然結遐慕

前集卷第一

主

舊隱尋東峰樵人引微路往者驚鶴來巖巖看翔步
金蟾已冥莫彩雲尚吞吐胡爲閑徐舒歛使蛟龍怒
幽泉靜堪挹含桃艷難數再至訪青溪莫訝漁郎誤
連水道中和兼三見懷韻

廿載東西一劍橫壯心潦倒笑鰥生勞人盡日歌于
役國士何年卜彙征江外春寒隨匹馬海濱暮雪照
孤檠共憐此夜微吟裏明月梅花入夢清

胸山集卷第二

湘潭 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四十四首

和張日容孝廉送韜谷之東海見懷原韻因

寄

帶水江淮接扁舟信浪飛遙知臨別浦相送換秋衣
海上魚從躍沙邊雁忍飢亂山青在眼天末趁寒暄

又

懸榻乘溟渤高樓對晤言北山仍獻笑東海近無冤
問訊多弘獎題詩費討論曲江風度好何日奉清尊

奉

命賑饑山左途次費邑作時同遣者十

前集卷第二

一

人

魯國諸儒地頻仍扞抽空哀鴻他日異懸磬往年同
沛澤真無已銜恩慎協恭莫令宵旰內隅泣向東風
時費邑獨未報
災子爲急請

又

悽愴顓臾邑此偏曲阜城魯人皆菜色孔壁少絃聲
發廩無紅腐持籌嘆癸庚不勞親玉趾那得補春畊

又

驚輅聞巡幸呼號擁道多忽驚恩浩蕩不禁涕滂沱
露冕千夫待星輶萬井過停驂遑寢處屢促夜如何

前溪

暖蜂初趁曉鶯啼路草參差麥未齊谷口無人踏春
色獨隨紅杏過前溪

泉林

咫尺尼山仰止心紅牆碧樹繞泉林茫茫逝者流天
地浩浩源頭自古今把釣人誰恢世網濯纓吾欲洗
塵襟春鴻霈澤瞻宸翰父老仍思玉輦臨

曲阜道中和初菴韵

哀壑生早寒春前怒相向村落半蕭條人烟填巨浪
蒼蒼孔林柏鬱鬱徒聘望靡鹽勞寸心踟躕麥原上

謁關里用初菴韵

葱鬱春城北崔巍關里堂絃歌餘俎豆手澤想衣裳

胸山集卷第二

二

日月中天麗師儒萬古香拜瞻松檜茂仰止一傍徨

謁孔林用初菴韵

古柏何嵯峨森嚴北門路泰山蟠地脉拱衛文宣墓
巍巍帝王師崇封豈足慕悠然想結廬清洙滄塵慮

題李寧陽蓮池用吳匪菴先生韵

亭亭出水自難淤鑿沼疑同茂叔居白玉想堆清暑
後青錢纔貼暮春初臨池醉墨千行字挂笏餘閒半
部書聞道河陽花正滿夜來明月四牕虛

賦得御柳遙隨仙仗發應制

天街新柳綠成叢並植陽和浩蕩中曙色幾枝蒙湛
露晴光逐處引條風濃陰謁謁承金輅弱質絲絲近

玉輿獨有啼鶯能百轉鳳凰池上紫烟籠

又

壽域弘開萬象春天街柳色着行新當年衣染金門
客猶得隨風惹玉塵

恭紀詩進呈一章

軫念淮揚特視河更聞齊魯沛恩波普天父老聲雷
動但祝無疆聖壽多

萬壽紀恩詩二章

仁壽同登四海春太平共覲六飛巡萬年玉燭歌天
子五襲霞觴祝聖人冠珮風和隨豹尾桑麻日暖照
龍鱗安瀾更送河清喜江北江南雨露新

胸山集卷第一

三

又

省耕問俗聖躬勞海岱新恩沛雨膏四極豐年呈瑞
麥千郊春色供仙桃岡陵早卜無疆壽雲日欣逢不
世遭湘澤小臣重扈蹕得從天上聽簫璫

濟寧州恭送回鑾紀事二首

杜陵池畔擁千官太白樓前萬姓歡華祝嵩呼齊拜
舞五雲多處看鳴鑾

又

風和日暖萬方春鳳舸高臨氣象新豈意尚方親給
扎賡歌前是飯牛人

過吳公延別業

寂寞寧陽九十春
澹烟晴日正芳辰
病餘偶鼓探山興
客裏聊爲看竹人
曲院閒花開錦繡
孤村別館絕風塵
披帷便識徵君面
柳市多年說隱淪

吳氏園牡丹大放用壁間韻二首

延陵高士菟裘中
種藝平分造化功
千辦艷披瓊苑紫
重臺初報洛陽紅
暫銷塵袂耽遲日
欲借紗籠護晚風
富貴文章真燦爛
自憐身到五雲叢

又

繁華竟日倚欄中
詞客羞誇拔藻功
自是花王臣百卉
不勞天女獻千紅
霓裳似舞開元曲
環珮如聞閭闔風
賜錦文昌誰第一
殿前已冠綠衣叢

胸山集卷第二

四

太白樓和韻

驚座文章絕代名
樓頭傾倒故人情
行收東嶽千峰翠
坐比澄湖一鑑清
綵筆橫飛杯正滿
金龜解罷句還成
不緣賓主皆仙侶
那得飄風足下生

南池次韻

任城南畔水潏洄
千載荒池尚有臺
許簪能畱佳客住
杜陵曾進小船來
綠楊裊裊凌波舞
紫燕雙雙掠雨迴
聞道青蓮伴狂客
月明騎鶴共啣杯

任城返棹同韜谷兄分韻得尤字

南池雨後放扁舟
咫尺烟波對石尤
鉅野湖光紅外見
兩城山色鏡中收
高堂路隔三刀夢
臥閣心懸二

麥秋賴有風光供
極目不妨清夏暫淹留

風花臺各

和韜兄肴字韻

一水通淮甸輕舟出魯郊
柳絲飛盡絮麥浪已成苞
盪槳驚魚筍開檣逼鳥巢
江南風物近櫻筍薦新肴

癸未春恭遇

南巡視河隨奉

命賑饑山左

名試

御舟旋擢守金陵紀 恩述懷八十韻

天地平成日春秋補助年
百靈爭効順萬國仰乘乾
導海懷襄失疏河輓運全
龍旂清御道鳳舸泛平川

胸山集卷第二

五

減從車徒肅巡方
詔令宜金隄資廟畧
玉冊集瑤編
指授淮黃合親臨
春鍾先重臣
休捧土澤國有鳴絃
白散鯨波雨青浮
麥浪烟九重方色喜
六御又星傳
暫憇淮陰市仍停枚
里船轉漕榮節鉞駐蹕靜戎旃
鷄列慙何補葵衷舊已堅
呼嵩隨舞蹈執戟每盤旋
宜室蒙前席中臺慎秉銓
謬携簪帽筆同贈繞朝鞭
海岱霖猶降鄒滕馨屢懸
遂將雲表露遍灑泰山巔
鵲面皆騰飽龜田盡賜蠲
家分天庾粟人給水衡錢
捧詔王官繞板轅井邑闐
雷聲千里動雨流萬家連
玉節欽銜命金雞彈仔肩
勾陳將近魯帝座漸臨燕
古驛寧山路官渠汶水邊
扶鳩看絡繹騎竹笑賓緣

宛轉霓旌出參差羽騎聯須臾驚捧日咫尺獨朝天
名對聲頻急追趨步欲顛青蒲剛俯伏綵鷁已踰躔
屏息窺丹篆倉皇接玉筵尚方頒象管宮使拂銀箋
擬獻清河頌恭題御柳篇風和雲燦爛天霽日澄鮮
溫語存家世虛懷及輶轡青宮端侍立紫禁得纏綿
奎壁光台柄蛟龍起硯田不知文俗吏偶躋大羅僊
下乘知庸劣枯桐合棄捐虺隤吳越路潦倒市朝前
華髮催胡爾青雲意黯然飯牛慙並戚相馬幾逢黔
席帽依香案牙籤映炬蓮濡毫風自送挾藻纒徐牽
豈直臺三歷何殊歲九遷湛恩波浩浩泣淚灑灑
鉅澤初迴棹南池喜扣舷宸章飛炳煥瘡瘡絢精妍

胸山集卷第二

六

紫韋擎偏重黃封拜敢攀乍開雲漢傳觀定鳳鸞
官舍卿雲護衡茅景曜躋金陵三輔重郡守一城專
鵬報身如夢蚊憂意愈前行藏須藥石宿昔負冰淵
六代脂膏舊三山歌舞憐銅駝迷舊國玉盃出新阡
狗盜潛郊郭狼貪雜市廛輿儻紛綺靡士女尚遊岐
卜抽終年竭瘡痍近日痊幾家無犬吠盡室事蠶眠
帝眷東南顧恩深造化權宵衣情倍切黔首眼頻穿
問夜思前轍焚香捫風愆驅馳仍驚鈍報稱想埃涓
製錦曾縻廩防河偶備員五殘胸嶺月兩聽鉢池蟬
柳栗嚴陵石芒屨陸羽泉松楸天一角湖岳路三千
鯉舍春雲冷萱庭暮景延扶輿輕險阻懷橘愛勾園

民餘饒級菜官閒卧馬羈瓜期萍泛泛棘路草芊芊
幻夢悲蝴蝶歸心付杜鵑潮來風窸窣雨過翠嬈娟
騰達輪劉尹勳名遜謝掾有時偕燕雀無意學鷹鷂
努力酬知己輝光照昔賢因人差碌碌束帛畏芟芟
浪靜知魚樂沙明看鷺拳扁舟任漂泊秋水正淪漣

五日遣懷和韞谷原韻

永畫幽禽看往還海濱贏得一枝閒波平漸覺孤帆
穩路險翻憐去日艱把酒丹砂垂綠艾開簾白雨對
青山江關近報扶輿喜咫尺清淮隔舞斑

詔菴自雲臺歸有詩次韻

海外孤峰勢最奇况兼烟浪轉離塵客幾拭登山
屐幽夢常懸浴日時夜月龍歸僧入定桃花犬吠客
來遲瓜期便擬凌雲去一鶴隨予任所之

和程肇岷望海亭晚眺之作

山海登臨處斜陽澹晚天彈丸窺島細帽絮看雲縹
日入牛羊返城荒草樹連麥秋欣委積歌笑在平川

又

孤亭忘暑氣一雨即秋天嶺豹留雲護江霓帶景纏
秦門風震蕩漢碣草綿芊待展中宵月清輝映萬川

又

荒疆客傲吏虛閣殿涼天劇飲飛金錯清歌勝錦纏
潮回波浩浩春盡草芊芊喜得鯨鯢淨安瀾奏百川

又

淹留瓜代日去住麥黃天始信揚州路何須十萬縑
江南雲漠漠淮北草芊芊家國平生事驚心濟巨川

留別望海亭和程肇岷原韻

浪迹驚心別此亭共君搔首醉還醒花如送客千行
紫山自依人萬壑青未有松筠垂海蔭偶携琴鶴破
烟曠一年兩別桐鄉路父老何堪涕泗零

留別盛麗昭守戎次來韻

長亭客緒擁蘭膏折柳新題尺素勞霧裏瘴生胸嶺
白潮來秋近海門高經時霖雨催晨發待澤哀鴻尚
夜號別後關情班定遠一尊何地更旌旄

胸山集卷第二

八

又

浩渺江波晚唱驪共君騎馬到堦墀戈橫舊歷三千
士紙貴真賢十萬師一載蛟門依鎮靜他時麟閣好
追隨鬱洲山畔秋來月珍重新篇慰故知

弔糜將軍墓次韞谷韻

石棚山下遍蒿萊外戚瑩前酒一杯莫望成都更惆
悵永安宮殿久塵埃

又

雍容羣識上賓賢慘澹乘時益罕焉奴客二千仍助
圖姓名應並卧龍傳

又

玉魚葬地冷荒煙誰拜龍驤歲已千拂拭殘碑還墮

淚路人重指益州賢

蘇軾遺盜什垂四十年子為重立

留別丘仰山叅戎答來韻

渭城一曲客愁新重鎮同心仗虎臣宦蹟花前慙撫
字君恩聞外失沈淪採山漸喜奚囊富載鶴空餘畫
舫貧話別將軍雲鳥陣還勞小隊駐江濱

留別張廣俞廣文用前韻

盛代菁莪久更新風流端的重儒臣廣文地自分清
切司業家如奇隱淪絳帳談經常督課元亭載酒不
辭貧最憐後夜胸陽路明月何人對海濱

次韻答宋生見貽三絕句

胸山集卷第二

九

宦情無計討尊羹祖帳遙聞玉笛聲試向鐘山望胸
海兩鄉秋月一般明

又

海鷗近日渾忘世薑桂從來豈合時珍重汪倫別來
意桃花潭水一篇詩

又

滿目瘡痍唱奈何離筵孺婦淚痕多誰將鄭俠圖中
畫灑作金華掌上波

真州道中

六月真州路荷香撲面風菰蒲侵岸綠茵茵隔堤紅
避暑思冰枕投閒想碧甯甫出家疎柳外依約小橋通

胸山集卷第二終

胸山集卷第二

十

淮海集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五十八首

庚辰長至將赴淮陰移寓葉氏園亭仍用己卯年限韵感吟四首

五年長至定陽西暫借名園竹一溪苦憶晨昏違故里依然兒女聚深閨樊籠謝却風波減座牘閒餘笑語齊擬趁晴郊呼酒伴早梅香裏散霜蹄

又

官貧歲月盡呼庚潦倒瓜期百慮生痛定尙餘愁恍惚身輕那憶怒崢嶸庾公幕下風塵色醉尉門邊呵

噉聲早晚釣竿隨雪艇淮陰祠畔酒同傾

又

不才自分宦情微驚捧河防檄屢飛葵菴早知傾帝闕草茅何意霽天威上公吐握逢連茹楚客悲歌正短衣莫羨彈冠虛左席青雲壯志近來非

又

千門鵷鷺擬朝元百越嗶風歲鼓喧贊拜聊分卿月照陸沈空繫客星存沽殘濁酒消長夜借得隣花占小園今夕明年還剪紙此邦應有未招魂

次韵和周雨文見貽時携家寓周子園亭

十年丘壑夢難刪勝地招邀一叩關獨向塵中開白

社盡從屋裏得青山高生鞍馬今猶壯何氏園林好
暫攀寂寞浮家愧漁父蕭湘遙隔綠衣斑

蔡士高至自震澤投詩見貽和原韵

離懷傾盡旅愁刪刻曲扁舟獨開關別後封書遲百
越重來寒雨踏千山龐公舊隱人爭羨角里高踪客
未攀老大勞薪河朔路吳霜輕點鬢毛斑

題周雨文文園八景

螺泉

石殼漩成螺甘香一勺水似用鸚鵡盃供此醍醐美
幽人坐臥間十日爲佳耳

尋詩徑

淮海集卷第一

一徑轉幽閑歲久青苔長中有杖藜人尋詩成獨還
復作金石聲鏗然衆山響

春草池

百泉滙嶺翠一水何浮泓夜來春雨過不知春草生
朗然明鏡中澄懷宜濯纓

垂釣磯

我愛巖子陵羊裘坐垂釣所志寧在魚茲焉託長嘯
閉戶已深山千秋擬同調

筆架峯

矗立見三峯峯峯自翠律若斷復相連空霧狀難匹
天然琢珊瑚架此徐陵筆

石鸚鵡

羽翼乍踰颺言觀石鸚鵡此間南渡餘歌臺遍林莽
慎莫歸隴山猶聞上皇語相傳此地係故韓僊自園林

石蕊

蓮生本無根一蕊隨風墮天女散羣花出現青蓮朵
持此奉空王何日花開麼主人奉佛其謹

石蟾蜍

來此自月窟三足何趑趄昨夜空林中瀨氣相吹噓
似從廣寒遊迢迢凌碧虛

雪中過雲居寺訪心學上人用洪昉思壁間韵

淮海集卷第一

天風吹客更登樓鶴氅禁寒又兩秋積雪漸封三徑
曲撥雲還過萬峯頭煨殘黃獨情猶昔講罷青松夢
尙留我亦忘機尋物外空山麋鹿許同遊

又

山色湖光聚一樓南朝佛寺幾春秋曾經扈蹕花迎
路再到支筇雪滿頭百咏梅香遺句在千行蘚字斷
碑留輕憐被襖如紅葉何日雲林卜後遊寺有元暉師中卷梅花百咏詩

并題松

庚辰除夕用杜少陵今夕行韵二章

今夕何夕歲云徂紫陽山下青燈孤爲問牀頭有酒
無朝衫脫換聊歡娛五年宦橐鬼所笑我亦對汝同

胡盧男兒齷齪胡爲爾投筆豈曰非壯圖君不見燕
領封侯亦素願胸有甲兵號十萬

又

今夕何夕歲云徂天涯親串咸羈孤北堂音信半載
無賴有弱弟供歡娛憶昔屏居學射獵南山狡兔驅
韓盧歲暮逢根苦蕩沒五湖歸去真良圖君不見向
禽婚嫁平生願富貴寧堪比萬萬

辛巳元旦武林紀事用唐人早朝大明宮呈

兩省僚友韵四章

芳塵宛轉六街長萬雉臨安氣鬱蒼待漏儼然瞻鳳
闕朝天密邇覲龍章高呼兩序冠裳肅海晏千門雨

淮海集卷第一

四

露香木史從知恩浩蕩獨隨察宋賀春王

右賢
至韻

又

芙蓉闕下報蓮籌聖主還聞却雉裘紫甸階平方輶
瑞青陽日暖正垂旒中丞杖鉞千郊奠傲吏飄蓬四
海浮十載上林曾獻賦春來殘夢繞螭頭

右王
維韵

又

鷄人唱罷曉鐘寒銀燭光中夜色闌墨綬新從蒼水
使青袍羣識馬曹官追隨玉帳香風動踟躕沙堤積
雪乾擬賦卿雲歌復旦明良千載遇真難

右中
參韵

又

異地風光傳翠栢故鄉春色上含桃庭闈向日萱花

茂雲水連天鴈影高恰有雙魚呷索米聊憑一斗試
揮毫兒童拜舞還喧笑誰道超宗卽鳳毛

右杜
甫韵

早春周雨文招同王聖集趙瑾叔周慎旂郊

亭看梅和聖集韵

江左推名士天涯屬舊知偶來尋勝地痛飲是吾師
東閣還乘興元亭好問奇莫愁歸路晚香雪正催詩

又

出郭轉幽勝花開人到稀入林期不爽選石坐忘歸
冷蘂經春豔寒香過雨肥逋仙偏好客觴政肯停飛

留別郭繹茲同年用其元日酬喬沂公韵

五年東浙共鳴琴孤調於君獨賞音溝水乍分梁月

淮海集卷第一

五

夢塗泥不改歲寒心一冬瓜代猶停轍兩度鳬趨快
盡簪珍重加餐故人語早梅開後渡南潞

吳門訪家賴谷別業留飲竟日同王大一於

在文顧爾成程肇岷諸子賦

春郭梅花裏人家綠水邊渡橋方覓路撥竹好停船
坐有琴書古名因孝友傳吾宗真大雅爽葉更聯翩

又

篋拭衡星劍家僮負郭田佳辰方爛熳勝友共留連
坐久鐙花燼歸扶蠟屐偏夜深看列炬還問孝廉船

邵尉

傳聞邵尉梅花鴨香雪覆寒水夜深那得青溪載霜

鶴獨移白舫坐瑤岑簡書千里追趨日子含三年悵
望心夜隔雲山憶茲墓麟聲春下水泠泠

舟泊虎丘適於在文顧爾成姜元士家韜谷
士修撰九柴洲各攜尊至飲於劍池

滄浪遲問渡虎阜且移舟宛轉尋芳甸蒼茫憶舊遊
石如逢故友人似到丹丘紺寺通林霽朱橋狎浪鷗
萬松傳梵放三垓湧雲浮路細梅風逗晴薰谷鳥幽
泊船同李郭有客是羊求復挈香醪至俱宜別徑投
貧緣鶴澗畔醅酌劍池頭少長欣咸集漁獲得自由
峭巖臨窄窄寒日射修修遂恐蛟龍吼如聞固象愁
荒唐歎秦刼惠弔看吳鉤猶賸生公坐居然講席留
淮海集卷第一
嬉遊沿俗舊歌管及春稠拾翠闌山館提紅出寺樓
更憐歸棹晚榜火發清謳

贈翁睹公

洪澤湖邊路春風邂逅時塵中聊識面馬首得論詩
淮海空豪氣台州老畫師乾坤容我輩枳棘莫嫌卑

偶題

經旬馬背水雲間掃榻猶賒兩日間花下逢僧烹綠
雪牀頭披卷對青山啼鶯戀日春將老落絮隨風客
未還惆悵北堂煙樹渺隔年音信阻江關

又

清時倚重濟川功指顧平成屬鉅公捧土我惟慚薄

劣執輶人盡快遭逢千郊麥浪思霖雨三月桃花有
信風漢世長虹猶底績前徽莫擬是元龍高舉自

仍用前韵答雲間朱岐輝

日長燕雀語簷間塵鞅聊容午夢閒禪榻恍分三竺
路詩篇如對九峯山林宗店舍仍除掃桑芋茶籠費
往還暗綠飄紅春不任天涯情事最相關

又

彈冠羣慶補天功委巷蹢躅有寓公夢裏松楸憐久
別陌頭車笠任相逢千波碎湧平湖月萬弩齊驚半
夜風聞道英靈崇廟祀鉢間曾已制獬龍壯穆祠古

高堰書懷仍用前韵

淮海集卷第一

七

九十春光恍惚間奚囊瘦盡酒尊閒愁邊越鄙千灘
雨夢裏江南萬疊山寒食風高花半落故園松老鶴
空還劍裝匹馬河淮道猶趨鳴鷄夜度關

又

追隨疏淪視神功茅店呼漿也自公湖浪從教衣袂
濕楊花初見馬頭逢生憎鶴埭頻占雨未必豚魚早
識風盡日焦勞併奮錫許身安敢附雲龍

宿遷道中和家韜谷春暮感懷原韵

無計傷春轉自傷蓬蒿何地著深藏垂鞭被襪塵如
許短袴河淮路儘長墦郭野風催落絮水村晴日照
柔桑依微梵寺鐘魚夢靜覺浮生去住忙

又

瘡痍澤國舊堪傷
昏墊何期問蓋藏
平土似聞千里活
安瀾今見兩河長
誰云精衛虛填海
人道滄波漸變桑
聖代蒼生勞碩畫
村村農鼓及時忙

又

鄉心無賴共春傷
紅素霏微取次藏
蒲劍剗波青港暗
秋針刺水綠畦長
買山夢隔三江路
負郭家餘十畝桑
客裏風光供觸目
引雛燕子對人忙

又

老大襟懷敢自傷
蟻泥仍伏豹雲藏
傳薪已悔青陽晚
負米空憐去日長
漂泊一官廩廩餒
羈留微祿廢

耕桑歸轡暮色還
堆案屢共棲鴉返
含忙

桃宿黃河舟中偶題

舊識洪河險
今看細浪恬
蛟螭藏枉渚
鰕菜活窮簷
葦折官綿積
命淤則壤添
十年昏墊苦
雨露得新筵

又

洶湧桃花水
西來濁浪渾
安流今地底
絕岸減波痕
聞說朝河伯
無勞溯火敦
片帆曾問渡
高枕慰驚魂

又

辛苦防河使
焦勞治水功
羽書嚴穴蟻
版築固長虹
擊楫才何補
乘槎路可通
郵籤迷近遠
明月照歸蓬

送郭恬菴世兄還閩

又

頓毛盡日軟塵封
倚玉春來紫陌逢
騷騷早知天路濶
鷗鷺原覺宦情慵
層巖綠雪供攜賞
簾得過從計日征
帆榮別恨八閩雲
樹渺千重

五載軍諮絳帳溫
夢魂日夕戀程門
難封李廣全因數
得薦陳平肯負恩
甌越一官銷歲月
江淮匹馬度朝昏
趨庭儻說荒莊在
記憶懸袍與細論

愚鶴行

予行歸仁湖上見小舟有載鸛者疑鸛所攜不則老鸛聞
物耳聞之各曰是捕魚或曰作媒鸛者皆打生焉須臾舟十
餘里鸛之乎因鸛夫鸛之為物于羽族中格最貴世所
仙禽今因鸛至此母亦鸛所自致物惟無求于世後世亦不
得而難之今鸛之來為食來耳夫不愚則不食不食則不為人所困而鸛或作愚鸛行

淮海集卷第五

九

歸仁湖波春漠漠
湖上漁舸載雙鶴
其一引吭一低垂
丹頂霜毛半蕭索
拊揮左右皆如人
白雪滄波色參錯
我行怪問前致辭
云工捕魚向遠壑
或作禽媒號打生
誘類呼羣阱中落
鷗鷺鴈隼兩兼之
搏擊洪濤此其樂
我聞斯言重太息
海上胎仙豈妄託
疇昔飛鳴聞九天
羽衣無塵憩寂寞
偶為魚蝦食下食
虛羅一蹶遭羈縛
食人之食甘事人
暴屬食殘潛退却
徒為鷹犬發殺機
魚鳥何辜恣荼虐
嗟鶴乎鶴乎汝獨
不記赤壁之山縞
衣玄裳光的爍
又不記孤山之夜
明月梅花姿綽約
衛國乘軒終貶削
中林病鵲鮮良藥
白衣蒼狗變須臾
世間萬事如轉輾
何似鴻飛

冥冥結儔侶萬里煙波縱寥廓

執熱

執熱方嗟行路難連旬暑雨遍河干驚駭自竭風塵
力燕雀空懷屢屋安草草勞人羞拭劍星星華髮懶
彈冠倚閭消息經年斷恐向南雲注目看

又

薦嶺深慙國士知許身還爲老親遲蹉跎異衆臣非
壯局促封侯數本奇野渡河聲風獵獵孤舟月色夜
離離歸帆在擬黃花候欲乞湘煙理釣絲

下邳

吾慕張子房寂寞遊下邳椎秦既未成混迹偕蒸黎

淮海集卷第一

十

老父顧之笑拾履安足辭平明相許約孺子來何遲
長跪受素書遂爲王者師王生命結襪先後同襟期
乃知大建立慨忍爲先資功成託赤松用舍何其宜
茲來涉洪河望古增歔歔城郭久爲魚舊橋豈稱地
仰止數峯青浩歌行委蛇

彭城弔古

稠疊峯巒霸氣哀項王遺蹟有高臺拔山力盡英雄
困衣錦人旋事業灰亞父歟名今草莽虞姬歌舞舊
莓苔千秋欲洗興亡恨蕩蕩黃流繞塞來

又

梁宋于戈四面環飄零義帝死荆蠻關中已定諸侯

約垓下何須子弟還劍舞雄風猶蓋世楚歌明月尚
盈山淒涼兒女休揮淚芒碭雲光亦改顏

彭祖井

舊聞彭祖宅留井市垣中飲此多長壽居人半老翁
仕商存逸史好古仰高風楚漢爭雄地驅馳媿赤松

黃樓

百戰城闌劫火餘黃樓遺構尙歸如蘋蘩世奉安瀾
澤水土人傳厭勝書彭祖宅邊雲霞變子房山下鶴
躊躇塵中拾級頻揮汗好借天風盪玉虛

海口夜泊

泥汭黃淮赴海同雲梯關下舊朝宗更張幾沸盈廷

淮海集卷第一

十二

議疏鑿仍看故道通動地潮聲分旦暮界天沙路辨
青紅扁舟萬頃真蠡測重視安瀾慶禹功

又

澶淵決後遂南遷路並長淮勢拍天登版蕩揮蛟室
淚司農日置水衡錢誰令稔穰飛千艘已見鯨鯢淨
百川宵旰少紓東顧慮十年昏墊賴安全

又

鉅公開閣拔奇尤多士彈冠愼急流四載需塗方底
績百年清晏異乖床登壇莫惜侏儒飽入座何煩短
簿謀慙媿豎儒無寸補布帆雙鬢尙淹留

又

踪跡塞魚心病渴何堪遠道侵准擬舟居無伏
幸逢海氣似秋深空明月天難夜蕩濤風濤龍
欲吟臥穩滄波不知處乘槎那復問浮沈

停船

路過雲梯水接天荻蘆深處好停船河聲海氣三更
月並送清涼到枕邊

淮海集卷第一終

淮海集卷第一

三

淮海集卷第二

湘潭 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二首

煙村

立馬投何處煙村帶夕陽築塲陵梗稻開徑下牛羊
露壁衣衾濕風牀枕簟涼似聞籬落語鬚夢柴桑

和徐平川洪澤湖玩月原韵五首

浩淼長淮積水迎歸心徙倚暮帆前平看露白三更
夜已逼葭蒼八月天故國荒蕪庾信宅秋風留滯季
鷹船金波玉鑑真廖廓一任萍蓬興杳然

又

淮海集卷第二

際夜潛教暑退藏炎威掃盡見蟾光誰堆天畔千絲
碧消得湖邊萬頃涼烏鵲隨人栖不定白鷗與我夢
相忘十年淮學鵬夷子淮海煙波去路長

又

蹉跎江左媿夷吾對此茫然敢自娛秋水方興迷枉
渚百川灌盡見平湖未成擊楫虛填鵲耐可乘桴便
憶鱸聞道嚴陵高萬仞釣竿原合與天徒

又

白帝無心戰祝融寧收昨夜報金風全消頰洞銀濤
淨一洗氛埃玉宇空寶牘呈河羣獻瑞襍襲修月汝
何功少微星象應藏密誰卜幽人隱見同

又

上下雲龍會合奇相羊天地有誰知菊松荒徑慙彭澤絲管中流羨漢陂夜久光寒銀漢沒坐看輪側玉繩移重淵莫灑鮫人淚環海今聞沛澤施時奉有舊版所酒之旨

次韻答徐平川見貽

崎嶇河上笑遨遊客鬢經年又及秋五嶺夢遙千嶂碧三湘水隔半篙柔鳴琴舊惜知音感撫髀誰憐壯士羞與報南州高士榻吾家淮海正登樓

舟中卽事和容文韵

行藏無賴只輕鷗短髮煙波入素秋海岱舟航通上國青徐山色抱寒流吟成梁父堪憑弔歌罷滄浪白

唱酬霜露天涯婉知已陳蕃榻上有南州

泊舟琅林次容文韵

曉霜初試柳煙殘凍入青關秋漸闌風定蘆花依岸白沙明漁火隔江寒買山久惜投林晚破浪從知行路難繫纜江村還覓醉蓬窻北斗夜闌干

咏秋柳次韵

一片輕陰葉半殘萬條絳浪綠初闌早秋早覺風霜感贈別如悲道路難漢苑棲鴉明月冷隋堤繫馬夕陽寒可憐故國河山淚夜雀無枝怨紆干

又

露勻眉翠蕭將殘風定腰肢舞未闌燕剪春遲歸路

遠鶯梭日晚戀枝難隨帆片片天邊落送客絲絲雨外寒南北羈留往來道斷魂煙月滿長干

舟雨次韵

日落寒江岸舟停細雨時枯楊垂古驛荒草瘞殘碑獨夜秋燈共浮槎襖被隨甘陵十年夢飄泊記前期

雨晴次韵

微雨曉方歇北風吹始開寒雲沿岸散朝旭入船來水碧澄新練沙明豁點埃短簑漁父侶獻鱖好徘徊

東光道中遇雪

路出滄瀛逼海天苦寒官渡夜如年鷄聲乍歇風鳴岸曙色初分雪滿船鵝鵲曉光雙闕迴梅花鄉夢萬

山連誰嗟季子貂裘敝掛席重來向日邊

又

朔氣同雲勢更狂江程幾舍隔東光墟煙犖确村三戶榜人迷離水一方舟共輕冰寒欲結人如餓雀凍何妨撒鹽咏罷還欹枕剩有青蚨綠蟻香

夜雪次容文韵

蓬窗浙瀝灑寒更夢覺初驚曙色橫料得千江同皎潔遙應一艇破空明居人鵝服休山市驛吏牛糞報水程萬里瀟湘數行鴈朔風何日並南征

永夕用前韵

永夕無眠數斷更江空煙冷一舟橫峭寒漸覺邊霜

墮清影孤懸海月明在荷關河銷客髮淹留風雪阻
歸程北堂晨夕三千里早夜門閤念遠征

賦得夜半鐘聲到客船

何處江邊寺孤舟聞夜鐘羈人皆萬里歸夢隔千峯
渡濕水無際鳴寒霜正濃旅魂渾不寐高枕聽從容

又

萬嶺此俱寂數聲何太清緩知衝積凍高欲報新晴
寶地煙霞窟深山蘿薜情拂衣慙老大遙夜使心驚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次韵

萬樹酡顏盡渥丹遮留秋色耐摧殘似聞青女背來
染疑向瑤池醉後看隔岸晚隨高燒赤遠林晴共落

霞寒遊人莫擬春葩豔飽歷風霜意未闌

桑園曉起次韵

嚴程帶月曉凌霜薊北青齊路渺茫倦起客來鷄再
喔寒深舟發水中央九河水雪鬢眉異五夜關山劍
佩忙計日煙波更何處周南踪跡尙殊方

夜泊故城用前韵

霜花如雪月如霜煙歛江空漸森茫雙鬢不知天萬
里孤蓬遙在水中央白楊古戍行人斷野析荒鷄過
客忙欲覓澹臺舊時跡甘陵津渡定何方

紀典三章

早宿燕人村暮投齊人浦牽舟必百里墟落忌險阻

曉霜蕭鬢髮晨星亂難數崢嶸東霧合寂歷江月吐
臥聞榜人聲荒鷄夜方午我行犯嚴寒安辭征塗苦
歲晏遊子心天寒萊衣舞秋田亦已實荆花在庭戶
浩蕩憶雲岑徘徊夢園對春期洞庭波香風送蘭杜

又

繫舟日澄霽層城鬱崔嵬摩擊走通衢北上魯連臺
憑軾排患難掉舌無嫌猜布衣傲王侯名自遺榮來
帝秦蹈東海此語心神開射書撫遺跡高風安在哉
泱泱舊都會野馬吹黃埃綺羅炤闐闐金碧紛輿僮
東逝既不返古人空綠苔更想平原君寂莫悲賢才

又

暮色登汶陽青冥見鳬繹霏微晚屏翠歷落寒雲白
秦碑既蒙昧魯殿已蕭槭杳霭徂徠松洞達龜陰陌
平生獨往契千里思杖策胡爲困征塵不得展羽翮
緬懷諸葛廬遐想南華宅鍾靈賢聖區高尚遺逸客
斯人各千載偃仰猶輝赫樵風理輕橈山氣曠日夕

古意

分水龍王廟前柳歲歲攀殘別離手朝送北轍暮南
橋勞勞亭上難回首纖腰緩舞春風新燕語鶯啼愁
殺人一夜涼風不堪折千條萬葉隨秋塵樓中思婦
良家子少小結縭嫁都市估船一別經十年嬾整濃
妝對秋水朝來望遠秋江樓風飄柳葉波上浮春心

莫比廟前水半向南流半北流

獲麟渡

千秋獲麟處問渡野人知不作明王夢徒令吾道悲
亂鴉啼古木落日照叢祠獵獍寒原上如逢西狩時

濟寧道中聞鴈有感

往還渤海三千里直到任城聞鴈聲豈是苦寒矰繳
密不飛不爲稻梁情

又

鴻賓去盡鴈奴稀斷續猶驚霜外飛若到瀟湘愛沙
嶼故園好爲附書歸

又

孤鴻一似怨離羣辛苦猶能叫夜雲惆悵故山蘆荻
岸十年行斷不堪聞

聞鴈再次容父原韻

斷鴈一聲霜滿天聲聲嘹唳悲華年九秋絕少幽燕
地十月猶聞汶水邊南去菰蒲正遶廊北來雨雪定
綿連歸時取別衡陽路黍谷春光應早傳

子路問津處

日暮臨津流茫茫更何適借問耦耕人我欲從沮溺
孺子歌滄浪處

鼓櫂入滄浪滄浪碧如此似聞濯纓歌風來波不已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次韻

渾水明如鏡鳴榔潭上來羣呼截江去好趁夕陽回
換酒煙波際繫船蘆荻隈居然伴錦里野老共悠哉

徐塘夜泊次韻

杳冥殺水驛樓泊問官塘山色分徐兗亭郵接短長
暗雲寒岸火夜雨變朝霜莫指淮陰近扁舟向渺茫

駱馬湖口阻風

山川迢遞片帆輕尙阻鍾吾一日程鴈帛使稽漣水
路雲槎家繫楚州城波臣擁畫千旗色颶母通宵萬
弩聲不信畏糧無隔宿青錢十里羅香杭

又

一夜維舟勢動捩叮嚀三老怯風飄愁聞雨滴寒微

火臥聽濤生暗長潮遠夢還鄉猶萬里聯床覓句已
中宵岸旁鵲面誰家子華箔支門正寂寥

口占和容文韻

典宗有佳句驢背未曾空流水絃如任他山石豈收
荒江寒雨合朝日野雲矇不歷風波險誰能摧釣篷

酬高鴻冥見貽

兩度孟城邂逅中依人寒月瑣窺東高韻座上銷金
鴨不夜尊前別玉蟲安穩達夫詩盡好陸沈憂情術
難工棲鸞莫更嗟雌伏早晚延英說薦雄

又

萬里過從盡散鄉天涯何處少羊腸驢偏楚客多憂

思筑爲燕歌更激昂二酉春雲懸蠟展五湖明月照沙棠山中擬叩陶弘景咫尺煙波未可量

小除夜宿高澗有懷

去年除夕西湖上今夜小除高澗邊
鞅掌不辭王事集風塵又覺歲華遷
重湖吼浪聽鼙鼓野館疎燈照馬羈
聞說元戎勤小隊雨中清影共蕭然

辛巳除夕

滄泊長淮岸思鄉迫歲除
老親千里夢弱弟兩行書
任命官仍賤安貧道自如
兒童請拜跪佳節慣辛裾

忌日

血淚何從枚星霜十六年
故園終日夢爲客幾時旋

淮海集卷第二

八

鵲乳依封樹龍章寶井泉
仍霑升斗祿無計捧親筵

同施清峰徐平川張荔庵北上值雪和平川

韵

共慶彈冠賦遠征六花初灑劍裝輕
已聞積凍宣陽令更卜豐年賀歲成
去歲一冬無雪皎潔似留殘月照琳瑯
方促曉鷄聲傲寒准擬當嚴雪莫負他年松柏盟

又

崎嶇河朔歎蓬征鷄肋從來去就輕
豈意高山欣仰止羣沾化雨得陶成
青瑣皂朝天色野店荒江戛珮聲
最憶程門深幾許游楊敢負舊時盟

又

廿歲驍驍事北征鬚毛騷屑曉寒輕
自慙民社官仍拙虛擬天人策未成
玉闕似臨仙仗氣瑶林旋動景鐘聲
草茅重喜龍鱗近只有葵心咫尺盟

又

晨夕門閭盼久征自憐遊子去鄉輕
萱闈半寂家何在紙帳寒花夢不成
積雪舟迷回棹客堅木人唱渡河聲
洞庭春水三千里珍重鷗羣宿昔盟

鄉城懷古

紫馬投人境村墟雪始晴
長亭傾蓋地古驛問官城
交態思貧賤虛懷戒滿盈
高風垂萬禩仰止兄精誠
蒙陰奎次同徐平川張荔庵作

淮海集卷第二

九

邑號頌史舊青山萬疊中
褰裳渡沂水駐馬望東蒙
縣瘠魚鹽少時平道路通
館人勤揖客到處識林宗

又

野曠風逾疾巖懸雪未消
夕陽橫洞脚煙火聚山腰
換酒金龜解催詩玉漏遙
賢良聞引對晨夕媿聯鑣

荔菴以詩見贈仍次前韵奉答

京國園橋日河淮立雪中
兩會依廣厦同此豁羣
詣闕徵車並聯牀夜火通
茂先推博物詞翰得君宗

荔菴與予同出遊冀吳門幸亭三夫子之門

壬午仲春引

見道經泰山時奉有祀山之

旨和徐平川原韵

扶輿尊領袖造化仰睟幪極莫皇維北靈鍾滄海東
承流均長嗣秩禮冠三公霖雨施天下宗山壯域中
青旂宣月令左个掌條風端拱明堂位崔魏闕里宮
瓊林春燦爛玉殿碧玲瓏半嶺神霄接層峰帝座通
懷柔歆至治効順著豐功昭代乾坤正興王德業隆
龔斯文四乳旦復舜重瞳 特遣 親賢至聊耐冥
贊忠鑑香干嶂繞芝檢五雲籠醴酌傾仙露簫韶奏
截筒登封泰漢陋儀典夏殷衰華祝郊圻麗嵩呼氣
象融趨陪期不果攀躋望難窮擬展羲和馭依光海

宇同

淮海集卷第二

十

望岱和張荔庵原韵

萬壑千峰拱岱宗瞻朧初日曉雲封漢儀尚有難乾
土秦垓猶餘未火松那得御風指若水相攜踰鶴凌
芙蓉聖朝莫更銘功德七十二君空六龍

貴河涯和荔庵原韵

鬲津舊是洪河岸瀟海迢迢去路賒一自橫流非故
道至今決潏盡平沙渾渾亦有懷襄患淮泗頻勞昏
墊嗟仰賴 聖鑒重底績波恬南北轉雲槎

任丘道中卽事六章

春及幽州晚曉寒猶趁人有時愛赤日無計避黃塵

迢遞關山遠崎嶇歲月新似聞隱居釣連茹達楓宸

又

未有經生術虛蒙國士譽不才收馬渤多識訪河渠
白首千山雪丹心一卷書無勞卜通塞吾道正躊躇

又

日下逢飛騎傳聞自禁中千秋先祝歲萬國正騰嵩
不擬巡瑤水何勞拜竹宮皇天親有道圖籙應無窮

又

聞發征南將溪蠻小動提碧鷄非不貢銅柱向來標
桑遠當春日摧枯見疾颺喧呼傳驛使奏凱在崇朝

又

淮海集卷第二

十一

趙北臨流地頽波似若耶天清足魚鳥岸迥接雲沙
津吏排官舸居人望 翠華數州聯 輦轂春省遍

農家

又

半月燕齊路京華尙幾程西山仍雪霽北關正春生
薄劣慚朋舊迂踈厠聖明他鄉懷有母菽水獨含情

白溝曉望

鞍馬何時歇春光日漸長麥畦微漾綠柳帶澹黃
農事聞犁出村帘喚酒香疎林夜來雨不復有嚴霜

又

塵翳白溝路牽舟近日諳村人沿水次風物似江南

雲岫晴逾翠煙林曉瓦叅冥搜負春色匹馬去驟驪

淮海集卷第二終

淮海集卷第二

十一

淮海集卷第三

湘潭 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三十六首

絕句二首

上谷由來舊戰場祇今豪俠並漁陽如何獨拜椒山廟千古猶聞柳鎖香

又

高陽城西日欲晡高陽城上聞棲鳥停鞭借問不知處我欲招尋故酒徒

酬毘陵徐天植道中見貽

九河塵土三千丈馬首逢君眼始明獻賦尚懸售玉

淮海集卷第三

價投詩方聽擲金聲曉風殘月征人夢落絮遊絲路情與共聞鷄還起舞廿年鞭轡五更檠

泰安感舊

依稀除夕曾過此兩鬢蕭騷又八春關吏羣知棄繻客道旁仍笑着鞭人山川聚散家千里故舊存區酒一巡惆悵迷塗出襄野竹溪何處問通津

出都感懷四章

迢遞來京國淹留出帝都朝回鷄鶩散吏賤馬牛呼劇邑蒙天語殘疆又海隅抱關從缺掌吾道敢辭迂

又

聞道淮黃路溪宮眷子遺此邦頻水旱比屋在瘡痍

漸睹耕桑澤猶懸杆柚悲素餐懸長吏何以答恩私

又

四十今年是蕭疎兩鬢塵識塗非老馬供爨已勞薪
雨宿衾囊濕山行水木親夜燈渾不寐良友共酸辛

又

薄宦歸無計相雲望轉深不緣明主詔難阻北堂心
悔吝消盤錯艱虞付陸沈壯衰凋喪甚力疾爲知音

崔莊雨聽黃鸝

長途畏猛雨歇馬高林間茅簷高下居倚薄徂徠山
林中有好鳥交響聲絲蠻金衣豈不濕幽意時相關
所貴在知音清絕聽者閒羨彼中林士雙柑欣往還

淮海集卷第三

二

我生本巖壑胡爲困塵寰早宿登頓勞逍遙慰加殮
夜雨兼暗泉欹枕鳴潺潺

偶題

岱山之峰何巖崿朱夏寒泉噴冰雪龜蒙鬼嶧走徂
徠齊魯青青無斷絕北阻黃峴南青駝高插劒戟低
盤陀往往衣裳拂雲霧重重店屋披煙蘿昔年日觀
曾驅馬胸中眼中小天下六逸遺踪已冥冥仙賞心
違淚盈把碧澗雨多仍少泥倦眼欲睡聞天鷄兩發
翠微出山去十丈軟塵東復西

沂水道中作

坡陀歷盡見夷猶徐竟風光近楚州西轉岱宗原北

向東來河水竟南流沂波不滌征人垢魯酒難澆過
客愁介性漫勞重買雉出疆吾已慎交游途中多貨難者

又

燕趙亢陽早炎熱齊魯連陰還浹旬棗子始花白纂
纂麥苗作浪青鱗鱗扁舟江漢長澗絕匹馬河淮多
苦辛腰折十年不歸去媿爾優游耕繫人

江上三絕句

楚雲西望洞庭秋揚子江邊雨未收試對江波問湘
水碧漪曾向故園流

又

百越三吳幾度秋蕭蕭雙鬢等浮鷗依人獨有邗江

淮海集卷第三

三

月重上雷塘故酒樓

又

剩水殘山擁上游金陵樹色可憐秋六朝煙月年年
是別作新亭一段愁

壬午五月初一日初入山陽官舍六月十九

日遂聞量移之命八月望受事東海閱

月述懷作五百字悲感交集情見乎詞

拜命方三月移官恰五旬淮陰懸薄劣東海去逡巡
浩蕩承恩日艱難報國身丹心生白髮墨綬走黃塵
憶昔初通籍觀光謬作賓龍樓書早上虎觀路無因
捧檄衡山麓鳴琴浙水濱冰兢逾六載蚤負已千鈞

課宸虛蒙譽求賢敢觀伸焦桐終棄置病驥久沈淪
南顧勤清問河防遣重臣殊材爭輻輳陋質藉陶甄
帛璧蒐幽隱干旄邁等倫勞心隨畚鍤清節仰松筠
幕府開鷄夕義冠立雪晨軍中孫楚老馬上呂蒙貧
徐充鯨鯢息淮黃稊稻均輓輸飛鵬路昏墊活鮫人
貢禹彈方喜山公啟又新魚鹽遲渤海雨雪達楓宸
雲淨西山曉花明上苑春青蒲欣捧日白筆想批鱗
帝曰優爲令欽哉再牧民微班趨鎖闥劇邑重絲綸
激勸蒲鞭悅呼號肺石眞源源持手板若若獻奇珍
暮夜誰能得侯門詎可陳屢遭強項辱不免上官嗔
畫與蛟螭醜愁依燕雀馴接輿原避楚范叔恥歸秦

淮海集卷第三

四

盜賊憐元結兒童借寇恂蓬飄仍絕域爪代及蕭辰
跨海州如斗乘槎客似蘋萬峰環訟舍三戶數遺氓
邑小知風古民龐愛俗淳始教魚脫網不異馬停輪
臣節甘荼苦君恩孰比論舊林猶乳臂舊屋但懸
鵲剪棘師刀犢壘流怪俗鄰于門村尚舊汲閣治稱
神清靜求元化從容在撫循聽潮吟海月把菊坐芳
茵葉落驚遊子霜寒憶老親三湘封鮒鮓四載倚門
頻遙夜悲零鴈終天泣大椿一官何拓落萬里獨酸
辛事業閒看鏡行藏歎積薪壯懷托霄漢搔首念鱸
蓴慘澹脂膏地崎嶇要路津早聞籠翡翠空擬畫麒麟

孔望山

鄰子問官國宣聖昔觀海躋攀上峻極轍跡復誰在
山川仍鬱盤故都邈千載萬水自朝宗浩浩凌渤澥
何況登泰山天地一壘塊茫茫東逝深托足吾焉邁
逝將游滄溟乘桴歌欸乃

望海亭

一亭臨萬象九日正登臺海氣連雲暗山光帶雨來
牛衣寒嶮舍鮫室少珠胎且得公庭靜無妨數舉杯
送愚齋還里

爾行四千里子夢將隨之四千路豈遙去夢多嶮巖
家鄉十載餘語貌皆乖離堂前有老親膝下有幼兒

淮海集卷第三

五

老親甘旨缺衰白支門櫓幼兒嗣苦孀孤寡兩寒饑
竹林各添丁東陵孫叔四弟鴈羽亦差池憂喜殊然至
路遠音信迷都中接數紙顛倒失倫夸紙短遺漏多
翻令我心疑親故略記名存歿何疊疊獨我客天涯
妻孥半相隨稻梁豈足戀知已未忍辭顧盼強顏面
慘澹乘塗泥爲我告高堂海隅巢一枝輕舟旦暮至
春明以爲期保無風波虞再拜在護持否則夏徂秋
決志尋初衣有母不遑將萬鍾亦奚爲鬱鬱千尺松
泠泠百畝池茅簷在山麓白雪無盡時君至爲流連
歸夢亦依稀

石桐廬內父音信不至三年矣作詩奉寄

六年不見山翁面三載兼無信使來自媿天涯通問
少須知珂里好懷開四旬兩鬢官仍冷萬里雙魚首
重回與報初衣行返掉一尊先為掃莓苔

又

桃花春水畫模糊烏石山房似舊無北里歌鐘知早
罷西河涕淚莫全枯千秋大業存詩史七十餘開付
老夫鴈字不來多歲月苦吟人隔海山隅懷已下世

寄懷石介菴先生

笠亭消息兩秋逢萬里衡陽少鴈鴻近日向平婚嫁
畢多年摩詰畫圖工緘封大業尊心史潦倒驪壇繼
國風尺素好馳東海岸幾回燈下落梧桐

淮海集卷第三

六

又

滄桑閱歷見翻瀾三世朱陳屈指看盡美通門關肺
腑已欣宅相苗芝蘭家四弟為先生坦山中明月清
宵潔海上浮雲白日寒春到老梅音信早慙慙折寄

一加飡先生庭前古
梅香雪甚富

寄懷劉損齋先生

紅亭綠酒記離筵丁丑春信安送別以唐人
紅亭綠酒送君還為起句百粵三
湘復幾年遊屐踏殘珠浦月新詩題遍海螺煙山有
螺米顛石好雲生袖陸賈裝空雪滿船開說入門
悲鏡影安仁詞賦已盈編聞有特
之發

又

拙宦風塵兩鬢侵佩刀端的媿知音空聞河上逍遙
久不道淮陽眷顧深問字幾能重載酒聚星安得快
投林傳書珍重加飡飯海角秋來明月心時因思齊
寄書別有

近說

近說榮河宰兼聞府谷君歸裝餘白雪宦況比浮雲
岳麓煙霞侶湘江鷗鷺羣以子非木石不用北山文

清河紀事

太平無地不思波江北江南雨露多驚道蘇松全免
賦已聞鸞輅更巡河百官鵠立排舟數千騎雲屯候
輦過澤國近來成沃壤長淮比屋有絃歌

淮海集卷第三

七

又

御帳卑車出泰安輕舟減從指河干上諭沿途設
帳不御行宮自
都中騎由泰安至宿
遷登舟大役減少黔黎盡戴天顏喜力役何知道
路難萬歲山呼方祝國六橋雪滿正迎鑾聞撤歸途
至中岳是
時蘇杭父老
各上章迎幸
小臣再得陪
卿寵從武林今奉
調清河協理紙候

清河舟次喜初卷至次韻奉答

嶺表離襟記六霜天涯握手問行藏憐予渡海風波
壯怪汝登山杖屨怵屈指故人今老大聯床中夜話
悲傷關河雨雪淮揚路好共扁舟載百觴

漂母祠次初卷韻

一飯何須說報恩千金些子豈堪論由來望報非臣子不到弓藏亦滅門

維揚舟雪聯句同家韜谷初菴

維揚風雪繫扁舟洲黯淡煙雲一望浮嶺上梅花曾放未谷檣頭龍甲尚飛休紅橋酒熟堪謀醉蜀岫山寒幾倦遊苦憶十年曾訪戴瀟瀟久客長沙湘江踪跡久淹留谷

又

聞道鑾輿返泰安嶺翠華虛擬萬人看龍舟鏤刻空堆玉初鳳閣趨踰尚據鞍最喜東南占歲稔洲猶多父老望恩溥鷹揚可叶熊洲罷卜洲時洲彈罷還

須早正冠詞

又

玉人何事舞翩翩初蘭槳頻移不夜天廿四橋邊驢背冷洲三叉河畔水波連黃雲遠結寒山暮谷顏柳平教亂絮牽寂寞征途消客思初驅寒饒有杖頭錢

維揚舟雪用聯句韻三首

十年漂泊有孤舟近日乘桴信海浮怒雪過江寒更甚朔風捲地夜難休朦朧鍾阜催行色香靄雷塘記舊遊却怪一官羈羽檄布袍何日再淹留時奉調武關兼程赴省

又

鑾輿計日返長安泰岱瓊瑤滿路看南巡問河以天伯安瀾奏盡說江南淇露溥河工告成先是蜀江是苦寒矜力役詔書驚聽聳朝冠蘇本年租賦數百萬

又

六花竟日舞翩翩鶴語人占大有年京口三山群玉合長江千里凍雲連禁風被似層層繭上水舟如寸牽是夕寒甚予與韜谷初菴兩舟相倚如履俱隔篷呼取杖頭錢

浮石集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五十八首

將赴信安留別劉仰山同年并次來韵

頻年襍被逢都市到處騎驢笑腐儒自爲老親遲薄
祿何知劇邑偶分符三江波浪家千里百粵關山地
一隅最是春來相憶甚晴烟柳色在西湖

又

慙慙出處把詩篇幾度燒燈風雪天紗帽半隨鷗鳥
隊布袍須記菜根年潘與夜隔三湘雨陸橘春携五
嶺烟南北相期剛數月共君舞袖各團圓

留別郭繹茲同年次來韵

十年蘭譜舊聞人驢背看君書等身爲惜離筵雨
雪不堪分手隔冬春種花漸近青霞洞市駿仍羈紫
陌塵莫笑腰圍難是折而今海鶴漸能馴

陶奉長至自邗江喜而有作兼誌留別用損

齋原韵

賈傳祠邊麓山路五載湘西渺烟樹兩度尺書不得
報美人迢迢隔情慙遂根闌越各異鄉趙嘏乘舸自
維揚良會花時共相憶天寒目眇愁滄浪險絕紅螺
峰頂立秋士驢人一時集繁馬復聞楚客來片片變
瑤載雲笈薊北霜華大如掌良夜尊前看月上擁被

聯吟聽曉鐘燃藜軟語通書幌孤鴻渡海時廻翔斷
梗隨風復浩蕩青鞋皂帽動經年紫陌紅塵深幾丈
卽今李杜吐光芒睥睨中原瞰八荒吹臺意氣雄千
古梁苑詩歌灑萬行對君近喜好顏色聖代彈冠席
方側霧雨空遲七日下午扶搖未妨六月息相逢何惜
酒如泉耳熱狂呼欲問天苦憶寂憐分手後壯遊長
記十年前往日元龍今腐朽腰圍百折米五斗解道
青山只笑人空羨黃金難繫肘日日騎驢汗漫遊朝
朝冷炙僂僂走地北天南兩瀾絕幾度交歡開笑口
驅馳頗怪衣裳顛鰲黑翻嗔面目醜暫開懷抱見故
人殊覺蹉跎負良友汎汎浙江如一葉乘潮遠作浮

次李可鳴同年見贈兼留別

槎客垂釣重過七里灘懷人醉卧西湖月君將綵筆
賦三都我犯蠻烟去百越遙夜高堂萬里心洞庭瀟
湘遠天末莫傾別淚如鉛水鯉魚風高買雙鯉珍重
加餐歸去來生涯好在南山裏

次韵答李可鳴同年見贈兼留別

當代青蓮早著名金蘭曾記譜羣英三春風雨棲燕
市一路梅花別帝京頗笑選人多歲月何知傲吏嬾
逢迎懷君恰到西湖上二六橋頭聽曉鶯

又

上林詞賦滿皇州應爲蒼生莫久留春殿香濃衣嬾
嬾月梁人遠夢悠悠隔年花縣蒙膏雨何處康衢待

巷謳別後相逢兩相訊知予出處汎虛舟

次韵留別家爾芝兄

棧華慚附二難才百越扁舟去復來敢向廉泉貪斗
米獨乘春色看江梅柴桑宦况憐漁父淮海家風映
上台明歲板輿當驛路憶君重上子陵臺

放歌行爲愚齋四十壽

與子同爲太丘裔肺腑十年比兄弟古松林下一牀
書不共春燈共秋霽買山喜近石村阿茅塘野屋垂
雲蘿幾共老農課晴雨東臯南嶺橫烟蓑去年浪走
燕山道我已蹉跎君漸老劉向同燃太乙藜滿眼酤
來歌浩浩十月朔風吹急雪客裏逢君初度日君今

李石集卷第一

三

四十已成翁有男可耕女可織胡爲共我棲遲破帽
疲驢之紫陌酌君酒頌君詩歌長擊鐃呼噫嚅人生
莫放頭早白此頭一白無黑時卧遊清興天所秘朝
名市利徒爾爲田園就荒松菊逃離胡不與子歸去
來南山之南北山北春風春雨看鋤犁

十二月廿一日感懷四首

是日爲先嚴誕辰公第卅年
同月初度短折已三年矣

九年淚血洒征衣萬里酸心又暗揮兒夢不隨封樹
墮鄉心長望白雲飛生前俎豆三秋隔別後田園萬
事非剪紙取憐餘弱弟夜深羅拜泣椿闈

又

黑髮醜顏五十翁誰悲暮木已蒼葱桑榆不返東隅

日救水難求靜樹風長記椒觴團弟姝也隨斑綵走
兒童淒涼此夕渭江上孤兔山寒野燒紅

又

寂憶年年獻壽時生男恰與大椿期誰憐孤露霜前
雁已作追隨地下兒破鏡奩邊烏啞啞春風面上草
離離歸來華表知何處應向巢南戀故枝

又

百越三江道路難嚴風歲歲拂征鞍畔桑廢盡因微
祿骨肉凋餘剩一官夜月他鄉饒感慨梅花佳節倍
辛酸望秋蒲柳頭應白早向湘烟理釣竿

小除夕富莊感懷四首

李石集卷第一

四

萬里長爲客辭家兩歲除輕啣一命去真愧出山初
遠驛禁風雪嚴程畏簡書故鄉年鼓動歸夢復何如

又

五畝陶潛宅爲農江上村梅花應盡放紙帳定奇溫
伏臘憐坵墓關山收淚痕空勞北堂慮日夕倚閭門

又

歲儉謀家拙官卑待養遲鴛鴦終夜急萱草隔年期
七澤雲山隔三江烟浪奇遙看姑蔑路匹馬渡寒澌

又

趙北苦寒地齊東決泲間曉風如萬弩夜雪已千山
指直衣難結容枯髮欲斑祇憐知己共沽酒一開顏

送李封翁還粵兼報同年伯猷太史

游鶴精神冰雪光京華歸興動柴桑盡傳紫氣臨邛
旬爲憶丹砂返舊鄉堂饌自分春殿賜板輿還帶御
爐香人間奇絕斑衣老更奉萱闈百歲觴伯猷太史

次韵答張捷三門兄見贈

二年需次共神京溝水新爲萬里行雪滿師門人乍
隔春寒梅帳夢難成一官况復投閒越久客偏能感
送迎別後板輿齊色笑種花多處是蓬瀛

丙子元夕飲西瀛草堂次吳彤本韵

竹西春水近層軒十載神交接晤言刻曲扁舟逢夜
雪延陵高塚哭荒原爲聽翁先生也星橋踏醉人如蟻玉漏催

詩月到垣不信主人能好客百壺那得似泉源

爛柯遺蹟中丞試士題和韻齋

千年柯始爛爛後復千年絕壁無人境空山有洞天
垂蘿松徑雨寒日石門烟便欲眠千日春心任杜鵑

富春山

三年陳迹遍吭噴重過桐江七里灘世事祇今憑逝
水鄉心何日問漁竿窺人猿鶴空山靜夾岼雲蘿白
晝寒誰信五湖存傲吏天邊仍作客星看

又

雙臺縹緲接丹丘凜凜天風不可留太史早知驚帝
座先生多事着羊裘漢時明月山長在洞口桃花水

自流便擬危欄還把釣六鼇連盡復何求

重五後四日感懷六首

一官晚繫半載難栖滿肚皮不合時宜五斗米何堪折况儋州之
政拙值亢旱之爲災獄訟繁興怨聲交作環轅伏地盡鵲面與鳩形
動地呼號將草衣而木食盡則無行原野夜乃檢校簿書
念思對神武之冠無計作歸來之賦中夜不寐慨然成詩

老大塵踪年復年釣竿虛繫洞庭船長懷惆悵師元
結誰更風流比鄭虔一輩重來越西鄙孤城遙寄海
東偏關情捧檄嗟何暮夜月湘雲路渺然

又

懷鄉真悔出山難浪說蒼生屬謝安凍餒不堪啼道
路瘡痍無計拯凋殘剛傳使者來閩越又報徵符下
縣官蒿目徒深杞人慮中宵無寐起長歎

又

一春無雨夏苗枯赤地酸心滿路呼匝月桑林勞禱
祀不時丹詔緩田租撫心真負弘羊愿報國曾無鄭
俠圖投効早應歸去便更從良牧問來蘇

又

百越連峰走七閩雄關高峙拱神京深山割據方安
集廿載中原罷鬭爭爲仙後儉歲正殷籌國計還荒偏
切望秋情三衢形勢由來重賴有屏藩翊聖明

又

春雪陰山夜合圍已聞絕漠震皇威普天敵愾供龍
虎小吏輸誠貢鐵衣時世景福甲九上四極定須膏雨足九秋應

觀稻梁肥湯年賑恤先荒徼早晚殊恩下帝畿

又

委巷荒城半壁虛蕭然官舍似僧居祇緣避暑還栽竹豈謂療饑始種蔬檢卷夜披循吏傳燒燈時讀已刑書由來文俗非吾志慚愧歸心繞敝廬

富春渚

釣臺負岑崱盛夏風日寒中天裊雙柱幻若承露盤連山走百里峰勢相叢攢澄潭遂不流隱現蛟龍蟠悄然人世隔豈知天地寬緬想嚴子陵避世隱層巒垂釣豈在魚難此千尺竿我來宰隣邑登頓屢躊躇詎獨昔人笑自顧發浩歎所幸近高山仰止相盤桓

浮石集卷第一

七

錢塘返棹作

一舸乘風歷翠微桐君山下坐漁磯雲中雞犬千家碧雨後巖泉百道飛返棹情如還故里問津人似着初衣爛柯官舍同蕭寺早夜清吟減帶圍

偶題

龍丘江岫水雲寒寸寸牽舟上急湍誰謂一官輕似葉卧遊仍得好山看

又

山容嶺勢轉霏微無數鷗羣下上飛取愛烟村昨夜雨一林桑柘溼蓑衣

又

徹夜灘聲枕畔聽千山空翠撲船青雨餘貪看斜陽好又共漁燈泊小汀

又

曉來新漲繫浮槎夜雨傳聞灑萬家與報盈川江路近好携父老課桑麻

喜桐廬內父偕取懶上人至卽以次日同放

舟錢唐

三年離緒楚江隈姑蔑忻看策杖來百越路從章水遠一帆秋並野僧開向平婚嫁今如願司馬山川老見才此去桐灘連夜雨聽泉好上子陵臺

浮石集卷第一

八

舟次浮石桐翁以隔斷紅塵十里餘爲起句

各成一首

隔斷紅塵十里餘野航秋水似園居雲中列岫連雙塔雨後斜陽落大墟宦況等閒成吏隱幽期容易狎樵漁石田茅屋年年在早向青山賦遂初

艾公洞次家駿聲兄元韵

江干勞鑿削洞裏足清幽陳迹遂千古歸心懷一丘潭深毒龍卧浪靜白鷗留吾亦繫舟機老僧同晏遊

再次桐翁口占韵

何年山腹闢玲瓏蠟屐人猶擬謝公共泊烟江捫絕磴欲將簑笠問漁工

正誼書院和同年俞扶九口占

時以開事封閉甚嚴

深鎖吳山一院秋空廊鐵馬靜颺颺懸知禁鎖同青瑣莫笑南冠顛楚囚

再次扶九絕句韵

金鑰重扃白晝長同人永日共繩牀小山叢桂知相憶已報堤南十里香

八月初七日試院卽事同邢佩芳俞扶九賦

深鎖重扉晝漏傳坐看曙色上花磚高垣樹靜聞啼鳥粉署風微裊篆烟擊柝令嚴獵虎士官厨日給水衙錢叨逢盛典揚幽仄敢負丹衷答九天

又

九

九

百官禮樂會雍容聖世掄材末吏逢口下聲名齊斗岳薇堂僚佐聚夔龍秋高肅角軍門肅夜永青藜太乙紅珍重人文淵藪地敢期颺越馬羣空

和扶九卽事三首

百越荒城偶備員論文驚喜得隨行幕堂夜火分今夕席朝餐憶往年想象山中愁泣玉森羅頭上戴青天持衡秉尺羣公在努力冰心對昔賢

又

海濱雞肋滯微員齊捧微書樂比石塢管尚思鏖戰日遺珠須記放歸年齋心秉鑑如聞鬼靜夜焚香可告天自是文章關氣運起衰端不讓前賢

又

塵封愧煞簿書員廿載葩壇久息肩相馬恰逢求駿國掄材休訝積薪年傳宣鳳詔來三殿照耀華燈徹九天堂饌屢頒豐潔甚一軍爭道令公賢

偶題疊前韵

素餐累日置閒員良醞三升豕半肩比舍燈寒憐夜夜一官腰折笑年年黃雞綠酒高秋候白露蒼葭八月天空羨五湖烟水伴江東惟有李應賢

中秋夜坐再用前韵

回廊又見月團圓零露西風漸及肩幾處刀環添客夢不堪鏡影對華年蓮籌暗促笙歌夜金井涼生蟋

九

十

輦天聞道湖亭多勝事酒旗虛覺主人賢

使院卽事和考功唐東江先生韵三首

蕭蕭梁棟凜霜辰待旦峩冠動浹旬問字正逢天上客握衣同是箇中人校讐永夕聯風雨論次空堂立鬼神正有雲篇須檢點幾回珥筆待逡巡

又

天香飄桂合盈簪開夜分黎仔細吟白曉夢斷非正尺敢因焦尾失瑤琴鉅公八代回欄手聖主三台愛士心好把西湖比冰鑑六橋桃李會成陰

九日同桐廬內父劉損齋恭人家駿聲舟次

富陽各以詩索和以韵四首

悠悠節序嘆塵勞買棹新看海若高兩岸青山堪落
帽一船秋色對持螯北堂正憶重陽酒故里爭題九
日糕異地騷人忻並集醉眠同聽浙江濤和損翁

又

七夕過重九蕭辰景漸淹客愁懸兩屐秋思在雙柑
遠水千帆落遙山萬影尖酒酣添險韻叉手爲同拈
和駿兄

又

搔首緣江路霜林勢欲燃高朋千里會好句萬人傳
宦况秋雲薄歸心落照前客閒饒數日深謝麴生賢
和恭翁

又

聞說遊山侶琳瑯竟滿函最憐姑蔑吏虛掛浙江帆
菊酒香偏厚霜螯味不凡唱酬聯百韵飽羨老詩饒
和桐翁

舟中卽事

夕照滄波際層峰烟霧閒船因秋後爽人在鏡中閒
相葉春千樹蘆花雪一灣忘機鷗鳥隊來往度羣山

夜泊

白蘋洲畔蓼花風江上青山路不窮好趁空明渡江
去潭烟深處月華濃

又

山烟如帶隔林昏烟外平林烟裏村杳靄不知聞梵
放半山微有佛燈痕

又

漁燈鄉語細如麻我與漁舟共一家正欲早眠貪看
月幾回小立就平沙

又

羣峰欽翠自頽然萬籟無聲水接天明月不知清夢
冷滿蓬霜雪夜如年

浮石集卷第一終

浮石集卷第一

主

浮石集卷第二

湘潭 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四十五首

蘭溪舟中述懷四十韻

自昔烟波客重來山水鄉九秋凌釣瀨十日度錢唐
路細孤筇瘦江晴一葦杭折腰持手板流汗綰銅章
棘院分臯比薇堂肅雁行三旬過暑雨五夜檢縹緗
深鎖芙蓉署嚴封薜荔牆簷愁嘔嶮衫袖困耶當
沈約愁偏劇相如渴正狂蟾蜍秋皎潔鼓角夜蒼涼
昨脫窺籠鳥頻乘載月航仙墩聊蕩漾雷垓幾回翔
放鶴人何處捫蘿願可償殘荷當席舞叢桂隔山香

浮石集卷第二

一

豔說烟霞侶冥搜石屋旁月華曾燦爛仙樂聽鏗鏘
豈獨驚山鬼真令繫混茫奇遊堪錯愕此事或荒唐
蕭中節及遊烟霞石室有
天樂月華之興乎宋之仙萬弩齊觀海孤槎正望洋船回剛九
月江上恰重陽柔艣波千尺輕帆水一方避人懷五
柳遺世想長房不必登高處如逢落帽同尊中霏紫
翠鏡裏渡青苔山色桐君近灘聲七里長晚烟紛鴨
浪朝旭起烏檣去去羣鷗驚行行典鴈鵝自憐黃被
裝轉縛紫遊韁張艾悲田雀和丸類蜚螭馬牛隨應
響傀儡尙登場百越殊風土三衢接要荒宦情同蘭
足世路已半腸半日爲佳耳餘閒暫徜徉仙舟從李
郭詞賦聚班揚匹練誇吳會行吟半楚羌雪兒愁刻

燭銀鹿解飛鵲鷗鷺林先赤楓人葉漸黃他鄉娛歲
月故國屢星霜良會豈時觀浮生何太忙君能窮洞
壑吾亦畏候糧

舟中限韵同石千一

片片鴉塗接遠山連宵鄉語夢中還疎燈襖被千峰
裏夜雪孤舟亂水間鱸火荒寒憐薄宦離聲勇退卽
投閒年年至後村村鼓辜負梅溪月一灣

又

千巖雲雪萬重山十日錢塘費往還鶴筆人過烟霧
裏布帆船在畫圖間鄉心况似名心熱鴈夢何如客
夢閒明歲尊鱸知近遠寄君詩定荻花灣

又

白雪黃雲望故山萬松林下幾時還虛憐統帳梅三
匝剩有藏書屋半間繫帛雁歸春有信窺籠鳥去夢
長閒舊遊好在桃花路記取蒼巖白水灣

丁丑元旦和韵三首

雞鳴催看海門霞幾見金鐘拱絳紗白獸儼陪鵲鷺
侶朱轡如集火城花九重綸綍懷三殿萬國冠裳正
一家獨有馬曹仍落拓素餐飽繫浙東涯

時隨郭集
初賀元旦

又

喧豗門鵲報晴霞綠白晨光上碧紗江縣人爭傳相
葉山衙春已到梅花夢中親申皆千里客裏賓朋共

一家漸喜日長春事好釣竿詩卷任天涯

又

蕭然官舍傍青霞短髮真羞帽上紗暖日漸知疏雁
羽條風重爲護萱花鶴琴戶說賢人里梧竹庭閒處
士家好待東臯雙蠟展定陽烟水正無涯

人日限韵

恰逢靈雨報初零人日題詩滿畫屏檻外風光搖院
竹簷前草色上堦蓂山城鼓吹喧迎富勞吏桑田擬
戴星潦倒敢辭金谷罰竹枝雞卜未全醒

卽事和吳彤本來韵

詩如合從叩峭函韵似蠶叢險不凡虛說井田勞計

六洋石集卷第二

三

簿欲因春醞典朝衫燈前雪意寒仍重牆角花容細
未菱莫令候劉思更苦軒轅今已學三緘

元夕限韵

火樹宵來散玉珂新泥細雨上青莎蘭膏夜永人俱
集寶鴨香濃手自摩俗吏但愁詩是債貧交虛說禮
爲羅澱溪明月柯山酒兩度春風到寓窩

元夕聯句做栢梁體

六街燈火鬧春華春城不夜烘雲霞臨風玉樹
生萌芽晶光灼灼透蟬紗蜃樓蜿蜒飛海涯
陸離璀璨河陽花火城列炬寧足誇艷粧人影
綉簾遮繁聲煖氣奔雷車辟隱徹旦萬人家

蘇蘇陸地起龍蛇申椒蘭蕙百和加典酬踏遍

月影斜玉壺銀箭排蜂衙

送劉損齋還楚用唐人紅亭綠酒送君還爲
起句

紅亭綠酒送君還懷玉春風好度關夢裏燕齊數年
客囊中吳越萬重山繪圖幾共蒼生泣返棹真知十
畝閒爲語啁啾須獻笑故園松鶴久無顏

立夏前五日郊行偶題

蕩漾塵心不繫舟偶因春盡問林丘秧針出水剛逢
夏麥穗成雲漸有秋雨後一犁歌斷續道旁雙饁語
綢繆勞農勸相慚吾事虛爾壺漿到隴頭

六洋石集卷第二

四

又

春風無計解勞薪出郭初離十丈塵白水青山應笑
我鳴鳩乳燕自依人路迷雞犬疑秦洞天近滄浪念
釣絲嚙蠟早知輕去就故園生事滿松筠

浮石卽事

江郭春殘雨乍晴恰乘微雨看春畀孤村轉送樵風
暖十里青翻麥浪平到處窮簷聞疾苦隔年做吏減
逢迎香山遺蹟停軒處攬轡真慚澱水清

窺園用郊行原韵

書畫蕭然寄一舟疎畦別沼似林丘石田長冀豐年
瑞土鼓新占老圃秋榮把辛盤香鬱郁草風莎雨綠

綢繆角中便擬乘閒去捫徑何妨溼滿頭

又

等閒汲井更煎薪官舍何知甌釜塵白飯青芻能款
客綠天紅雨自宜人頻勞稚子朝乘露無復園官日
筭緝葺荔墻東書屋近倦餘好爲補新筠

雨中用前韵

海角初維一葉舟蕭然退食卽林丘裊烟丈室凉如
水積雨空庭黯似秋甘肅北堂憐寂寞詩篇東閣且
綢繆百城消受差無敵藥裏書籤滿案頭

又

敢云滅竈再燃薪五斗蘭珊帽上塵良友遠投青玉

浮石集卷第一

五

案深山夢想白衣人爛柯幾着殘棋局嚴灘千竿舊
釣緝誰信海濱成吏隱雨堂閒看長松筠

舟次盈川再用前韵

新漲灘平好放舟前汀拾級上高丘通渠自愛春多
雨勸稼惟祈歲有秋野市樵漁同出沒江村櫻笋足
綢繆樓船可似輕舸疾容易開帆便轉頭

又

天畔頽流汎東薪盪胸纔覺洗無塵盤渦搜食憐饑
鳥巨浪乘危咲買人把釣不須浮海棹看雲無假買
山緝牛羊村落斜陽裏幾處蒼烟鎖翠筠

祝村道中用浮石原韵

前村過雨後村晴灌莽連阡半不耕十室零星烟欲
暝千盤犂确路難平鳩形怕聽新絲泣蝸舍還來老
父迎聖世瘡痍猶滿目素心吾已負澄清

和送茶具原韵

荒齋共耐飲冰情茶具呼奴費送迎珍重銅棺山下
製期君早晚注金莖

題秋江圖

蕭蕭雁陣渡青蒼百尺江樓思渺茫借問風帆好去
便迓船吾欲返瀟湘

嘗覽詩和形本韵

野圃隨時摘嘉蔬過雨長荒厨無別味園蒐有新香

浮石集卷第一

六

滑想匙翻雪紅疑葉帶霜莫嫌官况冷瓜菜得同嘗

題草堂圖

乍寒梁棟溼雲濃誰縮南山到座中記得漪園溪上
路綠陰堆裏結茅蓬

同家訪庵舟集清湖用王不石原韵

把晤翻愁別日忙盪舟乘暇更聯床共憐詩影同明
月別有幽心耐晚香百越路經雙屐過五羊天入九
秋長高堂音信猶強健好趁烟波一葦杭

又

新裝短劍故鄉情獨夜灘聲枕畔清滿地江湖歡會
少出門兒女別離輕馬卿賦就工無敵梅福官寒隱

未成安得挂帆湘水上石田茅屋早歸耕

又

寸心期許阿咸同渺渺愁予江上風九辯魂銷湘浦
外五窮淚盡楚雲中楚雲中鄉思騷屑憐紅友世事荒唐
問碧翁擬向江郎攀絕磴羣山烟雨望濛濛

宿靈舟次登前韵

偶趁餘閒出郭忙青蓬白板似繩牀藤蘿徑接雲俱
溼桑柘林深雨亦香夢裏山川憐路隔倦來襖被愛
宵長滄江竟日蛟龍喜巨浪終難一葉杭

又

握衣束帶吏人情狼狽猶餘片刻清百越莫教雙鬢

改五湖爭似一舟輕乘閒綠蟻堪讀隨意青山句
偶成狗苟蠅營真汗浹薄田吾已媿深耕

又

清和天氣早秋同梅雨陰陰禾黍風夕照乍明平楚
外江流無際大荒中扁舟漂泊憑漁父前路端倪任
塞翁笑我頻年浮海棹蛟門何處路溟濛

江雨舟中仍用王不石原韵偶述

勞生靜看白駒忙狼籍琴書剩半牀萬慮乍澄研閉
閣百愆無補夜焚香洞庭烟水鄉音渺京國雲山道
路長擬逐西湖魚鳥伴南朝佳話滿餘杭

又

不合時宜豈世情誰將顏笑比河清才疎自識爲儒
鄙宦拙何關一命輕名上馬曹粗稱職將軍猿臂老
無成屏居早向南山下射虎歸來看耦耕

又

貧交賴有素心同萬斛清泉兩腋風竹葉拍浮人定
後雪兒起舞月明中何年放暢隨巢父有客連鰲學
釣翁刻燭詩成驚絕唱補天才前鑿鴻濛

江漲短述一首用前韵

閒鷗點點下灘忙碧草回汀小對床盡日江聲搖巨
浪不時花氣逗微香千村過雨看山好百尺牽風引
纜長自顧此身同泛梗十年生計一舟杭

題畫二首

秋水澹無際落霞澄可憐酒人三五伴買醉自年年

又

飯牛前村去橫笛暮歸來杳靄夕陽中林扉相對閒
吳彤本爲予畫秋山圖帳因題

村北橋南別有天杖藜無用買山錢世間有我誰無
事只合此中千日眠

小泊有懷署中諸子

暫脫炎燄趁夕陰晚涼歸棹靜披襟共憐好月虛良
夜每對青山念素心聚族漁船微露火呼羣宿鳥暗
投林江東無限烟波夢更使秋容兩鬢侵

歸舟

剛赴公餘十日閒一羣鷗鷺水雲間崎嶇百越艱雙
槳宛轉三衢已萬山葉露迎秋光歷歷風灘流月夜
潺潺頻年做吏無長物又載空青鏡裏還

七夕和韻

駢車空望巧雲垂烏鵲依然繞樹枝天上隔年剛此
夕人間到處數歸期光搖河漢秋清夜露下梧桐月
落時瓜果不須祈厚澤汾陽壯志總成癡

山庵題壁用清獻韻

看山好處便爲家濟勝芒鞋舊可誇路轉松陰聞梵
放林深冬盡見寒花雲蘿百丈層霄近紫翠千重去

浮石集卷第二

九

鳥斜僂共攢眉遲信宿重來與客語無遮

中秋定陽溪放舟作

夜露既白團炯村圓月激射浮水門此時扁舟正東
去雙槳直破金波痕素光在水尊在手空明灝氣相
交渾憶昨瑣閣困環堵玉虛隔絕如九關今夕何夕
秋江瀆布衣鷗沒蒼炯根漁父襟沓老瓦盆有酒不
醉參旗奔皎皎霜雪洗胸臆皓皓水玉互吐吞知我
者誰素娥耳蝦蟇藥兔何足論

沈心涯先生投詩見過次韻奉答

十載詞場海鶴顏秋帆遙指菊花斑不乘夜雪輕千
里那識青霞隔萬山鷄舌舊傳三殿製熊輪重借五

雲間頻憐傲吏腰難折濁水清塵得暫攀

浮石集卷第二終

浮石集卷第二

十

浮石集卷第三

湘潭 陳 鵬手

古今體詩共五十三首

丁丑九日柯山卽事用西瀛客中三度訪青霞爲起句各成十六韵

客中三度訪青霞此地登高興倍奢江上百年逢九日人間萬里聚浮槎丹梯境闢仙靈窟蠟屐閒尋老衲家自是神功開混沌遂令虛谷露谿衍虹梁跨壑輭秦帝慙背凌霄鍊女媧世外爛柯人已去山中看奕路空遐沾衣巖翠寒新起聒耳松聲靜少譁一帶晚山明夕照幾灣秋水傍蒹葭木奴晴彈金丸彈烏

浮石集卷第三

鼻霜酣鶴頂砂間道乍疑鷄犬路深村初轉稻梁車白衣酒至慙陶令吹帽風來憶孟嘉自咲一官腰屢折無端覓句手頻叉鯨吞座上誇中聖壺隱尊前點辟邪客况祇應同落葉鄉心聊復問黃花蠶叢到處看張艾丘壑關情類嗜痂早晚啣蘆隨塞鴈白雲西望是長沙

再用九日前韻咏懷一首

城南一片是青霞半日餘閒福便奢敢謂名山叨地主不聞滄海繫靈槎早餘晚聽聞千杵雨後新晴過萬家衣袖乍沾雲飄颻足音微響谷谿衍莓苔剝蝕悲龍象陵墓遷移變女媧筇杖偶來耽寂歷芒鞋不

碍討幽遐接天紅葉彫逾麗漱壑涼颼靜轉譚故國音書遲候鴈伊人秋思在兼葭山風葉落收丹粒歲寶泉香掬玉砂道術難期黃石履閒心須付麴生車登臨慷慨輪羊峴醉唱風流勝永嘉自咲臧回腰漸瘦誰憐執板平常又貧非關病虛遊聖壯不如人豈觸邪似我尊前聊白眼共君頭上插黃花百觴痛飲因消渴七字豪吟慣嗜痂野渡舟橫歸路晚夕陽烟樹靄平沙

王不石手植芙蓉盛開有詩次韵

閒道花開映客居騷人作賦費躊躇因君秋水宜相對似我文官定不如泥露生姿偏冶艷倚風含咲故

浮石集卷第三

扶疎莫令夜色虛三醉明月剛來照玉除

重過山庵仍用趙清獻公韵

隔年重問老農家穠樸秋塲敢競誇旱後僅餘菽麥浪霜前先透相林花茶瓜丈室松寮迥箭栢參天鳥道斜自歎初衣遲歲月帽簷狼籍軟塵遮

七月二十七日卽事四首

門鵲晨知報添丁事果真老親今喜悅朋舊慰酸辛莫問詩書種聊存霜露身死生翻百感回憶淚沾巾

又

孫枝愁見晚病劇眼尤穿曾記彌留際于今十一年聚星人漸散着膝爾無緣何日嫺趨拜歸山哭墓田

又

舊舍城東郭傍人指太丘一鄉稱祖德及我念孫謀
負荷千秋待栽培一綫留莫嫌家計淡耕讀任綢繆

又

冷宦無家食生年紀異鄉猶勞衢父老相率拜公堂
薄劣慙民隱慙尤愧彼蒼承家粗願畢早計問柴桑

再次王不石芙蓉元韵二首

繞舍栽花客寓居凭欄覓句意躊躇共知臨水救偏
媚那識經霜艷自如帶減東陽詩興懶菊殘彭澤宦
情疎勞君換酒徵同調慙愧元龍氣未除

又

卷三

三

每見秋花憶故居因君歸棹重躊躇從知桃洞千峰
隔漸看湖湘一葦如楓柏隣牆同燦爛竹梧深院共
蕭疎花神愛客如相戀別緒尊前好滌除

次韵奉答張蝶莊世兄

隔歲心期伐木情下帷深處快平生鳳鸞早卜中朝
瑞駟驥仍傳絕代名虎觀橫經需補袞庭捧臚侍
和羹通家最愛張公子句句新詩見老成

又

四海雲龍別有情凡人堪共許平生惟君泛愛疎狂
客似我虛兼吏隱名百粵一官封蒟醬五湖雙槳念
蓴羹相憐蘭臭輕微論毛羽南山看早成

餞菊和吳西瀛韵

深院幽香特護持科頭永日對疎籬因憐傲骨人同
淡爲愛孤芳性太癡秋士旅覓甘寂寞蕭晨官况共
悽遲風霜此地仍催別來歲重看恐未知

又

清齋院落學餐英四載江鄉望遠情檻外曉霜寒鶴
夢籬邊夜雨激蟲聲銷魂客似憐離袂惜別花如病
宿醒莫嘆天涯知己少拂衣歸去待泉明

湯碩人見過次來韵

吳楚通家子文章絕代英共談先世事偏有故人情
解纜何匆遽投詩獨老成爲言腰折吏早已白鵬盟

卷三

四

早春放舟作

雨後輕裝減送迎越山佳處放舟行人逢歲首剛休
沐天爲春初恰曉晴爆竹油花兒女態辛盤椒酒故
園情乘潮擬趁臨安住十夜西湖月正明

又

聞道桐洲廿里強惱人花放萬千行懸知紙帳人疑
玉擬過江船夢已香夾岸曉雲迷遠近亂峰殘雪點
微茫岫嶼亦有春如海老屋寒溪水一方

又

荏苒蓬根歲月多眼看春色柰春何江村夜雨添新
浪野岸晴風捲綠莎歸興就荒三徑菊宦情先計五

湖裏翠光巖下回船好步屨橋東拂荔蘿

舟次江干將有事湖山奉檄不得入城悵然有作

悵望春城路淹留一水間心懸雲外寺夢隔雨中山
燈火依寒夜風波慎間關晚潮聲細細有意送舟還

舟中卽事

蓬浦梅千樹回舟雪一蓬閒心看去浪歸興逐冥鴻
烟窳龍門北雲泉繡嶺東入春寒不定花信有無中

又

萬嶺溟濛入千峰宛轉遊歸雲如薄絮微雪似輕紗
網聚龍湫黑巢居鳥道斜傳聞臺下水同試雨前茶

八卷石集卷第三

五

又

自過客星閣維舟每一登青松寒更茂碧澗雨逾澄
靜滑捲危石泉奔落老藤空將懷古意逃世問嚴陵

次韵答劉漣水見貽二首

有鳳生朱巖驚飛振其羽瀝注騏驎種驥首空寰宇
神物本奇傑追隨絕儔伍吾鄉昔司寇豁達無往古
荆湘耆舊問遺愛在鄉土向飲通作述聲華炤圭組
側聞魯恭化謳誦溢城府浙東甚災歉瘡痍費綴補
河潤及隣封予實師政譜遙望青溪岑步趨愧僣僂

又

家世振南風匹敵繼騷雅青箱瀕板蕩纂述事蓋寡

遺檄接通家文獻慎謀野我愛劉孝標落筆驚艷冶

遺我青琅玕墨莊真健者襟期况磊落意氣無滿假

盈廷競推轂褒賜盛與馬鄙人鮮模楷濶別心屢寫
把臂蘭溪陰懷抱一瀟灑相對玉壺水局促汗流赭

大韵奉答郡伯張公元宵紀事二首

靈雨新停散薄寒九衢燈月似長安理堦亂綴天孫
錦寶樹紛懸水玉團萬姓樓臺齊燦爛一城簫鼓競

遊觀陽春不是東君賜那得承平卜夜歡

又

銅街如水玉虛寒明月偏多屬信安百戲魚龍真不

八卷石集卷第三

六

夜九霄香霧欲成團絃歌列邑寒惟聽烟火層城倚
檻觀爲快雨亭也早卜春農知大有願從蒼赤祝新歡

元夕後五夜招同鄭有章錢野鶴費長白王

乾行顧遠公諸君小飲衙齋有老以詩來次

韵奉答

星毬華月尚交羅燈市風光望後多萱草庭堦寒未
減葛巾僚友夜相過青門路近遲招隱白雪聲高促
和歌莫惜踏莎歸九陌軟紅扶得醉顏酡

又

清疎談笑聽羅羅共客天涯聚首多司業酒錢勞數
給參軍鵝炙任常過燈前綵勝爭迎富月下紅兒艷

踏歌與報鱸堂花事好碧桃香裏看顏酡

有章句看桃之約

同郊有章飲譚作抒齋頌和有章來韵時譚

將歸粵東

灌園吾合老於陵折簡招携興益增騎馬塔除逢夜雨開尊花下對春燈鄭虔詞翰中朝妙曹霸丹青哲匠能溝水那堪催別恨藥欄烏几可重凭

餞送錢野鶴歸海鹽同郊有章費長白王乾行分賦得微字

莫惜離筵首重遶春風桃柳正芳菲爛柯山下人催別烟雨湖邊客欲歸濁酒談深蓮漏緩虛堂夜久燭花肥天涯此地須揀醉賢達由來美拂衣

出郊三首

偶暇看山色出郊生隱心耕田初漾水雛燕已成禽園父荷鋤立樵歌入谷深何當携二仲把臂此投林

又

蕭寺臨溪岸蓮華舊法堂花深蜂蝶喜院靜竹杉涼厨飯分香積龕燈借上方夜來春夢穩清切奉空王

又

圓月晚逾潔層樓更高空千山雲氣外萬籟水聲中深樹驚巢鳥澄潭射蜃龍不眠霜雪冷長夜虎溪東

偶題

病渴兼旬帶孔寬簿書乘暇得山看春歸不斷廉纖

雨花落猶餘料峭寒待麥千村艱粒食賜租三歲望王官虛慙負疚牛羊牧悔不青門早挂冠

又

盤折何曾盡鞠躬清時五斗亦遭逢自知我法行原拙礙合時宜術鮮工天札頻年悲宿莽催科禾夜聽哀鴻殷憂應啟豐年瑞耕鑿同安太古風

又

西鄙孤城潑水涯偶將浮石繫浮槎芸編數篋堆書舫蔬食終朝戒書又江郭榆烟傳細火山園穀雨試新茶北堂晨夕差強健日侍舍館早放衙

送春次韵和許德培

浮石集卷第三

傷春忍讀送春辭春老郊原客未知對鏡自憐雙鬢改拂衣空覺片帆遲疎林雨歇鳩呼婦畫棟風微燕哺兒留帶周南焦悴甚故山花事已多時

偶題和韵

聚首人千里披襟天一涯午風搖徑竹細雨落簷花絹素時觀畫筠籠試煮茶餘閒容嘯傲濁酒勝流霞

答吳彤本見懷元韵時暫留新安

又

黃山連白嶽佳氣日鮮新春色正相待奚囊應不貧風流如玉映臭味愛天真近接青溪宰慙慙拜尺鱗

念我徒鷄肋懷人對屋梁庭閒花雨潤日暖燕泥香

旅况知何似佳時定不忘回舟松石滿安穩載江鄉

戊寅四月初六日富陽舟中卽事二首

回舟乍得平安信似續真憐祖德存弱息艱難方接
踵老親歡喜又添孫三年官况無長物千里歸心赴
寢門却憶半生如夢寐太丘遺緒始堪論

又

憶昨生男事偶然雁行半載得隨肩驚聞尚恐傳呼
誤痛定翻思孑立年近日舍館看絡繹他時學語竟
聯翩秋風早趁歸湖棹雙載樵青篋笠船

卽事

拾舟問樵徑野日澹林烟草拂騎牛路村晴刈麥天

浮石集卷第三

九

護籬扶嫩竹通流響流泉廢井道旁寺閒僧猶晏眠

喜同年張晉天至次來韵

憶別春明路相逢已六年行藏仍好在聚散劇相憐
坐接青燈影情傷舊雨前晚寒餘料峭尊酒對無眠

又

繫纜知遊况聯床話旅愁長貧官似客消夏雨如秋
簪綬看身外縹緲檢案頭爛柯山色好襍被足淹留

雨夜次韵答張晉天

盍簪承日坐悠哉茗碗詩筒取次開五月鄉風懸綠
艾二旬雨氣接黃梅燈寒向夕同蕭寺客至呼尊有
舊醅更喜蓬蒿張仲蔚寒裳齊自涉江來

又

新年金輿漸蹉跎東帶戛冠喚奈何咲口幾逢花下
醉故人况是客中過三江波浪蒲帆隔百粵風光瘴
雨多潦倒參軍作蠻語十觴剛半已顏酡

七夕次聿章絕句韵

涼階如水候蟲啼碧漢迢迢鵲駕低珍重良宵剛頃
刻玉河明日隔東西

又

香閨到處數佳期豈慙花前學畫眉誰分英雄祈富
貴穿針隊裏笑情痴

又

耿耿銀濤近酒壺晚筵瓜果未全孤秋風驛館占星
象今夕今年客到無

去年程公永同客此
夜占星象今下世矣

擬牛女七夕忽再用前韵

脉脉柔情任笑啼玉繩清淺鵲橋低天河第一生風
浪明日郎東妾在西

又

隔年瞬息算佳期百歲千秋亦損眉倒盡銀河三萬
斛洪波難洗有情癡

又

玉天仙漏轉銀壺分手長河淚眼孤聞道蓬萊今水
淺桑田猶有變時無

浮石集卷第三終

石集卷第四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三首

蘭亭恭紀四十八韻和督學張石虹先生

神聖文武觀我皇平成端拱適虞唐瞳瞳嶽瀆異
光藹藹林藪貢清香水懸渡紛梯航神海內環波
不揚縱橫疆索同萬邦赫濯文物徹窮荒內庭勤劬
畫靡遑羅列古昔簡賢良金石篆刻等尋常春容翰
墨鍾與王詔書十道彌八方名山鉅川儼輝煌當中
題額蛟龍翔匝迴雲日起瞻望東南軫念到農桑竝
驅六龍吳越鄉錢唐潮平駕鼉梁明德追蹤禹穴傍

洋石集卷第四

停驂遙顧蘭渚岡乍憶名蹟久荒涼右軍筆力真難
量永和勝事不可忘帝曰咨汝位諸郎厥任修復開
帑藏維臣駿業才能當駢駢四牡探幽芳披拂荆榛
諦視詳峙以穹亭繚垣墻四壁續紛塗丹黃差戾貞
珉在中央御筆炳耀摹奎章鐵畫銀鈎體勢莊依然
蠶蝨葉捲忙爛如雲漢綴碧蒼萬古爭光日月長鬱
葱山川頓發皇老樹嶢石森排張淺流宛注太平觴
前臨墨池後鵝庄茂林修竹聽鏗鏘臣附雨露趨且
踰再拜聳肩窺微茫仰捧螭足數琳琅文麟威鳳忽
倘佯邁古風雅何洋洋拜手稽首效頌飏

遙和石仍千先生笠亭落成二首奉寄

聞說湘山老投閒製草亭接離烟外白竹葉坐中青
稼圃分三徑雲岑滙衆形潛夫誇大隱身世悟流萍

又

三世秦人洞蓬門對結茅月來山不夜梅發句常敲
倦向風塵隔愁連俗慮湔雙魚憑記憶歸夢萬山交

秋日雜詩四首

姑蔑瀕炎海深秋只薄寒授衣逢稔歲謀食愧儒冠
丹橘霜前熟黃花雨後殘一編聊暫把微照捲簾看

又

最愛連宵雨寒聲枕上來蕉窓鳴不定襖被夢初回
故園傳烽燧鄉園半草萊鷄棲慚吏隱燈影伴爐灰

又

昨歲登臨興秋來竟寂寥全生看麋鹿奇跡但鷓鴣
詩句從人得林亭任客招片帆江路近日暮有漁樵

又

客舍憐知己暄寒二仲俱開懷臨剡紙適意聽吳歛
風雨秋三月江湖天一隅翻愁驪唱曉南越路縈紆

時形本有
身家之行

雨中卽事三首

黯淡秋霖過二旬繩床藥裹自相親庭柯細落封三
徑籬菊方殘占小春老大江湖雙劍在羈棲菽水一
官貧偷閑近得休休訣傲吏從嗤懶是真

又

痛飲無聊解讀騷簿書偶暇息塵勞楚人自合通蠻語下走何曾薄馬曹病閣驚寒晨擁被吟窓聽雨夜焚膏飄蓬更覺年光易幾度悲秋損鬢毛

又

霽滂摧殘橘柚黃園官日日望朝陽即看綸牒登場圃尚冀新年足稻梁聲斷寒蟄蛩暗壁穴移蚯蚓聚深堂西隣恰有持螯約比舍相過濕不妨

遣興和韻答蔡士高

興盡空回雪夜航兩峯寒樹隔蒼涼期君谷口觀楓赤獨我尊前對蟹黃襪被舊懸江海夢芒鞋疑帶水

洋石集卷第四

三

雲香山靈自合嘲逋客猿鶴西風恨正長

和多緘菴司馬見寄

當代誰青眼虛懷錄寸長并包投北海謫陋愧荆湘夜雪寒移舫春風坐近牀歸韓交已定晨夕望回翔

又

敢惜鹽車困崎嶇道路長高風懷五柳歸夢繞三湘折簡香盈袖投詩玉滿床早棲勞顧盼加意在鳴翔

奉和郡伯張公講武元韻

海疆雄百越農隙講三年號令風雷肅威儀虎豹文投膠歌化日立幟捲寒雲南顧從容地千秋盪寇氛

戊寅除夕舟中作

又

三年蓬髮滯三衢一葦荒江又一隅天地自應容嘯傲風波未必免崎嶇公餘被襪殘冬得畫裏山川片舫俱却喜梅開雙盞樂桐洲飽看萬花腴

又

剪燭依然坐此宵栢觴莫罷篆烟銷萱閣計日扁舟隔鶴壠多年子舍遙書劍雄心遲歲月江湖歸夢有漁樵鄉心似共更籌急已報錢塘暗上潮

新詩一卷酒千鍾日曆編殘硯垢封莫對華簪悲老大虛慙聖世長疎慵風江怒鼓兼天浪梵寺閒聞隔岸鐘冠帶暫弛無束縛夜來高枕正從容

洋石集卷第四

四

已卯元旦

奉檄遑寧處聞鷄發遠津微風江路曉薄霧歲朝春玉帛修羣望鵷鳬集小臣華封騰萬姓矯首六龍巡重過補山閣途中却寄

十年謝屐鑑湖隈恰趁錢塘夜舫來剡曲船行偏值雪華陽門掩自封苔茆蘅向日知含煦樗櫟當春費剪裁不厭侯芭重問字蘿菴同探嶺頭梅

蕭山悼任待菴夫子已下世

記得西興路危橋夜趁船白楊蕭寺火落日柳湖烟黃閣風徽謝西州涕淚捐顏頰思絳帳不忍問流年

錢清道中懷羅兼三兼憶周聖哀

錦樹寒塘水接汀冬晴一艇破清冷尋松僧老南湖
寺載酒梅開放鶴亭白別牂牁雲漠漠獨來柯市雨
冥冥周郎好在仍蕭瑟遠隔蠻烟問醉醒

江上印事

萬頃江平勢接天春心對此共茫然頽泥漸並新潮
沒濕翠遙拖暮雨懸河漢乘槎疑有路風波浮海浩
無邊綠簑買醉呼漁父美爾安流枕席前

又

兩浙三江實要津錢唐潮汐異昏晨鹵中山積官鹽
舍雨後肩摩古渡人故壘久平南宋恨怒濤銷盡六
朝春獨憐吳越千年事髣髴靈旗立鬼神

浮石集卷第四

五

又

鳳舸高臨江水東虹橋平接往來通安瀾自是神靈
衛砥柱何須版築功絕岸鯨鯢恬細浪極天鷗鷺舞
和風相聞海國屯膏久菰屋歡呼望六龍

雪中印事時寓圓妙道院

借宿棲真地依山路百盤江天一夜雪烟火萬家寒
饑雀簷前出層樓樹杪看微疴貪小卧粗覺夢寬安

又

前夕繁華競春燈盛六街乍憐絃管寂翻憶踏歌佾
發粟青蒲詔祈年白玉階似聞河岳喜法駕近江淮

又

驚疑天半危樓共鳥棲遙憐去帆影漸與白雲齊
陳浦漁樵合閉園竹樹低湖邊看梅約莫待踏成泥

偶吟二首

永豐踟躕春事慵探春花已入春濃老梅半發雨連
夕亂竹低垂雪萬重鶴鷺人歸揀爛醉驚籠客至
過從湖山欲去翻回棹短屐何嫌雲霧封

又

昨約西湖看雪人短裘細馬未全喚自知物外非
尙虛憶山中有逸民老樹橫窓間憂玉遙峯到眼淨
拖銀杜門撥火存吾事廻隔銅街十丈塵

一年

浮石集卷第四

六

一年春事每開情肺病當春轉發生踏雪久違攜酒
伴杜門寒隔賣花聲顛翻案牘連書榻坐卧爐香傍
藥鎗恰有隴頭梅信至加殮珍重是歸耕

又

宦況鄉情理亦齊春眠無賴轉幽棲即看強半春如
海冀得全操醉似泥結綺樓臺三竺北上林花柳六
橋西梁園賦客鄒枚在革帶青衫逐馬蹄

又

武林冠蓋盛雲屯偶借琳宮鎖華門一月防河知帝
力三旬出沐亦君恩春潮漸沒淺深岸花信遙傳千
萬村春入吾廬梅放未短牆依約白山根

又

半菽丘園隱未能
慈開春隔遠山層
豪情舊付危途
減華髮新綠善病
增雲氣隨風山點
淡雷聲送雨夜
憑陵百花時節清
明好猶向青霞理
瘦藤

雨中走東張退菴年兄

冒雨邀賓爲愛春
衝泥何惜往來頻
祗緣宿醉兼詩
瘦况復新寒惱病
身白雪梅花紛畫
舫黃金柳色擁
雕輪知君留取牀
頭羹爛燭明湖有
主人

春懷八首用張藕灣先生韻

半山居士宅深竹
羽人家岑寂知春
氣蹉跎戀物華
曉窗新簪入雜樹
裊烟斜門徑從苔
蘚踈籬已報花

又

匣劍鎮相隨
抱懸更不疑
自憐蓬髮短
一任海風吹
展滑宜深着
編殘懶細窺
花寒兼殢雨
鑪火坐常移

又

盍簪忻並集
剝啄不時聞
竹院從人到
牆頭過酒勸
利名吾豈慣
冷澹爾同羣
近接逃禪侶
深杯細論文

又

旅食餘擔石
開懷有浩歌
幽期逢雨阻
客思奈春何
野徑團紅雪
滄江映綠簑
足音空谷少
歸夢到烟蘿

又

晦明晨夕異
堦草喚春愁
物候分花信
晴光定麥秋

又

買山銀未假
種樹帙新讐
嬾性兼多病
真宜卧一丘
菽水歡娛地
春來客邸身
自慙遲暮色
終是遠遊人
畫荻猶辛苦
含飴愛隱淪
條風催解凍
長日護松筠

又

僻巷霑塵外
高樓老栢巔
近床隣水石
啟戶挹山川
絳節中峰見
黃庭舊碣傳
卧病人事減
安穩得深眠

又

羣情不自禁
暖氣促春畊
半吐花如醉
交呼鳥報晴
全生唯用拙
薄俗學潛名
蒿徑仍求友
空山伐木聲

遣典八首并叠前韻

洋石集卷第四

八

城裏山連屋
雲中樹作家
淹留曾歲暮
重到又春華
絕壁層樓倚
垂蘿磴道斜
問津如不隔
路盡見琪花

又

雲光日夜隨
高枕復何疑
山靄收殘雨
城笳亂曉吹
徑深塵不到
窓靜鳥常窺
盡日無車馬
焚香意已移

又

客從墨市過
納履話新聞
自怪交游冷
虛蒙禮數勤
搜奇嫌懶祭
檢帖見鵝羣
小隱余滋愧
雕蟲更用文

又

年來學齊物
相對戒悲歌
風雨夜兼至
江湖春若何
養生留藥圃
遞世有烟簑
黃綺心知在
音書寄薜蘿

又

晨鳥相和切如聞解客愁眉峰開萬象丈室可千秋
已政從休沐圖經偶校讐五旬方縱壑卽此是丹丘

又

吳越羈遲地三春善病身鷓鴣他自語麋鹿爾何人
束帶從微逐初衣異隱淪柴桑晴景麗社日照松筠

又

翠華羣望幸詔出五雲巔震疊周三極朝宗見百川
尙方隣禁近供奉莫虛傳草莽慙通籍鳬趣敢晏眠

又

宰邑如家計當春念早耕出犂常帶雨溉麥不嫌晴

八
浮石集卷第四

九

寂寞循良傳迂疎吏隱名浮踪萍泛泛江上暮潮聲

吳山

傲居吳山麓日上吳山岑吳山路迢遙引我住山心
海氣既寥泬浮雲亦孤森左右江與湖天風莽吹襟
俯視萬家邑烟霧時浸淫東南朝天宮高屋塗黃金
鳴鳳悲塌翅歲久爲苔侵路側見瑶草下有祗樹林
仙人杳長逝巖洞窮以深我來正春蚤茂樹多鳴禽
選石慣危坐披荆恣幽尋白日契冥漠恍聞步虛音

西湖

輕烟如綺羅曉日湖波媚春光喚塵勞焉能禁遊恣
萬梅競幽芬千峰露遥翠孤山六橋間鉅車襍寶騎

紙爲落人頭明璫墮馬轡我來逐蜂蝶蹴踏香雲碎

樓臺盡金銀別館轉清閨朱橋裊垂虹復道盤空至

鳳舸高出雲池亭巧位置其間植花卉儼若名園遠

吳娃盪蘭橈舞裙弄琬吹隨山如列屏聚景疑縮地

非獨侈繁華古澹懷幽意白日旣續紛清宵更殊麗

星毬夾火樹百變魚龍戲筵張紫霞溢樂奏霓裳避

圓月正東來烟花照無睡人間有杭州絕勝今無二

舟人話太平大與前代異時清百司職歲稔羣生遂

傳聞六龍幸咫尺恩膏被花草欵改觀湖山疊呈瑞

釵釧買春醪壺漿待巡視夕陽挂歸帆欸乃東風利

霏微颺青帘曉靄投絀寺暮色搖金波小飲亦沉醉

八
浮石集卷第四

舟中作歌七章章八句

少陵七歌慷慨悲壯予何人斯
自維時命亦適其適對酒慨然

自露胸臆聊作仰天
一笑非欲以當哭也

有客有客號滄洲黃金揮盡散貂裘五斗致身未爲

賤青袍束帶隨督郵夜奉馳驅駕小艇擁被吟詠春

江頭嗚呼一歌兮歌豪放青山爲我列屏障

又

有母有母頭似雪青燈夜織聲不輟隨兒飄蕩東海

隅歲晏天寒甘旨缺朝飧脫粟暮門閭自稱舍飴足

愉悅嗚呼二歌兮歌老萊春風一度萱花開

又

有弟有弟比連枝一弟早世三弟隨幼失嚴親鮮庭

訓馳馬試劍將奚爲海角天涯幸同聚故園松菊歸
來遲嗚呼三歌兮歌不寐姜家舊被休相聚

又

有子有子喜添丁大者學語小半齡夢中祖考親抱
送生兒不必皆寧馨有田可耕習力作毋學汝父徒
飄零嗚呼四歌兮歌負乘南山墓田久荒穢

又

有妻有妻鸞絃續敝衣椎髻門戶肅厨下羹湯手自
炊十載寒房但餽粥燈火青熒淪苦茗屢勸祥刑夜
披牘嗚呼五歌兮歌鬱陶鹿門歸去秋風高

又

有友有友水中央女蘿被服芙蓉裳少年意氣薄膏
漠遭逢榜散歸山岡幾度加飧寄尺素相思各在天
一方嗚呼六歌兮歌延佇桂樹叢生在何許

又

男兒生逢堯舜休嗟老嶠嶠四載蠶叢道抱關擊柝
原爲貧委吏乘田亦榮好江臯買酒斟酌之掀髯一
噉開懷抱嗚呼七歌兮歌未終桃柳爲我咲春風

張退菴孟嶧山趙質菴江舟夜飲時予以先
往不得赴退菴見懷二詩次韻奉答

同時買小艇相望隔春村江雨自疎密山雲半吐吞
遙聞聯襪被竟夕倒芳樽飯顆知憐我微吟冷夢魂

又

蕭寺深雲岸攢眉記一撞片帆仍極浦夜雪滿三江
世事銷銀燭春心對玉缸高眠愛幽獨歸夢不能降
退菴閱縉雲令彭浣廬諸刻投贈以詩次韻

并東浣廬

近接張公子逢人說縉雲論文號飛將宰邑比神君
白雪高無敵青錢獨冠軍碧山形勝地勤苦日耕耘

又

豪氣方驚座清言已盪胸對君慚倚玉憐我倦哦松
春老鄉心苦寒深酒力慵慙慙裁錦字毋惜數馳封

浮石集卷第五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四首

衢州清明行

府城隍祠踰城上俗以清明日請廟神皆來朝謁餽餉金鼓旗幟馬上歌舞故事與更作高長人分隊而出過街巷男女襍處半隨城隍神出北關外至郡屬壇祀衙人願獻戲罪特而柳紐因服戲香昇

靈龜負山作人語左挾蒼龍右金虎瓊龍碧殿排玉

衙馮夷擊鼓山都舞星冠劍佩羅紫庭共乘天駟稱

府主千行寶騎懸霓旌金錯鳳凰銀麒麟瑟瑟明璫

簇羽蓋霞旗畫戟森紛綸電閃虹流走笑兀髯齒拳

毛炫朱髮鏤甲將軍丈六長屐踏空空戰難歇移春

檻載童兒羣絳袍綠幘芙蓉裙拍板霓裳萬樂奏各

逐諸神朝使君使君奉命祭城北野曠壇陰盡昏黑

鬼雄叱咤鳴向人殺魄嚶嚶泣成血循人三月桃花

紅因衣極楷行街中博山薰天步泥首自言穢罪還

神功村巫醉飽跳足跳紙錢窳窳靈衣導春雲沉沉

雨欲來角聲吹裂酸風嘯

清明日同趙瑾叔程肇岷沈秀掄汪砥齋張

丹宸凌紫照諸子暨三弟中郎集雲居寺

訪風蓮心學兩上人因賦

深阻吳山山背開重湖鏡裏見蓮臺六朝僧向雪中

老三笑人從雨後來丈室優曇香佛骨殘碑松雪龍

春香夢依然空翠尋跌坐欲罄陶潛酒百杯許名

又

廣陵一曲起湖波石鼎聊吟繞荔蘿座上茶瓜分供

養嚴前花雨足婆娑十年宰相君何妄半日浮生我

覺多不預清明芳草會春泥灑灑好頻過

西湖竹枝詞

遠山如黛草如裙不趁紅雲定綠雲更有菜花黃十

里鴉兒堆裏蝶紛紛

又

裏六橋穿外六橋放生池上盤蘭橈恩波盡是君王

賜百萬魚龍待早朝

又

碧鞵紅嬌玉鏡臺湖心亭裏百花開嬌嬌莫漫登樓

望近日園官禁往來

又

卧路饑號鶯嶺外化齋老衲亦成行香車莫惜青蚨

少便把齋僧當辦香

又

三竺勾連路幾層佛聲繚繞上峻嶒山門賣酒兼香

燭一半當爐一半僧

又

南高峰對北高峰雷塔頽唐似老翁閱盡滄桑成底

事六陵烟月夜濛濛

又

風捲湖波作怒濤精忠墳上草蕭蕭遊人莫更批奸
頰南渡年深鉄已銷

又

放鶴亭邊綉綺羅御碑閣上石嵯峨林逋翹日須廻
避聞道孤山捷徑多

又

照膽臺邊簫鼓咽吞金祠畔絳衣愁風流太守誰蘓
白髮髯台州與睦州

又

昨日雨晴花盡開落紅不可便成灰孫姑墓側踏青
去蕭九娘家貰酒來

飛來峰和張退庵韵

雲根渺虛無鴻濛昧開創煉餘五色石隨風欲飄宕
劃然洞中天虛室露清曠縈紆走山精憐澹勞鬼匠
雷雷鳴暗泉巖花澹初放

冷泉亭和韵

諸峰噴玉冷芙蓉謾說如吟淵底松記得枕流看紅
葉十年三度虎溪鐘

韜光和韵

竹帶泉聲入天連海色微半晴雲不定偶坐客忘歸

丈室圓空翠鉤簾見夕暉堦前靈蔭影歲久欲驚飛

玉泉和韵

玉泉山下路偏除書檻曾經駐御車一水何年開
寶鏡萬魚終日爛明霞軒檻畫濕紛成霧荇藻春深
細作花爲道芋翁須鑒取雨前龍井試新茶

蒙堂用甲戌年壁間韵

捫蘿高處蔚藍天石火松龕細雨前紅葉危樓曾信
宿白雲精舍又探烹香花坐久隨人落龍象春閒抱
佛眠自歎浮踪迷去住芒鞋空谷已茫然

韜光菴用前韵

竹裏窮源欲到天短笻力疾薦無前坐收江海青難
了靜歷林泉境已亶大藥豈知殮玉法浮生空憶枕
雲眠丹鑪石榻年年在流水桃花意惘然

僧自牧投詩次韵奉答因憶家鸞棲兄十五

年前嘗道自牧不絕口不禁感愴云

傳聞早慧受三衣萬里今逢杖錫飛自是青蓮超劫
火那知嫩桂久光輝山城雨過涼如沐藥圃花深晚
更群虎鼠不堪談往事十年蘿薜願多違

又

麓寺已陵哭舊遊伯鸞歌噫滿潭州誰携白社雙藤
杖更上黃公故酒樓破衲裝雲南越路錦囊題句聖
湖秋蕙蕘漸覺歸田好洗藥池邊問貫休

鄭烈婦祠下作次督學張石虹先生原韵

斷腸猶聽峽猿啼十載孤墳潑水西已分黃泉投肺
石祇今碧血灑春莢時艱尚阻中朝議論定初蒙太
史題鐵塔巍然森廟貌娥江從此大名齊

苦雨次張石虹先生韵三首

闕風伏雨困重霾朱夏經旬黯未開漸報懷山紛白
浪不堪沈窺長蒼苔瘡痍觸目嗟何補板築驚心屢
費猜捍患徒虛精衛口望洋空想塞蘆灰

又

越郡連峰障宿霾蒼生淚眼未全開小康葭屋猶來
歎百戰山城半薜苔禹貢塗泥愁儉薄堯年澤洞事

疑猜繭絲自合遭嚴譴敢謂憂端積寸灰

又

閭闔漸視豁重霾砥柱欣逢絳帳開珠玉詩章真掃
霧傳書門館正封苔臨淵宦况愁無賴極溺深心早
見猜不可久留卑濕地歸心永夜換寒灰

題曹司馬仲巖別業和郡伯張公原韵

山林逸興舊翩翩新製高齋屋數椽疊嶂自開圖畫
裏閒雲時滿藥欄邊何人岸噴呼紅友有客題詩坐
綠天我亦三春空返棹擬從森木聽鳴蟬

又

西清詞翰號翩翩退食蕭然竹萬椽斜郡久推綸閣

望御香猶惹鳳池邊繁花露裏移春檻明月尊開不
夜天爲報琳瑯羞學步近來吟興比寒蟬

庭中缸蓮一本爲去春奴輩看核所遺發生

枝葉今年頗盛夏末作花一莖重臺千葉
香色迥異念此姿種勺水塗泥不無困辱
花如有知其能薛薛久堪此乎作詩三首

索署中同人和

尺寸缸泥內今年遂作花如何其局促偏不聞光華
千幾朝承露孤莖晚絢霞由來含氣象造化本無涯

又

棄置同看核滋培異盎罌托根非得所抱質本含英

紅粉衣逾紫青錢蓋自擎離潯思萬頃接葉上蓬瀛

又

世眼誰經此孤芳已自珍清隨香案吏閒傍漆園人
營直因風正珠圓得露新莫嫌心更苦幽獨倍嶙峋

伏日松園郊行卽事二首

冒暑聊爲出郭行江鄉勞後愛深畊卽看田舍有幽
意自識荷衣無宦情港口雨猶添瀑布林間秋已到
蟬聲尊鱸恨望嗟何晚應向湘皋攬杜蘅

又

揮汗兼旬火宅間桑麻十畝卽閒閒甕來解帶吟高
樹况復披襟對遠山野父芹香勞軟語霜林橘熟待

躋攀青霞洞壑奚囊裏空翠遙看倦鳥還

奉和郡伯張公七夕看並頭蓮原韵

蚤識心如水羣知性愛蓮千花開爛熳並蒂舞蹁跹
遙岫窻中翠垂楊檻外烟似憐瓜果會雙倚玉河邊
八月初六日黃準道中送家慈歸里卽事

有作

天末秋風歲幾更板輿歡喜出嚴城時艱真覺田園
好宦薄猶憐襁被輕千里寒江依畫舫一肩涼雨訪
山程歸心肯逐南飛鴈目斷青門無限情

又

柴荆何意寵貤封珍重天書下九重脫粟祇應供白

浮石集卷第五

七

髮含飴差喜慰慈容江州家訓看門閥彭澤歸期有
菊松自此倚間增望眼敢將烟水滯孤踪

咏懷

庭桂何畔噪迎涼噴丹夢廣除延芬郁微風送簾幕
澄懷寄傲睨秋士欣所託夜雨林外來繁英恐搖落
寒蟲響苔砌秋光忽如昨渺渺山中人矯矯雲表鶴
展詠招隱篇第情在丘壑

秋夜紀事和程肇岷原韵十首

鱸尊消息近如何叢桂驚心寄浩歌不信秋風催客
感夜來歸夢較前多

又

不安一水去如何章貢難頭聽棹歌自是慈親封鮐
憤布帆此外更無多

又

簪冠無奈二毛何白石南山發慨歌不寐空堦看明
月潄潄霜雪上衣多

又

頑癭痛飲問誰何案牘餘閒足寤歌莫笑晚殍賒脫
粟盡又贏得俸錢多

又

閨中兒女話云何戲綵含飴但笑歌遮莫寒衣寄關
塞簷蕉冷夜雨聲多

浮石集卷第五

八

又

芙蓉別館奈秋何深淺朱顏似醉歌寂憶西園詞賦
客碧窻紅雨墨痕多

前歲吳西隱王不石程公永
諸君同咏芙蓉今皆別去

又

瘡痍可奈瘠鄉何孺婦無勞五袴歌橘柚漸黃秔稻
熟道旁扶得醉人多

又

重陽風雨定如何擬續登高脫帽歌四度殘尊對籬
落不知黃菊笑人多

又

清詞麗句比陰何有客陽春促和歌爲報近來吟興

嬾放衙花底醉眠多

又

一燈岑寂夜如何耳熱聊爲拊缶歌莫惜天涯尊酒在別期應比晤期多

江上卽事四首

落日滄江岸西風古驛亭兩行烏桕赤一帶晚山青雲氣看逾變灘聲卧可聽帝王名舊處憐悵此曾經

帝王名明大祖駐蹕處

又

百越千戈地三衢橘柚天不才仍樛散多病豈飽戀偶借簿書暇還尋山水緣輕帆混樵牧枕席自恬然

又

頗怪陶彭澤無端惱督郵不緣持手板那得駕扁舟小市魚蝦熟沿村杭稻秋年豐看委積吾亦傲封侯

又

聞道龐公隱樟陰夜叩門豈知雲出岫空對月愁村伏驥心徒壯冥鴻道自尊此邦同逆旅珍重惜寒溫

時訪程山以不值

九日月下看菊和曉聲韻

登高阻遙興日夕更餐英庭際有佳月花間傳巨觥老狂胸臆露久坐劇談清自笑歸田晚虛兼吏隱名

又

金波光自照玉露色逾新綠酒復今夕黃花笑古人

官閒門似水客好座無塵撤燭兼吹帽他年記語真

冬日書懷和王君毅同寅用許雄鳴原韵四首

首

塵案猶餘灑掃功蕭辰霜色下疎桐簡編自照窗虛白襖被新溫火暗紅過眼黃花禁夜雨驚心鴻鴈叫

天風鄉懷已逐年光急蘆荻歸舟未許同

又

元龍豪氣半消磨湖海空憐醉眼能解道天高鴻聽遠誰云劍吼不平多焦桐事業從投劫射鴨功名但

放歌早晚車塵迷傳領昏鴉飛盡散鳴珂

又

印泥牘版亂匡牀堆案纔空報夕陽不爲塵勞兼善病祗緣親老更思鄉閒庭風咽寒蟲結古樹霜深宿

鳥忙百越千山往來夢片雲今夜隔高堂

又

蓬根泡影類如斯風雨中原話故知遲暮並憐荆璞憾酸辛同負蓼莪悲

雙懸夢舊國燈前一寄詩共對天涯把尊酒美人秋水正堪思

夜坐感懷仍疊前韵四首

嬾性從知拙宦功訟庭岑寂伴絲桐蹉跎自訝髭鬚

白磬折休慚面頰紅士雅鞭回淹楚雨元規塵散又
盲風重灘姑蔑半腸路一榻青燈許楚同

又

射斗青萍手自磨陸沈消得醉顏酡平生舊合時宜
少用世新嫌我法多歲晚江湖憐卧病夜寒關塞起
悲歌故人幾輩漁樵侶神武門邊罷玉珂

爲同學黃文在張寶君

又

萬斛松雲繞石牀邇來消息斷衡陽三年軟掌如春
夢半日清閒卽故鄉倦鳥飛棲高處穩寒花開落靜
中忙轅駒莫鄙爲郎賤豪氣全除是福堂

又

海內虛聞說項斯昔空怪事有誰知千家噪犬霜中
急一片城笳月下悲東閣梅開全勝酒西窗燭短故
催詩嚴更莫阻瀟湘夢錦字刀環正繫思

長至前一夕卽事仍用前韵

達生全有樂天功落落誰嗟癸後桐一任黃塵杼眼
白好憑綠酒駐顏紅塔前雨過如春暖牆角梅香逗
晚風最憶闌幃添繡線椒觴此夜故鄉同

又

莫邪原鈍豈重磨潦倒逢人醉似醺老大大名心秋水
澹尋常詩債亂山多中宵自起聞雞舞待旦如聞扣
角歌江寺曉鐘齊拜闕火城車馬憂朝珂

又

殷雷子夜忽驚牀豈爲夢飛報一陽是夜子嶺鴈乍廻
斷瘴海江花欲綻是炎鄉銀鬕翠管從人得臘粥春
盤過眼忙父老歡呼同歲旦也攜村酒躋公堂

又

流年逝水兩如斯留得青山似故知芻豢自安鹽坂
困稻梁偏有弋人悲船回剡曲常懷友夜宴龍門好
賦詩春到洞庭歸路近莫令霜色上于思

浮石集卷第五終

浮石集卷第五

七

浮石集卷第六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七首

年年至日長爲客分賦四首和原韻

頻年姑蔑萬峰西至日梅邊憶舊溪閨闔未應排玉
闥雲霄何意謁金闕盛朝出處恩原厚宦海升沉理
亦齊記得春明會射策六街花裏散香蹄

右齊字和
於在文

又

鵲鵲與盡笑呼庚扶醉人嗤太瘦生刺繡定憐宵寂
寞書雲常與歲崢嶸華燈百隊冠裳會村酒千家鼓
吹聲最喜祈年羣賽社麥畦靈雨夜能傾

右庚字和
歌爾成

又

寒光漸逐曉鐘微春信潛隨六琯飛豈有金膏驅雪
意那須鶴氅避霜威青氍歲久同牛薦白髮堂遲戀
綵衣真待星星催短鬢十年蕉鹿早知非

右微字和
程曉賦

又

斐龍闕下正調元賡拜遙聞亞歲喧廊廟定多舟楫
寄江湖剩有釣竿存酒逢佳節憐知己客到殘冬憶
故園湘國老梅千萬樹連宵歸夢繞花魂

右元字和
紹谷

寒夜禱詩四首用至日原韻

鳥道重關百越西嚴灘盡處見雙溪空餘石室尋丹
竈未有天台誤碧閣梅香枝半護霜畦菜美葉

新齊漆園近况客通吏但學尊生讀馬蹄

又

朝林准擬聽倉庚屈指陽回春漸生草莽酬恩原浩
蕩萱花獻歲賴呼喚夢醒尙憶崎嶇色險定如聞澎
湃聲近說錢塘潮勢甚樓船客易見欽傾

又

抱疴真覺有生微莫遣霜華兩鬢飛門鵲乍呼知霽
色硯冰初凍見寒威平原射獵乘驄馬細柳園亭唱
羽衣落拓酒人慚避世歲星踪跡近來非

又

蓬萊雲氣拱朝元渙汗重頒直指喧豈有監門書再
上尙憐蠻府吏長存千江凍合漁樵路兩地春生薜
荔園獨夜苦吟移帶孔蠟梅燈下暗銷魂

浮石集卷第六

二

雪中卽事仍疊前韻

青峒地隔楚雲西凍樹千重雪滿溪但有梅花供紙
帳更無錦字寄香閨海鷗近日游翔慣塞馬從前得
失齊不信袁安眠似舊犢車隨意溜輪蹄

又

三農早涉歲呼庚紀瑞書雲應候生聖世長祈春富
貴豐年已兆雪崢嶸窻虛皓白堆銀色竹互琳瑯憂
玉聲寒定六街人事少梅邊酌酒一同傾

又

高城風咽晚鐘微
滕六如聞繞樹飛
人自凜嚴占夜氣
天方肅殺振寒威
窮簷卒歲憐餽粥
廣廈何年庇褐衣
千里問關虛問寢
北堂甘旨事全非

又

春風次第轉貞元
街鼓稀聞剥啄喧
自惜饑禽求食下
誰憐古柏傲寒存
屏山影密圍孤榻
花洞叢欹壓小園
銀蠟半銷金鴨暖
無端鄉思撓吟魂

仙塘紀遊作

勞吏苦行役
隆冬越險巖
西南有崇嶺
峻絕愁躋攀
瞥見雙瀑懸
百丈飄嶢峴
矯若銀龍翔
對之生凜寒
問是古仙塘
噴激冰玉團
伊昔割墟人
突豕雄當關

洋石集卷第六

三

近時畊牧者
拾鐵敲銅銀
縈紆出其頂
怪石森廻環
通天一土囊
雲水呈壯觀
人煙復聚落
廣谷田園寬
水經注蘇姆
懸布誇信安
石牀與襍帖
勝蹟輝巖巒
祇今溯溪涯
平流但潺湲
鄭元或指是
峭壁臨重灘
自茲况數里
水滙雙溪間
滄桑固屢變
傳會原無端
人跡既鮮到
樵牧空往還
流傳遂失真
望古滋浩歎
我來雲中宿
緩步頗躊躇
簷際見殘雪
牀下聞急湍
塵穢得幽勝
領畧心所歡
下峰九回首
却步雲濤盤

賦得江春入舊年和費長白韻同藍公游鄭

孝安

雨水連除夜
殘年節候奇
歲陽猶未改
春色已潛移

柳破經風怯
梅舒愛日遲
莫愁霜雪後
枯稿伏深滋

又

官舍慚投轄
開尊笑問奇
客隨梅信至
春在歲前移
薄宦歸來晚
慈顏定省遲
無私憑造化
風日好蕃滋

庚辰元旦試筆和鄭有章原韻

歲朝齊望闕
江寺喜逢晴
列炬分花影
呼嵩肅珮聲
天隨鷄唱曉
春逐馬蹄生
豐稔占雲物
康衢正坦平

題郡伯張公厦門觀兵圖

奉使頻乘八月槎
鯨波萬里淨鳴笳
已聞貔虎清三島
共慶車書會一家
給餉水衡倖上將
臨戎玉節寵皇華
輕裘早具封侯骨
博望歸來始建牙

洋石集卷第六

四

春日禠詩和揆九小阮韻五首

綠楊馳道草蕭蕭
深淺桃紅帶雨澆
好向雲觀亭上望
兩溪春水過平橋

雲觀亭在衛城西

又

忽忽春光兩月餘
竹欄閒倚晚風初
遊絲落絮都過眼
留得餘醺一院虛

又

新詞嬾寫付紅兒
一水千鄉惹夢思
擬上高樓望春色
湘江花鳥暗前期

又

春風來往笑勞人
始覺春風不厭貧
昨日乞隣花數

種曉窻閒對簿書身

又

病榻香焚眠正穩
庭簾捲日初長
啼鶯乳燕俱無
賴爭向林間話百昌

卽事疊前韻五首

宦情歸興兩蕭蕭
春恨聊憑酒盡澆
記得去年湖上路
畫船人醉第三橋

又

弄弄花絮愛春餘
紅藥欄杆客到初
正破蒼苔滿堦綠
又邀華月半窻虛

又

曉窻驚起黃鸝兒
官柳千條繫客思
錦字不來春欲老
大刀空有隔年期

又

花前幾日聚同人
醺醺過墻不厭貧
莫待星星催白髮
等閒輸盡五湖身

又

迴廊小院春多少
細草新花葉短長
珠樹卽今巢翡翠
碧梧何日聽歸昌

春日憶故園仍用前韻

故園松桂自蕭蕭
逋客驚春顏汗澆
昨夜東風吹旅夢
依稀明月上山橋

又

自解荷衣七載餘
春來長憶住山初
可憐幽徑無人處
蘿月松雲滿院虛

又

慈鴦乳燕護巢兒
每對春深縮別思
珍重故人傳尺素
明年先訂看花期

又

白髮堂前戲綵人
深山菽水不辭貧
春雲夜雨三千
里慚愧當年負米身

又

春水無邊春路遠
春眠欲醉春天長
峴山山洞庭

客昨日來書到武昌

湯典再疊前韻

柔香膩粉落蕭蕭
莫遣狂霖一夜澆
聞說梅愁亭子好
牡丹開上百花橋

又

廣文官舍帶經餘
每日招尋月上初
西爽亭高花似錦
一城煙火坐凌虛

又

一斗詩成付雪兒
百篇如掃勝抽思
講堂墨粟全開未
莫負求羊貴酒期

又

休笑官閒作酒人無花無酒笑官貧近來頗學偷閒法到處園林着倚身

又

看竹不嫌三徑濕護花真愛一春長但令良醞容疎放願逐康衢頌熾昌

壽張大中丞兼述近懷十首

東南節鉞海疆雄河嶽英靈屬鉅公舊日禁中推頗收清時開府命夔龍曲江啟事垂金鑑安世傳家有素風不信鯨波恬百越謳歌人盡戴旂幟

又

湖山桃李各爭妍恰是躋堂二月天萬戶歡歌聲動

律石集卷第六

七

地九衢燈火夜如年添籌自慶蒼生福壽國羣知造物權浩蕩陽春宣德澤鸞書齊拜五雲邊

聯御賜大中丞宣布德澤四

又

黑頭五十正康莊中外勲名聲頌颺四海羔禽朝握髮半生琴鶴夜焚香闔門盡識心如水籌國新聞鬢有霜聞道憐才依廣厦菲荷雨露獨汪洋

又

廿年書劍總愆期冷落焦桐入賞遲自着麻鞋三賦罷誰憐斗米一官卑蘆中邂逅瞻韓日轅下趨跲御李時惆悵平生大梁客終身肯負信陵知

又

六龍南顧幸農桑鵲鷺齊瞻日月光溫使小臣司筆札恭隨侍從覲天章瑯函拜捧蒙溫語玉蹕追趨惹御香愧汗相如詞賦減十年夢到鳳池旁

時以管辦紙筆校局居從過

又

公餘柏府玳筵開寶炬星毬映上台壽角轅門春饗士梅花官閣夜傾杯天風好送登樓賦郢雪虛開授簡才敢附庾公叅佐後銅街醉並踏歌回

又

馮夷匝月暗三衢頻為哀鴻拜繪圖遂令社倉分粒

律石集卷第六

九

食俄宣丹詔賜田租卹恩共祝籠紗蚤頌聖喧聞曳杖呼嶺海遡關煩辱慮春風漸次起凋枯

又

蓬蒿困爾久低垂詔許求賢下有司自揣曼容情本拙敢嗟李廣數原奇衆中於我憐鷄肋壯不如人愧繭絲慙負孫陽虛顧盼鹽車厄首任長嘶

丁丑計薦賢會撫入告以違例

又

頻年傲吏耻饔飧退食荒齋祇自捫瘡土蒲鞭遲賦稅殘疆蒨屋漸鷄豚空懷葵藿邀天寵但稟淵冰答主恩物色塵中千古事買絲何以繡平原

又

山林麋鹿意頻違
消渴春來戒帶圍
不爲愁多偏善病
祇緣親老亟思歸
明珠擬報空慚報
寸舌聊存豈奮飛
早晚遂初還
子合願隨班綵綸
屏時以歸養請告凡三上書不報

雨夜賞紫牡丹分韻得齊字

清明雨後落花齊
獨有花王照座低
種自魏家開紫玉
根從瓊島護金泥
長春色映波斯盞
不夜光分太乙藜
珍重欄杆幾百寶
人間老眼却全迷

春吟八首和聿章原韻同於在文家韜谷賦

雪

南雪春猶急
東風吹作花
霏霏疑玉蝶
故故舞銀砂

陸游集卷六

九

歲事占豐稔
山中憶靜嘉
夜來燈市冷
活火自烹茶

雲

山澤氣全上
蛟龍宅自迷
漸封青嶂北
乍霽夕陽西
舒卷須臾異
陰晴衆壑齊
無心出膚寸
啓蟄在蟠泥

風

吹萬施何晚
噓陽已暗回
乍開千戶暖
如送百和來
被戲兒童紙
零遊父老醅
只愁連日夕
花落滿蒼苔

雨

潤物隨陽氣
甘霖降早春
氤氳一夜雨
沾灑六街塵
選勝登山屐
尋芳折角巾
祇慙車馬隔
深巷有幽人

花

鳥

百卉如披錦
春榮榮高低
光帶露深淺
態含煙舞蝶
驚繁艷
狂蜂鬧靜便
眼看花事過
荷葉大於錢

山

春樹間巢鳥
居然丘壑間
疎林從飲啄
深竹坐綿蠻
靜聽如良友
幽棲想萬山
鶴枝憐偶寄
向客強開顏

水

萬壑樹爭綠
千巖花欲然
偶來高閣上
坐看南山巔
落照凝烟紫
遙青過雨妍
自來污捷徑
嘲客不知年

陸游集卷六

十

咏虞美人花和韜谷原韻

百舸津邊渡
雙溪郭外流
遠峯多夜雨
春水上江樓
沙尾疑無路
葑田十有秋
布帆羨陽鷺
浮海得無愁

又

垓下斷腸處
貞魂猶作花
口脂留舊印
淚血染新葩
舞態如堪挹
英風可並誇
至今餘抔土
還屬項王家

又

弱質因風倚
情如待翠華
自憐細腰舞
不作漢宮花
國破珠先碎
軀捐玉鮮瑕
千秋生氣在
的的照明霞

又

楚歌難更唱
楚舞爲誰羞
湘竹家何在
巫雲恨不休
靡蕪猶望幸
豈蕊耻同儔
惆悵鴻溝外
春風莫浪投

露叢猶掩泣
風定若吞聲
逐鹿紅顏賤
浮鴟粉骨輕

虞兮休抱怨亞父好齊名兒女英雄淚淒涼弔古情

口占二絕句倣宋人

一日能閒半日無尋閒反覺費工夫呼僮早謝門前客我欲花間煽藥爐

又

無端種菊兩三行剛得餘閒爲底忙自笑忙人閒不得又拈險韻索枯腸

咏罌粟和韜谷原韻

銀餅貯子錦裝花上藥傳宣出內家昨夜雨餘開過半五雲堆裏見繁華

又

浮石集卷第六

七

綵毬如捧綴流蕪萬紫千紅幻有無珍重淨磁供玉案莫將簪帽笑花奴

又

憶昨明妝秋月高種花纖手步蘭皋怪來織錦留神女不數并州快剪刀

又

解道花神不厭貧越羅蜀錦色鮮新異時搗藥勞仙杵繡閣長留一院春

咏相思鳥和韞章韻

微禽不肯亂鳴雄匹偶天然屬化工對舞春雲憐獨鶴交飛文苑效雙鴻生生早締鴛鴦結日日同棲萱

蕊叢世界但酬圓滿願欲將珍羽貯金籠

浮石集卷第六終

浮石集卷第六

十三

浮石集卷第七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九首

歸舟

客久如故園每出輒思返藐然駕春流回舟日以晚
細雨聞暗灘歸雲冷遙巘遂有桑麻村山屏帶蘭曉
歷落牛羊羣殘陽下平坂緬想桃源人盡室加飡飯
風波去何極薄暮春城遠漁火隔江紅鳴榔坐繡纒
三月望夜爲仁室初度感吟四首

舊恨隨流水驚心十五年猶憐異鄉月不減昔時圓
約結他生事音塵隔世緣潘郎愁鬢改莫待咏哀蟬

又

歲久漸相失悲來忽悄然有生尋夢寐無計問團圓
賣犬孤雛嫁窮猿薄宦牽暮原虛剪紙何處哭重泉

又

斷腸從汝始淚血至今多零落悲鴻雁酸辛廢蓼莪
飄蓬憐客久華髮恨春過此夕存亡夢崎嶇到薜蘿

又

歲歲逢茲夕金波帶淚看鶯花三月暮烟露一庭寒
舊物衾香散新愁帶孔寬悠悠兒女事獨立夜欄杆

賦得無數春笋滿林生五絕句索同人和

舍北千竿竹塙東半畝園前宵雷雨過隨意長龍孫

又

我有曲欄杆清晨映寒玉前賢避後生枝枝過牆綠

又

牀下任穿壁堦前還刺簷客來參玉版未忍割纖纖

又

細弱仍嫌密縱橫更用扶中央留隙地好結小跣跣

又

紫籊新影齊蒼苔舊痕破日夕唯此君臨風添个个

偶題

憂患經時積窮愁與病親晝長聊伏枕簾靜自無塵
鄉夢懸千里家書恰一春妻孥難釋累再至路邊廛

又

舊嘆謀生拙逢人薄席儒退心寄烟水失計墮籠笊
臣意客彭澤君恩乞鑑湖白頭欣健在珍重倚門呼

又

霖雨濛書幌朝陽照屋梁乍聞乾鵲喜時送午花香
悔吝閒觀易逍遙擬註莊陳情吾素願早晚具輕航

丁勗菴投詩見訪答來韻

四海神交會合難東歸家學久登壇白雲僧飯留衙
岳明月扁舟又信安豎幟幾人懸易字挂帆何日待

垂竿空餘舊篋名山業好載桐江七里灘

時蒙以先人石
村諸集入昭代

又

不雨兼旬溽暑天齋壇晨夕奉金仙多時彭澤腰難折近日東陽瘦欲眠白飯青芻虛禮數錦囊赤軸問真詮從君後會傾懷抱莫負山陰訪戴年

柯山紀遊和家小阮探九韻同車勿渚程驤

岷唐惇五

三載重開嶺上雲洞門蘿薜雨初分輟畊父老休相訝我欲披裘入鹿麋

又

呼吸聲如徹九天霏微色自蘸平川荒唐莫問燒鉛事題得登臨客便仙

又

半閭何年隱巨霧至今鷄犬路難局斧柯爛後渾閒事東海揚塵復幾經

又

剪剪天風落步虛冰霜畧似廣寒居塵煇揀得來時路好向層霄暫結廬

又

洞口濛濛生細烟洞邊雷雷鳴寒泉主人踏醉問天去直上天關更有天

又

微茫雲水自重重細雨還吟萬壑松不信攢眉催釀

酒山僧翻打午時鐘

又

松間仰止半山墟雲谷依然儼故居最是元黃垂百戰老龍鱗甲尙如如

又

漫擬伐山驚謝客何妨嘯月比孫登劉伶酒德應全減小阮詩名得未曾

咏桔梗花

不隨萬紫競千紅紺碧深宜綠葉叢聞道玉樓巢翡翠偶遭珍羽下簾櫳

又

堦除靈藥闌繁華五出新移桔梗花幾度風前疑蛺蝶飛飛似遠玉欄斜

又

空庭如水碧厨涼靜對偏宜雅澹妝雨過青天雲正破燈前先有蔚藍光

又

渾似山中採藥翁綠蓑烏帽慣相從不知巖壑都忘暑頭上烟嵐已萬重

又

青黛山光碧玉圍飛瓊爭喚小青衣殿前不合施朱紫聊把顰眉寫翠微

又

炎風初浴露珠新煅煉寧辭味苦辛抹得佛頭青點點從今百草盡稱臣

七夕和聿章韻

雙星渺渺傍河湄瓜菓橫陳靜夜宜多少離人盡回首一時天上美佳期

又

鵲橋低亞隔銀波沾濕仍憐夜渡河縱使香閣借白首十年前已別離多

早秋郡伯張公招飲荷亭以獨坐詩見示次韻四首

韻四首

虛亭隱菱荷迎風摘蓮子並頭理前詠秋光忽如駛去年七夕會以並頭蓮詩索和念彼桔槔人枯槁望勺水火雲復峻增峰

西變嘆喜

又

大道何嶄嶄徘徊遠行子九折我馬黃鴛言不敢駛懸歎望將伯沾濡升斗水涼月揚清輝嫣然晚山喜

又

飄蓬暮南征秋風感遊子倚閭髮垂素改歲亦何駛微祿豈必榮惆悵懷菽水何當遂初衣一見慈顏喜

又

檻車天下才相知惟鮑子楊洪舉書佐故吏馬行駛

感恩與知已投契若乳水浩蕩廣廈間既醉牛衣喜

次韻奉和君子居偶成之作

萬頃波光映草亭水風荷氣晚來馨會從河朔成杯隱學關雎溪識座銘夾路松陰團似蓋過江山色翠如屏園林惹大容秋入莫遣垂楊戶半扃

次韻答吳彤本粵中見懷

五羊消息又經年屢屋爭聞寵大賢幕府聲名推記室嶺南佳麗擬神仙中原共歎風塵老遙夜相思海月連歸日揚州江路穩纒腰可貯買山錢

又

憐予宦跡轉周章無邪歸心更渺茫堆案秋來猶執

熱書空花下又昏黃多年阮輒途仍塞近日庾塵勢莫當愁殺趙詩稀過馬好憑清夢到炎疆

黃準

昨歲秋江路慈親此地歸如何少書信頻未展斑衣

子舍千鄉隔塵纓萬事非故山渾在眼心共水雲飛

定陽月夜

四年盪槳滄江頭今年今夕還放舟青山不改客長在明月無聲江自流渺渺五湖夢鰕菜蕭蕭兩鬢慚沙鷗烟鐘到船夜已半一葦小泊蘆花洲

咏鴈來紅二首

羣芳老遂瘁爾老獨離奇乍變嬌紅色偏如少艾時

江楓輸飽冶鴉相擬參差永晝翻堦靜秋光一院窺

又

深淺顏逾媚紅黃色互參偏宜經日照不必待霜醉
倚醉情如寄還童術可探素心遲菊叟籬落並幽航

賦得雷聲忽送千峰雨即作起句和家駿聲

元韻

雷聲忽送千峯雨雨餘烈日還照山可憐雨灑不如
淚四郊雨泣紛紛潛潛醺擊鼓夜吹角十室九空民
力艱白露屆期尚酷熱火雲嶽嶽乍明滅長吏憂煎
心已焚父老徬徨涕常雪頻年水滂兼旱災新畬舊
隰飛塵埃度支但籌河餉急羽書夜半猶相催况聞

兩歲缺牛耕

七

兩歲缺牛耕三麥薄收且呼庚自憂租秋旱彌烈哀
鴻欲訴何由呈中丞急疏議蠲賑詔書未下羣沈
吟豈知宵衣重民命早夜東南煩聖心君不見肉
食盈庭廩餘粟桑孔錐刀厭忠告牛羊受牧空歎嗟
築怨叢怨捫衷曲東家土木西綺羅徹夜笙歌倒釀
酸

月夜遣懷和聿章韻

秋月滿空庭秋風吹客心故鄉同一照永夜自孤吟
宮闕冰霜冷星河霧露深分明指蟾兔依約碧山岑

卽事和韻

秋淨月娟娟空林樹影穿水春風外急巢鳥夜深傳

病菊看他日寶鴻盼遠天盧溝遊賞地高會在何年
時不至

又

不雨露華竭無雲霄漢高物情悲稿葉心事想秋濤
風伯全應訟桑林何太勞消中兼百慮終夜首頻搔

苦熱行次聿章原韻

君不見歲維庚辰秋八月節屆中秋尙炎熱火雲燒
天山骨焦猛風煽地土根裂浙東赤地已千里野果
噉噉淚成血頻年水旱廬舍空道渴溝填死不絕長
吏出郊空嘆嗟蕭蕭兩鬢飛塵沙塵飛汗赭遑沐柳
井竭泉枯渴難吸維神吐茲天聽遙擊鼓封章厭瀆

失職飛廉屏翳來無日幾時天雨粟盈滿過百室側

八

喪十旬不雨夏徂秋晚穗不死旱不休蒼秀客成兩
開嶺海妖仁者爲股慄時中調傳地中夜不眠天皎潔
安得眉空灑米雪

錦堂行次韜谷原韻

夏秋無日不苦晴衡陽無地不悲鳴但觀高堂開畫
錦不聞節屋念香杭畫錦堂中夜開宴高館張鉦列
華饌玉版初傳雜寶羹銀絲細剪重羅麵霞觴爭祝
大椿年芙蓉冠珮來翩翩黃金百鎰爲君壽一食寧
知費萬錢百越千山擁城府水旱頻年罹荼苦絃索
如聆鴻鴈悲侏儒那得商羊舞浪傳刺史新舍郊如

雲騶從聲吹吹一望龜田絕遺種路人灑涕霑蓬蒿
自古災祥憑大造畫錦堂深省憂惱蓮池乞巧拜天
孫富貴汾陽齊壽考

秋吟八首和韜谷原韻

月

皎潔豈殊昔光輝獨九秋十洲如咫尺同在鏡中遊

雲

出岫本無着隨風稍稍飛太清因點染纖細漸成衣

風

涼颺何太晚松際自微吟乍解炎蒸毒將噓大塊音

山

巖壑分濃淡烟霏辨淺深倪迂難着色隨意寫平林

蟬

鼓翼鳴方徹飡風體自輕晚林聽不得多半是秋聲

蟲

促織復促織深夜伴寒釘驚起征人婦鳴機坐玉窠

雁

遠從關塞至嘹唳作賓初斷續成行字如傳太古書

砧

秋江無近遠何處擣清砧珍重寒衣到深閨一片心

咏菊和韜谷韻

早後荒畦力更單枝枝消瘦倚欄看花時已誤重陽

節籬落猶餘九月寒海上白衣勞斗酒燈前烏帽共
盤餐最憐遲暮禁霜露細把秋英伴木蘭

山行紀事

萬疊蒼巖自在身松聲謖謖水粼粼偶來遇石臨流
坐欲洗冠纓十丈塵

又

參天兩壁日光微亭午陰深露未晞雲氣水聲都作
雨不知蒼翠滿人衣

又

一林楓相爛明霞黃葉村中有幾家行過橋南逢佛
寺莓苔欲砌伴寒花

又

臨塘結屋小如船昨夜秋淋始滿田老父呼牛隔畦
去沸聲衝破一溪烟

又

荔舍松莊戶半開牛羊初下亂鴉回吏人散去方投
宿莫道催租令尹來

又

新霜殘月白紛紛村店鷄聲半夜聞不是桑田勞傳
領空山那得靜眠雲

又

空中樓閣何時到巖寺經過亦惘然捫石恰須康樂

展看山何用道林錢

空中樓閣仙處
洞天俱詳邑誌

又

青溪一派卽滄浪長對秋風憶故鄉不信蓬根飄不定祇今歸夢轉茫茫

採橘謠二首

羽書稠疊下園官菓熟難療婦子寒王橘未收官橘到貢船連夜上長安

又

種橘家家號木奴木奴長大慣追呼早年結實偏稀小鞭撻何知血盡枯

又

浮石集卷第七
縣吏輸金勝輸橘園人量橘比量金賣園甘就饑寒死悔殺當年種橘心

題葉鳴岡壽母冊

葉子臨岐送我行手攜一卷獨愴神自言菽水聊將母欲乞詩篇壽老親剪髮進邊青眼客爛柯山畔綵衣人男兒祿養因親在富貴應須早致身

秣陵集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五首

秣陵卽事和韜谷韵二首

宦跡蕭然海上鷗布帆初掛秣陵遊爭聞聖主求民莫喜見黔黎擁道周六代山川依舊國五城臺榭半荒丘輕桡暗渡秦淮水那得風謠橐盡收

又

片帆浪靜狎羣鷗朱雀桁南記舊遊羣國循良思兩漢建康民物擬西周晚風欲度栽松峴夜月猶懸鑄劍丘盛代瘡痍仍極目萬家烟火望全收

偶題

山路坡陀向雨花一林秋色爛朝霞蓬蒿便擬尋真隱此處龐公隔幾家

謁海忠介先生祠和韵二首

小茅山畔肅冠裳廟祀丹青半夕陽二百年來存正氣十三陵下藉輝光建牙惠澤同膏雨茹藥清操並雪霜今古何人堪配享獨畱遺像閱滄桑

又

如公國士果無雙千里三江澤並長不獨純忠昭宇宙更兼明哲出尋常清風憲府看烏集白簡中朝羨鳳翔異代一麾淩仰止棠陰那得繼孤芳

東臯

十日盲風聽董逃火雲堆裏下東臯江村六月人如蟻到處傳呼夜桔槔

重九前三日雨中卽事

交疎日覺往來稀風雨燈前減帶圍千里慈顏依菽水十年歸夢繞林扉宵寒漸逼增蟲響秋老遙聞江鴈飛計日重陽須挈伴青樽莫惜典朝衣

又

輾轆頻櫻萬斛塵蹉跎華髮幾同新廿年烟月仍畱客六代江山只笑人竹馬殊慙君實誦萊根不改范丹貧懸知杭稻千鄉熟指顧秋風擁齒輪

癸未九月九日江練亭登高卽事三首

二

去年海上登臨處今日江南客未還又到長干佳麗地平看建業市朝間輪蹄乍避囂塵熱簿領剛餘半日閑好向習池騎馬路便將杯酒醉江山

又

白眼青萍世上人乾坤落落露吾真雲濛但美周顒隱雨過何知庾亮塵江郭新黃垂橘柚陵園積翠藹松筠謝公墩下烏衣巷山色長畱萬古春

又

林笏堂開列翠屏接籬傾倒醉還醒最憐滾滾長江水空對勞勞送客亭座上題糕同覓句風前落帽更

忘形他時倘記龍山會虎踞岡頭奏聚星

冬夜看演長生殿傳奇因賦瑣事十六絕句
和韓寄菴原韵

其一定情

步虛唱罷斗壇開雲髻新從別殿來不識宮中女道士祇今朝暮赴陽臺

其二 複遊

椒房姊妹互承恩並轡華清奉至尊最是曲江三月節長安花柳艷千門

其三 春睡

春愁黯黯遠峰微喚起屏山鬢欲飛不比寒鴉遲日影海棠嬌處弄朝暉

癸未九月九日江練亭登高卽事三首

三

其四 嬌妬

自占昭陽第一人蛾眉宛轉慣生嗔瓶梅已謝江姬老三十六宮誰是春

其五 出鎮

六街簇擁看新王羽騎聯翩出范陽莫道分桐嫌異姓蓮花曾賜洗兒湯

其六 私盟

瓜菓淩淩拜鵲橋多生締結自今宵揚塵早識蓬萊淺不怕銀河水沒腰

其七 犯順

曲江諷諫老臣心一夕鳴笳塞草浹不信臨淄會定
亂官闈養虎到於今

其八 入關

陣雲如墨慘難舒百萬良家喪釜魚一炬關中皆戰
血鸞叢猶假越無諸

其九 罵賊

一夕邊烽徹禁中銅駝石馬泣秋風可憐罵賊成千
古只剩梨園老樂工

其十 埋玉

社稷佳人淚滿懷六軍無語墮金釵獨留錦襪千年
恨不共西風一夜埋

其十一 郵宿

劍閣崎嶇隔萬山雨淋鈴裏度重關懸知他日歸南
內只有三郎匹馬還

其十二 曲哀

凝碧池空散管絃白頭人識李龜年傷心莫更彈天
寶花落江南淚泫然

其十三 魂遊

玉魚零落葬荒丘杳杳香魂亦解愁髣髴山猶望
幸嶺雲遮斷曲江遊

其十四 戡亂

郭相淩蒙國士知兩京收復永云遲人間富貴兼眉

壽亦在天孫乞巧時

其十五 仙遊

閒訊蓬萊間碧霄玉宮清寂路迢遙騰波試看潢池
水恐有猪龍早晚朝

其十六 重圓

咫尺虹橋遠九天天年金屋貯嬋娟多情翻覺愁牛
女一歲河邊一度圓

和韓寄菴贈別許定方世兄還淮陰

楚水吳山別夢頻廿年舊雨事酸辛淮濱愧說棠陰
在白下驚看鬢髮新一榻寒燈同旅館孤帆朔雪又
前津春城得句韓翃至更向長干問酒人

和韓寄菴贈別許安世世兄還淮陰

五

甘陵書劍共綢繆落落乾坤醉眼收薄宦太丘仍寂
寞苦吟玄度足風流椿萱樂事庭闈好冰蘂清操志
士愁試向勞勞亭上望送君烟雪滿蘭舟

城東口號三首

石馬嘶風落日斜銅駝卧草白雲遮六朝人去無消
息只有青山屬蔣家

又

朝陽門外短長亭雲穴山連萬壑青絡繹銅街誰下
馬道旁人指水精屏

又

黃面瞿曇說廢興松風靈谷路層層辟邪鐘罷清
咽獨向空王喚飯僧

秣陵除夕和劉損齋先生韵時石橫塘先生
亦在座

白墮誰將壘塊澆十年泛宅比萍飄椒花獻歲逢明
日柏葉思鄉又此宵烏榜未歸腰屢折丹砂難覓鬢
先彫夜淩官閣清如水一座梅香燭影搖

又

聚星往事感懷真元季何堪並六荀砌畔蘭芽思向
日堂前萱草賴生春金陵舊號衣冠地玉局虛憐歌
舞人最喜高軒多長者異鄉詩酒一回新

秣陵集卷第一

六

甲申元旦次韵

雪霽晴方麗春回日漸長陽明歸道泰豐稔見時昌
酌客兼辛餅娛親有柏觴遠懸張趙守寧一壯金湯

又

淮海東南地春光幾物華重農方望歲薄宦久思家
簫鼓江城動風花驛路斜兒童喧夾道歸醉好停車

江行卽事

料峭春寒睡起遲連宵烟雨暗江湄魔餘酒病非關
瘦愁惹鄉心半似凝京口曉鐘停畫舫毘陵夜火照
叢祠遙知鄧尉山中雪春到江南第幾枝

題蔡霖蒼山人小像

我昔蘭舟渡江汴束帶蹢躅踏寒雨道逢鵬冠知異
人蔡侯靜者心貌古引我軒前看秋壁意匠淋漓寒
翠滴恍然坐我三島間棟雲無聲荔裳溼斗酒牀頭
傾玉壺佳兒座上焚銀魚胸海路遙客不到長淮浪
阻空中書昨年作罷來白下一揖長亭汗流赭塵襟
莫怪踪跡稀北山嘲客胡爲者春來香雪霏玳筵鼓
吹萬部神躍然禽鳥豈知太守樂醉歸不讓春風顛
春風幾何朝復暮花開花落應難數六代樓臺遍草
萊三山錦繡空烟霧掀髯試看居士圖醉眼見之歎
狂呼蟻視人寰小天地富貴於子何有乎蔡侯蔡侯
胸中筆底皆灑落再掃刻藤作丘壑就中貌子更添

秣陵集卷第一

七

予相對冥然向遼廓

張日容孝廉招同朱竹垞先生於在文顧曉

公家韜谷揆九園亭看梅分賦

張子讀書處幽人多往來偶過小橋去正值梅花開
高閣既崇華青山共徘徊湖光傍隈隩匠門石崔嵬
絳寺通前林紅豆雲際栽俛仰想前指杖屨失追陪
主人具雞黍咄嗟呼尊罍且盡今日歡把君掌中杯
歡咏有耆宿問業羅英才左右溪與林魚鳥咸悠哉
朝日轉蘭蕙淺春媚池臺我來亦物外携手坐蒼苔

答梅耦長孝廉見貽因次原韵

海內推詩伯塵中笑豎儒神交經歲久高會入春無

白社鬚眉異青門杖履殊賢良方側席吾道未全孤

又

龍舍如空谷蹇然履響傳展君雲在壁貽我玉盈編
自愧柯亭筵虛勞雪夜船吳蘭知共賞大雅仗吾賢
梅耦長方靈臯王安節必草兄弟小集署齋

和耦長韵

署齋閒殿碧梧涼積雨初消畫易陰崢嶸敢誇河朔
會彈冠正有廟廊心多年綵筆空流輩永日朱絃得
賞音興到烟雲還落紙敬亭山色座中尋

耦翁以畫山水見貽

署齋小集和王必草來韵

徑接蓬蒿舊擴基求羊客至頗相宜坐消煩暑霏冰

八
林隱集卷第一

八

雪別有幽光照鼎彝三絕風流人共賞二難元草世
稱奇郵書恰到黃山叟好對龍鱗百尺姿

詩多同以雙松見貽

方靈臯用耦長韵有作次韵奉答

簷花過雨晚窓淡瑪瑙漿寒向夕陰愧我江湖仍寄
傲對君珠玉已傾心五雲早繫蛟龍影三殿新懸鸞
鳳音莫惜搏飛方假息太平開濟待追尋

次韵答事章見貽

何年幽仄問賢良高士仍懷水一方春雪夢分楓頂
路秋帆人繫鷺洲旁十年宦海心非壯五嶽遊踪願
豈愼天末轉蓬渾不定故山雲樹鎮相望

武林見貽

又

金粉山川建業雄舊京人物盡幽風飲醇治術惡清
靜擊壤歌思正邳隆雨後塵生遙障扇花間犬吠夜
停聽布帆已借尊絲熟夢在瀟湘暮靄中

丁昂菴投詩見訪仍用庚辰年原韵次答

千秋文苑屬艱難兄弟中原並築壇
風思太末十分春色在臨安新篇再得窺雲笈初服
還應把釣竿此去天門江路穩洞庭家近使君灘

之送

又

揮汗長干酷暑天虛齋一雨即通仙趙張蹟遠思平
反黃老功多學醉眠世外樵漁客活計箇中消息別

九
林隱集卷第一

九

言銓聖湖烟月青鞋夢釣艇蘆花訂隔年

題丁昂菴秋江垂釣圖二絕句

垂釣豈在魚秋波隨意綠山空明月來獨照寒潭宿

又

我釣洞庭湖君釣嚴陵浦兩兩千尺竿高風對萬古

咏黃山松次事章韵二首

龍鱗千歲尚移栽半帶黃山石上苔欹蓋影隨庭月
亂晚簷聲送海潮來盤拏慣作風雲想偃蹇何知兩
露培舊日棟梁曾入夢至今猿鶴苦相待

又

虬髯新赴雨中栽卧閣蕭然滿徑苔黃海驚濤如乍

至岱雲膚寸正紛來臞形好並仙禽立傲骨淡宜怪
石培有客著書多歲月荻荇根老漫疑猜

舉第三兒

薄宦歸誰得他鄉復舉兒生年依祖壽生口與家慈同月長日
看翁衰天與金陵郡人言玉樹枝太丘真廣大瓜瓞
敢云遲

又

兩兄纔課讀再至已成三獨眷蒼旻厚多愆夙夜慙
葵傾他自記命名樹葵故云蓼集爾何堪倦翼將雛好歸橈夢
澤南

立秋後五日梧下偶吟四首

梧陰集卷第一

十

空庭宜晚坐微雨見新秋月出露猶薄梧淅風自留
避人常乞沐多病想清修十日驅殘暑無勞笑喘牛

又

永日愁炎毒中宵只小涼聚雷仍聒耳腐草爛生光
袒臂望明漢劇談憐故鄉衡山千尺雪設想已羲皇

又

習懶從箕踞無營早放衙碧簫傾細釀紺雪剗浮瓜
朝暮分秋色炎涼感物華百川方浩蕩何處訪蒹葭

又

一室虛能白雙松老更青宦情同水月幽意在巖局
樹鳥棲還穩階蟲響漸聽蒲帆歸計好莫待髮星星

夜坐卽事同唐作人詠庵聿章賦

空階暑退秋已涼况復明月生輝光砌畔蒼松露滴
滴耳邊促織聲激昂且看今夕是何夕莫道他鄉非
故鄉共君箕踞飲一斗銀箭金盞清夜長

甲申中秋看月同於在文顧爾成孫容文唐
作人家韜谷詠菴聿章諸子次詠菴韵

耿耿明月光照人無常處星星頭上髮容華恐非故
燕閩與吳越中秋十一度高梧復隱几流螢冷秋暑
寒光澹虛無飛魄凌皓素偶聚萍水踪知心二三數
有酒且盡歡莫爲思鄉誤雅雅開煩襟清觴滌塵慮
哀樂各有時出處隨所務遠憶藏名山汗簡空生蠹

中秋感懷和聿章韵

梧陰集卷第一

三

金波雨見月華流月下逢君又五秋松桂久牽猿鶴
夢江湖不減廟堂憂中天露酒濃堪吸午夜雲衣薄
漸收共歎百年能幾會蓬瀛何地卽丹丘

客夜不寐次聿章韵

一夕驚秋雨雙扉戒早寒遙憐滄海棹虛憶洞庭湍
薄醉金壺盡微香寶鴨殘平生知宦拙歸思每無端

聿章初度感懷有詩次韵同作人詠菴

君來江上麥秋涼又見金陵菊半黃刻曲定應乘雪
去匡山祗爲看泉忙人間聚散如春夢世外漁樵有
醉鄉我亦廿年悲作客蓼莪無淚灑高堂

暑齋小集用前韵

漸依庭樹十分涼已告秋田萬寶黃暑雨聊酬終歲
望尊鱸何似寸心忙閉思皂帽追槐市老愛青山買
菊鄉六代雲烟此尊酒夜闌燒燭戒垂堂

賦得滿城風雨近重陽次小阮涵谷韵

秋雨何蕭索秋風正怒號故園須把菊客興且持螯
薄俗容雙眼微疴見二毛金陵多眺望計日待題糕

秣陵集卷第一終

秣陵集卷第一

主

秣陵集卷第二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五十九首

重九前一日次初庵韵因訂登高之遊

此地仍佳節龍山訂舊歡懸知黃葉路徑入白雲寒
芳杜歸何晚茱萸醉可揀異鄉呼少長茵坐擬成團
甲申九日諸子同集飲仙道院予以他故不
得與悵然有作用前韵

又

竟有登山約虛聞落帽歡遙知雲際客亦覺座中寒
過隙年華慣繁塵鬢髮揀故園籬菊裏香雪欲成團

秣陵集卷第二

一

又

韵事追前勝蕭辰異昔歡雁從何日到秋覺幾分寒
紅樹鄉心急黃花醉眼揀佳期三五夜明月漸如團

又

宦情齊得失客緒異悲歡歲月風塵苦江湖霜露寒
交疎人自棄用拙我全揀永日高梧靜新涼廢白團

又

未有丹砂諾全耽菽水歡夜燈雙鬢短朝笏一庭寒
湖海官如寄簞瓢道自揀空階秋雨足草色綠成團

白下原佳麗朋從且合歡遐心歸落穆高論絕喧寒
避世千峰隔浮踪一葉揀酒闌還刻燭隨意試龍團

次唐作人九日登飲仙道院卽事原韵

好向天風試綵毫遠從木末見江濤高低貝闕翻黃菊絡繹仙厨送巨螯聞苑奇踪曾喫酒唐詩明來遠過鐘名處人樓閣處故故宮遺事說題糕獨憐車馬塵賓客不及青門滿徑蒿

夜坐次詠庵韵

風林何處撼秋聲鈴閣燈寒夢不成蟋蟀牀前鄉語近梧桐雨後客心驚十年案牘孤臣迹萬井倉箱長吏情試向石頭城畔望大江千里暮潮平

寄劉半村先生和消崖韵

經時淋雨入秋頻雨夕裁書寄遠人夢裏青山何日

承慶集卷第二

二

到客中黃菊幾番新陸沈宦海呼牛馬妙好詩城泣鬼神衣帶一江相悵望旅魂烟水定誰親

鎖院卽事時科試八邑童子用作人九日懷

人韵

中宵鼓角動嚴城髣髴秋高蓆帽行造士敢誇冰鑑朗右文真見泰階平飛虹水碧鍾靈地老桂香濃瑣院情燎火漸輝還起舞空庭問夜看參橫

雜詩四首次消崖韵

落落江南客悠悠海上情淹留同泛宅顛倒爲浮名挂笏朝衙散焚香夜閣清老親依菽水消息話柴荆

又

秋月映簾鈞寒花拂院幽宦貧知計拙交冷見情浮繞樹慈烏集吟堦蟋蟀愁匡牀對圖籍坐久豁雙眸

又

霜落一江清空江照短檠省耕三殿詔報賽九農情綺結長干市肩摩白下城無由師儉德徹夜管絃聲

又

鍾山團紫翠映戶晚霞飛木落聞人語江空見夕暉烟蓑漁父臥風浪賈船歸北鴈傳書日長沙正授衣

曉起次韵

曉輶初汲井華寒零亂城頭曙角殘射虎似聞驃騎過懸鵲真見路人單草枯塞北冰花動霜冷江南木

承慶集卷第二

三

葉乾夢裏春明曾待漏十年風雪憶長安

初冬偕廣文諸子登明遠樓卽賦二首

明遠樓懸最上層海天寒日正同登中原地自誇文獻南國人猶說廢興萬里江流趨鐵甕六朝山色繞金陵誰令錦繡風還古欲向階前理結繩

又

天香飄袖莽層層碧落真疑緩步登此地風雲看鶚薦前朝宮闕嘆龍興波光萬牖新桃渡柳色千門舊秣陵咫尺長干摩塔影亂峰西日照金繩

江行次作人韵

凍雨迷離夜放船依人岸火宿茶烟布帆自愛寒江

絲襖被深宜曉夢圓浮玉浪高聞鶴唳慧山雲滿抱
龍眠驚颺過耳輕千里計日筠籠再煮泉

錫山道中雨阻不得入山次作人韵

擬放龍山書畫船一溪微雨蘸寒烟舊來楓葉霜初
落再到梅花月正圓漱石客歸爭買醉臥雲僧老自
高眠誰云產物垂圖識猶遜江心第一泉

初冬集張日容橋下小軒以破甘霜落爪嘗

稻雪翻匙分韵得破字

繫舟入林亭林淡黃葉墮二仲偶相携浪使蒼苔破
虛閣看潮生聲幽人此高臥歲多文酒會日並魚蔬
課飲我橋下軒風流見珠唾羣公盛述作曲高應寡

和安得買扁舟臨風解塵縛

題黃葉各賦近體一首

匠門書屋清溪濱滿塢黃金無點塵霜氣入林始絢
爛夕陽照樹逾鮮新石間歇咏有幽意花下追尋來
故人落葉不知浚幾許小橋橫處靜垂綸

許墅夜行

獨夜帆檣客滄波葭葦鄉畔鴉投夕照村犬吠微霜
短簷江湖濶初衣歲月荒星言仍手板飄泊近官塘

又

有約尋紅葉何期間白雲半肩畱鶴俸一艇亂鷗羣
浦溆寒光肅村亭晚色分楓橋知遠近寂莫夜鐘聞

冬夜集侶蚤齋分賦用魏禹平原韵予以公
務不與

朔風轉寒篷征裘擁霜雨喧靜本殊轍幽勝那得取
同遊盡名雋爛熳敦古處招邀阻塵勞應接困羈旅
冷然溪上村還心到樽俎何時踏冰雪交歡愜儔侶

又

匠門溯清德先世欽儒宗溪上老著書龍鱗千尺松
春風躡遊屐一訪塵外蹤悠然歎咏餘髣髴聞吟蛩
前嶽日以緬何由叩洪鐘顧此下帷人感愴生戚容
高齋列琴酒蠅屐遙追從俛仰典刑在宸筵慎溫恭

新亭

新亭名不朽勝蹟我初過江歛浮雲盡林空落木多
淹留想風景慷慨對山河俛仰昔賢逝中天聞獻歌

除夕用張貢五韵

官舍仍除夕他鄉復素心星霜江路濶燈火夜堂深
綠酒憐佳節青雲聽好音爲次年秋試也宦遊吾已倦歸夢在
烟林

乙酉元旦口號三首用劉損齋先生暨張貢

五原韵

新年偕勝侶木末見平川晴擁千峰碧春浮萬井烟
躋攀情屢却朝謁步難前那得同鷗咏城南尺五天
是日諸子同登雨花臺
木末等諸勝子不得與

又

遺秘方海廟磊落刺孤亭世已嗟威鳳人猶望景星
苦紋寒篆壁樹影午移廳錦繡長干道能留萬古青

方正學海忠介詩皆在南郭外

又

張冠朝北極鷓鴣集苑晨化日觀蒼赤豐年乞昊昊
二毛多病客四海未歸人賴解春風東嶠崕戲綵身

再謁明陵

山河故國事全銷黃屋青丘鎖寂寥象設尚餘三殿
製天威仍擁百靈朝衣冠世遠迷猿鶴歌咏年淒感
牧樵異代一麾懸守罷拜瞻疑見五雲遙

又

建業千峰繞舊都殘碑荒草路紫紆空聞父老悲金
盤猶記高會慟鼎湖龍虎層城消王氣鐘魚野寺伴
浮圖傷心大帝陵前樹南北山頭噪暮鳥

又

奉王崇禮事非常棖桷重新俎豆香聞道乘輿親拜
謁遂令守土飭蒸嘗黃封十幅褒彌重青史千年道
益光不獨普天皆感泣端知玉曆格穹蒼

又

白頭宮使守陵人展拜龍顏日角新萬國車書齊向
化百年禮樂盡還淳子孫半賈瑤詔禍廟社旋飛猱

豕塵瞬息興亡金鑑在不勝弔古淚沾巾

棟亭詩二十五韵呈銀臺曹子清先生

種樹知先德過庭識素風前徽冰署裏遺訓棟亭中
魯國門牆峻平陽閣閣雄逸才原賦鳳世業舊從龍
尺五依宸極魁三列上公緇衣心倍篤赤烏望彌隆
白下榮開府秦淮寵錫弓閑情餘結搆清暇得和融
宇宙此間古山川放眼空棟花春雨細亭屋紫烟籠
插架牙籤滿披軒玉冊充謝池波蕩漾米石怪龍提
曙色嬌巢鳥秋光冷砌蟲苔侵雙屐綠月到一樽紅
寂歷迴廊轉紫紆小徑通恍疑垂釣客不亞住山翁
支許門前揖求羊林下逢鶴琴傳介節詩禮屬宗工

東坡集卷第二

七

先後箕裘映輝光節鉞崇尚衣方賜蟒簪筆更乘輿
靜樹思何極重雲望莫窮肯堂思手澤傾日想丹衷
幹老蟠根大枝蕃湛露豐栽培多玉荀慨灌及蘭叢
莫訝今猶昔由來孝作忠

和劉半村先生除夕紀事并謝贈墨原韵

吁嗟乎人生幾度逢除夕十二年中都作客燕齊吳
越行路難萬里間關獨行役前年白下仍薄遊青藜
父執遙相投寒酸卮酒送殘臘千騎不足誇方州秉
潮一葉方東下兩載羈棲廣陵舍廿四橋廻桃李花
二分月照笙歌夜可憐英雄少顏色醉按青萍自悲
詭杜陵茅屋羣兒欺鄭老寒璫官長罵塵埃眼白何

足論遠者朋從近烟姬豈令瓊瑜失光輝豈爲驛驛
滅聲價秦淮夜舫歸來遲寒燈對雨聊慰藉他鄉會
合如有神劇談慷慨懷抱伸風光不改華顛舊燈火
偏驚歲序新長于曉日平臺上六代江山何曠宕詩
窮益好貧自堅少不如人老當壯況有牛村書等身
俯視軒冕同秋塵時俗饋遺那得貴摩挲篋底餘龍
賓此物團圓隱靈氣松膏十斛稱奇珍燕許文章輝
灑得鍾王點畫臨摹真我將持贈巨靈手錦衾襲之
豹囊厚矜羊紫玉素所携滴露興雲壯天酒佐以茗
溪銳頭公珊瑚作架呼小友千金易字良獨難得此
名山傳不朽噫烏乎詩書劫烟愁麻秦關吏逐客嚴

暮晨墨莊日月任相放莫令青山長笑人

題家子文太守所臨華山碑冊

篆籀久不作八分頗近古中郎發新妙端嚴難鮮嫵
悠悠歷千年君乃步其武華山拾遺跡含毫時一譜
瘦硬疑有神稜稜似殼弩羣鶴參寥廓臨風翔且舞
一字渺千金對之萬疾愈乃知韓蔡輩紛紛不足數
送家子文赴石阡用其寄漁洋夫子原韵
春帆暫繫石城東萬里江程一葉風 御案雲烟會
禁近南荒鎖鑰更優崇馬行十載神交裏雞肋雙雞
慷慨中莫訝文章憎命達涉波同號信天翁

又

蠶尾山房春樹合執經先後愧凡材自聞海上乘桴
去那復門前立雪來張翰鱸專三泖近文翁詞翰百
蠻開懸知絳帳笙歌夕泰岱千峰首重回

春日雜詩五首

曲室毘西偏爲園可接聯從人乞樹子帶雨種籬邊
日出早蜂亂烟淡春鳥眠軟塵容吏隱此地有林泉

又

院落翠沉沉蒼苔日漸深階寒畱碧井壁靜挂瑤琴
快讀循良傳時爲吳洛吟間關銷鬢髮寂莫廟廊心

又

懶惜逢人骨春多中酒疴農桑懸卧閣風月戀吟窩

任命知天大勤民仗歲和瘡痍仍未起鳴雁夜如何

又

四度雞棲地公餘必種花栽培觀造化榮落感繁華
老屋春宜雨空林晚帶霞營巢知有處出入護慈鴉

又

曲折成三徑紆迴隔短牆花淡人不獨鶴立畫何長
歸夢陶潛柳閒心郭象莊未須傳大藥自有攝生方

老樹

叅空一老樹偃蓋自何年陰移千牛地涼生六月天
蒼涼聞人代吞吐合雲州短屋幸相倚蟠根容醉眠

十里

十里沿江路梅花爛熳開
明當驢背去好側帽簷回
冷艷春千樹寒香雪萬堆
咏遊童冠舊應還使君來

小桃源

不識桃源小
明霞樹樹春樓臺
紛紫翠園圃絢金銀
柳外笙歌起雲中雞犬馴
祇疑茅屋住猶有六朝人

春晚

雪氣晚交加
春城向日斜
江聲風萬弩海色雨千家
社酒人皆醉歌饒俗太華
茅簷呼父老欸欸問桑麻

春船

春水齊篙綠
春船趁雨行
青山雲外見紺寺竹邊明
鷗鳥隨歌舫菱絲拂釣楹
風花飛不定隔岸酒旗橫

林俊集卷第一

春感次詠庵原韵二首

遠隔衡雲路歸帆挂每遲
春來心獨苦客久信多疑
北野空羣日南溟徙宅時
秋風期不爽相見慰親知

又

午晴添盡漏春日漸遲遲
退食慙何補孤芳舊不疑
烟林偕酒伴風蝶趁花時
幸共幽人賞緇塵那得知

編籬次韵

削竹兼扶葦分畦且作園
不因籬小隔那對石雙蹲
碧待藤蘿蔭紅看花藥繁
荷鋤依月令幽事細堪論

巡河紀事

鈞陳初轉翠華新澤國重
沾濡露均萬姓歡呼傳警

蹕千官懷息待時巡
青連繡麥江南雨紅入蟠桃海
甸春明聖不煩封禪草願歌天保樂鴻鈞

又

黃淮指授運神機
故道朝宗萬壑歸
寵命已聞褒赤舄
全功仍自匿宵衣
笙歌化日騰三極
鸞輅春風運九圍
鳳舸小臣叨給札
屬車重得奉天威

又

東南民力盛輸將
誰道豐年少蓋藏
千里舟航連羽衛
萬家朋酒獻君王
吳山越水耕桑地
柳市梅村錦繡鄉
父老隔年還望幸
賜租羣祝壽無疆

又

金陵車馬若屯雲
江左雄封地不羣
鎖鑰百城唐僕射
貔貅千隊漢將軍
氣成龍鳳山光動
燈作樓臺月色分
河嶽萬年知効順
一時嵩祝普天聞

能仁寺看紅梅次韵荅韜谷詠庵

晴光澹以肆風氣和且柔
逶迤城南客絡繹原上遊
能仁南朝寺勝蹟巖花幽
亭亭一老梅奇古真罕儔
虬枝弄雲雨鐵幹經春秋
妙香沁骨髓朝霞爛迎眸
蜂魂何眷戀鳥夢偏綢繆
山僧步履來邂逅蓋有由
飛花襯茵席歡咏輕王侯
遐邇佈金年永懷浩劫憂
夕廊與秋殿訪古情夸猶
舉酒問梅花古人樂此不

能仁寺創自劉宋更歷開禧
皇南訪詩有秋夜之句

又

聞說能仁寺海花古殿開嬌紅迎日麗冷馥逗春纖
恰有閒僧至應喚俗吏來江邊共回首歸路片雲催

又

看花入古寺花底老僧逢好對珊瑚樹同傾琥珀鍾
烟霜畱色艷蜂蝶戀香濃只此安禪意春心晚未慵

秣陵集卷第二終

秣陵集卷第二

七

秣陵集卷第三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三首

花朝移榻漫興之作次韻答劉半村先生

竹垞斜絡射堂西官舍幽閒徑路迷苔蘚漸綠堦砌
滿薜蘿新並瓦簷齊雙扉白版因花關短榻青氍帶
月移擁簷恰留徐孺子譚經永夕共窗雞

又

節序頻催花信風夜寒山澤氣潛通天開圖畫翠微
裏人在江南春雨中籬落草叢隨意綠牆西杏藥十
分紅不須欸段衝芳徑坐臥佳牀興未窮

又

劍咏無聲畫掩扉風花永日盪春暉鉤簾茗沸雲龍
熟入座香凝寶鴨微華髮祇憐今雨異青山似有故
人歸怪來衙放同蕭寺嬾性應知應接稀

又

他鄉沽酒重躊躇爛熳佳辰慰索居春草池塘留好
句夜燈風雨展殘書歸櫓早羨鷗羣遠宦海年多鹿
夢虛莫使軟塵嗟過隙菟裘日月足三餘

題劉半村先生丹霞畫冊

我昔夢遊南越路山水靈奇愜情懷就中天半有丹
霞萬朶芙蓉集煙霧蹢躅跨鶴遊未終瑤草琪花迷

故步北山通客松桂羞廿載奔埃走如鷺洞天境遙
那得到遊仙夢杳空返顧前歲郵書得山志紀載精
詳及詞賦使我指顧開煩襟使我留連掃塵務燃藜
老子來白門兩袖峯雲話良晤貌出丹霞太古形二
十四圖纖悉具問誰開山者道隱前朝遺老今緇素
正氣閣中名姓香海螺峯頂天龍護幻洞幽巖世所
無神工鬼斧天應怒混沌破山魑魅走巨靈劈石雷
霆赴但有天山藏日月獨對空王禮朝暮一片中原
潔淨場乃在深山最深處憶昨夢中髣髴見今茲畫
裏精神遇梁棟寒生萬壑雲衣裳濕帶千峯雨撫琴
動操咫尺間壺公拍掌愚公如恍恍行攀鐵索關依

永豐集卷第三

二

稀走躍虹橋渡落何知念身世飄飄那更生毛羽
名山面目信有神海水桑田知幾度扁舟遲我錦灘
邊擬結茅廬別峯住

別峯
山名

和半村先生春分前一日同唐作人長干寺
林間小飲原韻四首是日子亦以公事同胡
郡丞出太平門循元武湖堤上燕子磯登弘
濟寺閣晚取清涼別道歸

恨望城南路長干春淺深杖頭紅葉暗履齒綠苔侵
不踏晴郊外那知隱者心亂山迎二仲得得向雲岑
又

岸柳搖輕綠山桃綻小紅人來江郭外春在野亭中

銀甲歌新轉金貂酒易空莫愁魚鱗閉蘭若徑微通

又

塵勞隨過隙春半客心驚每切鸛輿望仍爲露冕行
磯懸千嶂繞寺古一江橫有約虛梅信空山餘落英

又

山城雲乍起石路徑偏斜谷靜留禽語圃香聞菜花
夕陽人問渡春水客思家獨羨湖村叟烟波隱釣車

雨夜漫興

重疊互網縕山澤氣潛瀉行雲漸瀟漫聚雨一霑灑
峭寒上金襴浙濕驚屋瓦踈燈轉深寂鷄栖北窗下
倦眠人易酣春夢馳塞馬歸舟渺何處煙波迷白社

永豐集卷第三

三

緬想百花殘香風散原野

其二

中宵絕羣動百慮自孤沈念彼應接繁媿茲衾影心
焚香儼對越鬼神立何森浮生感代謝二毛迫以侵
浩然懷初服悠然想遙岑夜來春雨多不知雲滿林
幽人在空谷日夕誰相尋

魏亦齋同年過飲賦贈

金明闕下重淹留江左相逢共薄遊軟語夜傾醪醖
酒峭寒春上鵲鷄裘褰帷似我慙青史繡斧期君正
黑頭莫漫天涯歎遲暮翠華行處有旁求

又

黃山舊是煙霞地仙吏由來鶴不羣戶戶採茶逢穀雨村村搗墨傍春雲提携盡屬交遊累揖讓虛牽世俗文寄語續溪賢令尹好將杯酒問桐君爲高火立也

龍潭道中

一夕春粧錦繡鋪深紅淺碧亂模糊不知誰向桃源住村落天然入畫圖

又

麥畦如繡綠成行更有黃金圓菜香一曲晚峯青未了畫船人在小滄浪

又

絕壁嶙峋擁怒猊澄潭百尺照鬚眉夜來春雨兼天

武陵集卷第三

四

浪一任孤舟理釣絲

又

鐘魚粥飯夢中緣又借空王半榻眠不信毒龍藏鉢底江雲夜起佛龕前

小園課花次韻老韻

種樹搜殘帙移花遍小園午晴方爛熳晨露遂翩翻秀色搖書幌清香上酒尊不知風雨散搖落幾枝存

扇頭貼梅贈僧之作和半村韻

拾得瓊瑤點染奇天工人巧恰相宜朝來朵朵孤山色一任西湖風倒吹

又

曉雲仙蝶故猖狂錯認羅浮十里香便面春風莫相訝飛來似點宋宮粧

又

湘中繡閣水煙迷重現禪心作畫師可耐香魂託團扇秋涼仍有棄捐時湘中閣名貼梅始於如皋周氏開秀今有僧衡南工此

再賦貼梅近體一首次涓麓妹丈

乍落江城一笛風拈來補綴見天工枝移鄧尉春雲裏夢在灞橋香雪中金殿鴉寒依日影玉堦螢起撲花叢舊聞團扇勞纖手已向優曇證色空

同人遊天界諸寺集長干精舍賦詩遙和原韻

武陵集卷第三

五

笑中林把臂難留春載酒得遊觀金塘競挾黃金彈玉版初參白玉盤古寺齊梁尋舊社扁舟李郭結新歡相聞盛世搜幽側早向緇塵問鎮干

家小阮正求入都見過次韻奉答

十載仙源攬杜蘅春帆白下訪鷗盟元龍氣自高淮海小范留能貯甲兵夜月滄江閒把釣暮雲靈岳想歸耕南來芳草垂楊路羨爾鋒車達帝京

題王青原夢鶴小影

翩翩仙骨本離羣清夢恬然與鶴分試看武陵溪畔路碧梧掩靄洞流雲

又

清班案吏下瑤池靜對真宜白雪姿一覺遊仙渾未醒山中讀易已多時

又

人間夢覺熟黃梁世夢焉如鶴夢長記得羽衣巡帝座依稀天路任翱翔

題何梅溪小影

山深溪復深梅老白如雪何處住山翁孤吟自怡悅

又

潞視向清溪柔翰時自弄夜來風雪中香雪互成凍

又

官掉山陰船共住梅花裏溪曲不可尋空濛隔煙水

恭和

御製回舟至常州府是夜甘霖大沛原韻一首應

制

繡夢江南綠滿田萬家豐稔樂頻年羣黎望歲欣逢

泰

聖主勤農獨惕乾迎旆祥雲晨布濩隨盤甘澍夜潺湲極知宵旰遙相應呼吸蒼穹達凜虔

又

比屋謳歌見井田麥秋風日太平年九如動地方巡嶽六御行春正仰乾淑氣蒸雲同浩蕩流膏和雨並潺湲宸區載慶

天顏喜願祝無疆答帝虔

閏四月廿六日由仲莊開返金陵三首

帝命清馳道天威拱御舟一愚何足贊百死未能酬

扈蹕經齊甸迴帆恰濟州餘生橫罪咎莫慰北堂憂

又

兼程迷曉夜風色上征衣聖世恩原厚孤臣淚敢揮蟻忱蒙日照天語霽靈威咫尺陪鵷鷺歸心莫奮飛

又

水驛三千里雲帆十二時金吾催電製鐵騎擁風馳悸病心魂亂生還鬢髮衰豎儒慙薄劣徒負聖明知

次韻送彥晦還汝水

彥晦家鸞栖長子

集卷之三

七

扁舟白門路感故淚何窮兩世憐家難孤兒有父風渥洼占耳峻廣莫會毛豐耕讀須堅守毋勞學轉蓬

東周洛陽處士

聞道龐公出秋江任往還白雲時拂岫紫氣正臨關煙樹前朝寺霜鐘故國山蟲沙看隔世方外有童顏

又

兩載兼程約迢迢水一方仙帆來極浦幽夢隔禪房憂患頻觀易逍遙舊學莊為農吾計決三徑在衡湘

天河和王密草原韻三首

虛白渾如練空濛半壁懸并包黃道北斜絡紫微前素影沉初月清輝界遠天乘槎事荒忽歸路不知年

又

似帶三垣拱仍隨列宿流尾間藏水獸洲渚散犧牛
彩霧光難覓銀波夜更浮雙星知競渡瓜菓又新秋

又

象地東南繞從天西北傾長空流不住終古浪常平
上將嚴桴鼓食狼避甲兵挽波能一洗灝宇自澄清

北斗和韻

斗象依辰極樞機運九天四時隨次序萬化繞迴旋
職豈酒漿用高堂喉舌邊微茫問天理蒼昊若虛懸

乙酉中秋同於在文家韜谷寓樓聯句用甲

申年原韻

佛窗夜淨月波流洲佳節相將記數秋皓魄當頭雲
盡豁各韜清風吹袂客忘憂開尊自覺襟期曠在舉扇

仍看霧障收故國尊鱸知近遠洲策勲何必事浮丘

各韜

又

月色江光相向流各韜天香入座半分秋閒心獨領頻
舒嘯在多難平逢未減憂九陌笙歌聲正熱洲六朝

風景夜全收金波入望空千里各韜贏得清輝遍遠丘

文在

重九前五日和同寅范敬齋郡丞感懷原韻

時范將北上

高閣風多送晚涼蕭蕭兩鬢飽吳霜禁愁漸減垂腰

帶解厄初無繫臂囊黃菊催詩逢好友青山對酒又

殊方知君憂樂關先德應為澄清攬轡忙

夜夢為詩中有異鄉寒逐邊鴻急國春從

嶽若來之句為足成之

危樓永日坐崔巍野寺黃花對雨開過眼浮雲何足

問驚心華髮自相催異鄉寒逐邊鴻急故國春從嶽

若來詩中好在煙霞天萬里遙憐兄弟正登臺

夜坐小飲同於在文張亦村家韜谷聯句

客窗沽酒夜闌干洲跋燭欣忘玉漏寒猶藉清輝弄

壺尾洲相將同調訂金蘭欲澆塊壘填泥飲各韜安得

風雷起蟄蟠古道只今能有幾在迂疎空自媿儒冠

又

孟酒深宵意氣濃亦千秋嵇阮可能客新亭猶灑當

年淚各韜木末仍傳國士踪倩得僧鐘消客慮在看殘

籬菊伴詩慵龍門更有登山屐洲遮莫尋幽策短筇

長至日鶴舟上人投詩見訪次來韻

虎豹嚴扃絕問遺東風昨夜掃霾翳九重夢繞雲霄

迴一線陽回草木知蕭寺過從留軟語故鄉消息訂

幽期開心擬證無生法聞道支公解說時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又

宦海虛知行路難相逢不必道暄寒社中花雨尋舊夢
舊夢裏人天笑宰官白下君猶陪錫杖滄浪吾欲老
漁竿縹緲莫擬閒愁賦暮色江聲且勸餐

和鶴舟感懷詩原韻四首

搔首何堪問朔風歸心日夜規冥鴻華顛漸老霜前
菊醉眼還憐雨後楓自況倚樓同趙嘏莫將投閣類
楊雄紙窗讀易渾閒事得失由來付塞翁

時子機居五閩月

又

閱世深嗟出世難青山贏得倦中看廿年秋水慈親
老千里風霜弱弟單

時卷三弟遠楚

擁被香微依古鼎挑燈吟

苦弄柔翰清寒正憶漁樵侶遠水遙村夜雪漫

又

不寐城烏啞啞啼中宵鼓角亂羈栖懸知月冷千江
合聞道霜濃萬瓦齊陸海波濤驚欲定故山蘿薜蘿
猶迷南華一卷消諸妄嬾性年來是木雞

又

厚祿何須侈建牙舊溪寒老一林花國恩寬大人還
里天意春融客到家准擬帆檣隨早燕即從煙樹伴
歸鴉弟扶兄醉兒將母潦倒丘園有歲華

長至後一日閣中卽事疊前韻四首

傑閣憑陵廣莫風况聞天外有離鴻九秋夢隔雲中

寺

擬於溪山作牛首之遊不果

一水遙懸江上楓塵到元規迷遠近劍

又

乾坤吾道屬艱難世態從教白眼看人面平逢冠蓋
舊羊腸莫惜路塗單天空海鶴翔寥廓地燁江鴻息
羽翰歲暮寒威方肅殺北來雨雪正漫漫

又

無端驚鵲惱人啼一榻青燈伴佛栖天半星河當爍
入夜深鐘磬與雲齊魚龍巨壑波全吼豺虎中林路
恐迷壯士就頽雙鬢短空勞起舞自聞雞

又

初陽日色照簷牙凍結鄰梅漸吐花玉殿銀甕虛亞
歲野人朋酒到浮家醉眠莊叟同羣蝶草聖張顛笑
亂鴉四十年餘多難客蓬科隨地轉風華

和王宓草見貽原韻三首

半載雙魚杳未傳人來空谷始茫然牆東避跡真高
士郡北逃名媿昔賢客裏琴書還雜杏病中屢履廢
周旋大冬嚴雪慙相許敢謂貞松節自堅

又

名場束縛解簪纓布襪青鞋任送迎支許自饒塵外
想羊求豈是世中情鄰花別院香全逗凍雀欹簷靜
不驚天末數峯橫夕照憑欄坐看晚霞生

又

擬結衡茅伴野僧白雲遙隔最高層閒留茗話依禪榻夜把詩篇對佛燈萬戶霜砧迷古渡六朝松月冷諸陵不堪更續陽阿唱楚客由來感慨增

和王安節見貽原韻二首

曾無壘塊積心留勁草何知遇疾風自媿期期非奉詔不須咄咄漫書空雲凝秋氣成蒼狗日映江光變彩虹微尚自來乖世法敢嗟蒙難古今同

又

頗愛西莊王右丞桃花輞水認前津慈親健在長依佛尊慈九十長壽難弟險多會有神為慈自隔樊籠音問少

秣陵集卷第三

七

故煩蕭寺往來頻五湖明月滿湘雨春色應期杖屐

身

秣陵集卷第三終

秣陵集卷第四

湘潭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四十三首

赴淮揚候勘留別蔡甘泉兼次來韵

斷岸明殘照荒江宿暮雲初衣行命駕久客感離羣蕭寺簪纓合隋堤袂袂暫分勞勞亭北望歸路隔湘君

又

白簡蒙天語青毡借佛樓福堂形漸槁宦海鬢先秋擁道衣冠會環城父老愁素餐知薄劣清淚已交流

又

江左文章伯詩篇絕代名獨從多難日彌見古人情

秣陵集卷第四

一

淵靜魚龍蟄天空鶴鶴迎攝山春屐在載酒得同傾

次張亦村送別原韵

歲暮天涯復此行江晴仍喜片帆輕山中詩到聞梅信籬畔書還念菊英河內忍看今日淚桐鄉殊媿異

時名華顛禡散知何補空負丹心答聖明時丁帥蒞到

詩甚

萬鴛風生甓社湖蕭騷一葦夢魂孤曉來白雪三千丈怪底江山在玉壺

高沙舟中大雪絕句十首

淮南江北路迢遙澤國魚龍勢轉驕五載蓬窗尋舊

又

又

淮南江北路迢遙澤國魚龍勢轉驕五載蓬窗尋舊

夢煙波何處訪漁樵

又

孤城夜隔水雲隈仍似扁舟訪戴來岸火僧鐘對知已木瓜新酒擲千杯

時訪楊東里不果同行首爲於左文徐偕舊小阮橋谷

又

凍合秦淮客未還六朝燈火有無間老親弱子羈栖在孺婦何須泣峴山

又

丹砂無計養微疴歲歲間關唱渡河不信飄蓬人漸老夜來朔雪鬢邊多

又

一片瓊瑤島嶼孤野橋溪樹盡模糊長堤十里行人少有客騎驢入畫圖

又

九河水雪照鬚眉會記程門獨立時鳳泗山前老臣淚元戎風色上旌旗

時赴寧夫子奉命會看鳳泗河道

又

頻年劍珮拂霜花淮海風光似故家此去韓侯祠畔路釣臺煙水正無涯

又

甘陵渡口木蘭舟霜雪年年擁敝裘古木寒鴉舊門館不堪忍慟過西州

爲淮陰許夫子也

又

橫江隻鴈影南翔紙帳梅花水一方無限歸心隨暮雪風飄一夜滿瀟湘

又

淮陰初度遣懷四章示李炳宸吳宥涵諸子朔風吹塵沙高樓日陵屬蓬生本無依飄轉何根蒂艱危涉揚子洪濤中夜濟老親寄異縣十口煩家計栖栖淮海間蹤跡無寧歲復茲理孤棹所憾日月逝平生爲浮名顛倒家罪戾矧逢初度日荒寒尙留滯何由出羅網浩蕩青冥際

又

天涯盛霜雪遊子歸無時百草既隕落嚴風復凄其歲晏迫羈旅展轉乘塗泥自古憂患心莫由叩蒼龜願贈此邦士直道三代遺壺漿來絡繹父老涕泣洩薄劣感疇昔追維媿今茲微尙阻孤憤長途畏險巇辛苦謝父老浮雲暮何之

又

我年四十餘心悴形就槁鼠憂增遘閔焉得不用老十載別鄉縣塵鞅殊草草妻孥隔風雪飢凍難自保何況堂上人顏衰眉髮皓孤舟腹堅冰羈棲長淮道霽景旣高懸雲霾豁如掃負暄豈不受獻曝苦不蚤微名何足榮艱貞以爲寶

又

壯歲稱壽康中年祝耄耋羔羊與朋酒冠蓋前後列
我母垂白年誕日天貺節維時掛彈章親串問遺絕
定省失朝昏禪房比縲綬嗟予馬齒辰安敢侈陳設
南冠稟刻命恐懼待剖晰河冰積若山簷霜散成雪
朝來慙一飽菜羹足愉悅

聽雪

定夜寒方肅高樓響乍分微封僧舍樹深護大江雪
瓦重似猶集窗含如可聞陰懷與清夢虛白正無垠

霽雪

簷淨見冰痕霜空鵲在門晨光開積雪霽色上朝暾
遠浦相明滅寒煙互吐吞街泥減人事梅信隔江村

丙戌元日口占四首

襖被燃明燭蕭然拱梵王老親猶健飯官舍復他鄉
拜舞重關隔謳歌化日長泥塗任漂泊消息問勾芒

又

栢葉能長翠梅花已自開臘隨殘雪盡春共曉風回
酌兕賓朋在扶鳩父老來含節差色喜菽水一徘徊

又

三度長干歲呼嵩北望遙虛慙清白吏徒負聖明朝
默禱思豐稔微陰破寂寥靜觀諸物理吾道任萍飄

又

波濤知宦態金石見交情自昔多憂患安能負旦明

條風行解凍旭日漸敷榮江國春來夢樵漁願此生

元夕家韜谷至自吳江作誌感詩未成予足
成一律次作依前韻各成四語以誌別懷

鈴閣無人草遍生愁風苦雨不勝情陽和未解孤臣
恨頌禱猶勞萬姓迎谷佳節殘尊蕭寺火夜燈街鼓
秣陵城鴈行十載相依夢暫隔吳淞幾日程州

又

瑣窗微雨薄寒生翦燭仍餘戀別情自笑高天仍踟
躕誰知拙宦少逢迎洲寸心相照通千里萬卷何勞
面百城聞道聖明方渴士春風上死速王程谷

題徐侶蒼畫山水圖

徐子齊昌之才傑人前自稱楚顛客少年學書兼學

五

劍落落襟懷露奇節傲岸豈屑交王侯佳水佳山恣
攀陟專精六書工篆籀運肘中鋒畫如鐵蟲書鳥跡
無不為岫巖石鼓狀莫識胸中丘壑奇復奇彷彿前
賢掩來哲平生但無却顧方半歲不肯滿一石三年
作客石頭城掀髯往往浮大白偶索印章及書畫架
上塵封字漫滅樹滋主人有藏絹愛之琳瑯錦段襲
膚理光膩同吳綾闊幅橫裁剛十尺興來遂作王宰
圖酒酣亂點徐陵筆可憐一掃生煙霞萬壑千峯出
齋壁屋裏雲停處士家洞中水繞秦人宅黃葉村莊
前後通綠蘿橋館東西接已聞樵牧歸青冥更指桑

麻辨阡陌閣中並坐者誰子笑倚高旻看秋葉爲我
動操譜高山爲我飛觴弄明月石邨之南萬松室我
獨何爲阻塵轍童子歡迎待明發就中應有滄洲迹

樹名

讀故武太僕愍忠錄遙題祠壁

武蓋江寧之漢水人明嘉靖間自州縣

幕府標奇節清風照海陬孤忠祠祀遠終古姓名留

陰雨靈旗夜荒原碧血秋冠氛籌勝國遺憾未能休

咏盆蘭卽席次張亦村原韵同吳觀與小阮

涵谷

江鄉春信上崇蘭幽澹偏宜佛寺看香泛金樽晴漾

碧影隨銀燭夜流丹當門自合逢鋤刈入谷還思伴

考槃並坐光風邀素侶不妨傾倒爲交歡

春夜招同於在文李客山劉東村來亮工張

豈石家詠庵寓樓小集聯句用栢梁體三十

五韵

春風澹蕩花正飛詞石城積翠柳十圍客紛紛桃李

呈芳菲豈舊京風物提晴暉滄迢迢良夜香辭排亮

江天星斗羅禪扉東展嶺踏雲客晚歸在辛夷翦就

製春衣詞使君招邀開絳幃客載歌既醉露未晞豈

名流佳節交光輝滄賓客歡然玉屑霏亮白鷗漁父

同忘機東新詩璀璨闌珊在湖海飄零家書稀詞

六朝覓古空獻獻客鐘山陵闕高巍巍豈江渾浪黑

魚龍威滄金陵古之帝王畿亮南人北望歌五噫東

江流無恙釣魚磯在三年力使萬民肥詞扶鳩父老

楊芳徽客一尊文字金枕揮豈今夕何夕相因依滄

竹林逸興尙可希亮山人衣白燭衣緋東雄豪意氣

凌太微在果以棄栗肴以薇詞望雲惆悵懷慈闈客

君其是矣我豈非豈故山蘿薜懸先幾滄陶然一醉

與世違亮安得舉世無寒饑東康衢鼓腹歌浴沂在

三月二十一日聞 命北行留別江寧父老

用李客山見貽扇頭原韵三首

閱歲仍依坎當春尙履冰艱難馳鳳闕酸楚別金陵

民聽風謠厚君恩雨露增蔣山如送還回首望峻嶒

又

金鷄來佛寺彩鳳下雲霄臣罪原難追君門竟未遙

葵心長戀闕鷺序復趨朝白髮兼悲喜宣闈破寂寥

又

此邦真直道歌哭易冬春不盡蒼生淚仍霑清路塵

幾先思往昔薄劣媿明神敢負艱貞意長懷雪後筠

江上送家慈還里

南望瀟湘路維舟送老親歸心伴千里遲日恰三春

幼弟扶携在雛孫語笑頗母爲念遊子

聖主在楓宸

又

迎養無多日回帆又此行蕭條遊宦色安穩故園情
去後風波靜秋來黍稷成賜歸如可顧堂下綵衣輕

示五弟

爾兄方北轍吾弟即南轅好護蒼園去遙憐子舍存
傷心思鶴隴多難見鴿原歸路青山外離愁不可論
送家初庵愚齋還里

驚濤初定片帆飛計日長風返鵲磯為我浪遊憐穉
子賴君持護到慈闈九春岸柳提官舫五月江榴照
客衣好坐潭煙迤邐浦尊羹消息待人歸

彭城道中作

林院集卷第四

朔雪孤舟夜間關黃樓落日記躋攀英雄舊號風雲
窟形勢平連海岱間碧井路旁彭祖宅蒼煙河外子
房山飄飄六載征蓬色那得塵中學駐顏

塗次寧陽

余癸未年
命張

竿確寧山路重來已四春九農仍瘠土一雨暫怡人
發粟君恩重流膏使命新杖藜勞父老遮馬問孤臣

同於秋圃張亦村家涵谷小阮北行道經代

獄感賦

五年東嶽看雲峯又指徵車攬轡同祝網幸逢明聖
世脫繫殊見古人風山鐘夜引天鷄唱草露晨晞
日紅北郭幽期迷去住鬚毛銷盡軟塵中

水東集卷第一

湘潭 陳鵬年

古今體詩共五十四首

二日山中感懷

山風夜怒號凝冰凍林谷茅簷萬松關頽枝壓羣竹
非無尋梅念晨起氣森肅門外盈尺泥轆轤陷輪輻
東隣一老翁屢傳聲鹿鹿入門強作禮揖讓過頻數
開言賀新歲漸事播百穀但願天年豐就茲卒臘伏
去歲三冬日瑞雪無半剎雪淡蝗亦淡無雪蝗安逐
雷電兼春令膏雨苦霖霖毋乃兆今年大有未可卜
亦或天札繁斯人遇不淑聞此滋歎嗟未言足踣踣

水東集卷第一

携家過八口所貯無百斛兩年薄有秋玉粒賤戎菽
斗米數十文未了追呼聲常恐薦饑饉何以具饌粥
况乃田舍間夜夜聞野哭凶歉一朝至子婦鮮完族
徬首祈皇天南方久荼毒保無雨露垂春夏時寒燠
長養逾歲時生齒庶能復側聞蠲租詔皇恩等膏馥
俄聞丈畝令涇陬無遺躅前旌出縣門胥馬遍原陸
以茲互特角閭閑速我獄嗟嗟數子遺難免剝膚肉
言之心惻傷徘徊極目早春日荒憐愁烟冒茅屋
寒春易氣節難鞫願言路富壽喚吟藉良牧
將理棹桃塢感吟二首
輕寒小雨落梅天洞口尋春意惘然欲上藍橋思杏

酪重來已不似當年

又

小徑桃花映淺流，艷陽無語弄春柔。誰知人面同花落盡，付封姨一夜收。

晦夜感悼四首

折盡枯腸久廢吟，翰窗門巷又春深。身餘一死魂先墜，淚滿千行血已沈。沒世啣辜悲菽水，百年飲憾哭人琴。驚風怒雨蒼穹酷，記取遺言字字箴。

又

孩提哭母又今年，二十浮生故愴然。就養何時來紫萼，相從無地向黃泉。三番淚盡椿萱夢，予自五齡抵今二十有四週年之喪者三

大東集卷第一

兩度春傷風雨天，去歲冬春歲餘最是遭家成隻影。更從人世

話團圓

又

早歲艱難百折身，燕山楚里失昏晨。十年懷橘空成憾，千里遺羹豈爲貪。常應捋飛來外侮，憑誰急難共酸辛。從今墮盡西山淚，地老天荒剩一人。

又

萬卷遺書讀未殘，承家翻自愧儒冠。終天祿養平生恨，兩世文章負荷難。弟妹蕭條前路杳，風塵瀕涸一身單。瀾留獨痛兒辛苦，夢逐幽泉血淚乾。

大家鸞栖江漲韵二首

又

澤國春流濶，舟行岸不停。雲霾江雨重，潮拍水風腥。捩柁凌空曠，廻船向杳冥。萬山驚過眼，午夢得初醒。

春暮

江上逢寒食，魚龍鼓怒號。臨波思浩浩，破浪失滔滔。雲幕天光近，帆連水勢高。故園時濺淚，無意問春醪。

又

歲月無聊又送春，東風不遣斷腸人。夢回蛺蝶虛齋影，血灑啼鵬欲染巾。九死心魂支瘦骨，餘生菽水謝雙親。空村立斷斜陽暮，亂樹殘烟更愴神。

大東集卷第一

十年容易失晨昏，此世難言罔極恩。豈有形綸來北極，空將特創老青門。重雲莽莽春俱盡，落照蒼蒼欲暈昏。遙舍鳴泉猶解哭，夜深風雨灑啼痕。

又

刀兵水火劫還餘，四十勞生意少紓。未雨綢繆桑戶在，遺經辛苦歲年虛。柴荆去後空歸夢，枵腹生前尚滿除。惆恍相逢華表上，夜涼乘月少踟蹰。

又

春老寒山風雨稠，孤兒寡婦哭啾啾。一門五幼啼懷抱，先君兄昔四命及王父遺腹幼叔五人皆幼穉隔歲三喪接墓丘。先君未葬先君在室先君母賀堂議改葬籤架依然遺跡在，音容無復寢堂幽。不堪酸楚人間世，半夜園林冷似秋。

亡室誕日

斷盡枯腸淚濕巾傷心念爾又逢辰五年壽內當今日隔歲離魂及暮春有女慣愁阿姆病無家難免酒漿噴忘情幾付莊生夢貧能椒觴更怡神

又

支牀鷄骨轉摧傷早歲憂煎閱死生亦解開懷聊徙飯會須觸景更迴腸雨風離合尋春悲陵谷高深作劇場最是徘徊故園路杜鵑啼血到寒塘

淡竟日

同張雲客石古懷千一百史游隱善山庵坐積歲南窗城百憂上方林社見冥搜迎巖石寶新舍

水東集卷第一

四

雨拂柳山花咲點頭未有機心同抱甕還將出處沈虛舟最憐望遠嗟行役鬱鬱春雲暗淚流

又

片石孤雲萬壑中舊遊蓬戶有林公門收爽氣諸峯靜路入幽岩絕徑通拄杖應隨香積飯撥簪還過梵王宮重來會解無生約不聽晨鐘早悟空

入白雲道中

宿雨沾幽徑峯烟帶曉微十年清靜約未到已忘機

又

閒道溪聲入雲生半馬頭猶疑有殘葉暗向澗傍流

又

未了先人志春殘始獨行飛泉猶解哭滴滴斷腸聲

客冬先君曾欲養疾于此不果

又

行踪不到處萬象轉罪微已識浮生恨重來問是非

龍女洞

偶逐漁郎度嶺來香風吹上白雲隈龍宮一閉無消息洞口深深花自開

隱山

舊傳精舍隱山中絕壁雲泉路不通寺外指風銀杏老橋邊流水玉珂空浮生我亦知穿鑿正法悲誰辨異同自是深林人跡遍更無深處覓孤踪

水東集卷第一

五

又 山外即宋胡文定公墓公曾與山僧雲石為方外交

蓮社相携紀舊聞講堂風雨剩孤墳留春客至因黃菜結屋僧閒任白雲巖路苔錢愁磬確洞門蘿幄引潺湲明年應踐山靈約遮莫青燈午夜分

雨吹

雨歇林難暮山空晚易晴猶餘憔悴意長抱別離情亂水平田澗斜陽谷口明年年感春色怕聽子規聲

又

忽忽看駒隙所悲愁日多腸迴客減鏡裏病成魔小徑依松竹深山長薜蘿二年堂上夢扶得醉顏酡

宿老虎市

時與許樂人子相過

油油禾黍滿平時落日登臨古渡頭去國烟花哀舊
里還家風雨散孤舟奚囊笑比千金橐客舍寒添五
月裘誰分龍門三載約江干車馬適相投

陶準小泊

小泊依沙渚投閑避鬧津江明漁火亂風細晚波勻
鄉語隣船煮炊烟僮僕親花源曾識路不必問漁人

又

空復浮沉意往來湖岳間望雲增涕泗行役阻江關
落日峰全暗滄波鳥復還悠悠半生事遺憾與青山

又

頽波流宿漲敗荻轉淪漪估客占風候篙人理釣絲

水東集卷第一

六

浮家終似客吾道欲何之應羨滄浪叟長吟良夜詞

述懷呈淮陰許夫子五十韵

憶昔齡方戲成童習未端耽奇慚李泌號聖愧延年
弄筆窺墳典談經挾奧元方曾侍祖有道竟承先
地值烽烟隔時遭楚徼偏千秋書欲上三篋志空懸
泰復欣瞻日人思慕扣弦冠裳猶躑躅頭角小龍驤
附鳳心原喜吞牛氣已堅先期期脫穎小試遇初璫
懷寶寧忘世韜光暫隱廬願爲知己得耻受衆人憐
大壑聞龍戛溪山學豹眠怡情羅百氏恣意獵羣編
運起闕逢歲風開壯月天在廷求額俊造士仗名賢
夫子關司命文章出內銓龍門爭沐浴冰鑑秉衡權

水東集卷第一

七

衣鉢留真派門庭蔭嫡傳會同歐永叔不數九方歌
賤子雕蟲質寒窗破鉄研自知鳴似蚓敢曰筆如椽
甄拔逢青眼掄升愜往緣非關針芥合詎識火軍燃
御李從車下歸韓拜馬前疎狂遲腳跡荒穢負庄田
冀北羣爭脫鹽車命復牽斯文殊坎壈吾道嘆連
淡墨嗟危得師門亦惘然卽今瀕困躓無計解顛連
貧病真摧骨艱辛未息肩蓼莪難再讀鸞鏡失重圓
白日流光悞青春淚眼濃蟠泥輪天矯拂翼想高鶩
蕭帽撐殘帙螢窗護冷氈璞合終剖玉珠媚或藏川
蚬蟬酣書海龍賓戲墨淵松楸廬墓側風雨泣山巔
天嶽芬花縣昌江聽里絃鱣堂時晉秩魚袋慶新遷

躡屨探程雪撥簷上刻船高軒遭道左旅店展鴻篇
道範鬚眉峻光風鄙吝蠲垂憐頻太息拜舞自翩跹
蕭寺晴鐘夜津城古郡邊丹簡開燧霧絳帳捲湘烟
北斗司衡耀冰壺濯影鮮掌綸催鳳沼委珮待金蓮
借寇兒童集板黃父老聞盛朝須碩輔咫尺麗花磚

故人梁昇試曾以盆魚兒許戲成一詩

梁子盆盎多嘉魚逢人見許佛頂珠歛然索取失顏
色一尾半尾如瓊琚君不見古之慷慨俠丈夫知已
義重捐厥軀又不見南宮癖好奪人物抱甌墮水非
癡愚纖鱗小族亦微爾言而可食矧其餘吁嗟豆箚
德色古所重緣木不得空踟躕拍張使我成軒渠慎

勿打我磨勒奴速須還我祖鉢盂

城雨中即事感懷

冥冥風雨來淋漓
頽簷霑浹注無停
暑重陰壓深書
簾懷滯幽仄所憾
日月驟江河勢趨
下人事嗟莫救
有吏前捶門厲聲
若雷吼傳言縣官
怒催胥夜驅走
新租十輪八兩股
生腐臭私徭計倍
徙旦暮追呼蹴
嗟此承平世聖德
齊高厚湖南越邊
徼天聽誰能扣
降囚不受死殘民
若簪冠汨汨數年
間墟里失輻輳
我聞明哲人觀時
善雌伏胡爲混泥
滓慘慘斜日斂
春夏盛雨水禾苗
半傾溜濱江助卑
濕冷戶結新窰
迴船理歸橈暗淚
濕衫袖

水東集卷第一

八

送僧月惺之雲居赴異老人約二首

浮生誰復解通津
三載桑門見汝真
訪道幾年遊白
社逃虛何地隔紅
塵心悲火宅原無
相法闢祇園定
轉輪便負蒲團向
南去洞山端的有
傳人

又

爐峰深秀舊超倫
草舍今聞遠上人
自是真如留種
子不教夙慧混根
塵到來馴虎迎溪
嘯定後降龍向
鉢蹲語我給孤堂
上老悞人多是宰
官身

寄懷內父石牛翁

苦憶江城客牢騷
華髮翁感時詩律
細撥悶酒尊紅
池冷偏宜夏樓高
慣受風清秋定遊
岳且勿恨囊空

又

浮生

別後應憐我行藏
頗自知有生餘死
喪於世淡營爲
土室全忘暑書城
會解頤近添花檻
好藍鼎望前期
浮生駒隙惱柔腸
卧病深山日更長
遺憾雞豚時酒
滂牽衣弟妹畧成
行青苗典盡無良
策金谷相聞少
報章賴有園亭堪
曲枕藥欄花影亦
頽唐

又

閒庭暑氣晝陰陰
坐擁羣書仔細吟
小屋避人門巷
別空堦著露草花
深全生皮骨思艱
大玩世風波付
陸沈本爲銷愁步
溪上暮原西日轉
難禁

水東集卷第一

九

五口感懷

飄零歲月近何知
節序驚人感歎俱
一座悲歡兄弟
少年生死室虛虛
病餘司馬存皮骨
賦後安仁戀
板輿寂寞羅江今
昔恨楚騷從古哭
難除

又

憶昨都門旅思中
壯懷三歲苦飄蓬
宦情北闕心難
熱淚血西山哭已
窮永夏炎蒸憂旱
魃荒村釀秫乞
隣春消閒日掃烏
皮几稚子編籬竹
徑通

時有貧
米之役

憂旱

朱夏攝羣動長養
變時曆驕陽灼頽
宇僂僂畏赤日
庭花爲之萎
無顏色昨日東家
翁荷鋤過南陌

含淚向予拭未語先愴惻云有前清溪頻年備蓄淺
豪右動橫截下流滅涓滴山陂無泉源不保旦暮竭
轉挽亦難辭枯槁無地置十日更不雨田疇盡枯垤
哀哀窮簷子危命在旦夕側聞邑長吏新法美疇昔
青苗不滿尺預糶輸官室斗米值青錢凝眸望比櫛
租吏朝出門米商暮橫宅搖搖婦與子生死不可測
昊天不降鑒何以償膏血

又

湖南疊喪亂戰場生野烟稜瘦且時至曠莽空桑田
天聽雖不遠民勞數則偏伊昔隨車雨膏澤蒙均霑
亦云調燮功陰陽無伏愆南方半赤地猛烈無停鞭

水東集卷第一

十

螟賊接踵至赤黑頭競先嗟嗟蒼赤子曰夜相熬煎
春夏滋旱蝗毋乃致之然昨年拜恩詔田租半賜蠲
胡爲元戎檄新徵盈萬千鞠囚一朝至婦子豈得全
水旱不上聞浮雲負高天沿村走吏胥民其灰稿焉
此倘亦何辜塞語愁顛連

亭午

已見清晨雲出岫還驚亭午日蒸門籬邊木葉同霜
萎溪上牛車遍夕喧病後翻愁執熱馭餓驅尙有空
倉存千家痛哭候原野安得猛雨來黃昏

又

河伯無親燒不得山龍不仁將奈何十家冷爨餐蒿

藿三戶橫征典笠簑多病馬卿消渴久幾時鄭監繪
圖過近見東隣下租檄昨夜宵徒聞嘔呵

喜雨

望歲祈甘雨良苗慶有秋逢年滋浩蕩無計緩誅求
粗糲隨人足新蔬入圃稠在山供給省吾亦守林丘

又

百畝居三葉安貧仗老農深山羣飲啄聖世長疎慵
村樹停雲濕籬花得雨紅定知時節好暮景報晴鐘

寄訊汪柳公先生綏寧幕中

渠陽消息久徘徊楚客清秋作賦才幕府老因名下
重薤歌新爲故人哀雲深濤谷來書少路入牂牁列

水東集卷第一

十一

嶂開報道板輿晨夕好可無三徑掃蒿萊

又

隔年音問阻江關蔚子呼天血淚乾車馬定應遲死
友雞豚空復想承歡離邊叢桂三秋長江上披裘五
月寒珍重鴻書禁瘴癘問人時一慰加餐

冷月

冷月窺苦寢宵寒轉自悽暗蛩秋傍砌積雨夜聞溪
百折腸空在多艱路豈迷向來愁絕處息影類雞栖

懶惰

懶惰經旬絕浪遊投閒生趣靜中求空山積雨真消
夏老樹鳴蜩亦近秋病肺關心尋藥裹草玄何地卽

滄洲知他叢桂堪招隱未有音書到薊丘

月夜

好月不受夏涼風先到秋樹深螢火暗露濕草蟲愁
靜夜消諸妄冥心散百憂朱陵音信近遲我萬峰頭

內父石天平枉過山齋有作

幽棲客至果茫然避暑奚襲五月天不剪蓬蒿真仲
蔚未成花竹擬平泉清尊露語悲歌集世路關情感
慨偏便惜勞生向丘壑冥鴻終自羨高竊

又

病裏披裘暑氣清深山聊與學逃名看公華髮知多
少念我浮家半死生竹檻夜涼貪月色松濤人定作

水東集卷第一

七

秋聲懸應羽翰西風便屈指烟霞五岳情

水東集卷第一終

水東集卷第二

相澤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一首

奉和內父半公見過山齋二首

兩地詩魂悵各天杖藜時出嶺雲邊空堂洒淚當今
夕舊事酸心付往年風樹已教腸寸斷鸞衾那復影
重圓最憐夜月同婁楚吟入清商怨幾篇

又

隱恨何須更問天乾坤失意果無邊餘生弔影空皮
骨弱冠煩憂老歲年淚下闌干花欲濺詩題深夜月
同圓逃虛莫負山靈笑爲檢淮南桂樹篇

水東集卷第二

一

宿昔

宿昔雞豚願三春血淚捐累塋徒有地追日已無天
養與蒙恩日孤遺半百年縱邀封軸字燒不到黃泉

又

早夜哀啣恤呼天路莫知出門時眷戀觸境更思維
罪憶生前悔言留去後悲寸腸終腐敗不敢讀遺詩
三從弟先民爲從伯子文之子從伯祖伯二
之孫子文之亡也遺孤十餘歲 先君子多
方撫鞠且成人議婚忽天亡而予文之祀斬
矣嗚呼傷哉既亡兩月後始哭以詩

汝亡兩閱月不怨更裁詩三世兄兼弟同殤父及兄

亢宗期長大沒戶見此倘天道今如此茫茫未可知

又

正氣存三代猶然骯髒才只期延絕祀翻不活餘灰
伯一公死
虎藏之難

汝泉臺

過訪尹浪仙先生不值奉寄

村居只十里望望若海角三春仰止心苦被物役縛
炎風灼朱夏卧病徒煽藥起訪高人居蓮筒擬河朔
入門稚子對主人向江郭非不到刻溪迴船氣蕭索
次公特穎異巖電映兩目從容叙主客閒庭厥疎豁
始知東山翁座上殊綽綽德星不常聚龍劍不苟合

水東集卷第一

二

際隔歡會難陰陽使之鑿先生海鶴委光芒重湖嶽
老驥猶長鳴康莊正嬰鑠春明長安東杏花艷簇簇
胡爲卧山谷坐使勁翮弱亦或出爲郎白首試盤錯
領取兩袖風頗不負所學無已昔荷軒三絕持鈴鐸
爲公酌之久山處慎潛躍落平生懷當場或驚愕
茫茫市道交雲雨太輕薄惟我週三世行藏素審度
餘生草土中吞哀歛殘魄生計無復理冥心半丘壑
珍重明達人觀理過龜灼言旋山路陰叢篠日西却

避暑

避暑成精舍依山息舊疴竹風來院早花氣入簾多
衆安消閒帙勞生感逝波無心問明鏡瘦骨近如何

又

捨地空無力翻愁帶孔移攝生親藥裏撥悶檢花枝
厚祿書應斷微名世或嗤冥心丘壑好秋色敢愆期
月步柳堤二絕句

綠楊池上迥新涼百尺橫堤月滿塘獨夜露深還藉
草好風時送稻花香

又

影散金波數躍鱗隔溪人語桔槔聲從知力作田家
苦半夜停歌餉火明

茅齋

茅齋竟日火雲屯蒿目相看懶閉門挽水桔槔愁夜

水東集卷第一

三

夜待炊庚癸見村村凋疲也識蠻鄉賤直指新傳帝
語溫誰分爲儒逢世薄未須駭汗到丘園

由渭水舟行泊蓮莊蘭若等僧不得題壁間
一棹滌洞泊岸等夏風蓮藥半塘陰也應別負蒲團
去識汝慈悲不二心

僧子蘭上
叩頭之術

又

白蘋風起浪花腰結屋清涼氣可舒未必燒猪勤接
待茗香蔬供也相如

放歌行送故人張次任

憶我結交七載餘素心古道朝昏同歲寒松柏固其
志炎涼歷盡心恬如張子張子真鴻儒三年却去巖

中居使我前驅試坦道扶搖健翻今來徂夜恐蛟龍
奪珠去明月滿船飛過湖男兒授第亦豪舉往者狡
猶茲何愚十年宰相不足計胸破萬卷誰之徒望雲
拍掌成軒渠吁嗟呼中原二子君與孤中原二子君
與孤

立秋

流年銷盡壯心驚露竹風蟬候又更漸喜迎涼驅酷
暑翻因消渴滯荒城空塔過雨吟蟲濕別院飄梧拂
塵清爲道挂帆南浦客洞庭湖水入秋平

又

空海浮沉興漸聞佩刀解罷更彈冠從知濁水雙魚
隔誰復高秋一鶚看半閣池風消客暑夜愈蕉雨試
新寒應憐日暮東陽瘦坐卧維邊帶孔寬

獨坐

獨坐山逾寂空塔夜復清花深凝露重砌濕小蟲鳴
愛月消諸妄知秋辨衆聲悠悠寸陰在渾莫問平生
郭黃聯同年見過留飲齋頭有作

浹歲迷茅音問稀渡江車馬却驚疑荒庭過雨中先
折承日開尊樹下遲客裏留賓兼味少秋來感舊故
人悲時有喻子亭上之悼遙應嶽麓堂前夢猶帶峯烟向袖垂

江行卽事同霽方兆作

小艇依沙集北風昨夜過秋來江上早寒入客衣多

遠岫烟疑雨凋楓葉漸波十年湖海意籬菊近如何

詞庵過山居留數日有作

三載平原約屢違荒郊竝馬到柴扉山中習靜能留
客世事蒼華暫息機用舍家風新醖熟藥欄秋雨亂
花肥知君物外饒玄賞是處松雲染客衣

又

洞口栽花客到稀曲欄深巷靄秋暉將詩嚼月雲能
捲帶雨窺園芋正肥我自含情悲救木君應歸去舞
斑衣不嫌車馬江干遠來歲春明更下帷

道中聯句同家詞庵

斜風細雨攪鄉愁詞跨馬郊原處處秋古道人稀荒
宿草北深村楓醉冷征裘花迎夾路清香淡詞雲草
諸峰遠翠浮獨吟淪江詞賦客北朗吟徐過萬山頭

又

蕭瑟園林客思哀北離情今日爲君開天涯多難身
何往詞宦海浮名意未灰馬上吟詩微雨歇北松間
覓路好風來高堂此會應惆悵詞留待菜羹遍酒杯

同詞庵出山新橋道中聯句

柳畔停驂處北溪邊對酌時斷橋茅店小詞落照酒
帘垂覓句渾忘倦北論心許共知孤城看漸近詞烟

火亂江湄北

和初庵見過山居卽事三首

結廬多歲月三徑獨徘徊地自幽樓僻人因訪舊來
論交思累世落筆見通才不盡山林意清尊向夕開

又

小築經三世空山卜舊居爲閑秋種樹供客早携蔬
大雅終歸汝離憂獨到予平生無限恨對雨一欷歔

又

怨緒驚搖落因君懷抱開只愁詩曳白何惜酒傾杯
夜雨山楓墜寒蛩燭淚催乾坤真酒脫無用強悲哀

還山早發

水東集卷第二

六

十里鳴雞曙火寒前村芳樹辨林樾天猶向晦風全
勁秋漸爲霜露欲溥子舍遙知隴墓隔江關誰念客
衣單可憐明日登高處忍把茱萸帶淚看

冬日廬先人墓側誌感二首

盡日唧悲淚不收驚心歲暮轉綢繆殘生帖帖依荒
草沒齒雞豚付一丘薄祭未供貧是累終天無語願
難酬可憐膝下承歡地夜月寒霜半隴頭

又

地近岵嶺山水深白楊衰艸夜寒侵九重泉下孤兒
影二十餘同穴心皮骨僅存空築室詩書雖在獨
沾襟相逢莫問伶仃苦弱弟虛帷淚不禁

先母以戊申秋
今年二十矣

君命汗册
同穴焉

往事

往事因時集山川淚欲橫舊遊翻似夢恨別已吞聲
路僻荆榛滿江寒島嶼平飄零兒女意無計問浮生

薄暮

薄暮愁時集當寒念百俱感親逢歲晏失計憾年逋
顛盡風逾勁勁霜深月自孤艱難皮骨在敢自惜微軀

萬樓

自戊申從先母歸寧登
此龍重游二十年矣

淚枚萱堂二十年大江樓閣倍凄然重臨猶記兒時
話指點風帆落照邊

昭山

水東集卷第二

七

列嶂奔江氣總騎十年展齒一蕭騷孤松怪石欲殘
照絕壑危廊擁暮潮二女愁來湘浦晚大王風起楚
天遙何當繫纜塵沙色欲駐朱顏掛酒瓢

石潭山

山在昭山上流嶺江峭立洞壑自然相傳有石几石榻
見水經注已乘駕未載土人供以香火不復識其往來
訪之漁工得其遺境因
墓葬不得入恨然作此

斷岸凌江齒道踪歲月多澄潭驕固象遽室隱龍恩
世外迷秦洞人間失爛柯滄浪悲指點漁父一長歌

客路

客路三年夢江程十月風沙明漁浦晚岸濕蓼花紅
泣墓烟霜外還家雨雪中小洲蘆葦聚遲暮聽歸鴻
風雪同友人舟發南湖港

鶴驚寒歲漸除朔風吹雪滿南湖人依片舫燃湘
竹路隔重雲憶聲無浪跡頻年家似客蓬窗聽雨夢
全孤薄遊岑寂紅塵色老大乾坤嘆腐儒

小至

頻年滴淚滿蒹葭霜雨淒淒歲漸催詞客久羈西岳
賦懷人空寄鬱姑臺苑邊落葉寒逾積陌上濛濛
未開誰爲窮愁逢至日荒村無意問飛灰

夜宿白石港

曲曲黃茅路轉遮停船渡口夕陽斜寒深爇火依僮
僕臘盡風霜見歲華夜語隣燈舟似市經旬旅泊水
爲家故山咫尺紫歸夢索吟巡簷會可誇

昭陵夜泊

汧流泊易晚舟行戒日夕玄冬氣凄微雨亂時
離高石齒齒高人昧紀律停船問昭陵威感靡所適
隣舟破斷岸豪歌破蕭寂江寒夜逾重疎燈理踟躕
頑僮奉卮酒山蔬雜芋栗庶無故園念浪梗失踪跡
思親迫遲暮暗淚等綈室寺門何處鐘渡江數聲濕

又

昔聞杜陵叟佳句留空洲擗裴白已蜀耽奇汧湘流
冷冷鑿石浦莽莽黃茅陬臨老陷世變所在多淹留
今我生不辰終年罹百憂烏皮生暗塵蕭蕭駕扁舟
撫景憶高堂泫然涕離收南方瘴癘地同雲沒岫嶺

蒼波動江吼日暮風颭颭山川故不改斯人夢綢繆
望遠思故人所懷更同倚欲舉神浮雲道路阻且修
青燐夜火細人語如啾啾寧受三老憐一醉哀江頭

小憩塗田蘭若

十日浮湘棹維舟逸典生到門綠竹經隔聞聽江聲
榴柑風前暖茶香雨後清塵襟聊自滌誰識靜中情

初度山中作

勞生容易感居諸四載冰霜劫火餘對策舊曾輸道
子凌雲空復擬相如風塵忌景猶看劍丘壑關情尙
著書酒盡椿萱無限淚蕭蕭雪色滿前閭

又

驛路江程信轉蓬一眉蟠眉雨烟中歸從久別兒童
喜坐定深山半硯工小閣香開梅作屋千林凍老玉
爲官詩名酒力真強健故我終慚祖父風

又

憶昨承恩射策班河橋風雪滿征鞍逃名邵氏心原
拙鼓瑟王門道果艱活火自添新茗供巡簷細數暗
香繁江州家法原從厚弟妹傳尊破曉寒

又

鍊盡須臾年復年送窮時自檢殘編窺門雪色催呵
筆墮戶風聲聽折綿兩載衰親紙帳三冬土室護
青氈最憐半世承歡地夢斷寒雲欲暮天

求蘭操

蘭生幽谷兮籜爲友沐日浴月兮見則否嗟在野留
良兮誰執其咎

一丘

臘盡荒山道淒涼淚一丘分塗人似夢舊感歲如流
僻谷人行少寒塘日暮愁可憐斷腸客兒女尙啾啾
宿西蓮蘭若

野境人踪少幽携趁晚晴居山不在僻結合已能精
熟圃階除淨寒塘竹外明投閒吾性事到此便關情

江行口占

陰風吹白日古木帶寒流蒼莽獨爲客山川亦解愁

木東集卷第二

十

蠻鄉殊禮數多病少淹留不盡半騷意微吟傍馬頭

和石似千先生見懷先君子之作時除夕前

一夜也

一年歌哭事頻頻蔚子何堪命不辰風雨重摧罔極
恨夢魂三度未亡人高山調冷終絃絕白馬哀多覺
誼真遙夜感公雙墮淚影堂寒火更傷神

又

華堂拜舞舊盈門半百全交見弟昆豈料隔年樽未
冷遂令知已淚成痕詩題落月悲歌起泣過胡牀古
道存最是春風老梅下北窗誰爲賦高軒

廿九日爲
石公誕辰

除夜

燈前檢校詩千首屋裏嗚咽淚兩行最是一年除又
去滿庭兒女各悵悵

又

慟盡高天杳莫知年華容易撼鬚髯饒他紙帳淒清
處試看寒燈獨夜時

又

終年生計算裁詩斷盡枯腸付別離賴有北堂甘旨
共夜深難弟解怡怡

早春送王孝思之泰和

海內知名久相逢意自殊論交當歲暮話別及春初
驛路梅堪寄江程柳漸舒河梁回首處秋色好驅車

木東集卷第二

七

又

世好文章舊傷懷各淚流江東推獨步楚澤重淹留
歸夢隨花信春寒上客裘百年湖海意吾道或相謀

輓王了庵先生

洞庭水枯祝融裂楚夢痛哭無顏色埋盡秋風玉兩
枝中原十載斯文歇憶昔耆英二老堂雙擘隻手開
鴻荒鼎湖有淚哭不得入山出山雨不妨暮年巨筆
揆今古李杜齊名辨僞伍血戰玄黃五六秋故園香
舊撼風雨誰道黃鱸慟始聞又哭中原王右軍大雅
興衰付梁木蠻烟瘴雨愴心魂我聞潮東海濱地四
載民如喪考妣颶風汨汨洪濤間馮夷夜哭潛蛟淚

劉龍無錢歸未得萬民涕泗如鉛水我本通家累世
人文章有道交有神所憾光芒典刑失茫茫此道終
沉淪吁嗟呼長沙卑濕還故土千古騷魂遍宿莽君
不見溪上宜園似舊時夜月西風哭林藪

舟夜

夜雨江寒重孤舟客夢遙思親雙雪涕對酒一詩瓢
細火漁燈聚春船水勢驕微名徒碌碌顧影一蕭條
星沙雨中因憶郭黃瞻余公瑕簡坤若祝雲
六蔡菊潭諸同年家子虞叔人傑澄先熙載
玉瞻維寧仲夔濟美九洪右商族兄都門部
試特東劉仲敬

水東集卷第三

七

委巷冥冥雨愁烟接市門地卑疑小陋春入暗銷魂
旅食奚悲~~此~~襖被溫遙知都下客探近杏花村

水東集卷第二終

水東集卷第三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五十六首

鏡水堂同陶五徽庶常先生黃昆伯劉中敬
黎太岳吳敏修有作呈郡丞趙管亭先生
五載荆榛雨露深春風雪色上階陰敢云入室叅高
座曾向名山學苦吟院裏談經窺白鹿花間退食比
南金鱣堂近日聞先兆春戀宮牆夙夜心

又

到門人自誦菁莪大厦千間庇更多座上春風開几
席林間化雨及煙蘿一錢尙不同劉龍巨筆何須遜
老坡最是潭州燈火夜月明江上有絃歌

水東集卷第三

又

畫省栽梧近紫薇鳴鳩乳燕漸依依從知皂蓋逢雙
鹿好共褰帷著繡衣興到成詩呼麴部客來投轄啓
松扉宦情官况真難擬吏隱山公是也非

時長沙
典大獄

又

映堦桃李舊成行及我貽榮百世光不是恩波同浩
蕩誰令簞簞飭輝煌會爲先人
行題主禮間關兩城遠程雪灌莽
三年負陸莊珍重講堂新卧閣春風亭畔好焚香

白雲

舊識白雲路尋幽又早春大林疑乳虎絕澗少行人

石響重泉落松寒爨火親不緣浮世隔那得更無塵

又

路轉千峯內春陰澹未開山深逢怪石溪冷見寒梅
結屋僧何往穿雲我獨來未須空色相萬念欲成灰

示白雲隱者

舊傳避世隱山老直到窮源始結廬入定自應藤滿
膝護門真借虎爲徒白雲是處尋消息黃菜何心問
有無與子蒲團又今夕夜來松月一床孤

山行

又

入山不覺春日長午風暖誰識路傍情青青草芽短

東岑庵

山路耐人尋五里還十里何處潺湲聲蒼巖滴木已
路入諸峯意始玄石林精舍轉瀟然天花半落巖前
雨香霽嘗霏洞口烟老去山僧猶問法到來塵夢亦
安禪十年敢作黃金主尚記先人未了緣

東霧山

山在昌山荆紫之間絕頂巖巖維時已里爲始祖塋墓
之所族人耕稼者尚築山而居前有石泉庵山下有東
岑山草草藏千佛止月

路轉徑逾僻蒼蒼東霧山丹嶺負業律鳥道窮躋攀
入林問招提乃在叢篁間洞窻俯絕壑夕照橫烟嵐
山鳥不避人來去聲綿蠻念茲前人澤溪崗成鬱盤
毋乃鍾山靈不復慮凋殘族姓固寥落戶口猶周環

庶幾積歲年耕鑿殷且繁我來正及春諸峯皆歛顏
泉聲礪石磬几榻聞幽湍俯仰思高曾浩浩罡風寒
靜者自得趣對之生羽翰安得謝塵網振衣天地寬

同四禁叔張氏表弟兩宿東霧山

時正月
晦日也

絕壑春寒雲到門洞窻烟雨落紛紛幽濤乍捲松扉
閉淨几新添石火熏坐久人分供佛飯緣空客少送
窮文羞他夢幻紅塵色細把鍾聲靜裏聞

夜宿東岑庵與慈力上人夜話

坐定松壇佛火幽已公林社接冥搜敲鐘夜肅諸天
顛揮塵心空聚相愁地僻不須黃葉去峯高知近白
雲流向來襖被春寒好歷遍花官最上頭

題石泉齋壁同小丘叔作

結尾蒼巖上巖空屋半懸窻臨千丈壑門擁萬峯烟
亂竹聞泉落新蔬過雨妍夜來携襖被夢在白雲邊

絕句四首

一道飛泉亂石橫垂蘿洞口絕人行山翁坐到不知
處時聽流鶯四五聲

又

絕頂春寒曉未開朝霞亂點入窻來從知下界渾難
辨眼底滄桑半劫灰

又

十日登臨興儘濃茅庵箇箇白雲中堦除曾記山僧

種盡作龍鱗百丈松

又

曲曲春山雨乍晴
菜花黃處有魚聲
飯香茗汁由來健
又過前村得得行

連水道中作

歲門忽已迫人事
易以晚淒淒風木
心對此春華慘霧
露變朝陽客心乃
遲緩念我昔先人
履畝同餐飯巖花
可憐白淚滴流泉
潄然自茲去山川
竝修遠

梅橋

白處多辛夷紅處
多櫻桃荒村二月初
繁華麗青郊石梁
架水碓厥聲何嘈
嘈林驚時一喚回
風渡溪橋

木東集卷第三

四

隔隴見人烟聚族
紛漁樵固匪桃花源
外物乃不交澹然
懷孤往悠悠息塵
勞草茵解留客欲
坐凌東阜乍見林
間人村子爲奔逃
安得侶田舍入門
尋濁醪

上湘旅寺晤最嬾上人

兩載聞聲慕遠公
烟花江上恰相逢
力分龍象真如現
筆染優曇字句工
自記西來飛法雨
還從南土問宗風
茗香蕭寺雙揮麈
話盡松壇暮雨中

又

荷筒竹杖兩蕭蕭
萬里雲沙挂短瓢
拂子應開衡嶽祿
衲衣猶帶浙江潮
僧房市近諸緣隔
山縣春寒客夢迢
迢記取虎溪三笑
在亂峯深處好追
邀

上湘返棹

偶爲尋幽探落梅
半肩籃輿上東臺
江寒野寺梨雲濕
雨過山城柳暈開
客子何心遲問俗
使君多暇應憐才
料應官况清如水
遮莫春風袖回

石潭

柔櫓當灘急輕帆
著浪高港潮浮竹
箭岸雨濕櫻桃買
酒囊翁壯吟詩興
尚豪飄蓬吾自慣
蚤夜付蘭橈山樓
夜坐東汪柳公先
生時有夜警

爲園近亦好樓居
竹几繩牀頗晏如
客少任封三徑草
山深尙擁數車書
連村烟雨春寒裏
入座茶香倦起餘
自是世情偏懶拙
也應交接日還疎

木東集卷第三

五

又

荒村守望夜如年
誰信希夷會穩眠
白屋尚能藏赤軸
綠林或不喜青氍
毹社翁雨近春衣
薄花信風高燕語
傳坐定萬松都作
吼晚來空谷似江
船

亡荆遺帶携枕篋
已三閱歲爲女兒
所乞感

賦二首

三載枕中物因兒
淚復橫夢現今昔
異風雨別離情長
命絲空在同心結
不成支願檢殘篋
將去念平生

又

新愁縈別恨舊物
帶殘香黥色痕因
淚纏迴曲似腸空
帷分暗火冷榻伴
春陽尚解牽衣累
慙慙仗北堂

樓夜聞鐘

萬籟吹仍寂夜鐘林外生樓高先辨響雨歇乍聞聲
破定消諸妄衝寒報曉晴窗燈誰共我知近白雲平
送二弟讀書湘館

又

故使淚霑臆今年送汝時家貧聊寄食才拙遠從師
縱令文能屬難將綵共披夜臺應有夢持護到書帷

一雨

十六猶孱弱姜家被始分義方悲怙失誥誠仗師勤
喚僕携書笈登堂別雁羣相將慎寒暑不必淚紛紛

木東集卷第三

六

一雨連旬春黯然遙雲遠樹盡粘天寒颼半捲啼鶯
舌細火輕分榆柳烟駐馬村亭花似淚傍溪門館屋
如船故人海嶠徒虛約又逼荒郊寒食邊

春江雪夜

二月江猶雪孤舟夜更寒榜人敲細火僕子問加餐
客路風波險逢窓坐卧難桃花開欲盡幾夕見凋殘

又

作客頻年慣共如旅夢孤離同馬躍樹老任鴉塗
楚事傳消息燕臺信有無榜船渾不定中夕起踟躕

水東

斷盡西風百折腸水東廬外半斜陽春郊過雨松楸
濕墓道無人草木荒客路無車辛苦夢故園花鳥別

離場年年此會清明節又共燒錢淚萬行

早春過訪胡彭桑先生留飲竟日至是詩來
次韵奉答

輞庄人事入新年笑我耽奇癖似顛一徑雲林騎馬
路牛庭梅雨養花天敢因問字勞前席却爲通家寵
後賢屈指漫驚三世話苔堦草綠尚依然先大夫奉贈有
翠馬苔階後草

又

悲歌那惜酒橫陳慷慨風流誼更真世事年來都白
眼先生林下對烏巾詩成觚翰稱無敵感到琴心見
古人不厭侯芭門外客江干車馬往來頻

木東集卷第三

江宿

萍踪容易滯天涯三月孤舟又別家到處漁村新換
火何人寒食共看花舊山烟雨縈歸夢世路風濤玩
物華春水不知添幾尺夜移小艇上平沙

送趙管亭先生赴任松江太守四十韵

聖代推邦翰熙朝首郡功漢廷賢太守司馬舊江東
望氣人瞻紫生材嶽降嵩山川原與衍名物數豪雄
禹穴滋靈寶雲門起卧龍霜毫才子眼露冕古人風
枳棘從閭嶠旌旄拂楚熊青雲開少府醉筆草神工
重望歌元結端操魏仲弓鑑湖水作屋鏡水玉爲宮
卧理淮陽閣澄清御史驄花柳晴日麗畫省篆烟籠

網雀窺庭靜調絃紀歲豐千秋新講院萬古發童蒙
桃李欄邊植驪黃野外空談經揮絳帳問字解丹筒
李氏門原峻荊州譽自隆觚翰齊茂茂蹊樹漸芃芃
雪記階除滿春憐廡下逢潛毛同隱豹細響類寒蟲
意氣慚新穎歌吟恥送窮搏飛遲歲月息羽慕高翀
知我終難負斯文遇或通三鱣丹詔喜五馬紫泥崇
殿陞圖良弼兒童識相公那測波浩蕩崑嶺玉龍從
持斧清羣牧襄帷達四聰殘軀難借寇驛使會傳龔
鼓腹郊原外板轅道路中米舂拳石少劉蒙一錢充
尙有河流潤須懷楚澤鴻蒼生猶隕蹟蒨屋藉幃幬
早夜宮牆念春秋雨露濛濛章真欲獻荆璞尙思礪

水東集卷第三

八

解佩期前路維舟倚暮楓驛驛新隊伍彩鷁壯艤航
鹿兆行春早珠還合浦供尙衣隨委珮間闕待鳴鐘
岸草迎軒綠磚花映日紅九重貯作楫三輔近宸躬
李蔚雯先生庭中牡丹將開壁間所懸畫及
瓶中綵勝皆牡丹也色既雷同製尤精巧前

輩諸君詩既成屬予和

花王昨夜殿春風剪綵塗脂別樣紅隊隊繁華凝蝶
夢離離疎影冒簾櫳芳心任受封姨妬世眼偏宜粉
黛濃自去洛陽遲羯鼓近來人事勝天工

穀雨前一日送劉五原李漢汲劉恭人入都
幾年詞賦近朝天楊柳津頭看著鞭自訪夷臣先過

汴因售駿骨始遊燕稻秧半種家家雨榆火新分處
處烟君到郵亭莫相訝題詩曾滿鳳城邊

又

一卷詩筒伴束裝殿殘春色付奚囊河橋駐馬留花
發驛路停鞭索酒香海內相逢交自壯仗頭於我瘦
何妨漫言日下長安遠回首天南卽故鄉

又

鳥近三洲鳳闕東君王臺榭舊龍窠不攜寶篆香盈
袖誰信金莖露滿鍾買賦卽今思獻納知名行處有
遭逢遙應夜月鄉關夢念到彈冠桂樹叢

觀察鄭司直先生廉吏也宦湖南不數月卽

水東集卷第三

九

有江南方伯之命歌以送行兼應別駕王君
之索

靈麓峯頭講堂闢萬頃江波帶澄碧但剪南山一片
雲但飲湘流水涓滴憲府烏臺冷似冰天南七郡生
春色自是臣心達天子崇階累詔雲光紫父老兒童
遮不得江絃夜夜歌聲起洞庭以南衡嶽東尙有嗽
嗽待澤之鳴鴻生憎奪我寇君去我公去後誰如公
安得咫尺承明任焚理一洗荒微瘡痍空

三月晦日走涓水山中

十日舟車一日家飄蓬容易老鶯花紆迴鳥道疑巴
蜀宛轉溪流似若耶倦裏投林心便遠中有別境山水深秀動卜居之想

醉中騎馬路還賒傷春無計留春住暮雨啼鵲益歎
嗟

四月二日青山道中感懷

時止則忘日也

九十春光老未知三年淚盡別離時芳情不減腰圍
瘦舊感空含鏡影悲匹馬投荒家是客平原問渡雨
如絲堪憐兒女生前憾惆悵東君語向誰

涓水山中

一路滄江白石間經行隨處水潺潺刺船便逐漁郎
去未必桃源在別山

又

十年曾賃買山錢曲磴迴溪上小船不爲黃梁炊未

水東集卷第三

十一

了便應垂釣老平泉

鳥道

鳥道不容人馬蹄春更難古泉靈草護奇石老根蟠
蜃氣藏沙蝨焦歌出洞蠻等幽吾自適滴翠滿衣寒

初夏再過東岑庵投慈上人

不信登臨癖不除一年三月兩驅車文公自愛成真
隱漁父何心客卜居迢夜叩門雙炬入深山燒茗萬
緣虛春回蘭若留人處又借蒲團卧佛廬

又

密篠迴橋入圃深亂峯平處見東岑巖寒積翠紛成
雨山古留雲盡作陰自到虎溪三笑客須知蓮社百

年心藤花竹几原吾性夜久徐聞石磬音

遲最懶不至

相逢春水深相憶鶯花老與子問前期夢上南山道
南山多白雲來往徒紛紛安得採薇蕨同住山人
入山愁憐龍山山畏猛虎去在亦何心山雲白太古

山行

入山不厭僻仄徑轉千盤澗道苦錢蝕人烟水碓寒
老僧尋路去野客過橋看莫漫愁孤隱遙青列衆巒

又

古木帶斜暉緣村入翠微路深隨鳥喚樹杪見泉飛
石火炊僧飯溪雲冷衲衣從來隱淪意到此漸忘歸

水東集卷第三

十二

東霧山

絕頂巖烟曉盡封杖屨行過萬株松老僧似識幽人
到歸自採樵雲外峯

四月初九夜東霧山頂玩月

巖烟散盡幽巖寂萬仞中峯看明月玉露無聲衆壑
低亂木蒼松漾澄碧一縷衡山指顧間千峯萬峯爭
出沒寺鐘夜起山微寒夜久不睡衣裳單木客早詩
罔象笑問予何故來雲端玉虛豈等座沙界天風剪
剪吹我帶將欲乘之覓虹橋廣寒不在人間外老僧
促我下繩床空軒月色猶滿廊開窓放月照我寢
中髮鬢開霓裳

水東集卷第三終

蔣蘆集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二首

還山奉酬汪柳公先生見懷之作

長亭風雨別花朝有客重過折柳橋聞粵山河多瘴
癘漢唐人物話漁樵山中叢桂秋能好籬下黃花晚
更嬌忽漫相逢問消息奇書猶作半囊挑

慰張次任病中

久別逢冬盡相憐意轉真達人原識命之子豈終屯
白眼樽前態黃花病後身知君憑造化不必問通津
蔡菊潭同年陳錦臣泊舟見過

蔣蘆集卷第一

萬里歸來車馬少繫舟聊與醉江干留人尚有陳蕃
榻念我猶懸貢禹冠別後慙慙虛尺素客中狼藉只
盤餐那堪分手河梁上重送風帆日暮寒

初度

又復流光度今年易去年思親多歲月作客飽山川
几榻藏書在風霜襖被懸母為壯士淚對影一凄然

又

十載空人眼風塵把劍看丘園本不樂弟妹若為歡
窗冷梅香細霜深月影團投閒餘歲暮吾亦改長歎

又

夢裏京華路三年賦未工傍人輕措大稚子笑英雄

竹几沉烟綠松窗夜火紅連堂呼衆弟何惜飲千鍾

橋亭夜宿

半椽茅屋跨江橫亂葦支牀老衲情月苦最聞村犬
吠水寒遙聽榜人聲疎燈對榻心俱寂獨夜裁詩夢
亦清自笑歸來萬餘里猶將片晌息勞生

展墓

窮冬贖時物玄雲覆岑阿不至始半載荒草漸成窩
凄凄怙與恃幽宮破峨岷饑既已促日月苦不多
晝晦鵲鵲啼夜半孤狸過孤兒萬里去誰為伴歎歌
哀哀荒丘上我恨當如何

又

蔣蘆集卷第一

出門萬餘里歸時迫歲晏悽悽望荒林兩淚不能按
長愁歲月迫貧苦心緒亂思親惜微軀雞肋保忠難
孰孰對弟妹離別常相半窮途強驅人世事徒漫漶
安能伴孤零結廬守昏旦

和石半翁內父小除見懷之作時亡室葬纔

七日也

獨坐不成寐朔風連夜聞年光催臘鼓雪色黯寒雲
靜樹格先折孤鳴雁失羣那堪堂上淚椒酒更同醺

又

三載深埋玉事然泪暗揮衾裯虛綠鬢歲月苦征衣
念故腸空斷承歡願更違夜闌吹細火風雪上寒帷

對雪和汪柳公先生元韵

已應新年瑞還從舊臘看亂松聲細細壓竹響漫漫
勝六偏禁冷勾芒故耐寒徒熏柑梢火未改柳榆鑽
鶴髦搖銀海漫漫擁鵲冠故人來漸上春思隔層巒
煮酒銷梅藥呵詩凍筆端羽衣冰作繭生菜玉行盤
學士茗方熟袁姬藥不刊獸爐聊自藝紙帳亦粗安
書案光同照臣心潔一般近聞東閣賦齊效北堂歡
再咏

了不同凡質孤清別作家無塵天亦老比潔月難誇
愛葉頻敲竹憐香試煮茶欲尋峰絕頂門外凍雲遮
又

細響中宵急幽光永晝同傾乾田舍凍凍殺打漁翁
松老虬將古梅寒粉靨豐無端食作賦幾折管城公
隱山

入春始十日早寒猶在衣策馬隱山道雲樹何霏微
空林積宿雨晏日漏餘暉巖烟出不定往來半山飛
溪真野鳥怯路僻行人稀幽尋自茲去老僧同采薇
過東岑投慈力上人

隔年蓮社又擔簷夜杜禪扉問慧能萬丈松關容片
席千巖風雪擁孤燈久存定力空諸妄敢謂聲聞證
小乘欲向峰頭看春色曉雲封路怯同登

又

自到空山了萬緣石林花雨落涓涓寒深雲氣浮
外夜定泉聲到枕邊悟後鄴侯猶戀爵醉中蘇晉只
逃禪君細說無生話撥盡松爐客未眠

雨坐

習靜不知處但聞鐘磬聲雨深春寺冷山老白雲平
襖被耽長夜篝燈愧此生迢迢伴孤枕竹響亂泉鳴
同慈力過訪山庵

雨後春泥滑扶筇出小村菜花香院落修竹護蓬門
入谷投僧供烹泉避俗喧久成方外性來往自忘言
日夕

日夕猶驅馬荒郊春較遲遠山粘野燒疎樹間新枝
聚社人扶醉瞻雲我獨悲洞庭波浪濶惆悵滯前期

初晴

東合深山二月天乍晴春色始忻然漸乾澗道餘殘
雪欲吐花枝罩暮烟一陣菜香茅舍外半溝雲氣寺
門前溪南嶺北皆飛瀑何處僧房不似船

再入隱山

隱山不可極溪路轉千盤片瀑晴飛雪蒼巖午送寒
僧歸白雲去客倚瘦筇看來往深林下春衣濕木乾
白雲道中

一月尋春不知處斷烟殘雪深山路細草無人雨後
肥幽禽陣陣啼高樹隔水辛夷嬌作花櫻桃燬爛如

朝霞南溪北溪兩瀑布不聞人語聞喧嘩蒼寒上云
坐難久馬蹄踏碎青苔走老僧相逢不相識半嶺夕
陽下山口

陶庶常先生暨奉長幼在集做齋有作次
庶老韵

羅舍宅舍尚江干殘草支離變舊觀後起風流解
佩故家文物見廻瀾池塘夢繞清尊熱獸火春移白
屋寒肯繫扁舟論世好盤餐沽酒罄交歡

奉答郭以歌先生見懷一章

出入亦以時徘徊阻良晤念此俄頃間人事太匆遽
往者闕越歸萬里疲行路徒懷仰止心迨過望雲樹

高麗集卷第一

五

慇懃拜素書加餐重告語曰我出山期多在春深處
安能接籃垂交歡愜情憐山房蓄茶瓜兼味雜蔬芋
笑笑兒孤幼荒寒但如故菰苔爲君掃毋乃客徒步

陳聿章因山齋牡丹大放有詩見懷和韵

誰道山居倍有情繁華次第任君評空軒雨媚胭脂
色靜院風疑環珮聲兩地懷人勞錦字三春詩思念
嚶鳴相期留取東皇約珍重欄杆筆研橫

入門

主人出山久入門春色深落花霑徑草垂柳漫池陰
永晝耐清供幽居長道心悠悠市墨色到此一蕭森
懋子扎至喜而有作并示勗兩弟

忽報雙魚尺素來書堂音信好懷開分陰應共春光
惜燈火遙憐玉漏催天路垂雲期羽翼山中伏篋想
風雷君若辛苦雞窗下夜就新篇次第裁

又

想象篝燈到夜分因憐弱弟轉思君三年陟岵空踟
恤百里擔簦爲樂群座上縹緗人共美窓前風雨夢
相聞傷懷應記泉臺路努力加餐振楚軍

答汪柳公先生

又經春盡歎離居鎮日愁霖眼未舒風雨一村同抱
膝烟花三月各驅車東山却米終非達安邑遺肝定
不如忽枉裁詩兼誌別對公慚愧絕交書

高麗集卷第一

六

同聿章夜坐

忽漫芳菲又送春花時風雨各途巡青山半憶他鄉
色好月猶懸異地身別久田園同客舍傷多皮骨老
遊人最憐聚首堦陰下夜火清尊與細論

又

短檻移春綠蔭濃頽唐書屋野花封編籬漸喜逢深
竹聽雨偏宜近萬松仲蔚蓬蒿終拓落長卿詞賦半
疎慵十年准擬開懷抱南陌東臯看老農

草蟲行爲王紫庵作

金陵才人豁雙瞳老筆健舉搏春風一洗畫手脂粉
空昆蟲草木皆天工王君王君果奇傑塵視軒車等

秋葉手提青萍橫絳霄燭夜光芒血花蝕不用象龍
并搏虎毫端叱咤走風雨運腕空中變化奇潛靈秘
怪叢阿堵吸露吟霜可憐宵臨風似欲生毛羽初來
遺我莎雞圖中宵絡緯絳烏鳥織婦脉脉慘秋思細
草綿芊懷靡蕪更盡蟬復奇絕虎踞盤旋勢蹀躞
稍芒未輸東海君翻令江東起炙色由來名家一技
耳刻畫微茫一片紙墨寶千秋護神物筆補造化天
應喜且與君左提促織右持螯黃少文壁上中山觴
玉堦金井秋蒼蒼歌莫愁分問天荒京華意氣何昂
藏

夜坐

諸風集卷第一

七

京堦淨如秋疎燈耿中夜迴廊黯澹色風來撼鐵馬
老劍含星光動搖短簷下十年吼故篋風雷亦滿假
脉脉別離心誰是知音者

磊石候風

暮景涵虛白孤舟水一涯夕陽分島嶼微雨上蒹葭
隔浦凝靈瑟因風想泛槎岳陽天咫尺三醉向誰家

又

到眼紛銀浪開篷怨石尤孤洲連夜雨四月滿湖秋
把卷消眠坐呼尊亦勸酬浮踪吾自慣早晚學輕鷗

夜泊

十日洶瀾岐路殊麥秋風雨渡重湖飄蓬萬里家如

寄失怙三年汨盡枯呼柳驚心搖去浪盤渦落日起
啼鳥新浦細草天涯色遙夜偏驚客夢孤

同簡坤若年兄登黃鶴樓

六年曾共此樓頭江上天高九日秋宦海風塵同逆
旅故人踪跡等沉浮烟籠雉堞千門柳日射蛟宮萬
里流勝地披襟真足慰倚欄還被晚雲留

又

白雲黃鶴漫題詩千古濫觴崔左司望盡蒼茫三楚
大怕令咳唾九霄知青青草色漁陽鼓漠漠江流神
禹碑指顧便應生羽翼與君同儷積風期

和汪文儀見贈韵

諸風集卷第一

八

不分塵市與山林道骨從教風雨侵靜裏琴書消世
妄坐中珠玉引人深青燈往日通家誼白社天涯訪
舊心誓繫扁舟勞解珮漢江回首一披襟

送謝康山之金陵用留別來韵

烟波聯袂渡江頭又唱驪歌起別愁白汝題詩招采
石何人乘月醉南樓秦淮柳色沾衣綠北渚漁竿逐
浪浮我亦春明方鼓枻桃花潭水問扁舟

又

榴花照徹一江風繫纜河橋酒不空敢謂雲程他日
異自憐蘭臭幾人同棹頭烟霧遊能穩谷口松蘿久
未封迢夜六朝歌舞地相思萬里到征鴻

傷懷四首

斷盡猿腸不可捫江湖歲歲暗啼痕三年淚眼悲佳節
千里高堂愴客魂土室遺書空挿架石田新柩已成村
夜深華表知何地慘澹歸心到寢門

又

不須回首卽酸辛萬里飄蓬秋復春豈謂林猿方擇木
誰將輟紉竟通津遭家風雨從人薄閱世波濤記語真
海涖天涯俱寂寞夢魂常白倚兒身

又

細雨青燈夜更凄旅魂無定數歸期故園琴劍從寥落
墓兆松楸感別離草尚餘司馬恨名山空負向

平悲可憐五十稱觴日絮酒膏豚哭舊帷先父今年始五十

又

廿年骨肉眼成枯遙夜驚心百感俱燈下封書憐弟妹
愁邊襪被滯江湖溫綿未了終天慟負米偏令去日逋
衰經忍揠猶枚汨北堂晨夕待慈烏時以四月服闋

呈姚陟山夫子二十四韵

北斗聯青瑣南天麗紫薇文章驚海嶽運數掌璿璣
代與人文煥才連景運飛昌黎開八代承叔典雙闥
講幄新懸絳宮袍舊賜緋春臺霽澍澤憲府肅霜威
冀北羣空顧關西譽早歸宮牆真浩蕩桃李盡芳菲
夔伏心原壯鵬搏願屢燕猶桐因覺賞璞玉媚山輝

泮水芹茆潤春風雨露肥南山猶隱霧白屋尙調饒
湖海元龍氣蓬蒿仲蔚扉紅塵遮席帽皓雪擁牛衣
負翼期風積舒芳看露晞莊荒今日是脚跡往年非
望重憎羣小名高忍謗排卿雲應燹理鳳闕待樞機
載酒南樓月停颿黃鵠磯東山非久卧丹詔定重揮
日射金門耀天清晝漏稀上書蒙拂拭問字切瞻依
掌露傳盃溢碑花映苑穠君恩能許共咫尺近皇畿

贈蔣玉淵

廿年耆舊動相聞臨曉驪壇果出羣湖海樓頭存傲
氣柴桑林下見徵君中原九老呼黃鶴辛酉九老會于黃鶴樓其一巨
筆千秋捲岳雲聯玉淵詩自分疎狂勞拂拭歌何意擬

張軍

五日偶題

佳節逢今日懷鄉念百俱三旬黃鵠渚一水洞庭湖
野綠看新稻尊香剪細蒲慈闈與弱弟遙憶客中孤

又

茅屋依山構繁花拂檻齊浮踪憐斷梗歸夢到前溪
好句從人得新醪向客携樓船誰小隊歌吹滿城西

又

永晝從休服炎暍掃寓窩兒童喧虎艾簫鼓近龍舸
門僻湖烟捲窻閒蝶翅過居停饒禮數常得醉顏酡
蔣鷺洲先生崇祀漢陽名宦詩報乃孫玉淵

勝代衣冠澤未忘兒童髣髴誦龔黃棠陰樹並晴川
綠峴首碑移大別香自古豐功崇廟享何人千載共
蒸嘗去思不逐東流盡南紀樓前憶漢陽

夜泊

返照平沙裏維舟斷岸傍湖天不辨色江月始生涼
久客愁無寐微吟夜未央藍花逢釣叟此去近滄浪

又

濯影冰壺潔微茫秋漸生月明疑海市風定數盞更
匣劍鄉心惡羅衣別淚橫離人兼舊感遙夜此時情

赤壁

一炬艤艫盡作灰老瞞無復渡江來可憐半壁猶殘

萬廬集卷第一

照夜月淒風鼓角哀

又

澄波翻射夕陽紅髣髴當年羽扇風漢祚已移吳魏
滅至今稱快大江東

拜風臺

卧龍遺跡草萊菲霸氣消沈慷慨中烏鵲不堪啼夜
月豚魚猶自拜江風三吳壁壘形如昨萬艘旌旗劫
已空却訝指揮通帝座徒將鼎足老英雄

又

嘯塘一柱倚平蒼遺廟千秋俎豆光南郡祇緣扶漢
鼎東風原不爲周郎山高列宿寒猶逼天近飛廉勢

尙征父老對江憑指點烏林烟樹半斜陽

暑中和友人韻

倦遊聊復卧墻東懶惰支頤酷暑中歲月移人秋漸
到園林得句興無窮涼颼送綠搖書幌細雨吹香過
竹叢與報山翁能對飲花間脫帽一相逢

空堦

深院花陰密空堦露氣新猶憐昨歲月曾作異鄉人
戲答單懋子家聿章催妝二絕句

怠情浪說有情癡懶爲新妝更畫眉自笑韋郎難傳
粉紗龍人已足思

又

萬廬集卷第一

十二

舊感新歡一夜俱月明綃帳解流蘇入門自試羹湯
手簾內先懸百忍圖

蒿廬集卷第二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八首

和聿章立秋三首

葉下傳秋信，堦陰送晚涼。亂花低拂几，新露暗霑裳。
未掃山林跡，虛知歲月忙。坐聞餘斗酒，同醉藥欄傍。

又

避暑逃空谷，投閒仗友生。露天蟲響細，夜客茗香清。
執扇輕初試，羅衣半未成。逢秋添舊感，惆悵幾年情。

又

屋近峰陰合，花深晚色留。不尋河朔飲，誰識草堂幽。

薦食紛瓜菜，含情報女牛。新涼能却掃，佳興在三秋。

入室

入室秋風盡，漸涼荒苑荒。日氣淡林塘，澆花一徑清。陰
好築圃千村早，稻香茅屋靜。中聊玩世藥，欄深處對
郵鴛驚聞丈畝傳，呼恐昨夜車騎出遠鄉。

寄阿諾開士

忽得山中信，知君住曉霞。應開南嶽霧，同轉白牛車。
柳栗峰頭杖，優曇筆底花。相期方外意，雲水正無涯。

銀塘晚泊

落日沙村暗，柴門竹樹開。漁人收網去，野艇上灘來。
岳色烟同薄，秋風晚漸催。無端人境外，對月獨徘徊。

東汪柳公先生

君向湘源我洞庭，布帆千里各飄零。別來鴻雁秋前
候，歸去雲山雨後青。將母卽今聯白社，卜隣况復近
玄亭。籬邊雞黍常約好，共黃花間醉醒。

月夜同友人賦

高會聯晨夕，池亭戀晚晴。江天不肯夜，山月最能明。
柳媚烟光薄，風微鐘漏輕。倦遊聊對酒，丘壑更關情。

劫火重逢改歲年，宜園三度賦高軒。金蘭往日兄兼
弟，杖屨今朝祖復孫。八十滄浪留鶴髮，九秋風雨到
衡門。舊來奇字猶強健，應向河原問慧根。

同張萬奇唐權一張雲客曾仍黃謝仁侯諸
子建集張質夫宅卽席賦詩得秋字

虛閣層軒敞素秋，百年湖海共樓頭。青尊客到求
徑白，社人同李郭舟。潑墨盡教詩勸醉，浩歌真借酒
澆愁。天涯聚散逢良會，猶向南山唱飯牛。

又

白雲新鴈雨中秋，誰遣黃花插滿頭。高士竟逃河朔
會，故人同掉剡溪舟。尊開蘭茝騷歌集，夢遶金華賦
客愁。聞道江郊生桂樹，石田茅屋在蝸牛。

虛堂

獨坐青燈迺虛堂，此夜中秋聲來細。雨濕初響寒蟲

天遠鴈何急山深雲幾重由來耽寂歷真覺道心濃

去年

去年九月芝江濱今日湘南故里人尚有黃花對籬落不勞白眼傍風塵山庭細聽重陽雨杯酒追歡萬里身共把茱萸滿頭插北堂舞袖一迴新

尹浪仙先生張質夫兄過池亭留飲答浪老

來韵

秋風澹池館鴈客有新詩頗愛高軒到翻憐拍板奇文章關運會國政問黔黎醉眼悠悠者何妨任笑嗤

同石天半內父張質夫郊園看演傳奇新本

次質夫來韵

前集卷第二

三

碧柳朱橋面而幽一亭飛翠此重遊尊前肯惜秋搖落郊外偏宜客逗留水調歌聲初遶座陽阿舞態更迴頭酒闌歸去看明月十二樓寒杜若洲

尋秋

歸去尋秋秋滿村一溪黃葉對柴門山僧會識疎狂性近報新紅釀幾罇

又

老盡秋顏客未知黃花消息赴歸期還家慣說兒童喜爭向懷中索棗梨

村橋

夜泊船無定村橋薄暮中篷窗喧石瀨襪被飽霜風

水落平沙白江晴返照紅年年理孤棹歲月在飄蓬

夜泊古塘橋

曉色沉江曲維舟路轉深星光寒積水人語動疎林飛夜依漁舫傾樽就竹陰故園樵徑裏夢已到雲岑過且園有感

一到寒山便惘然亂溪流去草芊芊不堪更作藍橋夢歲歲人來風雪天

又

出岫憑誰繫白雲蒼山舊雨憶論文空堦落日閒來往獨抱淒涼對此君

雪中度雲厚嶺

路近牂牁百折天沍寒驢背客如拳冰山萬點鳴殘

濕玉樹千重宿曉烟捫石梯從飛鳥外投僧夢遠白雲邊紙窗誰共幽人卧帳底梅花已爛然

四

雨中張質夫曾仍黃見過留飲散齋賦此索

和

平生豪宕姿知己二三數東隣接張子晨夕相向友南開曾三來於我實烟舊乘閒後先集高論得相剖

有詩盈在笥有室大如斗對君掀髯笑怒罵但芻狗瞠目視浮雲相將把杯酒君兼庾鮑長我愧陶謝手

扶搖或未駕蓬藜安足守青萍吼傲僮母乃南冠醜

風雨暗隨人寒光逼圭竇大斗呼前賢浩歌不停口

男兒貴得意勿令嗟白首

夜泊淦田

兩日寒流風雪中扁舟清興與誰同
茶烟近拂江濤白襪被頻溫熨火紅樹暗津樓迷古渡人依野戍繫孤篷空潭盡處漁樵冷猶向溟濛望數峰

船

同聿章二弟南臯舟宿賦得夜半鐘聲到客
何處傳清梵孤舟聽轉遙桑門勞棒喝客夢已魂銷
餘響因風緩寒聲帶雪飄空冷今夜泊勞髯記楓橋

在昔

在昔憐漁父清流信往還扁舟如斗室杯酒度羣山

高麗集卷第二

五

傲骨悲歡裏浮名去住間刻溪何處泊夜雪滿江關

返棹昭陵時送二弟就婚朱亭後三日

夜雪寒仍重江雲黯未開愁隨殘臘盡夢逐曉雞回
漁火依山出濤聲拂枕來莫思姜被冷春信上園梅

舟中初度放歌行同聿章作

我有匣劍精且焚我有斗酒芬且清枕上圖書復狼籍滿船載月波盈盈一日還家九日客漁父相逢渾故人昨日送弟朱亭道北風皓雪橫洲島山寺晚鐘時一聲刻燭篷窗散懷抱詰朝返棹山門灘空冷鑿石蒼茫間撫髀念我適初度人生何必背家山憶昔挾策長安野風霜夜宿鹽車下沫土朝歌向洛陽銅

盤暗淚如鉛瀉去年奔走學與闔閭蠻烟瘴雨沾衣襟
豁目猶疑親洞壑盪胸曾記開滄溟男兒豈復老環堵海上衝風江宿雨兒女燈前話離別時艱不得惜
毛羽有母黑髮續向方有弟總角紛成行出門但知天路濶別家豈怨莊田荒陳生勸我酌大斗酒酣大
叫不停口氣象寧須數萬千襟期况復吞八九茗雲故人尺素書擬趁烟波問釣徒明年又醉長安市紫陌晴花滿帝都

壽石仍千先生五十

微君林下種瓊瑤八代騷壇振寂寥吐艷芝蘭方繞砌傲寒松栢正凌霄頻年却老逢除夕明日添籌恰

高麗集卷第二

六

歲朝不信輶軒歌舞地古梅香裏醉陶陶

又

幾人甲子歲從龍受祉于天眷獨鍾先生與先生同庚知命自緣年益進學詩何况老逾工金莖露溢燈花裏玉燭春回鼓吹中不必丹砂顏色好岳雲湘水即崆峒

人日舟中作

夜水明殘照灘聲惡亂流入春纔七日爲客又扁舟
旅食江湖濶名心歲月浮荒寒伴衾枕杯酒對吳鉤

先君忌日

頻年霜雨泣椿闈淚血今朝又暗揮守志祇憐支骨
在克家常恐寸心違堦除草木春猶及門外軒車客

半非夜向影堂趨走地青燈兒女話寒微

又

傷情無計問蒼旻痛定空餘萬感身自怨晨昏虛涕
淚敢辭牖戶盡艱辛愁中涉世嚴膚髮夢裏趨庭記
笑嗔衰草荒涼水東道夜寒風雨傍何人

家詠菴留宿山齋有作次韵

幾歲雲山未改容落花疎雨杖頭逢別來浪跡穿雙
履貧裏供親想萬鍾欹坐正憐春色好深談何惜酒
盃濃繩床尙對相如渴誰信蓬蒿有卧龍

酬汪淵如世兄來韵

龍門風雨舊曾過幾載離筵唱奈何豈謂酬恩慚國

高唐集卷第二

七

士曾因擊筑重燕歌朱絃自愛詩篇好白雪翻憐悵
慨多與報金蘭逢此會麓山春事滿烟蘿

爲友人題冊

五十中原老客星著書門巷擬玄亭名家兩世推高
義古道千秋識典刑彩幔浪開三泖白布帆天入九
疑青神交尙有蒹葭賦共向蘇門嘯裏聽

題友人小像

幾年名下動相聞玉樹瑤林自不羣留取蘇門後時
約桃花江上好逢君

奉次石半翁內父江樓元韵

听花風色上江樓杖履追歡又早秋池柳不知繫別

恨門前依舊映寒流

百尺重開別墅天王孫春草縣門前滄桑便憶成今
古往事淒涼絕可憐

耆英湘上數朋儔夜月逆筒紀唱酬風雨卽今存碩
果蒼蒼老眼爲誰愁

哭故人張次任

別去俄經歲因循未到門只期君不死何意淚先吞
兒女生前憾文章歿後恩憐予多缺陷今日果銷魂

又

井曰蓬門窄傷心一撫棺空餘知己恨翻念半生寒
白屋藏蛙灶青山挂鵲冠登牀呼子敬絃絕不能彈

高唐集卷第二

八

又

聞道祝融怒經綹付劫灰可憐憎命達猶得伴泉臺
次任去冬大詩
文稱隻字無遺玉樹人同情青衫淚自哀次任去年有詩
湯清彩之句夜深
靈爽在應識素車來

又

風雨篝燈夜勞人夢寐場吾儕徒坎壈天道果荒唐
地下耶何貴函中史自香坐餘收涕淚爲汝慰高堂

夏過半翁內父桐廬

何處逃蓬蘚空山有足音坐中峰色盡林外菜畦深
結屋同僧舍清塵見道心故山圖史在良夜對披襟

又

指顧先人澤鬚翁萬古存豐碑餘俎豆比屋尙丘園
夜靜花垂露峰高月破門遠遊憐此會真欲倒清尊
將入都門奉答石半翁內父兼別諸公見贈
元韵

驪歌新唱岍花臺籬下清尊菊半開匹馬便從天外
去尺書應寄日邊來不慚草莽無奇策自是朝廷少
棄才珍重雨窓今夕話幾年車馬隔塵埃

陪某翁先生宴黃鶴樓代友人作

鶴渚登壇口龍門渥寵時宮牆原浩蕩桃李竟恩私
湛露人同洽春風澤更滋感深齊厚載誼切竝膚臍
置酒凌丹嶺探奇列絳帷霓旌開雉堞羽扇捲蛟螭

詩集卷第二

九

晚翠紛衣袂秋烟習水瀾座中三楚盡檻外九霄低
轅下同貽驚莊荒半蒺藜歐陽門自峻伯樂遇何奇
未有天人策虛蒙國士知藥籠徒備數腳跡敢言追
勝會澆黃鶴清輝照紫芝當場真擢筆給札漫臨池
錦席逢花軟晴尊向夕移青蓮如可作鐵鑿不妨吹
夙夜和羹念朝昏待漏思鱸堂新燕喜魚袋慶昌期
朔雪長安近晴花匹馬隨吹噓惟獻納先赴白雲詞
奉和新城王夫子西城別墅元韵十三首

石帆亭

結屋小如船窓外羣山動中有釣鱉人四大藏一孔
悠然太古心洪濤靜無恐

樵唱軒

間道通幽不著門西城暮隔林樵蘇子浩歌識歸路
別侶復相呼明朝牧牛去

半日園

一閣可安禪空山雜花雨了却文字障半偈復何許
何如高坐人終日無漢語

大椿軒

老椿當前軒凌霜聳奇幹天地一瞬息那問春秋換
拙哉漆園翁南華亦涉漚

雙松書塢

手植何年松春深茯苓長微風一浙瀝寒濤衆山響

詩集卷第二

十

爲問著書人龍鱗大如掌

小葦子園

山茫擣衣聲院落人初靜梧竹翳崇岡濛濛散清影
月上數峰高彈琴發深省

小善卷

石室秘幽奇天地若爲關乳泉無時乾冷冷帶霞波
何年橘中叟相對爭彈奕

春草池

昨夜春雨過朝來見春草幽人謝塵網王孫跡如掃
靜聽一蛙鳴晴光散懷抱

三峰

盡立蒼莽中朝昏半雲霧澹然自太古時與靜者遇
堪笑愚公愚移山向何處

肅臺

極目望岱宗振衣凌滄海四顧發長嘯天地一塊壘
夜寒星宿高清音微霏靄

石丈

嶙嶙挺奇姿歲久斑蝕吼靜對如古人日夕相師友
悠悠萬物根靜者得天厚

竹徑

山深雲復深幽篁蔽前路林禽時一喚衣裾霑宿雨
何處老溪翁徑入負簷去

綠蘿書屋

夜雨濕林間清陰上窓綠啓戶臨前軒竹風亂書束
幽人睡未醒香沸龍團熟

望匡廬

萬疊芙蓉鏡裏看潯陽渡口獨盤桓雲封舊社松關
閉秋滿羣山鹿洞寒落照動江搖積翠暮烟籠岫想
幽湍滄誰向隔廬山面五老峰前滯羽翰

秋港登山作

盡日篷窗客况閒渡旁停櫂便躋攀千盤鳥道蒼葭
外幾處魚鰲返照間天入浮丘雲裏樹路分繁浦鏡
中山萍踪我自同鷗沒又宿蘆花水一灣

趙管亭

聽雨堂奉呈三首

自別龍門歲幾除風塵容易滯巾車三年夢遶程庭
雪萬里人探鹿洞書花下開尊同北海座中留客比
南徐講堂舊憶論文地茂草湘江近不如

又

擁節風清海甸遙祇今歌誦滿漁樵歸因廉吏耽泉
石道爲蒼生戀聖朝問字重來親絳帳憐才何分解
金貂奚襲未有凌雲賦慚愧當年司馬橋

又

鑑水雲門接芋蘿山陰道上我初過歐陽門近淵源
在陸氏莊隣灌莽多紅友座中花欲舞綠天影裏鳥

能歌不緣匹馬衝風雪便向重湖理釣簑

淮陰早行

積雪黃河呿崎嶇策蹇行夜長疑曙色風疾度冰聲
久旅羊裘敝嚴寒被襖輕莫將阮淚洒前路漸平明

卽事

萬里征途匹馬遲壯心難禁曉霜吹最憐七載黃河
畔曾記高堂寄語時

荷廬集卷第三

湘潭 陳 鵬年

古今體詩共六十八首

宿遷道中口占

荏苒紅塵記六年騎驢兩度復朝天蹉跎壯志猶看劍拓落浮名懶著鞭霜氣侵衣殘月下柝聲催夢曉風前笑近傍梅花笑檢得京都賦幾篇

騎驢歌戲呈羅兼三年兄

一夜北風三尺雪黃河渡頭層冰裂縮項如拳行不得道旁笑殺騎驢客

又

有馬有馬去如梭我驢不前往則那黃河有船不得過騎驢騎驢奈若何

偶成

雪淨平蕪朔氣橫夕陽嶺外見孤城崔嵬漸近東蒙色清淺猶傳汶上名馬首逢人詢邑里山槽喚客啟柴荆誰憐續眼栖栖甚早夜高堂夢裏情

泰安道中初度感吟四首

又經冬盡感流年夢繞江關路七千幾日雲山東魯地兩行風雪薊門天征衣困倦銷皮骨野肆荒涼問酒錢賴有故人欹枕共夜深篝火暗相憐

又

扁舟吳越又燕齊海岱浮雲送馬蹄倦起厭聞雞唱早遲行偏覺夕陽低萱闌夜月憐遊子紙帳寒花夢舊溪慚愧終童年少客姓名猶隔御屏西

又

微腸幾歲事酸辛痛定仍餘徹骨貧未有雞豚慚戀關因憐弟妹轉思親頻年霜雨嗟行役萬里風沙撼後塵安得結廬涓水上夢魂時傍苦兒身

又

微車愁聽曉鈴聲獻賦真緣主聖明豈有轡輪甘自薦伯逢狗監愧知名金吾火樹賒明月玉螭春波報曉鶯不惜長揚勞筆札鳴鞭尺五鳳凰城

過羊叔子墓

千載英靈瘞斷碑淒風原上艸離離祇今過客猶相憶不止當年墮淚時

和程公永除夕元韵

鴻文映上旨紫氣近燕臺聚首人千里驅寒酒百杯窮隨除夜送行待曉晴開東閣題詩客春風上早梅辛未元旦旦甘陵署中口號呈山陽許夫子

全劉西林楊芳若二門兄賦

共向天涯待曉鐘蘭膏初蕪獸鱗紅龍門春色絃歌裏鳳闕恩波雨露中通籍九重新捧日搏飛萬里正乘風遙知桑梓承歡處弟妹椒觴酒正濃

又

火樹星橋接帝城紅雲多處報新晴一門桃李兼師友四海冠裳聚弟兄花縣暖風初解凍鳳池春日早啼鶯循良應有鱣堂喜咫尺三台拱聖明

河間道上和劉西林門兄見贈之作并呈楊

方岳門兄

十載菁莪照湘水與君同作程門士人生聚散等浮萍雨合風離霎時耳前者喻于後阿張玉樓雞骨心悽愴一水盈盈望不得大江北夢皆渺茫衝寒遠走甘陵道楊子躑躅後先到門外復傳劉子來下馬交歡散懷抱遮莫龍門聽曉鐘歲朝索句開春風聯床

詩集卷第三

三

不惜同喧笑對酒猶疑似夢中騎驢更上長安北劈面曉風三尺雪仗劍休嗟行路難出門那問裴羞慚丈夫手不參靈便搏虎掀髯大笑睨千古篋底先陳獨鯉篇毫端欲伐靈樞鼓青門美酒斗十千共君一醉同驪然莫待上林三月暮落花飛絮使人憐

壽吳門史山人應孫開文世兄索

君不見菊水柴桑古淵藪耆英會上歌眉壽扶輿清淑氣所鍾受祉由來得天厚敝屣軒車等紅塵茯苓手植松成鱗日扶青虬跨元鹿雙眸炯炯全其真一經傳世坐環堵篝火雞鳴課風雨矚看玉樹千青雲近見芝蘭遶庭戶輞口庄田歲月多種花遇石開雲

羅早夜軒窗娛清宴青袍散髮呼茗柯洞裏雲深不知處夜涼明月花垂露採藥何須問赤松拂竿近欲隨烟霧到今鶴髮顏如童鳩筇笑倚漏欄紅風塵舊號吳門卒泉石今推用里公金泥尺五長安道紫氣氤氳護蓬島爲酌香泉難老漿登堂一醉南山老

聞燕

四月頽簷角初聞燕語聲低回疑擇地寂寞似孤征哺子青陽好營巢指顧成鈎簾從汝入相伴聽嚶鳴

卽事

兩載羈棲客三旬病渴餘典衣供藥裹乞米費魚書曉日窺窗靜爐烟伴榻虛萱闈消息近早晚報寒間

詩集卷第三

四

病邸偶成

一月支牀久廢餐茂陵消渴度春殘身羈縻繞高堂夢路遠深憐弱弟單旅館圖書風寂歷青燈几榻夜闌干不堪蹴踏紅塵裏紫陌桃花倦未看

又

旅食京華兩度春承明獻賦一回新獨憐霜鬢紅綾日無復追歡白髮人永夜譙更愁躑躅他鄉位僕共酸辛來書萬里知何晚應爲萱堂報夕晨

奉簡宋魯齋年兄因訂西山之遊

盡日繩牀懶空房入夏寒消中餐飯減卧久帶圍寬車馬聲何熱鶯花踏未殘西山遲好會留待故人看

答宋魯齋年兄見貽用宋人原韵

病餘暑氣坐氤氳送抱閒齋賴有君索米饑腸聊共
慰惜春詩草動相聞溪邊蘭茁賒明月舊谷口松蘿
擁暮雲舊谷口松蘿肯爲紅塵猶眷戀十年前誦北山文

酬聿章兄寄

故國春波勢漸驕憶君樓上望新潮三湘夢繞鶯花
路九陌寒催風雨朝未數歸期娛歲月也知高義薄
雲霄堦前弱弟躊躇甚蚤夜來書慰寂寥

廷對後卧病閱月感賦六首

廿載青燈老蠹魚九重新得拜鸞輿壯心未了曾題
柱額眼何緣寵校書遠道離襟禁雨雪故園生計屬

五

樵漁自憐席帽承恩日慟盡高堂哭不除

又

曉漏喧聞撤棘時姓名初定喜還悲真成罔極生前
憾敢冀胞封地下知五十丹砂虛鶴髮先帝六年淚
血灑椿枝水東華表今何處夜夜空山叫子規

又

弟妹披離盡可憐每逢佳節爲潸然一門骨肉餘黃
口兩世煊爛半九泉頗幸小人猶有母誰知薄祿已
無天淒涼夜久支牀骨軀轉殘鐘客未眠

又

落葉哀蟬恨已遙十年前記旅魂消虛憐白首逢生

別誰分朱顏付早凋往事盡從莊史夢新愁無那沈
郎腰幾回剪紙清明候湘雨湘烟未可招

又

江海年年七尺身飄蓬無定轉風塵祇憐傲骨難諧
俗艷說名山故問津千里金貂慚舊客一肩瘴雨趁
遊人東來記得嚴寒甚雪裏騎驢汶水濱

又

片羽棲遲鳳闕東邇來踪跡閉門中避人屋裏銷金
鳴卧病街前聽玉驄白笑陸沈同曼倩慚非吏隱學
山公北堂萬里知消息早夜蒲尊念轉蓬

宋魯齋年兄見過小齋深談有作二十韵兼

六

呈鄒石瞻年兄

朱夏初迎暑驕陽竟淡旬寓齋時自掃佳客喜來頻
畫靜琴書好庭閒筆硯親流萍猶浪跡俠劍懶逢人
世眼知炎熱吾徒合笑嗔九衢紛紫甸千騎蹴紅塵
金馬門如水芝蘭室似春披裘原寄傲抱甕足甘貧
渴病餐參朮生涯計米薪開尊盛琥珀喚僕煮銀鱗
不惜窮餘骨偏宜酒入唇窗蟲投紙急巢燕得泥新
沈宋才無敵鄒枚譽絕倫飛騰應計日詞翰每通神
旅食經年客飄蓬萬里身杜門銷免類對雪染龍鱗
遠道思行馬高堂折大椿一從上京國誰復戀昏晨
竹館堆書頁松溪隱釣緝蒼茫望烟水寂寞有鱸蓴

早發蘆溝馬上和友人口占

纔着征衫上錦鞍君恩新許出長安紅塵慣說還鄉好猶向千門駐馬看

又

射策深慚聖主知北堂今得赴歸期蘆溝橋下東流水不爲征人在片時

館陶道中

盡日炎雲峻征車向晚陰人烟傍村落夕照散園林望舍三年夢幽期萬里心還家應屈指秋色入門深

又

倦向風塵日南歸信主恩田廬甘自給雞犬靜無喧

詩集卷第三

七

暗覺年華換偏愁道路繁滿庭烏鵲喜應爲報柴門

武城早發

野市荒雞唱未殘依人月色馬頭看途遙益覺歸心急客久深知行路難大陸烟沙迷泰岱九河塵土接長安伶仃早識投林好即向秋風借羽翰

次內黃縣

候曉衣披露嚴裝客帶星雞聲連夜柝柳色暗旗亭匣劍心悲壯關河路杳冥塵蹤想旦晚身世總流萍

渡河

去年渡河阻風雪今年渡河復炎熱農寒溽暑何勿勿行路艱難任不得火雲灼地同熬煎鳩形鵠面無

人色侵晨喚渡過亭午舟子騎犂取相迫艤艫蔽呼不肯開云候官差向日夕牛車百輛人如蟻天塹洪流豈飛越吁嗟官長亦人情蘆中尙有行吟客

又

柳園河北烟火昏行人日暮相爭喧強者先登弱者却牛驢雜沓如崩奔厲聲索錢敢獨後官長何如舟子尊掇柁中流向漠漠森森天水相交渾須更颶風挾兩腋迅流飛沫洪濤翻天清不見鷗鷺立地濶但積泥沙痕吁嗟人生苦逆旅故里尙有柴桑村

示梁懷古

駐馬黃塵落日昏道旁回首過夷門不堪良嶽啼鴉

詩集卷第三

八

滿髣髴當年望帝魂

確山道中忽憶故人張二次任歿兩年矣

首

舊雨論知已天涯淚復橫別時愁廢疾到日哭孤塋道義誰昆季交遊托死生冷溪田舍在兒女故人情

又

七載京華客三年閩越身來書經萬里惟汝念遊人潯谷苔應滿梧亭草自春可憐文酒地幽獨最傷神寄懷張雲客

十載雞窓共夜分而今風雨只離羣相期再整芒屨約貯取烏山頂上雲

次明港驛

踏遍中原十丈塵野橋流水却迎人林間宿雨巖烟濕隴畔朝晴露色新羈旅未須輕夢飯秋江好去問鱸蓴幾年白眼看朝市肯把纓簪易釣緡

歸塗先寄內父石牛翁二首

江干別後已多時萬里關河泣路岐黃菊尊前情脉脉白雲塚上淚絲絲京華卧病銷皮骨谷口秋風攪夢思爲報牀頭先置酒主恩新有賜歸期

又

新詩虛向萬人傳一夜金貂酒十千敢謂懶朝聊避世也應消渴賦歸田征衣曉蹕關山月短棹輕搖獄

高集卷第三

九

麓烟記取壯游裴囊在爲公軟語藥欄邊

七夕

八年逢此地七夕又今宵壯歲多離別幽闥正寂寥關山殘鏡影雲雨暗河橋更問刀環約秋期恨已遙

宵征

道遠依僮僕宵征戒虎狼艱難人不到險阻路何長地僻雲霞異山深艸木香侵星愁馬首重露濕衣裳

又

萬山人境外絕壁下回溪殘月何曾落荒雞不肯啼路難遲旦晚客久任東西倦眼偏昏黑多驚聽馬蹄

蝗

憶昨瀛海道飛蝗滿田疇自昏薄亭午天日爲遮留哀哀窮簷老見客淚迸流爲言近畿輔五載旱不收蝗哺一朝并黍豆空荒丘上官責捕蝗胥役聲啁啾未聞廟堂上先捕赤黑頭捕蝗不捕盜朝野無良謀斗麥數百錢糶糶不可求我聞色悽愴停鞭憐雙眸行行大河北近復過陳州汝南山谷間飛飛無時休水田且狼籍何況梁黍苗生子亂草際趨蹌相紛糾亦聞楚與粵春夏災吳牛黍稷半赤地關中無麥秋餘姚一漂沒萬井爲洪溝中原在瘡痍聖主煩殷憂咨嗟念水旱深宮鬱綢繆遠遡堯湯年天災匪優游哀彼涸轍魚良吏慎與咻

高集卷第三

十

武勝關和壁間韻

危巒千疊隱重雲樹上幽禽馬上聞欲坐清溪看峰色人言此地有山君

又

僕夫高唱近層雲短調荒唐不可聞正憶故園山色近楓香紅處弔湘君

申州道中作

千盤翠壁接仙源鳥道從人路可捫淮水東流分楚甸靈山北去俯中原十年飽覺風塵賤三徑猶憐松菊存浪說滄江近消息南荒兵甲久銷魂

七月十五夜感懷三首

慘澹招魂夜悽惶薦食晨家聞痛哭處處感離人
手澤孤兒夢春秋萬里身望鄉無限淚天外一霑巾

又

薄祭貧無賴離家又隔年傾觴惟弱弟剪紙向重泉
華表歸何處牛車去杳然死生餘幼稚無計覓團圓

又

往事何奄忽幽泉竟渺茫有生悲怙恃爲客阻蒸嘗
夜月家千里秋風水一方比隣多巷哭今夕九迴腸

訪汪文儀贈

藝苑推牛耳先生戴賜冠堂前但松菊堦下足芝蘭
永盡閒書頁清江拂釣竿欵門惟好客新句比琅玕

又

惜別經三載浮舟趁曉晴到門幽意愜觀面道心生
茗椀香初徹冰壺暑自清由來稱孔李傾倒爲耆英

送蔣玉淵還吳十六韻

老向滄洲客閒投江漢遺青門欲見帽白眼混黃塵
揚馬中朝舊應劉上國賓賦詩爭沐浴奇字會陶甄
十載南樓月扁舟夏口春繩牀移藥籠茅屋補松筠
乞米憐居士遺肝謝主人望中三楚眼夢裏五湖身
籬下猶存菊秋高更憶尊挂帆原迅速繫纜若逢巡
良會何當別將離却恰神晚燒燭淚欸語戀花茵
陸賈裝無幾茅容家自貧未應歌折柳徒爲挽征輪

江海看簑笠烟波想釣緝蘭陵期不遠美酒入吾唇

澤國

澤國乘秋漲孤舟破曉開也知銀漢客仍挂布帆回
楚岸西風正空江細雨來滄浪興不淺漁父且徘徊

湖中醉歌

幾日涼風秋漸清無邊江水入秋平浩淼烟波向何
處洞庭一片皆空明滄浪老翁碧筒酒酒熟招邀賣
菱叟夜半一聲長簫鳴潛蚪作波怒鼉吼擬却屢樓
殺底珠浮槎近漢天糝糊龍伯湘妃俱愁思元夷使
者爲前驅白蘋風細波不已滿湖明月光如水醉呼
李白騎老鯨爲劉君山洗渣滓

岳陽晚泊

暮色湖光接混茫孤城遙倚洞庭傍千層碧浪催柔
艣萬頃金波散夕陽紅蓼岸分漁火細白蘋風淨楚
天長燒燈慣識停舟處淺水蘆花又一方

洞庭月夜

菱角舟如葉蓮筒酒正酣好將滿船月載過洞庭南

又

珠淚涼宵月疊更斷岸風歸應買菱茨呼取老漁翁

又

細火依平島輕舟泊軟沙啾啾一羣鳥相伴宿蘆花

星沙晤家鷺樓有作次韻

幾載離思夢寐中
扁舟此地恰相逢
紅塵尚掩衡星劍
北野仍憐照夜聰
海內論交尊酒共
牀頭聽雨早寒重
不才未擬稱元季
自識吾家有伏龍

又

輦下虛蒙作賦才
一帆秋挂洞庭回
藍輿好趁南山桂
襍沓歡逢雨夜盃
江海閒身看兩劍
文章華國擬三台
相憐同滬高堂淚
不盡城南擊柝哀

舟過石潭山

兩度秋風旅夢懸
石潭山下又歸田
故園明夜千峰月
獨客今朝萬里船
赤岸滌洞如識面
青楓蕭瑟漸移年
北堂晨夕知無恙
便脫征衫問酒泉

又

驚鈍深慙主聖明
端居未覺負平生
自憐五斗腰從折
浪說三都賦有聲
行李周章留藥債
歸帆容易數江程
石田茅屋清秋好
醉與黃花作送迎

星沙次韻酬家世掌

麓江秋色雨烟平
載酒來尋太瘦生
招隱尙憐三徑在
全家猶繫一舟輕
黃墟往事看雲散
白社幽期聽鳥鳴
自廢蓼莪憔悴甚
麻糲無計問承明

江路

江路分涓水沙汀
泊小舟隔年山見月
涼雨夜知秋鷄黍
尋前約漁樵識故丘
塵踪餘夢寐猶記
逐鳴騶

喝月詞卷第一

湘潭 陳 鵬年

小令共八十五首

憶江南

良宵月記得在都門
燈市秧歌騰紫陌
柳街烟火開黃昏
驢背趁王孫

良宵月記在鼓山岑
九邑烟光輕似縠
十洲海色蘸成金
坐聽老龍吟

良宵月記在武夷溪
玉女臨粧方抹黛
金雞怯曉不曾啼
聞笛數峰西

良宵月記上碧霞宮
玉浪寒凝天闕近
瑞水吹落海門空
人在九霄中

良宵月記得在西泠
柳浪菱花何處泊
畫橈歌板不曾停
雲度幾峰青

良宵月記得泊山塘
夜靜虎丘臺上望
也將杯酒弔貞孃
絃索太淒涼

良宵月記得在山陰
賀監亭邊留賦客
湖南山下惹鄉心
觴政夜沈沈

良宵月記得在江都
虎鼠堂中烟樹隔
鎮淮門外菱荷枯
小泊伴菰蒲

良宵月記得在邯鄲
趙女簾前調皓齒
燕歌門外促雕鞍
夢覺已更殘

良宵月記得渡河津一夜嚴霜三萬丈征人鬢髮盡
如銀冰上走車輪

良宵月記得汴梁城梁苑臺空鴉作陣夷門人去草
成榮茅店曉雞聲

良宵月記得在甘陵漏滴衙齋空似水硯寒烏几凍
成冰對榻有高朋

良宵月記得在盱江天外青霞圍郡郭橋邊紅樹趁
烟橋墮下酒泉香

良宵月記得在芝城老子南樓殊不俗詞人江左盡
知名歌板夜琮瑤

良宵月記得在杭川拾翠羞含歌扇底墮釵愁過絲
樓前魂斷可憐邊

良宵月記得在錢塘
君上客遺霜米白江邊舟買虎

盤黃天末話聯床

良宵月記得在潯陽五老峰前看瀑布九江城外問
柴桑烟水夕茫茫

良宵月記得在銅陵望斷蓮華天外路九峰晴映一
江澄菰杖許誰登

良宵月采石大江邊幾聽隣船歌白苧便攜尊酒弔
青蓮風景似當年

良宵月記得泊宜春十里灘聲山似戟千家夜色屋
如銀戍角淚沾巾

良宵月記得在金山玉女露凝仙掌白瑤臺聲落羽
衣寒鯨背好持竿

良宵月記得在金陵最是六朝歌舞地暮潮空打石
頭城江上採菱聲

良宵月記得在山陽漂母祠邊城似谷天妃閣上岸
如牆驢背滿頭霜

良宵月湖口縣門前幾向石鐘山下泊夜來鞵鞞更
凄然久客聽無眠

良宵月記得在閩中蜑艘瓶儲倭酒綠鮫人盤捧荔
枝紅避暑越王宮

良宵月記得在劍潭邊郭令旌麾憐酒客花卿歌舞闌

隣船龍氣也輝天

良宵月記得在魯地家說併虞郎鬚似鐵跨驢羅子背
如弓衣上曉霜濃

良宵月記得走申州馬上啣枚騰虎氣巖邊掬水看
龍湫雞唱可憐秋

良宵月記得五湖傍小艇夜衝烟霧去故人家在水
雲鄉白露漸爲霜

良宵月記得品慧山泉曲水亭邊烹綠玉卧雲堂上蘸
秋烟檀板夜如年

良宵月記得渡漳河鄴下秋風嘶石馬華林芳艸泣
銅駝擊筑夜來多

良宵月記得在蘆溝回首千門猶駐馬桑乾河水古今流壯士按涼州

良宵月記坐擬蘭亭曲水細通入境綠亂峰低護院門青石榻夜冷冷

良宵月記得北津城名士檀槽翻別調使君蠻鼓換新聲蕭舫酒旗橫

良宵月記在霧山巔吹笛夜聞山鬼嘯打鐘驚覺嬾龍眠雲起漸如綿

良宵月記在祝融峰鋪盡海綿無縫處秋空獨坐釣魚翁除是廣寒宮

良宵月記得在臨臯萬里秋風凌赤嶼數聲漁笛落

江濤山水屬吾曹

良宵月幾歲鄂城西榴火尊前傳艾葉菱荷風裏唱楊枝玉笛不須吹

良宵月幾歲洞庭船紅蓼水深鼙鼓報白蘋風起紫帆懸簑笠自年年

良宵月今夕又空山屋裏簾燈秋共語門前罷柳夜知還遂戶不曾關

減字木蘭花

長沙秋夜

蕭條旅館冷月寒蟄秋又半爭奈銷魂燈下黃昏獨掩門故園如昨此夜金風偏寂寞浪跡扁舟露溼蘆花滿地愁

惜分飛

即事

淚浸輕衫秋又冷客況誰憐隻影薄命同桴梗寒衣斷送涼宵永澹月微風更漏靜無限愁腸耿耿此恨憑伊是銷魂懶把姿容整

更漏子

即事

曉風前殘月裏何處秋心萬里曩日事意中人含情淚滿巾露初零霜遍野已是韶光去也聊覓句聊盃離愁那得開

踏莎行

秋懷有懷同陳錦臣作

別浦霜寒楚臺雲散相逢陌上音書斷一聲歌送離娘秋西風北雁斜陽短孔雀屏空芙蓉鏡懶開

冷砌無人管暗銷魂處又黃昏絲絲淚溼羅衣滿

南歌子

送趙念翁赴江東其天寒風勁始待來年

雁陣風初勁離華雨未收離人剛有許多愁也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菊酒勞鄉夢寒衣斷客舟得停帆處且優游爭待烟花三月下揚州

望江東

擬道居

岳麓山前禹碑路欲去尋秋又雨低迷曉霧橫江樹望不見西門渡松關鎖在雲深處多分好山僧踞早撇開塵緣俗務五岳從朝暮

歸國遙

星沙早發

天難曉夜久更長思窈窕睡起寒風嫋嫋隣雞聲未

了江上白蘋紅蓼扁舟波浪小載得秋愁多少家鄉歸夢遶

溼羅衣懷閨

玉蟲銷盡漏聲殘芭蕉月上欄杆獨步空庭輕衣夜寒憂來無緒盤桓怨離鸞故人何處九迴腸斷一曲心酸

長相思悼亡

生別離死別離粉瘦朱愁無見期黃昏獨坐時風淒淒雨淒淒此夕銷魂人未知合情強自支

相思兒令感懷

昨夜江邊花信底事惱人腸無那年隨流水擲作負

情郎記得洞室蘭房棄予中道徬徨宵來誰寄寒

衣簾前白露爲霜

點絳脣長沙旅懷

暗感蒼峰幽懷憔悴無心理故園伊邇剪斷湘江水雨碎風酸樓上新寒起魂銷矣不堪彈指愁殺行

吟子

菩薩蠻白夷

朔風夜渡瀟湘浦紙窗愁殺濛濛雨有客杜陵翁暮歌酒不空羅襦猶似舊往日人存否何日展眉尖故園寒雪天

浣溪沙夜半有懷

夜冷燈殘露漸濃二更無語書樓空譙門鼓角又驚風巫峽行雲湘浦上黃陵遺珮月明中可憐愁殺斷腸翁

巫山一段雲即事因憶家園

小几凝燈白深樓撥火紅紙窗蕭颯又嚴風牆外數聲鐘客夢關山外離人雨雪中綵衣空憶白頭翁魂斷楚江東

畫堂春夜坐

朔風吹雨夜三更高樓坐久寒生譙門擊柝更淒清敲斷江城有酒難消舊恨離家怕問歸程殘燈四壁悄無聲怎奈傷情

望江南悼亡

無限事記得舊年冬一盞銀缸深夜裏蟻尊浮碧獸爐紅詩酒勝梁鴻無限淚暗自損柔腸鸞鏡不同春已謝枕邊空剩鬢雲香誰念沈東陽

陽臺夢野泊

江空日煖風無力黃茅瘴裏行人寂浪花吹泊小洲叢見沙禽起疾扁舟無箇事靜看波紋如織瀟湘盡處是峒嶼一縷晴雲碧

桃源憶故人悼亡

綢繆夜夜明星爛幾度雞鳴曉旦此夕傷情人散怎奈心撩亂夜深無語頻幽歎夢底數身香汗恍惚

醉醒誰判怨殺癡情漢

霜天曉角

秋意

碧峰碧聚脉脉憑誰語休說舊年今日高堂夢傷心處
嚴寒驚歲暮斷腸門外路莫問板輿拖綬長安道何時去

小重山

夜夜不寐

小屋寒多夜漸深陣風搜破壁雨淋鈴暗燈明滅漏
沉沉從前事幽憤總難禁真箇惱人心相思尋別
調少知音藍橋斷去到于今雙絃淚誰復理瑤琴

浪淘沙

夜夜不寐

殘月轉新晴夜靜寒生霜花零亂打窗聲最是高堂
殘月轉新晴夜靜寒生霜花零亂打窗聲最是高堂
今夕夢暗數歸程無計破愁城過眼心驚十年憫
恨竟何成獸炭銀燈俱是淚到底淒清

秦樓月

夜夜不寐

淚難收空幃獨鎖重門冷重門冷合歡床上可憐孤
影簾外雪華風更緊夜深不寐宵偏永宵偏永十
年塵夢半生萍梗

山花子

悼亡

寶鑑光銷夢已沉十年踪跡又零丁怕與傍人談往
事不堪聽念到還思當日話夢回難擁舊時衾便
似雨聲都是淚未曾停

青衫溼

江上

青皇無語將春至偏不管人愁桃腮柳眼東塗西抹
占盡風流新哀舊感驚心寒食烟雨江頭招魂何
處花邊月底哭斷芳洲

烏夜啼

春感

樓外飛花漠漠江邊細雨濛濛幾番悞了佳時節酒
淚向東風舊恨悲看日落故山望隔烟中招魂又
是清明也無路哭蒼穹

鵲橋仙

江雨還和

落花隨浪斜風送雨辜負踏青時節輕帆掉破半江
烟正岳麓曉雲濛濛故園如夢韶光似矢江上又
過寒食便做春江一樣深也流不盡傷心血

浣溪沙

聽田歌

四月山村風景多垂楊影裏聽秧歌停喉宛轉換新
哦隔隴浮烟青鬱郁平田過雨綠婆娑野人生計
仗時和

醉鄉春

這題詞喚以下十
五首係擬鮑詞和韵

休把良期又誤羞與侍兒吟附金鎖上綠衣郎真箇
解儂情悽低語倩伊來赴莫教芳容暗度驚相顧
轉銷魂膽瓶着水濃花駐

玉樓春

效美人寫字

綺窗睡起腰肢懶斜坐闌干尋玉管深閨也自學臨
摹滴露研硃春色暖鴛鴦刺罷臨池緩郎醉敲詩

儂作伴銀光箋子墨霏香細把薔薇花下盟

誤佳期 新婦犯期有倦態

可愛簾前明月夜露深沈欲滴看花容易護花難管
教在峰歇 春色好流連兩下須珍惜明朝依舊整
芳容早把珠胎結

如夢令 深夜圓恨促郎先局

兩隊分明黑白怎道雌雄難決漏鼓更催人教汝收
軍歎血休切休切夜剩半簾殘月

清平樂 姑問數

試春小袖把鴛鴦懶繡架上茶蘼花影瘦又是標梅
時候 問伊曾記來時新妝半結青綯偷眼洞房春

色箇中肯許儂知

長相思 小娥看嫁

學新妝整新妝姊妹年年製嫁裳看他出洞房朝
同堂暮同堂這會佳期各自忙教人暗斷腸

憶真娘 小尼送茶

聽他月下低吟過花陰玉液瓊漿香冷沁人心休
浪擲輕酌酌淺斟斟送下空階悄步更難禁

憶秦娥 醉妓

黃金斗偎紅倚翠華堂酒華堂酒滿園春色月明時
候 清歌妙舞難停手腰肢裏似風中柳風中柳又
燒高燭海棠醒否

惜分敘 檢荷得效難

西廂下鞦韆架春色年年怨衰謝淚涓涓手纖纖懷
中怕墮篋裏重拈尖尖 曾記得當時節握手臨岐
贈儂別色猶新氣猶舊風吹蓮瓣雨打花心親親

步蟾宮 共郎媚鏡

內家掠罷巫雲髻倦喚起屏風共倚新妝分與畫
郎照兩朵芙蓉並蒂 蓮花貌似郎堪擬却放在鸞
臺影裏分明長是一雙飛莫教去吳頭楚尾

連理枝 新婦感郎悼亡室

懶上新妝閣月冷窺羅幕青塚年年朱愁粉瘦此心
誰剖也識多情苦素琴寒斷驚絃再撥

醜奴兒令 新婦夫人

夜來斜着屏山倚酒滿金鍾月白花紅畫錦堂前春
色濃 宵寒獨把衾裯抱悄步墻東漏下瑟瑟不管
含情恨殺儂

減字木蘭花 夢妾微歌夫人按板

柔窩粉窟法曲霓裳新譜得檀板金尊驚起魚龍月
色昏 廣寒宮裏一啜流霞天似水笑入瑤臺吩咐
蘭香莫浪猜

憶王孫 夢郎別

合歡牀裏暮春時和雨和雲起去遲阮郎門外淚絲
絲轉驚奇夢後翻將覺處疑

春光好

春院冷月華明弄幽情
得刀環調幾聲夜三更
閣上新詞最艷
閨中韻語偏清
鵲尊前還刻燭待
郎成

夜遊宮

夜宮感舊

坐久涼生四壁空
塔下蟲聲唧唧怕訴衷情恨似纖
憶從前夜深沉人語寂
恐抱琵琶泣鴛衾鳳枕今
倚夕夢散陽臺春又逝
願來生得重逢花下誓

醉花陰

月夜

露下闌干深夜悄
月落花陰蚤轉盼又清秋
簷外新涼蟋蟀聲兒鬧
疎燈不剪詩成了怕沈郎腰小
慙得不牽懷檢點寒衣
篋裏知多少

醉落魄

霜夜

曉清夜漏黃昏
院外霜風驟阿誰問
取東陽瘦落葉聲聲似把門兒扣
金猊寶鴨香如舊合歡床上愁
孤宿紅冰淚滴重衣透
欲剪銀燈作伴殘更候

喝月詞卷第一終

喝月詞卷第二

湘潭 陳鵬年

小令共

摘紅英

春歸

鶯聲巧蜂聲鬧
門前一半春光了
遊難定情難盡待
我歸來落梅滿徑
天應老眉應掃無聊底事愁多
少奇須問時須趁
夜來猛雨又傳花信

好事近

九龍僧舍

簾捲午風清
獨坐晝長人靜
暫息天涯塵夢入繩床
禪定茗香先試
武夷春預把遊期訂
不管浮雲踪跡念故園音信

南浦月

客夜

院落沉沉小窻風透
紗帷冷重門漏永
獨對青燈影水驛山程未把
歸期問愁千頃我生萍梗
秋水誰省

南鄉子

中秋夜榕城望月

露下碧天寒
院落深沉夜漸闌
望斷故園何處是漫
漫客裏思親淚不乾
佳節嬾成歡萬里烽烟去路
難明月不知關塞遠
團團異地他鄉好共看

醉桃源

嘉魚舟中

疾風吹浪滿江皋
片帆歸路遙
滿湖蘆荻長新潮
已山春雪消
茗椀沸篆烟燒微吟與向饒
岳陽明月

望迢迢紅樓倚玉簫

月照梨花 夜坐

寶鼎烟裊重欄花繞獨燕蘭膏夜凉人悄卧看月落
參橫漸三更 曉蟾又把秋心報鱗鴻信杳閒情多
少坐久銀河轉玉繩四壁無聲草蟲鳴

巫山一段雲 贈戀子歸

客舍離魂斷妝樓午夢長久無蝶使到蘭房懊恨薄
情郎 鵲筭傳青鳥官裙佩紫囊愆期歸去過重陽
稽首進霞觴

浣溪沙 戲贈李希三

花樣爭誇黃四娘風情誰似李三郎雙雙携手坐蘭

東陽月詞卷第二

二

房 臉際猶侵眉黛色袖間時帶鬢雲香司空不管
斷人腸

又

昨日九衢春正如賣花聲裏雨如烟避人時拂小桃
箋 郎去馬嘶芳草路歸門掩綠楊邊免教辜負
艷陽天

清平樂 壬申二月舟中作

江山如許歲歲依柔艣兩日新年春漸嫵載得一船
烟雨 凭他浪迹浮踪閑愁付與東風小市沽來盡
醉夜寒熟睡孤篷

一痕沙 有感

記得梨花院落夜對鹿車人弱晨起拂牛衣淚雙插
付與朱愁粉瘦七載羅襦仍舊此恨更纏綿在伊
邊

月中行 汪曼園先生坐予舟聞玩月次韵奉答

幾灣積水蘸村烟烟水漸綿連夜來得月好周旋一
刻值千錢 風梳碧柳來凉早露濯紅亭倒影偏聽
濤重到草菴前空翠更茫然

除夕送窮窮字詞調長相思和且園內父韵
固亦窮濫亦窮造物何曾分別窮有情天亦窮 鵲
衣窮桑樞窮有鬼年年笑我窮願他憐我窮

又

東陽月詞卷第二

三

肚篋窮回祿窮金谷傳聞一夜窮何如我輩窮 黃
金窮黑貂窮第五畝之宮不怕窮休嗟季子窮 時公谷主人有同蘇林典

又

蠟炬窮爆竹窮椒酒三行話舊窮今年今夜窮 山
無窮水無窮海角天涯路不窮何曾詩酒窮

鵲橋仙 題王德勝小像

衣冠華楚襟期磊落舊是渡江王謝寄情多半侶烟
霞聽萬斛松濤如瀉 琴尊無恙義皇正永家傍石
公山下折花剛報一枝春應留取漁樵閑話

鵲橋仙 七夕和吳彤本原韻

薦瓜人散談天客去舊事恍如昨日針樓簫鼓正喧
闌看筵上蛛絲千尺銀潢迢遞鵲橋沾濕容易千
金一刻人間天上總成癡只兒女情拋不得

又

盈盈帶水匆匆半夜隔歲僅能一見合歡已自不會
閒那得做巧雲片片石尤無賴封姨慣妬人世別
離無限玉河清淺作藍橋早更乞天公方便

喝月詞卷第三

湘潭 陳 鵬年

中調共

拂霓裳 秋曉

憶昨宵夜深沉獨坐蕭寥低簷外暗風微雨溼芭蕉
耐形單影隻孤夢鎖迢遙啓窗聽殘更滴瀝滿城
譙到今朝秋聲颯颯起鳴蛩寒光逼更覓誰手送
金貂况頻年作客信浪打蓬飄果無聊任忘情太上
也魂銷

惜秋華 悼亡

細雨空濛到今宵又是悲秋時節懶下半窗相思夜

喝月詞卷第三

來腸裂鴛牀鳳枕驚殘夢溼透幾行啼血時容易韶
光漸漸繁華欲歇一會從茲訣少年三共五恐當
離別四壁蛩聲唧唧暗燈纔滅意中人去無踪怎使
人寸心如鉄淒淒絕來生還把前緣結

庭院深深 即事

線作縈腸花作淚昨宵夢裏相逢低聲細語向簾櫳
驚魂暗斷香印口脂紅雞唱不知人已去五更驚
送秋風醒來無語畫屏空陽臺何處冷月伴寒蛩

唐多令 悼亡

久雨溼寒苔重局鎖鏡臺別家園又一年回咄咄書
空還自笑心下事情誰猜舊恨已成灰新愁應撇

開奈支吾也則難排滿箇肚皮都是淚流不出眼邊來

臨江仙 夜月

滿地月華如水空階夜氣成霜沉烟裊盡焚爐香年
光隨臘去愁恨入宵長 古寺鐘聞別院素波烟起
寒塘一般清夢繞家鄉做裴思鶴髮孤淚滴征裳

謝池春慢 憶父

天荒地老流不盡傷心淚春半晚風寒夜久重關閉
手澤掩空函寢室存虛位子歸來親已逝廿年岵岵
底恨酸人鼻 衣裳雖在怕記憶從前事一死未能
酬生我終何濟才拙父書多力小家聲墜紫泥封黃

鳴月詞卷第三

紙字此生遺憾沒齒肝腸碎

朝玉階 小江舟中

乍晴天氣四山明芳洲春漠漠曉烟平花時歲歲惱
人情亂紅都委盡杜鵑鳴 渡頭驚散小舟橫瀉溪
流水急半灘聲故園今夕又淒清入門雙淚落歎平
生

一剪梅 夜生

小坐欄干伴夜長露沁空庭月照閒房五年前事總
荒唐教不情傷怎不情傷 真箇浮生夢一場感損
雙眉斷盡柔腸黃昏無語淚成行縱弗淒涼也會淒
涼

一叢花 夏夜

空山好雨潤林塘正暑退新涼闌干送影羣花亂微
風透幾陣幽香殘月如鉤閒庭似水獨坐對銀缸
斷魂歌女夜何長訴不盡淒涼年華屈指春前夢又
轉盼玉露金霜過眼功名誤人意氣閑處好思量

臨江仙 對女伴看

連理枝頭共結鴛鴦牒上相逢知他玉樹果臨風寶
鞍垂鈿碧珠履觀香紅 管取斗來金印爭看劍樣
成龍桂花叢裏步蟾宮任伊雙擲果飛不入簾櫳

傳言玉女 病中喚卿

懶下牙床又見珠簾月悄病容消瘦轉添人懊惱峰

鳴月詞卷第三

情蝶意管教芳心難保更深時節呼奴來到 辜負
佳期看青陽漸又老衾裯擲去把淚痕暗掃婆心一
片怕與檀郎知道北風羅帶夜來深禱

兩同心 月下携美

玉露迎秋涼颺消夏盈盈小步立階除雙襦汗溼美
蓉緒好相携戲水鴛鴦素馨花下 纖手解伊羅帕
臭蘭輕惹夢陽臺暮雨重逢渡銀漢鵲橋又架奈他
偎倚最多情害人羞怕

鵲橋仙 看佳姝云

杏黃試軟腥紅吐艷嬌怯人前自製牡丹枝上鳳求
凰看都是成雙成對 金針暗度冰絲重紐又傍紗

意閒觀羅裙帶上結同心願長得千秋萬歲

河滿子

長沙客
即秋夜

江上寒催白露城邊雨近中秋甲子年年消作客山
川長帶離愁燭影無風自淚蛩聲隔院偏幽病裏
久寬衣帶尊前典盡征裘三載銷魂無箇似誰家又
唱歌頭眼底舊歡新夢來朝吩咐扁舟

風中柳

長沙雨後
請同人北上

幕帽三年又過孟冬時節買扁舟浮家似葉酸風楚
雨江上寒凄絕奈飄蓬暗傷離別酒盡詩筒付與
一肩騷屑艷相逢名心較熱龍樓鳳簾管教宮花折
遙記取壯遊春陌

千秋歲

冬夜行懷
東森山房

禪房竹塢構在雲深處松根結巖花吐林空瀑布寒
谷應鐘聲午何緣到十年夢繞玄風圃管叫山靈
主世事何須數參透得皆塵土春明萬斛溪夜半千
峰雨春茗熟老僧就酌清泉煮

傳言玉女

沈川親遇

簫鼓喧開惱亂一江風月綵樓人滿又黃昏時節誰
家遊女不管傾城傾國王釵斜墮金蓮嬌滴暮地
相逢步輕搖更羞溢秋波微轉那識銷魂客吳歌楚
舞欲與阿誰傳說年年吩咐杭川春色

轆轤金井

七夕

涼颺初轉到今宵天上又逢歡曾夜漸深沈問河橋
填未佳期隔歲嘆好事本非容易玉宇無塵銀波乍
淺近秋天氣輕寒半侵翡翠想停梭扣角幾度惆
悵離合悲歡惹無端憔悴人間別淚況三載夢銷羅
袂乞巧聲聞薦瓜人散月鈎西墜

離亭燕

芝城別唐公達先生
宋子南來素臣之崇安

此去雲山千疊黯淡渭城催發最是天涯同聚首又
向天涯離別鬢餘凋蕭聲寫盡岐亭鳴咽一帶關
河蕭瑟欲唱驪歌還歇萬里飄蓬多少恨付與斜陽
秋色何處問前期同在中原南北

漁家傲

詞庭月夜

野渡蒼茫舟獨繫一湖烟水風無力萬頃澄波紋似
織人未睡滿船明月留人醉欸乃歌來聲細細
更敲微舫人淚看破乘除漁父趣今醒未釣筒收拾
英雄氣

御街行

長安即事

七年兩度長安道客裏開懷抱金鞍玉勒爲誰忙靜
聽天街喧鬧空庭如水紙窗似雪盡日人稀到鉤
簾細把紅塵掃半榻爐烟裊呼奴昨日典春衣剩得
酒錢多少消中默坐倦來小睡省却開煩惱

御街行

雪中感懷
和曾仍舊韵

瑤林玉樹千山亂弄嬌姿黃金瓣惜花人是絳紗籠

不待灞橋冰泮蜜作蜂房鏤藥蓮朵依約春風殿
東君暗把林妻換放鶴還夜將半蘭膏染盡獸爐紅
誰伴冷香亭院鶴擎重披屏山半倚飽看銀龍戰

一叢花

通家宗周小像

居然一幅古松圖有箇似髯蘇紅塵不到山深處人
正在萬壑冰壺一縷茶烟清風在腋泉石且踟躕
元龍意氣尙如初何事混樵漁篋中一任青萍吼只
消得白眼胡盧且對綠天早招紅友倒不須扶

一剪梅

臨井溪道中

十里飛流挂木簾古木參天怪石齊天絲荷蒲草綠
芊芊歇足巖邊濯足溪邊湫下蛇龍定穩眠雲氣

鳴月詞卷第三

六

纏綿苔蘚連綿結茅安得聽潺湲卧此經年來此何
年

行香子

清溪道中

山翠重重石瀨淙淙儘閒情消受孤篷一鉤新月白
尺幾虹好艤船處烟樹裏夕陽紅吳牛慣喘晚來
涼氣乍披襟幾陣溪風圍碁小歇茗椀難空看板橋
上人影亂畫圖中

風入松

題形本散映閣和

竹梧三徑坐清鐲收拾舊殘編綠紅葉都題遍名
山業散軼難傳開府世稱詞伯香山人號詩仙父
書能讀志翩翩繼緒美吾賢牙籤萬帙憑搜輯辨魚

豕卷軸精妍况是濡毫和淚夢我久廢當年



喝月詞卷第四

湘潭 陳 鵬年

長調共三十九首

蕭湘夜雨

中秋長沙客邸憶家園同陶奉長
趙念昔將幼李陳錦臣陳雙酒作

銀燭催詩金貂換酒長沙今古荒涼幾年爲客浪跡
任他鄉去歲都門未歸渾無奈春雪繁霜今朝又中
秋節候烟雨斷瀟湘 高堂惝望眼新嬋吐魄叢桂
飄香念寂寥遊子誰佐椒觴更有無端舊恨人何在
寸寸猿腸郵亭上孤蓬隻劍揜淚涇寒裳

意難忘

悼亡

舊感新愁嘆潘郎魂斷又值清秋飄零千里外冷落

喝月詞卷第四

五更頭風漸浙雨颼颼碎滴上江樓料半生英雄無
淚也則交流 傷情一去難留怨韶光迅速眷戀溫

柔珮環淒月露荆棘遍山丘人世事等蜉蝣命薄更
誰尤便到得天荒地老這恨干休

雨霖鈴

船生有感

涼宵佇立最傷情處舊恨難說半生萍梗無賴柔腸
寸斷淒淒切切屈指年時好會怎教人離別聽絮聒
秋夜蛩聲五點三更那時節 金蟾漸次寒威冽
蕭辰五內般般裂回思舊遊誰知香閣裏花殘蟾缺
一朶連枝暮教狂風淫雨摧折換只傍剩枕餘香淚
冷紅冰結

金菊對芙蓉

客邸同陳鵬臣寫
補伯仲詩詞感懷

塞雁驚寒江楓半落楚天烟雨瀟瀟正同棲邸舍共
冷征貂故園在白雲深處咫尺便水遠山遙暮秋時
候新愁舊感抵死無聊 堪嘆景物蕭條暫握手開
懷酒盞詩瓢對故人意氣上薄雲霄也須振中原旗
鼓廣寒宮月殿虹橋明年今日滿毫珠玉一曲瓊瑤

滿江紅

九日同郭以敬先生暨石
林宗伯于前道即事有作

日白風高良辰又重陽時候歎過眼韶光容易風馳
雨驟酒盞詩筒無意緒等閒會把雙眉皺越今朝佳
話且開尊搜奇句 東籬呼黃花秀往日事人如舊
正好開懷抱良朋邂逅秋水蒼葭明遠浦白雲紅葉
生遙岫最恨是欲去小登高無緣就

孤鸞

有感而作

笑伊無賴似孤雁離羣哀猿失隊一點芳心怎禁流
光時邁年華不知人恨恍忽間春更秋代無那舊愁
新恨把柔腸粉碎 憶寒燈雪案曾相對聽午夜雞
鳴風雨如晦問昔年箕箒厨下人何在夢中一番握
手兒啼痕尙帶羅帶記得牡丹舊誓未了他生債

燭影搖紅

客夜書懷

漏報新晴夜深樓上嚴寒近冷風獵獵透簾櫳影動
燈花燼前路憑誰問訊奈年華又成轉瞬天涯漂泊
雨雪關山一雙鴉鬢 探客懷長歌揀倒葡萄醞念

生平若箇男兒斗大黃金印浪說千金市駿早管取
陽關疊進寶花門外戲馬臺邊舊遊堪奮

望海潮 至後長沙客邸思歸

葭灰初動梅英欲吐客窗凍雨連朝耿耿添殘貂裘
典盡荒城門巷蕭條記去歲長征正滿頭風雪匹馬
河橋屈指年年關山無主路迢遙故園松石堪招
喜雙親黑髮四弟垂髫未了壯心滿腔離恨教人慕
地魂銷一舉怎冲霄奈名韁利鎖惹定難饒無那閒
心夜隨歸夢到漁樵

鳳凰臺上憶吹簫 舟中戲興

霜氣衝寒浪花浮白年年此地扁舟見蘆花楓葉沙

晴片詞卷第四

與汀洲一任布帆無恙遊已倦買盡狂夢關心處塵

迹藥裹雪蘭山巷堪羞勞勞則甚美小村漁父家

不江頭奈韶光易邁日月如流不管鱸魚專菜蔬云

暮底事綢繆教人起無邊舊恨驀地新愁

金菊對芙蓉 還山道中

木葉全凋梅花盡放故山歸去經年正難支欸段風
雨凄然驚心也離家六月又轉盼歲暮冰堅入門時
候紅顏塚上白髮堂前丘壑儘可流連奈俗胃塵
腸底死纏綿恨潘郎愁絕形影相憐休嗟幽夢尋常
斷唱不出落葉哀蟬那堪此夕燈前枕畔清淚涓涓

摸魚兒 寒夜感懷

最難堪憂心悄悄殘牖又經過了百般情事千行淚
况乃高堂人老心如擣奈牖戶漂搖涉世艱辛早愁
來顛倒閨小子何知遭家不造予又集于蓼關心
事暗地偏傷懷抱滿腔幽恨難掃問天不語天應曉
九曲柔腸縈繞呼蒼昊曾識得卧冰嘗糞古今少前
途渺渺空憶舞班衣板輿樂處春酒麗眉皓

沁園春 丙寅初度寄懷

馬齒加長斷梗飄蓬驚心廿年甚功名未立鄧禹獻
笑金裘都盡季子堪憐破浪難挨封侯要早忍把流
光暗裏遷逢初度且觀肩鏡底按劍燈前青衫夜
久無眠所不盡新愁有萬千效陸郎懷橘空懸綵袖

陽月詞卷第四

安仁作賦誰續鸞絃隻影魂銷枯腸寸斷底事茫茫

懶問天踟躕久歎英雄遇合自古難全

木蘭花慢 夜坐即事

漸桃符換歲除不去舊年愁任撥火寒窗剪燈深夜
夢冷衾裯怕問來春消息總黃金用盡做猶疑夢似
天邊隻雁家如浪裏扁舟前程辜負少年遊知命
不須尤但老見椿枝悲生鏡影此恨難休伏枕強因
殘醉奈歌聲凄切唱涼州便使滿腔幽怨從他立斷
吟眸

水龍吟 丁卯初春有懷

小村年鼓鼙青皇又把韶光換眉峰欲展愁城還

閉悲歡相半集。霰封間凝冰滿樹。曉寒零亂。擁塵爐添盡松膏火。梅花點點當書案。歲月教人浩歎。恨前期雲收雨散。天涯海角知音誰是。來書也斷。綠綻楊枝紅催桃面。春愁無算。恨東風不管。離鸞孤鳳爲他羈絆。

慶清朝慢

春心

花洩晴光鳥啣。淑氣東風。又報春來無端。歲華漂泊望遠徘徊憶昔。皇都夜正。金吾不禁。九門開。東華外龍樓應制。鶴禁趨陪。歎今夕是何夕。峭寒上梅帳。梢梢頻煨。試問少年豪舉。錦字慵裁。吩咐萬山深處。杜關重整舊燈臺。西窗下漏聲雞唱。丙夜相催。

解連環

白梅

問天如此甚。半生慘絕。恨難提起。轉眼見骨月凋零。儘二十年中。盡成新鬼。家慶堂空。嘆回首故園如洗。更何心人世。吩咐一場東去流水。勞勞因何。乃爾憶椿萱。無恙絲衣歡喜。倏忽地缺天崩。奈隻影單形。何怙何恃。未了雞豚。況安得封黃題紫。逝今生飲哀風木死而後已。

春雲怨

寒食感懷

韶光寂寞。又落花寒食。雲噴風惡。綠暗平原。紅褪滿地。春愁無處着。陌上携尊橋邊剪紙兒。女家家。赴東郭。痛折椿枝悲啣。西日此恨憑誰託。岸花亭畔人。

如昨。仍方塘曲水。垂楊高閣。春去春來更蕭索。似我筑筑試看。夜來單形瘦骨。小屋凝寒孤燈。攪淚腸斷。黃昏院落。

瀟湘逢故人慢

桃陽感舊

荒光如夢。記別來桃洞。忽又經年。繁花褪紅。顏峭春歸。傷心處。凄然阮郎。雖在已山中。非復從前正相。對夜分風雨。新愁舊感。堪憐。遺芳室舞鏡影總消。魂但教留恨。山川恰那。鄆。塵熱正欲渡銀河。難問蒼天。可收雲散。到今朝。悵却前緣。青梅結子。家家綠相逢。惱殺啼鵲。

乳燕飛

述懷

懶向紅塵路。有石村數間。茅屋田園。如故。秋月春花應結伴。百歲光陰。易度。差學步雲翻雨覆。曳履侯門。走如驚守。先人萬卷藏書處。豺虎遠風雷護。浮生苦被名韁。悞惜餘閒。蕤香淪茗。編籬治圃。雨過小軒花影亂。陣陣香來幽戶。算容易飛鳥走兔。抵死不休。誰肯住。倚微醺。一杖東風。拄桃洞口。夕陽暮。

拜星月慢

悼亡

花粉成泥。柳綿似雪。吩咐東君去也。舊地韶光暗裏。隨流瀉。記當日懊惱。一場春夢。斷送海棠亭榭。怎不銷魂。淚涇鞦韆下。歎黃梁苦被浮生惹。算將去萬事都成假。儘他惜玉憐香。數盡還須。罷。況蕭條獨坐。

重局夜空幃冷怒雨驚窓无奈牽衣不了前緣亂簷前鐵馬

高山流水

夏過且園訪石天半內父因訂岳遊

青峰一帶午雲涼趣幽期又到林塘籬外扣門聲山
窓叫醒羲皇平泉墅付與村莊攤書下更有簫聲碎
玉米荊霏香看投閒老子真箇好清狂 滄桑浮世
似駒隙都不管問水尋芳人世事名韞利鎖一枕黃
梁大家勘破果尋常惜時光擬踏祝融頂上吩咐奚
囊待深秋御風吹到十洲傍

玉蝴蝶

中元感懷

又到中元時節家家剪紙哭拜堂前化鶴未逃歸路
笑語誰傳黃昏候風梳冷月游泳處露滴寒蟬感流
年歸來華表也應凄然 堪憐筑筑孤苦魂依青塚
路隔黃泉有夢依稀醒時離別睡時圓少叮嚀懷中
弱弟難付與篋底殘編算前緣酒枯清淚莫問蒼天

滿庭芳

旅中即事

楚菊摧殘湘楓落盡過江風物蕭條小旗低亞寒雨
涇湖橋陌上遊人自散荒城外過客寥寥維舟處湫
簷委巷雞犬混漁樵 無聊相對漸樽空酒盞興倦
詩瓢憶獸爐灰煖玉藥香飄帖吧樓邊舊恨五年過
事已魂銷徘徊久雁聲驚鼓夢繞木蘭橈

飛雪滿羣山

夜宿建庄蘭若

馬上吟詩江邊尋渡茅菴宛在中央柴扉半啓蓬蒿
三徑淙淙門外寒塘趁天晴踏去方丈裏茶瓜散香
等閒勘破塵根自苦魂夢繞禪房 應盡道浮生無
箇是勞勞因甚利鎖名韞敗像矮屋一杯清茗聊談
笑水雲鄉看還須猛省攢眉處疎燈漏長山僧了得
瓶爐位置也清涼

夜飛鵲

先人誕辰前一夕感懷

經年斷腸處血淚重揮荒村夜久人稀高堂綵袖今
何在埋雲塚上纍纍付與殘烟蔓草擦兒身別去兒
夢相依泉臺有路料雙親也共追隨 怎奈流光易
度無計問承歡空伴幽扉祇見黃昏時候半丘月冷
匝地霜飛白楊黃土恍相逢還見來歸况兒饒滿酌
年年明日哭望天涯

滿江紅

早春呈郡司馬如管亭先生一首其一

十二城頭東君漸催鶯喚柳盡道是陽春有脚文章
太守寶轡雕幃都不問滿庭桃李詩千首便門前湘
水一江流清如舊 長沙郡荒殘後拯饑溺難停手
料瘡痍滿目底情誰剖父老兒童皆拜祝袞衣歸去
誰之咎漫羔羊朋酒上公堂為公壽

畫錦堂

其二

雨洗塵壇雲開麓霧湖南文物方新誰俾講堂茂草
重整丹楹玄鹿巖邊奇字客紅泉亭下讀書聲擔簦

處豈弟作歌著我還屬公門 慙慙騷客恨寒窓苦
殘燈夜雪難禁也應深山大澤抱膝行吟金章紫綬
何須問高山流水待知音頻嘆首何幸相逢伯樂指
顧長鳴

玉燭新 其三

四載牢騷客正菽水含悲繡絃淒絕蓬蒿徑裏寒宵
永冷浸一簾霜月詩筒酒盞尙自擁藏書千帙漫雙
漿還立官墻程門夜滿春雪 青瑣故物猶存知近
日生涯尙工鉛墨男兒豪舉管詞賦凌雲題名殿闕
畫省含香記取當年衣鉢着須向劍影燈光分陰自
惜

燭影搖紅 長沙客邸偶成

冷淡春光落紅飄綠無人管垂楊門外酒帘低一語
將魂斷樹裏巧偷鶯喚透簾櫳夢驚香散細風搖曳
宿酒初醒月華滿院 捫斷腸困人天氣腰肢懶隔
墻何處寒鞦韆故把嬌姿絆無賴眉峰感淺譜相思
歌頭新換酒闌棋罷寒入紗厨蘸更又半

齊天樂 山陰即事

迢遙十日南山路又到亂山深處兩隻芒屨一條柳
栗搜盡白雲巖戶禪房梵宇有怪石如林懸泉似雨
擬過前村老僧門外教人住 浮生茫茫塵海更誰
知我輩傷今弔古半覺黃梁萬般煩惱付與夕陽秋

樹憑他吩咐只眼底溪山任吾流寓試枕藤床聽晨
鐘暮鼓

喜遷鶯 將赴閩中別留家園

舞筵屏列漸整頓奚囊揚帆海國遶初開花半簷疎
雨話盡一腔離別作甚下英雄淚還具副男兒骨奈
惆悵正懸蒲剪艾又逢佳節 忍說風木恨無計回
天暗洒千行血戲綵堂前畫眉樓上寸寸柔腸繫結
誰分半生離恨付與天涯踪跡還須着取黃金斗大
故鄉重謁

滿洲逢故人慢 杭州客中即事

二千里外却繫舟荒縣投宿禪房庭空日轉長下疎簾
跌坐一几清涼筆牀茶竈漸安閒忘在他鄉記昨夜
五更驚夢依稀三徑池塘 四方志男兒事怎年年
那堪裴脯寒窗半棹水雲航但聞有慈親弟妹成行
故園叢桂近秋信暗吐幽香前途遇憑伊吩咐歸心
先逐征裝

望湘人 中元有感懷川

峭涼生洲蓼葉褪庭梧客中倍覺淒楚海角銷魂天
涯故淚悵望今生吧咭則甚拋離一腔孤另他鄉遊
旅憶年年剪紙焚香此夜招魂何處 也識幽明異
路奈韶華暗損秋霜春露無計覓音塵何況水遙山
阻記別後瞬息流光度誰更念兒辛苦須憑着一縷

愁腸化作紙灰飛去

畫屏秋色 重九寓沙旅中

記別離亭後直到今異鄉又逢重九萬里舟車一肩行李心事誰剖望南國關山尚蠻烟瘴雨似舊隔斷丘園十畝正晚秋齊登香櫟新摘更問小軒籬下菊花開否搔首離情怎扣縱良朋好會堪觀錦囊携就扁舟安頓筆牀茶日但一曲歡娛正濃驀地愁時候強對酒還拊缶笑自古英雄興來傾盡百斗那管東陽漸瘦

沁園春 元夜書懷

十載南山松菊猶存萬里歸來正雲封谷口連宵凍

易月詞卷第四

十一

霰香浮窓外數點寒梅午夢初醒宿醒未改吩咐蓬門莫浪開荒村內聽喧闐似市燁燁如雷任他滿徑莓苔好只學袁安雪一堆笑黃金面孔了無顏色菜根腸胃洗盡塵埃醉裏撚鬚閒中按劍誰識英雄志氣哉春光好看明年此日沽酒燕臺

滿江紅 早春過且

兩日停車又剛值早春風雨山房內詩筒茗碗室如環堵問字滿投青玉案填詞細唱黃金鏤更相期醉打老僧門雲深處詩酒債才人補鶯花福東君許把塵緣撇却也須張王島上紅雲嬌欲放堦前綠萼春將吐待天晴好看百花潭扶筇去

念奴嬌 感舊

曲欄獨倚峭涼宵舊恨重添凄切褪盡繁花香不管付與驚悲鳳泣楚雨臺空藍橋路斷更與何人說音塵覓處一庭猶剩烟月同伊芍藥亭前山盟海誓往事真悽絕夢裏相逢猶細訴記得黃梅時節四載孤鸞一雙雛燕寸寸柔腸折不堪回首此生長是離別

拜星月慢 自題看劍小影

投筆功名封侯壯志匣裏星鐔猶在伏虎屠龍未償英雄債喚吾輩豈事毛雉寸管不盡平生慷慨腰下青萍果陸離光怪寶光騰吼徹千山外對明月

易月詞卷第四

十一

射舍精彩何但木魅山妖一望生狂駭碧桐陰小院清涼界欄杆冷玉露侵羅帶還須着斗酒掀鬚浩氣橫山海

意難忘 感贈單慈子

鳳侶鸞儔兒良緣好會幾度綢繆把金蓮貽贈穩記在心頭情耿耿夢悠悠一別又經秋袖裏弓鞋嬌窄窄蓮瓣重偷傍人欲告還休道無鹽刻畫媚女堪羞奈憐香惜玉珍愛比琳球開鼻竇展眉愁香味枕邊留笑比梢婆長半尺也覺溫柔

喝月詞卷第四終

喝月詞卷第五

湘潭 陳 鵬年

長調共二十九首

望海潮

入園雲樹三吳烟水孤蓬又泊幽燕跨雪疲驢禁風
破帽銷魂猶記當年無意着先鞭漫金門獻賦獨鯉
朝天雨露無私濫分春色御樓前 岵山何處天邊
但殞宮冷月谷口殘烟負米成虛稚牛何益悲來淚
眼潸潸弟妹總堪憐望家園萬里目斷湘川憑藉春
風夜深吹夢到重泉

念奴嬌

為宋魯齋太史
侍兒編詞作

喝月詞卷第五

芳容暗損恨東君非復當時調護付與封姨偏作祟
做出妬花風雨鴉鬟齊鬆柳腰輕折不管銷魂處淚
痕潛拭為郎欲慙還怒 記得海誓山盟峭涼亭院
月下雙雙語往事焦桐聲未歇近日朱絃誰鼓只恐
傍人笑郎薄倖怕把眉峰聚陽阿淒絕隔牆又聽歌
舞

春從天上来

辛未初度

又到殘冬漸馬齒加長初度驚逢梅邊燈火雪裏茅
蓬追回還在山中嘆年來勾當數不盡南北西東可
憐人似天涯斷梗絕塞征鴻 長記往時樂事正此
夜高堂獸炭爐紅繞膝承歡過庭命酒呼兒揀飲干

鍾漫雞豚可逮今何在樹不停風問蒼穹椒觴酒處
月冷幽宮

又

茅屋三間有小徑疎籬溪水迴環白雲時出倦鳥知
還多情偏在青山記去年今日紅塵裏消受嚴寒縮
如拳正飽不麥飯熟睡驢鞍 則甚金華殿上聽曉
漏簾簾齊拜天顏袖裏爐烟懷中餅餌書生也列鵷
班望千門歸去留不住日暮鄉關且加餐夜來風雪
做個衰安

沁園春

題彭秋水先生
三十年前像

咄咄誰欺三十年前秋水先生正霜林似火羣峰積

喝月詞卷第五

二

素飛泉如雪一水淙泓倦倚松根閒揮羽扇誰識山
翁世外情紅塵裏看山林廊廟羅薛簪纓 回頭幾
遍枯榮恰半覺華山夢始成漸滄桑過了丹青無恙
沙蟲變盡往事堪驚觀面相呼掀髯大笑何似而今
活老彭還留著待三千桃熟圖上蓬瀛

滿江紅

將赴都門

幾日家鄉看門外驪歌又唱悔不作粘泥柳絮隨風
飄蕩萬里關河皮袴裏數州烟月驢鞍上便掀髯一
曲大江東還悲壯 湘江竹南山橡烟霞侶巢由况
矧霞觴麟脯萱花無恙皂帽栖栖五六載黃埃滾滾
三千丈只移情對與海天寬蓬根樣

滿江紅

賀謝陳錦臣兼
送其還牧水

有酒盈樽嘆明日長亭催別難禁是院落風清開堦
月白花影乍移水簾冷露華細共檀槽滴况候蟲唧
唧那曾休如人說 激水上舟如葉邯鄲道人如織
笑吾儕聚散散天南地北醉後厭聞兒女話往來莫洒
英雄血看他時一笑喜相逢長安陌

畫錦堂

題董醇庵
同小像

宛在水靈陵如玉樹問誰丰度翩翩道是風流司馬
絕勝英年畫報朱轡新太守金閨粉署舊神仙朝參
龍早辦放衙行來第五橋邊 林泉山吏部羊開府
如公料有同然一任勲名蓋世記取山川數行錦樹

六月月詞卷第五

王

春風早半灣流水夕陽徧褰帷待又看紫泥新捧五
馬朝天

歸朝歌

歸舟

十日蒲帆江上住又向重湖覓歸路洞庭南岸是瀟
湘故園多在雲深處關山空險阻層層碧浪憑柔艣
趁長風烟波無際直到天邊去 南山別有平泉墅
幾夜秋風生桂樹糟丘不擬讓劉伶釣竿近欲隨巢
父幽期休又誤尊前吩咐秋香吐且欲眠一篷星月
千里看飛渡

滿江紅

慢

同錄三飲限
賀夫齋中夜話

夜猶未艾聽霜風漸勁 庭醉未回甚天涯

聚散今夕徘徊金尊檀板漫相逢磊落奇才正斷盡
鵲魂蝶夢故人情緒堪哀 溪深處松風開有南山
一片家在雲隈幽窗靜安排正臘前栽竹雪裏妝梅
紙窗木榻為君掃三徑蒿萊莫將清淚如鉛水勸君
一飲千杯

夢紅

壬申除夕

峭深寒又驚逢除夕除却一年年動問流光為誰迅
速與予應少周旋惆悵道門丞告別催桃符春貼儘
紛然十里人家春燈照耀燄燄喧闐 不解春來秋
去獨我逢佳節有淚如泉哭向空堂望傾椒酒悲誰
更問蒼天只滿日團圓弟妹盡呱呱携手堂前況是

六月月詞卷第五

四

驪歌萬里妻斷吟鞭

賀新郎

為日內父
姬人催妝

春滿藍橋路舊漁郎問津重到桃花方吐天與多情
偏作合做出朝雲暮雨人正繫當年紅縷憔悴而今
休障面問往時團扇猶存否嬾再唱泥中句 酒闌
剛到屏深處峭涼宵衾裯暗抱小星三五月地花天
尋舊誓記取廂中金鏤更何知蛾眉見妬解道鴛鴦
難獨睡了這回公案休虛度纔學步小蠻舞

賀新郎

和紅曼園先生的
為小姬催妝也

浪說銀河渡笑無端蜂情蝶性尋香逐臭柳絮沾泥
心漸嬾那問櫻桃樊素誰得似周家絡秀試看紗籠

續似戟為羞郎怕把新聲奏屏深處慵相就 桃根
桃葉春方茂新東君臉波微帶眉峰先透吩咐封姨
休作崇剛趁養花時候早事取丁香豈惹膩粉柔香
須有主肯將來換馬充天廐羹湯好萱堂壽

前調 用前韵

風雨迷前渡更何知鸞鳳共穴芝蘭同臭一夜狂飈
偏作勢不管深紅淺素嬾更整新妝妍秀我見猶憐
卿則否笑匆匆早把長門奏河東吼憤相就 田錢
幼弱年剛茂橫相遭揉花亂打淚紅先透憑仗東君
全作主護取妬花時候嬌無那花名荳蔻滿酌為郎
歌一闌况驪駒門外嘶行廐封侯早為郎壽

木調歌頭 用前韵

一棹乘晴去水色綠於羅平生筆牀茶竈慣付與烟
波萬壘崩崖絕嶂一路高江急峽奇險幾經過最羨
巖居者半壁隱藤蘿烹茗罷聊欹枕且高歌今宵
村嶼小泊明月入船多好趁菱荷深處走入沙鷗隊
裏贏得醉顏酡夢到五湖上准擬着青簑

水調歌頭 有感而作

真作鎮長別疑是夢魂中覺來無限心事待訴與西
風曾記曲欄人悄正值梨花月苦一曲淚珠紅今夕
是何夕蟲語泣花叢鴛鴦冷薰籠燼窗屏空關渠
何事妬花風雨太匆匆一任他人攀折誰是許虞侯

也薄倖轉羞儂破照分持去烟水各飄蓬

又

悔不相逢晚恨煞太情濃無端曉風殘月往事劇勿
勿幾度香甜玉賦變作鸞悲鳳泣惆悵總成空自古
悲歡並高唱大江東人何處操隻影悄孤踪輕憐
小惜更悲誰愛護芳容怒把珊瑚擊破更取珠蘭揉
碎恨汝更慳忒料應估船上兩地寸心同

滿江紅

客間窮愁何如往日
和且問內父元韵

一葉扁舟又剛報先生歸也儘消受蠻烟瘴雨走同
牛馬世事渾如陵谷變流年快似江河瀉漸偷安一
枕晚雲天琴尊罷柳堤上亭須架板橋外涼堪納

又

只離愁滿幅心情難寫夢裏瞻雲回首隔憂來灼艾
需裳下嘆忘機輸與白鷗閒垂綸者

又

客問主人不須道何如昔也筭近日名韉利鎖呼牛
應馬舊恨如山時更積新愁似海天難瀉笑頻年作
客刺空囊停船罷山南屋猶堪架侯門屢何須納
只溪山情狀贏子拈寫亢旱驚心看隴畔米鹽聒耳
來厨下問門前剝啄是何人追遺者

又

桃鳴先生為傳語不須愁也看世事得何如失塞翁
之馬避熱渾如長夏酷消愁付與溪流瀉趁閒情堆

滿一床書披襟罷 香風起花棚架明月好軒窗納
對江山故我長吟短寫盡日尋僧蕭寺裏有時笑踞
幽篁下儘紛紛苦趣不相干黃梁者

夜坐用前韵

小院空廊又孤對一燈殘也漸夜久露零金井凉生
鐵馬虬箭遙添蟲語細玉繩低共槽聲瀉度清宵脉
脉不成眠微吟罷 松篁徑亭堪架菱荷裏風堪納
恨年時拋撇此情難寫雁影生憐花萼畔鸞衾淒斷
旗亭下怕潘郎兩鬢不禁秋銷魂者

還山仍用前韵

飽盡炎蒸恰剛趁晚風歸也真無賴一身似葉片帆
如馬白日飛光何太疾大江東去難停瀉嘆先生抵
死爲誰忙回船罷 瓜棚壞先須架鄰翁至何妨納
狂山靈嘲笑移文頻寫數卷殘書修竹裏一條長石
絲楊下問濃陰誰似地行仙科頭者

憂旱和汪柳公先生用滿江紅前韵

崑兀奇峰看千丈火雲升也漸陌上焦同原燒曠堪
走馬米價騰如新漲沸人情洵似洪濤瀉只池中升
斗活枯魚桔槔罷 弘羊鼎新誰架東海獄疏誰納
笑醺壇擊鼓綠章空寫地厚酬愁義馭裂天高不遣
商羊下聞摘籤昨夜遍荒村青苗者

喜雨和韵

曉夢初回是誰打茅簷響也正喧喧飛廉整轡雨師
跨馬萬頃倉箱門外積千行珠玉空中瀉繞庭堦溼
透芋蘿衫炎蒸罷 花柳倒支柴架溪漲暴橫塘納
賴盛朝六事桑林曾寫東餓但愁凶歲至偷安且住
南山下約隣翁明日醉如泥長沮者

桂枝香

咏翠屏草和汪
駿園先生元韵

曉凉新浴正露淺風輕絲絲送綠誰撼澄波似鴨細
紋如縠腰肢懶脆扶難起倚屏山帶人心曲碧欄深
處猩紅點點火珠初育 費繁繞千迴不足現翠閣明
樓偏媚幽獨宛轉多情碎把鮫綃聯續碧紗厨下清如
水綴流蘇珊瑚盈目夜來燒蠟紅妝睡未較伊差俗

宋唱月詞卷第五

八

除夕前一夜調賀新郎三闋寄曼園且園兩
公

淨拭烏皮几正驅愁狂吟浩嘆濡毫伸紙太息長貧
除不去范叔一寒至此真羞澀不堪彈指杜老一錢
留得住笑今朝并一錢無矣蕭然室冷如水 五窮
出掛頽然喜道先生本來骨相居然寒士况復年年
弄鉛槧奪盡化工奇詭安得占人間兩美造物于君
剛示罰願從今拋却毛錐子堆白鏹須臾爾

又

哭拜先靈几最酸心傾觴有酒招魂爲紙二陟樓空
絃復斷骨月凋傷如此又轉盼禍生連指三樂堂前

人盡羨嘆而今大半黃泉矣人間世付流水 憑誰
捧檄慈顏喜恨雞豚缺然半菽裴羞壯士前路茫茫
難自料一任天工變詭懶更美冠裳侈美五斗抱關
何足戀餘年早作斑衣子志願畢歸耕爾

又

兀坐聊憑几峭寒宵雨深屋瓦風敲窗紙鎮日眉峰
千疊鬱鬱何堪居此漸天上斗杓東指不管蓬飄
兼浪打買扁舟接浙吾行矣五湖上掉烟水 瞞
老子聞而喜怎頻年涸轍枯魚繩樞賤士艷說六
歌舞地一帶江山奇詭須早趁風和日美結得酒
三五伴把行藏試問賜夷子天地大沙陽爾

陽月詞卷第五

九

如此江山

發江舟中

輕帆夜伴閒鷗隊山雨剛來篷背爐火新紅茶烟少
綠料悄一燈相對蕭蕭劍佩笑司馬文章元龍意氣
浪打萍飄浮名抵誤多年歲 舊遊依稀未遠趁厚
舟一帶烟波無際听清湍峰翠削此地江山
最治來小醉休夢入家園惹人離緒暮被殘更把
心擊碎

疎影

憶舊

流光如電正銷魂往事紫荊庭院伏臘樽觴秋水
親無復舊時歡讌行飛一夜遭風雨悄斷送失羣孤
雁剩姜家大被這回分割黃泉相見 記得椿萱早

近曾叮嚀弱弟淚珠如綫暮被驚風拆散料逢地下
有何顏面而今飄泊他鄉縣回首處猿腸寸斷恰夢
回雨打篷窗水驛又傳更箭

望海潮

三山署中送道念昔之湖州同李
子勉唐固言作則川其別來前

雨溼羊腸霜零雁背異鄉又值冬寒笑相逢楚客人
各辛酸此去炎方萬里庾嶺上香雪成團今何夕
歌共唱別酒齊乾 般般君南我北正雨合風離寒
散無端喜高堂期近綵袖驚看我獨萱闈夢隔憑窗
語音信書殘榕城外加餐重囑目送雕鞍

醉江月

燕邸中秋和劉損齋用東坡其年檢
村約同汎雲六洪昌齡題也諸子

浹旬寒雨到中秋變做楓丹露白十丈銀蟾光乍
掃盡雲師風伯偶坐呼觴空庭扶續夜久寒威敵他

陽月詞卷第五

十

鄉此會酒酣時露胸臆 誰家湧沸笙歌銅街桂館
酥酪黃年炙只有清光無彼此到處照人如雪雙倚
愁來倒行喝罷更箭催何急年年願汝團圓長是無
蝕

又

天涯聚首又佳時咲口聊浮大白買得霜螯新斫
有此足當西伯玉露沾衣金波照盞彼此談鋒敵
年今夜故園來在胸臆 幾度蘭北闌南萱閣萬
冷落雞豚炙轉盼華簪三萬六容易星星如雪雁陣
橫空蟲聲在宇寒事相催急今宵拚醉明宵圓後還

他

又十六夜月日家人僕載
兄捐齋先生隱居夜話

良宵有幾又今宵坐對一庭虛白
吟憤人來三五件
盡是酒徒詩伯
過墻頭
銷市脯
聊與秋光敵
無端聚散前
期暗帶人臆
一任舞榭歌鐘
朱門黃閣
熱手誰能炙
傳得紅塵飛不到
片地
皎如霜雪
此箭
輕移參旗
細轉玉兔
奔何急
不須更問
再來多少
圓

疎影
和韻
宋檢
謝原韵

邊笳無賴正秋高
躍馬狼居胥外
扈從橫戈
警蹕清
塵百萬
盡隨行在
燕支山下
無顏色
恨憔悴
寶衣羅

六朝月詞卷第五

上

帶怒當車
螳臂山河盟誓一朝都壞
望斷歸朝路
杳獨青
青塚草宛然
眉黛零落
毡廬粉春
光不到
野花黃菜
典朝那問
和親策但
正討罪深
如海早旋
師再勒燕
然始識天
威張大

沁園春

題家藏
各韻
用吳彤水原韵

山水縈紆所謂伊人
溯洄從之
正列屏環
戶千重翠
黛澄波
繞舍萬頃
琉璃枕上
羲皇胸中
登日
看花十二
時江東路
望氣紫氣
動我遐思
白雲此
意應知
直南面
書城笑展
眉羨高樓
自人家
傳龍臥
華山半覺
代有仙癡
膝下鸞
鶴堂前
鶴髮登
班欄
更自怡
柴門外
是李方
忝竊載
酒東歸

偶題用前韵

九折難行水遠山遙
我將何之
嘆半腸
道路森如劍
戟秋雲
顏面薄似琉璃
白璧難堅
黃金易盡
盡覆雨翻
雲在霎時
驚心處
把新愁
舊恨萬想千思
茫茫天
道何知
只登登
青山對展
眉羨江東
鱸膾非關
病渴
南山桂樹
不是情癡
華髮頻催
丹鉛難待
月夕花晨
得暫怡
家鄉夢
記依稀
茅屋髯
髯疎籬

消夏疊前韵

夏日舒長有風南來
披襟當之
看火雲
萬丈庭堆
琉璃冰壺
千頃屏隔
琉璃東帶
塵中放荷
花底一枕
羲皇得暫
時黃梁熟
記夢邊
依約覺後
尋思此心
明

六朝月詞卷第五

上

月應知
縱縹緲何須
皺兩眉
咲黃金
斗太無
關性分
青蚨山積
抵死情癡
擊析何妨
折腰奚惜
任命安排
好自怡
彈琴罷
且灌畦
南圃種
菊東籬

舟次桐廬再疊前韵

海濶天空
鷺隊鷗羣
任吾所之
看蒼崖
兩壁橫
拖翡翠
澄波一葉
點破琉璃
巖子灘頭
桐君山下
欵乃歌
聲無歇
時前遊處
記詩携
謝眺賦
健陳思
青山我
舊相知
見俗狀
座客早
絨眉道
酒腸詩
膽依然
嚙昔
名輒利
鎖變作
呆癡歸
去來今
鞠躬如
也咲罵
由他
且自怡
君知否
有於陵
仲子咲
倒東籬
唱月詞
卷第五
終

喝月詞卷第六

湘潭 陳鵬年

長調共

拜星月慢白蓮夜

東帶歸休簿書偃息花底晚衙初放梧竹陰濃對天
街閒曠猛回省永晝塵襟碌碌薄劣懸居民上念此
茫茫正百端惆悵夜淡沈衾影森相向憑方寸一
縷輕颺颺此地琴鶴清風問至今無恙但高山景慕
難依傍涼堦悄葉墜莎雞唱好屈指十幅蒲帆隔秋
雲萬嶂

天香次韻薛西原

喝月詞卷第六

筆架珊瑚登裝玳瑁李杜光芒如許百盞松醪千篇
子夜領取黃花風雨爛柯九日此地艷稱豪舉呼吸
會通霄漢嘯歌直壓寰宇餘子儘多孤鼠浮雲富
貴何須問腐將名山事業千秋難腐邪尹懸予與汝
况阿大元龍共儔伍醉解金貂壽君千古

又寒夜對酒

惹大乾坤飛馳烏兔消得牢愁如許紅豆詞人綠簑
遺吏幾度蠻烟瘴雨百年今夜良會不妨重舉海月
漸窺簾幙吳霜正肅庭宇高塚半嗥孤鼠浮生覬
破同朝露拚與無知草木何妨同腐況有素心如汝
且擊劍持螯樂儔伍一笑掀髯憑陵今古

賀新郎用且國先生韵為
汪穉齋世兄催教

步入天台路望迢迢彩雲淡鎖碧桃剛吐雨美人間
難乍合幾度養花風雨早雙繫月中紅縷咫尺雲英
猶隔面問宵來搗盡玄霜否預袖取催妝句合歡
料得情濃處啟香車花開豈翫年纔三五莫笑仙郎
鬚似戟吐鳳才傳青鏤告蓮漏聲聲休妬廿載宮砂
牢護惜把童真細點良宵度駕被底雙雙舞

滿江紅和韵定形
本之學東

晨夕追歡恨分手何能已已况嶺外蠻烟瘴雨蕭蕭
行李南越多金應似舊陸生裝囊今餘幾恰小春花
發五羊城重遊此萬安道灘聲起大庾嶺香雲裏
算布帆無恙扁舟萬里竹葉拍浮鸚鵡綠華燈照耀
玻璃紫正薇堂簫管換蓮籌詩成矣

大江東去和韵同前意

離亭把臂嘆乾坤送客勞勞難已聞說平津多禮數
故舊人如孔李山斗聲名雲霄意氣近世今無幾萬
間廣廈逢君豈但如此珍重玉屑文章紗籠名姓
海上聞風起明月梅花三萬丈隔斷夢魂千里高要
巖邊鈴羊峽底割取雲光紫叮嚀持贈君去慎毋忘
矣

飛雪滿羣山本意分韵得先字同於在文
韻而或程學帳家韻各兄

為雪初合宵來蝶翅踴躍午炊欲斷短衣

難挽勞人忙趁歸船向蘆花小泊算落得明朝晏眠
渾迷望是外壺玉鏡一艇破江天、會記憶山中梅
正放騎驢溪畔載鶴湖邊朦朧醉眼模糊歸路灞橋
人各爭先笑泥塗羈絆鄉關遠心違夢懸篷窗料峭
殘鐘遙到寺門前

前調

院竹全低隣梅初放衙齋一味蕭然剝溪逸興龍門
高會他鄉人正流連笑金貂未解留幾許杖頭酒錢
料揮毫盡陽春白雪呵凍灑銀箋 還記憶扁舟江
上客漁樵村際蓑笠天邊離鳴石瀨風敲篷背宵來
睡熟如拳夢依稀三徑驚心覺鄉愁萬千長安何處

春泥踏沒錦鞍韉

前調 即事用前韵

密樹全封凍雲淩護兼旬雨雪連綿風生鐵馬香銷
金鴨空堂今夕如年幸琴尊無恙有紙帳梅花爛然
憑危坐對搖紅燭影蕭寂不成眠 笑五斗一官輕
似葉人來江介家在天邊懷中陸橘夜來姜被休令
雪灑華顛况青山故我揅斗酒新詩百篇殘更瑣絮
歸心早趁五湖船

醉江月

辛巳中秋惟南香月因憶乙亥燕邸偕同人用家其年
歲仍用前調寄示劉損菴先生祝雲六六日
年兄家人憐照戴兄兼述近懷即謝既係之矣

金飈薦爽又中秋玉露宵來凝白但得天涯開口笑

對此暫邀歡伯夜久如年庭空似水差與清光敵流
年暗換舊遊來往胸臆 幾度飄泊金門低徊上苑
綺席傳鵝炙惆悵離人今萬里依舊月光如雪楚雨
淅淅吳霜點點華髮催何急料應兩地凭欄細數圓
蝕

又

蠻烟瘴雨算年時漫倚青霞浮白浩蕩乾坤容傲吏
不讓五侯九伯玉鑑高澄冰壺朗映對此寒威敵年
年今夜清光猶徹胸臆 誰料淮海羈棲茂陵消渴
九夏朱炎炙甕得清涼容膝地院落皓如堆雪世事
滄桑人間虎鼠更變斯何急 余多少蟾蜍尚有盈
蝕

又

無邊宦海儘浮沉誰辨異同堅白布襪青鞋猶故我
不數當年八伯花下持螯籬邊泛醪往復雄談敵狂
來睥睨二豪豈介人臆 一任綺陌歌闌朱門肉臭
狼籍殘羹炙收拾銀蟾三萬丈胸次灑然如雪萬國
蟾蜍江鄉松桂音信歸來急素娥長在不須更問圓
蝕

賀新郎

為程學
院落香風驟恰良宵彩雲繚繞月華如畫金粟花開
千萬朵翠蓋駢車輻輳正殿上霓裳新奏玉兔無聲

還搗藥耐廣寒宮闕清如舊長圓滿多成就 乘鸞
早向瑤扉扣笑逍遙怕山仙子春秋方富傳得金膏
天不夜已近重陽時候休汗污桃腮濕透入捧蚌珠
昨日事仗團圓月姊遙相和歡鳳劇憐獅吼

陳恪勤集三十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陳鵬年撰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湘潭人康熙辛
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河道總督諡恪勤是集凡
分十編曰耦耕集者以舍北耦耕堂而名也水東
集者以其先人隴墓所在也蒿廬集者憂居前後
所作也浮石集胸山集淮海集者皆宦遊地也于
山集香山集武夷集者皆往來游息處也未附喝
月詞五卷則詩餘也

道榮堂文集六卷首一卷

(一)

〔清〕陳鵬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七年刻

本

道榮堂文集序



古名臣不盡以文傳而又亦未嘗不傳唐之魏鄭公宋廣平公裴晉公所著作今人未嘗不迴環絡誦與韓柳等宋范司馬二文止公與韓忠獻李忠定諸公文集俱在今人未嘗不什襲珍之與歐蘇曾王等蓋言者心之殺而文又載謝之顯者若其人存心粹然與道大適而又積學以儲其才集義以養其氣雖其馳驅王事不能如專門名家者之精能工緻而謝已存是矣道傳則文無不傳也

滄洲陳恪勤公

國朝之名臣也自為牧令即以文

學堂

聖祖

仁皇帝特達之知其才具天挺著述甚富詩五十餘卷盛行於世公既歿令嗣學田等又取其文刊布之以勸與公生平交至深也末微弁言勸讀之再三作而歎曰恪勤公世所指為剛正不屈負氣翫陸之人也其文乃和平朗暢粹然一出於德盛禮恭允所激揚贊美則津、贛、復言之務愜乎其人之志而後止若奇所箴砭勸勸則恒隱約其詞旁引曲喻以俟其人之自悟必有人焉自毅以下尚無佞詞倨色而有傲上官以取禍者乎蓋貪人敗類惟謫是好賄是

聖祖

微又恐人之陷之也不深則賄之多也不多不使還取一不能謫不能賄又為聖祖所屬者非理陷之以屬聖祖而後所欲不脛而自至陷公者豈不誣公也夫子言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未晉民治矣乃不獲于上者謫失其本心之輩於民彛古訓固倒行而逆施之吾又何責哉然勸不難於公之不陷不賄不屈而難於

聖祖之篤信公之深也嘗李太尉固出獄京師市里皆呼萬歲大為梁冀所忌卒陷於死竊猶曰主名而權在下也宣帝漢之英主韓延壽所呼至滿漢臣與丞

相蕭望之相辭訖東罷人民數
千聲興奉酒炙涕泣求其生而
不可得狀猶曰事非甚惡欲疆
主威也宋高宗兵在城下罷李
縉宗澤大學生陳東率眾伏闕
爭之卒坐大辟二公亦僅得免
蓋人主之心不能絜矩以與民
同好惡則中有所蘊苟可以適
己意不難拂衆請以拘之衆之
持之也蓋力則上之懷之也蓋
深古今未方止之士爲人所陷
者何限公觀公之軼事以總制
之力欲陷一罷守而不可得且
不惟不使陷之而已又從而用
之爲總裁爲監司爲河道總制
而公益清恭自厲服勤至死與

聖祖知

諸葛丞相自表所云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乃不使廩有餘粟府
有餘財以負陛下者相同賢以
以暴白於天下後世曰昭
矣勅自備員詞苑游至卿班沐
浴

高澤至洙至久於

聖祖之

心法道法實同符於唐虞之軌
中洙泗之絜矩者勅學識淺陋
萬不能比於見而知之者惟竊
窺其酌民言以保蕭類雖羣枉
畔之而益固洙皆卓狀爲名臣
如公者尚不止一二點中心感
涕不能自己因奉公之遺文不
禁切直言云冀以揚

聖祖之德於萬一且臣慶公之遭遇

使後世之為人臣者思其誠之不至勿以奪於執而自阻若公之文可卓然與古之名臣並傳人皆知之臣所庸其溢辭矣

乾隆元年歲在丙辰春二月

賜同進士出身誥授朝議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加一級前翰林院

檢討

國史館纂脩官祭酉科福建正考官提督貴州學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大理寺少卿濟南年養弟孫勳琴手撰并書



序

泮洲先生近詩余既敘而付之梓矣乾隆戊午余沉滯三吳垂二十年至今始歸里在姑蘇時接見大夫士及耆舊雅誦無不盛稱先生治行最賢其異時事及他人有類者皆歸美先生益知吳人之愛戴為最深間嘗往來自下亦然始信吾之敘詩之無愧辭也越明年壬戌先生之四子著字學田官漳州晉省知余歸謁余執子弟禮甚恭摎先生文集若干卷復求敘於余并述先生文最富生常憂患散亡無全帙及在豫州館舍著序等均不在旁悉取他人集中并言及墓前碑表其成一帙蓋百不得十云余受而卒業先生居心仁恕故其文和平大雅即應酬遊興善為往復不以奇峭為工而自合古法至其碑誌則徑入韓歐堂奧矣余與先生交最久且深康熙甲子先生領鄉薦余亦是科與名歲丙寅先生訪友至闕時周樸園先生振興於上邑宰李子鶴先生延攬於下一時名流畢集敝廬頗多為諸名士各攜一冊每一會集先生所作輒稱最衆皆帖服今先生已歿十年余以老耄病廢猶敘其詩文不亦

三朝之恩遇生榮死哀流譽無窮詩文乎哉

悲哉山人宋介山明經李克山爲先生作傳過
真西漢先生之立身行政居心忠愛宜有以膺

乾隆七年歲次壬戌八月既望鹿山年春弟李馥
頓首拜撰

序

陳恪勤公文集總目

湘潭陳鵬年北溟著

卷一

奏疏書啓

計三十首

卷二

序詩集類

計四十二首

卷三

序文集類

計四十八首

卷四

序小引族譜及應酬類

計三十四首

道榮堂文集

卷五

記傳銘贊

計四十六首

卷六

題殿祭文墓表墓碣墓銘計五十四首

以上共計二百五十四首

陳恪勤公文集稿目錄

湘潭陳鵬年北溟著

卷一

奏疏

署理霸昌道謝恩摺

奏懇兩子行走摺

到任謝恩疏

辭淮關捐例摺

請開廣武山引河摺

進引河圖摺

道榮堂文集

請接開引河疏

奏報雨水并漕臣病故摺

奏請寬限摺

請停修太行堤疏

請祝萬壽疏

題河工收錄人員摺

奏補道員摺

請留道員疏

題補充寧道疏

奏明赴豫堵築工程摺

請築秦家廠決口疏

請開山東運道疏

報北壩尾合龍疏

奏請河神封號疏

接到遺詔日期疏

請哭臨疏

賀御極表

遺摺

遺疏

附疏

道榮堂文集

萬壽皇醮疏

書啓

與李峯山

謝學使黎寧先啓

卷二

序

蓼菴先生詩序

劉大司馬凝齋先生虛籟集序

許秩宗詩集序

友人詩序

瓦缶集序

張寄村詩序

鄭虎文詩序

東莊詩序

龍岡菴詩草序

金節母挽詩序

張可菴書種堂詩集序

故文學邱蓋書詩稿序

稷存草序

鳳珠齋詩序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四

漢鏡歌音韻解義序

郝幼成明詩鼓吹序

詩乘選序

北池詩草序

譚襄只十八山房集序

楊節婦詩序

余毅齋詩序

姜自芸詩集序

魯亮儕詩集序

葉漢光勁秋齋詩集序

香雪居詩集序

王元一先生詩集序

金梅岑詩序

王樓村修撰詩集序

葉貞女題咏詩文序

劉蘆渡南隱草堂詩序

聽松書屋詩序

黃旦口詩序

王珠舉詩序

水西吟序

道榮堂文集

目錄

五

清村秋吟序

朗陵集序

蔣蓉江綱集選詩序

望亭詩草序

王孔昭楓莊和詩序

盧舜徒光祿紀恩詩序

蔣氏江聲遺集序

葛莊分體詩鈔序

卷三

序

陸鳳池梯仙閣集序

赤谷子蠹書序

蔡聞之先生文集序

東山草堂文集序

金聲玉振集序

明史忠獻公致身錄序

扶風世澤錄序

周櫛書先生蜀漢書序

賈檀村兆鳳歸田錄序

范密居時文序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六

卞氏忠貞世纂序

棠邑課藝序

讀易質疑序

鄒編類纂序

文廟禮樂備考序

王仁孝先生侯後編序

宋宗忠簡公全集序

李氏三昆合稿序

江氏濟陽家傳序

卜筮正宗序

論俗膚言序

三魚堂年譜序

文山義學課藝序

四書宗朱心解序

胡氏繹志序

蔣松岩先生思過處日記序

張漢瞻文集序

秀水姜亮齋文鈔序

沈伯叔先生易註序

地理正宗序

道榮堂文集

目錄

七

女史徵序

道學正宗序

高賦三選小題讀本序

徐氏塾訓序

桂留堂集序

日省篇序

顧蕉窓六十徵詩序

讀春秋偶得序

馬新溪奏疏序

徽州司馬張方容日記序

吳門張錦含賦序

孔鍾衡歷試草序

林屋民風序

湘鄉易公申齒譜序

王廷鑑文清文集序

沈慶洲今雨軒集序

繪事發微序

雒氏易疏序

卷四

序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八

易氏族譜序

馬氏族譜序

句容王氏重修族譜序

孫氏族譜序

高唐李氏族譜序

吳中陳氏族譜序

莫氏家譜序

海門崔氏族譜序

潤州毛氏宗譜序

孔氏分譜序

賀氏宗譜序 前

賀氏宗譜序 後

白門張氏族譜序

橫山史氏族譜序

殷氏族譜序

瑞溪重修族譜序

秦氏族譜序

唐橋孔氏族譜序

于氏族譜序

石輿山修族譜序

道榮堂文集

目錄

九

陳元一七十雙壽序

許母陳孺人五十壽序

沈母張孺人壽序

蔣容城四十壽序

田母鄭夫人壽序

節婦茅氏 旌表序

募置文山寺義學膳田序

送黃虞部曉夫先生還山序

送金桑洲之任陝西山陽序

重修南嶽山志序

小引

募設醫藥局引

登韻和吉友詩小引

索墅葦渡巷募施茶柴小引

卷五

記

舒城縣學重置祭器記

于清瑞公祀田記

朱文公祠記

吳復菴先生祠碑記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十

相國張文貞公祠堂記

韓文公祠碑記

重修封溪三節婦祠碑記

迎仙道院新建北極閣碑記

平山堂三賢祠記

明故兗州府太守程公祠堂記

何氏宗祠碑記

法華禪院碑記

重修蘇州府城隍廟碑記

重立慈鶴銘碑記

歸安吳氏烏集亭碑記

見山樓小記

懷仁書院記

廣武山白龍王廟碑記

傳

天柱令王公傳

吳氏事翁傳

前少宰王公傳

前文學汪默菴先生傳

湖廣少參蔣南麓傳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十一

高高士傳

匡山先生傳略

文氏雙節傳

前文學楊介石傳

錢母夏氏傳

休寧楊文學傳

王母徐孺人傳

汪立亭傳稿

蔡節婦傳

徐孝女小傳

銘

廉石銘

贊

陸忠定公像贊

陸忠烈公像贊

雪山贊

某小像贊

蘇九苞先生像贊

友人像贊

毛子千遺像贊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十二

毛際生像贊

雲鶴山房三世羽士像贊

顧母高端人像贊

吳白衣先生像贊

卷六

題跋

宸訓亭重修記題跋

書晴川武公冊後

書朱氏家傳後

楊氏四節婦旌額題詞

題陸五臣畫軸

劉母侯孺人節壽題詞

跋周隱君傳後

何學悼亡詩題跋

毛氏母子節孝傳跋

題盛氏小像跋

跋海忠介公遺蹟

題天妃菴僧募關

蘭馨集題詞

孫節母題詞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十三

題林鶴田印譜

書鮑安人傳後

跋墨雲堂詩稿後

題筮在辛先生所藏王石谷畫卷後

跋葉素臣述懷詩

題無夢老人說

王青原松賦跋

跋鄒者菴先生西征賦

蘭亭十種跋

書永州張克緒使君傳後

書金復演先生遺劄後

祭文

祭趙母秦太恭人文

祭五經博士孔某公文

祭果亭先生夫人馬太君文

祭原任漳州司馬黃南亭文

祭江常鎮副使許可翁公祖文

祭張文貞公文

祭段太母賀太孺人文

祭直隸總督趙恪敏公弘燮文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古

祭侍御吳豹文蔚起文

祭程某文

祭張太淑人文

祭少宗伯大司成孫長洲夫子文

祭顧中書俠君嗣立文

祭通議大夫馬紫岩逸委文

祭河南河北總兵漢渭英都文

附祈雨文

墓表

太學生沈汝枚墓表

待贈文林郎知縣事葉公古樵先生墓表

誥封淑人徐母潘太夫人墓表

勅授文林郎待贈奉直大夫家寓園墓表

墓碣墓銘

方逸巢先生繼室吳孺人墓碣

方百川先生墓碣

段母賀太孺人墓誌銘

海門明經崔君仲玉墓誌銘

潤州國子生候選學博華君念焦墓誌銘

待贈孺人葉母文太君墓誌銘

道榮堂文集

目錄

古

高爾實墓誌銘

原任福建邵武府光澤縣知縣沁西張公

墓誌銘

廣西巡撫省菴宜公墓誌銘

諭祭文

皇帝諭祭總督河道諡恪勤陳鵬年之靈柩前而
言曰夙夜不遑臣子勵匪躬之節初終罔替
朝廷弘恤下之仁特賁絲綸式光俎豆爾陳
鵬年才猷敏練操履潔清膺縣綬而著循聲
剖郡符而宣愷惠繼因註誤入事校讐仰惟
聖祖仁皇帝重念河防俾爾署理朕誕膺實位授以
實銜方宣力而効忱尋鞠躬而盡瘁遽聞溘
逝良切軫懷俾嘉諡以易名沛殊恩而賜賻
賁顯親之榮綽予蔭子之華資於戲盡臣節
於生前無慚職業獎賢能於身後用勸臣僚
鑒其有知尙能啟格

旨

雍正二年

月

日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諭碑文

朕惟河渠重任允資利導之才綸綽殊榮用表靖
共之節苟生膺峻秩能敬事以忘身斯歟表豐碑
爰酬庸而勸績所以風臣僚示奔襮也爾陳鵬年
秉姿果毅矢志潔清早自甲科薦膺州郡儉約每
同乎寒素撫字允協夫循良繼緣註誤解官遂以
纂修供職

皇考念周河務簡署篆以宣勞迨朕繼御丕基授實
銜而委重殫心區畫精詳克副乎疇咨盡力經營
風雨不辭其勞瘁何乃設施未竟奄逝遽聞倍深
軫悼之情因厚飭終之禮頒以異數錫之嘉名於
戲龍章丕煥俾知廉吏當爲馬鬣常新益念勞臣
勿替勒諸碣石永賁松楸

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二

維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 月 朔越 日

皇帝遣大理寺少卿齊達色

諭祭原任河道總督諡恪勤陳鵬年之祠曰爾陳鵬年性秉剛方學優經濟山城出宰奏循卓於浙西劇郡宣猷流清惠於江左遭飛章之組織幾陷網羅幸

清問之公平頓開雲霧編摩秘殿得叨珥筆之司

總制河渠茂著安瀾之蹟三吳人士愛慕從

心兩祀馨香賢良屈指朕廵幸所至恩眷有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三

加飭牲醴於有司用表彰夫芳躅爾靈不昧

庶克歆茲

乾隆十六年二月

皇上南巡遣內閣學士齊

賜祭又

御賜清惠揚休匾額

武陟陳公廟碑文

武英殿正總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敦習庶

吉士一統志館正總裁方苞撰

陳公廟者河內之人不忘故總河陳恪勤公而作也康熙六十有一年河決馬營口請於朝凡三至河內循故道疏下流常饑不遑餐倦不遑寢病不遑藥以身先役夫而董勸之自秋徂冬閱月凡五南北壩合而復潰者四三哲於神願以身殉衆志咸奮克成厥功而公遂爾留矣所謂以死勤事者也今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四

天子御宇上清下寧百神受職洪波澄澈亘數千里引河自開不煩疏鑿隄堰開壩之功爲焉而斯成築焉而斯固民忘負薪捧土之劬官有進級紀功之賞休哉天之所以應

聖德惠蒼黎惜乎公既沒而不及見也於是河內之人聚而言曰前者廣武山下王家溝之引河不開則馬營口不得而塞馬營口不塞則是魚鼈我也公不愛其死以衛我民俾得延朝夕以復覩

聖天子平地成天之烈於今日若之何忘之乃告

於邑令徐君石麟相與伐木鳩工爲廟於郭
外嘉應觀右寢堂門廡畢具士人張謨荆鵬
展金永齡張孝先等實司厥役父老子弟不
令而趨有弗告勞若提諸市始雍正十二年
九月越十日丙午落成徐君來請余文刻繫
牲之石先是

上俞撫臣請祀公河南賢良祠而懷之人猶拳拳
焉專其敬於公者以公嘗陟降上下於茲二
其神如或臨之也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其懷
人之謂乎乃撮公濬河大略書之且系以銘

道樂堂文集

卷之首

五

告後之人無忘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湖
南湘潭人持身治民所在皆著聲績爲時名
臣銘曰

昔河之溢滔滔東流沁水交漲湯及張秋公
來自淮底績廣武道河南行俾復其所我芻
孔亟公涕如雨再決再塞有萬其柁馬營旣
破兗冀旣寧公沒而視俟我河清

帝曰勞臣鞠躬盡瘁秩祀賢良俞哉廷議惟此懷
民立社以祠匪私匪媚明德是思我田我廬
報以廟食公功不刊視此樂石

乾隆十三年乙卯歲正月上元建

道樂堂文集

卷之首

六

清故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恪勤陳公墓志銘

公諱鵬字北溟號滄洲湖南湘潭人父太學生式穀母羅氏繼母賀氏曹氏其先居江西廬陵九世祖友德始徙今縣六世至大父金臺明經不仕撫從弟庠生元鼎子爲子即公父也及公貴三代考妣皆

贈光祿大夫一品太夫人惟繼母賀格於例未贈

光祿五子公居長生有異徵八歲能詩九歲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七

作蜻蜓賦十八歲補縣學生康熙二十三年

舉於鄉越七年登進士第三十五年知浙江

西安縣西安經兵燹賦籍闕公親履畝丈歸

田於王割餘以實虛糧悉除逃亡稅窮民來

歸俗多溺女立法懲勸風一變力陂采礦皆

奪羣議民建祠爛柯山祀焉遂寧張文貞公

題辦河工一年以天津同知薦會督撫舉仁

廉吏移知山陽丁賦額闕前令抵寄居戶遭

水人轉徙復編幼丁逢里甲代納戶部以銀

不及額符卜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

請仍舊冊便夏霖雨河溢排啓壩議保東隄七州縣得無恙遷海州尋擢知江寧府米踊貴請發官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禁士女冶游驅娼妓而毀其居正昏喪禮期年民向化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大府議益耗羨爲供張公持不可

且曰事苟上聞滋得罪大府怒陰奏公改妓

所居南市樓爲講堂率吏民讀法大不敬宜

置重典

仁皇帝在行宮已廉知公治行及民愛戴狀姑命聽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八

勘獄具

詔免死赴京脩書方公居幽江寧城中市晝閉哭聲

遍野諸生匍伏籲留旗兵營卒爭釀錢具牛

酒諸公願一見遂勘於淮山陽海州父老願

身代公繫者數千人比

詔下皆走郡治所中庭北向焚香呼

萬歲江寧民復留公像於明海忠介祠當是時公賢

聲動天下四十七年邵公穆布督兩江疏薦

冬出知蘇州未匝月案牘一空病革者俗會

飢疫請告糴於上游親載米製方藥徧往散

給郵民食富人與則聚而攫其倉實以盜逮繫者七十餘人公至惻然曰飢也非盜也皆杖釋之逾年攝江蘇布政司總督鳴禮劾拘鎮江

仁皇帝曰比有密奏陳鵬年遊虎邱作詩蓄異志自古小人率用此陷善類朕素知鵬年豈爲若輩欺罔因出詩釋文一紙示九卿旋奉赦赴京謝

恩入對熱河

行在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九

命爲武英殿總裁官公初至蘇州往見鳴禮白事不跪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汝敢爾何也對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鉄鉞如其不然君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禮以太倉閘工及承審遲延案劾去之度未得志故構蜚語必欲擠公於死公性剛敢任事事上官動見齟齬然廉明愛人所左得百姓心以此自結

聖主歷試然後卒大用五十六年署勸昌道大猾詭貴戚名盜礦立捕送刑部獄昌平歲進瓜

帝曰鵬年清官安辦此救勿進未幾

召回武英六十年四月

命同張鵬翮視河留辦事秋武陟營口決公奏

言黃河北隄衝決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請

於對岸廣武山下大開引河導溜南趨迤東

與正河會然後堵築可與又乞發帑遣大員

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先是

帝已遣副都御史牛鈕赴工奏至符

上指冬

命署河督六十一年春馬營口南壩尾決公言水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十

深溜急土凍隄新强塞於此將移於他惟分

上流疏下流可殺其勢請仍用議

報可遂開引河廣武下道東南人榮澤已而奉

旨還視淮南工專委巡撫決口久不塞秋八月

公至自淮齋沐禱於神復奏開官庄峪引河

露處視事日不遑食或中夜起拊循役夫達

旦更風雨霜雪不休淮上郵傳日夜至皆自

批答已而疾作初南北壩相繼潰南台北幾

合復潰公力疾督衆涕泗交頤人人奮死力

忽聞

仁皇帝登遐暈絕一晝夜既蘇踊哭不絕聲十二月

北壩合市奏

上復潰強起爲文告神誓死二十一日北壩尾乃

合

今上嗣位實授總河

頒賜

仁皇帝御物曰見此如見

先帝

命御史馬爾赤哈邁往醫視

御筆恩問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公卒工所役徒皆

通榮堂文集

卷之首

士

哭士民相弔失聲疏入

上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

命賜司庫銀二千兩母錫封典以一品廕子諡曰

恪勤嗚呼知臣莫若君

先帝鑒忠於負罪之年

今上定功於易名之日公可謂遭時遇主至於斯

極者也以康熙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春秋

六十有一

贈光祿大夫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

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樹葵樹菁樹萊樹葵

樹萃芝園學生

武英殿纂修議敘知縣葵著萃庠生著襲一品

廕謝夫人出萱園學生纂修議敘知縣萊葵

王孺人出女七適名族孫男一孫女二公不

攬利權當官不辭難爲州縣首革火耗爲府

厲其屬曰省一分耗羨卽完一分供正署藩

盡革加平曰我向因請免此也總河兼樞關

主河工捐例公上章力辭曰臣實不能分理

及河南隄工起則再自請行漕督卒運漕民

航數千人乏食而譁公立給河庫銀六萬兩

通榮堂文集

卷之首

士

乃人告

先帝深嘉之先在綏昌督修密雲城悉逐奸人不逾

時役畢在海州賑山左寧陽飢請發鄒滕濟

寧穀價銀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視他州縣

免徵額賦時縣官報災不時上踰三月公特

切責所至豪強屏跡嘗親人博徒窟室檢以

歸其黨駭散漕艘故泊隘伺他艘觸刃持其

貨物公呼吏縛之行李獲安淮龍江南關所

懲隸卒皆此類令下必行卒未嘗與使從已

異時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遊殿食其力者

三百戶禁之諸公訴公僞遊山問曰太守虐
苦子弟乎曰否守愛我顧我儕衣食於此一
旦罷且餓死太守禁婦女遊固當不當禁客
還立已之公既廉明愛人善聽微發姦獄以
不冤他郡已疑案得公剖成帖服初蒞西安
徐烈婦暴相十年莫決公廉得兩人斃之禮
葬烈婦爲建祠其他異蹟多可紀或問何能
余曰在虛公表東海孝婦廟立陸續廉石復
劉蕡後人徭建狄梁公祠風教大行好賢下
士惟恐不及薦拔多當代名人宦轍所至未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主

嘗一日廢書不觀作詩頓挫排蕩得之杜甫
爲多尤善行草書罷官時持易酒米人爭藏
弄以爲榮嘗遊焦山出瘞鶴銘於江波且爲
之考前後纂輯書六部皆奉

命旨所著詩文年譜政略奏疏凡若干卷公子樹芝
等卜雍正四年二月三日葬公於本縣東霧
鳳形山上先期來請銘余既習聞公政事與
公交豁然坦坦白君子撫楚至長沙益知公內
行修飭事繼母友昆弟終身無間言書稱君
牙克施有政公是已余又問

先帝命公治京口步三一夕就蓋賈人子募工緹筏
登石成之京師歲除市米潞河牙人魏某引
自公所來歎曰廉吏廉吏歸其直輦米而至
嗚呼此豈可旦暮釣取得之者哉銘曰
凱且弟誠而動天下賀賢人用沛洪河以身
壅裔厥施誰嗣恫湘之東鬱霧鳳宅兆安福
祿降萬子孫仍梁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巡撫湖廣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鄭任鑰
撰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主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項邢
王澍書并篆

恪勤列傳

岸園朱和介山

陳鵬年字北漢一字滄洲長沙湘潭人也而名鵬者以其母羅孕時常夢入彩雲吞月華將婉又夢一大鳥挾青衣童子而下婉異香經日滿室其大父大喜其夢徵也因鵬名之九歲著蜻蜓賦丙子以進士知西安縣有烈婦徐者暴桎沈冤十年不雪鵬年下車雪之今浙人演鉅塢戲劇卽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翮奏請鵬年於河工先是

朝廷命督撫薦舉廉能鵬年名在薦中至是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五

命知山陽縣上書於巡撫宋犖其略曰陳氏之不便及已之所欲爲願勿以常格拘之犖聽其言不數月山陽果治夏霖雨河隄欲漫民洶洶或曰總河欲啓東岸開洩西岸水鵬年大驚曰洩西漫東可乎請勿洩叩頭禱西岸水鵬岸動搖觀者下岸走鵬年亟顧吏疾取山陽民籍沉之水驟落五尺無何

特以鵬年知海州山陽人遮道不使去海州人爭

迎之乃從間道去未幾

又特以鵬年知江寧府鵬年長驅廣肩而益背戟

鬚髯巨目開闢如電鐘聲然與人款曲溫厚

臨事心細膽決爲政剛直不屈處劇簡括不繁然再守大郡再黜皆以不屈也其初下車江寧府也則宿於雨花臺海剛峯祠中題詩於壁以見志而父老傳其初渡江而來也則微行乘二人輿入觀音門有一人輿不善此之曰如是輿耶而善輿者爲謝之曰是初勉於輿而故善於農者也曰胡不農曰農佃於僧以豔其妻而勢有其妻農爭妻僧又以勢撻農於縣逐去之不使其佃曰聞有新知府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六

來盍訟之乎農吐舌曰敢乎僧能勢得於總督而府能不畏勢而直我訟乎曰是能不畏者果訟於庭曰起視之則其所輿者也於是鵬年卽下符命役曰疾繫僧來役曰僧有援符拘之則不能來僞投刺致之則來果來庭見之則倨於庭曰敢倨乎曰無罪出以狀曰不爾罪乎重簠之俄而督府果以人出之鵬年請曰知府初行府事法不行於一僧能行百姓乎曰姑罰而出之可也乃罰以廟工出之龍江榷關有吏橫於商而督權使者又陰

利其鷹犬於商故有司不能制鵬年竟法制
之江寧爲前明故都有南市樓者教坊青樓
也至今猶爲狹斜地鵬年斥去其娼更其樓
爲鄉約講堂有常州府諸生吳廷立王立兄
弟者處於其知府秦欲致其罪於死事聞

上以江蘇常三府會勘之而常則欲致其死者也
蘇亦不能出其生鵬年力生之吳旣生乃更
其名曰復更其字曰念滄乙酉

上南巡總督集有司議供張欲於丁糧耗加三分
有司皆懾服唯唯獨鵬年不服否否總督快

通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七

快議雖寢則欲挾去鵬年矣無何

車駕由龍潭幸江寧行宮草創欲挾去之者因以
是激

上怒時故庶人從幸更怒欲殺某某 車駕至江

寧駐蹕織造府一日織造幼子嬉而過於庭

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寧有好官乎曰知有陳

鵬年時有致政大學士張英來 朝

上於是久欲徵於國老之有知以驗孩提之無知

使人問鵬年英稱其賢而英則庶人之所傳

上乃謂庶人曰爾師傅賢之如何殺之庶人猶欲

殺之織造曹寅免冠叩頭爲鵬年請當是時
蘇州織造李某伏寅後爲寅嬖兒寅血被額
恐觸

上怒陰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顧之曰云何也復叩
頭階有聲竟得請出巡撫宋犖逆之曰君不
媿朱雲折檻矣已而

上命鵬年晨至鎮江口夜築馬頭三鵬年半夜築
成之初鵬年以一騎馳至江口而江深溜急
計下石無以根之也有估客坐木筏上見之

曰非江寧陳太守耶何爲也告以故曰是豈

通榮堂文集

卷之首

太

一手足能猝爲也哉估請爲之乃募工絕筏

叠石叠沉筏出水石填之半夜三馬頭成

上臨江奇其才

御舟發命鵬年督挽舟者舟入淮山陽民見之曰

此我陳父母也飢渴壺漿之風雨蔽蓋之

上微窺之渡河

溫旨以鵬年還然鵬年負氣不謝罪總督大怒劾

去其官看守於廟當是時江寧市盡閉有諸

生俞養直大呼於市請保留清廉太守三學

諸生從而呼路逢一騎員呵之曰保留者誰

乎繫之諸生懼大半散走養直前曰我保留者遂繫於獄有前所謂更名復者入獄弔養直曰此我當爲者君竟我爲之耶時又有八縣生童集句容考或問養直繫獄大譁曰讀書應試何爲盡火其卷散去後養直得出於獄亦以是也當鵬年之看守於廟中也雖呵禁嚴然肩販市僧過之必以所有餽禁之則攘臂而訴或門不能入則毀垣入非惟民入八旗人亦以餽入或以見入鵬年謝之曰若非吾民也吾何德奚見耶則競入曰不容我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九

見包龍圖耶或有好事者繪此以爲圖又繪九學哭廟圖竟有披圖泣下者一夜驚傳按察司召鵬年勘俄而夜如晝則夾道火一束薪燭鵬年入按察司出復薪燭之歸後會勘於淮江寧民亦從於淮海州民亦來淮雖西安民亦來淮與山陽民大集保留之當勘山陽縣盡柵鎖之以拒諸民有大吏導呼至柵間哭出一人大呼請保留陳太守則江寧武生朱寄略也從而出者十數人山陽縣大驚則以數人攫一人閉於室丙戌二月獄成竟

以更南市樓爲講堂大不敬擬棄市然民不知也後聞

上有免死之命民乃南向罵擬棄市者北向拜呼萬歲謝恩已而

上以鵬年優學問命來京修書於

南薰殿無何邵穆布總督兩江見士民謳歌鵬

年疏薦聞之戊子冬十月

特以鵬年知蘇州府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八

字聯於府治之門一夜鵬年聞有物互哭如

二人聲曉啓戶則見有二小血人行跡俄而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辛

吳縣見則亦日夜有物撲滅雙炬如二小人初有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惡二幼子不隱父役而埋之匿其所故精爽來見鵬年乃發其屍杖斃陸某與所私於獄有人作闔室藏博徒者非其徒不能入鵬年入之如其徒破壞其室擒十人後遂無一人敢博鵬年之性不能隨欲直斯民於道也而直則剛剛直則不能屈上之不以其道故正人之在上位者亮其直不正者惡其不能隨是時總督兩江者爲鳴禮巡撫江蘇者爲張伯行於是鵬年

又爲噶禮劾去官與江寧同一轍矣初鵬年
出知蘇州府

命以書局隨至是書成進呈

御覽之愛其才噶禮大懼懼愛之而不殺之也初

鵬年有題虎坵詩二首至是噶禮乃穿鑿其

詞爲釋文一篇以爲鵬年得民無君必反一

日

上御暢春園出一軸示九卿卽虎坵詩也且曰乃

有人以此證鵬年蓄異心者自古奸人陷善

類多如此然朕豈爲若輩欺耶五十二年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主

覃思中外鵬年得前濯入京師

上至自熱河於行在名見鵬年屏左右使奏對日

晡而入夜半而出至京師以鵬年爲

武英殿修書總裁丁酉夏

上幸熱河次昌平以鵬年署霸昌道

至自熱河鵬年傍輦行奏對對河工更指切

上召動又問而子科第幾人對曰臣子七人皆無

一能科第者

上笑曰豈而不能請託耶然則而子皆安在曰在

家既而嗚咽曰臣母年近八十矣日然則以

幼者侍母以長者來如是行且對二十餘里
已而復以鵬年修書

武英殿鵬年貧而愛人人亦愛之至是日至

直廬修書舍館有時不給或有以俸餽之者

卽以市米潞河米人問曰客何來曰來於某

曰某則天下之廉吏也我雖市豈廉市乎反

其價曰歸勿價市我米我米市公廉歸米至

矣鵬年守郡賢者式廬暴棺者葬有杜於皇

者楚之詩人也流寓於江寧以死而名滿天

下棺無寸土哀哉鵬年下車弔之營其墓鵬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主

年之貴不以位困而能享當其罷蘇而廢置

鎮江也大江南北之士如子來鵬年日與之

放舟金焦遊然往事憑弔古今遺跡嘗出瘞

鶴銘於江中曠而樂也故素位者不必以位

在困自忘其困鵬年雖練吏治復醇學術故

清而惠嚴而恕剛而不武健也而又長於詩

工於翰墨以文爲其政教可謂得乎天之全

者矣然天全者必不人滿故兩守大郡皆見

傾於當路若造化之有所忌而究之結

主知得天下之名高實以此豈非造化之忌之卽

所以全之也哉戊戌夏四月其子樹芝樹萱來

名見濟寧居命於

武英殿隨其父行走以二子工書能文予之也

辛丑夏四月

以陳鵬年同吏部尙書張鵬翮有事江南兼視河

六月

命陳鵬年留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

垣潰入張秋

命總河趙世顯與山東巡撫河南巡撫共塞之時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五

鵬年先至河上至是共議久不決獨以摺奏

之其大略以爲黃河老隄決開八九里而大

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者十之四臣

愚以爲宜於對岸上流廣武山之下淤灘之

上更開引河一道使溜南趨再於決口稍東

逢灣取直又開引河一道長三四里引溜東

行復歸正河以殺其勢方可漸次塞之時摺

未上

上已以指授方略於大臣至河矣比摺至

上大悅召九卿曰鵬年所見與朕若合符節非熟

練河工者能見及此乎遂欲倚用之矣十月

名總河趙世顯來京師以陳鵬年署總河馬營口

塞鵬年至淮行總河事時山東兗寧道河南

營河道皆不得人劾去之薦起終養吏部考

功郎中余甸爲兗寧道薦舉山旰通判張杓

爲營河道河工廢弛久鵬年飭官吏程衆工

廢盡舉河淮多草工高寶多石工以防壅社

湖射陽湖白馬湖之水險也又有高家堰更

稱水險故皆石工防險亦廢弛鵬年亦工完

之壬寅春正月武陟馬營塞復開以塞於冬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五

冰開於春融也二月鵬年至武陟請開王家

溝引河以殺馬營口大溜之勢

上是之頃之

命鵬年至淮防伏汛居數月總漕施世綸卒故事

以河攝漕無何運丁數千絕口糧大譁鵬年

聞之遽以河帑六萬兩借給之後聞

上大喜曰鵬年擔當識量不媿古大臣也總河之

任重防淮轉漕河南之工非專任也而鵬年

以受

上知獨深時時憂武陟未塞如病至是復請塞之

九月至榮澤縣爲文禱之河水驟落八尺人神之又請開官庄峪引河

上是之而鵬年既如病矣至是南工飛遞日數十至而一心兩河百慮竟病矣然而不遑病也當是時馬營口南壩尾已開力疾與河南巡撫合之未合北壩尾復開十月南壩尾合鵬年獨力疾合北壩尾幾合復開嘆曰力竭矣病增劇復大集官吏役夫誓之曰此役也合之則諸君之力吾生不合則一人之罪吾死泣下衆亦泣下感慨曰有不盡死力者如此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三

河鵬年見人心奮色喜病小愈俄而聞

上崩筆去手不知情伏几一晝夜甦伏地哭既病遂病篤居數日復強起台北壩尾十二月合俄而合復開歎曰吾數盡此矣復爲文禱之慟曰有一死而已衆哀之力効死竟合今上卽位嘉其勞以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鵬年知不起以捐遣家人赴

闕聞

今上問病已復出

大行御物五令其家人馳驛歸賜之又以御史馬爾赤喀知醫使枉道治之元年正月五日殯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授遺表黎明御物馳驛至見

宸翰朱書着實用心調理六字時其母已迎養於淮未見也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竟太息而卒謚恪勤鵬年居常學問有定力生死禍福不亂也庚子京師地震神武門樓鴟吻墮時鵬年與其宗左通政允恭中書科恪飲於華州舍館簷下亦簷瓦墮允恭恪皆大驚起鵬年安坐飲不亂宋子曰黃河不決於中州數十年至公治河則決亦氣數之相遭以作其波瀾之大者乎然竟以決而病病而死死謚爲恪勤又生死之大者矣嗚呼公之處境多逆獨能於逆而生順死安譬黃河三折入中國而觸於砥柱閉於龍門何如其勢之逆也哉終底於順也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三

恪勤公家傳

公名鵬年字北溟一字滄洲姓陳氏其先江西廬陵人九世祖文德始遷湖南湘潭縣七世傳至貢士金臺以文章氣節名楚南學者稱石村先生無子以弟子國學生式穀爲後卽公父也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生五子公居長母羅太夫人有身夢彩雲大鳥之異因名曰鵬五歲受唐詩卽成誦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當異逆竊據湖南公全家避亂山中者五年盡通經史康熙

通榮堂文集

卷之首

十七

二十三年舉於鄉後七年成進士爲衢州西安縣遂寧相國張文貞公鵬翮爲河道總督

知公名

題請簡用河工補山陽縣甫兩月遷知海州四

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開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歲稔公奉命散賑濟充間全活數十萬人東人感德人出一錢

樹碑道左

聖祖回鑾

召試濟上賦詩稱

旨明日

賜御書一軸蓋公任小吏時政治已徹

上知矣進江寧府知府江寧爲江南首郡省會事劇

人多權宜苟且公輒持正不肯詭隨會東南

有公務須費不啻制府阿三欲出之民間每

地丁銀一兩加耗羨二三分同時諸郡守莫

敢言公陳民疾苦抗言力爭事遂格不行而

主者忌之四十四年

聖祖南幸制府委公司上方供億多失侍從人歡又

奉

通榮堂文集

卷之首

夫

旨修鎮江馬頭三處口岸刻期一夕完蓋爲忌者所

中也江口水深溜急觀者悚惕公三鼓告竣

又

命與江西巡撫李公基和督民夫挽

御舟北上入山東界

遺還是年六月公掛吏議落職歸江寧關帝廟會

城頃刻罷市部民相率痛哭於大府之門復

繞公寓廬環呼無害我廉吏價遺薪米絡繹

街巷守禦者呵止之不得學使者按旬容生

童焚印卷不就試諸生余養直會九學千餘

人建旛將叩

聞八旗兵駐防者亦釀錢市酒食獻公羅拜而
去及赴淮陰會勘山陽海州父老呼號稱枉
願以身贖江寧士民相隨對簿者幾千人明
年二月獄成

詔諭從寬免死江南之人始知當事者欲殺公賴

聖明得生也尋徵入修書百姓遮公車扁閉十二門

凡九日不得行公泣諭得就道抵京師纂修

宋金元明詩入方輿志館纂湖廣省後一年

兩江總制邵公穆布薦公可大用其冬出爲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完

蘇州府仍以方輿書隨纂四十九年

詔署江蘇布政使事其明年制府噶禮以前江南河

牌案未遂中傷之志偕承鞠吳邑令某虧空

遲延再落職時公方以公事至鎮江卽羈守

城隍廟吳人哭從公者一如江寧時先是未

被劾前方輿書成呈進噶禮恐

上見而憐之持益急羅織擬重典會噶禮貪墨敗露

上益知公受誣一日御暢春園

諭九卿曰噶禮曾將陳鵬年虎丘二詩奏稱內有悖

謬等語朕閱其詩竝無干礙朕纂輯群書甚

多詩中所用典據皆知之卽末句鷗盟一句

不過託意漁樵凡作詩者喜時則語多歡娛

失意則詞多拂鬱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

以害人則人皆不能免陳鵬年其詩見在非無

據者今與爾等公看蓋公之受知於

上者深矣五十二年遇

覃恩公自江南赴熱河

行在即

名見薄暮入漏三鼓始出

上屏左右奏對凡數千言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辛

御前燭爲再易旋

命爲

武英殿總裁官兼修月令輯要又修鳥獸蟲魚

廣義今

賜名物類輯古略五十六年署霸昌道時方修密

雲城大府檄公協理公首察巨猾在工行侵

漁監督不敢問者悉逐之城工卽完舊例昌

平歲進瓜輦送熱河至是

上不納

勅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此後不必令其費錢其見

軫恤如此其年十一月迎

駕密雲傍

御輦行二十里

上從容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指陳皆中窾要
上命仍入

武英殿辦事遂馳赴都公歷任南北重地爲治
專尙實政西安當閩粵豫章孔道自耿逆告
變棄田廬以逃逆平後版籍殘闕豪強兼
井多者數十百頃有田無糧其流亡未復者
名掛糧籍實無田可耕往往鬻子女償官逋
道榮堂文集卷之首 圭

其或不能償遂有終身流離不敢歸鄉井者
公至卽清丈民田豪右計以勢撓之公不爲
動親履畝丈閱卒里正經界占田清流散者
皆來歸烈婦徐有疑獄沉冤十載公得其實
斃其元凶禮葬烈婦建祠旌其節俗產女輒
溺爲嚴其禁生女多以陳名補山陽塗中先
奏記撫軍宋公陳民所不便已所欲行者請
便宜從事補淮安關鹽重懲之關吏不敢有
苛稅居洵州除日城中十數萬戶榜桃符者
群揭官清民安四字於門蓋指公也於刑獄

尤矜慎爲江寧府日常州守秦某文致諸生

十數輩欲致之死公承勘悉爲平反松江惡
捕五人喉盜陷富人家執其婦扇之婦自經
事發冀援赦公窮究之卒寘五人於法蘇州
有未結獄三百餘案公視事未一月咸決遣
洞庭山民陸某以閨房暗昧事殺二幼子於
巡兵家埋其尸沙中吳邑令鞠之求尸不得
公突至其處得之霸昌旗民雜處號難治公
裁以法無所迴避有盜開銀鑛詐稱貴戚近
屬者公往收之豪強脅息其精於吏職多類
道榮堂文集卷之首 圭

此六十一年四月

上以公嫻河務令同張鵬翮往閱南北河隄等尋
詔留河工七月河南懷慶府武陟縣馬營口衝決直注
山東張秋直隸長垣公

奏黃河老隄衝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約五六
分老河內止存四五分而已宜於對岸上流
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更於決口少東亦開引
河俾河流仍歸正河乃可堵築但河南工程
例不動帑金撫臣設法捐修其堵築僅寬三
四丈埽筒長僅二三丈恐難樹立合龍又恐

今年冬回空糧艘阻滯當春桃花汛發重運難行伏乞

皇上迅發帑金別遣大臣董其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橋大埽以資捍禦運道民生攸賴公未摺奏前

上預遣重臣授方略經理比奏至與

旨合嘉嘆久之十一月奉

命署理河道總督署駐清江浦時馬營決口工已竣

公乃蒞清江受事卽條陳淮關收稅捐例二事請另委專司

通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三

上可其奏當是時河工廢弛日久修防搶護視爲具

文當伏秋水漲卽開所在閘壩以洩之文華

寺閘周橋大壩高堰滾水諸壩爲淮揚田廬

害不可數公燭其弊一切柴土木石務堅厚

閘壩非大漲不輕啓委員得人費少工倍而

事以治六十年正月馬營口隄遭冰凌積

冰再決公謂馬營地勢低窪雖有引河流不

能暢惟有分疏上下流殺其悍怒按去年所

開沁黃交淮對岸名王家溝者爲老黃河故

道請於此開引河使水由東南行會入榮澤

正河馬營口隄工以次可成

奏可乃復至決所開放河頭值西北風大起大

溜直趨引河河流漸徙而南堵塞塞可俟未幾

上以南河險要

命公同清江令撫臣專辦時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

於官例河臣攝篆值漕運梗滯雇民舡泊清

口諸處旗丁數千人以無口糧水脚群聚呼

號公出河庫銀六萬兩分借各省監司沿途

散給事行而後奏

上稱善謂大臣當如是是年分類字錦告成公舊與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三

排纂進呈日遺公名

上特命補入蓋不沒公勞如此當公之再至中州奉

命歸清江也恆鬱鬱不樂曰馬營工久不成負罪深

矣請白露後仍往堵築時中州頻年荒旱野

無青草料物費不可勝公撥遞年規例銀二

萬兩星馳至榮澤縣致齋十一日爲文以禱

大河及沁水之神是夕黃水驟退八尺隨

奏請開官庄峪引河身止宿隄上或終日不食

而南河諸事郵傳旁午日數十百件公五官

竝用事大小皆關其手血枯神耗兩足腫痠

疾作矣十一月

聖祖崩問至公方秉筆視事筆墮於地沉迷一晝夜

明日望

北闕長號曰臣屢蒙

聖主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敢忘身殉哭繼

以血病日劇猶日治南北壩尾之工且決且

築

世宗憲皇帝即位遣官到河南辨諭後六日以兵部

侍郎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河道總督

公摺謝以病入告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五

上備問公家人病勢

賜物有加

命馳驛歸又

命馬爾赤喀同往治病馬爾赤喀由同知新補御

史精於醫者也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四鼓口

授遺本并謝摺遂卒語不及私公虎項目光

如電每怒鬚髯張胸懷坦直無城府愛才

若飢渴藉以成名者多有交遊徧天下然由

州縣歷制府未聞人干以私歸年居母羅繼

母賀喪哀毀如成人中憲公卒廬三年奉繼

母曹太夫人至孝友愛諸弟公於書無不窺

凡天文地理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源

楷書學顏魯公詩追老杜凡五十四卷文八

卷喝月詞一卷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卒

年六十一公既歿

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愍悼下

詔曰陳鵬年潔已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決自

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疾歿

於工所聞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懸磬此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五

諭該撫

賜司庫銀二千兩共母

賜以封典陳鵬年給以優諡以一品廕其子予諡

曰恪勤子樹芝樹萱自京抵武陟扶柩至清

江凡中州山左士民路祭巷哭發引日過南

北壩尾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

哭聲震郊野厥後河南武陟士人爲公建祠

於嘉應觀右樹碑紀績歲時祭祀以公常陟

降於茲土也雍正三年九月卜葬本縣十四

都之東霧山諏十二日發引舟由湘鄉時正

果然驟也方晏水落灘高鶴師窘手忽十一
日大雨如注水添三四尺屆期晴和運棹自
如次年二月朔穿墳五色瑞雲糾紛覆穴觀
者詫異蓋公一生忠誠精神不殁在天屢徵
默相如雲師雨師亦知愛助非人力能勉致
者子七人樹芝樹萱樹著樹萊樹縈樹萃嗣
仲弟者曰樹葵方公在蜀昌

聖祖命樹芝樹萱隨侍

內廷今樹芝知平越府樹萱戶部左侍郎樹著
刑部郎中樹葵舉人樹萊兵部學習海運倉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選

監督樹萃縣學生

李果曰班固氏有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
治清濁之源也觀公爲治之意務在正本清
源而非粉飾治具微倖成功於旦夕者可比
惜乎爲忌者所中再仕再已然卒受

兩朝之知膺封疆重寄焦勞致疾功建名立鼎
湖旣殞身亦旋殞殆祭法所謂勤王事以死
者與公尤負知人之明浙中分發得李君陳
常等七人在河工特舉陸君師張君杓爲監
司陸君歿復舉余君甸皆廉敏而陳常歷官

至兩淮巡撫御史有治績可以知公之能知
人矣公官西安及江南嘗訪果公耦金陵京
口果襖被過公公掀髯抵掌縱論千古歷歷
如昨感往悼今可悲矣夫

乾隆二年閏九月九日長洲後學李果百拜
撰

道榮堂文集

卷之首

美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奏疏書啟附

湘潭陳鵬年北署

署理霸昌道謝恩摺

竊臣一介庸愚至微至賤由康熙三十年進士自州縣効力河工兩任知府署理江蘇布政使皆奉

特旨簡用因居官不職愆過多端兩次

題參擬罪均蒙

恩宥復

命入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內廷纂修自分餘生勉効涓埃不足以仰酬萬

一撫衷自問夙夜慚惶廼於本年四月二十

八日接奉

恩旨趙弘揆到任以前暫着臣以革職署理霸昌

道事務欽此跪聆之下感激涕零臣有生之

年皆

皇上所賜敢不竭盡駑駘勉圖報稱除恭赴

行宮叩謝

天恩外所有臣經手纂修物類輯古略一書業已全完現在修補字畫交與臣汪頤臣周彝等

完日恭繳理合

奏明但臣知識短淺年齒漸增外任繁重力恐

不勝仰懇

皇上於署理事竣仍准臣入奉

闕廷長俟

禁近則始終

矜全出自

一人特達之知不獨臣生生世世即臣之老母闔

家老幼咸戴

聖恩於無既矣臣不勝冒昧惶悚之至臣謹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奏

奏懇兩子行走摺

臣一介愚賤蒙

皇上如天之仁始終保全得有今日雖捐糜頂踵
不足報稱於萬一前臣署理霸昌道印務時

恭遇

聖駕駐蹕密雲縣閱視城工令臣隨行蒙

天語下詢臣母并及臣弟臣子今臣長子生員臣

陳樹芝次子生員臣陳樹萱自長沙來京不

敢冒昧

奏聞伏念臣餘生實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皇上所賜有生之日矢圖竭盡微忱臣年五十有

六未爲衰老但因屢次獲罪驚悸之餘微患

怔忡手足麻木恐數年之後精力漸耗無由

仰報

天恩臣長子臣樹芝年二十二歲次子臣樹萱年

二十一歲文理未能明通粗諳鈔寫仰懇

皇上收錄於何處行走就近應試俾得代臣稍盡

犬馬報効之心永不敢循例邀

恩敘用則臣家老幼仰戴

天恩於無既矣臣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臣謹

奏

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

四

到任謝 恩疏

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鄙賤無知遭逢

聖世寬宥之典至再至三雖捐糜頂踵猶不足以

仰報萬一自四月內奉

命閱視河工以來夙夜冰兢惟恐隕越而智識淺

短未効涓埃今十一月十二日接到部文以

臣署理總督河道印務聞

命之下驚惶莫措感激涕零伏念臣以華職知府

分位懸絕蒙我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五

皇上破格收錄不由九卿公舉不由大臣保薦拔

之罪譴之餘假以宣防之任

殊恩異數亘古所無不獨臣有生之年皆報德之

日即臣母妻弟姪子孫竝邀

榮寵從此銜

恩徧於一門圖報期於世世矣除接印受事日期

另疏

題報外臣謹恭疏奏

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辭淮關捐例摺

竊臣犬馬餘生蒙

皇上破格錄用以總督河道印務令臣署理已於

十一月二十日在河南武陟縣工所接印任

事隨經具疏恭謝

天恩報明接印日期至

大計

題補官員及造報錢糧各項俱俟河臣趙世顯

回任日補行亦經另疏

題明其河工一切應修應築事宜容臣次第舉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六

行外伏查淮安板閘關於康熙五十八年內

經河臣趙世顯

題請歸併總河衙門於裏河外河南同知內揀

選一員管理臣受事之後自應照例接管但

樞關係錢糧重地稽查出入必須擇人而用

時刻不離專司其事方能剔弊裕課臣既不

暇分身親理而隨任攜帶上下寥寥數口既

無親信子姪可以代勞亦無諳練家丁可供

驅使若付託非人經手錢糧不任意虧蝕必

致苛劓商民而裏外兩同知又係河工緊要

之員管轄工程不可暫離職守即使竭力修防猶恐奔走不暇若復撥委關務河工設有疎虞誰任其咎再查河工捐納事例前經河臣趙世顯

題請將欠帑人員援例頂捐續准部覆令道員收貯河庫出給實收銀留河工應用餘解戶部等因在案臣切思捐項關係重大而河員自有專司淮徐道一官綜理各州縣工程又收支給放河庫錢糧盈千累萬責任匪輕今再以捐項銀兩存貯道庫則事益繁重一人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七

之身勢難兼顧而臣既蒙

皇上委任惟有竭盡心力胼手胝足不分晝夜不避風雨泥淖以期不負厥職凡河道統轄地方寥闊邇年以來廢弛已極在在危險堪虞倘有緊急險工即當親身飛馳督理是臣與道臣等奔走道路之日多安居衙署之日少捐納一項勢不能分身經營也以上二事皆係錢糧重情理應候河臣趙世顯回署之日自行經理但臣既經受事例限甚嚴難以緩待再四思維不得不備細陳請仰懇

皇上於淮安板閘關迅差部員或歸併附近別衙門帶管其捐納事例飭歸江蘇巡撫管理銀兩存貯藩庫則任事專一帑項既不致有虧而臣亦得董率各員專心料理工程於河道錢糧均有裨益矣臣謹親具摺稿令臣子陳樹芝繕寫實封差家人鄧章齎捧請旨應否另疏入告伏乞聖裁批示遵行臣不勝惶悚冒昧之至臣謹奏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八

請開廣武山引河摺 六十年春

爲奏聞事 臣因河南武陟縣馬營堤工爲冰凌水漫開於二月初十日起程至本月廿一日到決口看得馬營地勢低窪從釘船幫南壩尾沖開處起至此二十餘里已成大溜雖有沿堤新挑引河一道不能暢流撫臣楊宗義現在晝夜堵築竭盡心力上口止剩六丈餘下口止剩四丈餘無如水深溜急且在凍土新堤之上若將此處堵塞又恐別處鼓開其南壩尾岔河之處原係河身嫩灘口門三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九

百餘丈壩尾一帶虛沙無可憑藉臣等再四思維惟有分其上流疏其下流以稍殺其勢庶幾人力可施應於上年所看廣武山下淤灘上於沁黃交會對岸借沁水逼黃大溜直趨而南現成掃灣之處地名王家溝查係黃河故道年久淤塞今於此處起開挑引河使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舊縣前正河則大溜往南馬營決口庶可堵塞但計程三十餘里酌開引河面寬十丈底寬六丈深一丈二尺約需土方銀四萬餘兩不敢請動正帑先

於河庫銀兩內動支俟完工之日將臣衙門

奏明規禮銀兩分作二年捐補還項倘仍不

足臣與撫臣再行捐補臣同撫臣楊宗義親

駐河干率領印河官十員分段攢挑并効力

官十餘員不分晝夜往來督催限一月完竣

仰賴

皇上洪福齊天桃汛不致驟長即可成功又於釘

船幫下首新生淤灘用杏葉鐵鈹委員乘船

疏濬務期深通并於沁河口東撫臣楊宗義

捐備料物建挑水壩一座逼沁水會黃南趨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十

不使東下緣上年沖決開濮一路即係從前

荆隆口黃陵岡河決故道關係匪輕急宜籌

畫據臣愚昧之見如此仰請

皇上聖訓指示遵行除廣武山引河繪圖另行呈

奏外臣不勝冒昧惶悚之至謹

奏

進引河圖摺

臣在河南武陟縣地方會同撫臣楊宗義商酌馬營決口暫且停工先於廣武山下開挖引河業經於三月初一日興工又於沁河口東建挑水壩一座現在價築其釘船帮壩臺鑲護平穩幸今年桃汛不至驟長統俟水勢稍緩即將釘船帮南壩尾及馬營二處口門竭力一齊堵塞先經具摺

奏聞除俟完工日期另

奏外所有繪圖一幅恭呈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一

御覽謹追家人周寶齋捧仰祈

皇上指示遵行臣謹

奏

奏報雨水併漕臣病故摺

六十年

為奏報事臣前因天時亢旱河水日淺糧船阻滯已將情形具

題仍督率各官疏濬河道今幸叨

皇上洪福於四月二十七八日山東濟寧汶上一帶地方得雨二十九日江南淮安徐州等處地方得雨俱大霈甘霖四野沾足泉源暢流河水漸深糧船現今行走無滯田畝亦可補種雜糧萬姓歡呼官民交慶其黃運湖河工程經臣親督修防漸次平穩嗣後雨暘時若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運道民生均可無慮臣謹具摺

奏報以仰慰

聖衷伏查今年糧運因僱募民船多費時日現在過淮者止及其半漕臣施世綸已於五月初三日病故臣一而嚴催僨運除另疏

題報外伏乞

皇上睿鑒迅簡賢能督理漕務為此具摺差家人鄧章齋捧進

呈

御覽臣不勝惶悚悚候之至臣謹

奏

請接開引河疏

爲題明接開引河事切照河南武陟決工關係要緊時厘

宸衷臣相度形勢皆因河勢北趨前經

奏明於廣武山下淤灘上王家溝地方開挑引

河一道分洩水勢業經挑完開放

題報在案後據管河道張杓詳稱近今沁黃並

漲河流遷徙不一以致王家溝口門日漸沙

淤所有迤上之劉家溝地方應接開引河一

段通至新開王家溝引河則黃水更可行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古

等情據此臣當卽

題明暫動河庫銀兩隨帶赴豫先經撫臣楊宗

義募夫挑挖完工開放現今水勢暢流冲刷

寬深但查河心一灘長至二十餘里將河溜

隔爲兩道臣前所挑之王家溝及新開之劉

家溝二處引河雖係暢流止可洩南岸之水

其北岸水勢不能宣洩仍全趨決口未免堵

築維艱今臣遍歷河干細加查看有劉家溝

迤上之官庄峪地方並無灘隔應接開引河

頭一道庶全河之水可以分洩而秦家廠南

壩尾及馬營決口堵築較易且將來決口完固之後卽遇暴漲有此引河則水勢南趨河北一帶工程不致復有沖決之患查廣武山官庄峪應挑引河長一千四百餘丈需用土方銀兩不敢請動正帑先於臣隨帶河庫銀兩內動用并前挑劉家溝引河銀兩統照王家溝引河之例將臣衙門規禮按年流抵還項俟工完之日查明實用數目造冊送部查核至於秦家厰南壩尾臣現在會同撫臣料理已將堵築情形會疏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五

題報外所有廣武山官庄峪應挑引河情形理

合具疏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

旨

奏請寬限摺

爲再奏事臣看得廣武山引河必須深通方能導水南行臣等督率各員晝夜儆工本欲刻期告竣仰舒

皇上宵旰憂但河身甚長挑挖寬深未免多費時日若過於急驟草率完工終難永保無虞臣見山東撫臣李樹德奏稱曹家單薄堤工已酌留口門由鹽河宣洩入海馬營口亦現在裹頭暫停合龍重運漕船到張秋之期尙遠以臣愚見俟引河開挖之後使水勢稍殺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十六

然後一齊堵塞則力不勞而功倍伏懇

皇上俯念工程浩大稍寬嚴限使得併力一心從容襄事以圖久遠之計臣與撫臣楊宗義親任工所竭力催督總俟引河告竣之日方敢回任至南河一切要工已經嚴飭道廳各員加緊修防不敢仰煩

聖慮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再

奏

請停修太行堤疏

爲錢糧之糜費無益堤工之修築可緩敬陳
末議恭請

聖裁事 竊查太行堤綿亘直隸河南山東江南
四省延袤千有餘里前人創建此堤原因黃
水北流藉以捍禦故又名汰黃堤嗣後河流
漸漸南徙去堤日遠官民因此不加修築日
就殘缺上年

欽差吏部尚書張鵬翮等查勘東省河道并會議
興修太行堤工除江南之豐沛二縣山東之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七

曹單二縣俱係運道保障理應修補完固業
經估築完工另疏

題銷外其北直河南二省堤工奉

旨令直督豫撫會同 臣確估具題 臣因身在南工
不能兼顧直省工程共估計土方銀十三萬
八千三百兩零雖經前任督 臣肅 臣 奏會疏
具題而一切委員勘估俱係督 臣王 裁豫省
工程共估計土方銀十八萬七千九百兩零
係撫 臣楊宗義經行勘估具題報到 臣疏
未會疏 臣近因堵築武陟縣決工復行細加

確訪查得直省太行堤坐落滑縣長垣東明
等三縣東接山東曹縣西至河南胙城縣豫
省太行堤工坐落胙城延津新鄉獲嘉武陟
等五縣東自直隸滑縣交界起西至武陟縣
木蘭店止二省工程據該督撫查丈共計五
萬八千四百餘丈 臣逐細覆查皆與黃河相
隔甚遠水患所不能及其間有倒卸坍塌僅
存堤形者有堤址已平或成民居地畝者亦
有飛沙壅積現成高阜足資捍禦者 臣訪之
土人僉云數十年來黃河南徙之後從未爲
災即以武陟兩次沖決皆因沁水暴漲宜洩
不及所致竝不係乎太行堤之有無則此堤
非關要工明矣在昔人創建規模綢繆未雨
原有深心至今日河流既徙地異勢殊似非
急務目今物力艱難軍興旁午之際錢糧尤
宜慎惜以 臣愚見似應將此兩案工程暫行
停止其間設有關係處所應宜修葺者可飭
地方官設法修築不必遽動大工雖此項錢
糧原議各官公捐俸工按年流抵還項不敢
請動正帑但直豫兩省捐項已多仍須預借

司道庫銀總是朝廷正供節省得一分是一分與其用之無益之地何不置之官庫以備急需再查上年部臣張鵬翮等會議疏內有曹縣太行堤工與直隸長垣縣接壤界內現有缺口其長垣以上係河南儀封縣地方如有殘缺照山東例一體修築等語臣查直屬之太行堤惟長垣縣與山東接界經部臣查勘應加修築嗣以河南漫水沖入長垣隨經督臣趙弘燮將該縣之甄家庄王家堤等處堤工堵築完固報明在案其滑縣東明等境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九

內之堤部臣等原未主定必宜修築也至儀封一縣並無太行堤在界內該縣堤工若有殘缺自有本省歲搶修錢糧可以開銷印河各員可以承修此又不在太行堤之例不得借以牽混者也臣再四確查除豫省尚未開工直省長垣縣屬業經完工另案

題銷外合無將二省已估未做之工一概停修

臣在河言河苟於運道民生果有裨益何敢紛更成議但此案工程實係可緩臣從慎惜錢糧起見故敢冒昧陳情伏乞

皇上聖裁臣未敢擅便再此係條陳事宜字多逾

格貼黃難盡合併聲明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辛

請祝 萬壽疏

為恭請叩祝

萬壽事竊臣一介庸微叨逢

盛世歷任外吏兩直 殿廷蒙

皇上破格鴻恩昇以署理河防重任身違

輦轂又經二載恭遇我

皇上七旬大慶之辰正四海來同之日普天率土

共樂昇平白叟黃童咸登仁壽萬年有祐之

祥方且與天無極臣以革職署事之員本不

敢循例陳情陛見又現在武陟堵築決口工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五

程一竣當即星馳料理南工又不獲預元正

朝賀之列但臣生平受恩深重微誠戀主無

日不心在闕廷擬於明春開印後即單騎就

道恭祝我

皇上萬壽無疆伏乞

聖恩俯允所請使臣得偕大小臣僚共效

嵩呼稍舒向

日之愚忱獲遂瞻

雲之至願臣不勝榮幸之至謹

題

題河工收錄人員摺

為河工務在得人

題請親驗收用以別賢否事切照河工効力官

員因當取其身家殷實尤必擇其才具優長

方可委以重任查前河臣張 等任內凡

効力文武各官俱在河工投驗收用咨部至

康熙五十二年間部議科臣觀音保條奏一

案內開稱嗣後候選人員有願赴河工効力

者旗員令該旗都統引

見漢員俱向臣部具呈行文原籍查取身家殷實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印結送部存案然後發往河工等因具

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任事以來查 部發現在三

十餘員逐一試驗其中諳練河務精明強幹

者曾無幾人是當日原籍取結止取其身家

殷實之結而不察其才能之可用與否也河

工官員關係綦重豈可止憑赴部一呈及原

籍身家殷實一結而遂收工錄用為河官乎

恐將來河員有缺不敷

題補臣請嗣後各省人員如有情愿在河工効

力者俱令其赴臣衙門投呈臣即親驗其練達精明年力強幹者仍行文原籍取具身家殷實並無過犯印結到臣衙門咨部留工効力至於旗員有情愿河工効力者先令呈明該旗都統然後赴臣衙門投驗可用者亦取該旗印結咨部庶在工効力俱有用之才而賢否不致混淆矣再查觀音保條奏之後亦有非係部發指稱留工保固之員

題補河官者合併聲明爲河工用人起見伏乞

皇上睿鑒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勅部議覆施行

奏補道員疏 六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爲道員關係緊要人地殊不相宜

奏請調補以收實效事 臣蒙

聖恩署理河務夙夜勤惕凡係所轄地方處處查察工程應修築者修築應挑濬者挑濬務使運道疏通民生安堵以仰副

宸衷但河臣衙門向在清江浦南河工程尤爲繁

重不可久離河南山東二省窻遠難以兼顧

雖有巡撫管理究非專責其一切修防事宜

惟河南管河道山東兗寧道是賴查河南管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河道管轄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五府黃河南北兩岸堤工及各河工山東兗寧道管轄濟南兗州東昌三府黃運河堤及泉開各工自應兩道員督率各官不時修濬防禦責任綦重豈數年以來俱尸位素餐不能防患於未萌以致河南黃水漫決山東運河淺阻臣前查察兩道所屬堤岸皆殘缺卑矮塌倒單薄河路處處淤淺往來船隻阻滯臣隨經面飭兩道速率河官人夫上緊修濬但臣目覩管河道王進楫兗寧道宋基業俱老邁衰

額不能整頓雖兩道居官尚非敗檢而年力難勝重任人地實不相宜若仍姑容其久任河工必致廢弛貽悞此不可不急爲調補者也臣再四思維有現任御史陸師係浙江進士由儀真縣知縣行取前奉

命隨

欽差來南一路同行見其留心河工才識明敏至今儀邑士民猶稱其廉能伏乞

皇上俯念河工緊要可否援卹嗣竟李維鈞以御史改補守道之例補授充寧道如任滿三年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能稱厥職准予陞仍以陞銜再任三年陞用則修濬以時漕運無阻而

阜上可免東顧之憂矣又有現任淮安府山盱河務通判張杓係正藍旗進士世襲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在工年久辦事勤慎伊

父張聖鐸曾蒙

聖恩以世襲武職補授淮揚道如將張杓陞補河南管河道則修防罔懈堤岸無虞而中州一帶河工亦可無煩

聖慮矣此二官者就臣所知而言

皇上聖明知人善任或特行簡授賢員更於河務

大有補益至於王進楫宋基業二員伏乞

皇上勅令解任進京引

見如尙可用則令其赴部另補臣爲河工重務起見故敢冒昧

奏請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三

請留道員疏

為請留道員以圖工程事竊照河南管河道張杓係正藍旗進士以世襲阿達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管山旰通判事務臣察其才幹優長諳練河務因武陟決口關係緊要於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內奏請補授河南管河道自該道赴任以來竝未一入衙署晝夜住宿河干率同府廳縣各官料理堵築事宜經歷寒暑侵冒霜露始終如一全無懈志今接閱邸抄該道因沁河水勢案內部議降五級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志

調用業奉

俞旨依議臣何敢復為續請但堵築秦家廠馬營決工料物錢糧撫臣楊宗義俱交該道經手若違令離任則工程事務一時漫散不特將來保固無人料理恐致疎虞且河員中現在竝無可補此缺之人又據河南各屬官民士庶及効力人員等環籲保留前來臣不敢墮於上聞伏乞

皇上俯念秦家廠已經合龍各處堤埝工程甫畢該道亦有微勞且值普天同慶之時

皇恩浩蕩即海陲山陬無不均霑雨露人人樂於自新仰懇我

皇上念要工現在需人刻不可離俯順輿情破格將河南管河道張杓降級留任帶罪圖功庶修防有賴而工程得以鞏固矣臣未敢擅便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

旨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二天

題補濟寧道疏 六十年四月十七日

為河道員缺請要謹再保

題賢能補授仰祈

睿鑒事竊惟山東兗寧道管轄濟南兗州東昌三

府黃運河堤及泉岡各工督率屬員修築疏

濬又有分巡地方之責關係緊要前臣見道

員宋基業年力難勝重任諸務懈弛是以將

現任御史陸師

題補請將宋基業解任進京引

見另補蒙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九

皇上勅部議覆陸師准授兗寧道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近接准部文知陸師在京病

故此缺不可久懸臣查屬官內竝無人地相

宜之員謹就臣素所深知者有原任吏部考

功司郎中余甸係福建進士因告終養回籍

隨經丁憂今已服滿尚未到部其居官才守

兼優前任四川江津縣知縣時甚有賢聲其

在銓部亦能釐奸剔弊臣深信其生平若以

之補授兗寧道必能實心任事勦贊河務查

前河臣張任內曾將禮部員外郎蔣陳錫

題補濟寧道今臣舉所知援例保

題伏祈

皇上俯念山東河道需員刻不容緩即以余甸補

授兗寧道

勅部速議具覆并

勅該撫催其星速到任俟過伏秋二汛後令其進

京引

見臣因河工得人為重絕無情面私心或蒙

皇上特簡賢能補授則運道民生更有裨益矣伏

乞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辛

皇上睿鑒施行

奏明起豫堵築工程摺 六十一年

爲奏聞事 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奉

旨回南工料理今仰賴

皇上洪福伏汛平穩可保無虞惟瓜州花園港工

程危險 臣已親勘現在具

題修築於六月十五日據河南管河道張杓稟

報秦家廠壩工於初四日黃昏北壩臺鑲墊

塌卸八丈南壩臺塌卸九丈五尺邊埽加鑲

塌卸六丈俱被沁水沖去再釘船幫大壩初

四日墊陷四十五丈杓即前往連夜搶護平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穩初六日又墊陷現在鑲填搶護幸王家溝

新開引河汛水刷寬一百餘丈全黃盡注不

致浸入馬營決口等情 臣恨不能飛至彼地

看視切念秦家廠一工撫 臣楊宗義副都御

史 臣牛鈕修築時 臣亦在工所今不意又復

塌卸 臣甚惶悚此時沁水正發止可隨時裹

頭搶護 臣當於白露後秋水漸消之時親至

河南將秦家廠一帶工程相機堵築再有請

者 臣於去冬見

欽差祭酒齊蘇勒員外郎馬泰諧練河工實心辦

事伏乞

皇上俯念工程重大於臨時仍差此一員與 臣協

同修築務期永保堅固以仰慰

聖懷合先

奏明謹具摺 臣遣家人周寶齋捧

進呈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臣不勝悚惕依戀之至 臣謹

奏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請築秦家廠決口疏 六十一年秋

爲敬陳堵築決工事宜恭請

聖裁事竊照臣前於八月二十六日到豫查勘武陟決工因秦家廠口門只餘四丈現在合龍而南壩尾復沖開一百餘丈其作何下掃築堤臣不敢草率從事先經具疏

題明在案續經撫臣楊宗義

題報於二十八日合龍今臣等看得秦家廠門口已經合龍其大溜直趨南壩尾小堤仍歸馬營東下現寬一百二十五丈深八九尺一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丈不等臣率同効力員弁再三相度形勢應於秦家廠轉東接小土堤之處建扇面壩一座挑溜開行兩頭接連下樓崖埽個幫築裏截於決口之西上流離秦家廠南壩臺六十六丈立北壩臺相對立南壩臺量寬九十四丈相機用長椿大埽建立欄河大壩其南壩臺雖無堤岸可憑查係老灘土頗堅實將來壩尾築堤五百餘丈必須高寬堅厚順接李先鋒庄之舊南壩尾雖遇暴漲可免漫溢之虞將來合龍後將馬營決口下埽堵閉堅固又

於馬營口下流接築小月堤一道其自詹家店起至崇澤縣老堤止包築六月堤以爲重門之障臣等已於遵

旨會議事案內估計丈尺

題明在案亦俟馬營斷流之後如式建築再看得馬營口上流舊有娘娘廟引河一道此河原留於堤外以洩暴漲之水仍歸黃河年久淤塞今仍應將此河疏濬深通倘遇異漲即從堤外順流仍歸黃河甚爲便利除確估丈尺并需用錢糧臣等於善後疏內另行具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題外理合將現在堵築情由繪圖貼說會同撫

臣楊宗義合詞具疏入告伏乞

皇上睿鑒迅賜指示遵行謹題請

旨

請開山東運道疏

爲東省運道淤洩開挑宜急恭請發帑興工以利漕運事竊照山東一帶河道爲東南重運經由中間建設開壩每年挑浚原爲蓄水濟運自康熙六十年七月內河南黃水沖決直注張秋由沙灣出口水則從鹽河入海沙則停滯河底淤積既多河身漸高臣已屢經移咨撫臣李樹德并嚴飭印河各官竭力疏通而工費浩大錢糧無從措辦不能徹底深挑今河南工程已節次完竣下流水勢消落現在臨清以下八閘以上在在淺澁回空尙且難行若不大興挑濬使節節深通轉瞬重運北上有一有阻滯貽悞匪小臣伏查山東挑淺例無開銷但經黃水漫溢之後非往常可比況漕糧關係

天庾正供

國家每歲費數千萬金錢修治河道無非爲漕運起見臣有專司河務之責今運道如此於淺何敢緘嘿不言伏乞

皇上俯念工程緊要攸關各省糧儲破例大發帑

金

勅下山東撫臣與臣會同查勘確估迅委廉能諳練之員分段開挑一律深通庶漕船得以通行運道永無阻滯矣相應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臣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報北壩尾合龍疏 六十年十一月

爲恭報秦家廠北壩尾合龍日期事竊臣自到武陟工所因秦家廠南北壩尾先後漫開隨經會同撫臣楊宗義先將南壩尾口門竭力堵築已於十月初三日合龍業經具疏題報在案其北壩尾漫口一百餘丈雖水勢洶湧較甚於南壩尾幸立冬以後天氣晴和勢消落大溜日漸南徙臣晝夜在工下壩堵塞亦於十一月十六日子時合龍訖此皆仰賴我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皇上洪福如天河靈効順文武各員弁無不協力同心踴躍趨事而撫臣楊宗義於豫省辦料甚難之日能設法購買陸續運工濟用臣因得以剋期告竣至北壩尾合龍之後馬營亦已斷流人力易施自可計日堵塞容臣另疏題報外所有秦家廠合龍日期理合先行具疏題報以仰抒宵旰憂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謹題

奏請河神封號疏

爲恭請

勅賜河神封典永保安瀾事竊照河南武陟縣秦家廠馬營決口工程關係

國計民生最爲緊要臣奉

旨於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豫查勘堤工南壩尾後沖開一百餘丈臣即督率員弁晝夜堵築於九月二十三等日黃水每日加長一尺二三寸不等又兼西北風鼓浪北壩尾堤沖刷坍塌溜射堤根二十五日又漫開一百餘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八

丈深至三丈餘尺不等水大溜急勢甚洶湧壩不能下臣同撫臣楊宗義目覩危險人力難施臣等計無所出只得虔禱河神護國佑民默助安瀾當

題請

皇恩賜封以報神功自是大溜分趨引河水勢消落得以漸次下壩堵築於 月 日合龍具疏

題報在案此皆仗我

皇上洪福齊天

聖德感孚河神效靈之所致也查康熙三十七年

原任直隸巡撫于成龍疏稱霸州等處開河

工竣伏乞

皇上勅賜河神封號并

賜河神廟

御書匾額等因部覆奉

旨依議又康熙三十九年前河臣張鵬翮

題請加

封河神并

御書匾額等因部覆奉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三

旨依議各欽遵在案今臣等願捐資建廟於秦家

廠之北岸伏乞

皇上勅賜河神顯應封號并

御書匾額春秋致祭則河神得膺

聖朝盛典自必益顯效順之靈捍災禦患俾武陟

一帶河道工程永慶安瀾仰荷

皇恩無極矣謹會同撫臣楊宗義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接到 遺詔日期疏

為欽奉

遺詔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於河

南懷慶府武陟縣地方接准河南巡撫臣楊

宗義咨送

大行皇帝遺詔一道到臣臣隨率同在工文武大小

各官恭設香案跪聽宣讀望

闕叩頭就於工次設棚成禮舉哀并照例膳黃轉

頒各司道營欽遵臣哀痛愚誠另疏

題請入臨外所有接到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卑

遺詔日期理合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具題

請哭臨疏

爲諭請入臨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於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地方接到河南巡撫臣楊宗義咨送

大行皇帝遺詔一道臣隨率同在工大小文武各官恭設香案跪聽宣讀聞

大行皇帝於十一月十三日龍馭上升臣望北長號呼天搶地泣思

大行皇帝以神聖之資布唐虞之化御極六十一年恩霑四海澤被八荒率土普天咸思永戴況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聖

臣以罪戾餘生再蒙寬宥卽捐糜踵頂亦難以仰報

以仰報

主恩正思竭盡駑駘勉圖報効何意聞

詔賓天臣拊心踴躍難止哀鳴擬於河南工程完竣之日徒跣星奔兼程赴北入臨

大行皇帝梓宮少抒哀悃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賀正疏

爲慶賀事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臣於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地方接准河南巡撫臣楊宗義咨送

欽頒詔書一道到臣隨率同在工文武大小各官恭設香案跪聽宣讀望

闕叩頭慶賀外伏以

鴻圖啓運萬年開有祐之祥

大寶凝庥六合慶同風之盛懽騰率土喜溢寰

區恭惟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聖

皇帝陛下

聰明天亶

睿哲性成

文章與雲漢爲昭道原精一

治法並日星同燦學本生安九鳳來儀鞏河山

而御宇六龍得位曆歷服以乘乾當

主器之初承謳歌共載卽

恩綸之特沛渙汗弘施至德淵微有要有倫而

孝仁兼備小心兢翼盡美盡善而公溥無私

從此玉帛共球薄海咸歸化域會見東西南

湖昔天靈沐陽和永慶昇平難形頌禱臣欣逢

盛世幸際

昌期類葵藿之傾陽心惟向日似潢汙之歸海

念切朝宗當俟堵築完工即擬星馳就道紅

雲一朵奉咫尺於

天顏紫氣千門肅拜稽於

宸陞伏願

三靈交泰

萬福來同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聖

聖治誕敷親清寧之永奠

皇猷廣運綿統祚以無疆臣瞻

天仰

聖無任懼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遺摺

為君恩未報伏枕哀鳴事竊臣山進士出身

通籍以來洊歷州郡兩次署篆司道十年供

奉

內廷自惟愚昧罪戾多端蒙

先皇帝曲賜矜全破格錄用於康熙六十年十月內

特命臣署理河道總督受任以來夙夜兢兢恐貽

隕越恭逢我

皇上聖恩浩蕩湛露旁敷臣於六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接准部文奉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聖

旨令臣實授是時臣已臥病感激涕零正在繕疏

奏謝而臣家人李朋齋捧

欽賜念珠等物馳驛飛來又蒙

特賜良醫

恩綸重疊臣亦知命在旦夕而沐此

殊恩異數猶思苟延一日以仰報

高深詎料臣福命淺薄病勢日加醫藥罔效氣息

奄奄從此永辭

聖世不能復効犬馬微勞所有臣長子監生陳樹

芝次子監生陳樹萱向蒙

先皇帝考試詩文着在

武英殿行走効力五年今臣瘞可無期九泉抱

恨惟有囑臣兩子盡心竭力生生世世以仰

答

鴻恩於萬一耳除另疏

題報外謹繕摺先行

奏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無任感激依戀之至臣謹

奏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五

遺疏

爲君恩未報臣病垂危死不瞑目事竊臣一

介寒微由辛未科進士三任州縣兩膺郡守

以賦性迂疎再遭吏議待罪

殿廷蒙

先皇帝聖恩寬大格外矜全宥罪錄瑕於康熙六十

年十一月內奉

命署理河道總督印務受事以後夙夜冰兢惟慮智

淺識短報稱未能隕越是懼六十年八月

內因河南武陟決口復開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奏明到豫協同撫臣楊宗義堵築臣等一到工

所卽住宿河干自秋阻冬侵冒霜露不敢辭

勞工程將次告竣驚聞

先皇帝龍馭上昇臣泣血長號肝腸摧裂恭逢我

皇上聖治維新用人不次以臣實授河督

殊恩異數亘古未有雕糜頂捐軀亦不足以仰報

萬一正擬工程完竣之日當卽趨赴

闕廷面聆

聖訓豈意福薄災生數窮命盡感冒風寒積勞成

病業經繕摺

奏聞猶冀螻蟻餘生尙得苟延殘喘乃數日以
來病入膏肓醫藥罔效一息奄奄命在旦夕
從此責恨入冥永辭

聖世其各項工程已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堵築完
竣業經會同撫臣具疏

題報外再臣隨帶江南河庫銀二萬兩係接挑
官庄峪引河及給發兵弁橋埽手等工食之
費先經

題明將臣衙門規禮按年扣抵在案前項銀兩
俱已用完伏乞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皇上恩准勅部行令於總河衙門規禮抵銷庶帑
項不致虛懸則臣沒齒頂沐

鴻慈再臣今年已六十一歲死亦何憾但以未辭
隆遇未盡涓埃上負

先皇帝特達之知我

皇上優隆之典微臣命淺

聖主恩深圖報未終死難瞑目臣尙有八旬老母
幽明永訣未得一兩島私情寸衷若割惟

局臣胞弟候選通判鵬年臣子
武英殿纂修候選州同樹芝樹堂生員樹葵等

勉自奮勵繼臣未盡之志以上報

國恩臣伏枕哀鳴語無倫次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施行爲此除具
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貼者

道榮堂文集卷之一

萬壽皇醮疏

伏以

二曜麗天運永一元之歷

三皇御寓壽過萬歲之期

德隆則福厚緝熙純嘏乃知受命溥將

氣固則年長博厚高明總是至誠無息天保以

九如作頌洪範將五福爲嘏禎符不爽理數

同原欽惟我

皇上

仁覆如天

道樂堂文集

卷之一

聖

光升似日

轉一氣之洪鈞健行迭運

開八荒之壽域久道化成然猶殫

憂勤於宵旰旣雖休而勿休卽或式

遊豫於春秋必無逸而乃逸是以

神明特茂

元氣永貞贊百川之方至源源滾滾自昌盛而

彌長儼五嶽之常凝迤邐綿綿孰崇高而可

竝錫極則時萬時億

當陽則貞觀貞明維今康熙四十有八年三月

十八日恭遇

萬壽聖節

虹流華渚若嶠捧南極之輝

電繞斗樞青鳥報西池之瑞維時屠維紀歲太

皞司辰煙光澄霽花明柳媚盡承

北極松高風日暄和燕語鶯啼俱作南州雀躍

臣等遙望

天顏莫達嵩呼之奏俯從輿志聊申華祝之誠用

是虔延緇羽恭就清都啓建道場祝祈

聖壽旃檀爇處氤氲引入

道樂堂文集

卷之一

辛

御爐香鈴鐸揚時縹緲和成孤竹管紅樓疑見

白毫光集珠宮貝闕之真而同參佛果絳簡

尙參黃紙案聚瑤島瓊京之聖而共駐仙齡

三枝朱草紛如三寶華來五色靈芝爭向五

雲捧出祥淵八續慶衍九垓伏願

壽考無疆

天休滋至

籌添海屋何啻億萬斯年

椿長坤輿豈止八千爲歲上下與天地同流忽

太極之淵涵萬有永延竝乾坤俱奠知元運

之鼎峙三才將嗣丕基而纂歷服頌

一人有道之長養耆老而引高年錫四海太平之福矣謹疏

書啓

與李峯山

湘潭陳鵬年北溟著

猗到適因制府抱恙赴省問安於途次展閱
種種已悉兼聞夫子起居甚慰江南連年水
旱民不聊生自冬徂春十室九空鳩形鵠面
見者惻然賴奉

旨設粥奈江蘇松常鎮五府二十七州縣三衛共
被災三十處止撥白糧春耗八萬有奇竝江
北雜糧七萬折實不滿二三萬又半已虧空
未能如期解赴其柴薪器廠諸費俱係捐辦

又具

題內自十二月初一日始至二月終止共煮賑
三箇月計每縣米數不足三千石每縣每日
饑民各廠凡三四萬人爲期三月之久實難
周遍除他郡不能悉知外蘇屬八州縣衛各
設廠八九處幸無侵冒亦少遺漏自十二
月初一起未至正月半米卽告竭因設法勸捐
賴各紳衿義民踴躍爭先煮賑至二月終方
完三箇月之局又設法煮至五月初三天氣
太炎饑民擁擠致病始令饑民各尋生理種

田者種田貿易傭工者各令趨食量給大口米五升小口米三升而散粥廩遂停計自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初三日止又多煮兩月零三日又給人各三五升不等又給嘉湖流民船七百餘隻計流民男婦三千六百餘人各各米五升令其回籍親送至界而返凡皆紳衿義助之力也不料陰雨連綿二麥朽壞疫病流行奉憲設立藥局府城內圓妙觀及六門共七處自五月初一日起至六月終止以兩月爲期每日計費四五十金共需費三

千金止據各憲協捐銀八百兩餘俱士民捐助中間全活者不少又恐鄉村貧病之民無力插蒔分遣幕僚敎職雜員攜帶藥餌錢米沿村查察其真正窮民未經種蒔者量力賑助仍押令插完計不下二千餘金各州縣勢難遍及亦令設法多方救援今蘇屬麥雖歉收稻已佈插十分八九未種者亦漸次告完奈疫病甚重死者十之二三又設法掩埋今疫疾亦漸瘳可矣前因米價騰貴詳請給批令商民自販行咨隣省免其阻礙輕其關鈔

蘇州發批一百八十餘張陸續販來米三十餘萬石令其流通浙省照價買賣毫無阻滯是以米商雲集目下楚米在楓橋者止價一兩三錢五六分較之從前似覺稍平又稟憲將蘇屬修河未發之帑金五萬兩松屬一萬兩共銀六萬兩

奏明委官赴楚買米平糶不意奉

旨留漕平糶之十萬石內忽奉部撥去作兵糧三萬六千有奇是以三十處之平糶止米六萬餘石一處不過千餘石又皆欠在民顆粒未

徵其撥各標營兵糧亦係留漕民欠既不能問之垂斃之民而春夏二季兵米全缺勢將岌岌只得將買回楚米多半抵給兵糧是五府三十州縣衛奉

旨平糶之六萬餘石既係民欠顆粒全無而蘇松河銀所買之米又抵作兵糧三萬餘石止存一萬八千餘石以之平糶爲數幾何幸目前米價稍平不若暫停發糶留至七八月之交米價如更騰貴方行減價似爲有益也前因重運未完漕米血比難堪詳請具

題緩至四十八年搭運又各年漕項民欠

奏期嚴切催繳如雨詳請帶征俱蒙具

題今漕米尾欠已奉暫停而漕項帶征尙未

允亦民困之大端也今自五月中後雨澤稀少

目下望雨甚殷若數日內得雨則秋成可望

猶可緩死須臾否則江南事勢有大不可知

者蒙夫子軫念殷切實因終日憂勞形神交

瘁不及縷陳不佞身在地方罹此奇災豈忍

膜視然一切不過爲苟且目前之計不能有

所裨益且兩站之間嫌隙日深疑忌愈甚卽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奏

前項設法數端小心奉行原不欲居功而愚

民無知偶相稱道遂觸犯忌諱於他事廷謁

時聲色俱厲不佞已有一刻不自安之勢是

以一月來亦結舌不敢再吐一詞矣金陵遠

隔鞭長不及彼此猜嫌意見迥別地方情形

互相袖手無可如何前二麥失收據長吳二

縣痛切具詳大加訶叱今幸大勢人心稍定

但由六月以至秋成遙遙數月乏食窮民尙

覺度日如年萬一再加亢旱則江南數百萬

生靈盡填溝壑爲民牧者卽一死何足以塞

責卽爲今之計惟急急講救積貯積貯之法

止有開事例可行事例亦不必多開條類只

如浙江往年常平倉例暨淮揚往年被水災

所開事例不數月間每州縣可積米各數萬

石卽可以無虞矣若請停征則本年地丁已

奉全蠲請動帑賑濟則既經留漕煮粥留漕

平糶夏災已過秋災未來恐亦難措詞聞前

月此間曾有密摺 奏請開事例以備積貯

尙不知

旨意若何不佞目前惟有虔誠祈禱雨澤若甘雨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奏

一降卽有起色萬一涼德不能感召天和秋

成失望亦卽竭盡血誠詳請具

題竝遣力星夜赴都另行稟聞一切也江南數

郡下江之江松常鎮災疫情形俱皆略同而

江寧一府尤甚上江亦然而寧太尤甚今歲

夏災淮揚俱成巨浸二麥全淹秋成大半無

望鳳凰亦然浙江杭嘉湖災疫情形較江南

爲甚紹興一府去秋未甚被災因紹興之米

仰給杭城杭城價既騰貴米商渡江者少遂

至米價日增數錢四五月之交遂有饑民干

百爲羣村落拾奪處州開礦亦有聚衆之變
聞今俱已平定矣其捕捕情形亦大略與江
南同但嘉湖一帶蠶桑歉收使民困耳至隣
省撥賑之策止山左開例原奉有沿河貯倉
備荒隣省之

旨今年山左荒歉亦甚且倉廩大半空虛前聞已
經移商不便 題請關東海運恐迂遠難行
今江省倉庫皆虛實屬一籌莫展而二麥被
淹及饑疫情形又未繪圖入告今業已愆期
無及惟待秋成若得將四十八年漕糧再酌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量緩徵一年或緩其半卽奇策亦奇思也途
次匆匆不能具稟夫子可一一轉稟代候福
安己丑分房所得士便中幸開單見示不及
其餘

謝學使黎寧先啓

恭惟老祖臺老先生閣下玉井澄瀾霜崖登
峭人物仙舟之會才地雙清文章彩鳳之餘
煙霄獨秀架雲門而岳立氣上白雲湛月露
以霞舉韻同明月蓬山校籍芸閣裁書口裏
雌黃旋成典故坐間薤白早避風流舉鐵網
以致珊瑚入鄧林而求杞梓固已雲浮礎潤
咸歸霑灑之中秋實春華盡在揆揚之列者
矣某分輝黎杖借映瓊枝吟管尊爵付三秋
於夢寐淮山湘水隔千里之風煙所幸大雅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一

美

扶輪振頽靡於曲壤庶幾小山承蓋洗僻陋
於鄉閭雖七葉素風猶存舊學而一經教子
實鮮貽謀譬劉氏之諸兒質惟豚犬比衛家
之一子風逸馬牛當餽鏡而呈姿奚自藏其
妍醜揮郢斤而就範恒慮不中準繩俾小子
之受裁賴至公之當路願雖萬方恐負栽培
顛脫囊空多慚銳石頑木朽當費雕鐫且
山輝澤媚之鄉實戶簡宜絃之地細惟寒暖
不乏英奇雖哲匠無私豈敢大棄角而寸
衷莫慰慮掩泣於荆璆獨得戴德之深更切

妨賢之慮惟當勉其樹立每因文字以求聖
賢之用心抑且厚自琢磨不假梯媒以爲富
貴之張本藉茲刻勵仰答陶甄非陳謝之可
名先望塵而輸懷道之云遠書不宣心

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序

郭芟庵先生詩序

往吾潭全盛時名流輩出其以古文詞成家先後
接踵中間遭兵燹患難磨滅者何可勝數及先大
父先君兩世交遊數十年間如風雨散邑虛無人
求其歸然湖上如魯靈光者獨吾師蓼菴當其
弱冠負奇才偶儻岸拔每試冠軍初見知于邑侯
景綸黃公次見知于郡侯滄水雷公學使澄川王
公雖余生也晚迄今聆其聲稱猶藉藉在人齒頰
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問既際世變遂淪放于詩歌非自娛悅舉生平所
罹骨月之慘兵火之劫與夫饑凍顛連之痛楚類
皆人生萬一有之遭逢顧以是苦其孤芳礪其氣
節凡賢聖悲憫英雄慷慨一切無聊不可遏抑之
槩不能達之於時與遇者並其全力以發於詩故
其爲詩也窮益奇而神益壯年愈進而骨愈堅大
約歡愉之詞少愁苦之音多杜少陵不瀕亂離困
頓奔走華州巴峽間其所得亦正自有畔岸涯涘
也意先生年少時下筆爲文章辟易萬衆倡曹彬
奉命下江南顧盼自雄今不幸而頽然遺興於岸

花錦灣之傍或把酒臨江或騷歌痛哭雖塊壘不平而風流未墜且也大冠廣袖蓬戶朱門有茹芝飲水之操無僂僂囁囁之狀回首當年意氣何似悲耶壯耶亦任造物者之不可知耶若余父子皆出先生門如二曾之事闕里從遊最久知先生最深先生又不以余爲不知言輒命而敢弁其首

劉大司馬凝齋先生虛籟集序

勝國劉大司馬凝齋先生吾楚南之偉人也有奏議若干卷行世今其裔孫際炎復哀其詩文遺稿連綴成集名之曰虛籟錄以示余余讀之而知先生之學有原本非雕蟲篆刻厘厘爲虛車之飾者比也夫文章經濟原不相兼故楊馬之儔辭賦凌雲而功德不紀蕭曹郗魏勲猷爛焉而文采蔑如此無異故遇有不齊美難獨擅從古然也先生之學允於中而溢於外爲能兼華實而有之故其功名事業彪炳人間敷歷中外屢秉節鉞直聲震於朝廷威惠行乎嶺海凡其制兵籌餉勦中機宜非具宏濟大畧將焉能之故其發爲文章類皆準今酌古蔚然爲有體有用之言而遺興道情之作亦從格律精嚴神致超越蓋其取材富而用物博又能運之以神鼓之以氣是以聲振紆綯流絳外如大塊噫氣不知其所自來亦不知其所自止名之曰虛籟良有以也夫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昌黎亦言文章言語均相符合知有真學問者乃有真經濟有真經濟者乃有真文章言乎先生之學問則六經三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貫穿也言

乎先生之經濟則文經武緯以及邊牧河防無不嫻習也如是而施之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其有不汗漫而輝煌者哉昔張子壽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以先生之文視之殆有其長而無其短矣抑當年有誤指先生爲江陵姻黨者致有朋比之疑夫事久論定天下後世以江陵爲何如人固無庸深辨然吾考先生之言曰學貴純陽一累情慾斯墮陰盼以是推之則先生平生之磊落光明不問可知毋論實非姻婭又豈肯嬗刻隨人以爲臚仕地哉古人云言者心之聲也今以其集道榮堂文集卷之十一

觀之尤信

許秩宗詩集序

白沙先生有云論詩當先論性情語性情當觀丰韵白沙爲勝國一代理學名賢顧其言如是以視海內之談詩者斤斤焉規撫盤筌拈撫字句侈然自矜爲唐爲宋者真不足當明眼人一哂也許子秩宗負才不偶挾其所學從事于四方旣久其爲詩文日以富學益進近自秦中歸且出其所著梅柳詩見示竊歎中原形勝以西北爲上游三秦襟帶河山臨邊微重關百二金城千里號稱天險二千年來廢寢荒陵故宮殘壘迢遙綿亘一時游覽所至塞上斜陽隴頭流水無不足以供達士之壯遊寓騷人之憑弔者吾知秩宗其必有得于詩乎今展閱其梅花詩多至十五首秋柳詩且三十首寄托遙深興會標舉一往激昂慷慨亦復瀏灠宛轉其真得風人之旨哉吾於白沙之言益信秩宗旣歸里暇日將盡索其篋中詩凡征鞍吟眺驛舍寄題之作並出以示我也

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友人詩序

詩者聲教也。曷爲有聲自天地萬物之氣有不能自闕者而後聲以出焉。聲之大小不同而其爲鬱於中而達於外也則無不同。是故吟之大者爲龍而細則有蟲。嘯之大者爲虎而小亦有後。鳴之大者爲鳳而小亦有鳥。卒不能謂蟲之非吟、後之非嘯、鳥之非鳴者何也。舉皆以達其所鬱也。人之於詩也亦然。生而靜感而動。卽不能無喜怒哀樂之情。情之所不自已而詩作焉。其抗墜舒疾長短清濁之節與夫繁簡廉肉之音皆其天籟爲之不可道。樂堂文集卷之二

六

強已以故古之作者上自朝廟下逮里巷賢自公卿大夫文人學士愚至匹夫匹婦之衆莫不能詩。豈嘗規撫倣倣曰若者學某若者學某也哉。而今之言詩者必品而區之曰漢魏曰六朝曰唐曰宋。毋論其不能漢魏六朝唐宋也。卽能矣而舍其自發之情屈探束縛亦步亦趨以履前人之則不已。勞乎吾友某種學積文老諸生間鬱鬱不得志。間投鉛削槩以從事於詩歌。近且成帙矣。然吾觀其大意蓋非屑屑於牽合前人者。其自抒其胸臆間之所獨得而抗墜舒疾長短清濁繁簡廉肉之

處往往不按而合。拍此亦其聲之不能自闕者也。而必欲比而求之曰此某代之宗派也。殊失作者意矣。陳后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反是思之則不求好而自好。蓋可知已。子其益肆其聲以大吐其磊砢不平之氣如龍之唵如虎之嘯如鳳之鳴。則予雖闇於詩律他日歸老故鄉猶能盡發其藏而爲之點勘以行世。則茲集特爲之嚆矢已爾。

道樂堂文集

卷之二

七

瓦缶集序

劉靜修有云名家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自立則皆得因緣憑藉以立事功不然則爲清議所不容甚至貶削近世士大夫子弟其能以詩書文彩世其家學者亦不乏人而家庭之際尙聲華樂驪習見習聞恬不爲恠世亦不知所以非笑之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是余平居課兒輩常舉此以爲訓誡一日李子嶧山持其小阮秦川所爲詩來示余且問序秦川水部公之長君也水部故當世豪傑士策仕有聲薦紳間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八

重然諾喜事功輕財結客無所不至而獨謂雕蟲削牘爲壯夫所羞稱乃秦川獨下帷讀書惓然如閨閣中人計隨其父十餘年自櫛李走南北宦燕秦往還萬里凡所遇紛華靡曼調筵舞榭若罔見聞晨夕手一編刺刺不休而素甘恬澹喜寂寞孝友循循至性惇篤秦川同所稱蘭茁其芽而父子不相師視陶靖節韓昌黎諸兒優劣何啻天壤今觀其爲詩取材多而用力厚探幽返樸擬之陶韋瓦缶得淳古澹泊之音無叫號卑鄙之詞秦川誠大過人然自此湛深經術益究極天人性命之旨

以深造乎古之人將必大有用于世豈屑屑以詞章之學用擊缶作雷鳴比響于黃鐘大呂哉于其請爲卽書此以告之

張寄村詩序

昔謝康樂好登山窮造幽峻巖齒無弗遍故能擷山川秀靈之氣發而爲詩與其弟兄惠連才華標映卓絕千古金陵爲六朝舊都風流未艾以故往往多才人而四方文人學士亦每托足其地作寓公焉余來茲土簿書之暇以文章投合者類不乏人最後獲交張子亦村昆季華萼相輝映不減二謝當年往余嘗序亦村詩稿今復睹寄村所爲問山堂詩菁英炳發真有難爲兄弟之目余惟寄村秀出四明其山水佳麗與永嘉諸名勝址相接也

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及刺史克緒公作賦歸來僦居石頭城下蟠龍踞虎之奇亦足據才人之藩思故寄村之詩以問山名其猶有謝家之餘韵披奇探異以得之者歟嗟乎張氏多材足以華國將聯鑣抒彩于西崑東壁間不以山林老也張子昆季勗諸

鄭虎文詩序

選佛證悟者必參乎千僧之林居奇需貨者必遊于五都之市京師固亦學士之叢林而文人之都市也士之長一技者莫不擔簦負笈求游揚于公卿大夫以成一日之名且謀百畝之資以爲事父母畜妻子之具顧卒而遇則一日而名滿長安不幸而不遇則芻米僕賃一無所出不幽憂窮蹙盡荒其故業不止秣陵鄭生挾詩爲贊且請曰某之困於斯久矣願公一言以振之披其卷軸名章秀句絡繹奔赴且於蒼灘坎壤之餘吟咏不輟窮而益工如生才者豈不足當京師貴人一盼耶自維憂患餘生聲華氣誼之場一無所與即援手推轂恐不足以振生祇以重生之困然卒不能不爲生序者亦以堅生之志而卜生之過也昔白太傅初至京顧况指其名戲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乃嘆曰有句如此居亦不難生之詩如此生雖窮終必有大用之士拔龍象于儕伍披珠玉于泥沙煎煉以成生之名者姑畱余言以爲券可爾

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東莊詩序

記丙子從太末晤程子揆天讀其詩愛其爲人繼從事淮海間得往來數晨夕嘗嘖嘖稱顧子岸霄不置口又逾年揆天歿于秦予旣與族兄韜谷序刻其遺詩行世乙酉秋予在金陵顛倒患難待

命蕭寺中岸霄始以刺來謁卽其人溫溫可愛慕如曩晤揆天時執手不忍別去丙戌予被命四朝詩館羈迹都門岸霄走尺書寄所爲東莊詩且索序余受而卒讀之離合之情存沒之感不知何以紛然而來也近世言詩家率祖豆香山劍南揆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七

天銳意古學以風雅起衰爲已任今其詩具在清微深厚兼靖節少陵之長而東莊諸詩一唱三嘆駸駸乎登作者之堂而入其奧固知英雄所見畧同因憶予與揆天韜谷三人者往在浙以東淮以南文酒追從頗極一時山水友朋之盛計相去十一年予以多難餘生適與韜谷同在京師岸霄亦嘯傲東吳錦繡之鄉而揆天已早下世讀其遺詩緬想其生平其能已千悞耶岸霄以宏材積學年當強仕方盡抒其懷抱以彌散太平韜谷正有五羊萬里之行予陸沉金馬門乞歸未得不知再十

一年予三人聚散當復何似于韜谷之行卽書此爲東莊詩序以寄之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七

龍岡卷詩草序

圓菴先生螺川名宿王盟驛壇有年余家湘潭相
去不數舍耳熟先生之名神交最久一行作吏日
豔紆簿書期會中吳越江淮之間遷改無常處與
先生踪跡相左無因緣相見歲丙戌余既罷官蒙
聖恩釋其愆戾召居京邸纂集四朝詩先生
亦以謁選入都始得朝夕傾倒暇日出示龍溪草
堂集則先生平日有所感觸於中而託之吟咏以
寓焉者余乃今得幸挹先生之性情而不但以一
識其若字爲足慰夫久相慕悅之誠也夫惟愉之
道榮堂文集卷之十一
言難工愁苦之詞易好自昌黎有不平則鳴廬陵
有窮而後工之說世之爲詩者類託於羈愁感憤
侘傺輒輒以自附於小雅怨諱之遺而不知其無
病呻吟識者不能不笑其性情之緯繅躑躅而不
軌於正其於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若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先生以名孝廉頽然自放於山巖水涯者
且三十載公車十餘上白浪黃沙僕僕往來斯亦
不得志之甚者而桑間隴上槎頭驢背興到則吟
怡然浩然無纖芥窮愁不平之意形於筆楮豈無
所得於中而能然乎此則出余數十年悅慕之外

而以親炙其人爲幸者也且夫詩者性情之物也
故卜子謂其可以美教化移風俗今先生方綰符
上虞爲名邑宰官本溫柔敦厚之道以發爲和平
之治其所得詩教者多矣又寧第其詩之足云乎
然上虞爲山水奧區山陰道上又余舊遊也栽花
鳴琴之餘放衙拄笏必有與山川相映發者郵簡
寄余當次第爲先生序之

道榮堂文集卷之十一

去

金節母輓詩序

戊子之冬余奉 命攝理江蘇藩篆時准部以

山陽節婦金查氏列狀請旌查氏者予令山陽時

所習聞其節槩者也徵信既久故事不待覆覈而

卽與上請會予以去官報罷快然者久之今年來

京奉 命入直 內廷而金生其章哀其母孺

人之輓言都爲一集因周子軒三屬序於余余曰

不亦善乎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得請於朝則

表閭之典行不得請於朝則哀詠之辭著孺人之

行固君子所樂道者也記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

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

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其章之於母氏也述其

相夫之勞殉夫之志育子之閔皆淮之人所極口

交稱者而其章撰其事狀以徧告於當世無溢辭

焉亦可謂處情處厚矣朝士大夫哀孝子之情嘉

賢母之節又爲之咏歌其事而傳播之則所謂彰

善美功者也夫自世風之薄也寒泉可以下流而

棘薪無以上報甚至有母取箕帚立而諄語者於

是生不能盡其養死不能盡其哀况又能於既沒

之餘竭情致瘁以求表揚其遺行乎今其章近則

歷控常途以冀邀予旌之典遠則敝車羸馬載馳

數千里外而乞言於京師其志可謂勤矣古者天

子有輶軒之采列國諸侯有民風之貢是以潛德

幽光不致湮鬱而不著今輦下名公鉅卿皆錫旨

於金氏則不待採風而知其賢又恭逢 萬壽

推恩凡廉孝節義郡國皆得以時上聞 賜金建

坊以表章之我知崇臺綽楔之建於淮上者可計

日以俟而四方之聞風致頌將源源未艾焉特以

是集爲之噉矢云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七

張可菴書種堂詩集序

張子可菴醇謹好學人也素負高才爲詩文傑出一時手著等身書眉首淪落諸生中十應秋試不見售年踰五十髮種種今且以明經入成均矣顧才日富學益進言辭清辨氣踔厲何其壯也夫負飛黃蹀躞之姿者其顧視常清高深穩必不甘與駑駘馳驅爭後先卽長困鹽車經年伏櫪落落若不介意無何九方歎過於其前一旦剪拂使其長鳴雷盼重其聲價此固其意中事也典庸夫俗子區區競升沈得喪於一日之遭逢也耶余承乏吳蓮榮堂文集卷之十一
郡值試士暗中摸索得張子卷見其理境澄徹波瀾老成心識其爲積學有年者拔置第一事竣張子來謁并攜其所著書種堂詩集就正於余且乞一言以弁其首取而閱之氣骨堅凝風致閒雅意在發抒性情不襲時下風調翩然有自得之趣不覺爲之掩卷而太息曰士患不達乎用合抱之木生於寬閑寂寞之濱冰霜寒雪草可物色乃棟梁之選將必有取乎是以知方之才士造物固生之以將有用干斯世願負其輪囷結竈之氣天終能使之屈抑以終老乎士固有遇有不過古今來

亦何可勝慨吾直以張子之才具以理信之而已矣張子之先世某某公當明紀中葉詩文推重當世其精舍曰書種堂公與桑民樸同時民樸恃才凌忽睥睨一世舉當代名公鉅卿於詩文畧無當意者獨與公交善常作書種堂賦以貽之卽公之風流亦可想見并以知張子之家學淵源厥有由自云

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一

九

故文學邱蓋書詩稿序

士之窮達有命智者安之故榮啟期行年九十猶鼓琴帶索而歌單豹岩栖谷飲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蓋窮者之於壽也若天有以補其不足而慰其心嗇于彼者必豐于此也然太史公有言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竟以壽終天道冥茫又可問耶今世之窮者獨士耳求其所以窮者而不得也今世之天者又獨士耳求其所以天者而不得也求其所以而不得則雖欲不安之而亦不得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果且私窮我哉又且私天我哉果且私窮我天我而我又烏乎怨哉淮安邱子珠巖數爲予言其從兄蓋書爲郡諸生好學能文年四十有五而歿所存詩稿有鳴秋集五卷丐予一言以傳之嗟乎予之言不足以傳生也即使予之言果足以傳生生賴予之言以傳而生固已死矣當其賣文爲活雖字易一纖而權鹽未改不啻窮也年逾強仕雖愈于終賈之早世而于道未終中郎有女伯道無兒不啻天也以生之才而且窮而且夭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玆玆乃欲以是區區者

代爲傳之以慰其九原之惻生之目其遂瞑乎雖然生寄也死歸也李英華謂愚鄙于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敏達于生前而得其死者榮達而歸也以生之詩觀之其爲敏達也多矣如使玉樓之事而可信也殆將作記于天上乎而斯集固其委蛻之蟬翳焉耳

稷存草序

昔兩周之世列國有風而吳無風說者以謂吳於春秋爲彘與荆楚同擯冠帶會盟不入於中國故采風者弗及焉然考魯襄公之二十有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工爲之歌詩自二南以下卽以上皆有褒譏訢論中國之士大夫賦詩贈答則有之矣未有能究其辭審其音洞然於政治興衰之本末若斯之悉者也以是知吳人之於詩也深矣况在於今聲教之所漸摩菁華之所發越尤有邁前人而甲海內者乎予嚮耳吳中張子天中才名甚熟詞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五

聞其出宰禾城治績卓越聲施爛然以仇直與時齟齬遂挂冠歸里芒屨巾車晞髮行吟甚自得也今予來守是邦張子儼然來造以數載傾想其學行而不可致者一朝把臂得之不知視僑札之相遇更復何如劇談之頃輒出其近所著稷存草以示予予受而讀之歎其所造之深而其撫時觸緒幽憂悱惻之思爲尤篤也蓋丁亥戊子之際曠乾水溢更迭爲災吳中之民瀕于死亡者蓋什之二三而斯集作於是時凡陽陽之體烈雨師之滂虐節物之蕭條煙火之冷落一皆形之於詩卹然有

黃鳥行野之思焉雖賴

天子仁聖蠲賑頻施

還定安集各得其所一似平私憂過計焉者然吾觀古之君子身在江湖心懷廊廟其憂國憂民之念每飯不忘一有所感發則爲之作歌以告哀今張子猶斯志也此其有關於政治興衰者誠鉅而采風者所亟願聞矣至於遺懷寄興賦物懷人之作又皆清深雅健出入蘇長公陸放翁之間蓋長公善用史事放翁善道俗情用史入化則無李杲翳明器之譏道俗能文則無徐仲雅調脂粉之諠然且二公不相爲能張子可謂兼之矣吳地雖多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五

鳳唼齋詩序

往在都耳范生密居名忽忽未之見也今年夏吾友張子日容寓書於予道密居高才生屬予一見微張君言予固願見况范生實來敢不倒屣既見則手其所刊鳳唼齋詩以示予予受而讀之因歎范生富於才而深於情也蓋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而要於無邪而文賦則曰詩緣情而綺靡夫綺靡固非溫柔敦厚之教也而不害其爲詩者以其緣乎情則歌有思哭有懷雖風流駘宕而不至於傷雅累道之失斯乃所謂綺靡者也今密居之詩葩道榮堂文集卷之十一
流藻發秀采天然人或徒以其綺靡也而賞之而不知其皆本乎情之所不容已凡其傷春悲秋懷人感物之作非獨鏤風雲而雕月露也蓋實有纏綿悱惻之音焉故其情之至而不覺其才之多也昔嚴儀卿謂高適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夫感慨猶可不歡則已甚矣孰若讀密居之詩者芳菲雋永令人神之越而意之消也耶論者儼之以玉臺西室固其宜也顧玉溪之詩沉博絕麗王介甫稱爲詩學老杜而錢蒙叟亦謂其忠憤蟠鬱鼓吹少陵以爲風人之

博徒小雅之寄位是則玉溪善學少陵密居善學玉溪抑尤願以其學玉溪者學少陵則風流駘宕一變而爲沉鬱頓挫進以廣嚴廊廟退以自鳴其所得此固密居之所優爲而予之所可刮目俟者將與之昌明乎詩教而豈直以其才情相震耀乎哉生其以予言復於張子視其所論何如也

漢鏡歌音韻解義序

古之樂章不可得聞，毋論緹紵桑印、咸池六英、雲門大章，亦寢久而失其傳。春秋之時，於韶爲差，近然季子請觀周樂，亦祇見其舞而未聞其音。孔子在齊，始得聞之，不覺神往之至，僅一嘉歎而已。亦未嘗傳其章。南風一曲，乃帝舜鼓琴自歌，非樂章也。嗣是大夏不傳於杞，大濩僅傳於宋。商頌十二篇至今猶存，其五至舞以桑林，題以旌夏，亦容也。非聲也。周詩畧備，故金奏肆夏，工歌鹿鳴，皆音與辭比。惟笙詩無辭，束皙補之，終非其本。餘則諸道業堂文集卷之二

詩具在，可按而歌也。然秦灰漢馬之餘，亦不知雍勺爲何如音。已景武之世，河間獻王裁得大司樂一篇，則古樂之亡失者已多。鏡歌雖古，不過如大風歌橫汾曲已耳。豈遽爲昭德象功之作哉？然樂之爲道，帝王從不相襲。因世升降，流而不返。周樂之一變而爲鏡歌，猶之周禮之一變而爲縣蕤也。況漢去古未遠，歌工伶人猶有存者，其音節雖不能比次古樂，亦異於後世之靡靡者矣。則鏡歌之列於樂府也，固宜獨升其首。古史有無人焉爲之解釋其音義，雖使俗倫諦聽，師曠審聲亦無以得

其節族之所存。雲間徐子某好古多聞，尤長於音韻之學。所著有漢鏡歌音韻解義，廣搜博採，其言信而有徵。使千秋絕調一朝曠若發矇，亦蕤林之一快已。晉之荀勗既成，號爲知律，荀勗間解阮稱神解作者，其在二解之間乎？嗟乎音律之不講於天下也久矣。世儒動言禮樂百年而後興，縱有慨然復古者，欲引與商訂，則曰箎弦之事未之學也。夫使人人弗學，後世其孰有聞而知之者乎？鏡歌既已非古，而今且并鏡歌而失之。吾儒不得辭其責矣。審是則徐子之功，雖與毛疏鄭箋爭烈可也。

道業堂文集卷之二

老

郝幼成明詩鼓吹序

上不得志於時則退而著書垂空文以自見古之人皆然而以予所見雲陽郝生幼成爲尤篤予自髫髻寓京江牛儼然來造投予以其所著則皆手自鈔錄其卷帙動至盈尺於五經則有臆言於明文則有宗於語錄則有警心等作而明詩鼓吹則尤其綜備者也夫詩之爲道也微矣考亭之叙詩傳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蓋其抑揚反覆抗墜疾徐皆與樂之節族相赴於是鼓之以發其聲吹之以比其節不至有流瀉滌盪道榮堂文集卷之十一 天

之失然後大雅興焉此詩之義也持此以選明詩則一代作者皆可收之於成文從律之中不獨國初之四傑中葉之七子爲能擅勝於一時此其規格殆與虞山不遠而其趣向亦各有不同生所以毅然而爲斯選也余讀有明一代之詩如青田金華諸公皆以沈鬱頓挫發其幽憂要眇之思比於貞觀永徽爲已肆矣嗣是西涯獻告諸公大放厥辭沉博絕麗幾與開元天寶埒盛下逮鍾譚等輩雖另開堂奧而風味自殊不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之意竊以爲勝於開成以後之作是詩

自三百以後莫盛於唐唐以後莫盛於明盛而不爲之衰集其精華別擇其品彙非鼓吹之旨也則生爲此書其亦可與虞山爭俎豆矣嗟乎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傳於後世生瀕老而不得一青其矜可謂窮矣而其志不衰其著述益富此殆天之所以玉汝於成也不然使生得一第勢將日刮月磨於帖括中尙安能畢力於旁搜遠紹而以自傳於後世乎哉願姑卒業勿爲覆瓿憂異日必有元晏者出爲之叙而行之者矣

詩乘選序

金陵朱子介士宿儒也嘗以制義屬其曹耦於棚試中而場屋輒躓今且以明經老矣乃寓意於詩歌以摯其幽憂抑塞之志每得句則出西郭走橫塘與其友劉子簡齋相訂於敲推數一之間劉方從事詩乘之選遂引介士共商榷焉無何簡齋下世其役未就介士慨然捐貲以卒其業將以行世而綴稿投贖乞言於予自道其與簡齋友善而力爲補亡之意且不敢自以爲功予覽之而喟然曰是古之義也夫是古之義也夫古之君子不恥其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序

身之不見庸而恥其言之不立古之爲友者不懼其友之亡而懼其亡而無所傳於世非直履屨爲子期之思舊士衡之歎逝已也今觀劉子之爲是選也覃精研思於六義之正變諸家之派別四五七言之源流古樂府之聲辭離合罔不臚陳縷析燦然如指諸掌其用意可謂勤矣至於持擇謹嚴論議高闊直欲劇濟南竟陵之壘而拔其幟又無論鍾嶸高棟等皆足立不欲其言之既立爲學詩者通億載之津筏然而人亡編絕無從之問委於朝露良可悼已朱子以寒素擅名

揆遠紹豈不足以自成一家言而必爲之訂殘補闕以終劉子未竟之緒乎所以不死其友者未有若斯之篤者也獨惜其集臨僅自本朝而止又諸所著名稱雄詩壇者或闕焉而加意表章幽隱之士頗與荆公所刪宋次道之唐詩百家選同意然亦已拔萃取尤俾一時詩音星稠繁文綺合令其盡如作者之意漢魏六朝詩載三百有奇唐人詩載千二百有奇宋遼金元稱是其爲苑苑之大觀更何如也抑聞之乘音車也以乘名編將必取諸無所不載之義而茲猶未足以耶車也苟盡發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其藏而員輻焉劉子不滋欣然於地下乎朱子姑以是導於前焉可耳

北池詩草序

士自從事帖括白首呻吟不出講章時藝之外經史子集度閱局滕視如異物故震川先生謂科舉法行而古學益廢良可嘆也賴 聖天子右文稽古久道化成天下之士蒸然丕變爲長吏者奉揚 上意又從而鼓舞振興之數十年來屬者啟滕者弛而市之遺編舊籍有所售於是詩古文辭乃雜見於庠序學校之間然則所謂科舉行而古學廢者蓋有激乎言之而非謂科舉與古學判如鑿柄之不相入也蓋自勝國至 本朝科舉之學

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吳中爲盛而詩古文辭亦有杰出其間者如震川元美牧翁鈍翁諸前輩聯鑣接軫提唱東南雖派別各異然而其風肆好矣夫此數公者皆嘗建大將之旗鼓以號令天下天下靡然從之而生其鄉者不能秉法承式以護其儲胥天下不且有拔其幟而去者乎予來守是邦竊視其軍壘猶未改也朝有宿望邑有英髦相與左推右輓以進於騷雅之壇者較他郡爲夥而不以不文棄予而投之詩文者恒盈几案今吳江許子蓮昌亦以其所爲北池詩草暨古今文製爲一帙以示予予按其詩調

清雅有王孟之遺風而古文紆餘淡蕩亦庶幾南渡諸公筆意又好接訪前獻遺文而表章之此其學行殆可謂篤雅之士矣獨惜其老於明經而不得遇豈其於科舉之學尙有所齟齬也耶夫古之君子不患致身之不早而苦修名之不立許子其益奮其詩古文以立名於當世亦庶乎此邦之後勁而吏斯土者之所樂與也予雖不敏尙能屬櫟鞅以周旋焉

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譚襄只十八山房集序

詩烏乎唐不唐不可以爲詩抑烏乎不唐襲唐亦不可以爲詩歐蘇非唐乎永叔之學太白子瞻之學昌黎不可謂非唐也楊劉唐乎擄掇義山之衣冠以至於碑不可謂唐也然則善學唐者能奪其胎也不善學唐者徒襲其貌也襲其貌而不得於是句擄字摭以求肖似而不知其去之愈遠矣今有人優孟是人也具其人之衣冠摹其人之笑貌見之者幾不知其人之非其人也則距可以亂夷廉可以亂比其人之蒙冤不已甚哉苟謂其人之面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目標其人之姓名又爲之棄其瑕而存其瑜聚其精而凝其膏使之競爽於羣美輻輳之地吾知其人之樂爲奔趨而役使也雖至於離披磔裂而有所不獲辭此集唐者猶愈於襲唐而爲盜者也今茶陵譚子襄只雅善集唐連并綴屬縱橫如意舉凡賦物懷人流連風景之作靡不取之裕如雖薈萃諸家如出一人之手何其熾與昌氏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今衆白萃於譚氏矣其爲世所珍貴者其價豈直千金邪其他所著又有文畧詩比等作乃其自游靈府之所爲益見其才

思之富無所施而不可譬之善製服者襲積古錦皆可以成章若其抒杼軸於予懷則輕縑素練亦郁乎雅式矣如是則何必唐何必不唐而後知襲之優孟古人之皆寓也夫集字以爲聖教者故非不能書者也豈曰但學蘭亭面而已哉

楊節婦詩序

太史公悲嚴穴之士名墮滅而不彰吾以為事之最易墮滅者婦德為甚何者嚴穴之士雖鴻飛襲屈亦往往有遺文以自表見故卒賴以傳不幸而不傳則非無文即有文而好自晦故人莫得而傳若婦人之道本不攻於文凡其所守皆出於心之所獨是而其艱難盤錯每有不可告人之隱願其心豈不欲人之傳聞而樂道之而無如已不能言世亦莫肯為言故士之墮滅者蓋千百中之什一而婦則什八九矣然世之貞堅節烈播於彤管之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美

頌揚受旌於建坊表閭之典者亦往往而有而吾獨謂其墮滅之甚多者何也嗚呼抑又難言矣國家旌表有歲終 恩報之例又或恭遇 覃恩不時舉行典至渥也然由鄉黨上之郡國由郡國上之秩宗凡幾層累而後達於 上聞又或格於吏胥之吹索而不得達至於 上聞凡得請者必其家挾得為之力而又自能為之人二者訓於一而有不計於沉伏隱匿者蓋亦安而已耳今江寧節婦劉氏適周十九年而寡遺孤甫晬盤舅欲奪其志氏引刀剪髮誓其鏡而誓諸天示不可復

嫁然後乃舍之於是上事尊章下撫孤子以至成立漸然舉三孫焉而以壽終蓋氏之之死靡憾也似夏侯令女其鬻子閔斯也似湛夫人此固令甲之所急宜褒者乃鄉黨不以舉郡國不以聞即舉守金陵時亦無有以其苦節來諭者而今吳生某乃為予言之則其家之訓於力與人亦可知矣然猶幸其孫濯能追述其遺行以告諸紳士而贈之言也久而成帙是亦獎好之不可沒者爰著數言於簡端以見天下如楊節婦之墮滅而不彰者蓋不少也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七

余毅齋詩序

毅齋先生學人也未嘗以詩名者也顧毅齋不以詩名惟毅齋乃可言詩詩以道性情彼言詩家效顰前人而競短長于形似輒謂詡然矜負才名馳思外物其知所聞曾何與性情事毅齋承累世忠貞之後其思深其學苦懼先業之廢墜不始不宦數十年于茲毅齋不自表暴當世亦鮮識以爲毅齋者余竊聞而慕之從投効羈栖之後始得一再晤言穆乎其外淵乎其中心扣之莫測其藏春風童冠舉所爲禮樂兵農者洋洋性天而自裕豈得謂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美

曾氏子非才嗟乎毅齋雖顯晦異時自侍御以迄中丞諸公世緒實足行肩勿替而用行舍藏千秋賢聖之業亦將于毅齋乎維繫之往睹其論樂諸篇已窺班豹今復讀所製詩詞及自叙之文大都從學中甘苦流連咏嘆而得之月到天心風來水面隨境所值無非自道其性情何有近名之累且名其篇曰閑思詩發于思而必閑之云者誠欲歸于性情之正也宜聖刪詩之音于斯未墜豈直月露風雲與彼言詩家計工拙者哉猗歟毅齋學人也真詩人也

姜自芸詩集序

如皋擅淮南名勝昔年昌巢民先生主持騷雅弘獎風流南國敦槃爭如玉帛之會先生復於其間築水繪園招致四方文士往來游從刻燭裁詩飛觴作賦徵歌合樂無間寒暑遇一時才俊必多方推挽俾之成名有庇其宇下至十餘年不去者巢民孜孜汲引遇之不少倦斯亦推勝流之盛事矣年來荒煙蔓草物是人非正如昔人所云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悵斯人之不作歎古道之云亡每過如皋爲悵快者久之今姜子自芸以才名傑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美

出其地從制科試于所司輒高等作爲詩歌精英刻露飄飄有凌雲之思焉余薄宦天涯動嬰世網近以被論羈栖京口今秋自芸挈舟涉江訪余迎仙道院並出其詩集乞序于余余且在憂患中閉門省愆於山水登臨之趣詩文筆墨之娛亦何暇及閱自芸詩殊爲洒然以是思山川清淑之氣鍾爲人文洵於是乎在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吾更將於自芸異日之所進遇之矣

魯亮儕詩集序

古之學人多專精一業以終其身當其冥心幽討
徃徃屏去一切甚至寢食俱廢即所涉歡愉疾苦
變態不一惟此性情嗜好期畢力於是以求有當
由是學成而名於當時傳之後世乃紀載所稱博
物閱覽君子又且採掇群言浸淫徃古出入百家
旁搜遠引以備當代緩急之用二者交稱要之人各
擅其能未可以彼此爭勝負也魯子亮儕與予遊
最久以詩文奉一日之知今年秋魯子挈舟涉江
遠來訪余於京口留余寓齋信宿夜闌燈炮酒醺
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月上相與聯句爲樂且出其詩稿就正於余細閱
數過大約蒼淡朴老中饒有流麗之趣真雅人深
致矣亮儕方從事帖括以舉子業應試所司乃觀
其所學自天文地理陰陽歷數古驗考測九章勾
股以及河防水利兵制鹽筴與凡可以有用於世
者靡不究心淹貫手自抄撮成書裝潢置篋何學
之富也吾聞魯子先世當明初以軍功累官至大
師其後科第蟬聯代有顯者舊籍吾鄉之麻城人
僑寓皖江亮儕固世家子乃從諸生中窮經學古
博通當世之務庶乎不墜家聲能世其業者豈僅

如斯世章句小儒悠悠競工拙於咕嚕鉛槧云爾
哉是爲序

葉漢光勁秋齋詩集序

余昔年薄遊江左得歷覽三吳山水之勝常泛舟五湖遙望澄空如鏡一碧萬頃風帆沙鳥出沒上下淡烟數縷起自天末紫紵紉卷東西兩峯如青螺矗立玉盤中遠近村墟柳灣蘆渚迴環映帶古稱山水奧區僊靈窟宅長云不誣爲之訪月里之芳踪問天隨之往事菰蘆中應自有人在也嗣後一官輓繫吳越江淮間關跋涉簿書案牘磨焚蠅集明蠶且種種自吳郡待罪羈縻道院日與藥裹茶鐺爲伴疇昔遊歷所屆湖山名勝惟日往來胸臆耳葉子漢光家司庭莫釐峯下居人嗜逐末多商於外者漢光好讀書工詩築精舍曰勁秋齋與友朋飲酒賦詩其中流連往復久而彌篤凡山中泉石之幽奇湖上煙雲之變態悉發之於詩裝潢成帙因顏曰勁秋集謂非文筆之菁英多得之江山之助者耶抑承叔氏有言曰古之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今漢光家世讀書席豐履厚乃獨工於詩一往情深條然自得知其性情之過人遠矣

香雪居詩集序

香雪居詩集者前少宰王公復明之所作也公既移疾歸里築室于縣之東南隅榜其里曰集僊顏其居曰香雪日夕擁書史坐卧其中乃檢平生篋衍所存詩文若干卷哀而輯之卽以所居名其集其裔孫培青屬余序而傳之予攷公之生平自釋褐後不數歲卽值熹宗踐祚而蠲璫用事門戶之禍起中朝賢奸雜處日夜相傾軋不附北司卽入東林士大夫動以奏計爲事不服從事于詩而詩人率多局外散人肆爲憤世嫉俗譏訾嫚罵之作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聖

於三百之意寔以遠焉故詩之可傳者或少矣乃公之爲詩也雖出于贈答游觀之事居多大約其旨溫厚其言和平間有幽憂悱惻之思亦皆怨而不怒引而不發爲有得于凱風下泉之意此之謂言約而義侈者歟孔子曰天下無道危行言孫楊子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故平通侯以南山之詩歎其族蘇子瞻以蠶龍之詩竄其身言階之厲也公處批裡之秋立忌諱之朝搖足則陷險鼓唇則招尤尙欲歌虞咏周以自附于南風卷阿之列豈可得乎至不得已而有詩雖

欲不出于贈答游觀而不可也然卒不害其爲溫
厚和平者何也其性使之然也夫萬物之理各以
類相動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順氣成象而和樂
興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觀
公容與三朝迴翔禁近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則其
性可知矣其偶然感物而動不必有意爲詩而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非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乎雖
謂之浸淫三百可也斯集固以傳矣而其所不盡
傳者讀者當論其世而知之

王元一先生詩集序

太史公爲文自言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
海南浮江淮歷觀天下名山大川以發抒其奇氣
而張燕公在岳州詩益悽惋人以爲得江山之助
蓋其閱歷愈多者則其見聞愈廣而其屬思亦愈
奇吾於王元一先生之詩集而益信方先生總角
游庠童烏桓驎之譽不出里閭耳及其慨然懷四
方之志南浮江漢西入滇黔登賢書則計偕關下
得一官又遠任渠陽計其生平所跋涉不啻縱橫
萬里其間山川之險易景物之異同風俗之奢儉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四
歲月之深沉可謂備矣而先生一發之於詩固宜
其興會所至足以推五岳而凌滄洲也予聞先生
於古人之詩初好高岑晚乃獨好老杜夫少陵之
沉鬱頓挫固遠非高岑所及而由高岑之悲壯以
求至乎少陵之沉鬱則尤其取徑之最捷者且昔
人謂不行萬里程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以是
言之則先生之於杜讀之有其具而學之有其本
矣然先生非獨以詩擅名當世而已其奉親正印
首攜弟歸故鄉是孝友不忘於存歿也其省徭役
以紓民輯荒亡以拊衆是職業不懈于當官也以

詩求之固宜賦宋玉之招魂譚大夫之大東乎而先生以勤于民事而死其官至今桐鄉之祭猶在天柱焉僅可謂之詩人已耶乃今卽讀其詩猶見忠孝之思溢於言表與杜老之不忘其君親何以異故吾謂有先生之閱歷而後可以學杜亦必有先生之忠孝而後可以學杜也抑杜老終于耒陽先生卒于天柱沅湘一水相去匪遙詩人之魂倘亦有千載如接者乎吾又安從而知之

金梅岑詩序

金子梅岑以三韓華胄爲丹徒丞讀書喜吟咏每公事暇輒與其賓客飲酒賦詩旣積久已成帙辛卯余在京江金子手東華詩來質于余且請序余憶曩者往來淮浦獲交其尊人卽耳金子有穎異名私念世舊子弟負文采過人之姿苟不爲紛華習染汨沒其心志則器識先有可觀而又折節下帷一意于古人堂奧其異日名業所就必遠且大頃余守吳郡金子適佐丹徒簿書旁午不能興之數數見而不謂其振拔流俗益致力於詩若此夫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丹徒固江左都會也軍儲之所徵發丹車冠蓋之所輻輳金子爲其邑佐將必有日不暇給之勢乃能觴咏自如放懷于五州北固之間其于吏事當亦有大過人者今觀其爲詩雅擅風流不屑屑求工而無不工由此益力學而追古人湛深經術發爲事功則金子之所成就豈可涯量哉吾日企而望之是爲序

王樓村修撰詩集序

寶應王樓村先生以詩文名海內下筆不能自休著述盛富等身往與予論詩闕下言皆洞澈根柢不爲剽襲及其沒後之四年迺得卒讀其全詩不禁掩卷而嘆嘆已後讀曰嗟乎詩道之難言也天以山川封域莫畫方位而人之性情風尚亦遂各溺於其土而不能相調迺復徂于性之所便目染耳濡浮華交會其能勝之以學而卓然不惑者蓋難也江左之詩輕圓便利畧如其人國初公虞山婁東之餘響編珠綴玉人尚風流其後我師新城道榮堂文集卷之十一

哭

王尚書司李揚州以詩倡率天下其時爲流雲集縉紳耆舊布衣寓公爲錯觥騰翰紙落江左之詩一時大盛嗣是以還雖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而或趨於所見之隅或偏於前人之餘燄大抵以塗澤爲風華以輭熟爲溫厚所謂風雲氣少者豈其習尚固然哉予亦不自振刷而浸以衰也先生出於江左詩學盛衰之際獨能輔之以學而不錮于習其詩排募隄健當神語一洗吳音然亢而不激險而不踴踈蕩而不冷纖蓋以昌黎爲宗而汎濶于廬陵宛陟斜山劍南涪翁之間若其徵材

之奧博使事之精核則如大匠揮斤巨宋細栴施之各適其用也如身入寶肆光在蕩潏而火齊木難之錯陳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觀於先生之詩而益信矣先生績學嗜古八困名場其成進士已及暮年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天下榮之然先生之可傳者仍不在彼而在此也予因思江左詩流惟有明爲獨盛然中間一奪於歷下再奪於竟陵語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自古然矣先生生於風土柔嘉之地而克自振拔不爲積習所拘聲燄所奪如此嗚呼豈非以其學也哉

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一

哭

葉貞女題咏詩文序

天地之所以不終窮賴有正氣維持之而此正氣者非有勉強無所矯揉質任自然而適合乎天經地義者也然而培塿無松栢芳蘭必生于幽谷亦必其所托植者深厚而後發爲華滋焜耀人耳目間此不獨士君子立身制行揚名于世者爲然卽求之閭閻之中而無不然也貞女葉氏明經命三之季女勿嫻姆訓柔嘉維則事親婉順動合禮經許字太學蕭成蕙年甫及笄未賦于歸而成蕙應舉卒于京訃聞貞女哀慟不欲生誓以身殉父母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辛

然喜而益爲其舅若姑慶也貞女矢從一而終之節又能獨明大義以孝養代夫終其子職是正氣所獨鍾率其自然以順承天命彼何嘗有求知於人之心哉而鄉士大夫之公論當世名公卿之表彰皆若有不容已者此亦如蘇公張益州畫像記所云于以風厲末俗誠非淺鮮也貞女勉乎哉余故樂爲之言是爲序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至

劉蘆渡南隱草堂詩序

茂苑春殘開閣惟聞風雨薇堂日永散衙但馴禽
魚懷白傳之閒情恨勾留而未已弔左司之往事
徒惱亂以何堪卽或拈座上之四聲笑辯徵商刻
羽其奈聽階前之一部何知戛玉敲金玉茂弘輒
欲笑人陳仲舉空懷愛客乃有人歌春水謂成子
子瀾也比問字之候芒爲言家近青溪得能詩之
劉尹一編郵寄遠希藉定于推敲千里函來更欲
增華于弁冕嗟乎詩之爲藝至今日似盛也而定
衰詩之爲聲較古人惟情矣而非性雖曰江河日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奎

下皆緣風氣漸殊人盡操觚謬謂騷壇狎主家推
拔幟誰稱統苑宗工甚至牛鬼蛇神侈誇昌谷無
非虎皮羊質自托少陵何其妄歟良可慨也文或
矜夫億見拾彼唾餘崇貞觀而薄元和尊李唐而
卑趙宋究竟落於窠臼已非忠厚之遺音抑且遠
有逕庭絕少精微之妙旨雕蟲致傷乎大雅窺豹
僅見其一班誠未足爲效顰徒貽譏於借面者矣
今劉子殫其學力出乎性靈不事穢華自擅清新
之趣偏饒澹永頗多真摯之情托山水以抒懷藉
交游而寄興花香鳥語句可寫生茶熟酒酣筆皆

入化斯則後來之秀將爲繼起之光者昔公幹名
顯著於建安鍾嶸起升堂之譽彥度隱栖於鍾阜
孝標有趙俗之稱予惟望遠以傾心聊贈相期數
語于如登高而送目直須更上一層爾

道榮堂文集

卷之二

奎

聽松書屋詩序

余在信安時扁舟往來嚴陵山水秀絕以公事凡再入睦州城每經東湖望所爲龍門紫蓋諸峯波光山翠左右映帶如列圖畫湖之旁亭閣參差林木蒼鬱宋氏之別業在焉無因緣得至今年夏有故人子持宋生子京詩一帙走京師來請序問之則爲湖亭主人也士不幸生公卿家憑藉前世鮮衣玉食深居簡出習爲驕鄙了不辨風雅爲何物宋生獨含英咀華晨夕一編嘲弄於明霞夕照之餘以與湖山相映發雅稱翩翩王謝家子弟宋生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齋

誠能以其全力遙集古人追踪作者之室其所造詣未可涯涘余行以初衣補天台鴈宕之遊歸帆問黃海匡廬取道桐江一登君家白雲之閣聽松煮泉爲子京擊節新篇不大愉快乎

黃旦日詩序

士生今世能自振拔流俗淡嗜好寡逢迎踴躍獨行慨然以古人爲師法不其難哉吾嘗持此以相天下士於吾鄉得一二二人焉又于往來吳越齊豫間得三數人焉識其名未能盡見其人念巖穴間不乏奇士鮮交游足不出戶庭無因得致然亦未能數數見也今年夏因章子雲升得知黃子旦日夫黃子固所稱踴躍獨行之士也其居鄉吾不能知聞其來京師也未嘗妄交一人見人未嘗妄發一語旅舍篝燈如在窮山深谷澹然無求于世其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齋

爲詩也諷諭感傷血氣古人簞籬不肯作唐以下人一語嗚呼觀其詩可以知其爲人矣其以詩質於余也以章子來黃子固未嘗足履予之庭也夫余于黃子詩可得而觀其貌尙不可得而見黃子豈碌碌因人熱者哉重爲告曰青溪石夾間山水壯勝子歸而與其鄉之隱君子講求性命血登古人之堂不獨以詞章鳴世是則余之所深望已夫

王珠臯詩序

余平生雅愛林泉耽寂莫嘗燕居深念婚嫁粗畢
當遍遊五岳否則早謝仕進圖畫天下名山川子
壁間如少文卧遊故事援琴動操令衆山皆響顧
少失怙遭家不造長薄宦江湖積年歲屢瀕憂患
如衣敗絮荆棘中無自脫計既放被命來京與
纂選每校讐餘閒霜風晨起毛骨凜然鬢髮種種
念素多浮慕寡道氣漸老風塵故鄉邈若天半就
令初衣旦晚返田間而衰病侵跡手足疲鈍尙何
能以布韞青鞋陟幽蹊攀絕巘窮極險遠爲五嶽
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集
之遊哉今年夏余友汪子三至王子青原以王子
珠來並攜其所爲詩索余序王子楚人也少負
才名以選人需次都下輟軻不偶輒棄去隱於浮
屠獨囊其詩萬餘言走燕齊下吳越凡足跡所至
盡東西奇山水名都勝蹟莫不囊括包舉招西冷
之魂破迷樓之涕往往臨江醺酒弔古悲歌頽然
一老頭陀回憶當年裘馬清狂壯遊京洛時意氣
何似顧能唾棄一切迹於無何有之鄉珠率不誠
奇男子耶余家衡山之陰湘水繞籬白雲生榻他
日幸相從七十二峯之間若復以嬾殘爐邊數語

相戲令鄰侯跟踪再出貽山靈松桂之羞則余豈
敢

水西吟序

丙戌秋 天子念邊省遼遠赴任者每趨超不
進郡縣需人急乃破格遴選賢能照所定地方先
赴候補邱君洪巖以名家子需次天官遂膺黔中
之命瀕行賦詩留別親舊有天涯何處非王土詎
敢臨岐愛此身之句余聞而壯之未匝歲邱君從
黔中寄所爲水西吟甚夥蓋邱君始至黔撫軍
重其才操令行部威寧一屬邱君單騎就道崎嶇
萬山風雪中窮極幽遠所至却苞苴屏儲藉勸課
農桑詢問疾苦復能以閒情覽山川察夷險望雲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三 美
物凡夫野店山橋蠻州瘴雨一聞一見莫不託之
詩歌如古登高能賦者流而其間留意民瘼瞻懷
君父一唱三歎之下有餘意焉余覽之益信邱君
之赴黔也能不虛此行黔之撫軍知人能得士且
使遐荒蒞尾疾痛得以上聞而明日達聰在用之
得其人邱君能不負所知又深悉民隱纏綿惻怛
流溢楮墨間則邱君他日所就寧可涯量而當今
日得落落十數公參錯天下盡如黔撫軍其人又
皆得邱君輩爲之宣布德意化及窮黎誠如元春
陵所云其爲萬物吐氣分 聖天子宵旰之憂

三顧問哉今邱君補思恩之安化令筮仕方新余
舊宦江淮間于邱君兄弟通世講又與其弟珠巖
同客京邸晨夕省黔中勳定于其間訊尤不能無
三致意焉

道榮堂文集

卷之三

美

清村秋吟序

秋清氣也清故與詩人爲近自宋玉有悲秋之說而淮南子復以爲秋士多悲于是緯繹坎僚之士多託于秋以攄其不平之鳴登高臨水望遠懷人一涉秋思便擬之蟋蟀秋吟以爲此固秋士本色也是大不然通門邱子待詔長安排纂餘閒時爲歌詩而秋吟最夥銜袖請益予把卷卒讀而後嘆邱子之詩之真有得于秋之爲氣也邱子清氣迎人其胸懷蕭散似秋意象淡遠似秋筆墨曠爽似秋天高氣朗境與時會覺天地沈寥廓落之氣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無不沁入心脾故其爲詩率皆識會酬唱卽事遣興之作初無一語慷慨惜悽而字字皆挾秋氣是真有得于秋之爲氣也不然邱子以名家年少從諸生見知天子親串朋遊皆一時達官貴人豈有淹留窮蹙之感替亂迷惑其心亦何悲于秋而爲秋士之悲吟哉

朗陵集序

詩之爲教發乎情止乎禮義則詩固未易輕言也然經稱詩言志歌永言則舍性情之外無詩詩又寧俟他求乎哉三百篇尚矣漢魏六朝以來作者林立挾冊苦吟之子不知幾千百輩流傳至今日罕有存者蓋言志則野夫游女亦各有懷而發乎情止乎禮義則非好學深思便多阻闕所以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要亦等之時鳥候虫自鳴自止而已余奉命來京與四朝詩館纂緝之任四方賢峻在都門者辱相投贈得以窺見國家盛隆一時人文彪炳之觀亦既月露盈窻風雲累牘家隨珍而戶崑寶靡不可以悅魂動魄然非和扁不能洞見癥結非易牙不能審別澁溜其間正變風殊雅鄭音異又豈予之謏陋所敢易言裁擇乎新安許君爲詩家名彥熟精文選常以所著朗陵集相示觀其遊屐所至上溯江湖歷漢沔過彭蠡而望匡廬南踰仙霞探奇閩海復回棹吳越窮西湖虎邱之勝足跡半天下其間山川風物及朋友戚屬寄懷贈答一切皆見於詩蓋作者之精神與長時勝景相爲映發宜其工也矧許君方締符結綬出

辛自里愷悌愛人之澤將實見之施行被之黎庶
益足以展其素志則抒寫紀述宜風雅其立言
之足以不朽又何難焉因泚筆爲之敘

蔣蓉江綱集選詩序

和詩助於唐人賈舍人早朝之什屬和悉是名篇
迄至元自長慶皮陸松陵圖乃爭新清吟往復其
最著者也集句溫軫於牢然軻事寄懷單詞斷句
未有名家至明始多工此體者如五羊孫仲衍廬
陵李昌祺輦櫛比字句對屬工巧尤傑然雄長
者也然未有集句以和韵且集選詩以和選體者
有之則自我蓉江先生始先生鍾清湘間氣博達
奇偉於書無所不闢既以高才入禁近爲天
子侍從臣承明著作後先班馬復以下直餘閒集
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李
選詩一卷和樂府擬古諸題原韵徵材寸籍不假
旁摭驟讀之則異采紛披陸離班駘如捫斷碑如
披古錦不知其爲先生之詩也熟復之則機杼天
然不煩湊泊一經部伍壁壘重新無縫天衣針痕
滅盡不知其爲選詩也予於先生詩未得遍觀卒
讀讀是詩而醞釀融洽焉取一室有以知先生之
詩深於選者也自學者以少陵爲大宗言詩者無
不師杜氏然其言曰熟讀之乃曰續兒誦文選
辨香俎豆轉益多師讀是編而又知先生之詩深
於杜者也雖然先生以復古自命之才佐休明之

治鋪揚盛美發爲詩歌行將協諸宮商登於樂肆
上繼卿雲以鳴國家之豫是編特其吉光片羽耳

道樂堂文集

卷之十一

詩

望亭詩草序

余家距衡嶽不百里去隱山才四十里碧泉則自
柴門外越東阡度南原一蹶蹕可至凡是皆宋儒
胡文定公往來讀書游息之區又適與余居相近
凡昔賢所經遊者余皆遊之胡氏子孫多散處衡
湘間自余先世所與遊者余又皆莫不與之遊望
亭先生其最也記余方五六齡先王父與唐琴疊
先生交好先生方少年白哲稱唐氏婿其與先王
父相見也執猶子禮甚恭王父奇其才有神駿之
目先生每有就正必極意獎可或時加訂定先生
道樂堂文集卷之十一
亦虛懷請益疑難無虛日其酬酢詩篇多載
在石村集中先君子又與先生生同歲長同膠序
稱通家兄弟歲時切劘鴈行之誼益篤余是時方
習之無亦時應對將命于詩筒酒盞之次稍聆緒
論固未能盡了了也未幾遭顛變亂離奔走兩先
人相繼下世余墳墓密邇先生之居得從苦肉餘
生執猶子禮數登先生之堂先生亦以曩者先王
父之相待者待余余年少鮮師承因以不能得之
于兩先人者時得以一二嘗聞于先生而又與長
君稚一次君三采推襟送抱一如先君子與先生

相交時嗟呼祖孫父子兩家三世迭相師友垂四十年始終不渝可謂難得也已又未幾余以薄宦走吳越中瀕患難羈棲京邸近十四年不返其鄉親舊凋零至不可問獨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每從郵筒中辱相問訊今年秋寓書都門以見懷詩三十韻及所爲望亭詩草一帙命余序自念勞人草草學殖久荒落而鼠憂遘閔之餘遭逢

聖明復不得以初衣返田舍回望故鄉落晨星中如先生者世其家學爲國典型不卜何時從杜履後考遺經問絕業以徜徉乎丹山碧水之間先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奎
生尚康寧壽考自首著書其毋聞斯言金玉其音而有遐心乎因書此以爲序

王孔昭楓莊和詩序

予被命赴京僦居無費寓城東之郭舍且歲餘短屋數椽僅蔽風雨前後多隙地莠秋雜植草花間以竹蕉紛披掩映苔蘚盈砌藤蘿被牆川芎然自喜名不掛朝籍足不履市塵每雙枝條開與二三親知陰風踏月怡然以適不異此身之在山林田野間也一日南海王子孔昭手楓莊和詩二十篇授余讀且索序詩中命題自築室編籬以至灌蔬調鶴閒情韻事極幽人之致而詩亦樸老清新雅興題稱尤極意摹仿少陵吸其氣使上而不肯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奎
下紙窻竹榻余爲期吟數過因訝長安中遯虛無耽寂寞者不謂無人而所謂楓莊主者余誠不知其何許人大約從龍貴冑冠劍車騎之流乃能自振拔托志林泉工吟咏愈以見國家盛隆人文蔚茂以彼其材將必有用於世而天不泯其年王子與予交日淺不能深知其爲人見其詩固敦龐純固君子人也從羅浮萬里來京師蘊其所學並徒欲以詩鳴者哉顧旅館殘燈微燄風雪中荒涼才于踪跡畧與余同豈天之于王子蓋亦有不得不然而然者歟因書此以爲之序

盧光祿紀 恩詩序

余讀歐陽公序梅聖俞詩云世之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蓋謂窮者之詩乃能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而內以寫其憂思感憤之鬱積極人情之難言故詩愈窮則愈工審若是則凡感恩紀遇之作不過鋪揚盛美歌咏德澤其無關於風雅久矣予謂不然士君子苟生逢明盛黼黻昇平不幸偶蒙罪戾遭逢 主上不惟不加嚴譴而深宮昭灼之明越次遷擢之恩獨出於在廷敷奏之外而爲臣子意計之所不及道榮堂文集 卷之十 六

料此其感奮鬱勃之私勤懃懃懃懃於中而發於外蓋由至性至情溢於語言諷咏之間非僅如文人學士雕繪鐫刻以爲能而已也故小雅篇什爲君者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作詩以頌其君至今千載下讀之油然如見其忠愛之忱焉安在和平愉快之章不愈於激揚哀楚之音乎此余讀光祿盧先生紀恩詩什而不禁鼓舞權怵歎 君恩之至渥也識臣心之彌虔也我皇上智周仁覆久道化成凡內外臣工罔不大法小廉苟有清操夙著才品優異者尤破格用之

雖罹過失方將曲從寬貸仍加進用蓋其推心置腹所以樂育人材者恩至渥也先生本吾鄉人本朝定鼎燕都其先公因姻親聯絡隸籍漢軍而太先生大中丞公以文章受知 先皇帝明習典故老成清慎出入禁闈秉節楚南特蒙 兩朝眷注先生起家交河令歷仕至滇南方伯偶以前臬江蘇時事失察呈吏議例應左遷反蒙 特旨徵入引見授京卿嗣以例有牧馬之役貧不能辦羽林報叅賴我 皇上洞察幽隱憐其清貧借給帑金二千兩襄事尋奉 詔免償晉階光祿寺卿隆恩異數疊加無已此雖他人聞之猶當感泣思奮况身沐高厚之殊榮而謂能已於頌揚歌咏乎余讀先生之詩如讀小雅諸篇中正和平忠愛之忱躍躍紙上且先生少遊齊魯間通籍後遍歷名都大邑其於山川景物之美觸於目感於心慨斐然有作 今上御極之三十五年親征噶爾旦先生從事輓輸詠史聖府凡十章居然漢魏皆未授棗梨而茲獨刻其紀 恩詩見示余既與先生爲同鄉且有姻婭之好同遇軼軻又共遭逢 聖世不遺罪戾而人之識與不識者皆交

口天下廉吏惟先生與余兩人余雖自慚薄劣如
邢尹相見自以爲不如何敢與先生齊名竊喜謬
附清流而序先生詩益歎先生之臣節彌勵而臣
心彌虔也豈特爲風雅中不朽之作也哉

蔣氏江聲遺集序

楚無風而騷特傳騷者憂也憂之過比於怨矣又
其體連舛淫佚繁而不殺無康樂之音多激楚之
節是以不得列於三百然而古人傳之朱子從而
註之何哉以其有忠君愛國之思而託之於憂謔
畏譏之意故也然則楚無風騷卽可以繼風有騷
而楚風不已競乎吾湘故多奇士而蔣公天植先
生尤爲卓犖論者以爲得衡嶽洞庭之秀予姻趙
友沂先生擅海內名與先大父存日獨雅好先生
尤心折先生凡今所遺江聲集及四如小草者
道榮堂文集卷之十一
皆先生之所排纂也嗚呼先生遭明之末造僅一
登賢書流離瑣尾遽以蚤世亦可傷矣乃士君子
不得志於時往往謳歌道中行吟澤畔以見其志
彼固有所鬱於中故不能已於言也獨是歎老嗟
卑如所謂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者雖幽
憂疾疢猶爲君子所詬病今觀先生之詩感時觸
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非爲一身惜而爲天下惜
非爲一家慟而爲天下慟卽其所作可索何何處
歌可知也已此皆忠君愛國之心所迫而成之者
雖連舛淫佚其辭何害哉然其詞肆而隱怨而不

怒爲有得於騷人之情深焉此其所以可傳也獨
惜其年不永不得究其業故所傳止此使天假之
年則其所造不祇如九歌九辨而已歲庚子先生
孫斯年年兄登賢書計偕來京師哀其遺稿以問
序于予故樂爲之序用邇我世講嘉我土音抑以
見蔣公之遇之窮也

葛莊分體詩鈔序

古今之詩人窮視其所履達視其所遇是故惟愉
之詩其辭啾緩危苦之詩其辭幽深臺閣太平之
詩其辭閒麗而閨肆山林稿伏之詩其辭清卞而
瘦堅達其性則不足致其世則有餘何者鳳鳴嘯
嘯馬鳴蕭蕭山鳥朝嘯水禽夜吟各辨其物而不
相同也然則詩人之所遭逢乃其所以自鳴者乎
觀察在園先生當

太平明盛之朝累葉勲貴青組朱旗早膺華選自
其少時有烏衣蘭臺之遊長而與天下鉅人魁士

名儒故老上下其論精神嗜好日興詩爲寢興其
切礪聲勢摹繪景物論珠占玉辭采瞻麗舉世振
其風流五十餘年之間無不知有在園先生海內
襄糧重繭附之如流水如任華之欲一見杜甫李
白黃實之周旋於蘇軾米芾之間一生以爲快事
者不可勝計此非太平之盛事歟余猶及與觀察
唱酬其爲詩期於自與其情遇不屑屑布矩矱較
絲尺以其氣爲古今不肯限束拘忌凡若老朋友
之篤志江湖廊廟之深思煙花魚鳥山川草木之
宣寄莫不纏綿悱惻風光細膩而一本乎性情躍

2087530

g
21 21.5
16d

治鼓棗卒歸自然今其沐浴膏澤歡愉盛美之意
猶可想見使觀察不逢世治聲教或未翔洽服官
萬里跋前疐後展布無所栖栖終老雖已宦達而
有危苦稿伏之思卽強之使鳴亦必不能開麗詳
緩才華標令如此也吾讀觀察之詩而觀乎人之
所遭逢至能移其性情抑亦可感也哉觀察於未
歿時平生篇什手自編集裒然方策久矣照耀士
林茲舊板日久殘缺剝敝其文孫大梁郡丞更用
鐫輯使四序陽春九州咸維中和之氣流澤孔長
千百世之後讀觀察之詩有以知遭逢之幸也

道樂堂文集

卷之二

志



ZW 21181888573621